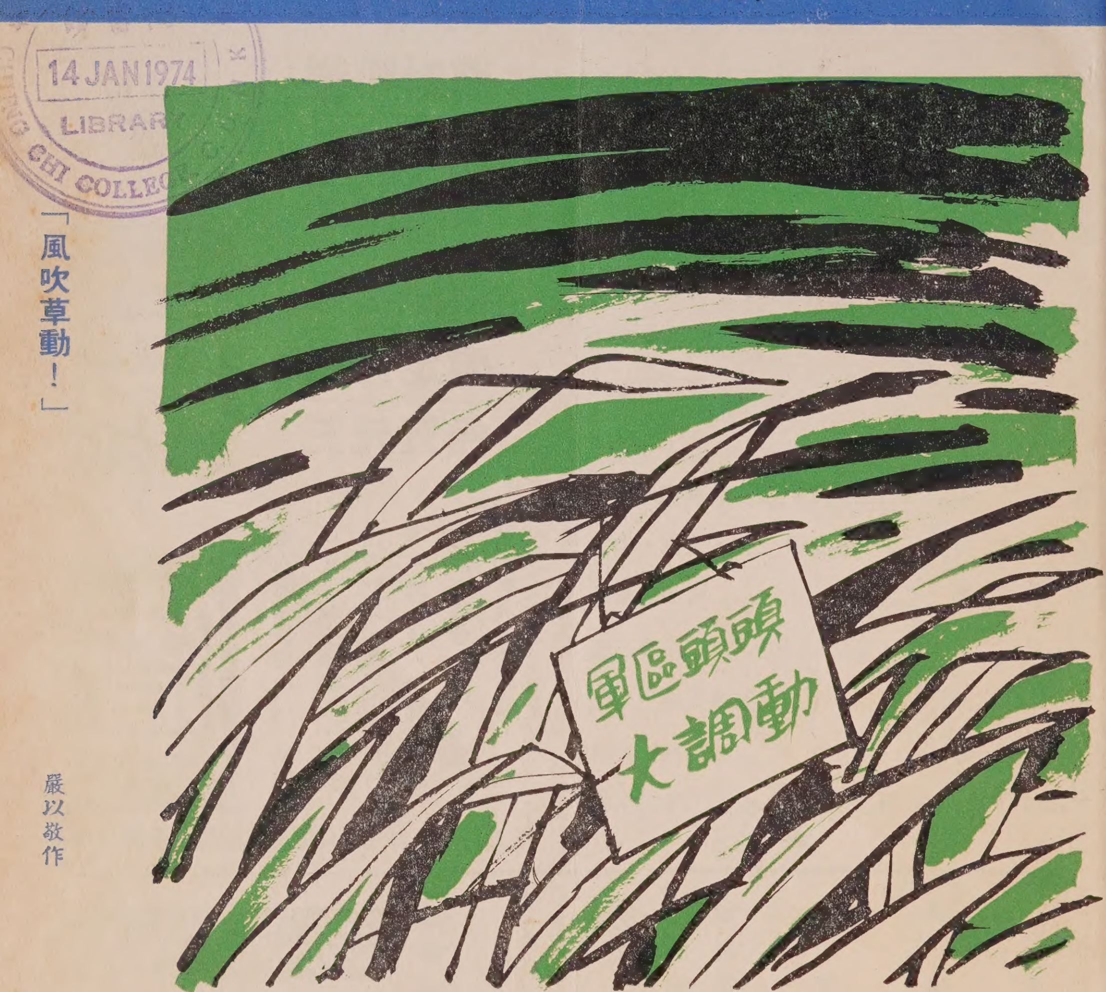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二四 新27期)



「風吹草動！」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二四(新27)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一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唔衰攞來衰」之人何其多也？

廣東人有句俗語說：「陸榮廷睇相唔衰攞來衰」。本來這是句很平常的話，並且也不夠文雅，然卻含有很深的哲理。如果人人都能在對人處世方面有個方寸，並堅持眞理和原則，識大體顧大局，絕不有落得個「唔衰攞來衰」的地步。其實，在這歪風邪氣瀰漫人間的社會，「唔衰攞來衰」的人到處都有，眞是俯拾卽是，你的「朋友」中有，我的「熟人」也不會冇。

在香港靠美援搞反共的「名人」史誠之（在明報月刊上寫文章用過歐陽心清這個筆名），由香港「反」到美國，有了洋錢，也娶了個「反共夫人」，可是當尼克遜到北平朝拜「毛聖」後，在美國掀起一股所謂「中國熱」，一些外國人紛紛申請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也有不少「美籍華人」爲了迎合自己的美國主子，馬上改變立場，由「反共」而媚共，所謂「回歸」和「認同」，一時成了「新氣尙」。拿史誠之來說，他在明報月刊上的「研究中共」的文章還未寫完，就連忙携帶老婆「回國觀光」，回到美國後接二連三地寫那種爲中共塗脂抹粉的令人讀了反胃的「拍毛文章」。我們眞正中國人是崇奉孔孟之道的，對人對事不應太苛薄，所以，當史誠之「心存祖國死在異鄉」後，從未寫過有「抵死」或「天有眼」一類字眼的文章。但「漢賊不兩立」，値此兩頭蛇左右逢源成爲「風氣」之際，春秋大義到底還是應該堅持的。不然，當百年之後談起毛澤東可能有人還說他「偉大」呢！

史誠之是屬於那種「唔衰攞來衰」之人。還有，「三朝元老」章士釗去年由北平到香港生來死歸，特別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在香港爲他辦喪事期間，也出現一批矇查查的「唔衰攞來衰」之人，珠海書院有三位「教授」，本來是靠教書吃飯，但在章老頭子舉喪時，他們沒有照顧學校的立場，更「忘記」了自己的立場，可能爲了「政治上的關係」跑去弔祭，結果被學校當局解聘。當然人各有志，特別是政治信仰，除了在中國大陸上必須「統一思想」外，像在香港這個地方完全有自己的自由。問題是有些人只是投機，想利用機會對中共「表示表示」，爲自己「留一條後路」，其實，這才眞正「唔衰攞來衰」。中共於必要時倒常是扮演一個「收買佬」的姿態，什麼廢銅爛鐵、鷄毛蒜皮甚至是糜爛發臭的垃圾一律「收容」，但「一陣風」過後，就是眞金也要化掉，因爲它的本質就是鬬爭，連「親密戰友」之間都不例外，何況閣下是個投機份子？君不見衞立煌、李宗仁和他的妾侍郭德潔，被中共分別從香港和美國收買回去不久，利用一番之後就「幸福」地「拉柴」了嗎？香港有一個「脫」明星叫作什麼「嗰」，一時「意氣風發」回大陸觀光，行前和回港後，生怕別人不知道，大鑼大鼓咁猛宣傳，好像自此她旣「巴閉」又「大晒」！但結果又如何呢？聽說，炳哥、琴姐和肥肥幾個人拍片，本來想請她，但她視老毛如「上帝」，而婉言謝絕。還有黃某拍片，什麼「嗰」自告奮勇，甚至從外國購了一些行頭，想在「義務戲」中風光風光，結果也是被拒絕。不出錢而有人毛遂自薦上鏡，爲什麼還遭人「婉拒」呢？其理由是：怕了她的「進步」，因爲「進步影片」是沒有觀衆的。這又是一個「唔衰攞來衰」的人！抵佢咁！

若想不走「唔衰攞來衰」的衰路，有兩個抉擇：一是認淸是非，不和這些拉人上套的傢伙來往，不然在他們的甜言蜜語下，加上自己「出風頭」和「試試看」的念頭作祟，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走過了「陰陽界」的羅湖橋，從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當上了「唔衰攞來衰」之人。二是自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繼「回歸」之後就長期在大陸過「幸福生活」，儘管像紅綫女那樣被鬭之後又給剃了「尼姑頭」，也不再回香港這個「腐朽」的社會。可是，屈指計算一下，百分之百的「回歸」的人，回去岳一岳又都出來，而不肯留在大陸。這不叫投機叫什麼？投機之人，當然無人敢於和他們再打交道，這不正是「唔衰攞來衰」嗎？



新聞以外

既經在公義面前低了頭
蔣芸何必還「死鷄撑飯蓋」？

萬人傑

五年前她在報上登出公開信，自承「我對個人自己不能原諒」；今天，她在香港卻說人家「強加抄襲罪名」，「有識之士稱讚」她，自稱「光明磊落」、「沾沾自喜」。讀者看過上期的資料，已曉得這位「自由中國最突出的女作家」是什麼一類貨色，她的嚕嚕囌囌，無非「死鷄撑飯蓋」而已。

秦羽要買的「版權」

上期我們花了十一頁篇幅，把一九六八年在台灣發生的「蔣芸盜作事件」有關資料，全部發表。這些資料，老萬得來非常容易，花五角錢郵費，寄一封航空信到台灣，不到一個星期，需要的東西便拿到手。

雖然蔣芸爲了「盜作事件」自辯，在星報「大舌頭」專欄發表了「往事重提」。但由頭至尾，未提到我們上期發表的文章，因此讀者所能看到的，只是片面之詞，強調她在「台北最大而且有代表性的中央日報登了一項啓事」，還說「一批有識之士頗爲稱讚這是一種道德的勇氣，是一種年輕的作風」。這種自辯，實在肉麻當有趣，自認灣仔爲大佛。還說什麼「沾沾自喜」「光明磊落」，簡直當香港讀者全是阿福。蔣芸說「小黑再見」只是一個故事大綱，不是小說。但她又說馬港國泰公司的編劇主任秦羽很喜歡，決定由國泰公司買下電影攝製權。「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是十九世紀末年奧國作家褚威格的作品，如果秦羽要買的是「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電影攝製版權，豈不是要從墓穴中把褚威格找出來，或找他的承繼人斟盤？如果秦羽要買的是蔣芸的「小黑再見」，她也該把大半版權費分給已作古人的褚威格。如果她沒作這打算，便是存心掠人之美，掠人之利了。

面皮幾寸厚

從來沒聽說過一個「故事大綱」可以賣電影製作版權的，因此她的自辯是「此地無銀三百両」。蔣芸說人家「只是一味在抄襲上做文章，我認爲根本不値一辯」。老萬讀過許逖、陳曉林和尹雪曼的文章後，覺得蔣芸該說「無法一辯」，因爲陳曉林把兩書核對後，舉出實例，確是一個模子澆出來的東西，從何而辯？只因香港讀者不曉得發生在台灣的事情，蔣芸認爲事隔多年，也不會有人再抓到什麼資料，可以隻手遮天，因而還在她的方塊裏自吹自擂，誇耀自己的「作風」「氣質」等等。看過上期我們發表的資料，大家對蔣小姐的「作風」和「氣質」，當然都有了明確的認識。

在「國際電影」上介紹的文字，稱「小黑再見」爲「反傳統新潮文藝創作」，又說「蔣芸小姐爲自由中國最突出的新作家，讀本篇可見其才華之一斑。」這還可以說是「國際電影」編者「吹牛」，與蔣小姐本人無關。但如她肯在「故事大綱」上註明由「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改寫」，則「國際電影」的老編當不致有「創作」的誤會；秦羽也不會想到向蔣小姐「購買」版權。

從整個事件過程看，如蔣小姐還要以「光明磊落」自我期許，老萬倒想瞻仰一下瘦小的蔣小姐，究竟面皮佔了幾寸厚。

官僚作風

蔣芸說的「有識之士」，看來就是文化局第二處長的尹雪曼了。老萬不識此人，但文化局的胡作妄爲，是眾所詬病的，弄到局長炒魷魚，文化局最後也歸併了新聞局。文化官作事胡塗，可以想見。尹雪曼不過是文化局一個處長，地位不高，居然對官辦的中央日報也產生這麼大影响力，對文藝界的公義行動予以壓制，「我報不登，也不許在別報發表」，這種態度，在民主自由的國家裏出現，實在非常可悲！在「蔣芸盜作事件」中，老萬認爲蔣芸本身還有値得「寬恕」的地方，據她說，那時她「只是一個剛離開校門的大孩子」，發現好的東西，偷一點，作爲自己的「創作」，只是基於一時「貪念」，沒想到後果；但以文化官身份的尹雪曼，除了正面寫文章爲盜作者撑腰外，還暗裏運用影响力，壓抑別人正義的行動，實在太不夠「光明磊落」。政府有這樣的官僚，難怪是非顚倒，黑白混淆！

蔣芸說「中央日報」是台北「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報紙，如以許逖報導的「交涉經過」看，老萬認爲這家報紙也充滿官僚氣，所謂「代表性」，正代表了官官相衛的官僚作風。像尹雪曼這種官，在行政院長蔣經國大力推行刷新吏治當中，相信早已炒了魷魚。

尹雪曼與中央日報

尹雪曼爲什麼這樣拚命替蔣芸撑腰、說好話？老萬不知內幕，也不知尹、蔣間關係如何。但不管什麼關係，以尹雪曼文化官身份，無論如何不該介入這事，使它受到官方影响。中央日報的領導階層

孫如陵、趙滋蕃、盧郁斐甚至社長曹聖芬所表現的作風，失卻報人對社會所應負的公義責任，老萬覺得使我們報人蒙羞。老萬也佩服許逖、陳曉林兩君不屈不撓的精神，雖然「文化旗」是激進青年辦的專跟政府抬槓的雜誌，他們最後找到這個地盤發表文章，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爲「官」報不肯支持正義，才使他們另求出路；如果「官」報肯容納這些文章，不單作官方傳聲筒，讓文藝界對這「盜作事件」公開討論，該是一樁好事。可惜是有尹雪曼這種官僚，才把事情弄到枝節橫生，他所要維護的蔣芸，最後還是「暫時告別文壇」。尹雪曼費了那麼大的勁，還不能把曲的說成直，可謂心勞日拙了！

在尹著「談文風」中，字裏行間，顯示他和蔣芸的私交不錯，他站在蔣芸一邊，是理所當然。如果尹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官，這態度倒無所謂；但身爲文化官而介入其事，人們會意味到，尹是要用官威加諸別人頭上，要人在官威下屈服。但他不知道這個社會卻有「欺惡怕善」（借用蔣芸語）的人。

「私人理由」

蔣芸「往事重提之二」說：「當年對我『窮追猛打』的作者，現在還在台灣，如果有人跑去問他，問這個比我大了十年的男士，是誰先將你的稿子介紹到報刊雜誌發表的？他會對你提出我的名字。你再問他，你眞心認爲蔣芸是文抄公嗎？他會肯定對你說不是，但他的行爲有他私人的理由。」

向蔣小姐「窮追猛打」的，主要有陳曉林、許逖兩位，陳曉林據說當年是剛念完中學，年紀不會大蔣小姐十年；那麼，她指的也許是許逖了。老萬跟許逖不認識，但有台灣文化界朋友認識他，因此託人問過許先生。可惜得很，蔣小姐的猜想錯了，他仍然肯定蔣芸是「文抄婆」，且不認爲他的所作所爲是有「私人理由」，他說這完全基於社會公義。

其實，介紹別人的作品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不算是一種「恩惠」。自己犯了錯誤，要別人念你的「恩」，盡力隱瞞，不予攻擊，那辦不到的。文章寫不到水準，也不可能因蔣小姐的介紹便會錄用；而且，「介紹」是一回事，「抄襲」是一回事，豈可將兩者扯在一起？老萬也不知蔣小姐指的「私人理由」是什麼，不便瞎猜，否則很容易想入非非。不過，老萬想，尹處長維護蔣小姐，亦必有其「私人理由」，難道這是「公事公辦」？

好大口氣

許多事情都有「私人理由」，相信蔣芸小姐做的事也最易惹上私人理由。香港沒有文化官，但有文化大亨。什麼是文化大亨？就是有能力給你地盤，有能力把你捧到「高人一等」。蔣小姐以攪掂尹雪曼的經驗，以爲在香港同樣地找些有力量的人撐腰，便無往而不利。這想法本來很對，也行得通，但她忘記了這裏的文化大亨沒有官威可恃，不能辦到「我報不登，他報亦不許發表」，因此老萬的文章不必借助「文化旗」，便可發表出來，不會受任何壓力，即使蔣小姐向文化大亨哭訴也沒用。

老萬和蔣小姐根本拉不上一點點的關係，她再抄再炒幾本名著小說，老萬也沒興趣管她；可是她文章裏說要「教訓」老萬，使老萬對她不禁引起興趣。她爲什麼要「教訓」老萬？還不過爲了老萬寫一篇「慰男作家」的遊戲文章，提過她的「大名」。大概她忘記身在香港，非復台灣，沒有文化官在身邊倚傍，可向人作威作福。你要教訓人家，人家不一定俯首受教，結果，你不願「重提」的往事，人家卻給你全提出了，眞是自討沒趣！

香港受西洋風氣影响，比較上尊重女性。老萬受蔣小姐「教訓」，本擬退讓三分，但她天天嚕嚕囌囌，雖也執筆寫文章，卻和罵街潑婦沒有兩樣，使老萬覺得沒理由尊重女性。

「代表台灣」？

蔣芸文字中也批評老萬的「政治立場」，以爲老萬以「代表台灣」自居。她說老萬是「老糊塗」，其實，老萬比她年長是事實，說到「糊塗」，她實不在老萬之下。老萬除偶然到台灣旅遊，和幾個定居台灣的老朋友叙叙舊之外，跟台灣拉不上任何關係。沒有當選香港區的「立委」，沒有在政府部門擔任職務，當然不可以代表台灣。老萬和台灣相同的，只有一點：老萬反共，台灣國民政府也反共。不過，老萬的反共並不爲了台灣國民政府而反，只爲我自己反共。我反對中共政權殘民以逞的作風，反對共產主義不把人當做人的社會制度。我反共是希望兒孫將來能生存在一個自由幸福的政治制度底下。台灣國民政府的反共動機或許和我並不一樣，他們有權力的因素在內。蔣芸小姐當然也不可以代表台灣，不論是美好的一面或醜惡的一面。但有一點她對台灣應比老萬親切得多，一來她是受台灣栽培、教育出來的，起碼在台灣受過九年免費教育，九年以外的才需要付費。同時，等到她成爲「作家」後，又得到文化官另眼相看，且負了「自由中國最突出的女作家」榮銜，和老萬僑居香港凡三十年的「外人」怎可同日而語？

台灣的「真正好處」

不過，老萬非常遺憾「自由中國最突出的女作家」，原來「突出」處是擅長「盜作」，豈不把「自由中國」的架都丟光了？

希望蔣小姐不要再提什麼「代表台灣」，就算我們爲了一篇遊戲文章的幽默與否而爭辯，也沒牽連到台灣的必要。蔣小姐開口閉口都說老萬有什麼馬仔，怎樣去唬嚇人，狐假虎威。其實，老萬數十年寫作爲生，那有資格養一班「馬仔」替我做事？如果我有那麼多馬仔，港共暴動的時候，怎會做「獨行俠」？大可組織反共別働隊啦，儍豬！

至於老萬文章提到台灣的歌廳，台灣的小姐，台灣的電子琴，是自身的感受，不能說我「不明白」台灣的「眞正好處」。所謂「眞正好處」，各人觀感不同。可能蔣小姐認爲台灣的「好處」是較容易打好人事關係。有些朋友遊完台灣後，問他台灣有什麼好處，他說：一無是處，既無賭場，也無跑狗，早知如此，我寧願到澳門渡假了。說他不對嗎？他是個賭徒，站在他的立場，一點也不錯。

老萬到台灣是爲了玩樂，談談台灣消遣的地方，小姐的溫柔，有什麼不對？說老萬「不明白」，好像眞是「代表台灣」的語氣，希望蔣小姐不要再丟「自由中國」的面就好了。

論大陸人民及共幹心理狀態

·項楚·

周恩來在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毛澤東經常教導他們，「要注意一個傾向掩蓋着另一個傾向。」「這種一個傾向，一種潮流來了，多數人跟着跑，只有個別人頂住的事，在歷史上多次發生」。「而當一種錯誤傾向像潮水狀湧來的時候，要不怕孤立，敢於反潮流，敢於硬着頭皮頂住。」

大陸的真正「潮流」

大陸上今天所泛濫的潮流是什麼？而中共的反潮流又是什麼？綜合有關資料，其具體表現的事實爲：

一、全大陸所有的人，包括共黨分子在內，都希望過較好的生活，有較多的自由。這是一般業已形成的不可抗拒潮流。也就是中共指之爲錯誤的潮流，「反動」的「走資本主義思想的道路」。

二、毛澤東集團要求全大陸所有的人要跟隨潮流，而要馴服於其高壓的極權統治之下，謳歌其殘忍無人道的暴政。他們認爲如此的「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原則」。

這就是眞正的「兩條道路」的鬭爭。從「批林整風」到「批孔揚秦」，都圍繞着這一運動進行。毛澤東要他的黨徒要「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和不怕離婚」，「硬着頭皮頂住」，全大陸人民求溫飽求自由的巨大潮流。

由於林彪集團曾經在其反毛政變文件「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揭發了毛澤東暴政的瘡疤，直指毛澤東爲「現代秦始皇」，使原已神化了的毛澤東被林彪醜化，使大陸人民有「深獲我心」的同感，儘管中共不斷致力於推行「批林整風」，反毛的暗潮卻愈來愈洶湧激烈，迫使中共今天不能不號召「反潮流」，詭辯毛澤東個人的進步性和暴政爲「眞理」，藉以反擊林彪集團所散佈的反毛言論的後果。

林彪事件固然震撼了中共的內部，也更暴露了共黨醜惡的面目；至於大陸人民的眞正傾向，其「爭生活、爭生存、爭自由」的基本要求，是絕不會減弱與改變的。大陸人民早經認定中共政權，爲「超秦始皇」的社會法西斯，不但痛恨毛澤東，也痛恨林彪，以及共黨所有的頭頭。大陸人民反共，與林彪反毛不是一類，但卻互爲影響。

現將最近所蒐集的有關大陸社會各階層的心理反應，整理分折如後，以供解答中共對當前所要反的潮流是否能夠頂得住？以及能頂多久？

一、農村人民方面

大陸農村居民和農業人口，佔全大陸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而其生產對共黨政權的財政支撐及經濟活力，亦居於首要的地位。現在農村人民對共黨暴政的反應是：㈠不滿共黨的高壓政策，剝削自由的愚民做法，以及破壞農村傳統良好社會制度的種種措施。㈡對於不斷的政治運動和長期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活動，感到極端的厭惡。㈢不許人民改善生活，既然徵收了農業稅，又要強徵各種名目的糧食，對所有農業生產品，都被強行徵購而去，低價進高價出，比強盜更兇狠；㈣沒有私生活，身不由己，比奴隸還不如，這樣的「國家」引不起關心，這樣的政權眞噁心。

以上這些反應，可從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廿一日中共中央頒發的「農村工作檢討指示」中獲得印證，該文件列舉人民公社的六項嚴重問題：㈠社員雖進了社，而思想仍在社外，都爲自己打算；反對「爲革命種田」，出現不團結的嚴重現象。㈡資本主義傾向氾濫，社員腦子裏私有觀念非常嚴重，呈現破壞集體經濟的危機。㈢不講路線，就事論事，不做思想政治工作，致「迷失方向，走向邪路」。㈣只抓生產，放鬆階級鬭爭，不斷發生破壞集體經濟事件。㈤很多公社存在着鋪張浪費和貪汚盜竊的不良歪風。㈥公社幹部不執行黨的政策，亂出點子，自立政策。

以上所述，也就是大陸農村政治現況的縮影。

二、城市人民方面

大陸城市居民和工人，其生活雖較農村稍佳，但受共黨政治及思想迫害則一。他們追求私人生活及政治待遇的改善，比農村人民更爲積極。現舉一些例子如下：

㈠居住武漢地區的一個市民，於十月十一日函告其海外親友稱：「原先我是想一輩子無條件爲人民服務，但現在看來是行不通的。由於四周圍的人的影響，看見他們爲了自己生活得更好，不惜一切的找門路托熟人，走後門，使自己得到更好的工作；而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中眞正爲人民服務的，反而落後，現在我也要改變作風，爲自己打算，向他們學習看齊。」

㈡居住在上海市區的一個市民，最近面告某外籍人士稱「中國好歹是有吃

有住啦；今天的中國人，除此之外，不能再有所想望，就是想也辦不到。可是其他國家，任何家庭，不是有電視機，就是有冰箱，中國人連一架收音機都沒有的人多得很。有吃有住，絕對說不上是生活豐足，這種狀態已經持續了一大段的時間，這樣安貧下去，可能會忘了進步，說起來也毫無辦法。中國已經有再來一次革命的必要。

㈢天津公用局汽車廠，在劉少奇時代一個月可配裝公共汽車卅五至四十輛；「文革」後充其量只配裝五至十輛，工人每日拿疾病證明書請病假的，出現排長龍，共方現在迫不得已，又恢復獎金制度，病假工人方逐漸減少。

㈣上海是大陸生活水準最高的地區，一般人的奢望，也不過能夠有「三轉」，就感到滿足了。所謂「三轉」，第一轉是電風扇，第二轉是脚踏車，第三轉是手錶。如果具備「三轉」的人家，其收入已算不錯，少女擇偶的標準，也以此爲條件，男方的年齡和容貌倒無所謂，少妻配老夫已習以爲常。

三、青年方面

青年問題是中共統治的一大難題。他們對共黨的反感，主要在：㈠對精神迫害不滿：個人無選擇書籍閱讀的自由，缺少思索、創造、喜愛事物的餘暇，也了無精神生活可言。㈡對勞動學習不滿，認爲勞動時間過長，完工後尙須參加檢討會、學習會，星期例假仍須出工勞動。㈢對政治迫害不滿：認學習會只能談論政治問題，與如何達成生產計劃的問題；集會只能聽取幹部發言，說些規定的話，沒有說話和不說話的自由；朋友之間也不得隨意交換意見。㈣對幹部說教不滿：認幹部無節制地將耳熟能詳的事物反覆敍述，內容毫無可取，可是連不聽說話的自由也沒有。㈤對被迫下放不滿：認下放地區的生活習慣與環境，無法適應，轉業及就學希望渺忙，生命的黃金時代與前途，全被中共葬送了。其中幾達七千萬的下放知識青年，對中共啣恨最深，紛紛倒流城市，加上其他未獲分配工作的青年及逃荒的災民，黑人黑戶充斥，使城市社會治安，日趨惡劣，扒（手）、盜（竊）、搶（刼）、炒（買賣）、逃（亡）、娼、姦，成了風氣，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共黨慣用的批判、鬬爭與拘捕、勞改、判刑都漸漸失效，「公、檢、法」的機能日減，而不得不依賴組建以產業工人爲主的城市民兵，來協助維持社會治安。

四、共幹方面

共幹表面是共黨命令的執行者，但其多數卻是命令的破壞者。「紅旗雜誌」一九七三年第五期「拒腐蝕，永不沾」的專文中，即指出他們的缺點有：㈠以全局之「失」，搞局部之「得」；㈡把個人或小集團利益，建立在犧牲國家利益、羣眾利益之上；㈢大道不走走邪道，正門不開開「後門」；㈣不執行黨的政策，而聽信什麼「小道消息」之類的謠言。

據大陸情報反映「共幹之中，騎在人民頭上的是幹部，所講爲人民服務的也是幹部，姑無論其是那一類的幹部，自從『文革』大動亂之後，大家莫不心存警惕，不復意氣風發了。能少管就少管，能不管就不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切裝聾作啞，任之聽之。學習不認眞，任務耳邊風，已成爲目前的新風氣。他們心裏有數，共產黨的鬬爭，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永無休止的時日。今天鬬甲，明天鬬乙，不知道那一天倒霉運到來，難保自己不是鬬爭的對象；所以大家心存顧忌，有的也就不敢過於欺壓人民了。」

大陸情報更進一步指出：「據歷年來的體驗所得，共幹並不是『革命』的中堅，也不是共產主義的眞正信徒。他們的心理是功利作祟，向上爬，往裏滲，希望步步高升，尋求生活享受，貪污、腐化、卑劣無恥，無不具備齊全。一旦情勢轉變，他們一樣的能喊打倒毛澤東，尤其中下級以及基層幹部爲然，很少會有例外。」

心理充滿灰色

總結大陸上的共黨分子及人民，一般的心理充滿了灰色，其一，既然劉少奇、林彪都不可靠，那麼周恩來能保證善終嗎？何妨大家馬馬虎虎過一天算一天，不要過問明天的事，能夠申請到海外，當然是最好不過，待在大陸終究是死路一條。其二，天天盼望生活改善，可是二十多年來依然故我，只見連年不斷搞思想學習，搞路線鬬爭，究竟要搞到什麼時候爲止？像這樣的制度，這樣「國家」，還有什麼指望？

而從社會各階層去分析其政治傾向如下：

㈠年老一代及「黑五類」的下一代，都懷念國民黨，尤其對蔣總統，始終崇敬如一。

㈡年紀較輕的，知有國民黨與蔣總統，但印象較爲模糊。

㈢農村人民大多反共，即貧下中農亦然，因其現實生活困苦，吃不飽，穿不暖，此乃共黨統治下鐵的事實，任何說法都不能改變其反共的觀念。

㈣城市人民接觸面廣，見聞多，對於一輩子窒息在極權統治之下認爲活得毫無意義，因此對現實政治均表不滿。

㈤被共黨認作接班人的青年一代，對國民黨固然印象不清但從其現實生活的體驗中，對共黨戕賊同一生，人人喪失了理想與前途，莫不敵視甚深。其所追求的爲較高的物質享受與自由的生活。他們紛紛冒生命危險，逃亡到海外，爲其追求實現理想方式之一。

㈥工人和共幹，不是中共江山的保護者，他們看在爭取較好生活的份上，暫時附和毛周政權，一旦風吹草動，隨時都會轉變方向，共軍更是毛澤東要求實現中央集權和「黨指揮槍」的絆脚石，未來中共的槍桿子，將會有何種變化而影響共黨政權的命運，這是值得特別重視的。

總結來說，經過中共二十多年殘暴統治的大陸各階層人民，心理仍然是要自由，要民主，要過富足安樂的生活。而中共今天高呼要反的「潮流」，就是這一心理所造成的現象與風氣。

中共的癌症



最近遇到一位青年朋友，他是上海最有名氣一間大學的學生，談起大陸青年的思想，他斷然說一句：「大陸青年，無一人不反毛。」

我當時覺得此言太過份一點，但他的態度卻十分誠懇，談起大陸青年與全體同胞所以反毛，理由能說一萬條，最主要的就是毛幫作風實在太壞，一個有良知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沒有辦法不反毛。他舉出一些外界不知的事例，在上海有一處公墓，被毛幫夷為平地，將墳墓全部掘出，死人骨殖被送去製造肥料，棺木已朽的作為燃料，未朽的則製造傢俱，大材製造大傢俱，剩下的小木材製馬桶與飯桶。這位青年被下放時，曾親自看到奴工用棺材板製傢俱，製飯桶，此點使他恨入了心腑，認定自有人類以來，也沒有毛澤東及其一小撮人再壞了。

談到毛幫的危機，他認為病症已入膏肓，神仙也難以回春，何以呢？因為毛幫本身的制度，把自己送進了墳墓。特別是青年下放的政策，成為毛幫的癌症，而此項癌細胞已經蔓延全身，即使神仙再世，也無能為力。

何以說青年下放政策是毛幫的癌症，因為青年是在毛幫建立政權前後出世，在毛幫統治之下長大，一貫受毛幫毒化教育，從不知自由世界是怎麼回事，對過去的情況一無所知，無法作一個比較，像這種人應當最易接受毛幫統治，成為毛幫的支柱。但事實與理想恰恰相反，毛幫建立政權之初，對青年尚用麻醉手段，及至政權逐漸鞏固，開始露出猙獰面目，加之窮兵黷武，又有向蘇聯還閻王債，用度缺乏，工業不發達，就業人數也就減少，大中學畢業青年無處安插，於是想出了一個絕戶計，硬把知識青年下放農村種田，毛報經常宣傳某大學化學系的女生下放到農村挑糞，全身濺的都是糞汁，指為進步，是受到「毛澤東思想」的教育，挑糞當然是人作的，作農民也不見得比大學生身份低，但社會愈進步，分工愈精細，初民時代的人，男人除去不能生孩子之外，可說是全能手，打獵、生產、縫皮衣，樣樣皆能，但以後人類文明進步，趨向分工，士農工商之分，尚不夠細緻，到今日有所謂三百六十行之說，此尚僅指商業而言。

毛澤東之混賬處，在於知識譾陋，思想落伍，硬說知識分子不會勞動不配稱知識分子，於是毛幫一貫對知識分子卑視，迫害，毛澤東在延安時，曾經說過：「一個人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他們有的是書本知識，這樣的人可否算一個完全知識分子呢？至多只能算半個知識分子。」

這那是人話呢？但毛幫則奉為金科玉律，專以「吃知識分子」為能事，對老幹部如此，對青年學生自不例外。由於下放青年成為固定政策，逐年增多，總計人數應超過千萬，這批青年，有正義感，有血性，有活力，眼見毛幫的殘民誤國政策，已身又受到迫害，自然激起了反抗。但這批在「毛澤東時代」長大的青年，本身也學會了鬭爭的技巧，懂得如何隱蔽自己，「不打無把握的仗」，所以他們在時機未成熟時，絕不表示公開反對，有的人距離邊界較近，策劃逃亡，大部份人在待時而動，等待那一天。

毛幫對此情況自不會一無所知，但已積重難返，因爲一旦終止下放政策，經濟上先要引起混亂，所以仍然變本加厲執行。

十一月初出版的北平「紅旗」雜誌，以「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促進派」爲題，發表專文，首謂近幾年來已有數百萬知識青年下放農村及邊疆，今後幾年內仍將繼續大批下放，應根據「十大」做好下放工作的號召及毛澤東政策，以極大熱情與高度負責精神，努力以赴，並引述毛的指示：「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繼謂將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是培養接班人，加速農村建設的重大部署。強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青年的鬭爭是長期的、複雜的，知識青年包括共產黨員，黨的高、中級幹部的子女，都有一個成爲那個階級接班人的問題」，而將知識青年下放農村，學習毛思想，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參加生產勞動，有利於將之培養爲「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又謂下放乃一「新生事務」，林彪一伙攻擊下放爲「變相勞改」，是企圖「毒害青年，腐蝕青年，把青年們引上歪路，充當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應續加批判，復批評讀書務農不光榮的思想，責成青年、家長及部幹應與之劃清界限，幹部不能「扯子女的後腿，甚至利用職權，拉關係，走後門，阻礙子女下放」，「搞違背革命利益的父子私情」，並「注意防止和糾正不正之風」，帶頭送子女下鄉。又責成其幹部加強對下鄉知識青年的培養教育，將之看成財富，而不應看成包袱，注意研究如何發揮其作用，對其缺點與錯誤，不能採諷刺與粗暴態度，不能撒手不管，應多做說服工作。對工作中存在問題，應統籌解決，所提問題有：㈠將學校、家庭、社會教育結合起來，層層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知識青年接受下放；㈡給以一定時間學習毛思想及科學文化知識；㈢注意在知識青年中吸收團員，提拔幹部，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按照共黨政策，重在政治表現；㈣實行同工同酬，幫其自立生活；㈤注意女青年生理特點，對下放知青的住屋、治病、柴米油鹽、婚姻等問題，應予以照顧；㈥對破壞下放的階級敵人與蛻化變質分子，要「堅決揭發和打擊，並「注意防止和糾正不正之風」。另毛幫山東省委於十月八日至十一月二日召開下放工作會議，決定今冬明春在該省大造輿論，大搞羣眾運動，促青年踴躍報名下放，家長鼓勵子女下放，社會支持下放，貧下中農歡迎下放。對「造謠誹謗，挑撥離間，腐蝕拉狠，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者，必須對之實行專政，給以狠狠的打擊」。又決定對下放青年加強形勢教育及理想與前途教育，使其樹立紮根農村思想，對生活問題除決定進行全面檢查及解決，並決定加強勤儉節約教育，幫助下放青年搞好集體副業，儘快實現生活自給。十一月四日，該省「大眾日報」社論也謂：必須造成下放光榮，務農光榮的社會風氣，確保下放工作的順利進行。又強調各級領導幹部要以身作則，帶頭送子女下鄉，堅決克服特殊化等「不正之風」。十月六日至十一月九日，新疆也舉行下放工作會議，決定繼續批判林彪破壞下放「罪行」，及「孔孟的反動思想」，「狠狠打擊那些破壞摧殘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犯罪分子」，使下放工作能順利推展。又決定支援知識青年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作鬭爭」，並提倡晚婚，充分發揮下放青年的作用。十一日，新疆日報社論復強調加強黨的領導，規定縣以上黨委都要成立領導小組及辦事機構，由一名書記主其事，基層單位要建立有幹部、貧下中農及下放青年三結合的領導小組，動員下放城市與吸收地區要緊密配合，派得力幹部帶領下放青年。復謂下放爲一新生事物，要經歷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逐步完善過程，必然會遇到許多曲折和困難，對之要大力支持，使之日漸壯大。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安徽也召開「上山下鄉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大會」，並發出倡議書，其要點爲：㈠繼續搞好「批林整風」，樹立紮根農村思想，並積極參加今冬明春在農村推行的基本路線教育，打擊破壞活動，批判資本主義傾向，糾正不正之風；㈡積極投入農業學大寨運動，促進農業生產；㈢堅持走下放道路，鬭爭破壞及干擾下放者；㈣做好動員、安置及再教育工作。月來各地有關動員下放的報導也較前增多，此一工作顯在著力推展。按「十大」後至今已有河北、廣西、青海、江西、內蒙、河南等十餘省相繼召開下放工作會議，採軟硬兼施的方法，改進及加強下放工作。

照各地毛幫報刊的報報，可以看出下放政策在各方面都受到抗拒，所以毛幫這樣張大其詞的宣傳，最妙不可階的是把反對下放作爲林彪的罪名，林彪是否反對過下放，不得而知，但林彪如果眞的反對下放，則林彪此舉，一定給大陸千萬知識青年留有「去思」。毛幫一小撮人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即其是非善惡觀念與人相反，即以此事而論，毛幫一貫宣傳下放是毛主席的「偉大」思想所領導所決定，好似每個人都歡迎下放似的，因爲是毛澤東決定，所以更感激毛澤東，擁護毛澤東，這種事在我們看來不但荒唐，簡直另有打算，但毛幫人員卻以爲確是如此，想想是何等的可笑。

目前這一千萬下放青年及勞改犯，還有「五七幹校」的「學員」，成爲大陸反毛反共的三大巨流，而這三類人都是知識分子並且有領導能力，雖然毛澤東把知識分子蹧蹋得一文不值，但是眞正能幹出一番事業的還是知識分子。

毛幫政權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已到了末期，目前所以尚能苟延，是由於毛澤東尚在，許多人懾於他的積威，不敢發動，猶如秦始皇在世時，天下人雖然不敢言而敢怒，但是均不敢採取行動，到了秦始皇死在沙邱之後，馬上人心思變，漸漸演變成陳勝吳廣登高一呼，頓時土崩魚爛。這一項先進經驗，不久當可在中國大陸再見。

俗說多行不義必自斃，一個人無論如何多行不義，斷沒有摧毀自己生存之資的，毛幫目前的下放政策就是這樣作，下放一個青年，就造成一個反共鬭士，毛幫源源不絕的下放，在質與量都起了變化時，此一火焰就會燒起，到時首當其衝的是毛幫一小撮人，毛澤東若能像秦始皇一樣，壽終沙邱，都算是萬幸了。這位青年朋友認爲目前若有外力誘導，一夜之間毛澤東的統治就會被推翻，即使沒有外力，內部自發的反共，也會在一夜間燒掉毛幫政權，這個日子，肯定不會太遠。

毛澤東爲何痛哭？

胡養之

最近有這樣一個內幕新聞，說毛澤東在他八十歲生日（十二月廿六日）那天，竟悄悄地躲在中南海抱頭痛哭，對自己一生壞事做得太多而表示悔過！因此，他雖然活到了八十歲也未舉行慶祝。又說老毛在此之前，曾經哭過兩次：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廬山會議席上，當劉少奇、彭德懷等人抨擊他的時候；另一次則在「文化大革命」失敗後的一次檢討會中，他也哭得很傷心！

老毛所以哭到那麼淒涼，正像咱們孔聖人所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毛澤東的一生，殘殺刼掠，無所不爲！眞所謂「好話說盡，壞事做盡」是也。臨到他就要「敲辮子」的時候，終於良心發現，自認罪孽深重，禍延子孫！因而他的幾個兒子中，死的死了，瘋的瘋了！而江青所帶來的兩個女兒，據說又是「油瓶女」。這正是中國人俗語所說的「現實報」！無怪令到這個死了半截的毛澤東，清夜自思，撫膺自問，實在對不起中國人，能不悲從中來？愧悔之餘，禁不住大哭一頓，藉以發洩。

假如讀者們是不健忘的話，相信還記得在一九六九年九月，「時代周刊」曾經刋載有關毛澤東私人的秘密文件中指出：「毛澤東很相信，由他所推行的大躍進政策的嚴重失敗，顯然已受到上帝的嚴厲譴責，甚至對他加以重大懲罰！他更相信的是：他前後曾失去了兩個兒子，卽是神對他的嚴厲懲罰——一個死於沙場（朝鮮戰場），另一個則在神經錯亂中死去！」該周刋並引述秘密文件中的另一段說：「由於大躍進的失敗，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中，曾經遭到黨內猛烈的抨擊。他承認他在那時候，曾經服食過安眠藥三次，藉以緩和他自己的緊張情緒。毛澤東不僅表示準備負起大鍊鋼的災禍性計劃的譴責；他並引證孔子的兩句語錄：『自作孽，不可活！』與『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毛澤東又哭着對在座的人說：『難道我犯了這幾條大錯誤，上帝就要使我斷子絕孫嗎？』說時老淚縱橫，聲淚俱下！」

以上的秘密資料是怎樣來的呢？據外電報導：這些資料是從許多偸運出口的秘密文件之中，特別檢出來的，包括有毛澤東的日記、演詞、私人函件及其寫作。經查證其可靠性之後，分給西方各地的中共問題專家們研究，認爲其中有大部份爲屬實，「時代周刋」也會獲得一份，整理後便予以刋載，大概不是僞造的。

其實，若嚴格地說起來，毛澤東的罪孽，何止於大躍進呢？只要我們翻閱他在大陸上所造成的血債吧，可以說是「罄竹難書」。他爲了獨攬大權，自一九二一年起有中共組織以來，幾無時不爲自己的獨裁權力着想，而不惜犧牲別人。他曾親口對前印尼共黨頭子艾廸說過：一九二八年時，他在井崗山因一次誤會而集體屠殺過四千三百名紅軍官兵，一九三一年三月，殺死了「解放軍司令員」石志生，及超過一百名黨員。同年十二月下令拘捕了江西一百七十名黨員，除康生外，其餘多已被集體處決！在陝北延安期間，先後幹掉同志二萬餘人，表示無毒不丈夫，而希望艾廸也學他一樣採行寧枉勿縱。

尤其竊據整個大陸之後，更殺人如麻！中共「人民日報」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公開透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以來，對全國地主、惡覇、反動分子所進行的鬬爭流血紀錄，計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的數字是：中南區八十一萬一千人；西北區二十五萬八千四百人；而華北、東北、新疆各區還未包括在內。若加入，則其總數當在三百萬人以上。第二年（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至五一年十一月一日）的數字爲：中南區五十六萬人；西南區六十三萬二千三百人；西北區四十七萬二千六百餘人；華東區六十五萬二千一百餘人；此外尚有若干區域未列入在內。

第三年（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數字，計有：華東區四十一萬七千六百餘人；中南區五十三萬二千七百餘人；西南區六十二萬一千餘人；西南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人；東北區十七萬四千二百餘人；而華北區及邊疆少數民族尙未包括在內。

上列數字是毛澤東統治大陸最初的三年中，公然承認被它鬬死、殺死的人數，將近一千二百萬，已屬驚人！何況尙有：㈠上列地區以外的未計；㈡秘密處死或濫加殺害的未計；㈢間接致死如被迫參加韓戰、勞改服役、災荒、飢荒、被迫自殺及流亡而死的未計。總此三類，其數字當不止公開的三倍至五倍！誠如「華盛頓郵報」一九五五年十月五日所說：「中國大陸上六年來的總數，可能等於世界第三等強國英吉利的總人口（約五千五百餘萬）。若再加上「三反」、「五反」、「大鳴大放」、「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運動，在這幾個階段被毛幫害死的人數，估計很可能接近了世界第一強國美利堅的全國人口！

中共的大屠殺計劃是：首先被害的在其所謂「鎭壓反革命」的宣傳下，使所有「愛國」分子遭殃；其次所謂「土改」政策，受害者則安分守己的農民。再其次爲中共所謂「民主改革」，其消滅的對象則爲城市、礦區、工廠的領導人物。其後又有所謂「三反」、「五反」及「司法改革」等等。「三反」的主要對象是黨內的異己者；而「五反」的對象則是全國工商業。至於所謂「思想

改革」和「司法改革」等對象，更包括着全國知識分子及司法人員。咱們試想：除此之外，大陸上究竟還有那一類人未曾遭到老毛的毒手呢？而這數以億計的被害者的血債，顯然成爲毛澤東罪孽的一大部份。

談到「大躍進」，原是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特別會議上決定的。他當時採取史達林的兇狠手段，對全國推行了一項「大躍進」運動，把全國人民統統關入所謂「人民公社」裏，稱之爲「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集體新運動，將原來由中共組織的「農業合作社」，進一步地合併爲「鄉社合一」的組織；亦即將單純的農業生產，進而發展到工、農、商、學、兵，結合進行爲多種生產之一個基本單位。在制度上言，這是「統一經營」，和「分級管理」，社會的一切生產資料和勞力，都歸公社統一調配及使用，而農、工、林、牧、副商業、衛生及交通等等，也全部歸公社統一經營。換句話說，中共對全國人民由行業性的分別管理，進而成爲地域性的集體控制；對於農村的人力、獸力、財力、物力，以及每一個人的生活行動，均進一步地加以奴役與壓榨，使人民像家畜一樣被關在一起而喘不過氣來！誠如「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的文章所說：「隨着人民公社的成立，人民在大規模集體勞動的鍛鍊下，道德觀念、意識形態，以及生活習慣，都有了巨大的轉變；同時，社會上也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鬬爭。」

事實上，毛澤東的處心積慮，不僅要消滅中國的獨立性；更要破壞中國固有倫理和傳統的家庭組織。因爲，它所標榜的是：「工作戰鬬化」，即逼使農民早去晚歸，黎明時即由共幹鳴鑼集合，集體被驅往工作場所去奴役，直至夜間八至九時後，始放工休息。而「公社」方面，對農、工、林、牧、副商業的總收入，則作爲三股分派：㈠是將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七・八，以積累的名義，歸中共當局所有；㈡是以總收入百分之十八・四，爲稅金及管理費，分配給全體勞作者的糧食；㈢是工資和獎金，僅佔其中百分之二十三・八。這即是說出賣勞力的農、工、林、牧的工作者，應得的工資，已被中共剝削去百分七十六・二了。

此外，尙有管理「公社」的共幹們，又要分層加以剝削，他們把社員應得的可憐工資，更作爲八級分派：凡參加全月勞動的社員，平均每月每人包括伙食在內，可得「人民幣」約四元四角（折合港幣約十元）。最高級的平均每月每人包括伙食在內可得七元二角；但是人數不得超過總人數的千分之二。最低級的勞動者，平均每月每人僅得人民幣二元五角，人數卻達百分之七十八・五以上。況且社員們如此微薄的工資，還不能全部到手，因中共幹部們在工資內必須扣除的，計有：㈠在工資中扣除兩成作共幹們掌管公社的獎金；㈡因社員工資購買的糧食，必須由社方集體保管，然後發給食堂製成熟食，再賣給社員食用，社員並且還要另付油、鹽、菜金等。對於產婦或病人的規定，尤其苛刻！在產婦分娩前後，休息約一個月時間，社方僅發工資三分之一；因病而不能勞動，經醫生證明必須休息三天以上者，則一律停發工資。正因爲這樣，所以，產婦們因產後中風而死，或因病而無營養致死的社員，不可勝數！

所謂「土法鍊鋼」，名義上是大躍進的主要生產計劃之一，實則仿效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而鑄爲大銅人；也像元朝的蒙古人那樣搜括民間鐵器。中共更把全國所有可能作爲武器用的如菜刀、鐮刀、鐵鏟，甚至鐵窗欄，也無一不被拆除，全部充公。這一來，令到全國人民家無寸鐵，聽任中共宰割，也造不起反來。因之，儘管鍊出來的鋼又彎又輭，但老毛則認爲此舉至少已達成安然騎在人民頭上的目的了。

毛澤東對中國人民是如此迫害，對工、農人的血汗是如此壓榨，爲什麼它的經濟還是衰退，幾至破產，而使其所謂「三面紅旗」變爲黑旗呢？據中共「經濟研究」雙月刊較早時的報導稱：由於華北方面普遍遭受到蟲災，致令收成銳減；而華中、華南各地，則普遍受到了暴風雨，以致造成史無前例的最嚴重水災！所以，盛產稻米的地區如浙江、江蘇、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等省，均遭意外的損失。……」

一般認爲：毛澤東最大的壞處是，有功自居，有過則怨天尤人；例如：赤腳的醫生，盲佬復明、啞女開聲，皆因熟讀「毛語錄」，領會「毛思想」之所致。但對於大躍進的慘敗，則歸咎於天然的災害，或反動分子的破壞，實則天怒人怨之所使然！特別是在「文革」期間，災禍更爲嚴重！中共「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報導：「河北省自一九六五至六六年，沒有獲得適當的雨水達三百天之久，而六六年的六月以後卻有若干省份遭受冰雹、蟲災及水災……。」

這就是人禍與天災交迫的明徵，正如漢劉向所說：「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宋蘇軾在「諫用兵書」中也說：「凡舉大事，必得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水旱癘疫，死民將半，天心之向背可見矣！」

如果老毛當年已覺悟他的「大躍進」是大罪孽，那就應該改過，孔子說得好：「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但老毛不獨不肯認錯，反而把廬山會議中直言直諫的彭德懷加以整肅！甚至被迫退讓了「政府主席」給劉少奇後，猶有不甘，暗中勾結林彪、陳伯達等，作爲捲土重來的陰謀本錢，故有空前慘烈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並在造反奪權鬬爭下，又何止千萬無辜善良人民的頭顱落地！到奪權告一段落，再把林彪、陳伯達一批功狗烹掉！據說在河北某地，曾集體屠殺十萬紅衛兵，更使老毛罪上加罪！

總之，毛澤東一生集貪婪、自私、殘忍、狠毒、妬嫉、不信、不仁、不忠、不義之大成。向來披着馬列主義的外衣，實行個人專制、獨裁的野心；出賣國家民族，背棄同僚、朋友；濫殺無辜，視民如土芥！拋棄糟糠之妻賀子珍，而納妖孽江青爲妾；爲了個人的權位，不惜把七億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數以億計的生命並不可惜，而毛澤東自己兩個兒子之死，則値得他痛哭流涕，認爲干犯天條，令他斷子絕孫，不能家天下；今八十殘年，滿身血腥，怎不閉門痛哭！

「黑幫」的遺

——「杜鵑山」這個戲是怎樣來的？

「杜鵑山」的滄桑

中共最近又推出了一個「革命現代京劇杜鵑山」，在「北京京劇團」演出同時，「紅旗」雜誌第十期，發表了「杜鵑山」一九七三年九月演出本，和王興志宣傳「杜鵑山」的長文「毛主席建軍路線的讚歌」，接着「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海文滙報」紛紛刊出長文，爲「杜鵑山」鳴鑼開道，這在百花俱殘，唯尊江青「樣板戲」的大陸文藝宣傳圈內，被當作一件「大事」來搞，是不足爲奇的，因爲「杜鵑山」是繼「龍江頌」「平原作戰」之後，毛江小集團推出的又一樣板。

「紅旗」刊出的「杜鵑山」劇本，註明是由王樹元等編劇，「北京京劇團」演出的。劇分：長夜待曉、春催杜鵑、情深如海、青竹吐翠、砥柱中流、鐵窗訓子、飛渡雲壍、霧嶺初晴、漫卷紅旗等九場。其主題，是藉着一位共黨代表柯湘和土匪頭雷剛的農村暴亂事件，以說明毛澤東「黨指揮槍」的「革命眞理」。我們從其整個故事的發展，情節的演變以及其他次要人物的陪襯來看，可以肯定，一九七三年江青指導下產生的新樣板「杜鵑山」，實際上就是依據一九六四年「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中由共黨前「北京市委書記」彭眞所組織排演的「杜鵑山」現代京劇而來，雖然王樹元的話劇本，彭眞及江青都可以據以改編爲「革命現代劇」，但彭眞改編演於先，江青追隨於後，這一前一後的兩個「京劇演出本」，除了主要人物的姓名改變之外，在情節的增刪及唱詞唱腔方面並無太大不同。但一九六四年，彭眞的「杜鵑山」在會演中卻告落選，主持人彭眞以及直接領導改編「杜鵑山」爲「現代京劇」的彭眞手下大將鄧拓，先後在「文革」中被打成「黑幫」和「三反分子」，當時參與演出「杜鵑山」的老一輩演員如馬連良、裘盛戎、趙燕俠等，在「文革」中被鬬後，至今或生或死，杳無音息，「杜鵑山」一劇，也被冷藏了起來，無人敢提，無人敢問，似乎早已被人遺忘了。

三反分子」的手中，接下這部戲來，畧加改頭換面，竟從當年的「狗屎堆」一變而爲「樣板」，這足見當年江青搞「戲改」之際，是如何的挾其私仇來揮動文藝棒子，又足見江青在八個「樣板戲」的「樹立」中，無一不是侵呑搶佔別人的創作血汗，作爲自己臉上的化妝品，「白毛女」如此，「紅燈記」如此，「紅色娘子軍」也如此，現在的「杜鵑山」又是如此，這也反映了江青之流不僅僅是一般的才疏學淺，且是一羣不學無術之輩，他們用暴力奪取文藝大權之後，仍然弄不出什麼東西來，而要從自己判定爲「狗屎堆」的東西之中去搞加工材料。

王樹元的「杜鵑山」話劇本，主要是描寫賀龍的姊姊賀英（劇中名賀湘）所領導的農民武裝「紅軍鐵血團」進行叛亂的故事。據原作者王樹元透露：他寫這個劇，是想「體現一個中心思想」「歌頌黨的領導」。因此，他根據其個人在閩贛蘇區耳聞的一些小插曲，編撰了一個共黨利用湘贛邊界杜鵑山上的一支土匪隊伍，建立「工農革命軍」的故事。故事從一九二七年秋天講起，一個叫烏豆的轎夫，聚累杜鵑山，打家刼舍，與當地靖衞團爲敵，但是因此隊伍無組織無紀律，烏豆本人又是個有勇無謀只知道報仇的莽夫，因此他造了好幾次反，最後連本人都差點賠了性命。共黨知道後，就從湖南派了女黨員賀湘去協助烏豆「發展組織」，途中賀湘被靖衞團逮捕，預備正法，烏豆聞訊，大刼法場，搶了「黨代表」上山，從此就有了「黨的正確領導」。烏豆本人也提高了「階級覺悟」，「從自發的農民轉化成爲自覺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從於把這支散漫的饑民隊伍改造成「堅強的紅軍」。

王樹元在寫這個劇本時，曾先後四次到閩贛地區去搜集素材，他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提筆寫到一九六二年定

他在劇本的組織及人物刻劃方面都有一個符合共黨教條主義束縛得簡單化、公式化的「文藝創作」中算是一部較生動的作品。因此，一九六四年當毛澤東爲達到奪權陰謀，一再叫囂要「戲改」，江青親自下到劇場干預「戲改」，並且決定舉行「會演」之後，彭眞就親自佈置劇團，派遣以鄧拓爲首的一班能手、名角，進行將王樹元的話劇「杜鵑山」改成「現代京劇」的編、排、演工作。企圖在「會演」中與江青一較長短，以事實證明江青的無能，從而打垮並阻遏江青對「戲改」工作的橫加干預和凌人盛氣。

事實也是如此，江青既非劇團領導，亦非文藝領導，竟然走進彭眞包辦着的「北京京劇團」，威脅利誘一班青年演員排演她指定的戲，拒演彭眞指定的劇目，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及彭眞眼中，這與「組織體系」是不合的，江青的插入和胡來，當然要引起劇團負責人和他們主管的反應，只不過人家礙於毛澤東，不願太得罪她，所以，雖然彭眞在「北京京劇團」中撥了一批人讓她搞「蘆蕩火種」的編練排演工作，但他看準了江青搞不出好名堂來的。

彭眞的用意

彭眞當時是中共中央掌文權的頭兒，他一方面不齒江青的低能無知，一方面自己親自處置「現代京劇」會演的劇目。他有自信在眞本事方面是絕對比得過江青的。但因江青既是毛澤東派來的人，他也不能不在「戲改」問題上認眞對付。而最好的對付辦法，莫如在「會演」中把江青比下去，讓江青自己知難而退。因此彭眞派了他的文班大將鄧拓督帥，選了王樹元的「杜鵑山」這個話劇本，召集了北平當時一流的名藝人，如當時「北京京劇團團長」馬連良，副團長裘盛戎、趙燕俠等人合力將其改編爲京劇。他們寫唱詞，定唱腔，爲了使劇本更加見寵於毛，鄧拓等人改動了話劇本的一些情節，直接加入許多美化毛澤東個人的場面，使其更得毛的歡心。根據「人民日報」透露，一九六四年的彭眞主持演出的「杜鵑山」京劇演出本在情節的改動上主要有以下四點：

，烏豆既是農民中的「先進人物」，他在「黨代表」的「改造教育」下，能夠「很快的覺悟成長」，讓他入黨，是「對烏豆的成長做了進一步描寫」。

第二：增加了賀湘和隊員們討論毛澤東游擊戰術——十六字訣的場面，說明這支「農民武裝」，是通過「黨代表」賀湘的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了他們，才使「革命的烈火燃燒起來」。

第三：將劇中的杜小山的死亡改成負傷：他們認為話劇本中，烏豆受了「叛徒、內奸」溫七九子的挑撥，貿然下山，中了敵人的金鈎釣魚計，結果使得杜小山身死。杜小山之死係由烏豆所起，這有損於烏豆的「英雄形象」，因此不能讓杜小山死。

第四：王樹元的話劇本中，烏豆已在賀湘的幫助下「提高了政治覺悟」，但他依然聽一個「反派人物」溫七九子之言，不接受賀湘勸導，率眾下山，造成慘重損失。鄧拓等人認為，這麼一來「反派」溫七九子的影響力似乎大於賀湘的力量，實在有損「黨代表的形象」，因此把這段戲改成烏豆只是他為救杜小山之母心切，才貿然下山，因而才被俘而遇險。

冷落十年之原因

這些改動，在一九七三年的演出本中都依樣遵循下來，可見一九六四年彭眞的現代京劇「杜鵑山」劇本的政治性是無庸置疑的，的確是一個「高舉毛思」的「革命京劇」，再加上彭眞財力、人力、物力上的優異條件，鄧拓的苦心琢磨，老藝人們的唱做工夫，因此，一九六四年在觀摩演之時，好評如潮，叫座力遠在江青指導排練的四個戲之上（「蘆蕩火種」、「紅燈記」、「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可是，這樣的一個劇本，為什麼後來卻被排斥在「樣板」之外，而一直又冷落了十年之久呢？

說起來，江青的無德無術的嘴臉就無所遁形。

第一、江青要藉着抓「戲劇改革」來奠定她在文藝界的地位是眞的，彭眞等就也藉着「戲劇改革」來逼迫江青放棄這個打算。所以「杜鵑山」是眞正打出來對付江青的一張牌，政治性和藝術性都是經過琢磨斷不會出問題的。江青要選「樣板」，絕不能選「杜鵑山」，因為按照共黨、毛澤東當時的

江青的「樣板」

灝方

要求來看，彭眞的「杜鵑山」比江青的幾個劇高出甚多，比較之下，江青是萬萬比不過的。

第二、「杜鵑山」的主持者和演出者都是當時的當權派，也就是最為不滿江青干預劇團的人。根據後來「文革派」透露，這些人採取篡改、抵制、摘挑、扼殺、刁難、對抗、破壞等等手段來破壞江青領導的「樣板戲」，彭眞甚至公開對江青的「蘆蕩火種」發脾氣說：「什麼樣板，我就不承認！」因此可見江青對這幫人早已恨之入骨，加上毛澤東、周恩來、張春橋、柯慶施（評審小組）等的有意偏袒江青，所以彭眞搞的這個「杜鵑山」在當時就出不了頭。

第三、「杜鵑山」劇中的「黨代表」賀湘，據說王樹元是在影射賀龍的姊姊賀英。所以雖然作者自稱劇作的主題是「突出黨的領導」，並把故事發生的時間放在一九二七年。但因當時毛澤東在黨內並未居於首要領導地位，因此，一般的突出「黨」，並不等於突出毛澤東，「黨」的作用在劇本中愈突出，對毛澤東也就愈為不利，並接近諷刺。何況賀龍是毛澤東急欲去之而後快的「反革命分子」，所以「杜鵑山」成不了「樣板」，這一點，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在「文革」毛江奪權之後，到了今年「杜鵑山」作為「樣板」出現時，原劇中的「黨代表」賀湘，無端被改名為柯湘的原因。

基於以上這些摻雜着毛、江私人恩怨的政治因素，整個大陸的文學藝術，就被一個三流角色的江青奪取了。

先貶後捧之原因

實在說起來，若論「戲劇改革」，彭眞等人所發表的許多有關改革的意見確實較江青高明得多。當時各方也的確一致看好彭眞領導佈置的「現代戲」。所以江青要鞏固她在劇界領導的地位，不僅要打擊彭眞、鄧拓等人，還要否定他們的戲。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文革派」在「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清算「舊北京市委破壞京劇改革的滔天罪行」的文章，凌厲地指罵說：「在舊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親自策劃下……把臭名昭彰的鄧拓派去搞京劇現代戲，這個平時不看革命電影，不看革命戲劇的傢伙，煞費苦心，拼湊了一齣戲，妄圖為舊北京市委披上擁護京劇改革的外衣，與江青同志唱對台戲……。鄧拓把他插手過的這個戲稱做最好的一個，在報刊上大做文章，加以吹捧，眞是醜態百出，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之事。」

江青把當時各界對「杜鵑山」的好評，說成是鄧拓等人「不擇手段的欺騙宣傳」。然而曾幾何時，這齣當年被稱為是「拼湊」而成的「到處碰壁」的劇本，經過江青加了幾句「毛主席指航程」之類的唱詞之後，就成為江青「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又一個成果」，看來，不知人間羞恥事者，江青等更遠在彭眞、鄧拓之上呢！

但是無論如何「杜鵑山」是復出了。大陸各地報刊、電台絕口不談這段公案，只是一味肯定江青搞出了「杜鵑山」，是「捍衛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功績。他們步調相同，一致聲稱：「杜鵑山」一九七三年九月演出本的發表，使得「革命文藝舞台增添了鮮艷奪目的花朵」，使得「開展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方面多一份好教材」。上海「文滙報」所發表的社論，更變本加厲地把「杜鵑山」附會上政治玩意，說什麼「在『十大』精神光輝照耀下」「革命現代京劇杜鵑山以生動的意識形象雄辯地說明了黨指揮槍這個革命眞理」，「說明了路線正確的重要性」，說它「是對黨的領導，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頌歌，是對劉少奇、林彪一類騙子反對黨的領導，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各種謬論的有力批判」。其結合政治現實的貼切，彷彿這個由「北京京劇團」演出的「現代京劇」，眞是配合當前文宣任務應時而生的「新產品」，但是如果我們瞭解到當年彭眞、鄧拓是如何賣力地帥同一批老伶人去編組、琢磨和排演「現代京劇杜鵑山」，我們就可以了解，這次「杜鵑山」以新樣板的姿態出現，只不過是江青再一次襲取別人成果，提高自己地位，藉以撈取其個人政治資本的舊把戲罷了。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外國記者筆下的大陸

柳以青

大公報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特譯了一篇由英國路透社記者所寫的通訊：「一九七三年看中國」。從這篇文章中，起碼我們可以知道：外國人對中共的看法。重要的是：這位記者是常在大陸的外國記者。

一九七三年在外交上並沒有什麼「精彩戲劇」的演出，同時就一九七三年與一九七二年來比較的話，在外交上造成了「不可避免地使人有一種氣氛回降的感覺」。雖然在一九七三年有法國總統蓬皮杜、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和澳洲總理惠特拉姆和美國基辛格的兩次訪問，但仍不能改變「使人有一種氣氛回降的感覺」。

就美國與中共的關係緩和上，「從美國的觀點來看，同中國搞政治緩和的一個突出的好處是兩國間的貿易驚人的增長。相互間的貿易額從兩年前的有名無實的五百萬美元躍增到今年的將近十億美元，其差額大大有利於美國。」但是，在基辛格訪問大陸後，「事後發表的公報並沒有宣佈在相互關係上有什麼新的突破，雖然美國官員堅持說，中國對台灣問題的方針有某種軟化。台灣問題仍然是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主要障礙。」

從以上的兩段中，我們可以看出一些消息：所謂中共的革命外交，並不是什麼「革命不革命」，而只是外國政府們，想藉了「外交」的方法，而達成他們「經濟」與「貿易」上的利益而已。這方面我們所可注意的是：不幾年大陸上卻要眞的出現西方「資本主義者的殖民地」呢！所謂「自力更生」也者，到現在才知道是不得已的「哀鳴」。在目前國際上的經濟發展上來說，談「自力更生」只是無知與盲目。我們可以拭目以待這「自力更生」的騙局如何收場。

就美國與中共的關係發展上，聲稱中共爲了台灣的問題「有某種軟化」。「軟化」對中共性格來說是不相宜的，除非他們是遇到了勁敵，或是企圖統戰。但就我的看法來說：這次的「軟化」兩個原因都有。國民政府的實力與影響力不可忽視，不能忽視；同時，就一九七三年來的中共統戰機構不停地製造「和平統一」與「前國民黨人士們的呼籲」和「旅外國的中國人士們在訪問大陸後所發表的談話」等等，這僅是加強了統戰策畧而已。

但是，這一統戰的策畧，到一九七四年元旦日，已經證明是失敗了。根據中共「兩報一刊」的元旦社論中，最後談到台灣的問題說：「要提高警惕，保衛祖國，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和解放台灣。解放台灣是包括台灣省人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神聖義務。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解放」云乎哉？

從這一段短短的話中，起碼我們可以有以下的幾點觀察。

一、把「解放台灣」放在「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之後。這「入侵之敵」指的是蘇聯。對於蘇聯，這篇「社論」也有一小段來形容：「過去的一年，蘇修美帝爭奪世界霸權愈演愈烈，整個世界很不安寧。……蘇修散佈的所謂國際局勢『和緩』的謊言，已爲無情的事實所粉碎。……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衰敗沒落，危機重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搞聲東擊西，野心很大，力量不夠，它到處伸手，到處碰壁，面目更加暴露。它在世界上已經是聲名狼藉，處境越來越孤立。」

很明顯地，中共卻是在害怕着蘇聯在北部的邊境上，大軍壓境的危機。這方面，我以爲很難得到解決，除非中共揚棄馬列教條，否則的話，那是中共咎由自取的必然結果。一小撮人僵化於馬列主義的教條，卻會爲我們廣大的中國人招來戰爭之禍的。即使這對峙的戰爭沒有爆發，卻又做成中共大力壓抑大陸上的中國人來「深挖洞，廣積糧」的。

二、「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喊得不少，但是，憑了什麼來「解放」呢？這篇社論所稱的原因是：「是包括台灣省人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神聖義務」。這次，沒有用「親骨肉」和「同胞」了，只用了「人民」•

這一轉變是値得注意的。

事實上，在中共的宣傳機構用上了「親骨肉」和「同胞」時，我知道他們已經犯了用名詞的錯誤。依照中共們所高唱的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那會有什麼「親骨肉」和「同胞」的意義。對他們來說，在理論上是階級成份和人民與反人民兩大類而已。在實際上，他們彼此之間的血淚鬬爭史，連都是屬於中國籍的共產黨員們，特別是黨齡較長的領導人物，還都不能在彼此之間，建立起「親骨肉」與「同胞」的認同呢，遑論其他？也唯有我們熱愛和繼承中國文化的人，才有資格稱所有的中國人是親骨肉的同胞呢！也就是爲此，我們才覺得大陸的八億中國人的遭遇，才是與我們患難與共的同胞呢！

請想想：「人民」的「共同願望」和「神聖義務」這一說辭，那眞是「能懂的就懂吧」之類了。在台灣以及海外的中國人，相信很難被中共所用的「人民」一詞所欺騙和蒙蔽的。到今天，中共還仍是在耍着「人民」的法寶！這恐怕連大陸上的老百姓們也欺騙和蒙蔽不過呢！

本港的「中華月報」，於一九七三年八月份上，就曾經由任敏瑚先生向「紅旗」雜誌提出了「請給『人民』確定一個範圍」的問題，文中說：「在現階段，那些人屬於『人民』的範圍？『人民』身份的取得與喪失根據什麼標準？……自從毛主席發表『論聯合政府』以後，『人民』這一名詞就有了一種特殊的涵義，不再是泛指一般老百姓或者全國『國民』。……在一般國家，用『國籍法』來核定一個人是否屬於本國『國民』；但這顯然與『人民』身份無關。具有中國國籍的不一定屬於『人民』，而已經放棄中國國籍的華裔人士仍可能被認爲屬於『人民』，爭取其『爲人民服務』。……以劉少奇與鄧小平爲例，他們兩人在文革之前那一時期何嘗不是積極『贊成、擁護、參加』社會主義事業？也許他們所致力的路線有『錯誤』，但那應該只是政治主張問題，不是政治立場問題。然而他們卻被判定爲走資當權派，當作『人民的敵人』而加以淸算；奇妙的是，幾年之後，鄧小平竟得以翻案，重任『人民領袖』，而劉少奇仍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兩人的喪失『人民』身份，以及後來鄧小平之重新取得『人民』身份，是怎樣根據上述標準衡量處理的呢？……文革期間紅衛兵各派武鬬，誓不兩立，但卻都是自稱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這些青年大部份是工農階級出身，而他們大部份也是眞誠地自以爲是在追隨毛主席教導而從事社會主義革命，但卻發展爲敵我對抗性的矛盾，互相砍殺。像這種情形，如何使用『是否支持毛主席』爲鑑定其『人民』身份的標準？」

任誰都知道，這一問題是無法得到答案的。不只是「紅旗」雜誌，甚至連毛澤東自己在內。因爲「人民」的標準，只是一個時期接一個時期的騙人把戲而已。

大陸「稀奇的情景」

這位外國記者，另外卻報告一九七三年中三個「稀奇的情景」，它們是：

㈠「美國女演員雪莉・麥克萊恩（莎莉・麥蓮）同周恩來夫人手挽着手在北京一個公園裏散步。」

㈡「出現一顆中國的『明星』，即三十八歲的王洪文，他在八月份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扶搖直上成爲中國政治領導集團中的第三號人物。」

㈢「就是鄧小平出人意外地重新露面。」

就這三個「稀奇的情景」來看，第一個是在做戲。當然，對戲子身份的人，也只能做一折子戲了。並不產生什麼大不了反應。不過，對莎莉・麥蓮來說，這更增加了她再拍戲（如果還有人請她擔綱的話）的喊價本錢。

王洪文的出現，固然使不少的人驚訝。不過，外國記者的筆下寫得很淸楚：王洪文是三十八歲政治上的「明星」。對，「政治明星」而已，當然不是「政治演員」了。這「明星」一詞用得維肖維妙。

鄧小平的復出，卻意味着很多很多的事件。這方面還會不停地出現「稀奇的情景」的。我們慢慢地等着看吧！

最後，這位英國記者卻報告了「展開新意識形態運動」聲稱：「在這一年快要過去的時候，一場新的意識形態方面的運動正在全面展開。這場運動是圍繞着中國最著名的聖人孔夫子進行的。孔夫子被痛斥爲企圖阻擋中國歷史進程的反動派。對於局外人，這場批孔運動的目的仍然是不淸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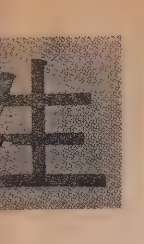
對這一問題，我將用幾篇文章在這一專欄裏討論。這裏暫作預告。不過，有一點我首提出來的是：「這場批孔運動的目的仍然是不淸楚的」，只是這位英國記者自己的意見而已。問題是很簡單的，因爲外國人士們大多數對孔夫子所代表的是什麼，以及孔夫子本人和他的教訓，對兩千多年來的影響是如何，都還得要先做深入的研究與了解的。

大陸上可能由於某種「不可告人」的需要，一定要掀起反孔運動，這是中共一向的僵化了的意態形勢作祟。可是，我覺得最奇怪的是：在自由地區從事統戰、宣傳的中共的報章雜誌，也立刻加以響應，這種響應是太可憐的了。起碼，他們會是自壞長城的。

同時，中共這一次在大陸所掀起的「反孔運動」，恐怕又會使兩年來曾經前往大陸訪問的「學人」們，當他們中不少人士們已經在言語、文字上大讚特讚中共的一切之後，突然，對他們曾經前去過大陸的印象，又加深了一層模糊之感。這類人士們，在外國國土上，以及面對了外國人士們，爲了提高自己「中國人」的身價，不能不讚毛澤東，可是，難道他們眞的會數典忘祖地，也跟着來對孔夫子大加批判嗎？我在想着，想着。

遇到了這種情形，我想他們絕大部份會是「啞口無言」的。或許他們現在才發覺到：共產黨就是共產黨，有他們共產黨黨員的本色的。這點，恐怕該是他們再一次能夠加以反省的時候吧！其實，講「反省」，也已經是屬於儒學範圍內所討論的修養工夫之一呢！

海外知識分子的「軟」與「硬」，這回該是應分明的時候了。





公關小姐

為了業務關係，老萬認識許多大機構的公關人員。以往，擔任這職務的多數是先生；而今天，卻是小姐世界。老萬非常佩服搞公關的小姐，我經常接到一些工商或藝術機構的新聞稿，她們不知從那裏查到老萬的名字，信封上寫了私人名字，比「編輯先生」親切得多，即使對方並無署名拜托，也不好意思投籃。

公共關係工作範圍很廣，並非單獨聯絡新聞界，發表一些消息而已。不過，報紙是大中傳播的媒介，打好新聞界關係，公關工作便成功一半。

做公共關係工作，除善於詞令，長於交際，還要有靈活腦袋。凡有利於業務發展的事情，如何利用去宣傳，的確要動腦筋，好的公關人員都擅於利用機會，譬如一個節令，或一個新聞人物到臨，都可利用，問題是搞公關人員是否懂得利用。

搞公關是不是女性比男性適宜呢？這是絕對肯定的，否則，今天有名的大機構，不會差不多清一色的聘用女性了。搞公關主要對象是新聞界，新聞界「被請」的機會甚多，但「被請」不一定參加，如果由公關小姐邀約，往往較難推卻。

請客聯絡新聞界不是簡單的事，即使他有了回條，聲明「到時參加」，也會臨時不到。常常有些機構請新聞界吃飯，訂了三席，只到十多人，弄得主人非常尷尬。因為新聞界社會關係多，私人朋友也多，你所邀約的人很難同時有空參加，除非主人認眞有地位，情面難卻，也想拍拍馬屁，才會得到齊全。

一位八面玲瓏的公關小姐，可能也有這樣的號召力。不過，新一輩的公關小姐已了解到大規模請客不易打好關係，因此個別小規模應酬，成為她們工作的一部份。今天約甲報的老編，明天和電視台朋友共進中飯，後天又和幾名攝記在酒吧轟飲，這樣，收效更大。

老萬空下來的時間要利用來爬格子，平時大規模的飲宴很少參加，接到紅色打單信，照例只做人情，不去咬它一頓。但公關小姐一個電話：「幾時請埋你太太來我們扒房試試本週特備的海鮮餐。」老萬總是想不出用什麼話推辭。到了約定時間，只好把山積的稿債推在一旁，依時赴約。可見，搞公共關係，女性比男性確是適宜得多！

不出名的東道

老王告訴我他目擊的眞實故事。

一天晚上，他在銅鑼灣一家夜總會跟朋友吃罷晚飯聽歌，發覺鄰桌是一班豪客，他們點了名貴菜色，喝的也是佳釀，人人喝得幾分酒意，放言高論，旁若無人。老王在暗淡燈光下，發現他們一共九個人，年紀都是二十歲以下，有些長頭髮，有些還留了鬍子。

夜總會已不是簡單的事，點吃名貴酒菜，更不是一般之所能辦到。老王想，也許他們的命生得好，父親是大財主，所以有大把鈔票花用。不過看他們這班人全不像富家公子，還發覺侍者領班對他們虎視眈眈，似乎躭心他們是白吃白喝的霸王。到酒冷羹殘，侍者已奉命將帳單用銀盤子送上。

那蓄鬍子的把帳單拿起來瞧了一眼，對坐在對面的同伴遞個眼色道：「喂，喪仔康，你埋單！」

喪仔康扔了半截香烟，說聲OK，站起來，對左右兩人道：「魚腩、大懵成，我們走！」三個人一起離座，小鬍子把銀盤放在桌上，對侍者說：「等一會再來收錢。」

侍者不敢多言，退在一旁。大約過了四十分左右，喪仔康、魚腩、大懵成三個人回來，他們在口袋裏拿出一叠一叠的鈔票，放在小鬍子面前，除了鈔票外，還有四五隻手錶，兩枝墨水筆。小鬍子把鈔票集中，整理一會，然後點數，一共六百七十多元，笑了笑道：「成績不錯，結帳後，還可以嘆杯咖啡。」

他付了帳，另給小帳三十元，然後拉隊鬆人。

老王把全部過程看在眼裏，當然曉得是怎麼回事，和同來的朋友相視唏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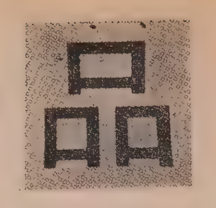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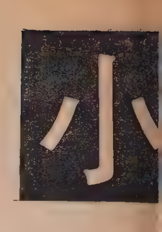
這絕不是編造的故事，如果你晚上獨自歸家，忽然背後跑來一個年紀青青的孩子，把你的頸項一箍，刀子向你腰間一按，你只有任由他把身上所有，全部拿走，過程只有五分鐘至十分鐘。他拿走你鈔票，絕不是用來糴米，也許那時正有一班同伴在夜總會等他回去埋單，而你，不過是做了一次不出名東道主。

賭仔姓賴

好賭的人特別多忌諱，因此廣東人有句俗語說：「賭仔姓賴」，輸了錢，總是賴三賴四。廣東人把「通書」叫「通勝」，豬肝叫「豬潤」、「牛舌」叫「牛脷」，因為「書」（輸）「肝」（乾）「舌」（蝕）犯了忌諱，因而把它改成相反的音。這都足以表現人們重視「意頭」。

過去，廣州的尼姑，多戴上一頂通頂帽子，禦寒只是原因之一，更大的理由是避免刺激賭徒們。許多人早上出門最怕遇上和尚、尼姑，因為他們的頭是「光」的，賭仔怕「光」，輸光了最慘痛。見到和尚、尼姑，有些人竟忍不住加以侮辱，敲他們的光頭，尼姑們避免這種侮辱，變通辦法是戴上帽子。

香港人不少好打麻雀，打麻雀的人有很多忌諱。有些人落場時先訂明條例，大家不得觸犯：四圈未過，不得移燈、換櫈、屙假尿。這條例最普通。有些人一舖爆棚食唔出，便諸多做作，到洗手間走一次，其實沒有尿屙，又或移燈換櫈，浪費時間，因此有這公認合理的一條例。但四圈過後，屢次食胡不出，更有此特權了。

小品

你見到他時，表示老友記的熱情，拚命拍膊頭，他嚇了你也不知。老萬一位同事老吳，他的忌諱特別多，因爲他逢賭都啱，跑狗、跑馬固然不放過，一個星期至少有三四天打麻雀，因此天天在忌諱中，除了普通的忌諱，還有不少他個人的特殊忌諱。那一天，如果有人送來一本雜誌之類，他便很不開心，因爲雜誌是「書」，他怕那天會「輸」。對師姑和尚他特別敏感，碰上了，卽使人家三缺一，等着他開場，他也不肯參加。還有一個忌諱是他的打火機永遠不借給別人，如果有不通氣的朋友，拿他的打火機用過，他那一天會實行戒賭。老萬不明白他這個忌諱原因何在，據他所解釋：賭錢是不能讓人「借光」的。

「賭仔姓賴」，的確一點不錯。任何一個好賭的人，都有很多忌諱，相信這是「世界性」的，外國的賭徒，也有他們的顧忌，不過和中國人的不同。老萬在美國，發覺許多酒店沒有十三樓，因爲「十三」犯了外國的忌諱。

卡通小電影

小電影在香港是犯法的，雖然香港小電影市場很大，放映小電影的架步很多，但一旦被冚，主持人便會被抓。因此，放映小電影的還是不敢明目張膽；參觀的人，只能躲在斗室中，欣賞電視機一樣大的畫面，且看的時候，不免擔心忽然有警務人員前來冚檔；或在看客中忽然有人表明是警探身份，到這兒來是冒充看客，實際要拉人。

但歐美許多地方，性電影不在小房間放映，而是和世界名片一樣，在電影院公開放映，七彩、有聲、寬銀幕。老萬旅遊美加，也在戲院裏參觀過這種電影，兩個小時，由頭至尾都是妖精打架，有時是黑白肉搏，有時是混合雙打，有時是三英戰呂布，或是三娘教子，更熱鬧的是集體狂歡。

不過，男女間的事，萬變不離其宗，不管變化出多少花樣，其實還不過是那兩件東西。因此，坐在戲院裏看兩小時，看到一半，已感到有點不耐煩，再看下去，不但乏味，而且嘔心。也許因爲這原故，老萬發覺戲院裏參觀的人並不擠擁，他們在這兒看性電影不必像香港人那麼偷偷摸摸，隨時看得到，但看得多不免看膩了，提不起興趣，因此再沒什麼吸引力。

鹹濕電影好似白麵、嗎啡一樣，份量要不斷增加。過去，香港偶然有一部艷舞電影，雖給檢查員剪得七零八落，觀眾仍然大排長龍。後來進一步的夜生活片吃香，漸漸，新潮電影陸續推出，由偶然裸體而至演床上戲，到了今天，床上戲也沒什麼吸引力了。如果拿當日的艷舞片出來放映，保證沒有觀眾。

性電影也是這樣，美國人對這些片子看厭了。據遊過北歐的朋友說，當地情形和美國差不多，或者比美國更開放，拍小電影的人出盡三十六道板斧，究竟玩不出新花樣，因而，他們到香港，和以前的有顯著不同。看過的朋友告訴老萬：一種是人和動物交媾，對手是狗、豬、牛等等；另一種是卡通，他看的一部是「雪姑七友」，畫得和狄斯尼一模一樣，但這「七友」卻是不斷和雪姑造愛，通過卡通的誇張手法，據說比「眞人表演」尤爲有趣。看來，小電影已面臨末路了。

由拆樓到打樁

昨天看星報，刊有一幅美國密茲根州卡利瑪桑市的「爆炸拆屋」圖片，不由引起感想。漢斯爾曼大厦所用的拆卸方法，據說是「最新」的，其實老萬在紀錄片中已看過。另一種方法則用一隻巨大的吊錘，把房子敲碎，拆卸工作進行十分快捷。

老萬所以引起「感想」，是因爲從去年七月下旬開始，直到現在，一直受到拆屋與打樁所困擾。在刺耳的噪音下，簡直是無法下筆。支持五個多月沒給震到精神分裂，算老萬集中力還夠強，否則寫出來的東西，恐怕連自己也不曉得說的什麼。

老萬住處對面，一排十多間舊樓拆卸，改建商場、大酒店。拆卸時開動電鑿，數十具一齊響起來，有如天崩地裂，每天由早上八點到晚上六點，不停的響，響足四個月，一百多天。老萬忍受不住時只好跑到外邊，找淸靜的地方，讓聽覺有機會恢復。幾十間的房子終於夷爲平地，接着便開始打樁。誰知打樁比拆屋更難受，沉重的撞擊聲，像一下一下的打在心臟上，不讓你有片刻的寧靜。老萬給撞擊了兩個月，看看地盤，已打樁的面積，還未到五分之一，大堆鋼樁放在地盤上，起碼有一千幾百條，這些鋼樁一一打下去時，住在這附近的人，大有機會變成聾子，如不出門，一直聽着它「轟！轟！轟！」地敲擊着的話。

在外國，防止噪音汚染，和空氣、海水汚染一樣受到注意，因此在外國拆樓，不會使用香港的方法，爆炸拆樓可能最簡捷，只消一聲巨響，整幢大厦便粉碎下墜，把瓦礫運走，便可進行建樓工程。如果老萬對面的房子也使這個方法拆卸，就不必受電鑿威脅。老萬在溫哥華見到許多廣濶的地盤正興建大厦，但不見他們打樁，只看到這些地盤都挖得很深，深到有四五層樓那麼高，據說有些大厦是這樣像種樹般種下去的，沒有發出噪音。老萬十分希望他們也採取加拿大的方法，住在地盤附近的人過得安寧多了。

更要命的是每天打樁的時間甚長，由天亮開始，一直到晚上八時不停，偶然一兩天沒關係，整整幾個月如此，實在吃不消。據專家說，長期聽着這些噪音，不弄壞聽覺才怪！

劉人傑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一、獻辭

雲間月，缺又圓；
綠水青山都會變，滄海化桑田。
世間人，逢戰亂；
昔日兒童今白髯，忽然五十年。
浮生夢，似青烟；
自古人情多冷暖，白骨亦堪憐。
愛中原，恨中原；
王師何日得凱旋？蟻民盡辛酸！
思往事，訴心弦。……

二、序

近來很少做夢，昨夜看報後，卻在夢中掙扎，嗚咽，被妻推醒，問：「你又哭什麼？」

哭是弱者的行爲，但爲了人類、爲了國家，也爲了後代和自己，實在有時令人悲不自禁。

朋友，你能夠不悲哀麼？當自己飽食安寢之餘，卻有人從我們親愛的國土中跳入碧海，冒着嚴寒和毒鯊，逃亡異域！

我們親愛的同胞，我們英勇的中華兒女，爲什麼要逃離親愛的故鄉，寧願死於共軍刺刀下？寧願死於狼狗和鯊魚之口？寧願浮屍冷海中？

爲什麼同胞們寧願寄生於大英帝國的殖民地，而不戀慕自己親愛的故鄉，而不戀慕親愛的中華國土？

近來本港的一些「大學生」和「大學教授」，頗有「回歸熱」，可惜他們的「理論」未能與「實踐」相結合；而他們的「毛主席」和「共產主義」卻要求人民要「理論和實踐」結

親愛的家鄉！那些患了「回歸熱」卻又不願「回歸」的人有福了。他們一方面享受着「資本主義」的物質和精神幸福，另一方面又自以爲「愛國」和「進步」！

他們掛着「共產主義」的金牌，卻在享受着殖民政府給予他們特殊的待遇，儼然是「人上人」。殊不知「共產主義」要求他們的是「脫胎換骨」，是「改造」，是「鬭爭」，是「死亡」！

在香港，誰人的「修養」能和劉少奇相媲？「模範的共產黨員」尙且跌入共產主義的深淵！

在香港，誰人的鬬爭能力能和林彪相似？「毛主席最好的學生」，竟然「粉身碎骨」於「毛澤東思想」！

在香港，誰比在大陸出生的少年「純潔」？爲什麼在「毛澤東時代」成長的少年們，紛紛向海外逃亡？

筆者曾經是一個熱血的少年人。遠在一九三七年，即抗日戰爭爆發前即受左派文人的影響，自命「前進」。那時候，筆者在廣州嶺南分校的校刊，大寫「革命文章」。那時候，國文老師馬龍圖曾經忠告我這糊塗蟲說：「你不可走錯路！」當時自以爲「前進」的我，只是一笑置之，反以爲馬老師是「落後人物」。

在一九三八年，當筆者由澳門前往廣州白雲山接受軍訓時，曾在廣州購了不少中共出版的小冊子，帶上鷄頸坑的軍訓營中。

抗戰時，筆者在澳門水坑尾的古屋中，曾去函「第八路軍駐武漢辦事

失敗而歡欣，我們爲共軍的勝利而鼓舞，我們認爲中國的前途是光明的。

當共軍侵入華南的心臟廣州時，我立即奔跑回國，我歡呼，我高興。

後來表弟陳輝岳也離開澳門華僑報，歡欣鼓舞地跑回大陸去。

我們都擁護中共，可是我們都失望了，不，不，我們都絕望了。

共區八年，使我猛醒！

我反對共產黨，絕不是爲了個人的寃獄。當然，兩年的寃獄曾促使我覺醒。

我反對共產黨，因爲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最兇狠的敵人。

我反對共產黨，因爲共產黨是世界人民的公敵！

我反對共產黨，因爲共產黨「理論」是騙人的，共產黨要奴役全世界！我是幸運的，因爲我終於離開了地獄。啊，我們親愛的國土竟然變成了人間地獄！

輝岳表弟曾經逃亡，可是被共黨抓回去了。

我不想多說了，讓我忠實地，把自己在共區八年的經歷寫下來，給那些走馬看花的「回歸者」參考一下罷。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一日

削藩

朱明

最近，中共政權對各地的共軍頭頭進行了「文革」以來最大一次的人事調動，中共「十大軍區」的頭頭，有八個已經互相搬動了位置。

這是中共「新華社」在報導大陸各地的新年集會中透露了這次大規模的人事調動，調動的主要目的，顯然是圖打擊中共所稱的「地方主義」，強調其所謂的「中央集權」。

「新華社」報導，在共區的「十大軍區」裏除了「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原「司令員」梁興被整肅後不久接任），「第一政委」劉興元（林彪事件後自廣州調任）與「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政委」周興未調動外，其他八個「大軍區」調動後的安排如下：

一、「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原爲「安徽省軍區司令員」，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共黨「十大」選出的共黨「副主席」），「政委」曾紹山（原任）。

二、「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原爲「瀋陽軍區司令員」），「第一政委」紀登奎（新任），「第二政委」吳德（原爲「第一政委」），「政委」陳先瑞（原任）。三、「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原「南京軍區司令員」），「第一政委」韋國清（原「廣西軍區第一政委」），「政委」孔石泉，任思忠（原任）。四、「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原「廣州軍區司令員」），「政委」杜平（原任）。五、「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原「濟南軍區司令員」），「第一政委」王六生（原任）。六、「濟南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原「武漢軍區司令員」白如冰（新任，「文革」時曾被整肅，經起用後爲中共「山東省革委會副主任」

尊稱國治」，隨便打倒「劉三鄧」，隨便殺害「林副統帥」，隨便迫害枕邊人「賀子珍」，隨便提拔枕邊人「江青」，隨便把蕩婦作爲「人民的典範」！……

唉唉，我們親愛的中國啊，我們

門報僑報的一報評」中，替共黨張目，雖然當時該報基本上是擁護中華民國的。

在大陸淪共前，筆者和表弟陳輝岳常在澳門松山談話，我們爲中國的前途歡笑，我們爲中華民國政府的

提到。

此間中共問題研究人士分析說：這次共軍人事大調動，是毛澤東所預定的一項「削藩」行動，目的在打散共軍頭頭在地方所建立的人事系統，消除地方勢力的成長，以及打擊共軍在「文革」時所造成的特殊地位。從跡象顯示，毛澤東想藉人事的調動，逐漸奪去共軍頭頭在地方黨政機構中的權力，而將他們的職權，限制於軍事範圍之內。

財散人安樂

——再談馮友蘭的「自我批判」

丁冬

每一次讀左派的反案文字，總不免有這樣想法：寫這類文章最難，也至爲容易。所謂最難，是先已假定作者猶有肯爲讀者負責任的寫作良心，在一空依傍，羌無故實，數千年歷史都不賣他帳的情況下，仍然一力張羅，以求自圓其說。俗語云：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眞能作一無米炊巧婦，到底是難事。抱着這般寬容的態度讀他的文章，有時反而有些得益，好比旁觀一場有人故佈各種假局，疑竇，以進行不可告人的陰謀的偵探方式一樣，可以增長閱歷。所謂容易者，係指那些作者執筆如操屠刀，凶狠決裂，明目張膽，視一般讀者爲可以隨意宰割的羔羊，可以任情欺騙的瘟生。讀這種「囈語」式的文章，很難按捺得住不發一點怒氣。

「批孔」是最典型的反案文字。根據以上說法，你認爲它是最難寫，固然可以，但亦有部分是最易不過的，此間左報轉載的馮友蘭「批孔」文，卽爲一例。筆者於前周於本欄發表「馮友蘭的夢囈」後，在假期間再四細味馮某前後兩篇文字，除了仍然覺得我所謂「他已經擠出了最後的一點點」的結論爲正確之外，還進一步認爲他一生的學術生命也從此宣告完結。

關於第一點，由於顧慮篇幅故，未有徵引過原文資料，現稍作補充如下。馮文先提一下漢初的陸賈及稍後期的賈誼的故事。陸賈對輕視儒生的漢高說：「君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賈誼「過秦論」最後兩句論秦失天下之故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馮友蘭擺好了圈套後，自己跟着便投進去：「我在解放初期，曾經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哲學家的任務』。在這篇文章中說：改造世界是革命家的任務，現在革命勝利了，解釋世界的任務就落在哲學家的身上了。……當時我的思想是，無產階級也不能老是革命，革命成功以後，總還要維持現狀，穩定秩序，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哲學，革命成功後它就過時了，還得用像我在解放前所講的儒家哲學。我當時的思想同陸賈，賈誼差不多。這種思想就是用剝削階級的世界觀來歪曲無產階級革命」。

這是馮友蘭自承的第一次在政治壓力下的讓步。他早期的一派天眞，可以表示對共產主義的本質的無知，但亦未嘗不可以反映他雖然講了半生儒家哲學，仍然未能把握到儒學的義蘊，否則當不會希冀要在共產世界下還以解釋世界的責任自負。牟宗三先生最近就此事答某報記者訪問時，說：「此等人不到黃河心不死」。信然，信然！

馮友蘭又說：「在一九五八年我以講『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爲名，提出所謂『抽象繼承法』以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法相對抗。……這就是，對於孔子所說的『德』和『禮』作字面上的解釋，取其抽象的意義。凡是尊孔的人基本上都是用這個方法。……一九五七年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以及一九六三年的紀念孔子的濟南會議，都是當時修正主義路線的復古潮流的一種表現。在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中，我宣揚『抽象繼承法』以反抗階級分析法。在濟南會議中，我散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中關於孔子的論點，說孔子是當時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代表，他講的『仁』有『普遍性的形式』，在當時有進步的意義」。

以上是馮友蘭自言的第二期的讓步。他早期的「中國哲學史」寫得無論怎樣草率，差謬（據悉當年熊十力先生已直斥其非）都沒有什麼「抽象繼承」，「普遍形式」等的一套文字魔術。眞正尊孔的人更絕不會這樣講解孔子的德、禮、仁等觀念。不過，就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仍然「形式地」肯定仁、禮等觀念去看，足見他在這方面還有所執持，這就是他最後所有的一點點了。

「十大」以後所吹起的一股暴風，迫使他連僅有的思想據點也放棄，換過來的是連篇夢囈。他的「自我批判」文最後幾句是這樣寫：「我對孔子的認識所以能有一點提高，這是受過文化大革命教育的結果。……我年近八十，在過去搞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現在還能看見這個偉大的革命，這是很大的幸福。……我決心照着毛主席的指示，認眞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造世界觀，修改『中國哲學史新編』已出版的部分，完成尚未寫出的部分爲祖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盡一點力量」。

這短短幾句話無異告訴我們：他現在已經一無所有了；同時也等於是有關他學術生命的死刑判詞。他這次的「自批」可能是最後的一遭。你要說他心情沉重，固然可以，說心情輕鬆，亦無不可。此時此地有一句自嘲語：「財散人安樂」。人在刼匪威脅下獻出身邊的全部錢財後，不妨引爲快樂，因爲同樣的遭遇不會有第二次。（轉載香港時報）

自由、民主、與社會主義

——讀海耶克「到奴役之路」

陳逸南

生活在自由社會的我們，也許會感覺到我們的社會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譬如資方給勞方的不公平待遇或某些壓力，使到受僱階級感到不滿，甚而變得憎恨社會、不滿社會。於是共產黨看準了這一弱點，把這一羣不滿現實的勞苦大眾，團結、組織起來，作爲「革命」的武器，以達到其奪取政權，推翻政府，的目的。

在自由社會中，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事實，固然是今日社會的一種病態，值得加以檢討。然而，如果拿自由社會這一弊端，與共產社會相比，則我們會發現：生活在共產社會中的人羣，他們根本失去作人的權利，沒有自由、沒有理想，像機器般投進一個生產機構中；像蜜蜂、螞蟻、牛羣、馬羣般，在硬性的規律下死板地動着，是以，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存的意義好像固定在一個模式裏。一切生活，都得在劃定的範圍內進行，人們根本沒自由沒歡樂。他們的命運彷彿已經被規劃定了，必須在這一個由幾個獨裁者、極權者設計出來的奴役場終其一生。爲了一些虛渺的偉大名詞，什麼「國家」、「社會」、「人民」，而犧牲了個人快樂與自由。人間悲慘，還有比這更悲慘麼？我們就只看這一點，對於民主社會和共產社會的是非好壞的評價，便可不言而喻了。明白這一點，我們就應該深深的覺悟，民主社會雖然有很多漏洞和弊端，但卻給了我們很多自由和生存的權利，我們如果拿在民主社會中的窮人、被僱傭的人、受薪階級在生活上所受到的煎迫，與生活在共產社會中的農奴、工奴、政奴相比，那麼，生活在民主社會中的我們，比之生活在共產社會中的他們，眞有天壤之別。我們實在應該感到慶幸。殷海光先生說：「人不能完全藉消耗物質來延續生命。人的生活還須有理想的遠景。有道德和知識作基礎的理想。」假如沒有自由，什麼也說不上。

這是一個是非不明，眞假混淆的世界，如果我們沒有清晰的頭腦、冷靜的思考，和細密的觀察，對於我們所在的世界，將仍是一場糊塗的，我們如果不能認清我們所處的世界，從而決定我們自己的信仰，我們的結局將會是很悲慘的。到頭來如果不是給一些野心家所利用，給一些錯誤思想所誤導，便是身不由主的給趕進集體奴役場。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一書，給我們勾劃出共產社會主義的眞正面目，很深刻的透視出共產社會的眞正內涵，給我們指出了一條生活大道，成爲我們今日對抗共產主義、反對極權暴政的有力論據。殷海光先生說：「人間的錯誤和痛苦之所以流行，常因人眾不夠了解。」那麼，就讓我們透過這本書，深入的、思考的，在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兩大壁壘中，尋出一條適於我們人類生存道路吧！下面是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一書中的若干要點，以助讀者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認識，從而加強對自由主義的信念，以達到建立民主，實現自由的主旨。

㈠自由與民主的要義：時至今日，人民要求民主與自由，已經成爲一股強烈的莫之能禦的趨勢，這種情形，以文化水準愈高、教育水準愈普及的地區尤烈。只有在共產社會裏給奴役着、統制着的人民，不敢作出這種呼聲外，這一種要求，可以說是全世界一致的。什麼是民主呢？所謂民主，簡單說來就是由人民自己作主。什麼是自由呢？所謂自由，簡單的說是個體自主、自發、自律的思想、言論、與行動。海耶克說：「自由是民主底眞實內容；民主是自由底較佳形式。沒有民主則自由失去保障與發展底憑藉，沒有自由則民主將成獨裁與極權暴政底工具。」我們用海耶克這一番話來印證蘇共與中共在政治上所表現的手段，更加明顯的省察到自由與民主的可貴。對於極權的統治方式自然不能接受。海耶克又說：「當自由民主之要求正大光明，而且成爲沛然莫之能禦之時勢，現代極權統治者爲表面順應此勢以保持其權力，無寧選擇形式的民主，而打擊內容的自由。於是，蘇俄發明了『人民民主』這類底玩意以欺眾。但是，假戲總是容易敗露的。當着『人民民主』這種假戲被大家看穿而且要求貨眞價實的自由時，俄式發明家將會對『自由』這一個名詞讓步，而別籌方法來挖空自由之實際，或利用大家對於自由並眞正的了解而藉巧立名目導向自由之反面。也許，蘇俄型類底發明家會說，只有『階級自由』、『共產黨底自由』或『蘇俄國家之自由』，再沒有別的自由。這樣一來，就把眞正的自由一筆勾消了。」我們再看今日的中國大陸，其所說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與蘇聯的如出一轍，均是爲了鞏固政權以達到其統制百姓的目的。它們爲了抵抗民主自由正義之聲，不惜巧立名目，創造虛假的民主以僞亂眞，以圖達到其奴役百姓的目的。其對人眾的宰割、統制、鎭壓與軍國民底思想並無二致。（關於這一點，我想凡是看過「齊瓦哥醫生」這齣電影或者原著的人，都不

難會有深刻的體會吧！）

嚴格的說，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也是很接近的，雖然，「個人主義」一詞常引起許多人不良的印象，把它與「自我主義」、「自私」、「自利」連在一起，其實，它們彼此間，並無必然的關聯。個人主義的基本特色，是尊重個人，把人當做人，個人主義並且相信，人必須發展自己底才能和個性。事實上，人類必須要把「才智自由發展的枷鎖」移除了，人類才可迅速努力，從事發明和製造，以滿足大量的需求。以上這些，與自由主義底基本原理是非常吻合的。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是：「盡量運用社會自發的力量，盡可能地少用壓制力量。」我們用這條原則去衡量今日世界任何一個政府，幾乎可以分辨出那一個政權是「民主」的，或那一個政權是獨裁的。自由主義所要建立的制度，是盡可能讓大家便於競爭的制度，而自由主義的任務是幫助社會發展。這些都是我們了解自由主義所要淸楚知道的。也是與社會主義根本不同的地方。

㈡社會主義的眞正內容：社會主義是什麼？它可說是一種偉大的烏托邦思想，是一種集體主義，把人民引領到奴役之路的奴隸制度。海耶克在「偉大的烏托邦」一章中對於社會主義有如下的一段評述，他說：「社會主義，在其初期，彰明較著地就是權威主義性質的東西。奠定現代社會主義之基礎的法國著作家們，都堅信他們底種種主張，唯有靠強大的獨裁政治才能付諸實行。他們並主張用強迫的精神力量加諸社會各階層以達到這一目標。於是，造成思想統制的專橫局面。他們甚至認爲，思想自由就是十九世紀社會罪惡之根源。聖西門是近代計劃主義者之第一人。他甚至警告說，凡不服從他所創立的設計局的人，將『予以畜牲的待遇』。」海耶克這一段敍述，對於社會主義者的專橫，獨裁和強制的手法，以及扼殺人性自由的醜惡面目，可說描述得淋漓盡緻。而這類作風之最完備標本，是共產組織。我們看今日的中共，其對那些不服從其設計者，不是一律予以畜牲的待遇麼？卽使是對服從者而言，也是一樣的，極其量只是予以較優的畜牲對待而已。可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尊嚴是根本不存在的，共產制度亦然。

社會主義者除了用了虛假的民主，以掩飾其扼殺人民自由的罪惡外，並高喊平等主張，什麼各盡所能各取所値，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其實，只是一些騙人的美麗謊言而已。就「平等」二字的語意言，其與民主制度所主張並無二致，然就實際的內容言，卻有很大的差別；民主是在自由裏尋平等，而社會主義則是在桎梏與奴役中追尋平等。正如羅素所說：「奴隸與奴隸之間是平等的。」這樣的平等，有何人生意義與價値呢？可見在共產國際中，他們的所謂平等，只是一個空虛的概念而已。因此，我們如果想要淸楚知道，什麼是「眞平等」，那麼，我們必須要問，這些「平等」是怎樣得來的，是被動的「配給」呢？還是主動地「爭取」的？而平等的實際內容是什麼？是奴隸與奴隸之間的平等呢？還是主人與主人之間的平等？透過這一連串的思考，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所說的「平等」底意義，自然不難了解吧！

凡是經歷過共產制度統治過的人，或者對這種制度有較深入認識的人，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共產組織，莫不存疑懼之心，對於自由莫不充滿渴慕之情。雖然，社會主義很懂得把大眾底注意力引向理想的未來，而忍受目前的蹂躪，其實，這種「理想主義」，拆穿了只不過是高級的愚民政策，穿上聖衣的惡魔而已，對一些有識之士來說，是不容易被騙的。

除了以上所說之外，社會主義的另一大特色，便是「管制計劃」。爲此，我們也可以說社會主義是「計劃主義」。本來「計劃」並沒有什麼不好，問題是誰在計劃，本着什麼目標去計劃。是個人或由個人自願結合社團自動訂定計劃呢？抑或是壓制機構藉政治強力而施諸人的計劃呢？那根本是兩回事。壓制機構如從事計劃，其主要着眼點是以統治便利爲前題，而最後之歸趨，不外求政權之鞏固，這類人多行一分計劃，大家就多一分麻煩。這類計劃越是效率增加。大家所受的平均壓力越是增加。蘇聯的「計劃教育」，以灌輸他們底「主義」爲目標，中共的「計劃教育」，以灌輸馬列毛思爲目標，其動機都是一樣的。像這樣的盲目瞎捧其頭目，糊亂的宣傳其狹隘的思想，毒害了這一代還不罷休，還要毒害下一代。這類的所謂計劃，拆穿了，不過計劃其名，統治手段其實。儘管共黨與納粹宣傳自由社會不講計劃，是亂糟糟的一團。而事實上，在自由社會裏，學校校長，工廠廠長，市政委員……無日不在那裏計劃。這樣的計劃愈是實行，社會愈是生機洋溢，福利增加。而在極權統治下的地區如蘇聯、中共，愈是實行計劃，個人與社會愈遭殃，社會底生機愈爲之斲喪。久而久之，整個社會變爲一部冷冰冰的機器。社會主義是要廢除私有企業，廢除私有生產工具爲其達到產業國有化的目標的。爲此，社會主義必須創制一些「計劃經濟」制度，作爲改革社會的基本方法。問題就在這裏，幾個人或一小撮人的計劃經濟能否乎合大眾利益？而收入之分配，在固定的一種方法管制下，是否能做到公平合理？而這些分配方法是不是必須的呢？我想，要解決這些問題，除了自由競爭外，很難尋求出更佳的辦法。殷海光先生說：「建立在現代獨裁或極權政治之上的經濟生產或掠奪之果實，總是經過種種情形或藉種種名義歸統治階層中最親附的分子享受。千萬生產人眾則不能分享一滴。」我們據殷海光先生這一番話，再觀看中共統治階層與老百姓在經濟上所分享的成果，對於「計劃經濟」的好壞，對於這些經濟管制，不難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卽使是至愚的人，也能分出其中的是非吧！事實上，這些經濟管制一但實施起來，所有的人眾都會被統制在此一機構之下，成了握有制壓權的人底生產工具。在一定形式的管制下，個人成了機構的一個工具，不能自由發揮其知識和創造能力。而這也正是今日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所爭論的焦點。是嚮往民主自由的我們必須認識淸楚的。

前面對「到奴役之路」一書有關民主、自由與社會主義所作的撮要，目的在加強自由人士對共產社會的認識，使我們反共的意志更堅強更有力。殷海光先生說：「吾人對抗共產制度之最實質的理由，不是那些花花綠綠的玩意，而是反對俄國與共黨那一套把人變成低級動物的思想和辦法。」殷海光先生此言，對社會主義制度來說，眞可說是一針見血之論。

我看美加【19】

萬人傑

美國乞丐

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國家之一，有人告訴我美國沒有乞丐，未到美國前我相信，在拉斯維加斯獃了兩天，卻親眼見到美國乞丐。可以說，美國乞丐很少，但不能說美國沒有乞丐，除了拉斯維加斯外，別的地方也有「變相乞丐」。

在拉斯維加斯市區街道上，偶然會見到一個戴黑眼鏡的人，坐在路旁椅子上，大腿放了一頂帽子，這帽子是方便同情他的人施捨。

爲什麼在別的城市很少見這類乞丐，而成爲拉斯維加斯的特別產品？照老萬的想法，也許因爲拉斯維加斯充滿賭徒，雖然走進賭場，洗身的人佔了大部分，但也有些人贏錢的，贏了錢的人會慷慨點，因此在拉斯維加斯行乞，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本來，美國的社會福利辦得最好，失業有救濟金、退休後有養老金、貧苦及兒女眾多的家庭有津貼，誰也不該淪爲沿途托砵的乞丐。老萬認爲這些乞丐有兩個原因造成，美國不少人生活不正常，譬如吸毒、酗酒，相當普遍，這些道友和醉貓，很容易墮落，一旦上了癮，決不是邵一份菲薄的救濟量、養老

進帳，即使有職業，也會入不敷支。至於會不會在拉斯維加斯賭敗而淪爲乞丐？老萬認爲可能性不大。

不過，拉斯維加斯的乞丐只偶然才見一個，不像別的地方，一大堆乞丐追住你強乞，你給，給不了那麼多；不給更麻煩，他們死跟，使你無法脫身。拉斯維加斯的乞丐並不那麼討厭，給與不給，悉聽尊便。你給，換來他一聲「謝謝」；不給，他也不會怪你吝嗇。

但在紐約、芝加哥這些地方，除非你不遇到美國乞丐，否則麻煩比「吊靴鬼」更可怕。他走到你身邊，和你打個招呼說：「先生，請我喝杯酒！」那時，你口袋裏的一塊錢就很難不長翅膀，否則極可能因小失大，對方由「乞丐」而變成「箍頸黨」。

這些要你請飲酒的美國佬都是黑人，美國的黑人很多不務正業，以拿救濟金和這樣子向人打秋風爲生，打刼、劏死牛也多是這類人幹的，不給他錢，他可能盡掠你囊中所有。

老萬兩仔爺在波士頓也遇過一個美國乞兒，胖胖的中年人，有氣有力，如果他做工，起碼可賺兩元二毫半一小時。但他走到我們身邊，要我們給他幾個二毫半的硬幣，

錢，還拿出幾枚硬幣猛數。老萬給了他兩枚，破財五毫。兒子笑說：「他今天幸運，如果碰上我，我不會給他，還是老子好心眼兒。」老萬爲之吹脹。

五光十色七彩繽紛

拉斯維加斯是個銷金窩，在這裏，酒色財氣，什麼享受都有，只要你肯花錢及花得起錢。怪不得每家酒店，每處夜總會，尤其賭場，都濟滿人。六、七、八月是美國人渡假的季節，從全國各地到賭城來渡假的人比從外國來的遊客多，酒店住得滿滿的，不預先訂房，瞓街也說不定。雖然賭城以賭著名，但即使你不是賭徒，也會覺得拉斯維加斯有值得留戀的地方。

賭城最特色的是電光招牌，入夜後市區和新發展地區，照耀如同白晝，五光十色的招牌，不但七彩繽紛，而且變化無窮。它不是死板板的，藉着燈光的一明一滅，變化出許多不同的圖案；有些招牌裏的人物、動物還是有「動作」的。

這兒的招牌，巨大驚人，豎起招牌的兩根柱子，兩三個人手拉手也繞不過，有十層樓那麼高，建造一個這樣的招牌，比建一幢房子還貴；有幾個大招牌還可以不斷轉動

這些招牌不但是招徠的工具，還是藝術的創作。數以千計的招牌，絕少雷同，每一招牌的設計，是電子技術與美術的結合，不但燈光圖案表現得美，還得設計燈光明滅、走動等等的變化，相信是用電腦控制的。老萬細心觀察，「星塵」的招牌，同一圖案，由於燈光變幻，有七種不同面目，這不是簡單的事。

香港是世界上招牌最多的地方，美國遊客曾經批評過，認爲本港商店的電光管招牌，往往橫跨窄窄的馬路，不但危險，而且大而無當，多而無當。香港法例不許招牌閃動，所以儘管多，儘管大，都死板板的，很難得作爲藝術品去欣賞。但拉斯維加斯千變萬化的招牌，多采多姿，確可說是一種綜合藝術。

爲了招牌多，耗電也多，老萬不敢想像萬一發電機損壞，整個賭城停電，將會是怎樣亂籠。不過，這是杞人憂天罷了，聽說拉斯維加斯有好幾個發電系統，一個壞了，還有其他，不會變成黑暗世界。

另一特色是一些規模較大的賭場裏面，提供不少免費娛樂節目。有一家賭場可以在大堂上面表演三上吊，音樂隊吊在半空，除了三上吊，還有各種精彩的高空表演，有樂隊演奏，這一切都不收費，有些攤位還派發優待券，可以喝免費飲品。

當然，這是拉客的手法，只要你肯走進賭場，即使只搖搖老虎機，他也有進帳，他們絕不會回鄉賣

本來想在拉斯維加斯多歡兩天，再看一場巨型歌舞，可是晚上在酒店跟紐約的女兒通長途電話，才曉得兒子又進了醫院。老萬動身前，他曾在醫院動手術，住了十九天才出院。聽說他再進醫院，把老萬嚇了一跳，細詢之下，據說他動過手術後，氣管有點不舒服，需要接受電療，很快就可以出院。

雖然這麼說，通過電話後，老萬心情不安，遊興大減，很想馬上飛到兒子那裏，看看情形。雖然他接受了很好的醫療，但有親人在身邊，在他心理上是一個很大的安慰，對他的康復也有幫助。

老萬一夜未眠，決定改變行程，原本打算從拉斯維加斯到芝加哥，在芝加哥玩兩三天才到拉利看兒子，現在已沒有興趣在芝加哥停留，打算馬上轉機。噴射式的飛機本來很快，而且老萬安排的班機，到達芝加哥馬上接上，不必浪費時間在機場等候，行李也直接過機，自己不用操心，可是心情仍是渡秒如年。拉利是北加羅連納州首府，只是一個小城，不是紐約、三藩市、芝加哥、波士頓那樣的大都會。兒子在州立大學念了五年書，如果不是兩次病進醫院，這個暑假應該念完碩士；為了動手術和調節，拖延了幾個月，到年底，才能完成碩士課程，拿到學位。

黃昏日落時飛機在拉利機場徐徐降下。和其他大城市比較，拉利的機場是小型，許多國內線飛機都沒在拉利降落。

光燈的照相機向老萬拍照，老萬不是新聞人物，夠不上資格給新聞記者拍照。抬頭一看，那穿了棗紅色絨線衫，高高瘦瘦的少年，正是老萬一別多時的兒子。他還是那麼瀟洒，精神也好，只是面色蒼白一點。他能到機場接機，老萬為之大慰。激起父子之情，差些滴下老淚。他說昨天才出院，我以為他還是臥床不能起來，料不到他這麼生猛，還要替老萬拿皮箱。

他的聲音有點沙啞，據說是驗胃液時闖損了聲帶，同時接受電療也有影響，變了一副性感聲。不過無論如何他能跑到機場，我覺得已經是值得高興的事。把我們的行李放在他那部快意小跑車後面，一逕把我們載回他的「家」。他喜歡清靜，不願住學校宿舍，在附近租了一個獨立的房間，有廚房，有浴室，只是傢具有如雜架攤，有些是廉價買來，有些是房東送的，有些從人家不要的東西中檢來。

充份表現了人性

生活在拉利這樣的小城中是夠靜的，青翠的樹木，非常茂密，到處一片綠油油的。不過，太靜了，一個負笈異地的學子，沒什麼朋友，終日除鑽研學問外，幾乎沒有別的事情可做，要看電影得到市區，雖然不太遠，也相當費時。

在大城市居住，沒車子還勉強可以，公共汽車、地底火車，奢侈點可坐的士；但在小城裏等半小時也未必有一部公共車開來，的士也要電召，在街上極難找到。因此，

跑路實在吃不消。這地方和大城市情形不同，隔很遠才有幾間店舖，要買點東西或拿衣服到自助洗衣店洗滌，要跑很遠，去一兩處地方得花上半天工夫，時間上很不經濟。

孩子在這地方念了幾年書，一直靠一雙腿，到前年回港渡假，才提出買車的要求。老萬來到這地，才知道過去幾年他一定寸步難行。何況他患病住了一個時期醫院後，經常要到醫院檢查，從他住處到另一小城德鎮，開車要兩三小時，在醫院還得輪候，實在是椿苦事。幸而一位念博士的同學，和他感情很好，每每丟下埋頭寫作中的博士論文，開車送他去，還等着接他回來。可是他拿到博士學位後已去了加拿大，孩子一切得靠自己，這部小車子非買不可。

在美國的小城裏，人情味十分濃厚。走了一位鄭博士，他又交了一位熱情朋友，這位是退役的美國海軍，在越南打了兩三年仗，退役回美後，進入大學，繼續完成學業，好找工作。

三十歲左右的比利，中等身裁，做事沉着，未服役前已結了婚，有了一子一女，女兒七歲，叫奄美；孩子四歲，叫小比利，還有賢慧而不漂亮的太太。老萬提到這一家人，因為他們是我在美國接觸到最質樸和最重情感的美國人。

這次孩子突感不適，比利送了他進醫院，還經常到醫院看他。他出院時，比利開車接他，照顧他回到只孤單一人的住處。要不是有比利這樣的朋友，說不定孩子倒在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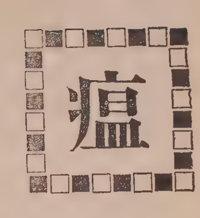
美國大城市的人和香港人一樣，同住一個柏文，也許幾年仍互不相識，互不打招呼；但在拉利這小城，卻有鄭博士、比利這種人，盡力幫助朋友。這種人相信只有在鄉村才有，香港人都忙於在錢眼裏打轉，人與人之間只有虛偽的應酬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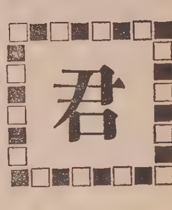
美國人的小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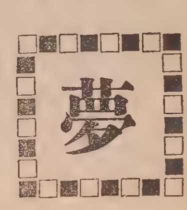
比利是十分保守的美國人，做人作風很多地方更像中國人。孩子要送他一隻手表，叫老萬在香港買了帶去，信上特別聲明「不要新潮的」。美國人並不個個新潮，長髮披肩，衣衫襤褸的大多是正在唸書或不用做工的；在城市中見到穿着整齊的，大多短髮，比香港白領階級更保守。

比利就是這類型的美國人。他到過香港，他的同袍告訴他太太說，他們帶他到灣仔綠窗門區，他無論如何不肯上樓，認為這是無聊的事。他也不喝酒，不賭錢。這是我們拜訪比利時他太太告訴老萬的，她以有這麼一位丈夫為榮，雖然有時他會做出一些不近人情的事情，譬如鄰居太太到他們家裏來，喋喋不休和他太太談這個談那個，他會不客氣的請她離去，免碍他休息。

比利生活不太好，住一幢一廳兩房的房子，租金一百五十元，傢具多是「廢物利用」，廳中沙發是兩個床墊疊起，用一塊美觀的花布包住，便看不見內容；沙發前的小几是一隻木箱，檯巾舖着，上面放隻小花瓶，十分幽雅。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毛澤東的文章規定以下列十八個文件爲幹部（學生在內）考試的範圍：㈠毛澤東二月一日在黨校的報告；㈡毛澤東二月八日在延安幹部會上的報告；㈢康生兩次報告；㈣中央關於增加黨性決定；㈤中央關於調查研究決定；㈥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決定；㈦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決定；㈧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的演說；㈨毛澤東關於改造學習的報告；㈩毛澤東論反對自由主義；⑪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二；⑫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⑬史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十二條；⑭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節；⑮陳雲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⑯四軍九次代表大會論黨內不正確傾向；⑰宣傳指南小冊；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

以上十八種討論文件有一特點，即以毛澤東言論爲中心，而馬列史及國際文件，僅有兩種，殊屬不合；至四月十六日，中共宣傳部又發出一通知，增加四個文件，作爲延安討論整頓三風材料之第十九至二十二件：

史大林論領導者檢查；

列寧史大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

史大林論平均主義；

季米諾夫論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

此通告並規定：延安學習時間，學校自四月二十日起至六月二十日止，機關則延至七月廿二止。

毛澤東這大段妙論一發表，在延安的知識分子個個魂不附體，大家都明白，照這種標準，無論向誰頭上戴帽子，都逃不掉，唯一辦法只有盡量鬬爭別人，掩護自己，整個延安鬧得地覆天翻，許多個性剛強的青年，公開發表反毛言論，都被送去升仙洞活埋了，柔懦的受不了迫害，又不敢公然反抗，都自殺了，這一個風潮下來，中國優秀青年也死了上萬。

最慘的還是屬於國際派的幾個人，本來的一夥都已星散，各奔前程，只剩下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與陳、秦兩人的妻子，總共五人，張聞天又離開了他們，投向毛澤東，因此，秦邦憲與陳紹禹兩個人要應付毛澤東泰山壓頂的力量，自然無法招架。陳紹禹個性狡黠，一見大事不好，先稱病進了醫院。就剩了秦邦憲一個人，跑也跑不掉，裝病也來不及，成爲鬬爭的靶子，把所有罪惡都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尤其是「長征」時期路線錯誤，招致重大損失一事，要秦邦憲一人負責。

秦邦憲不肯認錯，向主持鬬爭大會的康生說道：「關於長征時期軍事失敗的情況，我個人沒有半點責任。」

康生問道：「你是黨的總書記，負責領導全黨，軍事失利，你怎會沒有責任。」

秦邦憲說道：「康生同志，你當時在莫斯科，不了解黨內情況，我雖是總書記，只負責黨務工作，軍事指揮權由軍委主席周恩來同志，國際顧問李特兩人負責。」

康生一見秦邦憲扯到周恩來身上，不由一怔，覺得此一問題牽涉太大，必須要向毛澤東請示，當即宣佈休會，回去向毛澤東報告。

毛澤東一聽秦邦憲咬住了周恩來，當時喜上眉梢，說道：「好極了，去電報把周恩來召回來，要他自動整風。」

康生遲疑道：「此時好不好動周恩來的手，主席知道周恩來是蔣先生的人。」

毛澤東笑道：「沒有關係，陳紹禹、秦邦憲都是史大林的人，我還不是一樣的整。」

康生說道：「主席要不要多考慮考慮，怎能一次開罪蔣先生同史大林同志。」

毛澤東笑道：「康生同志，你是我的心腹，我不能瞞你，這事我已考慮清楚了，史大林同志受困於德國，蔣先生則受困於日本，都沒有力量對付我們。因此，要拔掉他們擺在我黨內的暗探，此時正是時機，一旦局勢好轉，我們再動手就來不及。」

江青聽到毛澤東與康生談話，從房內走出來，笑着說道：「照你的說法，多虧德日幫忙，你怎麼還成天價喊抗日。」

毛澤東笑道：「我的愛人，你的問題自己已經答出來，不必我再說了。」

江靑問道：「我答出什麼？」

毛澤東說道：「你自己說的我怎麼成天喊抗日，妙就妙在一個喊，喊就是只喊不抗，你看蔣先生幾時喊過，抗戰前人人嚷着要抗日，他一言不發，時機一到馬上動手，我們兩人不同之處就在此。」

康生見毛澤東越扯越遠，連忙截住問道：「是不是去電報要周恩來回來呢？」

毛澤東點頭道：「就是去電報叫他回來，但是千萬不要告訴他回來幹什麼，我怕他學張國燾。」

康生回去果然拍了一封電報到重慶，要周恩來回延安商討要事。

周恩來也不知道商量什麼事，拿着電報給鄧穎超看，說道：「小超，延安來電要我回去。」

鄧穎超問道：「誰來電要你回去，是老毛還是黨中央。」

周恩來苦笑道：「這還有什麼分別，老毛也就是黨中央了，他最近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國際派已徹底被他打垮，再也沒有人同他相抗了。」

鄧穎超問道：「既然如此，他還有什麼問題要同你商討呢？」

周恩來說道：「我就是不明白，所以要同你研究，你看老毛會不會召回延安整我。」

鄧穎超冷笑道：「他敢嗎？打狗還看主人的面哩！他要整你怎麼向蔣先生交待。」

周恩來苦笑道：「什麼話一經你口裏說出，總是難聽透頂。」

鄧穎超眉毛一揚：「怎麼？我說的話還是假嗎？」

周恩來說道：「假雖不假，也不完全眞實，蔣先生只是對我器重，顧念我在北伐時追隨左右的一點勞績，並無別的關係，你不要多疑。」

鄧穎超冷笑道：「我也有機會見到蔣先生，我要問他一句話。」

周恩來覺得心口如中了一拳，頓時頭昏眼黑，天旋地轉，問道：「小超，你同蔣先生談什麼？」

鄧穎超說道：「我問他一句，有這麼一個人，一輩子不講一句眞話，對自己老婆都滿口謊言，這種人能不能作爲心腹幹部，可不可以重任。」

周恩來一張白臉，始而紅，繼而紫，最後變得蒼白，說道：「小超，你無論在家怎麼鬧，打我，罵我，在我身上割一塊肉都可以，只是千萬不要鬧到蔣先生面前去，蔣先生是何等身份，怎可同他去講不相干的事。再說你的丈夫正陷於進退兩難之境，你再掀起風浪，不是要我的命嗎？」

鄧穎超問道：「你怎麼陷於進退兩難？」

周恩來說道：「老毛來電要我回延安，十之七八不會有好事，一定會淸算我在江西整他的那筆舊賬，我回去，不知道結果如何，不回去，事情也不能算完，你說怎麼辦！」

鄧穎超說道：「你要聽老娘說，可是好辦的很，明天就公開了自己的身份，乾乾脆脆回去，看老毛還敢怎麼樣你？」

周恩來最怕鄧穎超提這句話，但是又不敢正面反駁，怕鄧穎超動肝火，只得委婉說道：「這個辦法行不通的，你還是說說其他的辦法吧！」

鄧穎超說道：「這條路走不通，只有另一條路，趕快回到延安，跪在老毛面前認錯，老毛揚起巴掌你就把臉迎上去給他掌，老毛抬起腿，你就趕快蹶起屁股等他踢。」

周恩來拱手說道：「小超，你積點口德好不好，這種話叫你丈夫如何受得了。再說老毛爲人你也知道，就算我肯這樣辦，他也未必能饒我。」

鄧穎超閉着眼想了一下，問道：「你到底怕老毛什麼呢？他能把你送去升仙洞嗎？」

周恩來說道：「害我他是眞不敢，但他可以用各種手段折磨我，使我死活不得，到時蔣先生就算知道了也無法援手，因爲這是共產黨的家事。」

鄧穎超聽到此處，一拍胸膛說道：「你放心去吧！老娘自有辦法。」

周恩來忍住笑說道：「小超，我知道你的辦法多，不過，這次你到底有什麼錦囊妙計，可不可以說出來我聽聽。」

鄧穎超說道：「這樣，你去我不去，老毛如果在延安折磨你，我就在此地抖露出來，萬不得已我還可以向參政會求助，直接上書蔣先生，總之，我一定鬧得通天。」

周恩來皺眉道：「這樣以來，事情就鬧得太大了。」

鄧穎超翻眼說道：「死鬼，不把事情鬧大，怎麼能保得住你，你只管大着膽去，老娘留在重慶坐鎭。」

周恩來想想還是覺得不妥當，恐怕自己一走，鄧穎超在重慶鬧出更大風波。但是又沒有辦法制止，當時皺着眉頭，一句話說不出。

鄧穎超問道：「死鬼，你想什麼心事？」

周恩來說道：「沒有什麼心事。」

鄧穎超冷笑道：「你不要在老娘跟前耍花槍，你的鬼心思我還會不知道。」

周恩來氣極了想笑，問道：「小超，你猜我有什麼心事。」

鄧穎超說道：「你最大心事是怕老娘抱琵琶另向別彈。」

周恩來不妨鄧穎超有此一說，剛喝進一口茶，差點笑噴出來，但也嗆的鼻涕眼淚一齊流。

鄧穎超說道：「說中了你的心事了吧！死鬼，你放心吧，雖然好多人打老娘的主意，但老娘不會答應的。」

周恩來聽鄧穎超說有人打她的主意，眞想問明是誰趕去道謝並打氣，但恐怕又問出是非，被鄧穎超知道了眞不得了，只得忍氣吞聲說道：「好了，好了，一切照你的計劃，我明天回延安，不過，你可要多忍耐，除非我有信帶來，你都不要在重慶鬧事。」



活生生燒死
農家產婦母子

鈴木良雄

本文作者鈴木良雄，係日本侵華陸軍一等兵，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山東省萊蕪縣農村，時間是一九四一年九月。日軍在萊蕪縣境內，竟野蠻的將許多平民村落燒毀，那一次有一家產婦母子同被燒死，眞是慘絕人寰！

一九四一年九月，日本獨立步兵第四十三大隊，在山東省萊蕪縣地區與中國抗日軍作戰，將那一帶的山區全部包圍。美麗的茶葉口村，那時冒着做早飯的炊烟，與村落相連接的菜田，農人們正忙着工作呢，樹枝上的小鳥吱喳亂叫。也許是早飯預備好了吧？婦女和小孩子們嚷叫着在田間工作的人回來，這噪雜聲音很大，附近山谷都能聽到。

我們行進在山谷間的部隊，突然傳來「掃蕩村落，放火焚燒」的命令，這命令是大隊長山內靜雄中校發出來的，這時臥在山路及田野間持着槍的日本兵們立即站起，那些日本兵本來昨夜已走了一整夜路，他們聽到這項命令竟忘了疲勞，個個持着槍向村落跑去。

在數分鐘前，還是充滿生機的安靜村落，此時在日本兵們瘋狂的行動下，牆被拆毀，門被鑿壞，頓時間起了雞飛犬吠一片雜亂聲音，許多村民們背負着行李慌慌張張的向山裏逃難，逃難的村民一羣一羣的相連着，那村落已完全陷入混亂狀態。

正在村民逃難時，村落中部一處房屋已燃着火，火舌四吐，赤燄騰空，接着兩處三處附近的房屋皆捲入火海裏，火勢相當猛烈，瞬息間整個村落皆被烈火所包圍，一股一股的黑烟直冲霄漢，劈拍，劈拍之聲不絕，那是火燄燃着了高粱桿和枯樹以及用槍殺人的聲音混雜一起。此外還間雜着婦女，搶救孩子的哀號聲，附近山谷全被震動，這個寧靜的農村，美麗的農村，在日本兵的瘋狂行爲下眼看着變成了人間地獄。

茶葉口村，全部住民有百多戶，一間房子沒有剩，全部燒光，逃跑遲慢的婦女和小孩子，以及老人病人，都隨同他們的房子一塊化成灰燼！還有被日本兵用刺刀扎死的，慘狀無法形容。

房頂被燒落，凡是能燃燒之物皆被燃燒，僅是用泥土和石頭所砌的牆壁還殘存着。地面上是一片火海，人肉被燒的臭味，時時刺人鼻孔，令人欲嘔。全村已再看不到一個人影，變成一片廢墟。大隊長見此情景，表現出好像經過大激戰獲勝的姿態，猙獰的面孔又發出前進命令，日本兵們有許多已走壞了足，一跛一跛的沿着山谷小道，如長蛇一樣的行列繼續向南行進。

我們部隊前進約有半里多路，越過一處小山嶺，距我們行路有五、六百咪的山腰中，有五、六間農戶房子相連着，儼然是一處山區小村落。騎在馬身上的大隊長一眼看見那小村落，他就下令說：「喂！初年兵，誰去將那幾間房子燒掉。」

→老婦人正遭日軍侮辱，欲哭無淚。

我想此時正是向大隊長表現成績的時候，於是我向大隊長報告說：「請派我去吧，」大隊長准許了，另外由飯田班長選出來三名初年兵，同我一塊的向那小村落跑去。

那幾間農戶房屋都是向南的，院中吊着很整齊的玉蜀黍穗，在太陽光照耀下，呈現出黃澄澄顏色，院中有石磨石臼，好像方才還磨着高粱粉的樣子，使人一看就覺得這是樸素的農家。

院中一個老太婆，突然看見我們幾個日本兵侵入，她現出驚惶之色，她向我們哀懇似的說了許多話，可是我們都不懂中國語，不知道那老太婆說的是什麼。房門口還站着一個年約五、六歲的小姑娘，正用米餵着雞呢，她玩的很快樂，看見這樣純樸的農民小家庭，在那時候並未覺得我們所幹的是醜惡事，我們就要動手摧毀這小農家了。

我們全不理老太婆所說的是什麼

話，我們立時取出火柴，將院中的稻草堆燃着，老太婆見此情狀，急忙忙的跑到我們身邊，雙手相合，向我們哀懇不要把她的房子燒了，此時已在院中稻草堆燃着火的我們，那裏還理老太婆的哀懇呢。我們斥罵老太婆：「討厭的老婆子，我們不知道許多，這是部隊長的命令……。」老太婆聽不懂我們的話，依然向我們哀懇着。「你有什麼話向部隊長去說。」我們手裏拿着燃了火的稻草把，向房子上拋，老太婆又阻擋我們，於是我用槍底板向老太婆胸部打去，老太婆「哎喲」一聲仰倒地上，那個小姑娘也哭起來，但那雙黑眼珠帶着憤怒的樣子注視着我們，我們罵了聲「討厭的小餓鬼」，於是將稻草火把，全都拋在房子的四周，烈燄騰空，整座房子立時燃燒起來。火燄中有劈拍，劈拍的聲音。

不知什麼時候，不知從什麼地方，跑來了五十歲上下的兩個老太婆，爬到房頂上，一面高聲的狂叫，一面拚命的搶着救火。這時有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和七、八歲的男孩子四、五名，用小桶盛水，從梯子向房頂爬，幫助老太婆救火，雖然他（她）們拚命的去搶救，可是那怎能來得及，那房頂是用乾草建成，一被火燒，立時火舌冲天，救火的老太婆和男女小孩子們，自然都葬身在火窟裏了。我們幾個日本兵，看見這情形，不但毫無同情憐憫心，反而哈哈的大笑起來，認爲老太婆和小孩子們都是「混蛋」啊。

我們已燒了三間農民房屋，在那小村落一角看見一所新建成工字形式的房子，門口貼着紅色喜字，兩旁還貼着寫有「幸福」兩字的紅色紙，我看見這所新房，我立時如飛的奔去，我想一定在房裏能找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我進房中一看，原來這是一對新婚夫婦的住房，房裏天花板糊着潔白的紙，牆壁上還貼着紙畫，這是村落中最整潔的房屋，我看坑上（就是用磚土砌的床）臥着一個年約二十四、五歲的少婦，蓋着花布棉被。

當我闖進房裏時，看見那少婦立即起了獸慾念頭，那少婦一看見我闖進，她從坑上驚惶的坐起，棉被裏的嬰兒哇哇的大哭起來，我看那少婦蒼白的面孔和那小小的嬰兒，我心裏明白這一定是個生產不久的產婦。

「啊！這是一個產後少婦……。」在此瞬間，我腦裏想起我的姊姊，我姊姊家裏很貧窮，平時總是渡着愁苦生活，惟有在她生產男孩時，她感到是最快樂，我母親對姊姊的照顧也非常周到……。

我腦中映出母親和姊姊的影子來，立即由房中跑出，我心裏對焚燒這間房子問題發生了躊躇，是燒？還是不燒？在我遲疑之間，另外兩個兵是不明白我心中所考慮的問題，他們已將鄰居兩間房子用火點着。我忽然想到：「這，沒有什麼關係，我又不是殺那女人，只是來放火燒她的房子，她若是愛惜生命是可以隨便跑的……。」我想到此處，毫不猶疑的拿起院中柴草，點着火向房子上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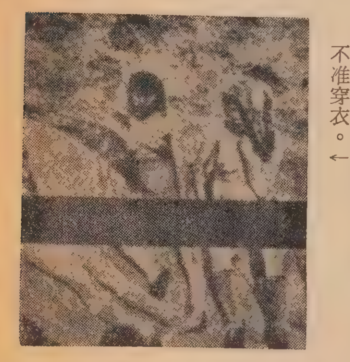
那時，不知從什麼地方跑來一位年約六十多歲的白髮老太婆，顫抖的站在我面前，用兩手向我作揖行禮，她的話我雖然聽不懂，但意思卻全明白。老太婆的意思是：把我殺了倒可以，只是請求留下那產婦和嬰兒，老太婆眼淚汪汪的向我哀懇。

「我不知道，這是隊長的命令啊！」我用日本話暴怒的說，老太婆用手表示，別的東西都可以燒掉，只是留下那間產婦房，老太婆這種哀求可憐姿態，對我這個那時喪失人性的人是絲毫沒用作用的。老太婆來阻止我向產房拋火把，我惱怒的向老太婆腰部踢一腳，老太婆倒在地上，我斥罵道：「你這討厭老傢伙，再阻止我打死你……。」

←日軍活埋中國人。



日軍強姦中國婦女，年齡有十二歲至六十七歲者，有的竟被姦至卅七次，姦後復逼令袒裸，不准穿衣。←



這時那產婦房的房頂已冒出濃烈火燄，眼看着門窗已經燃着，摔倒在地上的老太婆怒罵我們：「你們這羣畜牲，簡直不是人，我們老百姓有什麼罪。」老太婆一面怒罵着，一見產婦住的房起火，她猛然間由地上爬起，闖進產婦房，我想她一定是爲了搶救產婦和嬰兒。

老太婆根本沒有多大力氣，她高聲狂叫着「救命呀！」「救命呀！」又好似向神佛祈禱的樣子，房裏老太婆狂叫，嬰兒亂啼，產婦悲慘的哭聲已達戶外，令人聽着酸鼻。

我們這幾個日本兵恐怕房子燒得慢，又將大把燃着火的稻草向門窗上拋，瞬息間，濃烟烈火便將那產婦房所包圍，但見那老太婆雙手抱着嬰兒，剛走到門口即被猛烈烟火所衝倒，房中傳出來幾聲慘叫聲，那老太婆同產婦嬰兒便一同葬身在火海裏了！

這一位中國白髮老太婆，勞動一生，盼望着兒子娶媳婦，並生下小孫兒，並建造了一所新房子，這是老人心神最大的安慰，不幸的是遇着了我們這些侵畧的日本兵，毫無人性將她們的小家庭摧毀，家人慘被燒死，這是一件多麼殘忍的事啊！

侵畧中國的日本軍，就是這樣的到處殺人放火姦淫搶奪，可以說日軍全部官兵，都變成了喪失人性的野獸，瘋狂噬人，造成無數彌天大罪。

戰後，蒙中國對我們這羣日俘寬大處理，遣送回國，得保殘生，在此十餘年間，我回想起來當年所作的罪惡行爲，萬分慚愧，所以眞誠的把這一段罪惡行爲寫出來，以警覺日本人今後不再要戰爭了。

江南啼痕錄（六十七）

一年後，郭壽華市長亦解職，聞爲舅爺所累，其妻舅蔡某任警察局長，風度翩翩，爲一瀟洒人物，是否爲郭市長盛名之累，則不得而知。繼任者爲柯秉麟，乃廣東參議長林翼中先生之誼子，才器不及郭市長，他到任後，我已掛冠回穗，政績如何無法詳知。

我於是日的中午，抵達吳川的黃坡，在黃坡進午膳之後，便乘公共汽車直駛西營的對岸，到達時，隔江遙瞻，只見西營一片洋化，崇樓高聳，洋樓則白牆紅瓦，襯以婆娑碧樹，氣象萬千，欣幸這塊爲法國人所經營的租借地，終於回歸祖國的懷抱，隨風飄揚的國旗，豎在重歸祖國版圖的土地上，使人有莫名的興奮。瞻望一番之後，才要挑伕擔行李下船渡口。江面遼濶，波濤萬頃，江上停泊着炮艦、巨輪；空中翩繞着水鳥、沙鷗。在天風浩蕩，白浪拍船之中，電船疾駛渡口。這時，心裏有着矛盾的感覺，悄悄南行，政海失意的情緒，事實上不勝懊惱。但今日親臨斯土，又覺得以能獲在重歸祖國的湛江，很榮幸的以第一任的服務者來工作。

我抵達湛江市之後，深深的體驗到法國對租借地的政策，是採懷柔方式，拉攏幾個地頭蟲，給予名位，使他們甘作爪牙，從而駕御之，實則是採華制華的老法，但收效極大，政費不多，而爪牙已把地方弄得四境平安，民康物阜。西營的商會主席朱育英告訴我：湛江在法治時代，只有七個高級的法國官員，下面只有七個中國人擔任師爺，便把廣州灣統治得安如磐石，以十四個官員的薪俸，與重歸祖國懷抱以後的當地政府的支出，比照之下，便形成取之於民者多，用之於民者少，反會使當地百姓懷念於法國的統治，這是國家的損失。其實，法國人當時在廣州灣刮去的並不少，而且廣州灣亦有「梳打埠」之名，與澳門並駕齊驅，可知法國人在廣州灣刮回巴黎的金錢，是一種掩眼法的技巧，實在法國人在這租借地，刮了不少中國人的民脂民膏，可惜當地人只見法國的官少，而中國的官多，便構成一種錯覺，以爲法國人有所愛於他們，而在心理上萌存眷念，豈不是阿Q之Q嗎！可惜中國勝利來得太快，一切接收毫無準備，事先未獲周詳研究，於是，接收敵偽的物資，乃有「刼收」的現象；接管外國交回的租借地，也未臻盡善盡美，給予野心者一種話柄，言之痛心。

提起法國，一般人的印象中必是充滿羅曼斯，豪華、綺麗、浪漫、放縱兼而有之。但事實上並不如此，據勝利後出任海南大學的校長麥逢秋教授曾告訴我：在法國，只巴黎是浪漫的，其餘各地都很保守，只有藝術的氣息，而沒有一般人想像中的淫靡。尤其是在法國南部的地方，鄉村姑娘的裙，是拖長到腳跟的。證諸廣州灣的事實，足見其言非虛。法國人在一八九八年租借了廣州灣，到一九四五年才交回中國，統治了幾乎達半個世紀之久，時間不算短暫了。但我到廣州灣之後，眼之見，耳之聞，知道這個一度曾爲人號稱爲「梳打埠」的城市，「鹹」則有之鷄、鴉遍地，（鷄爲妓女，鴉爲鴉片烟），卻不是浪漫成風，絕無當街擁抱，花前接吻。相反的卻是禮教嚴防，民風淳樸，固然是出於中國的傳統遺風，實則也是法國人並不如世人所傳之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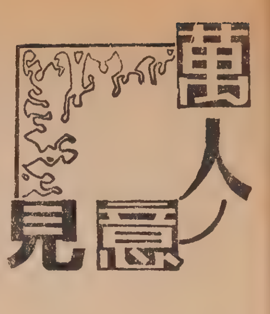
是年的三月二十九日，乃廣州灣重歸祖國首次舉行的革命先烈紀念——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國的黃花節——也是慶祝第二屆青年節的大會。大會儀式是在湛江市的運動場舉行，全市的中學如市立第一中、中正中學、南華中學、益智中學等學校的學生，一律全體參加，在廣大雄壯的運動場上，一排一排的學生隊伍，顯得朝氣勃勃。開會時，市長郭壽華，市黨部書記長陳有恒和我，都相繼訓話，我那篇演詞是以「青年，是時代的創造者」爲題，強調青年生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不要漠視時代所給予的使命，革命先烈擲頭顱，洒熱血，創造了亞洲第一個民主的國家；抗戰將士前仆後繼，馬革裹屍，奮不顧身，使國家民族在危亡的邊緣，一躍成爲四強之一，那末，烈士們以生命所換得來而留給我們的自由幸福，我們應該如何的珍視？我們應該如何去鞏衛。來建設富強康樂的國家，那巨大的責任就應該由這一代的青年，義無反顧的當擔起來，青年們，起來吧！時代既已誕育了充滿幸福的青年，造就了具有無限信心的青年；就把你們蓬勃的朝氣，就把你們勇往向前的魄力，去創造雄立於世界上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國吧！

我的話講完了，熱烈的掌聲，轟響了廣大的運動場。也以這篇演詞，爲湛江市的青年學生視爲尊敬的偶像。於是，引起中正中學的戴校長注意，親自跑到我辦公處來拜訪我，敦請我出任中正中學高中二年級甲班的國文教師。

教育，和我結了不解之緣，我一生由小學教到大學，又由大學教到小學。

十八歲那年起，在古巴華僑選出的國大代表許榮暖的村莊，初爲人師，開始操粉筆的生活。以後對教書像有莫大的興趣，無論主持青年工作、從政，或者從事於社會運動，都兼着「執鞭之士」，依然沒有放棄過教育的工作，這不是爲了生活而賣粉筆，乃抱「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的心情，來兼任教師。我既然有這種興趣，加上戴校長的親自敦聘，便一口答應。

中正中學是創辦於廣州灣重歸祖國之後，是一間新成立而完全的中等學校，設備、規模、人才都相當充實的，創辦人是與軍方有關，顧名思義，便知是一所爲紀念領導勝利，以洗雪國恥的最高領袖的學府。



在香港「做世界」甚容易 幾分鐘內可得二三十萬

大陸下放青年很多想來香港發財

友人張保華君，原籍湖南長沙，大陸失陷前已偕同胞妹相率來港，在香港西營盤第二街設廠經營塑膠花。他有胞妹及弟計四人，其妹排行第二，自年前在威靈頓英文中學畢業後，續在北角標準商科外文學校攻讀會計，現在中環一間證券交易所擔任會計。兩弟均在大陸失陷後出生，其一爲廿三歲名叫保光，一爲廿一歲名叫張保明，兩人均於五年前因被毛朝強迫下放到廣東東莞縣區生產隊參加勞動生產，可憐初到其境，方言不通，人地生疏，食不飽、衣不暖、睡不足，四顧無親，呼救無人，日以繼夜地苦於勞動農作，捱過了三、四年後，粵語方言稍爲通順，地理交通亦逐漸明曉，和他同一時期被迫下放的青少年，爲數不下兩千五百人以上，其中絕大多數均患上水土不服症，缺乏營養而至生起病來，腳腫、腹脹、面黃、醫藥全無，因而死亡者難以估計。

迨本年九月間，突接到與他同時被迫下放者已得相機泅水逃亡抵港的難友來信云：謂香港「做世界」甚容易，可在數分鐘間，即可獲到二、三十萬港元，促兩張兄弟鼓其勇氣，火速把握泅水來，勿失時宜。兩張兄弟接到來信後，奔走相告，歡喜欲狂。自忖下放到此，只有聽候死神降臨，永無返鄉超生之日，與其坐而待斃，無如死裏求活，期望逃出光明之路。

於是下決心和另三名下放青年，並各設法找到一只大球膽，及儲備各種乾糧，毅然唾棄共黨暴政，攀山越嶺，經過了七日時間，始抵接近惠陽縣的鹽田公社海岸，乘着黑夜的掩護，脫下所有的外衣，以口吹漲預早購備的球膽，往海岸向前泅水游去。可是當晚深夜風雨交作，浪潮險惡，彼三個同行逃難的友人即中途遭逢不幸而死亡，兩張兄弟爲了不欲中道而廢，經過一段泅水的路程後，終於抵達港島登岸。是日早上十時許，被本港水警輪發現，將他兩人截獲，經過詢問後，准其與在港居住家人連絡，並由乃兄張保華簽保返店，暫時在港居留。

迨返鋪店後，乃靜悄悄地將今次來港的動機始末，從頭至尾全盤吐露出來，使家人及店中之各工友聞之，無不驚魂失色，至此始知信內所說來港「做世界」甚易，在數分鐘內隨手可得二、三十萬之話，證實在本港目下「搶刧」銀行商店住戶的匪類，皆爲若輩青少年所爲不疑。

筆者與張保華君爲多年街坊友好，事無鉅細，暢所欲言，乃承電約於本月冬至之日（即夏曆十一月二十八日）偕同兩弟保光、保明一齊到高陞酒樓晚膳，並爲介紹見面叙談，知悉此中慘況，在席間後。據兩張所說：現在大陸鄉間，不論男女老幼，隨處可聽到口唱：『肚餓天寒要人命，毛澤東，害人精，口號喊得最動聽，若沒照着指示行，斷你食衣無供應，肚餓天寒要人命，所以下放有決心』，這首打油詩，是他等被迫下放後，道聽途說眾所共聞的，現在雖脫離虎口，然而記憶猶新，餘悸尚存。

又說：由華北或華中等地被迫下放到海南島，或廣西山區等地參加勞動生產者，絕大多數均感水土不服症，加以營養不足，缺乏衣着與醫藥，一經患病，死亡率超逾百分之九十以上，各人身上不名一文，偶爾手上帶有金戒指一只者，即被判爲資本家，實行互相清算，其悲痛慘況，有誰可爲同情呢！共產黨最拿手好戲是甜言蜜語，利用一般青少年和鄉民去鬪爭他人，待到利用價值完了，又被他人藉故清算鬪爭自己，如此循環互相鬪爭無寧日，有兒女鬪其父，妻鬪其夫，弟鬪其兄，或此一鄉村集合起來去鬪那一鄉村，倘對方被鬪失敗，勝利

的一方[illegible]長期[illegible]，然後聽候公審處決。

諸如此類慘況，隨時花樣百出，[illegible]可以言述，人民受[illegible]之下，只有敢怒不敢言；[illegible]、不[illegible]死去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否則[illegible]已晚，悔之不及。

復豪[illegible]

[illegible]之遺。

王家[illegible]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個婦人奮鬥史

事業甫有成就，長出嫩芽，卻給業主踐踏了！

萬人傑先生：您好！

先生在報上發表的生活實錄，小婦[illegible]一讀，[illegible]真友人[illegible]，[illegible]先生的大作，小婦不才，[illegible]大半生，而自小失學，當今社會充滿神秘、虛僞奸詐，一切事情[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不可今日寫信給你，[illegible]不通順，[illegible]，請先生有以指示。

我[illegible]，我[illegible]不得到[illegible]年是多少歲，只知道[illegible]是家[illegible]，[illegible]我賣與梅縣一戶人家作看牛之用。不知爲什麼，一年後母親又把我帶回家，以爲從此可過安樂日子，可[illegible]是[illegible]成性的婦人，終日沉迷四方城。家[illegible]我[illegible]，[illegible]會當童工！[illegible]，則在日校共讀小學三年餘，四年後在夜校完成學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第一個兒子，事情以爲告一段落，[illegible]，一年要搬四次屋，當時眞有生不如死之感。[illegible]在一間疋頭行工作，服務十多年，工資不過一千二百元，如果供兒女讀高深學問，除生活費，何來餘錢？

我丈夫結婚時已經在[illegible]畢業，[illegible]學問，又生還可找一[illegible]，[illegible]來理家？誰來看管孩子？於是唯有在[illegible]故丟空了一年，再問，減到一千一百[illegible]甘之如飴，因我訓練到每一個兒女都[illegible]

們五年合約，兩年實在太少，但他說，他們在香港仔很多物業，靠收租為生，絕不會收回我們的單位，只是希望約滿後加租百份之十。而我倆未經世故，接納他的提議，更接納用他們的律師做約，怎知一年不到，他竟將所有物業賣去，全家移民於加拿大，新業主接手後，本年年初七的那天來收租，假作好人，說提早通知，免使我到時措手不及。

好一句措手不及，竟能變成精神虐待，曾約新業主飲茶，夫婦倆聲淚俱下的要求加租續約兩年，免使我等徬徨。但受到堅決的拒絕，更聲言如果早些找到地方搬，願意賠償損失，我見他意志堅決，只好四出找地方，當我找到了半層樓要搬時，告知他，提出賠償，他竟立即在電話說：不如你就住到約期滿吧。先生，請想想，假如你是我又會如何呢？一個未經世故的人一再受騙，他亦是受過苦的人，為什麼要增加別人的痛苦？據他說他是大陸醫生，八年前偷渡來港，他買的兩層樓（我樓上的一層也是他買的），係用怡和股票換，自從我通知他要搬出，而不獲得他的補償後，每次他來收租態度總不如前，有時甚至帶同一男子來，聲勢洶洶，因我等皆女流之輩（連我的學生在內），故此更不敢欠租，及至到五、六月間，他竟不來收租，用律師信控我欠租，由十至十一月發信時竟是十一月十三號，收信時是十一月十五號，如此一來，豈不尚有一月時間？我唯有用郵滙方式寄給他兩個月租金，但至最近又發生一件這樣不愉快的事，我認為在這個社會上我再沒有投訴的地方，故此預備將我的遭遇大意寫下，準備每一間報社派一張，每一大機構派一張。先生，依照您的意見，認為我這樣做是否多餘呢？

陳鄭慧明草

兒子接受毛共教育 父親啼笑皆非

萬先生：

我這一件痛心的事情，只有向你傾訴，並且投之於我們唯一反共的刊物——「萬人雜誌」刊登出來，讓我們廣大志同道合的朋友看看，共同激勵我們拋別鄉井，割捨親人流亡棲足於海外的朋友們，可更加深刻的來緊記家仇國恨，親密的來團結着，携手並肩作戰，為摧毀那殘民以逞的毛共，跟其拼到底，早日收復沉淪廿四載的大好山河。

我到達此彈丸之地，已整整十個寒暑了。所謂「人間天堂」的這塊殖民地，今天它的社會風氣敗壞，道德墮落，使我對很多社會現實看不順眼，它根本不配稱「天堂」二字，它比起剛剛立國的島國——新加坡還要遜色；比起我們自由祖國的寶島——台灣，更無可一比之處。它只能稱為「自由地區」。但，它比起了一水之隔毗連的「人間巨型監獄」的大陸共區，稱之為「人間天堂」，那並無不可。

總之，它是一塊外人統治的地方，不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好與壞，管他娘，姑且不談。

題歸正題，我逃離「人間巨型監獄」，重獲新生的最後一天，我那個親生的兒子正牙牙學語，現在他已十二歲了，唸小學三年級，而且能夠寫信給我（共區文化水平的低與落後，可能是家人起稿給他照抄的），寫得夠整齊，字體挺端正，他每學期的學業成績報告表都寄來給我看。老師的評語：「熱愛勞動，政治表現良好」。各科的分數都在九十以上，看其學業還不錯。

當在接到這些喜訊時，生為父親的本應為自己的孩子學業成績的優良而感到無限喜慰與慶幸才是。不，使我倍加痛心、嘆息、下淚啊！如果我的孩子是生長在自由祖國有這般學業成績，我當欣喜若狂，心有所慰。為何使我痛心下淚呢？痛的是下一代已淪為賊子賊孫，他純潔的心靈已被魔鬼侵襲，幼稚的思想已中了紅色毒素，小小的幼苗，腦子裏被灌注的是邪說、野蠻、反動的農奴教育。

現在他什麼也不懂了，自己的家庭出身亦不知道，所懂的是：「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受盡逼害、受盡磨折、辛酸苦楚的母親（我的妻子）只有內心如刀割，對自己的家世亦不敢說與兒子知道，今天何以住在頹垣敗瓦的矮屋牛欄裏，亦不敢對孩子哼一聲，只有眼淚往肚子裏吞。

這孩子在一次來信中這樣寫着：「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人民民主專政萬歲」。最後還加上一句提示：爸爸，我這樣寫好不好？

我看完了，真個啼笑皆非。思此不懂事的孩子，十二歲了，目前他還不知道自己的爸媽是共黨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呢！我簡直無所適從的回信給他，叫他好好的讀書，做毛主席的好學生，除此之外，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我並不為兒子寫來這封信而憤怒，而是無可奈何的為自己千千萬萬同等「階級」的下一代惋惜，這一代的幼苗已中了邪惡的毛毒。在我們打回去復土的時節，對這未來國家的主人翁，不要在他們思想上大下功夫，來一次再改造清毒的洗腦工作呢！

寫這封信的兒子，假定他是已成年了的話，我當毫不考慮的宣佈是我的敵人，馬上斷絕給他滙款寄錢。

萬先生：毛共摧毀我中華文化，毒害我們的下一代，我們還能讓它這樣攪下去嗎？坐視自己的後代變為賊子賊孫嗎？不！萬萬不能，我要喚起流亡在鐵幕外有家歸不得的志同道合朋友們，化悲憤為力量，要拯救中華民族的下一代，要維護中華文化的發揚光大，一定要更親密的團結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下面，磨拳擦掌，隨時聽候偉大的領袖蔣總統的呼喚。打回老家去，收復失土，解救在災難中的七億同胞，滅此罪大惡極殘暴、不仁的蟊賊——毛澤東。

讀者：白雲

遊台紀實

袁暘照

當在十月二十八日遊完彰化北歸，回到台北，已是黃昏時候。人們領畧到祖國人情溫暖之餘，更飽覽山光水色，雖則四天車旅勞頓，不分男女，總未感到疲勞。晚飯後，在自由的活動中。既有逛遊百貨公司，也有參觀藝霞歌舞團，以欣賞超凡的藝術。在整場演出中，本人總結可稱「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充份達到超脫文藝水準的境界。由於我們購買入場券較遲，購到尾座。場內工作人員見是國賓。特別取了小櫈，放到前頭的行人路邊，請我們就坐，以利參觀。祖國同胞對僑胞的熱情，發於內心，見於行動，眞是令人感激。

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大陸災胞救濟總會邀請我們參加酒會。乃乘坐僑委會特派專車到中山堂。一進大門，主持長官，熱誠招待，欵洽甚殷。除在座中聆聽各級長官致歡迎詞外，還對逃亡難胞寄以無限之同情，及殷切之慰問。更聽到逃亡青年控訴毛幫的罪行。遠道海外僑胞感動甚深。然以我個人而言，身經煉獄，體會已多。紅獄生涯，嘗之已慣。所控雖屬眞言，只不過皮毛耳！如細數毛幫殘民罪惡，千言萬語，亦不足以述其萬一也。

下午三時，我們被迎接到國父紀念館，向國父行尊崇的敬禮。並參觀國軍文藝特展。展出國民革命先烈事蹟，各種新型武器模型，及各項文藝創作。新陳並列，種類繁多，在我本人而言，既可領畧新知，又可重溫往事。所以特感興趣。可惜時間忽促，宛如走馬看花，故所見亦不多耳！

三十日上午，政府並無特別節日安排，我們利用此閒餘時間，僱的士到圓山參觀動物園，園內飛潛動植，種類繁多。加以平日對禽畜知識膚淺，所以只識觀，而不知辨。唯一可以自解的，宛如置身於文王靈囿之中，見到「麀鹿躍躍，白鳥鶴鶴」。牠們自由自在，游飛於池樹之間，飼養得羽毛豐滿，體健非常。較之大陸同胞，餓到鵠形菜色，堪歎人不如禽獸也。

下午四時，我們參加海外工作組歡迎酒會，僑領代表在席上致詞，對祖國繁榮，民安物阜引爲欣慰。並表示決盡一切努力，支持政府，反攻大陸，解救困身鐵幕同胞的倒懸。詞語激昂，忠貞可表。海外僑胞之愛國，並不後人。晚上我在旅中，扭開電視聽新聞報告，忽然播總統輕車簡從，微服巡視上林、圓山等地，精神矍鑠，和靄可親。沿途與同胞揮手示意。那種慈祥領袖之風，不禁令人肅然起敬。

三十一日，爲蔣總統八秩晋七華誕，普天同慶，薄海騰歡，吾人在上午九時即到達總統府。簽名在壽軸之上，繼而在廣場歡呼蔣總統萬歲，以表擁戴之忱。十時轉到僑光堂參加僑務委員會慶祝華誕大會，在毛委員長接待下，聆聽嚴副總統及蔣院長的致詞。大嚼壽麵、壽飽、各式點心及吸長壽香烟。雖然來自各地的僑胞，並未受過飢餓的磨折。但在一人有慶，寰宇同歡的場合下，特別顯得興奮。所以僑胞亦都大嚼一餐，以表示對領袖之尊崇，對祖國之熱愛。其中最感興奮的，就是回國逃亡青年。他們在毛幫捐制下，原是過着非人生活的牛馬，逃亡後少不免又會被加上一個「壞份子」的罪名，實際上他們就是一個優秀的炎黃子孫。今日成爲國賓，受到政府加惠熱情招待，愛護到無微不至。所以他們的內心，對祖國顯得無限的溫暖與安慰。

晚間我們與全世界歸國僑胞一樣，參加在中華體育文化中心全國各界祝壽晚會。在軍政民及男女老少歡叙一堂。是晚台灣全省有名歌星，均義務登台獻技，多彩多姿。任何藝壇場合，均不如這個晚會的精彩及熱鬧。領袖恩隆，萬民景仰，於此可見。

十一月一日，早上七時三十分與歸國僑胞三千多人，分乘三列僑團專車南下。當時台北車站的貴賓候車室，冠蓋雲集，熱鬧非常。我們的團乘了第一列車，於下午三時三十六分到達高雄車站。鞭炮响聲震耳，鑼鼓喧天。兩廣、福建及江浙等同鄉會鄉親舞獅列隊歡迎。一出車站，再受市長及其官員接待，情意彌殷。使我囘憶十二年前的紅獄生涯，較之今日，實有天淵之別矣！

接受招待完畢。我們登上事先由政府安排妥當的旅遊車駛入到旅店。雖然經過七個小時的車中勞頓，任何一個僑胞，均無半點感到疲憊。原因是精神寄於國家，身心托於胞愛。一切生活，在政府照顧下，宛如一個溫暖的大家庭。由是亦引起觸景生情，大陸同胞都是人，何年何月得過我們的同樣生活呢？

由十一月二至四日僑胞們乘了七十多部旅遊專車到三軍基地參觀。受到最高司令官與基地全體將士熱烈軍禮歡迎，並欣賞三軍演習。

四日下午，我們一行二十餘人，參觀陸軍演習囘到高雄。乃自僱旅遊車直駛台灣省最南端的鵝鑾鼻。遊覽規模宏偉的燈塔，參觀海洋。是日天朗氣清，風平浪靜。斜陽西照，顯得綠水悠悠，而西望長天，又見深垂鐵幕。愁雲慘淡，黑暗陰森。我往日之戚友親朋，就在隔岸的地獄中，過了二十四年的悲慘生活了！

鵝鑾鼻出產的珊瑚、貝殼，特別珍奇，五光十色，綺麗嬌人。在那裏的漁民，同樣受到普及教育，溫文有禮，情熱可親。事情又有誰人想到這塊僻壤的邊隅，也會受到同樣溫暖人情的味道呢？下午五時五十七分。我們開車囘到了墾丁公園的賓館。華燈初上，景物幽情。館前噴水池中，吐出繽紛彩霧。雅緻怡人。館內人員，來到車旁接待，連說我們辛苦，附摯拳拳，殷殷慰問。然後將我們的行李，搬入旅中。當我們步入大廳之中，首先嘗到的是國產特級香片名茶。由後點查行李，稍事休息，即集體到賓館附設餐廳晚膳。

墾丁賓館是一座園林別墅，雅緻幽清，遠隔市塵，全無喧嘩。處身此境，宛如世外桃源。晚飯後在空氣調節的舒適臥房中，過了一晚恬淡的生活，十分有意義。

五日早上七時起來，早餐完畢，驅車直入「遊客中心」。下車步行，嬉笑於密林綠蔭之中，漫步於迂迴曲折之徑。清風漱面，天氣未寒。綠葉

含青，繁花吐艷。賞不盡的迷人景色。在康莊大道行進中，首先見到路旁一株樹幹到中空，枝繁葉茂的千年神木。吾人在此攝影留念後，再向前行。見到「銀葉板根」的怪樹。隔路即「藥用」園東。奇花異木，映入眼中，可惜名稱各殊，品種複雜，難於記憶耳！

從蜿蜒曲徑的遊覽中，經過銀龍洞，仙洞及石筍寶穴，均見遍懸鐘乳石。千形萬態，蔚爲奇觀。加以遠處湖聲，驚濤撲岸。一時興起，又作閒吟。乃詠出「石筍懸巖剛似節，海風吹浪怒如雷」之句。珊瑚礁巖遍佈全園，因斷裂而成狹道，巖嶄削立，古樹盤根，構成垂榕谷，一綫天及迷林宮等名稱。由此被我寫出「出水珊瑚經化石，托生林木已成陰」之句。

十時二十五分。吾人登上望海樓。樓高六層，建於園內高峯。遠眺重洋，天空海濶，使人心曠神怡，足舒俗慮。由於時間所限，未克遍覽全園。倉促遊觀，無暇寫到筆記，其所紀實者，亦至此爲止。

十一時步行回到「遊客中心」。即登車直駛縱貫公路。下午一時十六分到達高雄。中途經過屛東大橋，橋長一千七百六十五公尺。可容兩綫行車及一條輕便鐵路，直通糖廠。此爲台省第二大橋。

下午二時半在高雄午膳完畢。循海綫駛入雲林縣境。經過橫跨濁水溪之西螺大橋。橋長一千九百四十公尺，乃台省第一大橋。過此即轉入彰化縣境。直至是晚深宵，回到台北。

在十七天的祖國旅途中，除飽覽山光水色之外，更見到工業發達，商業繁榮，治安良好，人情味十分濃厚。無搶叔、無乞兒、無失業、無衣衫襤褸之人。由此可見三民主義的光輝，自由社會的優越，以及祖國前途的光明。大陸同胞，二十多年來，過着什麼生活呢？請那些盲瞎或別有用心爲毛幫塗脂抹粉的「大學教授」們，經過「回歸」之後，再到台灣一行，作爲比較罷。（完）

台灣海關人員是否死牛一便頸？

我在此要澄清一下

萬先生：

拜讀「萬人雜誌」第三二〇期「新聞以外」大作：有關台灣海關人員死牛一便頸一文，內容雖然屬實，但由於我曾身歷其境，所以覺得這問題也須値得澄清一下。當然當局有錯處，我有責指出，力求改進，才是民主，否則與極權何異？海關機構龐大，是否個個態度如此，實不能一竹竿打一船人。正如我們回國觀光團，曾經三令五申，經你訓言，回國要守紀律、重團譽，但仍有些不肖份子，私帶東西，使你在檢討會中生氣。我團在海外正如滄海一粟，僅是一小團體，但也發生些小問題，何況是一個國家的機構呢！

至於旅客所引起的問題：台北市街道圖、電子計算機，最後不是折衝解決了嗎？如果在共區，那問題就大了！那裏有讓你分辨的機會？

本年三月我獨個兒初去寶島，因爲那裏有我抗戰與剿共時期的舊戰友三數位，爲了珍惜這次生死重逢，所以我帶去送給他們的東西特別多，包括女人用的香皂、洗頭膏、牙膏、衣料、金山蛇菓、香烟等，加上朋友托帶的餅乾、糖果，足足三大件行李。行前使我十分困擾，腦袋繚繞着抵台後不知如何是好。

回想着數年爲了丁母憂冒險同共區過關的查家宅，斑鳩毛都要淸點的情景，眞是不寒而慄。然而當我安抵台北松山機場出海關時，海關人員的彬彬有禮，仔細而大方的檢查一番，對我這樣多的東西，並沒有懷疑之處，如果是共區，就不可同日而語。老實說，我這次帶去的東西，不是以件計，而是以打計，海關是小器而沒人情味嗎？想來難以置答。返港的時候我也帶了一幅台北市街道圖，然海關人員看到了也沒有什麼亂子，而我也不以爲意。

說到花一二千元旅費，而帶小量的東西，這樣走私法是不化算，看起來是好；但你沒有想到人們貪便宜的心理（不是說我團員），縱使不是走私圖利，也可幫補下使用呢？現今旅遊業正盛，去遊台的人多存這樣的心理，旅行社的開設如雨後春筍，正所謂「良莠不齊」。據我所知，如有親朋在台的，很少會參加旅行團；而參加旅行團的人，多數是初到貴境的人居多，因此有些旅行團就因利成便，要團員代帶烟酒，而海關規定，旅客來台是可以帶香烟一條、酒一瓶，既不犯法，一般團員是樂於代帶的。當團員安抵台後，旅行社人員就收回，集腋成裘，變了合法走私；還有外幣的兌換，名爲代客服務，其中內裏當然自有文章。

在此我要向台灣海關建議一下，不管他是否死牛一便頸，凡是入口的旅客，烟、酒按例是可以帶，但必須烟拆開包裝（外盒裝璜），罐開蓋，酒就開封口，這樣做法，旅客將物送與親友，雖然有些不雅之處，但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大前提下，親友是體會得到的；何況台省同胞深受國家九年免費教育，怎不會明白個中意義呢？

（蔡瑛）

香港讀者也喜歡影評

編輯先生：

敝人是貴刊長期讀者，看見貴刊三二一期刊登美國讀者周長文先生論「影評好，不要斷」一文，甚有同感。

須知共黨宣傳無所不用其極，任何機會均加滲透，如某電視台之左傾，便是明證。因而貴刊有責任對於表現於電視、電影以至文藝各項共黨毒素，加以揭露抨擊。是以，我認爲林翼先生的影評應是貴刊不可缺的一部份。何況林翼先生大作，多是分析得體，刻劃入微，相信貴刊眾多讀者均表歡迎。

香港讀者萬人呼聲

（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徵求長期訂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現金／支票／郵票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大陸人民「幸福」生活 只能在「廣角鏡下」見到

大陸同胞實際並沒這麼好的日子可過

萬先生：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香港無線電視台放映的「廣角鏡下」，使沒有遊過廣東「七星岩」的同胞大開眼界。三十分鐘的山明水秀，和講解者的嬌聲軟氣，配以柔和的廣東音樂，不期然使人嚮往懷念故鄉，……今天在共產黨極權霸道專制之下，早已剝奪大陸同胞一切自由。——「廣角鏡下」不過是一種表面宣傳，是中共對海外同胞統戰一種懷柔手段，利用人們脆弱的心境，撩起思鄉情緒，懷念故舊，效古代韓湘子吹簫，欲把江東八千子弟吹散，意欲渙散我們的鬪志，看準人們落葉歸根的民族思想感情，用糖衣毒藥美麗一面來吸引大家，使人們發生一種錯覺，慢慢對它發生好感，自然而然的「認同」「回歸」，甚至不再反對它，對它採取無意見態度，這就是它統戰的成功，也是瓦解對方一種無槍武器。——如果人們墮入它的圈套，又是它赤化世界的勝利。共黨宣傳武器，的確無所不用其極——「廣角鏡下」的琳瑯滿目民生用品的百貨商店，人民歡愉購物鏡頭，只在「廣角鏡下」才可看到，那是眞實情形？

中共本質，非有身在大陸共黨社會經歷過無法了解中共的霸道，難怪海外頭腦簡單的學子，着了中共表面宣傳之迷！

同胞們！任何一位如有單獨回鄉探親機會，不妨問問工農或街坊，可否自由買得一丈布疋、一斤花生油、一斤片糖、一斤鹹魚、一斤蝦醬？我願人頭博苧頭。

本人最近接得家書，親人云及買大頭菜、冲菜、鹹蝦都要購物證，買任何物品如無購物證休想買到。共產黨一向言行不對，慣用欺騙手段，講大話無需擇日，還用來大肆宣傳。——為什麼中華民國政府對海外宣傳不拿自己確確實實的「耕者有其田」的農業政策和工業進展，把自己領導下老百姓所過的豐裕生活，多多拿出來和共產黨的大話宣傳比較呢！眞金不怕洪爐火，請國府官員用實際行動投入宣傳戰，這無異給共黨虛僞宣傳當頭棒喝，有立竿見影的實效。也好給海外同胞，尤其年青一代，知道中國還有一個眞正讓同胞過着自由生活的中華民國政府，好讓年青人有個奮鬪目標！此是國府急不容緩的海外宣傳工作！

巽客鄉（七三年十二月廿日）

啓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啓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敬步力行壇主生辰詩話原玉

袁暘照

(一)莫將往事究因原，晉壽何妨酒一樽，
喜有才華光世澤，卻無疵點負親恩，
感時正待紓三畧，避亂難容淨六根，
只惜半生勞國事，竟忘年少覓溫存。

(二)胸藏韜畧出青囊，博學修成治國方，
隱譽宣勞誅暴賊，匡時拯溺發慈航，
壽登南極星同朗，節比東籬菊競黃，
一俟委身勤政事，萬人爭頌鳳朝陽。

(三)海屋籌添慶壽辰，英風如舊更天眞，
西園雅集花開日，北海樽傾運應春，
待掌將兵期報國，那貪猴犬昧稱臣，
他年躍馬跨江漢，重整山河又復新。

(四)少年勞績未成空，青史銓勳映日紅，
濟世有才堪抱負，養生無慮樂研攻，
願隨鞭蹬師宗慤，共礪戈矛伐澤東，
明歲欵賓筵席上，含杯蠹下論英雄。

奉和力行壇主生辰詩話原韻二首

王棠華

(一)神奇輅卜燦平原，豪氣爭誇北海樽，
乖謬倫常傷國事，羅圍突出感天恩，
應知狡兔營三窟，誰信庸夫淨六根，
值此世澆成慣例，解衣推食幾人存。

(二)蠻邦滯跡阮空囊，師友情懷各一方，
志士枕戈思蕩寇，遺民躍馬待歸航，
難圖善政堯和舜，共羨名花紫與黃，
喜我騷壇今有主，狗貂續和笑襄陽。

王先生稿末云：（孟浩然，別字襄陽「恕註」）。禮貌週到，蓋作詩寫文，是寫與別人看，用字即是說話，務求清楚，如果看者不知云何？而必須註解，即非佳作。因唐朝孟浩然，襄陽人，時稱孟襄陽，宋朝米南宮，亦襄陽人。又稱米襄陽，所以襄陽二字，當有註解，以免淆混，王先生加註者，是爲細心，週到也。壇主。

奉和董壇主生辰詩話元玉

楚雄

縱橫河嶽羨中原，逐鹿英豪倒玉樽，
辣手著文與弔伐，獻身報國答親恩，
披肝瀝膽迴天地，茹苦含辛樂菜根，
令誕懸弧添鶴算，壽山福海自長存，

和董壇主生辰詩話

李劍平

(一)半生馬跡遍中原，醉倒沙場抱酒樽，
白首征夫家國恨，紅顏禍水美人恩，
拋殘心力功何價，傲盡風霜骨幾根，
貧賤不移肝膽在，更誰患難道同存。

(二)汲來清水洗空囊，守己安貧養命方，
歸國無門須共闢，揚帆有日喜同航，
家風依舊留清白，宗祖難忘是炎黃，
萬眾齊心移漢運，掇塵掃淨復元陽。

和力行鄉先生生辰元韻

方志成

一年將盡憶中原，冷月寒星笑獨樽，
萬里投荒消歲月，五旬懷國念親恩，
治生胼胝通三昧，別井遨遊淨六根，
下放上山盈血淚，回歸入轂命難存。

惜羊城

美國余慕蘊女史

多年離別觀音山，自問何時故國還，
回憶倉前炸鳳事，至今猶印在心間。
城隍廟殿被摧時，正是奔波爲黨馳，
今望羊城非昔比，向天洒淚低頭思。

劍客三十歲時自題小照如左

劍客

三十年來轉瞬過，敢將歲月任蹉跎，
蟠龍未出風雲待，賸有雄心把劍磨。

步原韻奉和

美國余慕蘊女史

客裏韶光轉眼過，東奔西走任蹉跎，
空留玉照長相憶，愛國雄心永不磨。

歲暮

丁亦龕

天堂地獄兩非安，市面囂浮歲又殘，
光管無輝城失色，石油減產價翻瀾，
臨窗練氣冬陽暖，急步趨家夜月寒，
聽播「佳音」耶誕近，滿街熙攘我同歡。

丁先生於耶誕前夕，在鄙人西區別業，同進晚餐，因夜晚十時息燈，急步還家，詩以寫實。故稱佳作。壇主。

鄭秀堂

萬人詩壇，泓揚文化，深獲人心，功不可沒，最近仍有讀者來函致意，益可證之，雖有糊塗人妄發讕言，請董壇主一笑置之，不必介意。

喜君才氣溢風流，故惹無端恨與仇，
憤慨不堪人病酒，輝煌有待國光猷，
揮戈草檄誇文武，獻策與邦足智謀，
歲月摧斑儒將鬢，且留豪放傲神州。

前日楊海天先生華誕，文友歡宴於松竹樓，楊先生曰：「三一八期董壇主生辰詩話，確是佳作，此類詩文，堪稱高級手筆，各方文友，齊致好評」。余笑曰，多承指教，愧不敢當，所謂齊致好評者，不盡然也，尚有一人致書老萬，云對該篇詩文，「覺得很不自然」，老萬轉來，囑付丙丁，楊曰：「伊誰」？余曰：姓名塗去，不知何人，細閱之，乃知其人文字不高。對詩詞之好壞，自然無法領畧，信中且有白字三個，峻法寫「竣法」，似乎寫「似夫」，須知寫「雖知」，「老萬細心，在字旁已爲改正」，看畢大笑。覺其自尋多事，有趣之人也。丁亦龕先生曰：世間最壞之事，即是「顛倒是非，不分黑白」，何不加以懲教？余曰：既未公開，不必還擊。恐係老萬之友，投鼠亦當忌器耳。相與大笑。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二五期 新28期）

「睇餸食飯！」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二五(新28)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二五(新28)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十一月十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毛澤東終必玩火自焚

一九七三年過去了，現在已是一九七四年一月中旬。記得中共的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去年八月廿四日在中共「十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公開宣佈：「最近，我們還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這個「最近」就是用「辯證」的說法也無法解釋，因爲距離現在已快到五個月，將近五個月的時間無論如何不能說是「最近」，又何況中共的「四屆人大」迄今還沒有召開！

中共「迎接四屆人大」居然「迎接」了好幾年，但卻遲遲不能召開，原因固然很多，然可以肯定關鍵在於派系之間的鬬爭勝負沒有徹底解決，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躍躍欲試，企圖一手遮天把持中共全「國」大權，然一些手握槍桿子的紅色軍閥卻擁兵自重，對於毛澤東的指示，命令陽奉陰違，至於江青在他們的眼中，正如陳毅生前受紅衛兵圍困時所說的：「江青是什麼東西」？以毛澤東的陰險性格而言，對此當然不能容忍，所以，於中共「十大」後開始大捧中國歷史暴君秦始皇，強調「中央集權」，當時已可估計到：這是老毛企圖扭轉「槍指揮黨」局面的信號。到了今年元旦，中共輕描淡寫地利用「全國各地舉行軍民聯歡晚會」的消息，首次透露中共已「成功」地調動了八個一級軍區的司令員。關於李德生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共軍總政治部主任之尊出「京」前往東北任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調任「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的「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丁盛、楊得志與曾思玉、韓先楚與皮定鈞對調的問題，國內海外以至國際間注意中共問題的人士，先後作了不少分析，雖然其中不少是胡說八道，但不少是正確的，如台北的專家們的看法，就是根據事實作出了比較客觀的分析，是較有說服力的。所以，在此對此問題不再囉嗦，但謹就老毛「自己搬石頭打自己的腳」的前因後果畧加論述。

中共軍人干政毛澤東是始作俑者。中共建黨以至落草井崗山時期，武裝力量較弱，而其蘇聯主子對它的控制卻抓得很緊，所以，在這個時期倒眞是「黨指揮槍」、「黨是領導一切的」。但在共軍「二萬五千里長竄」途中，於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後老毛奪取了軍權，充當了「軍委主席」，並以手中控制的槍桿子勢力進而把持了黨。從此以後，他死記「槍桿子裏出政權」這「八字眞言」，寧肯放棄老婆、兒子以至「國家主席」，可就不放「軍委主席」這個職務。

中共竊踞大陸，毛澤東一直控制局面維持其「人民天皇」的地位於不墮是靠槍桿子，「文革」後打垮了以劉少奇爲首的走資派「奪回了大權」仍是靠槍桿子。林彪幫毛「奪權」成功後，成爲「法定」的「接班人」。林彪以爲這是眞的，於是對他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恭維備至，每逢「毛主席」露面，他都狗兒似地跟在後面，眞是「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表示「三忠於」、「四無限」，一心等待老毛「龍馭賓天」而上場接他的班。要接班嘛！預備一個班底當然是應該的，孰料犯了「性急」的毛病，一時凡是「四野」出身的共軍頭頭，眞是「鷄犬昇天」，權勢極度膨脹，各級共軍頭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而形成了「槍指揮黨」的局面，結果林彪一伙死的死垮的垮，完全失手於毛江宮廷派的手上。毛江爲了扭轉「槍指揮黨」的局面，一方面通過康生、王洪文、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和華國鋒等人積極發展特務組織，另一方面又喊出「黨指揮槍」這個「原則」，並施用「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這「三項基本原則」，壓制軍人勢力的抬頭。最近，中共八個一級軍區司令員的調動，可視爲老毛「中央集權」和扭轉「槍指揮黨」局面的初步「成功」，然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毛澤東如果眞的「英明」，他應該以理服人，根本不應翻手爲雲覆手爲雨，專用陰謀詭計拉人，利用人和整人、殺人。俗語說：「玩火者必自焚」。凡是懂得一點中國歷史的人，沒有人相信中共政權能維持於長遠，更不相信老毛能得善終。

紙價漲了四倍還會再漲
「萬人雜誌」不得不調整售價

萬人傑

本來就要長期賠本的「萬人雜誌」，因紙價飛漲，負擔加重，和其他報刊一樣，遭遇空前困難。迫不得已，只好加重讀者負擔，調整售價，決定由農曆新年後第三二六期起，零售價改爲每冊一元五毫，望能稍減虧累。爲了救亡圖存，希望我們的長期讀者鼎力支持，要能渡過難關，才可以繼續辦下去。

新聞以外

賠本生意

我們面臨空前未有的困難，很久就想跟各位讀者——也即是我們的眞正老板報告一下。只因曾經有人指責老萬，辦了幾年「萬人雜誌」，只會訴苦，一直說賠本，牙痛咁聲。因此，雖遭遇這麼一個大困難，也不敢妄提。訴苦確於事無補，只有想辦法解決。

「萬人雜誌」六年來一直賠本是鐵一般的事實，且所賠的數目非小，到今天，我們已出了三二四期，過去，每期大概要賠四百元，算起來已賠了十二萬九千元；此外每年還要付出千多元核數師費用，因此六年來賠了十萬元以上，實非死人燈籠報大數。

不過，這十幾萬並非一筆拿出來，是「分期」賠的，老萬把爬格子賺來的錢，大部份花在這上面，只有幾位最接近的朋友曉得實情。

相信這連我們的許多老板都會懷疑，既然賠本，爲什麼辦下去？這不能以常理解釋，如果是一樁百分之百的生意，「萬人雜誌」該在五年前關門，不會苦撐到今天。但每個人有其志願理想，老萬辦「萬人雜誌」宗旨是有個眞正屬於自己的地盤，言論不必受任何人左右，不像其他報刊，要以老板態度爲依歸；老板是投機份子，我們也只好寫些投機文章。

立場一貫

六年來「萬人雜誌」限於人力、財力，有許多地方確不如人意。第一個打擊老編張贛萍兄急病去世；第二個打擊馬森亮作了美國移民；第三個打擊我們的台柱作家宋逸民病逝；第四個打擊第二任老編葉觀基投筆從商；第五個打擊另一台柱作家趙聰眼疾，不能經常執筆。雖然我們盡力增加新血，可是無糧不聚兵，「萬人雜誌」經濟基礎脆弱，稿費全港最低，如不是和我們志同道合，誰也不願阿蘭賣豬，一千唔賣賣八百，有高稿酬不寫，卻替我們寫廉價稿。

現在，我們還能維繫住一班基本作者，完全因我們立場堅定，不做牆頭草。在香港，再找不到第二本態度像我們那麼硬朗的雜誌。

中共進入聯合國，變了一大半；尼克遜訪問大陸，又變了一半，大多數人看風駛艃，態度可作一百八十度轉變。

我們反共基於人性，不因中共入了聯合國或尼克遜「認同」，我們就不反共。進入聯合國或尼克遜認同了的中共，本質並沒有改變，還是一個殘民以逞的政權；大陸七億五千萬人民仍在水深火熱中，我們的立場還是不能改變。

紙價狂漲

某些投機份子看來，會認爲我們很傻，不過我們覺得付出的金錢、精神值得。我們在最困難的時候，還是要繼續維持下去，直至沒能力再支持爲止。

最近遭遇到的困難，比世界能源匱乏更慘，就是紙價瘋狂上漲。大家稍爲注意報紙的消息，都曉得世界性紙荒愈來愈嚴重。這嚴重性不只今天才遭遇到，它的來臨比能源缺乏還早、還嚴重。只因石油與每個人生活有直接關係，人們容易感覺到；紙卻只有間接關係，很多人不曉得從事文化事業的人遭遇到紙貴的影响如此嚴重！

大部分人只知目前厠紙已比前漲了一倍，大家拚命儲備，很少人知道白報紙漲價，厲害過厠紙多多。

我們初辦「萬人雜誌」時，買到十七八元一令的白報紙。現在拿七十五元現欵，未必買到，這麼說，白報紙漲了四倍多。紙價未漲前，「萬人雜誌」已是賠本，紙價這樣瘋狂上漲，「萬人雜誌」的困難，不用說大家也明白。大概以前每期賠四百，現在便要賠一千過外。一年五十二個禮拜，如果紙價不再上漲，也要賠五萬二千元，但誰能預料還會漲到怎樣情形？因此我們考慮到，要長期作戰，必須盡力減少賠本數字，否則老萬擁有鄧氏銅山也支持不來。

救亡之道

幾個月前，已有不少讀者投函，自動建議「萬人雜誌」調整售價。這是讀者一番好意，也是我們要繼續生存的唯一辦法。不過，虧累數字如此龐大，增加一兩毫，於事無補。我們批發價是六折，即使加價五毫，落到我們口袋的不過三毫，如果因加

價而銷路退縮，便得不償失，加了等於沒加。因爲通常賣不完的要退書，印數不減，退書增多，是十分頭痛的事。

不過，在目前情況下，已沒有我們選擇餘地，只有見一步走一步，如能在加價後站穩，紙價也不再漲，這難關便可渡過，否則，我們只好再想辦法。

老萬私下的計劃，不妨向讀者公開。目前「萬人雜誌」每週出版一次，假定每期賠五百元，是老萬極限的負擔，如超過這數字，就改爲半月刊；再負擔不來，稍增篇幅，改爲月刊，也得盡力維持，相信終有一天紙荒問題會解決，到時，我們又可恢復原狀，仍舊每星期和讀者見面一次。

不過，改爲半月刊或月刊，部分經費如編輯、職員薪水、房租、水電、電話之類，都不能減，月刊的負擔就會非常沉重。老萬希望不致被迫到走出月刊這一步，但又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

點金之术

許多經濟背景比我們雄厚的刊物，在這次巨大浪潮中也倒了下來。如所週知一份百貨公司做後台的雜誌，每月出版一次，也賠到老板肉疼而停刊。老萬並無百貨公司，「萬人雜誌」又每週一次，有六年壽命，實足驕人，老萬常常引以自傲。不過，在面臨這難關的今天，將來會怎樣，老萬也不敢說。除非忽然出現奇迹，有位大老細拍拍胸膛，答應照起，那老萬才可吃顆定心丸。

不過，今天大老細們寧願千金一擲，投資股票、地產，即使淡市損失逾億，毫無吝色；要他們投資文化事業，不會提得起興趣。何況「萬人雜誌」還是一本政治性相當濃厚的刊物呢！因此，我們只可自己作出打算，盡盡人事，使它不要在紙的壓力下壽終正寢。

以老萬所知，不少雜誌已作結束打算，大部分報紙也縮減篇幅，有些已建大樓的報紙，甚至裁去一部份排字工友，因爲他們縮減篇幅，就不需要那麼多人。老萬的經濟基礎與他們比較，不啻蚊髀牛髀，所以，老萬有一天支持不來，也不是意外的事。要老萬多寫幾千字還可絞絞腦汁，鈔票不夠，老萬點金之术。不過，可告慰讀者的，非到萬不得已，不會輕言關門。

調整辦法

現在，讓老萬再一次告訴諸位讀者老板，過了農曆新年，年初二出版的第三二六期（新二十九期）起，我們將零售價調整爲每本港幣一元五毫，已收費的長期定戶，本該予以優待，仍照舊價（過去是這樣的），但我們這次加價是爲了「救亡」，無法再照顧長期讀者的利益，只有把剩下期數，扣個三分之一，稍爲縮短，加價之後，訂閱三十期是四十五元，外埠加五元郵費，三十期五十元，空郵每期郵費二元，即每期三元五毫。

每本雜誌零售一元五毫，雖說我們可得到九毫子進帳，照這個數目不該賠本，但如果把賣剩退回的一兩千份加上去，所得便不夠成本，一大筆經常皮費，要掏老萬的腰包。許多讀者不懂計算這條帳，以爲薄薄一本「萬人雜誌」，賣一元五毫，應盤滿砵滿；那知他花的一元五毫，我們能有三分一落袋，已心滿意足！

要維持這份唯一立場堅定的刊物，有賴大家共同努力。老萬不敢說曾經作過什麼貢獻，但在今日世界逆流澎湃，認同回歸邪說不斷傳播中，我們這本雜誌可以產生穩定作用，使對時局迷茫的人，還看到正確的路向，我們的存在是有必要的。大家鼎力支持它，它還是黑夜裏的一盞明燈，光芒雖小，倒可使人不致走錯目標。

團拜聚餐

最後，要談談由「萬人雜誌」讀者組成的「萬人協會」。新春年初五禮拜天，有一個團拜聚餐會，在銅鑼灣梅江飯店舉行，席券每位二十元，歡迎「萬人協會」會員及其親屬參加。爲便於統計人數，餐券全部預售，希望不要臨時參加。新春生意好，留多了位置影响人家營業；留少容不下我們這盛會，希望要參加的人多多合作。

會務主任張仲仁先生叫老萬至緊在「新聞以外」一提，號召多些人參加，使這宴會熱鬧點。

近來「萬人協會」會務確辦得有聲有色，不過，「萬協」也和「萬雜」一樣，是最窮的民間團體，成員大部分是白領、藍領階級，經費來源靠收會費，但有很多會員連每月五元會費也付不出，使這象徵式會所的租金也要私人掏腰包。老萬入息本來不錯，但搞了「萬雜」「萬協」這兩檔世界，時時弄到囊空如洗。撫育自己兩個兒女，也不必花這麼多精神、金錢。雖然如此，能結合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老萬認爲值得。

最近，「萬協」發展到海外，吸收一些僑居外國的會員，這些種子，定可使「萬協」更壯大起來，「萬協」的分會，有一天會遍佈海外。

形勢大好

許多朋友嘲笑老萬，不管辦「萬人雜誌」或「萬人協會」，都只有耕耘，毫無收穫。這只是他們表面看法。其實，六年來我們有了很大收穫，不過這種收穫是無形的，不是金錢、物質上的收穫，而是精神上的收穫。

如果沒有我們這地盤，沒有我們這幾塊硬骨頭，「認同」「回歸」「和平統一」的歪風會吹得更勁，中共統戰陰謀，沒人揭發，大家懵然，會中了他們的圈套也不曉得。

六年來，我們不但與港共直接交鋒，也曾給予投機應聲蟲無情打擊，使他們原形畢露，我們在撻伐邪惡方面，自問盡了不少力量。在中共進入聯合國及尼克遜訪問大陸時，香港曾人心惶惶，彷如世界末日。可是我們分析時局，姑息逆流，並不能改變世界現勢。現在，人心安定下來了，自由中國這幾年間的加速發展，建立了堅強的經濟地位，足以抵償外交上的挫敗有餘。世界各國都要和中華民國做生意，台灣吸收的外資，愈來愈多。套用毛澤東一句話：今日台灣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我們單從兩點可以看出：全世界股票大跌，台灣股票不跌反升。全世界地皮降價，房屋滯銷，台灣房產蒸蒸日上；世界經濟衰退，影响不到台灣。現在，誰也不會對時局再持悲觀看法了。

紅色軍閥許世友與陳錫聯

胡蓁之

自從前中共「軍委會」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毛澤東繼承人林彪，因企圖發動「五七一」（意即武裝起義）政變未遂而宣告失敗之後，不僅他和他的老婆葉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會辦事處主任）、兒子林立果（空軍作戰部副部長）等全家落得悲慘下場！並殃及共軍各機構，如前「總參謀長」黃永勝、前「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前「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及「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等高級軍事頭頭數百人。甚至於名不見傳的次要林系分子，也遭毛派的重刑逼供，作爲清算批判林彪的罪行資料。

但是老毛關起門來批鬬了兩年多，依然無法淸除林派的反毛勢力。爲了澈底剷除林系的殘餘力量，肅清軍人對毛的威脅，最近實行廣泛的軍事大改組。據中共「新華社」一月二日發表一篇有關新年「軍民聯歡」的報導透露：「這次改組，牽涉到十三個軍區裏面的十一個。」其中兩項最令人矚目的調動是：原「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接受中共中央領導層的監視。原「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則與原「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調，其目的是在使它們不能長久盤據地區而成爲坐大的軍閥。

其實，林彪事件，對於許世友和陳錫聯輩早有牽涉。據林系分子前中共「空四軍政治部處長」李偉信對毛派逼供時（七一年十月）的首段供詞說：「林立果要我打聽張春橋的家，他說幹掉張、姚（文元）後，請王維國（空四軍政委）、陳勵耘（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於必要時抽出南京空軍一部份力量，控制上海局勢，然後串連全國力量，發表支持聲明，逼中央表示態度。假如許世友出兵干涉，則由王維國他們保衞上海，形成對峙局面，再行和平談判，最壞的打算是上山打游擊……」云云。

從這段供詞中，看出許世友當時尙未爲林彪羅致。同時，陳錫聯也不是林系人馬。然而這批軍閥卻也不是絕對擁毛的。我認爲這批具有濃郁軍閥氣息的中共軍事高級頭頭們，在大獨裁者毛澤東的血腥旗幟下沉浮了幾十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七、八年中，他們不獨沒有被淸算、鬬垮鬬臭；反成爲蒸蒸日上的當權派人物，非偶然也。但在「適者生存」的原則下，這些精乖的傢伙能適應環境，在狡詐的老狐狸毛澤東的眼中看來，當時他們還有一部份殘餘價値可供利用；現在顯然快利用完了，於是將他們調離老巢，剝奪其盤據的權力，然後分別加以消滅！猶之乎一九五四年撤銷各野戰軍司令員，實等於「削藩」。

毛澤東另一權術是利用甲鬬乙，乙鬬丙的手法，正如秘密文件「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第六段所說：「他（毛）每個時期都拉這一股力量，去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這個打那個，明天拉那個打這個；今天向那些被拉的人甜言蜜語，明天則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之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則是他的階下囚！從幾十年來的歷史看，有那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後來不被他判處政治上的死刑！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跟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爲數甚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無不被他送進大牢；甚至他的兒子也被他迫瘋了！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每懲一個人都要置之於死地方休，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人。戳穿了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換句話說，凡在毛澤東以下的任何一個高級共幹——包括周恩來在內，凡在大陸上的任何一人——包括善良的男女老幼百姓、外國使節和僑民，都有被殺被關、被驅逐的危險！何況過去反黨反毛，劣績昭彰的許世友輩呢？請參閱日本報紙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發表一篇獲自駐大陸記者的通訊說：「中共毛林派奪權造反分子，自去年（六七）一月開始對江蘇省進行奪權鬬爭以來，經過整整一年的時光，直到最近才勉強宣佈成立了江蘇省革委會。但其組織成份，仍是新瓶舊洒，多屬反毛分子。」這是根據北平「人民日報」同年三月廿五日的報導：「江蘇省與南京市的革委會，都在三月廿三日同時成立。省革委會主任由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擔任；南京市革委會主任，則由副主任楊立廣兼任。」

究竟許世友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呢？筆者隨軍到膠東進行掃蕩戰之初，許世友當時曾擔任中共「渤海軍區司令員」，及「膠東軍區司令員」等職，其後則任「華東野戰軍」的「第九縱隊司令員」，跟第八軍李彌部及五十四軍闕漢騫部，先後作戰達兩年之久。因此，我對他的歷史畧有所聞。他是河南省人，現年已達六十八歲，幼時曾在河南省的少林寺裏學過武術，有「少林派」之稱。因爲他的身體結實，具有武術根底，能舞大刀，所以，在北洋軍閥吳佩孚的「直軍」中當過下級幹部，後來加入中共的紅軍服務。由於毛澤東歡喜收容三山五嶽的人馬，因之，許世友輩頗爲吃香。當紅軍一九三四年進行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時，許世友已擔任了張國燾、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第九軍副軍長，抵達西康時又改任了中共騎兵總指揮，可以說一帆風順，資格並不低於林彪。

正因爲許世友與張國燾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在張國燾被老毛整肅之後，

這個「少林派」弟子在延安也告失勢；且曾一度遭受毛澤東的囚禁，直至一九三六年始獲釋放；並被安置於「抗日軍政大學」去洗腦。主持這所學校的是林彪，因之，一般認爲許世友就在那時候與林彪發生了關係。但到一九三七年八月，當中日戰爭爆發之後，許世友則被編入了劉伯承、鄧小平的「一二九師」任副司令員。其後轉入項英的「新四軍」，擔任第二副司令員，潛入華東活動。一九四〇年以後，則鑽入山東半島沿海潛伏；一九四五年八月，當日軍宣佈無條件投降後，許世友則以中共「渤海軍區司令員」的頭銜，潛行接收膠東，並與美軍黃、渤二艦隊司令在烟台進行談判。

一九四六年當中共實行大舉叛亂時，許世友卽正式被編入「華東野戰軍」，歸陳毅、譚震林指揮，先後歷任該野戰軍團的「第九縱隊司令員」、「第十三縱隊司令員」、「膠東軍區司令員」、「第二十七軍軍長」，及陳毅的第三副司令員等職。

至一九五五年，中共的五個野戰軍被取銷之後，許世友才被升爲兵團司令員，從而晉爲「上將」銜，不久擔任了「南京軍區司令員」。一九五九年更兼任了林彪的「國防部副部長」、「華東書記處書記」及中共候補「中央委員」等，紅極一時！甚至他的主要助手彭冲，也隨之飛黃騰達，從南京市副市長升爲南京市長，並兼「江蘇省委書記」及該省「政協副主席」等職，掌握了整個江蘇的黨政軍大權。但自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六七年五月，許世友曾先後遭受「文革」的造反派一連串猛烈攻擊如下：

㈠劉少奇親信彭眞、陸定一、羅瑞卿等於一九六六年被鬪後，許世友仍在南京軍區所屬的部隊中，組織官兵學習與討論當權派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大事宣揚劉、鄧的「修正主義」。

㈡是許世友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間，曾與江蘇省第一書記兼南京軍區政委江渭濤，江蘇省委書記兼省長惠浴宇，及江蘇省委文教書記陳光等，大力刮起了「經濟主義」的妖風；並曾下令中斷南京至上海的鐵路運輸，使上海、蘇州、南京間的水陸交通，都陷於癱瘓狀態！

㈢許世友不獨多次違抗「軍委會」主席林彪的命令，如拒絕赴北平開會，並杯葛「中央文革小組」而不接受陳伯達、江青等人的指示。

㈣許世友曾大力挑撥「紅衛兵」造反派的內鬬，令到南京城裏，徐州、鎭江及蘇州等地的紅衛兵，都分別發生劇烈的流血武鬪。

事實上，許世友確曾未在有關「文革」中公開集會露面達一年之久；他在南京軍區所擔任的職位，也曾一度被停止，由副司令員張才千代理。爲什麼老毛又再度起用許爲「江蘇省革委會」主任呢？據中共「解放日報」一九六八年三月廿五日說：「由駐江蘇省的解放軍支持革命分子，與階級敵人從事艱苦鬪爭後，劉派分子如江渭清、陳光、許家邨、李士英、包昌厚等百餘人已被推翻。……」該報並呼籲「江蘇省革命派必須提高警惕，以防止帝國主義、地主、反動派利用的走資派復辟。」這很明顯地在利用許世友維持江蘇地區的局面，而並非對他另眼相看。

談到一九六八年四月，曾與前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發動瀋陽兵變事件的原「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雖然是前「二野」劉伯承、鄧小平的親信幹部，而非親毛親林的人物。但他是湖北黃安人，與林彪有着小同鄉的關係。照他的歷史看，十六歲參加中共「小鬼隊」時，首先跟隨鄭信三搞「革命」工作。其後進入江西「蘇區」的所謂「紅軍學校」習軍事，畢業後被編入「紅四方面軍」爲警衛連長，獲得劉伯承的賞識。以是，陳錫聯官運亨通，抗戰期間便被升爲「一二九師三八五旅」的「七七〇團」團長，旋升三八五旅旅長。一九四六年中共實行叛亂時，陳錫聯升爲「第三縱隊司令員」，兼皖西「軍區司令員」。中共於一九四九年竊據西南不久，陳被任爲「重慶市委書記」兼市長。一九五二年四月，當彭德懷繼林彪出任韓戰中共「志願軍」司令員的時候，陳卽奉令由重慶率「第五兵團」入韓參戰。自此，他與彭德懷發生了關係，故於一九五五年彭德懷擔任中共「國防部長」後，陳已被升爲共軍上將。其後出任「瀋陽軍區司令員」，與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携手合作。

一九六八年四月，在「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的指使下，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所屬武裝共軍，曾出動坦克、機關槍及手榴彈等強烈的攻擊性武器，圍攻過中共的好幾處建築物——包括廣播台、郵政總局及七層樓高的糧食庫，造成重大的傷亡和損失。結果宋任窮被整肅，陳錫聯則仍坐穩瀋陽不動，並兼遼寧「革委會」主任，及中共「政治局委員」等。其中有個很大的內幕原因是，陳錫聯一夥人主要目標在反林；而他的第一副司令員曾紹山、第二副司令員劉轉運，則反毛林集團。——前者爲四川人，自一九三六年起，擔任了「一二九師」的團幹部，深獲鄧小平欣賞，故升任旅長不久，卽於一九四二年調兼「太行軍區」第二分區司令員。一九四六年出任「第十軍軍長」，資格並不下於陳錫聯。

至於劉轉運，則是賀龍的心腹幹部，早在江西時期，他已擔任「紅二方面軍」十七師的某營營長。一九三七年賀龍部被改編爲「一二〇師」時，劉便被升爲蕭克的「七一七團」團長。一九四六年劉被編入劉伯承的「二野」爲總隊司令員。一九四九年他又隨賀龍加入了彭德懷的「一野」任第一軍副軍長。一九五二年隨彭德懷侵韓，五八年調爲旅大區警備司令員，而與曾紹山合作無間；一九六三年升爲瀋陽軍區第二副司令員。因此，東北一度成爲劉、鄧、彭、賀等系的大本營，而宋任窮的「東北局」和「瀋陽軍區」的正副司令員，也打成了一片，牢不可破。故自「文革」後，遼瀋地區始終未能展開全面的奪權工作。不僅宋任窮、陳錫聯等高級頭頭極少參加有關「支左」或「大聯合」等集會，卽其他地區負責人也很少露面。這充分表示他們擁兵坐大，割據一方。宋任窮雖早被整肅，而擁有兵權的陳錫聯則到現時才調動。



看*紅*色*軍*閥*大*換班

岳騫

根據毛幫新華社消息，毛軍各省軍事頭目大部份有所調動，計：一、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原為「安徽省軍區司令，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共黨「十大」選出的共黨「副主席」），「政委」曾紹山（原任）。

二、「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原為「瀋陽軍區司令員」，「第一政委」紀登奎（新任），「第二政委」吳德（原為「第一政委」），「政委」陳先瑞（原任）。

三、「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原「南京軍區司令員」），「第一政委」韋國清（原廣西省軍區第一政委」），「政委」孔石泉，任思忠（原任）。

四、「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原「廣州軍區司令員），「政委」杜平（原任）。

五、「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原「濟南軍區司令員」），「第一政委」王六生（原任）。

六、「濟南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原「武漢軍區司令員」），「第一政委」白如冰（新任，「文革」時曾被整肅，經起用後為中共「山東省革委會副主任」，屬於中共的老幹部派）。

七、「蘭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原「福州軍區司令員」），「政委」冼恒漢（原任）。

八、「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原「蘭州軍區司令員」，與韓先楚對調），「政委」李志民（原任）。

至於中共的直屬的「新疆軍區」，自從「司令員」龍書金被整肅後，由楊勇接任，現人事未動。

毛幫最近的軍事頭目大調動，自引起舉世注意，照例也有許多評論、猜測，其中多數認為是毛江統治權的鞏固，也有少數認為是周恩來的勝利，筆者也同意前說，但也有一些個別的意見。

就毛澤東本身來說，最大的心腹之患還不是周恩來，因為周恩來人在北平，住在中南海，也在汪東興警衛總團「保護」之下，毛澤東想動他的手，只是一句話，汪東興就會把周恩來捉起來送上飛機向西北或東南一飛，然後用飛彈從空中擊落，在宣傳上無非又多一個叛徒內奸。但對付這批紅色軍閥，情況就沒有這麼簡單了。

毛幫軍區制度之所以形成，有遠因亦有近因，遠因在於叛亂時形成的幾個山頭，最初是朱毛在井崗山的一股，即所謂「紅一方面軍」，賀龍蕭克一股，所謂「紅二方面軍」，張國燾、徐向前一股，所謂「紅四方面軍」，到了抗戰期間由陳毅、粟裕領導的「新四軍」一股壯大，成為四個系統。此四大股除去「新四軍」一股因成立較遲，其中大部份頭目皆來自其他三股，尤以來自朱毛，張徐兩股者為多，其山頭色彩較淡，其他三股則壁壘分明，毫不相混。毛幫「七全大會」時，張國燾出走，國際派已垮，周恩來早降，毛澤東無論軍權、黨權均定於一，劉少奇擬訂的黨章，竟然把毛澤東思想列入。就毛幫整個歷史而言，「七大」尚不是毛幫幫運最旺之時，但就毛澤東個人來說，「七大」確實是其登峯造極之時，過此之後，在毛幫內部漸引起不滿，到了「八大」時更是神憎鬼厭，「八大」由鄧小平所起草「黨章」，列有「名譽主席」一職，顯然是為毛澤東預留地步，準備有一天逼毛澤東改任名譽主席，因此，引起毛澤東之反抗，爆發了荼毒同胞，毀滅毛幫的「文化大革命」，且不說它。

只說在「七全大會」上，毛澤東在幫內聲望最高時，有人曾提出取銷「山頭」的建議，但毛澤東考慮之下，恐怕引起火併，未敢實行，反而公開聲明尊重「山頭」，從此之後，毛軍各股更加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大陸陷共之初，毛幫把原有的四個「野戰軍」及聶榮臻指揮「華北兵團」變成了「五大軍區」，另外加上東北高崗共計六處大山頭，這六大山頭儼然成為「六國」，各「國」均有「部會」之設，組織龐大，勝過一個眞正的政府。當時毛幫中央各大頭目，不論毛劉周朱，對此均感不安，合謀「削藩」，其進行步驟仍不外毛澤東之「奪命三招」，即甩石頭，滲沙子，挖牆角，將各區大頭頭調去北平任職，如調西南局排名第一的書記鄧小平出任「財政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任「軍事學院院長」，「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任「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中南局排名第二的書記鄧子恢任毛幫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華東局排名第一的書記兼「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饒漱石任毛幫中央組織部部長，並一度出任「志願軍」政治委員。至於東北最大頭目高崗也是這種辦法調去北平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

毛澤東如何向各軍區「滲沙子」，因爲滲進去的都是些小頭目，詳情非吾輩局外人所知。但另一絕招「挖牆角」卻很明顯卽實行一分爲二政策，將過去一個「大軍區」分爲兩個以上的一級軍區，由各山頭二級頭目出任「司令員」，如此以來，大頭目就被送進了「神主龕」，如「華東軍區」本轄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五省。毛澤東卻將之一氣化三清，分爲福建、南京、濟南三區。此種「挖牆角」的辦法，當時看是成功的，把一些專權跋扈可與毛劉周朱分庭抗禮的大頭目召去北平，使之無力爲亂。但毛澤東未料到二級頭目同樣也能作亂，兩省地盤雖然沒有五省大，但是幾個軍閥連結一起，依然是一大勢力。此種情況在以前尚不太顯明，及至文革發生後，槍桿子公開抗命，前後有許世友、陳再道、黃永勝、韋國清各軍閥大殺紅衛兵的事，陳再道更扣留了謝富治同王力，成爲舉世震驚的武漢「百萬雄師事件」，事情發展至此，世人對毛澤東的控制力始作以新的估價，以後這批軍閥索性抗命到底，毛林江要各省組成「革委會」，意在分軍事頭目之權，但各省軍閥也有其應付之策，故意從中延宕破壞，最後必須由這批軍事頭目兼任革委會主任，始能成立。毛林江以革委會分紅色軍閥之權未能成功，又出新主意，重組毛黨各省省委會，毛澤東並再三說明只能黨指揮槍，不能槍指揮黨，想在各省軍事頭目之上安置一個省委第一書記，實行黨指揮槍，誰知這批紅色軍閥經歷過幾十年腥風血雨的賊殺賊鬪爭，人人都搞通了思想，各省要成立省委會，還是要由他們兼任省委第一書記，否則便不能成立，此舉一拖拖了九個月始完全成立，第一個成立的湖南省委會由黨棍出身的華國鋒任第一書記，其餘二十八省市第一書記完全沒有軍人身份的，只有上海張春橋、河南劉建勛，河北劉子厚，天津解學恭，雲南周興。事情發展至此，毛澤東自然觸目驚心，非要想辦法對付這批紅色軍閥不可了。

各省紅色軍閥不僅公開抗毛澤東之命，對江青尤其極盡侮辱之能事，根據我政府敵後人員所得毛黨文件，各省軍閥對江青均稱之爲「花旦」，不僅如此，提起江青，皆以鄙夷不屑神氣說「她算老幾」，這句話是中原土語，若譯成國語就是「你是什麼東西」，背後說不算，余立金、傅崇碧當面罵江青，「你算老幾」，此語不僅輕蔑，更隱伏危機，一旦毛澤東「蒙史寵召」，所有紅色軍閥誰也不會聽江青的，而毛澤東在林彪死後，大位又非傳給江青不可，所以毛澤東在世一日，就要將各省紅色軍閥的勢力拔除，以便於紅色武則天登位時沒有阻力。

就表面情形看，毛江這次是一大成功，各省軍事頭目，都被調離原來防區，此事顯而易見有兩點好處：

第一，將軍事頭目調離原來盤據地區，與其本山頭嘍囉分離，雖然仍帶兵，但帶的已不是自己之兵，要指揮爲亂，實不容易，相信毛管區再有紅衛兵之亂，許世友就沒有力量指揮毛軍關城大殺。

第二，這次調動的八大軍區軍事頭目，有六人兼任省委第一書記，這一調動，「司令員」雖然仍舊，但兼任第一書記的可能性極微。尤其是韓先楚調去蘭州，許世友調去廣州，都不可能兼任省委第一書記，兩省省委第一書記原已有人，韓先楚到蘭州之後，排名在蘭州軍區政委兼省委第一書記冼恒漢之後，地位顯然降低，毛江夫婦苦心奮鬪了七年追求的黨指揮槍，至此稍有眉目。

但從另一方面看，其中也埋下更大危機，此要從幾方面看。

稽之往史，不論任何朝代，軍閥割據，中央政府一定微弱，最後也被軍閥取而代之，東周是如此，唐五代皆然，但有一點不能忽畧的，就是軍閥割據時，對內固然不幸，但對外卻有充足抵抗力，戰國時代七雄互鬪，北方未有外族入侵，至秦漢大一統之局成，匈奴之禍起，唐末藩鎮之亂，甚於戰國，但邊界宴然，至石敬塘召契丹，始啓外夷入侵之機，但也只限於石晉一代，後漢後周已足抗契丹之侵，至趙宋統一而外患始大。此一問題王夫之先生已經談過，抗戰勝利後，大公報王芸生也提出討論過，主張各省分權代替中央集權，當時毛黨尚未成大氣候，不足威脅中央政府，王芸生此文顯然爲毛黨之邊區割據製造輿論，曾受各方攻擊，以後無人再加討論，王芸生其人自不足道，但此一問題則不容忽視。何以故，當由於將專其兵，地盡其利，惟其是軍閥割據，視土地如私產，就非拚命保護不可，一旦中央集權，遇事派將出師，官兵既不習於當地情況，更缺乏鄉土感情，愛國者尚能發揮戰力，畏葸者但求敷衍，所以邊事必壞。明末袁崇煥守遼東，上疏崇禎帝，主張「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此策若加以惡意羅織，何嘗不可視爲袁督師有意割據遼東，但此策初行，清人已不能過寧遠而西。

目前毛黨軍事頭目大調動，就毛江夫婦而言，自當額手稱慶，但可以預料者，倘使再發生反共軍民起義，甚至如百萬雄師事件，毛軍是否能立時敉平，已成疑問。更值得注意者，大陸已如火山爆發，處處皆火種，尤其一千萬下放青年，觸覺最爲靈敏，過去雖時思反抗，但畏於毛軍鎮壓，不得不忍辱待時，此時毛黨整個軍事體系打亂，正給予反共青年以可乘之機，將使大陸整個火山爆發，較預期爲早。

再從另一方面看，將不能專其兵，有時亦會引起本身叛亂，唐代藩鎮中，最忠於朝廷者無過於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朝廷因其忠誠，特將其調任鎮州，若是別人，可能抗命，但田弘正不肯，仍然遵令前往，到任不久卽爲牙兵將領王庭湊所殺，唐廷不但失去鎮州，連帶又失去魏博，河北之事更不可問，執此而言，則李德生之調任瀋陽，是否會蹈田弘正之續，亦復難言。

總之，毛黨此次軍事頭目大調動，表面看自是毛江中央集權政策一大成就，但福兮禍所倚，相信毛黨滅亡契機，已伏於此時，讀者諸公請記吾言，以爲他日之驗。

談復興文化觀念與路向

朱信義

文化復興，不僅僅是要消極的維護優良的文化傳統，而重在發揚我們倫理、民主、科學的三民主義文化的光輝。時光如烟花過眼，自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發起，以迄於今，忽焉八個寒暑，在文化運動的實踐上，政府實施了九年國民基本教育、推行建教合作、擴大長期科學發展計劃、推廣社會生活規範……從國家建設、民生建設、民主建設各方面推動，可謂爲民族自覺、國家自強的一種革新圖強運動。

文化復興要確立的觀念

第一、復興不是復古：爲什麼要倡導文北復興運動？有人這樣問道，甚至懷疑這是一種復古的工作，其實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我們必須搞清楚，人類是爲了將來而活着，不是爲了過去而活着，我們生存最主要的任務是創造歷史。今天倡導文化復興運動，一定要換一換觀念，開一開心胸，不要再閉關自己，自命不凡，我們要很誠懇、很客觀的、把好文化，優良的傳統，保留下來，另一方面把不合時代潮流，沒有歷史意義的玩藝兒甩掉。

國際間是現實的，人家瞧得起或瞧不起，是看你現在搞出名堂搞不出名堂，不是看你祖先賣什麼膏藥。文化復興運動是一種去腐生新的實踐運動，因此我們要把五千年來的歷史文化，來一次過濾，看一看這文化遺產的包袱裝得是什麼：這包袱的貨色一定有好有壞；要現代化就利用我們固有文化精髓，發揚之，光大之，使之全盤現代化，不要只喊口號或半途而廢或只現代化一半，那就不像樣。

復興既然不是復古，我們就必須有選擇的接受文化遺產，「有選擇的接受洋大人的那一套，如果遺產百分之九十九是糟透了的，我們就不妨選擇剩下來的百分之一，如果洋大人那一套百分九十九是精華，我們也可以拒絕那剩下來的百分之一」。我們講發展科學，就是要有選擇的拋棄，有選擇的保留，這也就是國父所說的「把固有文化從根救起，對西洋科學要迎頭趕上」道理所在。

第二、文化復興要改良社會風氣，充實國民精神生活。我們常常誇口說，我們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五千年不是短暫的，照說，我們的國民性應當誠摯而忠厚的，但是近年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政治汚染時有所聞，顯示我們的國民仍潛伏着劣根性，但在建設方面。保守有餘，進取不足。國人常說日本人短視、庸愚，沒有正義感，這當然也是事實，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和德國，自力更生，已經成爲當今各國注目的國家，大家反而轉過頭來看他們的顏色，則是事實。文化既能改變人類的醜陋，如果大家麻木不仁，消極而悲觀，社會是進不了步的。

我們必須明白，有某一種文化，才有某一種政治，有某一種政治，才有某一種風氣。國家是一個總體，我們要復興文化，如果文學、音樂、電視、影劇等等，都落伍十萬八千里，或千篇一律愛情什麼的，儘是那些低三級的玩藝兒，科學怎麼能單獨發達起來呢？又如何能淨化人心呢？是故，復興文化。教育文化界，知識分子，機關首長，社會領袖，家庭父母等，在品德的實踐上，在潛能的發揮中，要省察自己的生活言行，改革社會腐舊的風俗習尙，進而爲國民的模範，才是功德無量。

第三、復興文化運動乃是一種民族自覺的運動：殷海光先生說：中國文化發展出一個觀念，就是自視爲一個「自足的系統」。古中國閉關自守，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共主」，在鴉片戰爭以前，中西在水陸兩方面都有許多接觸，荷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屢次遣派使節到中國來，要求訂約通商，這本來是雙方都有利益可圖的，但滿清政府卻把外國使節看作是洋鬼子來進貢，硬要把別人的頭往地上壓，行三跪九叩的禮節，有些使臣，爲了通商，忍辱遵從，但有些國家卻不以爲然，如英國一八一六年遣派使節阿門赫斯（Amherst）來中國辦交涉，滿清政府又要他向皇帝的牌位行三跪九叩的禮節，被他拒絕，滿清政府竟以阿門赫斯傲慢無禮而將他驅逐出境，這種幹法，完全是中了唯我獨尊的毒素而迷失自愚，也因此引起洋鬼子的憤怒，更莫名其妙的是義和團的邪說，稱什麼肚皮能抵抗槍砲，簡直是鬼話連篇，外國人是講科學的，自然不會相信這種胡說八道，這就是說苑裏所說的「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八國聯軍就是在這情況下聯合起來對抗滿清政府，這個戰役把清廷打得落花流水，實在應當歸咎於爲政者的自大狂與無知，這是感情用事引起的禍端。

大家應該知道，如果自己不能站起來，就是最好的朋友也不能永遠幫你忙，大家應當團結在一起，因爲，今天是非常時期，每個人都不能糊塗。我們說復興文化運動，就是民族覺醒運動，就是主張除了將我國優良的文化發揚光大而外，要從學校加強歷史教育，從社會加強國民教育，喚起國民同仇敵愾的民族意識，分清敵我，明辨是非，推行三民主義文化教育，提高政治警覺，嚴密心防，並獎勵研究學習，進一步得到新的思想，來鑄成新的文化。

復興文化的路向

復興文化運動，非爲一朝一夕之事，非爲一派一黨之業，所以必須成立機構，研訂計劃，規定目標，然後可以依照既定之目標，循序漸進，完成使命。文化復興其範圍不僅限於人文科學，而且兼及自然科學，其區域當然不僅及於台灣一省，而及於全中國，而兼及全球。這個運動誠可謂任重道遠，身爲炎黃子孫的每一位中國人都不能等閑視之，今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要項，畧陳一管之見。

㈠強化教育機構，加強倫常教育：教育和宣傳是兩件性質不同而相輔相成的事業，宣傳是一時的心理改造，但求聽衆或讀者接受建議，改變其觀念及行爲，所以成功快而效力不能持久，教育乃永久性的心理建設，是從根本上培養健全的人格，增進理智與判斷力，進而尋求眞理，造福人羣社會。爲了教育要以宣傳作前導，爲了充實宣傳，必須仰賴於教育的支援，所以，復興文化運動，從事文教工作的朋友必須在崗位上勇於擔當。

教育是百年立國之大計，從事這種工作是一種清高的事業，必須有健全的品德，才能負起良師興國的責任。總統在「救國的教育」訓詞中曾剴切指示教師本身的健全問題，他說：「……我們要建成一種神聖的任務，如果施育者本身的一言一動，不能取得一般受教者的信仰，是沒有成功的可能的。所以我們不講救國教育則已，如果要拿教育來救國，首要要從施教者本身做起。凡是負有教人責任的人，不但要有高深的學問，和精熟的技能，而且要有純正的人格和高尚的修養，尤其要有自立自尊的信心和精誠報國的熱誠，時刻反省，時刻修養，事事以身作則，要使此身完全不愧爲學生部下的師表，如此，才能一般學生部屬知道尊敬師長，服從長官，從而敬謹的接受我們的教導和指揮，然後我們的教育，才有實際的效果……」，今天我們的教育機構是否健全？老師是盡了心力？學生對倫常孝弟知道了多少？應當三復斯言，惕勵自勉。

㈡整理出版中國古典名著，鼓勵新的撰著評述及研究的興趣，前面我們提到，我們要復興文化，不是復古，是有選擇的揚棄，有選擇的保留。中國有些古籍，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裏面所講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都是外國人沒有的。講中國文化，當然不只這些。文化是人類社會在各方面努力的成果，文化包含有道德、文學、歷史、音樂、藝術、戲劇等等，我中華民族在今天世界的古國中巍然獨立，保存了歷刼不磨，自有其可貴的特質，我們要將本國這些文化寶藏，加以整理，並作有計劃的評述，使各階層都有興趣去研究，都能看得懂。

我們常說「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所謂「法」就是學習，模仿之意，「完人」是指完善的人，中國歷代有那些夠資格稱得上「完人」？我們要有系統，有計劃的評述，讓大家借鏡、學習。說句良心話，今天卅歲以下的朋友有幾位能看懂之乎者也？中國人不讀書，卻喜歡倚老賣老，這是最悲哀不過了，筆者希望文化領導者，在評述古籍及歷史英雄人物方面多費一些精神，多盡一些力量，培養同胞的文化興趣，相信這意義是深遠的。

㈢運用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繼續倡導戰鬪文藝，宣揚總統的德威和關懷同胞之至意，發揮我道統與法統的力量，以結合大陸傳統的意識，使其在情感上、思想上傾向於祖國。同時指出反攻復國戰爭爲反侵畧的民族戰爭，反極權的民主戰爭，反奴役的社會戰爭，關係民族存亡絕續及個人子孫的生死榮辱，以激發同胞的愛國觀念與民族自尊的心理，鼓盪同胞自救救國的情緒，爭取大陸反共反毛人士之投誠與起義。

㈣興建現代化的體育場、劇院、文化堂、音樂廳、美術陳列館等，都該有計劃的做，不能因參加某種國際比賽獲勝就開口要發展某一種體育，我們主張興建現代化的活動場所，只是希望國人在政府的領導下，能夠德智體羣四育平衡發展，蔚爲風尚，以改變國民的氣質。

㈤宣傳是結合羣衆的最佳手段，因爲它能夠在人們的心理上注入某種見解，也能夠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及行爲，我們應該誘導各種傳播事業，以致力文化復興爲己任，善盡文化救國的職責，舉凡新聞報導，禁止渲染罪惡事件，電視避免打殺的玩意兒等，都是文化工作者可以做到的，領導階層要善加約束，團結文化工作人員，構成文化戰線；報導當前情勢及傳播現代知識。

㈥發展觀光事業、促進國際間相互了解：要提高旅遊從業員的素質。地以人而揚名，中外皆然，禮貌代表一個人的教養，也代表一個國家的文明水準，洋客人到來，要在此地看啥姑且不論，旅遊從業員敲詐是最叫人洩氣的，今後一定要禁絕。

近來由於政府倡導多方面外交，到寶島來的觀光客多了，我們這裏卻常鬧旅社荒，這是發展觀光事業的死角，看來也只好等高樓禁建解除了之後，才能計議了。

除此，保存歷史文物，蒐集並研究鄉土文獻，以發揚民族國粹皆爲要務。

㈦積極推行新生活運動，使國民生活在固有四維八德的薰陶下，臻於現代化與合理化。

㈧海外僑教的改進，僑報的輔導及僑團文化活動的加強，都得努力：在這裏使我們想到少棒隊當初在美國榮膺冠軍時，洋人聽說這羣有禮貌的孩子是來自台灣，竟問台灣在那裏？可見我們海外宣傳仍須努力，這裏面顯然還牽涉到我國的正名的問題。我們要復興文化，光從國內派幾個人去外國訪問是不夠的，最好能利用華僑在僑居地的地位及影響力。保持與當地政府的交流，增加國際友人對我的了解與支持。

㈨對國外新聞機構及從業員，應不時保持聯繫，相互訪問，使國內進步情形能宣揚於外國，一則可以爭取華僑對祖國的向心，再則可以打擊中共文化統戰的陰謀。

㈩獎勵興學或從事文化服務業者，啓發人性，陶冶心靈的文學藝術創作。

讀過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文化，始終是一脈相承的，而其歷久不磨，從未間斷，這是我們王道文化的可貴。但願國人接受古人的經驗，吸取其長處，與現代西洋科學相輔相成，發揚光大，使它成爲三民主義的主流，以矜式末俗，垂範當世也。

外國人士筆下的中國大陸

陳震

「進入中國大陸被允許看到的『樣品』，只是大陸人民生活的『理想』，而非眞正『現實』。」

——美國新聞週刊編輯克萊恩

（載於一九七三年三月廿六日「美國新聞周刊」）

「我們去中國大陸的訪客，都獲得相當好的禮遇，但是我們所看到的總是一些『櫥窗地區』。招待我們的人以其說在爲我們引導，還不如說是在爲他們宣傳。」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伍格爾

（載於一九七二年十月三日「洛杉磯時報」）

以上是一個記者與一個學人，訪問中國大陸後所作下的評論。

以往能夠到中國大陸訪問的，多數是共黨的同路人。他們離開中國大陸後，只作一些歌頌和不實的報導。但是最近兩年，由中共對外策畧稍有轉變，准許若干國家的新聞記者與學人前往中國大陸訪問。這些人所描繪的中國大陸情況，雖然未必個個認識透澈，但不乏超然，和公正。這裏摘錄一些他們客觀的報導，幫助中外人士對今日中國大陸實況之瞭解。

政治壓迫

曾獲普立茲新聞獎的名記者米契納在訪問中國大陸後所作的報導：中國大陸是一個「高壓政治的大實驗場」。當我離開中國大陸時，我始終無法驅除我對「現代中國」的印象。中國大陸是一個令人窒息的陰森地方，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都被獨裁政治所懾伏和嚴格教條主義所束縛。中國大陸被籠罩上一層愁雲慘霧。有笑容的只有一些小孩子們，因爲他們還沒有體驗人的生存的價值。中國人民的生存，已付出喪失自由的極高代價，令人浩嘆！

——（載於一九七二年五月號「讀者文摘」）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巴奈特，訪問中國大陸後說：一般說來，人民是受到壓制，他們每天爲三餐而工作，缺乏對工作的熱忱與情趣，整個中國大陸似乎已進入一個政治休眠的時期。我更發現，中共每一個領導階層的幹部，對於未來都存着一種不知所適的感覺。

人民生活

美毛關係委員會主席約斯特，在訪問中國大陸後，對大陸人民生活所作結論是：中國大陸人民生活並無改善，它仍然是一個貧窮和處於初期發展中的國家，生活依然缺乏無數的舒適之感。絕大多數人民，只擁有最低限度的基本必需品，僅僅勉強餬口而已，生活是乏味而空虛。距離我們所稱的消費經濟，尚有一段極其遙遠的距離。

——（載於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紐約時報雜誌）

西班牙電視公司曾派記者及攝影人員，一行於一九七三年五月在中國大陸訪問三週，到過北平、上海等，拍攝一部長達一小時的中國大陸實況電視紀錄片，報導中國大陸一般人民生活、交通、城市，地方防空洞、農場、大學等情況。當這個電視影片在西班牙各地播出之後，許多西班牙人看了之後，都體會到中國大陸之落後，貧窮與人民沒有自由生活的情況，大家都在搖搖頭，顯示對中國大陸政權表示失望。

——（載於一九七三年七月西班牙現勢週刊）

社會景象

紐約時報記者秦家驄，訪問中國大陸十三天後，他說數以千計華裔美國人，在過去兩年訪問過中國大陸，他們被視爲「特別來賓」，甚至享受到香港澳門華人所不能享到特權，享受到意想不到的待遇。

例如我在上海大書店裏，可以走上當地中國人所不允許上去的樓上。我也可以自由訪問親戚，但是當地中國人，要到旅社訪問海外歸來華人，就必須塡寫訪者表格，等待批准。這些華裔美國人所得到的都是最好的東西，這是過分的，已引起華裔美國人的批評。大家都認爲一個平等的社會裏，某些人享有特權，受到特別優惠的待遇，是不相宜的。大多數華裔美國人都爲他們大陸親戚帶一些海外禮物，但是這種「富有的炫示」，使中國大陸人民產生一種沮喪的感覺。

——（載於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紐約時報）

去年（一九七三）四月十七日香港社會局發表報告，香港的法律與秩序比中國大陸好。最近兩年，上海、廣州等地區中國人犯罪率驚人上升，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年難民在香港也造成犯罪的問題。

文化與藝術

美國專欄作家艾索普在中國大陸旅行訪問一週後返美，他對中國大陸文化與藝術有如下報導：毛澤東控制中國大陸的威力，幾乎無所不在，我幾乎想不起能在四分之一哩旅程中，會見不到毛澤東語錄的大揭示牌，或毛澤東的像片。在這種高壓手段下，中國文化受到可怕的摧殘。中國大陸沒有活潑的藝術與文化，因爲那是一個極不自由的社會。

宗教活動

美國全國教會聯合會遠東區牧師恩廸考，一九七三年三月廿三日至四月十四日訪問中國大陸，報導中國大陸宗教活動情形說：中國大陸各地少數基督教徒，悄悄地在信奉基督教，聚會不是在教堂，而是在家庭中。以前教堂，現在被用作爲工廠、倉庫，或福利中心。基督教被視爲一種制度的宗教已不復存在，受過聖職的職業教士和教堂建築均被認爲不必要的。

就我所知中國大陸可公開進去作禮拜的教堂，只有北京區兩處，其他我所見到的教堂不是關閉，就是年久失修、或被用作材料堆積場。教堂內可資識別的名稱被抹除或移去。偌大的北京，現有基督教徒只有五百人。

美國國會訪共代表團團員，現任美國聯合神學院教授丁璜訪中國大陸後說：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命若游絲，「接近死亡」。教堂至今仍然被關閉不准開放，少數基督徒只改在工廠或其他地點聚首。

亞洲基督教教育聯合董事會所屬政策委員會指出：目前中國大陸各種宗教活動，包括基督教在內，都受到嚴格限制，自由結社已不存在，基督教想在中國大陸進行基督教教育方案，已無可能。

——（載於一九七三年六月號中國報導季刊）

工農業

美國華爾街日報瓊斯公司董事長貴利浦在中國大陸旅行四千哩後返美報導說：中國大陸農業仍然廣泛使用人力，目前還是趕着牛拉車與拖犂，農業沒有機械化，住宅也一樣原始。我的結論是「中國大陸從貧乏畢業升級到貧窮」。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塞資柏格訪問北平、上海、天津等地後報導說：盡管中共政權成立廿四年，雖然有若干進步，但仍然是一個貧窮落後國家。雖然中共已躋身於原子俱樂部，但它依然是沒有一個人民擁有私家汽車，它只是一個自行車騎士的國家。

貿易困難

西班牙記者團於一九七三年五月訪問中國大陸，發現中國大陸是一個沒有廣告和商業眞空的國家。需與中共做生意並非容易，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中共是一個極端專制政體，其輸出輸入完全操在政府手中，與其做生意，只是對其政府打交道，十分困難。

第二，中國大陸人民生活水準很低，目前尚不能構成市場，除了戰畧物資外，一般商品很難有推銷機會。

——（載於一九七三年五月西班牙現勢週刊）

新聞管制

中國大陸新聞管制得令人難耐，普通一般新聞動態，往往被檢查延擱達二、三天之久。在北京到中國大陸的訪客只能買到「人民日報」，其他報紙買不到。我們也發現中國大陸人民對國際間重大政治新聞全然不知，更奇怪的是，已經有人登陸月球了這個消息，他們也都不知道。

北京也發行有「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兩種單張報紙，對西方通訊社發表的政治動態作摘要報導，但只限於較高級人士才能得到。當我發現接近持有這種報紙的人，他們就立刻把它收藏起來。

——（載於一九七三年七月卅一日英國廣播公司聽眾週刊）

運動成績

中共曾經在中國大陸中學生中愼選十三名中學生，組成一個「田徑代表隊」，前往雅典參加第一屆世界學生田徑運動會。在十七個國家比賽中，它的成績是：一一〇公尺跳欄、一〇〇公尺、八〇〇公尺、及三〇〇〇公尺賽跑在初賽時即遭全部淘汰。跳遠、跳高榜上無名。四〇〇公尺、四〇〇〇公尺接力，敬陪末座。三級跳，一一〇公尺障碍賽獲得殿軍，這種成績使希京體育界人士大爲失望。

——（雅典通訊社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八日電）

中共籃球代表隊，於七月七日訪問西班牙，停留十八天，出賽八場，五敗三勝，他們對手只是西班牙二、三流球隊，結果輸球都在卅分以上。西班牙球壇批評中共的籃球隊是：球員技術太差，戰畧戰術全無變化。

——（馬德里新聞社一九七三年七月七日電）

統計工作

加拿大政府統計署長奧斯垂夫人訪問大陸後，於九月返抵加拿大說：中共統計工作實在落伍，設備老舊簡陋，統計工作不準確，最令人大惑不解的中共統計機構竟然不知道大陸人口到底有多少？我問過中共統計機構負責人，他只含混其辭的答復大概七億多，這種不知道自己國家有多少人的國家統計機構，對於有精確統計的加拿大人口來說，實在太不成話了，或許因爲沒有精確統計，所以中共不能控制好大陸之經濟活動。他最後說看到中國大陸一切後，我再與加拿大比較，相形之下，他們太落伍了。

五七幹校

荷蘭前駐平代表佛克馬離任返國後，他說：中共政權對老百姓所作所爲，我感到失望。「五七幹校」是各地都有的「農村感化院」。知識分子、幹部、青年學生在那裏接受「再教育」。在嚴厲的環境下，被迫忘去書本，僅限於學習毛澤東教條。

中共對外交官的猜疑仍舊很深。外國人非經許可，不得隨便旅行。我在北京也受到嚴密監視，有一次荷蘭輪船到達天津港，我申請由北京到天津迎接我國家的輪船，竟然也遭到拒絕，眞是令人啼笑皆非。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認識中國

第一層次看「反孔」

柳以青

最近幾個月來，中共所統治的大陸，再一次掀起了「反孔運動」浪潮。

記得不少的人士們，從大陸逃出來之後，或是在探親回來之後，在私底下告訴我，或是在寫文章公開於眾時，都有一個類似的實情的透露：就是生活在大陸上的絕大部份的老百姓，挨苦、受窮，辛勞的工作等，大家起碼還能挨下去，忍受下去，可是，最怕的這是中共不時的要搞一些什麼「運動」。由於二十多年來的生活經驗，所謂「運動」，就是代表了有人受屠殺，有人受監禁，有人會失踪，有人會當眾被辱，有人會……。

因此，這次突然之間，在中共的「十大」之後，掀起了「反孔運動」，必然又是大陸七億多老百姓們，在戰兢恐懼之下討生活了。雖然這次表面上是借了「孔夫子」為其反對的對象，但是，實質上所波及的範圍，恐怕是每一位中國老百姓的心靈深處。因為，這次的「反孔運動」是在社會中的各階層和各行業中進行的。

「反孔」與「上層建築」

為了這次「反孔運動」的籌備，卻是經過了事先的安排的。這安排可以從一九七三年第八期的「紅旗」上找到一些線索。那便是在這期「紅旗」上出現的第一篇文章，由黎堅署名的「重視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

在這篇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有幾段話，首先是把上層建築與路線問題連在一齊，襯托出他的重要點，文章說：「抓上層建築，關鍵在於抓路線。路線問題本身也是屬於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東西，但由於它是一定階級的利益、要求和世界觀的集中表現，是指導行動的網，因為它是關係全局的根本問題。毛主席關於『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否定一切的』教導，既闡明了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又深刻地概括了上層建築裏的階級鬥爭歸根到底就是堅持什麼樣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問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對了，就能使上層建築各個組成部份沿着正確的方向不斷完善起來，從而充分發揮它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保護和促進的作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錯了，上層建築各個組成部分失去了正確的方向，不但不能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反而會起着阻礙和破壞的作用。」

其次，對住如何推動「抓上層建築」的具體困難，提出了幾個代表性的例子。這代表性的例子，使我們覺得是饒有趣味的：

「有的同志強調自己水平低，把抓上層建築，抓路線看作僅僅是領導幹部的事情，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正因為水平低，才更應該注意上層建築，關心路線問題。認識來自實踐，路線覺悟也只有在抓上層建築革命的實踐中，才能逐步提高。」

「也有的同志不注意或不善於從上層建築，從路線上來推動生產的發展，儘管他們主觀上想加快生產建設的步伐，但結果常常是事與願違，甚至會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

「我們有些同志往往看不到或不了解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重要性，看不到或不了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阻礙作用，把文化教育戰線上的鬬爭，看作只是『文化業務部門』的事，與國計民生沒有多大關係。這是錯誤的。」

「有些同志也認識到抓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鬬爭的重要，但又覺得困難很多，不敢大膽前進。其實革命的道路從來就是很艱難曲折的，沒有什麼輕車熟道。上層建築的革命更是如此。」

最後，這篇文章的作者預示說，這個抓上層建築的工作是要在「廣大羣眾進行長期的、大量的、細緻的工作才能實現。」同時，這一「運動」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要有決心，有毅力，持之以恒。」

因此，這一「反孔運動」，表面上雖是針對了孔夫子，而骨子裏又一定是在大陸的老百姓中進行了批、整、鬬、改了。不由地又為大陸的老百姓所要遭受的這次「運動」摧殘而嘆息了。

對於上面所引的話，我想給予少許的質詢，這質詢也只是「擺事實，講道理」而已。

根據馬克思主義所說「存在決定意識」的，那麼，既然中共總是稱「社會主義的建設」如何如何，何以二十多年來，到今天還鬧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問題，這裏只可能有兩個解釋：一、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眞理」根本是經不起「實踐」的考驗的；二、中共所鼓吹的「社會主義的建設」如何如何之好等等，只是白紙黑字或是一股聲浪的虛偽宣傳而已。又或是只是做為供外人參觀的特定「樣板」而已。

這一「反孔運動」的產生，無論中共借了什麼「冠冕堂皇」的名義，恐怕都不能掩飾內部的矛盾，和事實與宣傳的長寬距離的。

有人說：「假的說上千萬遍，就變成眞的了」。這句話有重新考慮的必要

，因爲，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語錄，何止說了千萬遍呢？但是，到今天爲什麼還是搞出偌多的「是非」來呢？在大陸出版的雜誌、報章上，都是用了黑體大字在宣佈着「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三要三不要」呢！原來，是假的東西，永遠不會變成眞的；無論你把假的東西說上幾千幾萬幾億幾兆遍！

從這幾句刋於雜誌與報章版頭的「毛語錄」，我們就很容易的知道：目前的大陸上盡是搞修正主義、分裂和陰謀詭計的。

然而，悲慘的卻是七億多中國大陸上的老百姓。

四個例子，四種代表

在上面所引出了四個具體而有代表的四個例子，我們也會發現：大陸上中共的「同志們」，對於搞「運動」，特別是「抓上層建築」的運動，是多麼消極。現在，我們也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來分析一下。

該文作者說：第一類的「同志」之所以不顧「抓上層建築」是因爲「水平低」。這卻是一個事實，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所有大陸的教育都停頓了，水平也都低得要命。據說這是根據一九六八年毛澤東的「七•二一」指示的。正巧，在一九七三年第八期的「紅旗」上，緊接着這篇「重視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就刋出了署名朱研的「改革大學招生制度的深遠意義」文章。其中有一段話說：「從工農兵選拔大學生，經過這幾年的實踐，已經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並且推動了整個教育的革命，使學校面貌爲之一新。」這「新型的大學生」經過這幾年來的教育，已經自認「水平低」了。事實上，從「紅」到「專」根本是兩條路線，要求又「紅」又「專」的話，簡直是緣木求魚。因此這位有關教育文章的作者，也就不能不否認這一點說：「有的人對工農兵上大學，頭腦裏總有個問號，懷疑的焦點是教學質量，特別是知識質量。……我們不能離開路線來討論教學質量問題。看質量，首先要看政治方向，學的東西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就從文化方面來講，究竟什麼叫知識？怎樣來分知識的高、低、深、淺？這些問題也只有用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才能正確回答。」

這方面說起來，似乎很動聽，但是什麼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恐怕更是一個「莫測高深」的「法術」而已。因此，教育界中充滿了「平靜的書齋」氣氛，對參加「社會實踐的勁頭就不那麼大了」。雖是如此，也還不能改變了「水平低」的情形呢！

第二和第三類的「同志」是「不注意」和「不了解」、「不善於」抓「上層建築」的重要性，最多是把這方面的工作推向「領導幹部」和「文化業務部門」，何以這兩類的「同志」是如此呢？這原因是已經厭惡了中共搞「運動」的劣行惡跡。他們只想依了中國民族良善的本性，在強權壓力下過一個兢兢業業的勤勞百姓——「加快生產建設」和埋頭苦幹於「國計民生」。可是，該文的作者卻以爲這是「錯誤的」。事實上，這一描述已經看出了大陸上的老百姓以及中共所謂的「同志們」，與中共所宣傳的馬列、毛思等，只是貌合神離，只是口是心非而已。老百姓很「了解」這所謂「抓上層建築」還不是那麼一套貨色！

也就是爲此，第四類的「同志們」，只有藉辭「覺得困難很多」了。

像這樣的一種情形，所謂發動「抓上層建築」，和搞「意識形態」運動，當然是問題多多，困難重重了。沒料到，在「十大」過後，就開始把孔夫子抬出來，做爲「反孔運動」的祭旗了。

面對着這一「反孔運動」的開始與流傳，我想到了以下的幾件事：

一、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幾年來，其最拿手好戲的搞思想、重宣傳、握情報、搞統戰，雖然使到所有城市與鄉鎮都有了馬語錄、列語錄、毛語錄等的招牌；雖然在每個人的白天工作後的寂靜休息的夜晚，又不時地加強「學習」，同時，在公開集會的人羣中，又不時的高唱思想主義。再者，在所有報章、雜誌以及電台上又是馬列、毛思、「九大」「十大」，可是，這些都已經成了表面工夫，應酬文章而已。大陸上的老百姓，甚至幹部們，也都已在思想宣傳上「痲木」了。到頭來，他們都已認識清楚了，還不是幾個騙人的名詞，幾句騙人的話語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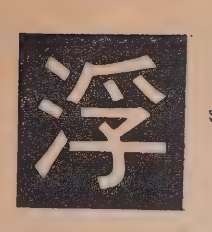
假如馬列、毛思是「絕無僅有」的「眞理」的話，那就不該是用了偌多的方式，大加宣傳呢！而這二十幾年來的宣傳，也該是深受「所有人」歡迎、接納和實行呢！可是，事實上，卻眞是「事與願違」呢！

二、無論是人們如何看孔子，但是，孔子所繼承所開創的道理和眞理，並不是只屬於孔夫子個人和他的弟子們，以及兩千年來的儒家學者們和知識分子們的。而是孔夫子所講的道理和智慧，是觸及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和流於中國人的血脈裏的。這些，已經做成了中國人之所以爲中國人的本質——它表現於社會上的風俗習慣中，又表現於中國人與中國人相聚相處中，同時，又藏在每一位中國人的本性裏。誰與孔夫子所闡發的道理智慧作對，也就是與中國人本質作對。將來也必將被中國人所埋葬的。中國式的埋葬是有幾種方式的，並不能一概行論。但是，這次中共的「反孔運動」，必然是更接近了被埋葬的邊緣。

三、根據中共「兩報一刋」的元旦「社論」，除了強調「反孔」運動之外，特別點出了一點「中外反動派和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都是尊孔的」。這裏我們暫時不理中共所說的「中外反動派」，我們只看看「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都是尊孔的」一句話，我們也就知道：原來中共的「頭子」們，也是不能不「尊孔」的。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原因何在呢？恐怕中共並不能把「機會主義」的帽子加上去，就可以解決了實質問題的。







冬行夏令以後

冬行夏令，使老萬生活脫了節。僅僅實行了一個星期，老萬已有點吃不消。自從日間給打樁噪音困擾，盡量利用晚上時間爬格子，往往爬到兩三點才上床。早上起來，照例寫一兩千然後回報社上班。改了時間後，起來洗把面，看看報上大字標題，時鐘已敲響十點，沒法不趕着穿衣服上班，弄到差些斷稿。往日，老萬早上起床，耍一輪八段錦，然後梳洗刮鬍子，讀一會報紙，慢條斯理的寫好稿子回到報社，還不太晚。現在禽禽青趕回來，已經「高朋滿座」，上司雖未責我遲到，自己也覺不好意思。只好把早上寫稿習慣改掉，晚上全部寫好，第二天便用不着趕得屁滾尿流。

冬季，天亮得遲，黑得早，再把它提前一小時，上早班的人要在天亮前起床，如果他們有晨運習慣，老萬建議步行上班，一來可以節省時間，二來不坐車可節省能源。

一個人的生活習慣，有時不會因時鐘的撥快撥慢而改變，除非人人校好鬧鐘，否則習慣七點鐘醒來的，冬行夏令，他醒來便是八點了。要將習慣適應新鐘，需要一段時間。

老萬無意反對冬行夏令，只要此舉有助於節省能源，我以為每一個市民都有義務改變自己的習慣，適應新時間；問題是冬行夏令究竟對節省能源有多大幫助呢？

據說，實施燈火管制後，節省電力不如理想，即是說，比預期數字為小。老萬認為，收效不大的原因，是得不到市民合作。有些商店管制燈火後，生意受到打擊，心中憤懣，引起「報復」心理，不准用霓虹管，他們卻在另方面浪用電力，或用電比開亮霓虹管更多。

因此，老萬認為政府採用硬綳綳的辦法行不通，一定要在便民的原則下，大家共謀善策，才可眞正達到節省能源目的。

要達到節省能源百分之十的目的，其實不難。相信全港市民都寧願在不管制燈火下自動節約用電百分之十，平時用一千度電力的，以後只許用九百度，相信大家都樂意遵行。

再進一步管制燈火

眾所週知，香港實施燈火管制後，百業俱受影響，商店戲院，無不叫苦連天。到了十點半，整個城市，只見到冷清清的街燈，即使靠夜市的商店，也非打烊不可。

可是能源缺乏，是世界性問題，香港未雨綢繆，盡力節省，充實儲備，自有其必要，因此商業上雖遭受這麼大的打擊，也沒人認眞反對。其實，實施燈火管制對節省燃油的幫助極微[illegible]

民大眾。香港治安已惡劣到這田地，光天化日之下，匪徒也肆無忌憚，話搶就搶，話刼就刼。燈火管制後，箍頸刼案顯著增加，是無可為諱的事實。黑暗，助長了刼匪的膽子，匪徒加倍活動，是燈火管制帶來的必然後果。可是我們的石油管制大人似乎並未考慮到這一點，冬行夏令後，進一步縮減一小時開燈時間，此舉使市民一致反感，認為政府未免操之過急，照目前石油供應情形，實無此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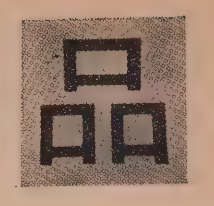
可是，潘達先生的花招還不只此，擬議中準備實行的辦法，更打算減少街燈。如眞的付諸實行，香港的賊仔、刼匪一定會三呼潘達先生萬歲萬歲，因為，潘達先生給他們橫行無忌的機會。除非不出夜街，晚上若到外邊去，分分鐘有被匪徒箍頸或挾持回家洗刼的可能，你說可怕不可怕！如果潘達先生一意孤行，不理輿情，實在是令人遺憾的事。

阿拉伯國家已宣佈增加石油生產，並且宣佈對英、法、日石油輸出量不予削減，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當然也沒有受到削減影響，同時中共聲言增加燃油供應，在可預見的將來，香港絕不會受到燃油短缺的嚴重威脅，即使要節省，也不必禽禽青，沒有進一步管制燈火的必要。如果必須節省用電，也可變通辦法，每一電燈用戶，不論其為工、商、仕、農，一律要他們節省百分十的用電，以他們平時用電平均數字為標準，如超過規定，予以重罰。相信這辦法不會影響很大，市民恐遭責罰，可能節省還不只百分十，其效果一定比燈火管制有效，不必替匪徒製造機會，這是值得潘達先生參考的。

文化工作者苦矣

文化界朋友近來見面就互相訴苦，因為紙價飛漲，弄到出版刊物的朋友非常頭痛。目前紙價已漲三四倍，不但漲價，而且缺貨，有些有貨的紙商，看看漲勢凌厲，寧願封倉不賣，因為賣了出去，買不進新貨，存白報紙好過存銀紙。

老萬每月需紙二百五十令左右，以前紙商可以賒帳兩個月，還怕老萬這客仔給別的行家搶掉，時時「聯絡」；但現在紙商對老萬已換了一副面孔，每次來電話都是告訴老萬：「又漲價了！」以前每月結帳後，給他一張一個月的期票，從來沒有話講，交易了十多廿年，未嘗拆爛汚，信用應該建立起來了。可是近來紙商接到支票，牙痛咁聲，要求「即期」的。商人當然不會講什麼交情，他們的困難也是事實，到了一個月後，紙價又不同了，因此他們要人揸定銀紙，才給你貨，現銀交易，無賒無欠。

成兩張報紙，中間要花不少人力物力，如果沒有廣告彌補，中了馬票也不夠賠。據說，過了農曆年後，有十多二十種雜誌要關門；一些狗馬報也打算收檔。

香港早有「文化沙漠」之稱，它之所以成為「沙漠」，不是文化朋友不肯幹，而是香港人根本沒興趣讀書看雜誌，一般刊物除了報紙，主要銷場都在海外，每年歲晚，是書刊淡市時期，不過今年卻顯得更淡，書刊的銷路，有跌無起，文化界朋友受到雙重打擊，負擔重了，收入減了，除了關門，還有什麼辦法？

連政府出版的憲報也要縮版，理由是節省紙張消耗。目前厠紙也賣到一元多一卷，但厠紙不能不買，肯花一元多買一本雜誌的人不多，你說，從事文化工作的朋友可悲不可悲？

紅色打單信

每逢年底，紅色打單信特多。稱之為紅色打單信未免太小器，人家好心並不一定向你打單，只是婚姻大事，不能不讓親友知道，也不能不設喜筵，慶祝一番。不過，人情緊過債，當你接到紅色請柬，可不能置之不理，起碼要做一份公價人情。從前一圍普通酒席，一百五六十元便可以，公價人情二十元，連酒水下欄，主人也不必賠本，等如大家醵資吃喜酒。

可是，今天百物騰貴，最普通的酒席也要四百元以上，稍有講究一點便要六七百元，連下欄往往過千。公價人情雖然也漲了價，但大多數不過三十元到五十元，和主人的酒席相距得太遠。做三十元公價人情，主人肯定賠本，五十元也可能賠，問題是主人訂什麼酒席。

請喜酒是中國人風俗習慣，其所謂喜酒的熱鬧場面，不過是一桌一桌的麻雀，埋席後，有如風捲殘雲，吃完最後一道甜品或水菓，便作鳥獸散，剩下來是主人家一班疲累的人馬。

頭腦較開通的人，漸漸覺得擺喜酒是勞神傷財的事，尤其當你的請柬派到親友面前，他們往往皺上眉頭，稱之為紅色打單信，其實，這可能是一封賠本的打單信，與其要人家花費，自己又賠一大筆，不如親家兩免，登一則廣告，通知親友，讓他們曉得，我的乖乖已經成家立室，之後，他倆到外國渡蜜月，大家省了錢，省了時間，更省了精神。

越有錢的人越少擺喜酒，有時舉行茶會，或者酒會，因為有錢人朋友多，擺酒是一樁頭痛事，茶會、酒會較簡單，川流不息，不必限定時間開席，大家談談笑笑，應酬幾句，一聲拜拜，又可脫身，做別的事情，沒那麼拘束。不過，中國人不習慣酒會，認為不夠熱鬧，也應有喜慶氣氛。其實，設酒會花費不在擺喜酒之下，高級大酒店，酒會每客三十元以上，如做公情；主人收到，不切實用，尤其銀盾、鏡屏之類，不過是一大堆廢物，更是無謂之至！

八股

政治或宗教，都有他們的一套「八股」，不論出自任何人的嘴巴，或者任何人的手筆，都是一個模型。偶然捩開收音機，黐了線，會聽到大陸廣播，所有廣播員都是一個腔調，所用的詞句、語氣，全都一樣；在大陸報刊上看到的文告，幾乎是千篇一律；同樣，在台灣出版報紙上看到的官方文章，也彷彿有個定型，這類文章就是上文說的「八股」。

「八股」之得人厭，是沒有新鮮的東西，說來說去三幅被，所用詞彙，限死在那幾個上面，這些文章，講話沒說服力。

聖誕日在螢光幕上看到兩位宗教領袖出現，一位是白約翰，一位是新任主教的李宏基。他們是本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領袖，在聖誕節講幾句宗教上善頌善禱的話是應時之作。老萬看完了明珠台，再看翡翠台，又看港聞摘要，即是一連看了三次，發覺兩位宗教領袖講話的腔調完全相似，可見基督、天主是一而二，二而一，和別的宗教有他們自己的一套「八股」一樣。

更有一個相同之點，雖然聽了他們講話三次，除了一些聽熟了的名詞外，實在聽不懂這段談話的中心意義何在。白約翰以外國人說中國話，措詞文法不習慣還可原諒，李宏基主教的講話，也很難了解他要說的是什麼。也許因為老萬沒有宗教信仰，他們講話又太富於宗教色彩，因而無法了解。不過，如果要使更多人士信上帝，這種定型的宗教腔必須「改革」。老編要我們寫文章，也聲言必須「言之有物」，如果空空洞洞的把一大堆名詞串在一起，怎能叫人們對偉大的天主上帝產生信仰呢？

政治八股受人批評，宗教八股一樣令人厭倦。聰明的宗教工作者，早該揚棄這種腐朽的老東西！

同樣的，宗教人士講道，也統統是一套八股。站在教堂台上講道，不管是神父抑或牧師，甚至主教、教宗，都有一個定型，不必聽懂他說什麼話，只要聽了這種腔調，就知道他在講道。

老萬這麼說，並非褻瀆宗教人士，只覺得這是一種不高明的習慣，也認為沒有這必要。如果越出這八股的框框，是否就不成為講道？我不認為如此。

如果所選的題材更和人們現實生活接近，會收到使人信道的更大效果，這是老萬多次聽宗教人士講話的一些感想。

萬人傑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三、「廣州天亮了！」

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軍隊攻佔廣州了，當時國民黨的軍隊幾乎是全無抵抗地潰退的，而中共似乎是中國人民希望之所寄。

在共軍攻佔廣州時，筆者正在澳門老家居住，當時筆者對共軍是懷抱着崇高的敬意的，當時的報章雜誌大都宣傳着：「中共軍隊紀律嚴明，不取民間一針一線。」

星島日報在共軍攻佔廣州時，在第一版中以特號字作標題報導說：「廣州天亮了！」

在共軍佔領廣州前一年左右，香港大公報有一欄是由黃秋雲君主編的。當時筆者曾投稿到該欄，後來經左傾的朋友介紹，會與黃君見過一面。這時的黃秋雲年紀很輕，生得很英俊，看他居住的地方，絕不似「無產階級」，反之，應該是典型的「貴族之家」。

當共軍佔領廣州後，筆者看星島日報，知道黃秋雲已經是「廣州文教接管委員會委員」，於是立即由澳門去函黃秋雲，表示希望返國工作。

隔了幾天，黃秋雲由廣州來函，介紹我到石歧「珠江人民報」。我接信後，立即乘歧關車，由澳門前往石歧。當時由澳門前往石歧，是絕對不需要任何證件的，正如目前由香港到九龍一樣方便。

以維持夫妻兩人的生活了。共產主義是救世濟民的良方，而且自己一向喜歡文化工作，我不應該講價錢。」我立即接受了何文的意見。

何文問我何時可以開始工作，我說：「我有一些行李在廣州，我想明日到廣州一行，回來後便可以立即參加工作。」

這天晚上，我在報社睡，準備翌晨乘船上廣州。何文給了我一個鐵質的證章，上面刻着：「珠江區地委會珠江人民報」。何文還對我說：「你動身時向我取通行證。」

由石歧前往廣州的船是在晨早啓程的，而何文和招麥漢工作至深夜才睡，所以那天上廣州時他們還沒有起床，我便沒有向他們取「通行證」。我只留下一張便條給他們，便坐船往廣州了。

船開行後，在中途有共軍下船檢查。

人們大都有國民政府時期的「戶口簿」或證件，我卻什麼證明也沒有，只有一個鐵質的證章，因此我便被捕了，同時被捕的還有幾個人。

我雖然被捕，但我並不恐慌，我以為一經訊問便會獲得釋放。

共軍押我上岸後，把我囚禁在一個房子裏，初時囚房中還有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人，但隨着我進入，他便被移送到別處去了。

囚房中，舖滿稻草，這時天氣很

醜惡的說謊者

青冥

港大、中大和浸會的學生會，舉行了一個「中國週」，據說是要藉此「認識中國」。其實要「認識中國」，最快捷的辦法就是「回歸」。然而「愛國學生」照例是死也不肯「回歸」的，他們雖然在發「中國熱」，但若果眞要他們「回歸」的時候，他們就可要渾身打顫——「發冷」起來。

浸會學生會在去年十月編印了一部「中國週特刊」，這部特刊的文章造得不錯，但除了一篇轉載的文章外，都沒有作者姓名，不知道是否眞的是「同學們長期調查研究的結果」。

不管這些不敢以名示人的作者多會做文章，謊言愈是美麗，就愈顯出說謊者的醜惡。

這部特刊裏有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民生近況」。這篇文章說：「中國推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就是予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以最大的自由，而對一小撮壞人則實行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是中國政治上的特色。」

請問這篇文章的作者：什麼是「最大的自由」？是唸毛語錄還是偸渡？那些在邊境上巡邏的狼狗和在海中的鯊魚，是否就是「最大的自由」的執行者？

當人民的言論受到箝制，當正直的作家被迫沉默的時候，由「一小撮壞人」操縱的浸會學生會，竟然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人有「最大的自由」！

這篇文章又說：大陸的同胞對「國際動態很熟悉，就如香港某些人很熟悉股票的上落起跌一樣。」

生活在鐵幕後面，連「資本主義國家」的書報都不准閱讀，中國人民居然能夠「熟悉「國際動態」，眞可算是奇蹟。稍具思想的人，都可以看出這篇文章的作者很熟習說謊，就像「某些人很熟悉股票的上落起跌一樣」。

這位善於撒謊的作者又說：中共「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為了討好蘇聯而放棄外蒙，為了諂媚日本而出賣釣魚台，為了增加收入而鼓勵人民吸烟，為了個人的權力進行「文革」和屠殺林彪——這就是中共「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最佳表現了。

這篇文章還告訴我們「一個故事」：「幾年前，有一批蘇聯籃球隊來中國進行比賽……他們來時，曾聽說中國沒有足夠的糧食可吃……特地帶了一箱蘇聯黑麵包。怎料事實並不如此，在中國獲得的食用比蘇聯要好得多，幾天後，那些黑麵包都發霉了，他們……便送給中國旅店的服務員吃。那些服務員當然不吃那些又

給制，我們打算每月支兩擔米給你。夠用未？你的工作是編輯。」

我想：「兩擔米雖然不多，但可

臉和飲的在內。每天還有兩大碗飯供給，至於有餸沒有，現在我想不起來了。我只記得，飯是有多的。

共軍頭頭調動

項廼光

中共軍事頭頭調動，這是出於「文革派」的預謀，旨在攫取軍權。這一次大調動，是無力整肅下的一種削減與控制軍權運動，是基於政治原因的大搬位，是「文革派」權力鬬爭需要下的有計劃措施，是毛澤東對其後事的安排。同時，也是軍中整肅的新階段的開始，是新風暴的號角而已。

這一次調動的重點是李德生，陳錫聯與許世友，可以明顯看出受到貶低的有三個人，一是許世友，他從一九五九年九月擔任南京軍區司令員迄今已十九年，調至廣州，無異是拔了他的根。而且，許的被拔根乃是毛澤東計劃的安排，就共黨歷史言，許是張國燾所領導的紅四方面軍的悍將，在抗戰前夕，他曾在「抗大」受訓時領導過準備拉跑單幹，實質上等於反毛的暴動；在「文革」期間，許的表現也不是「文革派」所滿意的人。但是因爲他的潛力很大，在軍中有其一定基礎，所以只好用搬位的辦法使他離開南京。這是「文革派」要鞏固華東陣地的重要措施，因爲上海是「文革派」的大本營，搬走許世友，更利於華東的控制與掌握，是具有雙重作用的。二是韓先楚，他由福州一個重要軍區，調到蘭州較次要的軍區，地位已遭貶低，而且在蘭州的政治委員兼甘肅省黨委第一書記的冼恒漢，有的報導，排名在韓之前，可以顯示韓已經不可能再像在福州一樣的黨政地位。三是曾思玉由武漢調至濟南，只轄山東一省，地位已明顯降低。

至於陳錫聯是貶是升，這要有待進一步觀察。「北京」當然是重要軍區之一，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就個人作用言，不能與在瀋陽相比擬，所以，可以說將他調空了，不過如從另一角觀察，因爲陳錫聯是共軍中具有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的僅有二人之一（另一人是許世友），以其在共黨中的地位，調至「北京」，近水樓台，參與共黨中央決策事務，政治行情是否有上升的可能，是否在中共軍委中也起些作用，尤其，揆諸他和李德生的關係極爲深切，多年來，他都是李的直屬長官，這次調動是否由李的緣引而進一步投向「文革派」呢？有待時間證明。

李德生以共黨副主席的頭銜，總政治主任的地位，出任瀋陽軍區的部隊是林彪的主要基地之下，是共軍中數量多裝備好的部隊，須要進一步懷柔疏導與掌握，而這也正是「文革派」所要伸手軍中的重要陣地。

（此文節錄自研究中共問題專家項廼光在台北所發表的專文，分析中共軍事頭頭的調動。）

因房外，共軍持着槍在巡邏。我想和他們說話，他們不回答。最後，我忍不住了，大聲地吵，要他們給我一張紙和一枝筆，我在紙上說：「我是中共珠江區地委會宣傳部轄下珠江人民報的工作人員，請即押我回石歧訊問清楚，否則押我到廣州。」

我把字條交給共軍後，過了一晚，由兩個共軍持着長槍，用刺刀指着我，押我步行到廣州。

我被拘押的地點，可能是黃埔。

他們押我到了廣州的一個軍事機關，現在記不清這機關的名稱了，大概是「警備司令部」罷。他們問明我被拘押的經過情形，並問我有沒有熟人，我便把黃秋雲的地址告訴他們，他們立即打電話到「文教接管委員會」，跟着黃秋雲便前來保釋我。

在釋放我時，他們向我道歉，並把褲帶和錢包發還。

我和黃秋雲的關係雖然十分簡單，但直至今天，我依舊感激他，懷念他。

我相信，黃秋雲是一個熱情的，富有理想的青年。他已經背叛了自己的階級，他獻身於共產主義，他以爲共產主義可以使中國人獲得幸福，可以促進「天下一家」的理想。爲了人民，他犧牲了個人的幸福，他願意把「秋雲」這充滿了「資產階級」氣息的名字改爲「秋耘」！

雖然我只和秋耘見過兩次面，但對於他的消息卻是留意的。

他曾經翻譯過羅曼羅蘭的作品。

我在大陸時，他是北平出版的「文藝學習」月刊的編輯委員，後來是「文藝報」的編輯部副主任，負責實際的編輯工作。他曾經大膽地說：

「只要常常深入到生活中去的人，誰都會看到這樣或那樣的民間疾苦。好些人有眼淚，並非因爲笑得太過份，而是因爲困難和不愉快的遭遇在折磨人。誰也不能否認，今天在我們的土地上，還有災荒，還有饑饉，還有失業，還有傳染病在流行，還有官僚主義在肆虐，還有各種各樣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現象。」

秋耘要求藝術家說：「作爲一個有着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藝術家，是不應該在現實生活面前，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閉上眼睛，保持緘默的。如果一個藝術家沒有膽量去揭露隱蔽的社會病症，沒有膽量去抨擊一切畸形的、病態的和黑暗的東西，他還算得是什麼藝術家呢？」

啊，秋耘，你說得對！我和你雖然只是泛泛之交，然而，對人民之愛，對壞人之恨，我們是有共通點的！

我感謝秋耘，秋耘幫助過我「回歸」，使我在暗無天日的地方生活了差不多八年，也使我認識了世界上最美麗的謊話。

這八年來的「共產主義教育」，使我從迷夢中清醒過來，使我能夠正視現實：要救中國，要救人類，必須打倒共產黨！

傳說秋耘已經被清算了，不知最近怎樣？唉，唉，凡是好人，都會被共產黨踏在地底的！



大陸人民與共幹對共黨的批評

本刊三二四期，曾就大陸人民及共幹的心理，予以分析。現根據大陸情報資料，續將他們對中共重要政策和首要頭頭的一些批評，加以整理分析。

去年元旦，廣東省革委會某共幹，會對中共內政措施，作過深刻批評，到目前爲止，此一情況仍未改變。據該共幹指出：

㈠「文革」時指責劉少奇不關心人民生活，「文革」後理應有所改善，但相反的，最近兩年連談也不談「改善生活」（按：其實中共藉口備戰，更加壓縮人民的口糧及生活必需品的配售量，使人民生活更形貧困。）

㈡「文革」後農業所受衝擊太大，損害也最重；加上實行商業下放到社隊、辦合作醫療制度，社隊辦中小學等措施，使公社、大隊增加了不少負擔，剝削並消耗了鉅額農村資金；同時大量下放城市人口前往農村，減低了農民本來很低的分配。

㈢自尼克遜及田中訪平後，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有了若干認識，共黨並向黨員傳達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工廠，管理人員少，效率高等優點，要廠礦企業共幹仿傚實行「精兵簡政」，使共幹困惑的是，毛澤東目前所定政策，究爲修正主義、劉少奇路線？抑乃眞正共產主義？（按：中共並不採獎金刺激制度，工業生產是永遠停滯不前的，如改採獎金刺激制度，則將是資本主義的復活；僅是「精兵簡政」，對工業生產不會有什麼

㈣工作的進展，決於幹部的領導。目前「革命者」被人革其命，「領導者」反被人所領導的爲數不少。被整的幹部，也成了「專政」的對象，這些人雖然有的「解放」了，但對「被專政」那段時間所受的待遇，心裏仍極不舒服；至於目前在位的幹部，也就心一旦被整，將嘗到同樣的滋味；如果栽在「解放」幹部的手裏，對其實施報復，那更不好受了，這是一般共幹普遍消極被動主要原因之一。

㈤目前危害社會秩序的絕大多數是「成份」好的人，大部共幹均主張應按過去劉少奇的建議，取消階級鬪爭，制定法律，好依法處理犯罪者，但毛澤東絕不會同意這樣的做法，卻又找不出足夠的共產主義理論來說服人。因此須要「解放」一些「政治家」及「理論家」來泡製一些政治理論，待時機成熟再展開一次反右運動。

大陸各地一般共幹與人民，對毛澤東的外交路線，普遍感到迷惘，認爲原是頭號敵人的「美帝」現在竟成了朋友，實乃不可理解之事。一九七三年八月上旬，廣州地區共黨，曾派幹部，逐級傳達解釋：「這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大家對這路線雖不理解，但要相信毛主席的路線永遠正確，要大膽去執行，決不會錯。」這樣解釋不但不能令人滿意，反使人聯想到林彪曾經說過：「對毛主席所說的話，理解的要執行，暫時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種要人民對毛澤東盲目的崇拜，和盲從的做法，在現今是

中共爲甚

項楚

最近中共發動了一連串的揚秦抑孔運動，把秦始皇說成是偉大的革命家、創造者。把孔子說成是替奴隸主階級說話的人民的階級敵人。中共爲什麼要這樣的拼力吹捧秦始皇醜詆孔子呢？那無非是如魯迅所說的：「維護古人，也就是維護自己。」因爲中共今天的所作所爲，如殘忍、暴戾、野蠻、專斷……等，完全是和秦始皇同出一轍的，甚至有些地方，其不顧惜民命的程度，則遠超於秦始皇。在秦始皇的時代，固然是有很多建設，是很具規模，而且對後世確有很大的貢獻和影響，如修築萬里長城，開闢馳道，開鑿鴻溝、靈渠等，都是工程宏偉，耗用龐大的人力物力的，舉凡這些，固可以說是秦始皇對後世的偉大貢獻。然而，在這個偉大的後面，卻隱藏着千千萬萬人的血淚，在表面上看來，人們都以爲是秦始皇的功勞，其實，這一個功勞，是秦始皇用人民的血汗，不顧惜人民的生命，用暴力壓迫、鞭撻等手段換取得來的。假如有人要問：「參與這些龐大建設的人民，他們是不是心甘情願呢？」「那些人民是在怎樣的情況之下，被驅遣着做這些牛馬不如底工作呢？」如果上帝允許這些被奴役，蹧蹋而死去的人民有說話的權利，他們一定會對秦始皇提出控訴。每一個人生存在世界上，只有短暫的一生，他們應該有他們自由選擇其生活方式的權利，他們應該有自主權，而秦始皇爲了個人一己之意慾，卻完全不顧惜人民的死活，驅遣着百數十萬的百姓，如同牛馬一般，去幹那些非人生活的勞役。如果秦始皇是偉大，那麼歷史上所有的暴君，都應該給他們加上一個「偉大」的冠冕。我承認以上這些建設是有功於萬世，但這個功應該還給偉大的中國人民！中國人民那種忍受壓迫的耐力，超乎牛馬之上的勞動力，的確是世界之最，是不由得世人不佩服的。

歷史，是一種無可爭辯的事實，事實擺在眼前，是不容我們詭辯的，我們說秦始皇是一個好大喜功，權力慾極強的君主可，說秦始皇是偉大，那是怎麼樣也說不過去的。秦始皇能統一中國，是祖先留給他的事業基礎，然即位後，則自比功高三皇，德兼五帝，稱自己是始皇帝，祖先沒有封諡，從這一點足見他是一個背祖忘宗的人，無怪乎史書上都說他「刻薄寡恩」了。他希望由他自己開始，以後二世、三世、一萬世的傳下去，這充分表現出秦始皇的自私。他的所作所爲，無非是爲了滿足他一己的權力慾，爲了鞏固自己的政權而作，雖然在這過程中，有些地方無意中對後世產生好的影響，但這些，在秦始皇是沒有預先想及的。即如統一全國文字，統一全國交通，統一全國度量衡及法制等……這些，只要是生於那個時代，誰作了皇帝，誰都會想到要這樣做。並

，各地在學習「十大文件」時，對周恩來政治報告引列寧「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以便後來容易捕獲和槍斃強盜」的說法，來解釋對美國的接觸，一般共幹和人民，都更爲不滿。

又在廣州，外籍人士不論公私事務乘小轎車至市賓館門口時，共黨必派兩名女服務員代啓車門，迎接入內，敬奉茶烟和熱毛巾，其卑膝獻媚的態度，與對待人民的傲慢，適成強烈對比，此種對外態度也引起了非議。

對共黨「十大」，大陸各地的反應，均極不佳。

廣州市民認此會議僅係預定形式，各項議題事先並未發交基層組織去研討，一切均由共黨中央包辦，如此神秘做法，有悖黨「民主集中制」。

廣東中山縣工人對於中共推行學習「十大文件」，並提出今後任務要求，展開大批判，指出這個運動不亞於過去的「一打三反」運動，增加了工時以外的許多學習時間，而學時的刻板枯燥，與人民現實生活需要相距很遠，普遍表示厭惡不滿。

惠陽農村人民對「十大」反映的一些意見：①十全大會不能使水稻豐收，管他的，今年水災餓不死算好運。②我不管九全或十全，九全死一個，十全又死一個，十一全不知死的是誰？總之，過一天算一天，沒啥意思。③制定「四清十二條例」的劉少奇死了，制定「四好連隊」的林彪又死了，看來制訂政策的人遲早都不得好死。④今後執行政策不知是誰的好，做人還是糊塗點好。

歷年共黨政策的實施，對大陸人民來說，十足是共產暴政，其間雖有鬆緊程度不同，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而已，而毛澤東操着最後決定政

毛澤東的怨恨最深。

「文革」之後，毛澤東在大陸的聲望，更趨低落。大陸人民咸認毛澤東統治過於殘酷，其存在一天，人民便不會有好過的一天；尤其劉少奇及林彪的相繼被整肅，毛澤東在黨內部，聲譽更爲掃地，大家都盼望毛澤東早死。

在大陸各地，反毛心理早醞釀成熟，只因共黨控制過嚴，一時無法蔚成反共行動。

對於江青，一般人對其均心存輕視，認爲不足成大事，不過是一個文化劇藝工作者而已。大陸人民普遍傳說，江青親戚多在「國務院」各部據有要津，這些皇親國戚，遭人側目。最近江青穿着旗袍洋裝出現，人們竊竊私語，這不是和王光美一樣的嗎？如果王光美是走資本主義路線，那麼江青自己又如何呢？江青在毛澤東身邊，只是毛澤東的政治負債，而其宮廷派的一伙政治經驗多不成熟，難得有成大器的人，毛澤東死後，彼輩要想繼承掌權，實在問題頗多。

周恩來在政治上善於肆應，很少失敗過，而且手段圓滑，目前在共黨頭頭中，頗有聲望，不過年事已老，當政將不會久。一般人認爲毛澤東如先周而死，周恩來尚有其存在價值，但鑑於劉少奇、林彪等的下場，任何人均難以逆料在毛死之前，會發生何種事故。今日周恩來地位，在當事而非當權。

王洪文的竄起，在共黨內部論資排位，和論才排位都有受人非議之處，認爲毛澤東對其不次拔擢，此種安排並非得計，在「宮廷派」內部，亦有不利影響。「廖化當先鋒」，不是好事。

「揚秦抑孔」

堅尼夫

，道方便遊行，都是他個人窮奢極慾的有力明證。其濫用民力，嚴刑重稅，更是現在極權統治的最佳典型，爲民主社會所不恥。秦始皇爲了統一思想，實行以法家思想爲治，抑人民言論自由，焚書坑儒，偶語書詩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等，與現在中共的只准歌頌馬列毛思，不准有其他思想，可謂如出一轍，無怪乎中共要對秦始皇盡力吹捧維護了。

在秦始皇的許多暴政中，其中以焚書坑儒一事，最爲後世所詬病。焚書一事爲李斯所建議，主要原因是由於當時儒生動不動便據詩書以古非今，議論君上。秦始皇既以法家思想爲治，對於一些阻碍其政策推行的反對意見，自然不能容納。我們試看下面李斯的焚書辦法！

㈠史官非秦紀皆燒之。㈡非博士官之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㈢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㈣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㈤保留者，僅醫藥、卜筮、植樹之書。㈥如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

可見秦始皇焚書，其主要對象是六國史記及儒家經典，秦始皇要焚燒六國史記，使六國遺民，忘記其國族觀念，以達到其統治目的，這一點是無可厚非的。然而，秦始皇何以又要焚燒儒家的經典呢？無他，主要原因是儒家思想所鼓吹的一套「仁治」思想，以「德」化民的理論，與秦始皇厲行法治，多暴力而少仁恩的作風，大相違背；而儒家思想那一套充滿溫情思想，充滿人性的仁愛學說，對秦始皇的罔視民命，專斷極權，殘忍苛刻的作風，無形中成了一種很大的諷刺，無怪乎秦始皇對儒家思想學說，視爲眼中之釘。秦始皇因爲怕儒生據詩、書以古非今，誹謗自己，影響統治政權的鞏固地位，乃毅然接受李斯焚書的建議。觀乎秦始皇這一舉動，與現代中共文化大革命時，所有大學教科書，一律以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思想爲教材，其作用可說是同出一轍的。在我們中國傳統觀念中，一直把法家思想的統治視爲「霸道」式的統治，把儒家思想以「德」化民的統治方式，視爲「王道」式的統治，因爲崇王道，拙霸道的意識形態，根深蒂固地根植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目中，對於崇尚霸力，專斷暴戾的今日中共政權來說，自然會產生一種深遠的強大的影響力，使統治者寢食不安。人性的覺醒提高了，人民對於牛馬般的生涯自然無法忍受，雖然中共會繼續用種種不同的壓力加在人民的身上，使其順從，但「崇王道，拙霸道」的「仁治」思想不清除，其後果是足以分解中共暴力統治政權的，這便是今日中共拼力醜詆孔子，大力抨擊儒家思想爲落伍思想，腐敗思想的重要因素。可見，秦始皇之視儒家思想和今日毛澤東視儒家思想，其態度是一致的，其出發點是如出一轍的。其恐懼儒家思想的心情，眞可謂古今如一呢！如此說來，毛澤東是要以秦始皇自比了。

我看美加

【20】

梁人傑

美國人的小家庭

他的房間是日本式，一個床墊平放地板上，是他們的床；一架電唱機、大堆古典音樂唱片，也放在地板上。孩子的房間也別緻，一面是玩具架子，兩面各有一張墊褥，白天把墊褥貼牆豎放，孩子可在當中玩耍；晚上把墊褥放下，就是他們的床。一切省錢和簡單，但整潔美觀，這是比利的心思和太太收拾井井有條，使這簡陋的家庭，也充滿溫暖。跟孩子凌亂的王老五居處比較，相差太遠。孩子自小不大愛收拾，一個人在外國，沒人管，當然更懶得為這些小事情花時間。他住處唯一乾淨的是浴室、浴缸和面盆都洗刷得清潔。

比利和他的好朋友的父親熱烈握手，對我們的相會表示興奮。閒談中他對老萬說：你知道我為什麼和你兒子感情特別好？因為他永遠跑在我前頭。他解釋說：我和他同在一系，差不多從學士到碩士都一起，我念暑期，他也念暑期，可是任何一科他都比我勝一籌，我自問唸書很用功，有時全家睡了，我還在燈下刨書。學士畢業時，我們都是榮譽學生，但我成績比不上他；唸碩士，他也一直領先，他是我們

做助手，他拿到獎學金。不過，這回我卻先走一步，我碩士畢業了，他進了醫院，要年底才能完成學業。

比利畢業，馬上找到一份年薪一萬四千元的工作，這幾天正收拾東西，準備離開拉利。

公園消磨禮拜天

美國人教育小孩子的方法和中國人頗有不同。舉個例說：老萬為了感謝比利照顧孩子，請他一家到拉利相當高級的餐廳共進晚餐，雖然奄美和小比利都在被邀之列，但赴約時比利只和太太同來，兩個孩子都交鄰家看管。他提出的理由是鄰家小女兒仙杜拉過生日，要他們去參加派對。

美國人成年人的應酬很少帶孩子同去；中國人卻喜歡闔府統請，因此，在中國人的宴會中常常見到大羣小孩在酒家樓上鬧做一團，這情形確不大好。沒有兩個孩子參加，我們成年人可以不受打擾的談談成年人的事情。

可是另一次我們的聚會禮拜天，奄美和小比利不但參加我們一起，並且成為今天的主角，我們同到公園渡過一個下午。

拉利的公園不大，但植物特別茂盛，也許是陽光和天氣使然。公

樂的設備，也有許多人在公園特設的燒烤爐烤東西，一些人則舉行野餐，一家大小，坐在草地上，或席地而臥，悠閒地享受一個星期日。

星期日美國公園的熱鬧有如香港茶樓，這是香港人和美國人生活方式的不同。不過，在美國大城市裏，就沒有小鎮方便，要找一個遠離鬧市繁囂的地方，過寧靜的一天，不那麼便捷，往往要開幾小時的汽車。

公園裏有些學校的學生演奏音樂，是公園遊客人人可以享受到的免費娛樂。

公園裏設有高約一丈的木樁，供孩子們攀登玩的，奄美攀木樁很有一手，矯捷如猿，這樣一個小女兒，中國父母一定制止她爬上去，以免發生意外，可是比利夫婦倆在旁邊替她打氣，鼓勵她爬到頂尖。

他們禮拜天喜歡到公園，就是要給孩子們一個活動的機會，小孩子要時時活動，才能幫助發育，他們並不躭心會有什麼危險；中國人喜歡孩子規行矩步。

我們喝點汽水，談談說說，很快日影西斜，不能再拍照，才離開公園；那時間仍然有人留着未走，有些人在舉行野火會。

住在小城裏的美國人大都這樣

雀聲，這裏不會聽到。老萬並不鼓勵香港人效法美國，如果四百萬市民禮拜天一齊跑到公園，那情形將是不堪想像的。香港人喜歡在斗室裏竹戰三百回合，是環境造成，不是這樣，怎樣打發時光？

留學生活孤單寂寞

奄美雖只七歲，不但天真可愛，還處處表現得聰明過人。她不只能爬到木樁頂尖，文靜方面的表現也很超卓。她能用中文寫出我孩子的名字，因為他教過她。一個七歲的美國小女孩能寫出像樣的中文字，可不簡單。

她要求老萬替她起個中文名，我寫出「莊愛媚」三個字（他們姓約翰遜）；過了不久，她就拿自己寫的三個中文字給老萬看，這三個字很深，她同樣能寫出。

第二天老萬從郵局拿到一份星島日報美東版，她見到很出奇，立刻曉得是中文報，因為其中有兩個字她會寫過。奄美說她喜歡中文，要求孩子教她，可惜他們要搬家了，儘管孩子繼續在美國唸博士或再唸一個碩士，恐怕也不一定有機會見到比利·約翰遜一家。美國這麼大，你在一個地方，我在一個地方，除了寫信、通電話，要見面很難找一個大家有空的時間。

老萬回港後，疊接孩子來信，他顯然對拉利這小地方厭倦了，打算換換環境，到哈佛、麻省理工或哥倫比亞唸另一個碩士。不過，這些學校對「外國學生」諸多限制，

這樣的小城確是使人苦悶，別說「同我族類」的中國人甚少，有時要吃吃祖家口味，只好自己燒，中國菜只有一家餐館，所謂中國菜，爲適應鬼佬，早已變質；那位老板兼大厨師每年有幾個月到別地渡假，關門不做生意。

做生意的可以關門，少賺些美鈔，到外邊調劑一下生活；沒有餘貲的學生就不可以這樣。孩子在拉利念了幾年書，苦悶的心情，老萬到過那地方後，可體會得到。尤其他唯一談得來的好朋友比利已畢業離開，他更孤單。相信他動了「到別的地方換換環境」的念頭，定與此有關。

香港許多在中學快要畢業的學生都雄心萬丈，早作到外國升學的打算。力求上進，充實自己，這是好的；但應該先作心理準備，如果到一些中國學生少的學校，必須能適應孤單、寂寞的生活。卽使住在宿舍，有同房的同學，但外國人和你談得來否，卻不一定；再者，如有假期，他們各自回家，你可能一個人獨守宿舍，要找人談一句話也難。在這種情形下能抵受得住才成。所以，初到美國時，許多香港學生在偷偷地哭，他們思家的情緒，要過了很久才能消除。

豪華酒店與簡陋寓所

從離開香港起，一直住在酒店。美國酒店設備還不錯，普通每天房租二十五元左右，第一流酒店價錢往往相差頗遠，日租四十多五十元的常有。許多酒店是新建成，一

偉。有一面是金字塔形，四十五度傾斜，下面是大堂，有特別設計的噴水池，泉水不是向上噴，而在圓形邊緣溢下，有如張開水幕，彷彿一塊玻璃紙。如邊緣不夠平滑，便會走樣。旁邊是一個幾丈高的藝術雕刻，美國大建築物都有藝術雕刻品點綴，使人有優雅感覺。再走過去，下了石階，是茶座，紅地毯、銀卡座，像在玻璃罩下，這設計新奇又美觀。大堂另一邊是九十度垂直，從橫邊看則是弧形，邊緣有四個透明如名貴雀籠般的東西，在外邊爬上爬落，原來是電梯。電梯透明，在建築物外邊上落，從電梯外望，有新奇感覺。三藩市沒有颱風，電梯可以建在外邊，香港卻難效法，一旦刮風，電梯損壞機會很大。

乘透明電梯到樓頂，是個規模頗大的旋轉餐廳，和香港新建成的富麗華酒店的旋轉餐廳差不多，不過設計和情調似比富麗華勝一籌。這裏的旋轉餐廳用藍色，他們則用鮮紅地毯，不但舖滿地板，連牆壁也是，天花用鏡，部分牆壁也用鏡，使人如置身紅色世界。這大膽的色調設計，只有喜來登一系酒店喜歡使用，也是他們的特色。

還有一家設計奇怪的酒店，有如小孩子砌積木，一塊一塊立方形木頭砌成不規則的圖案，每一立方，就是一間房間。這種建築物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卽使有這樣具創作能力的劃則師，也永不會出現，太浪費地皮和空間了。

不過，老萬沒機會住這些新型酒店，老萬並非吝嗇昂貴的房租（

入住，只好在外邊欣賞一番，在下面茶座喝杯茶，算是在一流大酒店享受過了。

來到拉利，破例沒住酒店，住在孩子簡陋的寓所。酒店有冷氣，晚上睡得舒服；可是孩子的寓所連電風扇也沒有，老萬最怕熱，晚上睡時很苦。孩子說，平日只他一個人，並不熱。他不敢購置太多東西，恐怕搬家時麻煩，所以一切從簡。他那部老爺電視機只買了十五元，隨時準備丟在垃圾崗。

自助洗衣場

出外旅行，骯髒衣服的處理是個頭痛問題，雖然可以交酒店侍應生加工洗滌，幾小時後，就可送回房間，不致躭誤行程，不過這要花很多錢。有些人買易乾的襯衫、內衣褲，自己洗滌，掛在當風處，第二天早上便乾。不過旅行有時十分疲倦，還要動手洗衣服，難免遊興大減。

隨同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的美國新聞記者，把穿髒的襯衫、內衣褲丟在攏搖桶，懶得洗。美國人浪費已成習慣，好好的東西，動不動便丟掉。一套內衣褲，在他們眼中不會當是一回事。他們的用具，很多只用一次便丟棄。譬如番鬼佬大牌檔的刀义、杯碟，吃完就丟。酒店的侍應生卻替他們把衣服檢出，洗乾淨送回來。在衣物短缺的中國大陸，許多人鶉衣百結，新的東西，穿過一次便丟掉，對他們來說簡直難以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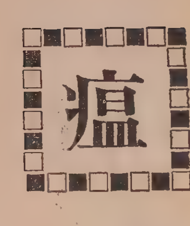
老萬不會這麼浪費，不想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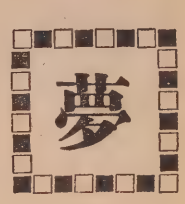
在美國，洗衣服很方便，家裏沒有洗衣設備的都像我們旅客一樣，積了大堆才拿去自助洗衣場洗滌。近年，自助洗衣場已成香港新興事業，雖然許多人家買得起洗衣機，但寸金尺土的香港，不是家家有地方放得下；同時，家庭式的洗衣機雖說可以乾衣，但只乾幾成，從洗衣機拿出來，還要晒晾，很是麻煩，除非另買一部乾衣機，但這便佔地更多。

美國的自助洗衣場和香港的不同，美國不少洗衣場是百分之百「自助」的，沒有人看管，餵了角子，機器便開動，替你洗衣、乾衣。沒有角子，那兒又有機器換錢，每次半小時放一枚二角半硬幣。不過價錢並不劃一，有些設備較好的收費也較高。

有顏色和沒有顏色、棉質或尼龍質、絲質或羊毛要分開來洗，因爲尼龍、絲質等不能用熱水，乾衣時也不可以快乾，只可慢慢來。知道了這些訣竅，一大堆衣服拿到洗衣場，分開種類，放了進去，便可做別的事情，或到市場買東西，然後回來，再送進乾衣機，幾角錢便可搞掂；洗好的西褲、襯衫等，多數不皺，馬上可穿用，不必熨。所費無幾，方便非常。

老萬在孩子「指導」下，第一次在拉利這樣整理旅途中穿髒的衣服；以後到別的地方也照辦煑碗，很輕鬆的就把頭痛問題解決。如加上漂白劑，在巨大的洗衣機洗滌，確可洗到「超過潔白」，且還「留有清新潔味」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第二天，周恩來到總政治部向部長陳誠請求給予一架飛機回延安。

陳誠問道：「恩來兄，你回延安什麼事？」

周恩來說道：「辭公，希望你相信我說的是眞話，我不知道延安來電要我回去幹什麼？」

陳誠說道：「我絕對相信你，不過，我也希望老兄回去勸勸毛潤之。」

周恩來臉一紅，問道：「辭公要我怎樣勸毛澤東同志。」

陳誠說道：「我有幾句很不中聽的話，說出來希望吾兄不要見怪，兄弟覺得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於人有良知，吾兄以爲這話對不對？」

周恩來明知下面一定有大帽子壓下來，但也不敢說不對，只得連連點頭，說道：「辭公的話對極了。」

陳誠說道：「好了，這是第一點，吾兄同意了，第二點，兄弟覺得應當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同胞。」

周恩來覺得不能再點頭了，說道：「關於這一點，辭公可能稍有誤解，共產黨人並非不愛國，只是所愛的範圍較大，不但愛自己同胞，也愛全世界的人類，尤其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陳誠說道：「恩來兄，照你的說法，貴黨同仁除去愛中國，更應當愛蘇聯，是不是？」

周恩來紅着臉說道：「確是如此。」

陳誠笑道：「照這樣說法，貴黨既愛中國，中國軍民正在浴血抗戰，貴黨本於中國人立場，應當盡力作戰才是，其次貴黨既然愛蘇聯，蘇聯被德國打得喘不過氣來，更擔心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也希望貴黨能派兵參戰，牽制日本，是貴軍無論基於愛中國，愛蘇聯的立場，都應當對日軍發動攻擊，但貴軍在何時何地同日本作過戰。」

周恩來無言以對，只好請陳誠撥一架軍用機，乘機回到延安，下了飛機已覺得氣氛不對，在過去，周恩來每次回到延安，中共大頭目一定傾巢出迎，這次到了機場，情況冷落，所有大頭目皆未見面，延安唯一的一部汽車，也未開來迎接，周恩來只得騎馬回到在延安的住宅。周恩來的住宅也是窰洞，他卻是窰洞中最講究的，除去毛澤東的棗園住宅外，要以周恩來的窰洞爲最講究，窗明機淨，還有一套沙發，在當時的延安，有一套沙發可眞不容易，這是周恩來自重慶用飛機帶回延安的。

靜靜想了一夜，次日一早，周恩來趕去棗園見毛澤東，在過去每次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去見毛澤東，毛澤東一定迎在門口，見面先握手大笑一陣，然後到了房內，龍井茶、五香瓜子，喝茶磕瓜子，談到中午，一頓美酒佳餚，江青也出來「彩袖殷勤捧玉鏡」，極盡阿諛之能事，這次周恩來到了門首，警衛員竟然攔住要等候傳報，周恩來雖然到了爐火純青，心裏也滿不是味道，但到了此地，除忍耐之外，也沒有其他辦法可想，只得站在門首等候，足足等了半個鐘頭，警衛員才出來打個手勢，着周恩來進去。

周恩來進了客廳，看見毛澤東大刺刺地坐在中間，見到周恩來也未起身，冷冷問一句：「幾時回來的。」

周恩來看見這個陣仗，不敢失意，躬身說道：「昨天。」

毛澤東擺擺手要他坐下，周恩來半個屁股，斜着身子坐在椅子上，眼觀鼻，鼻觀心，不敢開口。

停了一時，毛澤東說道：「你在重慶也該知道黨中央發動整風的事。」

周恩來點頭道：「知道，看到了整風文件之後，心情非常激動，主席不去電報，我也準備馬上就回來。」

毛澤東畧感意外，抬頭看看他，問道：「你趕回來幹什麼呢？」

周恩來說道：「整風當自我整起，因爲我過去犯的錯誤太多，雖然主席寬宏大度，不予追究，但

我自己不能不向黨中央作一坦白交待。」

毛澤東未料到周恩來竟然未推卸責任，一口承擔下來，當時反而不便再追，只得轉變話題說道：「你雖然犯的錯誤多，但你為黨立的功也不少。」

周恩來說道：「這是主席原諒我，替我講好話，但我自己卻不是這樣想，我即使為黨作了一點事，也是在主席英明領導之下，本身並沒有什麼功可言，但我犯的錯誤，卻要我自己負責。」

毛澤東說道：「其實也不能要你自己負責，王明、博古、洛甫這三塊料更應當負責。」

周恩來一聽毛澤東把他同國際派綑在一起，連忙說道：「王明與博古犯的錯誤與我不同，我犯錯誤與他們無關，在江西蘇區，在長征途中，博古主管黨務，我管軍事，各不相干，所以我犯的錯誤不能由他負責。」

毛澤東明白了周恩來的意思，冷笑道：「王明與博古都經過黨中央調查，要他們交待。」

周恩來說道：「我雖然同他們並不相干，但是也願意同樣接受黨中央調查，什麼公開的鬬爭，我一定坦白交待。」

毛澤東覺得自己要說的話，都被周恩來說完了，反而不知怎麼說，停了一時，說道：「你先回去休息，等我考慮一下再說。」

周恩來站起來躬着腰說道：「希望主席不要動溫情，一定要認眞給我一個機會，使我能改正自己的錯誤。」

毛澤東揮手道：「好吧，我知道了。」

周恩來鞠躬退出，自回住處。

江青等到周恩來走出去，出來說道：「潤之，饒了周恩來吧！怪可憐的。」

毛澤東笑道：「怎麼樣，你看上了周恩來那張白臉了是吧！可是你不知道白臉後面藏的是奸詐的。」

江青臉一紅，說道：「我同你說正經話，你又開玩笑，鬼才會愛上周恩來，比他漂亮的男人我見得多了，越是小白臉越靠不住。」

毛澤東笑道：「所以你就愛上我這個醜八怪了。」

江青呶嘴道：「不同你說了，我不但說話說你不過，演戲也演你不過。」

毛澤東奇怪道：「你說什麼？我演什麼戲。」

江青說道：「我看你對周恩來有幾副不同的嘴臉，作得眞是好看，當年在上海韓蘭根、殷秀岑都不到這個火候。」

毛澤東笑道：「沒有辦法，作一個共產黨員時刻都要演戲，你只是看見我會演戲，不知道周恩來更高，我最多只是能怒能笑，周恩來卻會哭會叫，又會似潑婦罵街大鬧，這份工作你們電影界內找不到第二人。」

江青說道：「這些我都知道，但還是鬬你不過，現在跌到你的手心裏了。」

毛澤東笑道：「這還不是最後的一仗，將來的事還說不定，在我黨內部，眞正能害我的，過去是周恩來，將是還是周恩來，你千萬不要輕看了這個笑面白額虎。」

江青問道：「你既這樣擔心周恩來，為什麼又不去掉他呢？」

毛澤東搖頭道：「還要利用他，沒有他，我們同國民黨之間就斷了橋樑，所以雖然明知道留着他是心腹大患，但是又沒有辦法去掉他。」

兩人正說着，活曹操走進來，毛澤東看見活曹操進來，連忙推開江青，起身讓坐。

活曹操坐下，江青親自送一杯龍井，活曹操呷了一口茶，說道：「好香，那裏買來的這麼上好的碧螺春。」

江青說道：「是周恩來同志上次從重慶帶回來的，一直未喝完。」

活曹操放下茶杯，摸着一小撮五色鬍子說道：「我就是要同主席談談周恩來同志的問題。」

毛澤東笑道：「林老，周恩來去看你了。」

活曹操說道：「沒有見到，周恩來回到延安之後，誰也未見，但是他為什麼回來，我倒是清楚的很。」

江青抿嘴笑道：「林老，你未卜先知。」

活曹操摸摸一撮小鬍子，笑瞇瞇看着江青說道：「也差不多，要沒有這個本事，怎麼會人人叫我軍師。」

毛澤東笑道：「林老，不談這麼遠了，請問你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

活曹操說道：「我要先問主席一句，有沒有決心幹掉周恩來。」

毛澤東說道：「不是沒有決心，而是勢所不能，今天把周恩來幹掉了，蔣先生也許無法直接干涉，但國共之間的聯繫完全中斷，勢非全面破裂不可。我們現在還不能全面同國民黨破裂。」

活曹操說道：「既然這樣，主席就不能像對付王明，博古一樣對付周恩來。」

江青笑道：「林老也來替周恩來說情。」

活曹操笑道：「江青同志說話有個也字，不知道在我之前，還有誰來替周恩來說過情。」

毛澤東指指說道：「還有誰？不就是她。」

江青臉一紅，說道：「我幾時替周恩來說過情。」

毛澤東笑道：「賊不打三年自招，你沒有替他講過情，怎麼用得上一個也字。」

活曹操看江青玉容緋紅，頗覺不忍。趕快岔開話題說道：「主席別開玩笑，還是談正經吧！我可不是來替周恩來講情，老實說，照我的本意最好把周恩來交給鄧發同志，送去升仙洞，一了百了，為主席除了一個心腹大患，為黨除了一個奸細。」

毛澤東看看江青，笑着說道：「如何？林老也是這樣說吧！英雄所見，從來都是相同的。」

活曹操連摸兩把鬍子，微笑說道：「我同主席意見永遠是相同的，事先不必商量，事後必然一致。」



強拉農民充奴工

大木仲治

本文作者是日本侵華陸軍步兵中士大木仲治，故事發生地點是中國津浦鐵路線博山縣境內，時間是一九四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初。博山縣境內的農民男人皆被日軍捕走，強迫爲無價的勞工，情狀極爲悽慘。

已到了秋收季節，高粱桿長到丈餘長，很大的高粱穗垂下。從一九四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初旬，駐在中國津浦鐵路線中心地帶的日本第十三軍，奉命令到博山西方地區一帶去捕捉勞工，那時日軍稱爲「博西作戰」。

那時期，第十三軍隸下的獨立第十混成旅團，旅團長爲河田槌太郎少將，他的旅團戰鬪司令部是設在滎蕪縣城內。那時，我是屬於第十旅團隸下第四十四大隊第三中隊。第四十四大隊長爲國井英一上校，大隊奉令捕捉勞工地區是吐絲口鎮附近一帶，於是在那地區便展開了野蠻行爲。

某日半夜十二時，中隊長池田中尉召集全隊官兵講話，池田對我們說：「這一次的作戰，是對當地老百姓一個不留都要捕捉的……。」池田講完話，我們全中隊即開始出發。走到將要黎明時，天清氣朗，萬里無雲，眼看着前邊一帶的村落升起炊烟，都在忙着做早飯呢。我們中隊行近約有二百多住戶一個村落前，中隊長突然下「停止」命令。不一會松下班長從小隊長那邊回來。

松下班長對我們下命令說：「現在就出發，進到村裏將全部農民捕走，明白嗎。」我們這班兵踏着高粱田向村裏衝進，踏折不少高粱，我們踏得高粱桿吱喳吱喳作響。

我們這班兵闖入這寧靜的農村裏，好像一陣暴風雨，立時將這村落掀起滔天波浪，班裏的兵每三人爲一組，我同一個叫小川的三年兵及另外一個初年兵撲入村裏正中部。「喂！將這個門打開，」那個叫小川的喊叫着，我在附近找到了一根大木棒，猛力的撞那個門，只聽轟隆一聲，一扇門倒下了，另外一扇門我們用皮靴踢倒，我們如同野犬一樣闖進房裏！房中破坑上臥着一個瘦得僅有皮包着骨的老人，那老人旁邊站着一個約三十歲年紀的婦女，抱着嬰兒，我們注視着老人面孔，我又用刺刀尖挑開老人所蓋着的舊爛棉被，再看那老人身體，簡直是一付骷髏，那老人仍然臥着不動，原來是患着重病。

這時，小川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到了一小瓶白乾酒，他自己狂飲着，他兩眼注視着那婦人，現出來淫亂笑容，小川對我們說：「這裏僅有一個病老頭和一個婦人小孩，你兩人到隔鄰房去看看……。」

只有小川一個人留在那房裏，當然作出來不能對別人說的罪惡行爲。我們到了隔鄰農家，看見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同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子躲在房的一角，面上現出來驚惶害怕之色，渾身顫抖。於是我們在房中展開大搜查，什麼地方都查到了，又看見一個大糧食囤，我用刺刀將囤扎破，然後伸進手去摸，我手忽有異樣的感覺，立時喊叫「喂！阿部（同我來的那個兵名），裏邊有什麼東西呀？」我兩人將高粱囤挑破，看見有一條人的後足跟，把我兩人都嚇了一跳。

將糧食囤全都拆開，裏邊出現一個約四十歲上下的男人，面孔被太陽晒成了墨黑色，他咬着嘴唇，如同對什麼事下決心似的，我看那男人手裏並沒有拿着什麼東西，完全是一個純樸農民態度，我們才放了心。我立時對那男人罵道：「你這個混蛋傢伙，爲什麼藏在這裏嚇唬我們，一定是抗日軍的兵也未可知。」我同阿部立時將那男人用繩綁起，拉到院中，我用腳踢那男人，並說出我學會不久的那句中國話「快走，快走」。我一邊罵着，一邊拉那男人走。房裏那婦人看此情形，急忙跑出，跪在地上磕頭，哭着對我們哀懇說：「大人，大人，我們是老百姓呀！」那七、八歲的男孩子，似乎他已忘了刺刀的恐懼，抱住那男人的腳，哭着不放手，還說出向我們求情的話。我們對那婦人和男孩子的話完全聽不懂，我們只是發怒而不表同情，罵那婦人和男孩子道：「混蛋，你們這混蛋想隱藏那男人嗎？想阻撓嗎？」我用沾滿了汚泥的皮靴，踏那婦人的頭，那婦人好像不覺得痛，依然是向我叩頭，口稱「大人，大人」的向我求情，我們不理那婦人的哀懇，便拖着那男人向外走。

那婦人見此情景，她明白再哀懇也是無用的了，於是跑回房中拿出一個粗布包來，塞在那男人腰間，我們覺着有點可疑，將粗布包打開看，裏邊包的是山東人所吃的「煎餅」，那煎餅是滲雜着楊柳樹葉做成的，粗糙不堪。我立即將煎餅包摔在地上，還用腳亂踏，並罵着說：「這樣用樹葉做的東西能夠吃嗎……。」我用皮靴將煎餅踢得四散滿地，小孩子急忙拾着被我踏碎的煎餅片，那婦人汪汪的眼淚落在煎餅上，力竭聲嘶的仍然「大人，大人」的向我求情，我們連睬也不睬的拖着那男人走出院外，那婦人的悲慘哭聲，我們在鄰房還清晰聽到呢！

我同阿部在途中，看見方才在鄰房強姦婦女的小川也綁着兩名中國男人走來，後邊也有一個婦女在狂叫着：「大人，大人，我們是老百姓呀！」我們完全不理。十二時剛過，隊長

傳來了集合命令，各士兵將捕捉來的農民看守在村中的一角，我查看數目合計是一百五十名，其中有老人還有小孩子，日本兵持着上刺刀的槍在周圍監視，那些被捕的人低着頭，暗中啜泣。小隊長中村少尉騎着馬來了，他滿面盡是塵埃，再配上他那蓬蓬鬍子，實在兇惡無比，小隊長向士兵們問：「捕來的人就是這些？」他表現出來不滿和發怒。他又下命令道：「喂！現在就出發，提起精神來，看那個中國人有點精神的叫他們背負着彈藥箱和患病的兵。」

中村少尉，對這羣在刺刀尖監視下的中國農民，從早晨什麼東西也沒有吃，也沒有飲一點水，根本不問。

強烈的太陽照得樹葉和野草低垂，這正是午後一時，一點風都沒有，烈日炎天，地面像燒的一樣，那一股熱氣從我們皮靴底透過來，實在令人難受。然而，那些被捕捉來的中國人，瘦得像骨頭架子，背上還負着沉重彈藥箱，有的裸着足，有的穿着一隻破布鞋，破布鞋壞了連修理的時間都不許，在日本兵刺刀監視下，如同是趕着羊羣向前走，每個人都是渾身大汗。

在烈日下，踏着如沙漠的道路，農民們燙得兩足紅腫，痛苦難挨，可是日本兵們仍迫着他們「快走，快走」。若走慢一點，不是挨罵，就是被腳踢，那些農民們從早晨連一滴水都沒有飲，全身的汗水已經流乾，每逢通過村落時，他們便哀求着要一碗冷水飲，但是日本兵們卻不理他們的哀求，依然是迫着他們「快走快走」。

在進行中的一個村落裏，小隊長中村少尉所乘的馬飲完了水的水桶，裏邊還有水拋在路邊，那已經走了六公里沒有休憩的農民，他們想：在這個村落或許是休憩吧？結果仍不准休憩，行列中的農民看見路邊水桶，都爭着去飲，那個叫小川的日本兵跑過去一腳將水桶踢翻，罵農民們「混蛋」，水洒在地上，有的農民伏在地上飲着泥水。

「喂！幹什麼，這一帶情況不好啊，快快走。」班長在怒喊着。日本兵們又是一陣罵農民，打農民，將伏在地上飲泥水的農民抓起來用腳踢。一個背負着兩個背囊的青年，從地上抓走一把帶水的濕泥，想吸那泥上的水，被一個日本兵看見罵道：「你這混蛋拿泥上幹什麼，想抵抗嗎？」上前一拳將那青年手中的濕泥打落。

又走了三十多分鐘，松下班長對我說：「把你的背囊交那個老頭背負着。」我看那老頭傴僂着腰，連走路都困難呢，我有點可憐他。「幹嗎，不快將背囊交給他。」松下班長怒叫着，於是我的背囊卸下交給了那老頭。那老頭突然屈膝，用手去扶我腰間的小水筒，水筒的栓鬆了流出水，那老頭想飲我水筒的水，說出來像蚊子聲的話：「大人……給我水，」這聲音充滿了悲痛，因爲那老頭喉嚨乾燥，口裏又全是坭沙，所以說話只有像蚊子一樣，兩隻污手扶着手筒哀懇着。我突然覺着有兩隻污手摸我的水筒，我將腰一搖動，老人雙手扶着的水筒，栓子開了，流出很多水，洒在老人背囊上。在我身體週邊的農民看見了水都嚷叫着「水啊，水啊」，都伏在老人的背囊上吸水滴，於是我將筒中餘下來的水向農民頭上倒去，農民的臉鼻子以及背囊上全有了水滴，十餘個農民都搶着吸水滴。在旁邊看見這情景一個叫島田的兵，也將他的水筒取下，向農民們的頭上洒去。農民看一滴水像珠寶似的，盡可能把水滴吸到口裏，以潤喉嚨。

這時，方才那個老人倒下了，其他的農民也都坐在地上，在隊後的中村少尉催馬趕來問道：「那老頭怎麼啦？」「這老傢伙倒下啦，別的人也坐在地上不動。」兵們答。

中村少尉對兵們的話他根本沒有聽，下命令道：「打他們趕着走。」於是日本兵們有的用槍底板打，有的用皮靴踢，又驅迫着那些農民向前走。那老人走了幾步又倒下，中村少尉一見此情形即暴怒的罵：「這老傢伙是故意搗亂。」又指着山路旁的斷崖說：「在那些中國人面前，把這老傢伙踢到山澗裏去。」

我聽到小隊長命令後，立即將那老人拉到距山路三咪的斷崖處，一腳將老人踢下。這時小隊長又對那羣農民說：「你們看見了吧，不能夠走的傢伙就是這樣處理。」

我們又打罵着那羣農民，向前趕路，目的地是駐在龍魔角村的我們大隊本部。抵達大隊本部時，五時剛過，大隊的副官小西中尉，飲酒飲得滿面通紅，噴着酒氣帶怒的對我們說：「喂！第三中隊最慢啊，旅團司令部的大卡車就來啦，把這些中國老百姓都交到旅團司令部去。」

各中隊拉來的農民合計爲五百名，那些農民個個都是面色憔悴，骨瘦如柴，若不是看見他們的眼睛能動，簡直疑惑他們是一羣死人。約半刻鐘過後，來了五輛大卡車。副官下命令道：「在黑夜間運送是危險的，無論如何把這些都裝走。」於是一羣日本兵用馬鞭子趕着那羣農民上車，車裏擁擠的連一匹老鼠也容不下了，一個農民哀懇的說：「大人啊，我有病。」「有什麼病，混蛋，有病有這顏色。」三個日本兵用馬鞭子打那農人的頭，一個班長暴怒的說：「好，有病，把他的手足綁起來，放在卡車上。」五輛大卡車僅裝了二百名老百姓，押車的小隊長向大隊副官報告：「僅能運走這些人。」副官看着車中情形不滿意的說：「這樣，連一半都未運走啊，再裝些。」於是又勉強裝了十名農民，大卡車才駛出。

車上擠壓的那些農民連氣都喘不過來，痛苦的發出微弱呻吟聲。大卡車在坷坎的路上，不理農民們的痛苦，顛顛擺擺的向前疾馳。

大卡車板壞了一個洞，一個農民身體從洞口漏出，可是他的兩隻手被別的農民們壓着，車跑了幾分鐘，押車小隊長突然發覺了，怒恨恨的罵道：「想逃跑嗎，要想逃的就用槍打死。」於是把那個農民又像木柴似的被扔到車內。大卡車駛抵旅團戰鬪司令部駐的在萊蕪縣城內，那裏押着由旅團屬下各大隊送來的農民合計約有二千名，再用大卡車運送到泰安縣津浦火車站。

那些農民由津浦火車運到中國東北地方，再分配他們到礦山去開礦，或到森林中伐木材，完全不給工資。

還有一部分農民被運到日本國內去做勞工，農民勞役至死也不釋放回家。日本軍強拉那些中國農民，迫他們充奴工，這就是日本軍閥爲完成他們的侵略戰爭，多少中國農民的生命就這樣的被剝奪了！

江南啼痕錄（六十八）

戴校長爲外省人，故教師也不少外省人士。我初到學校上課的那一天，給我的印象很是深刻，使我對素稱浪漫的法國，從新估價；尤其一向在法國人統治下的青年，對國家的觀念，其民族的意識，不讓於在炮火洗禮、神聖的抗戰中長成的熱血男兒，使我深深感動。讀書風氣，也不讓於內地任何的文化城市，那股孜孜不倦的精神，埋頭苦幹的沉毅，不恥下問的求知，使人刮目相看。當我踏入校門，便見一堆堆的學生，坐在石階上，坐在走廊上，或者坐在課室裏，都是在瑯瑯讀書，或者是在沉思作業。上課時，一片肅靜，細聽教師的講授，和今日香港一般學風相比，眞是不可同日而語。

雷州與高州毗鄰，故其民性、風氣，和高州大致相同，刻苦、樸實、勤儉，充滿農村社會的氣息。雖富有人家，而平日自奉甚廉，當時在湛江市以紅寶石酒店馳名於南路的鉅富許愛周先生，今日在香港，以船務而雄於貲財，置身於著名人士之林。但聞當時在其故鄉的眷屬，每日兩餐，一餐吃的是半飯半甘薯，以許家尙且如此樸儉，其他不問可知。但由於是農業社會的關係，不免經濟落後，貧富懸殊，所以成爲共產主義的溫床，土共發展很快。

廣州灣一度成爲特殊地區，抗戰初期，以其爲法國租借地，不受戰火波及，與香港、澳門，同爲南中國富人的避難所，故特別繁榮。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發動南侵，法國的戴高樂流亡英倫，無力東顧，於是，日軍進駐越南及廣州灣，但只軍事佔領，須一切聽命於日本的軍事長官，表面仍維持法人的統治，實則操縱而控制於東京。所以，變相的傀儡政權，也使越南及廣州灣成爲苟安的局面。避難所也在苟安形勢下繼續繁榮，故廣州灣乃盛極一時了。及抗戰勝利國土重光，避難富人，紛紛回歸故里，留下來的，只有當地的土著，廣州灣的繁榮便成爲歷史的陳跡。所以，我到達湛江時，完全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舊觀。當地的土著，其言語乃屬潮福系統，講的是鶴（福）佬話，屬於沿海民族，自非南雄珠璣巷南奔的後裔。我在廣州灣目覩一件怪現象，就是家庭主婦到市場上買菜、買肉，必定在菜籃放一把秤，買東西時，賣方秤好斤両，買方也必再較秤，以示公平交易，絕不減秤欺騙。另有一件特殊盛事，在香港，乳豬席是很隆重的宴會才設的盛筵；但在湛江，卻是司空見慣的筵席。可知雷州人自奉甚儉，但宴客卻不吝金錢。且在宴客時殷勤勸酒，一鍾一鍾的敬客，大有不醉無歸之勢。

我到達湛江市之後，雷州半島的日軍早已解除了武裝，集中在俘虜營裏。我想平時耀武揚威，誇張武運長存，而且自高自大，平日看輕我們中國人，那不可一世的飛揚跋扈，令人氣憤。我決到俘虜營巡視，看看不可一世者在戰敗後，究竟表現什麼神態。在一天風和日麗的下午，我不帶一個人獨自跑到西營運動場旁邊一帶俘虜營去參觀。抵達時，先向管理處投遞名片，道達來意，戰俘管理處見我是本市首長之一，特派出職員引導參觀。當我進入戰俘營時，見戰俘仍穿軍服，徒手在勞動服務，有的在築路；有的在修理宿舍；有的在翻土壅畦，從事種菜。穿的雖然是軍服，但均已破舊，甚至縫補得一塊一塊的，可知日軍的後勤久乏補給，後期物資的缺乏，由此可窺全豹。有說日本在琉璜島失敗之後，民間連一根鐵釘也沒有，殊非虛語了。日軍穿的雖然破爛，但精神並不頹喪，沉毅而不消沉，失敗的軍事，而不表現失敗的軍心。解除了武裝，但沒有解除了精神，在部隊長監督之下，秩序整然的埋頭工作。我看到了這種情形使我凜然戒懼，認爲這個島國的民族，終給我們萬世之憂！

進入了戰俘宿舍，不只使我戒懼，而且令我懔然自悚；因爲我今天前來巡視，事先絕沒有通知戰俘管理處，而且在早上還沒有決定，是我自己突然而來的。所以，戰俘營絕無可能知道今天會有首長前來巡視，當然不會有所準備，戰俘自然不會裝腔作勢，以表演的形式來給我看。但當我踏入宿舍，縱目一看，每一張牀的內務，都整理四平八正，和訓練機構的學員底牀舖那末的整齊。牀布雖然是舊了，甚至穿破而縫過了，但洗熨得乾淨清潔，舖在牀褥上，沒有一點縐紋。日本是戰敗了，戰敗的俘虜，在集中營裏當然是充滿沮喪、失望、消沉、苦惱。在別的國家，戰敗的部隊，尤其已入集中營裏，相信很難維持它的軍風、軍紀，更談不上精神的表現。

但日本的軍隊，軍事失利而精神不潰；國家淪亡而鬭志不屈。士氣不奪，戰敗之役，談何容易！徵諸世界戰史，殊不多見，以一世之雄的拿破崙，滑鐵盧之敗，潰兵逃卒，狼狽萬分。第二次世界大戰，英法聯軍爲希特勒閃電擊潰，鄧肯克撤退之情形，眞是風聲鶴唳，潰不成軍。而日本在長沙三次大會戰中，其失敗潰退，而自相踐踏的情形，當不下於鄧肯克的畫面。但人爲戰俘，已置身於集中營中，而能秩序整然，仍保持軍人平日的風紀、精神、氣魄，試問在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戰俘營裏，除日軍外，有那幾處能做到？使我對這個島國民族，懍然可怕。

此種戒懼之心，直至我在民國五十七年的秋天，乘克爾夫蘭總統輪赴美，在船上親眼所見日本的青年，赴美留學的那一羣，有的豪賭終宵，有的歌唱搖擺，有的嬉皮打扮，才釋然於懷。認爲日本人剛毅、堅忍、沉實，不屈的大和魂，已給下一代掃蕩無存。且我在東京目覩，日本有兩種最大的隱憂——日共與亞飛，這兩條大毒蟲，也腐蝕了日本的國家生命。

安琴



邵逸夫、方逸華為毛共捧場醜態畢呈

國府應即禁映邵氏影片！

民國六十二(公元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本港「銀燈」日報第一版頭條新聞，以橫二標題：「港督伉儷官紳名流昨欣賞『廣州雜技團』盛大首演」。新聞內容：署以「『廣州雜技團』……首演招待……港督麥理浩爵士伉儷……應邀……欣賞……『新華社』副社長李菊生，『廣州雜技團』團長李維英陪同觀看。昨晚前往欣賞演出的來賓，還有各國駐港總領事……及影業鉅子邵逸夫、方逸華……演出兩個多鐘頭，觀眾掌聲、笑聲與喝采之聲不絕……」幷附刋出「邵氏總裁邵逸夫、方逸華在座欣賞『廣州雜技團』演出」的照片。本來，這幷不是一條什麼有價值的新聞，不過在我們看來，卻覺得很驚奇。同時，順帶一提，我們除了感到驚奇外，且有更使我們覺得非常尷尬如刺眼。在這條新聞與「國產（簡體字）六神丸」的廣告之間，以文三的廣告篇幅刋出來自自由中國台灣的騷星胡錦的彩照。這種作法，與無綫電視播映「歡樂今宵」節目的導播安排——先來一節「國產」什麼的廣告，接着再來一陣來自台灣的「時代哭」的叫喊——如出一轍。所不同者，只是前者為靜態，後者為動態而已。套句廣東俗語說：我們眞不知道，這究竟是「擺景（擺台灣國民政府的景）」還是「贈慶（贈中共的慶）」？

從新聞內容中，我們可知道影業鉅子邵氏總裁邵逸夫及其高級職員方逸華以「來賓」身份，應邀前往在「新華社」副社長李菊生及「廣州雜技團」團長李維英陪同下，欣賞該團演出。而從照片中，我們似乎更可聽到邵逸夫在欣賞演出時由衷發出的「掌聲、笑聲與喝采之聲不絕。」令我們嘔心與刺耳；同時，我們也可窺見美麗的方逸華展露着媚人的笑臉，分揚一雙嬌嫩的藕臂，宛如在向「廣州雜技團」的幕後經理人毛澤東去擁抱。本來，在所謂「社會主義祖國」「形勢大好」的今日，在一片叫嚷「認同」與「回歸」聲中，邵逸夫率其高級職員方逸華向中共「認同」，準備「回歸」投入毛澤東的懷抱，爲賺「人民幣」而舖路，何不足怪。不過，任誰都知道邵氏總裁邵逸夫主持的「邵氏公司」是做台灣生意的，是賺台灣外滙的，且設在台灣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影劇科與編導科，人們譏笑說幾乎是專為邵氏公司栽培影業人才而設。該公司旗下的賣弄風騷見稱的女性者專以展露乳波臀浪的剝光豬——如胡錦、貝蒂、恬妮、金霏、何莉莉……女戲子之流，又都是來自台灣。也任誰都知道台灣中華民國政府與大陸中共處在敵對情勢中。又任誰都知道所有「認同」、「回歸」的變色盲蟲，都是先與台灣斷絕關係，然後「一面倒」向毛澤東懷抱的。所有趨炎而「認同」的燈蛾與附勢而「回歸」的小毛狗，一旦躺在毛澤東懷裏，再也不敢向台灣眉來眼去。我們從沒見過那一個「海外知識份子」及一個扛着「紅底黃字」招牌，專做大陸生意的市儈，一面「認同」中共；「回歸」大陸，一面又與台灣中華民國政府藕斷絲連，猛拋媚眼。可是我們「偉大」的影業鉅子邵逸夫卻一面派遣銀色隊伍前赴台灣參加中華民國影展，爭奪金馬獎榮譽；一面親率麾下女將前往爲「廣州雜技團」助陣，努力拍掌、喝采。一面高呼蔣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一面又為毛澤東的倒行逆施，牽着「廣州雜技團」鼻子走而大加讚賞、鼓掌捧場，笑聲與喝采之聲不絕。這種「偉大」而開朗的左右左作風，明來明往，「利」無反顧的「勇敢」，眞使何炳棣、楊振寧、趙元任、顧毓琇等輩難望其背項。至於查良鏞、王恩、陳韻文、狄娜之流，更是坐了噴射機也趕不上邵逸夫的屁股。這怎能不使我們感到驚奇呢！

總統訓示國人，要「明是非，辨義利，識忠奸，別善惡。」國府轉進台灣，自民國三十九年以後，凡向中共靠攏的電影公司，其出品的影片，不問內容如何，藝術價值如何，一概禁止在台灣上映。卽使電影公司沒有附共，但其出品的影片中，若有一個半個投共或留在大陸的職演員擔任工作或演出，也一概在禁映之列。就筆者記憶所知，在民國四十年初，只有一部影片例外地獲准上映，片名叫「文天祥」，主演者爲投共名演員劉瓊。因該片是描述晚宋時中原板蕩，文天祥力挽狂瀾，孤軍奮鬥，力抗元兵，及其被俘，不爲利誘不爲威迫，決不變節投敵，終於在土牢中寫下中華民族不朽的詩篇——正氣歌，然後從容就義，悲壯殉國的事蹟。當時國府在痛定思痛之餘，檢討過去，鑒於有不少各級黨、政、軍人員，由於只爲個人苟全打算，或為自身利益着想，變節的變節，投共的共，氣節全無，廉恥盡喪，爲喚醒民族靈魂，發揚民族正氣，因此乃從權破例准許該片上映，且由總政治部購得軍中發行版權，發交各市隊輪迴放映，以激發民心士氣。不過片名改爲「民族正氣」，而片中職演員字幕則全部刪除。

在性格巨星王元龍先生生前主持自由影業公會時，本港自由影人跟左派影業人員，都分清界綫，壁壘分明。大概是在十多年以前，屬於自由影人的男星黃河，因中了紅綫女的色情圈套，進入大陸，結果凡有他演出的片子，在台灣都遭禁映。

稍後，邵氏主腦（已記不清楚當

時是邵邨人、邵維瑛還是邵逸夫了。）因週遊東歐各共產國家，國府有關當局聞訊，即採取積極行動，禁止邵氏出品影片進口。該主腦人在旅途中獲知這一消息，就心慌意亂，正是「有得震冇得瞓」，馬上致電國府有關單位，表明立場，隨後親到台灣，向各有關方面解釋一番，才獲曲意優容，邵氏影片始決繼續進口，直至今天。

以上所述，是彰彰事實，人人皆知，斑斑可查，并非筆者虛構。只是筆者現在手邊沒有完整資料，沒能把各細枝末節列舉。國府當局所以採取以上各種措施，就是遵照總統的訓示，嚴辨忠奸，分清敵我。

如今邵逸夫率其麾下女將方逸華，向毛澤東送秋波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這是不容否認，而有圖有文爲證的。我們預料，邵逸夫下一步「有意義」的、「積極」的計劃，很可能是親自督師，率領女將及銀色隊伍，以「堂堂之陣」，高舉「正正之旗」，浩浩蕩蕩適向「情勢大好」的「社會主義祖國」，「回歸」觀光訪問。在毛澤東「主席」恩寵召見下，在周恩來「總理」隆重招待下，吃其北京塡鴨，喝其茅台，觀光萬里長城，訪問「巴黎公社」。然後奏凱而返，然後自邵逸夫以次，各自大發一陣千篇一律的高燒。這是筆者根據三段論式演繹出來的邏輯。靈不靈，準不準，我們且拭目以觀。

俗語說：「無商不奸」（這未免一竹篙打全船人），邵逸夫是不是奸商，我們不必理會他，不過他是個純粹的市儈，那是無可置疑的。身爲香港居民，他要「認同」，他要「回歸」，要做大陸生意，賺大陸同胞的錢，是他個人的自由。他有權選擇他要走的路，我們無權干涉。事實上，多一個邵逸夫、方逸華「認同」「回歸」，和少一個邵逸夫、方逸華「認同」「回歸」，對反共復國革命大業毫無影響，我們實在犯不着理會他。然而，他是做台灣生意，賺台灣人民的錢的，我們就不能無動於中了。我們能忍見台灣同胞口袋裏的錢流入邵逸夫口袋，讓他拿去換成「人民幣」供他準備「回歸」做旅費嗎？凡來自中國大陸共區的貨品，除當歸一種因基於醫藥需要，國府在順應民情需求下，特准通融進口台灣外，其餘一概不准。這無非是分清敵我，不讓中共賺台灣的錢，難道我們能忍凡與中共明通欵曲的邵逸夫再賺台灣的錢，準備「回歸」大陸給中共賺去嗎？我們不忍見，我們實在不忍見。因此，我們嚴正的、鄭重的籲請國府有關當局，拿出鐵腕，對付這種未見其利而先忘其義的市儈，其不二法門是不給生意他做，不給錢他賺。董仲舒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當此中共統戰份子侈言「國共和談」，散播「認同」、「回歸」、「統一」、「強大」等讕言，造成世人迷惘之際，是國府更應「正誼」、「明道」的時候。所以，我們向國府有關當局提出一項積極性的建議，以非常手段，採取非常措施，斷然禁映邵氏影片，嚴禁邵氏影片進口，吊銷邵氏在台分公司的各項（商業、營業、公司等）登記執照，以分敵我，以別忠奸。爲了「正誼」，爲了「明道」，應不計較此一禁令發佈之利害得失。否則，再讓邵逸夫枉駕台灣，「照辦煑碗」，來個「解釋」一番，予以曲意縱容，徇私呵護，以示寬大的話，試問何以分敵我？何以辨忠奸？豈非把總統的諄諄訓示當耳邊風？豈非視忠貞不二之士爲傻瓜？何況邵氏影片在台灣上映，對台灣本身而言，并無什麼「利」的呢。本刊萬人雜誌，立場嚴正，反共態度明確，在此地，我們找不到另一本如此「硬」刋物，能與其匹。而其主持人——萬人傑先生，更是意志堅決的反共鬬士。可是萬人雜誌雖幾經交涉，也碍於法令（筆者尙查不到碍於最新六法全書中所載的那條法令）規定，始終不准進口我們自由祖國。如果明目張膽與中共打交道的邵逸夫監製的影片，仍可以在台灣上映，而堅決反共的萬人傑主編的雜誌，卻不准在台灣發行，我們實在悟不出其中的是非善惡與奧秘。我們沒有話可說了。

張伯

大陸既然樣樣好
老趙該回歸安居落戶
何必賴在美國捱騾仔

編輯先生：

近讀萬人週刊第三一三、三一四期登載「難答客」胡兒語兩篇，趙浩生由大陸返美，自損人格，作共黨喉舌，替共黨做統戰工夫，把一個萬惡滔天的共產黨，說成天下無雙的好政權，以誘惑僑胞群眾反共心志薄弱者墮入「回歸」陷阱，即使因顧慮在鐵幕中的家人受害，極量緘口不言共黨的好壞，不應爲一己之私，極盡捧拍的下流手段，淆亂大眾視聽，陷害心志薄弱者沉溺深淵。看到幾個或爲共黨高級人員所設的完備公社，就用坐井觀天的見識，說「我們參觀了許多公社，事實證明，公社制度已完全解決八億中國人民衣食的基本問題」的狂言，請問趙浩生，在此五十餘天短短時日，是否行遍整個大陸各省各縣、各鄉、各村，處處都一樣有完備公社設立，八億人民個個豐衣足食？趙浩生掩着良心，說這樣荒謬狂妄言語，使到七億挨飢抵餓，吃不飽，穿不暖，過着牛馬不如的悽慘年月的同胞寃沉海底，在飢餓邊緣中掙扎，反被趙浩生說成飽暖生活，稍有一點天良，也知對這七億受苦同胞表出同情，生憐恤之心，還可替共黨文飾，作宣揚到天下無可比的德政？大陸雖有建設，但所有建築工作，不是由民眾工得其值賣力服務而成，乃係受不飽肚的配給枵腹從工，力量不足，在共幹鞭打之下，用同胞的生命血肉築成也。哀莫大於心死，趙浩生可稱爲心死喪失良知之流！

柳以青先生由正義而興起義憤，不惜費精神時間，一再分晳駁斥，予以糾正。但這種自私心死目盲媚共擁共之流，實非可理喻。趙浩生既然衷心佩服共產黨的德政，統治大陸好到無可有別一國家可比，應該留在大陸

,安家落戶,享受德政庇蔭幸福,何必託詞因有兩子在美,不得不返美?趙浩生只因兩子在美,迫成返美,儘可叫兩子立即束裝返入大陸,便可父子在共產黨德政之下,爲人民服務,何必因咽廢食,趨返美國,賴在美國呢?

趙浩生掩着良心,替共黨宣傳種種做統戰工夫,實係欺騙僑胞入回歸圈套。大陸若係安樂幸福地,趙浩生斷不託詞因爲兩子在美而返美賴在美國了,自私狡猾欺哄他人陷阱,其心可誅!

在二十年前,鄙人有一堂侄由大陸返美,其時共黨正大肆屠殺同胞,我的堂侄因有家人居鄉,恐共黨加害,抵美後,逢人宣傳共黨怎樣好,這樣好,那樣好,一日到來對我描述共黨般般皆好,曉曉不休,足足講了一小時,我未一句駁他,待他講完,我乃對他說:共黨這樣好,侄哥爾不應急急返美過驟仔生活,應該定居大陸,享受德政庇蔭幸福呀。他語塞,立卽告辭走了。鄙人以爲對付但凡掩着良心替共黨說話,自己就死賴在海外享受自由,心死盲目無恥之流,最好促之以身作則,返入大陸安居落戶,享福過世,如果他們肯捨棄居外國之自由樂業,回歸大陸,便一切眞僞立可判明了。

旅美讀者張愚謹上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尊孔是搞分裂嗎?

無恥文丑可以休矣!

萬人傑先生:

我看了那位朱養民左派仁兄的文章,條氣非常唔順,所以爲文發洩。茲將剪下左派的報紙一則,一併寄上。該文曾在香港左報節錄轉載,諒先生早經看過。我曾發牢騷的那篇東西,如蒙刊登,希署爲修正。

李一帆上

(十二月十四日於倫敦)

十二月三日,香港毛共大公報轉載節錄華盛頓中文刊物「華府春秋」第二十四期署名朱養民的一篇文章,題爲:「尊孔乎?誤國乎?」

讀了這篇節錄文章,覺得全是共產黨八股,旣荒唐又怪誕。朱氏說:「勸告台北當局不可藉『尊孔』搞分裂運動,台灣之尊孔復古,目的不外對中共加上消滅中國文化的罪名。」幷且說:「實際上,孔制早已在中國本土崩潰。」朱氏先劃清界限,說「孔制早已在中國大陸本土崩潰」,而不包括在毛區以外的地方都崩潰,那麼,還算有點自知之明。蓋孔子是講仁道,仁道與毛澤東殘暴思想恰成反比例,所以毛頭就要消滅孔制,進行去滅孔,在中國大陸本土,那有一個人敢說個「不」字。這樣一來,在敵人擁護我們反對的原則下,孔制在中國大陸本土,肯定必然被消滅而崩潰。幸毛區以外的地方,還能把孔孟儒教發揚而光大之。

就孔孟學說言,毛幫說成腐朽。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如此教人的眞理處世哲學,那有半點腐朽成分?它歷二千五百餘年不衰,直至今天還是膾炙人口。比之「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敵人擁護我們反對,敵人反對我們擁護」。就不可同日而語,有意義得多了。

朱氏說:「在早年吳稚暉也會一度主張反孔,認爲應該把所謂『國故』丟入毛厠裏,這還不是誣孔與汚孔嗎?然而台灣仍視吳氏爲黨國元老,」這一點說明了國府有人性、有寬懷豁達量度,不理會吳氏胡說八道,仍視爲黨國元老。反過來說,如吳氏在毛朝說馬列主義和毛思想要丟進毛厠裏,就不堪設想了。要不是遭殺身之禍,就要被勞動改造。

朱氏談統一運動,說國府尊孔,是搞分裂運動,這叫囂,可恥更無聊!把國府尊孔聖人說成「搞分裂運動」,眞滑天下之大稽,只有共產黨才有此胡言。

讓我指出誰是搞眞正的分裂運動者。自從陳獨秀把共產主義搬到中國毛澤東承其衣鉢,卽在中國組織共產黨,搞中國分裂運動,那時期到處擾亂,國府以匪稱之,見匪而剿。迨毛共在南昌暴動失敗,卽率殘部流竄延安,僻處一隅,搞其紅色政權,大做「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迨蘆溝橋事件發生至日本投降,毛共在蘇聯老大哥支持卵翼下,以槍桿子配合說盡美麗謊言的騙術,席捲大陸,奪取政權,這就是毛共搞分裂運動的由來。

朱氏說:「台北主政人士,必須瞭解海外人們呼籲統一的動機,主要的是先要使中國站穩,敵人以核子武器打來,我們也要以同樣新型武器對打。中國有人大搞分裂行爲,給蘇修以冒險侵華的機會。」所謂中國有人大搞分裂行爲,我們可指出又是毛澤東了。他是世界政治上一個搞分裂運動的「高手」,與彭德懷分裂了,與劉少奇、陳伯達分裂了,與彭眞、朱德、羅瑞卿、陸定一、陶鑄等也連根拔起而分裂了。以前紅朝芸芸高層「人民」中,現只剩下一個周恩來,看來周某遲早也會被分裂。最使我們不解的還是那被毛頭親自選擇爲繼承人、親密戰友,握有槍桿子實力的國防部長林彪,也被毛頭分裂而殺害了。這一來,如果敵人眞的以核子武器打

萬人協會通告

根據上次執委、區代表聯席擴大會議決定:爲購置本會永久性會所,並祈早日建成,應速卽成立「萬人協會籌建會所委員會」。鑒於籌建工作繁重,任務艱巨,經與有關執委、區代表、會員廣泛接觸交換意見,籌建會終告組成。名單如下:

主任委員:萬人傑

副主任委員:曾憲光

委員:洪益林、陳達科、梁伯中、余雲義、鄭秀堂、何錦萍、楊仁志、葉俊文、廖柱天、張玉鶯。

來，試問誰人指揮以同樣新型武器對付？所以紅朝給毛頭分裂得那麼四分五裂，給蘇修有冒險侵華機會，陳兵百萬於邊境。雖然這是眞戲假做，虛張聲勢，但對毛幫不能不說是一大威脅，如果老大哥與細佬眞的兵戎相見，豈不是很有意義的交鋒嗎？因爲共產黨人打共產黨人，馬列思想打馬列思想，無產階級打無產階級，兄弟鬩牆，黨同伐異，身手工架，同出一家，自有精彩鏡頭。但到頭來自然兩敗俱傷，那麼，對共產主義來說，在世界上也必會提前滅亡。同時，世界上的兩大邪惡集團，也無力執行世界革命，赤化全球，荼毒和奴役全人類了。

朱氏說：「本人目的，不在與台灣諸大儒作復古與革新之筆戰，而是向諸位指出尊孔復古的危機——『誤己與禍國』」，把尊孔與復古，說成誤己與禍國，這不是風牛馬不相及的天下大笑話？溯自孔子迄今二千餘年來，後人尊孔儒教，都不見到誤己與禍國的毒物，試觀二十餘年來，馬列主義和毛思想，把大陸搞到天翻地覆，枕蓆不安，倫常皆舛，大義滅親，日日鬬爭，天天殺人，血跡腥腥，屍殍盈野，陰雲密佈，神鬼哀號，這不是馬列主義和毛思想，害人與禍國鐵一般的事實嗎！

朱氏說：「本人要勸告台北當局，今天八億人民已願接受他們（北京）的領導，豈是你們少數人可以挽回？我勸諸位拿出一點最後的熱忱，即日結束分裂，同心協力，把中國站住了再說。」這些廢話，令人聽來十分肉麻。朱君用「奉勸」「寄語」「勸告」台灣當局，叫囂台灣當局不可「尊孔」而搞分裂，「癡人說夢」，可以休矣！

我希望朱君不要「奉勸」台灣什麼，我還倒主張閣下再爲文「勸告」或「寄語」你們「毛主席」，敦促他老人家即日結束分裂，既往不究，由即日起實行團結周恩來、葉劍英、王洪文輩，同心協力把「中國」站住了再說！

今天台灣與毛幫，正如諸葛武侯所說：「漢賊不兩立」，今天擺在面前的只有兩條路可行：一、不是毛幫一定「解放」台灣，置台灣一千五百萬人民與大陸人民同一命運；二、就是台灣去光復大陸，拯救那民怨沸騰、水深火熱的七億同胞，一如台灣的人民過着自由幸福的生活。

朱氏說：「大陸八億同胞已願接受北京的領導」，這不過你朱某自己一廂情願的說法。老實說，一旦風吹草動，台灣反攻大陸的號角吹响，大陸上的七億同胞，就是國軍制毛幫死命的先頭部隊，他們雖然身處毛區，卻忠心向國府，「時日曷喪，予及爾偕亡」，毛頭的喪鐘就敲响了。你說台灣尊孔搞分裂，無恥乎？末日乎？

「萬協」啓事

本會爲了與會員及會員之間互相加強聯繫，幷藉春節期間增加歡樂氣氛，特舉行春節團拜歡宴，辦法如下：

日期：農曆年初五下午六時恭候，八時歡宴。

地　點：香港謝斐道梅江飯店二樓。

餐　券：每張二十元（歡迎會員携眷及兒童或親友參加）。

售券處：㈠本會會所（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㈡旺角花園街一百號B地下益昌米行。

又：自本會發出會員春節聯歡聚餐通知後，接到不少萬人雜誌讀者信電，要求參加，現決定：歡迎「萬人」讀者（及携眷）參加。

萬人協會公共關係部、康樂部同啓

一九七四年元月五日

如無證、票、簿、穿 休想吃、喝、穿

大陸物資供應奇缺

筆者自小買東西，不論吃的穿的用的，從來也沒聽說過要什麼「證」、「票」「簿」、「本」等證明，而「回歸」大陸後，不但聽說了，而且天天在這些個「證」、「票」、「簿」「本」等證明購買東西，眞是不到不知道，一到嚇一跳。

如果說北平遠一點兒，或冷一點兒，這些陰陽分子不敢去（自去年四月至現在，北平實際也不能隨意去），那麼廣州總是方便得多了吧？對於在毛共統治下的大陸同胞來說，如此生活：吃飯要糧票，買肉要肉票（每月每人四両），買綫要針織票，看電影內部發票，糖、羊毛綫、洗臉毛巾等等幾十種還是票，買蒼蠅拍要「副食本」（據說因爲蒼蠅拍的柄是竹子的，而竹子是毛共需要的東西，所以要控制），買醬油要攜帶原空醬油瓶換，買牙膏用牙膏皮換（無皮不許購買，只許買牙粉，但要憑「本」，否則別刷牙），買豆腐憑豆腐本（每月每戶二斤），買衣服當然要用布票啦（每人每年十三尺六寸，農民和家庭婦女更少），買粉絲用「副食本」（每月每人二両），花生油更不用說了，別看本港到處都有毛共生油，但大陸同胞每人分配四両（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每人半斤，但農民一律沒有花生油享受，廣州農民也是如此），毛共的過濾咀香烟又怎樣呢？我想用最近由北平來的朋友一句話來說明，他說：「奇怪，這是大陸出產的（指香烟），我怎樣沒見過？其實大陸也有，但擺在各大旅行社或「外賓」招待所小賣部，不是僑眷或華僑很難見到，廣州也不如此嗎？

再說冰鞋，廣州冬天不冷，沒有條件溜冰，出售冰鞋也沒意義。上海、北平當然可以享受滑冰，請問，有

那位陰陽分子到過以上兩地，市場上可否見到有冰鞋出售？沒有，絕對，絕對沒有。那麼滑冰場的冰鞋從那兒來的？那是十幾年前的老掉牙鞋了，按毛共的話說，叫做（衣服和一切東西）「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或統稱爲「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爲什麼不生產冰鞋？過去曾在冰鞋廠工作的朋友說：「冰鞋上的冰刀，包括花樣刀、跑刀、球刀，都要用好鋼材製造，而冰鞋這玩意兒是銷費品，可有可無，且一年才用幾個月，不很適用，不如把這些鋼材用到有用的地方，如做軍火，可以支援亞非拉……」。

你看，毛共連冰鞋上的冰刀都要用來「解放全人類」！

大陸罐頭又怎樣呢？本港各大陸貨商店固然擺了許多，那麼請問，本港陰陽分子在北平或廣州或大陸各地的市面上，可否見到「花生醬」、「芝蔴醬」（芝蔴油也如此），「脆炸花生仁」、「核桃仁」等等本港有大陸無的數不清的大陸罐頭擺出？

再說雪糕吧，北平是全大陸所謂供應最「充足」的城市，只要東安市場（卽王府井）沒有，其他地方你就別去找了，因爲那是個中心區、重點區、面子區、宣傳區、實際是欺騙區，專門欺騙那些外國人和海外的華僑，使他們以爲全大陸皆如此。

記得去年十·一前後（是毛共市場上所謂供應「最充足」時期），筆者的一位朋友到北平，不知爲什麼這位朋友突然犯了吃雪糕癮的毛病，可惜，他說買不到。因爲這位朋友對毛共多少有點「感情」，所以筆者在本港給他這樣解釋：「因爲北平氣候太冷，不適宜吃雪糕。」而那位朋友說：「不！那時並不太冷，街上有賣冰棍的（類似本港一角一支那種），我說要雪糕，要脆皮雪糕，他們直瞪着我看，並說根本沒有聽說過，眞怪。」

目前北平有一種叫做「五合一尼龍褲」出售，不要布票，但要「工業券」（也是購物票券之一，購羊毛綫和茶葉也用它，購茶葉爲何也用「工業券」，筆者至今仍不理解）。但要排隊購買，每人只許買一條，人民幣二十三元不等，另付「工業券」兩張（每人每季度發三張，無工作以及兒童沒有份），這是唯一的穿在身上的不要「票」但要「券」的東西。

黃花菜、木耳、花椒、桂皮等一般食品，逢過春節分配五角人民幣，但今年沒有。擦麵包用的牛油（卽黃油）又如何？筆者自六四年後至離開大陸，在市場上從未見過，據說現在仍然沒有，大概是「出國」了吧！

筆者認爲，以上這些東西僅是一點點。或許有人會指責筆者胡說，且慢，請你先「回歸」一趟大陸，最好能住一個時期，對照一下筆者所說是否屬實，相信你「回歸」後，會發現筆者僅談了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那時，你就清楚大陸究竟是什麼世界了！

奉送本港陰陽分子一句話，作爲結束語，或許對這些人有幫助。老毛曰：「……不但在口頭上，而且要在行動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個完全的革命派」。

大陸青年逃亡來港

要找吐露心聲的朋友

萬人傑先生：

自從一九七一年由大陸逃亡來港，一直是貴刊讀者。每閱貴刊，總是無限感想。

現有些不明之事請教萬先生，據一些人言，及在電影裏見到一些國民政府的時期，對人民是要莫談國事，此事眞實否？如果是，國民政府實在不智，本人不敢批評國府，但我覺得，作爲一個眞正的中國人，應該關心自己國家。

本人對國民政府一點也不明瞭，因爲是在毛共殘酷歲月裏成長，但毛共對我家庭及千百萬無辜中國人的廹害，至今念念不忘，此深仇大恨，來港後，總想入台觀光，但存了錢卻從貴刊裏知得，非逗留香港五年以上，不許入台觀光。且有些人已遇此憾事，未知現有更改否？我很想和友人觀光一下眞正屬於我的祖國，以對自己的國家更加了解和熱愛。

很想定閱貴刊，但無支票，怎樣付欵項？二年多來一直在報攤購閱，有時不便，偶不購閱一期，總覺缺乏些什麼的。

萬人協會宗旨是什麼，會員責任和義務是什麼？

本人無介紹人，可加入否？人海孤鴻的我，極需一個吐露心聲的大家庭，也極需從前輩中多多學習。

你的讀者歐陽捷

㈠居港五年才能入台的條例還未修改，不過，如有力者保證，卻可例外。不久前有一批大陸青年組織了一個團入台觀光，他們都是新近才從大陸逃出的，你錯過一個好機會了。

㈡不用支票，用郵票也可以，請剪訂閱表格，附來郵票，卽會按址照寄。

㈢「萬人協會」的宗旨是聯誼性質，我們一班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太太小姐沙石太多

萬雜苦撐理應加價

萬先生：

閣下炮轟星報四名小姐太太作家後，近日連續細閱其作品，但覺行文太贅，有時更不知所謂。整篇文章，長約五六百字，只是表達少許事情，未免虛耗讀者精神。此等文章，套用童年時老師在作文之批句「沙石太多，魚游可數」，照批之亦極適合。

平情而論，如論篇計值，還有可說；若以字數多寡而計稿費，簡直靠騙。弟雖不才，若將其數百字之作品以文言改寫，百餘字足矣。閣下以爲然否？

讀者張榮基

（一月三日）

再者：邇來紙價暴漲，貴刊亦應增價，以減輕重負，相信增價三幾毛，讀者亦未必因此而停閱，因「萬人雜誌」之長期捧場讀者是不吝惜此區區小數者。

貧下中農管理學校「人民教師」鬧笑話

「文化革命」時，原先的大、中、小學校，統統被毛共稱為「反動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少奇一伙推行「封、資、修」的陣地，砸得稀巴爛。學校的所有教員被說是「資產階級司令部代理人」，「復辟資本主義社會急先鋒」或「牛鬼蛇神」，一一被批判、鬬爭，然後被趕到農村過奴役生活，毛共還美其名曰：「改造思想，實際參加三大革命運動大好機會」。經過三年的「文革」混亂，毛共殘局暫時「穩定」下來，關閉了三年多的中、小學校，接得「毛主席復課鬧革命」的「指示」，在農村則由貧下中農管理學校，開始上起課來。原先學校中，凡出身於「黑五類」家庭或個人有問題的教師，統統開除出教育隊伍，趕回農村「勞動改造」。另外從農村選拔了不少所謂「政治覺悟高」，「無限忠於共產黨，毛主席」的貧下中農社員當起「人民教師」及「管理學校」。我在大陸看過這樣的一篇通訊，現在將之寫出來，從而使海外同胞更瞭解大陸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烏龍現象：

台山縣，有一家庭主婦名叫陸惠蘭，四十歲左右，「文革」前她是一個地道煑食帶小孩女人，因其夫在「文革」中為毛黨立下了汗馬功勞，被選為新當權派，一朝權在手，也把他的理家老婆塞到學校當起「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人民教師」，她祗讀過初小四年級，文化水平肯定有限的，但竟當起語文教員來，教高小六年級的語文課來。有一次，她讀課文的時候，讀到四川省的大地主劉文彩「解放」前對廣大貧下中農如何敲榨勒索，讀成「鼓榨勒索」，當即有些識字能力較強的學生認為讀錯了，但因課堂紀律所限，沒有與陸老師辯論，下了課以後，學生對陸老師說：「敲榨勒索」讀成「鼓榨勒索」不對呀！應讀「敲榨勒索」，才是正確的。這一來，可把陸老師弄得面紅耳赤，難以交待，但她不願認輸，靈機一動對學生說：「這個敲字過去讀鼓字，現在有讀鼓字，有人讀敲，如今同學們喜歡讀敲字，不要再讀鼓字了」。這樣一番花言巧語，陸老師才把學生騙開，又有一次，她解釋黎明前的戰鬬課題，竟口沫橫飛地說什麼：「黎明前的戰鬬就是離房間門不遠的戰鬬，表示戰鬬非常激烈，近於肉搏階段」。海外同胞們可以想想，像這樣的教師，怎能教出有知識的學生來？以上的事實，是陸惠蘭在台山小學教師七一年春召開的提高業務水平，總結教學經驗交流會上自我鬬私批修檢討，會後便作為通訊報導，來教育各位教師，肯定今日大陸「教育戰綫」上像陸惠蘭一樣的教師到處皆是。大概這就是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成績」之一，和「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佔領教育陣地」的「偉大勝利」吧！

萬協小啓

近期又收到袁暘照執委捐會刊經費五十元，梁伯中執委捐新春聯歡聚餐兒童禮品二百元，區代表蔣鐵錚捐福利基金十五元，江信忠二十元。會員張靜安十元，讀者陳輝捐郵票三元，會員林永鴻捐會刊法郎二十元，謹此致謝。

萬人協會啓

元月十二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蘭頌

馬騰鴻

㈠清香淡雅見幽姿，高潔堅貞是我師。
靜想蘭花何所似？恬如音樂美如詩。

㈡一枝案上滌塵氛，相對無言到夜分。
格調太高惟寂寞，君眞如我我如君。

馬先生為本壇新友，蘭頌之詩，是為佳作，首尾連貫，一氣呵成，七個字能言三事，用字工穩，平仄調順，在絕詩中，是為模範作品。所謂七字言三事者，乃作詩造句之秘訣，不明此道者，難有好詩也，玆為提倡詩學起見，應當加以解說，使初學詩者，得知奧妙，易於入門也。

以馬先生之詩為例：「清香淡雅見幽姿」，「清香」、「淡雅」、「幽姿」六個字，將蘭花狀貌，全部寫出，外加「見」字，已是七個字中，含有四種意思。

第二首：「一枝案上滌塵氛」，「一枝」、「案上」、「塵氛」是三意，外加「滌」字，也是七個字中含有四意。此種寫法，自唐朝至清代，一千三百年中，所有名詩，皆是如此寫法，除此之外，實無再好辦法，李杜放翁，均用此種筆調，故中國詩，文學藝術，兼而有之，歷代詩人之所以得人崇拜者，原因在此。

蓋詩詞之性質與宗旨，㈠字少而言多，㈡用字巧妙而俱有規律，表現作者文學藝術，㈢隱微之事，口所難言者，詩詞能以表達之，㈣萬語千言難以說明之事，詩則只用七個字，人人皆可知曉，㈤詩可發揮作者性靈，又能表達文人極高智慧。

例如南宋，首都淪於金人，西湖歌舞，久不反攻，林洪詩：「直把杭州作汴州」，當時苟安荒嬉。一萬句話說不完者，林洪用七個字即可。該詩也是七字含有四意，「直把」、「杭州」、「汴州」、「作」，該句用字最妙是「作」字，若將「作」字除去，則不知云何矣。

民國八年，所謂五四運動，一羣教書先生，發明新詩，自稱詩文革命，並要打倒孔孟李杜，有識者，搖頭大笑。鄙人時當髫齡，信以為眞，民國十餘年，童子無知，隨同叫囂革命，新詩新文，自認天下無雙，初生小牛，不知有虎，以後服務國家，遇到高級文字，無法理解，底地嗎啊，不懂典故，方知受騙，初任小參謀，起稿時白字連篇，不到三月魷魚炒去。開除之後，襆被還家，閉戶讀書，下帷攻苦，五經四書，從頭讀起，百家諸子，閱覽無遺，二次出山，以詩文騁馳天下，千言倚馬，信筆成章，現雖淪為難民，依然可充壇主。

馬先生「蘭頌」詩，如用五四新詩筆調：

蘭花啊！
你有無比的清香，
你有高貴的淡雅，
我見到你幽雅的姿態，
覺得你非常的高潔；
從你的儀態中，
表現出你的堅貞，
我要拜你做我的老師啊！

如此譯法，是為高級新詩，只寫兩句，用字如許之多，又臭又長，無韻又無平仄，字多意寡，趣味毫無，滾鼓高山，胡說八道者矣。

是故五十年來，是非漸漸明白，將來新詩新文，若干年後，不打自倒，鄙人在台灣，與陶希聖、曾約農兩位先生談及用文字復興，為對抗共黨最佳武器，他破壞，我建設，他用臭長語句，我用簡短文詞。復興之方，應從小學課本着手。曾先生喟然嘆曰：「蔣公亦有指示，但習慣已久，積重難返耳！君尚年輕，可膺此任」。余唯唯。此項大事，應由政府推行，本人自顧無名小卒，草野匹夫，焉能負此重任？然我行我素，自認為是者，獨張一軍，捧竽文壇，樹其異幟，所好者，身無飢寒之迫，室無內顧之憂，五犬三猴，承歡膝下，為因文章低淺，只有稿費免收，眞正賣文，此種作品，無人瀏覽矣。壇主云。

晨運寄慨

楚雄

㈠萬千男女賦晨征，露冷霜濃月四更，
鍊就銅筋和鐵骨，好憑身手鞏長城。

㈡雞聲喔喔報天明，盥洗披衣破曉行，
意蕊晨飛興萬感，都緣仍未殄秦嬴。

㈢慣於早起步芳叢，為養頑軀鍊氣功，
欲撥荊榛馳戰馬，擬張旗鼓撻梟雄。

㈣風雲激盪掀巨浪，雷電縱橫走大空，
霸道必亡仁政勝，看誰捷足王關中。

楚雄先生第三首，「風雲激盪掀巨浪」，「巨」字平仄不妥，巨為仄聲，不可使用，應換平聲之字，下句「雷電縱橫走大空」，大字亦是仄聲，「巨」與「大」，均為第六字，而又同為仄聲，故讀之不能調順，所謂一三五（字）不論，二四六要分明者，即此謂也。壇主語。

贈萬人會辦之光華先聲

謝詩法

流亡終是寄人家，聲討先培革命花，
既憤鄉邦然猛火，肯容天路落朱霞，
八千兵足驅秦鹿，三尺劍宜斬白蛇，
起義孫文何所藉，武昌一役又光華。

贈中國青年文社辦之定濤

謝詩法

風雨漫天泛遠艘，集中心力定狂濤，
文人堅秉董狐筆，武士強揮馬援刀，
四傑猶能翻腐滿，萬雄應易拔殘毛，
興邦事業何艱巨，自古功成志不撓。

謝先生贈定濤詩，第四句「武士強揮馬援刀」，「援」字平仄不妥，不能用，上句董狐，下句對馬援，「狐」與「援」均為第六字，而又同為平聲，狐在「七虞」，援在「十三元」，董狐與馬援，不可相對，該詩如將馬援換去，第六字改用仄聲之字，是為佳作，壇主評語。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活圈
養生保健與生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鹽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療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瘻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強壯
神經衰弱與神經質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五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強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文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癒法
賢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閉話乳房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治療經驗談
腸胃保健法
論食糉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貴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神經衰弱與瘦弱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強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血旺神經強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癒嗎
神經衰弱治癒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癒後保養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二六 新29期）



「送牛年！」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恭賀新禧

萬人雜誌週刊同人鞠躬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二六(新29)期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二六(新29)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一月廿四日出版
一九七四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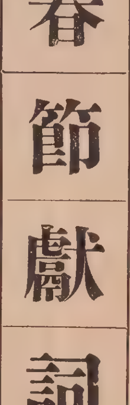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春節獻詞

光陰眞快，癸丑年已經過去，甲寅已經開始。本期的「每週評論」與讀者見面時，正是大年初二。在此謹向各位親愛的讀者、爲本刊寫稿的同業和編輯、排印、發行以及工作人員致意：恭賀新禧，並讓我們共同祝願國運隆昌。

値此百物漲價，辦政治性刊物被人目爲「兩百五」的情況下，本刊已辦了三二六期，每期都能和讀者準時見面，這不是任何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各方面鼎力支持的結果，在此謹向各方面支持本刊的朋友深表謝忱，並希望繼續給我們以支持和指教。

我們的「萬人雜誌」是政治性週刊，再深一點說：「萬人雜誌」是反共的刊物。有人可能還是不少的人，馨香禱告希望我們的刊物「執笠」，但「可愛」的先生們，非常抱歉，我們不僅沒有這個打算，而傻勁越來越大，非堅持辦下去不可，非跟反人性的毛澤東鬬到底不可。雖然我們的力量有限，但得道多助，我們並不孤立。相反地某些人的「祖國」卻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在過去的一年，從表面上看中共眞是「形勢大好」，毛澤東集團也似乎「有效地統治了大陸」，然老實講，作這種說法和抱此見解的人，不是膚淺就是一些拿「人民幣」在海外葬騙過日子的應聲蟲、叭狗兒。中共自己都說：它的內部仍然動盪不安，所謂「路綫鬬爭」和「階級鬬爭」仍極「尖銳而複雜」。如果不是矛盾重重，又何必一再強調「幾年之內，大鬬一次」呢？

中共從核心腐爛最顯著的是始自「文革」運動，北平上層「吃一個鍋裏的飯」的那一羣人同室操戈互殺互鬬，他們本來是一批沒有人性的暴徒，再多死一些也沒人同情，可是在「文革」中卻死了幾百萬老百姓！迨林彪事件發生，進一步證明：北平統治集團，嘴裏講什麼「主義」、「路綫」，私底下卻一肚子陰謀詭計，爾虞我詐互不相信，爲了一個「權」字不斷地鬬不斷地殺。鬬和殺永無止境，還將繼續下去。中共「十大」召開林彪被公開鞭屍，絕不等於中共的統治已恢復正常。中共在「十大」上就公開承認：他們之中「還會出劉少奇、林彪一類人物」，而且「文革」暴亂還要進行十次、二十次。在行動上，中共「十大」後，在大陸有計劃地全面開展「反潮流」和「批孔揚秦」運動。

從這些活動再結合「教育革命」和發展城市民兵組織等方面來觀察，其目的就是一方面總結清算林彪的鬬爭經驗，一方面爲一場派系間的血腥搏鬬製造輿論，也就是說：這是宮廷派爲了擴張勢力，所採取「陽謀」和步驟。

我們和某些姑息份子及頭腦簡單的人看法完全相反，從一九五八年毛澤東頭腦發熱突由其來地搞什麼「三面紅旗」以來的漫長十五年間，中共統治小集團的嚴重危機根本就沒有解決過，什麼「團結」、「勝利」的濫調，也從來沒有出現過，有之那僅是在紙上和口頭上。今後，這種內部危機必隨着毛澤東的年老體衰和江青躍躍欲試而加深，內訌也必然更激烈。中共的「四屆人大」遲遲召開，中共「國家主席」、「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職位，長期空懸而無法補上，物別是軍事領導機構一直不能正常化。一個「國家」既沒有「憲法」更沒有「主席」，完全靠毛澤東的「教導」辦事，那裏會不亂？那裏像個政權？又那能不垮台？

如果毛澤東眞的「立黨爲公」，在中共內部來講，似乎還有詞可藉，然毛澤東老朽昏庸，完全爲江青打算，未來豈止是亂，若不由腐爛而崩潰，那眞是人世間已經沒有了眞理。主持正義愛好自由的朋友，我們只要回顧一下中國的歷史，定可增強必勝的信心，更可肯定中共一定完蛋。

又是新的一年。讓我們百尺竿頭再進一步。身體健康，事業發展，更可預卜的是，讓我們在反共的勝利征途上，由艱苦奮鬬而爭取最後的勝利。

新聞以外

看風轉舵的人轉得太快了！

舉世經濟不景台灣一枝獨秀

萬人傑

全世界股票都在下跌，只有台灣冒升，足見台灣工業及經濟發展，未受世界貨幣危機及能源缺乏影响。在各國俱呈衰退中，獨能按序發展，一枝獨秀。如繼續作同程度的發展，在經濟上超越西德、日本，並非不可能的事。以爲台灣會倒下來而匆匆轉向的人，正在大海茫茫中，兩頭唔到岸，可悲！

加重了讀者負擔

第一件事，向讀者拜年，恭祝各位新春大吉，萬事如意。也希望今年世界戰雲消散，逆流盡退。

從今期起，讀者負擔加重了，「萬人雜誌」調整零售價，每本一元五角。按照比率，我們已漲價百分之五十，不過，各位也許忽畧了，這幾個月間，白報紙漲了四倍多，如果我們的雜誌賣四元一本，各位一定說老萬發瘋！其實，我們加的百分五十，絕未能抵償紙價的增長。但老萬認爲若再加多點，讀者會盡失去。爲免加重讀者負擔，只好權且採取這一步，走不通，另想辦法。

六年多來，我們獲得讀者愛護，使這本行家早已制定「短命」的雜誌，能活到今天，實是奇蹟！更奇的是許多經濟後台比我們好得多的雜誌，壽命還比我們短促，這値得我們引以自豪。

今回我們迫不得已漲價，相信也可得到一向愛護我們的讀者諒解。我們要得到讀者支持，才能生存下去，否則只好和其他雜誌一樣，在這世界紙荒的巨浪中逝去。相信各位讀者和老萬一樣，不願讓他消逝。

當今逆流澎湃之際，像我們雜誌這樣屹立不移的，能有幾個？如果我們倒下來，嚮往自由的朋友，會感到內心空虛。我們萬不能倒！

枉費相思

六年間應付過許多浪潮，我們的行列似乎越來越孤單。

我們慶幸沒走歪路，到現在，還是證明我們走的方向正確。許多自以爲聰明，能順應潮流的人，離開我們的行列，實行投機去。可是投機結果，十分可悲。他們要投靠左派，左派並沒把他們看做自己人，他們是枉費相思！

這也難怪，當時局面是：中共進入聯合國，尼克遜在基辛格安排下，也紆尊降貴地跑到大陸拜會毛、周。識時務者爲俊傑，善觀政治氣息，可以發達，因而看風轉舵的人十分多。他們心目中，連尼克遜都轉變了，台灣還不完蛋？等到台灣完蛋才轉向，未免執輸，因此他們以爲看準風頭，將來論功行賞，多少有點好處；跟台灣走，只是一條「死路」。

可是，沒料到這條「死路」，並未因他們轉向而「死」，相反的，在世界逆流中，台灣反而一天一天繁榮起來。經濟的發展，尤爲驚人。到今天，即使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和他有外交關係，也不會眞正被孤立。不論個人或國家，舉世滔滔都是唯利是視，利之所在，什麽事情都願幹。以日本爲例，看得出這世界一切講現實，所謂道義，是毫無價値的東西！

蘿蔔頭最可鄙

田中與中共建交，許多人指責他罔顧道義。其實，希望人家顧道義，是太天眞的想法。最近因阿拉伯國家石油禁運問題，田中何嘗不接受了他們的訛詐，對阿拉伯國家奴顏婢膝，又跪又拜，諸般討好。看了這一幕「好戲」，可以諒解當日田中與中共建交，殊不足爲奇，且這正足以代表日本人的眞正性格。

最近，他們要跟中共訂立航空協定，但不願放棄在台灣的利益。國府堅持立場，如果日本和中共建立航空協定，台灣機場就不許日航機升降；台灣領空，也不容日航機飛越。這立場非常正確，軟弱不得。日本人之唯利是視，須受到教訓。

目前，他們爲了此事頭痛，仍然希望左右逢源。但自日本與中共建交，國府態度認爲容忍已到極限，蔣經國院長再三表示沒有讓步可能。今回，且

看㗎頭如何取捨了。

他們雖希望與中共達成航空協定，但在台灣現存的利益相當大，如不能飛越台灣上空，在台灣升降，日本的國際航線，部分將受影响，由此喪失極大的既得利益，使田中感到難以取捨。可見，外交上的承認，並不表示眞正力量；經濟的發展，他們終是沒法不跟你做朋友。

人人講現實

報紙上許多小小的新聞，可發現中華民國雖然跟許多國家沒有外交關係，但在世界上仍扮演重要角色。比方，加拿大承認中共後，和台灣間的貿易關係有急速發展，彼此貿易額正大幅度增加。

中華民國代表團不久前到歐洲洽商採購工業原料，到處受歡迎，他們是大主顧，有生意可做，在商言商，他們自然巴結大顧客。

由去年一月至十月間，台灣製造的電視機輸入美國共三百多萬台，其中二十八萬多台爲彩色機。這數字奪取了日本的「第一」。過去，日本貨居首位，現在台灣已鰲頭獨佔，這說明台灣的科技與生產力的發展，都十分驚人。

阿拉伯國家對西方實行石油訛詐，許多國家大受打擊。台灣所需石油大部倚靠中東；但台灣油荒並不嚴重，因爲阿拉伯國家需要台灣糖，擔心到對台禁運，則台灣亦會禁糖運阿拉伯，以爲報復。

台灣工業、航運等目前還未受到缺油影响。如果沒邦交便沒有朋友，可能眞的在石油危機中倒下來。但台灣經濟上有實力，阿拉伯國家也講現實，有邦交未必好過沒邦交。

取代日、德非無可能

從上述種種情形看，外交上的挫折，並未眞正打擊台灣，實際上朋友越來越多。照目前進度繼續發展下去，日本和德國工業衰退中，大有取其位而代之的可能。輸美電視機是一例。如有一天台灣經濟發展追上德、日，那一個國家能「絕對」不跟他發生關係？

禁運石油當中，沙地阿拉伯還邀請台灣到中東設立煉油廠，這豈是「外交關係」所能影响？

在石油禁運，西方國家經濟陷入混亂之際，美國、英國、日本股票市場，籠罩在淡風裏，不斷「狂跌」。股票市場最敏感，他們認爲石油危機會使西方國家工業前途陷於一片黯淡，難有好景，因此只有往下跌。

但台灣在舉世皆跌中，居然冒升。房地產漲風尤爲凌厲。這種相反現象，表示世界各國工業雖然衰退，但台灣工業未受影响，賡續發展，股票才不跌而升。

一方面是衰退，一方面在冒升，所以老萬認爲台灣經濟的發展，有一天超越日本、西德，非沒有可能的事。

上次在政治浪潮中，台灣吃了很大的虧，在世界上幾乎被孤立；可是在這次經濟浪潮中，台灣卻獲益不尠。

無法「消滅」的國家

無可否認，台灣曾經陷入低潮，不但投機份子紛紛轉舵，台灣一些中級以至高級人員，都難免有悲觀情緒。

今天能在世界恐慌中，反而比其他國家更穩定，蔣總統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八字眞言的訓示，起了很大作用。

今天的台灣，比起中共進入聯合國的低潮時，雖然有邦交的國家更少，但情況已有很大改變，即使今後「友邦」更少，肯定是無法可將之「消滅」的國家。中共叫囂「解放台灣」，其實他們也了解到越來越沒可能；相反的，光復大陸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對中共內情有研究的人都知道，軍區司令的大兜亂，是又一次龐大權力鬪爭的事實表現，這種鬪爭可能只在開端，在現階段還沒法知道最後結果怎樣，因此有人認爲，又一次文革正醞釀中。如大陸再有一次龐大權力鬪爭，很可能導致中共政權的垮台。

我們且不作樂觀想法，但看今日台灣一日千里的發展，老萬感覺得那些看風轉舵的人未免轉得太快，台灣不但沒倒下來，且顯然正「大展鴻圖」，如果此時又把舵轉回來，未免丟人！不轉嗎？在茫茫大海中，恐怕就要迷失了。

本刊由今期起調整售價

由於世界性紙荒影响，紙價飛漲，數月間漲達四倍，我們成本大幅度增加，虧累極巨。若維持目前售價，無法再支持下去。爲此，我們決定調整售價，減少赤字。由今(三二六)期起，每本零售一元五角。訂閱三十期四十五元，本港免收郵費，外埠酌加五元，即五十元。空郵每期加二元。以前長期訂戶，亦按照新訂價，縮短定閱期(三期縮爲兩期)。事非得已，望讀者諸君本過去愛護本刊熱忱，繼續支持，俾能渡過難關，謝謝！

殷憂啓聖多難興邦

蔣經國

過去一年來，中共統戰分子掀起一陣「和平統一中國」浪潮，侈言「國共和談」，散播「認同」、「回歸」、「統一」讕言，企圖迷惑海外中國人士。今特選載蔣經國先生早年原作一篇，供讀者閱讀。本文原刊於「風雨中的寧靜」文集內。

民國三十八年，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段非常嚴重的時期。共黨猖獗，要求我政府作城下之盟，那些「全軀保妻子之流」的軍政首長，大多昧於大勢，急爲私圖，脅迫父親下野；以便向共黨屈膝求和，苟保性命。父親寧靜忍耐，以表明其自己的志節，遂決然引退了。

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親引退，離開南京，臨行的時候，曾到紫金山國父的陵寢謁別。當天晚上到達杭州，就住在筧橋空軍軍官學校。那時，父親的心情當然顯得十分沉重，可是，絕對沒有絲毫灰心或頹喪的成份。第二天起來，精神還是愉快飽滿，一如平日。回到溪口故鄉之後，父親就開始埋頭研究這一次失敗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勢和改造革命隊伍的方案。

記得父親引退之後，交我辦理第一件事，是希望空軍總部，迅速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那時，我們不大明白父親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親對這件事顯得非常關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問問，機場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種程度；後來催得更緊，幾乎三天一催，兩天一催，直到機場全部竣工爲止。到了淞、滬棄守，纔知道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飛的空軍掩護，才能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台灣，而成爲現在保衞台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如果不是父親的高瞻遠矚，湯將軍的部隊恐怕連舟山也無法到達，還會到台灣來嗎？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牲了，對於我們重建武力，將增加很大的困難；乃至我們能否安然渡過三十九年上半年那一段最黯淡的時期，也許都成了問題。

初回溪口期間，外面對於與共黨談和的空氣非常濃厚，一般愚蠢的政客對「和談」都表示「樂觀」。更有一部份人過去以爲父親是「和談的障礙」，現在認爲蔣總統下野了，「和談」的希望極大。父親在二十餘年與共俄鬪爭的經驗中，早已看清了俄帝和共黨的猙獰面目，對於所謂「和談」，絲毫不感興趣。到了四月間，張治中在去北平之前，曾經打一個電報給父親，報告他自己將於赴北平的前一日，到溪口來，向父親請示。父親接到電報後，就對我們說：「他來不來，無所謂。」第二天，張治中到了溪口，父親接見他時，對於「和談」的事，絕口不提，只是邀他同去遊覽山水名勝。這樣便渡過了大半天的時間。當晚，我就把父親料定「和談」不會成功的理由告訴了張治中，他還不肯相信。說他「願意到北平去試一試」。張治中趕回南京之後，果然和邵力子等便以「和談」代表資格，一同飛往北平去「試一試」。那裏曉得，張治中這一試，就一去不返了。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共酋毛澤東提出了所謂「和平條欵」，那簡直是一種「最後通牒」。父親於接獲這項消息後，立刻就電邀當時代理總統職務的李宗仁，前往杭州會商；見面的時候，父親就問他：「對於這個問題，應採取何種態度？」李宗仁回答說：「我準備再派人去北平商談一次。」父親說：「不必談了，過去共匪因爲渡江的兵力沒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談』，現在他們進攻的力量準備好了，還有什麼談判的餘地。同時，匪黨所提的『和平條欵』第一條，就是要把過去一切的責任諉諸本黨，這種一筆勾銷本黨六十年光榮歷史的條件，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父親說到這裏，拿出一份擬好的電稿說：「這一通電文，由我們兩個人聯名發出。你以中華民國政府代理總統的身份簽字，我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份簽字。」這一通電文的大意是說：「由於共黨的毫無誠意，和平談判已告破裂，中華民國政府特昭告全世界；此後將繼續抵抗共產主義的侵略，從明天起，政府遷往廣州辦公。」當時李宗仁無話可說，只好同意簽字；而這個珍貴的歷史文獻，就把我們當時快要中斷的「法統」挽救起來了。

就在四月二十四日，共黨的軍隊已經快打到杭州了；父親囑咐我們說：「

把船隻準備好，明天我們要走了。」我們請示此行的目的和地點，父親沒有回答。我們只好準備一艘座艦，聽候父親的命令。那艘座艦的艦長，就是現任海軍副總司令黎玉璽同志。當晚黎艦長問我：「你知道不知道領袖明天準備到什麼地方去呢？」我說：「我也不知道，不過以這次取道水路看來，目的地不外兩個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廈門。」黎艦長當時對我的推測也表示同意。

第二天，父親登艦後，才說出要去的地方——「到上海去。」這眞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那時共黨的軍隊已經渡過長江，上海的情勢非常危急，這時到上海去，簡直是重大的冒險。但是父親對於這些都毫不介意，因爲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責任，就顧不得自身的安全；而定要在最危險的時候，到最危險的地方去。

父親到了上海之後，最初就住在復興島，以後感到此地離市區太遠，對於那些前來謁見和請示的人員，有很多的不便；不到幾天，就命令我到市區去準備住所，要搬到市區去住。我當時聽了這話，立刻報告父親說：「時局已經這樣嚴重和緊張，市區內危險萬分，怎麼還可以搬進市區去住呢？」父親當時很嚴厲地回答說：「危險！你知道，難道我還不當道？」我不敢違背父親的意旨，只好遵命辦理，父親終於從復興島遷到金神父路勵志社去住了。在那兒，父親整天忙着處理有關保衞上海的許多問題，同時，每天都要召集地方人士會商，或是召集在上海的黃埔學生訓話。在每次講話的時候，總是很懇切而坦白地告訴他們說：「成敗在此一舉，我們必須全力來應付危難。」父親的苦口婆心，他們聽了沒有不感動的。

父親正當此風雨飄搖的形勢下，準備力挽危局的時候，李宗仁突然從桂林來了一封信；那時，他不但滯留桂林，不到廣州處理公務，而且還要寫這封信來，向父親「談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台灣的庫存的黃金，並且要父親不要再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在這內外夾攻的環境中，父親的內心沉痛，是不難想像的。因此用堅決的態度，給李宗仁覆信，大意是說：「你要求我『出國』，這是辦不到的！因爲我不是軍閥。至於要求我不管政事，這是可以答應的，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第二天，父親就離開了上海，然而座艦在定海附近，一連漂泊了十多天。此十多天中，父親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份，親自到每一個小地方去，召集地方人士和黨政首長剴切訓話，勉勵他們要團結一致，共赴國難。以後又從容不迫到各地巡視了一個月，才經過馬公到達了台灣。父親當時很痛楚地在日記中記道：

「今天的仇敵，是堅強、惡毒、凶險的共匪，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對付敵人呢？只有以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來迎接新的時代，奠定新的基礎，我舊的創痕還未癒，新的創痕又深了。我眼看到中華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揮淚前進？前進的這條路，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但是不必害怕，這一條革命大路，已經由先烈用他們的血來鋪平了，我們今天要前進，莫退，莫退，前進！今天黑暗重重，危險艱苦，但我憑着一線希望的光明，及對我　總理的忠貞，我一定要不屈不撓地奮鬪下去。」

這樣，如大海中孤舟，四顧茫然，又如在漫漫的長夜裏，一燈微照；父親鼓着最大的勇氣，乘風破浪，向一線光明的前途邁進了。

關於李宗仁來信所提到的庫存黃金搬運經過，我應該附帶在這裏說一說：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台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千萬要守秘密！」因爲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作爲「和談」的條件之一。後來這一批黃金，是很順利地運到台灣了。政府在播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那裏還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古語云：「無糧不聚兵」如果當時餉饍缺乏，軍隊給養成了問題，那該是何等嚴重？庫存黃金到達台灣之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國家的珠寶，存放在中央信託局；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託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台灣來。這一箱珠寶，多半是抗戰時期一班漢奸非法搜括的財物，勝利後就被政府依法沒收，交付中央信託局代爲保管的。因爲我曾經擔任過管制上海經濟的工作，知道這箱珠寶存放的地點；所以，父親就命令我去負責這一項任務。當我到達上海以後，李宗仁已經知道了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動這箱珠寶。後來竟吩咐那個保管保險箱的人，飛到香港去，使我無法取出。我因向父親建議：「據所知道的情形，這一箱珠寶已經用了不少，剩餘的東西，僅值二三十萬美金，我們何必爲此區區之物，同人家傷和氣。」父親卻指責我說：「到了台灣，當軍隊糧餉發不出的時候，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我聽了無言可答，只好依從父親的意思去進行；但結果還是沒有法子把這批珠寶搬出來。

同年夏天，湖南的程潛和陳明仁率部投共，當時父親正駐節廣州，曾詢問某一高級將領對於時局的意見；那位將領回答說：「時局已經萬分緊張，是否可以再試一試和談？」父親聽了這話，就很明白地告訴他：「你知道毛澤東爲什麼會收留程潛、陳明仁這一班叛逆？說穿了，就是因爲還有我在。」最後，父親又重複說了一遍在南京時所說的話：「要談和，你們去談，我仍舊要繼續奮鬪！」那位將領聽了呆若木鷄，面紅耳赤，內心慚愧，無地自容。

八月間，父親飛往重慶，去支持西南危局，並派人到昆明去召盧漢到重慶來商談；那時雲南的局勢已十分混亂，盧漢本人也開始動搖，所以起初不敢到重慶來；父親派去邀約盧漢的代表，兩次都沒有結果。第三次又派人去，並囑告盧漢說：「你做了我那麼久的部屬，難道還不信任我？你到重慶來，我負責保證你的安全。」盧漢因爲自己的叛迹尚未顯露，又受了父親精誠的感召，終於從昆明飛到重慶來。父親同盧漢談了兩天的時間，最後把他說服了。盧漢臨走的時候，父親又剴切地囑咐他說：「國家的命運如何，就只看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了。雲南又是這三省的中心，希望你們回去之後，好好努力，我去廣州的時候，再順道來看你。」

不久父親要到昆明去，我覺得這是一種極端的冒險，如果父親不顧一切的去了，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但是父親不願失信於部屬，總是要實踐對盧漢

臨走時的諾言。在決定去昆明的前夕，我向父親建議：「父親明天萬不可去昆明，讓我先去；並且對盧漢亦不說明是否能來昆明的意思。父親則於第二天早晨，從重慶動身，十點鐘到達昆明機場，約盧漢相晤。」父親同意了我的主張，我就啓程飛往昆明。

當我見到盧漢的時候，就向他說明父親「恐不克即來昆明」的緣故；並且告訴他，我將在昆明逗留幾天。他對這事似乎也並不介意，並認爲父親此時也沒有來昆明的必要。他對我的招待非常週到，晚間還同我閒談了很久。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知道父親的飛機快要到了，於是找着了盧漢，告訴他：「重慶方面來了電報，總裁已經起飛，十點鐘就可以到達昆明機場。」我告訴了他這個消息之後，就與他寸步不離，他想打電話派部隊到機場保護安全，我說：「用不着了，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除你、我兩人之外，再沒有別人知道這個消息。」我終於拉他同坐一部汽車，趕到機場。十點鐘，父親乘坐的座機降落昆明機場，我以爲父親準備在機場內同盧漢畧談幾句話就走；可是，又出人意料之外，父親從飛機上走下來的時候，第一句就問：「盧主席，你有沒有預備午餐？」盧漢報告說：「還沒預備好。」父親說：「好！好！那我們一同到你家去吃午餐罷。」我聽了父親的話，雖然無法阻止，可是已經坐立不安；心裏細想，父親身繫國家安危，今已深入虎穴，萬一有了差池，國家前途何堪設想！然而那天，父親的態度顯得特別慈祥和安定，不但在盧漢公館同盧漢共進午餐，還談了很久的話；同時又派人到外面去，約集了許多高級將領，來會商保衛西南的大計。這樣一直談到下午四點多鐘，我看看天氣不早，再遲恐怕不能趕回廣州；於是向父親報告說：「方才接到廣州的消息，那邊的天氣可能發生變化，請父親立刻起程。」父親聽了我的報告，站起身來，向窗子外面望了一望，就說：「好了，我們走罷！」這樣平安地離開了昆明，重到廣州。我相信如果不是父親的至誠感召，像盧漢這一類居心叵測的逆叛，也許老早就出亂子了。父親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和德威，無形中使他們懾服愧怍，結果安然無事。我每一回想當年這一幕，委實覺得「心有餘悸！」

到了十一月間，李宗仁將父親請到重慶去，他自己卻去了廣西，避不見面。那時共黨正向西南急速進軍，重慶的淪陷，已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我屢次勸父親到成都去，都遭拒絕。到了共軍已經攻到南溫泉的那一天，我又報告說：「匪軍已經到達南溫泉。」

父親說：「我現在還不能走，必須等待羅廣文軍長回來，處理完妥之後，才能行動。」我就沒法，只得去找羅廣文，一直找到下午三點多鐘才找到他，同他一起來見父親。父親首先向他詢問前方的戰況，又指示許多撤退的機宜；等到羅廣文走後，父親纔對我說：

「我所以不願走的緣故，就是必要等羅廣文見面，因爲他到前線，是我派他去的；現在他打敗了，我也要交代他如何撤退。部屬在前線作戰的時候，統帥怎能不安排妥當而先走？」

父親替部屬負責，是這樣的一直支持到最後一分鐘；那些臨陣脫逃的將領，眞是罪通於天了！

當天下午四點鐘，父親突然命令駕車到重慶市區去看一看；那時，重慶市內紊亂不堪，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終日之概；各機關的人員，紛紛準備逃難，差不多都走空了。父親的座車首先到了衛戍司令部，誰知偌大的司令部裏面，只剩了幾名衛兵，還有兩位副官，其餘的人已跑得淨光。父親就對那位副官說：「你見到楊司令的時候，就報告他，說我已經來過這裏。」從衛戍司令部出來以後，父親又命令把座車開到抗戰時期的軍事委員會，一路悲悽冷落的情況，難以形容。

父親在自己從前的辦公室裏走了一遍，這間辦公室裏面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無一不是在抗戰期間曾經陪伴過父親六個年頭的東西；覩物傷情，在這一行將離開的時候，父親對於室內的每一物件，都顯露出深切的眷戀。最後，看到壁上掛着一幅軍用地圖，就命令我把他取下燒燬，然後才安心登車回去。當座車走到半路的時候，街道已經擠滿了逃難的人羣，水洩不通，汽車無法通過；父親只好下車步行，走回寓所。

當晚，父親還沒有準備離開重慶的意思，很早就上床安睡。到了晚間九點鐘，歌樂山附近槍聲大作，我們覺得情況不佳，急忙請父親起身趕到機場，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因爲尚有許多軍用品急待處理，故即在機場內停留至翌晨，纔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成都去。

到達成都以後，父親就住在成都中央軍官學校。胡宗南將軍的部隊當時也已到了成都，父親乃積極部署各方面的兵力，準備與共軍作「背城借一」的最後決戰；以保全西南半壁的錦繡河山。當戰事進行到非常緊張的時候，那位身爲政府封疆大吏的劉文輝，竟然躲藏起來，避不露面；父親不得已派了劉的好友王纘緒去找他，也不肯出來。最後父親只好對王纘緒說：「你去告訴劉文輝，人與人是要講感情的，他做了我多年的部屬，就算我今天死了，也是應該來送葬的。」可是，王纘緒從劉文輝那裏回來以後，只是搖頭嘆息，向父親報告說：「劉文輝已經靠不住了，他家裏盡是些古古怪怪的人。」意思是說：在劉文輝家裏看到了許多所謂「民主人士」，共特，失意軍人，官僚政客，他們正在準備「靠攏」投共了。

不久之後，盧漢終於在雲南叛變，成都和昆明間的電訊也失去聯絡；翌日，兩地間的電訊又出人意料的復通了，成都方面收到的第一封電報，就是盧漢打給劉文輝的：內容勸劉文輝設法把父親扣留起來，以便做「人民政府」的「第一大功臣」。父親看到了這張電報之後，知道西南大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決定當天離開成都。臨行的時候，侍衛人員對父親說：「劉文輝的便衣人員，已經佈滿了軍校的大門附近，我們不如從後門出去。」但是父親卻拒絕了他們的建議，嚴正地說：「我從那個門進來，也要從那個門出去！」父親到了這樣危急的關頭，還是從容不迫，絲毫不肯苟且的！

三十八年底，我奉命到西昌去，臨走的時候，父親對我說：

「你去轉告西昌的將領，人生必須要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候，選擇最有

意義的死。」

父親又說：

「你告訴他們，如果台灣不保，我是決不會走的！」

父親當時所以說出這些沉痛的話，是自己早已準備與這一塊最後的國土共存亡了；故而勉勵西昌的守軍將領，也應該抱「殺身成仁」的決心，與西昌共存亡。我的任務完畢，就由西昌飛經海南島，回台灣覆命。

這一年，也就是美國政策發表「白皮書」的一年。當該項文件發表時，很多人主張請父親對「白皮書」裏所說的話，根據事實加以答辯。可是，父親很安然地說：「不必了！」並於當天晚上在日記中記道：

「耶穌被審判的時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

沉默是最好的答覆。今天俄帝在世界上的橫行霸道，共黨在大陸的殘暴屠殺，自由世界反共意志的加強；一切一切的鐵的事實，還不都是替我們作「義務的辯護」嗎？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父親復職了，這正是諸葛武侯出師表上所說的「受命於危難之間。」到了五月，國軍自舟山撤退，事前很多人都深怕放棄舟山，會引起台灣人心的不安，並使大陸同胞失望，所以紛紛向父親表示反對的意見；我當時也不贊成舟山撤退計劃，後來，父親向大家說：「你們恐怕因為舟山撤退，就會使得台灣人心不安，但是如果這支兵力在舟山被共匪消滅了，台灣的人心又會不安到什麼程度呢？你們又恐怕因為舟山撤退而使大陸同胞失望，但是如果為了要守舟山而台灣不保，大陸同胞又將失望到什麼程度呢？」第二天，父親就毅然下令撤退舟山的部隊。我們想起來，如果不是父親力排眾議，當機立斷，當時駐守舟山的部隊，恐怕早已不存在了。所以父親常常告誡我們說：

「中國人應該有雄偉的氣魄。」

又說：

「我們對一件事的看法，是要向大處看，向遠處看，從高處看。」

父親這種壯士斷腕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永久學習和效法。

父親自三十八年初，第三次下野以來，一直到舟山撤退為止，可說是最艱苦的時期；然而，終於用最大的忍耐力，把這個最嚴重的難關渡過了。自此之後，我們又看出革命前途新的曙光，又走上「中興」的道路。父親說：

「『中興』比任何創業更難，因為『中興』不僅是要從敗亡中從頭做起，而且是要從腐爛中刷新重生，從廢墟中奠基再造；尤其是要從自信的喪失之中，來重新建立自新；更是要從被擊敗者的敵人手中，回頭轉來擊敗敵人。」

古人說：「殷憂啓聖，多難興邦。」我們應該抱着「乘長風破萬里浪」的精神，冒險犯難，向中興大業的前途邁進！

中共的「古為今用」

林定

中共「文革」前的「古為今用」，大抵遵循吸取精華、放棄糟粕而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需要為準的原則，但「文革」後的「古為今用」便完全變質，雖然這個口號現在仍在流行，其實已經演變為「古為毛用」了。「古為今用」是對古代文化加以總結，繼承其精華部分，發揚光大而成為現代新文化。恩格斯反對費爾巴哈「乾脆拋棄」黑格爾哲學體系，認為「像黑格爾哲學對民族精神發展有過巨大影響的偉大作品」，「應該從它的本來意義上『揚棄』它」。「揚棄」（AU FHEBUNG，或譯止揚，或音譯奧伏赫變）為黑格爾哲學術語，兼具保留發揚與拋棄消滅之義，馬克思、恩格斯就是保留了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棄其唯心論部分。毛澤東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而提出「古為今用」，也必須遵循「揚棄」原則。以孔子而言，他的政治學說中的民主部分，他的道德學說中不受時空所限的常理，他在教與學上的經驗，皆應視為珍貴遺產予以「批判地承繼」。這也是「文革」前絕大多數中共學人的共同意見。現在的反儒尊法，是把中國古代文化的主流部分作為糟粕而棄之，而尊法之後仍要反法，則是全部否定古代文化。中共自「文革」以來，對古代文化僅肯定科技、醫藥、工藝等偏於物質文化的部分，哲學、人文科學與文學藝術，幾被否定殆盡。孔子之學傳至德國，啓發黑格爾而產生辯證法，馬克思視為至寶，恩格斯讚為「偉大」，中國的馬、恩信徒毛澤東一面獨尊馬克思及其所用的辯證法，一面卻醜詆孔子無所不至。不但「古為今用」的實踐變成「古非今是」，變成「凡古皆毒」、「凡古皆錯」，以至於變成「古今皆非，唯毛獨是」。古之對毛有用，就在於可以被毛用來罵盡古今，殘害「同志」，用來「大樹特樹」毛的絕對思想「權威」，在意識形態領域建築毛的「一言堂」，如此而已。

毛澤東的最大錯誤

——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緍山

毛澤東犯的錯誤（也可說罪惡）太多了，因人人皆知，自不必多餘贅述。本文所要提出的，只就其最大的兩點論之。

第一、他迷信馬列，盲從蘇聯。馬克思思想是來自「仇恨」資本主義，這個出發點一錯，其全盤著述觀念遂皆錯。列寧也同，他「仇恨」沙皇統治，殊不知他自己卻也變成「新沙皇」。

陳獨秀在「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後，他做了如下的一張對照表：

甲、英美及戰敗前的法國民主制

㈠議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發佈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的要求，因選民畢竟最後還有投票權。開會時有相當討論的爭辯。

㈡無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殺人。（緍山按法院捕人是根據法律，法律則是由全體國民代表制定。）

㈢政府的反對黨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

㈣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㈤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爲。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原註蘇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故可爲一類）。

㈠蘇維埃（即）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制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

㈡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㈢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㈣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㈤絕對不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

因此，當陳獨秀要從資產階級民主「走向大眾的民主」的一句話，當時就引起了他的朋友們（即執迷不悟的共黨徒）「一致」的懷疑與抗議。一九

民主政治的眞正價值（原註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着這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僞善、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眞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見胡適「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

陳獨秀的以上見解，本來是大眾常識，雖不識字的人也懂，但偏偏毛澤東竟懵然不明，他這一錯非同小可，卻寃枉死了數千萬人的性命。

第二、是他企圖毀滅中國數千年優秀的傳統文化。文化籠統的說，可分爲精神的與物質的，前者是基礎，但馬克思搞錯了卻把它置於「上層建築」。譬如以建築物來說，建築師如不先把藍圖繪製正確，怎能建成不坦塌、傾斜的帝國大廈。中國傳統的文化的長處，就在建立人類社會如何能和平相處之道，所以說堪稱是最優秀的。

怎樣才能和平相處？在這方面，孔子下的功夫最大，他的方法就是「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中國人來說，自然是老生常談，誰都懂。但西方人卻不甚了解，「治國、平天下」，爲何拉扯到「正心、誠意、修身、齊家」呢？因爲凡心歪、狡猾的人，必不能成大功立大業，縱然偶然有之，也決不會持久，最後終必身敗名裂，如歷代暴君及今日大獨裁者。做人如此，怎可以治國、平天下。漢唐文化時代的亞洲，縱降至宋明清亦然，亞洲本是一個最安寧和平的世界，直到西方物質的文化闖入亞洲後，中國文化衰落了，才越來越混亂，二次大戰後而益甚，這是最明顯的例證。

以具有如此優秀的文化，我們應該積極的把它復興才是，這不僅爲了中國也爲了全世界。但自毛澤東佔據大陸，卻一直在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最顯著的，一是所謂「文化大革命」，有的報章評爲「攊中國文化之命」，可謂一針見血。這件事剛過去不久，今日毛澤東爲保持政權，卻又搞什並貶孔運動，追憑友蘭一類人自打嘴巴，不僅可悲，也實在可笑。

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人，他的思想、言論，皆深印入黃炎後裔的腦際，任何暴力是絕對打不倒的。秦始皇坑儒二世而亡（成爲最短的王朝），出現了孔老思想盛行的漢唐數百年的盛世。毛澤東算什麼東西？毛朝何敢比漢唐？

我說他「企圖」毀滅中國文化，事實上，中國文化決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毀滅的，結果只能毀滅他

許多在別的社會裏可以分開討論的事情，而在此（指大陸）卻被視爲禁忌，其中之一就是「罪與罰」的問題。

當我們問新華社社長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朱穆之（Chu Nu-Chih）大陸新聞界如何報導罪行之時，他回答：「一般說來我們不報導這類事情，因爲它不是生活上的主流。」然而他也不是認爲犯罪要保密，他說：「我們用別的方式讓人民知道這類事件。在我們國家裏最重要的罪行不僅只是司法案件，羣眾也加入調查。法庭在判決時亦先向人民解釋其觀點，而人民也表示其反應，我們沒有司法制度，重大案件，羣眾有時還發出告示。」

朱穆之說：「叛國、謀殺、嚴重的縱火及搶刧罪，可被處死刑，但是我們的制度是儘量少殺，但尚不能廢除，通常處刑

大

惡，另則判以一至二年緩期執刑，如果犯人行爲表現良好，改過遷善，此項判刑可予以減輕。」

在陝北我問延安革委會的杜勤常（譯

因爲：㈠凡中國人佔最大多數皆信奉孔子，雖無知的婦孺也皆稱其爲聖人，正如西方人之信奉耶穌一樣。就中共黨徒說，也極少反對孔子者，因爲孔子學說合於人性，行之有益，凡有人性的人，當然不會反對孔子。過去毛澤東強迫兒童接受邪說，「只愛毛不愛爸爸媽媽」，據去歲到大陸探親的友人說，對子女可以隨便講說了。友人說：子女終於又恢復了人性了，皆說：「我們只愛爸爸媽媽」。其他青年共幹、兵士也同樣恢復過去傳統孔教。有友人年已老，且被中共迫害，他仍能生活下去的原因，卽全靠他的子女、弟弟、女婿支持他、供養他。不僅在大陸如此，卽在紐約貧民窟的老華僑也同，仍以中國傳統思想教育他的下一代，而下代也尊從長輩教訓，故能成功立業，美國人也尊敬之，敬慕中國人有教養。毛澤東只是枉費心機，絕不可能眞能毀滅中國文化，況且有中華民國是在大力推行「復興中國文化」呢。

㈡西方人尤其美國人也信奉孔子。中國文化因爲是精神的、形而上學的，所以不易看得見，其實它的影响力，是無法衡量的。例如在明代王陽明的學說傳入日本，成立了「王學」。朱之瑜（舜水）思想傳入日本，成立了「朱學」。王學主張卽知卽行，知行合一，朱學則主張大義明分，尊王攘夷。二者合起來，遂滙爲一個巨流，造成明治維新。

明末淸初之際，西方耶穌會士來華，把中國主要的經書，譯成拉丁文，以傳入西歐。巴黎學人讀後，猶如日本人之對「王學」「朱學」然，紛紛成立學會研究。如「民爲貴，君爲輕」，「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由前語，法國人發達爲民主，由後語，法國人便把路易十六皇帝、皇后送上斷頭台。一般寫法國革命史的人，皆謂法國大革命的起因，一曰北美十三州獨立的影响，一曰歐洲啓蒙運動的煽動，獨不提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思想。簡言之，中國文化在東方掀起了日本明治維新，在西方卽爆發了法國大革命。

北美十三州獨立，一般人但知華盛頓，殊不知還有重要領導人，卽威廉・潘恩。前者是政治軍事領袖，後者則是思想界靈魂，前者的思想乃是受後者指引。潘恩是耶穌信徒，但同時也極欽敬孔子、孟子，當十三州革命運動初期，他曾寫了許多小冊子，其主要思想簡直與孔孟觀念無別。

西方人，凡崇拜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者，便無不知孔孟老莊，隨便問一西人，皆知孔子爲大聖人，秦始皇爲大暴君。

過去像潘恩這樣人，當然不多，但第一次大戰後，卻開始注意中國文化了，例如哈佛、耶魯、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康乃爾幾所著名私立大學就逐漸設立「中國研究」，主要的是研究中國哲學、詩詞戲劇，尤偏重於孔孟老莊的學說。到二次大戰後，「中國研究」這一課目便更普遍了，差不多各州立大學也皆紛紛設立，成立「遠東語文研究中心」，主要卽在研究中國文化。

後來聯邦政府成立了一個「國防教育法案」，在「國防」與「國家利益」的原則下，聯邦政府有權「過問、加強」各州的教育設施，特別重視中、俄、日語文，通稱所謂「中國熱」，並非對中共，乃是中國語文、文化。孔子是中國文化代表人，當然爲美國朝野所最重視。

毛澤東因內訌外敵而聯美，美也欲利用中共以牽制蘇聯。美國是民主國家，尼克遜、基辛格不能獨裁。美國人民對當前尼勾搭毛，大部分人本不贊成，（最顯著者有「百萬人委員會」及若干國會議員皆公開反對。）今毛澤東突然提出「批孔捧秦」口號，當然會益增美國人民的反對，故反尼聲浪日甚一日。中國人有句諺語：「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毛澤東據爲個人「語錄」，以其教導徒眾百姓，他今日所做所爲，卻正適用了這句諺語，眞是自掘墳墓，中共政權毀滅不遠了。

註一：關於中國文化帶有民主意義，可詳參五來欣造著「政治哲學」第五章第二節「儒教之國家觀念」。

註二：關於美國的「中國研究」，可參考楊富森著「美國各大學的中國語文課程」，台北「新天地」四十八期。楊君過去曾任匹茲堡大學遠東語文中心主任，現任南加州大學中國文學教授，中英文著述甚多。

註三：關於毛澤東搬石頭砸自己腳，現代中國青年，皆已忘掉「論語」一書，今毛爲了要批孔，因此大陸青年，尤其哲學系學生，自然要開始研究「論語」，「論語」一書可說是天經地義，只要人性未泯，讀後未有不受影響的，這與「毛思」正相反，豈非自己反自己。

干。他並說：一階級敵人及頑固分子則送監牢，但此類人『甚少』，在我們的區域裏，法庭由人民選出的法官及由三、五人組成類似『陪審團』者所組成。法官下判決。謀殺犯判槍決，但首先該犯得五花大綁，在接受民眾的責斥之後，再送附近槍決。」他沒說行刑場有多大，但註明「用一個人，一枝槍行刑。」

目前據我所知，所能確定的，大陸上沒有用外文寫的中國法規書籍或刑法條文，至於中文的這類東西是否存在，則不能確定。

據外交部新聞司主任馬玉生（譯音）告訴我，所有的法律都是新定，且具革命

「罰與

朱明

令。

我問：「在高級官員中有無任何貪污案的發生。」他回答：「曾有一件發生在副部長階級，該犯在提交人民法庭定罪後槍決。」

中華民國建立的司法及檢察制度均於一九六〇年廢除，法官職業不再存在，法律紀律主要由共產黨及革命委員會管理，目前青年人對於在高中畢業後下放鄉村幾年的制度甚爲不滿，有些人不顧沒有購買衣食必須的身份證，潛回都市，而導致他們向走非法偷竊之途。

公安局處理當地革命委員會能力以外的犯罪問題，勞改營就是他們的方法之一

從前一度普遍使用的「人民公審」似很少提及，在當時是面對羣眾，公開執刑，而現在死刑仍舊由公安局人員執行。

（譯自國際先鋒論壇報，作者：C. L. Sulzberger）

從王樹聲之死

看鄧小平復出

岳騫

最近毛幫死了一個軍事大頭目王樹聲，毛幫重要頭目自毛澤東以下皆有表示，有的送花圈，有的去靈堂吊祭，更有的去醫院向王樹聲遺體「告別」頗爲熱鬧。毛澤東一向對於死人是相當寬厚的，像在文革時被氣成腸癌，受盡痛苦而死的陳毅，毛澤東還親自到靈堂吊祭，陳毅未亡人在文革時戴紙帽子遊街的張茜，兩手攀着毛澤東右臂，那副表面是感激涕零，內心裏則是祈求保護的可憐神態，躍然圖片上，光看毛澤東對陳毅那份關切之情，誰能相信陳毅被他夫婦指使紅衛兵鬬瘦了二十公斤，最後終被氣死。

不過王樹聲確實死得其時，早於此，若在林彪未被毛澤東謀殺之前，王樹聲死去決不會有這麼多的人趕來湊熱鬧，如果再晚些日子，說不定行情又變了，王樹聲也許會變成黑幫，就沒有什麼人敢來吊祭了。

毛澤東此時何以又重視王樹聲，當是與毛幫目前內部鬬爭有關。此一問題，必須要從毛幫舊有山頭說起。研究毛幫軍事的人，皆知道毛軍實際分成四大山頭，卽紅一軍團林彪系、紅二方面軍賀龍系，紅四方面軍徐向前系，新四軍陳毅系，此四大系統中自以林彪爲最強大，其次則推紅四方面軍系。

在過去，紅四方面軍最受歧視，由於這一股的大頭目張國燾是毛澤東的死對頭，到了張國燾投奔政府之後，毛澤東對紅四方面軍更大開殺戒，不說別人，就以今天最大紅色軍閥許世友來說，就因受不了折磨而逃走，半途被截回幾乎活埋。抗戰開始共軍投誠，政府將之收編爲三個師，按理而論，應是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各編一師，由這三股頭目林彪、賀龍、徐向前分任師長，但毛澤東不願紅四方面軍再成一個山頭，乃施用一分爲二的辦法，將紅四方面軍拆散，編爲兩個旅，一個旅由徐海東任旅長編入林彪一一五師，一個旅由王維舟任旅長編入劉伯承一二九師，但毛澤東此項詭計未能成功，紅四方面軍出身的軍事頭目始終在毛軍中佔一重要位置，到今日由於紅一方面軍的頭日大部死亡或垮台，紅四方面軍頭目更形成一枝獨秀。

紅四方面軍後期總指揮徐向前，副總指揮卽王樹聲，在這一山頭中，王樹聲的基本勢力尙大過徐向前。當共黨部份頭目在鄂東北作亂時，卽共黨所稱之「麻黃起義」，徐向前並不在場，徐向前到達鄂東時，這一股已成了氣候，「麻黃起義」領導人活到抗戰時，只有王樹聲一人，今日在毛軍中分佔重要位置的王建安、王宏坤、許世友、詹才芳、李先念、秦基偉皆屬此系統。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大封「元帥」時，世人皆知其封了十名「元帥」，很少人留心也封了十名「大將」，毛幫軍階很特別，部份學自蘇聯「老大哥」先進經驗，部份是毛澤東的「天才發明」，比政府軍階級多，不但多了一級「元帥」，還多了一級「大將」，以下才是上、中、少將、校、尉

。但又有大校、大尉一級。獨獨缺乏府政軍的准尉一級。

毛幫十名「元帥」當時曾公佈，大、上將則未正式公佈過，根據毛幫零碎透露，查出「大將」也是十名，計九陸一海。九個陸軍「大將」是粟裕、張雲逸、黃克誠、羅瑞卿、王樹聲、徐海東、陳賡、許光達、譚政，一個海軍「大將」是蕭勁光。毛幫官階雖是爛羊頭，不久又自行廢除，但也可以看出王樹聲在毛軍中，尤其在「紅四方面軍」這個山頭中，確是僅次於徐向前的大頭目。

這次王樹聲之死，正值紅四方面軍一枝獨秀時，根據本年元旦毛幫公佈的十大軍區（不計新疆）「司令員」名單，其中竟有六人出身紅四方面軍，即陳錫聯、許世友、韓先楚、皮定鈞、秦基偉、李德生，此種情況確不簡單。雖然李德生已投向宮廷派，成為江青裙下寵臣，但在共產黨人個性一向是爾虞我詐，安知李德生甚至整個「紅四方面軍」系統又不是故意利用江青擴張勢力，一旦力量強大到足以奪權時，管他秦始皇、武則天來一個鍋煑。

將來的不談，只說目前由於「紅四方面軍」山頭勢力龐大，所以王樹聲死時才這麼熱鬧，但就在此時，鄧小平又竄上去，可能與此有聯帶關係。

談到鄧小平的問題，筆者有個聲明，可是瞎猜，而且是憑着靈感去猜，談不到研究，也無資料可用。茲將個人對此問題的幾項猜測，寫出供大家參考。

一、鄧小平復出，主要是安撫各紅色軍閥，這次紅色軍閥大換班，決不是隨便一紙命令可以調動，事先必然要經過「說服」，「協商」，此項工作，毛澤東自不便直接出面，較為理想的還是鄧小平，因為抗戰時期，大部紅四方面軍頭目都編入一二九師，鄧小平是該師政治委員，直接領導過這批人，周恩來、葉劍英雖然目前在台上，但兩人與紅四方面軍沒有淵源。徐向前、李先念因為原屬於這個系統，反而不能出頭，毛澤東也不放心派徐向前出去，怕他一旦嘯聚舊部，便可起而奪權。

二、從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砸爛了毛幫大小黨組織。直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最後一個省份黑龍江成立了省委會，名義上毛幫算是恢復了黨組織，但實際上支離破碎，有名無實。而自從一九五六年毛幫「八大」始，黨務大權即落入鄧小平之手，根深蒂固，不易拔除，又兼之其人長於組織，非一批新手可及。因此，毛江不能不借重其長才，想將鄧小平由九淵升之九天，以為己用。至於鄧小平目前職位，筆者看法倒不似一般人這樣拘泥，認為鄧小平排名張春橋之後，一定是政治局委員，實則如果排名計，鄧小平應當是政治局常委了。毛澤東雖然一向不理組織，可以隨意封官，但恐怕也不能這麼的隨便。

假如毛澤東不能把鄧小平安進政治局，還可以另起名目、作實際工作。例如「八大」會議之前，鄧小平被任為毛黨「秘書長」，此是毛黨中央從來未有過的新名詞，「八大」之後即行撤銷，則今日毛澤東是否會另起一個新鮮名詞（此點，毛澤東確是「天才」）以位置鄧小平，也很難說。

三、鄧小平之再起，對毛澤東夫婦有利抑有害，目前尚難判斷，但可以看出的，對周恩來絕對不利。海外有些評論家指鄧小平之竄高，是周恩來的勝利。這些評論家由於過份看好周恩來，而有意低估毛澤東，實則今日「毛管區」內，權力仍集中毛澤東一人之手，毛澤東對付各省紅色軍閥，也許不太得心應手，但對付周恩來卻握在手心，幾時要整肅周恩來不過是一句話。目前周恩來之活躍，實在因為毛澤東太需要他，如在抗戰時，需要周恩來向政府接洽投誠，以後又向左傾分子進行統戰，雖然毛澤東與周恩來有一筆生死寃仇之債，但為了利用，只得隱忍下來。到了今日為了抗拒蘇俄壓力，又不得不向美國求援，此一工作，又由周恩來出頭，所以周恩來顯得活躍起來，但如果周恩來的勢力威脅到毛江夫婦時，毛澤東對於一生未反對過自己的林彪尚無所愛惜，又何有於幾次欲置自己於死地的周恩來。所以可以這麼說，如果鄧小平真是周恩來安進高層圈子，則周恩來被清算時間不會過一九七四年。

周恩來本年會不會被清算，自難預料，但筆者絕對相信鄧小平又竄這麼高，並非周恩來之意。

毛澤東扶植鄧小平，顯然是分開周恩來之權，讀者可以想起鄧小平初次露面時，名義就是「國務院副總理」，到了今日，鄧小平負責工作，仍涉及行政範圍，如同日本方面接觸，聲明毛日應聯合抗俄，皆屬於外交範圍，外交則一貫由周恩來所掌握。鄧小平此舉是否越了周恩來之權，不久更可看出眉目。

如果毛澤東真的下辣手整垮周恩來，則繼任「國務院總理」的人，鄧小平似較李先念、張春橋合適，其他人更無論已了。

四、鄧小平前途如何，目前鄧小平剛剛「鹹魚翻生」，按說應該不會有太大野心，但共黨人的特性就是如此，爭權有時未必是熱中，實在是為了自保，等於你不殺「同志」，「同志」必殺你。毛澤東口口聲聲要奪權，又何嘗不是如此，所以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只要站住腳步，一定拚命抓權力，無他，實在是為了保命。

鄧小平今天要抓權，條件相當優越，首先是各省紅色軍閥大半與其有淵源，除去上述出身紅四方面軍六大軍閥之外，新疆的楊勇也是其舊部，從一二九師到「二野」，楊勇皆受其領導，文革開始，楊勇先垮，劉鄧繼之，可見鄧楊關係之密切，根據槍桿子出政權之「原理」，則下屆應當是「鄧政權」了，只怕到時已沒有共產黨了。

總之，無論從任何角度看，毛幫確實到了油盡燈枯之境，與毛澤東身體相同，一個政黨成立了五十年，一個政權成立了二十五年，始終未能造成第二代，所謂接班人，不論死的活的，都是屬於第一代的人物，這已變成了「絕戶」，再加上一批老的人又勾心鬬角，自相砍殺，已合秦始皇與洪秀全為一，此一政權，絕不能傳第二世，一旦毛澤東斃命，必然引起大亂，鄧小平力量即使較大，也不可能安定內部，最後是同歸於盡了事。

認識中國

「文化」出籠・「馬列」遭殃

——第二層次看「反孔」

柳以青

很多人對大陸進行的「反孔運動」，從不同的角度，給了不同的解釋，這方面也是只有在自由的海外地區才能做得到，讀得到，我覺得很好和很需要。

現在，我想從另一方面來看「反孔運動」。

自從文化大革命之後，除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的書籍，逐漸地的恢復了其他書籍的出版和再版，同時，也在大陸的書局中流通。像有關歷史方面的有標點正史的幾本出版，和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以及文物與考古方面的雜誌。在哲學方面的有一些哲學史與哲學書籍出版；最重要的恐怕還是古典小說如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等再版發行。記得，在當時這種書籍的上市，大陸的書店都是排了長龍來爭先購買的。

我們可以想像：在大陸上二十多年來，特別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在老百姓的思想中，都被馬列、毛思所窒息了，再也透不過氣來，因此，當歷史、哲學和古典小說再次「解放」時，於是，人們都如飢如渴的去購買和閱讀了。這方面在民間的「意識形態」裏發出了極強大的作用。

點點滴滴・津津有味

事實上，這種逐漸放寬閱讀範圍和科目的實施是不得不然的。一方面是由於馬列與毛思已經成了枯乾無味的教條，再也不能在人的思想中深入；另一方面經過文革之後，大陸上流行着不讀書的風氣，使到整個大陸的文化水平低落到無可收拾的地步。因此，從一九七二年開始，在中共的「紅旗」上，就不斷地鼓吹「讀點什麼」和「學一點什麼」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問題的嚴重了。

例如：一九七二年二月份的「紅旗」上就有一篇：唐曉文的「讀幾本哲學史」的文章。這是一方面反映大陸共幹對枯燥的馬列、毛思的厭倦實情，想借哲學等科的吸引而再推行馬列、毛思；同時反映大陸人民的文化水平的低落。因此，該文說：

「毛主席在談到高級幹部讀馬、列著作的問題時，提倡要讀幾本哲學史，包括中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可是，我們有的同志對於學習哲學史的政治意義，還缺乏深刻的認識。一聽到哲學史，他們就覺得很難。什麼『哲學史深奧難懂』啦，『哲學史講的都是過去的事，跟現實鬥爭聯繫不上』啦，『工作那麼緊，那裏有時間去讀』啦，就是時常會碰到的一些議論。我們認為，這些說法是不對的。哲學是為政治服務的，哲學史就是各個時代的階級鬥爭在哲學上的反映。我們今天要讀幾本哲學史，正是為了適應當前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需要。

「至於哲學史深奧難懂的問題，只要我們瞭解了學哲學史對於路線鬥爭的重要意義，也就好解決了。初讀哲學史是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的。但是，說難也不是難得不得了，只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抓住唯物論和唯心論兩條哲學路線鬥爭這個綱，緊密聯繫現實的鬥爭，還是不難讀懂的。大家都要讀幾本哲學史，讀什麼書的問題就比較突出了。過去出版了不少中外哲學史書籍，有的是大部頭的，甚至有嚴重錯誤，這只能作為我們學習中參考。但是，有可能從已出版的哲學史中，選擇幾本雖有某些錯誤，但基調還好，加以修改，重新出版，那廣大幹部是非常歡迎的。」

這是有關哲學的。可是，有關歷史的部份，卻比哲學方面更形重視。很可能是：在哲學史的研讀上，仍然是空洞和抽象的名詞多，又很難使幹部們感到興趣，於是在「紅旗」上，由署名「史軍」的，接連地寫了鼓吹讀歷史的四篇文章，它們是：

「讀一點世界史」，見一九七二年第四期「紅旗」。

「再談讀一點世界史——關於要着重讀一點近代史和現代史」，見一九七二年第五期「紅旗」。

「讀一點有關帝國主義的歷史——三談讀一點世界史」，見一九七二年第六期「紅旗」。

「了解一些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四談讀一點世界史」，見一九七二年第十一期「紅旗」。

接着，在「紅旗」一九七三年第五期，由「施斌」署名寫了一篇「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談談一點中國近代史」。

由於「紅旗」雜誌不斷地提出「讀一點」和「了解一點」歷史方面的東西，於是在這一個時期和以後，也出版了一些歷史的書籍——包括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史軍」的大前題，是引用了毛語錄說：「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因此，「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進行調查研究，同時也教育黨員和幹部必須重視學習和研究歷史，包括中國的歷史和外國的歷史，把有沒有歷史知識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能否取得勝利的一個條件。當前，在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蓬勃發展的大好形勢下，我們的黨員、幹部、工農兵羣眾、青年，根據自己的條件，不同程度地努力讀一點世界史，這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很有好處。……希望我國的世界史工作者運用馬克思主

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依靠集體力量，在對歷史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基礎上，努力寫出幾本簡明通俗的世界史和其他專題史、國別史。同時也希有愈來愈多的其他方面世界史著作出版，供廣大羣眾學習。」

自此以後，在海外的人士們，便有不少文章盛讚中共大陸的「閱讀開放」政策。但是，卻忽畧了這一種「開放政策」的背後，仍然是用馬列、毛思來做「閱讀指導原則」的；也可以說是馬列、毛思換一種方式的宣傳與統制而已。可是，問題就發生在「換一種方式」上。

「雷厲風行」抑「聽其自然」

不過，這一種策畧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在實際上卻發生了不少的困難，這方面，「紅旗」前後出現了兩篇文章是討論這一問題，說得十分露骨。

一九七三年第一期上的一篇由「金甌」署名的文章「要深入細緻地做思想工作」，其中聲稱：「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鬬爭，存在着十分複雜的情況：其中既有敵我矛盾，又有人民內部矛盾。『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對階級敵人的造謠破壞活動，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堅決地加以打擊和取締。至於羣眾中產生思想認識問題，一般說來是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只能採取民主的說服、教育、討論、批評的方法，去分清是非，統一認識。……毛主席在談到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時曾經指出：『我們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長期的，耐心的，細緻的工作，不能企圖上幾次課，開幾次會，就把人家在幾十年生活中間形成的思想意識改變過來。』有的同志對思想工作急於求成，要求『一打就通』，這實際上是否認人們的認識提高要有一個過程。當然，我們承認人們認識的提高要有一個過程，決不是主張看到各種錯誤傾向、錯誤思想聽之任之，而是要我們充分認識思想教育的長期性、艱鉅性，更加自覺地，堅持不懈地去做思想工作。……為了保衛祖國，打擊敵人，在戰爭和軍事行動中要有雷厲風行的作風，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解決思想問題，不能搞『雷厲風行』。解決思想問題要靠擺事實，講道理。解決思想問題搞『雷厲風行』，勢必取消黨的思想政治工作。」

接着，在一九七三年第二期的「紅旗」上，就繼承了上一期的「金甌」文章，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某部一連黨支部」署名，寫了一篇「解決思想問題不能『雷厲風行』」，其中很明顯的指出：

「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靠『雷厲風行』，用簡單的辦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是非常有害的。劉少奇一類騙子一方面破壞和削弱軍事訓練，另一方面極力鼓吹解決思想問題要『雷厲風行』，這完全是別有用心的。……要使革命隊伍內部的思想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實現世界觀的根本轉變，就非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不可。那種認為解決思想問題可以不費氣力，企圖上幾次課，開幾次會，就把一切錯誤思想都改變過來，是不切實際的。俗話說：一口不能吃成胖子，一揪不能挖一眼井。人們的思想問題怎麼一下子就統統可以解決呢？……所謂解決思想問題要『雷厲風行』，就是否認思想工作的長期性和艱鉅性，憑主觀想像代替客觀現實，這是十足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

這種把「矛盾」一分為二，固然是中共的慣技，但是，從這篇文章裏所強調的；目前只是來自「人民內部」的「意識形態」的「矛盾」。因此，中共就把這「矛盾」，說成「人民」內部的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對抗了。並且，也「深入調查研究，弄清問題的本質」，原來是孔夫子所提倡的道理，以及後來儒家所繼承、宣揚的孔孟之道，才是大陸八億「人民內部矛盾」的徵結，於是就開始了「反孔運動」，不僅是以前只囿於知識界，並且也兼及了廣大社會中的人民。雖然在「紅旗」上前後兩期都在勸戒着：搞思想不可「雷厲風行」，然而，面對着「人民內部」的「意識形態」的「矛盾」，已經從「星星之火，經已燎原」了。於是，「紅旗」、「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就紛紛地再把「反孔運動」在「上層建築」的領域中點燃起來。

然而，這一「思想」工作，是否就能夠因此而得到「改造」呢？無論是用「雷厲風行」，抑或是「擺事實，講道理」，我猜想恐怕是很難解決的。

然而，困難是一回事，但卻不能坐視這「人民內部」的「意識形態」的「矛盾」，因為閱讀了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所有著作，特別是哲學、歷史和古典小說的再版著作，雖然想用「換一種方式」來宣傳馬列和毛思，但是，這種「換一種方式」的宣傳，只是「主觀的願望」，並沒有依照「客觀的形勢」。但是，又不能立刻把這一「換一種方式」的策畧立刻改變，因為所有的書籍，已經是被購入每一個家庭中了。因此，只有將錯就錯的，大加對孔夫子批判，並給予全盤否定了。並且，又用恐嚇的手法，把服膺孔孟的道理，說成是與「劉少奇一類騙子」和「林彪一類騙子」同流合污的。同時，又出版了不少的全盤否定「孔孟之道」的書籍，來加強「意識形態」方面所出問題的補救辦法。

根據法新社巴黎一月九日的電訊，引述「新華社」報導稱：「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已經完成一部新註解的『論語』，附有評語。中共學生稱孔子是『一切反動派的祖先』，他的思想產生巨大的影響，被反動派統治者利用，『來鞏固他們的統治』，而已被整肅的劉少奇主席和已故的國防部長林彪，曾『利用它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企圖使資本主義復辟。』……學生在當前全國性『批判林彪和孔子』運動中，以幫助工、農、兵的觀點，進而註解和批判孔子學說的空前任務。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尖銳武器，幫助學生了解長期來被蒙昧主義包裹的孔子學說的眞正意義，並揭露孔子是一切反動派的祖先。新華社提及孔子曾說過『溫故知新，可為人師』。該社說：『這句話長期來被認為是對的，甚至解放後，許多人還認為這句話是可以接受的。』學生們認為它是表示孔子的形而上學的世界觀，以及恢復舊事物的政治立場。』新華社解釋學生的態度時說：『他們認為文化遺產必須以毛主席的觀點來加以批判地接受。』」

從這一則「電訊」來看，也就可以看出來「反孔運動」的本質究竟該是如何了。





機場上的檢查

鑒於刼機事件頻頻發生，世界各國機場對飛機乘客的手提行李檢查十分嚴格。普通是把男女分成兩排檢查，通過裝有雷達的門框，再用電子檢查棒渾身搜索，如果攜有較大金屬東西，儀器便有反應。如要攜帶槍械或其他武器上機，很難逃過這些儀器的檢查。有些機場的雷達門上還有一個小型人像，懷有金屬東西通過門框時會發出一種聲响，同時門邊小型人像在有金屬品的位置亮起燈光，譬如左腿上有金屬品，左腿便亮了，檢查員要把乘客身上的金屬檢出很簡單，按圖索驥，百無一失。

不過，每一乘客都會帶一兩件手提行李，女人還有手提包，逐件拆開檢查，十分費時，許多機場常因乘客眾多，檢查費時，致起飛時間受延阻，因此使用科學檢查方法十分需要。

據說，啓德機場打算採用最新的自動X光搜查儀器，這種儀器，老萬在芝加哥機場見過。芝加哥國際機場是全美國最繁忙的機場之一，如靠人力搜查，飛機起飛時間必然弄到亂籠。芝加哥機場檢查設備比其他機場更完善，旅客携手提行李，不必翻閱檢查，只消放在X光機前，在電視機中便看見提包內容，有沒有手槍、武器，一目了然，十分方便。所以旅客雖大排長龍等候上機，通過檢查，非常快捷。這種設備，在美國也不是每個機場都有，也許很貴，也許技術上有問題，因此未被廣泛使用。如果啓德機場也有這種設備，便比美國一些機場還要進步。不過，不知啓德機場打算採用的是不是這種設備，抑或只是較簡單的。

美國對乘客檢查相當嚴格，如發現携有刀仔之類，也不許帶在身邊，上機時交給空中小姐代爲保管，下機時才還給乘客。有些乘客頗有怨言，認爲檢查太賣力，吹毛求疵。老萬卻不怕麻煩，且希望搜查得更賣力，愈賣力，刼機機會愈少，乘客也愈安全。發生在羅馬機場的一次刼機屠殺事件，眞叫人觸目驚心，如果經過嚴格檢查，巴解份子的全部武器，怎能帶得上機？這樣可怕的慘劇怎會發生？啓德機場會肯多花點錢，弄好檢查設備，是值得讚許的。

流動報案車

港泰大廈門口，停放一部流動報案車。流動報案車之設，是因罪案多，市民隨時會遇上箍頸黨，或在人靜處被劏死牛，可就近到流動車報案，不必老遠跑到警署。這些流動報案車可說是個小型警署，有了流動警車，照理匪徒應有所戒懼。可是，驚人的刼案，就發生在流動警車停放處港泰大廈的樓上，看來，匪徒並沒把小型警署放在眼內。

因捉賊受了傷，且被奪去配槍。因爲警匪遭遇，他們知道他們是警，他們當時未必知道他們是匪，匪徒作困獸鬬之下，他們便吃了虧。以後發展爲槍戰，探員擊傷一匪，起回一槍，藉此線索再捕兩匪，更瘳知在逃匪徒姓名身世。看來，四匪全部落網只是遲早的事。在這宗刼案中，警員的表現還差強人意。不過，以後匪徒會不會在法律的「寬容」下，不能構成罪名，那就不是警察的責任了。

有時對警察太過苛責是不公平的，在這宗刼案過程中，可以見到，對付罪案，警員隨時要搏命，千鈞一髮，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這些盡忠職守的警員，老萬由衷尊敬；如大部份警員都有這勇氣，相信治安至少可稍爲改善，可惜仍有不少聞賊刼而熬骨，悄悄找地方躲藏的警員。這種情形確實存在。住在旺角的朋友告訴老萬，滙豐銀行靠近西洋菜街處，原有一部流動報案車停放，這兒地點較明顯，容易找尋。可是近來報案車卻「流動」到別處。那位心水清的朋友發現已「喬遷」較僻靜的通菜街。如果有事，要找這部車子報案就比較困難。

自從實施燈火管制，晚上十點左右，熱鬧的旺角，遊人匆匆歸家，刹那間變成冷落陰森，這正是箍頸黨人活動的大好機會。被刼的人，紛到流動車報案，弄到當值警員應付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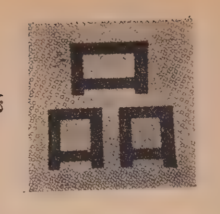
不知報案車「流」到通菜街是不是與此情形有關，相信一「流」之後，警員會清閒得多，遇刼的人找不到報案車，便也懶得報案了。

真惡與僞善

老萬雖不喜歡照鏡，但每天早上起來刮鬍子時，起碼要照鏡一次。有時不大喜歡自己的樣子，既非和藹可親，也不是青面獠牙，沒有突出的個性，不像善相，也不似惡相。惡人看起來可能覺得又兇又狠；善人卻認爲還可以交個朋友。

老萬不怕惡的例子很多，對放土製菠蘿的人不怕，寄子彈給老萬不怕，打電話寄信件恐嚇老萬不怕，一位「口誅」的人被殺，老萬不怕，還是「筆伐」如故。此外，激進青年、職業大學生、教會社會觀的起　人、新界紳襟、保釣分子……老萬應付過不少，從沒有絲毫畏縮。這些人，當然要把老萬視爲「惡人」。因爲社會上多的是明哲保身之士，絕對沒有人願意惹麻煩，老萬專跟惡人對抗，當然，恨老萬刺骨的人也多的是。在這些人眼中，會認爲老萬一張臉譜是「窮兇極惡」。

不過，老萬對向所崇敬的文化鬬士，以及畢生爲人群服務的好醫生，卻發自衷心的盡力表揚。人們以爲老萬是「罵人專家」，其實，該罵的人老萬才罵，應讚的從不肯說半句違心的話。儘管有人以爲老萬「裝出兇相唬嚇人」，老萬還是朋友滿天下，到美國加拿大，不論識與不識，都沒給老萬「裝出兇相

雄」自居，也不會像寓言中的孩子，惡過老虎的大嘯一聲。不過，老萬自有對付母大蟲的一套法寶，不管它多兇，老萬不會無的放矢，我的矢，必要射向它的要害。

有人欺善怕惡，有人欺惡怕善，老萬對付善與惡的方針是先來一個分析，看看對方是眞惡還是假惡，眞善抑或僞善。如屬眞惡與僞善，都是老萬的敵人，對付眞惡的人要比他更惡，對付僞善的人要處處提防，不可上當。惡是不可以欺的，欺有低估敵人之嫌。老萬對敵人的力量從不低估，但一定加倍還擊，你兇我比你更兇，否則，怎可以在遍地菠蘿的惡劣環境中，屹立不移，直到今天。老虎乸張牙舞爪，雖會嚇到枕邊人心膽俱喪；但老萬並非「好遊伴」，不管是母大蟲抑或老虎乸，如果作勢撲來，只有迎頭痛擊！

污點

一個殺人放火的江洋大盜，當被拖去行刑時，還是大呼寃枉，不會承認罪過。殺人放火尙且如此，偸小東西的，當然更不會認爲自己不對，而且「理直氣壯」的說，這並不是他生命上的「污點」。

是的，所謂污點，只是客觀的看法。由小孩子出生，以至垂垂老矣，蒙主寵召，他還是認爲自己畢生白璧無瑕，沒有任何污點；別人看來，卻並不如此。

如果社會沒有公義，這種人可以爲所欲爲的；但「群眾眼睛是雪亮的」，因此有些人雖然認爲自己畢生沒有污點，仍然要逃避公義的譴責，遷地爲良。不過，人總難免有弱點，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什麼貨色，就是什麼貨色，不可以把人造塑膠飾物改爲眞正翠玉。一次又一次的污點，都不會使他覺得羞愧，可能還「引以自豪」。

人盡可夫的女人，往往喜歡大談貞節，認爲她有建牌坊的資格。結交一些有權勢的人，無非爲自己撐腰，女人付得出的代價是什麼，那是上帝賜給，與生俱來的，利用這些本錢，獲致她要達到的目的，可以視爲一種交易，不能構成「污點」——至少她自己會這麼想。

有些人對人露出一副潑辣無賴相，卻不肯檢討一下自己的所作所爲，一味說「原諒自己」，卻不考慮別人會不會原諒她，和這件事值不值得原諒。善忘應該是做人的好處，善忘的人就容易原諒自己，卽使過去有什麼被認爲重大的污點，自己忘記了，便沒有這回事，人家提一提都要大發牢騷，認爲有意挖她瘡疤。其實，如果不是有衣服掩蓋，可能看得出她像一隻熟透了的香蕉，渾身都是梅花點。

在香港，寫作的人不過是稿匠、爬格子動物、寫稿佬，要求並不如台灣之苛，也沒有官員專管「文藝風氣」，每天只要

說實在話，「污點」在香港這種地方根本不算回事，老萬見過不少「被人討論得很厲害」的女人，在「歷盡滄桑」之後，居求成爲富人的寵物，過着高度物質享受，也受到富人的傍友所「尊敬」，誰會看到她斑爛的污點呢？

案底

狗口當然長不出象牙。不是說狗的口太小，象牙太大，而是以狗的德行，不會長出什麼好東西。

狗口長不出象牙雖只是一句俗語，卻很有道理。壞人只做壞事，要他覺悟前非，改過自新，不是一椿簡單的事，不管是他自發，抑或被迫。因此警方和司法當局對罪案注重案底，有了案底，懲治加倍嚴厲。政府有感化院之設，希望用感化方法，使做了壞事的人洗心革面。可惜，感化收效甚微，許多從感化院、教導所出來的犯人，不但沒有悔改，所犯罪行，且變本加厲。這也可以說是狗口長不出象牙的一例。

老萬從來沒做過「慚愧得抬不起頭來」的事，也從沒有在報紙上刋登文字，自責自咎，所以老萬可以在任何人面前，高視濶步，昻起頭來。有些曾經受過批評的人，見到老萬便盡力避避閃閃，正因老萬一向對自己的文字負責，對人對事的批評，純基於正義感，爲了公義，甚至連自己的安全也置之腦後。

如果老萬對自己的行爲、言語、思想不負責，早已告別文壇，不再爬這勞什子的格子，寧願到美國作移民，在紐約的餐館端盤子了。不過，老萬仍然站得住，不必靠什麼背景，不用什麼人撐腰，有我發言的地位，爲邪惡所畏懼，無他，老萬對自己的一切無愧於心，也從來未有過什麼案底。

一個人是否有德行，自我批評不足信。在法官面前，犯人總是說自己被人寃枉，受人誣告，高呼大老爺明鏡高懸，饒命饒命。可是這瞞不過大老爺，他只消翻一翻檔案，便曉得你是不是有案底，是不是怙惡不悛的積犯，有了惡劣案底，你的罪行，便水洗不清，也難得大老爺饒命。

所以，一個人立身處世，最不幸是留下污點，它像一隻「吊靴鬼」，永遠跟在你背後，你很難把它擺脫。不管你是男子漢也好，小潑婦也好，人家看到你的自辯淸白，只會輕蔑的冷笑一聲：哼！狗口那裏長得出象牙！憑她那副德行，還會幹得出好事嗎？不管你發怒也好，發笑也好，發潑也好，一個人的德行，有案可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抹煞。說自己怎樣淸高，怎樣貞節都沒有用，眞正的評價在別人口中。文過飾非這一套本領人人都有，但運用得不好，只會帶來相反效果。

劉人傑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四、卜居石岐

離開了黃秋雲以後，我迅即前往老同學Y君家中，可是Y已經返回學校。Y的父親曾參加七十二烈士之役，但未遇難。

於是我再往十四姨處，因我的行李寄存在她家。這時十四姨已逃往香港，只有忠僕阿芳在看屋。

見到阿芳，使我想起不少往事，因與本文無關，這裏不多說了。阿芳告訴我：「不要隨便在街上走，因爲共產黨隨便抓人，單單在維新北路的警局中，已囚禁了上千人。」

我笑了笑，說：「我從石岐來的時候，也被捕了。」對於共產黨隨便捉人一事，我當時並沒有多大反感，我只覺得共產黨「太幼稚」，我認爲共產黨因我沒有「國民黨的戶籍」而捕捉我是「幼稚」，我並沒有把這事和「人身自由」結合起來觀察。

我更沒有把「維新北路的警局囚禁了上千人」一事放在心中，我認爲共黨不會冤枉好人的。例如我之被捕，不是一查即放麼？

由童年時代起，即嚮往於「共產主義」的書痴，實在不會迅即覺悟的。倘若我當時因被捕而醒悟，那就失去了認識毛澤東共產黨的好機會了。

這天晚上，我再到Y君處。Y君是一向不問政治的。當我在廣州嶺南分校讀書時，他坐在我左鄰，七七抗戰以後，我回到澳門祖屋中，他家也遷到澳門。在日本軍閥侵入廣州前不久，我們雖然不是同在一間學校讀書，卻一同到白雲山受軍事訓練。他在大學時學的是農科，可是畢業後卻在廣州教中文。

Y君問我：「共產黨到底是怎樣的？」

我安慰他，我認爲共產黨是人類的大救星，我認爲只有壞人才怕共產黨。

翌日，我即返回石岐；在離開廣州前，我在馬路上購了一本小冊子，是闡釋中共的「城市房屋政策」的。

這小冊子的大意是：政府堅決保護城市房屋的所有權，因爲這並非封建性質的剝削。

爲什麼我會購買這小冊子呢？因爲自從日本軍閥侵入廣州以後，我們在廣州的房子被拆掉了，我們兄弟都希望返回廣州，我們不願在殖民地生活！

在抗戰勝利以後，我便常常想返回廣州定居，但因房產太貴，始終未能成功。這時我既已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而人們又怕「共產」，我想：回國定居的時機成熟了！

有一個從巴西回國的婦人，她在「解放前」購入石岐孫文東路月山里十五號這座小房子，共軍來了，她怕「共產」，決意將該屋轉讓，可是這時沒有人敢於購屋。當時我的儲蓄剛剛足夠購入這座小房子，於是我便把它買下來了，並且立即把妻接到石岐。

我想：在新中國決沒有失業之苦的，我一向不羨慕奢華的生活，我只希望安安定定地工作，安安定定地讀書和寫作，從此以後，我將與中國人民一同走上光明之路！

國民黨與

政黨是推動民主政治的主要動力，事實上是有了代議政治才有政黨（此點有別於古代之朋黨）故在這種意義下的政黨其功能應有下列各項：

1.組織紛擾的民意。
2.教育人民負起政治責任。
3.作爲政府與輿論的橋樑。
4.推舉政治領袖（訓練政治人才）。

共產國家無例外均是一黨專政的制度，事實上，一黨專政本身即是矛盾，既稱政黨，何需專政？即要專政何需政黨?!故共產制度是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的，而政黨則變成一元控制，強制統一，單線宣傳，及爲保持擴張統治集團的工具了，這一統治集團即南共前領袖吉拉斯所稱之「新階級」，假「人民民主專政」之名行「個人獨裁」之實。

中共便是此種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具體寫照，在這種政治制度下，要求中國的民主自由，實在是緣木求魚，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今天在海外有一些自命爲學人的人認爲中國歷來都是專制政權，人民習慣於極權統治，故中共的制度與中國歷史和國情相合，這不是昧於歷史，但是喪心病狂，天下最不幸的事莫過於從根本上否定歷史抹殺人性，中共一向企圖達到此一目的都不見成功，但更不幸的居然有海外華人來鼓吹此種自賤國格的歪論。

人得失將全國捲入「鬭批改」的整風狂潮大浪裏，人民所受之損失及痛苦，實難以想像。

除此之外，如衡量國民黨與中共之優劣，尚可就過去二十多年在大陸與台灣之政治經濟、建設作一比較！

在政治上，台灣由地方自治到中央選舉，均能依憲法規定及國父遺教循序漸進，人民的權利，自由及福利均有適當的保障及不斷的改進。

反觀大陸二十多年來人民尚不知何謂「民權」，「人民公社」、「勞改」、「下放」，剝奪了人民的基本權利，自由及福利，人民無說話的自由，也無不說話的自由，思想控制無孔不入。就「國家政體」來說「人代會」可以無限期停開，國家主席可以任意罷黜，今天是「接班人」，明天變成「叛徒」，連像劉少奇、林彪等人都可隨時被整，更何況是一般老百姓了，這便是中共的「政治成就」。

在經濟上，台灣由土地改革到加工出口區，由四年經建到經濟起飛，如今在亞洲有著僅次於日本的經濟成長，對外貿易達美金六十億元，國民個人所得近五百美元，非但衣食住行育樂不虞匱乏，且任何人均能享受現代科學文明的福祉。反觀中共，早期雖受蘇聯之大力援助，有不少的經建成果，但自毛澤東開辦人民公社，推行三面紅旗運動失敗後，迄今十數年來；生產迄未能恢復水準，以大陸資源之富，中共統制經濟

認（如 Robert Scalapino 和 Georgeyu 所著 Party Politics in Republic of China, the Kuo min Tang 一書之序言），有的人居然認爲國民黨與中共是大同小異，這更是離譜之胡言，在本質上國民黨與中共起碼有下列三點區別。

一、國民黨是以中國固有之孔孟思想爲本卽強調合諧，中共則以馬恩列史教條爲基礎，強調階級鬬爭。

二、國民黨主張均富，以造成強大的中產階級來富國裕民，維護民主，中共則以造成均貧來便於控制奴役，使人民個個無權，來實行由上至下的「民主」。

三、國民黨以政黨來推行民主政治，奠定國家民族長治久安的基礎，中共以政黨爲極權統治的工具，爲少數人一己之私，不顧中國人民之利益及前途。

以上三點可得發揮之處甚多，限於篇幅，茲不贅述，需要簡單說明的乃是：

一、孔孟思想非一成不變的學理，隨著時代應賦於新的意義。

二、中國社會向無階級之分，故無強予劃分之道理，所稱中產階級係指隨著社會之開發，經濟之繁榮，大多數人有較好的生活而言。

三、中共統治集團，無和平轉移領導之設計，在殘暴的權力鬬爭中，往往以個

產黨

藍天

一步來說，核子彈[illegible]小國所訂的條約均以「和平共處爲原則」爲標榜，而事實上以讓與土地爲能事。有了核子彈既拿不回珍寶島，又不敢提釣魚台，不知核子彈有何用?!事實上，中共今天對外的本錢，不是核子彈，乃是廣大的中國人民，美國也好，蘇聯也好，不是怕中共的核子彈，而是不願與八億中國人民爲敵，所以對中共擁有核子彈而害怕，大可不必；因此而引以爲榮，更是糊塗。蓋除了壓榨大陸人民的勞力血汗，並繼之以無窮的「備戰備荒」外，大陸人民在二十多年來非但未曾「當家作主」，早已成爲中共國際統戰的籌碼。身爲中國人，我們面對大陸同胞之不幸遭遇何能坐視無睹！甚至冷血到叫好稱幸!!

所以國民黨與中共是有著極大區別的，優劣之分一看便知的。往往有人以歐美標準來衡量台灣，認爲中華民國不夠民主，同時卻以專制適合於中國來爲中共辯護，這是天下最無恥的論調。誠然，我們知道國民黨有許多缺點，需要改進的地方甚多，但重要的仍在區別根本與枝節問題。在根本問題上國民黨的方向是對的、是符合中國人民利益，有利於中國的前途的，而中共在根本問題上是錯，非但不能符合中國人民利益，並且有害於中國前途的。這是不得不特別指出需要大家認淸的。

（原載美國波士頓通訊第二十二期）

老闆階級和主管者對下屬的提挈，以及人視人之「有料」與否？均以「德才資」或「德資才」用作衡量。總之，都是以德字爲先，德者；德行是也。做人着重於良好德行，自然大受尊敬，備受恭維。反之，對沒有德行之人，你自不然會遠之卻之，走夾唔抖矣。古訓「百行孝爲先」，其實「德」也不在次，個中道理，不喻自明，特別在文化藝術的行列中，沒有德行敗壞，雖斗酒百篇，八乂七步，亦不過如是，徒令人平添鄙視而已。故數十年前的魯迅，因而也惹上了文人無行之爭，當時因果若何不無庸贅述。

是藏龍臥虎之小天地，聚人學士，車載斗量，質量[illegible]沙之數。有貞忠節義的[illegible]機取巧的沽名釣譽客，牆頭草，有混水摸魚的

文人豈可無行

鄭秀堂

「認同」「回歸」幫腔應聲蟲，有專門點紅點綠黑白混淆而又自稱大記者大主筆的老闆，也有不隨流俗的無名雅士，有男作家，有女作家，有銀虬皓首的老行尊，有初生之犢絕不畏虎的年青小夥，有令人發出會心微笑的大怪文章，有短小精悍見稱的快人快語……琳瑯奪目，五彩繽紛。誰指香

死是文化沙漠之譏？誰說香港不是龍蛇混集之地？但看本港報刋雜誌林立，令人目不暇給可見一斑，難怪自詡爲「女作家」者亦不乏人，搔首弄姿半用筆的賣弄才華，認爲不可一世，惜乎時不她予，否則太平天國的中國第一名女狀元傅氏亦遑相讓，甘拜下風。然而，人們不禁要問，究竟該所謂女作家端的是胸羅萬有的眞才，還是東剽西竊的僞才呢？是詩篇倚馬的急才，還是枯腸搜索勉強成章的虛才呢？這些問題尙在次要地位，最重要的還是文人的德行問題，即使有才而無德，這便成了缺德之才，應又作如是觀？

我個人認爲：在女作家林中，古代的李清照、朱淑眞等輩，前塵已渺未便臆測，就近代文學史中，一篇「母愛」而感人肺腑的謝冰心，一曾獲斯太林爺爺所賞識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丁玲，頗稱得女中翹楚，雖她倆在意識形態上終還不脫於左傾，但當時惑於時代背景的時麾幌子下才誤入歧途，這點錯過頗値得人憐憫。

及後都一直錯誤地替共產黨歌功頌德，因而邀功獲獎，也只不過是她們的一時錯覺誤上賊船，到頭來畢竟幡然悟覺，雖身居虎口，也掩抑不住自己的天性與良知，敢說敢爲，世間還屬少見，既披露紅朝權貴之陰暗面，大揭紅色政權的瘡疤，深知共黨凶殘黨性的丁玲，豈有不知所得効果？甘受摧殘折磨苦楚，不顧已錯而一錯再錯，情甘光芒畢露慘淡收場，強勝笑罵由人不能一抒己悃，作爲有良知的文人學者，自不能落井下石，對知錯能改的女作家不予以惋惜同情。反之，對自己良知上也說不過去的錯過卻一味文過飾非的所謂女作家，比之謝丁兩氏實料眞才，知錯能改的磊落光明作風何止差之萬里。羞煞大言不慚的自褒自捧，着實庸俗難堪，正是：「水上爬龍船，岸上有人見」，所爲所作，徒令人冷齒不已。

從春節看大陸人民苦況(上)

胡蓑之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這是唐代大詩人杜甫描寫國家雖然遭受戰火的破壞，但山河依然存在；被摧毀了的城廓一到春天，草木仍會茂盛起來的。因感時傷世，花草也要流淚；空中的飛鳥覺得驚奇！所以對於一封家書，更感到非常珍貴。

不錯，落拓江湖的人固然想家，而得意風雲的人又何嘗不然？即使把酒臨風的濶佬們，於酒醉耳熱之際，也會望着天邊的雲彩，歎吟着：「白雲深處是吾家」之句的！況且農曆新年，在咱們中國來說，顯然是一個具有幾千年歷史的節令。由於中國是一個純粹的農業國家，而新年又是新春的降臨大地，所謂「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以是，人們對於一年一度的春節，極為重視。在承平時代，不分貧富貴賤——包括着歷代帝王以至販夫走卒——無不以萬分興奮的心情，來歡渡新年的。甚至海外各地的華僑後裔，儘管他們已經不識中國文字和語言，而仍不忘祖國的傳統習俗，一如赤化前的大陸同胞玩龍燈、獅子以慶祝春節。只有那個數典忘祖的毛澤東，則把那落後的斯拉夫族的「馬列主義」搬來大陸以後，才使這個相沿了幾千年的農曆春節黯然無光！

雖然如此，但成千成萬的香港客，都抱着「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心情，趁此春節假期，而冒險入鐵幕省親。為了先給這些還鄉省親者的一個貼士，茲搜集舊年往來大陸的旅客們所親歷的觀感——這些旅客之中，以廣東籍的為最多，幾乎各縣、各鎮、各市都有；此外，也有去過上海、南京、杭州、南昌、長沙、武漢、桂林……等地的。由於他們所到的地方不同，因之，所見所聞的反映也較為廣泛。——以及各地的情況綜合報導如下：

他們曾經異口同聲地說：深圳是第一道「鬼門關」！因為去年還鄉探親的人特別多，所以，共軍在深圳地區佈下了嚴密的防線——自羅湖橋的入閘口直到火車站，都滿佈着武裝部隊；尤其是在檢查旅客的「入口紙」時，更出現過七、八條長龍，整整地躭擱了三、四個鐘頭。當然旅客之中有許多人是不小心的，他們以為還鄉省親的機會難得，希望去多幾個地方探望別離了多年的親友。但沒想到中共對旅客加以束縛，規定還鄉客只能回到自己的家鄉一處地方，而不許趁便再去另一個地方的。是故，凡是報了兩個以上地方的人，就會遭到麻煩，十九都被扣留下來。

據說每年在農曆十二月初旬，深圳這道「鬼門關」便已日見忙碌，隨時召開計有：共軍代表、公安部門人員及各特務小組分子等參加的緊急會議；其主要議程包括着：㈠檢討邊區的政治工作；㈡嚴格的檢查從港、九各地進入大陸的旅客；㈢檢查時必須不厭其煩。

它們承認直至現時仍有偽裝的「反動分子」從深圳混入大陸，進行各種搗亂活動。例如前年十月十二日深夜，清遠縣大南街碼頭，曾有四艘貨船，突遭焚燬沉沒；同時「文化公園」裏的涼亭，和一間戲院，也被燒光；甚至「廻欄公社」的糧倉、農具庫以及周田楊梅坑鄉的糧倉，都被分別破壞、搶掠，並發現反共傳單，全是從港九偽裝混入大陸活動的「反動分子」所為。因而，中共在深圳的「海關」增加了不少的共特，對每一個進入大陸旅客的身份，都必須作嚴密的審查；對他們的言行實施連鎖性的跟踪和監視，而老婦們入口比較容易。

還鄉旅客過了第一道「鬼門關」，便要注意第二關。那就是當你購買火車票的時候，多半附有一本薄薄的所謂「毛澤東語錄」，或者「祖國建設進步」情形等宣傳刊物，但每本要收費「人民幣」一角，每人必須購買一本；並且在火車或汽車上，必須唸熟其中最重要的幾條，等到抵達目的地後便有男女共幹來強迫旅客背誦，否則會惹麻煩上身！在中途遇見任何親友或熱人，只能點頭招呼，或大聲地說幾句如「你很好」或「大家都好」的客氣話，切記不可細語交談，或親密地敍舊；倘若旅客一不小心而冒失地說出「香港社會繁榮」或工人的工資多少及工作時間等事實，那人不僅立刻會受到共特的監視，就是跟他交談的親友們，也會馬上沉下臉色來表示不願聽的態度，原因是恐怕惹禍上身，連累到自己！

甚至回到本人的家裏，對着父母兄弟姊妹等直系親人，也不可以隨便說出在海外的生活過得怎樣的好！而必須見到任何人談及港九地方的情況時，都要搖頭嘆息，表示殖民地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壞透了，絕對比不上共產主義社會。至於帶回去的東西不可張揚，若給別人知道了，則親友族人就會紛紛前來索取倒不打緊；而那些高叫「破舊立新」口號的共幹，則老實不客氣地除了把你的東西掠走沒收之外，你還要被指為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毒害人民精神的鴉片烟！說不定你的全家都會受到鬬爭的！

現在大陸上並沒有什麼新年的熱鬧氣氛，過年的幾天比平時更忙。據一位曾返江西上饒省親的旅客說：「每逢過年過節，共幹們對老百姓的監視管制得更嚴厲，經常強迫各地居民做很多運動，使百姓不得安心過節。在過去幾年，最緊張熱鬧氣氛是共幹們導演一連串反修備戰的鬧劇，規定農民每天除了下田上山做活以外，還要抽出時間挖交通壕，掘防空壕和地下城市、地下鄉村等工作。這些工作是平均分配的，如果你白晝沒有時間做，那只好在

晚上開工。使居民忙得日夜不得休息！他由廣州乘火車返抵家鄉，看見沿途到處都被挖得稀爛！聽說越靠近北方，挖壕的工作越忙碌。如果分配的工作在限期內不能做好，那人不只是遭到批判，更可能被指為反動分子，下獄都有份！

共幹們對工人、農民經常鼓勵的是：決心進一步搞好思想革命化，大破私字、大立公字，以隨時隨地打斷蘇修侵略者的腳骨，電台更是如此叫嚣！

近幾年來，中共一直在叫嚣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備戰，以回擊蘇修等等，其實是加緊榨取大陸人民的勞力罷了，特別是藉以加緊儲糧備戰，更為明顯地榨取人民血汗，脅迫農民少分少吃，硬把他們的口糧從咀裏奪出來，而使數億農民陷於飢餓線上掙扎！儘管農民吃不飽，終日勒緊褲帶；但是每個生產隊，必須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每個社員都得要養一隻豬，或是集體養或是個別養都可以。

據說在「文化革命」之前，社員養豬還有微利可圖，誰養大一隻豬，除部份以公價出售外，另一部份則由供銷社以高價收購。因公價與高價的差別很大，例如：淨肉一斤，公價只售七毛，而高價則達一元，每斤可多三毛。現時公價淨肉一斤為七毛二分，高價是七毛五分，僅多三分而已。不僅無利可圖，而且分薄了他們的口糧，但又不能不養。養豬是生產隊唯一的任務，限定生產隊每年要為國家出售一定數量的豬隻。所以農民終年辛苦所得的一點報酬，其中大部份已被共幹榨取去了。

可是從普遍的情形來看，大陸的農村仍是非常混亂的。一位曾經到了湖北的還鄉客說：「現在兩湖的人民比其他各省的負擔為重大，尤其是居住洞庭湖一帶的農民，更加叫苦連天！因為濱湖的居民，往年是可以乘湖水退落時，便攔湖為田的，增加生產不成問題。所以，中共規定：沿洞庭湖地區居住的農民，每年每人要繳交備戰糧四百斤，不得短少。而其他山多田少的地區，則以全年的收穫量為標準，比方：每一農民每年只收穫三百斤糧食，便繳備戰糧九十斤。但近幾年來，則偏偏天不作美，長江連續漲了幾次大洪水，氾濫成災，把兩湖的大部份地區都掩沒了，洞庭湖畔的原有水田或熟地，全部被淹沒或沖毀，使農民的收成比平時少了一半以上，連口糧已感不足，怎能如數繳交備戰糧及其他糧食呢？因此，所有農民都很憤慨地表示：假如共幹硬要我們交糧食的話，那末就讓他們來殺人好了！反正餓死或被殺死是沒有什麼分別的。於是大家都採取了抗交糧食的堅強態度，使中共幹部毫無辦法，結果只好按收成的比例繳交了事。

大概是前年十月中旬，在鄂西山區的農民，曾一度進行搶糧之風甚盛。這些地區多半屬武陵傜山，與湘省西北邊區毗鄰，也和四川東部接壤。過去是土匪、大盜出沒所在，他們憑其雜複的地形，經常與政府軍對抗；大陸赤化後，山區農民雖然無力抗共，但這些地區卻天然地缺糧，而共幹們照樣要搜括、榨取，否則照樣要捱批捱鬪。因此，農民不得已忍痛如數繳交，可是他們的生性驃悍，不怕死！想出了一個對付共黨的辦法是：白天交糧，黑夜進行搶糧！還有一些農民對共黨恨到極點時，更縱火焚燒糧倉！當共幹們企圖將糧食運往大都市的時候，他們趁機率眾攔途搶糧！他們的口號是：「糧食與生命相連，沒有了糧食便沒有了生命！」令到共幹大傷腦筋，後來派出了武裝部隊押運，才勉強完成其任務。

談到工業部門的情形，大陸各地雖不相同，但在大致上說來，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後，工業不景氣已成為普遍的現象，如工人消極的態度，生產減低及品質惡劣等等。一位佛山籍的還鄉客說：「中共要求工業必須支持農業，才能鞏固工農聯盟無產階級的基礎。沒有農業就沒有糧食；沒有農產品原料，也就沒有了市場；那麼工業也就不能發展。但工業部門則認為支持農業是一項最吃虧、最麻煩的事。原因是支持農產品的利潤太低，搞不好就要虧蝕本錢。所以，這些觀念，曾經被毛派分子指為存有資本主義的經營思想，是大叛徒劉少奇的遺毒！」

另一位返到上海和去過杭州各地的還鄉客則說：「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總以為上海即使比不上香港，也不至於那樣蕭條吧！說起來的確有點令人難以置信，這個往年最熱鬧的大都市，現在已變為非常冷清；過往一經到了冬季，天氣刮起北風的時候，男士們的皮袍、封衣封帽；女士們的海虎絨大褸，貂皮披肩等等，一起出籠；特別是到了農曆新年前後，所有的大街小巷、酒樓、戲院、茶館以及其他公共場合，男女服飾標奇立異，更像服裝的大展覽。

可是自大陸赤化以後，這些場面已不存在；「文革」以來，上海大馬路的行人，普遍穿着破爛不堪的衣裳，披頭散髮，根本沒有一點新年的氣象！也沒有看見一輛像樣的汽車行駛；更沒有一個敢說一句「恭喜」的話，「發財」兩字更為萬惡！走起路來都是沒精打采的。

「在上海市郊區的若干工廠雖然繼續開工，各廠的工人都在工廠革命委員會的幹部們監視下熟唸毛澤東的老三篇，聽說從前年七月起，就曾大搞革命競賽，產量必須增加而不必考究品質。大多數工人，都埋怨各廠的機器太舊，工作起來沒有勁，但是革委會的幹部們，硬說工人沒有熟唸毛語錄；其實，機器的新舊與毛語錄是完全無關係的；而共幹們又冤枉各廠工人之中，還有潛伏的反動分子搞亶，使一般工人不能活學活用。

「上海以前的幾家大醫院，現時都感到缺乏藥物和醫生，普遍診病都是中醫，使用草藥。聽說草藥也很缺乏了，主要的是大陸人口過多，沒有營養，又沒有衣着，飢寒交逼之下而又勞動過度，因此，患病的人也特別多。共黨將計就計，把農村那些不能幹重工作的老弱婦孺，一律被驅使上山去採集生草藥，分為每三十人一組，由藥農領隊上山採藥。這在文化革命以來，已成為一項生產計劃，中共已把生草藥治病；定為整個大陸治病的長期制度。除了供給國內各地應用外，還準備以生草藥為輸出的一部份，可以隨時提高價值套取外滙。



我看美加

【21】

萬人傑

南方最大的醫院

北加羅連納州的刁奇(DUKE)醫院，是美國南方最大的醫院，以放射治療出名。這家醫院是刁奇大學醫科的附設醫院，離拉利頗遠，開車要兩小時才到達。老萬的孩子是在這家醫院醫療的，雖已出院，每兩星期還要到醫院檢查一次，以證明確是完全康復。

趁孩子假期，老萬建議和他同到華盛頓、紐約、波士頓及加拿大的滿地可、多倫多玩玩。動身前剛是他到醫院檢查的日子，一來老萬想到醫院參觀一下；二來想見見那位主治他的病的高雲醫生，因此陪他同去。

老萬在港拿了國際駕駛執照，怕孩子身體未復元，好替他開車。可是老萬路不熟，雖有開快車經驗，卻怕走錯路口，可能躭誤幾個鐘頭時間，因此仍由孩子自己開。

在美國考車牌很容易，孩子只學了兩個鐘頭就拿到駕駛執照，因每天要開車，每逢假期，更開到遠處渡假，還試過開到加拿大多倫多、華盛頓、紐約等地。他經常去玩，車子買了一年多，他已開得純熟，而且對汽車有興趣，經常看最新擎汽車，也是他建議的，到美國後才曉得這種汽車在美國各地大行其道，三角引擎在高速行車中，確是性能優越，爬山表現尤佳。十五年來老萬用過十種牌子的汽車，還是這一部外型並不美觀的三角引擎車子最愜我意。

在這條車輛不多的超級公路上，最高時速爲七十哩，但大部分車子都超過這速率，開到八十哩。但路面平滑，坐在車上，只覺它跑四十哩左右，不久便到達目的地，進入市區。

刁奇醫院並不是現代化的建築物，外面看像堡壘，醫院前面有一個兩層停車場，可容幾百部汽車，我覺得醫院似用不着這麼大的停車場，但孩子說：他每次來，大都額滿見遺，等會兒你看看這家醫院的規模，便知這麼大的停車場還未敷應用。

走進大門，傳達處櫃枱上備有醫院地圖，老萬拿了一份，孩子笑道：「許多人看着地圖也迷路。」幾年間，這家醫院他已來熟，他告訴老萬看地圖秘訣。這家醫院地方大，且建築物內迂迴曲折，因此地圖上用四種不同顏色劃分，依照顏色走，保證不迷路。

，裏面又怎樣呢？

美國醫生

走進醫院裏面，就解答了老萬的疑問，在紫色區，所有門扇、電梯、路牌、窗門等全部用紫色，只要不是色盲，就不會走錯。經孩子指點，拿了地圖，走起來果然頭頭是道。

每一顏色，代表一種醫療工作，比方，兒科在黃色部分，凡孩子的病，都在這地方治療；又如，紫色管血液、心臟、血管等，這類病都在紫色部分治療。

這家醫院已有幾十年歷史，可能設備並不最現代化，但美國的醫療儀器日新月異，舊的東西，不斷淘汰，老萬說它舊，是指建築物、病房及一些用具而已，儀器方面相信必能追上時代。

孩子一進門，在櫃枱當值的女子就跟他打招呼；幾個上班的護士也認識他，向他問好。他在這家醫院留醫過三次，據說剛才的女護士照顧過他。

在醫院裏，我想起電視片集「杏林雙傑」的情景，這家醫院和加寧醫生的醫療中心情況相似，更相似的是這裏的醫務人員工作認眞，液部主任，是血液專家，凡有關血液的病，都由他主理。美國的醫生，尤其在醫院服務的，很少全科醫生，大都是專科醫生，外科的只管動手術，任何病都由專科醫生處理。

美國醫科和英國制度不同，在美國念醫科，念完大學課程才可以開始，念六年，如果要成爲專科醫生，便得念九年，因此執業的醫生很少年紀青青的，儘管是神童，念到成爲專科醫生，一定已接近三十歲。

高雲醫生辦公房間外邊一排長椅子，坐滿人，房間裏面有他的助手和女護士，房間內又另有診視的小房間，孩子抽過血檢查，輪候見到高雲醫生，已花了兩三個鐘頭。他告訴高雲醫生父母遠道從香港來了，希望見見他，跟他談談，高雲醫生立刻接待我們到他房間，對我們表示熱烈歡迎。

高雲醫生三十來歲，樣子英俊，慈和的面孔，又不由使老萬想起加寧醫生。老萬送了一些紀念品給他，他十分禮貌的稱讚一番，說他到過台灣，見過我們買來的東西，只因太名貴，捨不得買。他非常歡喜這紀念品。老萬不相信他捨不得買，只是禮貌上的稱讚罷了。

老萬告訴他，我的願望是要知道孩子的眞實病況。看孩子的病是老萬從老遠跑來主要目的之一。

不是最賺錢的行業

高雲醫生納罕地瞧着我的孩子

管問好了。」老萬說：「我想知道孩子是否眞已完全康復。」高雲道：「我可以告訴你，我們替他動了手術，上兩星期又替他作放射治療，再仔細檢查過，可向你保證，他已完全沒事。」老萬說：「但他聲音沙啞，又有咳嗽，咳起來很辛苦的樣子。」高雲醫生說：「他的聲音沙啞是因爲抽胃液時弄傷聲帶；接受放射治療也有影響，可能經一個長時期才復元。不過，這與他的病無關，他的病百分之百好了，他喜歡做什麼事可隨便做，一點也沒影響。」

孩子開了兩個多鐘頭車到醫院來，一點不累，談笑自若，老萬也相信高雲醫生的話。

「不過，」高雲醫生說：「三年前他有病，我們替他醫好了。三年後，他又有病，現在我們替他醫好，將來會不會再有病，是將來的事，不該對心理有所影響，每個人都會忽然有病的。」

他的解釋，我們很滿意。美國的醫生大部分是這個樣子，不厭求詳的把病人的實情解釋明白，不像香港有些醫生的脾氣那麼壞，病人多問幾句，就會捱罵，他們絕不罵病人，或病人的親屬，和「杏林雙傑」的情形完全一樣。

爲表示對高雲醫生的感謝，老萬邀他伉儷共進晚餐，他初時婉辭，終鑒於老萬誠懇答應了，由孩子和他訂好時間地點。選定在拉利和刁奇間一家餐廳。據孩子說，在拉利和刁奇，這家餐廳算是第一流的

也不是常有機會去。

高雲平日喜歡在檢查時跟孩子聊天，告訴他許多關於他的事。高雲雖是醫院裏的主任，年薪不過三萬元，納稅納了一大橛，生活不太寬裕。同時假期十分少，要到稍遠的地方都不成，他十分羨慕老萬有機會遊這麼多地方，有些地方他雖是美國人也沒到過。

以高雲醫生醫學上的知識，如果在香港執業，會成巨富。但他這種人似乎並不熱中金錢，在美國醫院服務的醫生，簡直獻身事業，只盡心醫好他們的每一個病人，至於所花的醫藥費是否病人所能負擔，他們不管，那是醫院另一部分的人管的事。醫好了，醫院會調查病者能力，以決定他應付的醫費。不過，一般說，醫院收費都十分驚人，雖然他們付給醫生的薪金並不多。

農莊式的餐廳

和高雲醫生夫婦餐敍是在一家設計有如農莊的餐廳。這家餐廳的特色就在這裏，裏面有稻草，有耙，有破舊的馬車輪子等等，樓下一邊，有發售紀念品的部門，出售的全是農家東西。看到顧客排隊輪候，老萬知道這確是很有名氣的餐廳，否則生意不會這麼好。

我們雖訂了座，但管事的問明我們「人齊了沒有」，高雲醫生夫婦還未到，只好照直告訴她；管事的叫我們先在廳子等候，到齊才通知她，她再爲我們安排。可見這裏座位多矜貴，恐怕我們因等人而躭

歎，因爲離開醫院遲了。我們當然明白醫生不同木匠，木匠夠鐘可以把手上工作丟下，醫生不可以的。

餐廳裏座位像一個個的牛房，壁上掛的也是牛像；侍者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婦，老天眞的態度和愛說話的嘴巴，很能惹笑。

高雲太太像西班牙或墨西哥女人，謙和有禮，和高雲醫生同樣令人易於親近。夫婦倆都很健談，可惜老萬英語有限公司，只靠孩子做舌人。他曉得老萬是報人，十分尊敬，他不知道在香港當個報人和在美國大有不同。

這兒以牛扒最出名，除了高雲太太要吃海鮮外，我們全點了招牌菜，還有免費供應的芝士和餅乾，十分美味，這些，都是這家餐廳最具吸引力的東西。

在香港，如果老萬要請一位「名醫」吃晚飯，不易叫他們賞光；高雲醫生是一家大醫院的主任，卻樂意跟一位陌生的朋友應酬，這種熱情，在香港找不到的，可惜老萬無法將心頭感受向他表達。

這夜的餐敍大家非常愉快，每人一份超過一磅的牛扒，吃得飽飽的。中國人以吃山珍海錯，飽參翅肚爲名貴，在美國吃一盤牛扒是上菜了。美國人不是天天吃得起牛扒，有時一星期只在家吃一次，到外邊吃更負擔不起。我們六個人吃了一百多元，大約六百元港幣，如果在本港，恐怕還要貴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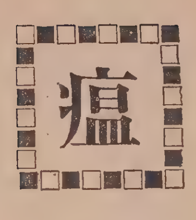
在這家餐廳鬧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笑話，女客們餐後到洗手間，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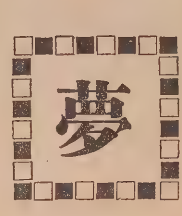
，一頭母牛，以資識別。可是兩位都市出生的女客，竟分不出公牛母牛，居然闖進男用洗手間，發覺裏面公是「公牛」，嚇得花容失色，連忙撤退，回座時還面青唇白呢。

美國首都華盛頓

本來孩子提議開車到華盛頓，玩幾天，再開到紐約。但老萬認爲這樣不但浪費時間，而且極不放心讓他開這麼遠的路程。旅行要舒服，太過勞頓沒意思，反正美國內陸飛機機票我們在香港已買好，不用也不能退錢，多買一張機票到華盛頓不過四十多塊錢，再由華盛頓到紐約也是四十幾塊，開車也省不了多少。由拉利到華盛頓是短程飛行，不到一小時便到達。爲方便到各處參觀，在機場租了一部汽車。美國租車很方便，租賃方法有多種：一種十多塊錢一天，哩數不算，汽油錢自己付。一種車租很便宜，只算幾塊錢，但每走一哩要收費一毫三仙左右，如果租來跑長途，很不化算。還有一種是租一個週末，大約九十元到一百元，哩數不算，汽油也由他們包起。老萬認爲第一種方法最適合我們，因爲華盛頓路不熟，兜來兜去，可能走很多寃枉路，算哩數很肉痛。

果不出所料，從機場開進市區，雖有地圖也走錯三次路，在離市區不遠的一家汽車酒店安頓下來。美國大小城鎮都有汽車酒店，汽車酒店的特色是有停車場，旅客拿了房間鑰匙，停好汽車自己顧自己。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說道：「林老，你繼續向下說。」

活曹操說道：「黨內與主席作對的人，張國燾跑了，國際派一羣小傢伙，根本不是主席的對手，舉手投足之間，就把他們收拾了，眞正可慮的就是周恩來。」

毛澤東一拍大腿，說道：「對！林老，這眞是英雄所見畧同，你再說詳細一些。」

活曹操說道：「周恩來在黨內經歷與主席相同，過去又曾指揮過部隊，紅軍中凡是黃埔軍校出身的將領，都同他有相當關係，他是我黨高級領導人之中，除主席外，唯一與軍方有淵源的人。」

毛澤東點頭道：「對極了，我所慮者也是在此。」

活曹操又說道：「周恩來不但在軍中有勢力，還有野搞軍隊，新四軍的葉挺項英都是他的本錢，也算天有眼，被國民黨一舉手消滅了，如果新四軍不消滅，周恩來未必會乖乖地回延安來。」

毛澤東又拍大腿說道：「林老這一分析可是對極了，所以我一定要鄧發派人幹掉項英，就是怕死

活曹操說道：「主席處理新四軍的辦法自是天衣無縫，但如何對付周恩來就要費腦筋了。既然主席暫時沒有意幹掉他，還要派他去重慶做工作，就要給他留個臉面，不能毀掉他，以免誤了大事。」

江青抿嘴笑道：「林老眞高明，明明是替周恩來同志說情，卻要繞這麼大的圈子，然後言歸正傳，使潤之不能不聽你安排。」

活曹操擺手道：「江青同志，你千萬不要這樣說，我對主席忠心耿耿，一切利害皆從主席本身作出發點，目前幹掉周恩來對主席有利，我一定毫不猶疑勸主席下手，但對主席無利，我就不能不加以勸阻了。」

毛澤東說道：「林老，我完全聽你的，現在商量怎樣處置周恩來，就這樣讓他回去嗎？」

活曹操搖頭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要把他留在延安，好好地改造改造他。」

江青笑道：「怎樣改造他，把他改造成一個女人就好了，又把鄧穎超個母老虎找你們拚命。」

活曹操笑道：「改造成女人不成，可以改造成

毛澤東大笑道：「林老，你怎麼也跟着她講笑話。」

活曹操正色說道：「主席誤會了，我絕非講笑話，說的百分之百是眞話。」

江青抿嘴笑道：「林老，你眞打算給周恩來割掉，鄧穎超怎麼答應，到時不是一場大麻煩。」

活曹操笑道：「我說的太快了，主席與江青同志都未聽明白，我說把周恩來變成太監，是除去與己有害的一面，留下與己有利的一面，就等於皇帝處置太監一樣。」

毛澤東、江青都懂了，問道：「怎麼改造法，林老也該想清楚了。」

活曹操說道：「有害的一面是周恩來暗地替國民黨工作，有利的一面則周恩來實是搞統戰的聖手，他那種能哭能笑的本領，雖梅蘭芳亦不及，必須要好好地加以利用。」

毛澤東說道：「這些問題我也想到了，現在還是少了他不行，但是，又沒有辦法使他能赤心爲我作事。」

活曹操說道：「這回要整周恩來，就是從這些地方着手，一定要迫他坦白出來與蔣先生的關係。」

毛澤東笑道：「他自己並不否認，要他坦白什麼？」

活曹操說道：「不是表面的關係，是他同國民

江青的心霍的一跳，問道：「林老，你以爲周恩來同國民黨眞有組織上的關係嗎？」

活曹操說道：「這也很難說，我是從張國燾身上想到的，張國燾到了重慶，不是就同戴笠聯絡上，因此我懷疑周恩來同戴笠也有關係。」

江青心跳得更厲害，說道：「不會吧！周恩來地位比戴笠高得多，他就算替國民黨工作，也直接通天，不致於受戴笠領導。」

活曹操笑道：「江青同志，你怎麼一味替周恩來辯護。」

毛澤東笑道：「也許是出於惜玉憐香一念。」

江青玉容緋紅，說道：「你這人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

活曹操正色說道：「江青同志，我可不是同你說笑話，你要記住一點，將來眞正爲主席心腹大患的，還是周恩來，有我在一天，我會提醒主席，如果沒有我了，你就要留神隨時提醒主席，到適當時機幹掉他，但在目前及可見的將來，都少他不了。」

毛澤東說道：「這點我也知道，所以難以應付。」

活曹操說道：「將來的事押後一步再說，我想現在第一步要周恩來檢討，幾時檢討妥當，幾時才可以過關。然後再放他回重慶。」

毛澤東問道：「在什麼情形下，算是檢討過了關呢？」

活曹操笑道：「這就全在主席一句話了，主席幾時認爲滿意，幾時就准他過關。」

毛澤東說道：「可以，就這麼辦！」當時把田家英叫過來，說道：「你去通知周恩來同志，爲了幫助他整風，要他寫一份檢討書，送交黨中央審閱。然後再通知鄧發同志，派人保護周恩來同志，任何人不得與他接觸。」

田家英領了命令，自去分別通知。

周恩來自從見過毛澤東回來，知道自己問題嚴重，一直未出門見人，但卻秘密與政府派在延安的聯絡處林參謀見了一面，要他秘密通知鄧穎超，在重慶萬不可亂說話，妨礙了大局。

田家英到了周恩來窰洞，將毛澤東的話轉述一遍。

周恩來說道：「家英同志，回去覆主席，這次主席幫我整風，只是要我閉門思過，不用上台去接受羣眾批評，我實在感激的很，一定接受主席的好意，徹底改造自己。」

田家英看到周恩來那副可憐楚楚的樣子，內心頗爲不忍，問道：「副主席不要難過，我想這也不過是個形式，很快就可以通過了。」

周恩來說道：「我並不希望很快就通過，因爲我是要徹底清掃過去腦中留下的垃圾，改造之後，就可以好好作人，作一個有用的共產黨員，一生一世都跟着毛主席走。」

田家英看見周恩來是在開始背台詞，當時不再多說，就退出來，回去見毛澤東覆命。

毛澤東見到田家英，問道：「周恩來怎麼樣？」

田家英說道：「周副主席說這次一定要徹底改造自己，永遠跟着主席走。」

毛澤東笑道：「他又在玩魔術，想騙我，這次就沒有這麼容易了。」

江青問道：「你打算怎麼整他。」

毛澤東笑道：「要他坦白，從小孩子時候的事都要坦白出來。」

江青說道：「小孩子時候的事，誰能記得這麼清楚。」

毛澤東說道：「最低限度他在南開中學讀書時的事，男扮女裝，勾引男同學，這些事非要他坦白不可。」

江青說道：「這些事隔的時間太遠，再說鬧出來也不好聽，不如算了。」

毛澤東說道：「不能算，不用這種手段怎能降住周恩來，他這份坦白書拿在我手上，他幾時想造我的反，我就給他公佈出來，叫他不能見人。」

江青見毛澤東扯到周恩來的私生活，不再擔心追問同戴笠的事，也就不向下說，免得引起意外麻煩。

但是周恩來可就眞慘了，伏在案上寫坦白書，延安當時又沒有電燈，普通都點蔴油燈，只有周恩來、毛澤東的住處可以點煤油燈，光線仍然很暗，周恩來自從由法國回來，參加國民革命，受到蔣總司令知遇，一路升至總政治部主任，平時只賣嘴，不用自己動筆，在重慶更是唯我獨尊，手下的喬冠華、胡喬木都是舞文弄墨的好手，只要周恩來吩咐一句，定可寫出合乎理想的文字，所以周恩來多年來根本未動過筆，不料到老學吹鼓手，又要寫文章，還要用端楷寫，更要留心不能寫出一點毛病，被毛澤東抓住痛腳。

此時周恩來的想法，以爲毛澤東眞正痛恨的還是在江西蘇區奪權及長征前後出主意謀害毛澤東的事，坦白只要從這兩點認錯，也許就可以過關了。誰知辛苦寫了一個星期，親自送去，也未見到毛澤東，仍由田家英接過去，中間只隔了半天，田家英送回來了，說明不能通過，要另寫。

周恩來以爲毛澤東怪寫得不夠徹底，只得耐着性子重寫，仍然着重在這兩點，把謀害毛澤東的事都寫進去，以爲這次應該沒有問題，又親自送去交給田家英，當天未有送回來，一直沒有消息，周恩來以爲毛澤東認眞在審核，這回是可以過關了。那知一停三個月，又送回來了。仔細看看，根本未拆封。周恩來無論怎樣有耐性，也忍不住了，眞想趕到毛澤東的窰洞裏，一槍把毛澤東打死，自己賠一條命，但是多想一想，又覺得犯不上自己，所負的責任太大，隋珠不能彈雀，只得勉強又忍下來。



殺光、燒光、搶光的大悲劇（上）

田義夫

本文作者田義夫，是日本侵華陸軍少校步兵大隊長，這幕大悲劇的導演者就是作者本人，故事的發生地點是河南省濮陽縣，時間是一九四一年五月間。

日本侵華暴行

我為了對河南省濮陽縣李家莊為中心各村落展開攻擊，於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深夜，率領全大隊官兵八百名，利用黑夜開始行動。天空降着濛濛細雨，徹夜行軍，恰好抵達目的地時雨過天晴，風吹雲霽，天空現出來點點閃爍明星，前面各村落是一片沉靜，鴉雀無聲。

我坐在馬身上心中暗笑的想：「我們來到這邊敵人一點都不知道，混蛋們，已成了袋中的老鼠了……。」我正笑着，副官夏本榮一從那邊騎馬跑來，向我報告說：「作戰部署完畢，已用無線電聯絡好。」

我看副官報告完，即命令信號兵開始發射「赤吊星」（軍中信號彈），通知各中隊開始戰鬪。信號彈發射後，第六、七中隊方面重機槍，輕槍便開始嗒嗒的響起來，打破拂曉的沉寂，接着第五中隊從正面也响起了槍聲，對那一帶村落的包圍漸漸壓縮。我想已經有一部分日本兵闖入村落了，可是一份戰況報告也沒有來，我等得非常焦急，於是率領情報系和指揮班的士兵進入了一處土城東門，在那裏會見了第五中隊長甲田助五郎上尉。

「喂！中隊長，戰果怎樣？鹵獲品有無？」我面帶怒容的問。

「報告大隊長，並沒有戰果和鹵獲品。」甲田中隊長答。

「沒有戰果，那麼為什麼射擊呢，你這中隊長要當不成啊，」我暴怒的斥責說：「那麼住民怎樣？」

甲田中隊長惶恐的無力氣回答道：「我們的行動企圖已經被敵人偵察知道，敵人早有準備，住民全部逃跑了，未逃跑的僅有老頭和小孩子二、三十人而已，已經全被我軍逮捕。」

「那麼，無可奈何，既如此將全部老頭小孩監禁，再有遺棄屍體沒有？」我問。

「是，發現有十名住民屍體。」甲田中隊長答。

我為了自己的官階升級，狡猾的只有想法擴大戰果，我決定凡是被槍殺的人都列在戰果內，可是最感困難的就是沒有鹵獲品，我命令清水情報系長偽造報告，就說將鹵獲的敵人兵器僅有步槍，已轉交給偽組織地方保安隊了（按：地方保安隊即漢奸縣府武裝。）

清水系長所作的假報告：「今晨戰果，鹵獲敵人步槍十支，手榴彈十顆，俘虜五名，遺棄屍體十具。」報告作成，已是午前十時，立即派兵送到聯隊部。此時第五中隊長甲田上尉來報告說：「早飯後，齊藤一等兵行踪不明了。」

我聽到報告，齊藤一等兵那青色的面孔立時映到我的腦中，因為在十天前，齊藤一等兵曾被我打了一頓，打的他鼻青臉腫。我打他的原因，是他對職務不認眞，有同情中國人跡象。他對我又說他肚子壞了，可是經過軍醫的診察認為無妨碍，我那時怒罵齊藤一等兵說：「你這東西所患的是思鄉病啊。」同時我嚴厲命令甲田中隊長：「不要把齊藤一等兵送到後方醫院。」我對齊藤這個兵根本沒有好印象，我心中暗想將來在什麼地方把齊藤幹掉，然後就向聯隊報告說他戰死。

我聽到齊藤失踪的報告，就想到莫非是被敵人俘虜？我很發怒的對甲田中隊長說：「甲田上尉，你要想法處理啊。」甲田隊長漸漸面色轉青繼續向我報告說：「正在拷問那些住民的時候，今晨齊藤一個人吃早飯，據說那時有一個像抗日軍模樣的中國人將齊藤拉走，這消息尚未調查明白，是否確實不得而知。」

我聽甲田上尉的報告，越發的暴怒起來，對甲田上尉罵道：「若是眞的如此，我的頭就危險了，混蛋，你快想法處理，否則你的中隊長就當不成。快到現場去，對那些中國住民必須要澈底拷問調查。」

我又把副官叫來，對他下命令：「派第五中隊到吳村北方地區，第七中隊的主力向南方地區同時展開搜索。」我下命令完畢，帶着大隊本部情報系員到拷問農民現場去看。那拷問現場是在一處磚瓦建築房院中，周圍有土牆圍繞，方才捕捉來的村民皆監禁在這裏。院子中日本兵正對一個中國青年實施拷問，那青年仰臥在地上，腹部被涼水灌的如同大皮鼓，面孔青腫流着鮮血。我是一個具有對天皇崇拜的狂暴性者，並對中國人有一種輕視優越感，把中國人看成像蟲沙一樣。

我走到院中一角監禁三十名農民處，拔出我那血腥的軍刀在農民眼前舞動，叱嚇農民說：「現在有一個日本兵行踪不明，你們中一定有人知道。據說是被抗日軍拉走，這，與你們都有連帶責任啊，現在我們那日本兵

在何處？如果是你們不說實話，皆像現在院子中拷問那個青年一樣對你們實施拷問。」

我對農民講完這一段話，竟無一人回答，這是一種無言的反抗，激起了我的暴怒，「好，你們不說話，現在就實施拷問給你們看。」我命令清水中尉，許司中士等立時準備拷問用的工具，如冷水蔴繩木棒等，於是我親身動手對中國農民實施不人道的血腥拷問了。

沒有一個人肯招供，他們眼中冒出憤怒仇恨的光芒注視我，我見此情狀，心裏想一定要槍斃一個人才能引起他們的恐懼而供出眞情，我想到此處，立時從人羣中拉出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在那老人面前，是他二十幾歲的兒子，由相貌看是一個中國好青年，我命令許司中士，以手槍對着那青年的後頭部，手指勾着機槍作發射狀。我這時現出兇暴殺人的可怕面孔，對那青年的父親說：「喂！老頭你要不說實話，現在就把你的兒子槍斃啦。」

我以這樣殘忍手段迫着那老人招供，那老人面色立刻轉變，憤恨的回答：「不知道。」只說出這一句話，就閉着口再也不出聲，我希望用恐嚇手段逼那老人招供的事立時化爲幻影，我的面色也變成了蒼白，嘴唇也有些顫動，又暴怒的對那老人說：「你不說話就把你兒子槍斃，不要後悔呀。」那老人決然回答說：「我所說的都是實話，你要殺就殺吧。」於是我命令許司中士對那青年開槍。

那中國青年在被射殺前，對他父親高聲喊叫說：

「父親，爲了正義，我們對這塊土地保衛到最後的一刻，我認爲我是勝利的死去。」砰的一聲，手槍吐出來火燄，瞬息間那充滿熱烈鬬志的中國青年便倒在地上！鮮血洒在中國土地上。

我見此情形，面色變黑如瘋魔的對那些農民大肆咆哮：「你們若不說實話，將你們全部殺死。」可是那些農民依然無一人答言，目光烱烱的仇視着我，他們如同具有矢死的決心。

這時，我怒對清水中尉命令道：「把他們全部綁回大隊部。」此時，甲田中隊長從那邊跑來向我報告說：「齊藤一等兵的行踪已調查明白，在吳村田間溝中用手榴彈自殺了，屍體炸的很凌亂，血肉模糊，在他炸破襯衫一角記號上，辨認出是齊藤一等兵。」

「混蛋！該死的傢伙。」我一面罵着，一面命令副官揑造一爲齊藤一等兵戰死的報告，向聯隊部提出。我表面雖然發怒，心裏卻是歡喜，齊藤自己自殺了，免去我麻煩。

第二日，我命令各中隊全體動員，砍伐那一帶的棗樹林。我親身帶情報系和指揮班官兵，乘馬到現場督催。棗樹林，就在我們部隊駐在地的前邊小高山上，那小山全是砂石，棗樹林蔚蔚葱葱。我在馬上看見棗樹林有一個男人向東方跑，我覺得很可疑，命令清水中尉放出軍犬捕捉，隨後清水中尉也帶着兩名乘馬兵向那男人追去，那男人跑約三百咪地方已被軍犬咬傷，由清水中尉押到我面前。

我看那男人，年紀約二十七、八歲，頭額很寬，身體很健康，我對清水中尉命令說：「這傢伙一定是抗日軍的間諜，要澈底調查。」於是我在棗樹林前面的一所小廟，坐在高梁桿堆上看士兵們砍伐棗樹的情形。

清水中尉在距小廟六、七咪處砂地上，將方才捉來的那男人反縛雙臂，開始拷問，可是那男人突然撲向清水，將清水捺在地上，兩人糾纏着，旁邊步哨上的警戒兵見此情形急忙跑來，合幾個日本兵的力量才將那男人捺住，清水中尉爬起來，可是清水中尉的左手被那男人咬傷，立時引起騷動，結果幾個日本兵將那男人綑綁，我也急忙跑到那邊，問清水中尉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清水中尉回答說：「我將他綁上拷問的時候，他說要小便請我解開繩，那知綁繩剛一解開，他就突然猛力奪取步哨的槍，遂和我展開了糾纏。」

「這是可疑的傢伙。」我從清水手中取過木刀，猛力的向那男人背部抽打，打得他皮開肉裂，鮮血直流，可是那男人鋼鐵的意志，對我這樣的毒打他，他連眉皺也不皺，似乎是不覺痛苦的樣子。我打了一陣，將木刀交回清水，並命令說：「清水，要澈底的拷問呀，這傢伙一定是抗日軍密探，你要拷問出眞實口供來，這是功績啊。」我對清水命令後，又催馬進入棗樹林。

突然聽到清水中尉惶惶張張的從後面趕來報告：「報告大隊長，那男人他自己是抗日軍，他說這仇恨一定很快的就要報復，我正聽他說話間，他突然從地上爬起，如飛似的跑到那邊井口，『噗咚』一聲跳到井裏自殺了。」清水中尉面色青青，渾身顫抖，戰戰兢兢的向我報告。

「你連俘虜都拷問不好，放他跳井自殺，你算是一個日本軍官嗎……。」我把清水中尉叱責了一頓。

棗樹林的面積相當大，那一帶村落住民，二、三十年來就仰賴着這棗樹林維持生活，農民們用心培植棗樹，那裏共有二千五百株，那時候正茂盛的長出青色小棗，棗樹幹直徑約三、四十英吋，高有三咪以上，樹枝縱橫交錯，再配上繁茂樹葉，每一顆棗樹都好像是一柄雨傘似的矗立着。

河南省，是著名的產棗地，每年棗的收穫是農民們最大生活泉源，其他地方不必說，僅是一塊棗樹林，據說一年的產量就有一二——三十噸，每一個樹枝都生出來密密層層小棗，情景極爲可觀。

我一面欣賞着棗樹林，一面心裏暗想：如果把這些棗樹全部砍倒，那一帶村落農民的生活便陷入絕境。但是爲達到我們侵畧中國目的，那裏還管中國人死活呢。

日本兵們都努力的鋸棗樹，一株一株的倒在地上掀起了塵土，第五中隊長跑到我前面，並誇耀他的成績報告：「從早晨開始現在已鋸倒了一百株。」

「那不是少得很嗎？一共有多少鋸？」

「三十個鋸。」

「一個鋸一小時鋸倒兩株樹，你當中隊長的幹什麼啦。」

「因爲抗日軍的抵抗非常頑強，我派出一小隊士兵擔任警戒，雖然有那麼多的鋸，人力卻不夠呀。」

「這是混蛋話，這不是叫你們做木栓，這是叫你們鋸棗樹，鋸棗樹這是作戰呀，敵軍在這一帶棗樹林裏曾把我們宮尾大隊全部消滅過，限你們在午後必須鋸倒三百株。」

江南啼痕錄（六十九）

越南原爲中國的藩屬，鎮南關之役，蘇元春、馮子材、劉義等把法軍打得落花流水，法軍的海軍司令孤拔，也在海戰中陣亡。打勝了仗，但藩屬的越南，卻變成了法國的保護國，成爲了世界戰史上的笑話。

原來，慈禧太后忙於萬壽的籌備熱，把這度南方的門戶，就讓給法國人佔據。到了法國租借了廣州灣，很多越南人被派調到廣州灣來工作。所以，我到湛江市之後，見過不少越南人，也結識不少越南人。

那些越南小姐，穿一襲湖水綠的絲長袍，袍擺開得很上，而穿一條純白的綢長褲；那長袍腳給風吹得招招展展，足踏高蹻鞋，行起來娜嫚多姿，另有一番出塵瀟洒的風韻。

但上了年紀那一代的女性，卻以黑齒爲美，每天都咀嚼檳榔，務使牙齒變黑；認爲越黑越嬌，與我們中國的「貝齒如雪」的美感，剛剛相反，這也可以說是奇風異俗之一。聽說越南的男性較懶，貪逸惡勞，耕田勞動，家庭粗重的操作，乃以女性擔任爲主。以中國人男子的勤儉，擔當家庭一切生活的美德，爲越南女子所羨慕，所以越南女子很歡喜下嫁中國人。越南的女性，很喜歡戴一頂圓橢形的高頂帽。形如中國清代官場所戴的紅纓帽，但沒有紅纓而已。但年輕的一代，或者摩登的高貴小姐，則不戴這種帽子。

越南的文化，不論在陳王朝、黎王朝、阮王朝，都是以中國的文化爲文化，也是以中國的教育爲教育。文字是中國的方字；生活是中國式的生活。

我在湛江市由一個越南開映相店的青年朋友，送給我一本手鈔的兒科藥方小冊子，完全是南流的漢方，也可知越南在法國統治之前，一切的醫藥完全採取中國的方法。越南的人民也是全部漢姓，如黎王朝的黎，陳王朝的陳，阮王朝的阮，那不是中國百家姓中的姓氏嗎？武元甲決定不是武大郎之後，但胡志明則不敢否定其不是塗山氏之後。

秦始皇平定南越，設置四郡，象郡的領域，實在是包括今日的越南在內。乃將越南劃入中國版圖之始。其後秦始皇又派兵五十萬，遠踰五嶺，深入南方四郡，實爲漢族第一次移民越南的壯舉。後漢的漢光武時，馬援南征交趾，親率大兵，深入越南，相信必有大批北方的軍士，留在鎮南關以下，戍守鎮壓，這是漢族第二次的移民越南。唐朝的強盛時代很長久，由唐高祖而直至唐玄宗的天寶初年，越南的人民都在日南郡的地方長官管理之下，經長期中國政治所薰陶，難怪越南的人民，全部都漢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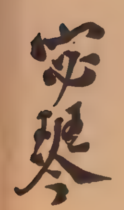
法國統治越南，當然要推行殖民地的奴化教育。首先要消滅漢文化，推行法文字母拚音的方法，以爲越南語文教育的法寶。所有的越南的語言，一律用法文字母拚音，而且規定在小學時代，必須攻讀法文，企圖逐漸把漢文化徹底消滅，代之以爲法國的文化。怎知大力推行，仍告失敗。據我所知，越南人很熱愛中國的文字，直至世界第二次大戰終結，留在廣州灣的越南人，女性我沒有接觸，不知她們的中文程度，但我在湛江市所識越南的男性中，其所識的中文程度，最低的也有中國的小學四年級的資格。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退出印度、緬甸、馬來亞；但法國卻不甘退出越南，而引起了「越南獨立」戰爭。左派的擁胡志明，右派的推出阮海臣，保皇黨的則推阮王朝的末代皇帝保大。保大爲花花公子，是脂粉叢中的胡塗蟲。阮海臣是革命份子而欠缺革命的氣魄，沒有廣大的幹部，也不會組織廣大的羣眾。有口號而無實力，有復國的思想而無武力的行動。雖然國民政府極力的培植他、扶助他，結果因他自己站得不穩，終於無補於事。如果阮海臣的能力勝於胡志明，則今日的東南亞不是這個局面；而且，胡志明當年曾以共黨份子，意圖擾亂地方，也曾被扣留於柳州，假如按軍法槍斃，則越南歷史又非如此紀錄，這是天意抑是人事？只有付諸嗟嘆。

由於那時越南正醞釀革命的風暴，所以，湛江市便成了越南革命份子的溫床，各黨各派的份子雲集這裏，但也各有職業以爲掩蔽，也不敢在當地生事。所以，我們各政府機關也採不干預政策，以知之爲不知了。

其中最妙的一個，是自稱博士的黃某，身段短小而肥胖，臉龐紅白而蓄一撮小鬍子，終日穿着畢挺西裝而不穿越南服，一派法國人的氣質，談吐幽默，在湛江以教法文爲活，學生不多而生活無憂，顯然是幕後有人支持，可能是一方面的首腦，教書僅爲秘密工作的烟幕。

他也曾專來拜訪我，後來彼此往來細談多次，我總以爲他所談的不盡不實，因爲他固然主張打倒保大，法國人滾回去，由越南人管理越南。但他卻推出一套烏托邦的理論，不要阮海臣，也不要胡志明，我懷疑這套東西，也是烟幕，以它而使我們對他認識不清，避過當地軍政機關的注目，可能是越共的高級人員，化名在這裏工作。但我查詢中央調查統計局湛江站主任楊祈俟，也沒有他的具體的資料，我離開湛江之後，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了。



萬人意見

逢人應訴流離事

吳文迪

一位美國青年與一位中國學生因某些事情發生爭執。美國青年理虧，老羞成怒，竟欲揮拳相向，幸旁人勸止，方不醜態畢露。」但這蠻不講理的作風，實爲「文明」國家一大的諷刺。

美國青年不知改過，還破口大罵：「你們中國人何不回到自己國家，卻在我們國家居住。」

他說的是意氣話，但也內心話，也是許許多多美國人的內心話。美國青年這話令我興起莫名的惆悵，刺着我內心的隱痛，不覺潸然淚下。我不怪美國青年說了這話，事實上我還「感謝」他，他若不說，我們還不知美國人是這麼嫌棄我國人，這麼鄙視我國人——美國人之心，已「昭然若揭」。要怪的，是我們爲何要寄人籬下，要在人家國家謀生！這一切，都是共產黨作的孽，若非中國大陸陷共，神州變色，我們何致作海外遊子？身爲中國人，不能在中國居住，多麼可悲！若我們都在中國居住，不在這「蠻夷之地」，「黃禍」、「排華」等名詞就不會出現。若非共黨竊據大陸，苛政暴行，我們何致遠離故鄉，避秦海角，飽受人家歧視！毛共可謂孽深重！

話是這麼說，我還想談談美國人的「國家」組成，及中國人對美國的貢獻等，好畧挫美國人的「氣焰」。

美國興起始自哥倫布公元一四九二年「發現」新大陸。以後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等，不斷遷居美洲，以英國人爲軸心。「新大陸」演變成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直至公元一七七六年美國革命成功，始擺脫英人統治爲獨立國，國號爲美利堅聯合國（此名之由來，是取自一名跟隨哥倫布出海，名叫 American Vesuvious的人），故美國人是英國人及歐洲人之混血人種，「雜種」是也。

以上所述，是美國「正史」；另據史書記載，遠在哥倫布前，「新大陸」已有人類居住，卽今之美洲「紅番」。據載紅番本來是亞洲人，從蘇聯移居美洲。那時美國北部（今之阿拉斯加省）有一窄長陸地連接着亞洲北部（今之蘇聯），紅番就從那裏徙居美洲。後來因年代久遠，經過冰河時代，該處陸地已爲冰水淹沒，變成「海世界」（這些事跡，歷史書一筆帶過便算，有些歷史書籍甚至索性不提，而以哥倫布爲來美第一人）。故紅番實居美洲之「鼻祖」，至今紅番仍堅持說美國人侵佔了他們的領土。

當年哥倫布從西班牙出海，抵達美洲，還以爲到了錫蘭，因他原意要去印度。當他看到由亞洲移居美洲的人，還當他們是印度人，就稱他們爲「印第安人」（Indians），後來人們加上「紅」字，以別於「正種」印度人，這就是「紅印第安人」或「紅番」（Red Indians）得名之由。（按紅印第安人的祖先問題，很難作出考據。我們所知的只是他們原籍亞洲，遠古時代就遷居於此。我想，他們從中國移遷此地，亦有可能，這些只有留待考古學家去考證。）

觀乎上述，「新大陸」並非美國人的國家。無論美國之成長，或美國人之爲「人」，似不足以自驕，又何足驕人？

談到中國人對美國的貢獻，美國立國之初，一切紊亂不堪，尤其經過戰亂，一切待復興和重建。那時我國人替美國人開墾、建鐵路，美國建設之有今日，我國人厥功至偉。其時中國人建成橫貫美國東西兩岸的第一條鐵路。我國人辛苦經營，冒生命危險，才能建成這鐵路。他們翻山越嶺，從山頂高空處用繩索吊下籃子，人就坐在籃子內，進入人烟罕到的地方，安置炸藥，將山石爆開。若遇山石崩潰，很容易送掉性命，此等工作極爲艱鉅，美國人不願去做，若非我國同胞不避艱難完成，美國那來這貫通全國的鐵路？除上述危險外，還有兇悍的紅番，藉詞美國人侵佔他們國土，常興問罪之師。中國人替美國人建鐵路，自然遭遇紅番反對和襲擊，送掉性命的不知凡幾，此實華僑一頁辛酸史。

中國人的勤奮，曾爲美國人所稱道。他們徒手工作，曾一天內建成十英里鐵路，大破紀錄，美國人望塵莫及。據稱卽使使用機器也不可能有此成績，可見我國人工作能力極強，我國人刻苦耐勞精神，是外國人所無。（按一天建十里長鐵路紀錄，人數多少不詳，因未能找到有關資料；但既是破紀錄之紀錄，人數當然非太眾多的。）

中國人於美國，除建鐵路外，在

經濟上、工業上都有相當貢獻。可是這換來了什麼？是美國人對我人的歧視，動不動要我們「回老家去」；處處顯示不友善和不可一世的態度，這是美國人的嘴臉。

美國人歧視中國人，早於我人替他們興建國家時已有之。其時美國人執着中國人的辮子（那時我人還留着辮子），諸多虐待，惡言相向，最喜拳腳交加。我人背井離鄉，為求生活，逼得流落異鄉，含冤受屈。百餘年來，居美華僑可說受盡委屈，只得「淚向眼中乾」。美國人如此心腸，還配得稱「人」嗎？難怪我國人稱之為「鬼」。鬼沒有人性，只有「鬼氣」，對沒有人性、沒有血性的「人」，我們應稱他們為「鬼」！

美國人對待異國人的所謂「一律平等」，不過表面如此，骨子裏以自己為「高人一等」（黑人反種族歧視運動中早已提及此點），其實美國人不過烏「合」之眾，人家不歧視他們，他們倒歧視人家，表滑天下之大稽！

美國人蠻不講理，最愛「一竹竿打一船人」，不分皂白，歪曲事實，喜歡「監人食死貓」。凡與美國人接觸過的，當同意我這說法。

前些時，美國人含血噬人，說中國人是「最愛犯罪的民族」。美國人犯罪紀錄，舉世無雙；美國黑社會的兇殘，更「聞名宇宙」。不檢討自己，卻挑剔人家錯處，就是美國人的「特性」。美國人為非作歹，走私漏稅，殺人放火，謀財械劫，時有所聞，人所熟知。美國罪犯遍及全國，以芝加哥為大本營，其他大城市如紐約、波士頓、費城等都是罪犯「溫床」。他們「裝備」齊全，槍械、各種「道具」、武器、汽車等都派用場。做案後瞬即逃之夭夭；很多時案發後數小時內，罪犯已由美國東岸飛到西岸。中國人寄居美國，即使有少數不良份子犯了罪案，其嚴重程度有限（這些不良份子，因言語上的隔膜，只能向自己中國同胞下手，令人搖頭嘆息）正因中國人寄居這裏，即使是鷄毛小事，也被渲染為嚴重的事，此正顯出美國人的無恥與無聊。美國人用心，我們早已看透，不外想轉移世人目光，嫁禍我人。美國人「拿手好戲」，欲使我國人作代罪羔羊，其心可誅！

美國社會是畸形的，號稱「第一強國」、文明國家，但人們可任意購買槍械，是以美國罪案，冠絕全球。有了槍械，為非作歹者如虎添翼，視「人命如草芥」，難道這就是「文明」？

月前，釀酒廠工人罷工，四出向零售商遊說，使不售某些牌子的酒，以使他們僱主屈服，答應增加薪金。但是零售商也得生活，叫他們不賣貨物，那來飯吃？零售商不答應，罷工工人出言恐嚇，結果一些商店窗櫥被人用石頭擊破（我們也受到「禍害」，後來雖可獲保險公司賠償，卻無端增加很多麻煩），罷工工人是工會會員做，工會是合法組織，不會指使工人非法勾當，這全是美國人「獸性難馴」所致。

美國科學發達，但「人性」還停留在野蠻時代；所以說美國社會是畸形的。美國人沒有中國人的仁義胸懷，道德觀念，美國人不如中國人甚矣！

說的已多、已遠，番邦之人，還是不去說它，說了反而嘔氣，不如回筆談談我國人的事。

明朝有「神童」之譽的夏完淳詩句：「逢人莫訴流離事，何處桃源可避秦」。放眼世界，已無安樂土。南洋排華之風極熾，歐美人歧視遠東人更是「司空見慣」；不願包頭弄蛇未可在「可怕」一國[illegible]，[illegible]猶新，豈可與「蘿蔔頭」為伍……。總之，匿居海外不是辦法，海外都不是留人地。

我們不應只求避秦，應抗秦、滅秦。避秦不過是暫時性、過渡性；抗秦、滅秦才是清源固本、一勞永逸的作法。待推翻殘暴不仁的共產黨，我們才「回歸」錦繡河山懷抱，那時再暢遊西子湖吧！

正牌「左仔」竄改劇情
「人間地獄」指桑罵槐

編輯先生：

本人一向甚少執筆寫信，原因自感才疏學淺，恐怕寫來詞不達意，那時不知如何是好。

不過這次看到，一兵讀友在第三二二期發表一封對影視話劇團所演出的「人間地獄」，作大力抨擊的信後，覺得他還是罵得不夠。雖然對寫作不大曉得的我，也要起來向那些所謂什麼「話劇團」揭發一吓吧！

首先看看他們的成員吧！如「李亨」，他就是地地道道的問題人物，「粵語片」雄視本港時幾間著名左派公司如「中聯」、「新聯」、「華僑」、「光藝」甚至「鳳凰」、「長城」所出品的影片裏，都經常看到他。由於他並不是什麼主角身份故甚少人留意到，據我記憶，也曾參加過演出

，當時參加一同演出有：江漢、周聰、丁亮……等著名「左仔」，故此由他一手改編成的「人間地獄」作指桑罵槐式的手法也不爲奇。這部「人間地獄」也曾在無綫電視翡翠台作電視劇播出，當時該台尙未「變色」也。我記得劇名叫做「患難眞情」，全劇

現在的「人間地獄」內一段對白……「這時什麼時代、民國時代都有這種事……。」由此可見這位「李亨」實乃正牌「左仔」，只是他不露尾而已！再看同劇演出的一位藝員「良鳴」，他與「李亨」也是同一背景，他在這部「人間地獄」未公演前，曾返回

是醫治喉病。其實他原本生來就「沙喉」，這次返大陸是否醫治，眞是天曉得？故此近期「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向左轉並不簡單也，因內部實在潛伏甚多「統戰左口魚」。

讀者：吳福寧

（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留美學生忠告認同份子

要做這一代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兄：

接獲陳×的來信，知道你沒有收到我的回信相信是寄失了。

說到我這裏的生活，還算馬馬虎虎，不知不覺離開故鄉又三年了。如今放洋出外，方知外國原來如斯。從前人人只知美國科技發達，卻不知道這爲美國帶來更大的不幸，使美國步上古羅馬的後塵，人民崇尙暴力，如足球、棒球等等，皆是暴力的象徵。在這裏，人慾橫流，黑白不和，儘管外面是金壁輝煌，內裏卻是暗流洶湧，滿口仁義道德，心中卻是自私自利。明裏支持人家，背後又以銀彈政策分化人們國家的團結。前有台獨爲證，崇洋者可以休矣！

讀你的來信，知道你在大專裏攪其「回歸」「認同」，不向大陸靠攏，不接受台灣的「獨裁政治」和「資本主義」的活動，不禁使我莫名其妙。你以前是我的同志，亦是一九六七年共同進退的自由戰士之一，幹嗎來一個一百八十度轉向？

何謂「回歸」？既不喜歡中共，又不喜歡台灣，難道回歸美鈔發祥地華盛頓嗎？何謂「認同」，難道中國七億多八億人要人「認同」嗎？大家都是中國人，只是政治背景不同，要嗎就分出誰好誰不好，幹嗎攪出這麼多他媽的勞什子「回歸」和「認同」，來擾亂青年人的視聽？

台灣是萬萬不能太民主，更萬萬不能學美國。但它是一個可以明入明出的國家，好與不好自有公論。但有下列問題想問一問我們的朋友：

㈠台灣治安良好，舉世皆知。我在五千哩外，不時有外國人說台灣治安良好，何解？

㈡台灣能自製練習用的噴射機，於我來說是一項技術突破，是否台灣政府不濟事？

㈢自製直升機和十萬噸油船，又作何解釋？

㈣百分之十二點三的經濟成長率，又作何解釋？

㈤台灣極力保存中國文化，尊孔崇孟，兄友弟恭，是否應該支持？

㈥台灣人口激增，游資日增，又作何解釋？

㈦與福特公司商議建廠，與加拿大購買核子器材，是什麼的證明？

我們要做這一代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要嗎就刀斧加身也不怕，決不可虎頭蛇尾。蔣總統的肖像最惡劣時仍然是安安穩穩地掛在我的客廳中，我們不要怕人家攻擊，更不要怕人家嘲笑，寧可一夫當關，亦不可譁眾取寵。進言至此，當亦足矣。希望你莫負我所望，我們一度是同志，希望永遠也是。

祝快樂！

弟文浩上

（一九七四年元月二日）

冬行夏令 事屬多餘

人傑先生：

我感覺港府人才太低能，提早冬行夏令，以爲節省能源，其實是多耗一小時電力。婦孺皆知，冬夜長夏夜短，現在每天七時半天才發亮，斷不能要人摸黑做事。至下午不論什麼時間，非天黑不亮燈，此舉眞屬多餘！

秦弟上

毒素刊物要提防

工廠門前免費派送

萬人傑先生：

我是一名普通製衣工人，過去在大陸受毛共壓迫逃出來香港這塊自由天地，我對毛共簡直深惡痛絕！最近以來，每次放工步出工廠門口，即被幾個青年人包圍，硬將一份刋物塞在手中。當我回家細讀，發現內容盡是「毛共」，你所稱「小爬蟲」，針對香港當局施政，加以攻擊。更惡毒的是想挑起階級對立，乘機點火，煽動勞資糾紛，有意使香港變成毛共天下。我看過二期，現在把今天分發來一期隨函付上先生查閱，究竟這種煽動性刋物是何方神聖撐腰？先生如認爲必要反擊，請在萬人週刊加以發表，澄清一下，以免日久工人中毒，被其愚弄，製造勞資不協調，那我們共同的這艘救生艇，豈不是完蛋？

反共青年上

（十二月廿三日）

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佈告顯出

大陸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成中共嚴重社會問題

不張貼佈告

中共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於本年八月五日發出「不在街頭張貼」的佈告一種，宣佈判處該市強姦、詐騙下鄉女知識青年，嚴重破壞中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份子十八人，其中被判處死刑三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一人，無期徒刑四人，有期徒刑二十年及十五年各五人；人員成份包括共幹十二人，社員、工人各三人。具體情況如下：

一、共幹

㈠該市南郊區八里台公社大孫庄生產大隊保健站負責人兼醫生潘寶華，於一九七〇年九月和去年六月乘給下鄉女青年××等二人診病機會先後將彼等強姦，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㈡該市西郊區王穩庄公社小年庄大隊保健站醫生孫連宏，自一九七〇年以來利用職權進行要挾，先後將下鄉女青年××等三人強姦，並以「查病」為名對其中一人百般蹂躪摧殘，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㈢該市東郊區青草蛇公社寧明庄生產大隊治保主任兼園林負責人劉乃旺，一九七〇年至去年期間對下鄉女青年×××等二人多次進行猥褻強姦，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㈣該市南郊區五七公社海防大隊保管員吳寧生，自一九七一年以來以講黃色故事等手段腐蝕下鄉女青年×××，進而將其多次猥褻姦污，致使懷孕，判處無期徒刑。

㈤該市南郊成水沽公社東張庄大隊治保主任張德群，自一九七〇年以來即利用職權對下鄉女青年×××多次進行猥褻，去年七月利用政治要挾、恫嚇手段，將其騙至家中強行姦污，爾後復對其控制蹂躪，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㈥該市塘沽區忠心橋公社頭道溝大隊第四生產隊副隊長宋慶華，於一九七一年七月將下鄉女青年×××騙至家中住宿，藉機進行猥褻，並趁其熟睡之際將其強姦，爾後又以毒打、控制等手段長期予以蹂躪，企圖霸佔，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㈦該市北郊區霍庄子公社霍庄子生產大隊革委會副主任石國雲，自一九七一年以來即利用職權，以「認乾親」等手段拉攏引誘下鄉女青年×××。去年八月某日深夜，侵入該女青年房中進行威脅恫嚇，強行姦污，爾後又以威脅、控制等手段多次蹂躪，致使懷孕，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㈧該市南郊區白塘口公社上小汀大隊一小隊會計馬金生，自一九七〇年以來即對下鄉女青年×××灌輸淫亂思想進行腐蝕，去年將其姦污，懷孕後又為其墮胎，並百般控制，企圖長期姦污，致使其身心受到嚴重摧殘而投河自殺，獲救後指控歸案，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㈨該市南郊區小站公社頭道溝生產大隊負責人、區革委常委方繼三，本年初利用職權將下鄉女青年×××多次進行姦污，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㈩該市南郊區雙港公社南馬集大隊窯場負責人張世廣，利用職權拉攏引誘下鄉女青年×××，去年五月將其騙至偏僻處強姦，爾後又進行威脅控制，繼續姦污，懷孕後又為其墮胎，嚴重摧殘被害者身心健康，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布 告

本院于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依法判处了[illegible]下乡女青年犯[illegible]二十九名罪犯。现公布如下：

[illegible]

(十)該市東郊區軍糧城公社農藥廠和三村生產大隊負責人李振堂，去年以來利用職權對下鄉女青年×××灌輸淫亂思想，進行腐蝕調戲猥褻，去年四月乘其家中無人之際將其強姦，爾後又以控制手段多次姦汚，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十一)該市北郊朱塘庄公社張獻庄生產大隊第二生產隊副隊長王景起，去年以來利用職權對下鄉女青年×××進行猥褻，同年十二月竟在白天乘其在飼料庫工作機會將其強姦，爾後又以威脅控制手段多次姦汚，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二、社員

㈠該市北郊區南王卡公社心韓庄生產大隊社員崔葆鉉，一九六八年乘下鄉女青年×××熟睡之際將其強行姦汚，爾後又以威脅控制等手段長期姦汚，致使懷孕，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

㈡該市東郊區小東庄公社小東庄生產大隊社員劉長海，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以灌輸淫亂思想手段腐蝕下鄉女青年×××，並多次猥褻姦汚，判處無期徒刑。

㈢該市北郊區青光公社青光大隊社員王建成，去年九月將下鄉女青年×××多次進行姦汚，致使懷孕，被害人企圖自殺，被家長發現後指控歸案，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三、工人

㈠該市第十人民造紙廠工人劉青華，自一九七〇年以來尾隨下鄉女青年×××，並多次前往其住處百般誘騙猥褻，一九七一年六月將其強行姦汚，判處無期徒刑。

㈡該市木構件廠工人蘇鳳鳴，以給下鄉青年安排工作爲名進行詐騙，致使八名青年不安心在農村勞動，長期在該市等待「分配」，判處無期徒刑。

㈢該市新河船廠工人張紹鵬，趁女青年×××到工廠「學工」機會進行拉攏，企圖姦汚。一九六九年該女青年去東北某農場落戶，張某復百般阻撊，未能得逞，其後又於物質引誘、投寄淫穢信件等手段進行腐蝕。一九七一年該女青年回鄉探親即乘機將其姦汚，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此外最近福建莆田縣小學教師陳慶林育有三男二女，其中四人「文革」後即被下放農村，迄今無一人調返城市。陳某眼見被下放之共幹子女因「走後門」多已相繼調返城市另行安排工作，爲此曾連寄毛澤東信二封，惟無下文。今年再度致毛澤東信一封，託人携至「北京革委會」某委員轉交。該信內容除詳述上情外，並謂現家中僅有一女，愛人長期臥病，下放子女不但對家庭無所幫助，反賴家中寄錢過活。渠每月工資不足「人民幣」四十元，如此生活實無法忍受，迫得一再致函請求協助解決困難。

以上所舉，充分說明共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的嚴重性。共黨驅迫大陸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自

判处上列潘宝华等二十九名罪犯，业经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批准。

此　布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三年 月 日

（不在街头张贴）

啓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啓

始即招致他們的反抗。共黨爲緩和知識青年的反抗，過去幾年在執行技術上也曾作了若干改進，但未收到預期效果。去年五月以來，共黨即對「上山下鄉」工作的具體做法有所修正，這可用共黨中央頒發的修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照顧條例和關於抽調城市下放農村表現良好的知識青年參加工業生產問題兩個文件來加以說明。根據大陸情報，這兩個文件的內容大要如次：

一、修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照顧條例

㈠年在五十歲以上革幹、軍幹排行老大之子女給予照顧；

㈡獨生子不論出身成份給予照顧；

㈢患有慢性疾病之革幹、軍幹子女及不適宜參加勞動之知識青年給予照顧；

㈣家中已有二人下放，其餘成員給予照顧；

㈤其他經有關單位革委會同意的人給予照顧。

二、關於抽調城市下放農村表現良好的知識青年參加工業生產問題

㈠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業勞動兩年以上、思想進步、表現良好，經公社革委會同意，可抽調回城安排參加工業生產；

㈡患有慢性疾病，經醫生或有關部門證明不適宜參加農業勞動者，可申請調回城市安排參加工業生產；

㈢父母已屆退休年齡，所遺工作經所屬單位革委會同意由其子女接替者，其子女可申請調回城市接替父母職位；

㈣經有關單位證明家庭生活極端困難者，其下放子女可申請調返城市參加工業生產；

㈤男女一方爲照顧家庭，經革委會證明同意代爲安排工作，可申請調返城市參加工業生產。

前年八月七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題爲「進一步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的社論，除了強調「對那些迫害摧殘知識青年的階級敵人和犯罪份子，一定要狠狠打擊，依法懲辦」外，同時要求「注意從知識青年中培養幹部」，「要做到下鄉知識青年和當地社員同工同酬」，「關心他們的生活」，「在農活安排上要照顧女青年的生理特點」，其目的均在企圖藉此來防止「情勢的惡化」。但卻具體說明共黨對「上山下鄉」工作還要繼續推行下去，並不因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後備受摧殘迫害而予以中止。

大陸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後飽受折磨、歧視，我們在過去自大陸獲得很多這樣的情報，並根據這些情報先後作過系統的報導和分析。但是像這一次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佈告所透露的僅僅在天津一個地區即有如此眾多的下鄉女知識青年爲社、隊共幹所姦污凌辱，則是第一次。由此說明我們過去對共黨推行「上山下鄉」政策所產生的流弊以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所具有的嚴重性，還是估計不足。我們在過去曾經指出，上山下鄉政策的推行，雖然爲共黨帶來極大的困擾，但共黨在今後一個長時期內還是不得不把這個政策推行下去，因爲這是今天共黨所具備的經濟條件，它既不能爲廣大知識青年提供升學的機會。這樣，共黨就只有從推行技術和消除這一政策推行所帶來的流弊入手。共黨最近頒發的有關照顧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與將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調回城市參加工業生產的兩個文件，代表了前者；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將一些曾經姦污凌辱過下鄉女知識青的共幹判處重刑，代表了後者。但像天津那樣的大城市情況尚且如此，其他偏僻的鄉村和山區更是不問可知。由此我們判斷，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問題，在今天已經成爲大陸共區一個頭等重要的社會問題，共黨目前正盡其主觀上的最大努力尋求這一個問題的解決，但是能否收到多大效果，仍然是一大疑問。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敬和董壇主「雙十節」原玉

林杉

(一)

慷慨悲歌自有由，催人歲月苦難留。
半生馳騁軍前馬，廿載浮沉海上鷗。
每念同仇常按劍，誰貪香餌竟吞鈎？
天涯依舊過雙十，凝望旌旗又一秋！

(二)

老去何堪耐遠行，此身難卸仔肩輕。
關心家國愁無力，下筆詩文自有情。
此刻流亡餘淚涕，幾時歡樂事漁耕？
雖當國慶將何慶？寄語除兇快點兵！

欲問

馬天

皓魄接崢嶸，孤城塵滅明；
處身非鶴料，留夢等尊英；
劍氣蓋臣會，江聲烈士鳴；
相安應未得，因問聖朝征。

冬行

馬天

薄霧勻成雨，晨風陣陣推；
途窮多滯足，木落感遺材；
腐草垂經眼，蒼生觸處灰；
鄉關今日淚，哭質海爲杯。

春行

馬天

綠態凝山脊，風低身欲飛；
汪洋分海界，鹹淚簇魚磯；
絕域因情薄，關心祇蕨肥；
崎嶇何處路，進退失先機。

夜迹

馬天

野痕侵古道，斷樹轉年輪；
鑿月徒添恨，栽花空自春；
睡鄉無異夢，塗炭見均貧；
回味鵑啼老，歸心正惱人。

小將馬天之詩，用字險古，有唐人筆意，例如「栽花空自春」以及「歸心正惱人」，均屬佳句，前日詩友茶叙，談及萬社長轉來函件事，老將某公建議：「將該函交與馬天，代表詩壇，向妄發讕言者，施行討伐，比詩比文，任由選擇，不必壇主費心，即可將之征服」。座中某君曰：「馬天年事太輕，雖然能詩，但在本壇，不算高手，能否當此重任？應加考慮。」另一人曰：一年輕人，俗稱小鬼，征服此類糊塗小人物，用小鬼即可。小鬼教訓糊塗蟲。使用鬼打鬼辦法最妙，何必高手」？王先生曰：小詩人打小作家糊塗蟲，旗鼓相當，綽有餘裕，文言攻白話，等於拉枯摧朽，如同泰山壓頂，劏鷄使用刀牛也。意料馬天，必能勝任。

某君從旁曰：最好由鄭秀堂出馬，鄭詩十分犀利，用詩爲武器，捉他白字，以詩詠之，其人文化低淺。愚不安愚，不會作詩，無法招架，自必瞠目結舌，甘敗下風。下次不敢無端生事。知詩人之不可輕侮。況壇主素有修養，從不開罪文人。生辰詩話，是爲絕妙詩文。萬目共賞。此人淺薄爲心。獨懷謬見。作書侵犯。狂妄不恭。若不懲教。足使小人囂張。是非顛倒矣。

另一老將曰：以上辦法，均非善策，我有一法，更爲佳妙，他敢侵犯壇主，此人當是大才，未可小看，最好托言董壇主遊埠，由會議決定，同人等，仰慕高深，請其代理三兩期。詢出姓名住址，將各方寄來詩稿，派肥仔送去此人家中，請他斧正。吾人再各贈一詩，向之加以歌頌。教他騎虎難下。並請「代壇主」依韻賜和。果眞大才，學問高深，不必長期代理，立即「眞除」。如是水皮，則狐狸尾巴，立刻暴露，此項做法，既民主，又文雅，而又不現痕跡，不傷顏面，壇主不必參加，由吾人導演，看他笑話，豈不更妙。

老將言畢，大家拍掌叫好，詩人王君曰：「此種辦法。對無事生非，自尋麻煩之下，是唯一醫治處方。況函中有云：『意見橫梗於心』。橫梗日久必生重病，萬一不測，人命關天，請他代理壇主，等於爲他治病，除去其心中橫梗，自當感謝不盡，未知董壇主意見如何」？

余笑曰：辦法很好，但要與老萬商之，現在姓名地址不詳，雖有黃袍，無處加身，更當說明，是諸君之意，否則疑我小器，一信之微，斤斤計較，有失詩人之雅度也。

尚有一事，應當證明，函中對「夜觀天象」一[illegible]，殊不知[illegible]作大型天文望遠鏡，三個鏡頭，架高七尺，重數十斤。夜間觀測三垣，以爲天文學術研究，並有丁亦盦先生，協同觀測。丁先生曰，此事應請萬人傑先生，邀其同來，一覩該鏡，以明虛實，否則疑爲吹牛，少所見而多所怪也。余曰：「如肯前來，當備茶點招待，並贈以天文著作。決不提來信之事。」丁曰：「如不來，亦當由萬先生轉告知壇主之『夜觀天象』並非虛言。」最後決定，待與老萬商談，同意之想，開始表演。

棲冰衛膽廬詩草

詠史詩三十首以韵目先後爲序

刁俊民

陳平一東

持衡一笑秤天下，隱世椎埋氣自雄；
失怪橫刀還自宰，烹來功狗竟無功。

介之推二冬

乍看矯矯說從龍，豹隱偏偕母遯踪；
綿上旌田寧報德，年年寒食暗塵封。

韓信三江

淮陰國士本無雙，滅項興劉邁鼎扛；
遺恨弓藏鳥飛盡，猖猖豈待蒯通嚨。

伯夷叔齊四支

視死如歸百不辭，首陽采蕨忍枵飢；
憐其徒叩周前馬，一寸臣心付與誰。

楊貴妃五微

回頭一笑艷環肥，月想花容雲想衣；
倘識君王終薄倖，早偕雞鶩共于飛。

張良六魚

博浪沙徒中副車，椎秦有策計何疏；
豈知進履圯橋後，辟穀猶傳黃石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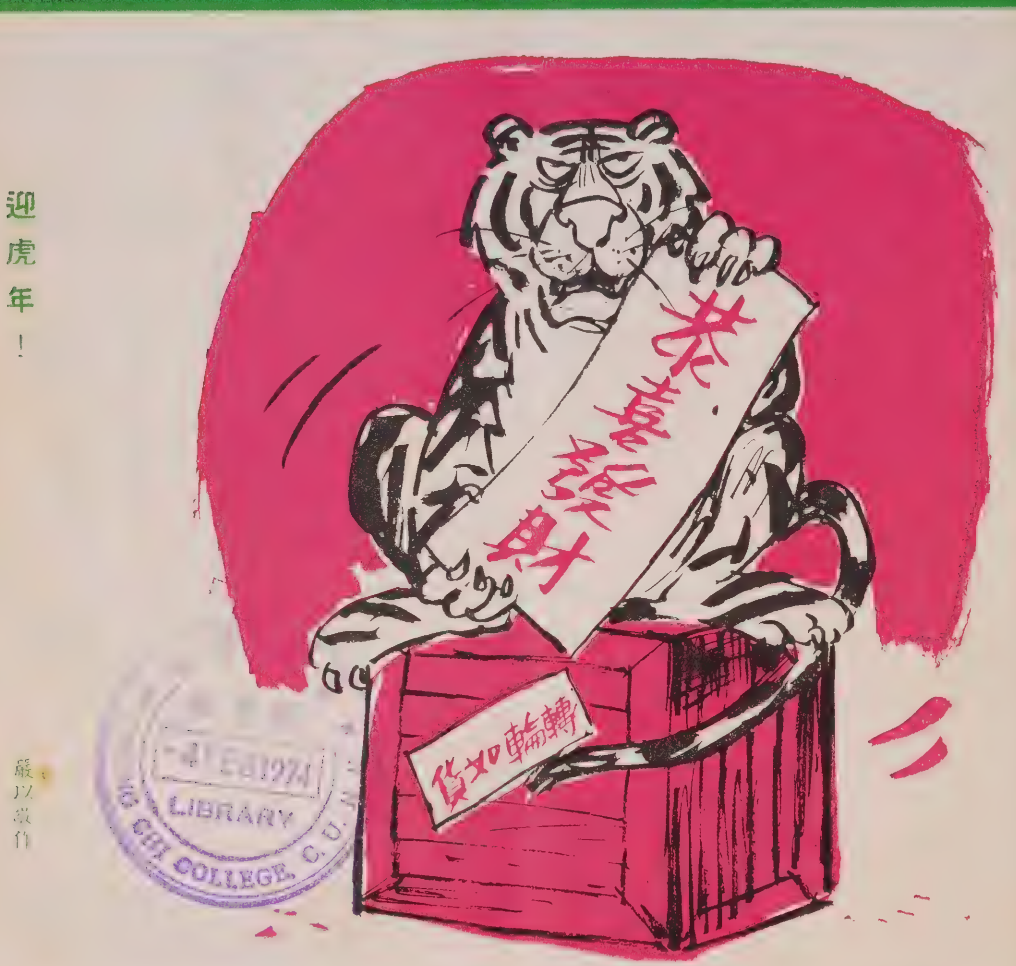
癸丑冬至

李劍平

潛龍不動入冬眠，歲月消磨又一年；
魔鬼瘋狂爭吸血，生民憔悴慘呼天；
屠夫有肉肥於豕，耕者無糧淚滿田；
狐鼠穿墉傾社稷，黃陵冷落鎖寒烟。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二七期 新30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二七期(新30)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二七期(新30)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一月卅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為逃港難胞慶幸

日本投降後到中共竊據中國大陸前那幾年中，香港只有五十萬左右的人口，但二十五年來由於大陸難胞不斷湧進香港，致使香港這個地方的人口增加到三四百萬，商業旺盛高樓櫛比，可以說：香港近年在各方面的長足進展是與中國難胞分不開的。當然香港也具有先天的條件，那就是有自由。

基本上說，香港市民中的絕大多數是來自大陸的難胞，有的人已經身家百萬以至千萬，但回溯到二十五年前，可能他還是「光桿」一條。因爲在自由社會，只要自己肯幹，卽或沒有大發達，起碼生活不會有問題，這就是自由的可貴，無論是動腦筋、賣氣力，人人機會均等。

香港難胞多數是九死一生，僥倖逃出大陸才算保住了生命。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中共封鎖邊境，旋卽公佈「鎭壓反革命條例」，在大陸上實行全面逮捕和屠殺。當時由摩星嶺而遷調景嶺的難胞，都是在中共還在口喊「寬大」期間逃出的。以後這些年來，每年都有大批人由大陸逃出來，特別是一九六二年大陸出現逃亡潮時，逃出的更多。他們有的由山路有的是泅水，到了香港獲得了自由，並在此「安家落戶」。

然在去（一九七三）年，很多人是獲得中共批准公開出境的。據報載：去年前十個月中，中共允許離境進入香港的，總數超過四萬六千人，最後兩個月，平均每天四百至六百人進入香港。大陸難胞獲中共批准離境者，一九七一年有二千七百六十八人，一九七二年爲二萬零二百六十二名，而去年竟遽增至七萬多人。我們爲這些重覩天日，獲得自由的難胞慶幸，但更希望這些難胞珍惜已經得到的自由，好自爲之，在事業和前途上力求發展，千萬不要仍有「失去的就是好的」的錯覺，對大陸仍保持那種見不得人的鬼關係，不然必有後悔不及的一天。

中共公開放出來的人，不少是當年在中共「回祖國參加建設」的口號下爲了「愛國」而進入虎口的。當時是何等「意氣風發」？儘管有親人阻止，或者有瞭解中共實情的人的勸阻，然他們都當成是「成見」或「反動」，死心塌地地回到「祖國」去了。「祖國」對他們到底怎麼樣？他們比任何人都明白，不然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方設法申請離境。聽說，這些人由廣州經過時，中共還發了一筆「生活費」，大人港幣七百，兒童三百。而冒着生命危險偷渡出來的則完全不同。他們幾經辛苦，避開了邊境共軍的槍彈和軍犬的血口以及凍死，溺死和鯊魚的吞噬，九死一生逃抵香港。可是，自己脫出了鐵幕，如果家裏還有人問題並沒有完。據一月十三日本港「明報」報導：「廣東地方當局現正採取新政策，對付逃港難民的鄉間家屬。根據該項新政策，凡在中國大陸的人民，如有家屬逃港者，都要繳納『逃港費』，作爲其家屬逃港的代價」。據稱：此項「逃港費」一律繳納「並無例外。若不繳納，則由公社生產隊計算入工分扣除，如工分不足抵扣，便作超支，不准領取口糧，並要追討」。

同樣是難胞，中共批准放出者給「生活費」，就心他們到港後在生活上發生困難。而偷渡出來的人，家屬卻要繳納「逃港費」，這說明這兩類難胞在中共眼中實有天壤之別。據一月十三日本港一些報紙刊登的「民力社特稿」稱：中共「企圖藉放寬華僑出境，藉以改變華僑對中共的觀感，以收統戰之效。同時，獲准出境的尙不乏共產黨員與共幹，企圖向海外進行滲透」。我們相信，中共批准出境並發「生活費」的人中以「悔僑」（當年回去「參加建設」，後來發覺中共事事與宣傳不符而後悔的華僑）爲多，但不可否認，其中必有負有政治任務的共特混在其中。奉勸這些人，千萬不要一錯再錯，自己拍拍良心多想想，再看看劉少奇、林彪等大半生「革命」的悲慘下場，就可以知道自己執迷不悟的後果了。

共特到底是少數，絕對多數是反共的難胞。不過，有些人在大陸那種「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的奸詐而陰毒的環境中「混」久了，到香港對人對事還是那一套。這不行啊！希望珍惜自由，善爲利用自由環境，努力奮鬭，老天是不負苦心人的。不然，天永遠不會掉下麵包和金錢。

新聞以外

被目為神秘人物・畢生充滿傳奇性

今日台灣是蔣經國時代！

老萬讀過不少有關蔣經國平日言行的文章，但從未讀過一篇這麼坦誠、容觀而眞實的紀載。也許有些傍友會認爲這是對蔣經國院長不敬；但我們要讓讀者知道一位「眞實」的蔣院長，因此老萬讓出篇幅，轉載了這篇老萬認爲很有價値的文章，讓我們「萬人」讀者共享，而老萬也可藉此偷懶一期。

蔣經國的時代

說到今日台灣，誰都會馬上聯想起一個人——蔣經國。本來他這人是富於傳奇性的，既是蔣總統的兒子，且在蘇聯革命的鐵流中長大，在贛南時代，已有「蔣青天」之號。他那樣戲劇化的行徑，眞也驚世駭俗，一身繫全國之視聽。後來被派在上海管制經濟，雖失敗了，但他以武松打虎的英雄姿態，也演來如火如荼，有聲有色。直到今天，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蔣經國的權力地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確實非常特殊的凸出。

最近，在日本新聞記者筆下，乾脆卽以「蔣經國的台灣」作爲標題，而且指出：蔣經國並非由蔣介石手中原封未動的接掌了台灣，蔣經國所幹的，說出來出人意外，竟是對他老子過去二十八年來的政治局面進行了一項挑戰。

這是眞的嗎？日本人的看法，較爲客觀，當然也不免偏差，但一句「這是蔣經國的時代了」，我們就不得不承認。無論如何，蔣經國這傢伙，你贊成他也好，反對他也好，他正在面受着歷史的考驗，且與今後台灣的命運不可分了。

比士多店老板還殷勤

蔣經國是一個胖胖的個子，面貌不如老蔣英俊，但長得很厚實，一付誠懇親切的表情，就像你在小士多店看到老板那樣子。說一口浙江奉化官話，還算清楚而有條理。說實話，在他本人身上倒看不出一絲官氣，更想不到他是什麼鐵面鐵腕的人物，有人想像他是「戲台上小霸王的身份」，或是「蘇聯作風加上中國彭公案派頭」，這無非是「霧裏看花，模糊不清」的推測而已。

筆者以雲遊之身，跟蔣經國直接打過交道，印象中的蔣經國，其待人態度，比士多老板的招呼更來得殷勤週到。試舉兩例：一、筆者在他辦公室忽然想吐一口痰，蔣經國忙奉上了痰盂。二、筆者在旅館洗澡完畢，披衣而出，坐在沙發中鵠候已久的竟是蔣經國。

但怎麼也想不到這人果眞有他一手的。一別多年，而今他正須刮目相看了。今年夏，他逮捕了行政院人事局長王正誼，王跟蔣經國乃表兄弟，爲了貪污判無期徒刑，「大義滅親」，不愧鐵腕。

歲寒松柏

一般人對蔣經國，多少也有些誤解。例如有一個朋友，在香港印過一本書，上面居然寫着：「一旦解放軍進攻台灣，第一個扯了五星旗歡迎的就是蔣經國！」這就未免絕對荒謬離譜的說法。因爲他根本不認識蔣經國，對他的思想言論行爲茫然一無所知之故。

說來蔣老總統，確實早已有傳子之意，只是逐漸地培養成熟之，父子之間，感情實在不錯。有年，筆者撰文批評蔣總統，承他老人家不恥下問，堅邀見了面，他一看我還是一個老頭小伙子，（至少在他眼中如此看法），再三叮囑道：「請與經國多談談，你把什麼都可以老實告訴他！」

後來蔣經國親筆寫了「歲寒松柏」四字以贈，並且送上他的大作：「我的父親」。

這本書，當然經過秘書的手筆修潤過，但仍不難看出他一腔孝順心情。大陸失去以後，台灣的局勢，比抗戰、比勘亂時來得更艱困，他是唯一感受總統府中氣溫的人，有時看到白髮慈父，宵旰勞瘁，但覺分勞無術，只能打脫牙齒和血吞。

父子都能盡孝

蔣經國在書中記述他的父親的話，也無異乎就是他的白白：

「冬天飲寒水，雪夜渡斷橋。」

「忍性吞氣，茹苦飲痛，耐寒掃雪，冒熱滅火，砥節勵行，復仇滌恥，矢志自立，誰能侮我？」

這是老蔣私下常說的心坎話，蔣經國也自深能體會之。蔣總統在五十歲時，寫過一篇「報國與思親」。內有一段說：「口體之養，世俗之譽，非所以盡孝，男兒惟以身許國，乃爲無忝於所生。」平日蔣經國對他的父親亦然。他沒有像世俗的孝子那樣，對老人單是獻些人參銀耳之類而已。

因此，蔣經國因盡孝而終於出任行政院長，掌握台灣大權，不久父親就病倒了，於是他以「新人新政」的姿態，放手大幹起來。在此，還是把日本人「蔣經國的台灣」中警句摘出，因爲比較客觀些：

「台灣現有居民一四五〇萬人。此中八分一爲外省人，其餘爲本省人，這裏面壓倒的多數認爲，蔣經國是把眼光放在台灣的第一個有權力的人。過去國民黨對台灣的基本姿勢是，把台灣做爲『反攻大陸基地的台灣』，但，蔣經國的新政府則採取了相反的姿勢，他們認爲唯有把台灣這個地方強大起來，才能聯結上『反攻大陸』這個方向……」。

冰天雪地十四年

人所共知，蔣經國是在蘇聯長大的，他十四歲卽奉父命留俄，直到二十八歲才返祖國，其間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中，居然打滾了十四年之久，結果他究竟獲得了些什麼呢？那無非「餓其肌膚，苦其心志」，練就了一身銅筋鐵骨，健旺的體魄，與夫有東方女子賢良型名叫蔣方良的一位俄國老婆而已。

說來經國也幾乎一度成爲政治的犧牲品。他去俄後，剛值國共分家，中蘇關係惡化之際，陰鷙的史太林，似有意把這位中國「太子」留作人質。並驅之過着非人生活，有一時期就流放在嚴寒的西伯利亞，在火車站上當一名苦力，白天嚼着黑麵包和冰冷的自來水，四年多沒有碰過肥皂，只在細沙中磨擦。晚上裹一條薄氈，便睡在泥土上，幾乎凍死了他。因此，至今經國還保留這一項習慣，他隨時隨地可以蹲下身睡覺，例如在金門前線，時常跟大夥兒士兵臥在一起，確實他比一般軍人還吃得苦。

經國在蘇聯，是身歷那場天翻地覆的革命餘波，一如電影中所看到的「齊瓦哥醫生」。這時，百孔千瘡的蘇聯實在也窮得要命，人命更賤如螻蟻，誰也已非金枝玉葉之流，一律非挨餓受凍不可。一九二五年，他入孫逸仙大學受的是政治教育。一九二七年後，他又參加了紅軍，受了三年多的軍事教育。一九三一年後，他做過苦力，除在火車站打工外，也曾在伏爾加河上當過船伕，而後又在鐵工廠中當技術員，到了一九三六年，居然升爲報館主筆，他也曾一度爬格子混飯吃呢。

翩然回到祖國

史太林這傢伙，可說是最狡猾的政治魔術家，他把蔣經國當作一着棋子的用途，當蘆溝橋砲聲一響，中蘇關係就轉爲友好，軍事上彼此互助。這時候蔣委員長突接他兒子蔣經國到達赤塔的電訊，也驚喜欲狂，這位遠處異國，久無音訊的遊子，翩然回到了祖國，人倒長得結結實實，依然一口寧波腔，但西瓜大的中國字識不滿半擔。不久去到奉化故鄉，在漢口雪竇寺旁，才重新讀起中國書來，這情形，有如鳳凰之涅槃重生了。

而今，蔣經國讀過中國古書也不少，平時有暇，也還懂得手執一卷爲樂。他的毛筆字最初寫得很蹩腳，等於小兒塗鴉，近年似見進步了些。最妙的他也學會了中國畫，一手墨竹倒也寫得挺拔有致。看來此人身上畢竟流的是中國血液。

更妙的是，他帶回來的俄國太太蔣方良，平常既作中國打扮，喜歡穿旗袍，並會燒一手寧波菜，會說寧波腔的國語，而且會得上舞台彩排呢。

悲劇性格的人物？

據說，蔣經國是帶些「哈姆雷特」型的人物，他是熱情的，卻又是冷酷的；他是剛毅有決心的，卻又是猶疑不決的；他有開朗的黎明氣息，卻又具憂鬱的黃昏情調。因此，曹聚仁形容他是一個悲劇性格的人物，對不對呢？

蔣經國的演說，據說「比老頭子不知高明得多少倍」。他那些演講稿，看起來也頗平凡，但一到了他的舌尖，就會覺得有了煽動性。他那寧波口音的演講，懂得明白通俗的訣竅。結果就憑這一套，蔣經國果然首先在贛南打開了新的局面。而後又去重慶搞「青年團」。以後再去上海「打虎」。一直播遷到台灣，一手弄好了退除役士兵輔導工作，便出任國防部長，以至今日的行政院長，那就是說，憑他一張嘴巴，一股蠻勁，也夠得上搞政治的本錢了。

傳奇故事多籮籮

當年的贛南地，是充滿了一片烏烟瘴氣，封建勢力生得根深蒂固的地區。但蔣經國一到，儼然手執上方寶劍，敢作敢爲，誰也不敢亂來。他的衙門整天堂堂開，讓老百姓來直接申訴，不多幾天，便雷厲風行，簡直鐵面無私。

傳說蔣經國有一晚，親自挑了一付雲吞擔，半夜送去某宅，才破了一場賭局，並把一些體面人捉了起來。這事說得活靈活現，其實並無其事。但當地一個大土豪劉甲第，確是被太子吃去了，一個富戶的獨養子，爲吸食鴉片而被判刑槍決。最狼狽的是兩位貴太太，都因聚賭而被判在公園罰跪三天，還要從事拔草掃街的勞動一番。

有次，中國銀行的經理，在內室打牌，門口就有武裝的守衛，第二天紀念週上，蔣經國就公開宣佈：今後凡替賭家守衛的士兵，知情不報，一律槍斃。大家知道他是說得出做得出的，賭風果然就此肅清。

正因爲蔣經國這類故事太多了，人們便都視之如神如聖。當時在贛南，就有一個歹徒，居然假冒蔣經國，在鄉間招搖撞騙。這個「假李逵」被捕了，蔣經國親自審訊他，判了五年徒刑。後來「假李逵」以家有八十老母懇求緩刑，小蔣又富人情味的釋放了他。

蔣經國親口告訴筆者一個笑話：有天他在戲院門口徘徊，就有一位「黃牛」向他拍背說：「票子要否？」他一回頭，「黃牛」見了是蔣經國，嚇得發抖。經國卻笑說：「朋友，你生了眼睛沒有？」

像這樣的「小蔣」，看來又不似深於世故，卻像大孩子般的頑皮天眞。

經濟上吃了敗仗

大陸變色，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浩劫。而在這暴風雨前夕，還鬧過一次幣制改革，當時像煞有介事，發行了金圓券，結果幣值卻一瀉千里，先在經濟上吃了一個大大的敗仗！

蔣經國臨危受命，出來擔任東南區經濟特派員，不錯，他從來不貪污，又不畏權貴，因此最初人們也未嘗不寄以幻想。其奈「狂瀾既倒，隻手難挽，大廈將傾，一木難支」，這齣獨腳戲可演得吃力不討好，反而使他本人的聲望也從此降低了。

當時，蔣經國以武松打虎的姿態，追捕徐繼莊、杜維屏，槍斃戚再玉，又槍斃王孝和……一連串的帶頭政策，可挽回不了經濟上馬奇諾線的崩潰。道高一尺，魔高更一丈。據說這個打虎英雄，目擊頹勢難以挽回，竟急得在辦公室哀哀痛哭了一個通宵。

本來，年少氣盛的蔣經國，也有點不信邪，偏要在染缸裏淘出清水來。他不知道他長輩伯伯叔叔，早已爛汚拆盡，什麼都積重難返，他卻脫上了一件濕布衫，而代人受過了。本來他在新贛南造成的政治聲望，至此也被冲洗得一乾二淨。他放下經濟特派員職位之後，天天喝酒，喝得大醉，自己也不知怎樣才好。

了解小蔣何難？

其後，即從復興島而轉到了台灣，那時吳稚暉也仍健在，蔣經國去拜訪他老人家，並把個人處境詳告。吳稚老教訓他道：「一個沒有被人打擊過的人，是不會成人的。」「榮華富貴，都是空的，但一個人要站在五百年一千年的歷史秤盤上看看自己。」於是，經國也開始重新發奮讀書、他讀到「菜根譚」的一節：

「夜深人靜獨坐觀心，始覺妄窮而眞獨露」，每於此中得大機趣，旣覺眞現而妄難逃，又於此中得大慚恧！

不久他奉命爲國防部政治部主任，而那位「草山老人」已開始有意培養他爲繼承人。這時的蔣經國，觸盡了霉頭後，人相當顯得謙虛。住在台北市和平東路一個又低又小的日本住宅裏，他請香港文化界人士吃飯的時候，伸起手就摸到了天花板，其侷促可知。那天，剛巧是美國大使館被群衆砸爛，而一般謠傳可能是小蔣主使云云。記得座上魏景蒙就開玩笑地手指蔣經國道：「喂，是不是你主使的？從實招來！」蔣經國不禁做了一個鬼臉，哈哈大笑。

曹聚仁常說：「要了解蔣經國或許比讀一部書還難些。」其實，此人有其持重也有其明朗的一面。只要你不做他的奴才，對他一無所求，那又何難？

風流軼事

一般人提起蔣經國，也常喜歡談起他平生的風流軼事，但同時輒以此而詬病之。其實，自古英雄好色，凡人都免不了有其弱點。例如曹聚仁，看上去土頭土腦，像個肉舖司務，但他老人家晚年，常去小舞廳跳手指舞，卻是毋容諱言的事實。至於蔣經國，外型雖相當樸實，看上去像個土多老板，但究竟是個「太子」之身，又兼生就一付結實的體魄，看來不但英雄愛美人，而美人也愛英雄。照一般傳說，那些嬰嬰宛宛之流，就未免有些崇拜英雄的狂熱而已。

在曹聚仁的筆下，就引用過希臘神話，說有一個勇士，阿契理司，他渾身銅筋鐵骨，刀槍不入，他唯一的弱點就是他的後跟，從腳跟刺進去，才可以制他的死命的。因此老曹直指小蔣，「他年富力強，喜歡女人……」。並談起當年有一位淪落贛州的某小姐，曾任新贛南報外勤記者。她一雙眼睛，卻也一顧傾城。老曹看過她綵排彩樓配，扮相不錯。有天晚上，大家宴請專員，喝醉了，留下她和他兩個人。……最後竟是一對雙胞胎，但她就這麼含着笑瞑目而逝了。這段古想必有來歷，恐不至爲老曹全部扯謊，但這對「雙胞胎」的下落，卻令人未免懷念得很。

無疑地，一個精力充沛的男人，總是被女人所傾心纏住的。有些平劇皇后、電影明星，也往往不免於英雄崇拜。有次我跟曹聚仁開玩笑：「你別埋怨你生得不夠靚，如其你一旦獲得了小蔣的權力地位後，恐怕你的羅曼史還要十倍於他呢。」

只有一條「太子道」

「收拾絲竹入中年」，蔣經國自從出任國防部長，一直跳上行政院長座位之後，他政務叢繁，日理萬機，已無暇顧及於此，這些粉白黛綠，再也引不起他的興趣了。尤其自從他的父親病倒以後，整個台灣事無大小，非壓在他這一個人的頭頂上不可了。

今日的台灣，已沒有什麼CC系、政學系，國民黨不再搞派系糾紛。事實上，也只有這麼一條「太子道」而已。據說，蔣經國的性格似乎最神秘難測，至少他有兩種不同的靈魂。他雖已六十四五歲了，但還存在年青的熱情，有時豪氣凌雲，使人感到其親近。但他又那麼深沉冷靜，有時不出一聲，卻出其不意地來個生殺予奪之權。

有一晚，各高級人員歡宴他，他談笑風生，氣氛十分輕鬆。忽然他手掏出一張紙，當場又正經地說：

「現在宣佈：某某免去本職，聽後任用。派某某爲某職，尅日到差……。」於是恍如晴天霹靂一響，平日一向樹恩樹德的他，似乎也還有如此樹威的一手！

風雨中的寧靜

命運旣已安排了小蔣必須作爲老蔣的繼承人，但究竟他今後在歷史上將是爲功？爲罪？此刻尙難定論。像曹聚仁寫過的「蔣經國論」，其中不乏第一手資料，但老曹本身根本不懂什麼政治，所發議論，純屬書生之見，並未曾搔到什麼癢處。

確實，蔣經國沒有他筆下那麼了不起，也沒有他預料那麼的糟。這些年來，畢竟歷盡滄桑，受盡磨練了，至少，近年蔣經國在台灣的表現，顯得其政治火候，比前逐漸成熟些。例如他自己也深感需要走上「法治」而非「人治」的政軌，而高喊「制度化」起來，最近又能撰「風雨中的寧靜」一文，其扉頁有云：

「有兩個畫家相約各繪一幅畫，表現「寧靜」之意。第一個畫家畫下一個大湖，風靜浪平，湖面如鏡。第二個畫家畫下一大瀑布，旁邊有一棵小灌木的枝子彎在水中，樹的頂端分枝上，擱着一隻知更鳥。第一幅畫盡是停滯，第二幅畫才是寧靜，我們的生活無時無刻不是在患難和危險之中，可是對有信心的人，在生活裏面卻有極端的安寧。」

這大概就是蔣經國處境的自況，你看描繪得多麼有詩情、有畫意，足見他這人方寸之中尙具些幽默感。

刮目相看

一個人的氣質，確是會變化的，以前那位副總統陳誠，本來是日常暴跳如雷的軍人，後來隔了十年再見，竟一變而爲文質彬彬，言語可親的老政治家了。相信近年來的蔣經國，也該與日俱進，更令人刮目相看了罷。

今日台灣，論農村經濟繁榮，實實在在，大陸再過三五十年也將瞠乎不及，只是若干「非常時期」的措施，仍須繼續改善。該明瞭「反虜之道，事事與虜相反」，要作政治競賽，絕對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來反共，因此，海外人士所期待於台灣的，還是盡量放寬民主尺度，別再關了門作「小朝廷」之夢。它應該是大陸與海外一個充滿了希望的燈塔，「示天下以大公」才好。

虎年談虎

吳文迪

牛年既盡，虎年又至。猛虎伺候於側，寧不使人談虎而色變？想那十二支干，逢歲而易：或而「飛龍在天」，或而「猛虎出洞」；或是黠鼠而猖獗，或則雄鷄而唱白。總之是「世界輪流轉」，如四時之變更，若地球之轉動。彷似「團團轉，菊花園」；又像「三水佬睇走馬燈」，陸續而來。今者欣逢虎年，且來談談老虎，「斯亦不足以畏也」，何況是紙上談「虎」而已。

夫老虎之爲物，斑額吊睛，長相確具威嚴；利爪尖牙，難掩兇惡之貌。氣吞牛斗，一吼而山河撼動；不怒而威，百獸皆俯首稱臣。其實老虎者，未必盡皆兇殘，「虎」不可以貌相。一些人比虎還要兇惡得多！他們或而張牙舞爪，窮兇極惡；或而擇人而噬，殘民自肥。人既如此，又豈可以「惡」字加諸老虎身上，移禍於虎、降罪於虎乎？

人之初，性本善；虎之初，其性也應是善的。因爲不論人也好，虎也好，既不懂事，正是「混混噩噩」，那裏知道虎爲惡？虎之所以兇惡，之所以「獸性難馴」，是因爲虎漸漸長大而染到「惡」的習性。所謂「虎父無犬子」，皆因虎父母不欲其子爲犬，故教導其子爲虎，知其爲「虎」的。有人會把初生的小虎帶回家裏，一如家禽般飼養，結果虎長大後，其馴如貓，可知虎的本性是善的。

至於虎何以後來會變得「兇」，變得「惡」，則又牽涉到「生存」問題。虎的肚子既鬧「反飢餓運動」，虎自然「飢不擇食」，見到蛇鼠走獸固然撲而食之；見到了人也蠢蠢欲動，似阿Q的怒目而視，估量着敵「人」的實力，伺機而撲。又如我們「磨刀霍霍向牛羊」一樣，難不成我們都是「惡人」麼？除非是做和尚，否則難免「食肉者鄙」。虎與人之差別，在於老虎沒有「虎和尚」，否則虎當被稱爲「善虎」而非「惡虎」了。

據古人云：造物者最是公平不過的。禽獸中有爪牙的便沒有頭角，有頭角的便沒有翅膀。各具本能，如此萬物才能生存，否則弱肉強食，較爲弱小的動物便有絕種之虞。比如飛鳥雖不敵猛虎，卻可憑翅膀而高飛遠颺，逃之夭夭。魚蝦雖小，卻有潛泳之能；虎豹雖兇，幸無登天之力。水滸傳裏雖有個「插翅虎」，當屬「怪獸」一類也。（水滸傳裏的「插翅虎」乃雷橫綽號，說成「怪獸」者，是筆者「胡說八道」而已。）

記得幼時玩過一種遊戲，乃是用許多小紙片，上寫人、虎、刀、鷄、蟲等字，一如玩棋一般。玩的時候可以單出，也可以雙出。規則爲：虎食人，人拿刀，刀殺鷄，鷄啄蟲，蟲蛀虎腳甲。也就是：人不敵於虎，虎爲蟲所敗，雄鷄當然勝過毛蟲，刀卻可以斬鷄，人自然能制刀了。如此循環不息，一若「包剪鎚」般，有相生相尅之意。一物治一物，亦頗含道理。

虎雖猛，卻爲蟲所敗。人爲虎食，則似乎有些「牽強」。虎若遇上了武松，被「食」的就是虎了。武都頭的棒子，棒風呼呼，向猛虎迎頭痛擊，猛虎亦束手而被擒。至於孔子說的「苛政猛於虎」，我們也可如武都頭般，把「苛政」打得粉碎的，「事在人爲」耳。設若棒子不成，「槍桿子」總可以吧。

「宋人小說」內載一牛與虎鬬的故事，甚有意義，特錄之：「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犂而臥。乳虎翳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拉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未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爲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犇，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牛救了人，而人卻不知，結果牛反而遭解體命運，是爲「牛冤」。故云：「觀可以見夫天下之大，甚於悍虎。忠臣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情，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寢。」以此喻「矇查查」之輩，亦云宜也。

「宋人小說」內又載有「虎威」一段，云：「虎有威，如一字，長三寸許，在其脇兩傍皮下。取得佩之，臨官而能威衆。無官佩之，無憎疾者。」則祗可作爲「姑妄聽之」而已。又載：「凡虎視只以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藉之處，須至月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入地而成。珀琥之稱用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剔蛀牙，無復疼痛。凡虎食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頃有一村夫入市，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躍崖而斃，此事皆聞之李次口者。」雖說是「小說家言，未足憑信」，然亦未必全是虛構或杜撰，自當有所根據的。

至談到虎之於人類，虎食人之事固然有之，人殺虎之事卻更爲屢見。況虎雖猛，也有被犬欺的時候。虎多無意而食人，人卻多有心而殺虎。虎既未怨人之狠毒，人亦莫稱虎之兇惡也。且不去說那虎惡人兇；但祗願，「虎年」不是「苦年」，是亦所厚望矣。

中共「批孔運動」的

中共在其「十大」前後掀起的「批孔運動」，正結合其所謂「尊法」「揚秦」及「批林整風運動」，在大陸各地強力進行，並開始從香港對海外推展。中共基本上是一貫的否定我國固有文化傳統，更是多次反對孔子的思想行爲；但它這一次如此強烈的「批孔運動」，則有其深遠的用意與更多的現實作用，對敵、我、及海外華人與國際人士，均將有或多或少的影響；亟應加以注意，並予以防止破除；同時，也授我以很多的反擊的題材和機會，正好乘此機會從各方面予以徹底的打擊。

一、過去共黨有關孔子評價問題的爭論

(一)毛澤東早期的騙人口號

毛澤東早期爲了對知識份子進行「統戰」，曾就孔子問題提出過一些騙人的口號。例如一九三八年共黨六屆六中全會作報告時曾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澤東發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時說：「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刪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在共黨「七大」作政治報告時說：「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

(二)中共政權建立初期共黨對孔子的評價

中共政權建立初期，大陸學術界在對孔子的評價時，基本上按照着毛澤東的說法，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的五段分法(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公式去進行討論的。所以大陸的一些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對孔子的學說，雖有批判和否定，但大體上是肯定孔子的偉大及其價值，舉個典型的例子，如范文瀾在他所著的「中國通史簡編」中說：「中國封建時代已經過去了，當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過去了，但孔子對古代文化的偉大貢獻和他在歷史上的崇高地位，並未失去。因爲他訂六經，保守了三代舊典；因爲他創造儒學，形成了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化核心；他的學說的某些部分表現漢民族在文化特點上的某些精神形態；他的學說也影響了中國境內外非漢族的各族在漢族與各族間，起着精神聯繫作用。孔子基本上是一個大教育家，他一生在學習、在思想、在溫故知新、在誨人不倦。……至於他那種豐富的學說，『把它分解爲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洩出糟粕，吸收精華』，對我們是有益的他給中國人民留下一件珍貴的文化遺產，中國人民必須珍重一份遺產」。此外如郭沫若、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守素)等附共文人也有相似的評價(如侯、趙、杜合著「中國思想通史」、郭著「十批判書」中的「孔墨的批判」等書)。

在當時，全面否定孔子的只有楊榮國、關鋒、杜聿時等少數幾個人。但他們在大陸學術界並無地位，不被那些有名氣的人物重視，當然他們的主張。也未能形成主流。甚至他們幾人，後來在大家圍攻，無言以辯的情況下，也不得不承認「孔子思想中有某些進步部份」，但仍未放棄其否定立場，只是說：「枝節問題上即使有可取之處，瑜不能掩瑕，缺點是主要的。」

由當時的共黨組織的較大規模的討論孔子問題的集會，在「文革」前曾經有過三次，即一九五七年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和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兩次在濟南召開的「孔子討論會」，對孔子當時的時代背景，他的階級立場，他的哲學和政治思想等，進行了全面的討論。這幾次集會還稍有學術討論的氣息，但是既沒有人敢離開所謂「無產階級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也沒有人敢超越毛澤東所提出的原則。

(三)全面「批孔運動」的遠因

但是，誰也不曉得，這是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後，毛澤東的又一次引蛇出洞的「陽謀」。甚至連當時領導此一討論的陸定一(當時共黨中央宣傳部長)和周揚(當時國務院文化部長)，也不曉得毛澤東是在觀察氣候。現在我們明白毛澤東早年提出「批判的接受」孔子思想，只是根據共黨「統一戰線」的陰謀，爲了應付的環境，欺騙當時的知識份子，他根本就不想對孔子進行公正的歷史評價。儘管他口裏講什麼「批判的接受」，而他心裏則是想全面否定孔子，取孔子的地位而代之。

上述兩次「孔子討論會」，在大陸上引起尊孔崇孔的潮流。孔子故鄉的「林前會」恢復後，從城外孔墓、孔林到城中的孔廟，「每天遊人絡繹於道參觀者達三萬眾」。這種結果當然與毛澤東的初意相違。一九六一年九月毛澤東在共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與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這是毛澤東當時對這些不利於他的氣候的反應。不過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思想對中國影響之深遠，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毛澤東之恐懼，並且從這時起就已經隱伏了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和現在的「批孔運動」等毛澤東一連串瘋狂掙扎的導火線。

二、中共新「批孔運動」的情況和性質

(一)中共新「批孔運動」的特點

中共「十大」前後展開的新「批孔運動」，與以前相比較，有三個特點：一、對孔子採全面否定的態度，文字上雖用「批孔」，實質上是在「反孔」。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篇敢於執反對這種「全面否定」態度的文章出現過。這與以前可以「討論」的情況，大異其趣。二、反孔與頌揚秦始皇是同時進行的。三、運動不止於學術界，深入基層廠礦企業和農村公社，是以一種群眾運動形式進行的，

過程及我們的看法

項楚

㈡「文革」與「批孔」

中共的新「批孔運動」，早在「文革」初期即已露出端倪。一九六六年共黨「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由毛澤東親手制定的「文革十六條」頭一條就說：「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這裏所謂之「四舊」，就是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流就是孔子思想。所以「批孔運動」乃是「破四舊」運動的必然的歸結。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人民日報」就發表了兩篇由「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組織」署名攻擊「孔子討論會」的文章，點名批判馮友蘭、呂振羽等十餘名著名學者並透露周揚是這次組織「牛鬼蛇神向黨進攻的黑會」的後台和導演。這次「黑會」的罪狀中，有「大肆宣揚孔老二的『仁政』『德治』，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借古諷今，指桑罵槐，惡毒地攻擊三面紅旗，辱罵黨的領導」。現在重新檢查當年的資料，確實發現在「三面紅旗」暴政失敗後，大陸學人對共黨政權普遍失望和反感，借歌頌孔子的「仁政」「德治」來表示他們反對毛澤東暴政的反抗心意，確有「借古諷今」「攻擊三面紅旗」之涵意。這就難怪毛澤東在「文革」期間要整肅如此多的知識份子，和現在要全面進行「批孔運動」了。

㈢「批孔」與對共黨歷史的篡改

「文革」後共黨連續發表了很多篇攻擊劉少奇和林彪的「批孔」文章，這些文章有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一反過去「批判的接受」態度，對孔子思想作全面的否定認爲孔子思想是反動透頂，一無可取之處。並且把劉、林的思想與孔子聯繫起來，說他們「極力販賣孔子哲學，他們的反動觀及世界觀及其思想體系，和孔孟之道是一脈相通的」。最近「批孔」的文章，更把陳獨秀以來歷屆共黨的領導

說陳獨秀會主張「要從新評定孔子的價值」；說瞿秋白講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有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說王明「會宣傳孔孟之道是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說彭德懷「也不絕口地宣揚孔子的忠恕之道」（去年「紅旗」雜誌第十一期）事實上這些人或有孔孟思想，是在中國這塊文化土壤上不自覺中自然形成的。從陳獨秀到林彪，他們思想的主要方面仍然是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共產革命」思想，現在毛澤東引用他們的一言半語，就從共黨的歷史中把他們全部抹煞，這種狂暴的做法，是會使今天所有有知識有思想的共幹寒心的。

㈣新「批孔運動」的準備

一九七二年出版的郭沫若著的「奴隸時代」的改版本中，改變了他過去認爲中國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劃界線在秦漢之交的說法，而說是在春秋戰國之間，並且在該書代序中自己承認這種改變是受了毛澤東的影響。同年「紅旗」雜誌第十二期刊登了楊榮國一篇題爲「春秋戰國時期思想領域內兩條路線的鬪爭——從儒法論爭看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革」的文章，也斷定春秋戰國是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度的時期。這樣就奠定了他們現在的「批孔運動」的「史學」基礎。也就是可以把孔子說成新舊鬪爭中阻撓進步勢力的舊勢力的維護者。

去年「紅旗」雜誌第八期中刊出了一個「搞好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的特輯，其中一篇文章說：「抓上層建築，抓路線，必須注意研究哲學、文學、藝術、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中反映出來的各種思潮、各種學派，辨別它們代表哪一個階級，屬於哪一條路線，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劉少奇一類騙子，本來是一些不讀書、

們也居然裝模作樣地談什麼孔子、孟子、哲學、歷史，難道他們只是爲了裝璜門面嗎？不是，決不是。他們要從古人中尋找向無產階級進攻的武器，請出歷史的亡靈來爲他們反革命復辟服務」。這就暴露了這樣兩種情況：第一、共黨必將全面改造中共的「上層建築」；第二、爲此，它必將全面進攻孔子思想。

㈤中大歷史系教授楊榮國充當「批孔」打手

共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楊國榮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的思想家」的文章（這一篇和前引一九七二年「紅旗」十二期的文章），便是點起這次的新「批孔運動」的第一支火把。

楊榮國現在是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今年七月共黨「文革」後出版的第一本哲學史著作「簡明中國哲學史」，就是由他主編的。由於他三十多年來一直堅持「孔子是維護沒落奴隸主階級利益的思想家」這一觀點，今天已由一個三流角色一躍而爲大陸學術界的紅人。他的這幾篇文章中的基本論點，成爲後來發表的批孔文章的理論依據，他的文章是全面性的，其它的文章則是個別問題的專論。顯而易見這次的「批孔運動」是有計劃有組織進行的，而楊國榮則是這次「批孔運動」的主將。

自楊榮國的文章發表後，共黨報刊雜誌連續發表了很多篇批孔文章。這些文章，都沒有脫離楊榮國提出的論點。楊榮國說：「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個『仁』字。……奴隸主提倡『仁』，就是要奴隸主階級內部成員之間親愛團結，將奴隸等被奴役的勞動人民採除在『仁』之外」。「孔子滿口仁義道德，說得天花亂墜，戳穿了看，他的思想，都是爲正在崩潰中的奴隸主貴族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孔子思想的實質，是要論證『剝削有理，造反有罪』，因此，後來的剝削階級，不管是封建地主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當他們還沒有取得統治地位的時候，可以反對孔子，喊『打倒孔家店』；一旦他們取得政權，成爲反動的統治階級後卻都要利用孔子的思想，來欺騙勞動人民，爲他們自己的反動統治服務。所以二千多年來，孔子一直被他們尊爲『至

聖先師』」。他所有的論點，不是對古籍文字的曲解，就是片面無知的妄斷，在學者專家們的眼中是站不住腳的。

㈥馮友蘭的「自我批評」文章暴露的問題

最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月三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馮友蘭的兩篇文章，一篇題目是「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另一篇則是「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馮友蘭在文章中批判了過去認為孔子在當時是進步的看法，改為孔子在當時就是反動的。這兩篇文章原載於「北京大學學報」去年第四期「光明日報」轉載時加了按語，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段話，該按語說「孔子是頑固的維護奴隸制的反動思想家。幾千年來，他的反動思想，為古今中外反動階級所利用。劉少奇、林彪一類騙子也吹捧孔子，利用孔子思想為其反革命復辟陰謀服務。正因為這樣，深入開展批孔運動，批判尊儒反法的觀點，是當前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發展的需要，是批林整風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上層建築領域內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項長期任務」。「我們歡迎廣大知識份子，包括過去受孔子思想毒害較深的人，積極投入當前的批孔鬥爭，在鬥爭中認眞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自我教育，在鬥爭中提高路線覺悟，改造世界觀，努力跟上社會主義革命的步伐」。他又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縱深發展，在中國哲學史領域內，正經歷一場新的革命，毛主席親自領導，指示方向」。這幾段文字，暴露給我們這樣幾件事實：第一、「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縱深發展」這句話是很值得重視的。它就是說，「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結束，整肅劉、林只是一個序幕，而現在的「批孔運動」其重要性並不小於整肅劉、林，因之它所將引起的波動也不會小於前幾次。第二、共黨正在進行所謂「各個文化領域內的階級鬥爭」，全面改造高級知識份子，所以大陸上的高級知識份子，都被迫要把自己對孔子思想的態度進行檢討和交待，馮友蘭只是他們事前佈置的一個樣板，誘導其他人也追隨馮友蘭作「自我批評」，放棄對「批孔運動」的阻撓和反對。第三、毛澤東親自掌握和領導這場對高級知識份子的審查和鬥爭，可見這件事對他的重要。

㈦為秦始皇翻案

中共的「批孔」跟秦始皇翻案同時進行的。去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遼寧日報」題為「焚書坑儒辯」的文章。「紅旗」十期刊登了石侖寫的「論尊儒反法」，十一期刊登了羅思鼎寫的「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等文章。在此以前上海共黨還出了一本叫「秦始皇」的通俗小冊子，都為這一暴君翻案。

翻案的重點，集中在「焚書坑儒」和「中央集權」兩項問題上，說「焚書坑儒」是「新興地主階級與沒落奴隸主階級長期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這場鬥爭，曾表現為法家與儒家的大論戰。論戰的中心，是堅持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還是復辟奴隸社會的分封制。秦始皇焚書坑儒，擊潰了儒家的復辟活動，堅持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制度，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的作用」。總之，在所有「揚秦」的文章中，一開頭都提出「是鞏固中央集權還是破壞中央集權」。這一問題，它所指向的目標比「批孔」更為明顯而有現實用意。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共黨八屆二中全會開會的時候，毛澤東在談到「厚古薄今」問題時就曾說過：「范文瀾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引了許多事實，證明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引了司馬遷、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個厚今薄古的專家。當然我也不贊成引秦始皇。（林彪插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嘛」。）秦始皇算什麼？他只抗掉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從這一份記錄看，因為當時的氣候不對，阻力太大，毛澤東還不敢公然替秦始皇翻案，經過「文革」，阻力已除，現在的「揚秦運動」，肯定是在毛澤東指示下進行的。

㈧中共對「批孔」的號召

共黨正式的表示，除前述「文革十六條」外，就是共黨「十大」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他說：「要重視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改革一切不適應的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要繼續搞好文藝革命」。同時共黨「十大」後進行的「深入批林整風」和「學習十大文件」運動都結合「批孔運動」進行。另據情報透露個別地區在「十大」後成立了「批孔小組」，領導各該地的「批孔運動」各地的電台、報刊等宣傳工具也紛紛起而叫囂。

㈨「批孔運動」正深入基層

被迫最積極投入「批孔運動」的，首先是各大專院校的師生，因為他們是最被毛澤東憎惡的「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共黨「十大」，各地學校已「多次召開批判會」，學校師生「到學校附近的生產隊調查，瞭解孔孟之道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和廣大貧下中農一起批判林彪反黨集團藉孔孟之道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險惡用心。」

六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是最痛恨秦始皇一類的暴政的，所以共黨也強迫他們學習「批孔揚秦」的論點和對此一運動表示他們的態度，最近共黨報紙上連續發表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批孔」的文章，就反映了這一點。他們批孔的主要焦點則是反對孔子的「焉用稼」「學而優則仕」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等「反動謬論」。一個下放在東北長嶺縣的上海知識青年，在報紙上說：「劉少奇和林彪一伙，大肆鼓吹『讀書做官論』，妄圖阻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誣衊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眞是惡毒之極」。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載批判孔子反動思想，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同時敍述他每天要到十幾里路外去挑水抗旱，「感到非常幸福」，「感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非常正確」。我相信這決不是他的眞心話。

當然「批孔揚秦運動」並不限於知識份子，據情報報導在偏遠地區的鄉村公社或工礦企業中，也都紛紛召開「批孔會」和「辦了批孔牆報」。運動正向基層全面進行中。

三、共黨「批孔運動」的目的和陰謀

(一)幾種看法的商榷

共黨在此時發動如此大規模的「批孔運動」，總有迫切的政治需要和一定的陰謀目的。有一種看法認為，共黨過去的思想批判總是要聯繫到對人的整肅，這次也不例外。

至於整肅的對象，有人認為是周恩來，有人則認為是郭沫若，（甚至有人推測將是對付毛澤東）這許多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從上述共黨「批孔運動」的來龍去脈看，它不是對付個人或某幾人的。這一運動所牽連的範圍將極廣，可能大陸上多數人——甚至每個人都要進行檢討，交待自己對孔子思想的態度，也可能有因此而被嚴厲批判或被整肅的，但毛澤東是不會通過這種割雞用牛刀的手法去整肅某一共幹的。也可以說它的意義，和它將引起的震動，將遠遠超越整肅某一共黨頭頭。

也有些人會產生這樣的誤解，認為共黨「崇法」、反對「禮治」、就是崇尚「法治」。最近有一位有名的外國教授就曾說：「在中國和日本，法家的影響深遠」。但事實並不如此。但此一說法卻值得我們警惕和預防。毛澤東想建立的只是像秦始皇那樣的獨裁暴政——並不是什麼「法治」，大陸根本沒有司法制度，毛澤東根本就不要受任何法律約束，從他過去的所做所為看，他腦子裏根本就沒有法治的觀念。並且也不能因為他頌揚秦始皇，就說他仍未離開中國文化的傳統。自一九七〇年共黨「九屆二中全會」後，他特別指定並強迫所有共幹和人民學習六本馬列主義著作，事實上就是為今天「批孔」和全面消滅中華文化奠定思想基礎，正因為有了馬列主義的基礎，他才敢於如此大膽地對中華文化的主流全面進攻。所以它今天的思想基礎，早已和中華文化完全沒有關係了。

(二)「批孔」與毛個人政治野心

毛澤東的個人政治野心，主要是想在大陸上建立百分之百由他個人獨裁的新型奴隸制社會，不僅在中國用所謂「毛思想」加「當代秦始皇」的狂暴取代以孔子學說為基礎的儒家道統，並想以此與「蘇修」爭取馬列主義加「新沙皇」的野心，進行世界革命征服世界。

為此，他不僅要全面改變舊的經濟基礎和舊的「上層建築」，他對由共黨建立起來的新的上層建築也不滿意。毛澤東在「文革」時就曾批判共黨的教育制度，「是培養資產階級接班人，不是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批判「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治舞台的情況不能容忍」等等。

毛澤東為了實現他的政治野心，需要一個與其政治野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去鞏固其「經濟基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想要掃清他全面改造「上層建築」的人阻力，促使共黨的權力結構發生他所需要的全面改變。現在劉、林勢力倒，毛澤東建立他個人高度獨裁，並藉此實現其政治野心的條件已初步完成。共黨「十大」是毛澤東建立和鞏固他的獨裁大權的一個重要步驟，目前所進行的「各個文化領域內的階級鬥爭」，則是他要徹底消滅中華文化，在「意識形態」方面建立領導的一次決定性的鬥爭。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縱深發展」正說明了當前的這種情況。

根提共黨目前的資料和大陸情報反映，目前在「各個文化領域內的階級鬥爭」，遭遇了很大的阻力。各地普遍反映說：「必須看到當前文化領域存在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鬥爭。修正主義餘毒在文化領域的各條戰線上還遠遠沒有肅清。幾千年來舊的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還有很深的影響」。而所謂「修正主義餘毒」和「幾千幾來舊的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的根源，都來自中華文化道統的孔子的儒家思想。不能從人們的頭腦徹底除掉孔子思想，所謂「毛思想」就無法樹立。這樣就產生了「孔子思想」與所謂「毛澤東思想」誰戰勝誰的問題。

文化思想是「上層建築」領域中的最積極部分，毛澤東目前「親自領導」和「指示方向」的在「各個文化領域內的階級鬥爭」，就顯出這場鬥爭的重要性，因為它的成敗是直接關係毛澤東權位和他政治生命的前途的。這是毛澤東發動「批孔運動」的目的的主要方面。

(三)替毛澤東的暴政作辯解

中共利用馮友蘭在他自我批評的文章的一開頭就說：「隨着批林整風運動的深入，對於劉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思想，越來越感要刨根問底。追究起來他們的根底就是孔子思想。我們現在的批孔，就是批林整風向縱深發展的具體表現和必然過程」。這也說明了「批林整風」遭遇了困難，「批不下去」了。

他們把劉、林等指為有「孔子思想」而毛澤東則是被林彪等稱為是「當今的秦始皇」。因為大陸人民和共幹都是尊崇孔子而憎恨秦始皇的，所以不僅「批不下去」，還會產生對林彪反毛思想的同情和共鳴。毛澤東為了替他自己的暴政整劉、殺林作辯解，他必須對孔子和秦始皇這段歷史翻案（如說秦始皇殺呂不韋是應該的）。這也是毛澤東在此時刻發動「批孔運動」的一項現實背景和需要。

在「批孔揚秦」的文章中，把孔子說成是「進步的、新興勢力的代表」，當然不是單純的研究歷史而是有它現實意義的。把孔子主張「民為邦本」，主張施「仁政」主張「藏富於民」「使民以時」「有教無類」「焉用稼」等都說成是「反動」的，那麼批評他「不施仁政」的那些人也就都是「反動」的了。同時把人民當牛馬，強迫人民「田頭紮營，挑燈夜戰」，「大幹苦幹」，在教育方面的階級歧視；敵視知識，否定知識份子的作用；知識份子勞動改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暴政，按對秦始皇評價的原則，也就都變成正確的、進步的了，當然毛澤東現在百倍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更是「反復辟鬥爭」的革命行動了。

「文革」前，安徽省大頭頭李葆華是共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之長子。李葆華在「文革」初，即被共黨中央指名批判「以劉、鄧派『黑幫份子』」，同時被毛派「造反派」鬪爭的死去活來、毆打成重傷。自從一九六七年元月以後，再也沒有李葆華的消息。但是到了共黨十全大會前夕（去年九月中旬），銷聲匿跡六年之久的李葆華始在北平公開場合露面，並且在共黨十大當選「中央委員」，十月二日李葆華突然又在貴州省貴陽市出現，他是以共黨貴州省委、貴州省革委會負責人頭銜，出席「全國足球聯賽貴陽賽區」開幕式。從此，不斷以這種銜頭經常參加貴州省各種公開集會。

貶放貴州

由此看來，李葆華不僅已經獲得了毛澤東對他的「解放」，而且還給了他一個「中央委員」的銜頭。李葆華在貴州出現，顯然是毛澤東將他放逐於貴州省。從李葆華在貴州各種場合出現的銜頭來判斷，他的職務：可能是共黨貴州省委書記兼貴州省革委會副主任。

如果這種判斷不錯的話，李葆華則是貶調貴州省任職。我們之所以說李葆華貶調，這與他是否共黨中央委員會無關重要，主要是他不是一個省的大權獨攬的大頭頭了。因為他在「文革」前是省級「黨委第一書記」，而如今降到省級「黨委書記」。當然李葆華的重新被起用，總比被整肅而遭罷官，迄今未獲「解放」的其他共黨政軍頭頭要好得多。

不過，自共黨貴州省委第一書記藍亦農在「林彪事件」中被整肅之後，共黨雲南省委書記、雲南省革委會副主任兼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魯瑞林被調至貴州省，以共黨貴州省委書記兼革委會副主任身份，負責領導該省黨政軍工作，迄今還未發現共黨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和貴州省革委會主任是何人？李葆華調至貴州，是否經過一段過渡時間，擔任共黨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兼革委會主任呢？這倒非常有可能！如果這種「可能」今後成為事實的話，這並非因為毛澤東看在已死亡四十多年的共黨創始人李大釗的情面上，而給李葆華一個適當的安排，以補償一下李葆華在「文革」中的打擊，以及對九泉之下的

以也就沒有什麼情面可談。還管得了什麼「黨的創始人」或死在九泉之下的人呢？如果李葆華獲得毛澤東的提擢，是毛澤東基於某種權力鬪爭之需要，「有心」的安排而已。

「老子英雄」兒混蛋

「文革」中安徽省毛派「造反派」攻擊李葆華貼過這樣一張「大字報」——「老子英雄兒混蛋」。內容是這樣：「李大釗同志是黨的創始人，你（指李葆華）卻是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眞是老子英雄兒混蛋……。」從這張「大字報」來看，雖然攻擊了李葆華，但卻對李大釗，似還有點敬意的味道。

李大釗是何許人耶？他是共黨的創始人之一，不僅共黨內有名，而在國際共產集團也是個名人。

李大釗，字守常，一八八八年生，河北樂亭縣人。早年先在天津法政專門學校讀政治經濟，後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一九一一年回國，應聘為「北京晨報」主任編輯。一九一六年應聘為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兼該校圖書館館長，斯時李大釗即開始從事「社會主義同盟會」活動，提倡「社會主義」。一九一九年參加「五四」運動，並參與「新青年」雜誌編務。「五四」運動後，又集合「北大」若干師生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後又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一九二〇年春，第三（共產）國際派「東方書記」維丁斯基和馬邁也夫來中國策動建立共產主義組織，李大釗與他們有所接觸，並經李大釗函介與上海的陳獨秀等，洽商成立「中國共產黨」組織。同年五月間，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成立後，即共黨「一大」之前，李大釗在北京成立共產黨組織

李*葆*華

義研究小組」和「共產主義小組」。斯時李大釗正式成為「共產黨員」。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正式成立，由此李大釗被稱為中共創

一大」為候補中委，「二大」為中委）。

一九二四年一月，由共黨指派李大釗以個人身份滲透到中國國民黨，並被派至廣州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彼時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會發表聲明：「本人原是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加入本黨（指國民黨），是為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國民革命事業——。」李大釗就這樣用兩面派伎倆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李大釗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因參加「三一八」反日，反軍閥示威請願運動，被北方「政府」通緝，翌年四月九日被捕，八月廿八日處死（絞刑），時年三十九歲。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曾經做過李大釗主持的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每天管登記到圖書館看書報的人們的姓名。彼時李大釗給他月薪銀洋八元維持生活。這是毛澤東與李大釗接觸之始，後來彼此打得火熱。當然，因為他們都是同路人——共產黨的關係。

地位扶搖直上

李葆華曾化名趙振聲，生於一九〇八年，早歲畢業於「北大」。雖然李葆華那時僅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由於其父是中共的創始人，因而對他影響甚大，所以他在讀書時間，就不僅思想左傾，並且參與共黨實際活動。

李葆華在「北大」加入共黨後，頗為當時的共黨北方局書記劉少奇之刻意培植。曾以化名趙振聲（直至北平陷共後，始恢復李葆華之名），從事一段學運及工運之後，即派至共軍中工作，曾擔任過共軍的團、師政委。後來又擔任共黨地方黨委工作，曾任共黨晉冀察中央分局常委兼組織部長、共黨北方局組織副部長、部長等職。抗日戰爭後期，一直未離開以北平為中心的華北區，秘密從事共黨地下活動。共黨「七大」，他進入共黨中央，任「候補中央委員」。

北平於一九四九年一月陷共後，李葆華出任共黨北京市副書記，兼「北京市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主任」。中共政權成立時，設有水利部，部長一職由附共分子傅作義擔任，李葆華調任為副部長（仍兼北京各職）兼任該部共黨組織書記。因此，「水

貴*州

曉華

[illegible]「黨組」書記外，還兼任「政協」二、三屆全委會常委，以及升兼共黨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共黨八大連任「中委」。

一九六一年一月，共黨決定再次設立六個共黨中央局時，李葆華調任共黨華東局書記處書記，「第一書記」是柯慶施，「第二書記」是共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兼任。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共黨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病死後，原「第二書記」兼共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免除安徽省兼職，專任「第二書記」職務。斯時，李葆華升任共黨華東局「第三書記」，並兼共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安徽省軍區政委（後改爲「第一政委」）及政協安徽省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九六五年夏，共黨華東局第二書記兼代「第一書記」曾希聖因推行毛澤東提倡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力，而被調至四川，貶任共黨西南局書記處書記（第一書記李井泉）後，李葆華則升兼共黨華東局第二書記，代理「第一書記」職務，彼時李葆華的安徽省各項職務仍兼任之。

李葆華在共黨的政治地位，節節上升固然與其本人的奮鬪有關係。但是，由於他是中共創始人李大釗後代的關係，一般頭頭們對他也有諸多的照顧，也不無關連，所以才能扶搖直上，乃至使他獨當一方治理華東地區。「華東局」在「文革」前，是共黨六個「中央局」之中最大的一個「局」，它轄屬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山東省、江西省、福建省及上海市等七個省市。在大軍區方面，「華東局」也管轄「南京軍區」、「濟南軍區」、「福州軍區」及「福建前線司令部」等。李葆華在共黨華東局及安徽省各項兼職，直至「文革」後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因被整肅始黜他的各項本兼職。

毆鬥死去活來

李葆華在「文革」前，雖然地位顯要，共黨頭頭們對他諸多照顧，但在「文革」中，還是被毛澤東小集團鬪爭得死去活來，掛牌遊街，打垮在地，罷職黜官，打入十八層地獄六年之久。

李葆華會獲得劉少奇的刻意培植，但是也因爲[illegible]官。爲什麼說李葆華在「文革」中的垮台與劉少奇有關呢？根據「文革」期間，毛派的「大字報」的披露，曾這樣說：「劉少奇篡奪黨的領導權之後，結黨營私，極力培植他的黨[illegible]去經營『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根據地，盡其能事的使華東區各方面工作，都得聽命『劉少奇的那個黑司令部』，劉少奇通過了他的代理人推行了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安圖把安徽省變成他復辟資本主義的根據地……。」固然，毛派的「大字報」有盡其能事地故弄玄虛，加罪於劉少奇。但是，也不能夠就此說李葆華之被整肅與劉少奇一點關連也沒有。譬如李葆華被整肅過程中，始終被冠以「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安徽省的代理人」和「執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等。

李葆華在「文革」中被整肅的過程是這樣。

「文革」最初期，也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杭州會議」（共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過後不久，毛澤東還未回到北平，彼時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劉少奇曾指示派出大批工作隊（組）參與領導「文化大革命」。李葆華就在安徽省積極執行了劉少奇這個「指示」、派出了大批「工作隊（組）」到各機關、工廠企業、學校、農村等地，領導「文革」，對毛派「造反派」給予強力的鎭壓，從而造成毛派與反毛派嚴重流血事件。後來毛澤東同到北平（同年七月十八日）之後，將派遣的「工作隊（組）」攻訐爲「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以李葆華也就被斥爲「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安徽的代理人」和「頑固的執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彼時「文革」新貴陶鑄（「中央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也曾爲李葆華喊過冤，發過牢騷、企圖給李葆華「打保票」。可惜的是陶鑄被整肅命運已經到來，所以「泥菩薩過河[illegible]北平派出大批毛派「造反派」——「紅衛兵」往安徽，結合與指導當時被李葆華打擊的毛派「造反派」組織，向李葆華進行猛烈攻擊。而李葆華也不示弱，於是結合安徽省省長黃岩等，以他們操縱與經濟收買的當地工人、農民組織，及其他「造反派」組織爲基本力量，施予反擊，不僅將毛派「造反派」」毆鬪，而且把他們打成「反革命分子」或「壞分子」！關入「公安機關」。由於李葆華強力的鎭壓，於是又造成了一連串的所謂「八・二七事件」、「九・一事件」、「十一・十七事件」、「十一・十八事件」、「十二・十事件」等各次重大武鬪流血事件。並使安徽省交通中斷，工廠停工、農村停耕、商店關門，造成了嚴重的經濟破壞。安徽的武鬪流血事件，是大陸最激烈的一個省份。

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一日，毛澤東對安徽駐軍作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應支持左派廣大羣眾」指示後，共軍開始對以李葆華爲首的各個反毛派「造反組織」進行了武裝鎭壓，並實施軍事管制，到了同年廿六日，毛派宣告奪權，並經過共黨中央及毛澤東批准，將李葆華列入「報刊上指名批判」之內，並有系統的公開攻訐李葆華是「中國赫魯曉夫在安徽代理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安徽代理人」、「執行劉少奇的反動資產階級路線先鋒，把鬪爭的矛頭指向羣眾，實行經濟主義新反撲」等等。

與此同時，李葆華被押往北平。

李葆華到了北平之後，即遭受了毛派「首都紅三司」的「紅衛兵」之數次公審及毆鬪，李葆華被打的死去活來，遍體鱗傷，還給他戴上紙帽，胸前掛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木牌，用卡車載着遊行北平街頭，邊遊邊毆。這就是中共創始人李大釗的後代——李葆華踏着他老子的血路，爲實現夢想的「共產主義」的下場。日前李葆華雖然已經獲得毛澤東的「解放」，並且還給了他一個「中央委員」頭銜，放逐至貴州任職，甚至將來毛澤東根據某種權力的需要，再將李葆華提升一下。這恐怕是毛澤東「有心安頓無心人」吧！難道李葆華能夠忘掉他在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創傷嗎？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新瓶舊酒與郭沫若

——第三層次看「反孔」

柳以青

在談大陸中共所發動的「反孔運動」中，有兩篇文字，卻是被所有談這次「反孔運動」的人士們所漏掉的。所謂「漏掉」並非是指沒有注意，只是沒有提出來而已。

一篇是刊於一九七三年第十期「紅旗」上的「讀者來信」，由「張世英」署名，而撰寫的日期是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二日，題目是「對編寫哲學史的一點意見」。另一篇是刊於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紅旗」上的「這樣的評價符合歷史實際嗎？——評『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對孔子的介紹」。由「鍾澤」和「宋新」署名。同時，再加上同期「紅旗」上，又刊出了一篇由「孫文光」署名的「堅持用階級觀點研究『紅樓夢』的文章，我們就可肯定這次「反孔運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由於文革後「閱讀開放」和「出版和再版」的歷史、哲學、古典小說所引起「人民內部」的「意識形態」最大「矛盾」所致。

「讀者來信」與「評『簡編』」

這裏，我們先看張世英的自白。

「我是搞哲學史的，想向你們反映一點當前編寫哲學史方面的情況。在毛主席關於讀幾本哲學史的偉大號召下，很多哲學史研究工作者都投入了哲學史的編寫和教學工作。……我們覺得，哲學史雖然不同於一般政治思想史，哲學史應該主要是寫哲學問題，但是，為了說明一個哲學家的思想或一種哲學思潮的社會根源，它代表那一個階級，屬於那一條路線，為那個階級的政治服務，就有必要首先講清楚一個哲學家或一種哲學思潮的代表人物們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思想。……可是有的同志很不喜歡這樣做。他們認為，哲學是講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的，哲學史只要講這個問題就夠了，哲學家的政治思想不必講……。有的同志說，哲學史只能講政治思想中的「觀」（指其中關於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不要講具體的政治思想。其實，不講具體的政治思想，又怎能見出其中的『觀』呢？怎能見出哲學『觀』與政治的聯繫呢？另外有的同志則斬釘截鐵，要從哲學史裏完全砍掉政治思想，說什麼西方哲學史講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比較明確，而中國哲學史都是把哲學問題同政治思想混合在一起。中國哲學史應向西方哲學史看齊。孔子很少談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中國哲學史就可以考慮不講孔子，如此等等。一部中國哲學史可以完全不講孔子這麼一個二千多年來一直被反動統治階級尊為『至聖先師』的思想家，豈非奇談怪論！是為了表示自己對孔子反動思想的憎恨嗎？那也可以把他寫進來嚴加批判呀！當然，篇幅不宜過多，但總不應該完全不講吧！……按照那些同志的意見，哲學史不要政治思想，這種哲學史觀不是和毛主席的思想根本對立的嗎？文化大革命前，我們受劉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毒害，講哲學史不重視各派哲學與政治實踐的密切聯繫。經過文化大革命，竟還出現這一種意見，公然反對哲學史談政治，而主張哲學史應該脫離政治，專講『純』哲學問題。對於文化大革命後出現這樣一種意見，應該怎樣來解釋呢？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對哲學史寫法問題的一般性意見，這實際上是兩條路線的長期鬬爭在哲學戰線上的表現，不管持這種意見的同志們的主觀願望如何。哲學究竟是脫離政治，還是緊密聯繫政治，究竟是實行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原則，還是違背這個原則？似乎還是當前哲學史編寫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這篇只是序幕，接着「鍾澤」與「宋新」所寫的「評『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對孔子的介紹」才點出了正題。該文說：

「最近看到，中華書局出版了一套『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以下簡稱『簡編』）。這套資料，原來叫做『中國歷代哲學文選』，曾於一九六二年出版。一九七二年五月更名重印，據『簡編』的『出版說明』介紹，是為了『滿足當前工農兵和幹部學習中國哲學史的參考需要』。編寫出版一些資料，幫助讀者學習哲學史，這是必要的。但是，把『簡編』這樣一部十年前的東西拿出來滿足當前的需要，送給工農兵作參考，總應當或者對原先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地方作些改動，或者說明一下那些觀點是錯誤的。可惜都沒有。出版者在『出版說明』中說：這套資料『對原著者哲學思想的分析、評價以及對中國哲學史的一些問題的看法方面，也有不夠恰當的地方，有些問題學術界還有爭論。我們希望讀者能進一步予以探討，並提出寶貴的意見』。確實，『簡編』對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評價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和歷史事實的。」

接着，就主動地提出了對孔子的批判：

「『簡編』對孔子是怎樣評價的呢？它雖只一千多字，卻把孔子捧上了天。它說：『孔子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比較有理論體系的思想家和第一個以私人資格創立學派的人。』抽象地把孔子說成為創立學派的第一個人物，是不符合先秦階級鬬爭的情況的。……這『私人』是指那一家呢？這『第一個』是指那個階級的呢？都沒有說明。……『簡編』甚至還吹捧孔子『反映了人民羣眾的某些要求』，認為『仁』是『孔子所提出的新的道德觀念，要求貴族們尊重、關心社會上其他階層的利益』，把『愛人』作為最高的『道德』等等。總之，孔子變成一個代表『人民羣眾』利益甚至代表對立階級利益的人物了。但這不是歷史上的眞孔子，而是並不存在的假孔子。……『簡編』也不加分析地對孟子作了吹捧：說孟子的『仁政』就是要『君主以仁愛的心腸對待天下人民』，『民為貴』就是『認為人民是最貴重的』。這種論點同樣是完全違背歷史事

實的，是剝削階級人性論的語言。在階級社會中，根本不存在超階級的『仁愛』，剝削階級專政是鎮壓勞動人民的工具，而決不是對勞動人民施『仁愛』的工具。……至於孔子宣揚的『有教無類』，實際上是孔子的『仁』在教育方面的具體運用。對此，『簡編』不但沒有一點批判，反而把『有教無類』翻譯為：『任何人都可以受我的教育，不因為家庭出身等等的不同而有所限制。』……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如果還把『有教無類』當作一種什麼眞理來宣揚，那無非是要無產階級在教育領域裏向剝削階級施『仁政』——教育不分階級，向一切人開放，這就抹煞了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抹煞了工農子弟有優先受教育的權力。過去劉少奇一伙推行的修正主義路線就是這樣幹的，難道在今天還允許重演嗎？」

也就是因此，所有在文化大革命後所再版和出版的歷史、哲學和古典小說等，都出了問題。馮友蘭因為有了出版的「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和「二集」，因此就得率先「自我批判」一番，特別是對於「孔子」的觀念。而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恐怕要再次成為「禁書」。

「奴隸制時代」的郭沫若

最使我注意的，恐怕要算郭沫若了。對郭沫若大概沒有幾個人對他有好感，大多數都是對他的作為是不齒的。然而，郭沫若似乎可以「一枝獨秀」的在大陸大搞其「學術」。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出版了他所修訂的「奴隸制時代」，去年當這本書運到香港時，本港左派報章會大加宣傳。可是，在他論到「從意識形態的反映上來看問題」的那節上，談到了孔子和儒家。這次卻又撞了大板。因為他說：「這改變，顯著地表現在儒家所強調的『仁』，就是人道主義。仁字在殷、周時代的古文獻中和古器物中都不曾見過，它是春秋時代的新名詞。仁的意義就是要把人當成人。初期儒家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張『四海之內皆兄弟』，主張『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這是一種平等的觀念，把天子與庶人都扯平了起來。到了孟子更說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話，從歷史發展上看來，是相當大膽的革新的主張。「對於人的看法的改變是有普遍性的，儒家在主張『仁』，主張『泛愛眾』，道家在主張『慈』，墨家在主張『兼愛』。名家的惠施更把範圍擴大了，竟公然主張『泛愛萬物，天地一體』。這和舊時代的等級觀，和『惟辟（王）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周書・洪範）的觀點，是大有逕庭的。……儒家所主張的『義』，重點在不侵犯他人。」（見「奴隸制時代」第六十至六十一頁）

對於從「上層建築」裏所掀起的「反孔運動」，不知道郭沫若面對他的「奴隸制時代」中，有關對孔子及儒家的「仁」和「義」的解釋，該出現什麼樣的「自我批判」呢！

郭沫若說：「仁字在殷、周時代的古文獻中和古器物中都不會見過，它是春秋時代的新名詞」，然而，楊榮國卻反駁着說：「殷周奴隸主統治者，為了鞏固奴隸主階級的團結，鞏固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就提倡『仁』。現在考古發現的甲骨文卜辭上就已經有『仁』字。奴隸主提倡『仁』，就是要奴隸主階級內部的成員之間親愛團結；同時還要欺騙被奴役的勞動人民，讓他們服從統治者，不要反抗（『懷於有仁』商書・太甲下）。」（見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楊榮國著「孔子——頑固地擁護奴隸制的思想家」一文）。

郭沫若聲謂：儒家主張的「泛愛眾」是有「普遍性」的；而楊榮國卻「截釘斬鐵」的說：「他（按指孔子）也講『泛愛眾』，好像是要普遍地愛大眾了，其實，當時的『眾』字，因為社會變革，已經不是殷周和西周初期那樣，還有奴隸的含義，而只是指『君師』、『羣臣』了（「禮記・曲禮」鄭玄注）；所以，他所愛的仍舊只是奴隸主階級。」（同上）

因此，楊榮國總結說：「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評價歷史人物，首先要分析當時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鬬爭，看在當時歷史發展的條件下，他是站在進步階級方面，主張革新呢？還是站在反動階級方面，主張保守。……我們要肯定的，只是在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東西，對反動的、保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決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動思想，對參加現實的階級鬬爭，特別是對抓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鬬爭，是會有幫助的。」（同上）

同時，我們更可由前面所徵引的署名「鍾澤」和「宋新」所作「這樣的評價符合歷史實際嗎？——評『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對孔子的介紹」的結論中，再看清這一「反孔運動」的另一面目。它說：「近幾年來，出版戰線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風運動的推動下，出版了不少好書，為宣傳馬克思主義，促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起了積極的作用。為了出版更多更好的圖書，就必須開展經常性的書評活動，支持好的書籍，總結創作經驗，並對有的圖書反映的錯誤觀點進行批評和討論。我們對『簡編』關於孔子評價問題提出意見，也正是出於這個目的，使大家深入一步地來考慮這個問題，更好地進行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

這種「抓上層建築」和「更好地進行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卻是目前中共大陸所遇到的最嚴重的問題。我不否定這些確有「針對現實的政治問題」的極大因素。可是，「人民內部」的「意識形態」上的「矛盾」也是不能忽視的。

一月七日的「大公報」刋出了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中的一節文章，在其「編者按」中聲稱：「繼楊榮國主編的『簡明中國哲學史』之後，今年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該書分八章，共約三十萬言。書前有『緒論』一篇，包括三節：一、學習哲學史的目的及意義；二、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學習哲學史；三、中國哲學史的發展過程。現在我們轉載的就是『緒論』的第三節。……」由此，就可知道「人民」的「意識形態」已經距離馬列、毛思愈來愈遠。

認識中國





超級市場

香港超級市場愈來愈多，這是適應環境需要。現在僱用一名家庭女傭，起碼五六百元，甚至高達千元。且僱用女傭，還要受氣；不但小康之家用不起，許多富有家庭，主婦也自己動手做家務，粗重工作如抹窗、打地臘等，或者僱用鐘點工人，或由清潔公司處理。

爲了大部分主婦自理家務，買小菜成爲一個問題。許多主婦不大願意上街市，一來街市骯髒，二來品流複雜，三來每天上街市兩次太麻煩，因而她們寧願到超級市場採購。超級市場一切食物包裝乾淨，購備一週所需，回到家，全放進冰箱，便一個星期不用再跑街市。

除了有些人必定要吃「新鮮」東西，非到街市不可外，超級市場實在方便得多。最大好處是不必費唇舌討價還價，甚麼都標明價目，自動選購。其實，許久前香港已有超級市場，不過香港人多不習慣，顧客大部份是外國人。今天，許多香港人到外國觀光或生活過一個時期，對超級市場有深刻認識，也樂於光顧。因此近年香港超級市場，便如雨後春筍。

美國是超級市場最發達的國家，規模龐大的超級市場，許多城市甚至鄉鎮都有。特點是每個超級市場必然附有巨大停車場，有些可以放一千幾百部汽車，因爲顧客往往從遠處而來，很少人跑路，選購了東西，用手推車推到停車場，放在車內，就一逕開回家去，停車場上，有人專責處理手推小車。

在超級市場採購的確方便，香港雖沒有附設停車場，也比跑街市好得多。不過，在香港附設超級市場卻比在美國多了一重困難，在美國只銷幾個收銀員和一些添貨員便成，香港必須有人「監視」。因爲香港人似乎特別貪心，許多人在超級市場偷東西，造成超級市場很大的損失。一位開設超級市場的朋友告訴老萬，偷東西的並非「職業竊匪」，大多數是斯斯文文的主婦，偷東西只是基於貪念，因此他們處理偷東西的人不太認眞，不會動不動報警。搶白了，她們多數肯照價付錢，爲息事寧人，他們也不會張揚。

在美國，很少發生這種情形，也許因爲美國東西便宜，或者主婦們較爲守法罷。

中文合法化後

香港中文合法化終於成爲事實，中文和英文，在法律上處於平等地位，這是香港居民值得鼓舞的事，尤其像老萬這種不大懂英文的人，今後與「官方」交涉，可不必求助別人，用中文就攪掂。

夠中國深遠」的爭辯。其實，這種爭辯是多餘的。老萬的英文雖然差得很，但了解到中文、英文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說英文好過中文，或中文好過英文，都是感情用事。習慣用英文的，當然英文好；習慣用中文，中文也有很多長處。今後，中文、英文處於平等地位，這種爭辯，更不必要。

前天應富麗華酒店公關小姐午宴，她的同事是一位二十一歲的英國小姐，參加了我們的「交際」，老萬只好硬着頭皮，以有限公司的英文和她應酬幾句。這位英國小姐並沒有笑老萬蹩腳英語，還告訴老萬，她在拚命學中文，並且把已學懂的幾句廣州話說給老萬聽。其實，我說英語和她說廣州話是半斤八両，大家都那麼差勁。

不過，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言語是溝通思想和感情最重要的工具，過去多的是中國人學英語，現在卻有不少外國人想學中國話。言語互相通達，對感情的增進很有幫助。如果老萬能對這位公關小姐盡量表達意見，相信她對老萬的印象更好。我和她的中國同事彼此言語相通，雖是初次見面，無所不談，這是一個愉快的午餐。老萬要和這位英國小姐有同樣暢快的談話，要等待我把英語學好，或她的廣州話說得更流利才成。

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各處地方，凡是中國人聚居的所謂唐人街，政府文件多使用中文，雖然這些地方未爭取「中文合法化」，但政府懂得使用中文對政令的推行大有幫助。在香港，中文終於合法化，這是政府明智之舉。

不過，中文合法化後，老萬認爲香港政府應多訓練中文人才。許多政府公務員的中文程度很差，儘管合法化，公務員搞不通，也等於零。平心而論，今天香港政府公務員的中文，比過去「如要停車，乃可在此」式的香港中文已進步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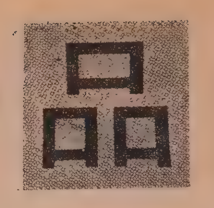
錯誤的一招

小巴司機因抗議中環禁區太多，實行罷駛。平日搭小巴的人如此眾多，他們的估計，如果罷駛，一定到處人龍，人人媽媽聲，會使政府遭到大眾壓力，不得不讓步，開放若干禁區，他們便可達到目的。

可是罷駛兩天，大出小巴司機意料之外，上班下班時間，公共交通工具雖擠迫一點，但馬路上因沒有小巴阻塞，通行無阻，乘客虛耗在排長龍的時間，獲得車輛暢行抵償，損失有限。有些人趕時間乘坐的士，如果三幾個人在一起，比搭兩元一位小巴還化算。這次罷駛，無異對港島交通作出考驗——沒有小巴，影響如何？所得答案是：影響極微。

上班、下班時間，只要中巴及電車公司調節得好，多派車





駛，交通暢順，是必然結果，難怪很多的士司機說：如果小巴長期罷駛，眞是阿彌陀佛！

老邁常搭小巴，不是和小巴司機有仇，深覺小巴之不獲能得市民大眾支持，完全是陸榮廷睇相，唔衰攞嚟衰。他們為爭生意，不守秩序，才弄到一團糟，如不是小巴塞路，人們容易找到的士，四五個人合坐的士，便宜過小巴多多。

小巴是前任交通事務處長薛璞一手製造出來的，說據，最大目的在安撫「罷工」司機，這理由本來說不過去，但居然得到戴麟趾親筆簽署批准，於是造成今日小巴隨街走的局面。

現在，薛璞已改行營商，香港交通弄到一團糟，他也關人個關，無眼睇矣。現任港督，現任交通（運輸）處長，對小巴有不同的看法。小巴司機偏高估了自己的存在價値，竟有「罷駛」的一招，誰知道這一招只暴露了本身的弱點。將來小巴被取締，可說是由這錯誤的一招所造成。

因禍得福

阿拉伯禁油輸出，有些國家因禍得福，他們得不到阿拉伯的石油供應，迫得另尋途徑，解決能源。最明顯的例子是英國，他們已發現國內有豐富油源，迅速予以開發，估計可達到自給自足，不必再仰賴外國輸入。又如台灣，也認為海岸礁層有石油蘊藏，現正進行探測，如確實有油，開採技術和資金問題，不會太難解決。

許多地方是否有油蘊藏，一向未經探測。從中東輸入石油，較自己開採更為化算。同時，先用人家的石油，自己國內油源，始終在自己手上，什麼時候開發都不成問題，因此許多國家並不急急開發本身油源。但經阿拉伯國家這一禁運，他們便覺得自己命運操在別人手上實為不智，於是放棄過去觀念，拚命在自己國土內找油源。再過若干年，不少國家消耗的石油，將不必向中東產油國購買。美國除石油產量龐大，另一種燃料——煤的產量也極多，不過，人們喜用石油，不喜歡用煤，因此煤的用途愈來愈少，石油用量，與日俱增。用石油比煤方便得多，過去火車、輪船全用煤，現已差不多全部改用石油。

由於石油缺乏，美國迫得在煤上面打主意。用煤的缺點開採困難，煤礦工人不但生命危險，且健康受影響。燃燒時又發出大烟，內含硫磺，弄到空氣染污。不過，美國科學家正針對這些缺點，從事研究，希望可能克服。

開採的方法，有開整幅地皮挖深取煤的建議，也有垂直鑽孔取煤的新技術，但都不理想。只要科學家肯動腦筋，終可在安全措施下大量採煤。至於消除煤烟，據說科學家已有頭緒，在能源上如充分利用多產的煤，確可大大減輕石油缺乏的壓力

訛詐上是有利的，但如果看遠一些，將來某些國家自己開發了油井，不必再買中東石油，阿拉伯國家難道把石油當麵包吃？

所以，近看與遠看，完全不同兩回事，最後誰吃虧，到最後才得分曉！

看日本歌舞

日本歌舞團已在香港演了差不多一個月，週末，無線電視公關主任請客，老萬在爬務之暇，看了一場。據說這次日本歌舞團在港公演，生意麻麻，反不如上回熱鬧，這是拜燈火管制之賜，出夜街的人少，看九點鐘場的，散場時已到熄燈時間，摸黑回家，容易蒙受重大損失。

上次老萬欣賞過，今回的表演，確有很大進步。許多朋友看後的批評是「過得去」。或者因為這些歌舞不大適合他們的口味，他們多點喜歡「家在台北」「今天不回家」的原故。

在老萬看來，他們舞的技術非常好，現代舞的美妙動作和姿態，不比老萬在拉斯維加斯看的法國歌舞團為差，值得佩服的是她們夠勁，每一動作都是青春活力的表現。更難得是他們不管觀眾多或少，表演一樣認眞，絕不欺場，這一點，相信許多歌舞團辦不到。不過，有一點老萬覺得不大順眼，她們是全女班，所有男角由女孩子反串，雖然個個都是「美少年」，但缺乏男兒氣概。台灣的歌舞團及日本的歌舞團，所有「男角」，都是一個型，他們一舉手，一投足，有時令人發笑！

老萬還是喜歡看法國歌舞團的「眞男角」，女藝員雖然全部無上裝，用美好的身段吸引觀眾；男角沒有迷人的雙丸，但男性的粗壯體形，相信對座上女觀眾也具同樣吸引力。

日本歌舞團每一節目都是精心製作，每一藝員都受過嚴格訓練，她們跳現代舞的造詣，高出電視舞蹈組（不論麗的或無線）不知若干皮。大概她們每天跳兩三場，還要練舞，跳得多，便更純熟。

除了舞，日本歌舞團最成功的是燈光，配合起豪華的服裝，令人目迷五色，視覺享受，達到頂點。有些人不喜歡她們的「歌」，老萬卻很欣賞，只因她們唱歌的風格，和台灣或本地的歌星完全不同，聽慣本地歌星演唱，會覺得她們不對胃口，其實論歌藝她們是超班馬。不過，唱粵語、國語時代曲，確很難聽懂一句，彼此言語不同，臨時學些外國話，不純正是理所當然。本地歌星也喜唱日本歌，相信㗎佬㗎妹聽了同樣也不懂。看一場日本歌舞，確可以得到兩小時豐富的娛樂，沒機會到拉斯維加斯，看到這樣的表演應當滿足了。

萬人傑

毛澤東高呼蔣委員長萬歲記往

雲野鶴

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的五、六月間，也就是日本宣佈接受無條件投降的前刻，國共雙方在美國友人多方調停下，表面上已經可以坐下來談；毛澤東是時亦已決定親來重慶一行，僞示合作。因此，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特由陪都飛往陝北延安，以便陪同毛澤東飛渝，使國共兩黨領袖，聚晤一堂，作爲雙方衷誠合作的前導。

毛澤東那次離開延安，飛來重慶，以當時的情勢言，頗有無可奈何的意味！筆者彼時在重慶會和毛澤東有一面之雅，那是在國民參政會舉行的一次茶會招待中。毛澤東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也是在參政會茶會中演出的。如今事隔三十年，撫今思昔，眞有「半世紀、夢一場」之感！

邵力子陪同毛澤東赴會

猶憶當時重慶的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爲張伯苓、莫德惠、王雲五、汪庸、吳貽芳諸人。因爲毛澤東既遠道而來，特於民卅四年七月二日下午四時，假軍事委員會，大禮堂，以參政會同人身份舉行茶會招待，此爲毛澤東到重慶後之第一次公開露面。

致詞之後高喊「萬歲」

毛澤東被請致詞後，右手夾着一枝香烟，含着微笑，慢慢立起，先向禮堂四週作漫無目標頷首爲禮，繼卽站在麥克風前，呵嗆一陣，先清理一下喉嚨，麥克風裏也照樣播出「呵：：……嗆」之聲，在全堂肅靜之下，頗有繞樑震瓦之勢，大約經過了半分鐘，才聽見毛澤東濃重的湖南口音，開始說話：

「諸位先生：我這次應赫爾利大使之邀前來陪都，是爲了加強國共兩黨的團結，也是爲了爭取加速對日戰爭的早日勝利。」

毛澤東說過這幾句開場白，又對着麥克風輕輕地呵嗆了兩聲，大概因抽烟過多，喉間又有些痰。鄰座之參政員某君此時低聲向筆者打趣說：「毛潤之雖賣慣膏藥，可惜痰太多了。」筆者也低聲說：「此之謂譚（痰）派唱工老生也。」

毛澤東咳完，繼續說道：

「目前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戰場上，已由攻勢爲守勢，在太平洋上，也節節敗退。歐洲方面，盟軍攻

日到來。」

至此，毛澤東又咳了一兩聲，吸了一口香烟，並伸手從衣袋裏掏出白色手帕，抹了一下嘴唇，然後又繼續說：

「在這種情勢之下，中國共產黨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爲抗日戰爭而努力。」

毛澤東話剛至此，全場響起了如雷的掌聲，在這與奮熱烈氣氛下，突見毛澤東在麥克風前，高舉右手，面對全場說道：

「讓我們同喊蔣委員長萬歲」！

毛澤東立卽將身軀向上聳躍，聲音洪亮，高喊着：

「蔣委員長萬歲！蔣委員長萬歲！」

連續兩次，全場掌聲更熾，有如年卅晚放鞭炮。毛澤東的致詞，亦就此告一段落，眞可謂皆大歡喜。

毛澤東回到首賓席就坐後，又由張伯苓與吳貽芳先後致詞，一場戲劇化招待茶會便告終場。

計算時間，這次參政會的招待茶會共歷時四十五分鐘，開場與收場主席團講話合計十五分鐘，而毛澤東個人致詞則佔去卅分鐘，估計毛澤東說

是日在茶會中，最高興的是邵力子。毛澤東致詞時，只見邵一直裂着嘴，望着毛澤東露出和悅的笑容。毛澤東離去時，依然由邵力子陪着起身，一路和參政員們握手點頭，殷殷辭別。

毛、邵離去後，兩百多位參政員有的立卽走了，有的則三三五五聚在一堆，在各個角落交頭接耳，密談國是。其中尤以各民主黨派人士，對毛澤東既然表示合作，在這次茶會中，他們的高興，當較邵力子有過之而無不及。

按國民參政會之組設，應追溯於民廿六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後，當時全國鼎沸，羣情激昂。國府爲團結各黨各派及在野之社會賢達，乃設立國民參政會，俾集思廣益，共禦外侮。參政會之參政員額最初定爲一百六十人，由各省各職業團體分別推選，遍及於蒙古、西藏之邊疆省份、以及海外各華僑團體，合計一百五十名，其餘十名，則由政府就全國之有學識資望者遴選之。於民廿七年蘆溝橋事變周年紀念日宣告成立。

國民參政會，卽訓政時期之中央民意機構。其職掌爲審議中央政府交

蓋有潔白之枱布，並陳列鮮艷花瓶。經過一番佈置，頗得淡雅肅穆之緻，是日前來參加茶會之參政員約二百五十人左右，至午後五時毛澤東始由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陪同蒞止。

邵力子和毛澤東並肩含笑，步上軍委會大禮堂的石階時，站在禮堂門外聚談的參政員們，也立卽表示迎客，邵力子連聲不迭地說着：「這是潤之先生！」一個個逐一介紹，先在大禮堂門口握手寒暄，一時間「久仰、幸會」之聲，此起彼落，熱鬧非常。洽步入禮堂，記得邵力子首先向毛澤東介紹的是梁漱溟，接着便挨次與濟濟一堂的參政員分別握手。

毛澤東是日穿了一套灰色中山服，領口仍然鬆鬆地，似扣未扣，一頭又濃又黑的頭髮，大約有三分一披在前額，他的手掌，又厚又大又粗，和他相握時，被他緊緊一抓，不由你也不使出些勁兒來應付。

握手畢，由邵力子導引毛澤東至中間之首賓席坐定，先獻出茶點及香烟，毛澤東對於香烟是不可須臾離的，擦着火柴便立卽燃上一支。主席團公推王雲五致歡迎詞，當歡迎詞未及數言，毛澤東已另燃第二枝香烟；王雲五的致詞不過數分鐘，而毛澤東已抽完第二枝烟了。於是，主席團請毛澤東致詞。

在座之參政員均懷有一般之想法，以為當第一屆參政會時，共黨出席之參政員王明（卽陳紹禹）及周恩來，詞鋒犀利，一經開口，如演話劇，頗能聳動聽聞，而且頗具吸引力，毛澤東既為共黨首領，則其一發言必滔滔滾滾而不絕，大家不約而同有此想像。

屆議長為汪精衛，副議長張伯苓。嗣因汪精衛出走河內，乃取消議長制，改為主席團。

國民參政會，以兩年為一屆，至第四屆時，參政員名額已增至三百五十名。自第一屆起，中共方面選出參政員七人，其先後曾任參政員之共黨要員如毛澤東、周恩來、林祖涵、董必武、秦邦憲、王明、鄧穎超、徐特立等。

惟從第二屆起，共黨參政員卽開始不常出席，繼而則部份不出席，後來竟拒絕全不出席。到第四屆時，因赫爾利大使斡旋之故，始由董必武一人出席作為點綴。

在筆者記憶中，第一屆會期，共黨出席者之王明（卽陳紹禹）最露鋒芒，幾乎無案不表示意見，口齒伶俐，態度激昂，頗具羣眾大會上演講之煽惑性。至於這次毛澤東致詞後之高呼「萬歲」，據說毛澤東回延安後，卽告其部屬，自認此舉係一種政治上之手段云云（見魏德邁回憶錄）。足見共產黨人之一言一動，靡不奸刁詐偽、具有陰謀作用存焉！（轉載「藝文誌」）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五）珠江區與何寶松

「珠江人民報」的前身好像是「中山日報」和「開明報」，這兩份報紙的原名是否確如我寫出來的一樣呢，我不敢確定，因為可能記憶有誤。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共產黨「接收」這兩份報館的產業後，組成「珠江人民報」。

珠江人民報直屬於「中共珠江區地方委員會」管轄，是中共珠江區地方委員會的喉舌。

當時的「珠江區」包括下列八個縣：卽中山、順德、東莞、寶安、三水、花縣、番禺、南海，另外有石歧市。

「珠江地委」是「珠江區」的最高權力機關，因為它是黨組織；表面上與「地委」平衡的機關是「珠江專署」，「專署」是「政府機構」。事實上「專署」的一切措施，均須聽命於「地委」。

當時「珠江地委」的「第一書記」是楊康華，「宣傳部長」似乎是梁其達。「珠江專署」的正專員是共產黨員嚴尙民、副專員是投共將領何寶松、共產黨員鄭少康、共產黨員馮揚武。

何寶松雖然是第一副專員，事實上是半點權力也沒有的，共產黨員鄭少康和馮揚武雖然在名義上比不上何寶松，而實權卻大得多！

有一次，幹部們接到一份通告，說何寶松調上廣州。當時筆者還以為他高陞了。

隔了多年，筆者遇見一個叫做張其智的，受盡「審查」之苦的「幹部」。張其智本來是何寶松的老部下，他說曾在廣州見到何寶松。

原來何寶松被「調」上廣州後，卽被送入監獄，並且被判「十六字令」。所謂「十六字令」者，卽「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強逼勞動，以觀後效。」

何寶松被判決後，本已抱着必死之心，誰知共黨覺得他還有利用價值，又把他釋放出來，安置在「廣東省參事室」做有名無實的「參事」。

何寶松的結局怎樣，我不清楚，但決不會稱心如意，則可肯定。

何寶松帶領了一師人投奔共黨，其遭遇尙且如此，目前狂呼「回歸」的「學者」先生們，有誰對共黨的貢獻大於何寶松的？請先照照鏡子，好好地整一整顏容；以免像李宗仁太太郭德潔似的，今日還到處參觀，明日便「因癌症逝世」。如果癌症垂危者，竟能在垂死前夕到處參觀，那就是「毛思」的「偉大」！

我看美加

【22】

劉人傑

美國首都華盛頓

汽車酒店設備不比酒店差，有許多新建的汽車酒店還好過普通酒店，且價錢一般比酒店便宜一兩成。以我們住的這一家來說，我最滿意是浴室，設備固然摩登，水力之猛，得未曾見，來一個溫水淋浴，精神百倍。

老萬住汽車酒店這不是第一次，在拉斯維加斯我們住的也是汽車酒店，給老萬的印象也不錯。老萬以爲，到美國旅行，如果沒有事，住市區酒店較方便；如果有汽車，最好住汽車酒店，不必爲停車問題頭痛。如果租了汽車，又住市區酒店，那部車子的處置，確大傷腦筋，正式有瓜摀個茄來夾了。

華盛頓可遊地方不少，如白宮、國會大廈、啫花臣總統紀念堂、林肯總統紀念堂、紀念碑等等，都值得一遊。我們到的時間不早，加上走錯幾次路，除了在市區繞個圈子外，打算明天才開始遊覽，今天晚上，到唐人街一遊，因爲孩子在美日久，總是渴望吃到中國菜，在拉利小鎮，除了自己燒就吃不到眞正中國菜。

華盛頓唐人街雖比不上三藩市

國、陶園、華麗、中國茶園等。金國是較好的一家，孩子到過華盛頓幾次，每次都光顧這一家，價錢比三藩市貴，也不及三藩市菜館烹調好。

夜後的華盛頓

入夜，華盛頓市區成爲黑人世界，白人大多數住在市郊，這情形芝加哥和紐約也差不多，不過紐約是個人口密集的地方，不似華盛頓那麼顯著。我們在金國吃完晚飯後，在馬路上蹓躂，碰到的大部分是黑人。

早就有人告訴老萬，美國黑人頗似香港揓頸黨，晚上在市區，不大安全，因此老萬不敢久留，瀏覽一會附近風光後便開車回酒店。

唐人街除了有十多二十家中國菜館外，還有中國人開設的雜貨店及售賣工藝品、古玩等的商店。老萬也看到中國國民黨駐美京的支部，發現有火燒過的痕迹，不曉得火警發生在什麼時候，爲什麼發生火警。

唐人街附近有許多傢俬店，晚上亮了燈讓人們參觀，且標明價錢。美國傢俬很貴，但華盛頓這幾家傢俬店陳列的卻比香港便宜得多！



目前紐約最高的建築物——世界貿易中心，帝國大廈已跌到第二位了。

大沙發，不到二百元，一千元港幣而已，在香港買本地貨也不成，來路貨更不必問。

有位在紐約住了十多年的朋友告訴我，華盛頓、紐約、芝加哥等地，黑人活躍，不只揓頸鬧事那麼簡單，且構成政治上的危機。因爲市區黑人太過亂籠，白人紛紛遷居市郊。白人不願與黑人爲伍，情形很明顯，美國的房子多是一區一區的，如果某一區當中來了一伙黑人，這區的房子馬上跌價，因爲其餘住在那裏的白人紛紛遷走，賤價將房子出讓，白人不會要，只好賣給黑人。

黑人故意把市區弄得又髒又亂，白人更不願留居，於是市區居民大部分是黑人，在投票選舉時，這些地區就成爲他們控制的區域，使黑人及受黑人利用的白人政客得以打進政壇，成爲當權派。表面看來，黑人只是搶刧、酗酒、販毒，其實，他們把這些大城市搞到亂糟糟，實有政治陰謀存在。

關於美國黑人問題，以後再談。因時間已在晚上，市區冷冷落落，行人寥寥，我們不敢再流連，趕忙回到汽車，關上玻璃，開了冷氣，慢慢在市區兜圈子，較爲安全。

除了不夜天的紐約，美國城市到晚上便很冷落，店舖除廿四小時服務的以外。大都在六點左右打烊，只見店舖裏透出的燈光，沒有顧客也沒有售貨員。美國的店子寫字

據說一來爲了美觀，二來宵小活動，警察在外邊巡邏時容易發現。

遊覽華府

華盛頓遊覽區差不多連在一起，每處距離不太遠，有一種川流不息的遊覽車服務，十分方便。這種遊覽車像無軌火車，一個車頭拖着三四個車卡，兩邊沒有遮攔，可盡情欣賞景物。遊客買一張三塊錢的車票，可登上任何一輛遊覽車。這些遊覽車穿梭在遊覽區內行駛，站上不消等候十分鐘，便有一輛開到；另一路線則兼遊市區名勝，要多付兩塊錢。

初時不曉得有這種遊覽車，自己開車參觀，反爲麻煩。每到一處地方，要找停車位比在中環還要困難，單是爲了停車，已浪費半天時間，且每到一個地方，還要拿着地圖慢慢尋找，最後索性把車子停好，買幾張遊覽車票，反而遊得暢快。

我們到華盛頓那天，剛好日本首相田中拜會尼克遜，白宮附近遍插美日國旗，禁止遊客進入參觀，雖然有人排隊，最後得到通知，人龍便消散。

不過，除了白宮，華盛頓還有許多地方值得參觀，如國會大厦、聯邦調查局、印刷鈔票的國家印製局，華盛頓紀念碑、林肯及哮花臣紀念堂，還有兩個博物館，都是遊客必到的地方。

國會大厦建築雄偉，我們到的那天，水門事件剛在聆訊，國會大厦外邊停車場，有許多大人物座駕，如伊里諾州第一號等，這些汽[illegible]在播影聆訊情形，電視台記者在裏面錄影，忙得不可開交。他們一班人爲美國政治風暴奔走駭汗，一定很羨慕我們漠不關心，閒情逸緻的遊客。

林肯和哮花臣紀念堂都很雄壯，在電影和圖片裏經常看到，親臨其間，走在一百幾十級的石階上，和細看大理石的建築，卻有另一種感覺。從國會大厦遙望紀念碑，是一個美麗的構圖，許多攝影家曾在這裏拍攝了美麗的鏡頭。紀念碑可購票進去，登上頂尖。不過，老萬以爲華盛頓紀念碑也和自由神像、帝國大厦一樣，從外邊觀看，比走進去向外望好得多，所以我們不願

最可惜的是我們錯過參觀聯邦調查局和印製鈔票，因爲上午就擱了很多時間，這兩處地方到下午四點便關門，我們已趕不及。在華盛頓只逗留兩天，沒機會再去參觀，引爲憾事。中國的調查局老萬已參觀過，美國調查局內容如何，作一比較，該是很有意思，可惜錯失大好機會！

恐龍·老爺車·太空囊

老萬在華盛頓參觀過兩個博物館，和其他博物館一樣，美國博物館的特色是着重趣味，一切力求顯淺，容易了解。



汎美大厦夜景，它是紐約最美麗的建築物，雖然並非最高。夜間看來，更見壯觀。

參觀，不是[illegible]專家而說？許多朋友會對老萬說：一個沒有歷史文化的國家，他們的博物館沒有一看的價值。如你到過歐洲看過英國的博物館，會知道美國的幼稚。英國有深遠的歷史文化，而美國立國僅二百年。他們這說法也許對，老萬並非不重視歷史文物，不過，老萬念書時歷史經常不及格，對「古物」興趣遠不如「今物」。人家二百萬搶着買一隻古代瓷碗，老萬寧願要一隻實用的現代設計的盤子。參觀博物館也是如此，要我看看法王路易坐過的椅子，拿破侖跟約瑟芬睡過的床，我不如看看電動按摩椅，或冷暖自動調節的水床。古時的人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用的是什麼器皿，北京人的化石如何，讓專家去研究，和現代生活直接有關的，老萬認爲更有價值。

這不過是老萬個人的喜愛，當然很多人對「出土文物」甚有興趣，否則，中共不會大量把中國歷史文化的遺產搬到香港來出售。

在華盛頓參觀的兩個博物館屬於自然科學與機械科學的，都跟我們日常生活有關，所以老萬肯花幾個鐘頭寶貴時間去參觀。

第一個博物館是有關獸類的，可以說是野獸博物館，一進門，看到巨大無朋的恐龍骨骼，已使老萬感到這博物館的氣勢不錯，在陳列恐龍骨骼的展覽室內，還有許多有關恐龍的圖畫及資料，也有不少恐龍的化石，每一塊骨頭，在恐龍圖畫上，用特別色彩表明位置所在，連不懂英文的人也可看懂。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經過兩次碰壁之後，周恩來曉得問題不是這麼單純了，光是坦白在江西時期的事，不可能過關，但除此之外，又坦白什麼呢？冷靜想想，忽然想到毛澤東是不是要自己坦白與蔣委員長的關係，想到這裏不由得嚇了一身冷汗，覺得問題可是大不簡單，如果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寫出來，就等於承認爲政府作間諜，毛澤東向政治局一宣佈，什麼都完了，卽使毛澤東暫時不宣佈，但一生也受他控制，生殺大權全操於其手，後患何堪設想，周恩來想來想去不寫今日過不去關，寫了將來也不得了。到了此時，周恩來反而覺得鄧穎超有先見之明，當初眞不該回來，但此時已經羊入虎口，再後悔也遲了，只得耐着心，想辦法過了關再說。

經過長時間的考慮，周恩來採取了避重就輕的辦法，坦白出和周佛海的關係，如何與周佛海認成本家兄弟，把共產黨內消息透露給周佛海。寫好了又親自送去棗園，面交田家英。

毛澤東看了周恩來第三次的坦白書，笑着向江青說道：「差不多了，周恩來已經承認了同國民黨的關係。」

江青心裏霍地一跳，問道：「他怎樣承認。」

毛澤東說道：「他承認同周佛海認作本家弟兄，把我黨秘密告訴周佛海。」

江青說道：「這還是私事。」

毛澤東「哼」了一聲：「私事，他出賣黨的秘密，怎能算是私事，再說周佛海現在當了漢奸，我們也可以指周恩來通敵，抓到這項證據把周佛海送去重慶，交給軍委會，要國民黨殺他，我們不必費手腳。」

江青說道：「潤之，這又何必呢？林老只是說把周恩來改造成太監，要他死心塌地爲你用，並未說要殺他。」

毛澤東笑道：「你內心裏總是偏護着周恩來，不過，我要提醒你，周恩來這人外表雖然可愛，但是，內心眞靠不住，我們這時放他一馬，他得了勢就未必肯放過我們了。」

江青問道：「你眞打算殺周恩來。」

毛澤東摸摸江青的臉蛋，笑道：「你急什麼？我眞打算殺他，還要他寫什麼坦白書，你看見我要王實味寫坦白書沒有？」

江青說道：「我是替你着想，像周恩來這種人才，去什麼地方找。只要能把他收服過來，就是一條得力膀臂，殺了太可惜。」

兩人正說着，活曹操又來了。

毛澤東說道：「林老，你來了正好，周恩來第三次坦白書送來了，請你看看。」

活曹操看了一遍，摸着一小撮五色鬍子說道：「這是避重就輕的辦法，他既不能完全否認與國民黨有關係，只有揀不重要的說，以減輕自己的責任。」

毛澤東說道：「他不想承認替蔣先生作工作，推到我的襟弟佛海身上，明知道佛海去南京當了財政部長，我不能找佛海對質，以爲就變成沒有對證，不成，還是不能讓他過關。」

活曹操說道：「逼到最後，周恩來非承認替國民黨工作不可，但承認之後，主席打算怎樣處置他。」

毛澤東說道：「我把他的坦白書拿在手上，他幾時亂說亂動，我就公佈出來。」

活曹操靠在睡椅上閉着眼睛摸着小鬍子喃喃自語道：「大材小用了。」

毛澤東問道：「怎樣大材大用。」

活曹操說道：「一旦周恩來坦白出來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就把他放回重慶，派他同國民黨鬭爭。」

毛澤東覺得這個辦法倒是妙，問道：「林老，行得通嗎？」

活曹操睜開眼睛問道：「爲什麼行不通？」

毛澤東問道：「周恩來肯嗎？」

活曹操說道：「他不肯就不能過關，問題很簡單，逼急了他一定肯的。」

江青覺得活曹操的計策實在太陰毒，插口說道：「逼急了，周恩來學張國燾怎麼辦！」

活曹操搖頭道：「不會的，主席同江青同志都可以放心。」

江青抿嘴笑道：「林老，你一向神機妙算，人人都佩服，你算周恩來不會倒過去，一定有根據了，可不可以說給我們聽聽。」

活曹操說道：「我一說出你會恍然大悟，張國燾不是國民黨的人，所以事急了就投向國民黨，周恩來本是國民黨的人，派在我們黨內作工作，任務未完成，他不可能回去，國民黨也不會容許他回去。」

江青問道：「什麼時候，任務算是完成呢？」

活曹操笑道：「幾時沒有了共產黨，幾時算是完成了任務。」

江青又吃一驚，恐怕引起毛澤東的殺機，但是，毛澤東的情緒卻異常平靖，未有一絲怒容，江青才放下心。

活曹操又說道：「逼周恩來同國民黨鬬爭，雖然也是作戲，但起碼暫時可以斷了周恩來的回歸之路。因爲周恩來同國民黨的關係，是一根線通天，其他人員並不知道，他們只看見周恩來的蠻橫，不講道理，當然就會痛恨周恩來，自然斷絕了他的回頭之路。」

毛澤東拍下大腿說道：「林老，眞有你的，處處看得比別人都高一籌，我只想到如何控制周恩來，把他握在手心裏，就沒有想到把他放出去反噬國民黨。」

活曹操拈鬚微笑道：「天地間沒有棄材，只在用的人能展其所長，便可發揮作用。」

毛澤東與活曹操商定之後，有了新的辦法，又把周恩來的坦白書退回去。

周恩來也料定這次過不了關，但是，最怕又扯出其他的事，當時只就與周佛海聯絡的一點，加上有時也會晉謁蔣委員長報告黨內一切情況，在周恩來的想法，這句話有幾種解釋，自己在重慶，當然要常常晉見蔣委員長，委員長有時詢問幾句中共黨

內情形，亦是事理之常，不能據此定爲自己罪狀，

所以就放心加進去，寫好又送給田家英。

誰知過了幾日，田家英又送回來了，這以來周恩來眞慌了，拉着田家英說道：「家英同志，你別走，坐下談談。」

田家英說道：「副主席有工作，我不好打攪，分了副主席的神。」

周恩來苦笑道：「我這項工作已拖了幾個月，也不在乎這一兩個鐘頭，你坐下咱們談談。」

田家英回身坐下，問道：「副主席有什麼要問我。」

周恩來等田家英坐下，親手倒一杯茶遞過去。

田家英趕快起身接着，說道：「副主席這麼客氣，如何敢當。」

周恩來說道：「不要這麼說，我是一個犯錯誤的人，希望各位同志幫助我改正錯誤。」

田家英說道：「我是一個小幹部，有什麼地方能幫助副主席呢？」

周恩來說道：「話不是這麼說：你日日在主席身邊，受到主席的薰陶，政治水平要比我高得多，所以要請你多多幫助我。」

田家英說道：「我恐怕幫助不了副主席，不過，副主席有什麼事問我，我知道的一定照實說就是了。」

周恩來含笑問道：「家英同志，你知道我檢討了四次，一直未被黨中央通過，我始終不明白癥結何在，你如果知道能不能告訴我，這樣就幫了大忙了。」

田家英心裏暗笑，表面卻一本正經答道：「別的我不知道，只是聽主席說黨中央懷疑副主席同戴笠之間有聯絡。」

周恩來頓時如掉進冰窖裏，渾身冰冷，說道：「這眞是一大冤枉，我同戴雨農連點頭之交都沒有。」

田家英說道：「詳情我也不知道，只是聽到主

席這麼講了一句，既然沒有這回事，副主席也大可不必理會。」說過站起身走了。

周恩來看着田家英背影呆呆出神，連招呼都忘記打，只到田家英走遠了，才如夢方醒。閉着眼扶着頭沉思一時，覺得田家英的話一定是毛澤東要他來說的，完全不理會是不成的，但自己同戴笠實在沒有關係，如果硬着頭皮承認了，一旦毛澤東要發動清算時，一身就兼了國民黨特務與漢奸雙重身份，如何得了。

周恩來此時既不能插翅飛去重慶，又不能找得到毛澤東拚命，唯一辦法只有忍氣吞聲，按照毛澤東的意旨，加上一段同戴笠也有聯繫事。

寫好之後送了去，以爲這次應該沒有問題了，誰知次日田家英又送回來了。

周恩來當時不知如何是好，怔怔地看了田家英幾分鐘，問道：「家英同志，我已經寫進去與戴雨農的關係，怎麼還是過不去關呢？」

田家英說道：「聽主席說，副主席個人生活方面一字未提，不知道是不是要加進去。」

周恩來皺眉道：「我個人的生活有什麼好說的。」

田家英笑道：「我也不知道，好似說副主席同代表團幾位女同志都很好。」

周恩來覺得如同被兜心打了一拳，覺得毛澤東心術太可怕了，如果眞按照他的意思，寫下與代表團女幹部龔澎、范瑾等人有事，有一天毛澤東交給鄧潁超看看，不又是個要命的交易，當時怔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

田家英說道：「其實這也是小節，副主席對許多大的問題都坦白了，何況這種小事，就算有一天潁超同志怪下來，副主席也可以說是不得已。」

一句話提醒了周恩來，不錯，萬事都可以推爲不得已，有一天翻了身，就指是毛澤東迫供，不這樣寫不能過關，實際上完全沒有這些事。想到這裏，也就坦然了。

聯合國制憲會議目覩記(一)

莫名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制憲會議開幕於美國之舊金山大戲院，與會者計有四十餘國代表，可說當時全世界外交壇坫的第一流人物都已到齊了。美國以當時國務卿史退汀紐斯爲首席，英以艾登爲首席，俄以莫洛托夫爲首席，法以杜爾爲首席，中國以宋子文爲首席。首席代表以次，各大國的代表團都有代表十餘人，其他顧問、專員等起碼各擁有一百餘人，大國的代表團甚至擁有三百人以上者，且皆係搜羅其國內的外交耆宿、國際法專家、政治學教授、以及在二次大戰中興起的軍事政治人才。此外，各代表團所帶的秘書、幹事及翻譯人員也都是能手，大半是舊日國際聯盟會中有了經驗的人員。因爲如此大規模的國際會議，會中使用英、法、俄、中、西班牙五國語言爲官式語（Officials Languages），非熟習而敏快者莫能辦事。大會又分成十二個分組會議，每組各議一題或兩題，每題各以一代表主之，分配顧問、專家、秘書、譯員一大羣隨其後，以出席於各會場。如以客觀眼光周覽此十二會議場所，紀載其人物，觀察其言動，眞要嘆賞其爲世界人物精華的展覽會！

四強代表講演競賽

筆者當時爲中國代表團的代表之一，曾親身目擊許許多多的奇形怪狀，如今提起筆來寫這篇回憶文字，因爲事隔二十餘年，有些事已不復省記，只能在下面各節中，分開來敍述當時英美俄法的外交動作及其心理狀態，在二十餘年後的今日讀之，當另有一番感慨！在本文首節裏，且先把這個人物展覽會的競賽節目分爲：開幕時的大會講演會；每個分組議決一案交付大會通過時的說明會，以及散會時結束會。

大會堂可容萬餘人，開會之日卽告滿座，因爲四十餘國的代表人數已佔去約五千人，而各國的新聞記者也近千人，眞正旁觀而無所事事者不過佔會場人數之一半而已。在此大場面之中，首先爲美英中俄四個召集國首席代表的講演比賽。比賽結果，據筆者個人的批評：英國艾登第一，美國史退汀紐斯第二，俄國莫洛托夫第三，中國宋子文第四。

大家在這燈光燎亮、萬人寂靜的大會中，看到台上的艾登，眼覩其動作，耳聽其講白，眞是極其雍容而又朗爽之至。在此開場白的外交政治性大會中，自然不必像教授派那樣要把高深的哲理都搬了出來，但艾登能用十幾句話將英國人的世界觀表白一下，用辭簡練而明白，卻見本領。至於語音的清爽，態度的大方，令筆者坐在台上前排（中國是C字起頭，故列在前排），恍如昔年在北平大柵欄看京戲名角楊小樓演趙子龍一樣，眞所謂操之有素，爐火純青。

美國的史退汀紐斯並不長於講演，但他的態度誠懇而又活潑，他終篇只是在敍說剛死了只有十三天的羅斯福總統維護世界民主與和平的苦心，與乎美國人還正在太平洋與日本抗戰的犧牲，這些話確實相當令人感動，在大會聽衆中有當場落淚者。

莫洛托夫，因爲矮而胖，動作甚慢，大氣盤旋，然而不免露出做作的痕跡。他隨帶兩個譯員站立左右，俄語的講辭既冗長，而又要用法語英語重譯兩遍，令聽者疲乏不耐，但他自己卻站在台上左顧右盼，毫不覺得。

宋子文的講演，在態度上顯然過於緊張，因爲這個場面太大，也就難怪了！他能夠站在台上照着紙上所寫的，一句一句地唸完，總算難得（四人講演，只有艾登手中無片紙，直立台上，並無桌子遮着半身）。

顧維鈞官話出風頭

最不能令中國代表團中人滿意的，是宋氏演辭之糟，完全不能表白出中國爲反抗暴力、維護正義而犧牲的精神。因爲中國代表團的各位代表們齊集於舊金山，已是開會的前夕，而宋子文先生要讀熟他這篇英文講演辭，非前三五天動手用工夫不可，因此他只好秘密的請教他的秘書隨員。碰巧這位秘書隨員連中國文化的氣息都未聞過，西洋文明也了解甚差。開會前夕，我們這些代表拿出這篇講辭來一看，十位代表，九位譁然，尤其王寵惠先生越讀越起氣，叫顧維鈞先生拿去請首席代表改過。但宋先生說：「一句都改不得，我唸熟了的，改了，我就唸不下去，只好不出席。」大家也只得算了！

聯合國本規定英、法、中、俄、西（班牙）五國語言爲官式語，而我宋首席代表之開場白乃用英語講演，故當時美國報紙曾有譏評，說：「大會上中國語言的規定是多餘，連中國代表都不說中國話哩！」於是，中國代表團決定在大會有所報告時（由四召集國輪流擔任報告），推顧維鈞代表講一次中國話。顧維鈞說的是江蘇官話，但口音清楚，緩急有緻，全場靜聽畢，掌聲四起，然後才用英法語譯出。

顧維鈞能出這個風頭，並非意外，因爲他是老手，雖第一次向一萬多個番鬼佬講江蘇官話，但他一點也不驚不詫，非常鎭定，而我國的另一代表吳貽芳女士也是能特別的鎭定，所以她以女子身份更在大會中特別出過風頭。

照例每個分組會議決議了一條法案，必提出大會通過，通過之後，要由大強國或小強國代表登台

把這一決議案說明或頌揚一番。當大會於第二次通過憲章序言時，美英蘇代表均相繼登台，宋首席未到，顧代表頭暈，臨時請代表中另推一人講話，而吳貽芳代表遂得登台發言，侃侃而談，英語既流利，意思又周到。中國女子有此本領，全場驚讚，掌聲大動，鎂光燈閃照不停。吳女士下台後，筆者笑問她道：「看見台下如何？」

她笑答：「我們是老教授了，看見台下都是學生罷了！」

是時胡適之先生曾在旁笑道：「豈特當教授，她當學生時，就曾把我的學生會主席搶去做過許多時了咧！」

一步一格未免難行

像這樣通過議案的大會，一幕一幕的，在表面形式上都還可觀，可惜開到閉幕大會與簽字時，形式便大不如前，情緒也欠佳，這一半由於各國代表多不滿意於「否決權」的規定，一半由於美國人安排這類事情，過於仿照好萊塢電影導演的手法，把這許多自命不凡的代表好像當着紅番或牛仔，不然就是大猩猩或林丁丁去排演一番了！

譬如各國代表簽字於聯合國憲章上這一幕，一位一位輪流寫上自己名字，本是很簡單的一件事，而美國人卻恐怕在鏡頭上快慢不一，動作凌亂，因而要來一次預演，將每一個國家的代表先請去演習一下，這反成為滑稽鬧劇，失其莊嚴性了！即以我們中國代表團來說，宋首席早走了，胡適代表也去了紐約，剩下我們八個人，被請到一間長方形屋裏，排成一行，照着地上劃好的白線方格，要我們一個接着一個的練習台步，一步一方格，而方格特別長，適合於美國瘦長人的步伐，卻不適合於中國的矮胖子，王寵惠代表因為特別高，步法尚合格，而張君勱、胡政之等代表，人既矮胖，又走得慢，便依着格子走不成功，兩步一來，導演者又叫另外來過，弄得全體鬨堂大笑。胡政之先生當場表示抗議，步法要隨便，不必一律，然後畢事，隨即步出台前簽字，並不如導演者所想像，會大家爭着走前面，以致零亂錯失的。

向杜魯門致敬排班

又譬如閉幕時，各國代表齊集，去向美總統杜魯門致敬的這一幕，也安排得不妥當，也是為電影導演的手法所誤，以致大家有點不安，反把大家致敬的誠意影響了！

一個敞廳特別寬廣，場面自然宏大，但在壁上將各國國名一個一個分別掛起來，要各國代表照着本國名牌走到下面去分別排班站着，並無椅櫈可坐，這就不大妥當了。我們想，杜魯門總統一定會走出敞廳，站在中間招呼客人。然而不然，站了十來分鐘，裏面屋子裏跑出來一人傳呼國名，乃是一國一國的分別傳見。每傳一國，隨班而進，鎂光閃照不已，於是，四十餘國的代表多數都不耐煩起來，秩序反而大亂。因為大家一想，這樣要站到何時，方能了事呢！

一位法國代表老外交家，曾任數次外交部長、內閣總理的保祿班古爾，當時已年近八十歲，因不願久站，乃拉着筆者一同進入酒吧間，叫兩杯紅酒，痛飲幾口，曾向筆者笑道：「美國電影教育的影響好大啊！我老了，已無法與人比腿勁了呢！」他接着又說道：「美國人能為人道去犧牲，這種精神真可佩！法國兩次大戰的沉淪，都被美國打救了，戰後復興，法國還要靠美國想辦法，我是滿心感贊美國的。但是今後要靠美國來安排國際的事情，我憂慮美國人看事太易，想法或者單純了一點啊！」

范登堡以粗還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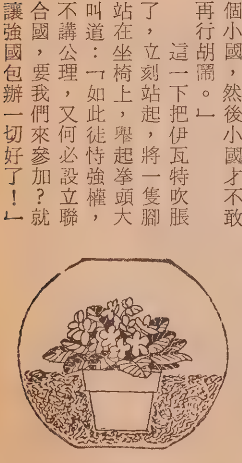
當是時也，非洲的國家還未獨立，世界上的大小國並無現在這麼多，在這次舊金山四十餘國的國際會議大場面裏，有俄共來參加，這算是第一次，誠如莫洛托夫在大會發言時所說，俄國人用俄語來主席於這樣大的國際會議，這是破天荒，他很高興（他大有鄉下佬初次進城的樣兒）。然而就因為有了俄共的參加，這個最令人頭痛的聯合制憲會議，也算是世界外交家們第一次才碰見的！

國際外交，態度總應該彬彬有禮一點兒，唯有俄共代表老是不客氣，出語粗暴，以不怕得罪人為原則。如一開始大會提出邀請阿根廷參加聯合國的問題，俄共首席代表莫洛托夫即大叫：阿根廷是法西斯，那能要他參加，如參加，則波蘭更應參加。彼時因為否決權尚未經大會通過，南北美各國佔的票數多，所以阿根廷畢竟被通過參加。

一開分組會議，所討論的問題，多涉實際，如託管制度；如經濟與社會合作；如區域安全組織等等，俄共代表維辛斯基、葛羅米柯等無話不爭，無事不吵，特別對於英美國代表，有意比賽強硬，往往聲色俱厲，等於呵斥。在開分組會議之初，大家都還表示君子風度，說話笑容滿面，有時語句稍帶幽默，但俄共代表從來總是扳起面孔，毫無笑容，好像恐人測透其高深的樣子。甚至動輒以粗暴語氣詆譭英美代表，英國人尚能忍守，仍舊不改紳士常態，而美國代表如范登堡參議員等則受不了，也以粗暴語相報，會場空氣頓異初時。范登堡參議員說：「蘇聯代表以為他們是工人出身，要說話粗鄙，來嚇倒縉紳先生，我也是工人出身，更比他粗，看他們又如何！」

其次還擊俄共代表最兇的，要數澳洲代表外交部伊瓦特。當辯論否決權時，五強以外都認為中、英、美、俄、法五國有否決權，而其他則否，是此聯合組織完全為五強所操縱，小國意不能平，爭持甚力，尤以澳洲代表伊瓦特發言最多，儼然為小強各國的領袖，與大強來周旋。俄共代表大不耐煩，起立說：「世界之所以難得和平，易啓戰禍，就是因為小國最愛吵鬧，不聽大國招呼，往往是小國先打起來，把大國拖了下水，於是大戰發生。今日要弭戰禍、求和平，就是要大國能合作，不偏向那一個小國，然後小國才不敢再行胡鬧。」

這一下把伊瓦特吹脹了，立刻站起，將一隻腳站在坐椅上，舉起拳頭大叫道：「如此徒恃強權，不講公理，又何必設立聯合國，要我們來參加？就讓強國包辦一切好了！」



從春節看大陸人民苦況（下）

胡菱之

「在杭州地方所聽到和看到的情形是：無論工、農部門，都有不少的舊時紅衛兵從中搗亂，他們游手好閑，啥都不幹，也不聽從幹部門的指揮。革委會經常派出武裝槍兵，把這些從前替老毛賣過命進行奪權造反的紅小將，一個個被共兵像老鷹捉雞仔般抓去了，也無濟於事。但各地中共革委會對於清理階級隊伍，仍在雷厲風行；潛伏於各革委會、各軍區的林系分子，不斷與毛派分子對峙，且方興未艾！因之，現時大陸上的敵對派系多如牛毛，大致上壁壘分明的至少有三大勢力——毛澤東派、林彪派、劉少奇派——相持不下，鼎足而立。唯其如此，所以，過去必須清除的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未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及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等類，多半在這三派的矛盾中生存着。

此外，尙有過去很吃香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現在亦已一落千丈，不獨是中共中的黨方會指責他們有野心，企圖以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口號，來抵制黨的領導，致使毛澤東的指示：整黨建黨的工作，竟陷於混亂狀態中！甚至羣眾也很少理睬，他們只好走向劉、林路線。

「至於那些自北方下放來到江南各地的毛共幹部，實際上比普通工人農民更加痛苦。因爲他們在北方未曾幹過水田工作；來到南方不能插入農業生產隊，只有入礦坑工作。而他們所負擔的任務共有十大項，必須做領導的模範地位。但實際上則比奴工不如！他們不但要跟工農羣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樣受工農羣眾再教育，還要固定在一個生產隊或礦場落戶，做好永遠當農民工人的計劃。更要繼續參加鬭私批修，檢討自己的錯誤思想，切實完成生產任務，澈底服從農村工礦的黨軍代表或民兵幹部的指揮，必須帶頭到最艱苦的生產崗位去幹活。……」

假定讀者是不健忘的話，相信還會記得在中共竊據大陸最初十多年裏頭，由於鐵幕低垂，不特鐵幕外面的人無法進入大陸去旅遊；甚至連那些親共的海外華僑也很難踏入鐵幕去。總之，鐵幕內消息不易外洩。因此，中共的「新華社」和它的宣傳刋物，便可不着邊際的瞎吹；同時，海外的「愛國報紙」，更把鷄毛當令箭，變本加厲地大吹大擂，替中共政權粉飾一番，自欺欺人地說：「大陸上各地人民，正忙於採辦年貨，他們是如何歡渡春節？」這裏可抄錄本港一家「愛國報紙」一九六九年二月七日(農曆正月初三)，刋出「新華社」的電訊曾說：「上海、南京、青島、天津、武漢、重慶等地的人民，在農曆元旦那天，到處都張燈結綵、舞獅、舞龍、買花、吃年糕、剝大紅瓜子」等形式節目。

以上這些宣傳，表示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人民，新年期間依然過得很舒服，很熱鬧，很快樂似地。並且，在每年十二月以後，從大陸中共方面運來香港的大量「年貨」中，也的的確確包括有白淨的年糕、大紅瓜子、黑瓜子、綵燈、臘鷄、臘鴨、臘魚、煎堆、油糍、年畫、炮仗、花枝、盆栽、兒童新年玩具，以及紅紙錢、紅利市封包……等等，應有盡有。這種情形，直到現在不但沒有短缺，且有增無減，使到海外華人看來，以爲那些淪陷在大陸的親屬朋友以及所有同胞們，也可能會分享一點的吧！其實，現在淪陷於大陸的同胞們，不獨完全不能分享以上的新年用品；甚至於許多地方連看也看不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間，新華社上述的地區中，多半都還在造反奪權，居民在新年連出門都不敢，商店關門閉戶，怎有錢採購年貨？到什麼地方去採購？豈不是欺盡了天下人？每逢大除夕及新正初一的幾天裏面，人們連休息的時間也被剝奪殆盡，又怎有時間去張燈結綵、舞獅、舞龍、買花、吃年糕、剝大紅瓜子？無怪乎希特勒的宣傳機關認爲：連續說謊一百次，就變了眞話。毛澤東除了向商鞅、秦始皇、史達林各方學習外，也曾拜希魔爲師！

一九七一年春節時，我有一位朋友陳君，趁假期之便回到武漢一趟，他曾行遍大半個城區地方，據他返來告訴我，市面上根本看不見有什麼「年貨」發售的；也看不出新春的氣氛。他當時覺得很奇怪，在香港那些「國貨公司」，發售的大批年貨，都是由大陸運來的，爲什麼在出產地的大陸市面上反而看不見年貨呢？況且武漢是中國南北交通的樞紐，向爲九省的通衢，平漢鐵路經過這裏，無論從華北或華中出口的貨物，大多集中於此，尙且看不見，其他的地區，更可想而知。後來他的妹妹罵他：「你還是那麼天眞的。總以爲是往年那樣吧？我們在這二十多年來簡直沒有過一個比較安定的新年，從一九五四年起，政府算是大發慈悲，在過年那天給我們每人配給了四兩猪肉。五八年組織公社後，四兩肉已被取銷了，新年的工作還比平時要辛苦得多，目的是要大家忘記過年，節省費用也是好的，你看市面到處都冷清清，何曾找得出半點新年的氣象？」

據陳君說：「大陸各地的扒手多如牛毛，假如你稍不留心，晚上一個人出街，見你的服裝整齊，他便聯合二三人跟踪至小街時，即對你實行「劏死牛」！尤其那些替老毛造過反、奪過權的「紅衞兵」，目空一切，對什麼人都敢搶敢殺，在農曆年新年期間更爲活輕！但自「文革」以來，毛共推行「除四舊」運動後，大陸上也沒有什麼可搶，它們只有向還鄉客下手了。

由於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中共電台的一次廣播中，提出了關於春節期間提倡「新風尙」的六點意見是：

「㈠春節期間要以階級鬭爭和兩條路線鬭爭爲綱領，進一步地展開『三忠於』活動，廣泛深入地開展革命大批判，把劉少奇、江華及其他在所有公

社散佈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批深批透，挖除產生四舊的根子。

「㈡組織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爲貧下中農宣傳演出，大讚大頌毛主席，並大讚大頌毛澤東思想。

「㈢檢查修正擁軍公約，廣泛宣傳解放軍三支兩軍的功績，和解放軍一起用「儉用會」、「憶苦會」、「座談會」和「聯歡會」。

「㈣提倡晚婚，反對早婚；堅持節約辦婚事，反對舖張、浪費，澈底砸爛封建式婚姻。

「㈤提倡用「追悼會」、「憶苦會」、家庭批判會等情形來代替吃年夜飯，拜神等迷信活動。

「㈥破四舊、立四新是一場嚴酷的階級鬪爭。我們必須提高警惕，粉碎階級敵人的一切陰謀破壞活動。並在新春期間，工、農應停止休假而必加緊工作。」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八日（農曆正月初二日），中共上海電台也曾播出：「春節前的上海市一片繁榮，鮮明地顯示出財貿戰線鬬批改高潮帶來的新氣象，顯示出無產階級大革命的豐收成果。廣大革命羣眾紛紛評論說：『這次上海春節市場突出了無產階級的政治，突出了毛澤東思想。』……」原來該電台大吹大擂地吹噓所謂「繁榮」和「新氣象」的具體表現，不是大批的年貨上市，而是說：「從熱鬧的南京路、淮海路直到近郊的工人新村，無論是幾層樓的大商店，或設在生產大隊的供銷合作商店，無論是百貨店、菜場、照相館、飯店，到處張貼和陳設着毛主席的像、毛主席語錄以及熱烈歌頌毛澤東思想，歌頌毛主席無產階級大革命路線的大幅標語。許多商店的櫥窗、櫃台佈置一新，陳列着具有強烈的無產階級政治內容的圖畫、標語，各種商品都貼上了毛主席的新指示。我們要以勤勞、節約，來渡過這革命化的春節。」

在以往每年過舊曆新年時，即使窮人無錢購買大批年貨，而最低限度也得要換上一批比較新一點的棉布衣褲，揮個過年髮，或者換一對新鞋、新襪，或者上浴池去洗個過年澡，表示除舊迎新，皆大歡喜。可是，現在老毛統治下的大陸人民，既沒得飽飯吃，又缺乏衣着。自從中共於一九五四年開始實行棉布計劃供應以來，人民每年都無法取得一件作爲蔽體的衣料。這裏再綜合來自大陸各地回鄉省親的歸客所供給的資料如下：

自毛澤東推行「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共當局對於大陸人民的棉布供給一再地縮減；特別是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亦即中共縮減布料後的頭兩年間，大陸的氣候比以前更爲寒冷，而中共當局供應人民的棉布指標，除了個別邊疆地區及高寒地帶之外，內地的一般人民僅僅配售布料自四尺五寸（市尺）至六尺二寸不等；並且有些地區則完全沒有的。甚至連南京那麼大的都會居民，由於一九六八至六九年間所獲配給的布料，也僅僅能用於修補舊衣舊褲的那樣少；於是當地老百姓爲發洩其怨氣，乃特別編有民謠唱道：「蟾蜍婆，四隻腳，尺半布，如何着？蚊帳拿來做衣衫，天熱不需打赤膊；蚊帳拿來做褲子，小便不用捲褲腳。」這雖是短短的幾句話，卻極盡幽默諷刺之能事！

江蘇無錫地區，由於每年的布票遲至年底不發，人們很想添購少許布料，做一件新衫給孩子着，或者多補幾件破衣，以便洗換，也不可得。因此，當地居民也曾編了一首歌謠說：「既無冬至又無年，更無布料換新裝。連年過年吃不飽，大年初一着破衫。」這類民謠，亦刻劃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此外，尙有浙江的定海、鄞縣；江西的上饒、南昌；以及湖南的長沙、常德、衡陽和西南各省，亦因缺布爲時已久，一般人民僅有隨身衣褲一條，換洗均成問題。同時，更由於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中共當局曾明令取銷各種獎勵布票；凡初生嬰兒，也只有配給一次布料三尺半，以後便等到一歲半大再配，實則三尺半粗布拿來做尿帕也不夠，怎可以纏身？因之，大陸上的初生嬰兒死亡率特別高，亦爲毛澤東間接所謀殺！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中旬，中共當局始發放布票，但每人僅五尺八寸，比六八年減配布幅百分之三十二點四。

特別是對廣東各地的居民所配給的布料更少，中共當局硬說廣東地區較爲炎熱，每年大部份時間都不用着上身，根本也熱得不能着衫。因此，增城、海豐、五華、汕頭、澄海、新會、東莞、饒平等縣人民，通常在夏秋季節不穿上身（女人例外），十五歲以下兒童，仍是全身赤裸的。尤其是在蕉嶺地區的農村，更不像話！不單是男人鶉衣百結，破爛得百孔千「窗」；甚至大姑娘的褲子，也像破舊的漁網一樣無可蔽體！

由此類推，其他各省各縣的人民所遭受的苦況，概可想見！他們處在這種牛馬不如，生不如死的環境裏面，即使中共不禁止歡渡新年，也不破除什麼「四舊」；究竟人民還有什麼興趣來慶祝春節？何況中共在春節期間，更千方百計地來縛束人民呢？據中共喉舌「新華社」一九七一年二月四日報導說：「現在北平、上海、南京、漢口以及其他各大都市，正進行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認眞學習毛主席對衛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利用多種形式，熱情宣傳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偉大意義。」中共在此人民應該休息的春期間來搞什麼所謂「愛國衛生運動」，其最大目的就是不讓人民有片刻休息，而轉移他們重視春節的視線罷了。又傳許多大都市的「街組」，每年在農曆除夕的早晨，即逐戶通知：「在春節期間的一連四天，必須前往指定地點集體進食『憶苦餐』，如有違抗，即以反動論處。據說這種『憶苦餐』，不是享受什麼『年貨』，而是用穀糠、薯藤、酒糟渣等材料混合煑成的食物。換句話說，人民過年不獨沒有好的東西吃，還要被中共強迫去吃那種喂狗養猪的飼料。最可惡的是威嚇他們：食後還不準說『不好吃』！」

這種事實，中共自己也承認了。前年二月八日「路透社」電訊謂：「中共新華社今天說：中國大陸各城市如北京、上海及天津等地的居民，均不獲得歡渡春節的情形。它揚言稱：各地人民在上星期五開始的傳統中國新春節日期間，繼續參加毛語錄，並開會研究毛澤東思想，以代替過春節，任何人不准休假，必須繼續進行『抓革命、促生產』，如有陽奉陰違者，一律以反革命分子破壞生產論罪。……」

總之，大陸的同胞們在春節期間，絕對不是歡渡新春，而是更加悲苦與受罪就是了！

殺光、燒光、搶光的大悲劇（下）

田義夫

我離開第五中隊，又到第七中隊，中隊長大塚信義中尉在午飯後將全體官兵集合，我對官兵們命令說：「午後無論如何必須鋸倒三百株棗樹，兩個小隊展開競賽，鋸完了早回去。」我下完命令，坐在樹蔭下休息，以馬鞭指着兩個小隊長，你們去監督士兵鋸樹。「喂！山本一等兵，你在想什麼呢，握鋸的手一點都不肯努力。……」一個叫大島的上等兵怒叱他的同伴。山本低頭不語。

「喂！山本，你是個日本農民，你會說過對山中的事最能幹，現在你怎麼不努力啦。」

山本原是一個日本農民，他對農民們的痛苦深切瞭解，他看着這樣茂盛的棗樹，眼看着就快收穫，這是農人們的血汗結晶品，現在把棗樹鋸倒了，農民們是多麼痛心的一件事，山本想到此處，他握鋸的手就沒有力氣。大島上等兵叱責他，他也置之不理，可是在他兩人身後站着的細田中士，立卽走到山本前，用他手中的馬鞭子舉起來就猛力打山本，還怒罵着：「山本，你這可恨的東西，睜眼看看，現在是戰爭啊。」山本被打了幾馬鞭，他再也不敢不努力了。

當日晚，棗樹林的面貌完全改變，我這才感到滿足，至於靠樹生活的中國農民，他們能活不能活，我是毫不顧慮的。

回到臨時露營地，勤務兵將搶奪來的肉和菜，一碟一碟擺在我面前，我飲着起泡的啤酒，精神感到愉快。這時福富中尉前來向我報告說：「報告大隊長，今天獲得很大戰果呀。」

「都是些什麼？說說看。」我有點微醉的兩眼看着福富中尉面孔。

福富中尉說：「今天所獲的戰果，計馬四十四，驢五十四，牛三十頭，豬二十頭，這都是我親身查點過的。」

我聽福富中尉的報告後，內心裏雖覺得滿足，但我的慾望未塡滿，我對福富中尉說：「福富，這照我們想像的不是不夠嗎，上兵們不注意去搜查是不行的，那一帶住民他們很巧妙的把家畜藏起來，藏到砂嶺隱蔽地方，必須督催士兵再注意搜查……。」

我對士兵們的辛苦向來是不關心的，我一面飲啤酒，一面想着怎樣對聯隊長作一次好報告，以顯示我的成績。

翌日，我坐在第五中隊旁一處砂丘上，看士兵鋸伐棗樹情況，第五中隊長甲田上尉從那邊帶一個中國老人來，看那老人年紀已超過六十歲外，身體瘦長，兩眼卻有光。

「報告大隊長，這老人有向我們要求的事，我所以把他帶來。」甲田上尉報告我。

我點點頭，問那老人道：「你是什麼村人？」「是吳村的，姓王。」老人跪在我的面前回答。

那老人又繼續向我說：「這地方是砂漠地帶，小麥和高粱收穫很壞。這一帶土民由祖先傳下來就是仰賴種棗樹維持生活，每年棗長成後，農民們到城市售賣換錢，然後買食糧和日常生活必需品，這些棗樹就是這一帶住民生活的源泉。培植棗樹比種穀物還困難，種穀物只是一年期間，我們培植棗樹需要三十年，好容易長成現在這樣的樹，若是把樹鋸倒，住民們的食糧明天就成問題，請停止鋸樹吧！」老人理直氣壯的向我哀懇。

「你說什麼，你是幫助抗日軍嗎，在這一帶地方日本軍曾被中國軍消滅過，我命令鋸倒棗樹就是教你們不要再在這地方住下去，這是我的戰術啊，明白嗎？」我咆吼的叱責那老人。那老人還想要對我說什麼話，我一皮靴踢到那老人腹部，那老人倒在地上，他再不敢說什麼話，以仇恨的目光看我一眼，爬起來就走。

我命令在身旁的清水中尉：「喂！清水，那老傢伙很可疑，就這樣的放他回去，他可能和抗日軍取聯絡，把他幹掉。」

清水中尉又命令松本中士，在那瘦長老人背後發了一槍，那個愛惜棗樹，爲同村住民明天着想的老人便飲恨以終了。

十三日傍晚，聯隊命令，將我們大隊撤回原駐地，於是我叫副官來，教他傳達左項命令：第五中隊將吳村七十住戶房屋焚燒後到大百尺村集合。第六中隊將桑園村五十住戶房屋焚燒後歸回大隊部。第七中隊開往李家莊，將該莊八十戶房屋全部燒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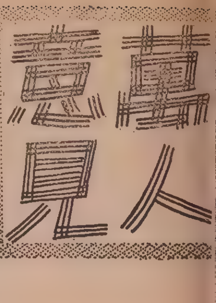
我在午後三時，命令射出「黑吊星」信號彈，一瞬間，吳村同桑園兩村便冒出滾滾黑烟，在黑烟中吐出巨大紅色火舌，遮蔽了那一帶天空，我面上現出來得意微笑。

可是，這時並未看見李家莊冒出烟火，性格非常衝動的我，立卽帶着清水中尉，到擔任焚燒李家莊的第七中隊方面去視察。當我進入李家莊後，見士兵正拿着石油向高粱桿上倒，將高粱桿燃着火分別向房屋拋，一戶接一戶，剎那間李家莊也烈燄騰空，變成了一片火海。在我的命令下，中國人民所賴以生活的東西全被摧毀了，和平的農村變成人間地獄。

正在此時，忽然在附近響起了機關槍聲，我注意一聽，那確是抗日軍的機關鎗，那一帶相連的三個村落已全被黑烟所蒙蓋，抗日軍不知從何處前來偷襲，這眞出乎我意想之外，我立卽感到恐怖。輕機槍的聲音漸漸接近，我感到好像在我旁邊向我狙擊，我面上現出驚惶之色，也顧不得被部下輕視了。然而，我仍用言語下命令：「喂！清水，派第三小隊去偵察情況。」我下完命令後，置部下於不顧，到西方安全村落去隱蔽了。

宓琴暫別讀者啟事

新春佳日，赴台觀光，以參觀自由祖國之偉大建設，并轉赴美國，旅途金門檀島，短期內對拙作「江南啼痕錄」暫停續稿，小別讀者，深以爲歉。



花蓮阿美姑娘載歌載舞

東西橫貫公路雄偉壯觀

——續談雙十回國觀後感

花蓮是一個縣份，各方面當然不及台北，不過交通非常發達。我們十月七日抵達台北後，當天下午再搭國內綫班機到花蓮，受到當地同胞熱烈歡迎。原來這裏有一間具有民族氣息的「阿美文化村」，是晚我們全體欣賞阿美小姐表演各種精彩歌舞，所演出項目很多，從她們唱出來歌調相當柔美悅耳，跳起來的舞姿也很生動自然。每一位阿美小姐都受過相當文化教育，有一位更能說英語、日語，使到所有前來觀看的聽眾懂得她們表演的什麼意思。我認爲歌舞是一種民族情緒的反映，每一種民族都有其不同的生活習慣，因此，通過歌舞表達出來各種形色，更包含了一定傳統精神和意義。阿美歌舞就表達了她們的生活精神面貌，以及一切歷史文化。對於舞蹈知識雖然很貧乏，最低限度我還懂得欣賞。這裏使我想起「無綫電視」最近出現的「白毛女」芭蕾舞和所謂的「現代舞」，眞是「吾不欲觀」矣！

花蓮人不但享有豐富的文娛生活。在工業的發展更了不起，而且是一個走向現代化的商業城市，由於在工業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也即是取之不盡的大理石。全市工廠林立，各種生產工具採用機械化，我們參觀了一間大理石廠，製成品有地磚、花瓶、茶具、碗碟、石獅子、人像，各項產品多得不勝枚舉，每一件物品都經過機械雕琢出來的，玲瓏精巧得很，藝術技巧已臻國際水準，除供銷國內之外，主要以出口爲大宗，一些高貴產品價錢不菲，非我經濟能力購得起，因此。我只買了二隻茶杯和一隻烟灰盅，以資紀念好了。

回到台灣觀光，你如果沒到過「東西橫貫公路」，我敢說你只去了一半，我這樣說事實並不爲過，因爲這條聞名東南亞的公路，其建築工程之浩大雄偉，看了要令人嘆爲觀止。沿途各種名勝古蹟，目不暇給，美不勝收，公路兩傍山勢峭壁懸崖，峯巒重疊，如果沒有繩子拴在身上，就是空手在那山上無法爬行，我很佩服當年勘探測量公路的人，不知他們怎麼有這樣大的膽量，能夠順利進行工作，眞是一大神奇。

從花蓮乘坐巴士起程，大約半小時，就可見到聳立在公路中間的一座亭門，上面橫書「東西橫貫公路」，大概是這條公路的起點。在那裏我們曾逗留十多分鐘，那座畫棟雕樑，雄偉壯觀的亭門上，這幾個字是出之名家手筆，襯托着這座建築物，更生色不少，由於我對書法有濃厚興趣，如今雖印象模糊，想起來回味無窮哩！

車子隨着蜿蜒曲折平滑的柏油路而行，過不了多久，那裏有一土名叫「溪泮」的，隨車一位導遊小姐介紹了一番，原來這裏從公路上，俯瞰下幾十尺深的坑底，有一塊大石頭，這塊大石大約有二十立方尺那麼大，因爲當年開闢這條公路時，有三位榮民工人在一起工作，不知如何連人帶石，滾落下這坑底壓個中着，由於地形崎嶇險要，一時無法搶救挖掘出來。可是以後慢慢又用炸藥引爆打爛這塊大石，當然可以掘出屍體，無奈骨肉粉碎，慘不忍睹的恐怖情景，更令人傷心，與其一了不如百了就地安葬，最後公路當局，爲了紀念這三位因工死亡的犧牲者，特聘請石匠在這塊大石上面，刻上紀念性碑文，以慰死者在天之靈。我是認爲一個人的死不外乎先後的分別而已，故此有謂「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像這三位不幸的死者，故然應該值得可惜。然而，其犧牲偉大事蹟，能夠與天地並存，流芳千古於人間，若死者九泉之下有知，感到非常瞑目無憾矣！天下之間的人那一個不用死？有多少人死得這樣有歷史價值？由此我們便可以發現到每一個國民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生命是何等珍貴。反之，苟延生命在極權制度下的中國人，根本就不把人當人，就是死去三億半，毛澤東一樣中國人，就有幸與不幸的區別。

由此使我想起五八年在廣東花縣炭步，有一個煤礦場所發生的悲劇來，這煤礦場的煤洞安全設備非常簡陋，連木板支撐也沒有，滑油油的煤層時有倒塌發生。有一次就壓死三十多人，毛共竟敢隻手遮天，封閉如此嚴重事件，最後還不准人們將此消息傳聞出去。可憐大陸同胞爲着肚子，無明不白寃沉海底死去不知凡幾。至於毛共揑造出來的「英雄人物」如雷風、向秀麗，誰會相信是事實？說穿了，只不過叫人們以燈蛾撲火，爲其送命而已。

大陸上的水庫不但見過了，而且曾經流過了我不少血汗，可惜我還沒有時間和機會見到「曾文水庫」和「石門水庫」，幸好此次路經橫貫公路，能親自看到「達見」水庫，眞是大開眼界，「達見」水庫兩邊是崇山峻嶺，中間一道山谷，其長度我不知道有多少公哩，就在山谷狹口處，建築一條堤壩，蓄水量非常大，就我的了解這水庫作用，主要是水力發電對於工業發展幫助很大，至於農田灌溉當然也有一定作用，不過似乎沒有工業上那麼大了。這個水庫雖然不甚龐大，只是屬於一種中型建設工程，如果在大陸上用人力建設至少要七八千人才能。可是我們在工地上見到時，只不過三幾百人而已，原來工地上有的是重型運坭車、起重機、挖坭機、輸送機，各種新式建築工具，擺滿工地，完全以機械代替了人力建設。我只知道建築水利工程，最主要材料，鋼筋、水泥、石角、沙子，除了鋼筋由台中運去之外，其他各種東西在工地

運上來附近就地取材，最使感到稱奇的，就是看到工地上建造了一間現代化水泥廠，和很多石屎機，這種建設方法，既節省人工減輕成本，工程快速堅固又安全，這樣的建設。國家經濟條件如果不是豐裕，如何做得到？

這要使我想起大陸水庫雖然大，就是大到等於二十個達見水庫，並不能夠說是「偉大成就」，應該說是勞民傷財大而無當的落後建設方法，你如果是曾經參加建築大陸水庫的過來人，完全同意我的說法。回憶起那種痛苦，如今還要痛心流淚，不堪回首的一頁辛酸史。天沒亮共幹便打鑼催促開工，一做就是十多個鐘頭，晚上回到工地茅棚放下泥箕，已是筋疲力竭，連澡也不想洗，一個直腰就睡下去，有時還要加上開會，更是一種精神磨折，就是一個氣力充沛的壯漢，也無法忍耐。因爲一天到晚肩上橫架一擔泥土，共幹在後面吆喝着，要作賽跑式走路，一些體力軟弱，年紀大點的，體力無法負荷，一跌下去，後面跟着的人羣就當是絆脚石，一踩一踢就跑過去，誰敢再放下一擔泥土，扶你起來爲你拍拍身上塵土？共幹看到了就是加上幾脚，成了滾地葫蘆，然後一把抓了起來又要挨一頓臭罵。一些閉上眼睛說瞎話，爲共產黨歌功頌德的無恥傢伙，易地而處嘗到這種滋味的時候，相信今天我所說的不及萬分之一的事實了。因此，我可以說大陸水庫之建成了起來，完全是中國同胞的血淚骨肉，代替了混凝土的建築物，如果要當成一種「偉大成就」，毋寧說是落井下石，爲共產黨作幫兇去摧殘自己的同胞兄弟，更加確切

毛澤東一伙自竊據中國大陸以後，其內心無時無刻不忘「解放台灣」的妄想，爲什麼二十多年來還是保存目前的局面？事實並不是不爲，而是不能也。記得五八年我還未逃來香港，那時大陸上，曾嚷過一輪「解放台灣」濫調，不久又告沉寂了下來，大陸同胞已猜中毛共之所以消聲絕跡不敢再提，一定吃了苦頭。現在我才知道那一次戰役，共軍遭到片甲不留的慘敗因素，只因爲了其對手在海陸空精良軍事裝備情況下，注定失敗是很當然的事情。

我政府爲了要讓海外僑胞，知道海陸空三軍究竟是一支怎樣的軍隊。十四日南下就由國防部安排下，第一批三千八百僑胞親眼看到三軍實地軍

空軍演習：㊀機羣噴彩色烟幕。㊁飛機空降救生。㊂機羣對地射擊。㊃機羣火箭射擊。㊄機羣俯衝投彈。

海軍演習：㊀僑胞登艦出海。㊁爆破演習。㊂快艇快速通過。㊃對空及平面射擊。㊄海陸聯合反潛艇演習。㊅兩棲登陸。㊆巷戰演習。㊇困難地形通過。㊈水上求生演習。

陸軍演習：㊀閱兵分列操演。㊁參觀軍校校史舘。㊂機羣導航。㊃加強連乘機空降。㊄機羣空投補給。㊅目標攻擊。

從每一項演習中，便可以看到每一個三軍健兒，個個都是年青力壯，充滿豪情萬丈時刻爲國殺敵的堅決心，而且每一位健兒都受過現代化科學軍事訓練，加上精良軍事裝備，眞是看了以後，覺得對於將來光復大陸，增加無比的信心和希望。

我總以爲一個人的學問知識，固然要從學校裏學習得來，不過只是限於理論知識，許多事情如果沒有親眼見到是無法意像得到的，能夠多點接觸新的事物，增廣見聞，對於求取知識更有很大幫助。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就是這個道理。就我個人而言，這一次無論在各方面，都獲益不淺，特別有一點更值得今年回國僑胞，感到驕傲自豪的，就是能親身登上航空艦和驅逐艦駛出大海，同時可以實地看到空軍擲下燃燒彈，陸軍降傘部隊，類如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在每一位僑胞人生歷程上留下光彩的一頁，因爲這是不能用金錢可以買得到的

難得場面。請你想一想，能不心花怒放？

傷心最是別離時、別離時、別離呀！別離呀！十八日我們快要離那依依不捨的祖國懷抱，由高雄回到台北，從火車窗口向外望去，沿途軍民同胞們好像有無數心事要向我們傾訴似的，他們笑音又是那麼和藹可親，告別揮着的手勢又是那麼的自然親切。可惜時不我與，奈何！奈何！

（博鼎遺孫）

共幹爲達成政治任務 竟不顧煤礦工人死活

河南平頂山煤礦慘劇目擊記

前些時候本港的附共垃圾經「認同」、「回歸」回港後曾大吹大擂爲毛共宣傳不可一世。但經正義人士不斷的反擊、揭發把那些附共小爬蟲殺得片甲不留，禁口若寒蟬。但近來自台灣國府用納稅人的錢教育出來的幾個女人，她們並不飲水思源，反而在港一貫採取反政府態度，自以爲清高寫什麼論「德行」，且與曾經「回歸」大陸觀光在商台大播毛共歌曲的陳韻文等附共份子爲伍，正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焉能不同流合污。這也是令人痛心疾首，在大陸億萬同胞身陷毛共魔掌，受着殘酷勞役站在死亡的邊緣。他們唯一的希望都是放在反共復國基地台灣的軍民身上，他們冒死的收聽自由中國之聲，藉以得到一點安慰。但身爲自由中國人民血汗培養出來的人竟而反戈倒向作爲毛共的應聲蟲，這眞令億萬受害的中國同胞失望，妳們又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呢？

一些投機小丑以親共作時髦，以媚共作爲前進。但亦有些有良知的記者雖身臨魔窟，亦臨危不亂，不爲所動，如最近某報的記者往大陸旅行之後寫出他的良知，也揭發毛共的卑鄙手段，他寫道：「在槍桿子藏起，在爪牙收回之後，「回歸者」所見儘是笑面所向都是和平。沒有殺人，沒有浮屍，故鄉景物依然，飲吃方式一致……」我很敬仰此記者，但亦很鄙視那些台灣出的敗類、投機小丑。毛共對中國人民可爲罪惡滔天，對中國人民壞事做盡。對毛共的認同、回歸投機可以說終沒好結果，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筆者現將一件耳聞目睹的事實給認同回歸附共份子及台灣留港的敗類作爲警惕，也是揭發毛共一宗卑鄙行徑，毛共屠殺中國人民的大慘劇，作爲一個控訴及歷史見證。這是一九六〇年的嚴寒冬天，早上河南省中部平頂山煤礦區還颳着北風，天空飄着鵝毛般雪花，礦區一片白茫茫。忽然在五號礦坑口傳出一連串隆隆的爆炸聲，好像山崩地裂。筆者因工作關係正好出差到平頂山這五號礦區的一個辦公室工作。當時整個辦公室的幹部不約而同走出辦公室向外張望，只見五號礦坑口一陣陣的濃烟衝上，我們知道一定發生了嚴重事故。由五號礦區的黨委書記率令下一齊跑到五號礦坑口，不久平頂山煤礦的黨委書記及總工程師崔洞浣、副總工程師傅國純也來到了。當時據初步估計是坑內炒氣爆炸（一般礦坑有很多支坑，共數十里長，由於毛共只知勞役人民，一般煤礦坑安全設備相當差，採煤技術也相當落後，且常有什麼合理化建議不斷的亂改，如本來坑內的支柱頂一般是用上好木材的，據說爲了節約用木材而改進用陶土做成的瓦支柱，這些瓦支柱很脆，承力亦不夠，故經常坑內整幢泥土塌下，每天平頂山礦區都有事故發生，有嚴重傷亡。而毛共竟不理礦工死活，反而欺騙礦工，輕描淡寫的說這是國家建設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小意外。）那些黨委即成立一個小組來處理事件，組長是區黨委書記，副組長是總工師崔洞浣和副總工程師傅國純。區黨委書記是一個不懂技術沒有什麼文化陰險的轉業軍人，副總工程師是留學澳洲讀礦業的印尼歸僑，當時開小組會議副總工程師傅國純要求立即繼續打入空氣進礦坑，而區黨委書記竟不理當時困在坑內礦工死活，下令立即停止給礦坑內供入空氣，理由是避免礦坑內爆炸而損害國家財產。因此五號礦坑內三百七十餘名礦工就全部因爆炸及沒空氣窒息而死去。據後來檢查得知五號坑三百七十餘名礦工只有三名爆炸時剛好在坑口乘吊車上礦坑而得以生還，其他三百七十餘人中有百分八十因缺氧氣而窒息死去的。若當時按照副總工師要求繼續加入空氣則可能有大半人得以生還。礦坑爆炸後黨委立即決定封鎖一切有關爆炸消息，且說這是一個政治任務（據說這是爲了免影响其他礦工情緒及免傳了出外國影响黨的國際聲譽。）當日事後即挑選數十名黨員，一部份即去遠處掘坑，另一部份進入礦坑內把那些礦工屍體拖出用吊車

准上一汽車內用布蓋密，偷偷運往距礦區數十里一山坡全部推下一預先掘好的大坑內，然後蓋上厚厚的泥土。由於動作迅速，故連礦工的家屬也懵然不知，直至放工時間未見親人回來，礦工的家屬才四處查問。

因煤礦坑每天都發生事故，礦工的家屬每天都提心吊膽擔心親人發生意外永不回來。故每天傍晚放工時間礦工的家屬都有「妻倚門楣望夫歸，兒捧杯茶等父回」的情景。但此三百多礦工家屬又怎能知自己的親人已一去不返連屍體也給毛共秘密埋葬，連親人最後一面也不能見，可爲人間慘事。由於紙包不住火，隔天礦工的家屬紛紛去黨支部詢問親人的情況，於是毛共又出欺騙及高壓手法，說那些失踪礦工現還在礦坑內，因坑口有些倒閉現暫不能出來，黨委是會盡力挽救他們的，若他們有不幸的話，黨是會封他們爲烈士，他們的家屬會作爲烈士家屬看待，烈士的家屬可在礦區工人宿舍永住下去而不需要回農村。黨是會對礦工烈士家屬有經濟上的補助。若烈士家屬有要求調到城市居住或工作，黨會優先考慮照顧。若家屬有鼓噪、追查、及講壞話一律以現行反革命份子看待。的確由於毛共的欺騙及在高壓手段下是收到了效果，死難的礦工家屬便停止了一切鼓噪，只有回家飲泣，她們都知道自己的親人凶多吉少。

事情平息了一段時期，死難的礦工家屬，眞的如毛共所說有經濟上補償嗎？會不調回農村嗎？會調到城市居住及工作嗎？你若然寄以這美麗的希望，你眞是太天眞了，共產黨講過的話素來講完就不算數，否則又怎能稱做「共產黨」呢。她們不但得不到優待，反而毛共因他們家屬以失去主要勞動力已沒有勞役的價值，便用動員欺騙手法趕她們回農村，說什麼國家正需要人回農村增加農業生產支援工業建設，身爲烈士家屬應要深明大義要帶頭回農村生產，一套堂而皇之的似是而非理論聽起來是多麼動聽。這班可憐失去親人的孤兒寡婦唯有帶着悲傷心情，含着淚、挑着破舊不堪的家俱，踏着老路回到窮困家鄉，重過牛馬不如的農奴生活。

事情並不是就這樣過去，不久反右傾運動，這個陰險惡毒的區黨支部書爲了洗脫自己在五號礦坑所幹的罪惡，於是先發制人，露出共產黨員凶惡面目，把一切錯誤均推在副總工程師傅國純身上，說他留學澳洲學的是資本主義工作方法，不適合用於社會主義祖國，還顚倒黑白說五號礦坑事件是傅下令不放空氣入坑內的，傅是帝國主義派來的特務，五號礦坑的爆炸是傅的反革命行動，欲加君之罪何患無詞，於是傅便打成現行反革命份子，當場扣押，由於傅過分驚恐，當

自盡。

傅死時才不過三十九歲，而他二十八歲的妻子還懷着孕呢。據說傅的父親是印尼一華僑富商，還在印尼經商，因傅中了共黨的宣傳，抱着一般華僑愛國熱情，但他不分黑白「回歸」才引致殺身之禍。對共產黨有任何希望你將會死在這希望裏，這是千萬大陸同胞用生命總結出來的眞理。

一兵

（寫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

讀者對聚會提寶貴意見

萬先生：

貴會常舉行的聚會，使我們一班海外同胞及從暴政逃出來的難胞，得以聚首共討國事，互吐心聲，或爲莫

我有幾點意見提出謹作貴會參考。㈠舉行集會數小時前先要把電咪、擴音器弄好，應經多次試驗無誤才開會。擴音器弄好後不要隨便再攪它。㈡如舉行宴會前最好多安排些最近逃港的難胞，講述最近大陸共黨的罪行及偷渡過程。㈢在宴會前或集體旅行時盡量抽些時間以數十人一小組圍成一圈，互吐心聲，講出自己或親友受共黨殘酷壓迫眞相。最好事先安排幾個核心人員引導各人發言。㈣在集會的節目表應在集會前充份安排，免有冷場之感。㈤在春郊明媚的時間多些舉行集體往新界旅行。

一讀者上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

周江兩派鬥爭在各大學進行

主張「革新、冒進」的江青派和以周恩來爲首的「守舊派」，現正在所謂「上層建築領域」展開對立性的搏鬥，尤其是在毛共稱爲「上層建築領域重要陣地」的大專學校中，搏鬥最爲激烈。

搏鬥的重點是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抑或半途而廢，這據一項內幕消息說：被江青派指爲舊思想舊文化的周恩來派，對「工宣隊」長期佔住高等學校作爲學校的領導和從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招收工農兵上大學這兩項措施最爲反對，因而支持舊知識份子從多方面進行破壞。而江青派則利用進入大專學校的所謂「闖將」——工農兵，藉着實行「黨一元化領導」的名義，對周的「守舊派」進行有計劃的反擊。

最顯明的事例，是北平「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所謂「革命」師生和員工等，連日來在紛紛舉行的集會上學習「兩報一刋」的元旦「社論」時，均強行到底，駐校的「工宣隊」也簽署「決心書」，聲稱「我們已經下定決心在學校長期戰鬥下去」。

在「革新、冒進」的江青派策動下，北平「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化工學院」、「工業大學」、「師範學院」、「航空學院」以及「民族學院」等七千多名工農兵學生，在十四日大張旗鼓舉行第一屆「畢業大會」上，高呼口號時，說他們的畢業「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和成果」，也就是針對「守舊派」而發的。但由於「守舊派」的勢力雄厚，江青的「革新派」，也不得不承認「教育革命」決非一帆風順。

「紅旗」雜誌在今年第一期上曾坦稱：「不可能設想，對於這些舊思想文化，無產階級只用十幾年、二十幾年時間就能徹底掃除它們，也不可能設想，經過幾次大的較量，受到幾次大的打擊之後，它們就會銷聲匿跡。」

「工宣」隊員身份的「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張鳳瑞在「人民日報」上也這樣說：「……回顧五年多來的戰鬥歷程，我們深深感到，要佔領和改造教育陣地，的確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對於工人階級領導學校，資產階級是不甘心的，他們總是在不同的時期採取不同的鬥爭策略和鬥爭形式，向工人階級挑戰……五年多來，我們就是不斷地在進行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佔領與反佔領、改造與反改造的鬥爭，這場鬥爭一天也沒有停止過。」

萬協會會員關心母會

建議發展海外會員

擴大徵求海外會員建議書。

一、由本會用書面向全體會員徵詢。

(A)如某會員曾在海外某地居留一段時間者，有摯友現尙居某地之「土生華裔」。

(B)如現有親友尙留居海外者，均請各會員主動介紹。

二、由會方將介紹資料集齊後，本會將各海外城市之被介紹者之名單羅列，分別通知海外人士及述明他是被他本人之某人介紹聯絡，並贈閱「萬人雜誌」若干期，俾收宣傳之效果。

三、如海外人士有反應後，再促其參加本會，並告知海外人士，關於本會之宗旨和優越點，請他主持當地之會務，以建立據點，更可協助正、副會長進行徵求工作。

四、如果某一城市有多人者，本會可介紹他們在當地自行聯絡，共同研究建立分、支會之工作。

會員：孫建緯上

（按：孫建緯會友的建議很好，雖其中好些地方未夠盡善盡美，但卻表達了一個會員，對自己的母會之關心與熱愛。記得在上次執委區代表聯席會議上，萬會長曾強調發展海外會員的重要性。爲此，執委會除了對孫會友表示致謝外，希我全體會員，對今後如何在海外發展會員的工作，多多提出寶貴意見，以便作爲本會制定這一工作措施的參考——曾憲光）。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二二至三二六）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姓名		別名 筆名		性別		年齡	
籍貫	省　縣			身份證號碼			
住址				電話			
興趣和專長			職業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學歷及經歷						寸半相片兩張	
審查部意見		會長意見					
備註				申請人簽名			

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敬步高韻賦詒長郎事原玉

雪梨 林康

(一)

遠寄天南處渺茫　羣蠻食蕨愛疎狂
杜陵苦詠嗟離亂　蘇武羈縻老異鄉
吾道艱危終克難　旅程顛沛復何傷
舊邦回首矜多士　浮海乘桴走四荒

(二)

空白了頭殊愧言　醉吟聊自渡晨昏
登樓王粲懷鄉土　哀郢屈原去國門
展卷微哦秋興句　掀衾怕見夢啼痕
平安時幸傳青使　一紙親書家屬存

(三)

笑憐無用是書痴　更値戰爭歷刼時
濟世誰行耶博愛　覺人惟說佛慈悲
移宮換羽差同調　壘炮飛車又搏棋
故國艱難猶未已　多方遊子卜歸期

(四)

自分異國老殘生　常復夢魂繞故楹
僑處卌年珍漢籍　通行初度錫華名
白雲親舍遙相望　碧海青天不了情
若問客心何所似　鏡湖風起浪難平

奉和陳詒兄七秩初度述懷原韻二首

莊金全

七秩芳辰正度過，漫言歲月已蹉跎！
由來業就丁年少，自古功成晚歲多。
下馬修文書應讀，請纓殺敵劍須磨。
老當益壯還同勉！不管頭顱鬢髮皤！

渾如一夢度流亡，念載羈棲在異鄉。
多士苟安貪樂土，幾人慷慨赴沙場！
雲籠大地猶陰暗，風掃長空何日光？
悵望雲開歸故里，祠堂重炷一爐香！

附錄陳詒兄原韻

七十駒光瞥眼過。浮生歲月已蹉跎。
干戈擾攘歡情減。骨肉流離涕淚多。
報國無方書愧讀。雄心未已劍猶磨。
頭顱大好休輕借。攬轡漫嫌兩鬢皤。
國破家傾人未亡。問關赴難客他鄉。
騷壇喜獲新吟侶。鼙鼓難忘舊戰場。
寶島頻年勤聚訓。神州指日看重光。
覆巢飛燕能歸去。咬得菜根味亦香。

陳詒先生原作第二首。「國破家傾人未亡」，七字中含有四意，是爲最佳造句，詩之性質，即是字少而言多，更要明白易解，用字恰到好處，使人無法更換，盡量運用陳語，還須俗不傷雅，方爲佳作。

至如近日所稱之「新文學家」以及「學人」，所寫語體新詩新文，對修辭技巧，茫然不知，所寫文章，字多意寡，使人讀到頭昏，結果不知所云，更不知其意旨所在。敍事並無層次，寫文不曉章法，一句之長，用字有至三四十以上者，且一句之中，又每有數個「的」字，收尾再加上「嗎」「啊」「了」「囉」，王婆腳布，既臭且長，此種文字，並非漢家傳統，亦非國學，只可用於目前賣文，按字論酬，字愈繁，則稿費愈多耳。

臭長文字，若用以著作，則大不相宜，目前爲亂世。好醜不分，糊塗通行。若干年後，國家昇平，整理文獻時，對於民國所產生什麼「作家」「學人」，必遭淘汰，因其水準太低，作品無流傳之價值也。

查新詩新文，發生於民國八年以後，北平各學校，一羣教書先生，窮極無聊，大發謬論，所稱文學革命。推行平民化，不必高深，不使資產階段，據爲專利，當時北洋政府，粗人執政，未知禁止，國家教育，亦無方針，於是邪說風行，主義繁興，離經叛道之徒，乘時崛起，倡議打倒孔孟。消滅李杜。竟有教授之尊，而著作性史者。

該等人員，大多數曾經洋化，去外國三五年，取得博士文憑，回國嚇人，互相標榜，彼此援引，進入教育機關，擅改教育課本，廢除唐宋八大家，而代之以自身作品，純潔青年，俱遭感染，今日文教官員，即是當時學生，受害而不自知。因之水準低下，對古典文學，大多不能理解，于是重科技而忽視道德倫理，造成今日，學術思想，紛亂退化而至於極低程度，此種情形，是任何朝代所未見者。於是人[illegible]大亂矣。

今日洋學堂畢業者，因未讀線裝書，大多是非不明，頭腦不清，善惡眞假，不能鑑別，易於接受欺騙，老毛邪術，得以順利表演，如同看魔術，祇有無知者，方始信以爲眞，明眼人則付之一笑也。

鄙人經驗，凡會做詩者，個個反共，其道理何在？因詩人皆有國學基礎。大多見解高明。頗難欺騙，所以詩人極少共產主義者，最妙者，該等詩人，並非政府教育而成，全部出於自修。反共亦無任何利益與報酬，皆是甘盡義務，而且得罪毛黨，列爲思想反動。政府對詩人，愛國之忱，並無慰問。因詩中每有催促反攻字樣，反覺討厭，四州土語，「割生殖器敬神」，誠心不討好。自己犧牲性命，神則認爲不恭。寫到此處。擲筆大笑，四川人最擅妙諭也。總而言之，教育應加改良，壇主忠言。

癸丑季秋温永琛先生偕令郎浩鳴君在根中華商會禮堂舉行蠅頭小楷及玻璃纖維美術聯展觀後作此寄懷

山打根 吳湯禮

雅集展商樓，時逢癸丑秋，
揮毫當眾目，妙品號蠅頭，
俊傑溫門出，奇才傲帝侯，
文章懷故國，譽著沙巴州。

憶江南

為泗水抵港的青年同胞慨述

離故國，渡海做鳧游。赤染河山湮白骨，
逆倫草寇結新仇，有日誓屠酋。

又寄 調憶江南

蟬鳴荔熟憶同窗

蟬噪夏，故苑荔枝香。啖菓回思言腑肺，
同儕笑語意難忘，各自赴他方。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二八 新31 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二八期(新31)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二八期(新31)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二月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香港交通雜談

香港陸上公共交通工具，有巴士、電車、計程汽車（的士）、紅牌和小巴等多種，嚴格地說，這些交通工具，都沒有達到「爲市民服務」的要求。老實講，但凡距離不太遠的話，誰都不願意搭車，花錢加惹氣認眞不值得。

小巴是香港左仔暴動後的「新生事物」，在暴動時期確實給市民帶來不少方便。但這些年來，小巴的好處已被人們忘得一乾二淨，甚至多數市民對他們極爲不滿。因爲什麼呢？主要原因是他們的「段」分得過多，中環到灣仔五毫，由灣仔到大丸五毫，大丸到北角又是五毫，北角到筲箕灣還是五毫。特別是令乘客不滿的是，他們還有不少「規矩」，如從中環上車，車頭上的牌子是北角，但當他開到灣仔一看乘客過少，他會把車停下告訴乘客下車，因爲他認爲人少跑空車不值得。有的小巴可能是爲了「招待」顧客坐在車上免得太寂寞，在乘車途中放着音樂給乘客聽，當然這不是壞事，然而有些小巴專放中共的「進步歌曲」，令人聽了不勝其煩。巴士則顯出大公司「專利」的氣派，一個人也好，兩個人也好，絕無中途改道或折回的情事發生，然市民對港九巴士卻絕無好感，因爲巴士公司人員無不像「作官咁做」，脾氣之壞，視搭客爲「救濟對象」，完全表示出一種「鍾意就坐，不鍾意就罷」的「官老爺」姿態。更可惡的是：車頭懸掛「目的地」的布標來回不換，甚至不亮燈，乘客在巴士站已經鵠立很久，來了一部巴士又不知什麼號碼，當走近看清楚時，一舉手請停車，而「司機老爺」理也不理地繼續開走了。

像北角碼頭巴士總站，早上八九點鐘人正多的時候，也是巴士公司清洗車站的時候，油污加上水，一不小心就會滑倒。對於這些如果有人提出批評，巴士公司的「老爺」們會說：「最好坐自己的私家車」！如果人人有私家車誰還搭巴士呢？特別是有的乘客到生疏的地方，當你詢問巴士人員搭那路車或到什麼地方下車時，十次總有八次碰釘子。諸如過去巴士上賣「飛」的，開一位不常上街地段不熟的老人的玩笑，簡直令人齒冷，這種情形相信任何人都看見過。大巴總想把小巴的乘客爭過來，然小巴在這方面確比大巴強得多，如果不是小巴「禁區」太多，相信不會有人願意搭大巴，因爲，大巴人員的「官僚」實比「差人」和政府人員還厲害。

至於計程汽車（的士）更壞。當你舉手召車他停下時，先問你「去邊處」，當你說明去處他認爲不鍾意時，連話都不答一句就開跑了。特別是有種「電召的士」和紅牌，坐在車上就聽他那個擴音器裏傳出種種不堪入耳的聲浪，有時一男一女談情罵俏，講些與「電召」完全無關的廢話和粗話，坐在「的士」或紅牌上簡直是「受洋罪」。聽說，「的士」又在申請加價，但不知他們憑什麼？最好首先爭取市民的同情與支持，不然還是不加好，因爲「的士」的服務精神太差了。

香港私家車爲數不少，但與市民人口總數比較仍只是少數。也就是說多數人還得依賴大小巴、的士和電車作爲代步的工具。可是，香港市民無不有談「車」色變之感。我們希望公共交通方面，多開展一些諸如「禮貌週」或「旬」、「月」一類的活動，不要拿乘客當「仇人」。其實，你們是作生意，乘客是主顧，大家應該和和氣氣，不要張咀「三字經」，甚至喊打喊殺，爲有「東方之珠」之稱的香港帶來不必要的戾氣和污點。

香港車輛包括私家車在內，無不馬達一響就想到達目的地，所以人車爭路險象環生。有時下大雨，行人鵠立路旁被雨淋得混身盡濕，急想橫過馬路，然而卻很難獲得駕車人士的「通融」。特別是不少駕電單車的青年人，當他風馳電掣雷鼓轟鳴開過時，無不給人一種大戰時「納粹勇士」的感覺，好像只有他們是天之驕子，至於一般行人似乎是一羣「撞死活應」的臭蟲。

當然，乘客也不是都知自愛之人。有時一羣臭飛上車，開車的連賣「飛」的都是他們辱罵的對象。更有的人，一個手袋或一小包東西都要佔一個坐位，而讓一些老人或婦孺站着。這些，當然又爲公共交通方面所不滿。我們希望大家都拿出一些和氣來，爲了自己、爲了香港，不要太自私更不要太勢利了。

新聞以外

能源問題刺激物價上升

香港經濟前途遠不如台灣

萬人傑

年初五台灣宣佈了新的經濟措施，物價大幅度跳升，台灣人像給沸水熨着，痛過了似乎已能適應。香港物價僅次於東京，已不再是購物者天堂。因能源和原料缺乏，工廠不少已停工，失業者眾，很可能虎年變成苦年。台灣沒有工潮，許多外國廠商打算在台灣設廠。看來，香港經濟前途是遠不如台灣了！

世界性物價暴升

全世界的人都給同一問題困擾着，就是物價的不斷上漲。在美國、加拿大、歐洲及亞洲各地，每一地方都有這種情形，只是程度有所差異而已。

尤其因中東戰爭引起的能源短缺問題，物價更受刺激，不論工業產品、日用品、糧食等，直接間接都與能源有關。比方，因能源缺乏，節省電力，一切工業生產會受到影响，產量減少，成本增加，結果，只有提高售價。又如香港工業原料，大部份仰給外地，外地因爲燃油不足，貨輪運輸停頓，雖有原料，也沒法運來供應。因此香港工廠不少因原料不繼而停工，以前的產品及新產品都必然漲價。

在這世界的浪潮中，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方能避免。不過，有些地方處理得好，漲的幅度不大；有些地方應付不得其法，漲價幅度達到驚人程度。老萬手頭沒有各地物價指數的資料，據許多曾到過各地旅行的朋友說：世界各地物價漲得最厲害的是東京，其次要算香港。老萬旅行美國、加拿大時，也發覺許多東西比香港便宜。世界第一大城市的紐約，也比不上香港漲得那麼驚人。美國西岸城市，物價一向較低，比起香港更低，拿港紙在美國生活，要比在香港舒服。

香港再不是購物者天堂

香港有一個可怕的現象：某一種東西缺貨時，價錢會論倍暴升；但貨源暢順後，仍不回落，就算回落，也必比原來高得多。譬如，茶樓因制水而加茶價，到全日供水時，茶價還不減回原價。這情形，別的地方似乎較少。因此近年來香港百物是有漲無跌（除了股票），生活在香港的小市民，受薪階級收入數目似乎不小，可是追不上物價的跳升，生活只有日益困難。一個月入一兩千的白領階級，也沒資格一家人住一層樓，因爲一層小小的樓宇，月租動輒逾千，二千元收入，住了一千，剩下一半就很難維持一家生活。他們的能力只可以住一個房，等而下之，就只配住床位了。除非能入住政府樓宇，否則生活還是很苦。

人們說香港物價在世界上僅次於東京，這話未必準確。不過，「香港是購物者天堂」這一句話，不再存在，卻是事實。在香港購物唯一好處是免稅，可是因爲鋪租貴，商人不能不羊毛出在羊身上，東西自然貴，其中一部分是租金，同樣的東西，在美國買，加上稅，也不比香港貴；如果遇到「大減價」，簡直便宜到你笑！老萬在美國買一雙「科審」皮鞋，不過十六元，看看香港的，二百幾，八十元與二百幾便相差一倍有多了。

台北市民消費力強

亞洲地區物價最穩定的地方，一般人認爲是台灣。雖然台灣也免不了生活指數的逐步上揚，但較之別的地方緩慢得多，一般人的生活也過得很安定。香港銀水高，拿港幣到台灣花用，確十分化算。在台灣，請一桌似模似樣的酒菜，不過千多元台幣，等於兩百元港幣；在香港幾個人小吃就不只兩百元。

如果吃淸粥小菜，兩個人吃到捧着肚子出門，不過七十多元，不夠十元港幣，香港踎大牌檔也不只十皮了。喜歡吃水菓便更便宜，老萬每晚買十元台灣柑回酒店吃，十元可買五個，這裏菓攤是每個一元二或一元半，一個等於五個。柳丁只賣六元一斤，六元等於八毫。不過，也有些東西比香港貴，譬如進口洋貨、奢侈品；又如廁紙，十五元一卷，等如兩元港幣，那是比香港貴了。

不過，看台灣消費的地方，總是擠滿了人，可見台灣一般消費能力比香港強。新春幾天，台北電影院許多人晨早去輪票，還未放映第一場便全部爆棚。在台灣，給孩子的紅包是一百兩百，比香港的利是充實得多了。

不過，由於石油影响而引起的世界性漲價浪潮，這個一向安定的地方也影响到了，這個浪潮是他們二十年來所沒受到過的。

一日之間的暴升

年初五那天，老萬還留在台北未走，適逢政府宣佈了經濟新措施，取消了限價，改爲平價議價。在石油禁運、漲價以來，政府一直採取「補貼

了幾十億元，不可能再補貼下去，因此宣佈這項新措施，石油價提升了百分之八十，其他石油產品也隨之漲價。這一宣佈，彷彿在市民安定的生活中投下一個原子彈，整個社會都震動了。

這天老萬一早出門，到西門汀應一位朋友之約吃早茶，一上計程車，司機就用閩南話告訴我這個「驚人」消息，我只聽得幾成，但已了解是怎麼回事，因爲，老萬早已覺得他們的限價辦法沒可能長久維持，卻不料到他們一下子讓石油那麼大幅度的漲價，以爲會採分期漸進方式的。

由於石油漲價百分之八十，許多東西非馬上跟着漲價不可，如交通費，民間用的各種燃料等，立刻跳升，其他各種日用必需品便隨之全面報漲。因此，這一天使到台北老百姓們都爲之驚惶失措，二十多年來，他們從未遭受到這樣的打擊，一向，物價只是緩慢上升，不會如此跳躍，他們的感覺，彷彿是給沸水燙着，使他們受不住要跳、要叫。

上層、下層加價不同

不過，台灣輿論界和知識分子對政府這一項措施多數諒解的，因爲世界性的漲價，台灣究竟不能置身事外，不過漲價的速與緩問題，卻有參商的意見。

一位台灣新聞界朋友對老萬說：打個比方，有兩鍋水，一鍋是燒開了的，把一頭青蛙丟進去，它會馬上因水沸受不住而拚命跳出來。另一鍋是冷水，把青蛙放進去，然後慢慢燒火，一直把水燒開，鍋裏的青蛙一定不會跳出來，終於給燒熟了。他用這個道理形容「急」與「緩」的兩種不同措施。認爲避免給燒熟了還不知道，贊成用一鍋燒開的水，也即是贊成目前政府所採政策；不過，一般老百姓不是這麼想，他們以爲突然的湧來這一個浪潮，很不容易叫人適應。

據說，這新措施是政府官員們經過縝密研討才決定下來的，他們在農曆新年中，沒有休假，不斷開會。新措施的主要精神，是盡力爲中下層的人設想。

元；以前二元半一跳，現在三元。公共汽車以前一元半，現在二元半，但學生票不加價。火車票，莒光號、觀光號這些豪華客車加百分六十，慢車只加幾元。上等酒加二十多元一瓶，大眾化的米酒只加五毫。

國民經濟充裕

這種加價方式是正確的，目的要使人們由奢侈轉入節約。比方，以前出門搭莒光號的，現在改搭慢車，便沒受到漲價影響，還節省很多錢；又如，平時喝紹興酒的，現在加了二十多元的價，便改喝米酒，反而比以前節省。其實，喝米酒和喝紹興酒差不多，不過人們講享受，講究品質，當然後者更受歡迎。新的經濟措施是要大家減少享受。

人們的強烈反應只是一陣子的，正如青蛙丟進沸水裏，過了這一陣子，冷靜下來，便又在這新的環境中適應下來。

老萬臨走時茶樓菜館還是那麼擠得水洩不通，計程車加了價，還是應接不暇，看錶後還要看錶，新價收費，以前長程打折的習慣，現在有得傾，一律十足照付，這麼看來，台灣人的經濟能力，倒還能適應新的物質。一般來說，台灣國民經濟是豐裕的；不過，公職的人頗爲刻苦，本地人有土地，商人有生意，入息好，消費能力也強，大商行職員待遇比公務員好，這雖然表現了清廉風氣，但也較易造成貪污，因爲公務員生活水準低於一般人，他們容易受到誘惑。台灣的公務員和香港公務員比較，香港公務員眞可說是天之驕子！

虎年苦年

近來香港市面一片淡風，過了農曆新年，到處還是看到「大減價」的宣傳，他們的大減價，還是眞正的大減價，尤其服裝店，有些甚至對折傾銷，明顯的，他們急於把貨物換鈔票。如果在這一段日子裏貨物賣不出，轉眼便是夏天來臨，更沒機會推出。頭寸週轉不來，對他們將是一個嚴重的危機。

酒樓茶肆的生意也一落千丈，有些只做幾成生意。這並不是唯一原因，香港工業的衰退，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如所週知，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是工業，在重重打擊之下，香港已有不少工廠停工，很多人失業。平時經濟能力頗佳的人也多變成大閘蟹，有消費能力的已不多，消費場所的冷淡，是意料中事。

許多人寄望於今年虎年的「生龍活虎」、「虎有生氣」，不過，「虎年苦年」的成份似乎較多。不是向大家潑冷水，可樂觀的迹象並不多，唯一希望是石油問題解決，世界經濟復上正軌，本港情況也漸漸得以改善。

台灣在經濟新措施下，物價雖引起空前跳升，但台灣的前景卻是一片光明，台灣工廠並未因能源和原料的短缺而受到影響。

外商看中台灣

最近許多外國巨大機構在台灣設廠，理由是台灣工資不但便宜，且從沒有罷工工潮。英國工人的罷工行動，差不多把英國拖垮，其他許多歐洲國家也有同樣情形，在台灣設廠，生產有保障。

因此，許多龐大機構在台灣打主意。老萬從事文化工作，對文化界情形較熟。就以我們一行來說，日本的出版界早就在台灣設立排印機構，文化界朋友告訴老萬，日本已收買兩個最大的排字工場，老一輩的台灣排字工友，都懂得排日文，多給一點薪水，就可予以利用，這兩家大排字工場正在替他們工作。

文化生意尚且如此，其他工業更可利用台灣較便宜的勞力。台灣工業在外資不斷投入下，一定日趨繁榮，就業人多，待遇也因此提高，國民經濟也會更好。

因此，儘管物價上升，台灣人還應付得來。台灣漸漸成爲香港工業產品的強力對手，台灣原料不完全仰給國外，工資便宜，這都是香港所不及的。看經濟前途，香港遠不如台灣，這需要政府多替工業界出力，諸如原料來源，外銷的便利等，比廠商自己去尋求有力得多！

中共為「焚書坑儒」翻案

項楚

「焚書坑儒」是秦朝覆亡主因

「焚書坑儒」是秦始皇推行暴政的突出部份，亦是秦王朝迅速覆亡主因之一，歷史已有定論，漢朝賈誼在「過秦論」中批判秦始皇可謂一針見血：「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焚文書而酷刑法……故其亡可立而待」。唐朝章碣在一首詩裏也把「焚書坑儒」同秦朝覆亡的因果關係勾劃出來，原詩是：「竹帛烟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此一論已一直綿延至今垂二千年。儘管歷史上也有過多次程度不同的打倒「孔家店」運動，但卻沒有人會為秦始皇這個暴君做翻案文章，連中共左派史家郭沫若，范文瀾等人亦不例外，甚至後來身為中共「副統帥」又遭毛澤東毒手的林彪，亦肯定秦始皇焚書坑儒為不當。就因為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把毛澤東比成秦始皇，現在正被毛江集團據為林彪「站在奴隸主階級立場，破口大駡秦始皇」的罪證。

毛澤東必然有其極端重大的政治目的，所以才要選擇秦王朝暴政的關鍵部份來做翻案文章。

把「焚書坑儒」看作「階級鬥爭」

中共也承認「焚書坑儒」是秦始皇時代的一項嚴重事件，但指出它是「當時階級鬥爭的產物，是趨於滅亡的奴隸主階級同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進行復辟和反復辟鬥爭的產物」。中共宣傳部門的吹鼓手，把司馬遷的「史記」所記述的史實，打上「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烙印，就被解釋成這樣：

「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滅六國後，面對這一新的政治局面，是鞏固統一，加強中央集權，還是瓦解統一，取消中央集權。當時秦朝內部存在着紛歧和鬥爭，以丞相王綰為首的一派主張分封諸侯；廷尉李斯反對分封，認為推行郡縣制，有利於鞏固統一。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意見，『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委派地方長官，加強中央集權，李斯亦為丞相，但主張分封的人並不甘心，鬥爭仍在繼續，時過八年，卽秦始皇卅四年，博士淳于越又把這一鬥爭挑了起來，認為推行郡縣制是不遵守古制，受到李斯的反擊，他說：『時變異，不相襲……三代之事，何足法』，並指責『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

的處死刑，以古非今者滅族，官吏知道不檢舉者同罪，令命下了三十天還不燒的，臉上刺字，罰做築城苦工四年。秦始皇隨卽批准並下令執行。次年卽秦始皇卅五年，逮捕了『誹謗朝政』、『謗言惑眾』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據稱他們私下議論秦始皇『剛戾自用』、『貪於權勢』、『專任獄吏』……」云云。

中共的吹鼓手們竟然說這些行動「顯然是對秦始皇加強中央集權的誹謠和攻擊，為淳于越之流鳴不平，為儒生博士爭權勢造輿論」。絃外之音，顯然認為他們遭受活埋是罪有應得的。

秦始皇把這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全部在咸陽活埋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關於「焚書」，當時全國的史書，民間私藏的「詩」、「書」諸子百家等典籍，都被燒了。去年九月廿八日「人民日報」「焚書坑儒辦」竟赤裸裸說：『「焚書坑儒」就其性質說，在當時是一個反篡權復辟的『厚今薄古』的進步措施。中國自春秋至戰國，是號於由奴隸制轉為封建制的社會大變動時期。……秦始皇處於這樣一個時期，滅了韓、魏、楚、趙、燕、齊等六國，廢除了分封制度和奴隸主貴族的政治特權，建立了以皇帝為中心的封建國家體制等一系列鞏固統一，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但是奴隸主貴族並不甘心於失敗，夢想篡權復辟，以古非今，造謠惑眾……企圖瓦解統一，取消中央集權，復辟奴隸制。毫無疑問，他們『以古非今』是反動的，秦始皇給予堅決的打擊，應該說是做得很對的，是粉碎舊勢力復辟陰謀的一次果敢的行動，是『厚今薄古』的進步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中共以為注入了階級鬥爭色素，就能改變「焚書坑儒」的性質了。

馬列主義者認為：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把人類社會分為幾個發展階段，什麼原始無階級社會，進入有階級的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制社會等等，這個且不管它，問題是中共及左派史家把這個公式搬到中國歷史上時，怎麼套上這個公式卻發生了很大的紛歧，而且長期不能解決。

例如：周谷城在其所著「世界通史」第一篇第四章及第二篇第五章中都直認從殷初到西漢末年是奴隸制社會。

范文瀾在其所編的「中國通史簡編」中認為西周是封建社會，殷代是奴隸社會。

郭沫若對這個問題本身就很矛盾，他在「奴隸制時代」一書中說：他曾認為殷代西周是奴隸制社會，「奴隸制在西周三百四十年中逐漸變化、逐漸走向崩潰又是毫無問題的。」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文中則說：「中國奴隸制和封建制的界線在東、西之交，春秋以後即進入封建制了。」郭沫若甚至還一度把奴隸制的分期劃定在秦漢之交的期間，不過他說這個觀點很快就放棄了，後來，他在寫「奴隸制時代」一書時又說，他的最後見解是：中國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在春秋與戰國之交。

為什麼左派史家會對社會分期各持己見，原因可能是對古籍古物各有不同的認識和解釋，但是，根本的原因也許是把公式套上不相統屬的事物上，就難免要紛歧錯雜了，無法統一。後來只好由毛澤東出面「欽定」了，現在中共吹鼓手所肯定的社會性質分期，基本上同郭沫若的「最後見解」相同，郭沫若的「最後見解」形成於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交，亦即在那個時候全盤否定自己過去的結論，極可能是奉命行事。

其他左派史學家沒有看到他們改變自己的結論，周谷城、翦伯贊早被鬪倒，范文瀾直到死前仍未修改他的「中國通史簡編」。

現在中共吹鼓手對「焚書坑焚」性質及中國奴隸制與封建制分期作了翻案文章後，馬上就碰到了一個無法解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那就是秦王朝既然是一個新的社會階級的代表，代表新的生產關係，為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何以竟如此迅速的覆亡？

按秦王朝從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滅六國統一中國起，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〇七年）子嬰降漢止，首尾共十五年。其中，陳勝、吳廣早在秦二世元年即起義抗秦，項梁、項籍及劉邦等繼之，不出三年，秦亡，在中國歷史上是壽命極短的一個朝代。

秦王朝迅速覆亡的原因是暴虐無道，橫徵暴斂，如「焚書坑儒」，築長城，修阿房宮……歷史早有定論，毋庸辭費。但中共吹鼓手不願承認這些事實，為配合其做翻案文章，另編一套，「焚書坑儒辨」說：

「當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初期，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地主階級專政，一方面要打擊奴隸主貴族殘餘勢力的復辟活動，另方面又要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鬪爭。秦朝的滅亡是由於封建統治者同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激化的結果。陳勝、吳廣的起義，是反對封建剝削者的革命鬪爭。」

這是不倫不類，牽強附會的解釋，它不僅同中國傳統觀點相背，也不合馬列主義唯物史觀。唯物的社會發展觀點是：新的社會制度取代舊的社會制度以後，它必然有一個壯大、發展、成熟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會大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新的對立階級雖然形成，但矛盾並不致深刻化，不致於引發革命。按照這種邏輯，秦王朝以新的封建制的代表出現以後，它應該大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新興的地主階級同農民階級還沒有進入激烈鬪爭的階級，理應還不存在中共吹鼓手的解釋也就只能不倫不類了。

中共推崇暴秦的主因

中共為什麼要在此時此際冒天下之大不韙替秦始皇做翻案文章呢？目的何在？有其絕對的必要性嗎？

我們認為在中共面臨的客觀環境有其絕對的必要性，理由如下：

第一、整肅林彪全盤暴露了毛澤東及毛婆江青極端自私的真面目，因而儘管提出千萬條罪狀去批判林彪，似乎都沒有多大效果，於是千條萬條，中共把批林的罪狀集中到一條就是執行黨的基本路線還是反對黨的基本路線方面。中共自稱「代表無產階級革命利益，堅持階級鬪爭，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而林彪及其集團則代表「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反對黨的基本路線，陰謀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因此，毛澤東整肅林彪及其集團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之間的鬪爭」是完全必要的。

替秦始皇做翻案文章，並所以借古喻今，要人們相信毛澤東和秦始皇同是「革命派」，同是「代表新興階級的利益」，秦始皇暴虐，毛澤東暴虐，同是鎮壓「反革命復辟活動」，是十分必要「進步措施」。

第二、「文化大革命」中軍人乘機侵入了地方黨、政部門，許多軍事頭頭分別控制了不同地區的黨、政、軍大權，軍人既是「地方黨委的第一書記」，又是「革命委員會主任」，實質上是槍桿子在指揮黨，指揮政權活動，他們對一再內鬪遭到削弱的黨中央和反覆無常的毛澤東早已保持警戒，所謂陽奉陰違，耍兩面手法，搞獨立王國是他們對付中共中央，保衛自己的手法，這種情勢在林彪事件後更有所發展，使中共政權面臨分裂的邊緣。其嚴重性也許像「焚書坑儒辨」所指出，秦始皇廿六年所面對的新的政治局面一樣，「是鞏固統一，加強中央集權，還是取消統一，取消中央集權」的分歧局面。在這個嚴重時刻，為了對付地方當權派，製造「集中」、「統一」的輿論，它也要強調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體制和推行專制主義的必要性和革命性，把「焚書坑儒」事件說成是「使反革命死硬派膽戰心驚」的「革命行動」。

第三、在毛、江王朝中，雖然過去把劉少奇集團和林彪集團清除了，但反毛的力量仍然非常強大，並且還會不斷產生新的反毛派，其中有更多的人是因反江青而反毛的，周恩來、徐向前、李先念、葉劍英等都可能走上劉少奇、林彪的道路，為了先發制人，在攻擊林彪和地方當權派的同時，給未來的劉少奇、林彪預定罪狀，預造牢籠，未嘗不是一石數鳥的如意事。

總之，中共要在此時大張旗鼓篡改歷史，為秦始皇翻案，一定有其重大的必要性，而且，在我們看來，批林固然需要它這樣做，但似乎活人比死人更重要——它的主攻矛頭是對着地方當權派的，因為足以導致毛、江王朝四分五裂，瓦解覆亡的直接因素，是各據一方的「山頭」——地方當權派。

論西沙、南沙事件



三國志「先主紀」：「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三國演義根據此段演成一大篇文字，對英雄的定義，三國演義作了解釋，即「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這種解釋實在相當空洞，尤其在現今的世界，更無從說起。筆者有時曾想到一個政治家處世之道，大要可分爲四類：凡損己而利人者，是爲聖賢；凡利己又利人者，是爲英雄；凡利己而損人者，是爲奸雄；凡損人而損己者，是爲庸才。執此以衡量當代人物，可列入第一類者，只有我國蔣總統，列入第二類者有美國總統羅斯福，列入第三類太多，可以邱吉爾與史大林爲代表，列入第四類者，三十年中只見兩人，即美國前總統杜魯門與越南現任總統阮文紹是也。

阮文紹此次無端挑起西沙事件，已使人莫測高深，因爲南越目前處境，絕非向外開疆之時，而南越兵力，也決不能同毛幫決高下。阮文紹卻無端惹起一場是非，幫了毛澤東一個大忙。西沙事件發生時，正值毛澤東調動了八大軍區頭目，內部惶惶不安，突然發生了西沙羣島的海戰，毛幫損失可能不輕，但是卻沒有人知道，而越軍陣亡被俘，舉世皆知，無形中提高了毛澤東的聲勢，轉移了內部鬭爭

，竟然異想天開，想失之西沙，收之南沙，向我國派軍駐守的南沙下手。

阮文紹攻西沙，雖然措置不當，尚可勉強找出理由解釋，因爲西沙靠近海南島，屬於「毛管區」範圍，中國海軍鞭長莫及，從未去該處巡弋，毛幫一向對領土不太措意，也未派毛軍進駐，只有漁民來往，阮文紹認爲是無主之地，想派兵佔領，造成既成事實。以壯大政治資本，其心雖不可問，其情尚有可原之處。獨獨派兵去進駐南沙附近幾個小島，眞不知是什麼打算了。

南海四個島羣，原名東沙、西沙、南沙、團沙，勝利後，我政府派艦巡邏，所有大小島嶼一律重新命名，並把團沙改爲南沙，南沙改爲中沙。此日發生爭執的南沙羣島，民國三十五年以前，原名團沙羣島。

至於南沙羣島情形，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出版之掌故月刊第三期，對此有詳盡敍述，茲摘錄有關南沙主島太平島情況：

太平島：屬於中羣島嶼，舊稱長島或大島，其所以稱爲「太平」者乃爲抗戰勝利時紀念「太平號」軍艦而得名。就面積而言乃南沙羣島中之最大者，該島位於南海航道要衝。距高雄八九五浬，馬尼拉五六〇浬，越南四二〇浬，榆林港五五〇浬。全島由珊瑚礁構成，形狹長，周圍約三〇〇〇公尺，島面平狹，高度平均約四公尺，東西狹長爲二〇〇〇公尺，南北寬爲四〇〇公尺，全面積有五十餘萬平方公尺，舟筏均不易接近，登陸者須於礁邊捨艇涉水而入，水下礁石，多生嶙峋，步行其上危險萬端，本島土壤由珊瑚礁與貝殼類之殘骸及鳥糞經久風化而成爲黑褐色之肥沃土壤，並無臭味。鳥糞屑即磷酸石灰，可作肥料之用，爲本區主要富源。土質較鬆。全島遍佈熱帶灌木，高者達二、三十尺。如由海中或空中遠望，有如一片綠絨浮於水面，極爲美麗。益以椰子樹及木瓜、香蕉，叢生其間，相映成趣，海邊沙灘呈銀白色，沙細如銀粉，入夜發光。島南有鎮南廳，中部有二十公尺高的紀念碑一

水泥鋼筋廢墟一座，爲抗戰時日寇駐軍營房，敵戰敗後離開該島時予以破壞，附近另有觀音廟一座，爲中國打撈公司員工所建。廟旁有一石屋爲我國古代漁民所留下的遺跡，內供菩薩一尊，充滿着農村迷信的遺風。離石屋數步有「永淸碑」一座，爲紀念故海軍總令司桂永淸將軍而建，惜乏照料現已被灌木雜草所遮蓋了。登陸碼頭附近有防坡堤一座及威望樓，樓高三層，外刷白色，樓頂國旗飄揚，氣象萬千，我海軍戰士戍守，日以繼夜保衞土地，備極辛勞，殊堪欽佩。此次「南疆遠航隊」全體同學，爲永久紀念此行，在船上以水泥，自製紀念碑一座，奠基於威遠樓之旁，益爲斯樓生色，碑上刻有救國團幟及同學簽名，頂刻「南疆屛障」四字，碑面且刻有紀念文，文曰：「溯自黃帝建國，歷代聖賢，艱苦奮鬬，始固吾遼濶之疆域，蔣主任經國有鑒於此，首創南疆遠航隊，期以惕勵全國靑年，效鄭和之壯舉，復興中華，今本隊得海軍 26、223 艦協訓抵此，特立碑永誌」。此外，島中尙有建築物及電台多座，水井十九口，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在此設「南沙開發工作站」一所，蓋有房屋三棟，爲採運磷酸石灰肥料及其他開發工作的員工休憩之用。該島附近海中有沉船二艘，均爲萬噸級，去年由台灣打撈公司前來打撈，據云獲利頗豐。再者本島盛產海龜，每年六七月間午夜，爬上沙灘產蛋，島民捕龜，係利用夜暗，埋伏守望，一旦發現，卽快步上前將其翻倒十拿九獲。因之島上遍地都佈滿了烏龜殼，龜蛋（大如乒乓球呈淡黃色），龜肉等，可晒乾成裝出售，每公斤約値五十元台幣，每一生龜約重百餘公斤。此外，尙盛產沙丁魚及干貝，可製罐外銷，有此名貴海產，故該島實屬理想之開發之地。

本島海邊常發現奇異魚羣，五彩繽紛，顏色鮮美，大都屬熱帶魚類。同時，島上所產貝殼亦極光艷奪目，花紋甚美，可製裝飾品之用。有一種貝殼叫做鸚鵡螺，其形狀酷似鸚鵡嘴，花紋像鳥，據史料所載：世界上僅有義大利及我國南沙羣島有此類產物，這次我們在偶然中獲得鸚鵡螺一隻，特呈獻救國團蔣主任留念，以象徵吉祥之兆。



這篇文字記載得淸淸楚楚，有中國海軍戍守，周圍小島有我們豎立的燈塔，是中國領土絕無疑義，南越爲什麼要跑到這裏來插一脚。

由南沙、西沙的問題，不能不談談中國在「天朝時代」與周圍藩屬的關係。中國明淸兩代，周圍小國皆來稱臣納貢，中國皇帝詔書到了各國，國王皆要備香案桌跪接，至於三年一貢，五年一貢更不敢失期。周圍藩邦，有些叛服無常，必待兵力始能平定，其間最爲恭順，漢化最深者，琉球之外，首推朝鮮（韓）與安南（越）。若僅就表面情形看，好似天朝討了他們的便宜，恃強凌弱，實則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其他且不談，卽以領土問題而言，朝鮮與安南皆與天朝上國有領土糾紛，關於朝鮮糾紛，本刋一位讀者李墨先生有專文硏究，寄與筆者，因李文相當精湛，又太專門，尙未決定如何發表，此處亦不談，只說中國同安南問題。

安南與中國有領土糾紛，自淸初就開始，在鎭南關外一塊土地，安南王堅持該地應屬安南，中國方面雖有確實證據屬中國，但總礙於君不欺臣，父不凌子，一直不能下決斷，而安南王的態度是措辭恭順，立場不讓，中間糾纏了幾十年，到了雍正年間，雍正帝以精神著稱，但對此問題竟無可如何，最後只好自找台堦，賜安南王詔書說：「王（指安南王）旣自知改過，朕又何惜此數十里之地，著卽賞王世守。」（大意如此，因手頭無原書，未能照錄。）

此是第一次安南在領土爭執中得勝，鎭南關外四十里路之地乃非我有。

第二次是在大戰期間，法國曾佔領這一帶島嶼，勝利後經我收回，法國又退出亞洲，本來已無問題，但阮文紹竟然異想天開，要繼承法國的版圖，硬把西沙、南沙劃入越南版圖，是眞不知如何說起了。

南越軍此次登陸南沙四個無人小島，確爲何島，尙未見報導，但只說距離中國海軍駐守之島（當係太平島）不過一箭之遙。南越又宣佈決不與中華民國作戰，事實上我軍也決不會同南越作戰，但如此堅持下去，究非長策。

據外電報導：「西貢政府人士今日稱：南越已提議菲律賓及中華民國考慮當那發生爭端的南沙羣島遇襲時，要組織一聯合陣綫來對付中共。」並稱：南越這種外交試探方法只是一種臨時措施，旨在設立一聯合陣線來對付中共，但並未說明要如何佈署。

該人士又稱：南越認爲這個三方面的聯合陣綫可以維持至本年年底在委內瑞拉擧行世界性的領海問題會議時止。王文北外長在兩日前稱：在該會議上南越將提出該等羣島的主權問題。」

這段話也說不通，亞洲自由國家聯合起來對抗毛黨是應該的，但不能聯合保衞南沙，因爲南沙是中國領土，我軍已進駐十二年，何勞南越來協助防守。此一提議，相信決不會爲我政府接納，屢自暴其無知而已。爲南越着想，最好趕快撤兵，勿作此損人損己的事，使親者痛，仇者快了。

談秦始皇

——從中國大陸的揚秦抑孔到儒法的論爭

陳逸南

評論一個歷史人物，由於種種的因素，或因資料不全，或因記載失實，或因主觀成見過重，對於人物的評論，往往與其本來面目，相去遠甚。然而，以上這些，到底還是無意之過失，縱然對於古人有評論錯誤的地方，也是情有可原的。設若明知事物的是非，而蓄意顛倒，企圖歪曲歷史事實，於古人蓄意的詆毀或吹捧，把古人作為政治上的一種宣傳工具，以圖欺世亂俗，愚惑黔首，這才是大惡不赦，歷史罪人，文化的毒犯呢！

近來因在某些雜誌報刊中，經常讀到一些惡意醜詆孔子，和蓄意吹捧秦始皇的文字，把孔子視為奴隸主的走狗、文化的罪人；把秦始皇裝點成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一個由奴隸主制度到封建制度的繼承者、成功者，是厚今薄古的專家，是法家思想的徹底的有成效的實踐者，是建立和維護中國統一的地主階級政治家。這些報章雜誌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力氣去醜詆孔子和吹捧秦始皇呢？無他，這只不過是為了配合中國大陸文化革命而搞的宣傳把戲而已！孔子的學說，是儒家思想的學說，儒家主張王道，在政治上以實施「仁政」為原則，可說是十足的「人道主義」者，一切政治上的措施，完全從「人」的基礎出發的，所謂王者的政治，就是愛民的政治。孟子的貴民主義思想，便是純粹從「人民」這一個意念出發的，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都是以「人民」為前題的，這種思想精神，和現在的「民主自由」思想，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秦始皇的政治，我們透過歷史的層面觀之，可以說是法家思想的。事實上，秦自孝公以後，即以法家思想為治，秦始皇是繼承這種傳統精神，所以，我們可以把秦始皇視為法家思想的實踐者，秦始皇以法家思想為治，在我們中國歷史中，其影響固有其好的一面，也有其壞的一面，（關於這點，稍後再作討論。）在秦始皇時代，儒法兩家思想的確曾經起過很大的爭論，由於秦始皇的思想，是急功近利的，好大喜功的，加上傳統的政治，秦始皇本人在思想上擁護法家，這應該是順理成章的。由於秦始皇本人的思想是法家的，所以，儒法的爭論，到後來必然是法家得勢，儒家失勢了。透過了這點，我們看今日中國大陸的情形，也是和秦始皇時代相近似的，秦始皇時代的要求思想統一，而採取焚書坑儒的政策，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拚命攻擊儒家思想，醜詆孔子，其情況可謂如出一轍。所以，今日的中國大陸，其所行的政治措施，我們也可以很概括的謂其為法家的。據此，我們大概不難理解，中國大陸今日，何以極力吹捧秦始皇，醜詆孔子了吧！中共之所以盡其全力的吹捧秦始皇，維護秦始皇，其實不就是維護自己麼？之所以醜詆孔子，就是要打擊思想敵人，也即是為了鞏固政權，使內部思想更統一，更易於控制吧了。

秦始皇是一個怎樣的人？孔子又是一個怎麼樣的人？這在我們中國歷史中，可說已有定論，是有其一定的評價的，絕不是憑我們隨便說幾句話，多作些宣傳文字，便可以把這個歷史觀念改變的。何況，儒法的爭論，也不是只有秦始皇時代才有的。這些爭論，在我們中國歷史中，可謂每一個世代，不時地經常地都在發生着的。漢武帝即位初期，便是儒家思想戰勝各家各派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學之議，何嘗不會

開啓有漢一代的盛運。如果說法家思想是進取的、改革的，則儒家思想又何嘗不然，只是法家思想比較急進，比較重法寡情，而儒家則比較緩進，但並不是不講法守，只是儒家思想的法，是緣人情而創制而已！武帝卽位之初，年少有爲，意圖進取，有鑑於黃老無爲的政治，因循保守，決少進取，但卻有鑑於秦的用法急進，招致敗亡之禍，不敢草莽以法家思想爲治，可見法家思想，並不是最好的。更不是要求進步、突破，就非草菅人命的、嚴刑峻法的厲行法治一番便可成效。反之，在我們中國歷史中，大多朝代其治平的時間較長的，都是以儒家思想作爲建國基礎的，沒有那一個朝代，用法家思想統治而可以長久的。這是由於儒家思想本身，有一種穩定社會基礎的內在力底緣故。儒家思想因爲把目光集中在「人」的身上，一切都以「人情」，「人性」，「人理」爲根據，爲待人處事的法則，儒家思想因爲能夠顧及人的地位與尊嚴，所以，容易得「民心」，反之，法家思想，只知有法，不知有人，只知要功利，但卻忘失「人性」、「人情」、「人理」，到了最後，成了捨本逐末，把人的本位忘失了，於是民心沒有了，而政權也就無法維持了。儒法二家思想，各有長短，當然不能一概而論，淮南子說：「因應時宜，因時制變」就是了。如果只是堅持着一隅之見，過分的偏執於某一種思想，局限於某一家言論，其結果也是必然會失敗的。而今日中國大陸極力效法秦始皇，便是一個最佳例子。

事實上，秦始皇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呢？値不値得像中國大陸那樣去吹捧呢？讓我們從歷史中去求證吧！

㈠始皇之成功，賴先人基業；秦始皇統一六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北伐匈奴，確定了中國的版圖，在表面上似乎是功過萬世，其實，始皇帝之所以能夠有如是之功業，只是蒙故業，因遺策，因利乘便，續六世之餘烈而已，但秦始皇得國後怎樣？除謚法，祖宗不得謚封，又自以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因自稱始皇帝，其自大自誇，忘祖忘恩，於此可見。

㈡專制獨裁，殘忍暴戾：關於這一點，我想凡是對秦始皇稍有認識的人，都會同意我的看法，史記載始皇爲政：「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和義。」我們看始皇帝的建國措施，如建築萬里長城、築馳道、築陵寢、徙民等，無一不是表現其專斷獨裁，殘忍暴戾，罔顧民命的。至於坑殺儒生，便是罪惡深重，難以洗脫。下面再舉一件小事爲例，史記：「始皇帝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從這一件小事，我們可以看到，秦始皇個性的殘忍暴戾，刻薄無仁了。無怪乎大梁人尉繚說：「秦皇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這幾個話，出自秦始皇太尉之口，也可算把秦始皇之形相、性格、和心地刻劃得淋漓盡緻了。

㈢龐大建設、奴役百姓：秦始皇爲了滿足個人一己的私慾，從事了一連串的龐大建設，雖然其中有一部分的建設，對於當時及後世有不可抹煞之功，然究竟從事建設之初衷，實多私慾而少公利，如秦始皇爲了滿足個人的享樂，大量的營建宮室、信宮、甘泉殿、阿房宮、酈山陵寢等，動用過百萬的人力，窮奢極侈，其勞民傷財可見。又如築馳道、甬道，築馳道是方便巡遊，築甬道是爲了安全，其浪費不可勝算。雖然說建築萬里長城，對當時及後世都有很大功勞，其實，始皇初念，亦只在保護其帝國。對於建築長城的百姓的死活，則毫不顧及。觀乎此，秦始皇的偉大可知。

㈣貪生怕死，求長生不老藥：秦始皇爲了求不死藥，思欲見眞人，聽方士之言，在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建築宮觀二百七十，此外，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其所繁費，不可勝算。命盧生、徐市等爲求仙藥等。均足以看到秦始皇的貪生怕死的醜相。

㈤拑制言論，坑殺儒生：秦始皇最爲後世所詬病的，就是拑制言論，坑殺儒生這一件事。秦始皇爲了統一思想，實行以法爲治，於是接受李斯建議，以焚書爲手段，藉以完成其統一思想的自由，當時李斯所提的禁書令，其內容主要包括：

①史官非秦紀皆燒之。

②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③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④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族。

⑤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可見秦廷禁書，旨在統一全國思想，拑制言論。此亦由於秦始皇專斷獨裁的原故。其坑殺儒生的主要原因，也是由於深怒當時的一些儒生在他背後說了一些批評的話所致。然而偶然聽了一些閑話，結果濫殺了四百六十個無辜的儒生，這種手段，不是很殘忍毒辣麽？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看史記記載侯生與盧生兩人私下的一段談話，便可淸楚瞭然：「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用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人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錄，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我們今日讀到這一番話，對於當時在秦始皇底下做事的一羣臣僚底心態，可謂瞭然於中，而秦始皇以刑法爲威，專斷自用，拑制言論底卑劣行爲，透過了「史記」的記載，可說已能刻劃無遺。

秦始皇到底是一個怎麽樣的人，在歷史中我們應該給他怎麽樣的評價？我想不用我說，也能找到答案了吧！然而，今日的中國大陸，卻盡力維護這一個古人，企圖改變整個歷史觀念，把一個暴君說成偉大，那是爲了什麽呢？魯迅說：「維護古人，也就是維護自己。」那麽，中共拚命的替秦始皇吹捧，又是吹捧誰呢？賈誼過「秦論」：

「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賈誼這一番話，可說是深具政治識見的。實可以作爲今日中國大陸，只知急功近利，罔顧民命的當權者參考檢討的。而這一番話，對於一些盲目瞎捧法家思想，秦始皇政治的狂徒來說，眞可謂是當頭棒喝，是很可以發人深省的。

蛇鼠一窩的中蘇共間諜網

由於一月十九日那天，中共政權突然將蘇聯老大哥的五名外交人員驅逐出境，並且公佈了他們的間諜罪行！指責蘇聯在北平甚至在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積極進行其間諜活動，更進一步地在大陸上企圖秘密建立了「反革命組織」。表示對蘇聯老大哥這種陰謀顛覆活動，不能容忍！同時，莫斯科方面爲了報復中共這種翻臉無情，忘恩負義的舉措，也把一個名叫關恒廣的中共外交人員驅逐出境。依樣畫葫蘆地指責這名中共外交人員當間諜的罪行，不受歡迎人物。

克里姆林宮此舉，明眼人一望而知它是以牙還牙；並且也帶有一種幽默有趣的行動。明白地告訴世人：關於間諜這一行業，絕非蘇聯「獨家經營」，中共向老大哥早已學會了，現在世界各地設有「分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何止莫斯科這塊著名「間諜總行」的招牌呢？

實際上，共黨的間諜網，早就滿佈於全球，何必大驚小怪？因爲共產集團，原是以做間諜起家的，它的一切國防設施及其對外擴展，對內鎮壓或控制，全部根據情報而作出決定的。所以，它們不獨在國內設有龐大的情報機關；且經常大量分派間諜人員到國外去工作，如滲透、策反、煽動及顛覆等陰謀，每年花費在這方面的金錢，佔其國防費用的大部份。一九六五年四月間，來自馬德里的消息透露：「蘇俄與中共派往西方去擔任間諜工作共達四十五萬人——包括其駐各國使館人員，而以西德、法國、奧國及土耳其爲集中地。」

一九六〇年五月，前美駐聯合國大使，洛奇在安理會報告中指出：「蘇俄與中共在全球所佈置的間諜網，至少有一百五十個以上的大小組織。自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〇年間，先後被自由世界破獲逮捕的共諜人員，曾高達四百七十六人，其中除俄人三百六十名外，中共也佔一百人左右。這一窩蛇鼠的主要任務是：除了偷竊西方盟國的情報外，煽起工人罷工暴動，或組織及訓練各國左派分子武裝游擊隊，進行顛覆活動。」其分佈的地區如下：

㈠在北歐方面：包括着芬蘭、瑞典及挪威等地，由蘇聯大使館及其衛星國的外交人員所組織的情報網，已遭迭次破獲；卽在美蘇間航空綫附近戰畧地區工作的共諜，也多已被捕。例如：一九五五年在瑞典破獲的共諜網，便是收集在瑞典製造的軍用品情報的。同時，瑞典北部重要國防綫的詳細情報，又被另一共諜組織所竊去。而其海岸防綫秘密，則由一個瑞典海軍軍官賣給莫斯科。原來那名軍官是久已受僱於蘇聯的，亦卽說共諜早已滲入了瑞典核心。

本來挪威和芬蘭等北歐國家，在二次大戰後實際上已沒有什麼軍事特性。可是一九五四年，挪威一項極秘密的動員計劃，立卽就被一批蘇俄間諜所偸去。在一九五三年的一年中，芬蘭警察曾先後捕獲了二十名俄諜，其中兩人並承認他們在八年之內，曾越過蘇、芬邊界共達七千餘次！凡在蘇聯邊界發生的情報，都由邊境的廣大間諜網直接報告摩爾曼克的情報總部。關於「北約」盟軍的飛機，歐洲方面的軍事部署，及美國人的來往情形，也分別作爲詳細地報告該總部。

㈡在西歐方面：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等，也曾先後發生過連串的共黨間諜案。如英國在韓戰期間，曾接觸到美國秘密的麥克里安和布爾格斯兩人，就曾與美共密切合作；當局卽計劃將他們逮捕時，卻已宣告失踪。後來才獲知他們的任務是，將西方盟國對韓戰的意向，分別供給北平和莫斯科。因此，俄共才敢大膽地驅使中共入韓參戰。又北越胡志明之所以能夠在越戰中獲勝，全靠在巴黎的共諜組織供給情報——包括法國計劃及美、英對越戰問題的歧見。因此，越盟竟敢孤注一擲地圍攻奠邊府，卽預先獲知美軍不會馳援而有恃無恐。

㈢在東南亞方面：包括着泰國、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菲律賓等地，到處充滿了中、俄的間諜組織。但最先是以曼谷爲樞紐的，曼谷近郊早有一個叫作「黃橋」的地方，曾被喩爲「暹羅的延安」。那便是中共與泰共聯合組織的機關報「全民報」所在地，公開煽動泰人進行恐怖暴動！所有記者、編輯，都是間諜組織的成員。這組織於一九五二年被破獲後，而所謂「全民報」亦遭封閉。後來中共在泰北山區組織了企圖顛覆泰國的共黨機關，和進行暗殺泰國政府高級官員的恐怖活動！至於前蘇聯副總理米高揚，一九五五年訪問曼谷的主要任務，據說就是企圖重建蘇俄間諜網。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被泰國當局，以間諜活動罪名而下令驅逐出境的蘇俄領館隨員察格洛夫，後來又轉到錫蘭去進行顛覆活動。最有趣的是蘇在泰只有兩名僑民，而其外交人員卻達二百餘人。

中共企圖赤化印尼，更不遺餘力。一九五一年中共派駐椰加達的第一任「大使」王任叔，首先創辦了共黨機關報「新報」，鼓吹印尼人民「革命」。一九五三年後，北平派往印尼各島的間諜滲透分子共達七百餘人，這些中共特工的一部份，主要目標在滲透華僑，要求華僑與印尼共黨合作；並以金錢資助印尼共黨，建立共黨政權，而顛覆印尼政府。甚至於一九六三年由北平派往椰加達替前印尼總統蘇加諾醫病的中共醫師，據說也是一名間諜首腦呢。

㈣在中東及非洲方面計有：埃及於一九五三年政變時，被迫出走的遜王法魯克，後來對合眾社記者說：「幾個月以前，那吉貝和納薩等人，就跟蘇聯大使館人員勾結着，我沒有提高警惕而鑄成了大錯！」同年八月，伊朗前首相摩沙德所導演的那篇「逐王篡位」的悲劇，也是俄諜幕後替他安排的；事後在德黑蘭蘇俄大使館內，曾經搜出一大批與此有關的文件。自蘇聯建立起所謂「開羅中心」之後，便逐漸向黑色世界的非洲進軍了。據估計：自一九五五年——五七年間，蘇聯前後派有三千五百名間諜人員，分別混入其駐非洲各國使館中，從事組織和訓練叛亂分子進行顛覆活動。爲了鼓勵非洲民族主義革命，蘇會

採下列步驟：A、非洲語言複雜超過萬種以上，蘇聯間俄會設法把若干種最流行的非洲語言編印「非俄字典」，內容包括八百多種東非人民通用的「斯華希利」語。B、刊行雜誌及廣播，使非洲人增進知識，認識外間世界爭取自由。

一九五八年至六〇年，正是非洲國家中的民族主義運動達到高潮時，美中央情報局估計蘇聯派在非洲的間諜約有二萬一千人。當前比屬剛果新獨立時，蘇俄馬上扶植一個親共的總理魯蒙巴，使整個中非洲鬧得雞犬不寧！直至一九六三年，非洲「強人」武保圖打倒魯蒙巴之後，進而關閉了蘇俄大使館，並驅逐其所有外交官出境，才使剛果局勢安定下來。

㈤在美洲方面：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先後揭發兩大共諜案，都已深入了美國務院，財政部門甚至於白宮活動。一九五三年美國處決著名的原子間諜盧森堡夫婦，便是屬於蘇俄設在加拿大的間諜組織，它除了取得原子秘密外，並取得了美洲大陸防衛計劃的情報。該間諜案則由第一次投誠的蘇聯大使館譯員所揭露，他當時交給美國參議院準備小組的一份實貴資料中，蘇聯駐墨西哥的大使館，實爲赤化拉丁美洲的總指揮部。其中擁有館員及其他工作人員共達九百三十名之多，包括美洲各地的聯絡員在內。

經過該準備小組委會主席伊特蘭的詳細調查後，證實墨西哥的蘇聯大使館，確是指揮拉丁美洲共黨的總司令部。它正指揮着三十二個拉丁美洲小組織的工作，設在危地馬拉的副總部，則負責主持中美洲的共黨活動；至於南美洲的共諜總部，便設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里斯的蘇聯公使館內。一九六三年七月，在美國自首的蘇聯間諜首腦杜尼辛上校所供的資料，更爲驚人！他說蘇聯派來美洲的間諜組織非常齊備，包括着四大系統：第一是蘇聯紅軍間諜系統的軍事諜報組織，專門搜集陸海空軍的情報；第二屬於外交系統的貿易、金融、塔斯社等間諜活動組織，負責搜集政治、文化、經濟等情報；第三屬於內政部保安系統的間諜活動組織，負責組織、訓練各國的武裝特務分子，進行各種恐怖的工作；第四屬於內政部警備總部系統的間諜組織，則負責接通情報工作。

談到蘇聯爲什麼要選擇墨西哥爲赤化拉丁美洲的間諜總部呢？其中也有着很多的內幕因素：如所週知：墨西哥位在北美大陸南部，北與美國相接壤，爲美國最親近的南鄰。它的面積一百九十六萬九千方公里，人口約二千五百萬，其中多爲混血種的美斯的索人，紅種人和西班牙人後裔次之；惟其民性懶惰殘忍，故進步甚爲遲緩。在第二次大戰以前，還是一個古舊、落後、經軍閥摧殘及政客搜括的國家；尤其是在戰後的五、六年間，前墨總統阿里門時代，更爲官僚公開舞弊的時期。正如美國「時代雜誌」所批評：「阿里門總統的內閣部長們，共搜括墨國財富達八億美元，其中有四億元存入美國銀行，餘則存在瑞士、加拿大及其他銀行。一名閣員在銀行佔有股份；且經營糖廠兩間，菸草廠一間，並購有墨西哥城的摩天大厦多座，因而令到墨西哥民怨沸騰，給予共黨以有隙可乘。」

又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指出：阿根廷和巴西是前德國納粹分子流亡之所，而墨西哥則是藏納拉丁美洲叛徒及共黨分子的淵藪。例如一九五四年發動叛亂的危地馬拉左翼領袖嘉芝曼等人，失敗後逃入墨西哥受到政治庇護，滿面于思的古巴卡斯特羅，在未赤化古巴之前也流亡於墨西哥達四年之久。是故，美、墨關係，一向不很密切，直到美、墨合辦的蒼鷹水壩開工時，前墨國總統丁尼斯才轉變其態度，他對內並推行廉潔奉公的措施，除了自己以身作則外，更通令全國廿五萬公務員都分別報告其私有財產，使到國內的共黨勢力逐漸走了下坡。

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革命」成功之後，中蘇共對於拉丁美洲的滲透和顛覆工作，便寄托在瘋狂的卡斯特羅身上了。他在同年四月所選擇的第一個目標是有戰畧價值的巴拿馬，結果造成了一幕戲劇化的「短命革命」。一九六〇年十月至十一月的一個月中，中美洲曾先後發生的政潮與騷亂事件，簡直不絕如縷！除了薩爾瓦多政府被共黨推翻外，尙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國，均遭受旋風式的騷擾。而這種閃電般的神經戰，又迅速地流傳到南美洲的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智利及阿根廷等地。

委內瑞拉自一九五八年推翻該國前獨裁者詹曼尼斯以來，迄先後發生了十五次政變或暴動事件，平均每年一次。其中以一九六〇年四月那次叛變的時間爲最長，蔓延的空間亦最爲廣濶。而委國警察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則破獲了一個龐大的共黨組織，共計搜出六百枚引火待發的蘇製炸彈；並拘捕了親卡斯特羅份子及左翼人物共八百二十七人。因此，美參院準備小組再度進行調查結果：中、蘇共派在拉丁美洲的主要間諜份子達一千九百餘人，對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羣島，分別進行其工會組織及煽動的秘密工作。它們隨時可以指揮行動的忠實黨員，估計達二十五萬人以上。差不多每一個拉丁美洲中，都沒有活動的單位。

一九六一年二月起，中共曾在拉丁美洲境內設立兩個訓練中心：一個是由北平派遣了二百名特務人員，僞裝學生、新聞記者及文化專員潛入南美洲國家。另一個中心，則是專門訓練拉丁美洲共產黨員如何發動游擊戰，及如何操縱「小資產階級」？這些經過訓練的共黨份子，早已在九個拉丁美洲國家中成立了雙邊性的「文化中心」，作爲展開滲透與顚覆活動的聯絡站。

同時中共電台每週也向拉丁美洲起碼作二十次西班牙語廣播，並在古巴首都夏灣拿設立一個「新華分社」，而僞裝該社記者的中共特務份子，則被分別派到秘魯、智利、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多明尼加及北美的加拿大、美國等地，從事滲透與顚覆活動。首先嘗到毛澤東戰畧滋味的是智利。憑此戰畧，智利共黨便很快地滲透到各階層，一度幾被赤化，幸該國陸軍劍及履及地才能挽救其國家之危亡！前巴西總統古特拉，因思想左傾而一度讓中共特務活動，後來被該國政府發覺加以逮捕。現在潛伏於南美各國的中共間諜，仍非常活躍。唯其如此，所以一般認爲：

蘇聯與中共數十年來狼狽爲奸，對內思想上雖然有些矛盾，但對外擴展和滲透工作則是一致的，蛇鼠一窩，不分彼此，何必大驚小怪！

胡養之

「天下大亂」「亂中有得」

柳以青

無論贊成什麼，或是反對什麼，總覺得有個道理。這道理的根據，有的固然是有「政治作用」的；有的或許有「經濟作用」和「社會作用」。有的是「私人恩怨」的「指黑為白」；有的是只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但是，總得講出一番道理來。

同時，對所贊成或反對的對象——人物與思想，也得眞的指出這一人物在事實上的誤錯，以及這一思想卻是有許多不周延、不普遍的缺點才行。

但是，如果以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來做「武器」的話，除卻了政治與武力上的高壓，強迫人民接受外，最主要的還得是這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本身，該是較諸其他的思想和學說更形高級，以及在學理本身上更有說服性才行。否則的話，那只是暫時的「鬧劇」而已。

中共的「反孔」，卻是無理取鬧的「反孔」。

一月十日「快報」副刊刊出了「馬五先生」的一篇「尊孔與反孔」的文章。他說：「中國儒學宗師孔子的學說思想，在他逝世以前，及其死後的漫長時代，由於諸子百家爭鳴，言論思想極端自由之故，許多學人皆持異議，而以韓非子與墨子這兩位法家，對儒學抨擊尤力。……孔子之被諡為『素王』，成為『至聖先師』的士林紅衣大主教，是漢武帝捧起來的，他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諸子百家，獨尊孔子之學。以後歷代的統治主皆繼踵前修，尊崇儒學，且專以孔子著述或刪定的詩書，作為開科取士的衡文典範。歷代統治主之所以特別尊崇孔子，為的是藉此可以正確地駕馭知識分子，便於專制獨裁，減少不滿現實的反動潛力，並非基於學說思想的認識而然的。」

在這一段中，我最欣賞最後一句話。

兩千多年來，孔子以及儒家總是遇到不同時代、不同人物反對和批判的，這種間歇性的「反孔運動」，可以從孔子本人在兩千年來的中國歷史的演進的地位升降上，一目了然。但是，無論歷代中國政治現實上，或對孔子之學來調協、來利用，來打倒，但是，孔子仍是孔子，其學說仍是其學說。即使在大陸自中共統治後，曾經不斷地對孔子及其學說施以打擊，尤以目前「全盤否定」的「反孔運動」之推行，證明在廣大中國人民心目中，仍有孔子及其學說。

馬五先生遂在「尊孔與反孔」的文章裏，最後以憤世嫉俗的口氣，並且只以政治觀點來結論說：「降及宋代，朱熹闡揚孔子學說思想，更以不愧屋漏，居敬存誠為儒家的人生觀，乃使讀聖賢書的士大夫，對政治上的當權派馴服如緜羊，趨奉如神聖了。（青按：馬五先生這一「全稱」形容，似乎犯了不太周延的毛病。）事實上，在孔子被捧為『至聖先師』以後，直到現在，凡是實行革命，推翻現政權而稱帝稱王的，沒有一個是深通孔學的儒教人士。（青按：這一觀察，所謂「深通」所以質疑）中國統治階級而倡導反孔運動，不啻是自殺主義，殆如俗語所謂『壽星佬嫌命長——自己上吊。』」

這一觀點，我是無法全部同意的，也只覺得是如同馬五先生自己所說的：「並非基於學說思想的認識而然的」。

「上層建築」云乎哉？

就思想學說來論思想學說，孔子所闡發的道理，有的是屬於「大義」；有的是屬於「微言」。所謂「大義」，乃是孔子對現實的具體事物和情況所說的話；所謂「微言」，乃是孔子不理現實的具體事物和情況，直指出道理的本質。因此，在批孔、反孔中，如果不能分開什麼是「大義」，什麼是「微言」，恐怕永遠是無法了解眞正的孔子與眞正儒學的。

大陸上這次的「反孔運動」所發表的文章，無論如何對孔子及其學說如何誣衊，似乎都是不能入流的作品。一方面可以證明：今天大陸所謂的「學術界」，眞正有學養的人是不會同流合污的，不願再討論孔學的學術問題；而現時挺身而出的「學者」與「教授」，憑他們所發表的文章與「著作」，更可見其學術水準的低落。即使是「學術應為政治服務」，起碼，也得拿出像樣的「學術」來呢！可惜的是：這次「反孔運動」所討論的孔子學說的反駁，根本是無法立足的。因此，也難怪人們對這次「反孔運動」只做政治鬪爭的工具銓解而已。

這並非是由於什麼「觀點」與「主義」問題，而是再一次的表現共產黨鬪爭性的發狂和發癲。

大陸上「反孔運動」中，特別提出了孔子所說「仁」字。在「仁」字上大做解釋的工夫。

反對「仁」是普遍的愛人，反對「忠恕」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解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要恢復殷周奴隸制。反對「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而使人「不好犯上」等等。

特別是在「勁云戈」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孔子思想」一文中，（刊於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紅旗」）表現得極狂妄，又大膽。

「孔子死去已經有二千四百多年了，但是，從漢朝開始，歷代王朝，北洋軍閥，蔣介石反動派，都捧他為『聖人』。黨內歷次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

，也都是尊孔的。五四運動時期曾經批判過尊孔思想的陳獨秀，當他搞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以後，就叫嚷要『重新評定』孔子的『價值』，說什麼孔子的『價值』在於『建立君父夫三權一體的禮教』，吹捧孔孟是『士大夫』中的『優秀分子』。瞿秋白最經搞過『左』傾盲動主義路綫，當他向蔣介石屈膝投降寫『多餘的話』時，就承認他自己『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有『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王明、劉少奇都是尊孔的。彭德懷也不絕口地宣揚孔子的『忠恕之道』。林彪這個不讀書，不看報，什麼學問也沒有的野心家、陰謀家，在背地裏裝模作樣地談論『忠恕』和『仁義』，甚至在陰謀泡制反革命政變計劃時也不忘寫上一句『不成功便成仁』。他們是信古好古，裝門面嗎？不是。」

從上面的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很淸楚地看出，孔子學說中的「仁」，「忠恕之道」等等，無論你是經綸滿腹的人士，或是「不讀書，不看報，什麼學問也沒有」的人士們，都很自然而然的體會到孔子所說的「仁」和「忠恕之道」。就連「深通」孔子之學的馮友蘭，公開發表批孔的言論，但在他這一行動的本質裏，還是由於相信了孔子所說的「仁」和「忠恕」，以圖逃出被淸算之關卡的。整個中共所謂的「思想改造」過程，也還是在深深體驗着孔子所點出的人性中的「仁」與「忠恕」而已。

該文又說：「他（指王明）對孔子思想不進行階級分析，反而跟在蔣介石屁股後邊宣揚『孔孟之道』是什麼『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他胡說孔子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在民族自衛戰爭中發揚爲眞正大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這種用剝削階級的思想、傳統、道德來冒充全民族的思想、傳統、道德，正是孔子掩蓋階級矛盾，否認階級鬭爭和搞階級調和的反動伎倆。在意識形態領域中掩蓋階級矛盾，否認階級鬭爭和搞階級調和，在政治上必然走上投降主義道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問題上，王明竭力抹煞階級矛盾和否認階級鬭爭，反對劃分左、中、右，混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階級界限，提出所謂『一切經過統一戰綫』，『一切服從統一戰綫』，實際是一切經過國民黨，一切服從國民黨，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回到一九二七年陳獨秀的『一切聯合、否認鬭爭』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綫上去。」

看來，這場「反孔運動」所突出的政治意義，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複雜化了，複雜地自暴其醜。

「反孔」文章大爆內幕

首先是：按照中共目前「反孔運動」所突出的政治意義，只要是尊孔或講「孔孟之道」的，都是跟在「蔣介石屁股後邊」的人士。這一說辭，不但不能對大陸上人民發生阻嚇作用，反而是在幫了蔣總統的大忙。以前，中共對大陸人民所宣傳的蔣介石，是一位「窮兇極惡」的「蔣幫」，現在才點出了，原來他們是宣揚孔孟之道的。幾時大陸上的共產黨們愈罵孔孟，而大陸上的人民則就愈想到孔孟之道之可愛，因爲這孔孟之道之「仁」與「忠恕」是建立在人性上的，永遠無法使之褪色。而大陸的人民也愈覺得蔣總統之宣揚孔孟之道，才眞是合乎人性的。

這一頂帽子，在「反孔運動」中加以提出，可說是中共本身在發動運動方面的大敗筆。愈證明馬列與毛思，眞的已經到了絕望邊緣。反而證明了中共本身，在對馬列與毛思，也一分爲二的產生了分裂，一派堅持僵化了的馬列與毛思，傳佈人間的仇恨；另一派已經發覺到那只是狂妄的歧途，要恢復中國傳統的仁愛。

事實上，仇恨，特別是所謂的階級仇恨，根本是走不通的一條路和一個意識形態！必然會被「仁愛」所征服的。

其次，前一個時期，中共的宣傳機構，大力鼓吹：中國的對日抗戰只是由中共來完成的。當然這是與中國歷史不合。這次，由於在「反孔運動」中政治突出上，由「紅旗」卻不打自招地說：在抗戰上，中共是「一切經過國民黨」，「一切服從國民黨」，「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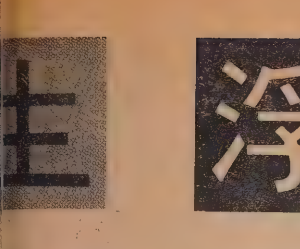
凡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宣傳，遲早會自己否定自己的，姑無論他們的宣傳手法是多麼的高明，由這一件事上，我們就立刻看到結果了。

最後，我們又可以觀察一下前一個時期本港的左派報章大量刊載的「中國和平統一」的文章、電訊和特稿了。照那時的「統一」意見，似乎是一蹴而就的。因此，也引起了不少海外人士們的議論和各予己見。但是，在這次「反孔運動」的表現上，相信這一「和平統一」的左派的宣傳必該寂靜一個時期了。同時，海外的人士們，在誠心誠意，客觀地來研究和討論統一的心情與熱望，恐怕又得再一次的受到冷漠了。這時，他們或許才再一次的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畢竟是與廣大的中國人們是有着很大很大的差距的。中國統一和中國人統一都是很容易的，但是，與中國共產黨員來談統一，那就不是我們身爲中國人的人們所敢奢望的了，對嗎？

不少的熱血靑年，只覺得「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說這話的人士們，可以說是根本不了解所謂「社會主義」是什麼，是代表什麼意義。同時，更是爲了一個美妙動聽的名詞，而在憧憬起來。這方面我不太責怪他們，因爲他們還得努力去求了解。不過，從這次中共所掀起的「反孔運動」中，所透露出來的消息與綫索，起碼也該嗅到一點所謂「社會主義」的內容，究竟該是什麼了。

紙上的「社會主義」以及影片上的「社會主義」畢竟是美化和靠不住的。如果眞想知道一點所謂「社會主義的祖國」，只有兩條路，一是眞正的「回歸」，在「祖國」的土地上安家插戶，從事工作；一是走訪幾位二十幾歲的大陸逃亡靑年，讓他們給你描述一下他自小至今所體驗的「社會主義的祖國」實際生活。

「安家插戶」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爲我們雖然是中國人，但是帶有「階級烙印」的中國人；可是，接觸幾位從「社會主義祖國」逃出的人，卻是可以的。至於觀光嘛，也不錯，不過除了壯麗河山，幾處安排好的機構和准許開放參觀的地區外，你所見到的恐怕只是一腔狐疑的圈圈了。





港九的士不應劃分

老萬雖經常到九龍，但道路不熟，每到九龍，必以的士代步。坐上的士，只消說出目的地，司機就會送去，不必在馬路上兜圈子，繞來轉去，半天找不到。同時，老萬覺得目前百物騰貴，九龍的士一蚊起錶，確便宜到無可再便宜。想坐小巴由中環到大丸，便收一元，而一部的士可坐五個人，兩相比較，實在萬二分不公平。

自海底隧道貫通，香港九龍實際聯成一氣，但的士仍劃分爲香港、九龍，老萬想來想去，想不出當局持的什麼理由。大巴士有中巴、九巴之分，可是隧道通車後，中巴可通到九龍，九巴亦可以通到香港。小巴更不受限制，隨時行走港九兩地。只有香港的士和九龍的士不容混亂，九龍的士送客到香港，在香港不能做生意，必要空車回九龍；香港的士送客到九龍，也是如此。更不合理是香港的士一元五角起錶，九龍則只許一元，過去九龍的士用小車還說得過去；現在九龍的士也坐五位乘客，收費卻不一樣。當局何以不肯改變？老萬百思不得其解。

老萬到過好些外國城市，從未見過這現象。在台灣，從台北坐的士到基隆、台中都可以，不會限制不能去，或回程不得載客。同樣可以在紐約坐的士到新澤西，他們也不會不許載客回紐約。老萬認爲，香港、九龍的士不該再有所劃分，凡是的士，一律同價起錶，也可在香港載客，也可在九龍載客。通過海底隧道，過海費用由乘客付給（台北到基隆的過橋費，也由客人付的）。這樣一來坐的士過海，不必付三十元，的士好做；乘客負擔也較輕，趕時間的話，樂於坐的士過海，可說是兩利好辦法！

當局把九龍的士劃出楚河漢界，又不許九龍的士一元五角起錶，簡直歧視的士，是不合理的措施，爲世界所無。再說，興建海底隧道，主要目的在溝通港九，使島與半島間不受海域限制，連貫一起。的士是主要交通工具，如果隨時可由中環到九龍城、紅磡、觀塘，甚至新界沙田、荃灣等地，只消多付五元過海費，十多分鐘便到達，多麼方便？港九的士劃分界線，不能盡量利用海底隧道，港府交通事務決策當局，未免太人頭猪腦！

平民化的彩色機

由去年一月到十月，台灣輸往美國的電視機共三百多萬台，其中二十八萬台是彩色機。如包括十、十一、十二兩個月，相信會接近四百萬台，相等於香港居民每人買一台。這數字已使原佔輸入美國第一位的日本電視機屈居第二位。台製電視機之大量輸美，相信不是因爲「製作精良」，論起。有部份人需要較廉價的製品。台灣電視機之能暢銷美國，奪取第一位，不消說是因爲台灣出品價錢便宜之故。

去年，有位朋友要和老萬「合作」，把台灣製造的彩色電視機運銷香港。他興高彩烈，認爲一定可以發大財，但老萬給他潑了冷水。那位朋友告訴我，台灣製作的彩色電視機，出廠價不過三百五十元港幣左右，但在香港，最水的彩色機也過千，就算六折發行，也有大利可圖，每台賺四百，如此廉價，月銷千台也不是難事。那麼，做一兩年便盤滿砵滿了。

聽來很有道理，但我提醒他，彩色電視機ＰＡＬ系統有專利權，不能隨便從台灣運機來賣，要先把專利權問題弄好，才可進行。直到現在，那位朋友還沒下文，大概他對這問題還沒法弄清楚。美國彩色電視機不是採用這系統，不知是不是因沒有專利權，所以台灣電視機找到這麼一個大銷場。

老萬認爲，廉價彩色電視機十分需要。在香港買一部像樣的彩色機，動不動三四千，較好的七八千，不是一般人買得起。但如果價錢在一千以下，還可分期付欵，便會很普遍。

目前，麗的和無線都是彩色製作，看黑白機，確是唔同味道。許多時只有彩色才能表現特點。如時裝展覽、現代舞等，彩色與黑白，觀感大不相同。所以，平民化的彩色電視機十分需要。

如果那位朋友能解決專利權難題，將台製彩色機大量運銷香港，倒是香港平民大眾福音。香港雖不可以銷到三百萬台，也會是個大市場。

在音樂中工作

德國大工廠及一些大機構的辦公廳，都有音響設備，工作時間，播放音樂。據專家意見，不論勞力或勞心，工作時間聽聽輕鬆的音樂，可鬆弛工作者緊張的情緒，增加工作效率。因此，目前德國這種音樂的供應，成爲一樁龐大的事業，每一機構月中花費在音樂上的金錢，由一百多馬克到五百馬克，這確是個龐大數字，也是音樂的一條新出路。

音樂是否能增進工作效率這問題，只能讓專家研究；但工作時播放音樂，老萬已實行幾十年。許多爬格子朋友需要在十分寧靜的環境下寫作，稍有點嘈吵，就無法寫出文章。但幾十年來老萬寫文章時，多半「音樂伴奏」，可以說，老萬比德國專家還要「先知先覺」。

像我這習慣的爬格子朋友不多，老萬一向以爲這只是個人的愛好，料不到有一天專家也同意我的做法；且在音樂下工作已在德國蔚成風氣，今後，老萬的同志多籮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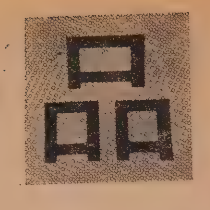
老萬除在睡房裝置全套音響設備外，書房又有另外一套。

響聲蓋過其他市聲，充滿在耳朵裏的是柔揚悅耳的音樂，反而可集中注意力寫作。

譬如，附近拆樓、打樁，勉強還可寫稿，方法就是利用音樂抵消外邊的噪音，這比轟……轟……轟的在腦子裏撞擊好得多。

睡前老萬也習慣聽一會音樂，雖則對音樂所知不多，但音樂在我腦子裏引起的感應非常敏銳。我認爲這種感應並非人人都有，我們那位嚴肅的上司就最反對在工作時有音樂聲。偶然有人開了袖珍收音機，他會一本正經地向人責備，不該在工作時間開收音機。他的觀念認爲音樂會破壞工作情緒，如果讓他到德國的機構做個主管，整個辦公室在音樂底下，一定把他活活氣死。這種新的見解，不會爲他所接受的。





請願者

近來，香港最時髦的是「請願」。事無大小，都來「情願」。姑不論請願是否會得到當局接納，收回成命；至少由此引起市民注意，而產生輿論壓力，執政者受到壓力，說不定會「俯順輿情」，即使不「改變初衷」，至少也不敢「一意孤行」。

最近北角新邨店戶爲了反對大幅度加租，也要請願。

一向，住在北角新邨的居民，受到捱貴租的市民羡慕。他們獲配一層樓，比自己買一層還好；付出的租金，多過差餉物業稅些小而已。一經入住，便如特權階級，許多人士在這十多年間發了達，自己大把樓收租，仍不願遷走。在北角新邨附近停泊的汽車，愈來愈多。當局並沒制定規例，發了達便要遷走，因此住客可以本身住平樓，自己物業拿去收貴租。這種情形，市民早已認爲不公平。

不過，今回請願的不是住戶，而是商店。因爲房屋司宣佈，這些商店加租百分之七十到九十。從比率上看，加租數字的確很大，但如果問問：加了租後，租金多少？你仍會覺得他們值得羡慕。

照北角新邨商店的新租值，每方呎是一元半到二元半，即是說，一個一千呎的舖位，月租一千五百元到二千五百元，平均是二千元。試以一般商店租值作出比較，撇開中環不談，北角英皇道的店舖，租金每方呎四元，觀塘五元，上海街三元，彌敦道更貴。那麼說，北角新邨每方呎二元的租值，用來做生意，十分化算。

面對北角碼頭的店舖，因是大小巴士總站，過路的人整天絡繹不絕，是最佳的做生意地點，比英皇道還好得多。如果每呎二元半他們肯放手，相信大把人搶住要。

可是，他們卻請願，要得到市民同情，更要求市民支持，享受平租的特權還說得過去；但在北角新邨的商店買的東西，和其他租金貴的商店並無分別。

這麼說，即使同住在北角新邨的居民，也不會「支持」他們，何況一般正在捱貴租的商人。

電氈讚

電氈並非新東西，廿多年前已不少人使用，在美國很普遍，價錢也便宜。香港人用的不多，大概有些人對電器懷有恐懼心，怕電氈漏電，就會送你歸西。其實，電氈電死人的機會極微。

老萬電氈已用了多年，一直覺得電氈有一讚的價值。最大好處是輕便，不像蓋大被那樣子把人重重壓住，就算名貴一點，用絲棉被、鶴茸被，仍然比電氈重。

電氈更有一個好處是絲棉被、鶴茸被所不及的，當你鑽進被窩時，被窩裏冷冰冰，有些人先把熱水袋放進去，使它溫暖，然後上床，這雖是個補救的好方法，可是工夫太多、太麻煩。用電氈，開了電掣，待幾分鐘上床，裏面已很溫暖。

有時候，天氣回暖，蓋上絲棉被太暖，不蓋又有點冷，換過毛氈，太麻煩，這時候你會發覺電氈的另一好處，它的溫度可聽隨尊便，要暖一點可以，不太暖也可以。普遍電氈有十種不同溫度，可視天氣而將之調整到最適當。

雙人用的電氈，兩邊有調節掣，因夫婦兩人雖是心連心，一位一體，但男女體質有別，一般來說，多數女人要暖一點，男人不喜歡太暖，如果蓋上絲棉被、鶴茸被沒法使兩人都覺舒適；電氈則不然，太太怕冷可以開到十度，先生周身發燒，三度已足，各適其適，冷暖由人，這一點值得大讚特讚。

上月天氣轉寒，寒暑表降到七度。很多人蓋上棉被還在叫冷，老萬只把電氈開到中間，五度，便可以睡溫暖、舒適的一覺。

有人以爲電氈是「奢侈品」，一定很貴，其實不然，它比絲棉被便宜，普遍的二百多元一張已用得過，如果閣下經濟能力好買三四百元的或者較爲耐用，電氈有單人和雙人，買一張單人電氈一百幾十元港幣，十分便宜。

爲了保全電氈，許多人縫個袋子，將它裝住，外國人則用白布包裹，有些人因它並不太貴，用一個冬季便丟掉，索性包也不包，弄髒了便棄之廢物堆，這是美國人浪費的一例。

電氈雖然有許多棉被所沒有的好處，在香港未被普遍使用，大概是習慣問題，許多人蓋了幾十年棉被，叫他改用電氈是不成的。

萬人傑

從「地盤」說起

馬森亮

這裏所說的「地盤」，非指地質學的名詞，或風水先生用以定方位算六壬的羅盤，亦非建築工地，而是俗語說的「地盤」。所謂「地盤」即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或形成一種勢力的地區。

平常聽見的所謂「踢盤」，是指搗毀對方的地區勢力，俗稱之爲「黑吃黑」。

爲什麼此種勢力叫做「黑吃黑」呢？這就是中國文字運用的技巧，根據「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原則，好的名詞盡歸於勝利者，對失敗者則把所有的壞字眼加之其身。即以「地盤」一詞來說，和「根據地」有什麼分別呢？一樣據有地區，一樣擁有勢力，但在稱謂上卻很有差別，中共的井崗山和水滸傳的梁山泊在性質上是相同的，因爲一個成功，一個失敗，所以井崗山做了「根據地」而且是「革命」的，梁山泊始終是「山寨」。

地方勢力所以稱之爲「黑勢力」，原因在於未經官廳認許，未領牌照，沒有牌照的活動，視爲非法，非法的活動即在取締之列，如香港的天台學校與麻雀學校來說，天台學校是教育學生的，因未領牌照則視爲非法，經常被擒拿趕逐，麻雀學校是領有牌照的，就可以公開聚賭，且得到無微不至的保護。

有牌與無牌，即合法的公開活動與不合法的秘密活動。其中有着頗爲微妙的關係，有時合法的經常在秘密活動，不合法的卻在公開表演，最明顯的莫如街邊之小販，小販可分有牌與無牌，有牌的不用說是合法活動，可以放心買賣啦，但有時要另外多費點小錢才可以得到保護，無牌的照例是不能公開擺賣的，卻反而理直氣壯，招搖過市，這是什麼原因呢？很簡單，他們雖「無牌」，卻「有派」，派者派錢也，派了錢就會擋煞，且能使鬼推石磨，比領牌的更受保護，更夠威，此之謂「銀紙比人強，人比法律強」。

葛亮未出茅蘆，在隆中勸劉備進取西川，就因爲劉備當時是東奔西跑沒有根據地的緣故，待取了西川，然後就有「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之舉。這就是先有地盤才有發展，也就是有地盤者可以支配人，無地盤者要受人支配的道理。

再說，周武王如果沒有岐山做根據地，就不能爲王稱帝。秦始皇能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才能滅六國，劉邦入四川而後興漢業，近代之蔡鍔要倒袁世凱，如無雲南做基地，可能洪憲皇帝傳子傳孫繼續到現在，國民革命軍若無廣東做大本營，北伐就難以成功。

成則爲王者固如是，敗則爲寇者亦如是，宋江如沒有梁山泊，又怎敢掛起「替天行道」招牌橫行於河朔？楊么若不據洞庭湖，定不會爲禍於湖廣一帶，張保仔所以雄霸南天門，就因有了香港做巢穴，即使過去的列強之所以在中國敢於橫行霸道，就因爲有了租界，這租界就是外國人侵畧中國跳板。

就以最普通的做生意來說，若無舖位寫字樓或攤子做地盤的話，怎也不會有發展的希望。可見「地盤」，對一個人的事業或一個集團勢力的擴張，有着不可以估計的作用。

愼子所云：「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雨霽，而龍蛇與蚯蚓同矣。」雖說的是時勢，即一個人不管學識多高，本領多大，如碰不上機會，怎也不會有所作爲的，所以愼子更具體指出：「堯有機會做了皇帝，就可以指使全國老百姓，倘若他沒有機會做皇帝，還不是一個鄉下佬，說的話充其量只有三家人聽」。時勢固然可以造英雄，但歸根結底，此時勢亦以地盤做基礎，因爲時勢和一般人說的命運一樣，渺渺茫茫，地盤是實際的。

所以說，事業不想發展則已，想發展必先得一地盤，若無此根據地，縱使有凌雲之志，掀天本領，亦不能自達。

翻看人類歷史，其治亂的根源，全在於地盤之爭，尤其是中國社會之所以永無寧日，莫不因太熱心於爭地盤而起，孟子慨然說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爲了爭地盤而不惜殺這麼多人，爲了自己少數人的利益而使到全國人民遭殃，這不是太自私太殘忍嗎？須明白，英雄人物如果沒有地盤，就如蒼蠅，沒有垃圾堆一樣。

舊金山

東方微曙，十月廿四日晨，我們一行，從洛杉磯坐七點的飛機出發往舊金山，五點不到起床，隨後出發到機場，昨晚參加感恩節，好像還沒有睡就起床了，但是想想此去係參加盛大而有意義之會，又不免興奮十分，天氣微涼，但是每個人心裏都是熱烘烘的。

龍山學院，位居小山坡上，下臨金山灣，環境優美，又頗具建築之美，是相當別緻的一所書院，轉入大門之後，一副美西地區反共愛國聯盟會場的牌子，指示我們進入大會禮堂，我們到時正值趕上升旗典禮，在會場前的草坪上，微雨晨光之中，青天白日的國旗冉冉而升，肅穆之中，可以感覺的到每個人的心和血在跳動、在沸騰。

大會會場佈置的相當生動，舊金山的天氣總是烟濛濛的，涼凜凜的，但是會場之中卻是十分熱鬧，二百餘人的中國同胞濟濟一堂，有些是剛到美國不久的同學，有些是由小留學生成的老華僑，見面都有說不出的親切之情，黃國昌在會場接我們，照顧我們這一羣由洛杉磯來參加愛國聯盟的同學，同時告訴我們洛杉磯區的代表之一，南加州的會長王逸楓在前晚的預備會議中當選爲主席團的主席之一，

序井然，王逸楓同學就如何進行服務工作一題中，引申本會的服務宗旨和本年計劃，有非常動人的一篇報導。（按南加州同學會，一向即以服務同學，聯絡僑胞爲宗旨。）欲聯絡同胞感情即應以各種服務爲前題，而收到實際的效果，列出各項計劃，正是有志一同，切合聯盟要求。

[illegible]法，俠士以武力犯禁，這兩種人，都被人譏笑，但學者偏稱讚他們」。

聽說在民國初年，上海的青幫，黑社會之組織也。其頭子杜月笙在他的家祠開幕之時，其熱鬧盛況甚於國慶節。政府最高級官員院長等無一缺席，和正在打內仗的大小軍閥都暫時休戰，親臨致賀，抱病的名伶遞病假條，這不已說明了「無牌勝有牌」的作用嗎？

「地盤」一詞，雖屬空泛，但其意義卻相當實際。每一個人的事業，每一件事的發展，都需要一個腳踏地即所謂「跳板」的才行，猶之乎飛機之起飛要藉飛機場一樣。這「跳板」就是根據地，沒有根據地的活動，不獨受限制且難以大發展，當年諸

會員都有切題而精闢的意見發表，雄心大志，慷慨激昂。第一天討論前三目：一、如何進行服務工作，二、如何加強學習愛國活動，三、如何展開對共黨鬭爭。發言踴躍，秩

橋雲

綏參加，一天一夜的疲倦已經全部集中了，只希望能早點回旅館睡覺，出乎意料之外，節目精彩，主持人的幽默，團體遊戲的緊張，把大家的興緻提到了最高峯、快樂溢於室外，尤其是燕羣姐妹的演唱，百聞難見，如今想來，餘音似猶在耳，一直到了晚上十一點，晚會還是欲罷不能，節目愈來愈精彩，累而倦全部忘在腦後，有位同學還說：我已經有太多年沒有這樣笑過了，太快樂，太快樂，第一次笑酸了，下巴笑痛了，勉強主持抽獎，結束晚會。

一夜無話，第二天的大會是討論最後一次「如何發展反共愛國聯盟組織」，發言踴躍，但是除了檢討而外，就如何發展一項上，並沒有太切題的結果，因時間的關係，急需選舉代表理事，只有宣佈結束會議，十一時開始選舉各州代表、理事。大會提名十五位同學競選，十五人都以高票當選，洛杉磯地只得一名理事名額，由廖偉民同學當選，宣佈當選理事名單之後，大會正式閉幕，各地區代表各自由服務人員安排回家，一片惆悵，來時舊金山是細雨濛濛，回家時天氣放晴，一片燦爛。

（原載美國南加州中國同學會出版之「晨濤」第十五期）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六）珠江人民報

珠江人民報的社長是共產黨員何文，他兼任總編輯。副總編輯招麥漢，聽說曾在香港華商報工作，他似乎曾是共產黨員，又曾「叛變」。編輯部中還有林鳳祥、劉清韶，他們大概是「留用人員」。此外，編副刊的是一個女共青團員，她已結婚，且有孩子。她的名字是王梓桐，我則負責「各地通訊版」和「社會服務版」。

該報的「採通部」主任是共產黨員鍾紫，所謂「採通部」也者，即採訪部，記者是鄭貴清。此外還有什麼人呢，我記不起了。

該報的營業主任是誰，我也忘記了；副營業主任是黃蜂，營業部的職員中，有一個叫做許克昌的，他是留用人員。

該報的資料室由女共產黨員林楚負責，林楚是招麥漢的「愛人」，「愛人」者，老婆也。後來林楚成為珠江區新華書局的總經理。

我初進該報工作時，他們都稱我做「古同志」，只有何文仍稱「古先生」，因為何文的「黨性強」，他對黨外人士一律稱「先生」。當時我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中，聽見「先生」這稱呼覺得很不愉快。後來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把黨外人士也稱為「同志」。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實在幼稚得可憐，其實無論稱「先生」也好，「同志」也好，甚至「親密的戰友」和「接班人」也好，結果不是一樣麼？

我入該報工作之初，曾撰寫了一篇短稿，大意是：我不願寫歌功頌德的文稿，雖然我擁護共產黨。招麥漢告訴我：

「你的文化水準很高，但是這篇文章不能發表，我們必須歌功頌德。」何文告訴我：「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翻了身，解放了中國，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共產黨？」

我在該報工作時，有一個叫做周守愚的「歸國華僑」，他常常寄稿件到「珠江人民報」，他的稿件中，常常長篇大論地表示自己曾經追隨孫中山，並且讚美共產黨。當時何文通知我，叫我把他的稿件大加刪改，只留下兩句讚美共產黨的話，並給他加上「歸國華僑」的名義。

有一次，副刊編輯王梓桐匆匆地返回報社，請我代她編一天副刊，跟着她就趕忙跑出去了。後來我才知道，王梓桐的孩子因受責罵而失踪了，於是王梓桐四處去找他，所以那天要請我代編副刊。聽說她的孩子逃下鄉中，王梓桐在鄉中把他找到了。孩子雖然找到，可是王梓桐卻被「青年團」展開猛烈的抨擊。

如果抨擊她責罵孩子，也許還有點道理。然而，她被抨擊的理由是：「為了孩子，拋棄工作！」

難道自己的孩子失踪了，能夠置之不理麼？何況她並沒有誤了工作？她已請人代做了應做的工作啊！

這次批評並未牽涉到我身上，大概因為我並非黨團員，而且當時的中共還未露出窮兇極惡的本質來。當時由石歧返回澳門，並不需要什麼通行證，正如現在由香港到新界一樣容易，比現在由香港到澳門更易！

有意「認同」或「回歸」的人啊，你能夠失了孩子而不去找麼？倘若能夠，你才有一點「回歸」或「認同」的資格。要不然，還是想清楚才好！倘若你不能拋下親人，便是「個人主義」，便是「家庭觀念重」，便是「反革命」！

憶遊德爾本福特汽車廠

縉山

德爾本

德爾本（Dearbon），位於底特律市西北，是馳名於世界的福特汽車總公司所在地。它和其他美國市鎮一樣，街道寬廣，房屋整齊，人口稀少，市面恬靜。

我所下榻旅舍，算是全市最大的一個飯店，店名已記不清。從外表看，也頗宏偉，只是住進後，有點壓氣，因房間太窄小了。

住房雖窄小，但樓下餐廳則頗寬敞，約可容納百多人。一次當我與友人入餐廳時，見一亞洲男侍，年約三十歲左右，像是中國人。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書卷氣甚足。我對底特律市毫無所知，很想和他聊聊。但他總不肯接近我們，像是故意避諱樣子。友人說，他也許是一博士，因博士找不到適當職位時，往往就進餐館做侍者，這在美國是極平常的事。

次日，我們自紐約來的一行，一組往遊加拿大，觀賞麥田和伊加拉大瀑布；另一組則遊本地公園。我參加第二組遊公園。這公園實在沒有什麼可看，在一大草原中，有一胃形的湖。這個湖便成海浴場或游泳池，當然游泳設備應有盡有。當時我感到很無聊，便在湖畔呆坐沉思。不料，這時忽來一個美國人邀我租快艇遊湖，當一個人寂寞時，自然歡喜有人來邀。那個美國佬約四十許，大概是一個王老五，週末無聊，故駕車來此尋樂。他車中帶着摩達，取出裝在小舟上，我倆就可在湖中橫衝直闖了。看看湖中其他男女用手划船的辛苦，自然想到人力比不上機器。湖上玩一陣子，我厭倦了獨自下船，那美國人仍然樂此不停。在船上雖也聊了些閒話，但並未互道姓名，一握手便算。

福特總廠

遊加拿大的那一組人，當晚便回來了，因此第三日一行乃同參觀福特總廠及綠田村。

一行坐車到福特總廠大門口，有一職員遞給每人一張表，即具結書。填妥，簽名後交回。這表意思說，進廠如發生意外，公司恕不負責任。進廠後坐公司車行約半小時，到一地方。這是准許參觀的唯一工廠，眞正廠名不得而知，我就叫它鋼板冷卻廠，因爲只見用水在冷卻鋼板。這廠全屋皆架設着鋼鐵高空行人路，四通八達，好像特意爲遊人而設。因此，我們一進廠，就得登鐵梯，梯高約七八十級，所以肥人便見而生畏，知難而退。

我們雖然站在高空架上，距鋼板約有二十碼遠，但杏紅色的鋼板，仍然烤得難受，額頭汗珠不斷下滴。還有其他部門，有的已在停工，有的看不懂，不知做什麼。

出來後，接着就到公司研究所辦公室。這是一幢漂亮樓房，樓上是專家研究室，樓下是宣傳部，陳列着新設計的各種產品模型。此外還有電影院，是專爲職工娛樂及教育而設。當我進入時，見正央老亨利福特當年所製的老式汽車，大約是溫故知新之意。

綠田村

在研究所和宣傳部的對面，有一個像公園地方，樹木成林，綠草如茵，這即老亨利當年爲陳列歷代美國偉人生活史料而設的博物館，通稱「綠田村」，也可譯「綠鄉」（Green field），實際，正式名稱是「愛迪生學社與綠田村」。

綠田村面積很大，佔地約二百英畝之多。內中陳列着的古物，非常廣泛，如美術、農業、工業、電力、機械、運輸以及家庭用具等，應有盡有。就給我印象最深的來說：

在那裏，有第一架英國蒸汽機，即牛柯門汽壓機，也即前者的改製。

有林肯紀念館——初進門，首先看見的，是林肯經常坐的靠椅，用紅絨鑲着面，已經破爛了，外面特用繩攔阻，以免人再動。我問女解說員：「林肯總統當年就坐這張破椅嗎？」她答：「否，那是後人摸破的。」也許因爲摸不着林肯，摸摸他的遺物也可過癮罷，摸的日子太久了，自然會破。

有愛迪生紀念館——它不是一所樓房，而是一所長方形的住宅，也像小公園。進門右手有一灌木，已現凋謝樣子，但卻有許多人圍觀，其中必有道理，自然我也去圍看。見灌木下放一小木牌說，「此乃愛迪生先生經常坐之沉思的灌木」。因此人們

便稱它為「靈感樹」。

再前行不多幾步，有一兩層木樓，這便是愛迪生從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六年在這裏工作房的重建。樓上樓下皆有解說員，因樓板單薄，故上樓時，每組只限十人，以防危險。我在樓上看見愛迪生發明的最早的白熱燈，第一架留聲機，眞正原始的炭素對話機（即今日電話機的始祖）以及第一架複寫器等等。又看見在一木架上，堆滿了破瓶子、爛罐子。不要小瞧了這些垃圾，須知這些皆是愛迪生用以發明的各種工具。

離開愛迪生紀念館後，又看到有重修與感情有關的舊建築物，其中有老亨利出生時的家園，他製造第一輛汽車的小工廠，和最早讀書的蘇格蘭學校。在他使用那套舊書桌上，當年他用小刀刻着他自己的縮寫名字。

還有，有從別處遷移過來的古屋，例如林肯的核桃木造的兩層樓審判廳和作曲家佛斯特降生的茅屋，前者是從伊利諾州遷移過來，後者是從賓夕溫尼亞遷移過來。

因為我太注意那些名人紀念物了，所以對於現今的愛迪生紀念學校，反而忽畧了，根本不知其所在，這是非常遺憾的。

福特迎賓館

我們一行從綠田村出來，便坐車直赴福特迎賓館，接受福特公司主人晚宴。

這個館，從門口望去，好像一個寺院，先看見一片草地廣場，其次是一幢樓，樓下像是娛樂室，樓上是餐室、會議室及其他辦事室。這裏和福特公司其他樓宇一樣，清潔整齊。

我隨友人史博義（Sporir）等登樓，見主人福特亨利二世與弟本生及其他副總裁等已在等候。

亨利二世，是老亨利的長孫，於耶魯大學畢業後，就派到公司與其他普通工人一起工作；到一九四一年投效海軍，任上尉，被派到大湖海軍訓練區服務。一九四六年老亨利活到八十三歲逝世，因為長子早死，只活四十九歲，所以就由長孫亨利二世繼承其事業，任總裁。經史博義介紹，會晤他時，只二十八歲，身高，兩眼烱烱發光，對客謙遜誠懇有禮。良好家庭教育出身，自然不會出壞子弟。

亨利二世自認自己才能，比不上祖父，可是同時也不相信一種大企業可以由一人經營得好。因此，他就網羅包括一批製造、工程、售貨、廣告、工業關係、購買、財政、法律等方面專家，成立一個政策委員會，做為智囊團。他雖然自認才能不及祖父，就憑這一計劃，也不是平庸之輩了。

七時晚宴，主人亨利二世於致簡短的歡迎詞後，各國代表遂相繼發言。通常遇到這種場合，大都先捧主人，後吹自己。但這次不然，除第一發言人畧對主人表示謝意外，其餘皆未再重複。說話重點，皆在責己——自己、自己國家。強國代表多反省自己國家，太對不起鄰國。弱國則羞愧自己國家不爭氣，不能對世界有貢獻。最後則皆以向他方道歉做收場。這並非虛偽，這完全是出於誠意，各國假使皆能抱着「攻自厚而薄責於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胸襟去做，世界自然不會發生戰爭。

依照想像，福特公司宴客一定是非常豪華的了，殊不知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仍和普通晚餐並無什麼分別，甚至連汽水也不預備，只冰水一杯而已。當時我很感詫異，後來從旁探聽，才知道，這原是福特向來傳統生活。這是亨利先生遺留下來的福特生活方式：禁烟、禁酒、清潔、勤勞和節儉。

世人不僅讚揚福特汽車，供給我人以交通便利，而此種福特生活方式，更值得我們仿效，尤其香港人。

這才夠得上偉大

美謚如文王、武王、聖祖，這原是在他逝世後，由後人定的、稱頌的，但今人無恥，居然有一連串自稱四個「偉大」的人，豈不叫人噁心。偉大的定義，本是指能造福於人羣的偉人，但今則不然，凡是握有權力的人如列、史、墨、希也皆稱偉大，那就太怪了。其實該稱他們為獨夫或桀紂才對。我參觀綠田村後，因此發生一感想，像愛迪生、林肯、亨利這等人物，才眞夠得上偉大而無愧。

老子說：「既以為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梁啓超、羅素讚美這兩句話。羅素說：「人類的本能有兩種衝動，一是佔有的衝動，一是創造的衝動」。據梁解說，物質、權力皆有限度，你多佔別人就少佔，結果勢必致日日在爭奪相殺中。創造衝動則不然，因創造性質是無限的，能相容的，如哲學、科學、文學、美術、音樂任憑各人創造，愈多愈好，絕不相妨。羅說：老子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就是專提倡創造衝動。梁說：還有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於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損有餘而補不足，就是創造衝動，即把自己所有幫助別人。損不足以奉有餘，就是佔有衝動，即搶了別人的歸自己。上述愛迪生與亨利顯然地就是一生在發揮創造衝動，世人因受其利，他們自己也因之受益。故稱其偉大誰曰不宜。

亨利的偉大，尚不止於對物質的創造，而一生且提倡道德生活，以聖經哥林多前第十三章做左右銘，如「愛是恆久忍耐，不嫉妒，不自誇，不張揚，……不輕於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不義，只喜歡眞理，凡事包容、相信、耶聖、忍耐……」。

故亨利福特不僅是大企業家、汽車大王，而還是社會改造家。他經營企業的宗旨，並不在專為私人牟利，而實在為社會服務，所以公司賺了錢，大部分皆用以減低賣價，以符合為社會服務宗旨。他主張勞資協調，提高工人待遇，縮短工時，保障工人生活。而且，只要肯勞動的人，他皆可以給以工作機會。所以別的公司，常常鬧工潮，而福特則從來未發生這種事。

共產黨本來早就想向福特滲透的，但今迄未得逞，假如偶爾混進去一兩個，也必被溶化於無形。因為如上所述，老亨利的作風頗與一般資本家不同，無懈可擊。列寧說得對：「當美國還有亨利・福特時候，共產主義是決不會在那裏有成功希望的。」



我看美加

【23】

萬人傑

恐龍老爺車太空囊

還有一隻大象標本，也屬巨型陳列品，造一個這樣巨大的標本，恐怕不是簡單的事。在這博物館裏，有常見的動物，也有罕見的；有巨大的動物，也有微小的。還有一個一個玻璃櫥子，裏面有各種模型，大部是原始人類與野獸共處的生活等，既易了解，也有趣味。在這博物館裏陳列的各種動物標本，相信超過千種，所有標本都不是呆呆板板的陳列品，很多是有動作、有表情的，單是博物館的設計，也盡費心思。

另外一博物館是科技性，從人類第一架飛機，到現在最新型的戰鬥機、炸轟機、民航次、運輸機、直升機，無不具備；也有最老的老爺車，登陸月球的太空囊，火箭模型，太空衣（太空人穿過的）眞的東西、複製品或模型，都在館中展覽，不必對科技有深切認識也可看得懂。

美國最亂籠的城市

紐約不但是美國最大城市，也

，使老萬對美國的印象爲之改觀。

單說過馬路，在檀香山、在洛杉磯、在三藩市，尤其小城拉利，人們過馬路，一定看準燈號，可以過才過；但紐約的人彷彿個個趕着去救火，行色匆匆，來不及等綠燈就衝過馬路。老萬來自香港，這種情形本是見怪不怪，但素稱守秩序的美國人，在這裏竟和香港的無知婦孺及牛王頭一樣，使老萬覺得到了紐約的美國人也轉性了。

和許多其他大都市一樣，紐約有新的一面，也有舊的一面。古老的建築物，殘破不堪；也有世界上最現代化的摩天大樓。一直是世界最高建築物的帝國大厦，他的第一早已給新建的世界貿易中心奪走。這兩幢像兩根方型柱子的現代化大厦，矗立曼赫頓岸邊，確是雄偉。不過，這兩幢建築物也不再是美國最高的大厦，芝加哥還有後來居上的建築物，稍爲高過它，也許因爲這關係，登上帝國大厦俯覽紐約的遊客，已大爲減少。

在香港，康樂大厦和富麗華酒店的雄姿，使香港人引以自傲，不過，論摩天大厦之多，到過紐約的曼赫頓，會覺得康樂大厦、富麗華酒店是屬於小兒科。在紐約，像康

二三流，拿到香港來大可唯我獨尊了。

不過，美國人並未以這些偉大建築物爲榮，許多美國人私下裏都以紐約爲他們的恥辱，因爲紐約是美國最污糟辣撻的城市，也是治安最差的城市。黑人聚居的哈林區，夜後固然沒人敢經過；便是白天，坐了汽車經過哈林也有被剝光豬可能。老萬因爲沒膽進入黑人區，不知朋友說的有沒過份誇張；不過，黑人之可怕，甚於「教父」中所見的「黑手黨」卻可能是事實。

凡是大城市，總是罪惡溫床，一點不錯。紐約既是世界第一大城市，罪案居於世界首位，也是理所當然。何況西方國家講人權、講民主，處理罪犯，要有充份證據，證據不足，便要放人，因此犯罪者不一定要服刑。如果紐約執行的也像沙地阿拉伯那樣的回教法律，偷東西斬手，搶東西砍頭，淫亂用石頭擲死的話，可能變成太平城市，但恐怕已死人如蔴了！

地底火車四通八達

香港正積極探土準備興建地下

雜，在紐約住了十幾廿年的地頭蟲也往往弄不清楚。不過，它在紐約公共交通上，擔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地底火車路線四通八達，走下地底火車站，拿三十仙買一枚特製的硬幣，放進自動機器內，走入月台，可搭任何一路車輛，只要不出站，一整天走來走去也不用再付車費。三十仙算起港幣是一元五毫左右，似乎貴一點，但想到上班下班時搭小巴，從中環到大丸一皮，再到北角五毫，再到筲箕灣又五毫，由中環到柴灣便要兩皮半。但搭紐約地底火車，去到有雷公咁遠也不過三十仙而已。紐約市區大，如果不轉線，由頭搭到尾，一條路線，可能花個多兩個鐘頭時間才走完。

紐約的地底火車用顏色來劃分，這是美國的特色，許多東西都利用顏色，便不會混亂。即如刁奇醫院內部分爲四色，地底火車則分紅、黃、藍、綠、橙、紫、灰，藍之中又有深藍與淺藍，分成七條不同路線。花三十仙並非只能搭一條路線的車，可以搭紅線，到達某一個站，轉搭黃線；再到某一個站，又轉搭綠線，直至到達你要去的地方。不過，不要以爲轉線是簡單的一回事，下了車搭另一輛就成，有些大站很多層的，從紅線轉搭綠線，可能轉來轉去才能找到月台；即使找到綠線月台，也不肯定不會搭錯台，如果要搭上行，卻走到下行的月台，便會越走離目的地越遠。

在月台等車，等來等去不見有車來。擴音器中宣佈：某一線的車發生故障。你只好跑到別的月台，搭另外一線車輛。但那一條線可以到你要去的地方，可能費很長時間才研究出來。

普通人搭慣一兩條線的車，就只懂得這些，每天上班、下班，照老規矩搭車；車子發生故障，他們就會手足無措。

每個地底火車站都備有彩色印刷的地底火車路線圖，差不多一張報紙那麼大，紙質堅韌，印刷精美，如在香港印刷，大概要三四毫子成本，連設計費可能成蚊，但這是免費送給搭客的，你向站上索取，只要未派完，一定拿到。不過，雖然有了這詳盡的地圖，按圖搭車，仍有無所適從之感。

面目全非

老萬在紐約逗留了一個星期，每次從酒店到唐人街都坐地底火車；也時時坐地底火車去探望朋友。不過也不算是盲摸摸，一來有地底火車路線圖在手；二來有識途老馬同行。雖然如此也好幾次轉錯了車子。

老萬第一次下到地底火車月台時，不由嚇了一跳，想不到紐約地底火車是如此新潮。各位即使沒見過，在電影中也會看到美國嬉皮士的旅行車，總是髹到花斑斑，才顯得夠新潮。紐約的地底火車和嬉皮士的汽車差不多，不只五顏六色，而且寫滿大字，所有車廂外皮都是

問問久居紐約的朋友，才曉得這並非地底火車的本來面目，這些色彩，這些大字，都是紐約的黑人給加上的。老萬頗奇怪他們有什麼辦法能把這麼多的車廂塗上油漆？據說，他們不是用筆用掃把油漆塗上，而是用噴頭噴上的，因此弄到所有車廂沒一個能保持本來的樣子，地底火車當局也不打算還原，弄好了他們還是再噴，白費工夫，不如讓它弄到鬼五馬六好了。

不過，地底火車的外表已面目全非，車廂內的破壞程度不算太甚。把大好的大都市弄成這樣子，確令人痛心。如果紐約的人和其他城市的美國人那樣守秩序，紐約會是個很好的地方。老萬在紐約接觸到的一切，都留下十分惡劣的印象。紐約的差勁，從地底火車被破壞可以見之。

老萬上文說過，美國黑人把大城市秩序搗亂有其政治目的的，相信紐約的地底火車弄成這樣子，也是他們計劃的一部分，並非貪過癮而採取這大規模行動的。至於紐約治安不佳，是否也是有計劃的則不得而知。

老萬到紐約時天氣燠熱，跑下地底火車站，悶得難受。地底火車只有一部分有冷氣設備，大部分車廂燠熱不堪，但的士太貴，不能經常以的士代步，沒法不坐地底火車。紐約的地底火車雖然四通八達，巴士也很密，但如果不能走路仍是不成。一次老萬搭地底火車，在站上轉車，足足走了十五分鐘的路，走上走下，走到氣喘如牛，如果多

紐約生活會很苦，[illegible]裏，只到附近散步，否則一定吃不消。

紐約是最現代化的大都市，但老萬並不羨慕生活在這兒的人，一切太緊張，目的只有一個，怎樣多賺點錢，支持他們的物質生活。在紐約，跟我曾住過多天的小城拉利相比，簡直是截然不同兩個世界。

紐約賊世界

香港人抱怨本地治安不好，警察未盡全力；但老萬覺得紐約治安和香港相比，不過難兄難弟，半斤八兩。打刼銀行大概少於香港，但鼠狗竊偷，到處皆是，卻顯然比香港活躍得多。

老萬住在四十三街希爾頓酒店，雖非第一流，也算有點名氣，擁有一千幾百個房間，在外邊看，係威係勢，想不到竟在這裏遇上閉門失竊的「奇案」。

白天，老萬參加海上環遊曼赫頓島遊覽團後，回到酒店，洗了把面，換過衣服，又去參加晚間遊覽團，為了要上花花公子俱樂部，必須穿西裝打領結。新買的一部電子照相機放在桌子上沒帶走，因為老萬曉得夜總會是不許拍照的。

完畢後回酒店，門扇並無異樣，可是價值千元的照相機卻不翼而飛；老萬帶到美國送給兒子的一隻對號碼小皮箱也不知去向。最後皮箱在床底尋着，給撬得支離破碎。

房內三隻大皮箱都給翻過，因為沒有上鎖，幸保未遭破壞，裏面[illegible]金袖口鈕也沒拿走，因為外國飾物多數不值錢，竊匪料不到這雙是用白金造，帶來做禮物送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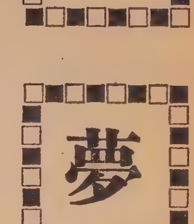
最倒霉是孩子最喜歡的對號碼皮箱，老萬本一直沒鎖上，送了給他，他卻貪玩把號碼撥亂，不能打開，其實裏面只有幾件髒衣服，賊匪見所有皮箱打開，唯獨這個上鎖，以為裏面必有大把鈔票，撬開後一定非常失望。不過，這隻皮箱給撬破，老萬便損失二百多元，因為皮箱是新買的。

初到紐約時，接機的老朋友已提醒老萬：紐約治安極壞，值錢的東西必須放在酒店保險箱，因此房間內沒有什麼值得拿，想不到這部照相機也逃不過被盜的厄運。

老萬的照相機還算值幾個錢，更離譜的是一位姓林的同事，在紐約也和老萬一樣失竊，他住在一家大酒店，而所失竊的不過是價值三十元港幣的吹風筒，這賊未免太小器。

這是老萬遭到的小損失，紐約賊匪確達到可驚程度。我們到達紐約前一天，據說有一個音樂團把上一夜收入的一萬多元放在酒店保險箱，全部被匪爆竊。到紐約遊覽，簡直毫無保障，難怪美國人習慣用信用咭，不拿現鈔，如此當可減少遇刼的危險。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周恩來又加入自己在漢口重慶與手下女幹部亂搞男女關係的事，本來還想寫進去與一些左派女明星也不乾淨，又怕毛澤東懷疑到江青身上，就更不能過關，只得把女明星刪去，只說同手下女幹部。

寫好之後規規矩矩交給田家英，但又石沉大海，周恩來心急如焚，但是急也沒有用，跑又跑不掉，只得耐心等候，中間過了半個月，田家英又送回來了。

周恩來接過來坦白書，陪着笑臉問道：「家英同志，主席又有什麼意見？」

田家英說道：「我聽主席談起來，好似覺得副主席爲國民黨工作，只是籠統的說，沒有具體事實。」

周恩來苦笑道：「家英同志，你該明白，根本沒有這回事，我怎能舉出事實。」

田家英說道：「我是個小幹部，黨內的事輪不到我說話，不過，副主席也該明白，黨要一個幹部坦白的事，不一定件事都有，但黨一旦提出，就非承認不可。」

周恩來嘆口氣：「我明白了，謝謝你的指教，家英同志。」

田家英走後，周恩來只得耐着心編了許多具體事實，在漢口、重慶時，如何秘密同戴笠聯絡，將中共重要情報送交戴笠，列出時間、地點，然後又謄清送去，在周恩來想法，應該沒有問題了。誰知過了半天，田家英又送回來了。

周恩來問道：「家英同志，主席有沒說還有什麼不妥呢？」

田家英說道：「我聽主席講，副主席不可能經常同戴笠見面，其中一定還有負責聯絡的人，不知道我們這邊誰代表副主席與戴笠聯絡。」

周恩來想不到毛澤東這麼多的辦法折磨自己，又氣又恨，心裏暗暗發誓，有一天能鬬倒毛澤東時，一定要把他碎屍萬段。但此時卻硬強不得，必須想辦法脫身。田家英走後，周恩來仔細想想，這個聯絡員可是很難派，派到誰身上爲誰找個大痲煩，如果被派的人不承認，又是一場大風波，只有派最親近的人，才肯揹這個木梢。在共產黨員中，最親無過於鄧穎超，但要在坦白書上寫進去鄧穎超，毛澤東又逼鄧穎超坦白，鄧穎超必然不服，一鬧起來把眞事都說出來，可就萬刼不復了。

經過半日苦思，周恩來決定把這次差使派給龔澎，由龔澎代表自己與戴笠方面的人聯絡。派定龔澎之後，周恩來又加油加醋寫出許多龔澎與軍統局聯絡的經過，證明這項坦白是眞的。

毛澤東接到周恩來這一次的坦白書，不由得哈哈大笑，向江青說道：「周恩來替國民黨當特務，與龔澎亂搞男女關係，是他致命把柄，握在我手中，他幾時不服我領導，我就給他公佈出來。」

正說着，活曹操走進來。看見毛澤東說的口沫橫飛，問道：「什麼事，使主席這麼高興。」

毛澤東說道：「林老，你來的正好，周恩來又送來一份坦白書，你看看。」

活曹操拿過來看了一遍，說道：「美則美矣，未盡善也。」

毛澤東笑道：「這兩句出自紅樓夢。」

活曹操說道：「主席記憶力眞強。」

毛澤東說道：「林老，不瞞你說，整部紅樓夢我都會背。」

活曹操也吃一驚，說道：「紅樓夢這麼大一部書，主席竟然全部能背誦，眞是天亶聰明，非常人可及。」

毛澤東說道：「我不但能背誦，還作過研究，林黛玉哭過多少次，每次是爲什麼哭，我記得清清楚楚，林老如果不信，可以考考我。」

活曹操說道：「主席的話我是絕對相信，不但我相信，曹雪芹地下有知，也會相信的。」

江青抿嘴笑道：「潤之個性一扯到了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就沒有個完，依我說，你們還是談談正經吧！」

毛澤東也笑了，說道：「林老，現在不談林黛玉，先說周恩來吧！他這份坦白書落到我手上，叫他一生一世都逃不出我的掌心。」

活曹操點下頭，未置可否。

毛澤東說道：「他寫了這麼多篇坦白書，重心在兩點，第一點，他承認替國民黨作特務，把我黨內情況報告戴笠，這是叛黨，我幾時公佈出來，幾

時就可以要他的命。」

活曹操唔了一聲，又點下頭。

毛澤東說道：「第二，他自己承認同手下女幹部亂搞男女關係，尙未說出是同誰，現在又坦白出來與軍統局聯絡是由龔澎居間，可見他同龔澎的關係比鄧穎超還密切，個中情由，不問可知。」

江青嗔道：「你的腦子專向這些地方想。」

活曹操點頭道：「主席想的很有道理。」

毛澤東說道：「我只要把這裏面曲折告訴鄧穎超，母老虎就會找他拚命，周恩來不死也就差不多了。」

活曹操點頭道：「一點不錯，主席眞料事如神。」

毛澤東問道：「林老，你既然同意我的看法，爲什麼又說美則美矣，未盡善也呢？」

活曹操說道：「從單方面來看，主席的佈置實在盡善盡美，但是從另一方看，也有很大的危險，如果周恩來被逼急了，到了重慶，索性公開身份，向國民黨歸隊，到時我們又奈他何？」

毛澤東說道：「就算這樣吧！他亂搞男女關係，鄧穎超也不饒他。」

活曹操笑道：「母老虎雖惡，到底還不敢謀害親夫，最多不過是打打罵罵，鬧一陣也就完了，她眞把周恩來整苦了，也許戴雨農會出面干涉。」

毛澤東說道：「這樣說，只有不讓他去重慶了。」

活曹操搖頭道：「更不是辦法，王明同博古已不准離開延安，現在又把周恩來軟禁了，重慶方面工作還有誰去作，就算是能派到人，也派不出一個像周恩來這樣能哭能笑、能軟能硬的人。」

毛澤東點頭道：「這也眞是個問題。」

活曹操說道：「主席一開始準備鬬爭周恩來時，我就同主席說過，最好能把周恩來改造成一個太監，去掉對黨有害的一面，保留對黨有利的一面，死心塌地爲主席所用。」

江青笑道：「照林老的辦法，倒不是要割掉周恩來的下面那件東西，而是要更換他上面的腦子了。」

活曹操點頭道：「確實如此。」

毛澤東皺眉道：「林老，周恩來的腦子多複雜，有什麼辦法能改變。」

活曹操說道：「最重要的辦法是斷絕周恩來與國民黨的關係。」

毛澤東搖頭道：「更不容易。」

活曹操說道：「辦法在人想，慢慢總能想出辦法的，目前可行之道，是要周恩來的坦白書內，列入他竊得國民黨情報，報告我黨的事。」

毛澤東愕然道：「林老，那有這些事。」

活曹操笑道：「周恩來已寫的坦白書，自承把我黨秘密供給戴笠，主席相信這是眞的嗎？」

毛澤東說道：「當然不全是眞的。」

活曹操笑道：「依我說連一點眞的都沒有？」

江青連忙搶着問道：「林老，照你說周恩來不是國民黨特務了。」

活曹操看看江青，笑道：「這個界限更難定，如果照一般所謂的特務，刺探消息，打報告，從內部破壞，周恩來眞不是。」

江青說道：「特務不就是幹這些事，還有什麼呢？」

活曹操說道：「這是普通的特務，周恩來是何等身份，怎會如此低級。」

江青頗爲不安，繼續問道：「林老，高級的是作什麼工作呢？」

活曹操說道：「高級的是潛伏在對方核心，平時絕對不露半點形跡，遇到重要關頭，能轉變對方政策，使其一步一步走向滅亡之途，這才眞是高級特務，歷史上的西施，就是這一類的。」

江青聽的渾身冒冷汗，不敢再向下問。

毛澤東卻未在意，笑着說道：「幸虧周恩來不是女人，不然我可眞要防他一手了。」

活曹操說道：「國民黨在我黨內當然安置有特務，但是，決非周恩來，周恩來更不會去向戴笠打報告，國民黨內眞正知道周恩來身份的，只有一個人，所以這份坦白書，大部是虛構，如果說其中有點眞實，就是他背着母老虎在外面亂搞男女關係的。」

毛澤東說道：「現在言歸正傳吧！你準備怎樣改造周恩來。」

活曹操說道：「就是我剛才的辦法，逼周恩來寫出偷竊國民黨方面重要情報報告黨中央的事，只要他寫上這一項，周恩來就沒有回頭之路了。」

毛澤東說道：「林老，你的辦法好是好，但這要有眞憑實據，如果任由周恩來揑造，我們就是公佈出來，國民黨方面也不相信，因爲壓根沒有這回事。」

活曹操笑道：「這還不容易，我們在國民黨內部也有潛伏的人，像冀朝鼎、劉斐，還有邵力子老婆傅學文、賀貴巖老婆倪斐君，直接間接都可以得到許多珍貴情報，可以把這筆賬都記在周恩來頭上。」

江青笑道：這不是爲周恩來增加政治資本。」

活曹操說道：「也許是，但卻斬斷了周恩來的後路，使國民黨人都把周恩來看作第一號敵人，我們就成功了。」

江青說道：「林老，你不是國民黨內只有一個人明白周恩來的身份，只要這個人向下面打個招呼就結了。」

活曹操笑道：「江青同志，你冰雪聰明，但對政治不太了解，那個人是何等身份，怎能向下面說這種話。」

毛澤東伸出大姆指說道：「林老，你眞是軍師，徐茂公、劉伯溫都不能同你相比。」

活曹操摸着一撮五色鬍子說道：「那裏，那裏！我有一點本領，也只是在主席領導下，始能發揮作用。」

聯合國制憲會議目覩記（下）

莫名

向史太林辦私交

否決權一條，爭來爭去，俄共代表不讓步，英、美、中三國因會前在「橡樹園會議」與俄國會有協議，爲了平息四十幾個小國之氣，只得主張訂一修改憲章年限，使大家有希望於將來之公平改善。但俄共代表仍絲毫不肯讓步，會議只好停頓下來，結果由美總統杜魯門去與史太林私人辦交涉。

從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將此一分組會議停至六月十五日，半月之中，大家等得實在不耐煩，世界輿論對俄均不佳，而美國報紙也開始反俄。其時戰後殘破不堪的俄國，正求美國以發電機、修路機以及母機糧食等救濟中，而史太林覺得美國既已向他低頭，只得覆電贊成第十次大會可以修改憲章一案，但仍令其代表在表面上還是投反對票，故聯合國憲章可以修改案已經五強協商妥當，由美代表提出，四十八國代表起立唱 YES；而俄代表仍單獨唱NO。

當時因雅爾達秘密會議中的條欵尚未得中國政府承認，故俄國代表在制憲會外應酬時，相當的敷衍中國。一次筆者在請俄國代表吃中國飯的圓桌上問一位俄國代表道：「爲何你們對於英美所主張，有時很平常的，也非爭持駁斥不可呢？」

那位俄代表答道：「資本主義者說的話沒有一句可以相信的。」

我笑道：「有些窮國，如像中國代表並不是資本主義者，說的話又如何呢？」

俄代表只是笑笑。據筆者感覺，他這一笑，還是表示一樣不能相信的啊！

一次筆者與法國代表團中一位顧問希格非先生討論及此，認爲俄共堅持意識形態之見，而便以爲資本家的話根本無一句可以相信。這位法國有名的政治學教授答道：「這並不是意識形態的見解令俄國代表如此的疑猜，這是俄國的民族性根本冷酷而多疑。因爲他們生長於多冰雪的大草原中，而又長遠的恐懼於專制淫威下，養成了一種孤僻猜疑的性格，頗不同於溫帶而習於寬厚中和的民族，如我們法國、及美國或你們中國的民族性那樣。西方民主國家不仔細研究俄國的民族性，而去與他的政府談權益交換、條約信守，恐怕要上當的咧！」

英國做場外交易

筆者在廿六年前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時，對於英國人在國際會議中，所表現的外交風度，所運用的外交技術，印象獨深，至今猶未忘懷。

英國人以一島國，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的百年之中，能開展其經濟勢力於全世界，無遠弗屆，儼然成爲國際經濟的盟主，這固然由於產業革命，英國着了先鞭，然而其外交謀慮的深遠，外交技術的精湛，都爲新舊大陸各國所不能及；且以其堅忍的民族性，積之以漸，持之以恒，百折不回的將環境應付下去，故能領導世界至半世紀以上，良非偶然！自經過兩次世界大戰，雖然已將英國的國勢大大削弱，但在一九四五年的聯合國制憲會議中，所謂手揮目送，折衝樽俎，能制敵於談笑間者，仍以英國代表爲獨擅勝場。

當年英國代表團參加這次聯合國制憲會議，所網羅的國內各黨派外交人才比任何別國爲多，出席於各分組會議的，除代表一二位外，必另有顧問專家一二十位，而且顧問專家，不像別國的，只是坐在本國代表後面洗耳恭聽，最多有時以紙條書其意見遞與其代表參考而已。英國參預會議的顧問專家則不然，他們在會場上都是很活躍的。

我在本文上篇裏曾經說過，在聯國制憲大會內每次會議中，我國代表總要以粗暴的言語去激怒大國或小國的代表。每當俄國代表大放厥詞，或與美國及其他國爭得面紅耳赤、大家怒目相視時，英國代表總是不動聲色的，擬就了折衷方案，立刻由各顧問專家譯成法、西等國文字，持着四出，在會場與各國代表或其隨員秘密交換意見。等到大家爭持不下，兩造都感困疲時，而英代表的折衷辦法及條文已暗中與各主要國（當時大強如中、法；小強如比利時、加拿大、澳洲、巴西、埃及等國，發言皆有力量）交換妥了意見，一提出來，羣起附和，如非否決權之類的大問題，則英國代表的意見每次都被全場接納，因其能因勢利導，恰合機宜。

不過每遇一議案，別國主張與英國傳統的原則或利益相違反時，英國代表也能抵死不讓一步，如討論託管制度（Trusteeship System）案時便是如此。所謂託管制度，即戰敗國所有的殖民地，均交由聯合國處理，而再由聯合國委任佔領國統治之。這個案子一提出，因爲俄國並未在非洲及太平洋佔得德日兩國的殖民地，乃大唱高調，主張土著民族獨立。美國佔領南太平洋各島，原欲以之爲根據地，但又覺一味霸佔，有損民族自決的美人傳統原則，因之提出折衷論：「地方行政與經濟權益須扶持土人自主，而軍事要塞基地等，則由戰勝國據有之。」英代表則仍本其殖民主義老立場，反對在聯合國憲章上明定殖民地自決獨立等字樣，爭之甚力，甚至提出美國佔領日本之太平洋島嶼，其地方經濟權益，亦須太平洋有關之大權利益均沾等帝國主義瓜分權者的論調。此一論調會中多不謂然，然英代表絲毫不放鬆。後由美國讓步，在聯國憲章上取消獨立自決等字樣，而規定爲相當年限，俟其能力程度如何，而扶持其自治等寬泛文字。俄共本來只爲宣傳以收買人心，最後也不堅持，終告通過。

雖然，英國政治家在外交上，過於偏重適應現狀與承認現實，為求達到目的，往往不免遷就強者，犧牲弱者，有時與國際正義的原則實在不合，而且令極權者的霸道日益橫行；但是，英國人好像深得鄭莊公所說「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那種忍等的深沉見解。因此他們對於拿破崙，對於威廉第二，對於希特拉，都是忍到最後，等到大家不耐煩，俟敵人的弱點一露，然後便不顧一切，而施以兇狠的還手。——西方政治學家以「堅韌」二字形容英國民族性，最為恰當！

天眞幻想的破滅

在當時而言，對於聯合國這個組織，具有高度誠意的第一要算美國人及其執政領袖了。不過美國人是青年民族，看事情不免天真而富於幻想，當時一般美國輿論是希望聯合國這個組織能成為一個世界政府，如同聯邦制的美國政府一樣，並且擁有強大的武力，去實行警察責任，以強制力來實現永久和平。當時羅斯福總統也是相信世界永久和平可以獲得，只要各大國的政治意見可以商得一致，此所以羅斯福不假考慮便允諾史太林主張的「否決權」，而無形中贊成了「和平乃是強國武力監視世界」的這種強凌弱的國際會議老方式！

及至舊金山制憲會議一開，眼見俄國人那樣一味堅持己見，而各小國又對「否決權」大呼不平，結果聯合國憲章，經過了三個月吵鬧的會議，訂出來並不符合美國人事前的理想，永久和平仍不可期，美國大部份輿論界就不免失望了。

但是美國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的代表，民主、共和兩黨的重要分子，在會議中，經過許多次與俄國代表的爭持後，已深深了解到俄國人仍不改弱肉強食的老懷抱，而想拉着美國去商量彼此分割弱者的權益，做強盜夥伴，這一次是與美國立國傳統精神相違背的。因此在制憲會議的中間，美國代表便不贊成把「否決權」的使用無限度的擴大，而且附和多數小國，把「否決權」可以修改規定了一個期限。

對於「否決權」可以在十年後修改這一點，當時史太林雖在世界輿論指責之前，而勉強的承認了，但在舊金山會議快要閉幕時，俄代表又節外生枝，宣稱聯合國大會不能討論俄國認為「單獨關係其本身的任何問題」。換句話說，凡國際事件，只要俄國認為與他本身有關，便不許聯合國大會提出討論，這一來，在聯合國大會上，只容許俄國干涉別國，而不願意別國批評他了。

俄共代表提出此一主張時，態度異常堅決，各代表又因之譁然。會議至此，美國人已頭痛萬狀，不能忍耐，乃由美國務院照會俄政府，內容如下：

「美國與各國俱無法承認貴國代表此種不合理的提議，貴國如要退出會議，聯合國還是可以成立，會議行將閉幕，不能無限期的討論下去。」

美國態度一經堅決不讓，史太林又復妥協了，同意照大會一致主張的方案。

在這場會議之中，美國政治家已深深了解，羅斯福總統所想像的「大國意見一致，和平即可確保」這個見解，頗不易於私室協商便可辦到，而必須靠世界輿論與道義呼聲，去制裁老想一意孤行的強權者。（可惜廿餘年來俄共竟置世界輿論與道義於不顧，而處處以煽動及力量威脅其鄰國，結果美國也只好以軍備與之競賽了。）

美國政治家當時即已決心在聯合國裏站在多數的一面，以公理與人道來與小國合作，制裁強權，這個主張在制憲會議閉幕前已為多數所了解，尤其美國的演講辭雖甚客氣，而特別說出聯合國不能由由某一二強國把持包辦，不啻是向俄共提警告，故講演既畢，全場起立鼓掌至一分鐘之久，非偶然。

法代表的自卑感

猶憶法國代表團當時來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時，初被冷落，甚為不滿，幾至退會。

原來制憲大會開會之初，很明顯的表現出美、英、俄三大國包辦的形勢。俄共代表最為勢利眼，言談間常露出法國脆弱，不堪一擊，不似俄國能禁得起納粹兵力的打擊，法國已不足列於大國之林。

英國人的性格可以說與法國人性格自來根本不合，英國代表團認為從大西洋憲章，中經雅爾達協定，以至橡樹園會議，都沒有法國參加，故這次會議，三強加上中國，已成為四召集國，會議既已開成了，英國便無興趣再去敷衍法國，要他加入變為五強之意。

至於美國對法國，在歷史交往上，感情本是不錯的，不過當時法國主政的戴高樂將軍，性情強硬，易鬧彆扭，卻使美國人感到頭痛，尤其在法國全國淪陷時，全靠美國政府千方百計，在北非幫助法國復國，可是當時法國的吉羅得、達爾朗、戴高樂等軍政首要完全不能合作，隨時吵鬧，鬧得美國人有點認為法國人是不容易扶持得起來的。因之此次自法國代表團來到舊金山後，美國也並未十分重視他們，其初也並無四強必須加上法國為五強之想。

法國代表既被人瞧不起，但他們回憶起第一次大戰後，在日內瓦開國際聯盟大會之時，法國是何等的風光，而不但召集國無份補上，而且會議時連法語也列在英語之後，國際會議官式語從來都是以法語為標準，而今次獨否，不過畧備一格而已。法國人是富於情感的老民族，敏感而衝動，國勢雖衰，光榮的回憶猶在，因此受不了，而一經開會，法國代表便提出兩項要求：

一為法語必須與英語並重，無論任何其他國語言講演或辯論，均必須用法語譯出一次，與英語一樣看待。

二為聯合國開幕致詞時，四召集國講演後，即須由法代表講演，法代表不能等到以字母為序的安排，必須排在第五位次。

祭起了兩件法寶

此兩個要求，經四召集國討論之後，承認了前一個，即法語與英語同等看待，無論何國語言，如用英語譯過，則必須用法語再譯一遍，其他中俄西三個語言，如無人要求必譯，則雖同列為官式語，而不一定要每次照譯。至於後一個開幕致詞，四召集國卻不允法國要求，仍主張照字母順序排列。法代表大感不悅，幾致退席，不願再赴大會。幸其時適有B字起頭之某國，其代表聲明演詞尚未準備好，請求展期，四召集國乃立以F字之法國補上，遂

使法國代表情緒稍安。

法國政府知道自身不能見量於大國，乃定下兩個策畧，要拿顏色與英美看看。這兩個策畧都不錯，結果大爲生效，英美對之果然另眼相看，仍把大強這張椅子最後還是給予他坐了，足見弱國未嘗無外交，要看有無人才，有無辦法咧！

第一個策畧是：法國決心站在小國的立場，既然要當大國的尾巴都辦不到，何妨便來作小國的頭子，所謂「寧爲雞口，勿作牛後」是也。因此首先宣稱，雅爾達與橡園兩會議他都未參加，否決權之規定當然他不負責，一切願同各國從長計議。於是，英美便不能不開始拉攏法國了。而且初開各分組會議之時，法國重要代表往往不出席，而以精力時間去準備音樂、幻燈照片等晚會節目，請各國代表團來聽來看法人與納粹作戰之勇，打游擊犧牲之大，而法國首席代表皮杜爾就是一個大學教授拚命打游擊，而爲法國所尊重的。這些故事與音樂大抵是可歌可泣，於是，法國代表及其國人都令人自然的敬愛。在會場裏，法國代表便日益發言有力量起來了。

第二個策畧是：法國政府正當舊金山世界人物在高談和平之際，突然放了一把野火，於是年五月中出兵攻打黎巴嫩、叙利亞，藏高樂將軍大逞其帝國主義的威風！於是英美更不能不加緊拉攏法國。

何況，在舊金山會場裏，俄共代表日益劍拔弩張，面目猙獰，態度可怕，英美覺得在歐洲大陸，若不把法國扶植起來，仍居大國地位，則俄國大有席捲一切之勢。因之會議尙未開到一半，而四外長會議便已成爲五外長會議，會前的諸事協商，已有法國參加，四強就因此成爲五強了！

大中小各有千秋

這一次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的許多小國代表，筆者親眼見其力爭平等，一絲不苟，有時且聲色俱厲，正氣凜然；儼然有藺相如、魯仲連的遺風，令筆者有國小更需人才之感。

在聯合國會議裏，五強（中英美法俄）稱大強（Big Power），此外則稱中強（Middle Power）與小強（Small Power）。所謂中強，並無何種定義可尋，或以其國家領土之大，如澳洲、加拿大、巴西等；或以其歷史能代表一羣與國如埃及等。然而也不盡然，如比利時、智利，其國土並不大，其歷史也不代表任何國，但因其出席代表有頭腦、有氣魄，談得出道理，提得出辦法，如比利時代表羅南（Mr. Rolin），最能於會場提出折衷方案，以削減五強「否決權」的使用權力，以及規定修改「否決權」的辦法及年限等，其發言往往爲大多數所贊成而鼓掌。又如巴西女代表盧茲（Dr. Lutz），操英、法、西班牙語皆甚熟練，習法律，語皆中肯，令人肅然起敬。又如澳洲首席代表伊瓦特（H. V. Evatt），與俄代表爭辯，往往一馬當先，理直而氣壯。且常與其聯合王國之英代表起衝突，公道所在，無所避忌，故伊瓦特隱然成爲中強之領袖。智利與埃及代表多係國際法專家，出言引經據典，也頗有力量，並不因其背景如何，而始注意其言論的份量。

反之，以五大強而論，在會議席上，顯然是美俄爭雄，英國次之，中與法不過追隨而已。不過中國代表團如能關於公理與自身利益，能起而力爭，也未嘗不能見重於人。如中國代表團首先主張在憲章序裏以及其他條文裏，都必須將正義與國際法律字樣安放在和平字樣一塊兒，而同其重量，因只談和平而不談正義與國際法，則弱小必須爲強大所犧牲，這種和平乃是可怕的了！此一主張爲各小國所贊成，而大國亦不便反對，故甚爲中國生色。

又如討論到託管制度時，俄代表主張亞非兩洲德日殖民地獨立，而英代表反對最力，美代表徘徊其間。次日案將表決，而我國王寵惠代表夜午不能安睡，特以電話約筆者與及兩位同事至其寢室，喝咖啡談天，他說道：

「我睡不着！這個案子，我們那能不說話？那一個殖民地上，我們沒有很多的華僑！在憲章上，我們至少應主張殖民地人民有自治自主之權呢。」

結果我代表團次日提出主張，由王寵惠代表反覆就法理事實加以說明，折衷於美、英兩主張之間，便得通過。這一個例，也是說明在外交上要有專門人才，而這種專門人才又須熟練，方能事事留心得到，拿得出辦法，始不致忽畧了國家及國民的權益，而且落於人後。

否決權食不下咽

總之，在國際壇坫之間，外交代表要能不怕與強者爭論，但要爭得有道理、有辦法，而又能夠始終不餒，百折不回，則終會有所成就。

如像這次聯國制憲會議，關於「否決權」一案，召集國既先由英美俄協定於雅爾達，又在橡樹園會議重行聲明，且把中國拉進去，成爲中、英、美、俄四召集國，則凡應四召集國之召而來之各國代表，當深知此一新國聯組織是大強有「否決權」的組織。這一桌席，主人已規定好，必然有「威妥」（VETO 卽有權威者單獨否定之意）這一樣菜，要來作坐客席的，就不得有異言。然而客人既坐上席位了，便老實不客氣的提出。「威妥」這樣菜，食之不能下咽，至少不能隨便囫圇吞棗，而須設法割開宰碎。首由澳洲代表伊瓦特提出如下的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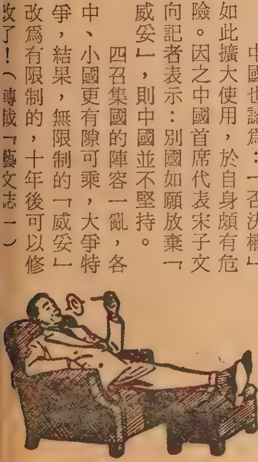
「否決權」不通用於和平解決爭端，而最好僅用於武力制裁一項爲限。

隨後又由中強小強合提質問二十二點，請求四召集國答覆。這二十二點質問，一下就把四召集國的聯合陣線打垮了！

俄國主張：任何問題，任何場合，任何一個議案或爭端應不應加以討論，強國一國都可以否決。英美則認爲：提議若不許討論，強國單獨便可以決定，則何必還要會議。

中國也認爲：「否決權」如此擴大使用，於自身頗有危險。因之中國首席代表宋子文向記者表示：別國如願放棄「威妥」，則中國並不堅持。

四召集國的陣容一亂，各中、小國更有隙可乘，大爭特爭，結果，無限制的「威妥」改爲有限制的，十年後可以修改了！（轉載「藝文志」）



萬人意見

老查建議用大陸原油

中共若握此政治油喉 可隨意進行政治敲詐

老萬：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明報社評「設立煉油廠用中國原油」，筆者不是斷章取義、擇其要點談談：「首先，煉油廠如果設立，我們希望能逐步增加使用來自中國大陸的原油，最後終於以大陸原油爲主要原料」。（即使中國原油每桶定價與中東相等，但運費總是節省了，每年幾百萬噸，幾千萬噸的運費，每噸節省美金一元，就是極大的數字）——即使在一九六七年香港騷動期間，大陸也沒有取消供應本港食水的合同。」

以上三節，查大社長不是不明白，他還很精明，他建議香港政府將來全部用大陸原油，把這條政治油喉給中共握着，將來香港有什麼風吹草動，這條政治油喉發生極大敲詐作用。香港政府難道幼稚到爲了節省美金一元一桶由中東運來的運費，即不幫襯中東，轉而全部幫襯中共。將來香港社會有什麼問題時，港府無異把話事權讓給中共，做其澳門「六二三」事件的澳督加樂比第二。查大社長？這些道理，細佬哥都明白。你用大陸不會取消供應本港食水合同來言喻中共不會對本港有政治敲詐，遠的不說，前些時要求在港設立辦事處，這些動機又如何？查大社長？心照吧。

最近中共施加壓力，要日本政府取消台灣航線，查大社長？台灣國府立場鮮明，立刻發表聲明，台灣現處戰時狀態，日若取消飛台航線，膏藥飛機一入台防空識別圈，後果日本政府負責。

「今年本港的經濟情形不會太樂觀，失業人數勢不免要增加」。此點說得不錯。「南丫島設煉油廠，當是緩和我們經濟困難一個有效步驟。沾污問題當然是一個缺點，但衡量得失，利益如此重大，決不能爲了一個缺點而犧牲無窮無盡的好處。我們促請當局對這件事加速行動，積極助其成功」。但筆者看法不同，據專家講，世界能源原量足供五千年使用，本港地少人口多，解決失業當然是個辦法，但是解決一部份人失業，而另方面又增加一大批漁民失業，這樣也不是辦法。加上本港無大量農作物生產，連僅有這一部份漁獲也給污染埋，其時香港人雖不至食無魚，這時大陸來的淡水魚賣一元一兩也有可能。漁民朋友？你們反對南丫島設煉油廠，你們首先去反對明報主筆的「社評」吧！

異鄉客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

日本架仔頭 唔衰攞來衰

曾任廣東督軍的陸榮廷，換上粗衣麻服，扮成土頭土腦的勞役老粗，擬相試相士者的眞正工夫，卻給對方一語道破，說他：「唔衰攞來衰」，這就一直相沿下來，成了廣東人一句實用的名俗語：「陸榮廷睇相，唔衰攞來衰」。這句名俗語用之廣泛而準確，大有「放之四海而皆準」之概，不是嗎？看看證之本港文壇上先後發生的趣事來言恰到好處，都屬「唔衰攞來衰」這一格，提起令人談笑風生，茶餘飯後留作話柄尤爲生色不少，正式開胃兼消滯，故爲人們取笑樂道。

近年來國際政治舞台上，不也扮演得比做成還更兒戲？君不見；聯合國安理會的理事國之一，又屬創辦人身份的中華民國也會被擯棄於大門之外，而明知專門搞事生非，出晒名好勇鬬狠，聲名狼藉的爛仔格中共卻邀之高踞首席，因而聯合國被鬧得滿城風雨，永無寧日，又豈非唔衰攞來衰之謂耶？

最近架頭首相田中角榮，又親自出馬，美名和睦邦交，實則心懷鬼胎，實地察勘，冀擴張銷貨市場，實行經濟侵畧，因而在南洋諸國大出洋相，到處給警告示威，狼狽尷尬，顏面無存，應一句廣東俗語，又是唔衰攞

來衰矣！

上了四十許年紀的人們，提起桀頭的惡劣印象極爲深刻，因欺我中華最甚，既侵我東三省及華北，霸我台灣、琉球、澎湖，繼續發動七七蘆溝橋事變的侵華戰爭，殘殺中國同胞數以千千萬萬計，姦淫虜掠，殺戮焚燒，暴行無所不用其極，近幾期雜誌上刊登了桀頭侵華暴行既千眞萬確，且未及萬份之一，在本港及南洋一帶的人們，也當然不會忘記淪陷的黑暗時期的鐵蹄蹂躪踐踏，血海深仇烙在人們的靈魂深處，記之恨之，及後法西斯全綫總崩潰，桀頭繼德國宣佈投降，若非美國有意扶植，我中華民國寬宏大量不究既往，日本仔又何來經濟恢復如此迅速與發展驚人？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桀頭的奸詐狡獪的劣根性終難磨滅，且看它爲阿拉伯國家的石油訛詐和近日對中共訶諛奉承，委曲求全，奴顏屈膝可見一斑，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花結什麼果，這是唯物的歷史及事物辯證，到頭來桀頭一定和中共簽訂民航協定，與台灣終斷最後的關係，總可斷言，此無他，世界人類漸無道義可言，代之是唯利是圖，唯益着眼而已，尼克遜紆尊降貴之赴大陸勞碌奔波，基辛格大陸及中東往返疲勞，這又何獨不然？不過，美國的盟友漸漸眾叛親離，西歐諸國各自爲政，人人有目可見，這是美國的政治低落，自由勢力自暴自棄，可嘆可悲！言之感慨，我在這裏得提醒桀頭一聲，鐵幕大陸雖有黎民幾達七億之多，唯俱是做牛做馬，貧困無依，鮮有餘資購買貨物，其購買力薄弱，力不從心，想幫趁都幾難，妄想向中共頻送秋波而大做生意，這擴張銷路的密底算盤也大大的打錯了，同時中共的黨性也是唯利是圖，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請看七億人民身衫襤褸，面帶菜色，而中共大量出口衣服食物來港充斥市場，難道不是鐵一般的證例？日製的生活消費品，中共又豈會倒履歡迎？所歡迎者是中共奇缺的工業原料而已，試問三島東瀛有無出產？捉襟見肘，貽笑大方，雖然自古說有老糠都可榨出油來，但榨出來的

大陸見聞

博鼎遺孫

千古奇聞

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一夜之間心血來潮，瘋狂地胡搞「人民公社」，連續帶來三年大飢餓，天怒人怨，眞是史無前例的災難。某村有一中年婦人，懷孕已近四、五個月，腹大便便，恰巧遭此長期飢餓，三餐所吃不外以野生植物及薯藤養命。原來肚子裏那塊東西，莫名其妙地變得空空如也，她自己也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後來村裏人傳爲笑柄，一年已古稀老翁，語帶雙關慨歎：「老漢活了一輩子，可沒聽過似的千古奇聞的怪事，的確是『新社會』，才會出現的『新產物』」。

以防萬一

我國幾千年遺傳下來，是一個以個體爲本位之農業社會，農民自私心非常濃厚，乃人之常情。「公社化」以後，已經把農民一切田產掠奪在一起，統一分配排工耕種，許多禾田較爲平坦的取消界限，十坵八坵打成一大片。有一農民想把祖業傳給下一代，恐防日後發生麻煩。暗自告訴他的兒子：「我的年紀已不輕了，這年頭誰也不曉得明天事，一旦我逝世之後，萬一國民黨回來物歸原主的話，我家被『共產』的每一坵田，在田頭下面埋有一塊石頭，就是原來標準分界綫，千萬別忘記啊。」

死裏逃生

某村一年青姑娘，姿色如花似玉，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給一個跛腳郎君苦愁終日，未久逃返娘家，約三數女伴與伊之遭遇類似者，投河了卻生命，幸而早爲家人洞悉，才免至演成大禍。未幾大陸陷共，其家劃爲地主成份，當日之女伴此時已出來作證其「陰謀破壞」，加上當地土老八推波助浪羅織罪狀，無疑成爲「反革命分子」，於是解往「公安局」。結果判其罪名成立，即刻執行槍決。天下事無獨有偶，剛要受刑之日，毛的爺：——史大林也去見閻王，因此暫停殺誡令，此事只好緩期執行。不久「覆查」到來，其家再經劃分，原來只是小土地出租者，政治待遇和富裕中農同等，只爲成份作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一切莫須有罪名，相應地跟着烟消雲散，最後再經戲劇化審判，竟能死裏逃生無罪獲釋。

各走極端

天下父母心，那個不愛護自己的親生骨肉？何況是獨生子，是耶！非耶！且讓下面事實告訴你。某戶人家，家貧如洗，母子相依爲命，大陸變色，老八要找的對象正是這些人，由原來孤兒寡婦一躍而「當家作主」，自不同凡响，該婦人時來運到，官拜全村婦女主任，於是權傾一時威風八面，無數巾幗爲之刮目相看，誰要是和她碰頭便注定倒霉，得意忘形之餘，整天和老八鬼混在一堆。其子年剛十五六稍懂人情世故，覩乃母如此胡混，爲人子女難以起齒，後來，憤然離家走往廣州謀生，奈何人地生疏，重活幹不來，終日流浪街頭，端賴拾取廢物餬口。沙河「收容所」已當他爲「熟客」。直至廣州市管制戶口制度，他幸運拿到了「居民證」。五七年到增城縣做流動散工，遇上「鳴放」到處風聲鶴唳，老八陰謀捕光一切流亡人口，此時，他雖有「居民證」作護身符，也難逃悲慘刼運，含寃挨上三年「勞教」生涯，此段漫長歲月裏，母子從未有過魚雁相通，更沒問他的下落，好像沒生過這個兒子似的，日子過得很快，六二年和筆者一同逃出鬼門關，緬懷往日受盡寃獄，憤恨難消，因而反共心切，不久自願赴台，誓爲反共事業獻身國家，如今已闊別十多年了。

油是精純的還是汚糟的？是多量的還是少得可憐的呢？不能不細作盤算而加審愼考慮，否則南洋拒斥，台灣記恨縮窒，世人鄙視仇覷，遭刼比之廣島、長崎之原子彈更爲甚矣！

不信做生意勝似猶太人的太和民族手法低能若此，加之手段和品質卑汚，聲名狼藉，安得不爲全球人類指責嚴詞，南洋諸國警告示威，已算客氣不少，我中華民國有日清算前仇舊恨，賬目夠你來捱，用廣東名俗語再正告架頭一聲，莫個「陸榮廷睇相，唔衰攞來衰」吧！

（鄭秀堂）

去年大陸各地人民掀起反共反毛浪潮

茲將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度繼續發現大陸各地人民反共反毛活動情況報告如次：

一、廣東地區

㈠廣州地區

㈠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旬，廣州市出口商品交易會與廣州賓舘兩地，曾連續數日發現大量之青天白日國旗及反毛反共標語、傳單等多張。該市公安共幹認爲事態嚴重，除廣泛展開偵查外，並加強該地區附近之保安措施。據稱，中共已拘捕一批嫌疑份子訊究。

㈡去年十月下旬，該市海珠廣場附近街道上經常發生反毛反共破壞事件，同時標語、傳單等亦經常可見。中共除加派便衣共幹日夜巡邏外，並從市郊調派共軍前來維持治安，同時大肆搜捕可疑之「五類份子」，以致人心惶惶。

㈢近來該地區盛傳粵北英德、連縣及曲江等地區有反毛反共游擊隊「反共救國軍」出沒。由於該股武裝多活動於山地，故流動性大。該項傳說在該市黑社會組織及自各地回流之下放知識青年間流傳最廣，是以該等青年動輒表示「站不住就上山打游擊去！」

據傳：該「反共救國軍」成員包括各地青年農民、下放知識青年及盲流份子等。所使用之武器平時在山區藏匿，間亦下山突擊公社及合作社、搶刼、糧倉、襲殺共幹及張貼反毛反共標語。

㈡汕頭地區

去年七月下旬，海豐地區公平公社附近之公平機場、公平水庫等地連續發現反毛傳單多張，內容包括：㈠反對毛澤東兔死狗烹、殺戮功臣的陰險惡毒作風；㈡澈底清算毛澤東，爲林副主席平反等。

㈢惠陽地區

㈠去年十月六日午夜，惠陽鎭隆地區共軍某師發生團、營級幹部共四人結夥逃亡事件，經中共發覺後，曾派共軍一個團配合民兵數百人在駐地以南新墟附近山區展開搜捕，迄至去年十月十五日止尙未緝獲。據悉：該四名逃亡共幹包括方姓副團長一名與其舊屬副營長一名，及團政治處幹事二名。事緣該副團長係林彪系統幹部，原任團長，因受林彪事件牽連，一九七二年春被批判檢討後送廣州軍區讀書班學習，結業後降調另一團任副團長。去年八月間共黨召開「十大後」，共軍全面展開「批林整風」運動，該副團長復被揪出檢討批判，致渠心中極爲不滿，因此偕同舊屬三人趁十．一後共軍戒備鬆懈之際逃亡。

㈡惠陽縣中共潼湖公社江邊大隊基幹民兵一個排，於去年八、九月間曾實施武裝泅渡訓練。由於該等訓練十分艱苦，多數民兵乃抱着混亂時間及逃避勞動的想法，趁機偸竊公社家畜家禽或打狗抓蛇，準備游完泳後吃一頓野餐，以致訓練成效不著；部份民兵則趁機苦練游泳本領，作爲偸渡的準備。據悉，該大隊有六名男女民兵早有逃亡企圖，除參加正式武裝泅渡訓練外，並利用休閒時間苦練游泳本領，由於過於積極爲共幹發現，乃被指爲混入民兵之「階級敵人」，破壞民兵建設而遭逮捕。

㈣韶關地區

清遠縣石角爲水陸運輸，由韶關、英德方向循北江南運軍品多此下卸，再由公路向西南運補大塘共軍及向東南運交花縣赤泥中共廣州軍區後勤部倉庫區。近因清遠、英德一帶山區經常發現反毛、反共傳單，並有反毛組織襲擊共幹，中共恐該等反毛組織南下串連及維護水運安全，乃於一九七三年八月上旬由中共廣州軍區後勤部在該縣石角公社北江東岸石角大堤上建有碉堡式檢查站一座；現駐共軍一個排四十餘人，配有可乘坐十人之快艇一艘，每日區分爲四班，每班八人輪流值勤，其中四人乘快艇在江面巡弋，另四人在檢查站內檢查可疑船舶及行人。

㈤海南島地區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深夜，海南島文昌縣中共蛟塘公社田大隊男女農民三十餘人，因饑餓難當，乃結夥以農具撬開該大隊米倉，刼去食米十四包（每包二百市斤）；七月二十七日深夜，該大隊湖子生產大隊農民二十九人，以同樣方式刼去穀倉稻穀十九包，該等事件發生後，搶糧農民均於翌日自動向各該生產隊隊長報告，自請提出批評。該縣革委會據報後除派員對該等農民加以申斥外，並將全案交由該縣公安局處理。

二、福建地區

一九七三年六月初，共軍一王姓團長自華東駐地返福建泉州南門約二公里之柴塔鄉省親，六月二十日，王某赴泉州市訪友，晚九時沿公路步行返家時，突遭二十餘人包圍。該等並向王某拔刀猛刺，結果王某身中三刀，當場斃命，其隨身携帶之手錶、金錢等俱被搜刼而去。案經晉江及泉州市公安局聯合偵緝二十天後始告破案，疑犯二十三人悉被逮捕，押至泉州監獄訊究。

晉江地區人民對中共不滿藉機指

桑罵槐洩，具體情況如次：

㈠該地區衙口公社居民大半姓施，多以捕魚為活，一向對共黨暴政不滿。一九六二年中秋節，該地居民以燈謎為戲，其中有一題為「毛主席萬壽無疆」，射某朝代一畫家，結果被人以「漢代宮廷畫家奸臣毛延壽」謎底射中，一時引為趣譚。

㈡晉江石獅鎮一莊姓農民素來對中共不滿，所生三子分別取名莊共、莊產、莊黨，連貫稱呼就是「共產黨」。渠因生活太苦，遂經常藉機對着三個兒子指桑罵槐，以洩心中積憤。諸如：

1.老子未生你們三個共產黨之前，日子很好過，自從你們三個共產黨來了之後，一家都沒得吃。

2.阿共！你還不快死去，一年只配十四尺布怎夠你穿？

3.共產黨，你們把老子害得好苦，要吃、要穿、還要吵鬧。

龍溪地區經常出現反毛反共標語。最近一次係為去年九月二日，該等標語係以白紙藍字書寫，其中一張內容為「毛澤東」是專制帝王，要打倒他才能獲得安寧。該地區共幹曾為此向各工廠、學校、汽車公司等單位進行調查，以致人心惶惶不安。

去年十月三日，廈門市駐軍司令部附近貼出佈告稱：上午在虎溪岩山邊槍斃了五名反革命份子，他們都是被下放到永定山區及廈門市的知識青年，都是同黨的。

三、上海地區

上海下放各地農村插隊落戶之知識青年近來紛紛潛返該市，彼等由於不能獲得配糧均淪為黑人黑戶，經常三五成群或數十人在市區鬬毆，行竊甚至持刀搶刼。至於搭乘公共汽車不付錢，在飯店吃飯不付糧票更屬司空見慣。一般人民因在「文革」期間對紅衛兵持械造反留下極端恐怖印象，為恐惹火燒身，對彼等之行動均不敢阻攔或向共幹報告。公安共幹亦因彼等均非當地機關、企業單位的，不願積極採取全面查捕行動，以至社會秩序甚為混亂。據悉，浙江杭州地區社會秩序尤為混亂，一回鄉探親者原定於九月下旬赴該市一遊，被其家人勸阻，告以該地近正發生知識青年事件，不可前往。

四、四川地區

一九七三年五、六月間，宜賓地區中共陸軍十三軍與五十軍所屬部隊曾發生武裝衝突事件，並有當地紅衛兵工人群眾參加，雙方死傷數百人。事緣中共十三軍於一九六九年二月由雲南調駐四川，因原昆明軍區司令秦偉基為其老長官，故官兵平時態度傲慢，與宜賓地區原駐之共軍第五十軍所屬某師官兵經常發生磨擦，積怨日深，至去年五、六月間，第十三軍與五十軍所屬團級部隊在宜賓交接防務時又引起爭執，共軍第十三軍官兵認為五十軍人員有意為難，雙方乃發生打鬬，隨後擁護第五十軍之工人、紅衛兵即前往共軍十三軍營區問罪，並張貼大字報，但遭十三軍開槍鎮壓，造成傷亡，事件遂告擴大。續之大批工人及紅衛兵群眾在共軍五十軍協助下衝入十三軍營區要求交出兇手，為十三軍所拒，雙方僵持不下。成都軍區獲報後立即電告北平，由共黨中央軍委指派人員自成都乘專機抵宜賓散發傳單，命令雙方立即停火談判，事件始暫告平息。

五、雲南地區

瑞麗縣一九六二年春中共徵購餘糧時，為期多徵多購，曾宣稱：「以後如糧食不足，公家可出售糧食補助。」但去年十月份開始該縣糧荒漸趨嚴重。部份居民向中共申請售給補助糧時，共黨根本不予理會，引致人民不滿並趁共黨召開會議時抗議稱：「如果再不出售糧食，不論死活，我們準備搶糧。」部份膽大的甚至說：「毛澤東當主席農民生活更苦，大家再不團結起來反抗就將活活餓死，我們一定要在糧食問題上力爭。」現瑞麗、隴川、芒市等地均已有搶糧事件發生。

勐海南嶠農場共黨支部書記曹健，於去年八月間曾因污辱毛澤東，遭受該農場總修配車間張貼大字報批判。其內容原文如次：「曹健這一個國民黨軍官團長，思想外逃為國民黨效勞，在國內進行武裝訓練時，在民兵的射擊靶台上書寫『毛澤東該死該打倒』；又把毛主席及朱德的像片貼在自己的像片左右，還寫着『偉大的導師曹健萬歲』，用白漆劃在毛主席的嘴上，好像草寇王小丑。這樣的軍官還不改過，還想外逃為反動派效勞，污辱我們的領袖毛主席，要求思茅中級法院處理。一九七三年八月四日總修配車間阮白貴。」

六、西藏地區

去年六月上旬，西藏由日喀則通往亞東及通往西南部等公路上之共軍運輸車隊二十餘輛，悉遭活躍於藏南毗連印度、尼泊爾邊境一帶之反共游擊隊襲擊，有的焚燬，有的衝出路面翻倒，押車共軍全被擊斃，致該公路運輸為之癱瘓，多日始告恢復。事後共軍曾沿公路大肆搜查，濫補少數民族同胞，並指稱，這些武裝是受達賴

喇嘛集團所控制。據悉，駐在藏印邊境的共軍從給養以及彈藥，共軍在邊南搜購的各種零散土特產，均係經日喀則從此兩條公路運送補給及轉運。中共雖派有共軍押運護送，但因反共武裝出沒無常，使共軍疲於應付，被派押車共軍亦均視此爲畏途。中共對該股反共武裝活動日趨積極大感困擾，故在藏南地區一面加強進行分化、懷柔政策，及脅迫反共份子家屬呼籲已逃出者重返西藏，一方面以大量金錢和安置工作爲餌，誘騙反共份子携帶武器返藏投降，企圖瓦解藏印邊境之反共組織。

西藏共黨爲表示給予藏胞宗教信仰自由，最近准許藏胞前往大薩大昭寺朝拜釋迦牟尼佛及作獻哈達等宗教活動。朝拜之教徒中有人在哈達內暗藏咒罵毛澤東之傳單，該類傳單於藏曆二月五日中共派員清除堆積之哈達時始被發現，共計約有三百張之多。當時朝拜之教徒乘機檢閱並有暗中携返家中閱讀者。傳單內容大要爲：受苦難的信徒們祈求佛祖協助早日恢復信徒們的自由，消滅萬惡的共黨。在我佛暗中協助下，在西藏紅小鬼造反鬧出賊殺賊的結果，趕走了西藏張國華，將張經武押入了監獄，信徒們快樂了一段時間，此後又因我佛協助，使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暗中舉事刺殺毛澤東，可惜事未成功，而爲信徒們帶來了眞僞不明的信仰自由，祈求佛祖將毛澤東押入十八層地獄內，以除去信徒之大害，使信徒們有眞正的信仰自由，使佛教永存不朽。藏共自發現該項傳單後卽禁止人民再前往寺廟朝拜及作獻哈達等宗教活動。

「萬人協會」簡訊（五十七）

桃符換舊，萬象更新，國運隨新歲以興昌，求謀偕三陽而順遂。來年今日，團聚家園。巽歲此時，歡談故梓。本會謹向會員及讀者；恭賀預祝。并祝新春快樂。

本會爲了增加新年歡樂氣氛，及進一步加強與會員及讀者之聯繫，曾於新曆一月廿七日，卽農曆年初五晚上七時舉行團拜聚餐歡宴，事前，由公共關係部彙同康樂部及秘書處召開了籌備小組人選會議，并確定了各人所負的工作任務，分頭進行籌備。到了這天的下午三時，籌備小組的工作人員已到了十幾人，先在會所整理好各方面贈送來的抽獎禮品。計有：盛東煬、麥文理夫婦金門高梁酒二十瓶，萬會長拔蘭地酒一支、威士忌一支，洪峪林拔蘭地兩支，何錦萍拔蘭地一支、威士忌一支，余雲義拔蘭地一支，梁伯中禮物金二百元，鍾允文六十元，吳少雄唱片一打，丘陵禮物三份，鄭秀堂冷衫一打，莊家倫朱古力餅乾九份，岑嘯雷餅乾二盒，賴先鈿公仔一個，陳達科餅乾兩盒，嘉賓胡長進、卓漢濤二位先生贈送禮金五十元。會員吳少雄捐福利基金五十元，江信忠二十元，熱心讀者象嶺人二十元，會員林永鴻捐會刊費四十元，敏子敏二十元，江亮五十元，林之材五十元，黃方圓捐福利基金一百元，齊煊藩捐陳昌和小烈士家屬二十元。本會謹向各人致謝。

未及六時，眾人將準備各物都帶到梅江飯店二樓，佈置一番，恭候各會員讀者光臨，恭賀連聲，春風滿面，端的是洋洋喜氣，融和一團，參加團拜聚餐人數達二百多人，本會邀請參加的嘉賓都到了十多位，盈盈濟濟，喜慶一堂。八時正，司儀陳澤棠宣佈歡宴開始，并請曾副會長和大家講話，曾憲光春風滿面地用他頗爲流利的國語說：「今天本會舉行團拜，本來宴會應由萬人傑會長主持才是的，不過他在台灣因機票購買不到而未能及時趕回，也曾用長途電話交帶過了，現在由本人代表協會向大家致意，祝大家新年快樂，諸事如意。（掌聲）這次是團拜的新春歡樂宴會，不是什麼會議，我也不擬多說話，反是請我們的嘉賓多多勉勵我們才是。於是司儀陳澤棠很醒目地將教授羅香林先生，名流甄子傑先生，時報主編湯增敭先生，作家又是教授柳以青先生等等給大家認識，并請他們向大家講話，這些嘉賓們一向都熱心支持幫助本會，當然對我們的期望厚望是無比熱情無限衷心的，從他們勗勉致詞懇切可見，祝萬人協會萬人歡樂萬人進步萬人成功，言深意重，貫通心靈。

歡宴會上有燈謎猜獎，抽獎節目獎品豐富并且人人有份，特別是各人帶來參加的兒童們尤爲高興，接受利是禮物時喜笑嘻哈，增加歡樂氣氛不少，游藝節目由馬天、岑嘯雷等主持，準備得特別生色，有少先社的雄偉歌唱，鄭秀堂的急智龍舟，柳以青先生的低音獨唱，何海根的上海廣東混合腔的說話和他的友人精彩的魔術表演，都引來一堂不斷的掌聲，最值得一提的是陳澤棠執委事先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會員另外捐贈有獎問答遊戲的獎品，舉行有獎問答遊戲，由宴會各人共二百多人各簽名的利是封中逐個抽獎，并提問題解答，答對得獎，問題環繞萬人雜誌週刊和萬人協會爲中心，通俗顯淺而有意義，引來捧腹笑聲不少，如雜誌週刊封面漫畫誰繪，萬協的會務主任是誰主持，萬人雜誌週刊誰人主辦，與萬人傑一同編的牛馬集另一作家是誰等等，俱是賣大飽幾乎大贈送的問題，獲獎者解答易如反掌，安得不大笑歡喧，更有趣而十分幸運的是梁伯中執委全家大小七人來參加，有獎問答遊戲的抽獎，他們全家佔六人有份，二十六個獎他們全家六人都能抽得眞是幸運而可作奇談哩！宴會到十一時才散，各人還是欵欵深談，不願分別，有人談及歡宴快樂無窮，獨可惜有些好友如王代民、黃同化、梁金鴻、黎錦泉、朱有全等不見來參加，否則更加歡樂云云。

秘書處供稿

（一月三十日）

啓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啓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寧食無魚也不可無「萬人」

讀者提議如何渡過此難關

萬先生：

在最近三二五期「萬人雜誌」看到您報導有關「萬人雜誌」的經濟情況，我才清楚「萬人」所面臨的困難。我是「萬人」的長期忠實讀者，我認為「萬人」並不是某一個社團、某一個私人的刊物，而是屬於全港、全世界正義愛國反共人士的刊物。是一個中國人民民間反共的文化陣地，是我們的精神糧食。我們通過「萬人」給予毛共無情的揭發及打擊。「萬人」[illegible]過，不少也曾參加過共產黨、共青團，對毛共的底知道最清楚。尤其在「萬人」意見欄有些作者是剛從大陸逃亡出來，對共黨最近的活動及罪惡如數家珍一一寫出，雖然文字並不寫得怎樣通順，但是句句眞實，字字有據，是研究大陸第一手資料。據說不少在港的外國對大陸研究機構都購存「萬人」作為對毛共研究的第一手資料。「萬人」是我們反共人士互通鬬爭經驗的領地。我們不能沒有「萬人」，寧可食無魚，也不可沒有「萬人」看。現在「萬人」有困難了，我們身為擁護者，我們對自己的陣地一定要保護。「萬人」不能改為半月刊或月刊。更不能停刊。我們讀友大多是白領及藍領，雖然我們財富有限，但我們都有一顆愛國反共的赤心。當我們祖國號召我們反攻復國時，我們都會毫不猶疑跑到最前綫，為了消滅毛共，為了國仇家恨，我們可洒鮮血，抛頭顱。難道現在我們的刊物有難了，就袖手旁觀嗎？現在我提出幾點意見，[illegible]出更實際辦法使「萬人」萬古長存。

㈠「萬人」若每本售一元五角還不能支持時，可增加售價至二元或更多至能支持為止。

㈡因現「萬人」每期都不能售完以至退書，這樣便增加虧損，我提議我們讀友每期購一本後，再購多一、二本或更多本。這不過我們每星期用多三數元，等如一星期多吃兩包烟仔而已，但這對我們「萬人」的生存起很大作用。如我們讀者中有一千人能每週多購一、二本，這樣「萬人」每週便可多銷一、二千本了，這樣由銷路而引起的虧損便可解決了。要我們立即拿出一大筆來支持「萬人」，大多數讀友在經濟上是不許可的，而每星期多拿三數塊錢，我想絕大部份讀友是可以的。況且我們多購的「萬人」可送給親友隣居或工友閱讀，這樣可使更多人通過閱讀「萬人」而了解毛共的罪行，而增加我們反共力量。

㈢我們來個介紹推廣「萬人運動」。我們每個「萬人」基本讀友，最少介紹推廣一個新讀者。尤其海外讀友更應盡力推廣多些海外讀友，使我們雜誌得到更多新讀友。

㈣除了「萬人」基本寫作台柱外，我們不論文化程度如何，文章是否通順，只要我們耳聞目睹大陸毛共的罪行及本港、海外毛共垃圾的行動，我們都應寫出投稿予於大力揭發打擊毛共。「萬人」並不是一本文藝著作，而是一本具有戰鬬性的愛國人民自發性對毛共鬬爭刊物。我們無論文字寫得不通順，讀者也會原諒的。若然「萬人」刊載資料更多、更豐富。自然會吸引更多讀者，銷路便會增加，我們的困難也可解決了。讀者一民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祝本團團員譚天賜兄日月潭歡度華誕

袁暘照

恰值芳辰上碧樓　江山情重樂重遊
洪疇運應三三頌　海屋籌添五五秋
杖義秉忠彰鐵血　感時矜節獻才猷
慈恩靄照天同壽　奮發光華復九州

詠龍放之老師國畫展

袁暘照

坑儒焚典久沉寃　南托書生護國魂
胸蘊才華光竹帛　心傳正氣貫乾坤
畫中雲樹無寒色　筆下河山有淚痕
回首當年風景地　祇留殘影趁黃昏

暘照先生，詩中佳句，「畫中雲樹無寒色，筆下河山有淚痕」，對仗既工，造句又好，有天籟之聲，無強牽之病，讀之令人擊節，壇主。

梅傳春信

梁莊

葭灰飛盡覺隆冬　玉宇無塵冷月中
草岸霜橫千頃碧　吳江楓落一川紅
耐寒修竹持清節　傲雪蒼松尙鬱葱
朵朵金英飄庾嶺　北枝花放播春風

詠梅

梁莊

橫斜疏影自孤芳　雅淡相宜比玉妝
粉蕚隨風飄琅苑　碧枝借月上蘭房
凌霜未許殘姿色　傲雪猶堅晚節香
萬點星紅披庾嶺　寒冬歷盡接三陽

梁先生詩「寒冬歷盡接三陽」，是爲佳句，壇主。

時代春聯十首

白雲

(一)爆竹一聲除暴政，桃符萬戶慶自由。
(二)逢春扭轉新機運，指日收復舊山河。
(三)春到人間景色好，祖國山河氣象新。
(四)掃瘟神家家有責，除暴政戶戶爭先。
(五)豐衣足食寶島好，民安物阜樂昇平。
(六)討毛吼聲震四海，伐賊行動遍五洲。
(七)枕戈待命除叛逆，兵強馬壯擒毛酋。
(八)除舊更新光華復旦，大地回春國運昌隆。
(九)反攻復土人人爭先，討毛救國個個奮勇。
(十)掃妖邪，喜看紅朝盡傾覆。振正氣，歡慶神州回自由。

白雲先生，亦爲本壇新友，所撰春聯，含意極好，可惜者，不懂平仄，祇有第四聯符合音律，其餘皆錯。中國文學，無論詩詞對聯以及文章歌賦，均有平仄也。舉例於下，以供初學者研究。

爆竹一聲除暴政　仄仄仄平平仄仄
桃符萬戶慶自由　平平仄仄仄(仄)平

該聯頗佳，對仗亦好，「爆竹」對「桃符」，「一聲」對「萬戶」，「暴政」對「自由」，「除」對「慶」，對則佳矣，平仄不妥也。夫詩詞聯語。是爲韻文，韻文定義：

一三五不論　二四六分明

「不論」者，第一三五字，平仄雖同。可以不論。「分明」者，指二四六字平仄萬不可相同也。

該聯下六句字「自」是爲仄聲，與上聯第六字「暴」，同爲仄聲，故「自」字不可使用，讀之不能順口。用者是爲錯誤，再看該聯第三字，「一」與「萬」，亦同爲仄聲，而又可用者，即所謂一三五不論也。故凡不懂平仄者，即無法做詩，亦無法塡詞作對聯，更無法寫出高級文章，因高級文章，首重氣勢，氣勢與平仄音調有關也。

昔人文章用字，最重音韻，上下兩句，必是平仄不同，起承轉合。讀之其味鏗鏘，不明此道者，無法寫出好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嶺南各朝名人，如陳白沙、屈大均、康南海、梁啓超、桂太史，文章均有平仄音韻，故能氣勢縱橫，不可一世。自五四運動，打倒平仄音韻，加入「啊嗎了呢」，如此革命，可笑也哉！是以五十年來，國家文運衰退，詞林藝苑，日就消沉，今人寫作，文字低落。已至可悲程度，文無聲韻，句不成章，政府官書，民間刋物，大多俚俗淺陋，幾無可誦之文，爲數千年立國以來，所未有也。

今日所謂文人作家者，皆受文學革命之騙，修辭不知，古典未曉，下筆爲文，不明平仄音韻，冗詞滿紙，廢話連篇，放棄「之乎也者」，代之以「嘛的呢囉」，筆劃添多，並不省事，等於脫褲放屁，徒自增其麻煩耳。

蓋文章宗旨，在於簡練明暢，字少意多，更須諧韻協音，典雅清麗，用有限之文字，表無窮之心聲，增一字則嫌其多，減一字則不成句，各朝文史，莫不如斯。民國八年，一羣糊塗教授，離奇荒謬，自命聖人，幾欲代替孔子，妄更傳統，立異標新，教導學生寫文，不師短簡，而尙冗長，用字之多，一句有至三四十以上者，不知究有何益？句長意寡，亂雜無章，既費時間，又耗紙墨。最可笑者，大人物發表高言讜論，呀嗎底地，不知所云？滾鼓高山，臭長難以卒讀。

政府官員，出身「革命」學校，耳濡目染，中毒已深，風氣形成，是非不辨，若干年來，未見有人言及，或加指正者。鄙人一介武夫，敢於妄談文化者。因繼承國家傳統，未受革命新聖人之騙也。著書五十萬言，並無嗎呀之字，是非優劣，比較自明。

夫典章文物，與國家氣運有關，昔人云「文章足以華國」，歷史證明，任何朝代，凡制度不完，文運不張者，其國祚亦必草草收場，「五代」「朱梁」之前車可鑑。今人文字，只可適合於目前亂世報刋，其目的，用之賣文。多收稿費耳，若稱「文章」，則成笑話，既不文，而又無章也，鄙人個性忠直，敢冒天下之大不諱。切勿認爲迂腐，讀書五十年。步行十萬里。考據經史。閱覽百家，而作此論。

將來改朝換代。天下昇平，自有博學通儒，整理文獻，民國時人作品，必遭淘汰，後人不會翻印，因此類文字，缺少優美。實無流傳之值價。

白雲先生，有對聯之才，而無音韻之學，其錯在於教育不良，李白杜甫，若生於今日，也是平仄不明，音韻不曉。「嗎呀底地」，詩文絕無成就，蓋今日教育制度，等於戕害人才，而又消滅文化也，壇主云。

子家著

汪朝秘艷錄

全書十五巨冊
售四十元四角

從未公開過的秘密

子家先生著「汪朝秘艷錄」，是以汪精衛時代的奇聞異事為經；神出鬼沒的間諜行徑為緯，所有事蹟，均未嘗為人道及，極有價值，故出版以來，深受讀者歡迎。現全書十五巨冊，均已出齊，誠為一代巨著，作為野史看，作為小說讀，都是甚有價值的。經售處：(一)香港禮頓道廿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二)香港德輔道中環球

俊人著

孽障



單行本已出版

塑膠封面
名貴美麗
饋贈親友
最佳禮物
每冊定價
三元五角

俊人創作小說

斜陽千丈

業已出版
每冊五元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斜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嶄新，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能運用其巧妙的筆法，將故事中的人，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迴腸盪氣的情節，成為一部動人的長篇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冊五元。 經售處：(一)香港禮頓道廿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二)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九龍各書店均有代售。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二九期 新32期）

「小心駕駛！」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二九(新32)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二九(新32)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二月十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對中共二次「文革」的觀察

自中共「十大」後，以江青爲首的左派大力鼓吹「發揚反潮流革命精神」，但到新年前後，又隨着八個「一級軍區司令員」的調動在全「國」特別是在軍隊中大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強調「一切行動聽指揮」，據說這也就是「一切行動聽毛主席指揮」。所謂「反潮流」是以江青爲首那一小撮人向異己份子和否定「文革」及反對以「革命樣板戲」爲主的所謂「新生事物」並主張「倒退」的人所進行的試探性的衝擊。

時間到了一月下旬，中共左派在「批林批孔」藉口下，開始掀起二次「文革」。二月二日北平「人民日報」以「把批林批孔的鬬爭進行到底」爲題的社論中，總結了近數月主要在大陸教育部門開展的批孔運動，且確認這不是學術方面的問題，而是一場羣眾性的政治鬬爭，進而復爲正在大陸全面深入進行的批林批孔的「嚴重的政治鬬爭」指出了原則和方法。這篇社論可視爲指導性的「文件」和鬬爭「綱領」，也是中共開始二次「文革」放出的第一槍。

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的發表，無疑已使中共的派系搏鬬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該社論一開頭就說：「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下，一場羣眾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鬬爭，正在各個方面展開。」回顧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中共宣傳工具和一些文件也稱是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下」進行的。當前，中共又再彈舊調，可視爲重施故技，可以估計得到：目前中共開展的政治鬬爭，其規模之大和性質的嚴重，實與當年的「文革」暴亂不相上下。中共所叫囂的階級鬬爭、政治鬬爭和什麼「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場徹底大革命」，只是冠冕堂皇的一種說法，實際上就是權力鬬爭，是新的派系大血戰。中共所攻擊的孔子和林彪都是死人，必是「死爲活用」，進而把鬬爭矛頭指向一些中共上層的活人。

這類活人又是誰呢？那就是中共宣傳工具所指的搞復舊、倒退、反攻、倒算和一切抗拒毛澤東的所謂「革命路綫」的保守勢力。該「人民日報」社論就強調：要「聯繫現實的階級鬬爭和路綫鬬爭，堅持革命，反對倒退，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滿腔熱忱地支持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這說明：時至七年之後毛澤東所發動的「文革」運動，還有人抱着懷疑甚至是否定的態度，至於以「革命樣板戲」、「工農兵上大學」等爲主的所謂「新生事物」，更遭到多數人的反對。毛澤東本來早就說過：「文革」運動「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時的」，然居然有人與毛澤東的「教導」持相反的態度，這就進一步反映出毛澤東的「英明」、「正確」已有動搖甚至站不住腳之勢。至於當年有「文化大革命英勇旗手」之稱的江青和由她「親手培育」的「革命樣板戲」，更在大陸各階層普遍卑視下遭到徹底的反對。如果毛江集團不發動一次新的「文革」運動，毛澤東的「英明」、「偉大」、「正確」以至所謂「毛澤東思想」均將由黯然衰退而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皮之不在毛將焉附？毛澤東若在政治上失去高高在上的「秦始皇」的地位，江青以至她的親信，當然完全垮台。

在新的「文革」運動中，已可看出其矛頭是指向倒退、守舊和「不革命」的老幹部，然最終目的相信是指向走「溫和路綫」的「調和派」首領周恩來。在目前看，周恩來在政治上並無危險，然根據中共目前所叫喊的「挖老根」的說法，將來怕是凶多吉少，終於遭到整肅。周恩來在大陸各階層「威信」頗高，儘管他自己並沒有野心，然國際上和大陸內部近年出現的政治趨勢把他推上了這個危險的地位，如果他不倒，毛澤東一旦死亡，他的所謂「毛澤東思想」和江青等那一羣人，必會在很短期間內一律完蛋。此次新的「文革」運動，可能也是毛澤東有生之年最後一次派系總決戰，也就是說：目的在於爲江青接他的班掃清一切障礙；所以，雖然周恩來本身沒有野心，但是因爲他有「威望」害了他自己。

周恩來在政治上已走到盡頭，他的由「乒乓外交」發展下來的「溫和外交路綫」，勢必也隨着中共左派的抬頭而有所改變。這只是一個膚淺的初步的觀察，試看其未來的發展吧！



新聞以外

參加香港藝術節的兩位中國音樂家

斯義桂爲中國人爭面子
傅聰大陸台灣都不喜歡

萬人傑

傅聰既不願回大陸，又說台灣腐敗，卻表示崇拜毛澤東，說話矛盾百出，假洋鬼子醜態畢呈。斯義桂爲了港督忽視中國藝術家，憤而拒絕參加晚宴，結果港督要表示歉意。凡是黃面孔的中國人，都應該爲他喝采！

斯義桂與傅聰

這一期，老萬要談談香港幾樁近事，題材雖然有如炒雜碎，但這幾件事都是香港市民所關心的。

首先，談談香港正如火如荼的藝術節，因爲香港藝術節的節目大部分不夠大眾化，只有一些受過高深教育，或有高度藝術修養的人才懂，因此頗受到輿論界批評，尤其電視「藝員」，一直在「曲高和寡」方面加以諷刺，這且不去管他。

爲了香港舉行藝術節，從外國吸引了許多享有盛譽的藝術家來到香港，把藝術節點綴得更加有聲有色。在外來的許多藝術家、音樂家中，最受人注意的要算男次中音歌唱家斯義桂和鋼琴家傅聰。因爲他們都是黃面孔，而且也都是享譽國際，頂兒尖兒的人物，他們之來，使到我們黃面孔中國人感到與有榮焉。不過，他們雖然都有個中國人的名字，而且從外表看，都是百分之百中國人。但許多在外國搵食，在外國獃久了的人，往往成爲「香蕉」，香蕉是什麼意思呢？從外表看，他的皮是黃色的，但撕開蕉皮，裏面卻是白色，這種人，正如廣東人說的「本地番鬼」。

斯義桂、傅聰兩人雖然有那麼大的成就，在國際樂壇中無人不識，但老萬躭心他們自己未必肯認是中國人。

寶刀未老大受歡迎

他們在外國撈世界，接觸的都是外國人，傅聰還娶過外國人做老婆，極可能他們已忘記自己的血液，忘記黑髮黃膚。

不過，從一件小事情老萬深感寬慰，至少他們中有一位並沒忘本，這位就是幾十年前以「教我如何不想他」而成名的斯義桂。藝術節揭幕之夕，他和雪梨交響樂團同在大會堂演出，他的歌聲傾倒四座，寶刀未老，博得熱烈掌聲，可說大受歡迎。其實這是十分自然的，他的光芒蓋過雪梨交響樂團。因爲斯義桂在國際間的聲望，遠在雪梨交響樂團之上，論交響樂團，數到口倦還沒數到他們；若問男次中音歌唱家，斯義桂卻是不作第二人想。當晚，老萬雖沒機會到大會堂，但百忙中也開了收音機，從FM錄了他現場唱出的幾首歌，效果十分好。他的年紀雖然老了，但苦練而來的歌喉，確是名不虛傳，這次的演唱，可說十分成功。

不過，有一樁事使到他老人家十分不開心，港督麥理浩爵士在介紹致詞中，並沒提到斯義桂的名字，只把他當做等閒之輩；反而提到其他名氣遠不及斯義桂的幾名音樂家，因此斯義桂認爲侮辱，至少是過失，憤怒之餘，拒絕參加港督的晚宴。

盡力爲中國人爭面子

事聞於港督，連忙再舉行一次午宴，力邀斯義桂參加，並讓他坐在首席嘉賓的位子，更對他表示了歉意，斯義桂條氣才順了。

他私下對新聞記者說：他並沒忘記自己是中國人，因此他處處要爲中國人爭面子。他來香港參加藝術節的演唱，也是爲了這目的。所以港督只提老番，不提他，他很生氣，認爲有歧視中國人之嫌。他既然表示了歉意，因此斯義桂也相信他僅是由於疏忽之故。

聽了記者轉述斯義桂這番話，老萬非常感動。許多有了成就的人，在國際間有了地位便往往忘本，不把自己當作中國人，甚或以有中國血統爲恥，比起蜚聲世界的斯義桂，不但沒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並且盡力爲中國人爭面子，不禁使人由衷敬仰！

如果在藝術、科技或其他方面有成就的中國人，都能像斯義桂那樣，存心爲中國人爭光；眞再好也沒有了；可惜的是，有些得到國際榮譽的中國人，卻希望人家說他是美國人，或美籍華人，不大願意人家說他是「猜你死」（Chinese），實在可悲得很。像斯義桂這樣的中國人已經太少，也許因年齡的關係，中國人的思想在他腦子裏已根深蒂固。

傅聰自言崇拜毛澤東

使人沮喪的是另一名到香港來參加藝術節演奏的黃面孔音樂家，他的作風和老斯有太遠的距離

老萬不問他在音樂上的成就如何，儘管他有更大成就，我們黃面孔中國人也很難「引以為榮」。因為，傅聰言外之意，顯然不大願意做中國人。

傅聰也對新聞記者談了一些話，有人問他是否願意回到中國大陸，他的回答是不願意。這可以料想得到的，因為中共早已視他為叛徒，要是他回到大陸，當然逃不過清算、整肅厄運，這一點，傅聰當然明白，他比很多「回歸」份子更清楚認識大陸情況，否則，便不會要求庇護而逃離魔域了。

不過，他卻對記者表示很「崇拜」毛澤東。他為什麼崇拜毛澤東？崇拜毛澤東那一點？老萬固然想不通；同時他既崇拜毛澤東，為什麼要做中共政權的叛徒？更令老萬不明白的，一個崇拜毛澤東的音樂家，為什麼大陸不能容他？

抑或，傅聰說崇拜毛澤東，是對中共有試探作用？如果中共向他招手，他便順理成章的回大陸去？更可能，傅聰之崇拜毛澤東，是因為他有過四個妻子，而希望能夠向他看齊？

人要有自尊

記者又問他是否願意到台灣？他又表示不願去，他批評台灣「腐敗」。老萬相信他對台灣的認識不會深，這「腐敗」的印象怎樣得來的，不敢武斷，似乎最有可能是他在大陸受教育時，有了先入為主的思想。

聽了傅聰這些話，老萬覺得他非常可悲，目前世界上只有兩個政府可以代表中國人，如果你覺得自己還是個中國人，你崇拜毛澤東，就該做「幸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你要過自由生活，就視自己為「中華民國國民」。既不願作「人民」，也不願作「國民」，那只好入了外國籍，做假洋鬼子了。

傅聰肯說出這樣的話，顯然是要把自己視為假洋鬼子。是的，他可以憑鋼琴的造詣，在外國人社會裏攪到名成利就。不過，黃面孔終究是黃面孔，你雖然像香蕉那樣黃皮而白心，但眞洋鬼子只看蕉皮，看不見蕉肉，不會承認你是眞洋鬼子。

但如果你能像斯義桂那樣子，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榮，人家倒不敢小覷你。因港督的疏忽他維護自尊的行動，值得喝采，因而港督也要致歉。人要有自尊，然後別人才會尊敬你，如果自己也不把自己看成中國人，別人又怎會當你是中國人呢？

不合理的新法例

說完這兩位氣質不同的音樂家，老萬再談談香港駕車人士最關心的九十九項罰則苛例。這擬議一經宣佈，全港職業司機馬上有強烈反應，尤其扣分制度，一旦實行，所有靠揸車搵食的人非準備後路，計劃改行不可，因為很容易便扣滿分而停牌，停牌便失業，非改行無以生存。因此全港二萬多名職業司機打算在實施這項新條例時，實行罷工，以示抗議。

許多立法委員也覺得新法例過於嚴苛，且措詞籠統，可以作多種不同解釋；同時警察權力過大，拿着這九十九項新條例，可大發貪污財。因此這項法例沒有如期提出辯論三讀通過，可能有若干修改。

如果照新法例「嚴格」執行，相信惠柳新處長自己駕車的話，也很快便扣足十五分而停牌；如果他是職業司機，也必然有失業的一天。

更沒理由的是機件突然損壞，要罰司機。那麼說，不但每個司機要懂修車，且每次開車前要檢查一次。但，即使如此，仍不能保證機器不會突然出毛病。如果機器壞司機要罰錢，那麼，紅綠燈壞了，該罰誰？是不是司機應控告警察？新法例之不合理，於此可見一斑。大概運輸署連日鬧鬼，署長被鬼迷，所以想出這樣不合理的法例。

生鴿帶死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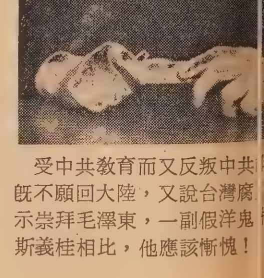
英國煤礦工人罷工，影响了英國股市，英國股市下挫，又影响了本港股市。英國燃油不足，管制燈火、暖氣；香港燃油本來可敷供應，因為怕英國議員呱呱叫：我們在祖家捱世界，你們在殖民地樣樣充足，因此也要做戲咁做，管制燈火，致影响到百業蕭條。香港的儲備金存放英國，為了英鎊下跌，使香港蒙受重大損失。

香港許多事情直接受到英國影响，而英國戰後國勢日漸衰落，英國工人最不生性，國家衰了，還有鋪罷工癮，這一來，他們本身固然衰上加衰；本來欣欣向榮的香港，也被陀衰，正是生鴿帶死鴿，成為香港一大負擔。

英國不合時宜的壞東西，要香港做榜樣，如對青少年犯的姑息，死囚的一再赦免等，使到香港也逐漸步英國後塵，極為亂籠。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不能不跟英國走；但為香港利益前途計，不能太遷就英國。英國是個民主先進國家，應該尊重香港民意的。

中國著名歌唱家斯義桂竇在香港藝術節中演唱，為中
喜愛。他盡力要為中國人爭
是中國人，都值得為他驕傲



受中共教育而又反叛中共
既不願回大陸，又說台灣腐
示崇拜毛澤東，一副假洋鬼
斯義桂相比，他應該慚愧！

仁者無敵

（上）

周林根

歪曲事實，誣衊孔子

中共「人民日報」刊出長文，誣衊孔子為「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不顧歷史事實，橫加歪曲誹謗，讀之令人憤慨！筆者曾於九月以「由毛共誣衊孔子，以見其漢奸性、亂賊性、與無理性」為題，指出其為馬列徒孫，不惜攻訐孔聖，足證其漢奸性。關於中共誹謗孔子各節，除已於前文，將其種種違反歷史事實，專為亂賊張目，以專橫聚斂暴政為進步，詳加批駁，並詳釋禮的精義，絕非維護奴隸。特將其毫無理性，誣衊孔子，不惜攻擊其仁、德、孝、悌、忠、恕、正名等德性，益見其企圖毀滅中華文化的漢奸性與亂賊性，實已喪盡天良，毫無人性，中共謂：「公元前四九七年，他才當了三個月魯國的司寇，並代行宰相的職務，就把魯國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捉來殺了，孔子殺少正卯，實際上正是當時階級鬭爭的表現。考四九七年乃魯定公十三年，與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已不相合。且史記謂定公八年後，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故狄子奇孔子編年謂：孔子定公十一年為司空，十二年為司寇，孔子年譜且謂：「定公五年為中都宰，次年遷司空。」顯見孔子非作三個月司寇，即誅少正卯。更不是什麼「階級鬭爭」因少正為其官，卯乃其名，史遷亦謂：「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可見其與孔子同朝為官，同一階級，何來鬭爭？此事「不見於春秋經、傳及論語、孟子、禮記諸事，故朱子及王若虛五經辨惑，尤侗看鑑偶評，均言決無此事。至「攝相事而有喜色」云云，亦甚鄙陋，與孟子之不動心大異，故蔣伯潛孔子世家考，刪去「攝行相事至誅少正卯」四十九字，因「周時無以相名官，夾谷之會孔子相，乃儐相相禮，非卿相之相。且是時季孫以司徒兼冢宰，孔子以異姓平民轉至司寇，已是異數，豈能代季孫攝行相國之事哉」？（見毛奇齡「經問」與蔣伯潛「諸子通考」五九頁）由此顯見誅少正卯，既不見於經傳，恐係好事者之所為，且年代不對恐有疑問。至「孔子家語」，乃王肅為造的書，其說更不足為憑。（見蔣伯潛「經與經學」五五頁）退一步講，姑且承認有此一事，史記僅稱：「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顯見孔子身為司寇，為國執法，本係大公無私，誅此亂政之亂臣，中共竟信口雌黃，不顧歷史實事，誣為「階級鬭爭」，徒見其為亂賊張目！王肅以司以馬氏竊國，乃由權相殺大臣而立威，且身為晉室外戚（晉武帝外公）故假託孔子，以為亂賊張目。因而孔子未作宰相而首稱「相魯」，且謂其「有喜色」「七日而誅少正卯」。更假設子貢謂為「始誅」，實則孔子作司寇已久，何得謂為「始誅」？至其罪狀，家語謂：「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非義）而博，五曰順非而繹。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足見其心懷叛逆而陰險，荀子注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行為邪僻而堅持固執，言多偽詐，而且狡辯（非辨）記多怪異（荀子注醜，謂怪異之事）荒謬不經，順媚為非作歹之徒，以故示恩澤，故淮南子氾論訓曰：「少正卯，魯之諂人，孔子誅之，刑不濫也」。（刑當刑，不傷善也。）居處成羣結黨，言談故意飾褒榮眾，以假買好，亦即荀子所謂：「飾邪（非佈邪）營眾（惑眾也）強，剛復也，反是，以非為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荀子楊注）少正卯身為大夫，竟如此陰懷叛逆，邪僻固執，狡詐怪異，不惜媚非飾邪，妖言惑眾，故意示恩，以非為是，且剛復自用，頑固不化，似此亂賊，人人得而誅之。故說苑指武曰：「昔堯誅四凶以懲強，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孔子誅少正卯以變眾，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並謂其罪名：「四曰志愚而博，有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以偽」。均見其為偽詐陰險小人，孔子誅此亂賊，何謂階級鬭爭？反對革新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富有時代、時中、時宜、革新精神，作為提倡革命，革故鼎新，屢稱「時義大矣哉」「禮之義，時為大」。「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作新民」，大學親民即新民，日新又新，孔子又何曾反對革新哉？試問如有少正卯其人，而在大陸結黨惑眾，中共豈能容之？中共以黑五類，三反、五反、土改、公審、不知殘殺幾千萬人，所謂「階級鬭爭」，固如是乎！至謂：孔子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就是要復興奴隸制度，恢復奴隸主的統治權力，孔子以此為己任，要死而後已。」更是胡說八道！考孔子稱贊「興滅國」乃本仁德以尊崇先聖，使不絕後。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河北大興）封帝堯之後於祝（山東長淸）封帝舜之後於陳（河南淮陽）。下車而封夏后氏之於杞（河南杞縣）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鄭注：崇賢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人，仁賢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尚書大傳）又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箕子至朝鮮，教以禮義。又封微子啓代殷，告以崇德象賢，修其禮物，可見均重賢德禮義，「舉逸民」尤重隱逸賢才，何能謂其「復興奴隸制度？」況論語原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中共竟張冠李戴，以曾子為孔子，且此乃以仁愛為

己任，死而後已，乃爲仁道，竟誣其爲「恢復奴隸主的統治權」，故意誣民，不知是何居心？且堯曰篇謂：「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公則說。顯見處處爲民，寬仁公平，使民信任，豈有復興奴隸制度之理？中國本無奴隸制，何謂復興？又豈有復興奴隸制而能使天下之民歸心乎？中共不顧原文，故意誣衊孔聖，豈不令人痛心！

詆譭仁孝，摧殘人性

中共詆譭孔聖，竟不惜攻訐仁德、孝悌、忠恕，尤見其毫無人性，摧殘倫理道德，謊稱：孔子爲「鞏固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就提倡仁」。中共繼承馬列史等蘇共傳統，只知仇恨鬬爭整肅同黨，奴役人民，故滿口統治奴隸，滿心仇恨清算，自不知仁愛爲何物！因而誣衊孔聖，詆譭仁德。考尙書伊尹申誥于五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孔傳：「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孔疏：「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養民宜用仁恩」。顯見愛民仁民，養民恩厚，民自心悅歸心，焉有欺民奴民之理？周公仁孝順父，保民康民，金滕乃禱告願以身代兄死，精誠感天，純眞孝悌，焉有鞏固奴隸制之意？孔子刪書以敬天仁民爲主旨，認天愛，萬民，故人君須仁民以順天心，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明自我民聰明，達於上下」。（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何其平等？焉有奴隸？故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上）「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當奉天以愛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均見泰誓）「克賞克仁，彰信兆民」。（仲虺之誥）「商王受無首，害虐烝民，予小子既獲仁人，敢只承上帝，以遏亂畧」。（武成）故「散財發粟，萬姓悅服」。又一再曰：「用康保民，若保赤子。」（康誥）「能保惠於民，不敢侮鰥寡」。（無逸）「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君陳）似此愛民保民，友民康民，萬民悅服，豈有奴役人民之理？中共奴役人民，青年冒死逃亡，究竟誰在鞏固奴隸統治？不惜殘殺億萬良民！至孔門對仁孝提倡，乃基於天性，「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中庸）故蔣總統謂「仁愛本是人的天性，與生俱來」。不仁不孝，焉得爲人？簡直禽獸不如！孔子贊易首重乾元坤元，生養萬物，元者仁也。生生之謂易，仁含生命如桃仁麥仁，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易道尊生，首立天地萬物一體之仁。書曰：「天地萬物父母，人爲萬物之靈。」故「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平等互愛，情同手足，焉有仇恨奴役之理？故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宰我欲廢三年之喪，孔子斥爲不仁。又曰：「入則孝，出則第，而親仁。」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故不愛其親者，謂之悖德」。孝之大原出於天「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孝經）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親親仁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可見孔孟言仁皆重孝弟親親，否則不如禽獸也」，論語言仁有五八章，仁字凡一〇五見，仁字精義極多，不勝枚舉。略述一二如下：

㈠仁乃人與人之親密關係，亦卽做人的道理。說文：仁親也，以人二。段注：「親者，密至也」，鄭注：「仁而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與人意相存問之言」。凌廷堪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子貢謂博施濟眾爲仁，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阮元曰：「必兩人相人偶而仁始見」。孔門言仁，多主相親相愛，乃起碼做人的理道。否則仇恨殘殺如共黨者，尙不如禽獸矣。近代存在主義者，雅士培、海德格等，亦強調人與人間的交往，有互愛的責任，必須實行仁愛，以仁愛代替出賣，可知仁爲古今中外共守。

㈡仁乃統攝諸德的元德。故三達德智仁勇，四德元亨利貞，仁義禮智，五德仁義禮智信，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九德首舉寬柔，洪範三德亦有「柔克」，故蔣總統謂「仁是一切固有道德的中心，又是攝諸德最重要的元德」。「仁卽統攝諸德之做人的道理，卽八德四維，能行仁才算是人，否則就是禽獸」。

㈢孔子以禮釋仁，謂「克己復禮爲仁」。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樊遲問仁，子曰：「若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又云：「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仲尼燕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諸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並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行）禮運亦曰：「刑（型）仁講讓」。「仁者天下之表也」。（表記）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提倡禮教禮治。

㈣仁的極致，在成仁求仁得仁，「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故能力行行仁，行的目的是在行仁，仁是本乎大公，出乎至誠，智必知仁，勇必行仁，一心不亂去行仁」（行的道理）」革命的本務是行仁，就是愛人」。故「國父的全人格，以仁愛爲基本，民生爲宇宙大德之表現，仁愛卽民生哲學之基礎」。革命順天應人，以至仁代至不仁，故曰：「仁者無敵」。至於孝首重順，孝經順字十見，首謂：「以順天下」。「教民禮順」。祭統曰：「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順」。「順之至也」。（鄭注教由孝順生也）。易坤卦「乃順承天」，「天之所助者順也」。「禮無不順」。左傳以父慈子孝爲六順。周書至順曰孝，故一舉一言，不敢忘父母，孝經言不敢者九，曾子言不敢者十八，心存孝道，絕不敢犯罪以辱父母，惟心存敬愛善事父母，孝爲善德之通稱，逸周書：「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孝者，善繼志述事，故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孝經曰：「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博愛之謂仁，故孝爲仁之本，共黨鬬爭父母，殘殺良民，自不知仁孝爲何物！反詆譭仁孝，謂爲「鞏固奴隸」，如此摧殘人性，毀滅人倫，簡直禽獸不如，豈是炎黃子孫？

最後一場鬧劇

岳騫

毛幫自從「十大」會議時，新貴王洪文提出反潮流的口號，鼓勵毛幹這不怕那不怕，當時已有敏感的人看出毛幫又在醞釀大亂。果然不久就大舉批孔，毛幫之反孔，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批孔竟然變成批林，硬說林彪是孔子信徒，孔子地下有知，眞會被毛澤東氣活。毛澤東一生演不完的鬧劇，而且越演越奇，等於一個名角唱戲，大軸戲一定留在最後唱，看來這次批孔批林運動，是毛老板（此老板與梅蘭芳之梅老板，馬連良之馬老板意義相同）最後一次壓軸戲了，這場戲唱完之後，毛老板及他領導的戲班，也要下台一鞠躬了。

本來毛澤東要批林，坐實林彪罪該萬死，其辦法甚多，可以指林彪是國民黨特務，在黃埔軍校受訓時，被派去共幫潛伏，可以指林彪是蘇聯特務，在蘇聯養傷時，加入聯共，由聯共中央派回潛伏，伺機奪取領導權，又可指林彪企圖謀殺毛澤東，三條有一條皆該死，三條加在一起，就算碎屍萬段，也罪有應得，至於有沒有這些事，根本不是問題，[illegible]

沒有人敢仗義執言，替林彪伸冤。

但毛澤東放着許多好題目不作文章，竟然硬指林彪奉行儒家之道，企圖復辟資產階級，等於說林彪勾結孔子，孔老夫子如果有知，會不會被毛澤東氣活。

毛幫目前批林，指林彪奉行孔子學說的唯一根據，是林彪寫了克己復禮四字，作爲座右銘，假定這就是奉行孔子思想，奉行孔思想就是復辟，則毛、周兩人才是孔子的眞正「信徒」，區區決非亂說，證據俯拾皆是。

讀者凡是看過毛幫任何文件及報刋，皆是見過「學習」兩個字，在「紅旗」出版之前，毛幫黨內刋物就叫「學習」，此刋在海外見者亦甚多。毛幫對「學習」二字下的定義等於我方的訓練，但就字面解釋，遠不如訓練明確，訓練是訓其所短，練其所長，毛幫爲什麼會用學習兩字，唯一解釋便是得自論語「學而時習之」一句名言，此是毛澤東尊孔之一。

一九五六年六月，毛澤東在武昌，塡了一首「水調歌頭」，其中有兩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這個子就是孔子，這兩句出自論語，是毛澤東偸來的，毛澤東詩詞大部靠偸，許多名句，筆者都替它們找到了來源，此處且不說。只說毛澤東用了兩句論語沒有錯，林彪寫了半句「克己復禮」就是罪大惡極，世間有是理乎？再說毛澤東能脫口背出論語兩句，足證毛澤東確是孔子信徒，否則不會這麼熟練，此是毛澤東尊孔之二。

一九六〇年當毛澤東搞得人民公社、總路線、大躍進三面紅旗整個崩潰，砲轟金門又受到國軍嚴重打擊，內外交困，無法收拾，被迫辭去「政府主席」，退居第二線時，毛澤東在一次集會上說過：「孔子也是因爲在許多國家受了挫折，才轉過來搞學問，想到處出賣勞動力，可是人家不要，一直不得志，沒有辦法了，只好收集民歌（詩經），整理史料（春秋）。」此時的毛澤東不但尊孔、崇孔，簡直以孔子自況了，因爲毛澤東不「競選」下屆「政府主席」的理由，就是爲了專心研究馬列主義，與孔子不得志，「沒有辦法了」去收集民歌，整理

史料相同，此是毛澤東尊孔之三。

現在再說周恩來，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世紀第一小人尼赫魯，爲了要圓宋襄公式的盟主夢，在印尼萬隆召開了一次亞非會議，周恩來被邀帶了陳毅去參加，是爲周恩來第一次代表毛幫參加國際會議，當時出席國家共計二十八連上毛幫算是二十九個單位，因爲標明是亞非會議，蘇俄及東歐共黨政權皆無資格參加，只有毛幫一伙人單槍匹馬應陣，在周恩來最初想法，有「大阿哥」尼赫魯照住，還有小幫閑緬甸的宇努敲邊鼓，加上自己容顏未老，丰度翩翩，一定能施展渾身解數，爲毛幫打開國際統戰之門。誰知參加亞非會議的國家，仍以反共的佔多數，其中有一個出類拔萃人物就是伊拉克代表團團長，現任下議院議長的賈瑪利先生，賈氏曾任總理、外長，其外表頗似孔祥熙，留了一撮小鬍子，但才智則兼蔣廷黻與顧維鈞之長，賈氏是反共健將，伊拉克當時是中東反共重鎮，中東反共國家結成的巴格達公約國，就以伊拉克首都爲辦事處。賈氏出發之前，已定下計劃對付周恩來。到了萬隆之後，聯合其他反共國家菲律賓、泰國、約旦、黎巴嫩、尼泊爾，是否還有其他國家，一時記不清楚了。

會議一開始，賈氏領銜其他許多國家代表署名，提出了反對新殖民主義的法案。本來尼小人召開萬隆會議，是以反對殖民主義爲中心，賈氏領銜提條則指出舊式殖民主義在亞非已成過去，目前要防的新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本次議題要以反新殖民主義爲中心。

這一聲獅子吼，不但擔任主席的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約佐（此人有一部山羊鬍子，亦尼赫魯信徒，目前似乎仍活着）手足無措，就連坐在主席台上發蹤指使的尼赫魯也慌了蹄爪，但眾目睽睽之下，任何卑鄙手法都用不上。尼赫魯只好繃起山魈臉裝胡塗。

但尼小人能裝胡塗，周恩來不能裝胡塗，如果此案通過，周恩來回到毛管區必吃苦頭。當時，周恩來要求發言，在發言時，周恩來不敢說馬克思怎麼說，列寧怎麼講，卻搬出了孔子。周恩來說：「我們中國的聖人孔子有兩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卽是說自己不願的事，不可強加於別人，我們剛剛擺脫掉殖民地的環境，怎會再以殖民主義加於別人。」

周恩來雖然抬出了孔子，但是也無補大局，結果亞非會議仍然通過了反新殖民主義的宣言，此事爲周恩來惹了絕大麻煩，幾乎被劉少奇鬬垮，此是題外話暫且不說。只談這一件事，如果有人拿了當時印尼報紙及世界各大通信社的電訊給周恩來看，相信「相國」也很難逃掉尊孔之嫌。

以上所舉各點，旨在說明毛澤東反孔是胡鬧，孔子學說對一個統治集團絕對無礙，歷代統治者所以尊孔，本意卽在安定國家，此點毛報說的不錯。但是，使人不解的是毛澤東建立「政權」之後，也應當求內部安定，自然也該利用孔子才是，爲什麼硬要反孔，把講仁義道德的孔子，與利用人海戰術，屠殺同胞盈千累萬的林彪劃一個等號，此則值得推敲矣。

對毛幫已作出的事，我們勉強還能找出理由解釋，對未曾發生的事，就很難估計。對毛幫這次批林反孔一事來看，似乎有兩項可能。

第一、先確定孔子「反動」，把林彪與孔子劃上等號，則林彪也反動，而與林彪有關係的黨軍頭目自然也反動，都可以照林彪的罪名去刨治。如果將林彪罪名局限於國民黨特務，蘇修特務，謀殺毛澤東，則未必人人皆可戴上這三頂帽子，但以孔子信徒作爲罪狀，凡是中國人都可以加上去，因爲任何人在日常生活中，總難免同孔子沾上關係。如果毛澤東是打的這個主意，則這些軍事頭目被調動後，問題並未解決，大整肅不久卽將開始，孔子未無害於毛政權，是毛澤東自己要搬孔子神主前的香爐，來砸自己一雙不能站立的腳。

第二、最後還是要對付周恩來，筆者在本刊已經說過無數次，毛、周二人決不可能全始全終，毛有生之年非去周不可，問題是在何時去之，在毛澤東的想法，最好像慈禧太后對付光緒皇帝，要他早死一天。但毛澤東的病與慈禧太后不同。毛澤東隨時隨地可以嗚呼，最後一刻鐘未必有辦法整周恩來，如果先把周恩來整死，又未盡利用價值，因此，毛澤東最近打算可能是利用批孔先給周恩來戴上一頂緊箍帽，目前毛幫批孔與批林已聯成一線，但是，任何人都會想到，有一天風向一變，就會變成批孔——批林——批周，毛澤東可以說周恩來是孔子餘孽、封建貴族，眼前證據除去在萬隆會議的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事，還有周相國的大名恩來，本意是「恩自天來」，天指誰，指的慈禧太后，因爲周恩來祖父在慈禧太后萬壽恩科之年中進士，周恩來便在是時呱呱墜地，其祖父與奮之餘，覺得此孫帶來好運，卽起名恩來，直到今天，周恩來尙不肯改掉此封建之名，自然是懷念過去的封建家庭，嚮往科舉，林彪要「復辟」，只是復辟資產階級，周恩來要復辟，也許要復辟滿清皇朝呢？

對毛澤東來說，有些事覺得是說笑話，但事後證明當初一些說笑話的事，事後皆變成眞實，而且更離譜，一旦毛澤東大鬬周恩來時，必然有許多稀奇古怪的罪名，是我們今天萬萬想不到的。

就整個大陸形勢而言，毛幫到了鐘鳴漏盡之時，毛澤東此時處境難在不能不求亂，不亂則江山遲早要落入周恩來之手，自己要遭鞭屍，妻女要去勞改。亂，究竟亂到何時，猶如一隻皮球，拿在手裏，這場球賽完了。拋出去，總要有人接，若是落在對方手上，不是輸實了。毛澤東今天的心情正是如此，進既不得，退亦不能，唯有胡天胡帝鬧下去，鬧到完結爲止。

海外有許多人仍看好周恩來，以爲周恩來實際控制了毛幫，指爲周恩來時代到來，區區對此，實不敢同意，目前這場批孔運動已經熱烈展開，如果火頭暫時不燒到周恩來身上，恐怕周恩來權力也要被削奪，四屆人代開後，是否仍能保留「相國」地位已大成問題。鄧小平鹹魚翻生，行情直線上升，未嘗不是毛澤東淸除周恩來的一步棋，一旦周恩來調職，以鄧小平繼任，作一個短期過渡，然後交與張春橋。周恩來卽使被調職，也決不可保住「晚節」，除非他步陳毅後塵，馬上死去。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共產黨是「己所不欲，必施於人」，此或是共產黨反孔之基本原因吧！

今後泰國

（曼谷通訊）

泰國首都曼谷，華文星暹日報，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以特號字粒，在社會新聞第八版首頁刊載上顯著的標題：「院會將行討論承認中共問題，日前軍方已甚本同意，內閣意見也達到一致」。接着十九日刊出：「外助察猜週日返國後，泰與中共關係，可能有新趨向，中共副外長韓念龍訪泰，兩國關係可能達正常化」。

這兩則親共的新聞，一時令到一般旅泰華僑們，表現出一副特別和極端關注的臉孔。

當然，泰文日報也同時刊載，所以泰國人民也同樣以特殊的心情來討論這一問題，因此，筆者也湊上一份熱鬧。

中共是大騙子和劊子手

在這兒，首先值得提醒「進步」「時髦」人士，中共一切的措施，完全是騙局，以中國的土地改革者，騙取了世界自由民主國家，以新民主主義誘惑瞞騙了全體中國人民。

中共沒有取得政權以前，花樣百出，詭計叢生，用民主、自由、幸福、繁榮，以及爲了要國家富強而施行鬬爭的謊言，使戰後苦悶和災難重重的中國人民上當，騙得了整個大陸，刼得了政權，登上了獨裁王座。

中共是用中國人民的屍骨來造成他的特權階級，在這特權之上，全國人民便成爲壓榨、剝削、迫害的對象，不但今天如此，以後仍然如此，絕不終了，人民全被貶爲奴隸不如，忍受一窮二白，以及饑餓，來養活中共特權階級，成爲腸肥腦滿的劊子手。

中共藉着「土改」名義，掠奪和沒收農民的土地糧食和房屋，屠殺了五百萬人民，強迫兩千萬人民接受勞動改造，利用「抗美援朝」驅迫兩千萬人民「參軍」，結果給犧牲了一百八十萬青年生命。

接着又展開「鎮反」「三反」「五反」「肅反」等名目下，人民慘遭屠殺一千零三十多萬，而被判處徒刑的知識分子和共幹爲數八萬餘人。

在「新婚姻法」運動中，一百萬以上的婦女被迫而自殺。

在「階級鬬爭」和「四清運動」之下，知識青年四千萬被迫「上山」「下鄉」。

尤其發動「文化大革命」奪權鬬爭的進行中，不僅砸爛了中共自己的黨政組織，而且無數的幹部，千千萬萬的青年學生和廣大人民，慘遭荼毒，迫害死掉。

據估計：在中共一連串暴政和殘酷殺戮的統治下，最少有三千四百萬至六千三百萬的中國人民被中共迫害死亡。如此龐大的數目，等同殺光，殺絕了寮國、緬甸、泰國的人民，何況中共的血腥控制和鎮壓仍未終止。

中共是武力是尙的霸王

中共所高唱的「和平共存」，不僅是一種欺騙，而且是一種毒藥的糖衣。

列寧就曾經指示過：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帝國主義）是不能並存的，最後結果必有一方被擊敗，以共產黨主觀的說法，簡言之，就是認爲無論經過戰爭或者和平競賽，資本主義制度必然退出政治舞台，共產主義制度則取而代之的。

毛澤東更強調：「槍桿子出政權」，「越亂越好，亂而後治」，所以中國大陸一般的施爲，就是依此原則而進行的，當然，同樣施諸於自由民主世界，因爲共產黨是世界性的，它的目標，就是世界革命，征服世界，因此，在共產黨勢力所到達的地方，「鬬爭」便無法加以制止。

此所以共產黨的「和平共存」只是一種手段，戰爭才是目的，共產黨要維持一黨天下而必須戰爭，要求鞏固共產黨政權，維持共產黨利益而戰爭，以達成其獨霸世界，奴役全人類，以終其目的，現在的「和平共存」，只是舖平未來戰爭道路而已。

以往的事實告訴我們，第二世界大戰，蘇聯與自由民主國家「和平共存」，便囊了歐洲的幾個小國，包括中國的外蒙古在內，以國內戰爭方式和理由，刼奪了中國大陸，以越南的內戰，建立北越，以韓國內戰，建立北韓，致於時下的寮國和柬埔寨，也已成爲共產黨半割據局面，因而，凡是共產黨勢力所到達的地方，便是戰火燎原，血腥遍地，亂烘烘，一團糟，進而形成割據。

今天的中共，向自由民主國家唱出「和平共存」，就是因爲他自己本身的弱點不能完全排除，在政治上得不到人心，軍事力量還嫌不足，何況經濟建設又是那麼落後，而這些弱點，並不是短期內可

以克服的，必須要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一俟其各項弱點克服，超越自由民主國家的時候，在「不打無把握的仗」的原則下，挑起戰火，吞蝕世界。

中共同時利用在「和平共存」陰謀的時間裏，對國際進行顛覆，滲透和煽動暴亂，製造內戰，讓自由民主國家的內部不斷發生糾紛和動亂，並使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和矛盾，致而互相攻訐，離心，使自由民主世界的地盤，隨時間的延長而愈縮愈小，希冀到達不戰而令民主世界自殘，自毀一天。

認清敵我始不為人所乘

惟其如此，今後的泰國何去何從，值得加以研究，泰國的去從，直接可以影響本身，間接可以影響東南亞的赤化，因為在已往的歲月裏，泰國不特是穩定東南亞的重心，更成為東南亞反共的中心。

今天的泰國，步美國、日本、馬來西亞的後塵，躍躍欲試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為了解決目前一時的能源石油荒，與中共商業貿易的發展，早已撲撲風塵於曼谷、香港、北平之間。

據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星暹日報第八版社會新聞，曾刊載前外交部長乃他納昨發表談話一文，謹譯末段如下：「……渠指出，美國係一產油國家，理應援助泰國解決石油能源缺乏問題，庶免泰國被迫須向中共購買汽油，乃他納對政府最近向中共接洽購買汽油的方法表示不讚同，渠說：此接洽的方法，實等於請求中共提供援助，對於中共實係外交上一大勝利，泰國是必須與中共接觸的，但是應該以平等的地位與中共接觸。乃他納表示，泰國應先與中共建立其他方面的關係，然後逐步進行建立兩國外交關係」。

乃他納這一段談話，實覺意味深長，明明在告訴執政當局，如若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則不能操之過急，應當先從體育、經濟、文化等與中共接觸，觀察中共的反應如何，而後決定可否與其建立外交問題，頗具遠見。

本（一）月中旬，泰國防部長乃他威上將，曾經說過：蘇聯仍然支持泰共，其外交人員，經常旅遊內地等語。

不能否認，每一個國家駐外的使節人員，或多或少都負有蒐集情報的任務，共產黨集團尤烈，不但其使節人員是情報的蒐集和指揮者，且其僑民及過往商人均負有此一任務。

若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無異作引狼入室，如印尼蘇加諾承諾中共後一九六六年所發生暴亂而震撼世界的事件可作借鏡。

泰國在以往多年的剿共戰役報導中，所擄獲的文件及武器，均顯著佐證為蘇共與中共的支持，且從俘擄泰共員兵的口述中，亦同樣承認不諱。

假如一旦承認中共的話，無形中使中共在泰國境內有其實際支持泰共的立足點，何況今天的中共與蘇共，正在互相爭奪共產黨世界領導權力的時候，不難引起或加深泰共對地方勢力的糾紛，使原已動亂的局面，更加動亂！

泰國執政當局，總會清楚的吧，在泰國境內，凡是有北越僑民居住的地方，便是動亂的根源，如果東北各府，異動分子竟明目張膽的闖入城市，圍攻政府行政機關，和狙殺政府官員的事件，經常發生。

試看，泰國北部，就沒有這種暴亂現象，因為北部多的是中國僑民，全都是在商言商，從不過問政治，安份守己，其中雖然也有越籍僑民，而為數極少，起不了作用，未曾抬頭，已為千夫所指，萬人所唾罵而龜縮。

在泰北的昌堪和昌孔，與寮國交界處的山野間，也存在着寮泰混合的共黨，以及泰國苗共，這些苗共就純粹出於中共一手訓練，給予支持的，也不敢進入市區活動，緣因至為顯明。

一旦給予中共人員入侵，將會作出許多為人民所喜愛的美好謊言，諸如什麼中共的鬪爭目標，是為世界人民的自由、民主、康樂、幸福以及反剝削、反專制、反饑餓、反迫害等，會令到一些對政局不滿，對現時苦悶的人民所同情，於不知不覺中，至達於接受，從而，對政府進行叛亂，苗共就是如此給中共騙上，牽着鼻子走的，能不提高警惕！

堅決自己勿為他人引誘

泰國今日討論承認中共問題，無疑是由美總統尼克遜朝拜毛澤東所引起，再則是基辛格幾次奔走大陸所鼓勵。

以美國立國歷史的簡短和幼稚，豈能與立國數千年的泰國相比擬，美國在立國文化傳統上應該向泰國學習才對，泰國以佛教、本慈悲以渡眾生立國數千年，亦如中國數千年的「誠、仁、中、行」文化傳統立國精神一樣。

況且美國是一個極其多數民族組織成的國家，忽然變成「暴發戶」，一切給沖昏了頭腦，存在着「人非我是」的自大狂，而干涉他國。

這個極多數民族組織成的美國，因自大狂，經常以美國作賭注，贏了的話，美國仍然是美國，假如賭輸了，等於捧掉，美國亡了算什麼，他們可以改過口吻說是英國、德國、法國、以色列等國的僑民，因為他們的祖先，的確是從四方八面移民到美洲來的，管它娘！

於今，美國准許中共每年移民三萬人，這就是美國在敲響了喪鐘，不信，可讓歷史和時間去評斷，時間是善惡的最佳裁判者。

因此，泰國和中國不許淪亡，我們大家的歷史不容許我們認賊作父，更不恥為別國人，我們有優良文化立國傳統在訓導，我們也經常忠誠地的固守着。

說不定，不久的將來，美國會承認中共，放棄台灣國府不顧而去，即使有這麼一天的降臨，今天身為海外的中國人，依然不驚不懼。假若台灣一旦為中共刼踞，說一句不大爭氣的話，共產中國是中國人，必然的，海外的中國人同樣還是中國人，只不過台灣境上，多死上千百萬的人命而已。

假如台灣真個給中共盤踞的話，則東北亞的國家又能安枕幾時？東南亞國家又能苟延多久？接着是美國後門洞開，其不敲響喪鐘才怪？

為世稱佛國的泰國，以「慈悲以渡眾生」立國修身，與中共的「虛偽、暴虐、鬭爭」是格格不入的，完全是背道而馳，請認清當前世界局勢，慎重從事，自尊、自強不息，不為他國所左右，東南亞將因此而慶幸，亞洲也將因此而得保不墜，善哉。

對中共「批孔」「批林」運動的看法

鄭秀堂

中共面臨總崩潰爲時不遠

數月來中共有意製造輿論的「批孔」運動至此已見端倪，「人民日報」最近大張旗鼓猛烈清算喧赫一時的副統帥、接班人、後來卻不明不白地墮機身亡的林彪，是資產階級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賣國賊、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罪名繁多，與當時得令的名銜不相伯仲。好在鐵幕大陸和海外僑居的中國人，早已見怪不怪，而且像「單眼仔看老婆」一樣，一眼就看穿中共的欺人伎倆，比之古代梟雄「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陰險手段毒辣萬分，眞是天下一絕，古今一絕。

「人民日報」同時指出這次運動是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發動的，要求全黨、全軍、全民都必定把「批孔」「批林」運動看作頭等大事，把鬪爭進行到底。這一來，大陸又遭一場大浩刼，再來一次千萬人頭落地了，難怪毛澤東在「批孔」開展的同時，極力宣揚秦始皇的豐功偉蹟，儼然再世秦始皇自居，還尙大言不慚地宣稱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是過猶而是不及。

我們在海外冷眼看着這場繼「文革」之後的另一場大浩刼展開，除了肯定林彪系的殘餘分子勢難倖免和危害及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撮的無辜人民遭受厄運外，「批孔」運動的結果，除了讓人們有機會再用辯證的歷史唯物觀點分析中共政權，煞是不折不扣的凶殘暴戾重作一次有力有據的例證外，結果是一無所獲。反之，益加深數億人民對共黨更透澈深刻的認識，從而更仇視、藐視、蔑視，終至像火山爆發一樣反抗風暴加速來臨。

中共政令早已失盡人心，派系鬪爭，爭權奪利尤爲激烈，比比皆是，次次皆然，誠因爲殘民以逞爲目的，怎不害了老百姓？不利民而貽禍民，豈非殃民禍國之尤？

㈠一九五七年前的中共政令，在它竊國初期尙未鞏固安穩之際，或多或少做些表面工夫，亦卽剝削壓榨手段未致其極，當時大陸人民生活尙還勉強應付得來。那時說共產黨好話的人的確大有人在，那怕是頭腦聰慧過人的知識分子都要入彀。及後一連串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沒有工商業（公私合

大的勞苦人民，使人們認淸了解所有的運動都是中共的高層幹部在爭權奪利，因而許多政令總是朝令夕改，出彌反彌，令人無所適從，誠如以前是副統帥、接班人，現在變成了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了。這些運動展開，對人民那有好處，誰提得起勁，「反林」是毛澤東爭權奪利的主要目的，在他的殘暴壓力下尙可畧奏膚功；「反孔」未必能令七億人民口服心服，妄想將孔子數千年來的仁義道德禮教學說連根拔掉，萬難辦得到。

㈡林彪性格冷酷無情，在中共將領及黨羣關係都絕少人緣，人所共知，何況甘爲毛澤東利用提挈，欺壓打擊其他派系，以求極力向上爬之進身階。據此，雖不能說他是「見大利而惜身，見小利而亡命」的小人，但總可肯定是「見利忘義」「投機取巧」之無廉無耻輩。這等刻薄寡恩的人根本與導人敦厚樸誠，處世修身的孔孟思想學說沾不上邊。現在中共罵他是「孔老二信徒」，倒使人啞然失笑，只不過顯出中共所作所爲，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欺人伎倆。中共政令就這樣虛僞奸詐，矛盾重重，大陸人民寒慄，海外人民倒胃。

㈢當劉、鄧執掌權力時期的中共權貴之一，彭眞端的是炙手可熱，林彪得毛利用提挈也同時竄紅，彭眞的夫人卓琳就曾經幾度寫匿名信給文革最高當局批評林彪，說他是反覆無常的小人，襟胸狡隘的肺癆鬼，爲此彭眞卓琳使[illegible]了蓄意譭謗副領袖罪名而罪上加罪。現在林彪的功過在中共心目中已成了蓋棺定論了，照理應推彭眞卓琳是一等功臣，不然起碼也算稱得上有了先見之明。但筆者和多數人一樣地深刻體會中共的凶殘黨性以及毛澤東的奸險惡毒成性，肯定彭眞卓琳絕沒有萬分之一的平反機會，「臥榻之旁，豈容他人眠睡」的派系權利緊要，道義乎云哉！可耻！

㈣十大軍區的頭頭調動，表面上看來，有代表性的中共中央江青底宮廷派亦卽毛澤東的傑作有所成功，起碼「削藩」的手段得逞了。然而，所有的中共大小將領都曾拚死捨生的打下了今天的中共江山，以前的陳獨秀、張國燾、王明、李立三等等的先後垮台，還像人們的目光看一九五七年前的中共政權一樣，或多或少有點兒模糊而至飄忽不定，或者是模稜兩可。但自劉少奇彭眞彭德懷而至林彪的先後悽慘收場，悲哀結局，寧不兎死狐悲？又對自身的安危置之

死，走狗烹」的[illegible]都焦急到不得了就是這個道理，一而再，再而三的貫徹，始終都不透底，抑且矛盾重重，和緩一些尚還好過，加劇起來勢必趕狗入窮巷，發狂反嚙，置之死地而後生，林系殘餘分子亦有所準備反抗了，且看紅朝翻染血腥紅吧！

(五)近傳鄧小平復出後已提升爲政治局委員，大有接代周恩來之說，據傳周恩來年紀老邁健康欠佳云云，誰不知老周比老毛年輕而且健康得多，誰保不是周恩來重演三國時司馬懿詐病賺曹爽故技？分明周恩來的溫和派與江青的宮廷派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了，鄧小平豈眞若此涵量忘卻當年之恨耶？中共的連場好戲尚在後頭，大家儘可拭目而待。

(六)根據毛澤東思想，繼續貫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農村生根落戶，永世做穿破衣餓肚皮的年青農奴。平時千萬的下放知識青年數年來受夠了欺騙壓榨底偈促氣已隨時隨地找尋發洩，在槍桿子的壓制下尚還無可奈何，條件優越的[illegible]管一切的往城市四處流竄，爲了生活，不惜作奸犯科。中共政權最感頭痛的就是這一大羣像無韁的野馬了，一但烽火重燃，機緣再[illegible]，這一羣清醒覺悟的知識青年將是爲民請命爲國爭光的反共勇士，安得不破牢籠，毀枷鎖，穿槍林，跳火山，搗它一個天翻地覆，還用待言？

總之，中共政權已是千瘡百孔，潰爛不堪，種種跡像剝繭抽絲的看來，覆滅中共等如摧枯拉朽。中共的虛僞狡詐，將給受騙醒覺的知識青年反治其人之身，加之四海正義伸張，氣勢磅礴，中共內部倒戈相向，益增自由民主之光，中共總崩潰面臨，爲時不遠矣！

中大講師陳紀安亂講「毛思」

秀公

「中大學生報」第六卷第一期發表了崇基歷史系講師陳紀安的一篇信筆亂書的東西，題目是：「從幾個概念看毛澤東精神」。

我說那是一篇信筆亂書的東西，那是胡言亂語。我這樣說，絕對沒有侮辱了陳紀安講師。理由是，陳講師已招認道：「這是我隨意寫來的一己之見，沒有嚴格的引經據典，引用錯誤之處請諒。」

天啊！身爲大學講師，其責任何等重大，怎能隨意亂寫？陳講師，你在大學中講授歷史時，是否也隨着一己之見，不須嚴格的根據，隨便亂講的？我想，陳大講師必然如此！在「從幾個概念看毛澤東精神」這篇東西中，卽可找出證據：

(一)「在中國，孟子的看法是『人之初，性本善』或『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所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唉唉，單看陳講師這一段東西，便使人有胡言亂語之感。我們知道：孔子和孟子雖然都是儒家的大宗師，但孔子的話決不等於孟子的話。一個中學生也清楚「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這句話是孔子說的，但在陳講師的文字中，卻使人以爲這句話是孟子說的了。陳講師，你知道孔孟不是同一個人麼？你是肩負着作育英才的大任的，寫文章時尙且信筆亂書，或者辭不達意，講課時會不會把「秦始皇」說做「毛澤東」？

(二)陳紀安講師說：「中國數千年來本來就沒有人權觀念的，近百年來才有少數人提倡，基礎是很脆弱的，所以不堪一擊。」

陳講師，我實在懷疑你是否認眞的讀過「孟子」這本書。我實在懷疑你是否明白「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這句話。

在整本孟子中，分明充滿了民權思想。除了孟子這本書，我們只要翻翻中國的古籍，便可看到很多有關民權的文字。陳講師，請你翻翻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明夷待訪錄「原君」、「原臣」、「原法」、「置相」等篇，當知中國決不是「沒有人權」觀念的。當然，中國古代的人權觀念，其表現的方式與現代不同。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過去優良傳統！

陳講師，你認爲「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成爲了解中國的基本讀本。」陳講師，中大並不是「毛澤東大學」，要了解中國，必須了解整個中國的過去，現在及未來，要讀無數的書，做無數的事，而且要與全中國人同呼吸、共生死。如果只讀「毛選」和「毛語錄」，只能做毛蟲，決不會眞正了解中國的。

陳講師，你認爲毛澤東「可能自謙」，因而「毛思想未能升級爲毛主義」。

陳講師，如果毛澤東「自謙」，怎會寫出「惜秦皇漢武，略輸文彩；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等句？陳講師，讓我老老實實的問你一句：你識解這首「毛詞」麼？恕我大膽！請諒！請諒！

陳講師，你說「八億人現在能夠有飯吃」。請問，目前全世界共有多少人？在沒有「毛思」的地方，是否都沒有飯吃？

從前，在毛澤東誕生前，中國人是否都餓死了？現在，大陸人是否都豐衣足食，不必向外逃亡？陳講師啊，何不「歸去來」？何故躲在殖民地中讀毛語錄？

編「毛語錄」的「林彪同志」，於今何在？請想想！

認識中國

批孔・批尊孔與眞尊孔

柳以青

二月二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社論，把批孔、批林兩件事緊密的聯在一起，而聲稱「批孔確是批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義路綫的老根，是爲了更好的批林。」很明顯的，這次「反孔運動」的目的是政治運動。我們都知道，中共在大陸上所發動的運動，都是以「政治掛帥」。不過，這次「反孔運動」，開始的時候，則是先強調了「抓上層建築」的。到了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公開點了出來，這才把過去幾個月來的種種疑慮和似是而非的論點，證了個清楚。相信其中卻是遇到了不少的阻難。

靠邊站與馮友蘭

二月一日「光明日報」刊載了一篇馮友蘭的文章，題目是「從個人的體會談談批林批孔同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關係」。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了解的綫索是：當「反孔運動」開始時的一段時間內，恐怕大陸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資深的知識分子們中，掀起了一股反「反孔」的浪潮，而這浪潮的洶湧，特別使到中共的高層人士們感到難以應付。於是，面對了這一種情勢，只有公開的把這一「抓上層建築」的運動，轉向了現實政治方面的工作了。姑無論這一批林、批孔運動是誰領導和發動，事實上，在「抓上層建築」上，卻是遇到了困難。毛澤東不得不立刻要轉變了方向。

不信的話，我們試看馮友蘭在這篇文章中的自白：

「這次運動，對於知識分子，特別是舊知識分子，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爲孔子的反動思想的餘毒，對於他們的影響特別大。這次運動，同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有密切關係。」

也可以說，這次「反孔運動」發動之時，卻是指向了「抓上層建築」的，這方面，「紅旗」雜誌幾個月前，似乎特別開闢了專欄「重視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來發表許多反孔的文章。在這幾個月來，爲眞正有學養的大陸知識分子們，似乎都陷於「風雨欲來風滿樓」的情況。可惜的是：只要把大陸上這幾個月來所發表的「反孔和批孔」的文章，沒有一篇在批評和反對上站住腳的。也就是因此，根本不能取信於大陸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有學養的。也就是爲此，中共就不能不急轉方向了。請看馮友蘭的「體會」傾吐：

「去年秋天，羣眾的批林、批孔運動展開了。開始的時候，我的心情很緊……還要批尊孔，我又成了革命的對象了。後來又想，這個思想不對。這個思想還是從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舊立場出發的。我過去尊孔，那是因爲我過去的立場反動，路綫錯誤。」結果，馮友蘭又表示了他的「立場」，便發表了一篇演講，那就是事後刊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的兩篇文章。對於這兩篇文章，我不覺得有什麼新鮮意味和價值提出來討論，因此，只在上一篇的「認識中國」中提及，但不做討論。這次，卻是馮友蘭自己在討論了。他說：「在預備這篇稿子的過程中，我的緊張心情，逐漸消失。我覺得心情越來越輕鬆愉快，覺得能夠同革命羣眾一起批孔、批尊孔，這是很大的幸福。於是在那篇稿子的結束部分，我就寫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縱深發展。……毛主席親自領導和指示方向。我年近八十，在過去搞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現在還能看到這個偉大的革命，這是很大的幸福。不但能看到，而且能參加，這是更大的幸福。……當時我想：同是一個批林、批孔，批尊孔，在開始的時候，我覺得對於我確實是一種災難。後來我覺得對於我確是一種幸福。這是因爲前後所站的立場有所不同，所走的路綫有所不同。從尊孔到批孔，從覺得好像是災難，到覺得確實是幸福，這是一種思想上的轉變。」

最後，有兩段話，頗是很重要的。馮友蘭說：「批林、批孔運動，使我比較清楚地認識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兩條路線的鬪爭，使我能夠認識我過去走的是那一條路線，現在應該走的是那一條路線，使我認識到尊孔的反動作用，尊孔的是那一種人。尊孔與批孔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現實的政治鬪爭的問題。」和「更重要的是，使我進一步地認識，歸根到底，知識分子要徹底改造，必須遵照毛主席屢次教導的，轉變階級立場，改造世界觀。」

從馮友蘭這兩段話中，起碼我們可以了解兩點：這幾個月來的「抓上層建築」的努力，特別是在學術方面的努力，顯然是失敗了，因爲無論怎樣用馬列與毛思來攻擊孔子與儒學，都無法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當然更不能使人信服了。於是，只好從學術問題上打退堂鼓。

其次就是：中共借重了馮友蘭的這篇文章，刊登在以知識分子爲對象的「光明日報」上，告訴大陸上的知識分子，只要在現實的政治鬪爭上，站在毛澤東的那一面就行了。可是，馮友蘭所謂的要「轉變階級立場和改造世界觀」也者，也不過是一種變戲法的把戲而已，並沒有什麼實質的。否則的話，我倒很驚奇着：馮友蘭竟能把這場運動所帶來的恐懼性的「災難」，不一刻就會立刻

眞尊孔與李效黎

從幾個月來大陸上的所謂「紅朝學人」們的論述與文章中，所提出來批判孔子學說的要點：無論是「仁」、「忠恕」、「克己復禮」等等，不但不能有說服之力，同時更見其淺薄呢？假如我們用一些比較好聽的名詞來說的話，那只是政治衝動冲昏了這一批人士的頭筋所發出的夢囈，或者是在中共的政治壓力下，不得不做的失卻自我靈魂的醜劇。從這一批高級知識分子的作風上，特別是對中共的一切都為了自保而做出的種種表現上，恐怕證明了他們本身正是深受變了質的儒學的遺毒所害所致的結果，而他們根本沒有眞正的了解到儒學的本質，因此，只有一味地向當權的中共們靠攏，以求獲得暫時的平安，免得被鬬爭清算。

前一時期，從中央日報上讀到一則消息：由錢穆先生所講的一篇演講，其中提到了最近在大陸所掀起的「反孔運動」。對這一運動錢先生並不重視，他只指出了一個證據說：到現在大陸上對「奴隸制度時代」的時間前後的問題都爭論不休，無法把馬列主義的理念安插到中國歷史內，遑論其他。最後，錢先生卻提出了尊孔問題，而強調着說：尊孔的話，一定要眞尊孔。這個「眞」字卻是有深意的。

最近一期的「中華月報」上，張忠紱教授有一篇文章，談到了儒學問題，其中有一段很好，這裏抄出來供讀者參考：

「戰國時代，封建制度逐漸崩潰，工商業亦逐漸興起。至秦，則完全改封建為郡縣。統一天下，樹立專制制度，並採用法家的高壓政策。劉邦以馬上得天下，而不能以馬上治之，但其制度卻已參用法家與黃老之術。即儒家的學說，亦隨而變質。漢儒重氣節，宋儒重理學，均已非正宗儒學的全貌。蓋他們均已不能，亦不敢，以『獨夫』視無德的君王。自茲以後，儒家學說僅供帝王利用。

「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孔子。孔子之地位愈尊，而孔子學說之精義反愈晦。孔學原意是有德者方為君主，但後世儒家竟反其說，而謂任何君主即係天命所歸。一若能處尊位者，必係因有德，而承天之命。……凡上所述，均是正統儒學的變質，其主要原因在於君主制利用儒學，而後世人士無恆產，又無恆心，並不能辦到所謂的『唯士為能』。加以帝王復予以威迫利誘，使士人盡入其彀中。久而久之，以變為常，士人盡變成了黨閥階級。縱有少數氣節之士，其所守之氣節，亦往往非正統儒家所謂的仁義與道德。『仁』固在行各個人心之所安，但必須以儒家所謂的道德為標準。去正道與德，而談仁義，忠於無道之君，或從父母之亂命，根本已談不到仁義。不願忠於無道帝王或遵從尊長亂命的，充其量，也只能如佛家的消極，或道家的享受大自然。儒家自強不息的精神已化為烏有。至是，『個人』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已日趨沒落。」（一九七四年二月號）

關於張教授這方面的論點，我卻是讀過不少。我以為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人，特別是在復興中國文化運動的實踐中，卻是認努力發揚儒家的原始精神，才會給予中國文化復興的極大活力的。如果只從末流及枝節上努力，恐怕不但不會見效，或恐使到孔學的原始精神愈形隱晦的。

這一期（四十四）的「南北極」上，由最近曾訪問大陸的李效黎女士寫的一篇文章，對中共最近所掀起的「反孔擁秦」提出了質詢。題目是「從刺秦皇到擁秦皇」，她說：

「石侖先生雖然是討論兩個死了二千年左右的古人（按是指「紅旗」上的一篇由石侖所寫的「論尊儒反法」文章），但是他觸接到今天在中國上層統治者中經常討論的問題，他引證毛主席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但在今天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統治了廿四年的中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人民大眾，還有什麼社會階級可言呢？在今天的中國，一切生產機構，工廠也好，礦山也好，土地也好，根本都掌握在國家手裏，也就是說，一切都操縱在馬、恩、列、斯為骨幹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手中。現在的中國，如果還有階級的話，我們只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中國的兩個階段，一個是人民大眾，屬於無產階級；另一個是政府所有官員的資產階級。這樣的一**個**階級分歧的社會，石侖先生又有什麼高見解決呢？

「中國在中共一黨專政下的廿四年中，一連串的黨上層彼此傾軋，爭權奪利，文革後，最近兩年，人民才有一點安寧喘息的時日。這一新的內部上層思想鬬爭，好像在高級共黨幹部中，又出現什麼新的反叛，究竟這反叛是誰呢？

「歷代中國傳統觀念，秦始皇是政治極權的總代表。本人覺得他的獨裁權力大無比，連廿世紀蘇聯的斯大林和德國的希特勒都大為遜色，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絞盡腦汁，用秘密心計和欺騙手段，改變法律來毀滅他們的異己及控制輿論，而秦始皇則是採取赤裸裸的手段去鏟除政敵及一切反對的輿論。孔子雖曾一度當過魯國的大司寇，行攝相事，但大部分時間是栖栖遑遑於各諸侯之間，而孟子的一生從不曾當過權，手無寸鐵，唯一能和極權統治者對抗的武器是『三寸不爛之舌』，宣揚『民為貴，君為輕』的政治，他們這一古老政治經，也正是今天美國人民在水門事件後，天天早晚不倦誦念的。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能把孔孟的思想信仰清除，這可證明思想的潛力，是永生的偉大的力量，不是以暴力可以抹煞的。」

讀了李效黎女士遠自美國寫來的文章，我覺得這位女士，雖然與其夫婿林可邁和中共不少的領袖們過去都有交往，但是，這篇文章所表達的心聲，卻是不同凡響的。

我們不妨靜待大陸「反孔運動」的發展，恐怕非做成一次內部極大的危機不可！







多謝捧場

星期日，狄娜在蒙太奇節目中訪問了老萬一位弟弟，據她介紹，他是一位很有權威的影評家，其實，她所指的「一門四傑」，都曾經寫過影評，想不到只有這一位後來居上的弟弟成為「家」，連老萬也叨了光，蒙狄娜小姐捧場，順帶一提。

老萬曉得，無線電視廣告很貴，論分論秒計算，而她提及老萬名字時，講得最多，照時間計算，老萬應付出大筆宣傳費，何況她還提到老萬的「萬人雜誌」，的確使老萬喜出望外，老萬辦一本六年來一直賠本的雜誌，那有餘錢做宣傳。尤其是電視廣告，我們沒有「蟲草雞精」那麼銷流大，賣幾分鐘廣告，足夠我們一期稿費了，狄娜給我們作義務宣傳，大力捧場，老萬由衷感激。

尤其她說，她大陸觀光歸來後，老萬曾寫文章批評她，罵到「體無完膚」，她不但沒有生氣，還特別給老萬介紹，這種風度，老萬十分欣賞。難得她明白老萬為什麼要寫這麼一篇文章，她說，每個人有不同的做人宗旨及不同的立場。

或者老萬太頑固，不懂得隨機應變，看風轉舵，不過，正如狄娜說，這就是老萬做人的宗旨，投機是成功的捷徑，因此不論搞政治、做生意，大部份人都懂得投機，跟紅頂白。老萬做人像寫文章一樣，笨得很，不懂得變通，死牛一便頸，要是左右逢源，把自作為一撮牆頭草，隨風擺動，相信有不少意外收穫。不過，無論如何，狄娜的捧場我應該多謝，同時，還該有點慚愧。我罵了人家，人家以德報怨，給我捧場，這顯得我太過小器。其實，老萬和狄娜從未有過一面之緣，自然說不上有什麼感情，不可能有私怨。我寫的文章，對事成份多於對人。狄娜說得對，每個人有他做人宗旨和立場，老萬寫文章的動機，純然在此。比方說，老萬常常批評一位社長的言論，但我們宴會中碰頭時大家有講有笑，彼此不提政治見解，還是做好朋友。許多在文字上跟老萬有過筆墨之爭的朋友，大家見面也毫無芥蒂，我們彼此間也有狄娜同樣的風度，不會視對方為仇敵或者寃家。

事實勝於雄辯

除了在螢幕上公開的話，狄娜還私下對朋友說，希望有機會跟老萬喝喝茶、碰碰頭。這樣彼此可以消除歧見。她說：「不論我把她說服，或他把我說服，都是一樁有意義的事。」

要是狄娜眞說這麼一句話，倒很有政治家風度，狄娜在螢

花之筆，不可能說服狄娜；狄娜有如簧之舌，也很難說服老萬。誠如她在螢幕上說的，每個人有他做人的立場和宗旨。我從來就沒有奢望把娜狄說服，希望她同意我的見解；同時，也很有信心不會被狄娜說服，對共黨主義思想認同。不過，如果是政治見解以外的問題，或者我們會找出許多共同觀點。譬如，對藝術的欣賞，對生活的享受，對自由的追求，相信不會有太大的距離。碰碰頭、喝喝茶，如不以政治問題為談話主題，相信會是很愉快的一次會晤，老萬分分鐘樂意候教。

老萬雖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卻不是一位政治家，也沒有野心爭取羣眾擁護我的政治見解，作為爭取權力的本錢。因此，我不需要「說服」任何人，跟搞政治的人不同，不必像基辛格那樣，僕僕征途，終日到處飛，無非為了說服別人。

老萬和狄娜既肯定立場不同，但無意叫狄娜同意我，她走她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那一條路走得通，到後來才分曉。經常跟老萬喝喝茶，碰碰頭的，不一定是老萬的同路人，我和狄娜雖然意見參商，卻沒有理由拒絕這友誼的邀請。

狄娜說老萬敢作敢為的確不錯，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容許老萬見好說好，見壞說壞，喜歡到那兒觀光就可以到那兒的話，老萬十分樂意像狄娜那樣「回國觀光」一番。如果老萬有機會親眼見到一切，用事實來「說服」老萬，那不是更有意思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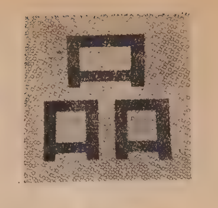
打長途電話

如果到大東電報局打過長途電話，一定有這樣的經驗：你急他不急。誰都了解到，打長途電話大部份的人是有要緊事，否則可以寄一封航空信，省很多錢。可是到大東打長途電話，坐在櫃台的先生是那麼慢條斯理，好整以暇。這難怪，他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星期日和公共假期，都要坐在那裏，做刻板工作，誰不感到厭煩！他們按章工作是以時間計算，不以件數計算，到了時間便下班，由別人接手，做幾件就幾件，做多了也不會有花紅。所以，他和要打長途電話的人，心情完全相反。老萬前天到大東電報局，把表格塡好，遞給櫃台那位職員，他正處理其他事務，沒加理會，只好耐心等待。好一會，他接過表格，稍看一眼，叫老萬交銀；然後，他說：「要等半個鐘頭。」

「半個鐘頭？快一點成不成？」

「不成，電話很忙！」他鐵面無私。

既然不成，懇求也沒用，只好退下。反正有三十分鐘時間




「坐下等等罷。」

一坐又是半小時，問問他，線路還是忙。他態度顯得厭煩：「有線自然會通知你！」

老萬不敢多言，只好乖乖坐着等候。直至他叫我到三號房通話，已距離我遞上表格一時四十五分零三十二秒。通話時間只有兩分半鐘。

記得不久前，大東電報局的大佬與資方展開鬭爭，實行按章工作，弄到電話停頓。那時老萬編新聞還站在勞方，對他們表示「同情」。經過這次打長途電話，老萬覺得他們用這種態度對待顧客，給他們加薪太冤枉，可是，有什麼辦法呢？長途電話是獨家生意，不能跑到別的地方去打嘛。

警察與小販

據說，警方打算把管理小販工作全部移交給市政事務處辦理，俾他們集中精神對付罪案，這是新警務處長走馬上任後的新猷。對他這決定，相信每一位市民都會舉起雙手，加倍贊成。警察人手不夠，可能是罪案增加的原因之一。管理小販雖並不重要，總不及刼殺案件直接威脅市民安全。兩者權衡取其利，警察要能夠傾其全力應付罪案，至少刼匪做世界時多些機會碰到警察，不管是當值或休班，都有責任捉賊，對市民生命財產，當然多了一重保障。雖然也有一些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警員，究竟少數。

小販常常和警察衝突，有些議員擅於嘩眾取寵，凡有衝突，總是警察不對。其實，如果小販不加管理，他們可以毫無規律的任意擺賣，香港將沒有一條馬路可通行無阻，不但車輛不能通過，行人也會受阻。到那時候，誰肯花一萬幾千租舖位做生意？大可化整為零，大家以小販姿態出現。

縱容小販破壞秩序是不對的。有一次，老萬停車在一個合法車位，餵了老虎機，半小時回來，兩條車胎放了氣，車身給劃花。原來在那兒擺檔的小販認為老萬車子妨碍他做生意，故而「報復」。當然，老萬吹佢唔脹，但這種惡霸式的小販，議員們居然予以包庇，未免太忽視公共秩序！

警察向小販收規的事誠屬有之，但派了片的小販往往以為「大晒」，什麼都可以不怕，連合法車位停車都受到整蠱，太不講理！小販派片是不合法的；警察收規更是犯法。老萬餵老虎泊車，絕對合法，但不合法的人卻令合法的人受損害，無他，他們認為既經派片，該有權擺檔，誰侵及這地盤，就要整蠱。這種思想是因為他們把派片看做合法行為。

將來管理小販工作由市政事務處小販管理隊接手後，會不員也不會太熱烈的反應。

新處長的新猷，市民歡迎，警察皺眉。行得通行不通，很難說。

牙醫

平生最怕看牙醫，牙壞了，絕不是一天半天可以弄好，拔了牙，不能永遠讓它「風爐口」。蛀了牙，要修補，往往三五天或一兩個星期才可完成。

老萬很久以來牙齒就不大好，到美國時弄斷了，十分狼狽；回港後拖延幾個月，發覺又有好幾隻牙齒蛀壞了，沒法不去見牙醫。牙醫是老朋友，檢查後有三隻牙齒要補，其中一隻如有牙瘡則要拔，照過愛克斯光才作決定。年底的幾天，老萬每日要到醫務所，把蛀壞的地方車去，補上銀粉，希望保存，不必拔掉。

牙科醫生有兩種，一種是發現了有壞牙，或者牙鬆了，必須拔去。更有些「一勞永逸」派，主張人家全部牙齒拔掉，裝上義齒。另一種是出盡千方百計保存每一隻真牙，寧可保留一半，用一個金套子套住，也不輕易拔去。他們認為，牙齒拔掉就不會重生，真的牙比假牙好，所以要保留。老萬的老朋友屬於後一派，他是盡力保存我的每一個牙齒。不過，這個方法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嘴裏雖然缺齒，還有一部分是自己的。但因為保留的牙齒本質已壞，容易出毛病，保留了這些殘齒，會經常看牙醫，修修補補，要永遠幫襯，可說是吃雞卵方法。不過，雖然如此，老萬也覺比做無牙老虎好得多。

對於整牙，老萬也算深有經驗。老萬最怕車牙，雖然在動手前打了麻醉針，但車牙那移山倒海似的巨響，在你口腔中吼叫，雖然一點不疼痛，但會覺得很難受。據說，現在車牙已改用鑽石針，比前好得多。鑽石針車削力強，很快就車去一大塊，難受的時間比較短。老萬拔智慧齒時，心裏有點着慌，因為一位同文的太太，剛因拔牙而死亡。看到牙醫額上的汗珠，老萬不由驚恐，因為拔來拔去拔不出，他用工具力撬，足足二三十分鐘才把未露面的智慧齒拔掉。我揑了把冷汗，後來麻醉過了，才發覺自己嘴唇腫了，相信是他力撬時造成的。

又有一次，他給老萬注射麻醉藥，老萬突然覺得昏眩，他連忙要用亞摩尼亞把我救醒，據說有些人有這反應的。醫生要到台灣渡假，老萬也到台灣過年，三個壞牙齒先補好一個，餘下兩個，回來後再搞。

受罪暫時一半，還有一半留待過年之後。受了罪，還得付出一筆可觀的手術費呢！

劉人傑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七）「恐怖的學習」和虛僞的宣傳

「採通部主任」鍾紫是一個共產黨員，後來調往廣州「南方日報」，「南方日報」的工作人員大都是廣州淪共前，香港「華商報」的員工。

鍾紫這人，是一個典型的共黨知識分子，他能夠一張開嘴就滔滔不絕地說上一兩個鐘頭的話，眞有點像糯米湯丸：一黐上身，便難擺脫！

初次聽他發言，似乎有點味道，但聽多幾次，就使人反感，因爲說來說去都是黨八股：由原始共產主義說起，一直說到「幸福的將來」。

生活在香港的人，大概不知道「被迫聽人發言」的「恐怖」。我說「恐怖」，不說「討厭」。——請想一想：每天工作之餘，必須分開一組一組的圍在一起，必須聽黨八股。換言之，一點空餘的時間也不屬於自己，甚至星期日也不例外！

共黨不單單把人們空餘的時間全部剝奪了，而且要人們在空餘的時間罵人，也罵自己。這叫做「學習」。

單單罵人和罵自己也還是小事，更可怕的是：罵着，罵着，便會被迫鬬人或者被鬬，甚至下獄和被殺。

我這樣說，並非誇張，而是在大陸八年所獲得的寶貴的經驗。當然，我在「珠江人民報」工作時期，亦卽聽鍾紫發言時只是感到「討厭」，還沒有感到「恐怖」的程度。如果這時我像後來似的了解到「學習」的眞正

澳門當局發砲！可用讀者名義寫。」

翌日，「讀者版」卽發表了「一個讀者」的來信，題目是「警告澳門當局」。

跟着，我又寫了一篇「再次警告澳門當局」，仍是「編者」冒充「讀者」。

我一連「警告」了「澳門當局」三次。有一天，何文從「地委會」回來，說：「不要再向澳門當局發砲了，因爲有關外交的問題，連地委會也沒有權處理的，必須由黨中央處理。」

「畫龍點睛」嚴以敬

馬森

書法家余恂和譚兩淵（卽萬人傑說的那位矮個子亞譚）連袂入門，卽遇傾盆大雨，「落雨天留客」，於是天南地北的閒扯起來。剛巧郵差送到一叠「萬人雜誌」，打開看嚴以敬所畫的封面，正所謂「英雄所見」，三人不約而同的拍案叫絕。

漫畫的題目是：「你看，像不像個國務卿」。（圖附後）

題意很清楚，是說美國的國卿基辛格爲謀世界和平，到處奔走，等如做媒人婆一樣。

做媒人婆的鮮明標誌是手裏揸着的那把大葵扇，但媒人婆本身的特徵，閱歷不深的就很難描劃得出。嚴以敬卻能輕輕一筆就勾出整個活形活現的媒人婆形象，確有「畫龍點睛」之妙，其妙亦在此一點之中，這一點是什麼呢？就是臉上那顆「黑痣」。

沒有這顆黑痣，說她是搬弄是非的八卦婆也可以，是炕燒餅的老太婆也可以，如送喪的鄉下婆也可以，揸大葵扇的人多，未必揸大葵扇的都是媒人婆，正如耶穌是滿臉鬍子，而滿臉鬍子的未必是耶穌，劉伶時常飲醉酒，而醉瘔鬼不是劉伶一樣。所以，能分辨得出是媒人婆的，全在於她臉上那顆黑痣。

畫家筆下的人物造型，如戲台上的臉譜一樣，紅臉的是忠，黑臉的是奸，穿八卦袍的是軍師，頭紮角髻的是了環，若見有手執大葵扇，行路扭扭擰擰，梳一個「騎樓」髻，臉上有一粒黑豆大的痣的，觀眾馬上就能指出這是媒人婆出場了。

漫畫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就在於幾筆的輕描淡寫而能勾劃出人物的特徵，甚至個性。

嚴以敬的政治性漫畫，在目前來說，雖已名揚海外，亦算香港藝術的一項光榮輸出。早幾個月，中東戰事剛發生，星島日報美洲版有嚴以敬一幅漫畫。中間是個漩渦，旁邊相對兩個人代表美國和蘇聯，各踏一條船（或者是板）。其畫意是此次中東戰爭，可能美國和蘇聯被捲入漩渦。但隔了個把星期，三藩市銷數最多的西報「觀察報」（EXAMINER），亦有同一模樣的漫畫刊載，只是所踏的改了板（或是船）而已（這兩幅漫畫，亞譚已剪下交給我，我卻失落了）。

說到小嚴能揚名美洲，當然和星島日報美洲版的介紹分不開，但說到底，還是該報鄉情版的主編柯武韶兄之功

當時報社中，人人都感到憤慨。那時候，筆者也十分憤恨。中國已經被外國人壓迫了一百多年，這時我們已經擊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而且「解放」了大陸，區區的一個葡萄牙，竟然敢於塗汚「珠江地委」的黨報麼？當時我們都認爲，港澳「解放」之期，必不在遠；我們也認爲，中國人民必將獲得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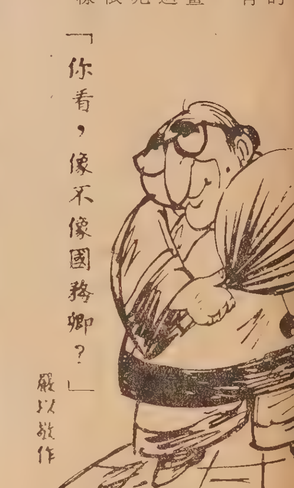
何文對我說：「你寫一篇稿，向

共葡關係」，這就會構成「特務」之罪！

從這件事中，我們可以認識中共的所謂「民意」是什麼東西，掌握了宣傳機構的中共，可以隨便製造「民意」。

劉少奇和林彪究竟犯了什麼罪？我們實在無法清楚其內幕，因爲掌握了宣傳的人，可以隨便爲異己者製造任何罪名！

很可惜，目前星島報的美洲版已沒有了「鄉情版」，小嚴的漫畫也很少見，這是什麼原因呢？三藩市的很多讀者都這樣問。



洛杉磯頭霧濃

我到洛陽不遇春

微之

離開了香港，抵達美國，轉瞬間已一個月。這一段時間，包含兩個應該十分熱鬧的節日，其一是聖誕節，另一是隨之而來的新年。可是，由於美國近來遭受了：㈠能源的短絀，㈡通貨膨脹的影響，使美國朝野上下都籠罩着一層慘淡蕭索的氣氛。尼克遜總統爲了應付能源短絀的壓迫，去年底就大聲疾呼，力勸人民節約用電，家庭中往年保溫的溫度，原來起碼是華氏七十二度的，政府勸人民減爲六十八度。美國人民多年來習慣於隆冬季節，在室內只穿單薄短袖襯衫。如果要減電，豈不是要改穿棉襖或皮裘？其次，節省汽油這個問題，那些過慣了週末遠遊的大少爺和少奶奶又怎樣才能打發週末一天半，甚至兩整天的閒暇時光呀？

政府早就呼籲市民大家自動起來節省汽油，其比率大概是比較平常每個月汽油消耗量百分之十。例如，這家人共有汽車兩輛，每輛月耗七十加侖，兩輛便是一百四十加侖，現在節省了百分之十，僅得回了一百十二加侖。美國的家庭，上班要開車，買小菜什物也非開車不行，這是生活上的必需使用汽油量，要節省，難道不上班工作？但政府的勸告，依然對人民的心理上發生了一定的力量，結果，自然是盡量減少戶外活動，尤其是假期。再說假期之日，多數的汽油站已宣告暫停交易，除了預先購貯了必需的油量，否則，只好閉門謝客。

去年底的聖誕假期，政府更勸市民大眾絕不要懸燈結綵，作燈火輝煌的不夜天城之粉飾。我曾在這個風景似畫蒙特利公園山區渡過了寧靜而又帶點淒清意味的聖誕節，我曾於子夜時分，躑躅大半個山區，竟然沒有一間人家在戶外懸掛聖誕燈飾，甚至其後每天的清晨，我在山區上各處蹓躂，也只看見僅有一家人家在門外結着綵紙，從朝曦的陽光照射中，閃耀出燦爛的黃金光色。美國人民對於政府的功令，其自動守法的嚴謹處，決不是我們慣於對政府勸告，採取掩耳盜鈴手法的人們所可想像得之的。

美國自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沒有直接受到大戰在本土上發生的戰禍所破壞，（二次大戰時，珍珠港事件，受到戰爭摧毀是些戰艦和海港，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因而數十年來都過着昇平的日子。我此次移民，朋友中也有笑我想來美掘金，殊不知今年的光景，與往年絕不相同，俗語有句話：「人到洛陽花似錦，我到洛陽不遇春！」別說我這個斑白的老頭子平素已沒有這份掘金的凌雲壯志，就眞算是遍地美鈔黃金，像我這份手無縛鷄之力的老人，又焉能起這麼赳赳的雄心？

話說回來了，能源的短絀，因爲市民大眾的自動撙節，如今已證明了果然收效。政府所希望於市民節油量百分之十，已收到預期效果。所以，原來預定撙節熱能的第二步驟，每輛汽車只准配售若干加侖汽油的限制，全國中也僅有一個州開始實行。不僅此也，能源管制委員會鑑於人民自動節約的行爲可嘉，更有酌量放寬使用汽油的計劃。

至於放寬若干，此刻雖然仍未見公佈，但原則上百分之十的節省量，大概總要減低一些數量了。

南海諸島的主權問題

胡蓑之

在最近的這一個多月以來，南越、中共及中華民國三方面，對於南中國海中的幾列羣島——包括着西沙羣島、南沙羣島、東沙羣島在內——主權問題的紛爭，幾乎相持不下，你說是你的，我說是我的，不僅鬧得滿城風雨，雞犬不寧！甚至一度曾經動起武來。由於本年一月十二日那天，南越外交部一位發言人阮壁茂，在西貢每日舉行的記者簡報例會中指出：「歷史背景證實，峴港以東一百八十哩的西沙羣島屬下小島，和西貢東部約七百哩的南沙羣島，早已屬於越南的領土範圍內。」他並表示：南越自一九五四年起，就經常派遣戰艦，巡弋這些島嶼；而遠在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會議中，並沒有任何國家反對南越在南沙羣島的領土主權。

因此，阮壁茂最後聲明：「越南共和國宣佈其在南沙羣島，及所屬各小島的領上主權，並否認任何國家在這些島嶼上擁有領土主權。……」這顯然是針對中共「外交部」較早時的一項聲明而發表的評論，蓋中共的那項聲明，曾經譴責南越侵犯中國領土，吞併南沙羣島作爲它行政管轄的地區。所以，南越否認中共以上聲明。

西貢這次實在自不量力，須知毛澤東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傢伙，他對於那強大的北極熊蘇聯，或狡詐的東方日本，也許還有些顧忌；對於弱小的南越，它根本不瞧在眼裏。實際上，在南越發表那項聲明之後，中共已開始採取行動，北平於一月十六日便派遣了兩艘戰艦駛入西沙羣島水域。但南越也不示弱，當中共砲艇出現於康島及羅拔島附近時，由二千八百噸的快艇增援的南越海軍艦隊，就開始嚴密地跟踪和監視中共的砲艇。

儘管雙方都曾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南中國海中發生衝突，可是終於一月十九日，一艘中共的巡邏艇，與南越海軍一艘驅逐護航艦遭遇中而被擊沉。據北平政權一月二十日指摘南越使用戰艦、軍隊以及飛機等，發動了「蠻橫的挑釁」，並曾發砲射擊中共巡邏艦，致令若干名中國漁民喪生或受傷。中共「新華社」指出：自一月十五日以來，在這批荒蕪的海島及珊瑚礁周圍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並說：「西貢當局這種蠻橫的挑釁行爲，已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義憤。……」

但西貢方面的軍事發言人則說：中共的部隊於一月二十日已登陸了西沙羣島的另外三個島嶼，佔領了西沙羣島的全部地方。在其登陸行動中，曾由戰鬬轟炸機及配備飛彈的驅逐艦所支持，經過二十分鐘的戰鬬後，西貢與南越部隊的無綫電連絡已告中斷，起初對這些南越部隊的命運不悉。直到第二天調查結果：當中共海空軍聯合攻擊西沙羣島上的南越軍據點時，至少有二百四十三名南越軍喪生、失踪或被俘，並有一名美國人失踪。在這些人之中，除了一艘載有八十二名海軍的南越巡邏艦，曾遭中共雷達導向飛彈擊沉後，艦上大部份喪生和近百名南越部隊被中共飛彈炸死外，其餘均被中共俘虜。

奇怪的是南越在西沙羣島吃了敗仗，傷亡慘重，不敢繼續再戰，卻於一月底另派遣一支由海、陸兩軍編成的特種部隊，駛往中華民國握守的另一列羣島中的五個小島登陸。台北方面的政府發言人指出：中華民國將不會放棄它對於引起爭執的南沙羣島的領土主權，但將來儘可能避免與南越這項問題，而形成軍事對抗的局面。不過，台北認爲將可能引起麻煩的問題是，將恐怕惹起若干個亞洲國家的軍事衝突，給中共有機可乘。

其實，南中國海中這些羣島，全部屬於中國是毫無疑議的；但並不屬於中共。因爲中共是蘇聯共黨的私生子，它根本不能代表中國；同時，眞正的中國人（大陸上七億多中國人也是絕對反毛的）也沒有一個人承認中共政權爲中國人的政府。因之，今日對這些島嶼的主權，眞正有資格提出要求的只有中華民國政府。現在中國內部雖然有共黨作亂，迄仍未能統一，但對於自己的領土主權，還不能忽視。事實上，我國在南沙羣島和東沙羣島中的主要島嶼上，早已駐有守軍；只有西沙羣島，因距海南島的榆林港太近之故，未免使台灣的國府有鞭長莫及之感；其餘各羣島，國軍則始終沒有放棄過，只是在抗戰期間未能兼顧罷了。

所謂恐怕引起幾個亞洲國家的軍事衝突者，這就是說除了南越與中共之外，尙有菲律賓和馬來西亞諸國，都曾聲言對這些羣島有主權。例如在一九七一年的七月間，當中華民國對釣魚台的主權問題與日本爭執的時候，菲律賓曾乘此機會突然製造所謂南沙羣島的主權問題。——特別是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在同年七月十日的記者招待會中所稱，更是無根生端！他認爲中華民國的軍隊出現於「史布力利

」的阿巴島（指南沙羣島），乃嚴重地威脅到菲律賓的安全。所以，他當時要求中華民國撤退其軍隊。

這位菲律賓總統又說：「史布力利羣島內的阿巴羣，乃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勝利，日本於一九五一年九月簽訂和約，將該島置於事實上之托管。根據托管權，未得盟國允許，無人能派軍隊至該羣島之任何一個島嶼。」他並表示：菲律賓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盟國的身份，應有要求在該島開採資源的權利，更屬笑話。其實，現在菲律賓手裏的蘇祿羣島，原是中國的藩屬。據「中華喪失地畧誌」中載稱：「蘇祿位於本國南海中，菲律賓之西南端，三數小島國也。其西南婆羅洲之東北隅，亦爲其屬地。從清雍正五年（公元一七一八），遣使內附，不許。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其國王送回內地遭風飄流之商船，遂許其入貢，列爲藩屬之邦。惟我國向不重視海權，以後亦未嘗顧問。今其國爲屬菲律賓之一部，所屬之婆羅洲，則改屬英吉利矣。」

南沙島羣位於蘇祿的西北，越南的東南面。菲律賓說阿巴島（南沙），在馬尼拉西六百七十哩之南中國海中，而國民政府則指出：「南沙羣島原屬海南特別行政區，南海中共有一百五十多個小島與淺灘，總稱南海諸島。這些多是珊瑚礁，分爲東沙、西沙、中沙、南沙四個羣島。以往每年都有海南漁民來此，採捕水產，廣東商人來此採集鳥糞。這些羣島最接近中國本土的是東沙羣島，又名「千里石塘」。位在香港的東南，東經一百十七度，北緯二十二度，其與台灣、海南島的距離相等，而畧近台灣；也是香港與馬尼拉航綫的中途。東北隔巴斯海峽，去台灣高雄約三百二十海浬，而與西沙羣島東西相望，形成了南中國海的左右兩鉗，在軍事上的地位極爲重要。這一羣島成爲馬蹄形，周圍有大沙環繞着，風濤甚急，而缺少港灣，不能停泊船隻。但其出產計有：磷、水草及海產等物。水草可製肥料，清光緒三十三年，日本商人西澤曾經佔東沙羣島爲己有，並以其自己的名字命名爲「西澤島」，集資經營數年。當時廣東都督張人駿，曾遣副將李敬榮及水師提督李準等，率領艦隊前往勘查，歸來報告，幾經交涉，才准予清廷以十三萬両白銀贖回。

西沙羣島位於南沙羣島的西北，又稱中沙羣島。而這一羣島，因散佈於七洋洲中，故又稱「七洋洲」，譯名則爲「巴拉塞爾羣島」，共有二十二個大小島嶼，分爲中、西羣島——東曰阿非特里羣島，西曰基尼西羣島。其在東南二島：一名「忘樂」，一名「活地」；在西北的四島，最北的爲敵利島。基尼西羣島中計有：大登近、小登近、杜林門、八杜羅、羅拔、文尼等共六島，形同星月。該羣島與南沙羣島相距約六百四十餘海浬。在海南島陵水縣東南，爲楡林港的左側衛，地當東經一百十五度，北緯十五度，故成爲海南島的南疆屏障，與楡林港唇齒相依。清末廣東官吏，也曾派遣水師前往該島勘查，計劃建爲南中國海的海防基地，卻未成功。大陸陷共後，中共在蘇聯的協助下建設了海南島楡林港，其後曾進佔西沙羣島。

與西沙羣島相距達六百四十多浬的南沙羣島，又名團沙羣島——包括着雙子羣礁、永暑礁、南薇灘、南威島、太平島、安汶暗沙、明義暗沙、普木暗沙、廣木暗沙、德羅魯西、伊畿立亞灘、詹姆士灘、黃事灘等大小約一百個島嶼。這一羣島彷彿一串珠鍊，由北而南，環繞着拉密爾羣島、道明爾羣島及海口暗沙等「危險區域」，星羅棋布，散置於南中國海上，縱長約九百餘浬，橫濶約七百餘浬。

就地理上言，南沙在海南島東南海中，南望北婆羅洲沙勝越，東與巴拉溫毗鄰，西隔南海與越南相並行。東經一百十七度，北緯十一至十四度之間；西北距海南島九百八十浬，距香港約一千二百浬，去台灣約一千六百浬。因此，今國府對南沙確有鞭長莫及之感；加以該羣島共達百多個島嶼，守衛不易。據傳菲國曾派兵佔領若干個島嶼；現在南越特種部隊，也已登陸五個小島，而中共亦可能藉口派兵進侵。星、馬將來是否提出要求？尚不得而知。

原因是該羣島地居中國、越南、婆羅洲及菲律賓之間，當南洋航綫要衝；從印度洋經南中國海往來於太平洋各地，均須在該島添加食水，故地位重要。一八六七年法國曾派遣艦隻前往測量。一九三〇年法軍艦「瑪麗秀蘭」號，即正式佔領過南洋羣島中九個島嶼。一九三一年一月，法續擴大侵畧，進一步地佔領其他各島；並諉稱：「在安南與菲律賓之間的海上，有一羣珊瑚礁的島嶼，島上僅居有三個海南島人。」一九三三年四月，法人在這些島上升起紅白藍三色旗，並採伐島上所產的樹木建造房屋，今南越進佔該島理由在此。

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菲島而席捲南洋時，日海軍也曾登陸南沙羣島，並改名爲「新南島」；且曾興建防波堤及構築海防工事。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國府派了「太平」號和「中業」號兩艘軍艦前往接收；並將其中一個最大的島嶼命名爲「太平島」，由我國海軍陸戰隊進駐；又在該島上立有碑碣，作爲紀念。

南沙羣島物產有椰子、菠蘿、木瓜、羊角蕉等水果。礦產則蘊藏磷，沿海各地亦多水產。惟島上多是沙石，水稻難以生長；因之，糧食勢將仰給於外地。而太平島的面積，只有兩平方哩，島的周圍，多爲淺灘，滿佈着奇異瑰麗的珊瑚玉樹和貝殼海菊等。島的中央則爲熱帶樹林，樹上海鳥羣集，見有人來也不驚懼。樹下的泥土非常鬆軟，這就是積了不知多少年代的鳥糞層。島的南端所立石碑，便是國軍駐守時所建，上刻有「固我南疆」字樣。

一九四八年後，因中共倡亂，國軍無力顧及此邊遠海島。但菲律賓則說南沙羣島爲一菲商人格魯瑪，於一九四七年發現後，給它取了「史布力斯」這名字，並宣佈他的「主權」，實屬荒謬已極！

一九五六年五月，菲航海學校校長洛克曼又企圖將該島據爲己有；他並在馬尼拉登報聲明：「全世界公鑒，本人之權利乃基於發現及佔領而來，全世界不能侵犯。」且曾擅自將它改爲「拉門島」，以紀念已故菲總統麥塞塞。但實際上，第二次大戰後，初由盟軍托管，繼由中國海軍接收；一九五二年中日和約簽訂，日本聲明正式放棄對該羣島的一切權益，將它歸還了中國。而菲律賓、南越企圖染指這些羣島權益，除鳥糞層外，更有豐富的石油蘊藏呢。

我看美加

【24】

梁人傑

打抱不平的報紙

孩子心愛的新皮箱弄破了，照相機老萬也答應送給他的，他當然不甘損失，立即與酒店交涉。酒店的人說：「這裏有一千個房間，我們照顧不了許多。」酒店保安人員循例到房間巡視，我們提出賠償要求，主事人說：「這要由保險公司決定，他們肯賠就賠，不肯賠就不賠。」如要得到賠償，必須報警。警察懶洋洋的說，這一類芝蔴綠豆的竊案，紐約每一分鐘有一宗，要辦，實在辦不了許多。

照相機失竊，皮箱撬破，酒店的人若無其事，一點不着急，吹佢唔脹，這些事對他們也許已見怪不怪。孩子想到可運用老子這一行的力量，但老萬懂的是中文，寫中文發牢騷，鬼佬也不會懂。孩子說，中文也不是沒用，你可以在香港報紙公開這事，香港來紐約旅客不少，大家會記得這一家閙門失竊的酒店，誰也不會送羊入虎口，他的生意會受一定的影響，不過，我有一個較直接的辦法。

孩子告訴我，他住的小城，有一家報紙，有專替讀者出頭，打抱不平的部門。輿論的壓力，時時可使到那些沒有職業道德的商人就範[illegible]們一定肯替他出面交涉。

果然，有如石沉大海的賠償問題，在他回拉利投書報社後，報社老編便替他打抱不平，出面寫信向希爾頓酒店交涉，月前收到酒店回信，他們同意賠償，但要發票作根據。老萬立即到買相機的店子，要求補發寄去。不過，直到現在又一個多月。仍未有消息，最後是否可以得到賠償，還很難說。

不過，老萬對拉利這家報紙的服務精神，及美國輿論界的權威，大有感觸。我們和酒店方面交涉，經理不但不負責，我們還受到冷淡和不耐煩的待遇，甚至因我們要求賠償而採取「報復」——這是極可鄙的手段，當另文述之。對報社的一封信，他們不敢置之不理，美國報紙的權威，使從事新聞工作三十多年的老萬羨慕不已。

希爾頓系酒店，美國各地都有，拉利雖是個小地方，如受到當地報紙攻擊，吃虧的當然是希爾頓酒店，因此雖只是小城報紙，也能使希爾頓酒店「屈服」。不管最後結果如何，在希爾頓酒店所受的委屈，總算可以吐一口氣了。

不過，紐約不能代表大多數美國人。紐約的美國人都是見利忘義[illegible]只有沙漠，可說半點人情[illegible]

啼笑皆非的竊案

說紐約是賊世界，並非過甚其詞。在紐約碰到舉家遊美的劉先生，他告訴老萬一樁令人啼笑皆非的竊案，這足以說明紐約的確是賊世界。

劉先生買了一雙皮鞋，再到藥房買東西，皮鞋放在一邊，買好東西，回頭卻不見了皮鞋。他問藥房的人，大家都搖搖頭，說沒見過皮鞋。一雙新皮鞋，所值雖不過二十元美金左右，還未穿上，便自動跑掉，心有不甘。但店裏的人都說沒有見過，也無可奈何。

和他同來的姪兒是個高個子，一眼瞥見那隻放皮鞋的箱子在櫃枱後面，便指着要伙記拿出來。店員見贓物被發覺，抵賴不得，只好拿出來還他。劉先生得回皮鞋，也不敢多事，匆匆離開。

紐約的朋友告訴老萬，把汽車停在路邊，即使將車門鎖上，如果車內裝有收音機或錄音機，極可能從商店買完東西出來時，收音機和錄音機已不翼而飛，幾分鐘內就給拆掉。

有些汽車在超級公路上拋錨，修理人員到達，要將汽車拖走時，往往四個輪子都給拆掉；更離譜的[illegible]在附近停車場，看完戲，開車回家，一路上也沒發覺什麼異樣；過了兩天，才覺得行車不對勁，以為機器出了毛病，拿到車廠修理，竟發覺那部嶄新的汽車，卻裝上一部老爺引擎。原來他的車子放在停車場時，給人換掉引擎，當時車子仍然能走，所以他沒立刻發覺；發覺時，那新引擎已不知去向，保險公司幾經調查才肯賠償。

這樣的盜竊案，相信在別的地方不容易發生。換掉一具汽車引擎不是簡單的事，這些汽車竊賊，能夠利用這段時間，換掉了，而汽車能繼續行駛，當然對汽車構造十分熟悉。

紐約是這麼樣一個地方，那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把它點綴成現代化雄偉城市，可是骨子裏卻是個罪惡重重的地方。當然，這種情形，也會發生在世界其他大城市。城市愈大，罪惡愈多，似乎是不可改變的定律，不過，紐約竊案多過劫案，比香港使用暴力的匪徒要好一點。

有些地方如台北，對劫案與竊案的刑罰有很大分別，偷竊罪很輕；打劫使用暴力，如打劫而傷人，更可能被判極刑。

顧客永遠「不對」

一天我們回到希爾頓酒店，發覺房門不能開啓，深以為異。到櫃枱查問，原來房門可以雙重鎖，他們鎖上後，住客的鑰匙便不能開啓[illegible]。我們問他為什麼要雙重鎖?老闆[illegible]

可是職員表示不知原因，要問司理。司理說，他打電話問過銀行，銀行告訴他我孩子的信用咭只可用二百元，我們訂房時間由他登記，因此用他的信用咭，他是學生身份，信用咭用欵有限制。為了這原故，司理認為「信用」不夠，不肯賒帳；而對付的辦法，竟然是鎖上房門，不讓我們進房。

這事使我們感到極度憤怒，我們住到那一天還不過第三天，兩個房間，每個每天房租二十四元，總數一百四十四元，還未到二百元限額，最刻薄的做法該是留個字條通知我們交房租，沒理由把我們的行李留在房中，鎖上房門，不讓我們進去，等如扣留我們的行李作抵押，在生意上、禮貌上、商業道德上都說不過去。這顯然因為我們失了東西要求賠償的原故。但，在酒店房間內閉門失竊，作為一家「享譽國際」的大酒店，怎可以不負責？他們不但不負責，還採取這可鄙的手段報復顧客，在別的地方，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老萬認為生活在紐約的人，大多已迷失人性，這身為司理的人也不似老萬在其他地方接觸到的做生意的美國人。

老萬立刻在酒店保險箱拿出大疊現鈔結了帳，孩子忍不住幽那司理一默。「你們這家酒店管理實在很特別，正式住客不得其門而入，偷東西的人卻可進出自如。」司理當然聽懂這些話，可惜他搽上面懵膏，厚着面皮在笑，實在吹佢唔脹。

在到紐約前，老萬對美國的酒店印象還不錯，他們的服務、設備希爾頓，老萬觀感有了一百八十度改變。也許因為紐約旅客多，酒店經常客滿，他們不愁生意，住客受辱，也沒別的酒店可搬走。

相信香港有能力遊埠的人，都不願受這樣的閉氣，老萬覺得孩子說的話很對，這種事情該讓香港朋友知道，他們到紐約來，也知所選擇。遊埠是想得到快樂，在這裏，不特金錢沒保障，還要吃閉門羹，與遊埠的原旨實大相逕庭。

雖然事情已過去，我們旅途中仍為這些耿耿於懷，也想不透這樣作風的酒店，也能夠「名聞世界」！

花花公子俱樂部

花花公子俱樂部（Playboy Club）世界知名，最能吸引「會員」的，據說是兔女郎，他們的標誌就是一隻小兔子。

我們參加了夜間遊覽團，有機會作了一次花花公子俱樂部的臨時會員。花花公子俱樂部「中心」在芝加哥、牙買加、新澤西的大佐治、科勞達邁亞美海灘及威士康辛都有花花公子酒店。所經營的事業，使花花公子的老板成為美國著名大富豪之一，擁有私人飛機，飛來飛去，除策劃業務外，十足過着花花公子式的多采多姿的生活。

芝加哥花花公子中心是一幢巨大的建築物，頂上有探射燈，使這幢建築物在晚間特別放出光采。不過，現在在節省能量的命令下，可能已黯然失色了。

紐約花花公子俱樂部外表只是個平凡的去處。老萬作過臨時會員的夜生活，不過如此，在別的地方也許有更好的享受。這裏太過拘束，如果真正是一位花花公子，恐怕受不了的。

招待我們的領班，穿了筆挺晚禮服，彬彬有禮，神氣十足。作為臨時會員，即使不穿禮服，也要全副武裝，在一百度大熱天時，也不能失掉紳士風度。幸而裏面冷氣還涼快，否則很不好受。

花花公子俱樂部內最架勢的是「貴賓房」（V I P Room），我們就在貴賓房裏吃晚餐，因為我們是一個「團」，早已安排座位。為了地方經濟，僅堪容膝，吃起大餐來，十分偪促。老萬覺得花花公子不好做，同時付出那麼高的代價，吃這樣的晚餐，味道還不如蹲在大牌檔吃乾炒牛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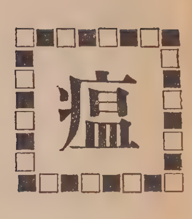
當然，基於花花公子的本能，老萬對那些「熱烈」招待我們的兔女郎特別注意。據說，花花公子俱樂部挑選的兔女郎十分嚴格，必須完全符合他們定下來的標準尺碼，才會被錄用機會。你要做兔女郎的話，首先要試穿件兔女郎的衣服，合穿了，才算夠資格。取錄後，當然還要受過相當訓練。如果你貪吃，當了兔女郎後身子發胖，穿不上那件衣服，還是被淘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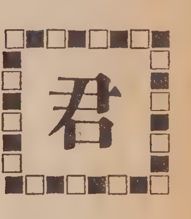
美國女孩子頗為熱中於當兔女郎，也許，這一來可表示她的身裁合乎標準；二來，在花花公子俱樂部裏極可能邂逅一位季子多金的花花公子，對你一見鍾情，在人生中便會走上捷徑，握牢了這位金龜婿，便畢生享用不盡。兔女郎們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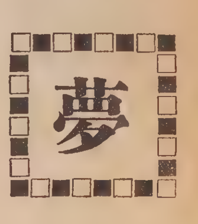
・兔女郎

花花公子俱樂部的兔女郎是不是很美？東方人審美眼光和西方人當然不同，用一件固定尺碼的兔女郎衣服來衡量一個女人美不美，老萬認為美的標準未免太簡單。再說，兔女裝是一件泳衣形式，頭頂用同樣料子做兩隻耳朵，頸項間掛上硬領，打上領花，兩手也有硬袖。這打扮確可表現出她美好的身段，不過因為衣服束得緊緊的，好似鹹肉粽，梗梗的，失卻年青女孩子那種天然、活潑的特質，老萬並不欣賞。

兔女郎只求身裁符合他們標準，並不限定什麼人種，因此有白兔子，也有黃兔子，也有黑兔子，朋友告訴我，還有過一位中國籍兔女郎，身裁和白兔子一樣符合標準，樣子也蠻好看，不過在我們中國人眼中她已有點洋化了。兔女郎並非負起全部招待責任，只做一些較輕可的事情，如倒酒、賣香烟等，端盤子還是由男性侍者幹。說實在話，兔女郎只是讓花花公子們「養眼」的。老萬不知花花公子俱樂部有多久歷史，在數十年前，有兔女郎這樣的點綴，花花公子們可能已感到滿足；猶之數十年前，法國紳士們看肯肯舞已屬於浪漫，今天，法國歌舞連無上裝都已引不起男士的興趣，索性在舞台上全裸。英國紳士也喜歡欣賞「毛髮」「噢，加爾各答」那種表現性愛的裸劇，因此老萬認為兔女郎已不可能使花花公子們發生興趣。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的整風運動開始於一九四二年二月，止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前後十五個月時間，整個延安眞被整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大頭目陳紹禹裝病入了醫院，最初是避難，後來被折磨的眞害了病，五月天還穿棉袄，前後打了幾百針，勉強保住一條命，秦邦憲身體壯，還算頂得住，張聞天因爲在遵義會議時就降了毛，所以這次雖然也檢討，但很容易就過了關。至於等而下的中下級幹部，自殺被殺的有三四千人，因爲毛澤東的整風辦法並不是整某人，而是限定某一機構要舉發出幾成該被整的人，這以來每一機構全體幹部都變成了熱鍋上螞蟻，許多人爲了保衛自己，不得不黑着良心去整別人，捏造一些絕對沒有的事實，陷害同事。凡是心地善良的老實人，不肯主動陷害別人，自然就成爲被陷害的對象，被檢舉的一些事實，當事人自身也聞所未聞，要承認也無法承認，在主管整風的特務人員日夜迫供後，無法交代出事實，只有自殺了事，也有人因爲受不了迫害，胡亂承認了罪名，就被拖到延安後面山洞活埋。死的幾千人都是優秀青年，都懷着愛國人跑去延安，結果都成了毛澤東的祭禮。

周恩來經過了十幾次的坦白，歷時一年有多，也算過了關，這一天，田家英到了周恩來窰洞，說「主席有請」，周恩來自回到延安，就未見過毛澤東，這次毛澤東約見，曉得問題已告解決，但心裏仍然惴惴不安，跟着田家英到了延園。

毛澤東又在門首等候，看見周恩來熱烈握手，春風滿面說道：「恩來同志，你好吧！大家都忙，很久未見面了。」

周恩來實在恨的想撲過去咬毛澤東一口，但一年都忍了，何在乎一時，連忙順着說道：「我知道主席忙，所以未來打攪。」

毛澤東伸手讓周恩來進了洞，剛坐下，江青也出來了，捧了一個蓋碗，含笑說道：「副主席，這還是你帶來的龍井，我剛泡好。」

周恩來連忙站起身接過，看見江青玉手與蓋碗一樣顏色，心裏也撲通跳了一下，趕快定了心神接過來，說聲：「謝謝江青同志。」

毛澤東說道：「恩來同志，我請你來，想同你商量一件事，希望你多幫忙。」

周恩來說道：「主席有什麼吩咐，只要能辦到的，我一定盡力就是了。」

毛澤東說道：「目前全世界的局勢好似一盤棋，輸贏已定了，但是輸的絕不認輸，仍要拚命掙扎，贏的也沒有三幾步就將死對方的把握，所以還有一個時期的僵持。」

周恩來說道：「主席的分析實在對極了，目前的形勢確實如此。」

毛澤東噴了一下烟圈，說道：「因此，我黨必須要把握這一段時間，爭取自己的勝利。」

周恩來說道：「主席的意思……」

毛澤東說道：「一旦抗戰勝利，我們與國民黨的力量就不成比例了，國民黨部隊目前全用於抗日，無力對付我們，日本投降後，國民黨全部力量都可用作進攻解放區之用，我們又怎麼招架。」

周恩來雖然有許多話，但是卻不敢開口，恐怕一句話說錯了，又要檢討。

毛澤東彈彈烟灰，又說道：「到了那一天，蔣先生的威望更如日中天，我們與之相抗，正是以卵擊石。」

周恩來更不敢說話，只是默然靜聽。

毛澤東說道：「到時擺在我們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是撕破臉同國民黨全面作戰，但這一着太險，成功可能性不大，另一條路就是向國民黨投降，老老實實在蔣先生領導下作一份工作。」

江青抿嘴笑道：「到時老蔣也許會委你當國民政府副主席的。」

毛澤東搖頭道：「不可能，就算蔣先生有這個意思，國民黨內部及其他黨派人士也會羣起反對的。」

江青說道：「就是再小一點的官也勉強幹着算了。你不是一心要當湖南省政府主席嗎？」

毛澤東搖頭道：「談何容易，封疆大吏，尤其是湖南省，全國最富庶之區，想的人太多。如果我同蔣先生有私人關係，暗地替他作過事，也許還有希望，但是，卻沒有，我不是不想，而是根本沾不上。」

周恩來一顆心霈霍地跳，不知道毛澤東究竟又有什麼花樣。

江青問道：「照你說應該怎麼辦呢？」

毛澤東說道：「這就是我要同周恩來同志討論的主題了。」

周恩來連忙說道：「主席有什麼高見，只管吩咐。」

毛澤東說道：「我們要乘日本戰敗之前，擴大地盤，增加兵力，到了勝利後，我們兵力愈大，地位就愈穩固。」

周恩來說道：「主席意見永遠正確，我也是這樣想。」

毛澤東說道：「但是，一味私自擴張，也不是辦法，我們必須擴張一個階段之後，與國民黨談判，要國民黨承認既成事實。國民黨承認之後，我們再擴張，再判談，這樣就像獅子滾綉球一樣，越滾越大。」

江青抿嘴笑道：「蔣先生是何等樣人，你的把戲他會看不出。」

毛澤東丢掉手中烟蒂，又換了一根三砲台，說道：「我還有下文，你慢慢聽。爲了達到我們這項目的，必須要採取幾個步驟，第一步我們向莫斯科陳情，要求史大林同志支持我們，派出紅軍在新疆點一把火，第二要日本皇軍向後方進攻，如果能攻下重慶，天下我們就有一半了。」

江青插嘴道：「潤之，你可別怪我打岔，史大林同志是自己人，你提出要求，還不能不採納，日本是我們的敵人，怎會聽你的話。」

毛澤東笑道：「這種奧妙，非你所知。」

江青說道：「我不懂，相信周副主席也不懂，你還是說明白些吧！」

毛澤東說道：「你應當明白一點，敵人的敵人就是盟友。」

周恩來聽了這句話已明白大半，但是不敢開口，江青仍然追問是什麼意思。

毛澤東說道：「我問你，日本最大敵人是誰？」

江青說道：「當然是國民黨了，不是蔣先生堅持抗戰，拖住一百多萬日軍，日本此時應當打到華盛頓了。」

毛澤東笑道：「日本最大敵人是蔣先生，我們最大敵人也是蔣先生，我們同日本是不是變成了盟友。」

江青「啊」了一聲，說道：「潤之，這不變成當漢奸了嗎？你怎麼又跟汪精衛學習。」

毛澤東搖頭幌腦笑道：「你的思想還未搞通，搞政治要抓權力，抓到了權力就是神聖不可侵犯，誰還敢問你是不是勾結過日本人。」

江青說道：「潤之，無論走那條路，千萬不要走汪衛精的路。」

毛澤東笑道：「我本是汪先生的學生，不過，我已經青出於藍，不會像汪先生這麼笨，他赤手空拳投向日本，當然要聽日本人擺佈，我是帶着大筆本錢同日本人合夥作生意，日本人要遷就我，絕不敢欺負我。」

江青問道：「你有什麼辦法使日本人相信你。」

毛澤東笑道：「這就用着恩來同志了。」

周恩來嚇得幾乎從椅子上跳起來，問道：「主席，怎樣用得着我。」

毛澤東說道：「你放心，我不會要去向日本人談判的，所謂合作，只是默契，此事我軍在前方行之已久。你知道津浦路以東，隴海路以北，皆有國民黨的軍隊在打游擊，每隔幾個月他們就要越過鐵路去後方領彈藥，等到領了彈藥回來，又要過鐵路時，被我方查聽淸楚，就當國民黨軍隊決定今晚在某處越過鐵路時，我軍一早在鐵路兩側大樹及電桿上，貼上標語，歡迎中央軍由此地通過，白天日軍巡邏看見之後，就在當地埋伏上重兵，晚間國民黨軍隊一接近，就遭遇日軍埋伏，必然要遭受重大損失，敗兵向四處奔逃，我軍已在遠處佈下天羅地網，結果全部被捉住，官就地活埋，兵撥入連裏當兵，武器，日軍根本不要，全部丢下給我們。」

江青說道：「還有這樣的事，辦法雖高，只是狠了一點。」

毛澤東說道：「無毒不丈夫，不是與日軍合作，怎能消滅在敵後的國民黨軍，我軍又怎能發展得這麼快。」

周恩來不敢接腔，只是靜聽。江青卻忍不住了，問道：「你剛才說用着恩來同志，不知是什麼意思。」

毛澤東說道：「現在言歸正傳，日軍因爲在太平洋戰場處於不利地位，亟待擺脫中國戰爭，因此，最近不斷發動攻勢，三次長沙大戰之後又有常德大戰，下一步不知又想在何處發動攻勢，我方若能取得國民黨在各戰場兵力配備圖送與日軍，引導他們進攻，日軍愈得勢，國民黨的力量也就愈削弱，相反的，對我們就更爲有利。如果日本皇軍能攻下重慶，國民黨政府只有遷都去昆明，整個長江以北就全是我們的了。」

聽到這裏，江青、周恩來都明白了，周恩來不能裝啞吧，問道：「主席意見自是正確，不過，這件事又怎能用上力。」

毛澤東說道：「你到重慶之後，可以想辦法竊得國民黨軍事機密情報，送到延安來，我自有辦法交與日本特務人員，由他們送去日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發動攻勢，擊潰國民黨主力，這樣我們就向成功邁進一步。」

殷汝耕與川島芳子（上）

芝翁

對日抗戰勝利後，政府爲申國法而肅綱紀，於是有肅奸之舉，凡曾在敵寇卵翼下供驅使之漢奸，紛紛被捕。殷汝耕以僞「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長官」的身份被逮，經過司法程序，由逐級法院審訊的結果，依據「懲治漢奸條例」，判處極刑，於三十六年七月五日，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內東邊曠場執行。

這個被誘叛國、甘爲傀儡的老牌漢奸，原是世家子弟，自幼留日，頗有「日本通」之稱，一二八淞滬之役，是上海市政府一名參事，奉命辦理停戰後的對日交涉與收回被佔地區等，頗爲市長吳鐵城所倚重。不料後來到了華北，竟然變節，做了所謂冀東長官，七七事變發生，這僞政權便解體了。及到日本投降，在北平將他捕獲，遞解南來，押禁在老虎橋獄裏，與潘毓湛、韋乃綸同囚一室。在獄中，自知決無可倖免，終日唸佛，了無嗔意，及至被提出執行槍決時，還故示從容，徐步出來。臨命之頃，檢察官照例宣讀判決書後問他有無遺言時，他忽睜着失神的眼珠說：「我很奇怪，當初不是我要組織冀東政府的，爲什麼今天要槍斃我？……」說到這裏，自然容不得他再嚕囌了，便由法警押了下去。……

一槍畢命，氣絕屍陳，不値細說；倒是他臨死說的那句話，不知者以爲他之變節事敵，好像還有怎樣一段微妙的內幕似的，應予從頭細述，庶不至由胡猜而致誤解。

自一九一〇年日本吞併朝鮮後，它以其國家的命運，交給那些愚昧而貪得無饜的軍人政客，大規模的侵入中國大陸，喊出「滿蒙生命線」的狂妄口號，得寸進尺，靡有止境，乃有「九一八」的瀋陽事件，隨而製造了「滿洲國」傀儡政權。隨之而來者，又製造內蒙華北獨立的陰謀，並毫無忌憚地說：「中國必須認淸日本生存與發展的權利以及滿洲國的生存與華北間的必然聯繫，華北係爲適應滿洲國生存與發展之必然的存在。」（川越茂語）這是日本攫取東北及熱河以後對於華北的一貫目的。因此他喊出「華北特殊化」，「華北自治運動」，想不費一兵，不耗一彈，用「偷天換日」的政治掩眼去，無形內改變華北的顏色，使日本帝國[illegible]

洲國面積還要大的一個外圍組織。

這時他們所用的貓腳爪，便是號稱遠東的「窩崙斯」，被中國人詛咒爲「土匪源」的土肥原賢二，以及他下面的今井武夫少佐、田島彥太郎少佐，谷荻那華雄少佐，外加一個蛇蝎美人金璧輝亦卽川島芳子中佐。

土肥原一干人，認爲中國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尙有若干由軍閥蛻變而來的武人，如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山東等省，他們之服從是形式多於實際，倘藉自治之名加以策動，可免軍閥勢力之溶消，阻止中央勢力之伸展，另成一個華北統治力量，好由日方擺佈。

自民國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卅一日「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不斷阻止中國武裝保安隊開入戰區，同時加緊地方的「匪化」，繼續在察東察北，推進擾亂行動，由川島芳子收編了七八千名的土匪組成「皇協軍」，無時不以武裝作爲威脅中國屈服的手段。及廿四年六月所謂河北事件發生，中國中央軍隊及原有之東北軍盡數南調，平津及河北省黨部也停止活動，限制了中國政府對河北省的控制力，日本的關東軍與天津駐屯軍密切加緊聯繫——關東軍擔任蒙古方面的運動，駐屯軍擔任華北方面的運動。據他們自己所說的理由：「製造這個自治運動的用意，目的之一，爲製造滿洲國手段的延長，消極地防止蘇聯勢力從外蒙南侵；爲積極的扶植當時頗負人望的蒙古德王，利用其聲勢由領導內蒙政權的基礎上擴展而爲蒙族共主，合併內外蒙古爲一個獨立國家。目的之二：爲製造華北自治政權，因當時南京的國民政府號召收復失地，極具鼓動性與號召力，必須將華北造成特殊化，作爲緩衝地帶，解除對滿洲的威脅，並以打擊南京的抗日勢力。」（日陸軍省兵務局局長田中隆吉所供）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宋哲元任委員長，負責守衛平津一帶，土肥原鬼頭鬼腦的常去活動，慫恿他和日方合作。

政治方面：他要求宋氏成立自治政府，通電脫離國民政府，所有南京派駐的情報機關限令撤退，並以高壓手段統制言論。經濟方面：要求補設津石

重歐美貨物入口稅，減低日本貨物稅。

軍事方面：他要求在豐台增加日駐屯軍一大隊。其誘惑條件：擁護宋哲元爲華北自治政府主席，日方盡量予以軍事及經濟的支援。此時之土肥原已由關東軍的南次郎司令官之命，在華北受駐屯軍多田駿司令官的指揮下進行對我分化工作。

土肥原這人眞把中國人一個個都看「扁」了，他一廂情願的計劃，準備抬出吳佩孚做華北五省的軍政首領，他自己做着華北五省自治政府顧問，一如當年藤博文之駐朝鮮那樣。可是，他的陰謀詭計無法達成者，由於吳佩孚之不屈，宋哲元之持重，以及山西之閻錫山與山東之韓復榘的反對，一個個都不願與所謂自治運動發生關係。

同時天津學生兩次反「自治」的示威，掀起救亡的高潮，喚醒了最警覺的民族靈魂；這革命的愛國情緒，對於華北民眾乃至士兵的影響，亦日趨擴大，卽使部隊長願與日本妥協，軍隊裏的士兵也是不會答應或盲從的，這一點那班將官們是認識淸楚的。漸漸土原肥也覺得不對了，暗暗跌足叫苦，看看所吹的大氣，成幻成空，而無法交差，便只有向殷汝耕這軟體小官僚作牛刀之小試。

殷汝耕那時的職務，是冀東區行政督察專員，轄有廿二個縣區，專員公署設在通縣。

這個職位是民廿一以後才設置的，爲省府輔導機關，還兼有區保安司令的銜頭，對於轄區內各縣市之保安團隊水陸公安警察及一切武裝自衛之民眾組織，有指揮監督之權，但自從河北事件發生之後，這一帶地方指定爲「緩衝區」，是不容有中國武裝隊伍的地帶。其時所謂「皇協軍」的金司令——卽川島芳子所帶的一批土匪，因在熱河境內胡作胡爲，關東軍方面認爲這顆棋子，正可用以擾亂河北省東部，縱是出個什麼亂子挨了頭刀，也好作爲侵畧的藉口，便命令將這支破爛槍械的皇協軍移赴山海關邊境沽源獨石口附近一帶緩衝區去駐紮。

正當土肥原挖耳抓腮猴急着無法交差之時，擬對冀東區來個應景文章，恰好這個蛇蝎美人到來，便決定用她爲餌，好使這戀位好色的殷汝耕上鉤。

殷汝耕是個紈袴出身的小開，祖上以經營蠟燭店起家，提起「殷大同」的蠟燭店，澆出來的蠟燭，不論大小，從開頭點起直到燭跋，烟不冒、油不流，別家總做不出它的貨色來，發達之後，財富日積，後代小輩，讀書留洋做官，也頗有其人，殷汝耕黠巧而能幹，人長得很漂亮，也很會應付，只是利慾薰心，貪色如命。自接任這個行政督察專員不久，轄地成了「緩衝區」，政務錯雜紛紜，動輒得咎，委實不大好辦，也自有許多碰到頭痛的感覺，無如他一心戀棧，又自忖是日本通，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遇有交涉，隨便遷就一些，也就過去了，更加上這個地方，已成爲中樞法令伸展不到的特殊地區，只要日本方面沒有十分和他過不去，也樂得「好爵自縻」。

說到當年日本侵畧我國華北的作風，由今思之，還使人不寒而慄。民國二十三年間，日本卽逼迫中國海關的緝私隊，自長城區域撤逐，同時以金錢的誘惑，槍刺的威脅，阻止海關巡弋小艇，在長城南岸行使職權。在冀東呢，更是日本走私活動的大本營，起初尙限於白糖、人造絲、及香烟等，漸漸地汽油、麵粉、棉織品和其他大批物品，也洪水似的衝了進來。

這種大規模的毫無顧忌的走私活動，日本人自稱爲「特殊貿易」，而且肆無忌憚地公開宣稱他們的目的，是要藉此以強迫中國方面減低關稅，直到日本可以達到「自由運銷」的程度爲止。這種猙獰的面目，乾脆說是全力鼓勵走私，來摧毀中國之財政制度，成了日本侵華之雙線活動。

在冀東，日人除了走私之外，最狠毒的手段，莫如販毒。當時外報曾刋載鐵爾曼（H. Tiltman）所說：「日本人用種種方法誘引中國人吸毒。這種公開毒害中國人民以消滅華人抵抗的手段，猶還不足，更於其製造的藥品中攙入毒素，如腹痛藥，小兒藥，療肺藥，以及號稱強壯劑補體劑種種藥品，滲入嗎啡或海洛英混製，使華人無意中沾染毒物而不覺成癮。」又埃及的巴沙（R. Pasha）在美國出席第廿二屆禁烟會議席上也說：「在遠東，凡呢？就是販毒。」

「當僞滿軍隊佔領察北時，種烟面積及產量卽強迫隨之增加，並設有嗎啡製造廠，」又謂：「北平天津及所謂不駐軍區域之河北省，已成爲世界非法製造海洛英之場所，平津及冀東之可怕情形，尤不堪言狀。地方當局不僅氾濫毒品無法制止，反而從事漁利。……」

因爲日本大量走私和販毒，浪人與商人陡獲暴利，冀東這地方形成畸型繁盛起來，所謂「雅樓」之鴉片館與花茶室酒家等等應運而生，自然更少不了以女人爲號召，那些使人墮落的地方，門口均掛有「聘請某某女士招待」的字樣。在這種情形之下，冀東的財稅反靠了這些彌補來維持。殷汝耕始而睜一眼閉一眼，繼而受不了物質金錢的誘惑，也樂得遷就了。不過他感到頭痛的，就是日方所設的「通州特務機關」中使用的中國「腿子」，這班地痞流氓，勾結日本浪人特務，無惡不作，甘爲民族敗類，魚肉自己同胞，卽對本國官署，恃有日本人撐腰，爲所欲爲，那有什麼在他眼裏？殷汝耕碰到這班人便頭痛，硬不起來，只有隨和地對他們有所要求，勉予答允，於是整個冀東便成了烏烟瘴氣的地方了。

一天，殷汝耕正在專員公署裏，忽報皇協軍的金司令來訪，不由得心頭一震。他早知道金司令金璧輝，便是有名的川島芳子，這神祕的女人，在熱河收編了土匪之後，易釵而弁做起司令來，更有日本憲兵警察甚至日本軍隊，通同一氣，騷擾地方，近來開到「緩衝區」地帶，此來一定有所要挾，乃至什麼嚴重問題發生，算來又得經一番交涉了，但她既來了，也只好硬着頭皮接見。當兩人在專員署接待室相見時，殷汝耕偷覷這頂頂大名的女人，全身戎裝，黑皮高統皮靴，十足日本軍官打扮，身材不怎麼高，卻有一個挺拔的鼻子，一對秀媚的眼睛，骨肉停勻，肌膚細膩，一排像編貝般的牙齒，襯着小嘴兒，雖不是絕世風姿，卻具有一股懾人的魅力。當他和她握手互道久仰之際，殷汝耕柔荑在握，心旌也免不了搖搖了。

陳公博逃亡日本目覩記（一）

任思

年來日人對近代歷史故事大感興趣，尤其對太平洋戰爭期內各種經過爲然，那是因爲經歷過太平洋戰爭的人，多數尙在人間，通過了這些尙未作古人所口述，一切顯得更生動親切。以下介紹的一段「陳公博逃亡日本」經過，就分別由好幾個親歷目覩的人分段口述、綜合而構成的。前年我在日本小住，偶然在不同的場合發現了這些資料，覺得把它們連貫起來，倒也相當有趣，故草就本篇，聊供本刋讀者談助。

岡田清憶述南京末日

以下請先看日治末期南京「日軍總司令部」軍事顧問岡田清的憶述。此人現在是東京一間商行的董事，住在東京世田谷區。他說：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十六兩天，南京市面一片『不安』氣氛，因爲日皇已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南京汪政府的那班要人，都擔心自己的未來命運。這批要人當中，主要的一批我們稱爲『公館派』，也就是汪兆銘派，汪本人已於前一年（卽一九四四年）在日本逝世，所以該派頭目已由他的夫人陳璧君所代，由她統屬之下，有外交部長褚民誼、內政部長梅思平、曾任宣傳部長而調任安徽省長的林柏生，做過實業部長的陳君慧、經理總監何炳賢、行政院秘書長周隆庠等，至於那時已任主席的陳公博，則不算什麽派，在我們日人看來，他是單獨地存在的。

「和『公館派』對立的，則是以周佛海爲首的『周派』，此外還有立法院梁鴻志、陳羣；海軍部長任援道等，也都自成派別，內容相當複雜。

「當時南京的汪公館在頤和路，該路中央有一人所佔，而我所住的地方，是與頤和路成交义點的牯嶺路十六號，和我相隔一間的鄰居，就是周佛海的心腹羅君強的私邸，對面則是滿洲國駐南京大使館，其鄰是陳羣寓所，從我家可以大聲叫過去，對面是聽得見的。陳羣當時任考試院長，是個沒有實權的高位。他和汪精衞同是日本法政大學出身，我因爲在以前『維新政府』時代工作關係，與陳羣相稔，現在又對鄰而居，所以很熟絡，加上陳羣一直不很得意，喜歡找我聊天，發發牢騷，我經常從他那裏聽到許多有趣的消息。其中如某幾位官太搓麻將啦！陳君慧家裏的雀局則卜晝而不卜夜啦，多數是三女一男啦！又如：羅君強近日則喜與南京市長周學昌喝酒啦之類，要言之，都是些無關痛癢的『情報』。

人心惶惶樹倒猢猻散

「但是進入八月（一九四五）以後，由於日本的戰場已明顯逆轉，陳羣對我談及的『消息』已不再那麽輕鬆，他說的是有關汪政府要人們對大局的擔心，因爲這些要人，自己家裏都有短波收音機，可以收聽重慶或美國方面的廣播；對於原子彈投下廣島，盟國迫令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類的消息，都知之甚詳。特別是周佛海、丁默邨之流，更有意無意之間，向人透露他們和重慶方面有直接聯絡，消息靈通，引得其他達官貴人，莫不設法向他們打聽消息。

「陳公博的公館裏，連日召開會議，但是會議是沒有結論的，到頭來不過是傳出一些『周佛海式』的重慶情報，眞僞莫辨。有一晚，我在陳羣家裏吃飯，席上還有我的一位拜把子兄弟——湖北省主陳羣的一番話，他說：

『萬一日本屈服，我們這班人的命運相當可悲，目前只有周佛海自稱他是重慶CC集團（按：指陳立夫、陳果夫）在和平區的負責人，所以他可以安然無事，至於其餘的汪政府要人，就難免目爲漢奸囉！』

陳羣嘆了一口氣，又說：

『其實，我們何嘗做了什麽壞事，國民政府退入重慶抗戰到底，淪陷區的老姓難道就不必照應了？我們這一班人，不過是在國民政府還沒有回來之前，代爲照顧一下淪陷區的民衆吧了。』

「陳羣最後認爲，卽使他們被指爲漢奸，充其量也不過是撤職、沒收財產、坐幾年牢吧？相信不致於判死刑的；但是陳公博就不同，因爲他是一面幌子，無論如何，擒賊擒王，他是難免澈底清算一番了。

「果也，在八月十一（十二）日，陳羣告訴我：『陳公博已決定亡命日本。』消息從何而來？自然有其根據。但是一經傳出，南京城內全體要人，人心惶惶。老實說，不管你是什麽派，陳公博這時總是最高領導人物，他也要走了，其他的人的狼狽，也就可想而知！」

日本急欲與重慶謀和

以下的一節，就是當年日本派駐汪政府軍事顧問團人員小川哲雄中尉的憶述。小川是安排陳公博逃亡的負責人，他說：

「一九四四年九月，東京舉行過一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事前給予中國派遣軍以一項特別指示，署稱：「汝等如有任何善策，認爲可以使中國大

萬人意見

香港同胞回鄉 實際是救濟隊伍

無線電視有聲無影旨在遮羞

人傑先生：

當此一元復始之日，我首先以虔誠心情，敬祝台端新春愉快，身體健康，共同爲反共勝利，拯救大陸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奮鬪！

除夕晚上麗的電視台播映香港市民回鄉探親，據說人數眾多，雖未加置評，尙有映出僑胞們每人挑了兩袋沉重物品，在車站擠迫上車。由此使人想像到，也是我本人當年經歷過，大陸同胞無衣無食，難以卒歲。香港僑胞爲了骨肉親情，把衣物食物挑回鄉間，救濟親友並非爲了探親，祇是出於無奈而已。稍有頭腦的人，也想像得到在毛共壓迫下的同胞，到了何等痛苦的程度，簡直呼天莫應，借貸無門。

不期今年農曆年初一晚上七時半，扭開無線電視台收看新聞報導，竟聽到該台播放人李大維報告「新春市民回鄉探親非常踴躍，今天回鄉人數有二萬多人」。惟是銀幕並無放出影像，分明故意爲毛共遮羞。當香港市民盡是「傻瓜」，祇識聽不識辨。不播映的原因是怕僑胞們見到那些「救濟運輸隊伍」精神緊張，愁眉苦臉，更擔心在深圳被嚴格搜查，不准過關，要把「救濟品」挑轉來，又要繳納「倉租」。更有一些人憂心回去後不能回港。所以不少人的表情，憂形於色。該電視台爲了討好他們的殘民主子，祇好報喜不報憂。

既不想表現大陸同胞亟待海外親友救濟，而不把香港市民所挑的重擔播放出來，何必要作口頭報導？我初以爲這畢業於中華民國政治大學的人[illegible]時半收看「港聞摘要」重播，亦無畫面，可證明該台立心爲毛共遮羞。

香港是自由社會，如受毛共走狗限制不准播映，何必做殘民者的傳聲筒？我深知共產黨徒識說謊，好話講盡，想不到他們的同路人也「學習」得如此「成功」，用說「好話」來欺騙海外人士。我們如果同情大陸同胞的疾苦，希望正義人士擦亮眼睛，認識那些錢迷心竅的民族罪人！

弟思華敬上

給中大學生報編輯的公開信

袁暘照

萬人傑先生：

最近讀完古鶴翔先生在貴刊三二一期引用中大學生報第五卷，第十一期社論，題目爲「中國必須統一」一節，其內容我不欲重複引述，免浪費篇幅。爲了喚醒那些被充滿毛黨統戰陰謀及騙人伎倆來痲醉的熱血青年，不能不澄清「中國必須統一」的眞理，告訴僑胞，告訴該校有良知的同學。同時使青年學生們提高警覺，不可因一時愛國心所驅使，受人利用，誤入殘民以逞的共特陷阱，則愛國反爲害國了。

第一、中國原本就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自民國十四年蔣總司令繼承國父遺志，整軍經武，統兵北伐，掃除大軍閥如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等。民國十六年義服張學良，於是全國抵定於青天白日旗下的中華民國。無論在教育、建設、經濟及治安，都循正規途徑，逐步推進施行，上了正軌。若稍假時日，必定達到民康物阜，富強安樂之境，絕無疑問。詎料引起百年處心積慮以謀我之日本軍閥所嫉妒，加速進行侵畧，不惜甘爲戎首，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挑起震驚世界的蘆溝橋戰禍。如果當時不是中國已經統一，蔣委員長領導全民抗戰，打敗日本，我們炎黃子孫，縱使不是全部死於日本皇軍軍刀之下，亦都早已成爲亡國奴了。當時毛共縮處陝西延安一隅之地，縱使厚顏無恥，向日軍投降，總不會獲得饒恕，活到今日。就算亞洲各個民族也都成了東亞共榮圈的奴隸無疑，香港呢？也變成了當時日軍稱爲昭南島了，那還有在這倘有自由的殖民地？那些高叫「回歸」、「認同」，昧着良心，侈說「統一」，甘爲殘殺同胞的毛共爪牙存在呢？

國軍八年抗戰，拖住百萬日軍於泥足之中，使他們「南進」「北進」都無法與德義會師，不然，縱使美國可以倖存，歐洲就大成問題，還會留着那些蠢才狂叫亂吠嗎？

第二、誰人分裂中國的統一呢？自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中國數千年來的帝王家天下統治後，成立中華民國，直至蔣委員長（當時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亦即全國最高統帥）領導抗日勝利，都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中華民國始終是一個合法的國號、合法的政府。毛共祇是蘇俄的附庸，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高掛馬、恩、列、史魔像，叫史太林爲爺爺，足以明證。奉送我國東北三省數萬方里國土換來俄賤賜給作亂的本錢，因而分裂我

國」，殘殺我同胞，由此可知分裂中國的正是毛共，何勞這班受毛共餘唾之徒來叫「統一」呢？

鐵一般的事實，中華民族是一個五族共和的國家，訓政時期約法規定，及憲法的明文說明，各民族一律平等，亦爲世界各國所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旣是聯合國組織之發起人，又是安全理事會五委員國之一，誰說中國未曾統一呢？還要這班無知之輩來叫「統一」麼！

第三、今天破壞統一的罪魁就是毛澤東及其走狗，毛澤東在抗日期間僞裝向國府投誠，陽爲抗日，實際私通日寇，背後襲擊國軍，乘着國府全力抗日，竊據地盤，非法成立「邊區政府」，違抗中央命令，消滅地方抗日團隊，收容僞軍等等，實際上毛澤東比汪精衛的罪孽還重的大漢奸、賣國賊！

汪精衛雖做了漢奸，尙不敢毀滅中華民國的國號，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未有把淪陷區同胞殘殺，更未有叫日皇爲爺爺，叫日本人爲老大哥。最無恥的稱呼亦不過「日中兄弟國」而已。毛澤東叫蘇俄爲祖國，稱史太林爲爺爺，蘇俄人爲老大哥，公然聲稱向蘇聯一面倒，他的人格比漢奸下流，正式是賣國賊。

第四、「中國必須統一」，怎樣統一呢？我們要「統一」在三民主義之下，自由自在，民生康樂，民康物阜的中華民國，抑或「統」在拜外國馬、恩、史爲祖宗，受着殘殺鬬爭，食不飽、穿不暖，病無醫藥，役如牛馬，死於鐵蹄下以千萬計的共產政權呢？相信違背良心的毛共爪牙在內，也無不取前者而放棄後者，否則何以他們大肆叫囂，叫人「回歸」、「認同」的准同志，或同同志，在這驅帝城（共產黨術語），受英美帝國主義腐化的生活而不回歸到他們認同的祖國呢？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炎黃子孫，當然我們衷心擁護中國「統一」，也不容中國分裂。我們說來說去都要「統一」在 國父孫中山繼承先聖民胞物與，綱常倫理擷取精華而創的三民主義，包括民治、民有、民享的中華民國，鄙棄出賣國家民族，拜馬、恩、列、史爲祖宗，叫史太林爲爺爺，殘殺同胞的毛共政權。

左仔播歌舞恰好諷刺了中共

今天共黨政權是大陸唯一地主

新地主剝削農民有甚於舊地主

老萬：

一月二十三日無線電視台放映「中國歌舞特輯」，由香港「新聯」「鳳凰」「長城」三間影業公司演員演出。有歌舞、獨奏、獨唱、話劇等。演出者歌舞唱做熟練，在純藝術方面，可說成功。但歌舞內容，在我們曾經滄海的人看，不是味兒。不但歌功頌德，簡直是中共海外宣傳隊，恰如「解放大陸」時中共的『文工隊』大會演。

有一幕舞劇寫地主催租，迫農民出賣女兒寫賣身契，在掙扎中，女兒父親給地主手下打死，引起民憤，跟着農民團結起來，對地主壓迫進行反抗，結果打垮地主階級。

其實，這只是當時社會中極少數的一部份，地主階級大多數不是壞人，中共爲消滅地主階級，一竹竿打一船人，把地主階級通通說成壞人。這幕話劇取材中共當年宣傳劇「收租院」，想不到二十多年後，這類宣傳劇在海外還有市場！

此類宣傳劇只有青少年和對中共無深刻認識的人上當。中共深知此輩青少年對過往歷史無多大認識，因此搏命把革命輸出，向海外廣泛宣傳。記憶所及，地主每逢過年過節，特地多辦酒菜，請終年幫他做工的僱農全家大小，到地主家大食一餐，以謝僱農終年辛勞，此足以表現我國民間的溫暖人情。

但今天大地主是中共，每逢過年過節，有否請全體農民大食一餐？單從此點看，中共剝削農民的勞力，比從前的地主階級超過無限倍。因此，中共的翻版宣傳，不値我輩領畧過「甜頭」的人奉復。

重聽「白毛女」插曲，看完這套中國歌舞特輯，不禁打了個冷震，還以爲自己處身大陸。

「『中國紅燈牌』特級花生油，清香味美，令你食得全家舒暢，喜氣洋洋！」

大陸同胞如有機會聽到這等吸引的廣告，和自己每月配給二兩至四兩黑油或雜油，不知作何感想！老妻云：你多事啦，他爲了聽外滙呀。不錯，中共爲了輸出革命，赤化世界，在需錢，不惜花大筆從人民身上刮來的廣告費，推銷工農血汗商品！

中共倒行逆施，此種情形，大陸人民永遠見不到，除非回鄉者相告。還有配不夠口糧的穀米、肉類，沒豬養無肉票配給，農村沒有淡水魚賣，想買點鹹魚佐膳，打响鑼找遍全村也找不到。不只農村無所見，城市也買不到，全部加工出口，鹹魚渣不留條賣給農民。

至於城市供給回歸者享受的「小賣部」食品，農民見到，只能流口水，有如「豈家鷄」，見水唔得飲。

類似「收租院」的宣傳劇，正好說明廣大人民在中共專橫壓制下，只能啞忍，肉在俎上，廣大人群一股怒火，唯有埋藏心坎，將來有什麼風吹草動，滙合不滿下放青年，是埋葬中共的力量！中共的本質是欺善怕惡，同胞們！不要小看自己，七億老百姓團結起來，一人一把菜刀，問中共毛頭幾許，今天極需有個番生「吳廣」「陳勝」，點燃七億人民心中怒火，燒向中共，堅決鬬垮全國最大地主階級中共，解救水深火熱的同胞！

流浪漢

（六十三年一月十四日）

從家書看大陸生活

帶病開路拚命拿工分
草菅人命惡過秦始皇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半打工而有時間沉浸在與朋友通信，與大陸家人通信與滙欵接濟的一個人。有人說：與大陸通訊，特別是滙欵接濟家人，是一項浪費也實在太危險的事，況乎自身逾半百，孤零零一個人在海外，情況太悲慘。身居大陸地獄邊緣的香港，不思積聚，一味以大陸家人飢寒為念，垂憐他、同情他、接濟他，在彼來說，或者贏得目前寬解，卻種下日後禍根。共產黨的政策是哭笑無常，昔是今非的，你今日迎合他的需要政策而鋼骨削皮接濟他，後日黐線神經佬、魔鬼閻羅王，如大鳴大放而轉眼反右肅反的刀鋸鼎鑊擺出來，你在鐵幕內的家人就吃不消，完蛋了！故有的海外親人，忍苦以待，「打落牙齒和血吞」，管他鐵幕內親人如何呼飢叫冷，生捱死捱，不寄一錢，不滙一文，是忍心嗎？不是的，蓋深知「愛之卽所以害之」也。

我知道有幾個在中華民國統治大陸時，在農村當保甲長，當鎮長，在四九年或五〇年走難離開已二十三、四年，其兒女們從母腹出世後，隨母行乞者有之，在學齡兒童時，沒有書讀，有的上學三兩年，到十五、六歲時，雖在農村，仍有下放，給他跟隨大伙陣兒上山下田，勞役得不像人，也一個個生了病——肝炎症、水腫腳、心氣痛、胃病、氣管炎、肺結核等，無一倖免，把病帶了回舊居，一直至現在不曾好。自中共乒乓球外交，尼克遜訪大陸後，來信向海外親人要錢、要藥、要布、要衣服鞋襪，而信上仍寫老少平安，生活是幸福，長年勞作耕種，晚上還要下田，美其名曰「挑燈夜戰」，把收割的穀子交到共產黨公社去，而月月向他領出價購，有的當時實在拿不出錢而有掛欠，一年結束而有年結，於是某也欠欵若干，某也欠若干，有的勞力多，自己雜糧或者比較多，工分計算尙有歸欵，於是欠欵者來信，父親、哥哥、舅父……，這是欠到公社的口糧欵，口食肚裝的，要歸的要歸，自然掛欠的非還淸不可，一似是天經地義的。

我們想想：做了一輩子農奴牛馬，一年計算，將工分抵不淸，還有掛欠，這是什麼道理？海外有親人，來信要錢，但甚多是沒有親人在海外的，怎麼辦？

寄出去給家人的小郵包，自舊衣服寄不出去之後，向「國貨公司」買天壇牌白恤衫兩件，共計港幣三十餘元，再搭攤檔買的斜布西褲一條十餘元，總共是港幣四十餘元，來信稅欵，竟是「人民幣」二十二元六角八分，合港幣多少可以算得出，等於買價甚或超出買價，其剝削之狠，可說空前！

過去時代，農民是所謂「半年辛苦半年閒」的，現在接得家信，大兒於六七年來的老病之軀，——肺結核病，派去崇山峻嶺的山上開馬路、打石炮，早幾日回家拿油鹽米菜，來信說：這次差派，事先毫無準備，由公社突然派我去，不能推辭。打石炮用具（不知是否風機？）非常重，用一段時間，全身要癱瘓，但不努力，將來又拿不到工分，所以就只有拚命。天寒地霜，北風大，所以手腳都開裂！但父親不要掛念，為了明天的幸福生活，我會好好照顧身體，現在因受風寒，聲音也啞了，到實在不能支持時再說。

編輯先生、讀者諸位：這是什麼世界，是不是人間地獄，火山、刀嵯、油鍋的世界？有肺病最低限度無藥可療，是要好好休息調養的，共產黨認為他是逃亡反動地主的子女，派他帶病修馬路、打風鑽？自由地區，工程建築，有機械開山塡海，老百姓開工有相當代價的工錢，假如不如意，還可以集體罷工抗議。共產黨的地獄嗎，休想談這些，有機械金錢援助非洲小國，獨窮山僻壤地，老百姓用手鋤肩挑來開馬路，其草菅人命，可能秦始皇築長城也瞠乎其後！

讀者張國威上

送牛迎虎群魔懾服
赤禍消亡萍鄉相會
台讀者爭閱「萬人會刊」

張仲仁先生：

千樹桃紅，得春光而增媚，兩岸柳綠，藉春氣以倍妍，物逢春而且然，人獲春之邀福，緬維　先生，男添百福，女納千祥，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松之茂，如柏之盛，送牛迎虎，象徵龍騰虎躍，群魔懾服，赤禍消亡，預祝明年此日，直通快車，安抵江西萍鄉流江村，專誠親到府上，共慶良辰，而晋屠蘇，不亦快哉，玆有讀者，愚有友四人自台灣回港賀節，順道到舍下坐談，見書架萬人週刊，每人索贈一本，盡如所願，皆大歡喜，及至翻閱萬人會刊，則使愚難如陳平之分肉，順得哥情失嫂意之嘆，蓋會刊每期僅存一份，而各人所爭，又是「忠告牆頭草」及「國慶感言」之兩份，（四友皆是在台讀醫科）少年氣盛，爭至面紅耳赤，結果以象棋勝敗，而定取捨，亦趣事也，不遠千里而來，當使各人高興而去，愚承諾為各人設法搜羅，未審　先生可否助愚完成千金一諾之語，如承支援，請代設法將「忠告牆頭草」及「國慶感言」每張四份，携同府下，來電舍下，俾愚親到貴處提取，蓋郵寄常有延悞也，尊意以為如何？「自力何人」愚不知也，四人詳詢，愚不答也，只勉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貴，況靑少一輩，為國家之將來棟樑耶，友聞而點首，珍重道別，結束萬人會刊之爭。

林××敬上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三十日

寫於工廠休息時

反共老兵建議

組織虧本公司 支持萬人經濟

萬人傑先生：

鄙人乃行伍老粗，不善客套，請恕冒昧。憶自一九六七，左仔意氣風發之際，滿地菠蘿，殺聲震天，人咸畏懼，惟先生挺身而出，衝入重圍，筆掃群魔。林彬遇害之前，鄙人對先生尚無深切崇敬，迨林彬遭襲後，而先生凌厲之筆鋒，勇往直前，不為左仔所屈！最難能者，置自身安全於不顧，與左仔作戰到底，勇矣哉！先生實不愧反共導師，自由前途之燈塔，從此萬人傑三字，深深刻入鄙人腦海，而「萬人雜誌」每期必搜購，間或誤期漏購，猶如齋期，索然無味。六七年視為精神糧食，閒靜快友，座右銘言，夜飯後，一燈相對，手卷「萬人雜誌」，臥看先生文章，其柔如絲，其硬如鐵，亦莊亦諧說理透澈，論事據其不誣，正是妙筆生花，令人不厭百回看，閱後，甜然入夢，否則輾轉床第，縱有齊人享受不如也。足見先生反共精誠，感人之深也。鄙籍惠州，現居離島坪洲，生性嫉惡如仇，恨共刺骨，但恨幼而失學，長更無謀，故十三歲投身戎伍，轉戰沙場，經大小十數戰役，幸不死又不傷，可算鋒鏑餘生。自一九四九年秋，奉令率隊轉進海南，直至海南島淪陷，於五〇年春，計渡逃港，荏苒時光，已經二十四番風汛矣。思之，戚令人惘然。落拓海角，寄人籬下，年屆花甲，垂垂老矣，然反共矢志，與日俱增。故一九六七年春，商得志同道合之反共義士組織惠州同鄉分會於坪洲，一九七〇年，又組織坪洲華僑聯誼會，一可聯絡鄉親感情，二可挽救騎牆份子，免為左派利用。每年雙十國慶，必隆重慶祝，務使青天白日旗飄揚全島，左派仁兄側目而視，其奈我何！

現閱先生浮生小品所告，因紙價飛漲，萬人週刊有停刊之虞，這還了得！鄙以為香港任何報刊可以停，他們為利，萬人週刊為義，斷斷不能關門。當此國家正處逆流之際，自由航渡，豈可失卻舵手，反共前途，又豈可失此明燈！尤其是香港一批矇查查之徒，更不能無此木鐸，以醒迷夢。鄙建議長期定戶及讀者，以無條件組織一個萬人週刊虧本公司，以便發揚光大萬人週刊。比方週刊本身照市價售出，仍須每月虧本一千元，由反共志士認捐，一股十元，蝕本一千，只須百股攬掂。為國可以捐軀，反共何吝捐錢，是否可行，請尊意卓裁。聚沙成塔，眾志成城，最後勝利，必不遠也。

弟反共老兵上

萬人協會春節團拜聯歡花絮

陳澤棠

萬人協會於農曆正月初五日，假座港島梅江飯店舉行春節聯歡會。是晚由於參加者眾，場面相當熱鬧，情況亦頗熱烈，會場內洋溢着一片喜氣，故此當晚的春節團拜聯歡大會實為一難得之盛會。在新春佳節能與志同道合的新知舊雨一同歡聚，實為人生一大樂事，而且藉此機會增進萬協會員，雜誌作家及萬人雜誌讀者之間的感情和聯繫，亦有很大好處和得益。

蒙會務主任張仲仁先生不嫌小弟學識淺陋，文筆拙劣，於盛會舉行翌晚搖電話來囑小弟試寫一些當晚聯歡會的花絮，真使小弟受寵若驚。張先生是我最敬愛的一位長者，也如此看得起我這無名小卒，他的盛情怎好意思推卻呢，只好唯命是聽，唯唯應諾。當晚躺在床上，只覺心驚肉跳，腦子胡思亂想，雙眼瞪着天花板，無法入睡。如是過了一夜，翌日試圖舉筆，只覺千頭萬緒不知從何寫起。坐了一天還不知該寫什麼。使我想起如果我有一天真的要靠寫稿賣文餬口的話，準會如廣東俗語所說：「餓死老婆瘟臭屋。」只好擱下筆來，留待明天。又一個失眠之夜，不過搜索枯腸總算捕捉到一點頭緒。第二天起來，先灌下一杯濃咖啡，然後鼓起勇氣，提起筆來，在原稿紙上作填字遊戲，如是真真寫寫，塗塗改改，正字蓋字，一場糊塗，不忍卒讀，只好把稿紙揉作一團，順手投進廢紙簍去。可是突然有所感觸，際此世界大鬧紙荒之時，如此浪費紙張，實屬暴殄天物，真要「小心小心，小心最後兩年也」。於是把它抬起來，小心壓平，雖然如此仍是摺痕千百，不忍卒睹。如是坐了整天，腦子中的「幾點墨水」終於給擠出來了，好不容易填滿數張稿紙，寫下幾則不讓矇查大主筆專美於前的所見、所聞、所思，使各位讀者讀了吃不下飯，大叫反胃的花絮。若想胃滯，請讀下去可也。當晚聚餐，大家都確實覺得是難逢盛會，感到非常滿意，唯一美中不足，乃萬會長去了台灣，趕不及回來參加此次盛會，使大會失色不少。有戲謔者說：「萬會長趕不及回來，恐怕是藉口吧，他是怕到來參加聚餐要派「利是」派到手軟也，因為今晚有很多小朋友前來參加這次聚餐呀！所以他只好用緩兵之計，搖個長途電話來向我們道賀並抱歉不能及時趕回來。另一個捉狹鬼更這樣說：「其實，萬會長這樣做，正是偷雞偷不到，反要貼揸米，因為他打電話回來的收費也頗不菲呀！用來分派紅封包還有剩呢！如此皆大歡喜，豈不更好？」喃嘸阿彌陀佛！請你們念在上天好生之德，大發慈悲，手下留情不要如此批評萬會長吧！這樣說真的太冤枉了我們的善長萬先生，其實萬會長一年五十二個星期都在大派「利是」，因為為了維持我們雜誌的出版，他每期都要自己掏腰包津貼呀！所有萬人雜誌的讀者都是萬會長的直接受惠者，只是我們都沒想及吧。小數怕長計，他給我們的無形「利是」不算是個小數目吧。小弟[illegible]

不合目，那不怪我才好。當晚的猜燈謎遊戲相當吸引，因爲有好幾個燈謎的謎面是很有趣的，圍觀競猜的人很多。有些很易猜中，有些則競猜者雖絞盡腦汁都沒法猜中，最早被人猜中的一個燈謎謎面是「朝東而溺」，猜人名，謎底原是「毛澤東」。大家都不猜別的人，卻幾乎同聲說那人是老毛，由此可見老毛受人痛恨的程度。「朝東而溺」或許是他將來的下場吧。林彪泉下有知，亦必渴望有此一天，報卻一箭之仇。（弟按：林彪據傳倒毛失敗，乘機逃亡，被毛共用飛彈轟下來，以致粉手碎骨）。另一個最有趣而又最難猜的謎面是：「麻子洗面，豆皮婆補粉」，猜毛共宣傳術語。因爲無人猜中，要勞始作俑者，蠹蟲師爺岑兄解說一番，博得哄堂大笑，原來謎底是：「深挖洞，廣積糧」。確實挖苦透了。各讀者請想想麻子洗臉是怎樣的，豆皮婆補粉又是怎樣的。敢保證你們笑刺肚皮也。岑兄不愧是個鬼才。

在宴席開始前，柳以青先生應邀爲我們高歌一曲助興。我們的秘書長（不是那破爛聯合國的）鄭秀堂先生亦不甘後人，走出來拍拍胸膛，自告奮勇用粵曲龍舟調唱出一曲慶賀今晚春節團拜。不用預作曲辭，憑急智即興唱出，有板有眼，字韻合調。不愧會友稱他做龍舟王。弟以爲他不單是本會註冊的龍舟王，更可做爲急智歌王張帝的師叔伯，因爲他較張帝早出道也。

席間有人倡議要向我們勞苦功高的張仲仁主任敬酒，此議一出，眾皆歡呼響應，可見張先生平日如何受眾會務主任以來，事事親力親爲，把全副精神放在會務上，把會務整頓，今天會務大會進展，張先生實功不可沒也。）謙虛的張先生沒法，只好站起來舉杯回敬，不過這杯酒實是一杯苦酒，因爲喝下這杯酒，又更增加張先生的責任心呀，敬酒實是罰酒，來日他更苦了。

當晚有獎問答遊戲是春節大贈送。曾副會長特別叮囑別出題太深，務使有份參加者均能獲得獎品，以免出現掃興場面也。曾副會長的顧慮我們亦早考慮到，總之，務求皆大歡喜。實行賣大飽。特別對那些小朋友及女仕們。其他的幸運兒萬人雜誌的長期作家胡養之先生也幸運地吃到一個。他要回答的那一條問題是很妙的題目是在星晚刊連載的「齊魯風雲」作者是誰？大家聽到都不禁掩嘴而笑，胡先生卻大方地說是「胡養之」很容易吞下了這個大飽，不必用水送下。另外一位郭先生，所回答的問題卻非易答者，不過已隨時有提場在旁，拯救人員隨時出動援助，可是郭先生卻不必帶動救援人員輕而易舉的不假思索的答中了，在座的許多朋友恐怕知道的也不多。因爲觸目所及，大多口瞪目呆，原來那條問題是萬人雜誌最近的那一期是第幾期。他衝口而出答道是第三二六期，可見郭先生確是我們雜誌的忠實讀者。（弟按：郭先生於前年從大陸逃港，曾於去年國慶聚餐會上向我們細述毛共統治下的種種苦況，當時感動了許多人，弟亦至今未遺忘。）

負責各項游藝節目的岑嘯雷兄，馬天、袁國良及小弟正感節目不足而，殺出一個程咬金，他就是我們的救星何先生，他向我們推出他的一個會玩魔術的朋友出來表演。何先生是外省人，說變戲法廣東人聽來是鞭屎×，有人戲謔道，若變不出戲法來，我們眞要鞭他的「屎×」了。何先生的朋友玩了兩套魔術，果是精彩。人們說我們會裏各種人材都有，而今又添多一個魔術師了。

雖然萬會長沒有親身派「利是」，不過仍由本會執委洪益林先生代表本會向各小朋友每人分發「利是」一封。小朋友們接獲利是均皆大歡喜。

收。眞是機會難逢，在此請各小朋友記得下次團拜時別忘了叫爸爸帶你們到來呀。

最後一記，當日聚餐雖定於下午八時開始，可是許多我們的執委及義務工作人員已早於下午二時便到會開始工作了，佈置會場，分配禮物，搬運用具，準備游藝節目等。六時前已作妥當，由此可見我們萬人協會的眞正精神，精誠團結，群策群力。未加入本協會者應盡快加入這個大家庭，來親自體驗這一種爲大眾服務的忘我精神並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萬人會刊」第六期出版 歡迎各界人士索閱

由「萬人協會」主編之「萬人會刊」第六期經已出版，本刊除報導萬協活動情況外，還發表了幾篇佳作，計有作家柳以青先生的「萬協」，我愛：「一個局外人的心聲」，文化界前輩兆華先生的「抑孔揚秦能說『遺臭』嗎」？鏡魂的「從智利歸僑看回歸」，張贛萍遺著「香港難民之二」，岑嘯雷的「萬協的宗旨與康樂活動」，由鄭秀堂記錄的「萬會長講香港前途」，莊家倫的「中國人應有的認識」，小萍女士的「人間之慘事與地獄」，文鴻的「紅太陽之戀」，古鶴翔的「共產黨的道理」，馬天的「尋覓」，隨團記者的「雙十側記」會名受注目與會員支持救總，蔡瑛的「好聞與醜聞」，等佳作多篇。此外，尚有嚴以敬和朱子寒的政治漫畫，圖文並茂，値得一讀。本刊非賣品，歡迎各讀者索閱。

萬人會刊編輯委員會啓

二月四日

通告

、由於本會會務近一年來蒸蒸日上，急需一位駐會文書協助張仲仁主任，搞好日常事務工作，因一時沒有適合人選，至該職空懸多時，今蒙執委彙福利部副主任譚昇，願放棄原日工作，來會擔任駐會文書職，除表謝意外，特此通告。

萬人協會 會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二月一日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革命化的春節 毫無歡樂氣氛

大陸人民慘度春節

今年大陸人民在春節中，不僅和往年一樣沒有歡樂的氣氛，而且在各種形式的迫害下，比過去更為悲慘。

首先中共在春節的前幾天，即通知大陸人民要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就是以「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方式過

說。例如「湖北廣播電台」元月十九日說：「各級黨組織一致認為，春節就要到了，這是宣傳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大立無產階級四新的好時機。」

春節期間中共美其名在大陸各地舉行所謂「聯歡會」，但是實際上則是召開階級鬥爭會，「福建廣播電台」

十三日）的上午，福建省召開了進一步抓好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階級鬥爭的座談會。座談會上，大家強調要抓好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階級鬥爭，一定要進一步開展對林彪、孔子的反動思想的批判，把批林和批孔結合起來。」

在這種集會上，中共正強迫人民報告他們和「階級敵人」鬥爭的經過。中共「新華社」二十三日報導其中工業「八五生產大隊」舉行春節集會時，曾透露有一名八十多歲的老太婆馬翠雲，被叫出來「談了她和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各種不同的事跡。」中共在春節期間「把批林和批孔結合起來」的具體事例，就是中共「人民日報」二十四日轉載了「北京日報」發

，以及讚揚孔子的「仁」就是「把人當成人」的學說大肆謾罵外，並對世人所主張的「人道主義」、「博愛」、「愛人」、「關心人民」、「不要靠暴力」、「德政」等等，極力加以曲解，認為這些都是「反動思想」，提倡這些思想的人，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恥叛徒」。

據「新華社」二十二日透露，中共許多出版社今年也出版了年畫，但是這些作品的畫面，仍是吹捧毛澤東和反映「文革」時期的鬥爭場面，沒有合乎春節期間應有的情景。

過去逢到春節，中共也放假兩天，但是今年是否仍放假兩天，中共並未公開透露，即使依舊放假兩天，離家較遠的人，不可能回家過節。因為自「文革」後，中共曾規定：「所有工人、幹部和被下放到農村去勞動的知識青年，都要堅守生產和工作崗位，就地過春節，不准再回家。」

中共在春節期間提供給人民的娛樂，僅有江青等所改編的「樣板戲」，又稱「現代戲」，其中包括「現代京劇」和「現代舞劇」等類。這些「京劇」或「舞劇」的內容，不是強調「階級鬥爭」、「對敵鬥爭」，就是宣傳「反美戰爭」，與春節的氣氛格格不入，因此，一般人都不願意在春節時看這些殺氣騰騰的戲劇。中共宣傳部門有見於此，在今年春節前即紛紛吹噓「樣板戲」是「生動地反映了欣欣向榮的大好革命形勢」。尤其是「新華社」，自十八日起，就開始宣傳春節前後將連續在北平上演近兩百場「樣板戲」，並以命令的口吻希望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甲寅元日　高龥賜

人潮車水湧城闉，淡靄晴迷十里津；
虎嘯今朝天換曆，龍騰何日海揚塵？
閒栽詩草薰佳節，媚挿瓶花迓早春；
一望太平山色好，居夷幾度物華新？

癸丑除夕　高龥賜

樓圍笑語落杯盤，又向天涯拾古歡；
依舊年宵燈火暖，更新歲月鏡霜寒！
花容香色迎春早，電視聲光迫夜闌；
枕上更無驚爆竹，蘧蘧一夢入槐安。

癸丑除夕和龥賜詩人原韻　董力行

鯉魚依舊繪金盤，未改江淮此夕歡，
律轉韶陽天漸暖，室無廣厦士多寒，
嶺梅消息春將到，鐵馬徜徉歲又闌，
浮海于今成一笑，魯連志豈在平安。

酬劉太希教授台北　高龥賜

望斷河清眼欲枯，春風幾度拂庭除？
思參孫綽三幡妙，夢悟盧生一枕虛！
詩律細吟溫李句，道根深入老莊書，
窺殘哀樂人間世，可有禪心半片無？

附原作　劉太希

何必登樓看海枯，人間陵谷有乘除！
偶隨蒙叟窮秋水，還向相如說子虛。
大錯鑄成孤島美，餘生留讀壁中書；
近從詩外求生活，界宋分唐一字無。

劉教授太希先生詩，八句皆好，最佳之句，「餘生留讀壁中詩」，以及「界宋分唐一字無」。高先生所和，相得益彰，「夢悟盧生一枕虛」，「道根深入老莊書」，「虛」「書」二字，押韻均好。迴環誦讀，擊節讚賞，酒酣興起，依韻步和。不計工拙，藉表心照耳。壇主。

和劉太希教授台北　董力行

天時人事任榮枯，莊敬如何暴政除？
寶島似償今日願，雄心未遂此生虛，
寄語偏安諸舊侶，江山垂手世間無。

贈萬人詩壇壇主董力行先生

宇宙詩壇謝詩法

十萬心輸一萬心，克商自是別人禽，
馬恩邪說昏天地，孔孟正論法古今，
烹割視民輕似草，凶殘寃骨積逾岑，
詩歌鼓吹中興業，壇坫推君發雅音。

詩法先生工書法，筆力雄健，是爲愛國詩人，詩中佳句：「馬恩邪說昏天地，孔孟正論法古今」，對仗極工，所謂鼓吹中興者，可能「出力不討好」也，今當亂世，好壞不分，是非顛倒，數十年來，政府早有崇洋習慣，講文憑不論學識，重博士而輕詩人，詩人致力學問。能治國而不善謀生。凡屬詩人。大多窮困。詩人無錢。遂至被人輕視。糊塗博士，朝野蜚聲，絕代詩人，一文不値。李白杜甫，韓柳蘇歐，皆是詩人，若生於今日，只有流浪江湖，看相測字，如欲獻身國家，必遭拒絕。蓋今日用人，重虛文而不論學識。至于司馬遷、董仲舒、諸葛亮、白居易、范仲淹、趙子昂、宋濂、曾國藩、李鴻章，以及謝道蘊小姐，李清照夫人等，全部出身私塾，文章詩詞，名傳千古，諸人既未留洋，又無黨籍，更無博士頭銜，生于今日，因銓叙不符，政府不會任用，若有人事關係，謝道蘊只可充私人秘書，司馬遷勉強少校科員而已。

所以詩詞文章，在今天毫無作用，數十年來，從未見有何人，因詩文關係，受特殊際遇，而致顯達者。你文章好，他不懂，你智謀高，他不要，你建議復興，他認爲干涉朝政，鴻文博學，或以腐朽目之，啊嗎呢囉，最合口味，如想做官，必先入黨，黨是人物，非常奇妙，身爲飯桶，偏能官居要津，糊裏糊塗，菽麥不辨者，均是一流人才，對于子史詩書，大多不能理解，所以今日文人，並無出路。學問愈大，愈無人用，在職者，條呈言事，一定越職

天下之所以紛紛，老毛之所能竊國也。吾人在港，詩歌鼓吹，雅音大發，必有誰人欣賞，蓋「雅音」不如「俗音」，試看台灣歌女，俗調登壇，哭叫高歌，掌聲雷動，國風雅頌之音，難與相比。亦且久不聞矣。謝先生贈詩，十分感謝，壇主。

讀范文正公詞　馬騰鴻

老子胸中十萬師，壯夫猶自樂爲詞。
入腸酒化相思淚，半是英雄半女兒。

憶昔　馬騰鴻

憶從離別鄉園後，世味艱難有未諳。
啓我慈悲宏我願，方知生活苦勝甘。

書感　楚　雄

慣于長夜發高歌　可奈胸中塊壘多
一派英雄刀未老　幾會志士盾空磨
有容德器方成大　能納輿情始見和
淬厲精誠求一貫　相期赤手挽天河

棲氷衝膽廬詩草

刁俊民

藺相如十四寒

睨柱橫眉膽不寒，臣心耿耿渥如丹；
能完趙璧柔廉頗，一寸靈台猛濟寬。

庾信十五刪

都亭痛哭獨愁顏，身世危疑庾子山；
一賦江南終不返，飄零朔北又秦關。

關壯繆一先

股肱異姓如魚水，節厲氷霜窮益堅；
一卷春秋維漢祚，三分天下已難全。

杜甫二蕭

傾洞風塵弟妹遙，艱難苦恨一肩挑；
天涯涕淚兼家國，牢落詩魂孰與招。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三〇期 新33）

「死亡遊戲！」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三〇(新33)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三〇(新33)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廿一日出版
一九七四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周恩來難逃被整肅的命運

目前正在大陸上大張旗鼓進行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共自己也不否認這是一場「政治鬬爭」、「階級鬬爭」和「路線鬬爭」。所謂「政治鬬爭」，卽表示這不是學術之爭。所謂「階級鬬爭」那是「敵我矛盾」，此卽表示手握權力的毛澤東集團要繼續整肅異己。而「路線鬬爭」則是屬於中共黨內的鬬爭，照北平毛江集團解釋，就是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鬬爭，諸如毛澤東過去與王明、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和劉少奇、林彪之間的鬬爭，據說都是「兩條路線的鬬爭」，事實上那是如假包換的爭權奪勢的派系大搏鬬，鬬贏了當然有一番「辯證」的解釋，其實不管怎麽解釋是不會離開這個「原則」的，那就是鬬贏了「路線」就「正確」。鬬敗了就成了身敗名裂甚至人頭落地的「反革命」。

這次中共的派系搏鬬，是以毛江爲首的中共左派所發動，其打擊對象則是以周恩來爲首的反對急進的所謂「保守勢力」（或稱爲執行「溫和路線」的「右傾集團」）。在目前看，好像周恩來在政治上並沒有危險，當然運動發展到高峯時，看來他還是難逃被「拉下馬」的厄運。因爲，首次文革紅衛兵運動出軌，由打、砸、搶、抄、抓而流血武鬬，鬧得天下大亂不可收拾。當時，以江青爲首的左派，犧牲了以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爲首的「五・一六兵團」，算是推卸了責任，接着周恩來出來「和稀泥」，擺出一副「溫和」的面孔收拾殘局，把紅衛兵掃數送往農村「安家落戶」。接着，在一九七一、七二兩年中，中共左派好像是已完全龜縮不理政治，一切讓周恩來放手做去。其實，這是因爲林彪事件的發生，毛江集團爲了穩住陣腳而不願在黨內樹立更多的敵人，所以，一時周恩來眞是敢作敢爲，推行了一條「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右傾路線」。文革中下台的幹部，經過審查多數「解放」出來，有的恢復原職，有的降級使用。此外，經過批判的「獎金掛帥」和「三自一包」等所謂「黑貨」，有的局部恢復有的全部復舊。特別是在外交方面，他竟出面勾結「美帝」，集中全力對付蘇聯。雖然，可以肯定這些都經過了毛澤東的同意，不然周恩來絕不肯留條「辮子」準備將來給人家「揪」。可是，他卻忽畧了毛澤東說話從來不算數。搞好了歸功於毛的「正確」，搞錯了那就是沒有認眞貫徹執行他的「路線」。

一九五六年中共爲了鼓勵「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進行一次「大鳴大放」運動。事前，毛澤東曾公開鼓勵「黨外人士」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然鳴放出軌後，毛竟食言辯稱那是他的「陽謀」。眞的，「陽謀」比陰謀還厲害，只有毛澤東才說得出口。因爲在文革中被揪鬬的幹部多數獲得「解放」，加上有周恩來帶頭提倡，以至中共的路線越來越「右」；所以，一時在大陸各方面呈現了全面的「修正主義回潮」。無疑，大陸各級幹部，特別是文革中吃過苦頭的幹部，不僅提起文革而色變，更極力反對中共左傾冒動主義路線的抬頭。所以，他們旣否定文革的必要性，復強烈反對所謂「新生事物」。此次新的文革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搞起來的，故可以肯定：必將繼續深入進行，最終這把火一定燒到周恩來身上。

以周恩來爲首紅色官僚集團所推行的右傾路線，到了一九七三年已受到中共左派的反擊，此次新的文革可視爲左派出擊的進一步發展。憶自時間進入一九七三年後，林彪的罪名突由「極左」變爲「極右」，這就標誌了毛江左派的反右已經開始此舉，不僅可以保護江青派，而且可以爲該派奪權奠立初步基礎。在一九七三年中，江青派積極重建工會、共青團、婦聯和貧協等「羣眾組織」，進而發展城市民兵並對「一級軍區司令員」作了大幅度調動。這些都明顯地表示出中共左派不僅有了較多的「羣眾基礎」，且已初步掌握了中共各方面的一定權力。

周恩來沒有野心，但因有他，江青始終「浮」不起來，且因此公沒有原則，毛澤東爲了身後打算也非幹掉他不可。大陸內部反右，可以看出已把鬬爭矛頭指向周恩來，此外，中共與美國「友好」蜜月已過，並有由冷卻而疏遠的趨勢，這些不僅對周不利，甚至可以說是：中共已開始對周恩來發動進攻。



新聞以外

悼亡兒孝昌

萬人傑

我的兒子孝昌，本月九日下午四時（香港時間）病逝美國，我的痛心不單因爲他是我的獨子；更因爲他有很大的抱負，不斷的學習，不斷的求進步，他的學問與智慧是多方面的。可是在他快要完成碩士學業，滿懷希望的時候，卻鬬不過兇殘的病魔，在痛苦中掙扎多時，賫恨以終。他的志願永遠不可以達到，遺下，只有老父一顆沉痛的心！

夢魂裏，我依稀看到他的背影，那是在波士頓機場中。

我清楚記得，是去年八月十五日，我們從多倫多飛往西雅圖，孩子孝昌爲了學校快要開課，暑假假期差不多完了，不便再陪我們到西部溫哥華，打算開了正去渡蜜月的姊姊的汽車到紐約，在一位親戚家裏住幾天，然後南下，回校開始下一學期的功課。

我們在候機室等候轉機；他挽了小提包，離開機場，三步一回頭的瞧着我們，依依難捨。當時我內心在想，也許我們多年後才有再見面的機會。他會對我說，過幾個月唸完碩士，打算再唸工管碩士，或深造完成博士學位。他有求知慾望，我必須玉成他的志願，等他完成學業，怕是幾年後的事了。即是說，這次一別，要幾年後才有機會再見。萬想不到竟是我們父子訣別的一剎那！

他頻頻回頭，頻向我們揮手，難道有着預感，這是我們最後一面嗎？

昌兒六九年唸完預科便到美國深造，就讀北加羅連納州立大學，學的是電機工程。從七〇年四月起，我們一直爲他的健康躭心，因爲他到美國才七個月，就覺得身體不適，初時以爲是感冒，在學校醫院打針吃藥，一直沒把咳嗽醫好。學校的醫生替他照了X光片，覺得有所懷疑，把他送到離開拉利兩小時多行車路程的刁奇醫院檢查。

他孤單一人在拉利，一切醫療由學生會照顧外籍學生的機構幫忙。

當時接到這機構主持人的急電，有如晴天霹靂。那年昌兒剛滿二十歲，二十年來，他的健康一向很好，在香港從沒進過醫院，甚至看醫生也很少；他到美國時經過檢查身體，並沒絲毫毛病，那想得到他去了美國僅僅七個月，便害了這麼凶險的一場大病？

我接到的第二封急電說：醫生要替他開刀，徵求我同意。我相信美國的醫療世界最好，立刻回了電報；同時叫在伊利諾唸書的女兒去看看弟弟。及接到她看過弟弟後的來信，頓時感到整個人崩潰！

這次僅是檢查性開刀，從胸前開到背後，還鋸去一根肋骨。檢查結果，診斷他患中腺瘤，且是惡性瘤。我很了解惡性瘤是癌症一種，更明白直到目前癌症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何況她信中說明，醫生無法將瘤割掉，便又縫合起來。

主理醫生對女兒孝晶說：唯一方法是接受鈷六〇放射治療，問我們家人是否同意。其實，我們根本沒有選擇餘地。一方面同意了，一方面內子趕辦手續，到美國照料他。

放射治療的反應十分強烈，鈷六〇不但把壞細胞殺死，連好的細胞也不放過，因而經過鈷六〇放射治療的人，身體變得十分衰弱。

隔兩個星期治療一次，療期相當長，在這長期治療中，昌兒可說是吃盡苦頭，他變成一把皮一把骨。不過，主理醫生對這次治療深具信心。

治療後，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檢查，在這一段日子裏，經常要跑醫院，從他的住處到刁奇醫院是一段遙長路程，一位正在唸博士的鄭姓同學，雖正忙着寫博士論文，天未亮便送他去，等他檢查後送回來，每次花大半天時間。

放射治療後，渾身出了水泡，又癢又疼，十分難受。經過幾個月時間，醫生檢查報告，認爲這次治療滿意，患處只還有一點點創痕，那要命的瘤已化爲烏有。

經過長期調養，昌兒的體力逐漸恢復，內子留在美國照料他起居飲食，足足十個月時間，到醫生認爲他已完全康復，才放心讓他一個人留在那裏，回到香港。

病雖然說好了，仍然經常要檢查，以防有變。內子回港前，主理醫生對她說：昌兒的病可能復發，也可能永遠不復發；可能很快復發，也可能很久才復發，這都在未知之數，要賭他的命運了。

爲了他這番話，雖然昌兒精神很好，體重日增，但我仍覺得他迴遭像蒙上一重陰影。這十個月來，他吃了不少苦頭，復發的話，簡直是不堪設想的事！

不過，雖然如此，昌兒的意志極其堅強，並未因疾病挫折了他的進取心，他要盡量利用時間，彌補因病虛耗了的光陰。醫生吩咐暑期不可工作，過勞會影響身體，因此他沒法像別的學生那樣子，暑期工作，賺夠一年學費。

他不願暑期時間閒着，加唸暑期班，趁快把學分修滿。除了療病時間，他只花兩年半便把大學課程修完，拿到榮譽學士學位。教授還推薦他參加了工程師學會，本來參加的資格要有碩士以上的學位

，由於教授推薦，他獲准參加。同時，他每次寄回來的成績表，所修各項課程，全是A級，差一點點就滿分了。

因而他唸碩士時，獲得二千五百元一年獎學金，協助教授從事研究工作。近年來，外籍學生要在美國拿到獎學金，幾乎是不可能的，如不是教授喜歡他，愛他成績優異，我每年就省不掉那大筆欵子了。

七二年暑假，他拿到學士學位後，睽別兩三年，我渴望見見他，尤其想知道他病後情況。他也同意這一年不唸暑期班，回港渡假後，以一年半時間完成碩士學位，如不再唸博士的話，七三年尾便可找工作。

我記得那年在機場等到很晚才見到那瀟灑的青年從閘口出來，他面色紅潤，滿臉笑容，身子看起來也很結實，使我感到高興的是他並沒像大多數朋友的子姪那樣子，蓄長頭髮，男不像男，女不像女；他穿了筆挺西裝，整齊的像個小紳士。去了外國三年，沒習染到一點兒嬉皮作風，已算很難得。

香港的酷熱與擠迫使他感到不慣，因為在拉利那樣的小城鎮過了兩三年，他喜愛寧靜。不過，這究竟是他出生的地方，他對香港仍有一份難忘的感情。何況父母和許多親人在這裏，他也渴望有機會回香港渡假，兩個月的假期大可利用。

他經由倫敦回來，在那裏獃了幾天，對與美國不同的歐洲風光很欣賞，勸我工作不要太忙，該抽空到歐洲走一趟。我卻安排他在渡假期間到台灣觀光幾天，看看自己的國家面貌，由內子陪他玩了一個禮拜。可惜天不造美，整個星期台灣都下雨，他只到過日月潭等幾個地方。

有差不多兩個月時間和親人同在一起，他是愉快的，更愉快的是父母。我看他壯健得像一位體育家，他五呎十吋高，一百三十幾磅，很合乎標準。更使我安慰的是：他未去美國前，每天晚上陪我到各報送稿，我開車，他送上樓，四層樓，連跑帶跳，很快就回到車上來。他回來渡假，仍然陪着我送稿，也和以前一樣，很快便送上四樓。我覺得，除了胸部少了一根肋骨，留下一條長長的疤痕，和以前的昌兒一樣健康，我認為他也許可以永遠和病魔分離了。

暑假完畢，他回到美國，許多親友送行。在機場上他表現得很愉快，雖然我看出他對這次的別離也有點傷感，不過他是個堅強的人，內心難過，從不會在面上流露。我也沒有想到，他這次踏上飛機，就沒有機會再回到香港跟親友們見面。

如果不是因為女兒在美國結婚，我要到美國主持婚禮，這也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相叙了。

許多有孩子在美國唸書的朋友，見了面總是互訴苦經。多數初時頻頻有信，漸漸信疏了，甚至沒有信，偶然有信，就是要錢。但昌兒並不是這樣的孩子，他功課最忙的時候也不忘寫信，除了告訴我們他的生活狀況，有時還和我討論國家前途，世界大勢。說不上有什麼卓見，但他的見解是正確的。還記得中共進入聯合國的時候，他告訴我，許多中國同學，尤其從台灣去的，一窩蜂的投機了，經常開會，大力「認同」；他沒有參加這些會，還說：這並不是中華民國的末日，只要自己爭氣，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承認，還是不會倒下來的。

因此，如果他隔得太久沒有信，我們就非常躭心，那表示他一定有問題了。

愛兒陳孝昌遺照

七三年四月，三四個星期沒收到過他一封信，寫信給他也沒回音，我們都急得如熱鍋上螞蟻，最要命是他住的地方，為了省錢不裝電話，要掛個長途電話去問問也不成。只好寫信問女兒，女兒在紐約兵咸頓，和他相隔很遠，也跟我們一樣，不會曉得他什麼消息。

過了一個多月，我們才曉得他進入醫院，動了一次大手術。早些時他發覺身體不妥，到醫院檢驗左肺有壞細胞，醫生要把它割掉。他在醫院住了十九天，出院後精神好一點才寫信回來安慰我們，他說：現在已經完全沒事了。

話是這麼說，我們還是感到十分不安，因為他一個人住一個公寓單位，沒人照顧，大手術後還要自己買菜燒飯，在他那個地方，要買點東西，往往要開三幾十分鐘的車。開刀後身體羸弱，怎吃得消？這時期那位和他好得有如兄弟的鄭姓同學，已經畢業離開拉利，更使我們沒法放心。

他在信中告訴我們，有一位同學美國人比利．強生，跟他很好，送他進醫院，接他出醫院都是比利幫忙，還時時到醫院看他。現在身體已逐漸康復，胃口也好，看來已渡過險關。不過，因為這場病，學業受影响，本來這個暑假可以拿到碩士學位了，現在看來要等到年底。

我們恢復經常接到他的信，也漸漸寬慰，以為他也和上次一樣，戰勝病魔。

女兒來信告訴我們，她定八月十一日和黃祐慈博士結婚，婚禮在波士頓舉行，因為黃君在波士頓一家工程公司任職，正在參與設計一個核子發電廠的建築，要我們到美國主持她的婚禮。在美國結婚，以女家為主，所以我們必須走一趟，我們也樂得乘機探望病癒的兒子。

我們在拉斯維加斯跟女兒通長途電話，聽得她說：昌弟又進了醫院。我們兩顆心都跳了出來。本想多玩兩天，也沒心情，馬上和航空公司聯絡，訂了機位，經由芝加哥轉機到拉利。

原定計劃是在芝加哥玩幾天，可是那有心情？

恨不得馬上到達拉利。在芝加哥沒停留，立即轉機；但轉機時間不能啣接得很準，在芝加哥機場上的兩個鐘頭，過得像兩天那麼悠長。

終於，到達拉利了。拉利是個小城，機場規模只和香港啓德差不多，與美國其他大城市的國際機場相比，差得很遠。不過，一到機場，便曉得這是個寧靜的小地方。

我們步出機場時，忽然有人迎面用閃光燈向我們拍照，還以為新聞記者擺烏龍，把我們當作什麼新聞人物。閃光過後，看清楚對方是個黑髮青年，穿一件淺紅色樽領襯衫，滿面愉快的笑容。

他就是我們的孩子孝昌。他能跑到機場接機，身體當然不會太差。我看到內子從心裏跳出來的喜悅，她跑前去摟着兒子，第一句問他：「你什麼時候出院的？」

「前天。」

「沒事了？」

「沒事。」

「為什麼要再進醫院？」

「氣管不舒服，接受電療。」

他聲音沙啞，說話很吃力，據說是電療後的反應，漸漸會恢復的。我發覺他呼吸不暢順，不時有咳嗽。不過他精神很好，體格也不太瘦弱，比我們料想中好得多。

他要跟我們拿行李，我立刻制止。多花一兩塊錢，機場的腳夫便會替我們拿到馬路邊。他跑到停車場把心愛的小跑車開來。這是前年他回港渡假時，訴說在拉利這地方，沒車子很不方便，且經常要到醫院檢查身體。他原有的一部以六百元買來的老爺福特車，有一次開長途，連爆兩條車胎，又半途拋錨，弄到狼狽萬分，他母親答應送他一部小跑車。

這部快意一二四跑車他最喜愛，不過放了行李坐不了人，我們跟行李一起擠到他家。我發覺他開車純熟，快起來頗有乃父之風，加以他這天心情興奮，在超級公路上開到八十哩時速；內子在旁一味叫他減低速度，我則認為他在這速度下行車甚有把握。

他的暑假假期已開始，我們計劃和他一起到華盛頓、紐約、波士頓、滿地可、多倫多等地遊覽，然後他回拉利上課，我們往溫哥華。

由於他的健康問題，我們不大放心。他卻認為自己精神體力可以支持得來，我主張徵求醫生意見。再過三天就是他例行檢查之期，我們一同去見醫生，內子還要多了解兒子的病情才放心。

週末，昌兒開車和我們一起到刁奇醫院，那是一家大學醫科附設的醫院，規模不小，是美國南部最大的放射治療醫院。這幾年昌兒是刁奇醫院的常客，熟到可以到處跑。櫃檯的辦事員和女護士許多認識他，跟他打招呼，跟他講笑。

最後他和我們在診症室見到主理醫生，他是血液部主任高雲醫生，謙和有禮。我們送他一件紀念品，他十分高興。

內子對他說，要知道兒子的病情。他說：我不是已對你公子說得很清楚嗎？昌兒聳了聳肩膀道：「他們不相信我，要聽你親口說。」

「好的，」高雲醫生說：「讓我再一次告訴你，你公子三年前有病，我們把他醫好了；最近，又發現他有壞細胞，我們已動了手術，把它割掉。現在，我可坦白告訴你，他身體內已再沒有壞細胞，和平常人一樣，可以做任何他喜歡做的事，只要兩星期一次，檢查血液，白血球不超過定量便沒事。」

昌兒把醫生的語翻譯給我們聽，我們心裏寬慰多了。

「不過，」高雲醫生又說：「三年前他有病，三年後又有壞細胞，這次會不會又有同樣情形，可不敢說；目前算是痊癒了。」

內子把我們的計劃告訴他，要和孩子到加拿大等地旅行。高雲醫生十分贊成，認為旅行對他沒壞處。

「不過下一次檢查恐怕趕不及回到這兒。」

「唔，讓我想想……我給你介紹一位醫生罷。」

「在波士頓和多倫多我們都有相熟醫生，這事情可以委託他們辦。」

「很好，這就沒有問題了。」

為表示對高雲醫生多年來照料昌兒的謝意，我們邀請他夫婦到拉利一家最著名和最高級的牛扒房吃晚飯，他謙辭後終於接受了。

他和昌兒由病人與醫生的關係，因接觸多了，成為朋友。我們都看得出，高雲醫生對昌兒的感情非常好，視如子弟一樣。（未完待續）

天妒英才

——悼萬人傑先生的亡兒——

黃又青

在星島晚報讀到萬人傑先生「悼亡兒」的方塊專欄，字裏行間，親情流露，天下父母對子女的無限愛心，無盡苦心，躍然紙上。奈何天妒英才，實

我一向欽佩萬先生堅守立場的傲骨，威武不屈的行文風格。而成為一個忠實的「萬人迷」。這次讀了他這篇至情的「悼亡兒」，知道他的亡兒是一

見其心，如聞其聲，如會其意，對他愛子之深，失子之痛，更是感同身受，情不自已！

我曾好幾次思量，想打個電話到萬先生府上去，表達一份感同身受之情，望能分擔些許精神上的痛苦，可是，我又害怕觸發萬先生傷感的心聲更斷腸……。

我也曾想鼓起勇氣，專誠到萬先生的府上去，希望能替他「亡兒」的身後事，分擔一點憂勞，盡一份心意，但我又想到傷心人最怕的是提起傷心事

我實在想不出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幫助萬先生解脫「失子之痛」的萬縷情懷。事實上，這種悲痛也不是任何人，任何事所能彌補萬一的。

今夜，思潮起伏，獨坐西窗下，只好執起這枝陪伴身邊多年的禿筆，來表達我對萬先生「失子之痛」的感受，寫出萬先生愛子深情底萬一，讓爲人子女的萬人讀者，都能體會到父母的慈懷愛心，激發其孝悌行誼。這樣，萬先生雖然失去一個獨生的愛子，但他的父愛精神，能使許許多多「萬人讀者」的子女深深感受到，而更知道孝順自己的父母，也許有助於萬先生節哀的情懷，也代替我告慰萬先生千言萬語底心聲……。

萬先生的愛子，自從在美得病，經醫生證實是可怕的「癌症」，開刀醫治之後，近年來，一直是懷着「奇跡出現」的期待心情，在「牽腸掛肚」的日子中渡過。可是萬先生對他的筆耕工作，始終表現得像他個性一樣的堅強。從來沒有消極過，他抑制內心痛苦的定力，相信凡是爲人父母的讀者，是不難體會得到的。

舊年臘鼓頻催時，他孩子的病還沒有復發到惡化的階段，不知是不是預感使然，萬先生突然向親友透露一件心事：想將孩子接到台灣去，能做事更好，不能做事也比遠在美國便於照顧些，並打算在台灣替孩子找一處舒適的居住環境，請一位特別護士，更希望能找到一位權威的專科大夫，在必要時可以根據病歷來對症下藥。而且他夫婦往返探視也比較方便些。只是想到孩子只差幾個月便修得碩士的學位而猶疑。那一次的結論是：先徵求孩子的意見再作進一步的決定。

過了幾天，是一個更深的寒夜，接到萬先生的一個電話。他帶着低沉的口吻告訴我：孩子從美國有一封信來。孩子說：「被愛是最幸福的。他一直生活在被愛的懷抱裏，只是親恩未報，擔心他的人生太短暫……」聽了萬先生幾句帶淚的心聲，我竟無詞以對，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

萬先生知道孩子的「毒癌」復發入院後，就決定由他的夫人專程趕到美國去。在啓德機場送行時，萬先生一再叮嚀他的太太說：只要孩子得救，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如果主治大夫有愛莫能助的表示，也將孩子接回香港來，在父母的身邊，得到最後的安息……。

我清楚的記得：萬先生的夫人，啓程赴美的那天，除了帶去父母的愛心外，自己只帶了一件禦寒的大衣，一隻皮箱及一個提籃，盡是帶給孩子的營養補藥，以及各式各樣的治癌藥品，凡是有人說過可以治癌的中西藥品，甚至祖傳秘方一類的膏丹丸散，都寄以一線的希望，盡量帶去了。由於行李過重，航空公司的人員要加收運費的時候，萬先生毫不猶疑的往口袋掏了好幾次，只要東西能帶到，補錢多少「一於唔計」。萬夫人的表現同樣是孩子第一。她說：只要給孩子的東西能帶去，我的大衣及必需的行李留下都可以，路途上自己受點寒冷也甘心。母愛深情，多麼感人！

萬先生的夫人，懷着千斤重擔的心情赴美後，他就分分鐘盼望着能有扭轉乾坤的佳音傳來，結果還是失望了。爲的是：他夫人到美的第一封來信說：主治大夫使用最新、最強有力的特效藥，經過細胞化驗已證實「失驗」，顯然是生命將到盡頭的宣判。這時已近舊曆年關了。

舊曆年關前的幾天，萬先生終日困坐愁城，但他依然照樣的到報社去上班，充分表現出忠勤職守的精神。

除夕那天，萬先生突然帶着一個小提包飛到台灣去。他在機場對送行的親友說：每天回家觸景傷情，還是出去散散心比較好。事實上他並不是去散心，而是聽說台灣有過土藥治好癌症的奇跡，他才飛到寶島去碰運氣，希望能有神仙的指點，找到一服挽救孩子生命的仙丹回來，他也明知這是很難出現的奇跡，只是克盡父母愛子的責任，在孩子未咽下最後一口氣之前，絕不放棄最後的努力，而無所不求，眞是用心良苦，父愛親情，又何止天荒地老呢！

遠在美國的萬夫人，終日陪坐病兒床前，以淚洗臉，更是心醉片片。然而，她的病兒在臨終前的幾天，常在晚間因痛苦難熬，不斷發出掙扎的呻吟時，她就含着滿眶的眼淚，自己駕車到處去求醫找止痛藥，以減輕病兒一時的痛苦，明知是藥食已無效，但她依然在關山萬里外，人地生疏的美國，隻影單形的，駕車奔馳在前途茫茫的里程上，面對着黑夜之神的恐怖，心掛着正在死神威脅下的愛兒，冒險犯難在所不惜，踏湯蹈火在所不辭，這海深山重的母愛，此景此情，又豈是筆墨所能形容萬一！

春節過後，萬先生找到了一紙治癌的「秘方」，傳說是一個死刑的罪犯，在北平臨行刑前才傳出來的，曾經有過見效的病例。他又懷着一線最渺茫的希望，打長途電話到美國去，要他的夫人趕快將孩子接回香港來。他一方面吩咐替他打理家務多年的「三婆」，拿着那張「秘方」到藥房去，先執好幾日份量的中藥，同時又先替孩子選了一張特製的睡床，並迎合孩子的喜愛，在臥房中妥爲佈置，讓孩子一回來有一個舒適的、溫馨的、親切的歸宿。接受「秘方」的醫治，期待着再生的奇跡。

根據萬夫人的來信，是打算十五號左右，由美國陪着孩子回港的。沒有想到就在上一個星期五（八日）那天，「孩子不治」的噩耗已傳來了。在工作崗位上，一向堅強，一向堅定的萬先生，在接聽這個來自美國的長途電話時，儘管他還口口聲聲的，叮嚀他的太太要堅強起來，面對現實。可是他自己忍不住聲淚俱下了。

我深切知道，萬先生這次痛失愛子的內心創傷，的確不是任何人，任何事所能彌補的。也不是千言萬語所能安慰萬一的。恨只恨天妒英才，實太甚矣！

人生自古誰無死，只是萬先生的愛兒之死，實在是太早了。因爲他親恩未報，所接受的十多年教育，猶未能學以致用，貢獻給自己苦難的祖國，貢獻給世界人類，就此長眠地下了。這不僅是他個人家庭的損失，也是國家社會的損失，上蒼弄人，爲什麼這樣不公平？

懷着「感同身受」的悲痛心情，寫成這篇詞不達意的文字時，夜更深了。心想：對愛子情深的萬先生賢伉儷，我除了重複一千句、一萬句「堅強更堅強」的祝福外，還能說些什麼呢？又還有什麼比堅強更重要呢！

忠告阮文紹總統

岳騫

關於西沙、南沙的爭執，目前已進入相當嚴重階段，據報刊報導，我政府方面，對此曾多次發表聲明，重申我嚴正立場和不容侵犯的固有主權。當上月中，南越派軍侵犯西沙羣島時，我外交部曾發表聲明。

此次南越政府再度派軍侵犯我南沙羣島，並登陸其中幾個小島，可說這一事件已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我國的一句俗話：「已經忍無可忍」了。但是，我國朝野仍然忍讓，希望南越政府能懸崖勒馬，分清正義公理，明辨是非利害。

我外交部於七日發表聲明，對南越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並重申南沙羣島爲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外交部稱：南沙羣島曾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爲日軍所侵佔，但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派艦自日方接收，並派遣國軍經常駐守。中華民國復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將此等島嶼、礁、灘等之名稱予以核定，昭告中外。上述羣島爲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份，乃屬不可爭論之事實。中華民國特再鄭重申述其對南沙羣島主權之嚴正立場，而此一立場絕非任何方面可採之措施所能改變。外交部長沈昌煥並於七日下午約見南越駐華大使館代辦阮文嬌，對南越政府最近對南沙羣島主張領土主權一事，提出嚴重抗議。外交部也曾迭電我駐南越大使館，向南越政府提出交涉，遞交書面文件，重申我對西沙及南沙羣島主權之堅定立場。

國防部軍事發言人李長浩少將，八日發表談話說，駐守南沙羣島的國軍，將繼續執行任務，不會撤退。軍事發言人評論一則關於「中華民國駐軍將自南沙撤退」的西貢電訊時說：「絕無此事」。

國軍既將繼續駐守此等島嶼，執行任務，卽爲明確表示：國軍將不惜任何方式，善盡衛國保土的神聖職責。

就此問題，筆者想勸勸阮文紹總統，玆寫出個人意見，希望越南駐港總領事館，能譯成越文，寄去西貢，呈給阮文紹總統看一遍。

第一點先從整個問題說起，中越兩國發生聯繫較中國周圍任何國家都早，越南也是中國所有藩屬中，唯一曾夷爲中國郡縣的國家，所以越南漢化程度最深，中國朝野一向視越南爲小弟，衷心希望其成長茁壯。就整個亞洲形勢而言，凡是中國強大，周圍小國一定可以過太平日子，中國一旦衰弱，周圍小國卽會遭受外力侵襲，清末因鴉片戰爭中國國勢衰微，於是安南三邦淪於法，朝鮮、琉球淪於日本，東南亞各國或淪於英，或淪於荷，半個亞洲小國皆陷於亡國之境。我國父孫公奮起革命，其本意並不以解救中國爲已足，更要促使所有淪爲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因爲中國人看來，這些小國是我國藩屬，因我國無力保護而滅亡，我國有責任恢復他們的獨立自由。我總統蔣公秉承國父遺志，領導全民抗戰，[illegible]中國抗戰勝利，成爲世界強國，於是周圍小國直接間接受此影響，紛紛獲得獨立，結束了帝國主義百年統治。

不幸中國戰後元氣未復，爲國際共黨所乘，神州淪胥，政府播遷台灣，從此亞洲又告多事。卽以越南而論，如果今日中國政府仍統治整個大陸，則越南何至分南北，越戰又何從發生，同樣情況，韓國又何至分南北，韓戰更不會起，則琉球也會獲得獨立，高棉、寮國也不會有今日之戰禍。總之，中國今日自不會以天朝自居，但中國確是亞洲領袖國家，安定力量，中國之榮枯，並非中國本身之事，小而影響東南亞，大而及於世界。

阮文紹總統雖是軍人出身，但既貴爲總統，對世界及東南亞情勢應該了然於胸，今日世界各國皆背棄道義，與共黨集團勾結，只有中越二國爲最堅強反共盟友，風雨同舟，應當同心共濟，我國雖在極度困難情況下，對越南仍然貢獻出人力財力，物資援助不算，直到今天，我尙有軍事代表團，農耕隊駐在越南，對越援助總算盡了心力，越南卽使不能投桃報李，也不應當無理取鬧，陷中國於困境。

第二點從反共立場來說，中越兩國最大敵人是共產黨，其中尤以毛澤東一撮人爲兩國公敵，一旦消滅了毛幫，中國政府光復大陸，越共政權斷絕了蘇俄及毛幫接濟，很難自存，南越共黨幽靈政權更不能延旦夕，如此則越南統一可期，和平立致，爲越南[illegible]，首要任務應當協助中國政府消滅毛

幫，光復大陸，但阮文紹竟反此道而行之，是眞親者痛，仇者快了。

以西沙事件而論，越軍全軍皆墨，純就軍事觀點而言，越南損失並不大，毛幫也不會沒有傷亡。但其政治影響，則不知大過軍事若干倍。當西沙事件發生時，正是毛幫調動各省軍事頭目，內亂一觸即發之際，但由於西沙羣島發生戰事，使毛幫內部爭執暫得平息。至於對海外影響，無疑也增加了毛幫的聲望，中國人雖然人人痛恨毛幫，但對於毛幫能在西沙羣島擊敗越軍一事，皆無異辭。

本來西沙事件阮文紹已幫了毛澤東大忙，萬不料阮總統還嫌不夠，又找上中國海軍戍守多年的南沙羣島。在阮文紹的想法可能因爲在西沙失了面子，又想從南沙取回，但是，他未曾替反共作戰的盟友想想，中國政府對此事如何自處。如果我們也是阮文紹一樣不顧大局，也可以對南越軍迎頭痛擊，雖然雙方兵力情況不詳，但推測南越軍只佔領幾個無人小島，其兵力也不會太強，我軍在太平島戍守經年，一切設備皆針對毛幫，自不會對付不了越軍。但這樣一打，會有什麼後果，毛幫及越共政權自然拍手叫好。目前在亞洲，甚至整個世界，堅強反共的國家只有我們兩國，自己打起來，將反共力量抵銷，實是人類一大悲劇，中國政府自不肯出此，但此案自不能久懸不決，南越政府發言人更聲稱不惜與盟軍作戰，就南越目前的表現來看，似乎眞有決心要同中國打上一仗的，眞不知南越當局打的什麼主意，眞以爲可以一戰攻下太平島，囊括南沙嗎？事情恐怕沒有這麼簡單，中國軍艦已有四艘駛向南海，眞是南越軍不知自制，雙方未嘗沒有一戰的可能，結果阮文紹一定要比西沙事件更失面子。

無論南沙事件如何結果，阮文紹此舉已幫了毛幫又一次大忙，幫了敵人的忙，最後會落到什麼結果，有識之士都可以料到的。

第三點再就歷史方面來看，中越關係已達兩千多年，越南在五代以前仍是中國郡縣，五代以後始是中國藩屬，其間叛服無常，中國也曾屢次向越南用兵。所經歷之事雖有不同，但結果則一，即無論戰事長短，終以越南屈服而告結束。

漢代伏波將軍馬援征交趾，是中國第一次向越南用兵，當時中國軍備極艱苦，屢瀕於危，交趾奴將徵側、徵貳驍勇善戰，又得地利，但最後仍然身亡國破。

明代征安南，所費之力更大於漢，但無論如何，不得勝利決不罷兵，其道理甚爲簡單，因中國大國也，即有損失，補充亦易，而越南則敗不得，一敗即動搖根本，往事具在，可以覆按。所以中國決不欺凌周圍小國，小國亦斷不可行險僥倖，以爲中國遭逢內亂，大盜竊柄，無兵顧及邊遠疆土，正好乘機侵佔，先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再通過談判或其他手段而取得。

實則此種想法皆一廂情願，與事實完全不符，阮文紹自忖今日之越南比四十年前之日本如何？日本侵佔中國台澎，實經當時中國政府所割讓，以後日本又恃力佔據中國東北，強設滿洲國，蘆溝橋事起，盡佔中國沿海膏腴之地，結果如何，還是自備圖表獻還，此事只隔二十九年，爲阮文紹親眼目睹者，即使退一萬步說，越南今日能僥倖佔領中國部份土地，強稱爲己有。但到了中國政府光復大陸之後，越南是否能永遠佔據。

小國與大國相處，固不必卑，但萬不可亢，忠厚的大象自不會去踏死一頭貓，但也從沒有一頭貓咬死一頭大象的。無論你服不服，此是自然形成，非人力所得扭轉，現代不少較小國家出了許多傑出人物，但並無補於整個大局，我們不妨假定如果西德故總理阿登諾代杜魯門爲美國總統，世界安會淪到今天地步，但阿登諾之聰明才智，只能建設德國爲一經濟強國，不但不能改造世界，甚至統一德國亦所不能，無他，國力所限，非個人所能扭轉也，英雄造時勢，總要有可爲之勢始能改造。

阮文紹也許是一位雄才大畧的總統，其才智也許高於阿登諾，但可惜生在越南，受到天然環境的限制，不可能在世界上發揚雄風，尤不可能向中國開疆拓土，即使中國將來的當政者，才智遠出阮文紹之下，但中國仍然會鞏固南沙、西沙的領土，不容越南染指，越南也決不可能在任何一個小島立足，無他，國力太懸殊也。

最後爲阮文紹總統借箸以籌，既然在西沙吃了虧，在南沙又陷於僵局，爲了本身威望，苦無下台台階，似乎欲罷不能，如此，則阮文紹大可向國際法庭控告中國，由國際法庭調查聆訊，如果阮文紹眞能提出足夠證據，官司未嘗不能打贏。但必須要提醒阮總統者，即向國際法庭控告之前，須有充份證據，如目前越南報紙所言安南時代的什麼皇曾到過南沙，此一證據可是萬萬提不得，如按照此項說法，則南洋各地皆有三寶太監遺蹟，我們強指皆中國領土可乎？而越南全境在明宣宗（一四二六——一四三五）之前仍是中國郡縣，不應當仍屬中國乎，則南越西沙之爭更成蛇足矣。

筆者堅信世界人類到了最後必然會出現一個政府，但此事將在遙遠的將來。目前各國民族主義思想仍然強烈，只看今天的中東之戰便可明白，不唯自由國家如此，即使共產集團亦高舉民族主義大旗，所以即使是最好友邦，國家民族的尊嚴可是萬萬碰不得。阮文紹今天最大的錯誤是冒犯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毛幫愛國是假的，無非藉此宣傳，蠱惑海內外人心。但中國人的愛國心卻是強烈的，阮文紹自己是愛國之士，必須了解人皆愛其國，萬不可挫傷別人的愛國心，如果越南軍隊長期在南沙挑釁，中國政府即使極力自制，但在內外輿情督促下，也不得不採取最後手段，爲保衛神聖領土而動用武力，無論結局如何，皆非越南之福，形勢如此，願阮文紹總統三思。

永遠活在我們心坎

——悼世姪陳孝昌君——

曾憲光

孝昌姪已離開了這個世界，但他那英姿勃勃的形影，音容笑貌，一直仍在我的腦海浮現。

一九六九年秋，孝昌姪唸完預科赴美深造前夕，爲了表示一點心意，身爲世叔伯的我們（記憶所及有：張故老編贛萍、岳騫、戎馬書生、焦毅夫、嚴以敬、胡養之、張仲仁諸兄及筆者等），曾設宴梅江飯店餞行。那天，孝昌姪因跟同學一起遊車（單車）河，來得較晚，加上當時穿得如此樸素——上身只是襯衫一件，連領帶也沒有結。當他笑容可掬來到時，一些不常見面的長輩還誤以爲樓面伙記呢！

使我感到驚奇更高興的是：在美國生活學習了三四年，他仍一直保持樸實無華的美德。前年孝昌姪回港省親，除了獲得高深的科學知識沒有表露出來外，給我們看到的是，身體越來越壯健，人也越來越英俊，尤其頭髮剪得短短的，把他那原本開朗的性格，顯得更成熟、活潑、可愛。誰也沒有想到，這位充滿活力，散發出強烈春青氣息的大好青年，別後只一年多，便被病魔奪去寶貴生命，與世長辭，寧不令人悲痛！

孝昌姪好學勤奮，那怕兇險的癌病向他不斷挑戰和威脅。記得前年他回港時，一次與我談到他的志願時，充滿雄心壯志的表示：「我讀完電機工程碩士後，還要繼續完成博士學位。」試想一位明知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面對死亡的人（尤其是一位僅二十多點的青年），不僅沒對死神屈服，還朝着自己志願目標直跑，只有具超人毅力和超人勇氣的人，才可做得到。

更可貴的是孝昌姪的豪語，不單是一句漂亮話，而是已付諸實踐的行動。最具說服力的例子是：由於他近年學業成績優異，學校當局決定本年給他三千美元助學金，外國學生並不容易獲得。

除了自愛求上進，年紀輕輕的孝昌姪還深懂自制，在其自制行爲上，每每表現出對父母的尊敬、關心、熱愛和孝順……

對癌病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患上此症切忌操勞過度，孝昌姪當然也知道清楚，可是看到自己父母由香港到美主持姊姊婚禮後，喜冲冲到各地遊覽，爲了讓父母玩個痛快，讓父母不再躭心自己的健康，特意裝出體力充沛，精神旺盛的樣子，爭做司車兼導遊，一開車便一整天。老萬回港後高興地告訴我時，說眞的，我內心絕無絲毫喜悅之感，只感到一陣黯然。但沒有把自己當時的預感說出來。卻使我對孝昌姪一片孝心肅然起敬和悲痛！

我從不反對蓄長頭髮，但對長頭髮的不男不女的嬉皮士甚爲反感。中國留學生由於受當地環境及社會風氣影響，蓄長髮無可厚非的，然對一些只去到外國留學一年半載，沒學到什麼眞材實學，嬉皮士的一切卻學到十足的青年，則感到失望！

孝昌姪雖然頭上洋銜在即，仍保持往日的樸素、踏實和謙遜。

不錯，剪短髮與蓄長髮只是一件小事，且相信老萬夫婦也從未對此加於過問，但身爲兒子的孝昌，當然深知父母的思想作風和爲人，因此，他一直沒有蓄長髮，這除了再次表現出他純美的內心世界外，靈魂深處，始終保持一般聖潔的對父母尊重和敬意。

不久前，老萬夫婦久不見孝昌來信，不祥的陰影，侵襲他們的心，後來孝晶姪女來信：證實孝昌舊病復發，已進入醫院。孝昌姪事後說：「與其一早告訴父母，讓他們躭心，不如待檢查有了結果後，再行詳細稟告。若檢查證實無事，再去補正，豈不白白害苦了爹哋、媽咪？」多麼可敬可愛的好孩子！自己正與死神搏鬬，身心都已處於萬分痛苦的時刻，仍處處關心父母，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只有具高度孝心的人才有這種情操。

上月中旬嫂夫人隻身飛美，到愛兒身邊，就近照顧。是時孝昌姪的病日益惡化，儘管形容消瘦到一見使人心酸，孝昌姪反百般勸慰母親，這不再是意志堅強的問題，而是崇高的孝心表現。到他的病惡化到周身劇痛時，才放棄對母親的勸慰。在其彌留人間的最後幾日中，不論劇痛或夢中，頻呼爹哋爹哋不已。多麼珍貴、眞摯、感人的親情啊！

孝昌姪不僅在港讀書時受到親友們讚許，到美國留學時也受老師們特殊關懷愛護，受同學們歡迎擁戴。最能說明問題而極其難能可貴的是：當孝昌姪辭世前最後一個月中，教授夫婦幾乎天天探視安慰他。許多同學也同樣關心他，一位同學，漂亮的金髮美國少女，天天送鮮花，還替他推輪椅。存昌姪所以品學兼優，人見人愛，主要是與家庭教育分不開，受到老萬薰陶，與嫂夫人的教導的結果。

提起五嫂（老萬排行第五，故人多稱他爲五哥，把嫂夫人稱爲五嫂），令人肅然起敬。五嫂念中學時便參加抗日工作，與老萬結婚後，由於賢慧贏得全家歡心，不久出來社會做事，更以能幹見稱。儘管事務越來越多越忙，始終沒有忘記把教育子女的重責放在生活首位，孝晶姪女和孝昌姪，人們跟他倆接觸，都會稱讚有教養。

大前年，孝昌姪經鈷六〇放射治療後，身體變得十分衰弱，爲照料兒子繼續治療及調養期間的起居飲食，五嫂放棄了香港工作和家務，隻身飛美照顧兒子，直到主治醫生認爲孝昌姪已完全康復，才返回香港。在她留美的近一年中，爲了減輕丈夫負擔，在孝昌姪回校上學後，便跑到附近工廠當臨時女工，不久再轉到一間製衣廠當車衣女工。由於休息時間不夠致精神不足，由於掛慮兒子的病致心情不佳，再加上技術不熟練，一不小心，車針穿透了她的一根手指……。

回家時，仍殘留一小節斷針在指甲中，痛徹心脾，而對內心顯得極度不安的兒子，仍裝作無大礙的談笑自若。這偉大母愛所發出的光輝，再一次照亮了他今後應如何做人的心，也進一步堅定了戰勝病魔的意志。很快，孝昌姪的病好了。

不幸主理醫生原本認爲舊病可能永不復發的孝昌姪，終告復發，獲悉此一消息後，五嫂又放下香港一切，立即於本年一月十一日飛美，從她抵美至孝昌辭世整整一個月中，每一分鐘都在護理着孝昌，近月來，他開始周身劇痛，她忙於替兒子按摩，日以繼夜，不眠不休。在老萬家裏打了十多二十年工的老女傭三婆，邊哭邊講的告訴我：「她在美國陪（照料護理）亞昌的一個月中，沒一晚眞正睡過，太難爲她了！」

多麼偉大的母親啊！

記得在孝昌姪辭世前一個星期，素來極少在人前捧自己太太埸的老萬，亦會對我衷心地表示：「不管亞昌的命運如何，今後我對太太會更尊敬、更愛她，這個母親太偉大了！」

我執筆爲文時，大概五嫂已在返港途中，但願她抵家後能盡量節哀，因你做母親應盡的本份已全部到做，孝順的孝昌姪泉下有知，亦必希望你保重身體。

孝昌姪能在生前有一段令人難忘的事跡，與老萬對他的薰陶分不開。老萬與我情同手足，他在文章中用字用詞雖潑辣凌厲，但對子女卻是典型的慈父。如果不認識老萬父子，看到他們不論在家或飯店，拍肩攬腰，細聲講大聲笑，不會相信他們是父子。他們不受舊禮教無形的牆阻隔，什麼都交談，孝昌姪很自然地接受了來自父親的感染和薰陶。

據我所知，老萬對自己的兒女的學業十分重視，異常的關心。一九六九年孝昌姪赴美深造前夕，身爲父親的他，曾因一時手頭緊，到處撲水。戎馬書生與我本擬主動湊點錢給他，但因所需之欵較巨而作罷，最後由另一位朋友貸欵，而終於使孝昌姪順利成行。

老萬這深情和苦心，使孝昌姪到美後越發努力讀書。孝昌姪前年病癒後，醫生吩咐他暑假不可工作，否則他必會賺夠一年學費。他加念暑期班多修學分，只花二年半時間（療病時間除外），修完大學全部課程，拿到榮譽學士學位，並向碩士、博士進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父親借債讓自己出國讀書」激勵之故。孝昌姪這種一面與病魔搏鬬，一面向科學進軍的大無畏精神，何嘗不在激勵他父親堅持發展他的事業，把「萬人雜誌」辦下去，辦得更好！

孝昌姪逝世前，老萬曾一度說：「如果我的兒子是飛仔，生死由他，但亞昌是品學兼優的好青年……他的教授曾一再對我太太說，他在大學任教授二十多年，就是沒有一個像陳孝昌這樣有天才的學生……」

令人躭憂的是：父子情深的老萬，聽到孝昌姪的噩耗後，竟痛哭心傷到吐血。在此，讓我代表萬人協會全體會員及我本人，對老萬及嫂夫人致哀，並表示深切慰問。最後，希望老萬一面節哀；一面化悲痛爲力量，向社會上的和政治上的癌症，展開鬬爭和掃蕩！

孝昌姪辭世三四天，他的形象始終無法在我的腦海消失。他在其有限的人生過程中，所做的一切，確實無法使人忘懷！

孝昌姪，安息吧！你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認識中國

大風中的靜觀

柳以青

今年以來在中國大陸上，不時地發生了一連串的批判、反對和否定過去的浪潮。使得我們住在海外自由地區的中國人，甚或也連一些外國人士們，只要每天拿起了報章，都毫無例外的見到有批判、反對、否定的新的內容，新的主題，新的方向和新的對象。

因此，人們對這新的批判、反對和否定的行動，產生了不少的推論和意見。不過，有幾點似乎該在這裏說明和分析一下。

一、不少人士們，由於對中共所統治的大陸，在某一時期似乎「風平浪靜」了，沒有公開地提出反對和否定什麼，於是就對中共間歇性地對內對外公開批判、反對和否定什麼的「風起浪湧」的情形，兩相對照一下的話，似乎就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風平浪靜」遠比「風起雲湧」的時期好。並且，也眞希望中共所統治的大陸，應該永遠「風平浪靜」下來，起碼，「風平浪靜」的時間，延長的愈久愈好。這一想法的人士們，當然與他們主觀的希望有關，也是人之常情。可是，他們所缺少的就是對共產黨人所堅持的主義與信念的本質充分了解所致的推論。也就是為此，他們生活在海外，在觀察中共所統治的大陸情形之餘，不禁地就不時興起浩嘆了。

二、也有部份人士們，對中共的當權者的個人，產生了某一類型的「英雄崇拜」——這崇拜只是在「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的情況下產生的。因此，對於自己心目中的「意識崇拜」的「英雄」，總是存有某些超乎尋常的幻想，總以為：這一「英雄」之所以做成了自己崇拜的對象，最主要的是希望他——他的思想、言語和行動，都按照自己所想像的情況進行，演變和應付。於是，在任何的情況下，他們都能「隔岸觀火」地，為他們心目中所產生了某一類型的「英雄崇拜」加以闡解和論說。這方面我也不反對，也是人之常情。只可惜的是：事實上這一「形象意識」的作風，很難驗證於冷酷事實的經過裏。並且，任何一個個人，也都是獨立自主的，永遠無法做成任何一個人心中的「所欲作為」的對象。因此，這種「假意的」被崇拜的「英雄」，只能做成「歇斯底里」心理的表現而已。

三、又有一些人，對於大陸目前所發生的一切，漠不關心，以為這是一個「遙遠地區、陌生人們」的作為，同時，或許由於這一類的事件，永不休止，並且也瞬息萬變[illegible]，我也頗具同情。特別是對於大陸上「五花八門」的轉變上變幻，卻使很多的人目不暇給的。然而，對於有關在大陸上所發生的一切，而「漠不關心」的話，這方面卻會使我心寒的。除非我們已經喪失了民族性，甚或，除非我們已經喪失了人性，否則的話，我們多少都該給予關心的。不但給予關心，同時，也該設法給予支持和對解決問題給予可能的協助。

「理論討論」與「花招」

依照共產黨人所信奉的馬列主義，必然會不時的產生批判、反對和否定的行動的。因為馬列主義中的中心行動點是「鬪爭」，是「革命」。這不但是任何共產黨人所首肯，同時也是了解「馬列主義」的人士們所意識到的。因此，在「風起浪湧」起，固然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了這一「不斷鬪爭」理念的作為；即使在所謂的「風平浪靜」時，這一「不斷鬪爭」的理念，確也並沒有停止工作，只是在其工作的表現上，換了不同的方式而已。因此，不要相信「風起浪湧」時就是那麼「不嘆」；「風平浪靜」時就是那麼「可慶」。

這裏，我無意為任何人的看法上潑冷上，但就理念來論理念，事實上確實該如此了解，如此解釋。除非我們覺得所謂的共產黨人，已經揚棄了這一「不斷鬪爭」的理念，否則的話，表面上的「風平浪靜」與「風起浪湧」，在本質上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那麼，從這一點上，我們就會看出最近的「批孔」浪潮，和「反帝」浪潮的中心點是什麼了。

首先，孔子以及儒家，在中國文化上所做成定力是那種善與人同的「和平」和兼容並包的「中庸」。這不僅是孔子和儒家，事實上，也正是孔子和儒家總結和發揮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性的美德所導致的文化主流。

這一和平性和寬容性，很顯然的就與馬列的「鬪爭性」無法調和接納的。於是一定要對孔子和儒家的一切，進行大規模的批判、反對和否定。特別是最近所掀起的「反孔、批孔」運動為最大和最烈。這一行動，在理論上來說，只可以說是「馬列」的「鬪爭性」在現階段的中國大陸上的反動。

這一「馬列性」的反動，也就是建基於馬列理念上的鬪爭性。從理論上說[illegible]

的合理性來解決，任何理論以外的力量，只能助一時的聲威，而決不能眞的能夠解決理論上的問題，姑無論在這場理論層次的論爭上，反對派是如何的集中了人力和物力，出版反對的小冊子和書籍；抑或是利用大眾傳播的工具，在文字報導和圖片播入上，花費多大的宣傳作用，但這些都是無法在理論上的討論佔上風的。因爲，理論之眞正與否，還得從理論上所代表的眞理多寡，偏全而定。

因此，「大公報」突然刊出了「新華社傳眞照片」稱：「楊榮國教授在曲阜調查『孔府』罪惡」——註解說：「廣東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在山東省曲阜縣城關人民公社向貧下中農調查了解孔子後裔『孔府』的罪惡。解放前曾經給『孔府』當過奶媽的貧農社員孔憲菊，給『孔府』當佃戶的田玉坤（左二）講述他們受『孔府』地主剝削、壓迫的情況，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動實質。」（見二月十四日大公報）

這幅圖片及其說明多麼的幼稚和可笑。用一兩個人物的談話，而竟對「孔孟之道」加以抨擊，而肯定其爲「反動本質」，這種邏輯，究竟是什麼邏輯？「孔府」是否就可以代表了「孔孟之道」？大陸上共產黨人在用「馬列」來反對「孔孟」，不能在理論上得勝，而出了這一訪「孔府」調查「反動本質」的「法寶」。而前去的人竟是批孔、反孔最大最厲的楊榮國教授，那麼，我卻會對楊榮國所寫的書籍和文章（現在香港已有出售）的價值，從存疑裏已經貶爲「不值一顧」呢！

從大陸這一時期「批孔、反孔」所表現的「奇言怪行」中，我倒放下了心，更證明孔孟之道是萬古長存的。中共的「批孔運動」，也只是暫時一個惡作劇而已。同時，也更證明中共所掌握的「馬列」工具，對孔孟之道的攻擊，只是以卵擊石。

在理論上，另一枝節是「反帝」。這一「反帝」的範圍，牽涉到近兩年來中共與西方各種方式的交流。例如在音樂，電影以及外國人士訪問後所達成的協議和所寫的文章。這一點，有人解釋爲這是中共對西方的現有政策的一種極大的改變。當然，有其道理。不過，我以爲在理論上，仍然是強調馬列的「鬪爭性」，而不能與「帝國主義」們「和解」。這兩年來與西方的接近，在馬列的理論上，是不容許的。否則，如何能與蘇聯再辨別馬列主義的「正統」與「修正」？

固然，有人高興看到中共的「修正」和對世界交流的「開放」政策，然而，這些高興和「希望」，又只是海外自由地區的中國人一廂情願的想法，並不是中共的黨性和馬列性所薰陶的人士們的想法。在這方面，還得希望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士們有所注意。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做成中共的想法，除非在想法上了解一下中共所信奉的馬列主義的中心。

中共能夠在對「反帝」的理論上，放棄「馬列主義的觀念和理論」嗎？這個問題，在目前確是誰也不能解答的問題，不僅是我們生活在海外的人士們不能，即使是掌權的人士們，恐怕也不敢自命「先知」而預言呢！

「現實意義」與「將倒翁」

除卻學術理論方面之外，批孔、反孔就不能不落到現實政治意義上。也就是因此，很多在海外的人士們，總會爲他們所擔心的大陸共黨的某一「英雄」而考慮前途了。但是，就現實的政治意義說，任何已經被捧爲「英雄」的人物，恐怕都不能輕易「安然無恙」的。不僅在這些「英雄」的生前，並且也兼及「英雄」的死後。

有人把中共的一切運動解決看成「權力鬪爭」，我認爲很對，所以對的原因是由於着重於「實現政治的意義」。我也曾讀了不少的文章，總是在反對着把中共的一切運動解釋成「權力鬪爭」，而他們強調那是「路線之爭」，不是「權力鬪爭」。實則，這是那些作者們沒有把問題的層次分清楚所致。強調「路線之爭」那是屬於理論層次；解說「權力鬪爭」那是屬於現實意義。

當然，理論與現實常有混合現象，可是，我們仍然可以從兩種不同層次來觀察和討論。有時，對現實的「權力鬪爭」可以強調「路線不同」；或是在強調了「路線之爭」之同時，向現實「權力鬪爭」而努力，這些都是一種烟幕和藉口而已。

在這現實的政治意義上，任何的當權派，都無法充分自保，不受到批、反、否的衝擊！

除卻中共所謂的「黨內幾次大鬪爭」的現實政治意義不談，我們只把最近幾年來，中共在現實政治上的作爲來討論：

劉少奇時代，任誰也想不到他會垮台的吧，然而，事實擺在眼前，劉少奇和他的一批人走下了現實的政治舞台；林彪呢，是一個「紅書不離手，語錄不離口」的人，但是，不但從現實的政治舞台上不見了，同時，也從人生的舞台上消失了。也就是爲此，在這次的「批孔、反孔」中，有不少的人爲周恩來擔憂，生怕他也步上了劉少奇和林彪的後塵，這方面當然是有線索可尋的。然而，我卻注意到八十歲的毛澤東，會不會在這次的現實政治的層次裏，會從實現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呢？這固然是一個推測，然而，又誰能保證「絕對不可能」呢？

劉少奇的垮台，在沒有成爲事實以前，人們也不是都以爲是不可能的嗎？「九大」時代的林彪，在沒有「飛機事件」發生以後，人們也不是以爲不可想像的嗎？目前的「批、反」運動中，中共的當權中的顯赫人物中，可以說：在沒有事實發生以前，任何人都不能是「絕對安全」的！這一推測相信該是可以成立的。

因此，在這「批」風與「反」風高漲的時候，人們更該想到馬列的毒害呢！不要只在糖紙外皮上給予一些希望吧！



仁者無敵

（下）

周林根

反對忠恕，毫無理性

至於中共攻訐忠、恕、正名與德政，均係曲解讕言。竟謂：「孔子提倡忠恕，就是要奴隸忠於奴隸主，但他決不是要對奴隸主實行寬恕，只是對奴隸主實行恕道」。不知孔子素具民主思想力，主天下爲公，人皆兄弟，豈有奴役思想？孔子春秋與論語等書，釋忠恕皆本民主公誠精神。左傳曰：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棄事不忠」。「以私害公非忠也」。「臨事不忘國忠也」。「無私忠也」。「外強內慍忠也」。均以忠誠利民忠於國家，大公無私，臨事盡心爲忠。（拙著中國古代禮教史八章及近代禮教史十章，均有詳解）蓋忠字從中從心，周禮賈疏：「恕曰恕，中心曰忠，謂言出於心，皆有忠實也」。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程子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熊十力曰：「恕本於誠，誠者忠信之謂，忠信是眞實無妄義，誠亦然」。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論語言「主忠信」，「爲人謀而不忠乎？」「孝慈則忠」。「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須本身慈愛民眾，民始盡忠，絕非單教臣民效忠。又曰：「君子有九思，言思忠」。（說話誠實）孔子贊易，屢稱中正、時中，中庸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不偏之謂中，中道、中和、中庸、中行，皆見孔子之時中。盡心之謂忠，故孟子力主盡心。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重在反求諸己，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可知忠恕均須至誠自反，自覺自強，逸周書謂：「愼德必躬恕，恕以明德」。故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蓋恕者推己及人，由己所欲而知人之所欲，必須兼顧。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此之謂絜矩之道」。（大學）熊十力云：「人人能推此心，則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大學言平天下，本之絜矩，恕也。……今文明國人重公德安秩序，似有近於恕，然其於異族，則橫行兼併侵畧，而忍縱虎狼之慾，率天下以其趨人類自毀之途！故大學言恕，必以天下爲量，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讀經示要二五頁）共黨反對忠恕，更見其詐欺侵畧野心不止，實欲奴役人類，反誣孔聖鞏固奴隸統治，豈不是做賊心虛誣良爲盜？又豈能手掩盡天下耳目乎？柳治徵謂：「孔子論終身可行之道，惟舉一恕字，以恕可以賅忠也。忠恕之事，屬行不屬知。章炳麟曰：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聞一以知十，恕之事也。故疏通知遠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觀矣忠也，方不障恕也。以忠恕爲學，則爲所不辨也。夫聞一知十，舉一反三，屬於知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屬於行爲，不可混爲一談。大戴記小辨篇謂：「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而待也。君朝而行忠信，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天下其孰能患之？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患而弗知，安與知忠信」。九知皆須實行，君行忠信，忠滿於中，而發於外，足見忠心爲民，知恕知德知政知患，皆爲民盡。（參看柳著中國文化史廿五章）豈有忠恕爲懷，反欲奴役人民者乎？孔聖忠恕之道，只有耶穌饒恕人七十個七次，愛人如己堪與倫比，先聖後聖，中外一揆，基督教以自由平等博愛爲懷，使被擄的得釋放，奴隸得自由，豈有孔聖反欲奴役之理？

毀滅名分，離經叛道

至於正名定分，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起於周威烈王廿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特論其喪失禮教名分，因以亡國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夫禮裁羣物，劃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易曰：『履處堅冰至』，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資治通鑑卷一）共黨乃蘇俄一手所製造，徹底漢奸，復擅改中華民國國號，特遵蘇俄指示：襲取東歐外蒙拓跋所謂人民共和國的附庸徽號，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榜「新民主主義」，誠如蘇專家瓦爾加教授所云：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都是人民共和國」。「在精神上，外交上，經濟上得到蘇俄的援助」。故毛澤東高唱「一面倒」，「走俄國人的路」，如此名不正言不順，實係漢奸組織，當然反對正名。孔子作春秋以正名爲先，不僅申討亂賊，而且本民主精神，以貶無道之君，故曰弒君稱君之名，君無道也。稱臣之名，臣之過也。太史公引董子曰：「夫不通禮義之旨，到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

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禮者理也，義者正義。春秋以公理道義爲依歸，不分貴賤，公正褒貶，名副其實，故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正名定分，在維護禮義。董仲舒本春秋大義，特重名號謂：「古之聖人，謞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號莫不有散名，是故事名順於名，名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名發於人而應於天理，故天人合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深察名號，見春秋繁露）又曰：「名生於眞，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名之爲言眞也。欲籌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郥石則後其五，言退鶂則先其六（均見僖十六年）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均見春秋繁露）中共詐欺毫無是非，最怕眞實正名，故極力反對孔聖正名。不知名中天意，名順於天，合乎天理大義，故周書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白虎通謂：「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爲人臣莫不欲褒稱其主，掩惡揚善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顯見諡法定名，何等嚴正！故孟子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蓋不仁暴君，則受天譴，難逃公議，此所以爲名教，教其戒愼恐懼以免遺臭萬年。春秋正名，故衛侯滅同姓而稱名，杞公用夷禮而稱子，類此甚多，執名分以律人，而無所逃遁，故楚共王之歿，自請爲靈若厲（襄十三年）。嬴政無道，竟廢諡法，益恐遭貶斥，亦終難逃公論於天下後世。中共罪惡滔天，自知難逃公議天譴，事反對正名以亂德是非，倡無神論以抹煞天道，又豈能掩蓋天下人耳目？

荀子正名篇注「引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毁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故作正名篇」。顯見正名乃爲闢邪說，明是非，以正名實。中共純粹漢奸，以馬恩列史邪說而離正道，亂正名，故欲澈底摧毁中華文化，不惜誣衊孔聖，反對正名，淆辭是非，誠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之矣，實則不僅儒家力主正名，卽墨家、名家與法家，亦莫不主張正名。管子曰：「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白心篇）「修名而篤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入國篇）。「韓非子揚權篇曰：「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歷代大政治家與法家，莫不力主綜竅名實，崇禮守法，惟共黨無法無天，顚倒黑白，近有曼谷報紙刋出共黨十大代表，通過馬、恩、列、史，巨幅畫像照片，故華僑懷疑「他們是中國人嗎？」實則中共以列史忠實信徒自居，一切以邪說亂正，離經叛道，勢必反對正名。但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中共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吾人豈可不共同奮起，申討此名副其實的中共漢奸亂賊，焉能坐視其侵畧冒險，使中華民族淪於核子滅亡呢？

摧残道德，破壞倫理

中共誣衊孔聖，無所之至，竟謂：「孔子所說的爲政以德，並不是對人民行德政。荀子禮論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有同域，是指居住在城市的意思，主要是士君子，大小的奴隸主，而民，奴隸，大都住在城外」。並引左傳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這中國是指「國中」卽城內，德只能施於住，在城內的奴隸主」。如此胡亂解釋，顯見居心叵測，考荀子原注：「是猶此也。民民氓無所知也。王念孫曰：是謂禮也，有讀爲域，居也，人居是也」。足證原意乃指人能居禮，則爲士君子，否則外禮而居，則是氓，無所知禮也。居乃居仁申義之居，毫無居住城內外之意。士君子乃成德之人，（延門對士君子解釋甚多，均指成德之聖）絕無「奴隸主」之說，荀子下文：「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注：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帀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顯見「有是」乃居禮之中，士君子乃聖人也。至左傳「中國」乃與四夷對稱，中國乃守禮義中道的炎黃子孫，四夷乃野蠻而無禮義的侵畧者，竟倒爲國中，硬指爲住在城內的，何其不經之甚也？中國自古重在德政，夏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正德利用原生」。可見德政乃以九功養民厚民之生。大禹謨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顯見夏禹處處以修德愛民爲主。洪範乃夏商根本大法，特舉三德剛柔正直，無偏無黨，王道正直。「庶民從之是謂大同」。王福亦列「攸好德」。皋陶更重九德尤重采行。周代尙文明德。「耀德不觀兵」，頌曰：「我求懿德」。（國語）泰誓曰：同力度德，同心同德，樹德務滋，一心一德。康誥曰：「文王克明德」「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天地之大德曰生，皇天有好生之德，愛民養民，民意是依，故先聖均重民生德政，使人心和順，是謂王道大同。豈有奴役人民，德不及民之理？周公周禮屢舉三德（至德敏德孝德）六德（智、仁、聖、義、忠、和），至德乃中和中庸之德，敏德仁義克己之德，孝德乃爲仁之本。且配以三行六行因有德無行，焉能稱德。故中國政治特重仁政與德政，中共誣衊孔聖，竟不惜攻擊仁德，且謂：「孔子曰『仁者愛人』並不是愛一切人，他所愛的僅是奴隸主階級」。不知孔孟學說：「博愛之謂仁」，「博施濟眾」，「泛愛眾」「天下爲公」。「四海之內皆兄弟」，「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仁者無不愛也」。「仁民愛物」「澤及昆蟲，仁及草木」。豈有階級思想？又豈只愛奴隸主嗎？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顯見「可」如荀子所謂：「心之所可中禮則使由禮而行，如不可，卽失禮則教之使知禮。故劉寶楠論語正義曰：「先王教民非不使知，家立之塾，黨立之庠，教之而可使知之也」。何曾不讓他們知道任何道理？」「有教無類」可爲明證。豈若中共大學生必須「奉眾推薦，黨委批准」且以階級成份與黨性爲標準，否則不予批准？中共批林殃及孔孟仁道，林彪一生爲共焉知仁道？中共毁滅中華文化，願我華夏兒女，共起而申討之，以搶救中華民族的危亡，相信仁者無敵，漢奸必亡！

嚴防家賊

（曼谷通訊）

咱們中國土地之大，人口之眾多，物產之豐隆，以及埋藏於地下的寶藏，比比皆是，不難引起東西方國家唾涎。

因此，自滿清道光皇朝鴉片戰爭時起，許多野心國家，便無所不用其極的施以各種不同的手段，要併吞，想瓜分，以致造成滿清末年和民國初年的許許多多喪權辱國事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雅爾達會議也不例外！

尤其是近在咫尺的蘇聯與日本，更時時刻刻不放棄這種妄想，隨時隨地加以侵畧——蠶食、鯨吞，是而，揭起了八年我國對日本的抗戰。

中日戰爭，同時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我國紛亂局勢，因為天眞的美國人，對我國國事操刀而割，聽信狠毒險詐的世界敵人——共產主義與中共黨徒，在其陰謀奸巧的宣傳中，許多違反國家統一，和破壞抗戰的史實與事實，反被別國人民同情，甚至曲解中共是土地改革者，而且中共更在其一連串偽裝「進步」「民主」的邪說欺騙下，遮掩了愛好和平自由國人的耳目，痲痺人心，致令大陸被中共所刼踞，迫使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一隅，迄今二十六年！

自從國共兩黨在台灣海峽對峙以來，流亡於海外許多自命為民主自由的中國人士，藉着高唱反共論調，及時興起，各自組織反共勢力，要與駐台灣國民政府抗衡的反共行動，從而，向西方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請求援助，以達成其野心非分之想。

如此這般地，正中西方政客們下懷，只要今後的中國能分為三五個國家，甚至再分成多幾個中國更所歡迎，這便是西方國家極端願意支持的，君不見「台獨」在日本，在美國便可得到庇護焉！

準此，一批海外自以為所謂政治家，反共專家，便應運而生，在某種奧援下，混淆水，搖着筆桿吶喊，白紙黑字的報紙，便在海外浪傳，造謠生非，專門攻擊駐台灣國民政府的非是，同時也臭罵毛澤東，就憑了這一套，奧援滾滾，袋袋平安，而作滿天下飛，呼朋喚友，於茶樓酒肆嘆其世界，發表其反共論調，反國民政府謬語。

出言則引用美國民主，論安言計，一派婢膝奴顏，盡表媚外之恥，眞乃不知人格之墮落，影響國格之掃地。

如此之徒，還比不上滿清末朝慈禧太后縱容下的義和團，倡議扶清滅洋來得動聽些，雖然事屬荒唐與幼稚，但是多少還可以看到一點國族自尊的可愛處。

尤有過者，竟妖言惑眾，因前年蔣總統健康違和，謝絕一切應酬以後，便藉題誣造不堪入耳之謠言：謂中國封建獨裁傳統，凡帝皇的死亡，往往封鎖消息，延期發喪，便以東周列國時的齊桓公來作譬如。

虧了他是中國的讀書人，連本國的歷史惜然未通曉，其淺薄可知，在這兒，筆者不得不重贅畧加解說。

查齊桓公僅如東周的伯爵而已，並非帝皇，齊桓公的死亡，是因為違背了管仲的遺言，重用他的嬖臣雍巫與豎刁，致遭檀極廢置，五子爭立，才產生屍不殮六十七日之久。

事緣齊桓公在生之日，曾與管仲商議，在葵邱會上，囑咐宋襄公，以第三位如夫人鄭姬所生的公子昭為太子，齊桓公雖然是個英主，卻不道劍老無芒，人老無剛，做了多年的侯伯，志足意滿，且耽於酒色，不能清心寡慾，到了衰耄之年，志氣自然昏庸，況又小人用事，蒙蔽耳目，但知樂境無憂境，不聽忠言聽諛言，那五位公子，各使其母求為太子，桓公也一味含糊答應，因為桓公三位夫人均無子，王姬與徐姬先後相卒，蔡姬退回蔡國，剩下六位如夫人，俱得他的寵愛，同時六位如夫人各生一子，如此這般沒個處理，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誠然，齊桓公死後，巫刁二人欲立長衞姬所生的公子無虧，也因無虧年齡最長，當晚即率宮中甲士，欲逐殺太子昭。

幸而太子昭事先聞警，奔走上卿高虎處，由高虎門下士崔夭，漏夜打開城門並護送公子昭投奔宋襄公。

巫刁二人，率領宮甲圍東宮逐殺世子昭的行動，給朝臣百官全都知道了，同時也傳出齊桓公的凶訊，於是眾官羣集朝房，向巫刁二人威脅叫嚷：「還我世子昭來」，巫刁二人豈甘示弱，便驅使甲士們，將一羣手無寸鐵的百官們殺得死的死，傷的傷，亂成一團。

與此同時，公子開方與公子潘，得到巫子二人搜東宮及公子無虧世襲的消息，表示不滿，太子昭又不知何往，公子開方，便縱容公子潘立爲世子，因此二人悉起家丁死士，聚眾列據右殿準備。

同樣，公子商人與公子元，知道公子潘與公子開方已據右殿，便也各起家甲及門下士，列據於左殿，他兩的想法是：世子昭回來大家便讓位，不然應該把齊國平均分配各兄弟，豈能讓無虧一人佔便宜，因爲彼此同是骨肉。

試想，齊桓公這一死，公子逃的逃，爭的爭，且演出朝房流血事件，攪攪攘攘兩月餘，這簡直是公開宣佈齊桓公的死亡，那裏可以說是封鎖消息，眞是無中生有，自欺欺人之談！

說來頗感奇怪，這位妖言惑眾的仁兄，以及在東京出版反政府的「火炬」報紙，也是由這位仁兄傳遞分發泰國各地，遠達於歐美，竟能尸位素餐在國民政府支持下的泰國曼谷某日報內達十年！政府是不是不知，或是知而故縱？的確令人費解。

可能在政府方面，認爲：「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的態度，不作「養虎爲患」來處理，而當作是一種平常「鼠」患的看法乎！

鼠的爲患，故弱於虎千百倍，但牠的破壞力是不容忽視的，大陸的失去，緣因固多，而鼠類的人太多，也是緣因之一。

似此鼠類的人，媚外的不足，更自甘於化外，不復有國家民族觀念，恨其父母鼻子不鈎，眼睛不藍，皮膚不白，自然同樣更恨自己，所以入不了歐美籍，只好求之其次，花黑市錢入泰國籍也好，卽使不能說上三句泰國話。

這位仁兄曾畢業於南京中央政治大學，因當時不滿政府，便投向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成爲林彪的學生，在受訓期間，又不滿共產黨一切措施，時出怨言，爲延安當局所覺，擬將其捕殺前，爲其兔脫，旋又歸回國民政府，時值抗日，政府遇事寬大爲懷，既往不究，且加以錄用。

中共刼據大陸後，亦流亡於海外，曾參加李彌將軍在緬甸領導反共志士反攻雲南時麾下工作，因快快不得志而離去，遂投入一批海外失意政客，作洋人跨下另一反共、反政府組織的宣傳種子。

因爲這一組織，沒有培養反共武裝的能力，只按月拿洋人的宣傳費，如此之謂也。

當此國運逆轉，中共統戰高唱「回歸」「認同」入雲之時，像香港的「大主筆」、「專欄作家」和一小撮大專學生，以及少數美籍高級華人與學留生，常作「學得胡兒語，城頭罵漢人」，就是泰國的中文報，現在雖然還沒有「城頭罵漢人」的出現，然而好些已透出了紅色。

像這些已是見怪不怪了，他們既然學「時髦」「進步」，就讓他們「時髦」「進步」好了，已經變爲「時窮節乃見」以外的人，一是些專門依附得勢政權的「跑龍套」角色，對得勢政權便一味歌頌，對垂危政府則一定譏謗，他們既然已經表示一面傾倒，已爲眾所週知，也爲眾所唾棄，知而可以防範，不言也罷。

可是，最使人厭惡的，就是在洋人豢養下，打着反共旗幟的一批中國人。站在反共立場，可以說是一家人，不幸的是，他們復又反對自己的政府，這不就是變成了家賊嗎？

因爲海外的中國人，沒有回過台灣所在多的是，尤其是第二代，不明政府眞象的，在所難免。於是，便會在不知不覺中，爲這些家賊的宣傳而混淆聽視，因此，對這些家賊不但要嚴加防範，更應該當作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想來，這些在洋人豢養下的中國反共專家和自以爲政治家的，都曾經讀過中國聖賢書的知識分子，不能成其爲「眞道學」，也該像個「假道學」，我國固有道德傳統的一句俗語：「家醜不可外揚」總該懂得吧？

今天既是同一反共目標，就必須以反攻、收復大陸、徹底摧毀中共政權爲目的。彼此與執政當局不能合作，無可厚非，然而自己認爲是反共的中堅，就應該遣兵調將，去與中共作公開的，或暗地裏拚個死活，給所有的中國人做個好榜樣，能如此，才算是有「苗頭」「有種」。然這一批傢伙什麼都沒有做，騙騙美鈔，辦一張「火炬」報來誣謗政府爲能事。既然什麼都沒做，憑的那門子來反共嘛？只算得是一羣「搞屎棍」而已！

固然，搖筆桿也是一種反共武器，可是，不能連同反共陣營的力量，也劃爲罵臭寫臭之列。睜大眼睛瞧瞧，今天世界上的國家，那能找來個十全十美的政府，每一個國家政府，自有他好的一面，也有其壞的一面，退駐台灣的國民政府，自然也不能例外，假如對自己的政府，盡尋隙抵罅地加以攻擊，這將是拆散反共陣營，分裂反共人心，使「親痛仇快」，彼此得不到好處。

相反，倒給中共譏笑，同時也給西方人士在暗裏鼓掌，相顧偸笑。因爲西方國家，一向不願意看到有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出現，最希望看到中國人自己搞自己，使中國永生永世亂作一團，而由西方國家牽着鼻子走。眞乃可笑，亦復可憐。

請看看菲律賓，在星條旗下統治與自治了若干年，自獨立以後，每屆總統選舉的前後，都要賠上了不少人命。

再看看美國的「水門」醜聞事件，鬧了這許久，還鬧不出一個結果來！

老是開口民主，閉口民主，民主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所以說，西方人要談政治民主，就少不了「水頭」，沒有錢的話，卽使有通天遁地的本領，誰也不會給投上一票的。

東方人要談政治民主，說句良心話，仍然少不了「拳頭」。誰要是沒有「拳頭」來擁護的話，卽使用上「八抬八拖」的轎，請其登台執政，恐怕任誰也不敢輕易去嘗試吧？

因此，今天咱們中國人，談反共也好，談政治民主也好，總得要自己檢討一下，自己有些什麼？像些什麼？眞正能爲國家民族幹了些什麼？

不然的話，則忍氣吞聲，安份守己，莫作家賊和搞屎棍，免去滿天神佛，效「東周列國」時的介子椎，不食祿於晉文公重耳，如此死後，歷史可能紀上一筆，而爲後人所崇敬。



由殺人犯何祥說起

蔡瑛

在逆流澎湃，「回歸」和「認同」低氣壓籠罩底下，在善忘底香港人的心目中，殺人犯何祥，究竟是何許人也？相信在他們的腦海裏，顯得模糊吧！

其實翻開六七年暴動的血帳，不難爲他們找到答案。想當年，殺警奪槍，爆竊銀行，意氣風發，何其威水？在港共的所謂「英雄榜」裏，眞是煊赫一時的人物，可是毛澤東思想，眞可當飯食嗎？可以當靈符嗎？可以鬼變人嗎？簡直是放屁！

港共暴動，在自由人士協力支持政府施展鐵腕政策下，左口魚的美夢成空，終於向法律低下頭來，毛共更傳來整肅令，牛鬼蛇神這時眞如喪家狗，這回不是鬼變人，而是人變鬼！何祥終於難逃法網，幸得不死，也要挨吓廿五年的皇家飯，但他已比大陸同胞幸運多了，因爲他們正在食無油呢！

廿五年的皇家飯生活，並非好過，因此何祥也向大陸自由之士學習投奔天堂的壯舉，故日昨傳聞越獄成功云，可惜在毛共的笑臉把戲侵襲天堂後，形勢大好，「回歸」「認同」大有人在，現在已非六七年的時候了，白皮豬、黃皮狗之聲，已沉寂多時，他雖投奔成功，仍然是喪家之狗，無處容身。越獄的三十六小時內，曾經投靠過幾許左口魚工會，但接班人統不認識這個曾經煊赫一時的老大哥，非不識也，實不敢也，英雄何價！結果他在元洲街十×號的九巴「魔種」大本營下樓時，乖乖的跟着「黃皮狗」回去，再嘆其皇家飯了。

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毛澤東總有一天也逃不出這樣的命運，奉勸那些「回歸」「認同」者、牆頭草、左口魚，及早回頭，才是你們要走的道路。爲什麽，國父爲你們舖築的三民主義大道不走，卻步向重慘左的陷阱去呢？

批孔毀

中共批孔毀儒，是毛澤東摧毀中國文化的澈底暴露事證。我們常說「忠奸不能相容，邪正自然各別」，故中共批孔正爲毛澤東自向世人說他們是奸邪集團，不能容許忠正立論的孔道儒教並存，應行妄批。

夫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爲中國秉

大而已，及不欲自己下一代存着鼓勵忠勇事蹟，履行爲國捐軀。「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孔、孟教言，其不智也孰甚於此？是反「五常」之五。

嗚呼！仁、義、理、智、信，無一能居，是爲孔教之君子仰不怍，俯不愧，此樂君子有之，反此是屬小人矣。何能配入文廟。毛自知對國家民族只有破壞，對禮教是悖逆，對同事如寇仇，難在孔廟四配，十哲之列，即列於丙廡亦無份矣。故反孔教，非關林彪事件也歟！

諸如「左傳」爲補助國教的讀本，後世編「東周列國」者，是依據「左傳」脫胎，故漢朝鄭玄加以補註，

豈不及於老毛，着實落意註解文教，其意在自己不辭勞瘁，爲國族計呀！願中華的知識學者，及在共黨裏的幹部，都要爲興中華着想，聯成一氣，復興文教高潮，以壓倒老毛這位獨夫。毛語錄多是錯誤，只可投入毛厠。

塗改聲帶

微之寄自美國

美國報紙曾以頭條地位，大字標題，刊出「專家判定尼克遜水門事件聲帶被塗抹多次」的驚人消息。

聯同署名發表的報告原文所下的結論，遂譯出來，貢獻萬人讀者。以下是原文中的結論：

「我們完全同意下開結論：

㈠曾被塗抹及錄音中發生嘈擾部份，均直接在送檢之聲帶上產生。

㈡政府交出六十號聲帶被嘈擾之整個部份，確爲由烏赫爾五千號錄音機所錄取。

㈢該項聲帶曾被塗抹及嘈擾之處至少有五次，甚或多至九次在分開的及接近的部份發現。

㈣每部份被塗抹及錄音均須以人手操縱烏赫爾五千號錄音機之鍵盤。

㈤聲帶之塗抹部份或即包括原來談話在內。

㈥我們對於使談話復原之任何方法，均無所知。

㈦我們所可斷定者，作爲證件之聲帶，係原始聲帶，並非複印者。」

該文件末尾之署名人士爲：

李察・波爾特
法蘭克林・谷巴
詹姆士・法蘭那根
約翰・麥函特
湯瑪士・史託咸
瑪克・威士

這裏要介紹一下的，是湯瑪士史託咸其人。他是烏塔大學（University of Utah）的聲學專家。上述的檢查報告就是由他出庭作三小時證供之後所發表。

史託咸說道，在十八分鐘被塗抹的聲帶，我們曾發現五處完全重新開始和停止的地方。另有四處有重新開始的痕蹟，但沒有標出停止的記錄。如果聲帶

平天下，可以留光輝於萬世。再如春秋、左傳、老子道德經等，雖遭秦火之後，史籍遺失，然代有名賢，知仁義道德之所貴，親仁慈愛相衞護齊家治國圖共存，故負責搜集所遺落之經、典、辭、論等，再集成書，以教後世，爲先哲學識有繼，而啓發新知。故中華民族纔得延綿全續數千年。常記各姓族、家譜，或族譜，首一篇先寫明世代相承，子孫不替，欲其綿昌耶。故孔教爲國族維繫的關鍵，知識啓發的基礎。

爰約畧說明：孔子的成語，爲對中共最犯忌諱的，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今中共其屬下一味挾詐背信，反五常之一。這是犯毛忌。孔子繼先王以仁孝爲立國之本，親親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孝治天下，有孝道才可啓忠於君國。孝經所謂：「孝子事親，好勇鬭狠。雖能使父母飽食暖衣，亦不得謂之孝也。」

今中共行暴政不仁、不義，反「五常」之二、三。故毛澤東非批孔子不可，若說孝道，毛不齒於人類矣。

孔子過泰山說：小子謹記，「苛政猛於虎」。今日中共行苛政，人民受毒害，倘依孔語，毛爲食人之獸矣。其他如應別華、夷，夷、狄之教，不能混淆中國。今毛強拉馬列主義來中國，上下惡鬭，不能相安，是毛欲以夷法制華，擯棄禮教，不但生人不得其安，死者墳墓亦遭撥掘，大悖義理，是反五常之四，神人共憤。子曰：「天厭之，天厭之」。是故毛做惡多端，內心自疚，獨怕天譴，天厭之句，犯毛忌，故主張批孔。老毛拆平民族英雄岳武穆墳，是嫉妒先人的偉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八）「提高警惕」

我在「珠江人民報」工作期間，該報曾發生了兩件「破壞」事件，幸而這兩件「破壞」事件均與我無涉，對我一點影響也沒有。

第一次「破壞」，是排字問題，原來是排字工友把一些關鍵性的字眼排亂了，於是「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等字眼，竟變成「國民黨打倒反動派」。

這一來，事情相當嚴重。負責校對的黃君邁，負責看大版的招麥漢都要檢討。

當然，印成的報紙，全部不發出去！

工友們怎樣，有沒有發生問題，我不清楚，因爲排字部和編輯部相距頗遠，而且自己工作甚忙，並沒有留心這件事。

我每天由清晨工作至深夜，然後疲乏地由孫文西路返回孫文東路月山里去。初時石歧還處於「軍管」狀態，偶然會遇到共軍的檢查，但我有軍管會發給報社的通行證。

第二次「破壞」事件是火災，原來工場方面，曾發生火災，損失大概不很嚴重，但在「警惕性」十分高的共黨看來，那就是「破壞」了。這次事件，似乎有些工友被捕，但詳情我不清楚。

共產黨對敵人的「警惕性」是十分高的，記得我在大陸第一次聽的「報告」，就是有關對敵鬭爭的「報告」。

什麼是「報告」？在自由世界生活的人，大概不容易了解。原來中共中央要推行任何一件工作，都必先擬訂了一個計劃，然後逐級「傳達」。所謂「傳達」，便是由當地的「黨委書記」召集轄下的全體工作人員來聽「報告」。聽「報告」後，各工作人員便返回自己的單位，在本單位的「首長」主持下，分別「討論」。

你別以爲「討論」時，眞的是在「討論」。不，不！所謂「討論」者，卽把「傳達」的內容照講一遍，兩遍，三遍，以至十遍之謂，只許「擁護」，不能「反對」，不能有半點不同的意見。

我說在「討論」時，要把「傳達」的內容照講「十遍」，眞的是照講「十遍」麼？一點也不虛假！因爲一個小組中，人人要發言，而所謂發言也者，便是照「報告」的內容複述一次，並加上「擁護」等辭句。一組大概有十多個人，那不就是重複十多遍的學舌鸚鵡麼？

共黨的頭子大都有點長舌，他們每作「報告」，必然滔滔不絕，最快也要講上兩三個鐘頭，往往一連講上八九個鐘頭，也絕不爲奇。講得時間越長，便表示「理論水平」越高。

曾經有一個共黨頭子說過：「做共黨的幹部，首先就要屁股厚」。這句話說得一點也不錯，但我要加上兩句：「還要臉皮厚，心腸毒。」當然，這兩句話是我在大陸生活了八年的結論，初初「回歸」時，我是沒有這認識的。

每當「首長」作「報告」時，任何單位，任何要事均要暫時停止，一齊到指定的地點去聽「報告」。

我第一次聽「報告」，作「報告」者是地委會裏的什麼人，我記不清楚了。「報告」的內容是：「對敵人的仁慈，便是對人民的殘忍。」

「報告」把我們引回「苦難的過去中」，把我們帶到「美麗的共產主義社會去」。「報告」強調要「提高警惕，鎭壓敵人。」「報告」指出：「有些同志喪失階級警惕性，他們竟然不向潛伏的敵人鬬爭，因爲這些敵人表面上十分慈祥，或者生得貌美如花。

「我們必須知道，反動派往往就用僞善、金錢和美人來瓦解我們。」

英歷次工潮的背景

胡養之

英國保守黨政府已下令於二月八日解散國會，二十八日舉行大選。這一宣佈，顯然是由於英國工業危機和政治衝突中所促成。據英首相希斯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在電視訪問中，曾經指責急進的煤礦工人領袖，企圖以全面罷工來粉碎英國的反通貨膨脹限制工資法案，並推翻保守黨政府。由於煤礦工人罷工十週，使其電力供應減少，每週只開工三天，能源大臣卡齡頓探悉它們計劃每週開工減縮為兩天，甚至於全部罷工。因此，希斯指出工會副主席麥加希對促使全面罷工的目的，不在工資問題，而變質為政治鬪爭，企圖奪取政權組織左翼政府。

英共組織的歷史最早

事實上，英國工人多為共黨所控制，過去的歷次大罷工，也多半為共黨或紅色份子的陰謀所造成。由於英國共產黨組織的歷史，並不亞於中國共產黨及其他國家共黨的組織。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較早時的指出：中國共產黨組織是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的，但英國共產黨則於一九二〇年就已成立。換句話說，英共至少要比中共年長了一歲；前英共總書記波立特，出生於一八九〇年，也比毛澤東年長四歲。毛澤東出身於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其父毛仁生尙擁有幾個農場，毛澤東受過高中師範教育；波立特則是一個礦場的工人出身，僅在十二歲前受過小學教育而已。因此，老早有人幽了毛澤東一默：「如果中共叫俄共為老大哥的話，則英、法共無疑是中共的二哥、三哥了。」

波立特很早就參加了政治活動，而且是一個堅決的社會主義者；他具有組織的天才，一九一九年他就擔任了「不干涉蘇聯運動」的全國領導人，後來被推為鍋爐工人聯合會參加工黨和職工大會的代表；一九二九年被選為英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雖然多次被捕下獄，但他並不灰心，出獄後繼續鬪爭，使英國共產黨員激增，奠定了英國共產黨的基礎。遠在一九五一年冬，當英國總選的時候，已登記的英國共產黨員達四萬三千餘人，分佈在二十五個選區裏間，從事選舉的戰鬪宣傳。當時波立特對於BBC廣播公司在各政黨的廣播節目中，不予共黨發言人以廣播的時間，曾提出嚴重抗議。

英共的副書記杜德，則曾經畢業於英國的牛津大學。他先後擔任過英國「工人週刊」的編輯（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間的「工人日報」記者及編輯。其後又任英國「勞工月刋」的編輯，結識了不少的外國共黨份子。杜德對於印度問題，曾有着極深湛的研究，他在一九五〇年的「勞工月刋」中撰稿指出：「印度的尼赫魯，是一個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而且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敵人；他與印尼的哈達，將有同一下場。」

英國「工人日報」編輯委員會委員海登，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員，二十年前他曾擔任倫敦大學教授，但他對「工人日報」的熱心，卻只有用「布爾什維克精神」一詞，才能夠形容出來。他每週給「工人日報」寫一篇文章，經常勸人對「工人日報」捐錢，並為勞工們吐苦水。他常說：「他會為馬列的學說以自己的生命為賭注，也願意為實現馬列主義而犧牲自己。」因之，一般人都肯定地說他是「一個堅決的馬克思主義」者。

世界工聯控制各工會

為什麼工人罷工會給予英國以如此嚴重的威脅呢？大致說來，由於地理上的因素，英國畢竟是一個島國，孤懸於歐洲大陸西間的北海與大西洋之間；它的後台全靠世界各地市場的商業，它所需要的糧食，本土只能生產五分之三，其餘五分之二，則必須從外地輸入。質言之，英國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且富於煤鐵的蘊藏；而其行銷於世界市場的製造品，本部也只能生產百分之二十的原料。因此，國內工業一旦停頓，則其經濟陷於崩潰，人民生活亦將遭受浩刼！是故，英國共黨於一九二〇年成立以後，便一直依照列寧的教訓：「馬克思主義每進行一次革命運動，必須先行控制着工人階級；但要想控制工人階級，則必說要控制當地的工會；否則，根本沒法談革命。」

因此，共產黨的所謂「世界工聯」，便是控制世界各地工會的工具。這個組織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鐵幕外面便擁有七百多萬會員。莫斯科粉碎殖民地帝國的計劃，據說也曾經通過了這一個組織的。而這一計劃則由英共副主席拉眞尼·達特的小心設計，把共黨在爭取世界霸權中，開闢了第二戰場——首先鼓勵了各殖民地的人民，起來武裝反對它們的歐洲主人。然後進一步滲入英國國內的各工會去，控制了工人階級，隨時以罷工運動來威脅執政黨。

蘇聯前工運頭子庫茲涅佐夫，於一九四八年發給「世界工聯」的命令是：要求英國務須乘機滲入公共事業，例如：運輸業、煤礦、電力及其他主要

的工業裏面。一九四九年的命令，則集中於碼頭、港口、航運、電力廠、飛機製造廠、煤、鐵礦場等等。因而一九四九年間，英國曾遭受一次全國大罷工威脅，一度使英國航業為之癱瘓！倫敦的運輸系統陷於停頓狀態。當時英國運輸總工會秘書長狄堅，曾要求各工會領袖在共黨尚未完全破壞工會之前，先行予以打擊；同時，一般英國人亦已覺悟到共黨在組織上和紀律上，都比人們所想像中的情形更為陰險！

可惜英國的「工聯大會」各領袖，對於共黨陰謀滲透到下級工會的問題，始終未能尋出一個有效的對付辦法，致令若干滲透到「工聯」的工會，大半都是由英共份子所領導，或該工會的領袖當中有許多是共黨的同路人。此外，共黨在若干反共人物主持下的工會裏，也取得了有力的職位。故於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英共份子未獲得各工會的批准，而發動了一次碼頭工人和巴士工人的非正式的大罷工；數以千計的工人，根本不理會工會領袖的命令，以致那次的工潮由倫敦迅速地蔓延到其他各港口，並使價值數億英鎊的進出口貨物都被阻滯着；而許多糧食及其他生菓，也都宣告生霉腐爛無遺。

多次工潮均由共黨發動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開始的英國海員大罷工，也曾直接打擊了英國的主要進出口商業，削減其糧食和燃料的供應，以及妨碍其橫渡大西洋與英倫海峽的客輪運輸，不獨造成國內物價的飛漲；且其英鎊在外滙市場跌至每鎊僅申二、七九美元，股票市場銳瀉，工業指數更跌至一、六呢。那次的海員大罷工，起初由三百艘船隻停擺，而一躍增至四百三十艘巨輪癱瘓在英國海岸，三萬餘名海員——包括當時世界最大的客輪「伊利沙白」號的八百名海員——陸續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宣佈罷工的時間為時三個月，成為五十年來海員罷工最嚴重的一次，幾使英國通往世界各地的生命綫，全被切斷；而英倫三島的居民也被陷於災難！

英國的一次最大的罷工潮，發生於一九六七年的下半年，為時竟達八十天之久；罷工的範圍包括着五行工人——碼頭工人、鐵路工人、汽車公司工人、海外航空公司機員、及建築工人等，相繼分別進行。由於同年九月中旬起，便有一萬五千名碼頭工人，分別在利物浦與倫敦進行一連串的罷工之後，曾經堅持達五個星期之久，各港口等待運輸出口的貨物，堆滿了所有的貨倉，總值達一億英鎊以上。其中大部份是運往澳洲、紐西蘭及遠東各地的貨物或聖誕用的貨品，多已遭到買家取銷其訂單，使一般輸出商大受損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碼頭工潮尚未解決，而鐵路工人又於同年十月十九日宣佈罷工，令到倫敦、曼徹斯特及米德蘭之間等地的客車與貨卡，均告停頓。接着更有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駕駛員，和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人，先後進行了罷工運動。其海外航空公司機員罷工的理由是：要求加薪和較佳的工作時間；而九千名福特汽車廠的工人，亦因要求加薪和調整工作時間而罷工。這一連串的大罷工潮，不特困擾了前英首相威爾遜的工黨政府，更促成了英鎊貶值的重大因素。但是，那次宣佈非正式罷工的五行工人，結果調查其身份，差不多都是共黨把持下有關工會的工人。

雖然其中有一部份會同意工會的保證，而於同年十月三十日復工；然而，大部份受着共黨利用的罷工者則表示：必須共黨領袖達斯召開會議之後才能夠作出決定。所以，英國勞工總會秘書長卡辛斯，和前勞工部長根達等人，曾一致指責那次的五行工人相繼進行大罷工，純粹由於共黨份子的陰謀所造成。因而迫得前首相威爾遜於同年十月下旬向罷工者提出警告稱：除非他們停止罷工，否則將宣佈全國進於非常時期，實施緊急法令，一如一九六六年六月，對付海員罷工所採行的步驟是：包括着以軍隊替代罷工工人的工作，製訂食物的價格，加強煤氣、電力和汽油的管制；並重訂發給汽車牌照，限制郵電及電話的使用等等，以維持各主要公眾服務，及供應各項需要，結果五行工人中便有大部份願意復工。

全國將有二百萬人失業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五日宣佈開始的英國全國碼頭工人大罷工運動，曾經醞釀達一個多月之久，不僅令到英國自一九二六年以年，全國港口首次進入完全關閉的惡劣狀態；更曾進一步地使到英國經濟一度陷於癱瘓，造成其物價突飛猛漲的現象。如果那次罷工繼續進行下去，則對於整個大不列顛的居民生活，以及保守黨政府的處境非常艱難！

儘管政府當時一再向居民保證：糧食貯存量充足，可以應付得長期的罷工，而不致有短缺之虞！但由於過去的經驗教訓，已造成主婦們的心理恐慌！因之，難免發生搶購物資的現象。實際上，大罷工僅進行至第三天，肉食市場的牛肉價格，已由每磅四便士提高到六便士；其他物品也隨之上漲至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不等。幸而罷工的時間不長，否則物價之繼續狂漲是勢所難免的。由於當時的英國國內產品及其原料的輸出或輸入，都要依賴那枝著名世界的所謂「商船隊」二千五百艘船隻，經年穿梭不停地行駛於大西洋、太平洋及印度洋等水域。國內各港口，則全靠四萬七千名碼頭工人，日以繼夜進行起卸貨物和搬運等工作。假如遭遇一次颶風的襲擊，則使英吉利海峽的交通完全被切斷，那末，英國就會成為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孤島」！

英國的商船隊，在長達一萬四千六百餘公里的海岸綫上，曾分別建設很多的良好港口。其中在不列顛方面最著名的計有：摩來灣、喀地干灣、瓦什灣、索爾威灣、克萊特灣等港；在愛爾蘭則有：多內加爾灣、丁格爾灣等。而最大的商港，則為南安普敦，為大西洋航運的主要港口，故此重要工業也特別發達，碼頭工人一經罷工，使那裏的工業馬上癱瘓！也像這次一樣的煤礦工人一經宣佈全面大罷工之後，便預料由於工廠會一再縮減開工，將很可能有兩百萬工人宣告失業。

英國政府當局的緊急措施是：將可能施行輪流停電，各家庭可能每週兩次，每日停電九小時；而英國的股票市場的價格，則已跌到七年來的最低點。英國財政大臣巴柏在眾議院發表演說稱：「對於使到工作的大眾遭受艱苦生活，左傾的工聯必須負這嚴重責任。」

我看美加

【25】

劉人傑

兔女郎

花花公子貴賓房的表演，主要是唱歌，他們唱的不是新潮歌曲，歌星也不是衣衫襤褸的嬉皮男女；論歌喉是平平而已，老萬喜歡玩唱片，從未在唱片上見過他們的大名，相信這幾位歌星，叻極有限。

美國的表演，習慣有「諸角」講笑話，那時正在水門事件高潮中，講笑話的人，千篇一律是拿尼克遜來開玩笑，四座騰笑，老萬只感到美國人的淺薄，固然我聽不懂他們的幽默何在，沒法笑得出。

花花公子俱樂部菜色是粗劣的，一點不講究，不像是一流地方。在香港，任何大酒店的烹飪比他好，在文華酒店的扒房、香港酒店的大班房、怡東酒店的鳳凰廳、尖沙咀的三藩市扒屋等。調味都比他不知好若干倍。花花公子俱樂部其實是徒擁虛名而已。

遊埠，當然要到出名地方觀光，以花花公子俱樂部的名氣，還是值得一遊的；不過，老萬認爲只是值得「一遊」而已，有機會再到紐約，也不會再花這筆錢。除非到芝加哥，或許會一遊花花公子中心，因爲老萬尚未在芝加哥做過老襯。

晚間遊覽團照例是一個晚上走兩家夜總會，第一個吃晚餐，第二個喝兩杯雞尾酒，或其他飲品，主要是欣賞表演節目。

在花花公子夜總會吃完晚餐，聽完一男一女兩位歌星及講笑話的諸角表演後，遊覽巴士把我送到一家氣氛截然不同的新潮夜總會。

夜總會設在地窖，音樂師穿着奇裝異服，客人也跟花花公子俱樂部裏的紳士兩樣，大家穿得隨便。不過，這裏唱歌和跳舞表演，都比花花公子俱樂部精彩。那矮小子的唱歌風格，完全模仿湯鍾士，但和湯鍾士天賦雄渾的歌喉顯然有一大段距離。不過，他的學習精神值得嘉許，連唱到半場解下領花這小動作也學得一模一樣，只可惜場邊沒有那些醉心的少女給他遞手帕、送香吻。

這裏場面故意弄得昏昏暗暗，那些年青愛侶，會認爲情調不錯。

除了唱歌，還有一位身裁健美的女子表演各種舞蹈。她年紀雖然大一點，身裁保持得還不錯。一場中東肚皮舞相當精彩，儘管不是第一流，至少算得是不太單調，我們公認這裏的表演節目比花花公子俱樂部好得多，相信這裏的收費也比風格不同的夜總會給我們享受，算得很便宜。每個人的消費才不過一百二十五港元，在香港也辦不到。

我們看過拉斯維加斯的大規模表演節目在先，在這小小夜總會裏，當然很難滿足。不過，每個地方都該觀光一下，才有所比較。有時未必大規模才精彩，如夏威夷的火舞，拉斯維加斯的阿根廷土風舞，規模都很小，卻是老萬遊覽美加看到最精彩的節目。在紐約，即使一流夜總會也沒有同樣可觀的節目。

在紐約這樣的大都市，自然也有不少色情表演，一如三藩市第十六街所看到的，或者更進一步。不過，老萬看過一次，已沒興趣，朋友帶我到百老滙四十二街尋幽搜秘，老萬寧願安排別的節目。那些成人電影、眞人表演，全是同類貨色，千篇一律，不會有什麼新花樣。

未到紐約前，許多朋友告訴我，紐約有很多過癮的東西好看，但紐約的治安令人躭心，到「過癮」的地方，很可能被剝光豬，不看也罷。反正紐約的偉大建設，才眞的值得參觀，我們回酒店後，安排了第二天參加乘船環遊曼赫頓島的遊覽團。

國沒有深遠文化歷史，這裏表現的只是現代藝術。這藝術中心有音樂廳、劇場，經常舉行音樂演奏會，有古典音樂，也有爵士音樂。在劇場表演的有古典芭蕾舞，有美國現代舞。像香港市政局辦的普及音樂會一樣，收費大眾化，愛好藝術的人，都有機會欣賞。

老萬觀光林肯藝術中心，特別欣賞器宇軒昂的現代化建築，建築物前面廣場的巨大噴水池，使林肯藝術中心的氣派更壯麗。

林肯藝術中心佔地很廣，不是展覽場所，而是大眾藝術活動的中心。香港的藝術中心正在籌備中，相信性質跟林肯中心差不多，不過要求它將來有林肯中心這樣的規模，恐怕沒可能。不要說地皮上不許可，更難是籌措這麼龐大的資金。香港富有的人，熱心藝術的不多，向他們籌募這筆經費，不會有熱烈反應。

林肯中心也是市民休憩的好去處，廣場上設有露天茶座，不論夕陽西墜，或在燈光掩映下，都極富情調。在噴水池下，看着燈光照耀得七彩繽紛的水花，在繁忙的都市裏，這種閒逸的享受，可不容易得到！

林肯中心接連地底火車車站，交通方便，確是爲市民大眾而設的好地方，除看芭蕾舞、聽音樂和在露天茶座喝酒或各種飲料需要付鈔外，其他一切享受，不花分文。

香港目前雖也有同樣性質的大

和林肯中心差不多的還有廣播城，所謂廣播城，是一所巨大無朋的劇場，可容數千觀眾，也是市民大眾最佳娛樂場所。每晚，有舞台表演及電影，兩味收費合共不過三元半，消費最大眾化，如果有興趣，可以看完再看，進去後不出來，不必再付錢，電影與舞台表演輪流不輟，如覺得百看不厭，大可整天不出來。在劇場下面一層，有休憩地方，設備有沙發、彩色電視機，也可喝些冷飲、喝杯酒，可以下棋，各適其適，消磨一整天時光，絕對沒問題。

廣播城舞台之大，足以媲美拉斯維加斯的夜總會。老萬在廣播城看到一場精彩攀高表演，用歌舞形式演出，相當好看，沒這麼高這麼大的舞台，不容許表演這樣的節目，配映的「女人四十一枝花」也是一部好片。

大都市生活

紐約分昆士、曼赫頓、布祿林、布朗士等區域，曼赫頓是紐約最繁盛所在，井字形的街道，縱橫都用號碼，要找地方不困難，像看地球經緯線一樣，便找到要找的地方。

紐約許多著名偉大建築物，集中曼赫頓區，走在曼赫頓街道上，好像在樹林中，一幢一幢高聳入雲的建築物，彷彿一株一株的大樹。

最出名的曾經是「世界最高」的帝國大廈，矗立市中心區，仍為人們矚目，不過，比起其他現代化美大厦。不過，它仍是遊客必到的遊覽勝地之一。

論熱鬧，無過於四十二街泰晤士廣場，能走動的霓虹廣告牌，幾乎可與拉斯維加斯媲美。四十二街的電影院多得不可勝數，放映的片子，各種各類都有，其中一部分是有味的「成人電影」；但由大明星演的名片，內容比以性為號召的成人電影表現得更醜惡，那就是「巴黎的最後探戈」，一部十分不道德，使人惡心的電影，難怪在紐約比成人電影更具吸引力。老萬覺得美國人，尤其生活在大都市的，心理都欠正常，所以這種變態的東西能夠擁有廣大觀眾。聽說這部片子在香港禁映，該是一樁好事。

紐約是繁忙的都市，很少有人悠閒地在馬路蹓躂，人們走路，大都如趕往投胎一樣；一到下班時間，塞車情況，香港望塵莫及。通衢馬路擠得水洩不通，從曼赫頓通往新澤西的佐治華盛頓大橋，通往長島的昆士波勞大橋，威廉士堡大橋，通布祿林的曼赫頓大橋，布祿林大橋，車子更擠得如螞蟻爬行。想到今天美國在節省汽油下，他們一定更苦。

美國因居住地方過於分散，許多人不能使用集體運輸工具，每人開一部大型汽車，上班下班走一百幾十哩路，這樣消耗汽油，難怪用量驚人！

紐約是發展到巔峯的大都市，任何方面都是五花八門。以人種而言，可說集世界人種大成，什麼人只是在中央公園附近供遊客乘坐，還沒受淘汰，仍舊存在。紐約人的衣飾，無奇不有，吃東西也是世界性，中國菜館、法國、意大利餐廳、日本料理、墨西哥餐室，式式俱備，紐約是這樣一個複雜城市，要適應這裏的生活，不是簡單的事。

轉變中的華埠

久居紐約的朋友告訴老萬，唐人街黑社會活動相當猖獗，雖然老華僑給美國人留下「最守法」的好印象，但年青移民卻把這優良風氣徹底搗毀，他們所作所為，無法無天，有如「教父」片中的黑手黨。雖然他們沒有黑手黨那樣嚴密的組織，但殺人搶劫，勒收保護費等罪行，並不貳致。

不過，老萬在紐約獃了一個星期，差不多每天都到唐人街，紐約的唐人街給我的印象不如想像中那麼壞，老萬固然沒親眼見過殺人打劫的罪行；連派系鬭毆開片也沒有，反而在風氣較佳的三藩市唐人街遇見過金龍酒家白晝遭獨行賊打劫的事情。

紐約唐人街時時可見到三五成羣的中國青年，或流浪街頭，或聚在酒樓轟飲。他們的打扮，古靈精怪，比以奇裝異服著稱的黑人猶有過之，人皆側目，沒人敢多看他們一眼，老萬相信這些青年，就是上面所指的黑社會分子。

朋友告訴我，美國警察也不敢單獨進入唐人街，華裔青年的可怕，不只唐人街正當商人不敢惹他們個熱鬧的區域，它是否包藏這麼多罪惡，恐怕要在紐約逗留一個長期間才會曉得。

這裏的建築物陳舊，據說房地產的業主，大部份是中國人，中國人多數保守，很少有聯繫發展的思想，因此唐人街一直維持老樣子，儘管紐約發展為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唐人街還是依然故我，面貌沒多大改變。

和其他城市一樣，紐約唐人街也以飲食業為主，這裏的酒樓茶肆多得很，中國人固然喜歡到這兒一嘗家鄉風味；美國人及外國遊客也不少成為座上客。他們對中國菜漸漸已有較深入認識，不光是喜愛咕嚕肉、炒飯，其他中國烹調也都懂得享受了。唐人街已成為國際遊覽勝地，外國人遊美國，很少不到唐人街享受一頓豐盛的中國菜，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美國人都懂得茅台酒、塡鴨。這兒的茅台酒，和遠年極品拔蘭地同價。

唐人街也是旅美華僑精神食糧總供應地，除中文書籍外，還有來自香港及本地出版的中文報紙。中國人到唐人街來，吃過一頓中國菜後，多數搜購一批中文報刊，回去一字不遺的全部讀完，美國雖有不少報紙書刊，但中國人讀中文刊物，特別有親切感。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周恩來聽到毛澤東要他去重慶刺探國軍情報轉送與日方，當時大吃一驚，定定神說道：「主席交給我的任務，只要力量能達到，我絕不推諉。不過，這項工作我去恐怕不太合適。」

毛澤東問道：「為什麼？」

周恩來說道：「因為我的目標太大，我一到重慶，就被國民黨特務人員釘住，公開活動他們自無奈我何？秘密工作就不方便了，尤其是這件事關係太重要，若是失手被拿住證據，國民黨指我們替日本作間諜，在國內固然失盡人心，更怕莫斯科方面也有痲煩。」

毛澤東一聽周恩來提到莫斯科，頓時軟下來，說道：「這樣好了，你去重慶仍然作公開活動，秘密工作我另外派人去。」

周恩來了解毛澤東的眞意之後，重慶也不敢去了，恐怕共產黨人在重慶偸竊軍事情報轉給日本，露了馬腳自己在重慶也無臉見人。當時陪笑說道：「我現在去重慶也沒有什麼中心任務，不如留在延安可以多向主席學習，對我自己對黨都有好處。」

毛澤東皺眉道：「我派你去重慶，還要同國民黨談判，增加我軍番號，解決陝甘寧邊區懸案，你不去誰辦呢？」

周恩來靈機一動，說道：「這項談判工作不如派林老去，他比我更勝任。」

毛澤東說道：「林老只能出謀劃策，鬪口舌恐怕不行。」

周恩來說道：「談判的原則要在延安擬定，無論誰去談判都是一樣。林老心思周密，應變的能力比我高，所以他去比我合適。」

毛澤東雖不以周恩來的話為然，但也覺得要活曹操去談判，可以明白政府眞意，比周恩來終究是近了一層，當時說道：「這個問題我要同林老商量商量，不知道他肯不肯去？」

周恩來陪笑道：「主席請他去，林老不會不去的。」

毛澤東說道：「好吧！我請他來商量商量。」

周恩來站起身說道：「我現在先回去，候主席吩咐。」

江青笑道：「副主席同志迫不及待要走，是不是家中有女同志等候。」

周恩來笑道：「那有這回事，江青同志又講笑話了。」

江青說道：「副主席回來一年了，穎超同志一直沒有回來，怪寂寞的，我介紹一個漂亮女同志伺候你，好不好？」

周恩來連忙擺手道：「江青同志，講笑話最好換個題目，這個笑話萬不能講，你知道我家那頭母老虎精神不正常，明明是說笑話，他聽了也當眞的。」

江青還想開口，周恩來趕快四步作兩步走了出去。

毛澤東看見周恩來走遠了，着警衛員去請活曹操，停一時活曹操來了，毛澤東就將周恩來的話重述一遍，問活曹操的意見。

活曹操說道：「周恩來一肚子詭計，這是有意移禍江東，把難題給我作。」

毛澤東說道：「周恩來多詭計，人所共知，不過，他這次未必敢搗鬼，有些話也是眞話。」

活曹操說道：「談判，自以周恩來最拿手，他能哭能笑，臉上表情分分鐘可以變化，我那有那付本錢。」

毛澤東說道：「林老，你的話自是不錯，但是，卻未能配合整個形勢，如果是民國二十六七年，我們同國民黨之間，強弱不成比例，所謂談判就是哀求國民黨高抬貴手，給一條生路，就非周恩來去做小旦苦戲不可。可是到了今天，我們的力量已夠強大，足以作為談判的本錢，反之，國民黨在日本皇軍一次又一次猛烈攻勢下，疲態畢呈，非要遷就我們不可。」

活曹操低聲說道：「主席，我從什麼地方去偸得軍事機密情報呢？」

毛澤東說道：「這個用不着你辦，林老，你只去談判好了。」

活曹操更加胡塗，問道：「主席不是計劃將國民黨機密情報送與日本皇軍，引他們進攻重慶嗎？

毛澤東笑道：「計劃未改，不過，事情另有人辦了。」

活曹操想了一下，說道：「主席要我去同國民黨談判，當然可以，但這事總要有個因由，才可以折到正題，不能貿然要求談判的。」

江青抿嘴笑道：「林老，你的心眼眞多過曹操，談判又不是演電影，前面先唱一段插曲。」

活曹操瞇着眼笑道：「江青同志，你的比仿差不多，世間無論什麼事都是作戲，作戲就不能一亮相便演正本，前面一定要插上一段，場面才熱鬧的。」

毛澤東也被活曹操說的莫名其妙，問道：「林老，你的意思要怎麼樣？」

活曹操說道：「我想不如由林彪出面，向軍委會發一封電報，就說林彪從蘇聯養傷回來，想見校長請安，這樣一根線就可以通天，林彪見到蔣先生，蔣先生自然要問起國共之間許許多多的問題，林彪可以建議雙方派人開一次會談，作一徹底解決。蔣先生沒有不接納之理，等他派出人之後，主席就派我去。」

毛澤東不住點頭，連說：「好極了，好極了。」

活曹操說道：「用這種方式，好處有幾，過去周恩來總以爲只有他自己一根線通天，別人都沒有這個神通，現在離開他，我們也能把意見直接送到蔣先生面前，以爲周恩來就不能挾天子令諸侯了，此其一。過去我們無論提出什麼要求，文的過不去陳氏昆仲，武的過不去陳誠，這次總算越過去幾位對頭，此其二。過去都是十八集團軍與政府當局商談，完全是以下對上，這次是主席派出代表與國民黨代表商談，完全取得對等地位，此其三。」

江青笑道：「這樣說來，潤之與老蔣地位也是相等了。」

活曹操說道：「當然是。」

江青說道：「林老，你作作好事吧！別捉弄人了，潤之聽了你這句話，今天夜裏作夢會在床上打飛腳的，如果把我踢傷了，林老，你要負責的。」

活曹操笑道：「江青同志別開玩笑，我說的是眞話。」

江青說道：「林老，你別開玩笑，我說的才是眞話。」

毛澤東擺手道：「別打岔，林老，就照你的主意辦，我馬上着人致電軍委會，就說林彪要見校長請安。」

活曹操說道：「我再仔細想想，連這個方式都不用，還有一個更巧妙的方法，軍委會派駐十八集團軍有一位林參謀，林彪同他應該認識，可以叫林彪去看林參謀，就說新從蘇聯養傷回來，想見校長請安，並報告德蘇戰爭情況，由林參謀去電軍委會報告，有人想從中阻攔也作不到了。」

毛澤東高興得差點打飛腳，連說：「林老，你眞是神機妙算，徐茂公、劉伯溫給你提鞋都不能配。」

活曹操摸摸五色小鬍子，問道：「主席不是還有一步棋嗎？」

毛澤東說道：「一點不錯，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棋了，我想請史大林支援，派出蘇俄紅軍進攻新疆，這樣以來，日本皇軍攻其東，蘇聯紅軍攻其西，國民黨政府應付更加困難，對我們也就非讓步不可了。」

江青笑道：「潤之，這不是變成雙料漢奸了嗎？」

毛澤東說道：「不要亂說笑話，你的思想還未搞通，工人沒有祖國，怎麼會產生漢奸。」

活曹操說道：「這件事說來容易，作起來可就不易了。我們要想直接同蔣先生聯繫，可以派林彪出面，同史大林聯繫，派誰出面呢？那批留俄的小傢伙，都在這次整風中打垮了，派他們出面，畢竟不大方便。」

毛澤東擺手道：「斷乎不可以，這批小傢伙尤其是王明，嘴比心還壞，要派他去莫斯科，一定將延安的事和盤托出，什麼事情壞就說什麼。」

活曹操說道：「我所以說這件事說來容易，作起來困難，其原因就在此。」

毛澤東說道：「林老，無論什麼難題，到了你手上總有辦法解決，你再想想。」

活曹操把一撮五色小鬍子，左摸右摸，居然摸出靈感來了，說道：「主席可不可以直接同老狄談談，請他回莫斯科當面向史大林報告。」

毛澤東一拍大腿，說道：「林老，我說的不錯吧，任何難題到你手上定有辦法解決的，這事容易，我明天就找老狄談。」

老狄是蘇俄駐延安的總顧問，全名是巴維爾·符拉，狄米諾夫，習慣上中國翻譯俄國人名只譯其姓，所以此人就譯成狄米諾夫，毛澤東爲了表示親熱，都是喊老狄。

狄米諾夫當時的對外名義是塔斯社駐延安通訊員，實際上是第三國際派駐中共的代表，權力雖然趕不上過去的鮑羅廷，但由於其人出身格別烏，得到史大林的信任，所有報告皆可直接放在史大林辦公桌上，所以權力極重。

毛澤東當然曉得狄米諾夫的底牌，所以屈意交驩，經常請狄米諾夫到棗園喝酒談天，江青也出來招待，狄米諾夫能說一口漂亮的國語，談話不用翻譯，更爲方便。狄米諾夫是海量，毛澤東也能喝上一瓶白蘭地，兩人正是棋逢敵手，不過俄國人由於文化根基淺薄，一旦喝醉酒就原形畢露，對江青動手動腳，毛澤東乍作看不見，江青可是眞怕了他，但也知道這是欽差大臣，得罪不得，不得不忍辱負重予以敷衍。

所以表面上看，狄米諾夫與毛澤東相處甚厚，所以活曹操一提到老狄，毛澤東如夢初覺，就找狄米諾夫想辦法。



殷汝耕與川島芳子（下）

芝翁

川島芳子對風流倜儻的殷專員也有好感。過去她所遇到的日本特務不用說，即在中國化身爲「金夢芝」時所遇的那些人如安靜生等人，不是痴肥矮挫，便是粗魯寡聞，哪裏有他這樣瀟灑！

她自信具有姿色，這是她個人最大的資本，對男性來說，美色將是無堅不摧的武器，而男人在陶醉美色之下會完全失卻理智。她更負有使命而來，若把殷汝耕爭取過來，對河北省東部這片土地，可以兵不血刃唾手可得。

再說，如果要奪冀東二十二縣，日本軍的兵員械彈，不知要耗費多少；單憑自己一顰一笑，便可把當面的男人手到擒來，叫他自投這個陷阱，豈不是爽快？這女人的癖性，就是說做就做，自己認爲可行便展開行動。在銀鈴般的笑聲裏，她把殷專員着實誇讚一番，稱頌他既長外交又精政治，中日間簽訂停戰協定建立這緩衝區，使地方免遭兵燹，應歸功於他致力於兩國和好的高見。又說到什麼同文同種之邦，非互相親善提携不可，將來對於亞洲的建設，還有賴殷先生之共同發揮等等。一邊儘量恭維的說，一邊眉黛含春，橫飛媚眼，直把這殷汝耕搞得心痲痲地眼花撩亂，除了「豈敢豈敢、哪裏哪裏」之外，漸感到招架不住。

狡黠的芳子看到殷汝耕精神的恍惚，豈有不瞭然的，便單刀直入說：「今天幸會，我們一見如故，閣下如不見外，本人很冒昧的有幾句要說，也就是今天特地拜訪的來意。」殷汝耕忙接着說：「金司令遠道來此，實是本人莫大光榮，有事儘請不客氣的吩咐，只要本人能力所及，一定設法辦到。」他這時似忘了他是政府任命的地方首長，竟有點語無倫次了。

川島芳子把手裏的軍帽，往桌上一放，笑吟吟地站了起來，踱着步說：「吩咐二字不敢當，殷先生，你不清楚我的意思吧？說眞呢，我此來，不是爲了本軍或皇軍方面，有什麼大駕的事，卻是爲了你！」殷汝耕也忙着站了起來，說：「嘎！爲我？」芳子帶笑地按着他身子自己也挨着並排坐下，嘴說：「你看你，沒聽得清楚，便慌得這樣兒，坐着，咱們談談。」她嘴裏更甜神色也更柔，接着又把殷汝耕捧了一套，說他這樣精明強幹，而竟大才小用，「眞叫人替你委屈。」又是用挑撥煽動的語氣說：「時局態勢，擺在眼前，用不着細說，國民政府遠在南京，鞭長莫及，北平那班人，有幾個像你這樣對世界大勢瞭如指掌的，殷先生，你是個聰明人，難道將來局勢發展時，你還是屈於那班武人之下，仍做着區區數縣的一位首長？殷先生時勢造英雄，不進則退，你對這兩句俗語總是明白的吧？咱們不算外人，你知道我本來也是中國人呀！」

殷汝耕本來就是個好高騖遠的人，平日對冀察委員會那班人也辨不清識不透。更昧於對日抗戰遲早必發，以爲這局面還會撐到若干時日，乃至想到這緩衝區的政治組織，眞的會擴展到若干省份，實行緩衝作用下去，苟安一時，自己做着這半天吊的專員，有事當衝，平日又無實權，可不是長才莫展？所以最初他還是以戒懼的心情，所說都是官場應酬話；漸漸地覺得究竟都是中國人，沒有什麼惡意，何況香噴噴的口脂芳透，一口京片子悅耳至極，不覺動了眞感情，俯首沉思，遲疑莫答。

這精明的女人，那有看不透對方動搖神情來？打鐵趁熱，於是透露一些日本方面對華北「自治運動」抱着定要扶掖的決心，表示只要你有膽量，關於日方支持，是不成問題的，否則便是對「日華協和」有歧見了，以後可就難說，即使你不重視這區區專員，以你這桀桀大才，誰肯讓你走的？

她這句話，說得不輕不重，亦輕亦重，只把殷汝耕搞得心神不定。這就像一個蕩婦偷漢，在被誘失節的俄頃，給對方軟哄硬騙，一方面不甘寂寞，一方面又顧慮到嚴重後果，這時羞恥良知尚未盡泯，心裏忐忑不寧，將迎還拒。他也想到這雌兒一定是日方軍頭的支使，假如嚴詞拒絕，則今後這緩衝區必然頻生是非，藉端尋釁，將無止境，單憑這個女人，如果不時嗾使特務腿子搗亂，也是應付不了。但也許他只想到混沌局面還會拉下去，大不了揹個「親日派」的名兒，曠觀燕雲，又何止我姓殷的一個呀！——在顚倒盤算他個人的利害之際，嘴裏有一搭沒一搭「唔啊這那」的應付着，又給芳子的嬌腕的聲音一震：「喲，殷先生，你是怎麼啦？我的意思你還不清楚呀！」他急忙囁嚅地說：「清楚，清楚，不過希望給我一些時間來考慮才好。」那芳子又噗嗤一笑，掃一個眼風道：「眞個的，你們男人呀，就是不爽利。比如說，有件東西擺在眼前，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考慮個什麼勁呀，等到考慮定了，也許事機萬變，時不我與了。好吧，你要考慮，就細細考慮再說，那麼我要給你告辭啦。」一邊說一邊拿軍帽。殷汝耕見她要走連忙說：「金司令，難道你大駕遠臨，現在快到開飯時間了，能不能賞個面子，吃個便飯再走？我還有幾瓶陳年的白蘭地，我們輕鬆地喝兩杯如何！」芳子告辭本是做做姿勢，一轉身恰與殷汝耕撞個正着，嫣然一笑道：「這怎麼好意思叨擾呀！」殷汝耕順勢一攔，正觸到她的柳腰，又給搞得渾陶陶了。

正合着俗諺所謂「姣娘兒遇到了脂粉客」那句話。川島芳子要達成她的任務，早安排了香餌鈎金龜，必要時還打算以色身佈施；殷汝耕一向對日本人辦交涉，不是狡猾可憎的面孔，便是粗暴不講理

的横肉，那會遇到這宜嗔宜喜的嬌娃做對手，更何況芳子的芳名，他是早已聽過的，眞是百聞不如一見，豈能不攀個交情，親善親善。這二人各有存心，這時自然滿臉堆歡，極意逢迎，顯着相見恨晚。

那芳子呷着咖啡，笑吟吟開腔了：「殷先生你這咖啡煑得眞好。」殷汝耕也咧着嘴說：「不瞞你說，我平生沒有什麼特別嗜好，卻是對飮食之道，喜歡講究一點，茶酒咖啡由一個專人伺候，就是廚房裏的大師傅，也都是從北平重金僱來的，無論中西大菜南北嘉餚，以及葷素小吃還夠得上標準，等會金司令你嘗嘗了便知道，還得請你品評呢！」芳子見他一個勁地儘談着食經，在國難嚴重的關頭，中國竟有這樣的官員，也不免齒冷，有心損了一句：「你呀，眞稱得起一位能幹的外交家，對什麼都很有研究，單憑着飮食一道，就知道你的大學問了。」殷汝耕只顧逢迎對方，懵然不覺她話裏帶刺，忙道：「好說，好說，你過獎了，其實何止是飮食一道，擺在眼前的那一件沒有個好歹，就是咱們平常聽戲吧，一齣霸王別姬，楊小樓和金少山的霸王，梅博士和琴雪芳的虞姬，各有各的妙處，一比可就不同了，再如言菊朋的捉放，馬連良怎能趕得上，而鐵蓮花淸官冊，便不能不讓大舌頭獨占一籌了。……」

芳子見他越說越來勁，噯了一聲說：「你原來還是個顧曲大家呀！我們卻有同好，我就喜武打的，李萬春的花菓山，還有和藍月春雙演的兩將軍，眞瞧得過癮乾坤角呢，你看章芷芩和言慧珠誰夠味？……」殷汝耕接口道：「這兩個小姐麼？我說還不如看綳綳戲的白玉霜，在杜十娘和珍球衫戲裏，那股勁兒，不知道瘋魔了台下多少觀眾。」他二人一搭一擋地，談得興高采烈，形骸也脫略許多，副官進來報告，酒宴已開齊了，二人便不客氣地携手同入餐室。

餐室裏華燈璀璨，豪華中透着幽雅，地上是厚厚的地氈，餐桌和特製的坐椅，古色古香，配着美麗的枱布餐巾，白銀餐具，和細瓷盤碗，眞是豪奢極了。殷汝耕像捧觀音似的，替芳子安了座，自己也挨近坐下陪着，陳年的法國白蘭地當面開封，飄出一陣酒香，舉杯碰了一碰，川島芳子媚眼一颺，說：「殷先生太客氣，第一次便叨擾了，我先謝啦！」殷汝耕說：「你別見外，喫喫便飯，太不成敬意了，乾一杯好不好。」說着自己便先咕嚕一口呑下去。

川島芳子的個性是爽朗而放蕩的，她既具有絕代風華姿色，又是風月場中見過陣仗的女魔頭，舉手投足，一顰一笑，意志不堅定的男人，無不會意蕩神迷的。她既有所挾而來，又是金樽相對的局面，酒入歡腸，言笑更覺撩人。那殷汝耕曲意交歡，慇懃勸飮，一邊暢懷談笑，一邊傳杯換盞，由傍晚一直飮到深宵，兩人的酒量已差不多了，各借着酒態蓋面，益發語言無忌，互相調謔。芳子睨着汝耕說：「我不來了，醉了，回不去了。」汝耕也涎着臉說：「再乾這一杯，回不去，就在這小地方住一晚好啦！……」到了最後，芳子果然不勝酒力，海棠帶雨般的臉孔，紅撲撲地，強起離席嚷着回去。殷汝耕趁勢上前攙扶，她眯着醉眼偎傍他的身子，任由他半拉半抱進到後邊客房去了。

殷汝耕搨着她的便宜，也成了她的俘虜。這一夜之後，也不容殷汝耕再有什麼考慮商量了。這女人有一套，迷魂一陣勝過十個師，她纏綿起來使你如仙如醉，她發了狠時兩隻星眸，震人魂魄，何況她魅力之外還有武力，在緩衝區週圍，具有呼風喚雨之能，她身上的便宜豈能讓你無代價白撿的？殷汝耕自己套上紅韁索，再回頭已是百年身了。自從和川島芳子有了肌膚之親，芳子便在冀東專署裏留下，盡情地蠱惑誘引，她要這冀東以自治名義宣告獨立，改懸五色旗幟，有她做保鑣，日本皇軍的部隊長以及浪人特務，都不敢再對他管轄的各屬有所騷擾或侵犯，他到了此時，也只好乖乖地由她擺佈，横着良心，暗裏擴編隊伍，由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撥給軍火武器糧秣彈藥，準備在這二十二縣做起土皇帝來。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廿五日，殷汝耕在通縣組織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由所謂緩衝區而變成了「特殊區域」，他自稱「長官」，實際是個日本皇軍的傀儡，不論軍事經濟任何部門，均有日人以顧問名義，滲雜其間，指揮一切。日軍在冀東，也像在東北一樣，實施絕對的統制，舉個例說，高利貸在日本皇軍鐵蹄所至的地方與華北各處，固屬常見，而冀東情形，更爲不堪，當舖利息有高至每日每元取息一角；農村裏的老百姓，旣被迫繳納其無力負擔的重稅，則結果須傾其僅有之薄產，以資償付。所謂保安處，其責任名義上是爲維持治安，實際是刼持老百姓的機關，常常爲勒索起見，由一批狼虎般的浪人和狗腿兒衝入農家，傾箱倒篋，横加搜索，金錢牲口，予取予求，稍不滿便把人加以綑縛而去，甚至擄人勒贖，沒有錢便休想活命。

在冀東，日本設有「通州特務機關」，門首高懸着太陽旗，儘做着見不得人的事，勒財害命，日有所聞，半夜裏拷打「犯人」，有同狼嗥鬼哭。

這一切說明了冀東當時在敵僞組織下民眾所面臨的痛苦，固然殷汝耕以一個區區的行政督察專員，難以獨障狂瀾，但他這一叛變舉措，實使冀東廿二縣民眾提早了一年又幾個月的淪陷苦痛，更不用以國族大義來斥責他了。

他自然有個「實迫處此」的藉口，甚至嘴裏還說是他之搞僞組織，是得到華北某方面的默許以應付當時局勢的。可是，在落水以後的他，也有說不出告不得人的苦楚，那川島芳子的狐媚女人，在任務達成了後，已自向土肥原去交差了，而不再和他重圓好夢；（土肥原調走，她又歸到多田駿旗下，成了多田禁臠。）再說女間諜是不許和獵獲的人發生眞感情的。他做了「長官」之後，滋味也不好受，行政措施，沒有他置喙的餘地，一任日籍顧問擺佈，他只是畫諾而已。待到七七蘆溝烽火，我全面抗戰開始，華北失陷，王克敏等在日本刺刀下登場，這個傀儡組織的政權，便告消滅，併入所謂「臨時政府」，冀東也成了日本移民區，自然沒有他的地位，據傳他一直很消極，念佛自懺。

勝利後，他只好束身司敗，由北平押解到南京，終伏了國法的制裁。



陳公博逃亡日本目覩記（三）

任思

中國派遣軍當局，經考慮後，乃派出駐汪政權最高軍事顧問矢崎勘十中將返東京，並由我（小川自稱，以下同）擔任副官。

簡單來說，所謂「使中國大陸全面和平」，就是對重慶媾和。日本政府之所以忽然重視起這件工作，乃是由於是年六月十八日，塞班島被美軍奪回，七月四日，日方自承印巴爾作戰失敗，十八日東條內閣辭職，小磯內閣成立，即於二十二日下令與美軍在菲律賓決戰，但不久，美日艦隊在雷伊泰對開海面遭遇，日艦被擊毀大半。

旣然在南太平洋方面作戰失利，日本就想到要向北方的蘇聯賣交情，在中國要盡量設法誘使重慶方面談和。根據當時日本大本營戰爭指導班長種村大佐所寫的「大本營機密日誌」，當日召開會議，決定「對重慶政治工作實施綱領」如下：

一、如獲全面和平，僅求中國保持中立，日本卽於心已足。

二、重慶國民政府可以還都南京。（按：意味着重慶政府及汪政府合而爲一，而以國民政府爲新的被承認的中國政府；至於如何處置汪政權原日人物，日方未有提及。）

三、日本政府與汪政權所締的「日華同盟條約」予以廢止，另締中日友好條約。

四、駐華美英軍隊如撤退，日本軍隊亦自中國撤退。

五、將當時在日軍佔領中的香港交與中國。

可是這個綱領在第二天奏上日皇裕仁時，裕仁居然認爲日本讓步太多，面露不悅之色，又表示應該比較上尊重汪政權的地位，始不失道義云云。小磯首相無奈，只得携返會議室再加修正潤飾，結果該綱領改名：

「關於對重慶政治工作實施事通知國民政府（指南京汪政權）」，原文如下：

帝國（日本自稱）爲傳達對日華和平之眞意，茲列出和平條件如下，其餘則在彼（指重慶）我會談時盡量尊重中國（指汪政權）之意向而進行之。

計開：

一：隨着和平之到臨，重慶與美之關係如何，盡可能尊重中國方面意向。

二：蔣汪關係視爲中國內部問題，任由兩者自行取決。

三：有關未來之保障，則需瓊知重慶之希望始決定之。

四：只要美英自華撤兵，帝國亦必完全撤兵。

小川奉命護送陳公博

小川哲雄中尉回憶說：「這個所謂『對重慶工作』，其實就是日後陳公博逃亡日本的伏筆，因爲日本對南京政權仍然抱有一份期待，認爲它總有一天會在中日全面和平上發揮一些作用，所以在事急時候，想到要暫時庇護一下它的頭目。」

小川繼續憶述當時情形說：

「當年我跟隨矢崎中將返東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因爲他去了開會，我無所事事，便從東京到名古屋，探視因病入了該地帝大醫院的汪精衛（按：時汪氏尚未逝世）；當時汪氏見到我，表面上裝成精神很好的樣子，實際上我早已看出他已不容易康復了。

「後來我在日本方面任務完畢，與矢崎中將到朝鮮，轉返中國，由北京乘津浦鐵路火車回南京，火車渡江時，有日本憲兵某趨前報告：『汪主席已於十一月十日逝世。』由於我們剛在東京決定了『對重慶工作』，而這個工作有賴於汪政權作橋樑，正是倚賴正殷，它的領導人卻遽爾故世，對當時的我們確是一種打擊。」

小川中尉說，他做夢也沒想到，不出十個月後，他突然奉到密令，要負責帶領汪精衛的繼承人陳公博到日本去，而命令是來自當時的中國派遣軍副參謀長今井中將。我亦稀記得他給我面諭大意是：

「你要帶陳主席一行到日本去，你要對他的生命、財產、居住、生活，一切負責，所以，你並不是帶他們到達東京或任何地方便說再見，而是要一直一致行動下去，可能要在駐日盟軍和日本警察的耳目下，隱藏十年或二十年；只要躲上十年，時代必有變化，而中國政權亦必有變動，那時陳主席將東山復出……。」

小川說，他記不起今井中將的命令中有沒有講述「亡命」二字，但毫無疑問地，那確是亡命。

陳公博的亡命，終於由南京頤和路要人住宅區的耳語傳說，變爲事實，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的事，當天凌晨三時，小川中尉卽驅車前往頤和路陳公館，同時，軍方亦派參謀小笠原中佐，身穿全套軍服，來到陳公館，協助一切。

原來美軍方面，前一天有電報拍來通知日軍，說重慶國軍先遣部隊，將於二十五日上午九時進入南京；要言之，陳公博一行，必須在此之前離開，嚴格說來，是要在上午九時之前離開中國領空。

小川說：

「小笠原參謀的任務是送我們到機場，因爲飛機的起飛權由他掌握，同時他也要親眼看到起飛，任務才算完結。

「我已忘記了是誰先入陳公館，也忘了是誰把陳公博一行帶出來，他們事前是知道要逃亡的，所以早已準備停妥。載他們去機場的是兩部黑色房車，我的腦子當時已專念於飛機會不會順利飛行，或者應否在青島降落加油之類的問題。我只記得中途曾經換車兩次，繞了不少曲折的路，才開到南京城東南的故宮機場。在跑道上，停放了一架中華航空公司的MC型機候命。一

萬人意見

加拿大讀者詳述西沙島

編輯先生：

茲値越南入侵西沙群島而爲中共所殲之際，乃搜集有關資料及手繪此區詳圖，以便貴刊刊載，以使讀者有對此彈丸之地有所明瞭也。

讀者麥禮讓寄自加拿大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

西沙群島

西沙群島爲我國南海群島中最西者，舊名七洋洲，是廣大的一群低平珊瑚島礁。分佈在北緯十五度四十分至十七度八分；東經一百十一度十一分至一百十三度之間。北距海南島楡林港二百八十公里，西距南越大南三百五十三十六公里，東北距香港五百公里。分東西二群島：東爲宣德群島，有西、南、北、中四個沙洲。銀礫、西渡、湛涵、濱湄四個暗灘，一個高尖石，一個蓬勃礁，和趙述、永興、石、中、南、北、五和等七個島嶼，漁民簡稱上七。西爲永樂群島，有羚羊、玉琢、華光、北礁四個暗礁，一個森屛灘，和珊瑚、甘泉、金銀、晉卿、深航、廣金、盤石、中建八個島嶼，漁民簡稱下八。

此等島嶼面積均甚小，高度最高的石島才十五公尺高。

以宣德群島的永興島最大，東西長一千八百公尺，南北寬一千一百公尺，面積一、八五方公里，高約八、三公尺，形似蛋，有耕地三百畝，鳥糞礦區一千三百多畝，島上建有房屋、倉庫、燈塔、測候站、碼頭、寺廟、水井等，其東北爲石島，潮退涉水可過，石島長三百七十五公尺，寬三百四十公尺，鳥糞前此已被日本掠奪一空，只餘岩石故名石島。五和島長約二千三百公尺，寬九百尺，形似眉月，島上有耕地四百多畝，鳥糞礦區一千九百多畝，也建有燈塔、房屋、水井等。永樂群島以甘泉島最大長約七百二十公尺，高八公尺，鳥糞也多，亦建有房屋、水井、碼頭等。甘泉、廣金、深航、珊瑚、森屛、羚羊、晉卿等島礁彼此相距不遠，排列成馬蹄形，灣口南朝，水深約五十公尺，爲漁船最佳停泊處。西沙群島屬熱帶高溫多雨氣候區。樹木茂盛，以椰子、棕櫚、番木瓜、菠蘿、羊角蕉等爲多，海產極豐，以其附近爲南海著名大漁場之一，有鮪魚、海參、海龜、珊瑚、蠔、墨魚、馬尾藻、海茜、石花菜以及燕窩等，其由熱帶海鳥，鰹鳥的大群棲息而排遺日積月累而成的鳥糞礦、富燐酸質可作肥田料，更是著名。

東經111°
112°
113°
17°
北礁
西沙洲
趙述島
北島
中島
南沙洲
南島
石島
永興島
銀礫灘
西渡灘
和五島
高尖石
宣 德 群 島
南
海
森屛灘
珊瑚島
甘泉島
廣金島
金銀島
琛航島
晉卿島
羚羊礁
玉琢礁
湛涵灘
永 樂 群 島
濱湄灘
華光礁
盤石礁
蓬勃礁
北緯16°
16°
中建島
0 25 50公里
25英里
1:1000000
環礁 淺灘 島嶼
西 沙 群 島
中 華 民 國
1974-1-20 麥繪

而其位置地當香港南洋交通的要衝，北接海南島，東望菲律濱，西控越南，南應南沙，地居我國國防之前線，其形勢之優良重要，不可以是彈丸之地而小視之，況近更傳附近海底有油藏可採乎！

由沙咀骷髏骨想到

飛鵝嶺萬人塚

共黨屠殺無辜令人難忘

萬人傑先生：

　弟本月四日看電視新聞報導及讀工商日報第七版新聞，有關於本港離島大嶼山石壁村「沙咀」掘出骷髏骨事，使我回憶「日寇」投降後的三四年內，東江土共游擊區及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前大陸共產黨施行大屠殺的往事，有刺激本人國未破家已亡，棄家逃亡，心靈創傷事。

　據在沙咀掘出該骷髏骨，其中一名工人是該處石壁村居民，據他說：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本港淪陷日軍手中，當時若干居民遭日軍從港島解至該處，然後學秦始皇焚書坑儒手法，命他們自掘墳墓，即將他們處決，集體亂葬埋是處。

　依上所說，我未能否定，但其內容有三點出入：

　一、香港淪陷日治時，大嶼山屬村莊除大澳區駐有日軍一個中隊約數十名日軍，其他，長沙、貝坳、塘福、水口、石壁、鳳凰山、大東山、昂坪、織石灣、織頭、上下羌山、龍仔、觀影及東涌等村都是紅軍（土共）曾生、唐作堯屬下游擊走廊。縱然日軍從港島解至該處槍決，亦不會收屍掩埋。我們抗戰八年，日寇屠殺我國同胞，絕不掩埋滅蹟的。

　二、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手法，命他們自掘墳墓後，即將之處決。如本人當時（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七月前）在大陸惠陽親眼見共產黨在飛鵝嶺山腳有十數單集體大屠殺，命他自掘墳墓自埋手法，一模一樣。

　三、集體亂葬埋是處，如日軍投降後廣東，東江土共游擊區的鄉民被土共生埋毀屍滅蹟樣本。

　本人對大嶼山地理環境及日治過程，耳聞認識不少，自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日由大陸逃離虎口餘生，來到香港，人海茫茫，百業不展，日求三元生活費，絕非易事，不得不走到大嶼山大澳區找生活。當時窮則變，大膽做「黃六獸醫」，日求三四元過活，一住住了十三年。在此段過程中，各街坊及村民凡有牧養耕牛、豬、雞、犬的，當我係陸地神仙看待，居民對我極爲好感，結識友好甚多。此時無所不談，有數位友好自我介紹，說在日統治香港時，曾參加紅軍游擊隊工作，在游擊走廊中，殺人滅口數不清，大澳街都有人被毀滅屍，至今無影無踪。日寇投降後，他們往大陸去，我就離開紅軍隊伍。

　他又告訴我，囑我切勿談及大陸共產黨暴政內幕，否則影响你下鄉醫牛豬狗等工作。今日沙咀掘出骷髏骨，回憶住大澳區時好友所云，故予覆述，有待警方專家調查眞相。

　本人於日寇投降後，在惠陽家鄉，國軍第一五四師在惠州東江一帶接收日軍投降，兼清剿曾生、唐作堯屬下土共游擊區。當時土共暴亂，到處燒、刼、殺富有村莊與鄉民，橫行殘忍，耳聞目見有十數宗。在土共槍桿下和平共存，不服從者殺！如通湖墟的黃背嶺姓練的被殺滅蹟二人。孝義墟「張卓文」家係一座樓，的確後山有兩個被生埋，一個姓「朱」的係吉洞人，被土共企立生埋，埋剩露出一個頭。

　另一個姓「鍾」的係鍾洞人，同時被土共倒企生埋，埋剩露出一雙腳。梁化墟外一村莊姓「周」的富農，周九叔侄共五人附以抗徵糧徵械罪名，除「周九」又名「作棠」被枷帶鎖二十八斤重，幸被國軍第九連救出外；其餘四名在塘背瀝集體屠殺埋同一塚。（附說：被害親屬周九、張卓文、鍾才尚在本港）。以上係本人親目所見。其餘多祝、安墩、藍塘、龍窩、鳳村、下孝義、稔山、淡水、譚公墟、嚹灶背墟等村民，被土共毀屍滅蹟，耳聞目見，數不勝數。此係日寇投降後三四年前的事。

　到一九四九年九月，大陸赤化，當時本人住在惠陽府城金帶街，十一月十四日被共特「文鐵英」附以藏械罪名拘捕，監禁六個月頭。當時被捕無辜罪人有千多人在大棠園監獄裏內。六個月黑獄過程中，除兩餐白飯素菜裹腹外，每日被迫讀馬列主義，史太林、毛澤東思想及人民民主專政，每日要三次小組討論，如何打倒美帝國主義，如何斷絕西方帝國貿易，如何與蘇聯老大哥團結及和平共存友好國家貿易，打倒西方資本反動派主義。選擇某國邦交。團結中國各黨各派。自由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如何人民翻身做主人。我親眼見，在惠陽縣大棠園監獄所有被押與我同第一號倉的——人民革命黨，即李濟琛屬下的曾岳少將、傅傳仁上校、葉闊、黃瑞等七人。並有新民主黨青年團長陳日雲、蕭誠等，於一九五〇年四月（日子遺忘）晚上零時監獄所長「壬謀」召叫該九人宣讀說：你們出來，送你回鄉。是晚凌晨一時，押到橫江瀝的九仔廟側邊，秘密用刺刀處決。（此事係惠陽公安處長堂弟周興班長及偵緝科員李少林說出的。周興在公安局內犯摸黑姦女同志，李少林犯貪汚犯人家屬金錢，犯錯誤扣押與我同一號倉親口告訴我的，其係親自執刑人。現兩人也逃來港，本人在十五年前見過他們。）

　共產黨講團結講自由，就是「劃根」，一黨專政，恐怖、鎮壓、大剝削、奴隸主政策，人民絕不翻身。

　本人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被釋放，釋放前我哥哥送了五千元港幣與公安處人事科長「詹梧」。釋放時，監獄法官「盧旋」對我說：你在熔爐學校裏寬大改造好了，恢復你自由，你要補回六個月膳食費港幣一百三十五元，不要人民券。你以後必須知道人民政府很寬大，你要對人民政府立功，更須切記人民政府有「天羅地網」，有「龐大機器」。到了第二日我哥哥交了港幣一百三十五元與「盧旋」，毋需擔保，釋放回家。此時我意欲深居簡出，但共黨附以罪名多多，不外出嗎，隱霸；多出街嗎，活霸。善有善霸，惡有惡霸，僞裝積極也死，藐視政府也死，總之死路一條。

　到一九五〇年下半年，滿城風雨

來臨，大清算、大鬥爭、大公審、大屠殺，跟着年底大封鎖，村與村封鎖，民眾不能動彈，我心情有如十五個吊桶，朝夕不思食，決定生死由共產黨安排，我只每日到小西門外飛鵝嶺腳我家的果園做果樹工作，以消憂慮。此時，滿城血腥來臨，跟着萬屍塚出現，親眼一批一批押到飛鵝嶺腳集體行刑。日期如下：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集體屠殺一百三十七名。一九五一年三月集體屠殺三十四名（內有接受共黨三百両黃金來港行刺徐東來的李亞膽在內）。

一九五一年四月集體屠殺七十三名。以上三單，集體屠殺都是適值我在果園內工作，正在我果園後面，當時聞行刑號音聲由遠而近，與驚天動地救命哭聲，有鋤頭翻劃自掘墓土聲，每經過一小時後，砰砰一輪後，收隊走，每次都由刑犯自掘自掩埋，大一塚小一塚，我在果園匿在茅屋內柴草堆，驚魂甫定，返入城裏，此後我不敢再往果園工作，此外目擊者不知凡幾。共黨施行集體屠殺，佈告罪狀，千篇一律：

為佈告罪狀事，某某經政府寬大改造，恢復其自由後，繼續反革命份子，執迷不悟，查明確鑿，應予槍決，此佈。

其每批集體屠殺不超過二七名罪犯名字，其他一概姓名不公佈。以上千眞萬確，本人目見此慘無天日，絕非捏造。可以為證如下：共黨執行行刑時，所經街道，由惠陽大東門街的專署督辦衙門押出，經萬石坊街、鐘樓下、打鐵行、水門三角地街，南門街出圓通橋、竹園角，抵達飛鵝嶺山腳屠殺場。住在這些街道的同胞不下百人逃來香港，尚有公安處共幹，詹梧人事科長李少林，偵緝科員周興班長，公安處炊事員李碧楨（女性）也逃來香港安居，他們比本人更詳細。

一九五一年六月惠陽縣共黨製造毒謠，指使共幹到各飲水處秘密放顏料，品紅、品綠，大事宣傳反革命份子下毒，製造恐怖，召開秘密會議，施行大拘捕。如商、地、富、及前釋獄份子，一律拘捕。於六月十五晚上八時，有一位馬女士告訴我：你立即要離開此地，否則生命不保。現人民政府要大重拘捕。我當時求她協助，她答：你到深圳平安客棧，我有人助你。馬女士在離開我時，我交七百萬南方券托其行事。當時我就下決心死裏求生，死也要走遠一點死，不可在惠陽城內死。此時一家三口，分途到深圳。十六晚我妻兒抵達深圳平安客棧，我拂曉前也抵圳樂客棧。到十七晚八時會合後，天公造美，當時雷雨大作，傾盆大雨，電光閃閃。利用電光作嚮導，大雨為掩蔽，向英界文錦渡行動，行至零時抵達文錦渡鐵絲網邊。找到一個鐵絲網腳下的洞口進入，到達上水，翌日到了九龍，抒了一口氣，重新做過人。至此，刻苦辛勤，得有自由與安居了二十三年。

李熾光，回憶（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寄）

桂中樞辱罵斯義桂 音樂工作者抱不平

本月十日星島晚報發表了一篇桂中樞執筆的不知專文還是評論，題為「斯義桂先生不是我的代表」，對斯先生作出了侮辱性的攻擊。桂中樞是星島日報的總主筆，七十多歲的老頭子，是個「美籍華人」，他的「大文」全文如下：

「本屆藝術節承蒙世界著名的音樂家親臨演奏，可稱盛事。不幸揭幕時港督曾逐一介紹西方音樂家，而未指名介紹斯義桂先生。於是斯先生在招待記者時指責港督有侮辱中國人之惡意，所以他已拒絕參加港督的晚宴。

據斯先生的談話，港督在聆聽斯先生的節目後，曾致函表示敬意。是則港督雖失禮於斯先生演唱之前，但他已致敬於斯先生演唱之後，即有前嫌，亦可冰釋。然而斯先生為表示個人的尊嚴，仍不願踏進督轅之門。他拒絕請柬之舉還不夠洩他的氣忿，因而他又將這些經過告知全港市民。斯先生之待人的器量，與他演唱的聲量，何其相差之甚耶？

假使斯先生以個人的名義，發表個人的意見，我雖至愚，亦不敢提出異議。不過斯先生在記者們之前，曾有「代表中國人」之言。我也是中華民族之一份子，卻不認為斯先生有代表我的資格。斯先生以唱外國歌著名，而他被邀來港參加藝術節的資格，即是他唱外國歌的盛譽。但外國歌與中國文化有南轅北轍之不同，而斯先生竟以唱外國歌之資格，自誇有代表中國人之資格，不亦過份自大耶？

況且中國文化的精神寓於禮樂。禮是禮讓，教人謙虛持己，樂是音樂，教人和諧對人。斯先生只知外國音樂之技術，而忘了音樂之眞理，不但不能代表中國文化，即西方人士愛好音樂之深意，恐尚未盡了解也。

關於斯先生責港督故意侮辱他之事，我不多置喙。但港督是全港市民的代表，而斯先生拒絕港督之請柬，即是拒絕本港數百萬中國人之請柬。斯先生如此無禮，而竟以代表中國之身份自詡，何其不自量耶？

寄語斯先生：藝術節的意義是加強人類之友誼，不是加深種族之歧見。」

此文發表後，第二天該報就接一羣音樂工作者的來函，為斯義桂先生抱不平，認為桂中樞的評論不當，原文如下：

「身為與斯先生一樣在海外寄人籬下生活的中國音樂工作者，相信看了昨晚貴報桂中樞君的大文『斯義桂先生不是我的代表』無不百感交集。我們一羣就整夜不能成寐！桂中樞君公開抨擊一位享譽國際的中國藝術家，不知目的何在？

斯先生數十年來在海外都以身為中國人而感自豪，他一絲不苟地在聲樂藝術上追求完美，為的是向世界人士表明中華兒女和其他各國天才一樣都可在傳播優美音樂文化方面盡一分力量。他這次訪港曾向友好感慨的表示，作為一個中國音樂家，在世界樂壇上是有無比寂寞之感，他把每次登台

都比作是一場鬬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他在音樂會中有無瑕的表現就能贏得聽眾的愛戴，這樣就不會辜負同胞對他的期望。

一位眞正的藝術家都把個人的尊嚴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李斯特就會爲了未受到應有的禮貌待遇而拒絕在沙皇面前演奏。據斯太太說：由於當晚斯先生在後台不知港督的演詞中只提名其他演出的音樂家而單獨沒有介紹他，否則他一定拒絕出場演唱的。這不是器量的問題，而是涉及到藝術家的尊嚴問題。我們認爲斯先生這次表現得很有骨氣和有丰度。他在次天收到了港督表示敬意的專函後，結果是出席了港督的午宴，並非如桂中樞君所說拒絕了港督的請柬。

桂中樞君在大文中說斯先生以唱外國歌著名就不能代表中國人，這眞不知是什麼邏輯。其實凡以自己身爲中華民族一份子而感到自豪的人，都可代表爲中國人，斯義桂先生能否代表桂中樞君那是要由他自己決定，但我們一羣音樂工作者都以斯義桂先生能代表我們爲榮！

桂中樞君在文中最後指責斯先生藉此事件加深種族之歧見，其實他的矛頭指錯了方向，誰在無意中引起這次種族之歧見，明眼人均心知肚明，不用指名道姓了。」

香港傳播事業競爭激烈
報紙播音電視各出奇謀

看近期的講播節目表，我們不難會發現到報業、講播和電視台三者的工作競爭情況，首先，讓我們看看此三種行業的利害關係之處，以及其中工作異同的地方，對於它們之間的白熱化競爭程度也許有進一步的瞭解。

一、新聞報導。這種工作原是報章雜誌的主要工作，不過，往往由於重要新聞不是經常發生，也同時逐漸的遭受到講播電台的出現之壓力，那是由於電台講播來得直接而親切之感，即使是完全未接受過文字認識訓練的人，也能夠入耳而聞，經過大腦而記憶，自然比看報紙雜誌方便了很多，因此，它的出現無疑給予報業一項沉重的打擊，並立下了生存之道。不過，曾幾何時，電視台的出現又把電台講播的優勢取而代之了，雖則電視台的出現只僅僅數年的極短時日，因爲，它不僅有電台講播的聲响，還有形像可尋；到了最近的後期還有彩色的出現。換言之，它在傳播新聞報導的工作上佔了絕大的優勢，因而迫使報紙、雜誌和講播台不得不作重大改革的打算了！

二、迎合社會羣眾的趣味性。由於三大傳播媒介爲求生存的結果，在內容的編排上自然要力求革新，並要進一步的作迎合羣眾的特殊興趣的傾向；例如，報業界的副刊上之文藝、小說或故事等。自然，無可否認地，這種迎合羣眾的特殊興趣之傾向結果，等而下之則演變爲今日的狗經、馬經、字花和黃色故事讀物的滋生等。在講播界方面來說，由於電視台的壓力，以及報業的後來居上，處處都能發揮其本位上的特長，令新興的傳播媒介，像講播和電視佔不了它的便宜，最低限度來說，亦能夠保有其原來的讀者。所以，在這種雙重的壓力之下——便利處則不及報業，進步處則又不及電視台，因此，遂不得不有急起直追的步驟了，例如，儘可能的發揮其音响的效能，像音樂節目的特多，特備節目的大事調動，俾以針對電視節目的虛弱時間，故原有的聽眾便能挽回。此外，更由於電視台各類節目的製作支消十分龐大，播映的時間自然有所限制，精彩節目的製作也必然遭受到若干程度的障礙。換言之，講播界也從艱苦的生存過程中奮鬬了出來，並且，更發現到電視台有競爭上的可怕性，而報業也深深的憂慮到這一點，故報業和電台遂有携手合作、的一天，這是近來出現最多的課程講座了，例如，升中班、會考班和大學課程的講解等節目，無不表現了兩者合作後的最佳效果。自然，電視台亦有類似的節目出現，無論如何，其中支出的成本乃是十分昂貴，成效卻高不了講播台多少，況且這類節目不能過多，而講播台方面則多些人亦不以爲多；一方面是由於聽眾的要求所致——其他的亦不會怎樣的厭惡。另方面則是製作比較容易，聽眾亦有興趣，不必遭受到電視台方面「形像」的威脅壓力。換言之，講播台也再次的掌握了它的生存之道。

三、傳播界的收入。除了報業有一定的售價以外，商業性質的講播和電視台都有同一的困難苦衷，那就是對於聽眾或觀眾無法收取節目費，而一切開支則有賴於廣告的收入，自然，廣告費在報業界亦有其開支上的重大影响，但影响程度卻不及講播和電視台那樣嚴重；因此之故，在生存的

競爭上報業又佔多了一件有利條件哩！況且，報業界的廣告費大體上來說總比講播和電視台廉價一些，而耐久程度上亦遠比分分鐘秒秒鐘計錢的稍瞬卽逝的聲响或形像好得多了。換言之，在廣告和固定的收入情況下作比較，報紙是佔有絕大的優勢的；不過，由報業的工作過程來看，則似乎緩慢了一些，更由於講播和電視台不斷革新的原故，同時廣告客戶也不費工本地儘量使廣告內容美化，令人聽到或看到印象十分深刻，卽是說，廣告內容上的某些「引子」——或者可以稱之爲「餌」，通常都是十分巧奪心思的傑作，換言之，某些廣告歌謠常常成爲婦孺之輩的日常歌謠，又某些廣告術語卻又常常成爲中下層間社會人士口頭禪，站在商業宣傳或傳播界的立場來說，這是十分成功的廣告，因此之故，從這方面來說，它的長處也同時補救了它的短處，在競爭的過程又再超越了報紙和雜誌了；最低限度來說，亦各佔有其生存競爭上的固有地位。

總括來說，從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例看來，證明了電視台的出現以後確實給予講播界很大的打擊，尤其是那些所謂播音明星之類，例如，像播音皇帝、皇后或小姐等，無疑吃了一記悶棍子，換言之，其意氣風發的情況亦今非昔比了。以下再說到報業界所遭受到的打擊，其情況亦與講播界差不了多少，但其打擊無論如何卻是間接或成份居多，因爲，它所受的打擊早已由講播界所給予了；況且，近日科學發達異常，也直接的給予報業界作新的大事改革的助力，那就是報章或雜誌的電子化，換言之，一切新聞內容都由電腦所完全操作，例如，編輯和排印，以致於發行等工作。卽是說，在這種情況之下，報紙的權威性自然也遭受若干程度的影響，尤其是關乎個人的「無冕皇帝」的大偶像之製作。

從上述的傳播界近年來白熱的激烈競爭看來，這是方興未艾的事，換言之，好戲還在後面哩！但總括來說，電視台雖然有了它的劃時代的創作，給社會羣眾帶來了聲响和形像之美，卻也並不能完全遮蓋了講播的聲音，亦同時佔不了報業界的位置，因爲，報業除了有它「可存」的價值以外，還不會遭受到某種程度上的時空條件之限制，換言之，在報紙、情感、意志和物質的經濟原則上，報業界無疑是最合乎經濟原則的了！故其繼續存在也是絕對沒有疑問的哩！

（花千子木）

左記櫥窗看羣丑

白雲

閒來無事，與內子逛於北角，欣賞街景，步經英皇道某一左記銀行，見其櫥窗陳列的宣傳圖片，乃「十大」的羣丑場面，遂駐足觀之，從上而下，逐一端詳。

毛澤東之婆相與周恩來，是已將就木之人了，不必在此浪費筆墨。再觀其傍的那個窮酸後生相，謂內子曰：此乃「紅朝新貴」在毛周二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王洪文是也，內子曰：猴形鼠相，不成人形，那有「洪福」？余曰：然。

最有趣者，爲「朱老總」之臉譜，一見而使人捧腹，看他那副尊容，怒惱之面孔，可笑復可憐，其無可奈何的神色，氣得七竅冒烟似的，嘴巴往天上翹。這大概亦是人之常情吧！當年落草井崗山時，毛澤東曾向他投靠作亂，打家刼舍，人們稱爲朱毛，亦所謂「紅軍之父」是也，其「功業」在紅朝眞不可一世。

文革時，老朱受到紅衛兵的鬬垮鬬臭。今天，再被老毛拉出來在「十大」裝場面，湊熱鬧，像傀儡一樣的任人牽制擺佈，還要向臭乳未乾的黃毛小子王洪文下跪俯首稱臣，你想怎不氣個半死呢？

還有那個頭上纏着白毛巾的老粗王永貴，穿着不整的村夫裝，如此打扮，眞失禮死人？或者他是著名的米田共大王，名揚天下的掏大糞好手，與老毛臭味相投之故，得到老毛的賞識提拔，封爲「大寨政委」，亦竟然高高在上，踞於「新貴」之列。

滿臉橫肉，衣冠不整，殺氣騰騰的「軍區司令」許世友，十足綠林大盜的模樣，看之令人生畏，尙有村姑俗婦的八婆，鳩形鵠相，蓬頭垢面的垃圾蟲，林林總總，濟濟一堆，評不勝評。

總之，陳列在櫥窗裏面的這一堆寶貝，應有盡有，牠們都是屠殺中國人民不眨眼的劊子手。中共爲了向海外宣傳，乜都敢做，這恐怕是地球上獨一無二的無聊玩意吧！中共眞可說是不知耻之爲何物也，牛鬼蛇神，焉不得衰。

南越侵畧南沙羣島 國府必須軍事反抗

編輯先生：

日前南越共和國政府派軍登陸南沙羣島，企圖侵犯我國領土主權，雖然國府當局已作出兩次強硬抗議，但吾人認爲是無濟於事，反得到不良後果。其不良之後果有二：一是南越當局不會理會我國反對，繼續派更多軍隊到該地，因他已料到國府不會反抗；二是如果國府只是抗議而不反抗，全球僑胞對祖國會失去支持，反而利了毛共「統戰」。吾人認爲：失一友邦好過結交一敵國。如果國府進行軍事反抗，將會取得更多民心。這次來函，盼能將吾民意轉達國府。

一羣愛國同胞上

（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六日）

徵求長期訂戶

四十五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四十五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五十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十樓A座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受辱之餘復被曲解 斯義桂豈是器量小

他並非獨擅外國歌是以唱中國歌成名的

萬人傑先生：

　　不說客氣話，總之我是你的忠實讀者之一。附上一篇拙見，不知能否得閣下抽空一讀，不將之擲進字紙簍。因我明知直寄港版，難使老編戀懷，不如寄給你，如能付梓，固然高興；如內容有問題，亦請費神刪改，設法刊出，至以為榮。此頌

撰安

屠萬里（二月十一日）

第二屆藝術節[illegible]是一件盛事，可惜接着發生二樁遺憾的事：一是歌唱家斯義桂先生因港督在揭幕時未有指名介紹，認為有辱中國人；二是有桂中樞先生著文指責斯義桂先生無禮，說他竟以代表中國人之身份自詡而諷其不自量力。

　　我以為作為一個中國人，能在適當時候，肯為中國人自詡，喚醒一般所謂有「歸屬感」的中國人，實在是極有意義的一件大事。[illegible]事後[illegible]始表歉意，雖可冰釋，前嫌必在，乃人之常情。痛在別人身上再被旁人曲解，怎能說是器量小？因此我情願對人尊敬，不願被人看小。

　　桂先生也許是博學多才，但歌唱藝術家卻不可多得，藝術家是有其特質，不能與長在社會上打滾者來比。

　　外國歌與中國歌確有南轅北轍之不同，若以桂先生所說「竟以歌唱外國歌之資格，自誇有代表中國人之資[illegible]以中國人身份代中國人向港督為自大的歌唱家致歉了？不可不知，桂先生諒必居住殖民地太久，竟然忘懷了斯先生是以一曲「教我如何不想他」的中國曲知名世界的。

　　藝術的意義，是加強人類的友誼，不是加深種族之歧見。桂先生在如此強調別人未有的意圖，顯然自己在歧視同胞，加深國人自己的歧見。因此我寧願聽見有人敢如斯先生者高呼一聲被人侮辱，絕不願見人故作反語，以示眼光獨到。

　　寄語桂先生：禮樂的評語，你講得不錯，但不知於謙虛持己就是息事寧人。易地而處，閣下在出席某場合時，受主人奚落，能否處之泰然，不以為意，實為一大疑問。很明顯的，桂先生寫這篇文章，對斯義桂先生的指責和侮辱多於諒解，早已否定你所[illegible]了。

熱心讀者願意 利用工餘時間 推銷萬人雜誌

萬人傑先生：

　　我是貴刊的忠實讀者，對於貴刊非常愛護。現提出一點意見，願貴刊接納。

　　貴刊為何不增設一些小廣告，以支持貴刊的經濟？

　　假如貴刊需要我幫助，我希望能為貴刊服務，利用工餘時間把貴刊推銷到港九每一角落，增加貴刊銷路。請萬人傑先生接納我的要求。

一位忠實的讀者上

（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敬和力行先生著書佳什原玉

國外詩人蘇伯楷

(一)
酬唱神交仰大年，著書鼓吹策安全。
江郎夢握生花筆，米芾允撐祭酒船，
亂世流離家四處，衰時潦倒病堪憐，
立言垂教賢人志，時雨春風化癘烟。

(二)
立志凌雲仗少年，行儀忠孝兩雙全，
操心有若平原馬，爲學誠如逆水船，
鑿壁偸光勤讀苦，開疆守土足矜憐！
麒麟閣上公侯相，浩氣冲開塞外烟。

(三)
含淚辭家廿五年，田園廬墓料難全，
兵荒馬亂人間刼，日落山西淚客船。
塞笛胡笳傷客況，齒疎髮白教誰憐，
他鄉萬里愁天地，樹杪峯巒瘴癘烟。

伯楷先生來函，畧云：「余旅居海外，無緣識荆。讀萬人雜誌三〇五期詩壇，壇主「著書」之詩，並有時賢酬唱，感爲盛事，中心欽佩，敬和三章」。

壇主曰：蘇先生僑居海外，遙寄和章，至爲難得，其中佳句，「江郎夢握生花筆，米芾允撐祭酒船」，「操心有若平原馬，爲學誠如逆水船」，對仗之工，音節之好，是爲一流手筆。詩稿並無旅居地址，信封尋而不得，未知停雲何處，遂以「國外詩人」名之，以後有函，請告以詳明地址，鄙人當以拙著「明日黃花錄」相贈，英雄贈以寶劍，脂粉贈與佳人，詩人贈書，物投所好。藉以表達敬意。以酬和詩之雅興。

痛失大陸作於民三十九年

劉訪忠

狼烟蠟蠟起燕臺　頃刻河山化刼灰
從此啼痕隨處是　全民號痛不勝哀

晨興臨鏡有感

劉訪忠

雄心老去漸頹唐　醉臥欹斜傴仄牀
一覺醒來臨鏡望　滿身瘦骨滿頭霜

位卑受凌有感依舅父紫峰閣……

遠眺原玉

劉訪忠

也曾居住傍叢林　鳥語蟲聲碎我心
夜半鵑啼驚客夢　日中蛩响促思沉
狂飈屢壞安身屋　邪氣時侵避暑陰
苦恨東風消息杳　孤松立嶽怕飈侵

劉先生詩佳而有重字，是爲美中不足。本首有兩個侵字，飈與飈，皆風也，其意亦重，應避免之。壇主推敲。

和楊海天先生絕島生朝元韻四章

荆廬郭國彥

(一)
衣冠文物尙中原　滿座良朋酒滿樽
十載膠痒培士氣　一雙兒女重親恩
子雲佚蕩輕時譽　杜牧風流見慧根
此日班荆驚道故　故鄉耆舊幾人存

(二)
金爵稜觚一掃空　君顏留得少年紅
詩尋大海風濤外　酒向愁城壁壘攻
羌留笳胡憐塞北　暮雲春樹悵江東
河山表裏知誰主　未信乾坤只兩雄

(三)
生辰休道不逢辰　一壑居然獨養眞
烟雨漁翁溪舫夢　梅花處處草堂春
月窺簾下疑堆雪　風過床凹絕點塵
非佛非仙心自了　如君洒脫更何人

(四)
嬴得清風飽宦囊　携琴携劍遁窮荒
樊樓不羨千間廣　蓬島難通一葦航
莫問鴻溝分楚漢　但思華冑耀炎黃
相期匹馬同歸去　遙指咸陽又洛陽

郭先生詩，對仗極工，「十載膠痒培士氣，一雙兒女重親恩」，楊先生公子服務警界，個性爽直有乃父風，小姐美慧以孝聞，每年稱觴上壽，恭邀父執，簡及鄙人，一雙兒女重親恩，贈楊先生，至爲切合，壇主。

棲冰街膽廬詩草

刁俊民

史可法七虞

河山還我誓吞胡，悽絕揚州十日屠；
馬革已無屍可裹，長流碧血染南都。

蘇武八齊

吞氊持節廿年棲，雪窖呼羊牧慘悽；
白首歸來非甲帳，烏頭馬角忍重題。

祖逖九佳

中流擊楫暢舒懷，午夜聞雞一劍偕；
我亦有鞭還待着，未曾停辔忍深埋。

李白十灰

生花妙筆謫仙才，憔悴斯人劇可哀；
放浪形骸詩與酒，百篇一斗思悠哉。

伍子胥十一眞

不戴天仇一逐臣，鞭屍三百大無倫；
見嗤私怨危宗社，如此肝腸亦忍人。

諸葛武侯十二文

天下英雄唯使君，綸巾羽扇動星文；
出師兩表酬三顧，五丈原頭日忽曛。

文天祥十三元

零汀渡後浮惶恐，辛苦遭逢又幾番；
千古成仁曜衣帶，長留正氣兩間尊。

刁先生用詩韻之序，以詠古人，詩旣好而意亦新，非熟讀史書，不能下筆也，壇主評。

六十二年國慶

曹文錫

(一)
隱隱風雷動九州，虎狼交噬鬼聲啾，
不因赤焰凌霄漢，何至蒼生委壑溝，
東望神山雲渺渺，西來靡曲播啁啁，
低徊默諗當年事，朝裏衣冠半沐猴。

(二)
朝裏衣冠半沐猴，中原王氣竟全收，
腥風過處紅旗展，文革開場天地愁，
忍教巨熊窺朔漠，行看逆賊擲金甌，
阿誰着意存邦國，起掃妖氛挽九州。

(三)
起掃妖氛挽九州，寧甘歌舞悞春秋，
村姑也有興亡責，志士安辭天下憂，
珍重自由撕鐵幕，勿因氫彈懾全球，
登高此日呼吾侶，人類前途早共籌。

曹先生詩：「朝裏衣冠半沐猴」，鄙人亦有同感，壇主。

請閱俊人小說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窕窈淑女	7.00	人海浮萍	3.50	愛情的噩夢	3.00
戀愛十年	6.00	火併	3.00	舊歡	3.20
天堂煙霧	5.00	海角驚魂	3.20	懺情	7.00
戰地情天	5.00	天堂群像	3.70	愛似濃霧輕煙	7.00
神女與女神	4.00	藝海情潮	5.00	喋血櫻都	4.50
汚流	4.60	不明來歷的人	3.00	死亡線	5.20
苦樂情場	5.60	復活的玫瑰	1.60	迷魂草	5.00
情天刼	7.80	如花美眷	1.60	長髮女郎	3.80
斷腸花	6.00	月冷花殘	2.00	失踪的丈夫	2.00
逃出黑地獄	2.60	殘春	5.00	難忘的舊夢	2.00
姊妹情	2.80	大好青春	5.50	情之所鍾	3.80
幽夢影	2.40	職業情人	2.40	地獄歸來	3.00
我心向明月	2.20	第六個戀人	2.00	有情人	5.00
愛情賭局	2.40	嬌娃	2.40	情人老去	4.50
氣壯山河	3.00	迷失的一代	4.00	一春花事雨中殘	9.00
心靈之窗	3.50	一代尤物	4.50	上流社會	3.50
秘密客	3.60	奪寶記	2.50	墮落的軌蹟	5.50
鬼屋	1.00	沉淪	3.40	孽障	3.50
繼承人	0.90	豪門怨婦	5.60	自我毀滅的人	5.00
愛的漩渦	1.40	斬不斷的情絲	5.80	十二門徒	5.20
遺愛	1.30	危險女性	5.80	陣陣疑雲	2.00
群芳艷	3.20	情花	2.80	妒火	2.50

總經銷：

（一）香港禮頓道28—30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俊人書店。電話：5—754935

（二）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501室湘濤出版社。電話：5—456426

中國冒險家 金馬龍故事

董狐 著

董狐著「中國冒險家金馬龍故事」是本世紀最詭秘說部，不特以香艷曲折取勝，對世界每一角落的奇風異俗，山川名勝，更多介紹，使讀者如置身其間，別饒風趣。現已出版者有下列各書，每書故事獨立，可以全讀，也可以選讀。

鬼湖艷跡 定價二元　瘋狂女鳥人 定價二元　淫慾之城 定價二元

經售處：㈠香港禮頓道廿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A座俊人書店，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㈡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五——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三一期 新34期）

「漲潮」！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三一(新34)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二月廿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向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看中共二次「文革」的發展

中共二次「文革」全面展開始於今年一月下旬，到現在已經匝月，其規模之大、行動之速和「發動羣眾」之「深入」，實比上次「文革」有過而無不及。不過，到現在止，根據外電消息說，只有部份受意大利左派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反華影片」「中國」牽連份子，其中包括中共駐意「大使」沈平和上海幾個企業的領導人被轟下台，成爲批林批孔鬪爭的犧牲者，其他還沒有聽說有較高級的共幹遭到整肅。此次「文革」是一次很複雜的政治運動，毛澤東眞是老興不淺，本來首次「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還有很多沒有解決（如許多重要職位虛懸，「四屆人大」遲遲不能召開，農村、工廠不少「規章制度」尚未恢復等等），但他又迫不及待地掀起了這次以「批林批孔」爲烟幕的新的派系鬪爭。不過，毛澤東也有他的「一本難唸的經」，若是不把中國大陸的政治路線由「右」扭回到「左」，那麼上次「文革」就會被徹底否定，從而「修正主義」全面「回潮」。上次「文革」被整肅的幹部人人搞「翻案」，勢必在大陸上颳起一股「翻案妖風」，在這股挾着仇恨和「三氣」（怨氣、洩氣、不服氣）的強勁「妖風」下，不僅老毛的「偉大」、「英明」、「正確」會被吹掉，接着以「革命樣板戲」爲標誌的所謂「新生事物」也必一古腦兒大完其蛋。那時，「朕卽天下」的老毛也就等於是有了錯誤，接着宮廷派必被趕進冷宮不許「下樓」，試想還有什麼「偉大領袖」和「毛澤東思想」？卽或毛澤東不被問吊，他死後也必被鞭屍。毛澤東當然瞭解這一點，所以才趁着自己還能動彈的一段時間，聲嘶力竭地掀起了二次「文革」。中共公開叫囂，這次政治鬪爭仍是「你死我活的鬪爭」，可以看出：這是一次非搞不可的派系間的大決戰。

這次「文革」的目的，毛江集團除了企圖把中共的路線由「右」扭向「左」外，毛澤東復將重新分配權力，把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名正言順」地擺到重要位置上。還有，復將通過此次「文革」，企圖把孔孟之道和「四舊」連根拔起，以強化「毛澤東思想」的絕對統治地位。可以肯定：毛澤東搞派系鬪爭確有他的兩手，然想把「毛澤東思想」深植中國同胞的心裏，那是永遠辦不到的事。因爲，它和中國人的一根汗毛都沒有共通之處。

二次「文革」已形成新的高潮，正如中共宣傳所說：「廣大羣眾揮戈上陣，集中火力向林彪和孔老二開火」。本來，二十多年來，中共對孔孟學說一直採取仇視的態度，所以，所謂「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青年人對孔老夫子極爲陌生，對孟老夫子可能知道的人不多，可是經過這次如火如荼地批林批孔運動，可能正如老毛所說：「壞事變成好事」，使大陸同胞已經痲木的心靈，再接受一次仁孝、忠恕和中庸之道等等的教育。所以，也可以說：中共批林批孔運動，也就是「孔孟之道的教育運動」。中共上層派系鬪爭，誰死誰活管他的娘？反正沒有一個好東西，但讓大陸同胞重溫一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孔孟學說，這倒眞是一件大好事。

這次「文革」，可以看出毛澤東還沒有放棄他慣於玩弄的陰謀詭計，既批林又批孔，其實都是烟幕，眞實的目的在於爲宮廷派掃清道路，以便於他「龍馭賓天」後讓江青接他的班。那麼，毛江鬪爭的矛頭是指向誰呢？首先，必是搞「右傾復舊」的保守集團，而這個集團的一號頭頭就是經常以「老好人」姿態活躍於北平政壇專搞「折衷主義」的周恩來。日前，贊比亞總統訪平，周恩來還出來迎接，歡宴和會談，像是批林批孔與他沾不上邊，但運動發展到一個適應階級，他還是會成爲「林彪一類騙子」或在「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頭子」以及「勾結美帝」等罪名下被整肅的。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毛澤東偕其「親密戰友」林彪登上天安門八次接見紅衞兵，每次劉少奇都有參加，最後他還是變成「中國赫魯曉天」而被整肅。依此例判斷，今日周恩來仍經常在北平露面，並不等於未來他不被清洗。

毛澤東似乎極爲欣賞「天下大亂」，因爲據說那是「只能亂了敵人」，然這次「文革」運動發展下去搞得「天下大亂」，可就不一定是「只亂了敵人」而亂不了以他爲首的宮廷派集團。俗語說：「玩火自焚」。毛澤東玩了一輩子火，根本沒有不自焚的道理，看來，卽或這次「文革」他仍能取得「勝利」，然必把中共這個極權統治集團拖進死亡之谷。



新聞以外

漲漲漲！石油掀起一片漲風！

物價狂升苦了香港小市民

萬人傑

二月二十一日，因石油宣佈大幅度漲價而引起惡性反應，所有吃得與吃不得的東西，都隨之報升，人們稱之爲「黑色日子」，確是不錯！港府對物價一直採放任政策，殊爲不智，勢將造成嚴重後果。安定民生，港府有責，應當犧牲一部分「利益」以減低石油的漲幅。

台灣應付過了浪潮

二月二十一日，香港石油公司宣佈大幅度加價，因而引起惡性反應，不論吃得吃不得的東西，無不隨之報升，因此有人認爲，這一天是香港市民的「黑色日子」。

今年春節，老萬在台灣，年初五也遭遇過差不多的情形，台灣宣佈了新經濟措施，由限價而改變爲平價、議價。當日起，台灣物價也跳升得很厲害，一般普羅大眾，都感到惶惑不安。

不過，台灣的新經濟措施，事前曾作週詳策劃，加價的指標向住高級和奢侈方面，比方交通工具，如果是豪華的客車如莒光號、觀光號，加價達百分之六十；但普通的慢車，加不到百分之五；又如喝酒，高級的酒如花雕之類，也加了百分之六十，但一般中下級米酒，只加五角一瓶。這新措施在鼓勵人們放棄奢侈，崇尚節樸。如果你肯過節約生活，便不會受到漲價多大影响；如果你要高級享受，自然大大加重負擔了。

日前讀報，知道台灣物價已告回落，尤其工業原料，因來源充沛，已普遍跌價，因而股票上揚。顯然，國民的生活，大致已回復正常，也即是說，議價、平價的政策證明成功，因石油短缺而引起的世界性物價高漲的浪潮，台灣似乎已避過了。

人爲因素

二月二十一日在本港引起的漲風，是否也可像台灣那麼應付過去？實成疑問。原因是，香港政府應付這浪潮的政策，和台灣完全兩樣。香港政策是採取放任態度，認爲物價起跌，由於供求率使然，物罕則貴，陸續充場，自然回落。

這理由是對的，但香港政府忽畧了人爲因素。比方說，因爲紙類來源缺乏，因而價格飛升，其實，香港有相當存量的，不過因爲漲勢凌厲，許多紙行實行封倉，寧可存白紙，不肯存銀紙，有貨的不放，紙價當然愈來愈漲，漲到他們滿意才放出一些，藉圖厚利。這種囤積操縱的作法，並未受到當局取締，自不難將物價一窩蜂的炒起。

前些時，主婦們爭相購儲厠紙，價格一下子漲了一倍。其實香港厠紙存量不少，因爲大家一搶，商人自然乘機抬高價錢，有人搶到一元半以上，但今天到超級市場，一元二毫半就可買到一卷皇冠厠紙，比大陸貨還便宜。

有過一陣子，蔬菜賣到四五元一斤，後來大陸大批湧到，西洋菜成本不過一毫一斤，菜販一直賣一元多，寧願把一部分丟進垃圾桶，維持高價。凡此，都是造成物價狂漲的人爲因素。

趁火打刼

香港政府容許這種人爲因素存在，囤積操縱是合法的，因此，物價漲了就難望回順；像台灣最近的情形，決不會有。在台灣，米價曾一度狂升，但政府下令：囤積白米者，將處極刑，誰也不敢以身試法，因而米價不久就回復正常了。

香港政府二十多年來對米價的控制還算不錯，近來米價漲，確是因爲來源報起之故。香港米糧全靠外來供應，產地漲價，香港隨之而漲，乃是合理現象。不過，如果產地只漲百分之二十，而香港零售卻漲了百分之一百，那便跡近趁火打刼了！

事實上，趁火打刼的情形，在香港這一次的漲風是存在的。當香港各種石油產品大幅度漲價之際，埃及駐港副領事艾思嘉表示：油價之高漲，並非由阿拉伯產油國家所造成，而是貪得無厭的各大石油公司。因爲，他們向阿拉伯購入原油的價錢不過二五〇元一噸，但轉售價則爲一二五〇元。

這種指責，其實並不新鮮，不少美國議員，曾抨擊各大石油公司利用石油危機，大刮粗龍。譬如短報存量，乘機加倍抬高價錢等。即是說：在這次石油危機中，人人蒙受其害，獨石油公司大獲其利。

石油公司利潤大

最近美國石油的零售價格，不過五毫多一點，老萬遊美時是四毫四。五毫多算起來還不夠三元港幣，但香港的油價，比美國差不多貴一倍。雖然，

其中擔負了部分稅款，但美國稅比香港更重，不消說，石油公司有很大的利潤。

為了顧全大局，石油公司該放棄增加利潤之想，由於他們歷年的壟斷，獲利數以百億計，阿拉伯產油國的訛詐，基於政治因素，石油公司不應作其幫兇。原油由五元六角一桶升至十一元六角半，誠然飛擒大咬，但如果石油公司照原油的上漲比率，如數照加，殊不合理。因為利潤數目比原料數目大，漲一倍，消費者便負擔不了。

當然，香港政府很難控制其售價，如果石油公司認為香港油價不如理想，賣到更需要石油的地方如日本，香港便更受威脅。因此，石油公司話起就起，香港政府也不敢說個不字。

要石油公司的大老板良心發現，放棄一部分利潤嗎？沒可能。做生意的人，目的在賺更多鈔票，良心幾多錢一斤，他們不會知道。

因此，由石油漲價而引起的漲風，香港似乎很難找出有效的辦法予以平抑。這真是香港市民感到憂心忡忡的大問題。

元氣大傷

目前香港漲價的東西，不限於與石油有直接關係的，煤氣、電力漲價，勢所難免；一般食物及日常用品，雖說和石油沒有直接關係，間接關係卻必然有。當局不能限制別的東西不許漲價，單獨對石油放任。因此，一些反應沒那麼迅速的東西，目前價格雖未變動，不久的將來，一定也步步高陞。

做生意的人，貴買貴賣，物價跳升，對他們未必有害；但一般受薪階級，不管是白領或藍領，老板體貼，給他們加一點薪水。一百幾十，已是恩同再造；可是在瘋狂跳升的物價中，一百幾十能發生什麼作用呢？他們的生活只有愈來愈困難，要安份守己，做一個善良的市民，過安定的生活，恐怕不是容易的事。

再說，目前香港經濟，從股市的不斷下跌，有平樓沒人有錢買；許多工廠停工、工人失業等情形看，再不能作盲目樂觀。

雖然說，香港經濟潛力非常大，可是給國際投機份子刮走了幾十億之後，已經元氣大傷；如果香港的工業，並不是那麼多災多難，或者慢慢可以把這些錢搵回來；但這一條香港唯一賺錢路，現在是崎嶇得很，因此，要使香港經濟雄壯如昔，並不簡單。

減低或豁免石油稅

香港政府有責任安定民生，既然物價狂漲是由於石油大幅度漲價所引起，政府必須注視石油價格問題。

雖然香港政府無膽壓抑石油公司，恐怕他們效法阿拉伯國家的石油訛詐，以不供應香港為威脅，則港府難免如日本仔那樣，成個輭晒。不過，如果港府有意壓低油價，也未嘗沒有辦法，只消稍作犧牲，減低石油稅率，不要再視此為一條大財路，對平抑油價，當然很有作用。

石油漲價一次，港府便多一筆收入。石油漲價，港府稅收必相應增加，如果港府顧全民生，犧牲這些「利益」，石油漲幅沒那麼大，對其他物價的影响自然也減少。至少，這是香港政府可以辦得到的，只問他們是否願意罷了。

雖然說，政府凡百措施，都靠稅收，稅收怎可以放棄？但，取消這種稅收，可以增加別種稅收。過去，政府也取消過許多稅項，例如跳舞、真人表演的娛樂稅等；而準備加稅的，則有洋酒、香烟，可見稅收的一免一加，政府隨時可作調整。到這田地，減少或豁免汽油稅，似有必要，在奢侈品方面，想辦法增加一些收入，較為合理。石油與民生關係密切，因為，每一個人都不能脫離石油產品而生活的。

港九的士應無畛域

談到漲價問題，許多人關心的士加價。最近，九龍的士加價已獲圓滿解決，收費和港島的士看齊，一律一元五毫起錶，每跳二毫，並且得到隧道公司同意，收費一程五元，今後港九的士可大做過海生意，因為除了看錶外，只加收五元過海隧道費，乘客所費不多，十分方便。的士過海後又可以做生意，這決定本來十分理想。可是，港島的士見九龍的士獲准加價，也提出要求，認為港九情形不同，港島多山，耗油較多，故要提高收費二元起錶，次里一元五角。

如果這要求獲准，港九的士收費又不能劃一，任由港九的士撈亂來做的辦法行不通了。當局如何處理，到老萬寫稿時還未知曉，不過港島的士老板爭取加價，如火如荼，似乎非達目的不休。

平心而論，石油公司准予漲價，二十幾年沒有加過價的的士，如不許漲價，在情在理都說不通。如果港島的士也批准加價，九龍的士又會要求平等待遇，攪來攪去，無法埋尾，成了一個難題。

原則上，港九的士應該統一收費，並且應將港九界線消除，凡是的士，便可任由在港九地區營業，這才方便而合理。

折衷辦法，二元起錶，次里仍為一元，使長途客獲得優待，看來較為圓滿。如果三四個人，坐一部的士過海，比坐小巴還便宜，將使的士多做不少生意。

世界上坐的士最方便的地方是台灣，據說單是台北一地就有二萬輛的士，到處可找到的士，不像香港那樣子，有時在路邊站上三幾十分鐘才截到一部的士。台北的人坐的士十分普遍，因此揸的士的（他們多數自己做老板）都能搵食，生活過得不錯，這是薄利多做政策。如果香港的士不斤斤於爭取加價，使的士成為市民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川流不息，多做生意，收費貴不了小巴多少，而上落車比小巴方便，人們一定放棄小巴而乘的士，情形一如台北。

有位經營的士的朋友對老萬說：我不太熱心爭取加價，因為的士加價，只益了小巴，人們會放棄的士而搭小巴。目前的士生意還不錯，是因收費便宜，人人坐得起；如果加價，許多人會計數。

他還說：目前的士乘客不一定是西裝筆挺的「上流」人物；不少是工人階級，十轉車中，有一兩轉是三行仔坐的。如果加價，他們當然改乘別的交通工具。

他的話，確值得的士同業冷靜參考。

中共全面深入開展「批孔」

中共中央指示全面深入「批孔」

中共中央今年年初曾發出「一九七四年中發一號」文件，「指示」要在共黨全黨、機關、學校、部隊、廠礦企業和羣眾中，結合「批林」，進一步全面深入開展「批孔」運動。使之成為了「批林批孔」運動。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把批林批孔的鬬爭進行到底」的社論，社論一開始就說：「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下，一場羣眾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鬬爭，正在各個方面展開」。上海「解放日報」二月一日題為「批林批孔要打人民戰爭」的論文中也說：「在毛主席、黨中央號令下，批林批孔鬬爭向新的深度和廣度迅速發展。連日來，上海和全國一樣，從工廠、商店到農村人民公社，從部隊到學校，從機關到街道，到處擺開了批林批孔的戰場，一個個批判會，一塊塊黑版報，一幅幅大標語，鋒芒指向林彪這個孔老二的忠實信徒」。有些省的共黨省委正召開會議進行全面部署，有些省且已行動起來，召開了「動員大會」。如共黨湖南省委於一月廿八日在長沙市召開了「動員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有省市機關幹部，以及工人、貧下中農、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大專院校革命的師生等各方面的代表共九萬四千人」。共黨廣東省委一月廿九日召開「省市機關和廣州地區各戰線、各單位深入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參加大會的有省市機關幹部以及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師生和各方面的代表共一萬多人，浙江省的動員大會出席一萬多人，江西省有八千多人，貴州省兩萬多人，河南省則有十二萬人。可見春節過後，大陸各地業已全面捲入了「批林批孔」的活動。

大陸各地對全面深入「批林批孔」的部署

中共這次全面深入「批林批孔」，是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的。去年共黨「十大」後展開的「批孔揚秦」運動，主要是由共黨御用的學者、專家，從學術理論上論證「孔子是保護沒落奴隸主階級利益的思想家」；孔子學說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奴隸主貴族階級的復辟」。這樣就為現在把「批孔」和「批林」結合起來做好思想理論的準備。

在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中指出：「在批林批孔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是積極還是消極，對每一個領導者都是一個考驗」。該文對共黨的幹部們指示說：

一、「各級領導都要站在鬬爭的前列，把批林批孔當作頭等大事來講，當作頭等大事來抓」；

二、「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毛主席關於批林批孔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帶頭批林批孔」；

三、「要發動羣眾把孔孟的反動論點，同林彪的反動謬論和反革命罪行加以對照，逐條的批」；

物」；

五、「要通過批林批孔，建設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

六、「要深入基層，進行試點，訓練骨幹，抓好典型」；

七、「要經常研究批林批孔鬬爭的新動向」；

八、「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特別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掌握鬬爭的大方向」。

在同一指示中，還要求各階層人民：一、「廣大工農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軍，工農兵起來了，批林批孔才能批深批透」；

二、「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要積極參加這鬬爭，努力改造世界觀」；

三、「一些受孔孟之道毒害較深的知識分子（按指共黨籍的一般知識分子），要在這場鬬爭中進行自我教育，工農兵對他們的進步是歡迎的。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散步」。這就暴露了一般知識分子將要在這場鬬爭中遭受「風吹浪打」，「工農兵」將要通過鬬爭強迫他們「進行自我教育」，強迫他們「進步」。

「批孔」的目的是為了「批林」

在大陸的資料中，還一再指出「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深入批林的一個重要內容。深入批林必須批孔，只有批孔才能更好的抓住林彪的極右實質，把批林整風運動繼續引向深入」。「批林批孔是完全一致的，不能分開的」。（一月卅日廣州電台廣播）

在帶有共黨中央指示性質的前引「人民日報」那篇社論中說：「林彪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揚的孔孟之道，才能進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所以，指示「批林批孔」要結合進行。該社論還指示在「批林批孔」中所要批判的具體內容如下：

一、「孔孟提出了『克己復禮』這個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綱領；林彪在『九大』以後多次鼓吹『悠悠萬世，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把復辟資本主義作為萬事中最大的事。」

二、「孔孟鼓吹生而知之，說什麼『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林彪把反動的天才論，作為反黨的理論綱領，他自比『天馬』，以智慧超人自居，狂叫『天馬行空，獨來獨往』，陰謀篡黨奪權，妄圖實行獨裁統治。

三、「孔孟鼓吹『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林彪宣揚『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觀』，誣蔑勞動人民只會說恭喜發財，只能講油、鹽、醬、醋、茶」。

四、「孔孟宣揚『德』、『仁愛』、『忠恕』；林彪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用儒家的語言惡毒攻擊革命暴力，攻擊無產階級

變爲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六、「孔孟鼓吹以屈求伸的處世哲學；林彪說他是『勉從虎穴半披身，隨機應變盡如神』，不打自招的道了他是睡在我們身旁的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他使用的反革命的兩面派手段」。

七、「孔孟鼓吹『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林彪攻擊『五、七』道路，誣蔑『幹部下放勞動，等於變相失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妄圖破壞毛主席制訂的反修防修，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偉人戰畧部署」。

八、「孔孟之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林彪教子尊孔讀經，還把奴隸主頭子周文王臨死前對武王傳授的統治經驗作爲教子經，抄錄給他的兒子，夢想建立林家世襲王朝。」

中共全面深入「批林批孔」的目的

(一)應付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挑戰

因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攻擊到毛澤東的暴政要害，如該「紀要」中說：「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充當砲灰，後期被壓迫變成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廣大農民受壓迫」、「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這些批判都會引起了大陸共幹和羣眾的普遍共鳴，如果毛澤東不能把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論點批倒，毛澤東本身就要在政治上陷於危險的困境。所以在各地各單位「批林批孔」的資料中，特別置重點於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進「五七幹校」勞動的共幹，當過「紅衛兵」的青年、農民和工人中間，讓他們自己以座談會、報告會等形式，來否定林彪的說法，肯定毛澤東政策的正確。甚至在共軍中的「批林批孔」會中，也把應付「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挑戰作爲重點。

如一月三十日安徽電台廣播，駐安徽共軍某部中，「有不少同志參加過紅衛兵，有十二人原來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有的兄弟姐妹上山下鄉當赤腳醫生，有的父母進『五、七幹校』。黨支部經常引導他們批判林彪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新生事物的罪行，使大家認識到林彪、孔子都是舊制度的衛道士，他們害怕革新，害怕進步，反對新生事物。我們革命戰士就是要堅持革命，堅持進步，和舊的傳統觀念實行徹底的決裂，做新生事物的促進派。在黨支部的指引下，幹部戰士紛紛寫信給親友，支持他們進『五、七幹校』、上山下鄉、當赤腳醫生，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在這次全面深入「批林批孔」運動中，類此的一些活動，主要是想抵消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在共幹和羣眾中的影響。同時把「紀要」中所說的各條，列爲林彪的主要「反革命罪行」，使今後無人敢再用同樣的論點來攻擊毛澤東暴政。

孔」運動的分析

項楚

爲取得「批林」的勝利而「批孔」

中共兩年多的「批林整風」運動，一直未能「批深、批透」而結果是「批不下去」了。如果「批林整風」失敗，毛澤東的原告就要打成被告。所以他借用「孔子」這頂大帽子，把林彪壓住。先「批孔」，把孔子的一切醜化和否定之後，再把林彪與孔子聯繫起來，說林彪、孔子是「一脈相承」，林彪就無法擺脫開罪責了。所以共黨的資料說：「批孔是批林的組成部分」，顯示「批孔」的目的是在「批林」，也就是說「爲了取得批林的勝利必須徹底批孔」。本刊在去年十二月廿四日有關中共「批孔運動」的分析報告中，就曾經指出「批孔是批林整風向縱深發展的結果」。

(三)企圖解決中共現實的困難問題

共黨要繼續堅持其加強對大陸各階層人民的壓榨，自必與大陸各階層人民之間產生矛盾，遭到他們的反對。這是中共的政策與現實間的一項困難。中共當前的做法是：一方面以「反修防修」、「革命」、「進步」的名義，堅持其政策；另方面企圖通過思想欺騙來緩和共幹和各階層人民的反對。這次「批林批孔」運動，就是起這項作用的。譬如在工農中間批判孔子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輕視勞動，輕視工人、農民；要工農「爲革命生產」，不要計較工資待遇；在知識青年中批判孔子的「學而優則仕」，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堅決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在婦女中批判孔子的「男尊女卑」「三從四德」思想，要婦女們與男人一樣從事勞動，發揮「婦女半邊天」的作用。總之，它每一項批判論點，都是爲要解決它當前的一些困難問題。

(四)徹底消滅中華文化，全面改造「上層建築」

毛澤東想在中國建立一個百分之百由他個人獨裁的新奴隸社會，因此，他必要建立一個與此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全面消滅中華的傳統文化，建立他理想中這一新社會所需要的新的價值觀念，用這一新的價值觀念來維護他的暴政，是中共目前「批林批孔」運動比較更爲深遠的目的。譬如他幻想中的這一新社會」，須要用人們互相仇恨、互相監視、互相鬬爭和不斷的鎭壓和屠殺來統治，他就必須全面否定孔子的「德治」、「仁政」、「愛眾」、「忠恕」、「中庸」等價値觀念，用「階級鬬爭」「階級專政」等觀念來代替。

(五)「反復辟」就是反「反共復國」

共黨這一運動，其終極目的是對付我們的，共黨的「批林批孔」運動如果能夠得逞，將斬斷我們與大陸人民之間的文化紐帶關係，使我們喪失在大陸上已有的「反共復國」的社會政治基礎。我們對待這一問題，不能消極等待，而要掌握情況的發展，作積極的攻勢部署和反擊行動。



中美關係新展望

岳騫

最近華府宣佈尼克遜總統提名美國前駐泰國大使恩格，繼即將退休的馬康衛出任駐中華民國大使。美國務院發言人魏斯特指出這是華府重視其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的明證，深信中美友誼在恩格大使任內，將獲得進一步的加強。

與此同時，美國駐北平聯絡處主任布魯斯，早於一個多月前召回華府，而美國務院延至本月十一日始予宣佈。中共駐華府「聯絡處主任」黃鎭，則更於去年十一月回到共區後，至今三個多月未再赴美。以國際慣例來說，兩國召回使節，是邦交惡化瀕於決裂邊緣的表徵。當前美、毛雙方雖只是「非正式」的交往，其所設聯絡處並非使館，不能適用國際慣例。但如非雙方鬧彆扭，又何從解釋各自召回派駐對方人員的原因？可見此事內情絕不簡單。

有人或以為布魯斯召回華府，是出任美國務院的大西洋問題特別顧問，隨同基辛格國務卿出席這次十三個石油消費國會議。其目的在於借重布魯斯過去長期擔任美駐英、法、西德大使，對歐洲情況熟悉。而黃鎭久留共區，迄未重返華府「任所」，可能是因為共區又在出亂子，「批孔批林」鬧得昏天黑地，必須留在那裏接受清算鬬爭，不許逍遙法外，逃過這一關。如果是，則與美、毛關係「正常化」的醞釀風馬牛不相及，何必故作神秘，遲遲宣佈召回布魯斯之一舉？這神秘之由於事有蹺蹊，殆無疑義。

另一方面，毛幫最近指責西方音樂，攻訐義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攝製暴露黑幕的大陸紀錄片，就是素來親毛的美國學者拉鐵摩爾，亦以在著作中引喻孔子而挨罵。「紅旗」雜誌更藉十三個石油消費國家會議在華府召開的機會，大肆抨擊美國。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遜總統訪共區後已停止使用「美帝」一詞，現在又復使用。這絕非出於偶然。

美毛關係的惡化，等於中美邦交的加強，中國人對此自然表示快慰，但其中演變，也並非一蹴可幾，實在經過了一段艱險漫長的道路。

當尼克遜去北平之後，美國政府確曾醞釀與毛幫政權「建交」的構想，一批毛幫同路人及左翼政客，學生一齊鼓噪，加之基辛格所推行的均衡外交，以扶毛制蘇為基本政策，美國有錢有勢的猶太人，更在大力推動，希望美毛「建交」之後，美國對亞洲沒有顧忌，可以全力投入中東，支持以色列。因此，在當時美毛「建交」確實呼之欲出。

但美國社會上尚不乏正義之士，以原有「百萬人委員會」為中心，加上其他的知名之士，一致呼籲美政府不可背棄中華民國。尼克遜本人雖然狡猾而無原則，但尼克遜的基本羣眾還是右派，尼克遜對此不能不有所顧慮，因此，美毛建交事就暫時擱置。

但這羣中國友人也私底下告訴我國外交人員，說明只能延遲美國與毛幫建交，決無力阻止美毛建交。下一步就看我們自己了。以後的形勢，完全是我們自己扭轉的。

當尼克遜去北平及毛幫擠入聯合國，兩件事相繼發生之後，全世界無論友敵，卻認為我們完了。香港當時出了許多親共分子，尚有一二小人竟然充共，到處以毛幫工作人員去招搖，這批兩頭蛇都認定中華民國完了，若不趕快脫皮換骨，將來可眞的趕不上時代列車了。誰知以後的演變，完全出乎我們的朋友、敵人及香港兩頭蛇類的預想。

兩年來的事實顯而易見的有幾點：

第一、並非如一般人（包括友敵）所預料，中國政府經過這兩大衝擊之下，內部必然要由紛亂而解體。事實完全相反，除去最初一兩個月有一些奸商市儈及所謂民意代表之流，向外套滙，或借考察名義出國，約略估計，當時外逃資金達一千萬美元

左右。可是，台灣本省經濟力量雄厚，政府庫存美金數億，套出的現金根本不成比例，對社會經濟毫無影響，而出國「考察」的一些「民意代表」，「考察」一輪之後，發現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台灣安定繁榮，厚着臉皮又回來了。於是社會一切都恢復正常，尼克遜所造成的兩大衝擊，只像在大海中丢一顆石子，雖然也起了一個漣漪，但決非風浪。

實在說，當時的兩項衝擊，來勢不爲不猛，但總統提出「愼謀能斷，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訓示，給所有中國人吃下一粒定心丸。當時有一個外國記者在金門訪問，看見一個衛兵，以開玩笑的口吻提出這兩項變故，問這位中國戰士擔不擔心。這位戰士淡然說道：「管他呢？我只信蔣總統。」這種觀念非西方人士所能了解，美國若發生了危機，美國人決不會說「管他呢？我只信尼克遜總統。」

由於中國人都相信總統有辦法扭轉劣勢，所以大家在處變不驚之後，就實行莊敬自強的政策，造成了今日富強的地位。

第二、毛幫以出賣權利，行賄等手段取得大多數國家承認，本意固是孤立中國，但毛周之流不是外國人這麼簡單，他們應不至幻想到尼克遜去北平，毛幫入聯合國就能促使台北合法的中國政府崩潰，但毛周有一個較客觀的想法，以爲可以在經濟上困死中國，使在台北的中國政府陷於經濟上的困難導致政治崩潰。

根據此一想法，毛周計劃斷絕中國對外貿易，威嚇與毛幫「建交」貿易的國家，不得與中國政府統治下的台灣貿易，首先試驗的對象是日本。周恩來公開向日本商人發出通告，凡在台灣有分號及工廠的工商業，一律不得與毛幫交易。對於膽小，淺見的日本人，此一威嚇，最初頗爲見效，許多日本工商業紛紛關閉了在台灣的商業機構或工廠，向毛幫輸誠，換得毛幫准許去共區貿易。

誰知這批奸商去了幾次大陸之後，發現完全受了騙，與毛幫貿易有幾種難關不易克服，首先是共區太窮，完全不是一個現代的社會，受毛幫邀請去共區訪問的日本鋼鐵業第一號巨頭永田鐵山回到日本，在日本大商人座談會上，報告毛幫工業情況，指爲與明治維新時差不多，永田說這話時，正值日本要慶祝明治維新一百週年，也就等於說毛幫工業落後日本一百年，以永田的身份自不能亂說，這以來對日本一批夢想向共區發財的奸商兜頭澆了一盆冷水。其次，日本商人去了大陸，發現他們要買的，毛幫不賣，他們要賣的毛幫不買，即使毛幫不窮，比所羅門王還富，日本商人又不能去搶，只有望而興嘆。至於其他的限制、凌辱，更不是一個正當商人所能忍受，於是日本奸商夢醒了，趕快從苦海回頭，向中國政府申請回台灣作生意，有多少商人又厚着臉回來，筆者不淸楚，只記得兩件趣事。一件是一個日本亦官亦商的「棍」名叫岡崎嘉平太，經常往來東京北平，作爲毛幫在日的貓腳爪，在過去也沒有問題，就因爲周恩來提出這項限制，引起中國民間的反擊，大家就注意日本在台生意，有沒有毛倀開的，偏偏就有一間公司名叫岡崎，不知誰透出消息，說此岡崎乃岡崎嘉平太的生意，嚇得這間公司在報端大刋廣告，指天矢日與岡崎嘉平太無關。另一件是日本有一間豐田汽車公司，原在台北設有分公司，因爲受了周恩來的蠱惑，以爲可去共區賣汽車，共區有七億多人口，如果平均一萬人買一部汽車（在自由世界此數字很低，香港平均二十人有一輛汽車），可以賣掉七萬多輛，這還得了，慌慌張張惟恐生意被別人搶去，趕快結束在台北營業去大陸探盤，過了不到三個月，回來了，在台北報紙上刋出全版啓事，向中國朝野陳情，說明過去如何支持中華民國，如何感激蔣總統的恩德，子孫永不能忘，如何欽佩中國朝野的莊敬自強，然後痛責自己過去結束營業之不當，以後當努力補過，以贖前愆。這幅啓事，把日本人之無恥，淺薄嘴臉完全表露無遺，我當時很想剪一件寄給田中，留他作一份底稿，田中將來也有大刋啓事的一日，可以不必秘書勞神起草，一於照登可也。

日本商人此一戲劇性行動，喚醒了所有西方國家的商人，周恩來的幾原則變得連放屁都不如，沒有人加以理睬，兩年來所有與毛幫「建交」的國家，同我國貿易皆大增，最有趣的是與毛幫關係最密切的加拿大與法國，貿易增加數量佔第一二位，周恩來連屁也不敢再放了。

第三、毛幫當然希望美毛眞的建交，美國可以停止對中國的武器供給，但到現在爲止，根據各方面零星資料透露，我軍所用武器除去最新飛機外，什麼都能自造，毛幫這一幻想又落了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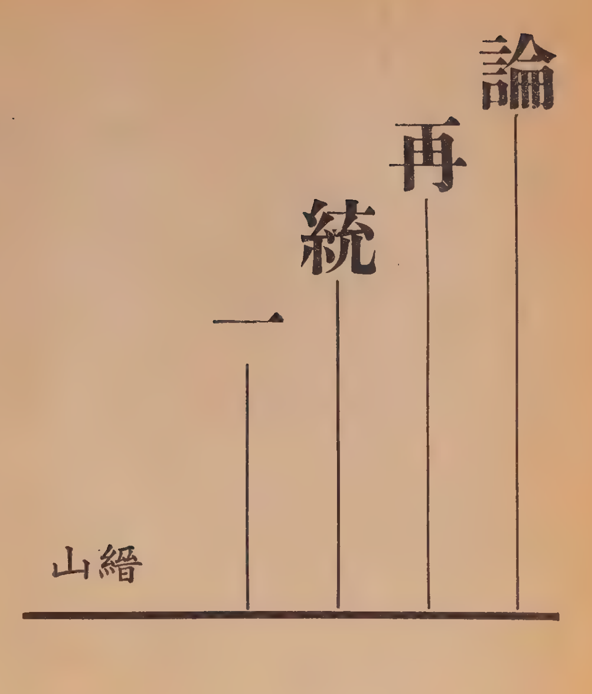
國與國之間，本沒有道義之可言，尤其尼克遜爲人更不知道義爲何物，但尼克遜愈是不講道義，愈對利害看的透徹，時至今日，他不能不仔細衡量一下中華民國，這個最長久最忠實的盟邦，而今變成了亞洲最堅強的盟邦，社會安定，工業繁榮，公認爲當今世界上唯一樂土。中華民國的海陸空軍，站在自由世界的前哨，保衛了半個自由世界，如果沒有了中華民國，整個世界將失去均衡，美國要重建均衡勢力，也決非朝夕可辦。

再看毛幫情形，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亂，究竟毛幫有多大力量，美國在北平駐的有準外交人員，布魯斯是美國最老練的外交家，對毛幫的情況自然看得淸楚，尼克遜心裏有數，孰輕孰重，當然就會下決定了。

中美關係由逆轉而好轉，美國一些中國友人之功亦不可沒，卽將卸任的駐華大使馬康衛，卽用盡方法轉變美國人對華的不良見解，當全世界都認中國卽將崩潰時，馬康衛大使回到美國到處去演說，糾正此一錯誤印象。此一患難之交的朋友，我們要永遠記住。

至於中國政府也作了許多相應的努力，例如去年美國經濟最困難時，中國派出一個經濟代表團去美國訪問，一張合同購了八億美元的穀物，這不但是投桃報李，而且實在是雪裏送炭，中國政府能拿出這麼多錢，震驚了美國朝野，無論友敵對我們雄厚國力都要作另一番的估價。

中美兩國不但有百年的深厚友誼，也有同生死共患難的史實，中國大陸之失，美國自難辭其咎，但中國政府從無一字道及，這就是中國人的道義精神。政府遷台後，最初幾年若不是美國援助，我們的情況必然更困難，所以中國人雖然恨某些美國人，但對美國及大部份美國人，仍懷有眞正的好感，願彼此友誼經過這次雨過天青之後，永遠光明。



讀本刊三二六期「殷憂啓聖多難興邦」一文，最後說到「中興比任何創業更難」。站在執政者立場，當然應如是說，但站在研究史學者立場，把中外歷史資料比較分析而歸納之，其認識便適相反，伸言之，即中興易於創業。以下試比較述之。

美國南北戰爭

北美十三州獨立戰爭，自一七七五年到一七八二年共打了七年多。一七八一年，英軍大敗於約克坦，但並未了結，雙方仍在對峙中，直至二年後，美英始訂巴黎和約，英承認十三州獨立，可以說足足打了七年以上。

獨立戰爭的勝利，法國援助關係甚大，不僅物資援助，而法青年也有投效者，如拉法夷脫即著名人物，對華盛頓協助極有功。然南北戰爭，卻是單獨作戰，自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五年，不過打了四年，比前者少了近一半。

獨立戰爭時，華盛頓只是臨時推舉出來的革命軍統帥，聲望未著，英人固然輕視之，即十三州人民頑固派，有罵他爲叛圖、賣國賊者。

南北戰爭時，林肯是正式被選出的總統，而李將軍所率領的南軍可說是叛軍，雙方又勢均力敵，無大軒輕。

獨立戰爭時，十三州人民固然標榜「獨立自由」口號，但當時一般人觀念，卻認爲是對祖國的反叛。南北戰爭卻相反，南軍反爲叛軍了。況林肯又標榜的是統一，解放黑奴的崇高理想，李將軍雖善戰，故終敗於林肯手下。

日本明治維新

日本的部落社會發生甚早，大約當我戰國時代就有了，但成立爲國家，最早也不會早於我隋代，它自稱「日出處」，國王後稱天皇，也許模仿武則天。日人自稱他們天皇，是萬世一系，其實依日古史學家考證，最多不會超過六百年，然時間也不算短了。

不過，在六百年中，天皇多數是無權的，大權多操在權臣、外戚之手，他們另立一衙門，就是幕府。

日本建國雖是那麼艱難，但明治維新，卻是極容易的。一八六七年九月，幕府將軍德川家茂以征長藩失敗，憂憤而卒，族孫慶喜繼爲將軍。未幾，孝明天皇亦崩，其子睦仁繼位，即明治天皇。

次年十月，慶喜見幕府大勢已去，難以挽回，因從土佐藩侯之請，上表辭職。溯自源賴朝創立封建制度以來，凡六百餘年，自德川在江戶稱霸以來，凡二百五十餘年，自是「大政奉還」，六百餘載之封建勢力，遂一掃而空；「王政維新」，三百餘歲之對外關係（指對西方而言），遂由是而更始。這就是明治維新的程過。其間雖也有內戰，但未超過二十年，維新大業竟告完成了。

漢光武中興

秦統一中國後，享國雖短，但源淵甚長，當春秋時，便已稱霸西戎。始皇雖死，然二世勢力卻仍甚強，並未呈現衰象，故推翻這個帝國，特別費力。

首先是陳涉、吳廣揭竿而起，繼有項梁、項籍繼之，最後劉邦起兵，六國遺民也紛紛自立。

陳涉、吳廣雖然失敗了，但項梁、項籍在鉅鹿一戰，卻大敗秦軍，降章邯等勁旅。以後即展開楚漢相爭局面，相持數年之久。最後劉邦勝利，本可告一段落。不然，劉邦內部竟又發生內鬨，經過一番殺砍，劉邦始算統一了中國。

王莽篡漢，本不得大眾支持，況復玩弄新政，造成政制大紊亂，民生痛苦。因此，「人心思漢」，各地義軍：綠林、赤眉、舂陵、隴蜀，紛紛而起，這時漢朝宗室劉秀，也因之乘機起兵滅莽以恢復漢家天下。

王莽軍力雖不逮秦軍，但當昆陽之戰時，動輒出兵百萬，又能驅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之（見光武帝紀），足證也並非弱者。劉秀軍只能以數千民兵

當之，而卒能滅莽，說來未免神奇，難令人相信。其實不然，一因王莽是以圖讖欺騙取得政權，基礎不固；另一就是太失民意，「人心思漢」，因人民尚皆景慕過去的好日子。西漢末年各帝雖是無能，政治腐敗，然較王莽「新」政，卻還勝一籌，須知好壞是從比較得來，以故人民一聞漢宗室劉秀起兵，所到郡縣，官民皆一致夾道歡迎，「爭持牛酒迎勞」。

王莽自公元九年篡位，到二十三年滅，共十四年。劉秀於公元二十二年起兵討莽，二十五年便登帝位，只用兵三年耳，眞可謂最速成的中興之主。

郭李平安史之亂

李唐開國，表面看來，像是很易，因一方面，煬帝已被殺，羣雄並起；另一方面，李淵是隋朝的太原留守，握有軍政大權。這在推翻原有政權說，固較劉邦易，但在平定羣雄說，卻比劉邦難。

隋末羣雄，最強的有二十之多，尤以盤據河南、河北的李密、竇建德兵力爲最雄厚，故李淵自六一七年太原起兵，六一八年卽帝位，得國像是極易，但秦王世民平定全國各地割據勢力，以及內部敵對同胞，卻要戰鬪六、七年的時光，始鞏固了李唐政權。

唐代先有武韋之亂，那只限於局部，故其亂易平，但安史之亂則不然，他們盤據河北、山西，自七五五年反，直鬧到七六二年始平。洛陽、長安皆陷落，玄宗奔蜀，這次叛亂，猶如大地震，幾乎把唐室天下整個推翻。

當時一般失敗主義者的看法，謂賊匪勢力太大，多表悲觀，認李唐中興已無望，故有不少士人暗中通匪者，但一旦郭子儀、李光弼得到新生力軍（回紇、大食等）後，又乘賊黨內鬨之際，開始反攻，很快便光復長安，迎唐君王返京，河南、河北諸地也相繼收復。未幾，史思明再叛，九節度兵潰，洛陽再失陷，肅宗子代宗立，討史朝義，收復洛陽，賊將李懷仙殺史朝義來降，前後共達七年之久，亂始平。

安史突陷兩京，固出乎意料之外，而戡定叛亂之速，尤使失敗主義者驚詫。安史兩賊之敗，一般寫歷史者，多重視借回紇兵，其實，回紇兵常擾唐，怎會誠心爲唐室出力，只能說，外兵足以爲郭李軍鼓勵士氣，卻是事實。主要原因，一是安史內鬨，安慶緒殺安祿山，史思明又殺安慶緒，史朝義殺史思明，李懷玉殺史朝義。匪黨無論勢力有多麼大，必定起內鬨，互相殺砍，此乃事理之常。另一是「人心思唐」，一個朝代不可能皆是明君，但唐代政治，光明總多於黑暗，與安史賊匪統治，根本不能相比，故當士氣一振，將士皆肯用力，如顏眞卿守平原，顏杲卿守常山，張巡守睢陽，皆其最著者。

太平天國的忽興忽亡

滿清的建國歷史很長，遠在元代在吉林長白山的天池，便已播下了種子，到明永樂時，已發展爲一大部落，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稱汗建國，一六四四年入關，建大清帝國，然尚未統一中國，一六六一年南明亡，而三藩反，直至一六八一年平三藩後，始眞奠下國基。單從一六一六年起，到一六八一年，已足足歷五十五年。

咸豐元年卽一八五一年，洪秀全在金田起兵，建太平天國，不數年席捲江南，建都金陵，一支且北上迫天津。興起之速爲前所未有，殊不料興速亡也速，一八六四年曾國荃破天京（金陵），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便亡了，計自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四年享國僅十三年而已，眞可謂短命王國。

太平天國何以滅亡如此之快？理由很簡單，一、是重蹈安史覆轍，內鬨，各王爭權，互相殘殺。二、是違反中國傳統文化，迷信耶教天父天兄，大失人心。三、曾國藩發布檄文，謂「爲保衞中國傳統文化而戰」，「人心思漢」，是以人民皆傾心湘軍淮軍。滿清雖是異族，然康雍乾時代，社會尙稱安定，以下諸朝雖有昏主，但並無暴君，較之太平軍暴戾恣睢好多了，故一聞「爲保衞中國傳統文化而戰」的檄文，連太平軍將士也無心作戰了。

結論

從上以觀，一、無論美國獨立、日本立國、西漢、李唐、滿清建朝，可以說皆是經過長期戰鬪而來。二、凡統一或中興運動，便皆比較容易，如南北戰爭、明治維新、光武中興、平安史之亂、太平天國亡，皆能在較短期間結束。故曰：「中興較創業易」。

原因是，一在講是非或仁與不仁，凡人類皆懂是非，連新幾內亞黑人，也知是非之道，而事正者，人必擁護之，反之則否。他們也有他們方式的選舉，卽全依各人所見是非而定。南北戰爭，南軍理由是站不住的，明治維新，尊王攘夷當然合理，餘如光武中興、平安史、平太平軍也皆如是。中興者理由充足，能得到大多數人民擁護，故能取勝。

二是不仁卽殘暴，無是非標準，這種集團，一定是自私、貪婪、互相奪權，如安史互殺、洪楊內鬨，「人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歷代政爭就皆是沿此路線而亡。

以上草論的是原理，以下再就我國目前局勢分析之。報刊發表這類文章的甚多，但論點，是多着重雙方表面上的勢力，若專從這方面論斷，國軍必然是「反攻無望」。然如仔細加以對比，例如：⑴民心向背如何，中共必然居下風，連各級幹部人員皆想逃亡，更何況老百姓。⑵經濟力，作戰必須錢，古兵法家早有名言。照目前世界經濟發展，分四階段：一、是前發軔期，二、是發軔期，三、是成熟期，四、是大眾化高度消費期。據倫敦經濟學人分析，今日中共經濟，僅在第一階段，如食糧須仰賴美加澳等國輸入，科技器材，成品自然也皆須由歐美國家採購。而中華民國呢？據該刊說，已入第三階段，卽成熟期了，也可以立於經濟強國之林。⑶從團結上說，當然，中共最低下，可與安史、洪楊相比，而在台的中華民國，卻一向上下團結一致。

今日大陸又在鬧爭權鬭爭中，如其演爲大武鬭，各大頭目互相殺砍時，也就是中共政權的末日，國軍決不肯坐視，摘熟透的蘋果，應不是難事罷。

俗話：「愛人富貴憎人貧」這支古笛，唱了幾千年永遠不變調，那怕時代已進入「太空」，此話價值依然存在。

自有人類而成為一個羣聚終日的社會之後，不管什麼地方，都表現出富貴與貧賤的懸殊。富指有錢，貴是有勢，錢能造勢，勢可以弄錢，已成為不易法則；相反的是貧，貧就賤，也是相因相成的連環扣。貧和賤也有分別，貧是指生活所必需的感到缺乏或不足，了不起家徒四壁，仰屋咨嗟，聖人對此似乎還看得開，什麼「安貧樂道」，一簞食，一瓢飲也可以「晏晏如也」；但因貧而到賤呢，就不堪設想了，不獨缺乏了生活必需，連人格都打了折扣，這就所謂「小人窮斯濫矣」。

可是，貧而不賤的人似乎不易找，所謂「衣食足而禮義興」，相反的是衣食不足飢寒至身的則就不顧廉恥了。所以要活而又想活得有意思的人，都想斬斷窮根，追求富貴，聖如孔子，也有「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且更進一步向學生坦白：「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者，即現代的洗盤碗或烤紅燒排骨之COOK也。身為聖人，平常靠「浩然之氣」支持，且有三千學生維護的，為了要活下去，連洗盤碗都要去做了，可見生活之逼人，斷非幾句慷慨激昂的空洞話可以擋得住。

富貴為什麼要「求」，更為什麼有不擇手段的去搶？因為它可以保證自己或子孫的生活不受凍餒之虞，且可以教人低頭，使鬼推磨。蘇秦說的「人生富貴，可忽乎哉」！還不是親身嘗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的經驗之談？看歷代的富貴人家，無一不是過着荒淫無度的「衰人生活」；那個貧窮之士，不是過着血淚交流的「非人生活」。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不正說出了路邊的凍死骨是變相的朱門臭酒肉，朱門的酒肉越臭，凍死骨就越多。試問有誰傻到「有福唔想享」而甘心去做餓殍呢？此誠富貴之可愛，貧賤之可憎也。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貧在鬧市無人識，富在深山有遠親」，這種現象已自古皆然，不獨俟諸百世而不變，且放諸四海而皆準，世界所以永無寧日，時時有流血事件發生者，皆由於貧富的尖銳對立引起。

「愛人富貴憎人貧」是極之普遍的，民間的「見高就拜，見低就踩」已司空見慣，即使是廣播仁義道德的官家州府，亦是「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愛人富

有關「愛富憎貧」的故事，史書歷有記載，但所記的亦限於有資格上歷史的人物。大抵可分為「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滿屋柴」的文人，從「馬前覆水」的朱買臣到「一炷清香稟蒼天」的呂蒙正，都是貧窮受盡欺侮，富貴則有人扳親認戚的；其次就是「床頭金盡，壯士無顏」的英雄，在唐朝有「當鐧賣馬」之秦瓊，近代則有「賣布經紀」豬仔總統曹錕。

在小時候，見過有一「愛富憎貧」事例，發生於本

宋昌基先生，韓國留華學生，現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就讀。曾畢業於韓國漢城大學中文研究所，並曾任韓國新亞日報記者多年、韓國新聞研究所幹事，現任韓中日報社論委員及駐華特派員。本文為其來華剛滿百日，所記其對自由中國的印象，文字雖然質樸，但卻頗為深入淺出，特代為介紹，以饗讀者。

——來台剛滿百日的印象記——

沒有寒冬的常夏之國，
藍天白雲之下，遍地盡是綠蔭，
黃土，在這裏是屬於被遺忘的字彙，
常綠的福土——

在茂盛的森林中，還留存着太古的神秘，人跡未到的靜寂。

在這裏，不拘地上，只要一顆種子，就會生長，結實。

我想任何一個初到自由中國的人，都會有如此的感想，因為這裏是豐饒的搖籃。到處可以聞到的，是那芳美的果實所散發的香味。只要是藍天白雲之下的任何一塊土地，你就會發現它是被各種果樹覆蓋的果園，或者是種植着各種蔬菜，穀糧的旱田、水田，或者是舖裝着一層柏油的平滑大道，很少是任它荒蕪的。

再看看這裏一年十作的蔬菜，一年甚至有四作的稻米，各種亞熱帶熱帶的水果。在這些豐裕自然條件的薰陶孕育下，很容易讓我們明白，自由中國的台灣所以有五億美元以上的出超（總輸出額達三十一億美元），國民所得達四七〇美元的原因。

因為一個國家要使國民能夠安居樂業，必須具備三個基本條件。那就是①自然條件、②國民的精神趨勢、③政治的效率（行政力）。而自由中國，已具有了這些條件。

在優秀的自然條件下，不斷的開發，配合了勤勉、樸素、節約的國民性，帶給了自由中國國民生活的富裕。

耕者有其田政策所重視的分配所得，深入到偏僻村落的每一角落，處處顯露了行政力的高度一元化，以及政策實行的普遍及效力。這是我們可以體會到的。

行政上的元首，以有能的治權，承襲了偉大中國的傳統文化，接受了國民無比的崇敬，使孔孟之道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與國民滙合成為一大巨流，建

今日的

化的自由中國。

從中國忠恕精神、容忍美德，以及人民風俗的傳統領域看，自由中國仍舊保存了它綿綿不絕的歷史與文化傳統。有人說，中國人很保守，也許這就是文化古國的特色。

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似乎遠超過了國家意識。背鄉離

人貧

鄉。一位飽學文士，風流倜儻，家裏有錢有勢，但他自失足做了「豬仔議員」之後，便斷送了政治前途，轉入一間國立大學做教授。廣州淪陷後，回鄉避難，生活相當拮据。偶因家庭細故，被他的侄哥打了一頓，乃向區署投訴，狀詞中有幾句膾炙人口的話：「我得意之時，侄當叔是親父，一朝潦倒，反受烟斗教訓，門牙被打落兩隻，倘可隱忍連血吞，但侄還罵我野仔，自問並非野仔，不過近年荷包少兩文而已。此痛誠可忍，氣實難平。……」

這事不算怎樣突出，但以一個堂堂正正的教授因窮而受此奇恥大辱，不能不為中國之文人同聲一嘆！中國文人，多是貧窮潦倒的，所受之侮辱歧視比什麼都難堪，姜太公、蘇秦、韓信、朱買臣、呂蒙正等，不過較為顯著而已。

在儒林外史一書中，有一「愛富憎貧」故事，描寫得深刻萬分。周進是位飽學之士，但官運欠通，六十歲才考到個秀才，他的岳丈胡屠戶，拿了一副豬大腸和一瓶酒來賀，開口就說：「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我因積了什麼德，帶挈你中了個相公，我所以帶個酒來賀你。」

後來周進要上省城考舉人，沒有盤費，去向岳丈問借，胡屠戶一口痰啐在他臉上，大聲罵：「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我聽人家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捨與你的，如今痴心就想做老爺。這些做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吃。……你問我借盤費，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到錢把銀子，都把與你丟在水裏，叫我一家大小喝西北風」。

錢借不到還捱一頓罵，但周進卒至中了舉人，做起老爺來了，胡屠戶卽變了態度，帶了厨子，七八斤豬肉，四五千錢來賀女婿了。他這樣對一班鄉鄰說：「雖然是我女婿，如今卻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我那裏還要殺豬？有我這賢婿老爺，還怕後半世靠不着麼！我常常說，我的這個賢婿才學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裏頭那張府周府這些老爺，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你們不知道，小老這一雙眼睛，卻是認得人的，想當年，我小女在家裏長到三十多歲，多少有錢的富戶，要和我結親，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點福氣，畢竟要嫁與個老爺，今日顯然不錯。」

寫到這裏，我忽然記起小時候唸過那幾句話：「樹葉上，有毛蟲，眞可怕，幾日後，變成蝴蝶，眞可愛」。

正所謂「世情看冷暖，人事逐高低，不信但看筵前酒，杯杯先勸有錢人」！

馬森亮

中國

宋昌基

鄉愁。國民最討厭的也就是共產主義及其統治方式。中國人熱愛自己的同胞，這裏的人們，到處不忘大陸苦難同胞，處處同情他們，並想拯救他們。

這裏的人們，沒有奢靡的生活，追求的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在鬧區裏，不良場所與擦鞋童也不多見。與其他繁華的國家，那種不良場所多如商店的情形相比，不得不令人嘆服。

每當我看到路上疾馳的摩托車時，我就感到那就是自由中國國民生活富裕的象徵。車上的騎士，牢牢地捉緊方向把，後面坐着一位緊緊地用手圍繞着騎士的腰部，把身體靠緊騎士，陶醉於被保護的幸福中的女子。他們那種恩愛快樂的樣子，彷彿使我置身於電影銀幕的畫面之中。

他們奔忙於時間的追逐，在追逐時間中顯露出「我們終究不老化」。在夜幕低垂的黃昏裏，在明亮的螢光燈下，人行道上的儷影雙雙，生動如這裏的綠草。

我常在街道路口，看到大紅的招牌，看到了醒目的標語，我從不錯過地下道，陸橋上的格言——「處變不驚、莊敬自強」，「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家之計在於勤」……。

我從故宮博物院，看到了中國偉大的文物，擴大了我的視野。同時也使我深深感到自己知識的淺薄。

在普通一般的餐館，我從那些有着龜裂，缺而不整的餐具和老爺公車的車身和單調的色彩，看到了自由中國國民愚直的保守性。

我又從教室中，站立於講壇上滔滔不絕地傳道授業的八旬老教授的面容中，體驗到國民的向上心。也從賣愛國獎券的老婆婆那皺起紋的手中，和早晚趕往菜市場的家長和主婦的身上，體會到國民的勤勉。我在蓮花，東西橫貫公路上，發現了建築萬里長城的炎黃後裔，再次顯露了鬼斧神工的民族潛力。

但是，我在另一方面也體驗了一些矛盾的生活樣式及難於理解的生活倫理。

例如每次我看到街道路口，在黃燈已滅紅燈已亮之際的那些闖過馬路的人們，在忽視交通安全規則的疾馳、超車，任意掉頭的計程車，在排隊候車中一擁而上的無秩序的人羣，在公車中不讓坐老幼婦孺，或不幫助站客提物的坐客，還有下雨時不替鄰居收取晾曬的衣物等等……。這算不算是尊重對方的倫理？

我懷疑諸如這些是否是受暴風般的西洋風所影響？……

這裏的月亮，不知是否因為亞熱帶氣候的潮濕之故，而顯得特別朦朧、清新，而這裏的早晨，卻是可愛的，寧靜的。

不知不覺地，夜已深了，今夜的台北，就在似音樂聲裏，又似不可預測的停停下下雨聲中渡過。

（轉載「今日中國」）

「中國」·安東尼奧尼·技巧

柳以青

要不是這一時期大陸的報章上，以及本港的左派報章上，大登特登有關義大利籍導演安東尼奧尼在一九七二年五月間，前赴大陸拍攝了一部名叫「中國」的影片，而指為「反華、反共、反革命」的製作的話，我對安東尼奧尼所拍攝的「中國」紀錄片，就不會特別的注意，因為我能從電影以外的途徑，了解大陸實況。

雖然，這一影片不知幾時可以在香港公開上演，但是，從偌多篇的左派批判、抨擊的文章中，我已經知道其梗概了。可是，我所懷疑的是：即使大陸的一些文章中，指控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攝製的「中國」，是「一部惡毒攻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影片。這部影片從拍攝到剪接，從畫面到解說，毒汁四濺，無一不是對我們惡毒污衊。」可是，我並不相信，這一所謂的「中國」影片，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真的能夠看到。這一點，恐怕不能說我是在「惡毒攻擊」和「毒汁四濺」吧！想必是這是中共上級的傳達，要對這一從未看過的「中國」影片，來大加撻伐。——無怪乎「新晚報」的一個專欄裏，就坦白的說：「安東尼奧尼以一場木偶戲做他的『中國』的結尾。……又咒罵中國人如木偶，中國的革命如木偶戲。……但是，木偶是沒有生命的東西，木偶是沒有自由意志的東西，木偶是只能任人操縱擺佈的東西。」這一分析，再證以大陸上的這一類的文章作者羣們——「天安門前警衞連戰士朱海平、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李耀昌、馬寶庭、張淑雲、馮德、北京第三棉紡廠鄭華、北京市婦聯形英、河南林縣黨委會第一書記楊貴」等的作為，卻是形同「木偶戲」的。因此，我愈讀得這類的文章多的話，愈覺得這更像「木偶戲」了。據我所知，這一「中國」電影，曾經放映給香港新華社及其有關係的人士們看過——當然在羅馬及法國的中共外交人員和新華社人員們都看過，當時，他們並沒有提出了像現在的意見與抨擊，突然，本港的左派報章上，現在才提出了反對與抨擊，這時間上的差距，是否也具有某些「木偶」性呢？我在想。

「木偶」的「乍洩」

究竟安東尼奧尼如何拍了這部醜化大陸的電影呢？根據這一時期的左派報章所指摘和抨擊的，當然牽涉到「整個的非林內容」和「旁白」了。因為這是中共一貫的作風，要肯定的話就全盤肯定；要否定的話就全盤否定。全盤肯定時，把一個人、一件事，一點事實，說成只天上有，地下無的；全盤否定時，就立刻把一個人，一件事，一點事實說成一文不值，邪惡萬分的。事實上，那個人，那件事和那點事實，還仍然是那個人，那件事和那點事實而已。並不因中共的全盤肯定或否定可以改變的。

首先，我們不僅要問：假如安東尼奧尼不是中共認為可以利用的工具的話，就不會讓他到大陸去拍攝記錄片了。這方面我們看「新晚報」專欄作者的自白：「不少人知道安東尼奧尼，是因為他有黃色的『春光乍洩』。現在，由於他的『中國』，又使這披着『左派』外衣的導演先生，有了白色的『春光乍洩』了。他以一部『中國』，正式洩露了自己不紅而白，並非『左派』，只是右派，右到和帝國主義分子並無二致。」

從這一小段的「說明」裏，我們可以知道，這次中共似乎以為是上了大當，原來他們以為安東尼奧尼是「左派」，現在才發現了這「左派」只是「披着的外衣」。因此，在他的「中國」影片裏卻「洩露了」他的「不紅而白」。事實上，此是這位作者「木偶性」的發作而已，因為，該文作者以前確實是看過了這一「中國」影片，那時，他並沒有在他的專欄裏提出什麼批評與攻擊。既然這位作者以前對安東尼奧尼的個人歷史和背景知道的不少，為什麼現在才一連串地加以抨擊呢！大概由於安東尼奧尼「乍洩」了一些東西。原來對中共來說，這個「乍」字卻會掀起洶湧大波的。事實上，安東尼奧尼攝影機下的記錄，是否就是左派報章上所描寫的那麼「有問題」呢？我無緣看到這一影片，但是根據二月十六日英文南華早報「讀者來信」欄裏，有署名Britt Towery的發表意見謂：他曾在一特別的安排下，看過了安東尼奧尼的影片，他認為這對一個偉大的國家和值得驕傲的人民是會給人以美麗、生動和有興趣的研究的。整個的電影沒有政治立場，說她有左傾傾向或欺騙觀眾的話是不對的。誠如蘇聯當局對於處置蘇聯作家索辛尼的事件一般，中共對待安東尼奧尼的作品「中國」，總是想辦法說服別人：這作家和這影片所說和所攝都是遠離事實的。恐怕這該是比較客觀的看法。

也就是為此，我決不會相信左派或大陸上的文章所抨擊安東尼奧尼的作品「中國」就是那麼的「壞」，「壞」到「惡毒攻擊」、「醜化」、「誹謗」和「侮辱」了。中共所謂的「壞」，就是安東尼奧尼沒有做「木偶」，沒有把中共所預備的「宣傳道具」全部攝入鏡頭而已。同時，中共更反對安東尼奧尼有「個人」觀點，和求真相觀點而已。

這裏，我們不妨舉幾個中共自己所招供的例子：

署名「初瀾」寫的「從安東尼奧尼其人看反華影片『中國』」一文中，有這樣的幾段話：「他跑到林縣，對宏偉壯麗的紅旗渠不感興趣，卻一味地去尋

找孤墳破碑。他不拍一台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械，卻以很長的鏡頭拍攝毛驢拉着石滾打場的場面，用以渲染中國農村的所謂『落後』。影片露骨地汚衊的說：『如果我們想發現一個農村『天堂』，那就天眞了。』」

這段話裏，我最欣賞「卻以很長的鏡頭拍攝毛驢拉石滾打場的場面」這句抨擊。問題是：爲什麼他不「就地取材」呢？

在這文章中又說：「在林縣，安東尼奧尼擺出一副『歐洲人的驕傲』的架勢，公然闖入我國的村莊和物質交流會，把鏡頭對準毫無思想準備的我國農民，惡意造成他們感到突然和警覺的表情，進而汚衊他們『恐懼』、『害怕』和『麻木不仁』。」

這段話裏，我最欣賞該文作者坦白地告訴我們「把鏡頭對準『毫無思想準備』的我國農民」這句話所「乍洩」的玄機。

該文又說：「安東尼奧尼……煞費了苦心。……進而又鼠竊狗偸，鬼鬼祟祟，不顧國際信譽，侵犯我國主權，使用種種狡猾伎倆，採取偸拍、追拍、突拍、強拍等卑劣手段。安東尼奧尼在解說詞裏自己招供：『爲了不引入注目，我們掩蓋了我們的攝影機。』他還恬不知恥地說：禁止拍攝的地方，就『假裝停拍』，暗中繼續拍攝；而雙方商定拍攝的地方，『就用未裝膠片的攝影機空拍。』」

這一段的「抨擊」所「乍洩」的內容更多，當然也是我很欣賞的。因爲，唯有如此，才能使「鐵幕」以外的人士們，多知道大陸人民的一些眞實情況。

夠了，安東尼奧尼爲了忠於「紀錄」——眞實傳眞的紀錄，這種手法才能忠於事實。否則的話，全世界的人民，幾乎都被中共的「誇大」、「美化」、「歌頌」的宣傳給「染汚」和「蒙蔽」了。

關於林縣所發生的這些情形，林縣黨委第一書記和革命委會主任楊貴，在「人民日報」上也給了不少的解釋，但是，這些解釋不說還好，說出了更看出「乍洩」的更多。特別是從楊貴所用的文章題目上「只有社會主義能救中國」，可以看得出來。其中只擧兩點：

楊貴說：「林縣河山重新安排後的興旺景象他不拍，卻專門去拍那些枯河亂石；公路上汽車川流不息他不拍，卻專門去拍牛車、獨輪車；田野裏奔馳的大小拖拉機他不拍，卻專門去拍毛驢拉石滾；熱火朝天的集體的勞動他不拍，卻專門去拍老人和病婦。」

這「不拍」和「專拍」的對比，讀者可以仔細的想想。那「不拍」的一定是「樣版」；那「專拍」的卻是實情。記錄片的可貴在於攝取實情。

楊貴說：「在參觀的路上，碰到了一個農民的物資交流會，安東尼奧尼強要停車，甚至以跳車相要挾，強行拍攝那裏的場面。我們的農民物資交流會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一個補充，但安東尼奧尼卻在解說詞中，把它歪曲爲『自由市場』，並且汚蔑說它是『嚴厲的集體主義中的唯一的一個缺口』，這是對我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別有用心的攻擊。」

不解釋還好，這一解釋反「乍洩」了大的問題，使人們會想到：難道眞的「只有社會主義能救中國」嗎？

捨「樣版」攝「實況」

從這以上的對林縣拍攝的情形來說，根據大陸上的文章所表達的，我們不難可以想像到以下的幾件事。

假如安東尼奧尼到大陸拍攝紀錄片的話，只拍攝已經爲之安排或佈置好的景象的話，試問：與中共當局所拍攝的宣傳影片，究竟有什麼分別？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安東尼奧尼最好購買中共當局所拍攝的影片好了，就不需要自己去拍攝。

相信這不是安東尼奧尼的意思，因爲，相信安東尼奧尼本人對中共當局所拍攝放映的影片已經看得太多了。他要找不同於中共當局所拍攝的主題來拍攝，這是每一位藝術家和導演所必然具有的一種情懷，也是應該具有的一種情懷。因此，也就最不同於大陸上的偌多文章中所指出的：「雄偉壯麗的天安門是我國各民族人民衷心敬仰和日夜嚮往的地方」（天安門前警衛連戰士朱海平語）他不拍；或是「他不拍攝能反映我們公社革命和生產生氣勃勃，蒸蒸日上的鏡頭」（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李耀昌語）；或是「工人們愉快地勞動着，機台上，廠房裏打掃得乾乾淨淨」（北京第三棉紡廠鄭華語」他不拍；或是「中國的婦女……發揮了『半邊天』的作用。……戰天鬪地志如鋼，……大寨式的『鐵姑娘隊』和多少英雄的『三八作業班』等」（北京市婦聯彤英語）他不拍等等，這些都是反映了彼此不同的主題觀點而已。事實上，如果照以上的幾個批判，那麼安東尼奧尼最好不要用自己不同於中共當局的觀點去拍，請想，這方面行得通嗎？

再次，中共當局當然想藉了安東尼奧尼的技術，拍攝他們所希望讓他拍攝的東西，如此，則會配合中共當局自己所拍攝宣傳的影片，以圖使天下的人們都要相信中共的宣傳就是事實呢，因爲中共曾經如此的做了不少的工夫。像一位專欄作者所提供出來的是：「這些年，外國人到中國大陸上拍攝的紀錄片不止一部，較早的『早春』、『長城內望』，後來的『六億人口』、『中國萬里行』，還有較近的『故宮』，以至前不久的『廣和公社』，將要放映的『中國紀遊』，有荷蘭人拍的，有法國人拍的，有英國人拍的，有日本人拍的，也有美國人拍的，……」

這位作者擧了這麼一大串的中國大陸的紀錄片，以及偌多不同國家人士的拍攝，其主旨是反對義大利人安東尼奧尼所拍攝的「中國」之不正確而已。但是，他卻忘記了以上大多數的紀錄片是拍風景、山水、景物而已，並沒有以「人及人的生活」爲主題，原來在中國大陸的中共統治者們，最怕的是紀錄大陸人民的眞實生活的啊！這算是什麼「社會主義」？

因此，我覺得安東尼奧尼願意深入的拍攝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即使是一鱗半爪也是值得的！原因是他絕不能像其他的拍攝的人士們，只拍拍「樣版」吧！因爲這類的「樣版」已經太多了。

悼亡兒孝昌【二】

萬人傑

我的兒子孝昌，本月九日下午四時（香港時間）病逝美國，我的痛心不單因為他是我的獨子；更因為他有很大的抱負，不斷的學習，不斷的求進步，他的學問與智慧是多方面的。可是在他快要完成碩士學業，滿懷希望的時候，卻鬬不過兇殘的病魔，在痛苦中掙扎多時，賫恨以終。他的志願永遠不可以達到，遺下，只有老父一顆沉痛的心！

吃了高雲醫生這顆定心丸，從七月二十五日到拉利，直到八月十五日的三個星期中，我們玩得十分開心，從八月四日到十一日的一個星期，女兒孝晶與黃祐慈君也跟我們一起，這星期是我們一家人眞眞正正團聚的日子，可惜只是短短一週，今天，這樣的日子永遠不可以再得到，早知是這樣，我會更珍惜這星期中的每一秒。

女兒孝晶八月十一日舉行婚禮後，南下科羅里達州度蜜月，我們和昌兒也開始了加拿大的旅行，回到波士頓和他分手後，我們遊罷溫哥華回港，還收到他的信，以及我們留在美國不及携帶的舊衣物，料不到短短五個多月，他的病情惡化到這田地。

我們一起旅行的期間，每到一個地方，多數租一部汽車，由他開車，帶我們到各處遊覽。記得在多倫多遊尼加拉大瀑布時，我們從旅店開車到鄔醫生的家，會合了他再開到尼加拉；往返開車六七小時，他一點不累，談笑自若，還替我們拍了許多照片，我們連想也不會想到回港不久，又接到他身體不適的消息。

而且，他的不適還不是他自己寫信告訴我們，是女兒知道了，跑到拉利看過他，給我們寫信的。女兒看到他一個人孤苦伶仃的在寓所裏，病得痛苦萬分，還要照顧自己飲食，女兒只好叫他在聖誕假期坐飛機到波士頓，她屆時到波士頓丈夫家，三個人一起，可以讓他得到飲食上的方便。

但在假期還未到之前，他實在熬不住，開了一個多鐘頭的車去找他最要好的朋友比利，在我的遊記中已經提過這位在越南打完仗復員回美國的青年，孝昌是他最敬愛的同學，他有妻子兒女，一個快樂的小家庭，孝昌最喜歡孩子，他的一雙兒女，和「佛烈叔叔」（孝昌的英文名叫佛烈）十分要好，一見了面就跳到他懷中。

比利太太雖然熱心幫忙他，但她有兩個孩子，還有太多的家務，且昌兒對外國食物不大欣賞，在比利家裏住雖然好過在自己寓所，究竟不方便，在假期中她便飛到波士頓。女兒告訴我，他初時精神還好，後來幾天，簡直不願動。

直至假期完畢，女兒和她丈夫都要恢復工作，孝昌不能不回到拉利。女兒送機時萬二分不放心，她認為他獨個兒在拉利無法照顧自己，立即打長途電話給我們，叫母親馬上到美國照顧他。她說：弟弟那麼硬頸也不反對，可見他實在熬不住。

我們接到這電話，難過了一整天，雖然馬上辦手續，但內子有許多事情要交待了才能走，她到達的時間，已距離我們接到長途電話之日一星期有多。可以想像到，這一個星期他多麼的苦。

在內子動身翌日，接到昌兒用兩個郵柬才能寫完的一封信。這是他感到不適後寫給我的最長一封信。在此之前，女兒曾告訴我，在波士頓時，她曾勸弟弟寫信給我們，因為她知道我們多麼渴望收到他的信，但他一直提不起勁。

今回他寫這麼一封長信，我知道有不尋常的事。他在信內告訴我，由波頓士飛返拉利後，翌日便到刁奇醫院找高雲醫生詳細檢查，高雲醫生告訴他，以前給他吃的藥物無效，他左肺的壞細胞不但沒有受到控制，而且比前擴大了。

高雲醫生說：所有美國現時最佳的藥物都給他吃過了，既然無效，也就沒有別的辦法好想。現在有一種尚未公開的新藥，沒辦法可以買到的，有些人吃過有效，有些人吃過無效，姑且試試看罷。

昌兒在信中說：看這情形，只有「盡地一煲」了，一個人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也沒什麼話好說，一切只有聽天由命罷！

信的後段說：以前我不是跟你討論過「生存意義」的問題嗎？現代的哲學家都認為，一個人的生存，根本是沒有意義的，有之，是每個人自己定出來的。您可以為了「萬人傑」三個字而生存，有人卻可以為了打麻雀而生存。

「當時我沒有告訴您我的生存意義是什麼，但現在我可以對你說了。我的生存意義是為了『愛』，愛是愛人和被人所愛，我發覺自己是屬於後者，我受到父親寵愛，七〇年我臥病醫院時，才深深體會到。這些愛，一直鼓勵着我要生存，所以我生存到現在；以後，我還希望能為這些愛繼續生存。」

我了解他為什麼會講這一段話，自從他去了美國，我為了爬格子日爬夜爬，懶得寫信，因為我曉得內子時時寫信給他的，因此一直沒給他寫過信，他感到父親對他太冷漠，以為父親對他沒有愛。但在他動了大手術後，在病床上看到我第一封給他安慰及鼓勵的信，他病中的痛苦消失了大半。給他帶信的鄭姓同學事後寫信告訴我，還勸我應多給他寫信，認為我的鼓勵，對他康復很有幫助。昌兒的信提到當年他臥病時才發覺受父母寵愛，當然是指這「第一封信」了。

看了他的信，我難過又自疚，每天伏案寫萬多字，無非換取一點點菲薄稿費，早知我寫的信對兒子有起死回生之力，爲什麽不把這萬多字都寫成書信呢？

這幾年來，他一直跟病魔搏鬪，久病成醫，對自己的病，十分清楚。同時，美國醫生和香港不同，他們對病人解釋病況，十分詳盡，怎樣用藥治療，都說明白。昌兒的求知慾甚強，平時也讀很多醫療書籍，對自己的病更加明白，因此他有一「盡地一煲」的說法。現在唯一希望是這種未經公開的新藥對他能發生作用。

醫生一月十二日叫他吃下這種新藥，究竟有效無效，要二月一日檢查後才能揭曉。他本人和我們一家子當然都期求此藥有靈，不過我知道寄望愈大，將來失望也愈大，可是沒有其他希望，只盼奇迹出現罷了。

他上波士頓之前，發覺自己左眼看不見東西，馬上到醫院療治，事後我們才曉得他靠一隻右眼的視覺開兩個多鐘頭車到刁奇醫院，在快速公路上，有兩個眼睛的人也時時出事，只有一隻眼睛，大家都曉得那是很難看出距離的。幸而他沒發生意外。

經過電療，視覺是恢復了，但頭髮全部脫落。他來信解釋說，這是因爲瘤腫壓住視覺神經所致，電療把瘤腫消除，因此視覺恢復。醫生說，頭髮脫落，有些人會不復生長，有些人大概一個月後再出。昌兒在信裏還戲謔的說：想不到我竟然變成尤伯連納，過兩天去拍張照片給你們看看我這怪相。現在我買了一個假髮，戴起來沒人知道我是光頭的。

其實，他自己明白，左目失明，是病情中一個嚴重的轉變，他爲了安慰老人家，仍然用輕鬆態度告訴我們。我沒法不佩服他的勇氣。如果是普通人，會對自己的病作盲目樂觀；但他是個學問豐富的高級知識分子，他明白一切，這種泰然的態度，是不願讓父母知道他內心的痛苦。

二月二日早上，我們唯一希望破滅了。天還未亮，便接到內子從拉利打來的長途電話，首先是昌兒的聲音：「是父親嗎，母親有話跟你說。」我明白他是故意避免和我直接談話。內子說：「我們決定月中回香港，昌兒在這裏治療已經沒用了，我們試用中國的方法罷！」聽了這話，我的心像爆炸，但仍堅忍着，叫昌兒聽電話。我說：「你要堅強一點，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以宣判你死刑的！」聽到他爽朗的回答：「你放心好了，我一切都想通了。」這就是我們父子倆最後一句對話。但我仍希望他能回到香港，和他共處剩餘的一段日子。

依照內子吩咐，我把家裏的東西收拾好，騰出舒適的地方，買張最好的床；他病軀怕冷，又得特別買個不乾燥的暖爐。佈置好一切，等他回來在此養病，即使沒有奇迹出現，至少可讓他專心休息，要吃什麽有什麽，不必自己勞神。

在我家工作十多廿年的老用人及年老的外婆，關心昌兒的病比我有過之無不及。不過，她們關心的方式跟我不同，我發覺她們鬼鬼祟祟的往外邊跑，不知求神還是問卜。後來看見她們憂形於色，才知道她們求了簽，解簽的人給她們潑了一盤冷水。

她們第一次求的簽是「蘇武牧羊」；第二次也是「蘇武牧羊」，詳簽的人對她們說：「這人有去無回。」老人家對此十分迷信，這兩支簽使她們心頭重壓。

星期六早上接到拉利長途電話，知道昌兒緊急進了醫院後，老用人又跑去求簽，這回求得一支「仙姬送子」，她不敢拿出來給別人看，只是獨個兒在哭。

一點多，接內子的電話，告訴我她從刁奇醫院打來的，昌兒情況險惡萬分，醫生說怕沒有機會渡過今晚。她打電話時間是美國深夜，一邊說，一邊哭，我很吃力才聽淸楚她的話，要再問明白時，卻再聽不到她的聲音，看來，她可能昏倒電話機旁！

我不但爲兒子着急，也爲太太着急。她到美國照顧孩子已差不多一個月，據來信，我知道這個月當中，她未好好睡過一覺，孩子日以繼夜的喘息、咳嗽、痛楚，她不眠不休替他按摩、搽藥油、弄食物，早應支持不住。送了他進醫院後，怎受得起打擊？雙重憂慮，我明知哭泣無補於事，但除了哭有什麽自解的辦法？

案頭電話鈴再響時，我預感到是給我帶來無可避免的噩耗。抓起電話果然是說英語的，美國來的長途電話，經過多次接線後，聽到內子哭啼啼的聲音：「昌兒去了！」我狂叫道：「你要鎭定啊！」她說：「醫生在陪着我。」我說：「趕快回來吧，他的後事，讓女兒去辦。」她說：「她天亮會趕來。」我要再說下去，她哭不成聲，最後，電話又寂然。

完了！就這樣子完結了！一條和我們共處二十四年的生命，竟如此脆弱，就此完結？明明聽到妻子在電話中親口告訴我噩耗，可是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相信幾個月前還跟我們在加拿大、美國到處遨遊，神采飛揚的昌兒，竟在短短的幾個月間，給可怕的癌細胞吞噬了！

整個晚上，我心驚肉跳，閉上眼睛，腦海中就浮現昌兒的聲音笑貌。

記得家裏養的一頭母鷄死了，他抱着它叫用人帶去找個地方把母鷄埋葬；也記得他把零錢送給經常在我家門前叫化的老頭子；他連一隻螞蟻也不願踏死。他中學時在佛教學校念書，不知他這一片善心是生性使然，抑或從宗教的感染而來。

不過，在崇尙暴力的現目社會，一個對人對物充滿愛心的青年，如此夭逝，太不公平。儘管要他的命，怎麽還要讓他在死亡前一段悠長時間，受盡疾病的痛楚呢？

這三四年間，他動過兩次大手術，固然渾身是縫合的疤痕；胸前兩根肋骨給鋸掉，氣管接受電療時，變成沙啞，講話吃力；腦部電療，他一根頭髮不留。進行各種檢查都非常難受，抽骨髓、抽胃液，都不易抵受；兩次檢查直腸，更疼得死去活來。

病情惡化後期，整個人由頭頂到腳跟，沒一處不痛，有時痛到拍床搥胸，最苦是呼吸困難，整天不停咳嗽，坐不是，臥也不是，咳到上氣難接下氣，兩眼翻白。因爲壞細胞在他氣管裏作怪。

受盡一切痛苦後，他終於敗在病魔手上。我彷彿見到那猙獰的病魔，騎在他僵直的屍體上，得意狂笑，它是勝利者，到底把堅強的昌兒鬪倒！

昨日與今日

吳文廸

一位華僑來了美國謀生，歷數十年，堅苦耐勞，克儉克勤，胼手胝足的奮鬪。經過了幾許的艱難和辛酸，長期的等待和忍耐，終於因自營生意而得脫穎而出，成爲富翁，住的是高等房舍，出入有華麗汽車代步。這位華僑每次談及自己以前的生涯，都「長嘆復長嗟」的，不勝唏噓。故他特地在他豪華的房宅客廳裏，掛了一副對聯，曰：「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這「今是昨非」，出自晉陶淵明的「歸去來辭」。陶是大詩人、大文學家，因作官時不肯去奉承上級，不肯爲五斗米而折腰，故辭官返家園，以喝酒賞菊而渡其餘年。五柳先生這種高風亮節，「富貴於我如浮雲」的氣質，和一切聽從自然，豁達脫俗的性格，都在他的詩文裏表露無遺。

老華僑用陶潛先生的「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來自喻，是否適當，實頗有商榷之處的。

大抵凡人都有「今是昨非」的觀念；經過了一番鬪爭後固然說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中了彩票也會說「今時唔同往日」。浪子回頭，當然是「覺今是而昨非」；加薪升職，也要說是「今時好過舊時多」。只有魯迅筆下的九老太，才會「覺今非而昨是」，一會兒說「一代不如一代」，一會兒又說「以前的豆沒有如今的硬」。還有阿Q，「我們先前比你濶得多啦，你算什麼東西」都是「反其道而行之」的，說「舊時好過今時」。

「覺今是而昨非」一語，依我之見，實有「重新做人」之意；諸如盜賊之改邪歸正，妓女之從良作婦，大抵都可引用之。又有禪家的「苦海無涯，回頭是岸」，遙望滔滔海水，慶幸沒有做了「浮屍」之意。陶潛棄富貴榮華而過恬淡自在的生活，覺得「往事不堪回首」，覺得「富貴榮華」不外如是，才有「今是昨非」之語。（後來的李太白不須

前貧窮的時節，豈不知若非因爲「昨非」的生活艱苦，才激起了他發奮向上的雄心鬪志，努力不懈，才有今天的「今是」。是則我們又豈能說貧窮時是「昨非」，富有時是「今是」？「貧非富是」的觀念完全是「利字當頭」的想法，是滿身銅臭味的市儈口吻而已。

有些人稱貧窮的人爲「貧賤」的人，這是極爲不當的。貧並不「賤」，反之，一些富有的人，最憎厭貧窮的人，其人格是卑賤之至的。在某些富有的人眼中，貧窮者是「非」的，這種人最是卑劣，偏偏世上就不乏這種人！

同是人類，不應有因貧富而分貴賤的觀念；富有的不可有「高人一等」的想法，貧窮的也無需興「同人唔同命」之嘆。同是人類，大家應互相尊敬，互相幫助才是。如果人人有「富是貧非」的念頭，那麼世界上豈不是到處都有「是」和「非」？

中國人有階級之分，自古已然。富人「役人」，窮人「役於人」，這亦算是一種「定律」。「役人」的，活在「是」的「今日」，「役於人」的，則活在「非」的「昨天」。富人一旦破產，就由「役人」變回「役於人」，退到「昨日」裏去過活，窮人有朝翻身，便從「役於人」轉而「役人」，生活在「是」的「今日」裏。這階級觀念支配着中國人的思想，這「貴」、「賤」之別構成了整個中國社會。古時的社會如此，今日的社會亦復如是；不但如此，今日的社會「貴」「賤」之分更加厲害，更加顯見。富有的人何曾瞧得起貧窮者，認爲貧人只配爲他們做牛做馬而已。這種「風氣」，也跟隨着移民們來到美國。於是乎，人們一旦發了達，就不可一世，專搵人笨，爲富不仁，難道這是中國人的「特性」麼？

「人民公社」的生

當我呼吸到自由空氣以後的第一個農曆新年，我是在農村氣息濃厚的新界渡過的。雖然離開大陸故土不到半年，但是新界的小山、樹木、小溪流水禾田菜地，甚至雞鳴犬吠都是我所熟悉，都會引起我的鄉思。我是個直接受共產黨奴役的農村青年，我切身體會到它對「公社」農民的殘酷敲榨，現在根據我的記憶，敍述一九七二年寶安縣「新墟公社」我們的生產隊的生產分配。我們全隊卅五戶，人口一百七十人，其中全勞動佔人口百分之五十左右，總耕地面積約二百畝，其中水稻又佔耕地面積百分之八十，水稻年產乾谷每畝平均達八百斤，全年生產隊的稻谷產量共約十三萬斤。分配如下：

公糧（農業稅）一萬九千二百斤；餘糧：三萬六千斤；備戰糧：一萬五千斤；上繳公社：五千斤；上繳大隊：三千斤。

單是以上五大項目便佔了全隊本年的總收入百分之六十，數目是七萬八千二百斤。

還有公積金，公益金和生產資金，這些名目又佔了全隊的總收入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左右。共產黨如此巧取豪奪，七除八扣，能眞正分配到農民的手裏還餘多少呢？

當餘糧出售，比例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以後「公社化」，糧食在共產黨的控制手中，那更是爲所欲爲了。

「備戰糧」，那是自一九六二年中蘇共交惡，以及爲了防止台灣國民政府反攻大陸所提出的政治口號，乘機向人民壓榨的手段。徵收的比率分地區差別，一般都是達百分之十左右，名義上是交給國家送到指定糧倉保管，實是永遠沒有取回再分配給農民的。

「上繳公社」是有關「公社」脫產幹部之薪金，辦公費，出差費用的開支。「上繳大隊」，同樣是大隊共幹的薪酬，辦公費用及各種特別的臨時支出等，一分一毫都是從榨取農民血汗得來。「種籽糧」是按籽計算，是預留下造作種籽用的，每畝留廿斤。

還有「公積金」「公益金」和「生產資

窮而認爲是「非」，更不是去憧憬富貴的「美麗的遠景」，我們若因由貧而富就說「昨非今是」，是與陶潛的原意背道而馳的。

西諺說：「過去的讓它過去好了。」過去的未必就是「昨非」，我們讓過去的過去，是因爲過去的已經過去，不能夠挽留，不能夠更改。但是過去的雖然是「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我們還應以過去的爲前車之鑑，所謂鑑往知來，又道是「有古方有今，無古不成今」。所以昨天雖不可留，我們不能就說是「昨非」，要忘掉它。富翁要忘掉以

配

明鋼

統銷以後共產黨對農民的一項暴政。當時是以「土改」時查田定產爲基準，仍然是按年遞增年產量作比例計算。除了「公糧」，有盈餘了便是「餘糧」，全部以低價給共產黨收購。當時農村還是單幹戶，對生產還有些積極性，多打糧食以爲可以改善生活，但是「統購統銷」一實施，連農民的口糧也被迫

，建築倉庫等用途。「公益金」是作爲社員病傷，天然災害的救濟，各種福利用途。「生產資金」是隊裏添置牲畜、農具、肥料等用途。

農民除了爲生產隊無休止的勞動以外，每年秋收以後，共黨還要從隊裏抽調一批精壯的勞動力去參加修水利、築公路的工作。例如我隊七二年抽了卅人，到潼湖搞水利四十天。每人規定半斤米，一角人民幣菜錢，另外賺十二工分。但是這些全部由生產隊支付，積累起來，數目不少，無形中生產隊支出了一筆額外資金，社員收入又少了一部份。共黨如此敲骨吸髓地壓榨農民，試問大陸的農民何如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呢！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九）離開珠江報

在一九五〇年春節的時候，招麥漢曾經率領了一班報社的工作人員到月山里十五號來探訪我。當時我覺得他頗有人情味，而且我相當佩服他的「幹勁」。在報社中，他是最認眞工作的。我自問已相當賣力工作了，但他比我還認眞得多，而且他的爲人似乎相當率直、樸實。

也許我現在戴上了黑色眼鏡去看共黨罷，當年我雖然認爲這是招麥漢的「善意」，現在總認爲共產黨企圖在這次訪問中摸我的底。

春節後不久，中華民國的空軍曾到石歧一帶活動，當時一般人都對這件事抱有反感，包括我在內。由於這次空襲，「珠江人民報」便由石歧遷往竹秀園去。竹秀園離石歧頗遠，於是我以單車代步。有一晚深夜，我在竹秀園返回石歧時，因路黑，跌入了污田中。報社叫我不要返家，但又無法安置我「愛人」的住宿，我怎能讓她自己一人在月山里？她膽小得很呢！有一天，地委派來幾個新人到編輯部工作，現在我記得是編輯主任袁鴻飛和小李。小李是一個很年青的北方人，是由「大軍」轉業到報社的。初時報社叫我教小李編輯工作，到小李的業務熟習了後，招麥漢突然找我談話。

招麥漢說：「你的文化水平雖然很高，但立場很有問題。報社想派你到各縣去鍛鍊一下，並且改爲包乾制。」

這時共區中有三種薪金制度。一種是供給制，一種是薪給制，還有一種是包乾制。所謂供給制者，即自己及直系親屬的一切生活，均由共黨供給；所謂包乾制者，即僅供給個人生活之所需；薪給制者，即支一定薪水之意。

我初參加工作時，根本就沒有重視薪水問題，只要兩口子勉可生活就算了。我認爲在共黨統治下，人民的生活必然一天一天幸福。我只希望在工作之餘，有些時間看看書，寫寫稿，誰知參加工作後，一點子空閑時間也沒有。

當時我還以爲這情形會轉變的，誰知突然間，共黨竟然要求我只顧自己一個人生活，不要顧老婆有飯喫沒有！

這時候，我的儲蓄已全部用來購了月山里的小屋了，怎辦？我只有離開報社。

當我離開報社時，「珠江人民報」也大改組了。在外表上，它由大報的形式改爲小報的形式。在名稱上，它由「珠江人民報」改名「珠江農民報」。在工作上，它只面對珠江區八個縣的農民，而讓一切重大的新聞給「北京人民日報」及「廣州南方日報」報導。

我離開該報後，林鳳祥也離開了。鄭貴清似乎曾被鬬爭。黃蜂和許克昌都轉入「珠江專署工商科」。現在回想起來，凡不是共黨黨員，遲早都要被清洗的。可惜當時我還未能認識這眞理！

我堅決不接納「包乾制」的條件，我不能讓老婆沒飯喫，於是招麥漢以私人的關係，介紹我到石歧近郊的一間小學做了兩個月代課教師。

在代課期間，有一次我由學校回月山里時，突然被「人民警察」截住，因爲我的單車牌失去了。

我本來領有車牌的，不知怎的車牌失去了，於是單車被拘留了。我離開派出所時，把車子上了鎖。後來我帶備新牌，到派出所領回該車，誰知該車的鎖被人換了，而且車子也被人坐過，跌壞了。

當時的我，實在呆得很，竟然把這件事向珠江報投訴，該報也予以發表。而且，派出所還爲這件事在報上「檢討」過。

現在回想起來，我實在呆極了！我太信任共產黨了！

如果我被鬬時，有人知道了這件事，後果便不堪設想。

有什麼後果呢？在自由世界生活的人決不會想得到的。那就是這罪名：「階級敵人古某，公然利用黨報，破壞我人民警察的聲譽！」

如果結合我後來的遭遇來看，這罪名必將難免，幸而鬬我的時候，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英國大選面面觀

胡蓁之

關於英國大選，早兩個星期便已進入了密鑼緊鼓的階段；保守黨政府首相希斯與在野的工黨領袖威爾遜，於二月初宣佈解散國會後即展開了如火如荼的競選運動。儘管工黨的威爾遜一再指責希斯自一九七〇年當政以來，英國的物價已上漲了百分之五十。他並表示：工黨要提高養老金和其他福利費用，並提高對富人徵稅，以籌集基金。特別是該黨幕後支持煤礦工人罷工，而拒絕與保守黨聯合公開呼籲礦工復工；威爾遜在電視廣播中更認爲：「大選並非由於煤礦工人糾紛，希斯圖用礦工工資糾紛來掩飾眞正的問題，即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破紀錄的貿易赤字及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沉重負擔等等，迫使保守黨政府狼狽中宣佈選舉。」

但是多數的政界人士，早就覺得：礦工們依期於二月九日午夜起進行了全面大罷工，將有利於執政的保守黨。由於英國近半個世紀來，凡是工業不安定，往往對工黨的競選是絕對不利的。因此，最近兩週來所發表的民意測驗，都一致對保守黨看好。例如：二月九日發表的一次民意測驗結果指出：大選的結果如何揣測？仍未明朗化，但已顯示保守黨比工黨將可能領先百分之九。選舉事務專家克拉洛，二月十五日在倫敦公開表示：最近在英國選舉區界限的改變，將可能使保守黨比工黨多獲十個席位；其理由是：目前的更改中，原本人們在傳統上會投票工黨的經已消失。由於這些城市中心選區的人口減少，已與鄰近的選區合併；另一方面，由劃界委員會所規定的新選區，多數是擴大鄉村地區，這些區域在傳統上是支持保守黨的。而由倫敦週末電視公司主辦的民意測驗，也顯示保守黨比工黨領先百分之四，計有百分之三十七的選民支持保守黨，百分之三十三的人支持工黨，百分之十的人支持自由黨；並透露女性選民多半支持希斯。

泰晤士報於二月十四日登出的民意調查中心報告，顯示保守黨的聲望轉而超過工黨，其比例爲保守黨百分之四十二，工黨百分之四十，自由黨百分之十六，其他黨派百分之二。此外，載於「每日電訊」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及載於「每日快報」的哈利士民意調查結果，都顯示，保守黨比工黨領先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一。因此，著名的賭博公司宣佈：保守黨獲勝的盤口爲二比一，工黨四比六，自由黨一比二百。

究竟鹿死誰手？將於二十八日以後在全國包括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及北愛爾蘭等共六百三十個選區獲得分曉。按照以往的情形：通常在解散國會之日起，各政黨便正式展開競選運動，在全國各選區中選出六百三十名議員，隨即宣誓入閣。參加選舉的除保守黨與工黨外，尚有中間派的自由黨，及其他不同政治背景的各黨派人士。至於各黨參加競選的人數，可能跟前幾屆的大選差不多。計工黨六百三十名，保守黨六百二十名，自由黨一百〇七名，共產黨十七名，無黨派人士五名，總共一千三百七十四人。

依據英國過去的慣例，執政黨對於選舉的時間是可以提前也可以壓後。換言之，時間對執政黨有利時，它便可以提前舉行選舉；否則壓後舉行。例如：一九五九年的一次大選，原本定於同年十月十五日以後舉行，但由於前工黨領袖蓋斯基爾、貝隆等人，正在訪問莫斯科途中，因此，前保守黨首相麥美倫便提前於同月八日舉行，使工黨的競選運動措手不及，而選舉揭曉結果宣告失敗。

一九六四年四月，工黨要求執政的保守黨舉行普選，經保守黨考慮之餘，認爲當時舉行選舉，對該黨十分不利，原因是由於一九六三年發生的那宗「醜聞案」，幾使保守黨的聲望普遍低降；甚至迫得前首相麥美倫下台。因而決定將那屆普選壓後至同年十月十五日舉行，但終於給予在野的工黨以獲勝機會。再看一九七〇年的一次大選，因當時民意測驗有利於工黨，故威爾遜首相便利用那次機會決定於六月十八日舉行普選，企圖獲勝而再執政五年。根據其宣佈選舉程序的時間表是五月二十九日解散國會，六月三日各黨開始提名候選人，十八日舉行投票，十九日由女皇授命當選人組織新政府，而新議會則於十日後，亦照例由女皇主持開幕。

至於參加那次競選的政黨，也像歷屆普選一樣——包括着保守、勞工、自由以及其他各大小政黨。但一般認爲：在第二次大戰前一度當選組閣的自由黨，早已式微，看來這次大選，將仍由保守與勞工兩大政黨的競選爲最激烈。當時威爾遜希望給他再以五年的執政，使他成爲英國歷史上第一位連任二屆的首相。當時的民意測驗結果；威爾遜的工黨較保守黨多佔百分之二點七的優勢。因之，也曾引起打賭公司的盤口爲二比一，看好了工黨領袖威爾遜。但到了同年六月十八日全國舉行投票結果，執政黨並佔優勢的工黨，則敗於在野黨保守黨，所以，一般人覺得民意測驗並不可靠。

事實上，選舉這玩意，非到揭曉時不能完全確定。不僅上屆普選出乎意料；就拿十年前的一九六四年來看吧，當時的選舉結果的紀錄是：工黨計得一千一百九十八萬九千一百三十票，佔百分之四四・一；保守黨得一千一百九十八萬九千一百三十票

，佔百分之四三·四；自由黨得三百八十萬六百六千六百〇九票，佔百分之一〇·二；其他各黨合共僅得三十四萬八千九百九十票，佔百分之一·三。以是，工黨在國會裏比保守黨僅多了四席而獲險勝，成為工黨自一九五一年十月下野以才的再度執政。一九六六年三月的中期改選結果，工黨又曾領先而使威爾遜繼續執政至一九七〇年。再看此次普選，將誰勝誰負？亦難得絕對性的答案，但從英國歷屆選舉的趨勢，試作概畧的檢討如下：

遠的姑勿論，即以戰後的幾次選舉來說吧。一九四五年當工黨擊敗保守黨時，在國會佔了大多數的三百九十三席，保守黨僅佔二百十三席，自由黨佔十二席，其他二十二席。故此，工黨政府在那五年中，均可充分控制國會，直到一九五〇年二月，依法選舉全國投票時，工黨雖然未曾完全控制國會，卻仍佔得多數席位——三百十五席，保守黨佔二百九十八席。因之，工黨繼續執政至一九五一年十月。

當時工黨政府每況愈下的原因是：由於第二次大戰中的損失尚未恢復，又加上了進行冷戰的負擔；而本來所計劃的社會福利事業，亦未能舉辦，令到一般為理想而擁護工黨的選民，覺得非常失望。另一方面，英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間，曾宣佈英鎊貶值，使每一個能夠兌換將近五元美金的英鎊，貶後僅值三元美金；結果是以美金計算的英國貨物價格，無形中跌了五分之二，而以英鎊計算的別國貨物，則無形中高漲了。這一來，英國出口貨雖已暢銷，卻減少了入口貨的數量；同時也助長了英國通貨膨脹的趨勢。韓戰爆發之後，英國追隨美國重行武裝，軍備需要的原料，都向外國購買，但由於全球均因戰爭而競購原料的結果，令到價格猛漲，英國便不得不忍痛地付出由英鎊貶值後，辛苦得來的外滙；而由外滙買來的原料，既要製造軍備，就不能用來製造出口貨了，於是嚴重地影響了外滙。

到了一九五一年，由於工黨政府的加緊武裝，以致通貨更膨脹，物價日益高漲，生活水準受到強烈打擊！故於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舉行全國投票結果，保守黨大勝。該黨前領袖邱吉爾復任首相，其後改由艾登、麥美倫及何謨等先後分別組閣，在但十三年的保守黨政府中，固然也有許多不如人意，但在一九五五——五九年間的兩屆普選中，該黨均先後獲勝，而繼續執政。

至一九六四年十月的一次普選中，保守黨的失敗也有如下因素：

㈠是在一九六三年間，英國曾發生一宗十分不利於保守黨的「卜洛佛穆醜聞案」，令到該黨的聲譽低落而迫使前首相麥美倫黯然下台！

㈡是何謨曾以外相身份繼麥氏後出任首相，不獨對於黨內各級領袖未能獲致充分的信心；加上許多不利於保守黨的國際形勢——尤以法國總統戴高樂堅決拒絕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為最著。

㈢是國內經濟一直沒有好轉，在成為工黨攻擊的弱點。

當時工黨除了攻擊保守黨上述弱點外，並曾標榜其傳統的社會主義——對經濟方面進行改革，首先考慮使英國鋼鐵工業國有化的行動，儘速修正一九六〇年以來的勞工糾紛條例，以保障工會；且迅速採取行動以穩定英鎊地位。對於收回市區土地，減低地產投資利息，及物業轉移的費用等等諾言，則表示逐步實施。這就是工黨於一九六四年十月普選中獲勝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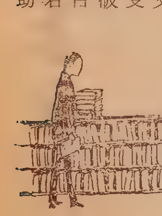
但是工黨當時所標榜及其着重的經濟政策，卻恰好成為威爾遜政府一個最大的考驗，「泰晤士報」立即提出警告：「如果威爾遜政府對於鋼鐵國營操之過急的話，則威氏將會迅速垮台！須知前任工黨首相艾德禮政府之所不能放膽去舉辦本來計劃中的鋼鐵工業國有化，為的就是受了國會的牽制。依照英國法律：每五年改選一次，然而，國會隨時可以對政府投不信任票，政府就得要辭職或解散國會，重行改選。」實際上，當時的工黨在國會中比保守黨僅多了四席，所以，每次舉行會議時，對於幾名正在患病的工黨議員，也曾用擔架抬着他們去出席。

威爾遜政府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組織成立後，即致力於改革英國經濟，為了對付英國貿易的不平衡，和減少三億一千〇八十萬鎊貿易差額起見，會宣佈其改善英國經濟的「八點計劃」，包括對一切工業輸入品予以暫課百分之十五的稅率，而除出口商的一些間接稅，改善工人工資及發展各地區就業情形等等。這一措施，不特一度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對，也是英國戰後以來所僅見的情形，為一般與英國向來密切貿易的國家始料所不及的。

結果造成了歐洲各地對英鎊失去信心，從而大事拋售，使英鎊陷於空前的低價；為欲英鎊在名義上不貶值的辦法是提高銀行利率。但在數月之間，英國向外購買者已負債佔達二十億美元，而其輸出則毫無進展，以致英國發生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給予在野的保守黨和自由黨以最大攻擊的藉口，並且成為一九六六年三月改選的爭端主題。

工黨當時仍以標榜社會主義為博取數以萬計的勞工階級，故在那次改選中，工黨仍能領先而繼續執政。可是改選後一個多月，擁有六萬二千五百餘人的英國海員工會，則於同年五月十四日宣佈集體大罷工！由於該工會表示罷工至少持續三個月的時間，因而令到全國各城市的零售商瘋狂地搶購物品，造成物價陡漲，而股票市場和工業指數則一致低跌，比一九一一年英國首次海員罷工的情形更為嚴重！而成為英國六十年來最惡劣的一次。

至一九六七年八月，英國的碼頭工人、汽車公司工人、鐵路工人、海外航空公司機員及建築公司等，相繼分別進行罷工的結果，使到前工黨政府為之困擾不已！尤其疲弱的英國經濟更受劇烈打擊。以是，威爾遜於同年十一月中旬，不得不宣佈英鎊貶值百分之十四·三，並宣佈龐大的國際信用貸欵，國內限制新的節約措施，以期挽救其病態經濟。此後雖一度發揮了刺激英貨輸出的效果，藉以消除收支的逆差；然其人民生活則受了很大的影響。今又出現破壞性的經濟危機，選民是否信任保守黨，也成問題，若能獲得中間派的自由黨幫助，則可壓倒工黨而獲勝。



我看美加

【26】

萬人傑

環遊曼赫頓

紐約有一個乘船環遊曼赫頓島一週的觀光機構叫做Circle Line，花三小時時間，差不多可以看到紐約的心臟曼赫頓島的全貌，收費便宜，參加的人很多。

從赫遜河出發，經過東河、哈林河，再回到赫遜河出發點，所能看到的紐約名勝有洛克斐勒中心、自由神像、楊奇壘球場、聯合國大廈、帝國大廈、海軍船塢、哈林黑人區等，雖只打從岸邊經過，但可從這些地方看到曼赫頓的輪廓。

曼赫頓的特色是高樓大廈密密麻麻的，四五十層的大樓，觸目皆是。這些建築物佔地都很廣濶，作爲香港新發展象徵的康樂大廈、富麗華酒店，搬到曼赫頓就不會受到人們注意。

目前紐約最高的樓宇是世界貿易中心，它由兩幢方形大厦組成，其一較矮。據說是日本人設計的，除了高，沒有什麼特別，也不覺得美觀，是平凡的設計而已。美國人認爲大廈的設計應有「個性」，尤其注重「創作」，在這兩方面，世界貿易中心都不見得有何突出處。

地皮很多，興建這些傲視世界的摩天大廈，恐怕是顯示這大城市的雄偉，以及一些財團作爲他們信譽的保證大於實際需要。

香港地狹人多，多年來建築物已是盡量向高空發展，看來有一天會像紐約曼赫頓一樣，人們走在不見陽光的馬路上，給兩旁的建築物遮得不見天日。

觀光船甲板上排了椅子，供遊客憩坐，沿途有人播音講述每一名勝，老萬雖有一雙耳朵，卻是個聾子，導遊小姐說的，我只能聽懂兩三成。不過，對紐約這大城市，從書本上、電影上已有相當認識，因此只聽懂兩三成，已明白她所指的是什麼地方。

紐約的建築物和跨海大橋，工程都十分偉大，這些行車大橋使曼赫頓的交通四通八達。除了大橋，也有海底隧道通往新澤西，老萬曾多次經過林肯隧道，長度和香港海底隧道差不多，但設計不及香港的好，因爲那已是幾十年前的老東西。汽車通過，收費一元，算起港幣，正和香港相同，不過，他們汽車多，而且已收了幾十年錢，這條隧道，已賺回本錢有多了。

從海上看自由神像是美麗而壯

的人認爲從自由神像望出來沒什麼好看，這可想像得到的，這筆遊覽費大可以省下來。

花三個鐘頭時間，觀光了這麼多地方，老萬認爲値得的。

聯合國窮相畢露

到紐約的遊客，聯合國大廈是必遊之地。由上午九點至下午四點半，聯合國大廈開放，任何人都可自由參觀，不過，不能自己到處闖，須由聯合國導遊員帶領；要他們帶領，便得繳付入場費美金兩皮。這年代聯合國正在鬧窮，收費兩皮，一天到晚，遊人不絕，對聯合國經費大有幫助。

和美國其他「旅遊勝地」一樣，聯合國大廈商業性很強，大廈地牢全是賣紀念品、飲品、小吃的攤子，還有郵政局，專售聯合國紀念郵票，遊客多，這裏的攤子其門如市。除了會員國繳交會費外，相信遊客們的貢獻，也是聯合國大宗收入之一。華爾海他們拿到的高薪便有着了。

在聯合國大廈地牢中，會覺得聯合國是一家售賣雜貨的商店，想不到它是個「國際機構」。聯合國

而使這國際機構充份地染上資本主義色彩，什麼都講銀紙。本來，這樣一個國際組織，而且是和平性質的機構，應該讓全世界的人免費參觀，收費是玷辱了這「偉大組織」，可惜有些會員國拖欠會費，弄到聯合國窮相畢露，不得不借助這些參觀費來浥注，這國際機構未免太可悲！

聯合國大廈好似香港大會堂，有高層與低層，（據說大會堂是模仿聯合國大廈的，不過，大巫與小巫，相差太遠。）老萬感到興趣的本是那玻璃型的高層建築物，可是花了兩塊錢美金，卻沒機會登上要參觀的地方。原來高層建築物是辦公廳，謝絕參觀；導遊小姐只帶我們參觀了梅花形的六個會議廳（當中和五瓣），中間是大會的會議廳，其他五個是安全理事會、托管委員會、秘書處、國際法庭、經濟社會理事會。

六個會議廳其實大同小異，在新聞片中已見慣見熟，雖親臨其地，並無新鮮感覺。不過，在聯大會議廳中，老萬卻不由幻想起赫魯曉夫曾經在講台上脫下皮鞋，用勁地敲擊；也想到當日小國在會議中擊敗超大的美國，通過中共進入聯合國時喧鬧叫嚷，摟着在那裏跳舞的情景。本來是莊嚴肅穆的會議場地，卻一而再的上演滑稽戲，實在使人慨嘆！

二十多年來，在這會議廳中談過多少問題，引起過多少爭端？可

芳芳導遊唐人街

聖誕前夕在螢光幕上看到蕭芳芳導遊紐約唐人街，芳芳在美國大學裏念傳理系，又是從小從事電影工作，由她來拍唐人街紀錄片，應當是最適宜人選。以一位大學生程度來看，這部導遊紀錄片該是很不錯；不過在觀眾的要求來說，卻絕對不能滿足。香港觀眾除了遊唐人街，看看當地風光外，更關心的是紐約唐人街中國人的生活。

蕭芳芳編導的紀錄片，畫面上我們不但看不到紐約唐人街的面貌，且是多見鬼佬，少見唐人。留美胞僑過的是什麼生活，紀錄片並未着重介紹。老萬在紐約雖只逗留了一週，走馬看花，但接觸了一些久居紐約的朋友後，對此地華僑生活及他們的心情，都很了解。蕭芳芳在那裏念了幾年書，卻比老萬所知還要膚淺，可能因爲她在美期間，獃在學校時間多，到唐人街機會少，所以沒能摸到問題核心。她這部紀錄片大概是拍給鬼佬看，不是拍給中國人看的。

老萬覺得整部紀錄片最精彩的部分，是那位金山阿伯講述的舊事，所記百數十年前美國華僑的老照片，頗有歷史價值；那位金山阿伯的話，也語重心長。此外，番鬼佬講中國話，番鬼佬學中國功夫等，題材不錯，可惜鏡頭冗長，且重複又重複，如果省下來，多拍些街頭風光，會更受歡迎。

雖然，整個中國城最繁盛的中國城？什麼去處都不介紹，單獨給觀眾看看廟宇如何搵鬼佬笨（其實是鬼佬搵番鬼佬笨）。雖然題材還不錯，但必須強調外國人對中國人的誤解。今天在美國的中國人，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即使有宗教信仰，也不會如鬼佬相像的那麼迷信。

還有一點，老萬認爲蕭芳芳的旁白很有問題。她說：自從尼克遜訪問過「中國」後，美國人對中國的事物都引起興趣，掀起「中國熱」，中國人的地位也提高了。在美國的中國僑胞地位眞是提高了嗎？我想，只有眞正生活在唐人街的中國人才知道，蕭芳芳在她的學校裏或者沒有受到歧視；但在美國社會，中國人實際是受歧視的。美國法律是一視同仁，但許多美國人行得通的事情，中國人卻行不通，這是因爲美國人對中國人歧視，並非美國法律歧視中國人。

再說，今日在美國的中國人，遠不及過去受人尊重，因爲中國城罪案近年來非常嚴重，販毒、殺人、打刼、層出不窮，都足以改變美國人的觀感。

華爾街金魚缸

香港曾有一個時期「全民炒股」，股票的暴利，使四百萬人如中瘋魔，稍有積蓄的人，都把資金投入股市，連女傭也成暴發戶，每天到中環孵金魚缸的人，多到連樓房也發生危險，要勞動消防先生出動，加以封鎖，不許「閒人」進入，使許多「股迷」生蝦咁跳。這瘋狂

今天，外國投機家在香港刮掉香港人辛苦積蓄得來的三十億以上資金，又到其他可發財的地方去活動；香港本地的「財團」，要在股市中撈回一筆，彌補他們的「損失」；一部分曾獲巨利的，帶了資金到溫哥華、三藩市炒地皮去了，因此，今天香港股市一跌再跌之餘，已低殘到抬不起頭來，人們對「金魚缸」再沒有興趣了。

未到紐約已聽人說，華爾街是世界經濟中心，不但掌握整個美國的經濟命脈，更足以影響整個世界。因此老萬到遊紐約，參觀華爾街已爲預定節目之一。

華爾街證券交易所是一幢巨大建築物，除了市場買賣部分外，可以自由參觀。金魚缸上面，不單只隔着玻璃牆可看到下面市場一切活動，且設有許多活動攤子，遊客可從這些設備中得到投資股票的知識，要想知道什麼資料，只要一按鈕，便得到答案。

這裏還有許多機器教人投資股票，如何計算，如何買賣，都有詳細指導，一看便明。不過，在華爾街金魚缸裏，不如香港那麼熱鬧，沒有人瘋狂孵金魚缸，大多數是觀光性質；也有一部分是學生，他們爲了要得到股票買賣知識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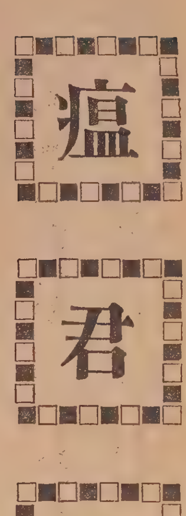
華爾街金魚缸規模和香港當然「有得比」，不能比的不是金魚缸的大小，而是華爾街的金魚缸有現代化設備，不是寫黑板，抹抹吓，全部用電傳，股價的變動，打在一條紙條上，反映到市場四週。在市況當然也緊張。全世界股市都有操縱現象，不過，華爾街的股票市場要有效的操縱相信不是容易辦到的事，資金過於龐大，也許不是個人或單獨一個財團可以左右，更不會像香港股票市場那樣給外來人席捲而去，它只可能把外來資金吞掉。

雖然，不少美國人曾在這大金魚缸中盡喪所有，以至跳樓自殺。華爾街股市的一起一跌，有時和香港一樣瘋狂。不過，從這金魚缸所見到的美國股票市場，似乎比香港「正常」一點。老萬對這方面知識不多，也沒興趣深入研究，參觀目的，無非見識見識而已。

醉貓街

紐約的保華利街Bowery是一條醉貓街，一到入夜時分，這條街到處是醉酒鬼，人們在夜後便不大敢打從這條街經過，即使坐車，也有麻煩。

老萬和星島日報美西版主任蘇國坤兄吃完晚飯，坐他的車子回酒店，從醉貓街經過，每到一個交通燈路口，就有三五個醉態可掬的漢子站在馬路當中，車子不能迎面撞去，只好停下來，他們就伸手要錢。怕事的人只好給他，好使他讓路；但久居紐約的人曉得給不勝給，每個馬路口都如此，走完一條保華利街，豈不要付出一兩塊錢買路費？因此蘇國坤兄把玻璃攪起，亮了綠燈後，就用慢速度向前駛，那漢子不能與汽車關碰，最後只好讓開，任由我們通過。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狄米諾夫到棗園不需通報，警衛員從不敢攔阻，只能跟着狄米諾夫一道進去，等到狄米諾夫在客廳坐下，再進去向毛澤東報告，有時警衛員遠遠看見狄米諾夫來了，就趕快進去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就帶着江青在門首等候。這次狄米諾夫來到，毛澤東又同江青在棗園門首等候，兩人見面握手，江青也伸出玉手與狄米諾夫握了一下，然後一道走進客廳，警衛員送上兩杯白蘭地。

毛澤東舉起杯子讓一讓，說道：「老狄，這是最近有人從延安帶來的法國百年白蘭地，我不捨得獨享，等你來共嘗，你試試。」

狄米諾夫酒杯尙未到口，已聞到撲鼻清香，呷了一口，嘖嘖稱讚，說道：「眞是好酒，我在莫斯科從未喝過。」

毛澤東說道：「你在莫斯科大概都是喝伏特加了。」

狄米諾夫笑笑：「伏特加太烈，沒有白蘭地味道醇厚，所以世界名酒，我就是愛喝白蘭地。」

毛澤東說道：「這眞是英雄所見略同，我也最喜歡喝白蘭地，中國這麼多的名酒，沒有一種酒能趕得上白蘭地。來！老狄，杯這一乾。」兩人當時對乾了一大杯白蘭地，警衛員馬上又斟上。

江青眼看這樣下去不得了，當時說道：「你們喝酒等到吃飯時再喝吧！現在先談談正經事，不要等回來都喝醉了，誤了正事。」

狄米諾夫放下酒杯，笑道：「原來主席找我不是來喝酒的，還有正經事談。」

毛澤東說道：「一半一半吧！酒也喝，問題也談。」

狄米諾夫說道：「主席，咱們還是先談問題吧！喝酒可以留到後來慢慢地喝。」

毛澤東說道：「可以，喝乾這一杯，暫時停止。」兩人又對乾了一杯白蘭地。

狄米諾夫問道：「主席同我談什麼正經事。」

毛澤東說道：「在未談正事之前，我想請教你幾點，你看這次大戰勝敗誰屬。」

狄米諾夫笑道：「主席這不是多此一問嗎？軸心國必敗，全世界無人懷疑，問題只是他們還能支持多久。」

毛澤東點頭道：「不錯，你的看法與我相同，再說第二點，一旦日本戰敗投降，我們同國民黨之間誰佔優勢。」

狄米諾夫看看毛澤東，說道：「主席自己應該比我明白，日本一投降，你們絕非國民黨的對手，因爲國民黨有合法的政府，有全民愛戴的領袖，有廣大的地盤，雄厚的兵力，皆非你們可比。」

毛澤東大笑道：「老狄，你眞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毫無保留都說出來，但是，你還少說了一項，國民黨有美國大量的援助，我們沒會。」

狄米諾夫聽毛澤東講到援助問題，明白了今天請喝酒原因了。當時繃起臉說道：「這個問題，主席不能怪史大林大元帥，因爲蘇聯只承認國民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援助中國的物資，要通過國民政府，若是直接給你們，要引起國民政府抗議，破壞了蘇中邦交。」

毛澤東連忙擺手道：「老狄，你誤會了，我怎麼敢怪史大林大元帥，史大林大元帥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領袖，我們信仰史大林大元帥，就等於秀才們信仰孔子，基督徒信仰耶穌，不容有絲毫懷疑。」

狄米諾夫心裏暗笑，表面上卻一本正經的點頭，等到毛澤東說完了，狄米諾夫問道：「主席說的自是正理，不過，剛才主席所提出的問題，用意何在？」

毛澤東陪笑道：「老狄，是這樣的，日本一旦投降，國民黨把抗日的部隊全部用來打我們，我們一定招架不住，這是意料中事，到時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逐步退到蘇中邊境，依托無產階級祖國

蘇聯支持，生存下去。」

狄米諾夫擺手道：「主席千萬千萬不要打這個算盤，眞弄到那一步，國民政府固然要向蘇聯政府抗議，就是美英也會指蘇聯干涉內政，破壞中國領土完整，不是使史大林大元帥爲難。」

毛澤東笑道：「這些我都想到了，現在就是要未雨綢繆，先要設法防止此種局面出現。」

狄米諾夫問道：「怎樣防止。」

毛澤東說道：「目前國民政府在日軍幾次猛烈攻勢下，實力大減，陷於自顧不暇之境，蘇聯正好乘機施以軍事壓力，削弱國民黨的地位。」

狄米諾夫皺眉道：「主席說明白些，我不十分懂。」

毛澤東說道：「現在就從新疆說起吧！新疆自從盛世才叛變投向國民黨，蘇聯紅軍撤離哈密，蔣先生派了最親信老朋友吳忠信去新疆任省主席，新疆完全歸入國民黨掌握，這種形勢對蘇聯很是不利。」

狄米諾夫說道：「這只是暫時現象，一旦二次大戰結束，紅軍還要開駐哈密，因爲我們有盛世才簽署的密約作爲根據。」

毛澤東擺手道：「狄米諾夫同志，眞到了那一步，可就來不及了，首先在法理上我們站不住脚，史大林大元帥同盛世才簽的密約，必須盛世才在新疆始有效，盛世才已投向國民黨，這張密約還有什麼用處。」

狄米諾夫冷笑道：「密約上有盛世才簽字，還怕他賴。」

毛澤東笑道：「老狄，你未向深一層想，盛世才只是一個疆吏，有什麼資格與外國簽約，如果盛世才簽約有效，我現在可以簽約把蘇中兩國合併，不是更省事。」

狄米諾夫當時怔住，只是瞪起眼睛看毛澤東。

毛澤東燃起一支三砲台，悠閒噴個烟圈，說道：「老狄，你再想一想，眞是撕破了臉，國民政府可以根據盛世才的口供向聯合國告蘇聯侵略，到那時莫洛托夫同志一定在聯合國搖頭夾擺手否認有這回事，指密約是盛世才僞造誣衊偉大的蘇聯。」

狄米諾夫覺得毛澤東說的倒是實情，但仍然不服氣，說道：「勝利之後，我們國力已復，可以不理一切，派兵入新疆。」

毛澤東搖頭道：「到那時就來不及了。」

狄米諾夫問道：「爲什麼？」

毛澤東說道：「你不了解蔣先生個性，他是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國家土地，決不肯以尺寸與人，中日戰爭之所以起，就因爲他不肯承認滿洲國，信誓旦旦要收復失地，不但滿洲，包括五十年前割與日本的台灣、澎湖。到今天看，他的願望一定達到了，試問到勝利後，他收復了滿洲、台灣、澎湖，會不會讓我們佔有新疆。」

狄米諾夫問道：「他會對我們怎麼樣？」

毛澤東一口氣把半截紙烟抽完，將烟蒂丟進痰盂，斷然說道：「再打七年。」

狄米諾夫愕然道：「會有這樣的事。」

毛澤東拍拍脖頸說道：「如果沒有這樣的事，殺我的頭。」

狄米諾夫大笑道：「國民政府憑什麼同我們打七年。」

毛澤東說道：「憑蔣先生的威望，五億人民的支持，美英各國的聲援。」

狄米諾夫當時啞然。

毛澤東說道：「老狄，我同蔣先生交手二十年，對他的個性深切了解，他認定的目標絕不可能改變，你把他二十年來所發表的演說，同今天實際情況對照一下，可以看出沒有一句不兌現的。」

狄米諾夫抽了半支烟，笑着問道：「主席，依你說應該怎麼辦！」

毛澤東道：「依我說，應當乘此時機動手，國民黨軍隊在三次長沙大戰之後，又打了一次常德大戰，日軍又準備發動四攻長沙，絕無力量顧及新疆，我們如果乘此時機向新疆下手，國民黨是無力還擊的。」

狄米諾夫笑道：「主席同志，你剛才不是說國民政府會向聯合國告我們嗎？」

毛澤東說道：「那是將來的事了，目前聯合國還是紙上計劃，再說美國希望蘇聯出兵夾擊日本，也決不願完全站在國民黨一邊與蘇聯決裂。」

狄米諾夫想想毛澤東的話確有道理，又追問道：「主席剛才還說蔣主席決不讓外國佔領中國土地，如果我們佔了新疆，遲早總是一個麻煩。」

毛澤東說道：「事實當然是如此，但如果我軍奄有了黃河以北，國民政府對付十八集團軍還來不及，有什麼辦法再同蘇聯爭新疆。」

狄米諾夫到了此時完全明白了毛澤東的用意，笑着問道：「主席本意是要蘇聯出兵新疆支持十八集團軍。」

毛澤東點頭道：「從我這方面看，情況確實是如此，但是，這也並非是單方面爲了中共，而是爲整個世界革命着想。如果中國由共產黨統治，就算只有一半吧！蘇美之間力量就完全平衡，若是中國全由國民黨統治，以中美英法四國之力對蘇聯，蘇聯勢必居於劣勢。」

狄米諾夫說道：「這個問題我可沒有權力答覆，但是，我可以把主席意思轉達史大林大元帥。」

毛澤東笑道：「老狄，只要你肯出力，史大林大元帥一定會接納，到時我要好好請你喝一杯。」

狄米諾夫沉吟一下，問道：「主席，如果蘇聯給你全力支持，你有幾分把握。」

毛澤東說道：「要我推翻國民政府，完全統治中國，在現在說，我連一分把握都沒有。但是，我有本領製造混亂，我們偉大的導師列寧說過，混亂是革命的資本，只有分裂混亂的中國，始對蘇聯有利，我所能報效蘇聯及史大林大元帥者在此。」

狄米諾夫說道：「好吧！我回一趟莫斯科，當面向史大林大元帥報告。」

老牌影后胡蝶於數年前由香港返台北定居時，鄭重對外闢謠說：她和四十年前在北方叱咤風雲的張「少帥」絕對沒有絲毫的關係；她和張學良將軍從來沒有見過面，現在大家都老了，她倒想見見這位風雲人物。胡蝶女士否定當年馬君武那首流傳海內外詠時詩的正確性，因爲那首有名的詩，曾寫着「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又寫着「瀋陽已陷休回顧，猶抱阿嬌舞幾回。」把她和張「少帥」扯在一起，使她含冤莫白四十年，使人誤解東三省的淪陷日人之手，她也要分擔一部份間接的責任。

胡蝶女士說：當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她從上海出發，打算到北平去拍「啼笑姻緣」的外景，在她剛到天津時，因從瀋陽撤退來平津的軍事繁忙，從天津到北平的火車已不通行，她沒有到北平就回了上海，自然不能和張「少帥」在北平見面。她本人根本未去北平，又怎會發生和張「少帥」共舞的事呢！

張少帥不理內田康哉

談到九一八事變，以及以後所引起的種種不幸事件，不但胡蝶女士含冤莫白四十年，就是張學良將軍，又何嘗不是含冤莫白四十年呢？胡蝶女士她生平從未見過張「少帥」，不啻對張學良的含冤，作了一個直接性的湔雪。

以當時的情形來說，日本的擴張主義，遲早總有發動的一天。但九一八事變，則並非不可加以預先防止的。然而這並不是張學良個人的責任。

當時的日本政府，自從民政黨的濱口組閣以後，幣原外相對於中國——特別是東北問題——主張經由外交途徑，作合理的交涉。

日本的政黨政治，向以抑制軍部爲原則，濱口的前任田中義一雖號稱「政友會內閣」，但田中本人既係軍人出身，又向以積極政策作爲標榜，自不免與軍部發生合流現象。濱口上台以後，鑒於田中失敗的覆轍，自不願再橫生枝節。

濱口的對「滿」政策，所標榜的是循外交途徑以解決懸案，與軍部的製造對外事件，以提高軍人

「九一八」時張學

濱口既死，若槻禮次郎繼起組閣，一切因襲濱口的政策，首先更動在東北的重要人事，由老外交家內田康哉（日俄戰時任駐華公使）出任滿鐵總裁，由久任張作霖顧問的本莊繁中將（時任駐北京武官）任關東軍司令官。若槻內閣的用意，是打算藉人事關係，以溝通與張學良的意見。

內田和本莊於民國二十年七、八月間先後抵任，當然和東北當局有照例的公文往還。內田康哉還特電滿鐵駐北平的石本理事，請他面謁張學良將軍（張時駐節北平），邀請張早日與他會面，如張一時不能回奉，他本人當赴平與張面商一切。

不料石本接二連三的到北平順承王府去謁張，都沒有獲得晤面的機會，最後輾轉得到答覆是：「預定雙十節國慶前後出關，屆時當再奉約。」內田接到這個回答，非常失望，但因事機緊迫，乃又以到任訪問的名義，歷訪奉天（遼寧）、吉林、哈爾濱，分別與張景惠、臧式毅等作重要的意見交換。

臧式毅感到事態嚴重

內田康哉首先會到的是遼寧省主席臧式毅，臧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雖屬軍人，但人甚老練。他與楊宇霆同學，而且關係很深。

張老將虎踞北平的時候，臧在遼寧留守，皇姑屯事變發生，臧因應付得宜，未使事態擴大，逐爲各方所稱譽。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前，臧正任遼寧省代理主席職，省主席則由張學良以東北邊防長官名義兼任。內田會見臧氏後，因臧精通日語，二人乃得促膝密談，不需要藉重繙譯。內田當時就會解決東北懸案問題，及日本國內的空氣，軍人躍躍欲試，和若槻內閣極力壓抑的種種實況，對臧作了一次詳盡的說明。進而表示他和本莊繁來東北任職，是爲了積極打開和平交涉的途徑，希望臧氏將此中危急情況，

面均可，即或張因事忙不克見面，請其指定負責大員，代爲折衝，亦無不可。

臧感到事態的嚴重，曾與內田會談後，寫了一封非常詳細的親筆信，詳陳他和內田談話的經過，請張指示確實辦法，並派張氏親信（時任警務處處長）黃顯聲，親身赴平面呈此信，守候回話。

黃到北平見了張氏後，不料張把這件事看得非常輕鬆，口頭指示黃說：

「日本鬼計多端，不可輕信，奉九（臧式毅別號）一切應處以鎮靜，候本人回奉再作商量。」

張景惠親往北平一行

內田康哉見過臧式毅後，由於吉林主席張作相因父親病重回了錦州原籍，黑龍江主席萬福麟在北平陪伴張少帥未返，遂逕往哈爾濱訪問東北元老「東省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

景惠與張老將是微時的弟兄，張作霖早年打爛仗時，他在那時開一間豆腐店，環境比較好一些，這一班草莽小英雄，便常在他家中聚會。

張景惠爲人固然算不得了不起的人物，但他老於世故，人情非常通達，由第一次直奉大戰後，他即擺脫軍旅生活，改任行政首長。

他歷任北京政府的陸軍總長、實業總長，皇姑屯事變發生後，他才改任爲東省特區行政長官。在東北老輩中，他與張學良的關係，相當不錯，張亦待以長輩之禮。

內田見到他，又詳詳細細的和他談了幾個鐘頭，他們兩人不但年紀相當，資望相等，而且又有過數面之雅，所以彼此更覺得意氣相投，距離較近。

張曾經滄海，閱歷較深，他知道國家沒有準備，不宜對外作戰。他毅然決定的對內田表示，他要親往北平，面見張學良說明一切，要求內田一切等他的回答，再作處置。

張景惠入關之前，路過瀋陽見到了臧式毅，此時黃顯聲在北平尚未返瀋覆命。張和臧把東北情況作了一番檢討，彼此都感到當時的東北，有風雨欲來之勢，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張景惠故都之行上面。

很高興。

張景惠因為少帥在養病期中，不好意思和他多說他不愛聽的麻煩事。這樣消耗了大半天，才把內田到哈爾濱訪問他，和他談的一切話，對張學良作了一個報告，最後還把臧式毅託他轉達的話，也對張學良作了一個敍述。最後才表示他個人的意見說：「大元帥新喪三年，尚未卜葬，前年又經過中俄事變，大傷元氣。在此種情況下，惟有好好的敷衍強鄰，不使再生枝節，埋頭苦幹相當時日，再徐圖恢復。內田所提之話，似乎不算太苛，我們應該抓住機會，設法轉圜，只要和平交涉，儘有充裕時間，從長計議，希望副司令不要拒人太甚。」

張景惠雖不善詞令，但這篇話，則說得有條有理，不失為金玉良言。

張學良答覆他說：「四大爺（學良對張景惠的稱呼）說的很對，請你讓我仔細的考慮一下，請四大爺在北平小住幾天，再作決定。」

張敍五（張景惠別號）認為，這麼大的事，決非三言兩語所可解決，對於張學良所說考慮一下子的話，倒也認為非常的滿意。

張景惠在北平一連住了半個多月，他每次到協和醫院裏去看張學良，侍衛人員不是說：「副司令不自在。」就是說：「副司令剛吃藥。」再不然就說：「副司令睡着了。」一類的話，使他不得要領。侍衛人員領着張景惠經過張學良臥室的露台，他也的確看到張學良躺在床上熟睡的樣子，使他覺得咫尺天涯，叩閽無路。

恰巧這個時候，張輔忱（張作相別號）的父親在錦州病故，張景惠與張作相為少年貧賤之交，老來情誼彌篤，他聽到了這個消息，不能不親往弔唁。遂急急的到了醫院，向張學良請謁辭行。

他見到張學良時，張擁衾養病，精神至感不濟，無精打彩的告訴張景惠說：「四大爺，真對不住，你老到輔帥那裏弔喪，請代我致意。關於東北的事，等我病好了馬上便回來，和四大爺、輔帥以及奉九等好好的商量。四大爺，請你多多保重。」

十六個字的油印電令

做什麼？

東北舊侶

。當時張學良正在戲園陪香港何東爵士看程硯秋唱戲，因為張學良原邀何東爵士投資東北邊業銀行，請其北上商談，何爵士公子何世禮將軍時任少校參謀，隨侍在側，目睹有人來報告，張學良起身向何東爵士致歉，匆匆離去，當時尚不知何事，散場後始知瀋陽發生事件。可見馬君武詩中所說張學良正在北平與胡蝶女士通宵跳舞之說，完全是莫須有之事。胡蝶在台的闢謠，完全根據的是事實。

原來，在九月初旬，南滿附屬地一帶空氣特別緊張，東北邊防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曾打電報向張學良請示辦法，張的回電是極其簡單十六個字：

「沉着應付，毋使擴大，敵果挑釁，退避為上。」

這位代拆代行的參謀長，接到電報後，也非常輕鬆的油印發送給各有關部隊，一體遵照。

筆者那時是任興安地區屯墾軍參謀長，駐防地在葛根廟，就曾接奉到這件油印的命令。

當時日本的特務機關，向來對各官署的字紙簍，不惜出高價收買，這張油印的電令，遂很輕易到了日本特務人員手裏。

張副司令的消極應變方式，到了日本人手裏，自然增長了他們變亂的勇氣。有人說日本軍人敢於毫無忌憚動手，對於這一紙電令的外洩，關係至鉅，看來並非無的放矢。

「九一八」事變時，日本軍人唯一的藉口，只是說南滿鐵路的柳條溝附近被我軍炸毀，日本鐵道警備部隊，不得不出於自衛，他們並未拿其他的外交問題，作為口實。至於柳條溝附近的鐵道，是怎樣炸毀的？以及由何人炸毀的？始終是一個未曾得到解答的謎。

但駐瀋陽附近的日軍，由於事前得到了我方退

大營駐軍王以哲部進襲。

王部因恪守主帥的退讓命令，始而堅壁自守，連槍都沒放，繼而日軍愈迫愈近，這才突圍而出，向東山嘴子一帶退卻。九月十九日午刻，日軍即正式宣佈，完全佔領了北大營。

張副司令不能聽電話

在日軍進攻北大營的同時，另外的日軍一部，也同時對瀋陽城廂進攻。

中國方面得悉，馬上關閉城門，和用電話向日本總領事館加以質問，但林久治郎本人也不得要領，自然是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日軍攻城開始，守軍以事前得到命令，除嚴加守備外，自不敢頑強抵抗。十九日清晨，日軍遂進入城內，瀋陽名城從此便輕易的宣告陷落敵手，王以哲部也輾轉開入了關內。

參謀長榮臻，十八日便在省署商討對策，同時並用加急電報向北平請示，一直的候至深夜十二時，尚未接到北平回話。臧式毅乃親叫北平電話，等了很久，才轉來張副司令的回答：

「請榮參謀長和臧主席商量應付。」

臧要求與張直接講話，對方回答是：「副司令連夜開會，開會後病又發了，一切請主席和榮參謀長斟酌辦理。」

臧聽到這個回答，直氣得悲憤填膺，馬上簡單的回答對方說：

「日軍馬上就要進城了，瀋陽完了，請副司令珍重罷！」

由於張學良一味規避，東北舊人對張心存怨恨！也因此而以訛傳訛，道聽途說，羣指張學良生病是假，在北平沉迷酒色，不理東北危局是真，引出了馬君武的詠時詩。

在瀋陽被佔的同時，駐長春多門師團的長谷旅團，也開始採取行動，只在南嶺附近遇到輕微的抵抗，便順利的佔領了長春全市。

公認為是九一八事變的主角土肥原，此時亦由東京返回任所，並受軍部命令，以特務機關長名義出面主持瀋陽市政。

陳公博逃亡日本目覩記（三）

任思

陳公博說無政治野心

關於這一段經過，那個負責送陳公博一行到機場的小笠原中佐（現仍生存，居東京新宿，失業）回憶說：「八月二十四日晚深夜，我親到陳公博公館，告訴他出發就在明天一早，請即準備一切，翌日凌晨當來迎接；我也告訴他，一切均係今井副參謀長吩咐。

「第二天一早我去迎接時，陳等已在廳中等候，面露焦急之色，只聽他對旁邊的幾個人說：『我們現在要到日本去，老實說，我很不願去，因為我也沒有什麼野心，不過事到如今，也沒有辦法可想了。』我在旁邊催促，說：『主席，請登車！』

「我記起當時與陳公博一同起行的，有他的夫人李勵莊、行政院秘書長周隆庠、實業部長陳君慧、前任宣傳部長而當時任安徽省長的林柏生、主計長何炳賢、主席秘書莫國康女士等，這些人以前我都見過面，不過從未有機會交談，只是點點頭而已！這時大家更沒有話說了。我最記憶清楚的，是他們所有人，手上都沒帶着稍為像樣的行李，也許他們以為到了日本便可以受到優渥待遇，所以不必帶東西了吧！其實要帶也不帶了。

「我只記得來到機場時，天色尚未放明，而那架由我利用軍方權力調來應用的日本民航機（名目上是中華航空公司），早已停放在跑道上。

「那時南京機場還由日本警隊守衛，我們來到機場，先到附近一間很小的休息室休憩一下，為的是要等候天色轉亮，視線清楚。

「後來我向機師詢問：『可以了嗎？』他答：『一切正常。』我就叫：「主席一行，請即登機。』

「當他們登機以後，我就站在機旁用很高的聲音，務求在場的人都聽得到也似的向機師命令：『從現在起，此機須直線飛往青島，完了！』

「原來這是今井中將想得週到，他認為替陳公博一行開汽車到機場去的司機是中國人，消息早晚要洩漏出去，所以就欲蓋彌彰，故意叫我大聲命令該機飛向青島，不予人以飛往日本的感覺。

「飛機於是發動引擎，不久，開始離陸，我就跑到休息室去打電話報告今井副參謀長：『報告，該機現已啓飛，一切順利，報告完畢。』那邊回答：『很好，辛苦你了。』於是我就回到總司令部去。」

飛機內祇有一個座位

現在且聽那個護送陳公博一行逃亡的小川中尉的憶述，前一段和小笠原中佐所述差不多，不必贅述，他繼續說：

「這個南京機場除了跑道之外，一片是草原，飛機用力上昇，一忽兒便浮上半空，越過了南京城牆，向右邊繞了一個彎，掠過了作為南京象徵的中華門。

「飛機儘管上昇，卻還談不到心理上的安全，那時我的心境，是不足為外人道的。八月二十五日這天天色晴朗，飛機飛得十分平穩，照理應該很高興，可是當天的我，適得其反，我從機窗外望，暗暗不滿，何以不降雨和刮場大風呢？我又回過頭來看看機艙內部，只見陳公博以次各人，都在默默無言，用眼睛朝着機窗，看來像對那逐漸遠離的中國大陸，有無限感觸。現在且讓我來談談機內的情形。

「這架MC型機並非軍用機，在日本投降後，機身剛改塗銀色，所以並沒有老爺感覺。它最多可載十五人，可能為了增加容量，乘客用的椅子已全部拆去，只在機師旁邊剩下一張，我和小笠原參謀就請陳公博坐在那張僅有的座位上，其餘的人就很對不起，在起飛時請他們握住機艙旁一些可以扶手的地方，起飛後就席地而坐，我也是以同樣姿勢，坐在機艙尾部，以便可以一眼望見各人。

「陳公博是穿了一套灰色西裝，夫人和秘書莫女士都穿中國旗袍，前者作寶藍色，後者因為比較年輕，所穿衣服色澤較鮮明，她們兩人一般說來都是比較矮小，夫人的頭髮顯然因為匆匆就道，未經潤飾，紮成一把，他兩人腳下穿的同是綉花軟底鞋，其他幾個男性都穿全套西服，各人身邊行李無多，差不多可以說是空身出走。

預備了生活費一億元

「飛機已進入揚州上空，這時面臨的問題是：飛到青島去呢？還是直飛日本去？二者必須當機立斷，因為一飛出大海，就要決定方向了。今井副參謀長確然指示過，到了青島體察情勢再續行程也好，不過我想，陳公博等七人，如果在青島降落，就要找地方藏匿，將來再去日本，又要另行打算；再說，在青島究竟要躲多少天？是否百分之一百安全？都是一大疑問。還有就是飛機降落青島，不能長此停放，必須立即離開。照此看來，陳等下一程便不能再有飛機可用，如要到日本去，除非混在遣返日本的日僑隊伍中搭航，但是到了那時，各人的身份如何掩蔽？還有……呵，我倒忘記了，那些逃亡用的金錢又如何處置？

「關於這件事，我可以順筆一提，就是今井少將在南京日本大使館召見我，面諭帶領陳公博等人逃往日本時吩咐過：「他們赴日及留日的生活費，我已準備好，將在此間滙出中儲券一億元（按：中儲券是汪政權所發紙幣），照當時比率，恰為日幣一千八百萬元，如以目前物價為當年的三百倍計，則等於今天的五十四億日元（伸港幣九千萬元或美金一千五百萬元），確是一筆巨款。照我記憶所及，這筆錢並不是軍方支付，而是由日本駐南京大使館滙往日本正金銀行（即今之東京銀行），看情形，陳公博亡命日本，在日本方面看來，是一個外交問題，所以要由外務省處理。他們幾個人有了這筆錢，如果平安無事，老實說，可以在日本過最豪華的生活，一輩子不怕餓死了。

萬人意見

肉彈捧毛肉麻已極 中國鐵釘古已有之

萬人傑先生：

二月十日晚上八時三十分，是「蒙太奇」電視節目，主持人「狄娜」說：現放影外國人到中國攝影農村生活紀錄片段。播影後，她說：此係中國農村生活片，并無政治色彩。但過去中國都冇鐵釘，今日呢，大把鐵釘向外推銷。我地係中國人，值得興奮。

「司馬昭」之心，暴露無遺，吹捧太過份。毛澤東對「狄娜」不但應記首功，更應提升為第四任皇后。

她塗起脂抹了粉，看起來還似二十歲，口齒伶俐，有剩餘統戰價值可利用。

看來她的「兩包米」既洩了氣，抖不上毛伯伯兩肩上。雖想入非非做四任皇后，但現在「中南海」有雌虎掌門人「藍蘋」座鎮，幾難入圍。

我要斥問她：中國過去冇鐵釘，我不知她出生地，現在幾大年紀，她祖母是否紅髮綠眼，對中國如此淺陋無知！

她說過：我地係中國人。她祖父一定是中國人，她祖父一定在中國逝世，大殮時是用中國的鐵釘釘棺材蓋的，何以說中國冇鐵釘？埋沒良知，顛倒是非，誣衊中國歷史文物，忘本忘宗。

本人在大陸三十四歲時，拾過先人太祖父骸骨，棺木都是用鐵釘釘蓋，不過腐爛了。祖屋內外架物的都用鐵釘，不像共產黨在大陸煉鋼時，壓迫人民將鐵釘及棺材釘拿去充公。今日換上錨竹竹釘架雜物。我現年六十歲，知中國鐵釘有二百年歷史，過去中國大小鐵釘一概是民營製造，供給民間使用，不像今日共產黨奴隸主血腥輸出。

最近無綫電視螢光幕上曾影出共黨將中國大陸古物運往美國展覽，內有數把古劍。歷史上有中國浙江省龍泉縣的龍泉寶劍，先人能製造精美寶劍，何況微不足道的鐵釘？可笑她卑鄙愚蠢，嗅了毛澤東的屁也說香的。

我曾讀萬人雜誌三一五期第二十九頁，有關電視藝員，磁性低音，脫彈起家，被毛澤東看中，請她回去「觀光」，受了優待恩寵，穿上艷裝，遊覽地區事前既塗抹脂粉，狐狸尾巴掩不住。屍骨橫江，碧海忠魂，梧桐山下堆白骨，而不顧大陸七億苦難同胞水深火熱，請「狄娜」問問自己的良心，如果她還有良心的話。

讀者李熾光

（七四年二月十五日）

中國大陸風風雨雨 皆因毛生人做死事

萬人傑先生：

茲為發現此處「雪梨晨報」發表老毛批孔及林彪的消息難免生氣。不佞久未寫稿，權且由世事如何演變，獨此老毛不自量，自己國家治不來，強拉到孔聖春秋、禮、樂、詩、書上去。謂聖經阻礙馬列主義，提出批孔使人又好笑、又好氣！好笑的，是證明馬列主義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二十幾年，亂嘈嘈，飴人們譏諷。老毛不肯俯首就教，羞惭成怒，重行蠻幹。此次批孔聖，必然使中國全民族生氣，而掀起怒潮，奮起批毛矣，二十餘年無德行，使哀鴻遍野，國事日非。四屆人代會不敢開，是毛、江害怕有人在大會時，提出多數表決，則毛垮台矣。許多年來，毛未執多數表決法，是有所忌。毛批孔子，我自己雖生氣，但轉想這或可促使毛亡，故勉為寫毛「生人做死事」一文。

雪梨讀者：林哲齋

（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八日）

「生人做死事」

秦始皇苛政亡國，焚書坑儒，禁亂文教，是自斬其後代。今日毛澤東提出頌秦而批孔聖，如同始皇前後一轍。秦皇未死之前，亦舉行過批孔！演證事例，毛死期不遠，導致中國再起一次風雨大亂，正所謂惡人難得善終。

夫謀國者，居安慮危，處治常惕，恐怕危亂也。況毛朝二十餘年來，那有一日安？難得半月治，真所謂綱紀墮地，共黨互相白戕，未為求謀國計民生，找出為人民求生計的途徑。但一路怕人民反抗。暴政散民，東、西、南、北各地遷移，致使不能生聚教訓，家庭里居不定，忘卻親里睦鄰，何能團結？互相猜忌、鬬爭，造成自相毀滅，不俟強寇來攻，中國大陸人民的死亡率，何止千萬。毛政權處處行死路一條，做死事，不欲人民積穀防饑，不喜人民向上求知。智者被勞改，關五七幹校，莘莘學子，國家的未來棟樑，後代的造就者，統被老毛將之下放落鄉，上山，使其良材淹沒，此是對知識份子做死事，毀滅中華民族文化。老毛的思想，未計及賢才能建國。儒者國之寶。怕聽人們說：孔子攝相位三月，而魯國大治，強鄰震驚。中共據大陸二十餘年，民不聊生，禍亂相仍，制藝不興人才枯竭。二十餘年中共那裏出現過出類拔萃的人物？皆因毛老奸詐。害死忠良，生人做死事所得的後果。故毛老羞成怒，決批孔子。然而毛忘記，孔聖是死了。生死不相尤，何能有效果？孔聖有知，當說：子曰，先進於「禮、樂」。禮，為定上，下守法紀，悖禮

則亂矣。樂，爲四時循序之樂，有繼「百工熙哉」之意，廢樂，則四民抑鬱，士庶不安矣。小子其勉爲之，何昧之甚耶？可是毛未必容納。爲今之計，中華兒女，海內外同胞，奮起拔卻一毛。以利天下。（林哲齋）

搬石頭打自己腳
老毛將自食其果

患嚴重心理變態的毛澤東，爲了保衛妖后江青和身後不被鞭屍起見，作最後的困獸權力鬬爭。可是他創造的政治術語「搬石頭打自己腳」卻應用在其身上，可謂妙極。且說第一次授意江青導演的「文革」，結果弄得焦頭爛額，不可收拾，祇好央求軍隊用槍桿子來鎮壓，才暫告平靖，始獲喘息的機會。當時因爲要利用林彪，在九屆黨代中欽定親密戰友林彪爲他的「接班人」，僞酬功勳。那知林彪亦非「吳下阿蒙」之輩，素諗老毛多疑善詐，佯作不二之臣，暗中謀劃篡權的準備。詎料老毛惡貫未盈，命不該絕，僥倖逃出鬼門關，一條爛命，給他延續到了今天。但林彪雖事敗身亡，死後寃魂不散，還有一撮在黨處心積慮，蠢蠢欲動擬爲林復仇。老毛爲了自己作賊心虛，雖見樹影搖動，疑是鬼魂出現，爲謀減低心理上的無形威脅及本身「安全第一」計，一口氣調動了九大軍區的司令員，作爲「調虎離山」，免遭逼宮突襲的厄運。復爲斬草除根，防杜後患再來導演一次「批孔頌秦」運動和反潮流的把戲。其實他的「掩耳盜鈴」手法，凡稍涉獵國際政治動態人仕，早已洞悉「批孔揚秦」，背後無非又是新的權力鬬爭序幕而已。老毛自以爲聰明蓋世，認爲又一次曠古傑作而沾沾竊喜。俗語有云：「趕狗入窮巷必遭反噬」，到那時，很有可能應用了他的政治術語：「搬石頭打自己腳」，毫無疑義。

筆者偶讀快報「中外快訊」田雪先生的「月黑風高北京夜」，那篇文章的大意謂：近幾星期北京入夜後，除了城市民兵手執電筒木棍，三五成群以防壞份子破壞以作巡邏外，市民不敢外出，提早閉戶以策安全。原因是曾被利用完了數以百萬計紅衞兵，當年意氣風發，後來給軍隊驅逐下鄉耕種的城市知識青年，不讓他們返回城市攪風攪雨，這批青年因爲不合志趣和不慣農村捱苦生活，紛紛逃回城市，並且這批青年既難找尋到職業，又無糧票而資生活，爲求生存被迫爲匪作歹，藉偷竊搶刼，大至謀殺，層出不窮，引致北京市民入黑後杜門不出的原因。其次由於去年底各軍區大調動，使軍隊控制農村放鬆了，加上「批孔批林」如火如荼般地向全國各地雷厲風行的展開，使一般下放青年，以爲上次「文革」意氣風發的紅衞兵時代機會又來臨了，如夢如花的政治氣氛中欲再一展身手，不禁躍躍欲試，捱了多年農村勞苦生活，亟想藉此局面返回出生地的城市。而且老毛曾經多次說過：「越亂越好」，不妨奉行老毛的政治哲學「越亂越好」「造反有理」。依照目前情況發展下去，勢倖免上次「文革」覆轍，甚有過之而不爲奇。

去年軍區大調動，意料各軍隊其中不無嫌隙存在。等待時機來臨，一如「山洪暴發」般不難淹滅老毛洞穴，那時暴君妖后死無葬身之地，豈不是又應驗了「搬石頭打自己腳」的政治術語？至於大陸目前治安問題，摸、竊、搶、掠延蔓全國各地，甚至每個角落。筆者契侄女剛從故鄉浙江探親返來香港，在鄉逗留二十餘天，不敢單獨出戶，免遭無妄之災。由此可以證實大陸治安之壞了。現在的戲序幕正在開啓，我們浪跡異鄉的一群，拭目等待上演。自古有云「作法者必自斃」，將來可作老毛與妖后下場的印證。（潘覺非）

毛幫爲什麼要反孔揚秦呢？

袁暘照

毛澤東竊據大陸二十四年，其兇殘暴虐，濫殺無辜，比秦始皇的兇殘，超過了一百倍以上。今天全世界人士都知道毛幫的殘暴甚於秦始皇，而毛澤東當年是否認的。記得在一九六九年秋，東莞石龍中學有一位學生，在毛刋物的畫報上，將毛澤東的「玉照」寫上秦始皇三字，後被根據筆跡認出，這個學生便失踪了，但在今天縱想否認已無可能，不如索性捧起秦始皇，塗脂抹粉，使到無知蠢才及世界姑息份子之類，亦悞認爲眞，同聲附和，認爲秦始皇做得對，毛澤東做得更對，於是忘想臭名外溢，就可以一洗而清。所以毛幫要揚秦，其目的在此。

但反孔就絕無理由，孔子教人以孝悌忠信，仁恕博愛爲宗旨，雖與毛幫有所抵觸，但並無留有指責毛幫的言行。顏子早喪，無自立之著作遺傳後世；曾子作大學是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綱，其目的祇是誨人以做人之道；祇有左傳之九章是爲引述桀紂，「其所今，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語不但可爲毛幫之殷鑑，並無指責之詞，全書十章綜述分析，亦是圍繞這八個主題；孔子之孫子思，所作中庸，全書三十三章，其中二十二章，都是圍繞言天言人之道，末章是反覆叮嚀示人之意，均無罵過桀紂以上的暴君，與毛幫何干。但是輪到子思之門生孟子，如果運用於今天，則指責毛幫最爲劇烈之階段，「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毛澤東是個大獨裁者，自然氣憤，「又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大陸同胞餓到水腫，皮黃骨瘦，以木薯粉充飢）有顧而去「逃亡」，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毛幫對人民，未去之日，已經將人民田里沒收），此之謂寇讎，寇讎何復之有

，」？又今也制民之產（人民公社）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樂義修身苦，兇年不免於死亡」。更加「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這些經典之言，如有羞惡之心，不知置身何地也。毛共竊據初期，將山東曲阜孔林，萬世師表的孔子像及片位，打爛及毀棄，孔廟改作人民公社，不祗禍及枯骨，連有紀念性的文物也破毀無遺，事隔二千多年，孔門弟子，骨體已枯，縱要批判他們，也應等毛澤東去到陰間，與孟子算賬，何必在今天提出反孔呢？

本來毛冀竊據大陸之日起，當時雖未坑儒，即已焚書，所有由孔孟以下歷代典籍，除了共黨邪說之外，先由一律禁售，繼而強迫收繳，市面書店對於古典書籍，一掃清光，連平時為了餬口而教七至八個學生的私塾先生也被勒令停止教學。今天毛冀竊據之區域，三十歲以下之男女，簡直不知孔門書本為何物，除了熟聽慣聞之毛語錄外，什麼是仁義道德，懵然不知。三十五歲以上之人，早已成為啞吧，言論尚不自由，遑論敢讀「子程子曰」呢？所以毛冀反孔不是多餘的嗎？但是老毛為人陰險奸詐，慣於玩弄指桑罵槐手段，當年反「修正主義」，不敢直指赫魯曉夫，天天指罵南斯拉夫；反劉少奇，祇是毛心存奪權，狗咬狗骨，竟然攪出「文化大革命」。劉少奇並非「之乎者也」的主要文人，反劉少奇與文化大革命何關，而要弄到千萬人頭落地，滿海浮屍，浮屍者是否文人，而被革命之列呢？

總而言之，毛冀的反孔、反林彪，甚至反到關雲長，都是見不得人的下流行為。主要對象，據本人推測，首當其衝的，首先遭殃的，必是林彪餘黨，其次是曾在延安反過毛澤東的張國燾舊屬，許世友、陳錫聯如不及時防備，必然遭殃。最後應談到周恩來，毛冀遲遲不能召開「人代」，主要是不能湊足支持江青為「繼承人」的班底，有周恩來一天，江青必不能抬頭，非把周恩來置諸死地，或打入十八層地獄不可。在毛冀「槍桿子出政權」的原則下，老周非老毛敵手，此是意中的事，也是走共產黨人的末路，足為後人的殷鑑。

假設老毛又眞的鬬垮了老周，結果又怎樣呢？當然以江青為「繼承人」，或者以王洪文為光緒王，以江青為慈禧太后，可惜兩個都不成材，無力駕馭黨與軍，所以在老毛未去與孟子算賬之前，惟有先下手為強，把老黨徒、老同志肅清為止。可惜王洪文既無才幹，又無資歷，更無主政「經驗」，江青更不成話，當年勾引男人則有餘，治家尚無資格，遑論治國？所以肯定說一句，毛冀的集團，從此結束了！大陸同胞重見天日之時間，已不遠矣！

愛國鬬士應永遠堅強

「最後鬧劇」「虎落平陽」用詞不妥

主編先生：

當貴刋創刋時，贛萍兄對我說：「我們的刋物，是戰鬬性刋物。」聽後非常過癮。有人說了不算數，然貴刋卻異是，今已六年多了，眞是始終在與敵人戰鬬中，從不氣餒，擇善固執，頗有過去「抗戰到底」的精神，令人欽敬無已！

但最近閱三三九期，卻見有一標題說：「最後一場鬧劇」，全文未暇看，只看最末一小段，結論仍與一般看法差不多。然而那個標題，未免太輕鬆了，使讀者怠於往下看。事實上，從中外報刋的觀察，多數皆認為是毛周的鬬爭，中共政權滅亡或大分裂鬬爭，也即如洪楊末期的內鬨。這種推測，雖不中不遠矣，然為何標題說「最後一場鬧劇」？這何異為中共做反宣傳？

另外在一反共報章工商日報上，有專欄文章說，在南越覬覦我西沙、南沙群島時，標題說中華民國處境，猶如「虎落平陽」，這眞是使讀者看了洩氣。

過去在南越抵抗北越侵畧時，我們一向為阮文紹喝采。我國與南越是盟國，我國支持南越抗敵，出力甚多。不料，今南越方在喘氣中，忽然反而向我領土動武，眞令人不可思議！我國府目前鬬爭最大目標，是光復大陸，自不願、也不應把精力分散於海外數小島嶼上。這件事，觀察家多莫名其妙，有的說是蘇聯在背後搗亂，有的說是阮文紹想對外以安內。其實，皆是瞎猜，並無事實根據支持。在我看，或許是阮文紹對中共丟了醜，挽不回面子，理智錯亂，再加以內部問題無法解決，如內閣辭職，此外，再也找不出別的理由。這種事，必定會和平談判解決，我國決不可對南越那樣國家用武，因「雖勝不武」，不體面。中共可那樣做，我們卻不可那樣做。這種態度，是對的，即只派四艘軍艦，而不必隨便開火。這怎能批評為「虎落平陽」？

華白敬啓（二月十七日）

「萬人協會」簡訊（五十八）

本會於本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時，假座旺角彌敦道醉瓊樓二樓召開執委暨各區代表的擴大會議，首先由會務主任張仲仁宣佈開會，并請曾副會長講話，他說：由於年初五本會舉行過團拜歡宴聚餐，所以會議延至現在才召開，議決一些會務，萬會長雖然因事不能前來主持，也很關心事先致意，希望我們的會議開得成功，開得很好。這次會議須解決的幾項問題；首先是張仲仁執委因醫務關係請辭會務主任之職一案，原本他最初答應接長會務主任之職爲期三個月，及後因會務由疎散而致繁忙，便將期間由六個月以至現在十個月了，在這時期中，張先生工作特別負責，不辭勞苦爲會做事，特別是對海外僑胞聯繫工作也幹得很好，所以成績很卓越。這樣，就對他本身的醫務工作是非常影响的。記得從前我們已有過幾任的會務主任，但他們都是爲了私人利益觀念出發，有些又實在本身工作繁忙而抽不出空來而影响會務，現會務由張仲仁執委駐會辦公後重新鞏固擴大起來。當然，在座的執委和區代表，以及因事不能前來開會的同寅們一致鼎力支持幫忙，才取得今天本會的成績。

現在張仲仁執委請辭會務主任之職也是實際困難，本會將請張仲仁執委任本會執行委員第二副主席，洪益林執委接任爲會務主任，譚昇執委駐會辦公。

籌建會所委員會本來早已選出委員，藉以推行工作，但因萬會長近來不如意事祇得暫時擱下來。他兒子在美不幸逝世，當然很是傷心，我們幾個執委，張仲仁、岳騫、胡養之、鄭秀堂、陳達科、林之材、譚昇和我曾代表了協會前往萬會長家裏慰問過，本來我們想舉行追悼會，但萬會長覺得不必了，他兒子生前的學校是屬佛教教會，將於三月二日下午假本港銅鑼灣灣景樓九樓C三座超度一番（按灣景樓在新都戲院附近，該樓電梯按8字）我們會員和讀者大衆屆時有空可前往弔祭，將於當日下午二時在本會會所（洛克道樂中樓三樓B座）集合一同前往。現在請張仲仁執委報告有關會務事宜。

張仲仁執委說：本會現在可說得人材鼎盛了，新的執委和區代表也增加許多新人（卽席介紹認識，一致鼓掌歡迎）。本會執行委員會人事上有必要重新調整，否則掛個名而不能做事情，有才幹而又熱心者而限於名額這就不好了，故現在擴大各區代表人數以應人材濟濟實況，新的執委名單另刊后。

我在十個月的會務主任任內工作取得一些工作經驗作爲提供參考：㈠在會所內工作不論受薪的與不受薪的都應做到澈底負責，特別駐會時對待來賓和會員或讀者來會所時應該好好接待，大富大貴的和窮到像乞兒的也應一視同仁。㈡主動與會員加強聯繫，甚至用電話或通信與會員們聯絡，會員們回信來表現特別歡懷可見他們喜悅的心情。㈢編輯會刊時一定要專人負責，否則彼此推卸責任，結果不能如意的。㈣很多會員因經濟上發生困難，整年的會費都沒有繳交，如果是熱愛本會的會員，我看本會也應通融豁免，以往所欠會費，由今年重新繳交便是，因目前社會生活環境不佳，要會員一次繳來一百數十元是有困難的。現在王淦華執委捐來馬票十張（號碼由一〇八〇三四一至一〇八〇三五〇）他的意思是捐二十元來會充不了什麼作用，倒不如購了馬票十張捐來，希望本會鴻運當頭中了獎可以購置會所，眞是熱心之至。另外有些節外問題在此一提，就是拙作「抗戰武術談」因工作繁忙關係而輟了稿停刊了，各會員讀者來電來信詢問，有

些還用責備口吻說我推卸寫作責任，其實我的寫作技巧和才能實在貽笑大方，祇是心情不佳加上工作繁忙不能握管而已，雖萬會長會來勸慰我繼續動筆，也迄未成文，但也見萬會長仁義之心何切。海外聯誼部工作相應繼續展開，最好各會員能將海外親友通訊地址交來本會，以便郵寄「萬人會刊」前去，這樣逐漸擴大海外的影響。下月康樂部將舉行郊外旅行一次，相信各人一定很喜歡，將由康樂部負責籌備一切事宜就是。

會上各執委相繼熱烈發言，都是擁戴和表揚張仲仁執委任第二副主席。今後由各人自資聚餐，氣氛極其融洽歡怡。

又收到熱心讀者黎×賢捐會刊費二十元，又捐陳昌和小烈士家屬二十元。美國讀者周仕全捐會刊費五十元。會員梁志鴻捐會刊費三十元。陳振基捐福利金十元。江灝川捐會刊費五十元。本會謹向各位致謝。

秘書處供稿

二月二十二日

「萬協」執委名單

會　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執行委員會主席：曾憲光。

副主席：嚴以敬、張仲仁。

審查部：焦毅夫。

秘書處：鄭秀堂、尖鋒、陳澤棠、莊家倫。

會務部：洪益林、陳挺拔、江灝川、丘可光。

福利部：林之材、譚昇、賴先鈿、葉俊文。

康樂部：岑嘯雷、吳少雄、鄧德茂、丘陵。

公共關係部：陳達科、周長欽、梁伯中、梁志鴻。

海外聯誼部：余雲義、凡夫、李立本、余健謀。

學術部：岳騫、胡養之、楊仁志、方志明。

財務部：陳定生、廖柱天、孫一專，蔡瑛。

稽核部：許恨紅、梁莊、王淦華、古鶴翔。

婦女部：何錦庭、周朗、彭秀璠、張玉鶯。

醫療部：袁暘照、王同化、黃華。

青年部：馬天、夏玉麟、袁發、袁國樑。

候補執委：

葉其眞、棄左、楊聖林、梁昶基、施天賜、林國豪、段子敏、陳逸南、黃漢臣、馬紹基、張少彭、梁冠中、蔣鐵錚。

各區區域代表：

葉金生、黃志、伍陵、簡均、杜培新、吳福寧、王英傑、謝平貽、何錦煥、葉國森、馮偉堂、陳振基、江信忠、聶韶生、潘守和、周映明、徐潤添、王康操、李培棠、張嘉雄、薛鑑源、陳志強、葉東照、翁明源、周坤檥、黎錦泉、梁金鴻、何海根、何樹沛、孫建緯、劉惠忠、倪飛、謝俊傑、余醒羣、鄔卓人、呂炳忠、林永鴻、何志堅、黃平、王浩艮。

萬人協會通告

本部為加強會員及「萬人」讀者之聯繫起見，特決定舉辦春季郊外旅行，暢遊新界。希各「志同道合」之士踴躍參加，茲將此次旅行簡則列後：

㈠旅行日期：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十日（星期日）。

㈡集合地點及出發時間：上午八時四十五分於九龍佐敦道碼頭文華樓側集合，準於九時正乘旅遊車出發。

㈢旅行地點：①青山紅樓——攝影、遊覽、參觀國父遺蹟。

②青松仙觀——觀賞寺院風光，園林景色並進用午膳。

③蛇園——參觀各種蛇類，並有精采表演。

④泰園漁村——瀏覽湖光水色，集體遊戲及攝影。該園並設有各類機動裝置，供人娛樂。

㈣回程時間：約於下午四時離開泰園漁村，經大埔、沙田線返回九龍。

㈤費　用：每人收費十四元，包括車費、攝影、午膳及蛇園之入場費用。

㈥參加辦法：凡本會會員及「萬人」讀者均可參加，（歡迎携眷），有意者可到下列各站購取「參加證」，憑證登車出發。

①萬人協會會所——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

②益昌米店——九龍花園街一百號B地下。

③俊人書店——九龍亞皆老街八號B。

㈦截止購證日期：三月七日，（敬請及早購券，以便安排交通工具，若臨時參加，恐會額滿見遺。）

特此通告

萬人協會康樂部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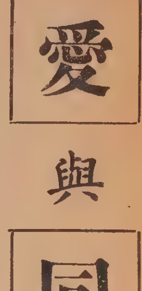
二月二十一日

通　告

本會會長萬人傑先生令公子陳孝昌君在美病逝，英年早喪，殊堪惋惜。現定三月二日早上十時至下午五時在銅鑼灣高士威道灣景樓C三座九樓菩提學會舉行三虞家奠及追悼儀式。凡我會員及萬人雜誌作者、讀者，各方友好，欲往致祭者，屆時可按址逕往。據萬會長表示：僅接受可貴的友情；花圈、奠儀、代金等等，一概辭謝。特此通告。

萬人協會秘書處

二月二十三日




愛與同情

收到許多讀者和朋友的慰問信，他們都有很高的智慧，使我在迷茫中，彷彿看到一盞照亮了我前途的明燈。也充份表現了人與人之間偉大的愛和同情心，除了對他們的善意表示衷心的感激，把部分信件發表，藉留紀念。

孟君（女作家）：當我突然看見題名是「悼亡兒」，我吃驚得心都跳起來。及至看到今天，實在耐不住要寫這封信，我每看一篇，心裏都有一份哀傷，我每天都流着淚去讀這段文字。作為他的父母，哀痛之情如何，我也能想像得到。今日我卻突然悟然到了一點道理，我想：那麼好的一位青年，卻已患了那種絕症，時常進院接受手術，所受的痛苦可知！倒不如由他早去，擺脫疾病的折磨，傷心之餘，這樣想是否會讓活着的人較易忍受悲傷呢？死亡對死者是沒有什麼的，對生者才是殘忍！由於深愛他，希望你們同意他的解脫，讓他眞正的安息！我僅寄上我的關懷、同情和祝福，願上主與你們同在！

李志文（主筆）：驚聞昌姪病逝，援救莫及，何止悲痛，抑亦懊喪不已也。尙望節哀，勇敢順變。日本詩人木下六十喪兒，其悼亡詩有云：「露水之世，露水之世呀，是露水之世，生命如涓滴，我們重匯於湖海。」沉痛之中而達觀，詩人情懷，亦殊可理解也。

C. Y. Koo（讀者）：去年秋天看到你的作品旅美遊踪及觀感，知道你一雙兒女成材，去美團叙，字裏行間，流露出你喜悅的心情，我深深分享你的快樂，也默默為你們祝禱。

昨天晚上照往日一樣翻開副刊的「牛馬集」，「悼亡兒」令我震驚不已！含着淚再三的讀著，心裏不安極了。事情這樣突然，世事變幻無常，這份情感，只有父母對兒女的愛護才能體會。我很難過，能用什麼話來安慰你呢？只有希望你不要太悲傷，保重身體，並向尊夫人致最深的同情和關懷。

裴有明（主筆）：昨閱星晚，驚悉小居士已走了！哀哉！俗語說：「老怕喪子，少怕喪妻」。吾兄雖未老，但多年用心血培植的一個獨子，竟客死異國，當更悲傷！不過，老實講，以一個土包子老豆，對孩子已算盡到了責任，如吾兄能看得開，只此一點已足自慰，不必過於悲戚，弟是命運論者，凡事都由天定，孩子早殤實屬討債鬼之流，你還完了他的債，他當然就走了！弟想給兄打電話勸慰幾句，但沒有勇氣，今天懷着沉重的心情含着眼淚寫這麼幾行，望兄暨嫂夫人多自珍重。

一個基督徒（讀者）：多年以來我長期閱讀閣下的「牛馬集」，今閱報驚悉令郎不幸在美去世。如此茁壯之蓓蕾，得不到盛開而萎謝，眞令人不勝惋惜！不才如我，不知用何詞句安慰先生。人死不能復生，君子安貧，達人知命，希節哀順變。本人之嫂曾經在十五天內兩兒先後夭殤，由此可知上天是難測，生命是何等脆弱。人生痛苦事實在太多太多，請賢伉儷善加珍重！

陳鴻時（讀者）：前晚展閱星島晚報，在「牛馬集」突然出現「悼亡兒」三個字，這三個字好像一枚炸彈般的把我轟得頭昏眼花，心膽俱碎。起初我還以為那不是「牛馬集」，是另外一段文字的標題，因為不久之前，我還在「牛馬集」中看到孝昌君在美國和萬先生樂叙天倫的情景，我是多麼為萬先生有這麼一位聰明絕頂的兒子驕傲，我也慶幸我們自由祖國將來再有一位如萬先生一樣堅強的鬬士。然而，當我讀完那篇文章後，使我整個人都崩潰！我的淚水不斷地滴落那張報紙上，把它都濕透，我為最敬愛的萬先生的不幸遭遇而痛苦，為前途不可限量的孝昌君的不壽而悲傷，為自由陣營中失去了一個強有力的鬬士而扼腕！我咒詛造物者的不仁，我怨恨上蒼為何要如此殘酷對待一個為全人類爭取自由的正義的勇士！

萬先生，我了解你驟然失去了愛兒的苦痛與空虛，與你只有一面之緣的我（記得是在參加一次喪禮中見過你），在獲悉了這不幸的訊息後，也整整兩晚沒法安睡！

萬先生，除了表示對你這次所遭受的橫逆寄予無限同情與關懷外，請原諒我未能為你分擔痛苦，我只有祈求蒼天保祐你，同時也希望你為億萬苦難同胞節哀順變，珍攝身體。因為在這個充滿罪惡而又黑暗的世界中，只有你才能給予我們的希望與光明！

徐根（讀者）：本人是五十一歲的工人。連日來閱先生的「悼亡兒」，使我聯想起我大兒子徐傑盛的情形。他七〇年六月三十日去美國羅省，半工半讀，每月還有錢寄回給我，因我在寫字樓打工，收入不多，也算生了一個好兒子。但不幸的事，發生在七一年五月十五日，接美國長途電話，說我兒入了醫院，背部生瘤。據醫生說要開刀，當時千里迢迢，一切由醫生安排。醫院裏十三位醫生開刀，花了七個鐘頭，還拍電影紀錄片。醫生說是皮膚癌，經過情形與你兒孝昌治療一樣，花了半年多時間，體重也回復一百三十磅。在七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由美國回來香港，醫生也說一切都好，可能很快復發，說不定一生不會復發，要賭他的命運。可是回來七個月，七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晚上，覺得身體不適，抽筋，即電九九九送瑪麗醫院。據醫生說他舊病復發，七月二十八日中午就與我們長別。他只有二十二歲，在這日子裏，父母無限痛心。大家都同病相憐，唯有請你節哀順變，保重保重。

黃掌原（相學家）：驚聞世兄不幸消息，無限傷感，同情淚下，但死生有命，任誰不免，請順變珍重！茲擬數聯，無非在苦悶中求一慰解，完全善意也。

㈠望子不歸爹娘泣血；哀君早逝眾友傷情！㈡孔子澤東子早逝，僑哥喬治女皆賢。（註）喬治為英女王之父喬治六世。㈢氏黨總裁常請教，當今首相侍輿居。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故苑重新歌白日；人間無復有烟烽。

讀董壇主所著明日黃花錄

林仲服

(一) 老我交游日益寡，嗒然槁坐南窗下；負暄愛讀董先書，賞其親演拐子馬。

(二) 當年才氣壯風雲，與敵周旋在汝墳，十二健兒負絕技，騰挪頗似背嵬軍。

(三) 一書一劍兩堂堂，踪跡也曾徧南陽；為證使君三顧處，由來不是臥龍岡。

(四) 著述等身硯亦穿，一樓風月與留連；腐儒枉作蛀魚死，何似句容葛稚川。

(五) 雀舌龍團本值錢，最難魚眼手親煎；董先居處第龍口，羨煞其間有醴泉。

(六) 徽欽北上汴梁空，泥馬渡江太匆匆；從此臨安即帝位，渾忘兄父可憐蟲，會之最揣君王意，不與群情迎二帝；無奈郾城捷報頻，金牌疾電召飛至。千古皆為三字寃，豈知此意出天閽，董先能起古人語，往往立論乃可存。

林仲服先生，為嶺南宿儒，耆年博學，工古文詞。文友林伯羣君，每有稱道其人，尚未識荊。日前余批淮南子「天文訓」，伯羣持以就正，並携拙著明日黃花錄前往，讀後贈詩，過蒙推賞，詩中所言，皆書上題材也。力行附語。

元旦口占

李懷蒼

期頤已屆五分四。餘祿猶留二十年。久薄利名歸質樸。長依勾漏作神仙。淚跡江湖不計年。勞人草草聽由天。從今事事都看淡。一笑拈花轉悟禪。

春訊

李曼石

(一) 霜侵大地景蕭條，獨有梅花分外嬌，

(二) 庾嶺先開三數點；貽人春訊在今朝。春回大地逐殘冬，戶戶家家展笑容。

報國志空懷

劉訪忠

久寂王師討伐歌　壯懷空握魯陽戈
遺民望救眼穿透　羈雁思歸唳獨多
故里紅桃每寺院　他鄉白雲擁山河
長期莫展殲匪志　北望徒呼奈若何

喜聞母在

劉訪忠

聞道慈親健在堂　侍隨惟倚弟兄行
居家不解有家樂　去國方知失國殃
昔日投荒身似虎　而今臨鏡髮成霜
他年歸去母仍在　衣彩階前舞一場

世事

宇文夏

以阿爭難罷，越棉亂未休。鏖兵損稻米，索地減燃油。世苦糧油缺，時艱鈔磅浮。漁翁垂網絡，蚌鷸待全收。

宇文夏先生詩：「索地減燃油」，是為佳句，壇主。

暮泛

宇文夏

薄暮蕩輕舟，波光爍爍流。動搖移月影，俯仰聽山謳。野老歸田舍，棲鴉集渡頭。盈盈一練水，早晚向神州。

宇文夏先生，為本壇新友，「索地減燃油」是為佳句。「棲鴉集渡頭」，香港並無棲鴉，亦無古渡，並非寫實，該句若移用於詠回歸者，最為佳妙，「棲鴉」指回鄉者，「渡頭」指文景渡，則有趣味矣。壇主。

山居即景

國外詩人蘇伯楷

山鳥嚶嚶郊外音　祥光靄靄瑞雲岑

憑欄遠眺峯巒上　居牖常搖萬景臨
屋角半晴遮茂樹　簷前滴雨落寒林
山間朝夕風雲變　閉戶開樽獨自斟

山居書懷

蘇伯楷

一椽茅屋寄閒身　閉戶開樽斟酌頻
風雨來時窓外事　利名難絆達中人
百年日月駒光過　冷暖人情誰個親
介壽古稀餘幾歲　斑斑白髮滿頭新

籬菊

蘇伯楷

曲檻疎籬晚節香　輕烟細雨暗浮黃
淵明酒興千杯發　杜甫詩情意味長
故國繁華原是夢　西風冷落倍情傷
生來傲骨凌霜雪　花發重陽獨自芳

蘇先生最佳之句。「風雨來時窓外事，利名難絆達中人」，擊節讚賞。壇主。

春興

雪梨 林康

(一) 晨興靜處小園林　領畧熙和大塊心
應候花蟲恣媚趣　嬉春魚鳥逐飛沉
落英到地風還起　芳草如茵步踏任
自笑書癡無用甚　哀時搔首託清吟

(二) 零丁極目零丁處　蜃雨蠻烟一水泓
令嗣翻成戎狄族　皇華憶別漢家旌
白雲指遠來時路　赤縣魂縈舊日京
營壘將雛雙燕子　撩人軟語計工程

聖誕賀詞

青年女詩人 吳玉鳳

力爭上游志氣豪，行雲流水品崇高，壇設萬人詩雅頌；主旨公平煞波濤。聖日降臨世界光，誕生我主作君王！快救同胞離魔窟，樂享自由福無疆！

吳小姐贈詩鄙人，音韻不錯，造句亦佳，謹此致謝，壇主。

大獨裁者秘史

單行本出版

世界上有許多大獨裁者，雖姓名不同，種族不同，但他們的所作所爲，如出一轍。大致上都是自大、狂妄、好色等等。本書是寫德國法西斯梟雄希特拉的私生活，執筆者是他的女婢，大部份事跡均未公開過，而所紀所述，都是眞實的，極具價值。但，希特拉的故事，拿來和別的大獨裁者如斯太林、毛澤東之流比較，好像就是同一模型造出來的一樣，十分有趣。本書曾在「萬人雜誌」連載，現已印成單行本，愛讀內幕故事的，不可錯過。每冊售港幣二元正。經售者：㈠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五—四五六四二六。

屈武圻著「成功學」出版

[illegible]

羣丑醜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羣丑鬧香江

朱自鳴著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執筆爲本刊撰述的「羣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前年五月風暴爲背景，寫香江羣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㈠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㈡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三二 新35期）



本期要目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三二期(新35)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三月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周恩來的危險越來越大

毛江集團「死雞撐飯蓋」搞起了這次新的「文革」，固然主要目的在於維護上次「文革」的所謂「成果」和以江娘娘「親自培育」的「樣板戲」爲主的「新生事物」，然在政治上不佔優勢，這些想維護也維護不了。再說，中共歷次派系鬬爭，最終都是以整肅大批幹部而收場。這次新的「文革」，研究中共問題的人士多數認爲：經常以「老好人」姿態活躍於北平政壇，專搞「折衷主義」的周恩來可能在這次「文革」的高潮中被趕下台。

毛江發動此次「文革」，既或沒有和周恩來交換過意見，然以周恩來政治嗅覺之靈，以及他善於見風轉舵的手腕而言，他不會不知道鬬爭矛頭已隱約地指向了他。所以，狡滑的周恩來連忙「表態」，表示他堅決支持「批孔批林」鬬爭。

二月廿四日晚上，周恩來出席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舉行的宴會，本來，卡翁達對林彪其人可能認識一點，但對兩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相信他是一無所知。而周恩來由於「形勢逼人」，所以，在卡翁達的宴會上，首先敷衍幾句諸如「友好」一類的陳腔濫調，然後急轉直下談及當前中共正在如火如荼進行「批林批孔」鬬爭。

中共高級首領，公開談到「批林批孔」以周恩來這次講話爲第一次。他說：中國大陸已「掀起一個批林批孔的高潮」。是不是「高潮」呢？顯然不是。因二月北平出版的「紅旗」雜誌上的「評論員文章」說：「高潮還在後頭呢」！這說明周恩來希望此次新的「文革」由「高潮」而低潮，由低潮而收兵。然左派卻持相反的意見，強調「高潮」之後還有「更高潮」，一浪高過一浪的「高潮還在後頭呢」！無疑，周恩來的如意算盤是，這場「批林批孔」運動，不要超出思想鬬爭的範圍，而不至發展到政治整肅。但毛江集團既能經過長期佈置，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甘冒大陸內部以至國際上一些眞假左派和政治上的投機政客之不滿而發動此次新的「文革」，絕不會是「演習」而是眞槍實彈的大搏鬬，相信，絕不會半途而廢，草草收場。左派宣傳嘍囉不是早已喊出「不獲全勝，決不收兵」了嗎？

周恩來在卡翁達的宴會上說：「這場鬬爭是批林整風運動的繼續和深入」。表面上看，毛江集團發動的這次批林批孔鬬爭確是由批修整風演變而來，然在實質上卻絕不是什麼「繼續和深入」，因在本質上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所謂批修（林）整風，其目的在於清除林彪餘黨和影響力，一面在政治上、思想上「肅清其餘毒」。那場「毛林大戰」，基本上中共召開十大已告一段落。卽或林彪餘黨仍在繼續反毛，然可以肯定，已沒有能夠大規模造反的力量。可以說，在中共十大召開後，中共內部的派系鬬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內容和實質以至打擊的主要對象已完全不同。

在此次運動中撻伐的林彪和孔老夫子，只能說是「死靶子」，另外必還有「活靶子」。在一個多月來的中共宣傳叫囂中，一再強調「要聯繫當前階級鬬爭和路線鬬爭的實際，開展革命大批判」。要求首先聯繫林彪，孔老夫子「克己復禮」的實際。其次，要「批判那種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果，否定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開歷史倒車的右傾思潮」。據說：在中共內部「修正主義回潮」的現象既普遍又嚴重，而造成這種「惡果」的原因是因有「一股右傾復辟勢力」所致。所謂「右傾思潮」和「右傾復辟勢力」，事實上就是一九七一、七二兩年中，以周恩來爲首的官僚集團爲了收拾「文革」以至林彪事件後的亂局而推行的一條「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的結果。

周恩來在卡翁達的宴會上，充份顯示出他「決心」順從毛江的意旨，也積極參加批林批孔鬬爭。然以毛澤東的「打落水狗」和「深挖毒根」的性格而言，他勢必要通過這場新的「文革」把中共的政治路線由「右」扭向「左」，也就是說必須清算一大批人。追根問底，近年大陸上出現的「右傾思潮」和「修正主義回潮」，事實是周恩來搞出來的，如果不把他搞垮，既不能取得「徹底勝利」，還有可能過一個階段再出現。周恩來「表態」，萬萬不能認爲他已「過關」，或者像某些人所說的他已掌握了批林批孔的大權。

是的，毛視周爲近臣，然不可忘記，彭德懷、劉少奇、林彪不也都被毛澤東視爲股肱嗎？結果還不是一樣完蛋！

新聞以外

港府政策因人而改
實行趕絕小巴與私家車

萬人傑

擴大禁區、實施九九條例、汽油大幅度漲價、牌費一跳四倍，凡此種種措施，都是以趕絕小巴與私家車爲目標；同時，與盛傳港府收購兩巴股權也不無關係。巴士「官辦」會不會比現在好？很難說，如果搭巴士如取郵包、交水費，那就慘過舊時了。

私家車是當局的眼中盯

二月二十七日財政司夏鼎基在立法局提出一九七四年——七五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果如日前所傳，除烟、酒增稅外，汽車牌照費作大幅度增加，增加最多的是私家車和小巴。一千五百CC以下的私家車每年牌費爲四百元；一千五百CC以上的增到一千元，以往這一類私家車牌費不過二百八十元，加了差不多四倍，幅度以倍數計，可說前所未有！

相信夏鼎基這決定，完全爲了配合政府的交通計劃。一向，交通當局認爲私家車是香港交通贅瘤，非把它割掉，無法使香港交通暢通無阻。自政府有了這觀念存在，就訂出許多許多辦法，專爲對付私家車。

誠然，香港汽車太多了——不，不是汽車太多，而是道路太少。何況其中不少街道變成小販集中場、菜場、熟食檔的食堂，汽車通過，往往被怒目相看；有些甚至根本沒法通過，這一來，香港的馬路便更買少見少！

不管小販佔有馬路是否對，但不少嘩眾取寵的議員，爲了取得羣眾「擁護」，專替小販出頭說話，小販任何要求都是對的。小販向警員納了賄，便像納了稅一樣，可以享有自由擺賣的權利。

馬路變食堂合理嗎？

可是，從來沒有議員爲私家車出頭說話，誠如薛璞所言，擁有私家車是社會罪人，一個辛辛苦苦立票而當選爲議員的人，即使自己也擁有一部或多部私家車，也不會愚蠢到爲社會罪人出面說話。如此一來，小販可以霸佔道路擺賣，私家車就被指責爲阻路，影响交通。相信政府當局一定忘記他們花費那麼多金錢建築的馬路，是爲了什麼用途。馬路不讓車輛行走，而擺設桌椅讓人大快朵頤，老萬懷疑政府爲什麼不用興建馬路的經費去多蓋平民食堂？

作爲政府人員，他的施政計劃當然要避重就輕，若把小販驅離馬路，即使建好小販市場，他們也不願遷走，還有議員替他們奔走駭汗，招待記者，訴說政府迫害，甚至跑到英倫，找幾位工黨議員在國會吹吠，便連港督也頂佢唔順，索性少惹他們。不夠道路嗎，也懶得建新路，設法減少汽車，就輕而易舉了。

或者老萬神經過敏猜想錯了，如果香港現存的每一條馬路都可暢通，不受經常修路及小販擺賣的阻塞，交通問題不會那麼嚴重。如果多建道路，加上若干年後的地下運輸系統完成，私家車絕不足爲患。可惜政府只會要錢，不負責任，不肯做事，才使車輛無路可走。

由有功變爲有罪

薛璞有他的一套，惠柳新也有他的一套，但歧視私家車則一。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爲私家車只是私人用的交通工具，不是做生意，不是拿來賺錢的，要在私家車身上打主意不可能。私家車之成爲交通當局的眼中盯是理所當然的，除了交通違例，抄牌罰三十大元外，很難有較大數目進帳；但其他營利的車輛如的士、小巴、營業車等，卻大不同了。

舉個例說，爲了六七年暴動，左派巴士司機罷工，小巴應時而興，薛璞認爲小巴對公共交通有功，於是一手搞成小巴合法化。這個計劃，爲政府賺進一大筆；同時，也有一些人爲此比政府撈得更多。受影响的是大巴，他們不能像小巴那樣，隨便上落，生意給小巴搶了大半。不久，薛璞棄官從商，交通事務換了一個頭頭，小巴卻馬上由有功變爲有罪，什麼罪？阻塞交通是也。其實阻塞交通這事實，在惠柳新上場前已存在，不過薛璞看不見，而惠柳新對此察察爲明。老實講，利之所在，很難使人漠然於心，給別人喝了頭啖湯，自己吃湯渣，一定覺得沒味。小巴由有功變有罪，也是理所當然。在當局種種措施下，老萬早已預言，港九小巴末日到了。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有跡象可尋的。

存心淘汰小巴

早些時，盛傳政府收購兩巴股權，是否事實，雖然言人人殊，不過，老萬總以爲空穴來風，不是毫無根據的。[illegible]

無法改變事實，如果政府要收購兩巴，相信不會有多大困難。

政府收購兩巴若是事實，則加諸小巴身上的一切壓力，可能是一個訊號。將來大巴由政府控制經營的話，相信不會讓小巴存在。既然小巴已「合法」化，若明令予以禁制，未免出爾反爾，有失政府「威信」。但如果用許多嚴苛法例，使到小巴無法經營，知難而退，自甘收檔，那又不同。顯然，政府所行政策是後者——使他們自行放棄。

中區擴大禁區是重要開端，港島方面的小巴，最大宗生意是把西環、灣仔、銅鑼灣、北角、鰂魚涌、筲箕灣、柴灣趕時間上班的人載到中區；中區沒處下車，或下車後仍要走一大段路才到寫字樓，他們就不會再坐小巴，寧願搭電車了。

現在，小巴牌費一下子漲一倍，每年六千元，比其他車輛牌費特別飄離，當然存有「淘汰」的用意。在汽油大幅度漲價下，小巴已叫苦連天；牌費加倍，百上加斤，而搭客又因禁區擴大而減少，可說厄運重重。

政策因人而變太兒戲

當然，小巴本身做得不好，失去市民同情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不過，香港政府的政策因人事的更變而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也未免太兒戲。

爲什麼會這樣子呢？人們都有頭腦去想，不難想出其中道理。即使有廉政署的設立，人們也會感覺到，他們扮演的只是個小角色，即使要拿五十七萬元保釋的退休考牌官，儘管保釋金數目巨大，但他的身份還不過是個考牌官而已，窮其一生，也只掙得五十萬家財，比起有權制訂政策的人，如大笨象與小蒼蠅之別。可是，今日誰會追究到「爲害」香港交通的小巴，是誰人使其「合法化」的？

如果將來政府收購兩巴成功，小巴被淘汰了，私家車因牌費、汽油、停車費大幅度漲價，只成爲有錢人的專利品，大量減少，在馬路上行駛的車輛，大巴大晒，這情形，倒也十分理想、十分有利。一輛巴士載客近百，用的是油渣，在能源缺乏之中，的確使汽油消耗節省極大，使香港免於能源缺乏之虞。同時，一向無法解決的交通擠塞問題，也可迎刄而解，是非常符合大眾利益的理想。

不過，將來這主要公共交通機構在「官營」下，卻也不能不使人感到憂慮。

巴士一旦「官辦」

相信香港很多市民都有進入官府衙門的經驗，我們不敢說是「官威十足」或「官僚作風」，但官與民之間，總是缺乏一些「和諧」氣氛。所謂「生不入衙門，死不入地獄」，把衙門和地獄相提並論未免太可怕，不過，許多人害怕入衙是事實，連老萬也包括在內，甚至到郵政局拿個郵包，寄封掛號信，有些人都視爲畏途；如果將來公共車輛由官辦，巴士司機、售票員、稽查，個個是「官」，相信也有很多人不敢搭巴士。

有些人認爲這說法過甚其詞，但如果拿進入郵政局和進入一家商店所受到的待遇作比較，便會知道商業的機構比較親切得多。今天，巴士由商營，人們對那種服務已感不滿意；如將來變了官營，搭巴士有如交水費的話，對服務態度的不滿，該向誰投訴呢？

世界上許多地方公共汽車是官營的，老萬到過的地方，一是台灣公路局經營的「公車」，也有商營的巴士。大概因爲有競爭的原故，辦得還不錯；尤其遠程的巴士，一般人都覺得較有安全感。

另一處是美國三藩市，巴士由市政府辦，因美國人有私家車，巴士搭客經常是小貓三隻四隻，聽說年年賠本，而且賠的數字很大。

舊車行會被迫執笠

將來香港巴士由官辦的話，是否也打算賠本，作爲一種服務，而不作爲生意，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

如果是台灣那樣子，有公營巴士，也和商營巴士，互作競爭，服務也許會好一點；如果像三藩市那樣，純是官辦，恐怕香港政府未必能撥出那麼多的「政費」，替市民解決行的問題。

公共交通事業由政府經營，原則上是很好的，不過，在實行這項計劃前，公務員的服務態度，確要檢討及改善，否則市民早已詬病的巴士服務，到時更會每下愈況呢！

新預算案公佈後，電視台訪問一些車行老板，詢及他們對牌費大幅度增加的「意見」，他們都愁眉苦臉，認爲政府這決定，簡直使他們的生意「冇得做」；有位舊車行老板娘更說到聲音哽咽，說政府的政策是迫他們執笠。

正因政府所訂的政策，使到某些人受到利益，某些人受到損害，所以決策的人十分重要，今日加重牌費如此，昔日小巴合法亦如此。決定政策的人，一定要公正，顧全各方利益，這當然很難辦到。也許，夏鼎基的決定也會「費盡苦心」呢！

如果老萬是投機商人，會向台灣訂購大批單車，據說台灣製造的單車，輸美國佔第一位，價廉物美，一元港幣値八元台幣，運來香港成本低，相信一定有利可圖。將來私家車減少了，小巴淘汰了，大巴官辦了，說不定香港也變成中國大陸一樣，單車成爲主要交通工具，既不污染空氣，又可節省能源，適合時代需要。四百萬人，人人一輛，是一宗大生意。可惜香港地勢不同北平，北平平坦，香港斜坡多，單車爬山吃力，只宜走平路，是美中不足。

不過，英國汽車業雖大不如前，被德、法、意的出品後來居上，可是在香港銷售仍然不少，尤其勞斯萊斯、點那、積架、堪霸等名車，在世界市場上仍很有地位。香港政府用種種苛例壓制私家車，英國車廠說不定會向祖家告一狀，香港政府的這項政策是否可順利執行，尚成疑問。

可預斷到的，在汽油漲價、車稅漲價、牌費漲價、停車漲價之下，再加上九十九條的執行，許多人都會被迫放棄，由有車階級變成無車階級，不但車行生意受影响，銀行辦的分期付欵，也屬大宗業務之一，看來，這項生意已到「止押候贖」的階段！

中共解禁外國文學「毒草」和攻擊「純音樂」（上）

蔡丹冶

去年十月，中共召開大陸作家代表會議，江青在會上講話，要求作家精讀十本外國文學作品，藉以提高寫作水平。海外人士希望提供其背景資料，並詢及中共攻擊西方古典音樂之內情，爰特刊登文藝評論家蔡丹冶先生本文，以供讀者參考。

中共自去年冬至今春短短的三個月中，在文學藝術領域內，出現了一個極端矛盾的怪現象，那就是：一方面解禁外國「毒草」十部文學作品；一方面攻擊西方的「絕對音樂」（Absolute Music）。

外國「毒草」解禁

中共在「文革」中，將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以及劉少奇當權時的大陸文學作品，一概指爲「毒草」。至外國文學作品亦早經被視爲「封、資、修」的「毒草」之列。但至一九七三年十月，中共召開全大陸「作家代表會議」，江青在會上講話，要求作家精讀十本外國文學作品，藉以提高寫作水平。這十部作品是：

一、「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

法國浪漫主義時代文學大師司丹達爾（Stendhal, 1783—1842）的心理分析小說。司丹達爾本名亨利・培爾（Henri Beyle）。

「紅與黑」出版於一八三一年，它的背景是法國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道德蕩然的時代，他的素材則是取自當時一件轟動社會的情殺新聞。「紅與黑」這個象徵性的標題，是代表軍隊與教會。

小說的中心人物是一個聰明、虛榮、僞善、儀表不凡，出身寒微，憎恨貴族的青年索勒爾（Julien Sorel）。他進神學院，預備當神父，目的是企圖利用宗教爲進身之階；他佩服拿破崙，一心夢想成爲拿破崙第二。他就在「紅」（代表軍人制服）與「黑」（代表神父黑袍）的矛盾心理中徘徊掙扎，並且運用手段，玩弄愛情。最後，他到巴黎當了拉・莫爾侯爵的私人秘書，和侯爵之女瑪狄爾發生關係，卻又遭情婦雷拉爾夫人的破壞而好夢難圓。因此，索勒爾竟選擇教堂作爲殺害雷拉爾夫人的場所。雖謀殺未遂，但仍被判死刑，終於懷着後悔心情走上了斷頭台。索勒爾死後瑪狄爾爲他收屍；雷拉爾夫人則在他受刑之後三日，哀傷過度逝世。

二、「基度山恩仇記」

原書名爲「蒙狄・克里斯托伯爵」（Le Comte de Monte-Cristo），「基度山恩仇記」是根據故事內容的中譯書名，爲法國浪漫主義大師亞歷山大・大仲馬（Alexandre Dumas, 1803—1870）三部代表作之一。主角愛廸蒙・旦蒂斯，原是一名水手，承船長摩萊爾賞識，有意擢升他爲船長，旦蒂斯高興之餘，很快宣佈了和未婚妻美茜蒂絲結婚的消息。但卻招致了情敵唐格拉斯和弗南特的妒嫉，陷害旦蒂斯於死牢之中。旦蒂斯在獄中得難友法利亞長老之助，知基度山島上寶藏。十四年後，長老病故，旦蒂斯乘機把自己裝進長老「屍袋」中逃生，到達基度山尋獲寶藏而成鉅富，轉回故鄉，報恩、尋仇……以鉅欵贈與恩人摩萊爾，挽救了他瀕於破產的航海事業，並對他的情敵、仇人，一一予以報復。最後，他發覺到他自己已越過了報復的範圍，甚至是錯誤的。於是又設法對被報復的仇人子女予以資助救濟，讓他們（凡玲丁和麥克雪密倫）在基度山島上安享富貴，而自己卻和希臘籍的義女海蒂悄然離去。

三、「高老頭」（Old Gorcot）

法國寫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的代表作，曾被選爲世界「十部最佳小說」之一。「高老頭」這部小說以巴黎一間偏僻公寓爲背景，故事中人物眾多，但主角只有三人：

拉斯蒂涅：沒落的貴族出身青年，法律系學生，深富奮鬬精神，有事業野心，高老頭的長女和次女的情人。

高里奧：卽高老頭，破產殷商，被取笑對象。

伏脫冷：逃犯，陰險、機智，有很強的意志力量。

高里奧十分愛他的兩個女兒，把一切財產分給她們，自己窮苦度日，他死後下葬時，他的忘恩負義的女兒沒有一人到場，只有拉斯蒂涅在這個從父愛出發以至自然毀滅的老人墳墓上灑了幾滴眼淚，然後走到公墓高處，凝望巴黎夜色，感慨人間之絕情而決心離開上流社會。

四、「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

法國近代名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的代表作，也是他唯一的長篇小說。全書一百萬餘字，分爲十卷，首卷「黎明」，出版於一九〇四年；末卷「復旦」，出版於一九一二年。全書構思則始於一八九〇年。

「約幹．克利斯朵夫」是寫一位德國音樂家自幼至終獻身藝術的奮鬭史。克利斯朵夫這個典型人物，不但影射樂聖貝多芬，而且有許多情節，直接取材於貝多芬的生平資料（羅曼．羅蘭曾作「貝多芬傳」）。

克利斯朵夫，是一個性格誠摯，具有永不屈服於命運與暴力的英雄氣質的人物。他一生備受窮困與戰亂的壓力，和多次感情的折磨，但從不爲名利而隨俗浮沉，也不爲孤獨所擊倒，更不怨恨仇世。

他在巴黎安度晚年，令這位老人最爲高興和憂慮的事，是親眼看到他死於暴亂的摯友——奧力維的兒子和他自己年輕時代的戀人葛萊齊拉的女兒相愛結婚；但當時德法兩國之間密雲欲雨的戰爭狀態，卻令他憂慮不安。全書以克利斯朵夫的逝世爲結束。羅曼．羅蘭寫道：

『聖者克利斯朵夫渡河去了……終於到達彼岸。於是他對孩子們（象徵新的一代）說：「我們終究到了！你多沉重，你究竟是誰啊！」

孩子們答道：

「我卽是將來的日子！」』

五、「簡愛」（Jane Eyre）

英國寫實主義女作家夏洛蒂．勃蘭黛（Charlotte Brong 1816—1855）的代表作。

「簡愛」是以十九世紀初北英格蘭爲背景。通過小說中的女主角簡愛和男主角羅契斯特的纏綿而嚴肅的愛情故事，使主題表現出一種強烈的道德力量。

簡愛原是一個孤女，受聘於羅契斯特家任家庭教師。相愛，結婚。但當婚禮進行之際，卻被羅的妻舅所阻而中止（羅妻瘋狂，但活着。因此，羅犯了重婚罪）。簡愛也離開羅家，羅契斯特則在一場火災中，因爲搶救縱火的瘋妻而受傷，斷臂、失明、破產。簡愛獲知這一消息之後，立刻重返成爲一片廢墟的亞德里瓦倫斯堡，訪尋殘廢了的羅契斯特。不久，他們結婚，翌年，羅的一眼復明，可以目睹妻兒。他們在貧窮中生活得更加幸福。

六、「飄」（Gone With the Wind）

美國女作家瑪嘉麗特．密契爾（Margaret Mitchell. 本名：碧姬．瑪奚 Peggy Marsh 1900—1949）的作品。書名「隨風而逝」，中文意譯爲「飄」。拍成電影，片名爲「亂世佳人」。是美國以至全世界三十多種譯文暢銷不衰的小說和票房紀錄最高的電影。

「飄」的故事是以美國南北戰爭爲背景，通過男主角白瑞德（電影由奇勒基寶飾演）和女主角郝思嘉（電影由慧雲李飾演），表現戰亂時代人間的悲歡離合。作者自己曾說：「『飄』是那些刼後餘生和已經犧牲了的喬治亞州的人們的故事。」

「飄」，這部出版於一九三六年的才子佳人的小說，不但風行自由世界近卅年而不衰，連赫魯曉夫夫婦也自言曾閱讀三遍而深受感動。

七、「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沙俄時代三大作家之一的託爾斯泰（Leo Tolstey. 1828—1910）的四部代表作之一。故事背景是十九世紀的俄國。內容是描寫風華絕代的安娜，背棄有野心而無熱情的丈夫卡里寧，未曾離婚而和年青的伯爵伏命斯基相戀以至出國同居的故事。他們後來回到俄國，但他們的行爲，爲社會所不容，且安娜又疑心年紀比她小的伏命斯基移情別戀。處在外在的社會壓力和內心的精神壓力之下的安娜，最後終於選擇了臥軌自殺作爲解脫途徑。安娜死後，伏命斯基痛不欲生，投軍出征，但目的不是爲了愛國，也不是喜愛戰爭的狂熱，而是希望借戰爭以結束自己空虛的生命。

八、「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

沙俄時代與托爾斯泰、屠格涅夫（S. Turgenev, 1818—1883）齊名的三大作家之一杜斯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1821—1881）的代表作。

「罪與罰」的主角，是一個名叫拉斯加尼加拉夫的窮學生。他爲了不堪窮苦，也爲了社會不平而去殺死一個放債爲生的老婦人和她的姊妹。但卻見血而驚懼，忘了殺人目的是爲了謀財，竟然空手而去，但心靈裏自此永遠負荷痛苦與恐怖的重擔，令他精神上沒有片刻安靜。後來他跑去向妓女莎尼亞傾吐實情。莎尼亞是一個生活卑下而靈魂純潔的婦人。她竭力勸他自首。自首之後，他被判決流放西伯利亞，出發時，莎尼亞與之偕往，終於在罪惡中把拉斯加尼加拉夫的靈魂拯救起來。

杜斯妥耶夫斯基擅心理分析，「罪與罰」和史丹達爾的「紅與黑」，同被視爲早期心理分析派小說的代表性作品。

九、「鐵流」

蘇俄亞歷山大．綏拉菲莫維契（A. Serafimovitch, 1863—1949）所作。原書於一九二三年出版，曹靖華中譯本出版於一九三三年。

「鐵流」取材於蘇俄「十月革命」時期內戰的史實。寫古班草原上一支衣衫襤褸缺彈缺糧的游擊隊，在主角郭如鶴（綏拉菲莫維契曾說明這是一個眞實人物，姓「郭甫久鶴」）領導下，組成了一支游擊隊，衝出「白軍」的重圍，與「紅軍」主力滙合而取得生存與「勝利」。因此，「鐵流」一直被譽爲蘇共「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史詩」。

蘇俄對綏拉菲莫維契的評價很高，他死後，曾被蘇共稱爲「布爾什維克黨的忠實的兒子，優秀的作家」。生前曾獲「列寧勛章」「勞動紅旗勛章」「榮譽獎章」「衞國戰爭中英勇勞動獎章」和「史大林獎金」多項。

毛幫統戰調子越彈越低

岳騫

每年到了二月廿八日這一天，毛幫總要演一場鬧劇，把一些在毛幫掌握中的貳臣、降將、官僚、黨棍拉出來示一次眾，每人唸一段早經核准的台詞，這樣就算是爲「解放台灣」作了工作，一年中白吃三百六十四天，只出席這一天的會，不賣力也不成了。

今年的會比起去年，覺得毛幫一羣人的調子越彈越低，而且文不對題，若非心神不屬，就是另有別情，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看見這批人的言語行動，可以覘知毛幫內部大風暴正在醞釀中，不久卽將吹向大小嘍囉頭上。

廖大少爺的「妙論」

主持座談會的仍是廖承志，但廖大少爺這篇談話實在不知所云，最妙的是這麼一段話：「國內外敵人，對於我國革命大好形勢的迅速發展，十分仇視，對於我們人民正在開展的轟轟烈烈的批林批孔的羣眾運動驚恐萬狀。中外敵視我們的頑固分子都是尊孔派。國民黨反動派一向就是把孔孟之道作爲維持他們反動統治的精神支柱，現在，更是變本加厲地詆譭批林批孔運動，大搞尊孔活動。」

所謂中外頑固分子都是尊孔派，包羅就相當的廣了，拉鐵摩爾之外，還有費正清，也許還有一批親毛的日本人，也要捲入漩渦。至於說中國政府當局實行孔孟之道，現在更在台灣推行尊孔運動，更沒有人否認，因爲孔孟之道代表忠孝仁愛，任何國家都希望國民忠於國家，孝須父母，親仁善隣，汎受萬物，世界各國的統治者可能未聽說過孔子、孟子，但治國的精神卻無不本於此，只有毛幫專門教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才視孔孟爲仇讎。

從這篇語無倫次的談話可以看出廖承志處境之不妙，在毛幫山頭中，廖承志是屬於周恩來系，但在文革時，廖承志卻受到慘重打擊，九屆中委落選，與外界隔絕了數年，當時也有少數日本人去北平，看見周恩來詢問廖承志，周恩來說廖承志害了心病，要休息，估計當是去了「五七幹校」休息，以後從牛欄內放出來，鹹魚翻生，又主持對日統戰工作，去年又訪一次日本，見田中奉上周恩來親手摘下的櫻花，一時又頗爲得意。但筆者已斷定其好景不長，勸他投奔自由，當在本刊發表一篇拙文，經中央日報海外版轉載，恰在廖承志到東京時刋出，估計廖承志應該可以看到，就當時的情形來說，確是他投奔自由的千載一時良機，雖然他們這批頭頭走出毛管區，一定有特務人員嚴密監視，但廖承志生於日本，能說日本話，東京道路又熟悉，毛幫特務人員監視雖嚴，在東京究難絕對控制，他只要經過自由世界任何大使館，向裏面一躲，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尤其是那次其妻經普椿一道同行，其母何香凝又已病逝，了無牽掛。如果廖承志當時投奔自由，今天也可以去阿里山賓館看雲海，夫婦去台北西門町吃小館子，在仁愛路散散步，無憂無慮，何等自在。但藥治不死病，佛度有緣人，廖承志未能下定決心，投奔自由，而今再回頭已不及，永不可能再有此機會了。

周恩來處境艱危

關於毛幫這次假批孔批林之名，而實行其火併事，海外自由地區人士絕大部份都認爲目標是對着周恩來，但到目前爲止，情勢尚未明朗，因此，又有人認爲周恩來已過了關，起碼過了目前的難關。筆者對此看法，不能同意，由於周恩來也在大力批孔批林，可以看出周恩來正在努力掙扎，力求自保，但是否眞的過了關，恐怕未必。照筆者看法，周恩來目前處境艱危，爲二十五年來所未有，正如一個落在大海的人，因爲勉強識一點水性，還可以掙扎待救，努力求抓一塊舢舨，舢舨抓不到時，只有抓一根浮萍，周恩來跟着批孔批林，也正是抓住一根水草，無救於他自己。

最近有一個很怪的現象，就在上月內，非洲有兩個總統到毛管區去，一個是桑比亞的卡翁達，一個是阿爾及利亞的布邁丁，前者是毛幫在非洲最親密的朋友，毛幫用了四億美元替桑比亞修通海的坦桑鐵路；後者是北非大國，成爲毛幫拉攏的對象。所以兩人到了北平，皆受到盛大歡迎，毛澤東也在他那間佈滿道具（線裝書）的劇場，同這兩位拍了一些鏡頭。周恩來自然是「國宴」，演說拍馬如儀，在北平應酬完了之後，照例要去各地，尤其是經安東尼奧尼拍過的上海去參觀，在過去，當然由周恩來隨侍，這次卻一反常例，竟由鄧小平陪同。如果是一九六七年以前的鄧小平，倒也未嘗不可，只是目前的鄧小平不僅失去了舊日的身份，只有一個副總理的名義，而且又被毛幫大鬬過，是一個落過水之人，卡翁達與布邁丁不會不解鄧小平的身份，自然感到有些「那個」，周恩來也不會感覺不到此舉對貴賓有失敬意，但周恩來爲什麼不去陪，有些報紙根據各省毛幫大頭目失踪的情況，推測北平大

寨內正在開重要會議，周恩來不能分身，此言似是而非，大寨開會當是眞的，但周恩來未能陪客人去趟上海，未必是本人不能分身，恐怕是毛江已限制他離開北平。

毛江自然明白，周恩來不是林彪這麼笨，如果讓他離開北平，他在上海送走客人之後，坐機飛去了台灣怎麼辦，即使暫不去台灣，也可以飛到一些反毛頭頭控制地區與毛江唱對台，毛江也無計可施。因此，毛江目前既不能一槍打死周恩來，只有先把他禁在北平再說，周恩來尚如此，廖承志自然走不脫，再想假道日本去台灣已無可能，人生禍福往往決定於呼吸之間，事後追悔都沒有用了。

傅作義的剩餘價值

在北平這次座談會上，廖承志是毛幫代表，等於戲班的班主，登台演唱的卻是一些被毛幫俘虜奴役的人，第一個重要角色仍是傅作義，但傅作義並不登台，他的書面發言由其部下、硬被他拖了落水的前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代讀。傅作義何以不能登台演唱，按理應該不是有政治問題，而是身體出了問題，毛幫目前決不會清算他，只看把他當成統戰頭牌，即知利用價值尙在。傅作義未出場，可能眞是心臟病發作（眞心臟病，與廖承志的心病不同），但從傅作義身上，也可以發現毛幫幫內的一些問題。

毛政權成立時，收盡了所有的廢銅爛鐵以裝點門面，作為統戰工具，但時至今日，死的死了，如張瀾、李濟琛、沈鈞儒、黃炎培；鬬的鬬了如章伯鈞、羅隆基（鬬死）、黃紹雄（鬬死）、謝雪紅。時至今日，毛幫想找一個知名之士，他們認為有號召力的人，只有一個傅作義，所以傅作義雖然因病不能出場，還不准告假，要由毛幫擬好「書面談話」要董其武發言。既然如此，何不索性由董其武出名，董其武任過我政府的軍長，綏遠省政府主席，也不是無名之輩，但毛幫硬要拉傅作義出場，也許毛幫以為傅作義可以起作用，但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人看來，傅作義與董其武甚至與傅作義身邊的「警衛員」，廚房的「炊事員」，身份都是一樣，反正都是毛幫的傳聲筒，無論用那一個，喊出來的還是一樣聲音，沒有人認眞去理會。

談到傅作義，國人皆對其有幾分好感是事實，在北平陷共之前，所有各戰區負責人，確以他的華北剿總最為出色，其部下皆能征慣善戰之士，如暫三軍安春山出關援東北剿總在彰武的大捷，是剿共戰中少見的漂亮一仗。又如在淶水陣亡的師長李之鏸，因李師長陣亡憤而自戕的軍長魯英麐，繼魯軍長之任，在新保安戰敗自殺的郭景雲，都是鐵錚錚的英雄，響噹噹的好漢。還有幾位在最後迫不得已隨他投共的將領，此處不便列舉名字，恐怕害了他們，也都在抗日剿共戰役中，立下不朽功勳。部下如此，長官可知，傅作義何以會在最後開城降敵，其中眞象，至今難明。當然其中有許多複雜因素，非我輩外人所知，但筆者對傅作義當時投共的心理，卻有一項揣測。

傅作義投共心理分析

大抵一個人，尤其在軍政上得意的人，往往毀在自己已往成功的道路上。這話怎麼講，我先舉一個小人物的例子。抗戰期間有一個CC系的幹部名叫馬元放，被派去上海租界工作，地位並不高，但是，他自己並不小心，有意無意自炫身份，結果被汪偽組織特務機構抓去。當時已經到了抗戰末期，日本失敗已成定局，汪偽組織大員紛紛找出路以求自保，周佛海又與馬元放同出身CC，就示意汪偽特工組織給予優待。到了抗戰勝利，他當然被釋放，於是成了英雄，政府還都南京之後，他擔任南京市副市長兼教育局長，聲勢赫赫，超出儕輩，所以如此，皆因他有這段坐牢的功績。

三十八年南京棄守，他當時無官守，正可早走，但這位先生可能看錯了方向，以為毛幫與汪偽組織情形相同，還想再來一次，他不但不逃，竟然向南京毛幫軍管會去登記，當時即被逮捕，不久即以國特罪名槍決。馬元放之死，我政府固無任何表示，即其朋友親戚，談起也都搖頭嘆息，認為死得不值。而且也都認為，如果沒有抗戰那次坐牢的事，也不會有以後的事，禍福有時是很難明的。

傅作義情形也是如此，民國十六年十月間，傅作義在閻錫山部下當第四師師長，只是一個中上級將領，閻錫山響應國民革命軍，出師討奉，傅作義一師派為挺進軍，只是遊騎去擾亂奉軍後方，誰知一仗打下來，閻錫山三路大軍皆敗，只有傅作義這一師遊騎攻入涿州，威脅到北京，奉軍出全力進攻，足足打了一百多天，始終攻不下，後來經人調處，傅作義開城投降，所部編為國防軍，開去軍糧城駐防，保持原有編制。三個月後，今總統蔣公指揮的三路北伐大軍攻到平津，張作霖倉皇退出北京，在皇姑屯被炸死，關內統一，北京改為北平。傅作義頓成英雄，政府只獎其守城之勞，未辦其降敵之罪，初任天津警備司令，以後扶搖直上，不但越過了在他上面的晉軍將領，到了勝利後，中央將華北各省全部併入華北剿總，連閻錫山名義上都受其節制，這段往事，傅作義自不會忘記。到了毛幫與傅作義談和時，所提條件與奉軍當年大致相同，如傅部改為「和平軍」，不稱「解放軍」，不參加內戰，保持原有編制。但毛澤東不是張作霖，張作霖雖是出身紅鬍子，倒有江湖好漢的作風，一諾千金，說到做到；毛澤東是小偷扒手，在江湖上是下三濫，說過話不算數的。傅部被改編後，不但要同國軍作戰，還要去攻打太原，相信傅作義的心臟病就是那時氣出來的，但一失足成千古恨，他未似馬元放被槍決，不一定便是幸運，這廿五年的折磨，到了今天躺在床上不能起身，還要拉出來現世，倒不如當初一槍打死了乾淨。

中國有句話「英雄造時勢」，所說的英雄眞是大英雄，如國父中山先生憑一支筆一張嘴吧推翻了清朝二百多年的基業；總統以黃埔一千多條步槍統一了中國，打敗了日本，是眞正以英雄而造時勢。其他的人皆不足語此。但我輩小人物，起碼總可以把握自己的命運，廖承志與傅作義，連自己的命運都未能把握，直到今天還演醜劇，太可惜了。

紹興師爺周恩來

胡養之

中共「人民日報」於二月二日，特別以「把批林批孔的鬪爭進行到底」爲題，發表了一篇社論，指出這次運動是毛澤東所指示策動的，要大大地推廣進行，號召共黨各省、市、區的頭頭，分別召開「批林批孔」的動員大會，要求各級組織強迫工、農、兵、婦女及知識分子參加，運用各種形式進行鬪爭，其形勢與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沒有多大的差別。駐北平和東京的外國記者稱之爲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並非過分誇張。

事實上，今日大陸上已經風聲鶴唳，中共自己透露新的「文化大革命」已在醞釀，但由於局勢可能比過去控制得較好，而不像八年前那樣搞到全國鷄犬不寧！雖然，一般觀察家推測：這個奇怪的所謂「反孔運動」，越來越神秘了，顯示在中共黨內的權力金字塔頂上，其鬪爭正在激烈發展，歷久不倒的中共「總理」周恩來，顯然成爲這次反孔運動的主要目標。靈通人士認爲：周恩來自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平息後，便是中共當局的主要決策人，單憑這一點，他就有資格成爲直接批判的目標。

其實，周恩來一向是替毛澤東洗碗的人，換句話說，毛澤東亂搞，把事情搞壞了，便要周恩來出面替他收拾殘局。因此，人們叫他做「紹興師爺」。因爲，周恩來係浙江人，現年已七十六歲，於天津南開大學畢業後，曾留學法國，得巴黎大學「文學碩士」銜頭。足見他幼年時期的家庭環境不差，他自己曾經公開地說過：「我有一兄一弟，老大吸食鴉片，是一個沒有良心的地主，下面的小弟做生意，則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奸商。……」而周恩來自己呢？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紹興師爺的繼承者。所謂「紹興師爺」的由來，即操縱滿清一代的吏治權者也。

由於當時的滿清皇室不懂得怎樣統治中國，於是紹興師爺便貢獻給愛新覺羅王朝一套法寶：用繁褥細節的理法，與咬文嚼字的筆墨，替統治階級的蠻族，束縛了禮義之邦的人民。周恩來承襲了這一套家傳的衣鉢，所以，他對於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看得很清楚；而且他更會製造矛盾，以使互相發生制衡作用，而便於操縱。誠如「鐵幕人物」中所說：「周恩來的外表堂皇，舉止也似大方瀟洒，口齒之伶俐，有如國民黨的汪精衛（抗戰時做了漢奸）第二，而其內心的陰險則有過之！他具有毛澤東一樣的虛僞欺詐，劉少奇一樣的尖酸刻薄，也有朱德中年時一樣的瘋狂；他是中共人物中的怪物。……」

一點也不錯，周恩來的投機取巧，和看風駛舵的本領，不僅是中共黨內無有出其右者；即近代的不少中外軍政頭頭人物，也多半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大家都知道，周恩來自加入共產黨組織之後，便運用其投機、狡猾、狠毒的兩面手法，左右逢迎而一帆風順。當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後，周恩來就曾返國並到廣州進行滲透工作。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寧漢分裂時期，他在漢口所擔任的職務只是一個科長階級罷了。南昌暴動後，他就逃到香港來。當毛澤東率領一批鷄鳴狗盜在井崗山落草爲寇時，周恩來因爲恐怕受不了國內農村生活之苦，和國軍的不時撻伐，他便潛匿港、滬等大都市，名義上是從事地下工作，實則是在大都市中苟全性命。至中共的所謂「長征」後，他才到延安，隨侍毛澤東；但西安事變，據說是他幕後運用陰謀而導演的。當時他任中共的說客，保證中共聽從蔣委員長指揮抗日。

因爲說客成了，周在抗戰期間便出任了中共駐重慶的代表，一度專任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副部長。名義上是折衝於國、共兩黨之間，實際上則是推行其統戰陰謀！他在武漢、重慶、南京等地，都曾分別拉攏不少失意官僚政客——包括着張治中、黃紹雄、邵力子，及好幾個民盟分子。周恩來向以說服和拉攏最爲專長，對國民政府滲透的確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周恩來一度頗爲克里姆林宮的頭子史達林所欣賞，從而命令了中共「政治局」派周恩來爲「總理」兼任「外交部長」要職。

周恩來不獨對國民政府的統戰陰謀發生了效力；即在國際上，他也能夠使用其渾身解數的外交手段。一般來看，他除了善於笑臉迎人以博取別人的歡心之外，更善於痛哭流涕以騙取外賓的同情。當抗戰勝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不久，美國的馬歇爾元帥，啣杜魯門總統的特使前來中國調處國、共問題時，周恩來即裝出可憐的樣子，一直隨侍馬歇爾的身邊；並向馬帥哭訴中共始終被國民黨壓迫的痛苦處境！使這位頭腦簡單的美國元帥，糊裏糊塗而對中共同情。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當中共政權在北平成立不久，蘇共老大哥的西蒙諾夫到大陸來觀光時，成爲毛幫政權的貴賓；周恩來見機會難得，乃極盡殷勤招待之能事。一次，西蒙諾夫在周恩來家裏吃了盛筵之後，便頻頻入厠，而這位善於逢迎的「恩來同志」，也了解老大哥的心理，每次必替他開門和閉門；尤其當西蒙諾夫叔叔每次出厠時，恩來同志更站在厠門邊守候着，吩咐勤務員迅速遞以溫熱的毛巾。是故，西門叔叔回國後，便大事誇張周恩來的能幹，頗爲稱心滿意。

周恩來對於那一批所謂「民主人士」的投靠分子，其處置手法也學會了毛澤東那套過橋抽板的欺詐手法。當他在重慶和南京分別推行其統戰陰謀的時候，說得天花亂墜！給予那批人頭豬腦的傢伙以極大的希望，想入非非！可是到

了毛共席捲大陸，成立了所謂「人民政府」之後，因爲分贓而原形畢露！有一次，據說周恩來在一個民主黨派的會議席上說：「咱們是開門的，但是不可以把門開得太大，讓良莠不齊的分子一起混了進來；所以，就不能不把門開小一點。……共產黨做事是有規律的，你們懂得規律嗎？」並進一步地教訓和警告他們：「要知道，過去是過去了的政策，現在又是另一個政策；爲了配合政策的推行，犧牲和埋沒是在所難免的。創造了條件又來毀滅它，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作風，毛主席已經說過的了。」使一羣「民主」人士目瞪口呆冷了半截！

總之，周恩來不失爲一個狡詐的老狐狸，他在任何艱險的環境中，都能夠施展其圓滑的手腕；即以首次的「文化大革命」來說，可謂史無前例的大風暴，若干居高位的中共軍政老幹部如劉少奇、朱德、賀龍、彭德懷、彭眞輩，多半已被這一陣狂潮所淹沒；惟有周恩來仍屹立於中共政權中的第二、三把交椅之間，殊屬難能。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以後，毛、林所遭遇的反抗力量日益增加，令到江青、陳伯達與林彪之間發生了分歧。而周恩來則認爲時機已對他有利，於是挺身而出，從中斡旋，實則爲他自己打算；尤其是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全國各地的反毛派相應而起，更使毛派的奪權運動陷於急轉直下的逆勢中！爲了防止反對派採取「由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畧，毛澤東於同月杪，曾經與周恩來進行了一次秘密會議，並屬意周恩來出面收拾殘局。

同時，這個向有老狐狸之稱的紹興師爺，也樂意接受這項「漁人」的工作，扮演一齣「壓軸戲」。他首先主張與新疆的反毛軍人頭頭王恩茂等談判；接着以國務院及中共「中委會」的名義，下令全國未經「中委會」承認的「革命民眾組織」，一律加以解散，禁止將犯錯誤黨員革除黨籍；也不准毛派分子將被屈的共黨頭頭拖出去遊街。其目的在緩和當時那種風起雲湧的反毛情緒，以便收拾殘局。

可是毛派分子的實際行動，卻與周恩來的主張恰好相反；在他所下的命令墨汁未乾，而「紅衛兵」則將彭眞、陸定一、羅瑞卿、田漢等人，拖去了大會場進行公審。周當時希望保留的商業部長姚依林，鐵路部長呂正操，也曾立即遭到江青、陳伯達的整肅。他保證以談判解決的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和「生產兵團司令員」陶峙岳，亦先後被毛派罷黜；甚至「國務院」的幾名副總理，也多半遭到抨擊、批判及整肅。原「國務院」共有八十多個直屬機構，其中主要部門共達四十九個部或會；其後毛、林集團曾經着手精簡「國務院」，將各部、會、局原有幹部，予以大量裁減，實行幹部下放運動。「華僑事務委員會」，早併入「外交部」。

至一九六九年，毛林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顯然進入尾聲，而毛澤東與林彪兩個大頭子的名利之爭，也似乎進於密鑼緊鼓的階段。他兩自從同年四月出席中共「九全大會」，及同年五月十九日公開露臉之後，便一度隱藏起來，甚至同年九月三日當北越前共黨頭子胡志明逝世時，毛林也未赴北越駐北平「使館」弔唁，只有周恩來僕僕於北平與河內之間。因此，美國「時代周刊」便認爲毛、林可能發生其他事情，會引起世人的紛紛揣測。

特別是周恩來由河內匆匆返回北平的一個星期之後——即九月十日——又與蘇聯總理柯錫金晤面於北平機場，從而促成了所謂「中蘇共邊界談判」，似已消除了北平與莫斯科間六、七年來的緊張情勢，更使一般觀察家們曾產生一種新奇的印象，認爲中共內部可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㈠根據「時代周刊」引述莫斯科的消息說：「毛澤東於同年九月二日患中風，只依靠大量的藥物以支持其生命苟延而已！」加以周恩來由河內匆促趕返北平，表示急於歸去可能爲毛辦理後事。㈡毛澤東的隱藏是常事，但林彪從沒有隱藏的先例，爲什麼他也同樣不露面呢？這可能是「文化大革命」失敗之後，造成了空前嚴重的內憂外患！問題無法解決，迫使毛林不能不退居幕後，讓周恩來單獨出面收拾殘局。

又據英國「觀察周刊」於同年十一月廿七日刊出的一篇文章指出：「剛由北平回到東柏林的一名德國共產黨外交人員透露：周恩來與林彪之間曾經發生重大的衝突，現時周恩來正作秘密的努力，企圖將中國大陸當前的混亂責任，都推在林彪身上，進一步地將他打倒。」表示周的處心積慮，在毛澤東、劉少奇、林彪以及中共領導層的四分五裂；中蘇共邊界衝突危機的種種情況下，利用其矛盾，製造矛盾，以收「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效果。

一九七一年九月，當林彪企圖發動政變推翻老毛的陰謀失敗，於逃亡途中墮機死亡之後，「北京評論」第四十二期，發表一篇題爲「民主集中制」的文章指出：「在全國各省級黨委會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是軍人任第一書記的，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總理已發起軍應服從黨的運動。」這無疑顯示軍人領導階層，已隨林彪及其他軍事頭頭的倒台，而逐漸失去其主要的政治權力；並有充分跡象顯示周恩來已取代了林彪的主要地位。「北平評論」中的文章明白表示：「在毛主席的指示，和周總理的領導，這次爭論已獲得勝利。……」尤其是同年十一月初出版的「人民文學」讀者欄中，更曾稱「周恩來爲副主席。」當美總統尼克遜於一九七二年二月訪問北平時，以周恩來作爲他交涉談判的對象，更使周恩來的國際聲望達到一個新的巔峯！然而好景不常，到了去年中共「十全大會」召開時，毛妻江青退至幕後領導，而製造年青的王洪文爲傀儡，盤據上海，以對付周恩來。據上海「總工會」去年九月二日翻印的一份文件，指周恩來爲超級陰謀家。其中有幾段文字，把周恩來刻畫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這是周恩來的超級陰謀。……正是這個周恩來，當年親口說出：『如果那個悲慘的日子（指毛澤東的死亡）到來，我們接受劉少奇同志的領導。』……這個周恩來，不止十次、百次讚揚『林彪同志跟毛主席思想跟得很緊，祝福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身體的健康。』……最狡猾的是他這樣說：『江青同志講得很清楚，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又說：「他一面大罵蘇修，一面又把接待美帝頭子和日本軍國主義新老板的卑鄙勾結，硬說是『奉命行事』。……那個專門搞臭名遠揚的均勢主義的美籍猶太人，陰謀政客基辛格，又何以能在我們的純潔陣營中，找到他的代理人呢？……我們硬是要提出這樣的一句戰鬪口號：『不准周恩來接班！』……」

所謂「接班人」，不是普通上工作換替問題，而是「下一代繼上一代」的意思。國家也好，社會也好，家庭也好，沒有了「接班人」就不會繼續存在。

語云「承先啓後」，「承先」是接班，「啓後」是交班，因有此一承一啓，就創造出一個人類世界。換句話也可以這樣說，中國的全部歷史之所以如此複雜，如此混亂，皆由於「接班人」的爭奪問題。不管是政治或學術。

先說國家的接班人，主要是「一國之主」即所謂「元首」，其接班方式差不多全是「武鬪」得來，或得之於馬上，或搶於孤兒寡婦之手。雖然盛傳有「堯舜禪讓」故事，似乎是和平交班，但堯舜是不是「禪讓」呢？近代很多學者如胡適等已大膽懷疑，並找出許多證據說非眞實了。何況這是上古時代的事，眞實不眞實倒沒有大關係，即使眞是「禪讓」吧，但堯舜以後的接班人即「開國之君」又如何呢？有那一個不是血手興家，有誰在得了天下之後不「化國爲家」，硬性規定自己世世代代的子孫做接班人呢？即使這接班人還在吃奶或是白痴的，總之是肥水不流別人田。所以，歷代的接班人是世襲方式，父傳子，子傳孫的傳下去，別人想碰一下，就是「造反」。

這樣的「傳」，是不是「和平交班」呢？也不見得，惹起的麻煩更多。做皇帝是頂過癮的，確富於誘惑，爲了這個「帝位」的繼承權，經常你爭我奪，打到我活你死，什麼兄弟鬩牆、叔侄相併，甚至有等得不耐煩而毒殺「父王」，提前接班的事，試問那一代沒有過？最慘的還是「宮闈火併，禍延百姓」，而那班寫歷史的人還昧住良心，舞文弄墨把事實歪曲了，「君王有罪不敢問，百姓無辜遭刼災」，將禍亂責任推在老百姓身上。世世如此，代代如此，也證明了中國的每一代政權，永遠沒有和平移交過。

就以現代的共產黨來說吧，史大林在病中被人扼死了，還不是接班人等得不耐煩；林彪硬在「黨章」上明目張膽的指定自己是「毛澤東的繼承人」，也不外一種強迫接班手段。（在黨章上明文指定誰是繼承人的，可算破天荒的謬舉），其死，也因等得不耐煩。

從此可知，中國歷代的國家領導權，在接班時必爭，爭則必亂，亂必死得人多。所以說「中國之亂，皆因接班人的爭奪而起」，相信不會是危言聳聽的妄語。梁啓超也說過：「中國的歷史是一部相砍書。」

談談 …」

社會的「接班」情形又怎樣呢？這個「班底」相當複雜，涉及的事物也很廣，從文化學術而至每個工作單位都屬於社會範圍，比較有具體性和普遍性，而且很明顯可以看到的，還是談談學校與社團吧。

學校與社團，當然指的是有學術性的學校和組織較大的社團。這兩種機構，差不多已被公認爲「救濟院」或「養老院」了。

它有「公共關係」性質

謝冰心在「五 …

日本女作家瀨戶內晴美，去年二月十五日參加「日中（共）文化界訪華代表團」到中國大陸觀光訪問，回國後在「朝日新聞」以「謝冰心的手」爲題，報導訪問中國三十年代的老作家冰心女士生活情況。所謂謝冰心的手，並不是說她柔荑的手仍然配合她的聰顯腦子，從事文藝創作，而是描寫她那雙握了五十多年筆桿子的手，曾經配合她「改造派」腳，以古稀之年在「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了十四個月。

瀨戶內晴美說：她能會見這位老作家謝冰心女士是她的願望之一。一共會見兩次，一次在接待會、一次是在「民族歷史陳列館」，顯然都是中共的有意安排。文章說，「謝冰心女士是在一九七〇年六月起，以七十高齡在五七幹校勞動學習了十四個月。」

謝冰心告訴她：「我在進幹校以前，什麼勞動都不做。要進幹校時，女兒們前來替我耽心。因爲我已年老，和我先生一起比較放心。最初我和先生是分開兩處的，後來在同一處了。

「其實我在幹校分配的工作，是老年人也能做的拔草。雖然能愉快勝任，但最初時，說實話生活還是比較辛苦。」

年前，港日盛傳三十年代作家冰心女士下放農村，參加勞動改造，一些和謝冰心相識的老朋友還不大相信。因爲她的身體向來很弱，而且年逾古稀，只知教書、寫文章，從未擔任政府一官半職，對中共政權似乎沒有威脅，想中共不致在折磨她。然而推想是推想，事實終於是事實。這位日本女作家，不但證明謝冰心確有再勞改其事，並且指出勞改具體情況。

從謝冰心的談話中，知道她的丈夫吳文藻教授也曾下放勞改，時間可能比她早，也可能是在同時。可以肯定的一點，所謂「請求下放」，絕對不是自願，是共幹動員羣眾，迫她「請求」。所以她說，女兒爲我所擔心的只是沒有和她丈夫在一塊，並沒阻止她進幹校的決定。謝的女兒知道組織把她當作對象，不能有任何理由請求豁免，只好退而求其次的希望兩老在一塊，彼此有作照應。

謝冰心提出「申請」下放「幹校」時，是想到費孝通勞動改造的那個農村。也許就是吳文藻下放的那個「幹校」吧！她雖然想跟丈夫在一塊。老倆口有個互相照應。這是屬於「濫情」，她不敢直接提出。轉彎抹角的把費孝通作緩衝地帶，終於未獲批准。中共把她下放到北平南郊永定河東岸的『五七幹校』。謝冰心不諱言當時身心的感受，「生活還是比較辛苦」。其後加上一句，「辛苦之後才感到勞動的喜悅」，這是怕語言招罪，不得不補句讓幹部聽來順耳的違心之論。

謝冰心述敍在「五七幹校」勞動時情形。她說：「有一天突然發生大洪水，我們費心栽培的棉苗已經被淹，有全部淒死的危險。我一發現之後，連忙冒着大雨，不顧身上濕透和其他學員一

「人

，有「繼往開來」作用，所以工作態度只求其「平穩」，什麼都是「允執厥中」，甚至「不爲最先、不恥最後」，永遠是這樣「君子中庸」。由於「君子」得太過，致形成一種隋性循環，除非環境發生大變化，否則很難希望有激進改革。自然，它也避免不了「新陳代謝」的天演公律，因此也需要接班人去「繼承」，即由年青的一代把這根陳舊的歷史棒子接過來。

但問題卻不在於如何「接棒」，而在於持「棒」的人怎樣把棒交下來，願不願意交。誰都知道，中國人缺乏大結團精神，但小組織能力是世界聞名的，而「百家門口百家姓」的學術機構和社團，又是培養黨派最適宜的溫床，「五人成黨，三人成派」的現象，隨時隨地可以見到，持「棒」的當權派，當然會「擇人而授」，但對「非我同道」的呢？可以「授」，卻可能當你伸手去接「棒」的時候，交棒的會先在你頭上棒兩下，使得你眼裏冒星斗，頭上出鳥烟。這也不要緊，「先打後接」無所謂，棒始終是接到了，正如和尚受戒，光頭上先灸窟窿，喃嘸度籙，必捱一頓打才能得到師父的「鈴鈴」一樣。最怕的卻是被棒了一棒之後，持棒人把棒縮回去，使你白受一頓痛苦。

這種交棒方式是有歷史性和習慣性的，所以有能力接班的年青人會「望棒生畏」。

即使沒有「派系」之爭，但持棒的年老人，對接棒的年青人始終有隔膜。大抵老年人多保守，對青年的思想和行動諸多懷疑或不信任，因此便形成「有棒難接」，或「所授非人」的狀態。

說到家庭間的接班人，那就簡單之至，無非父傳子，子傳孫這一套。子承父業，是道德和法律上的一種權利和義務，「父賺錢，子享福」，卻又是做老竇的苦心，照理不會有什麼問題啦，然而卻不，一樣有麻煩，麻煩又出於「衣食足、知榮辱」的有錢人家最多。且舉兩個實例，看看做老竇的怎樣關懷自己的繼承人。

香港有位大亨，病重的時候，他那位不肖子，一心以爲遺產將至，便到處借錢揮霍，聲明借一萬還二萬，有許多貪小利的人照借了。此消息傳回大亨耳朵，即刻叫律師到床頭前改遺囑，註明遺產要五十年後才可以分家，這樣一來，那班放債友連本都收不回來，只有自認晦氣。

台山也有過這樣一位富翁，算起產業可吃三、四代，但他的獨子不長進，他要保產，便教兒子抽熟了鴉片烟，結果兒子變成了「道友」，那富翁滿心歡喜，認爲這樣才對得住祖先。究竟他的主意怎樣呢？據他說：「兒子抽大烟，抽一百年不會把家產抽光，若不抽大烟，可能一年就會將家產花光」。

看這樣的老竇，恐怕世界上只有一個。

馬森亮

「校

焦一夫

起搬砂袋，和趕忙把積水排出去，一直幹到黎明暴風雨停止爲止，當我們取得這場防洪戰役的勝利時，我不禁喜歡得當場流下眼淚。」

我們很欣賞冰心女士參加防洪戰役這段生動的描繪，彷彿看見這位七十高齡的老太婆，穿着「解放裝」。屈着腰，脊背着大砂袋在大雨中搖幌。但無論如何叫人難以相信這位「什麼勞動都不做」的謝女士冒着狂風暴雨和洪水戰鬪了一個通宵，當暴風雨停止，爲取得這場戰役勝利，歡喜得「不禁當場流下眼淚」。一夜勞動任何人都會感到疲備不堪，早就眼淚和雨水共流了；當共幹領導歡呼戰勝洪水，可以順理成章的把傷心的眼淚變成「喜悅」的眼淚。這個唯物辯證，是人民在共幹面前表演的「藝術」。

按照規定「五七幹校」輪訓的高級幹部及民主人士，期間是半年到一年，長的兩年到三年。時間長短就看堅持插隊鍛鍊勞動的效果如何？據說「北京市東城區『五七幹校』的學員，就是到幹校附近的馬頭莊大隊插隊鍛鍊，他們白天和貧下中農一起下地勞動，晚上請村幹部老黨員講述人民鬪爭史，學到了生動的階級鬪爭和路線教育。」

謝冰心雖然拚着老命堅特插隊勞動鍛鍊，「冒着大雨，不顧身上濕透和其他學員一起搬砂袋」，就是想爭得積極勞動的高分，然而效果並不好。她是一九七〇年六月進入幹校，顯已突出兩個可以離「校」階段，正邁向兩年或三年最後也是最長的改造歷程。

下放「五七幹校」勞動學習雖無一定結束時間，但每一階段劃分卻非常清楚，並可憑學校領導的好惡隨時命令學員離校。爲什麼謝冰心學習了十四個月竟然中途結束勞動鍛鍊？這與美國總統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有關。尼克遜加重毛澤東的簡單法碼，損壞中國幾億人，但卻救了謝冰心一命。

周恩來用乒乓外交敲開美國談判之門，中共想和美國拉關係，必須先和日本勾搭。這是周恩來外交方略的通盤計劃。謝冰心在戰後跟她丈夫吳文藻居住日本頗久。一九五三年才經香港返回大陸。留日期四、五年與日本文化界往來密切。

在日本人眼中，冰心有日本女作家野上彌生同等份量。周恩來想到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以後，預計日本朝野將會發生強烈反應，這位爲日人所崇拜的冰心就有利用價值了。不先不後，恰在尼克遜宣佈訪問北平的第二個月，她就離開了那個勞改地方，回到「少數民族歷史陳列館」的工作單位，擔任「歷史文物」講述。講述的對象就是日本人。瀨戶晴內美第二次見面，就在陳列館裏。

去年五月，廖承志組團訪問日本，謝冰心是團員之一。很受日本人的注意，宣傳上收到相當效果。

（轉載「中國大陸研究」）

認識中國

安東尼奧尼是——「反華」「反共」「反革命」嗎？

柳以青

上期寫了「中國·安東尼奧尼·技巧」一文。現在再深入的談談中共所指控的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反共·反革命」。

很多次，我們經常讀到中共對海外的人士們，加上不同的類型的帽子，其中最厲害的是「反華」，其次是「反共」，再次是「反革命」。這次對義大利籍的導演安東尼奧尼把這三種帽子，都一齊加上了。

至於說安東尼奧尼「反革命」的話，那是多此一舉的，根本不適用。然而，中共的「僵化宣傳語辭」，就是如此生硬地不斷搬出來的。

中共在大陸所進行的「革命」，安東尼奧尼「反」也是無法「反」的。說贊成嗎，也是無從贊成的。這是中共自己的事。例如現在大陸上又掀起了「革命」——有人說是第二次文革，但是，目前大陸上兩派或以上的鬪爭，都是彼此在指摘對方是「反革命」的，然而，究竟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相信直到目前，大陸的中國人民仍然是無法分清楚的，除非是「一些人倒下去，一些人站起來了」。那時，我們才會明白：原來「倒下去」的人是「反革命」；「站起來」的人是「革命」。

這種「站起來」和「倒下去」的分野，就決定了「革命」與「反革命」，但是，目前情形未明之時，恐怕是任何人都無法判別清楚。可是，我的看法恐怕就不能相信以「站起來」就是「革命」；「倒下來」就是「反革命」。因為我並不相信鬪爭中的勝負，就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這些都是深深中了「馬列毛思」的毒素所致的結果而已。

安東尼奧尼在義大利，無論說他「革命」與「反革命」，基本上沒有什麼作用，除非也讓他到中國大陸參加鬪爭行列，那麼或許還可說出一個道理來。

至於說安東尼奧尼「反共」的話，這話又有問題。因為既然說他「反共」，那又為什麼歡迎他到中國大陸去拍攝紀錄片呢？難道說這不是自討苦吃嗎？那麼，歡迎他到中國大陸去拍攝紀錄片的「周恩來總理」，不是有嫌疑勾結「反共導演」的罪名嗎？

同時，「新晚報」的專欄作者，對安東尼奧尼的「反共」與「親共」的立場問題，似乎在前後幾篇的「雜文」中，也站不穩腳步，弄不清楚所以然了。

在上篇中，我引了「雜文」說安東尼奧尼是「披了外衣的『左派』」，其實是「乍洩了不紅而白」的「右派」。但是，在第三篇的雜文上，作者卻引述了台灣的報紙文章，說安東尼奧尼被譽為「今之紀德」之不當。他說：「紀德在三十年代寫過反蘇的『從蘇聯歸來』。而『現在終於出了一個安東尼奧尼。他的情形，幾乎是紀德的翻版，不過紀德是用文字報導他的見聞，而安東尼奧尼則較紀德更進一層，他用攝影機拍下了他所看到的，這是任何空口白話所無法推翻的鐵證。』」

現在問題是：所謂「反蘇」是不是「反共」的問題。中共與蘇聯之爭，明顯的兩者都是共產主義的集團，他們彼此的相反，是在共產陣營中的「正統」與「修正」的理念之爭，實則都是共產理論，從「反蘇」上來說，為中共是不反「共產理念」的；但從西方的人士們來說，「反蘇」必然包括「反共」理念的。因為，安東尼奧尼之「反共」或「親共」，那只是他個人的意志自由所決定，並不因為他的意志自由的選擇，便可以由中共亂戴帽子的。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情形，到現在「反共」與「親共」的鬪爭，仍然是情形不明的。特別是最近「反孔、批林」運動所產生的情況。信仰「孔孟之道」的人士們一定「反共」，那麼，就可以知道目前大陸上多少人民在「反共」呢？甚至也包括了偌多的中共當權的頂尖人物們！因此稱安東尼奧尼是「反共」的話，也沒有預期的效果。

反革命？反共？反華？

我最感興趣的是談論安東尼奧尼的「反華」了，因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很容易產生宣傳效力的問題。在大陸可以發生「敵愾同仇」，在海外又可以掀起「民族情感」。

現在先談在大陸上所謂的「反華」問題。

在大陸上偌多的抨擊安東尼奧尼的「反華」的文章中，是從以下的幾個論點來出發的。

㈠先是談論到安東尼奧尼的立場問題。例如：「站在帝國主義的反動立場

」、「擺出帝國主義架勢」、「完全是帝國主義老爺的腔調」、「安東尼奧尼根本不能代表意大利人民。意大利人民同我國人民是十分友好的，……安東尼奧尼站在反華，反革命的立場上……完全是迎合帝國主義，特別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需要。」、「這是以帝國主義之心，度中國人民之腹」和「這完全是一種帝國主義文化特務的行徑」等等。由於以上的資料是來自不同的文章，這裏也只有不給予註出了，免得太佔篇幅。問題是：所謂「帝國主義」，是否一定是「反華」呢？假如我們從過去的歷史上去衡量的話，「帝國主義者」反的國家和地區還多着呢？就以現代而論，所謂「帝國主義」已經是內容增加了許多，就以中共所給予的口號來說，已經遠離馬克思所謂的「資本主義所發展的最高階段是帝國主義」，此其一；現在蘇聯的修正社會主義也是「帝國主義」的另一類型；同時，我們也知道民族主義極端化的發展也可以是「帝國主義」。因此，以「帝國主義」，來肯定立場，就以之爲「反華」的話，那只是文字的魔術而已。因此，「光明日報」二月七日鍾科文的文章就給這所謂的「帝國主義」下了一個比較具體的定義稱：「一部電影的每一個鏡頭的選擇和取捨，都強烈地說明拍攝者的立場觀點；每一個鏡頭的角度、光調明暗的處理，無不鮮明地反映拍攝者的思想感想。一切電影攝製手法，都是從屬於一定的政治目的的。」照這一種泛政治理論的說法，我就不願多費唇舌來糾正了。

㈡對大陸「社會主義建設」的不予拍攝，又構成了安東尼奧尼的「反華」第二個理由。例如：「惡毒攻擊我國領導人，醜化社會主義新中國，誹謗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侮辱中國人民」、「詆毀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抹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進行了全面的誣衊和攻擊，特別是對我國人民包括廣大勞動婦女的形象，進行了惡意的歪曲」、「竭力貶低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發展工業的偉大成就」等等。有關這方面大陸上的抨擊文章中，舉出了很多的實例，這裏無法爲之盡刊。總括一句是安東尼奧尼的「中國」紀錄片中，沒有一樣拍攝了中共想讓他拍攝的東西，反而，不願讓他拍攝的東西（當然這也眞是存在的事實），他卻拍了很多，於是便以之爲「反華」了。這一理論是否站得住呢？我確實是在懷疑的。對這方面，在這些大陸文章中，其中有一篇是「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字，似乎是已經看出了這一「污衊」安東尼奧尼的「反華」的理論是有問題的，於是才解釋說：「在各國人民的交往中，我們從不強求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我們一再指出，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從不隱諱我們國家還存在着前進中的缺點，還有落後、反動的東西，需要繼續革命。」

這段話裏有兩個意義：一是立刻收回對安東尼奧尼「反華」的「污衊」；二是承認安東尼奧尼所拍攝的一切卻是事實。無形中也肯定了「中國」紀錄片的一切。從這裏可以看得出：以前中共的宣傳只是爲了宣傳而已，實際上還大量的存在着「落伍」和「反動」的人物與事實的。果如此，偌多的大陸上以及本港左派人士們所寫的抨擊文章，不但浪費了「腦汗」和「黑汗」，同時，更見其所做的「木偶」式的「反應」的愚蠢與低劣了。

「洩了自己」的作者

最後，我卻想談談有關海外的「民族情感」的問題。

假如「光明日報」鍾科文的文章的理論是對的話——「一部電影的每一鏡頭的選擇和取捨，都強烈地說明拍攝者的立場觀點」，那麼，我們可以引伸以下：在看了這一部電影的觀眾來說，也必以其立場和觀點來評價的。因此，我就會對偌多抨擊的文章裏，有關「民族情感」的問題，提出來討論。

在香港，這一「中國」影片還沒有公演，但是香港的一些左派人士們已經看過了，結果，卻給了以下的抨擊。在「新晚報」的「雜文」作者以「安東尼奧尼洩了自己」爲題，提出了兩點値得討論之點，也就是爲了這一雜文，怕的是不是「安東尼奧尼洩了自己」，而卻是這位雜文作者「洩了自己」。

看這雜文中的兩段：「安東尼奧尼在他的『中國』中，沒有提到狗，卻有着豬。當影片上出現豬搖頭的動作時，配樂卻是革命樣板戲『龍江頌』的唱段，江水英在唱『抬起頭，挺胸膛』，這不是把中國人當豬看待麼？……安東尼奧尼以一場木偶戲做他的『中國』的結尾。這是在咒罵了中國人如豬之後，又咒罵中國人如木偶，中國的革命如木偶戲。……木偶有勝於豬處，又有不如豬處。七八億的中國人眞是木偶嗎？震憾了世界的中國革命眞是一場木偶戲嗎？」（見二月十四日新晚報的「島居雜文」）

我不知道，爲什麼在安東尼奧尼的「中國」紀錄片上會出現「豬」和「木偶戲」。如果照我的解釋，因爲「豬」而有豬肉；因爲「木偶戲」而介紹我國傳統的民間藝術而已。相信這位雜文作者知道：大陸雖有又肥又胖的豬，可是豬肉卻要配給，並且所得無幾呢！所有在大陸上的「民間藝術」只是政治的工具而已，因此，就不會想到好吃的「豬肉」和好看的「民間藝術」，思想裏立刻想到中國大陸七、八億人民如何生活了。而解釋大陸的人民是「豬」，是「木偶」，這是這位作者的「立場與觀點」的解釋，而並不是安東尼奧尼在影片上的解釋。

相信最了解大陸情況的這位雜文作者，在看到影片上的這些鏡頭之後，自然而然的聯想到大陸的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而「洩了自己」。在這裏我要提出最嚴重的抗議。不僅對於這位「雜文」作者的「毒狠思想」的解釋，同時也抗議中共把大陸人民作爲「豬」及「木偶」的政策。

因此，如果要說「反華」的話，那恐怕只是大陸上不斷吹捧的「社會主義建設」了。無怪乎「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已經很坦白的說出了：「當然，反華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中國人民將堅定地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但卻不顧忌到，到頭來都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也只能「堅定地」向「反華」的「主義」加以匡正了。相信終有一天，「反華」的一切，不但從國內剔除，也從國際上剔除。不但從外表剔除，也從每一個人的內心剔除！

悼亡兒孝昌【三】

梁人傑

我的兒子孝昌，本月九日下午四時（香港時間）病逝美國，我的痛心不單因爲他是我的獨子；更因爲他有很大的抱負，不斷的學習，不斷的求進步，他的學問與智慧是多方面的。可是在他快要完成碩士學業，滿懷希望的時候，卻鬪不過兇殘的病魔，在痛苦中掙扎多時，賫恨以終。他的志願永遠不可以達到，遺下，只有老父一顆沉痛的心！

醫生對內子說：如果你同意的話，我們想將他的遺體解剖，看看癌細胞發展情況，由此找出死因，這對人類會有一定貢獻。

可是內子堅決拒絕，她說：即使你認爲我自私，也要反對將他遺體解剖。他生前受苦已太多，希望他死後遺體不要再受苦，雖然說，他已一點知覺也沒有。

是的，我非常贊成內子這主意，他病中什麼苦都受遍，連屍體也要接受解剖，作爲父母，我們無論如何不忍心！

刁奇醫院規模龐大，裏面有火葬場。第二天女兒趕到拉利時，打電話給我，我吩咐她首先儘速把母親送回香港，弟弟後事，由她去辦，將遺體火化，骨灰寄回香港。

但內子堅持自己攜帶，如果作爲郵件，亂丟亂拋，死也不能安息。她不能把活着的兒子帶回來，至少該携帶骨灰，讓他沿途得到母親照顧。女兒不忍逆她的意，卻使我多了一重憂慮。

事情到這田地，必須先顧生存的人。其實內子動身赴美照顧昌兒的時候，我一直躭心她受不住。別說孩子有什麼三長兩短，就是看着愛兒病中呻吟痛苦，日以繼夜的服侍他，也會重重打擊她的精神；她飽受刺激之餘，一時看不開，更大的悲劇還會在後頭呢！

坤兒，把他從睡夢中叫醒，告訴他不幸消息後，要求他盡可能幫忙安排機票，從速把內子送上飛機。

上次內子趕程赴美時，適值大雪，女兒無法從波士頓趕到紐約接機，蘇兄冒雪到機場，接了內子載回家裏，讓出房間，他太太跟孩子睡，他自己躺地板。第二天天未亮，又送內子到甘廼廸機場，到了那瓜地機場汽油告罄，買不到汽油，只好叫的士到甘廼廸機場，送她上機趕赴拉利，自己還要爲那部沒了汽油的汽車傷腦筋。

本來不好意思再打擾他，但在紐約再找不到第二個這麼熱心的朋友。他接了我的電話，和我女兒聯絡好，她在拉利送機，他在紐約接機，又載她回家，但這次內子堅決不肯，她身邊携有愛兒骨灰，不便把這些東西帶到別人家裏。因她的堅持，蘇兄只好在機場附近的假日酒店安頓了她，第二天親自照顧她上機。航機由紐約直飛香港，中途在西雅圖、阿拉斯加、東京加油。她在機上熬了二十幾小時，還是眼睜睜的，毫無倦意。

她在醫院眼看愛兒永逝，情緒激動萬分，醫生給她吃了不少鎮定劑，可是她毫無睡意。從昌兒去世到回抵香港我在機場接到她，整整四天半沒睡過。在啓德機場上看到她那張蒼白的面孔，我不由悲從中來。親人知道我們的不幸，都到機場接機，在她們簇擁下，我反而沒機會跟她交談一句話。

死命抓住手提包不肯讓接機的親人拿走，也不肯到酒店，要馬上開車回家。

我了解她的心情，手提包裏有孩子的骨灰，她不能把活着的兒子帶回來，也要讓他的骨灰安返家中。我順了她的意，先開返家，骨灰安置在書桌旁邊的架子上，還有他的遺照，從美國一直伴着他骨灰的一束鮮花，放置在一起，她才似得到一點兒安慰，聽從了我勸告，由兩位親人陪着，送到酒店，時間已是深夜一點多。這晚，她一想起就哭，根本沒好好的睡。

親友走了，房間裏只剩下我們一對老伴。我們相對垂淚，沒話好說。我心腸硬，且在孩子最痛苦的時候沒親眼看着他；內子不但親眼看着，並分擔了他很多苦楚，自然比我傷心。我比她痛苦的是：不但要忍住自己的哀傷，還要想辦法安慰她。我能對她說什麼話？叫她看開些嗎？其實我自己也沒法看得開。

「很對不起！」她忽然把淚眼凝望着我，哽咽地說：「我就只替你養了一個兒子，料不到她卻這麼短命！」

「這是天意，你並沒對不起我。」

「昌兒在病中也跟我說過：媽咪，你養一個女兒，一個兒子，就不再養了，本來是對的。可是，現在你錯了！我當時還安慰他，好的兒子一個就夠了；不好的，養一打也沒用。」

「是的，我們沒有錯。」

「現在我們沒有了。」

「我們還有個女兒，她對我們十分好。」

「我知你和我一樣，拋不開對昌兒的懷念。」

「這是實在話。不過，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只有讓時間把這難忘的不幸漸漸冲淡。」

「或者你不會反對我一個提議。」

「什麼提議？」

「我們都還有生殖能力……」

「聽其自然吧！」我盡力安慰她。「有當然很好；沒有也不必強求。儘管我們再養一個兒子，也不再是昌兒，無補於我們對他的懷念。不要說他是我們養大的孩子，就算是我們交了二十四年的朋友，有了這麼悠長深厚的友宜，也不可能用別的朋友

「因爲他身體裏有我的血液。」

「如果我們再有一個孩子，他也有你的血液。」

「不過，昌兒有比我好的個性和修養。這是我去年秋間在拉利和他聯床共話時才發覺的，我們談到許多許多人生問題，他有獨特和高深的見解。他告訴我不大喜歡和同學或朋友討論這些問題，只跟他的哲學教授談得來，教授勸他念哲學博士，哲學是他最醉心的學問，但即使拿到博士學位，也只能教教書，沒有好出路，同時念哲學很難取得助學金。他也很爲自己不能就所愛好去追求學問而感到苦惱。」

「你們有一點更相似的地方，也許你自己也沒發覺到。」內子對我說。「你們有一個完全相同的想法。」

「什麼？」

「本來，兒女長大了，你做父親的責任已經完畢，可是你對工作一直還努力不懈，雖然你沒對我說，但我曉得你有個理想。」

「啊？你曉得我的理想？」

「如果沒有猜錯，你會料想到昌兒有了這病，壽命不會長，你想多賺點錢，讓他念完了書，盡量享受一下，對不對？」

「你跟我一樣。他的汽車是你買的，我知道你時時把你賺的錢寄給他。」

「他把錢放在銀行裏，並沒動用。」她說：「這次我到美國照顧他，發現他不少秘密，你不會猜想到的。在他的信中，也從來沒提起過。」

「什麼秘密？」我哀傷中也引起好奇。

「你也曉得他最喜愛哲學，最有前途是電機工程，但他最近醉心於經濟，我發覺他屋子裏堆滿經濟和商業的書籍雜誌，他要到哈佛、麻省理工或哥倫比亞等著名大學修經濟碩士，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他對許多學問都有興趣。」

「在病中，他到底對我吐露了心事。他對經濟忽然有興趣，完全爲了我們。」

「啊？」

「他認爲在美國最賺錢的行業是做生意，希望[illegible]的退休。他自小看着你爬格子生活，晚晚寫到深夜，直到今天，還丟不下原子筆，因而立下宏願，要賺錢，要你過一個富足的晚年。」

我不由長長的嘆息。「我們的想法太相同了，但可惜我的目的沒法達到，他的目的也不能達到。我即使能多賺錢，也不可以讓他復生來享受。」

幾十年來煮字療饑，宵旰勤勞的生活，留給孩子們深刻的印象，看到我兩鬢日添的白髮，他們當然有一種難過的想法。可是他們不會了解我在格子裏自得其樂，我從來不敢想到退休，如果有一天退休，一來表示我眞的老了；二來，退休了，不必再爬格子，相信我的日子會很難打發；不寫東西，我的心也不好過。但昌兒對父親有這種愛心，卻使我非常感動。不過，我現在感到迷茫，像失去了目標。我曾問自己，這樣努力不懈的工作，究竟爲了什麼？

內子的確帶回來我所未知的秘密，昌兒在美國念書的四年來，雖經常給我寫信，也提及學業情形，但並沒特別說到他的成績，只曾把兩三張學校成績表寄回來，我看到每一科都是A級。

那年他因趕程回港渡假，急着見父母，連學士畢業禮也不參加，當然我沒看過他的畢業文憑。內子帶了回來，我才看到文憑上特別用紅字印上「高等榮譽」字樣。他六九年九月赴美，七二年七月畢業，頭尾不夠三年，中間病了差不多一年，仍能完成學士課程，且以高等榮譽畢業，可見他病中仍努力不懈，盡其所能爭取疾病所荒耗的寶貴時間。

他獲得加入工程師學會是由於系主任艾高斯教授的推荐，成爲這學會的會員，等如有了碩士、博士資格。

他念碩士時，艾高斯給予每月三百七十五美元助學金，如不是因病須付出大筆醫藥費，這筆欵子除稅也足夠應付學費和生活費。可惜疾病折磨，把他的助學金大部份送進了給醫院，他雖有醫藥保險，但保險公司只付一部分，自己得付相當數目，因此非到十分難受時，他不肯進醫院。醫院房租每天七十多元，保險公司只付三十，他不願向家裏要錢，一直是在家休養。

他病倒前應付了三位教授的聯合口試，這是完成碩士課程和繼續念博士的重要關鍵。他不但順利通過，且得到教授致函嘉許；如不是因他在病中提不起情緒，只消計好幾條數，就可拿到碩士學位。

這時他又接到校方通知，頒給金鎖匙。金鎖匙是學校的最高榮譽，有金鎖匙的學生，受人尊敬，他曾羨慕姊姊拿到金鎖匙，現在自己也得到這榮譽，當然高興。

內子在拉利照顧他時，艾高斯教授夫婦曾親自到家裏探望他多次，一直不知昌兒患的什麼病，見他瘦骨嶙峋，追問究竟，昌兒才把眞實情況告訴他。艾高斯教授大感震驚，馬上打電話到刁奇醫院向高雲醫生查問，因而曉得他已病入膏肓，難過得說不出話。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 AT RA

SCHOOL OF ENGINEERI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Box 5275 Zip 27607

March 20, 1973

Mr. Hau Cheong Fred Cha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232 Daniels
NCSU Campus

Dear Mr. Chan:

I am very pleased that you have passed the written portion of the departmental qualifying examination for the Ph.D held on March 13. When you enter a doctoral program, you will still hav to take the written examination in the minor and the special portion of th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mination which will be based on the area in which you select to do your research. The upon submitting an approved thesis proposal, you can take the or part of the qualifying examination.

I particularly congratulate you on the fact that you had th highest score of those taking the examination.

Sincerely,

Wm. D. Stevenson, Jr.
Associate Department Head
and Graduate Administrator

WDS:hw

北加羅連納州立大學研究院主任史蒂文生博士致函昌兒，他考取進修博士筆試合格，而且成績分最高，向他表示道。昌兒參加這項考試，卻是在病況轉趨嚴重當中。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十）我轉入「珠江區人民法院」

我在長洲代課的時間很短，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故發生，所以沒有什麼可記的事。

有一天，從前在「珠江人民報」校對部工作的黃君邁來找我，告訴我他已被調到「珠江區人民法院」看守所擔任「文化教員」。

通過黃君邁的關係，我轉入「珠江區人民法院」工作。當時「珠江區人民法院」的院長是徐明，但我由始至終沒有見過他。

實際上主管「珠江法院」工作的是該院的秘書陳海天。陳海天是中山大學的學生，似乎還未畢業，便參加了共產黨。他身材短小，人頗精明，年紀大約廿七八歲。——這時是一九五〇年八九月左右。

陳海天首先叫我到珠江報去取有關我的「檔案」，然後叫我管理法院的「資料室」。

我並沒有學過政治和法律，也沒有做過任何資料工作，初入該院工作時，只是整理一下圖書和卷宗，比起在報館時清閒多了。

在報館，因編輯工作極忙，所以「學習」的時間並不很規律化。本來編兩版稿件所花的時間不會太多，然而該報規定：所有讀者來信，不能發表的也要個別答覆。面對着珠江區八個縣的讀者來信，只有自己一個人處理，當然忙個不了！

報」、漢口「長江日報」、廣州「南方日報」和「珠江農民報」。因此，陳海天便叫我寫一封信去繼續訂閱。

後來，「法院」突然收到有關方面回信，大意是：「大公文滙兩報，因面對海外文化工作關係，不再內銷；查你單位在業務上與該兩報無關，不宜訂閱。卽使有關單位，亦只供師級以上首長閱讀。」

當時我想：「其他報刊，不准入口，還有可說，爲什麼大公文滙兩報，也不准入口？」

現在我明白了：在共黨心目中，這兩份刊物也是「毒草」，所以禁止大陸人民閱讀。

當然哪！劉少奇尚且被打作「黑幫」，其著作已成爲「黑修養」；陳伯達也被斥作「國民黨」，成爲「叛徒」。何況「大公」「文滙」兩報及其工作人員！他們遲早都會被淸算。

看哪：周恩來也快要淪爲「叛徒」了，那日子決不會遠！要不然，意大利的名導演安東尼奧尼和美國的拉鐵摩爾等人，怎會被中共辱罵？他們都是周恩來「笑臉外交」時所拉攏的左傾人物呢！攻擊他們，分明是對周恩來開砲的前奏曲！

醒醒罷，在本港自命「進步」的「教授」和「大學生」啊！

，感到在父親生前從未順從過他，未盡爲人子之道，就決定聽從父親一次，把他的遺體，眞個拋入海裏去。

「包拗頸」，卽是毛澤東的「凡敵人擁護的，我就反對，凡敵人反對的，我就擁護」。人家善待人民，他卻偏要虐待人民；人家推崇孔夫子，他卻要「批臭」孔老二；總之不管什麼，「敵擁我反」的原則不變。故「包拗頸」的態度是盲目的、幼稚的。就像小孩不聽父母的話，父母要他學好，他偏去學壞；要他勤奮讀書，他偏要逃學躲懶。你說地球是圓的，他會說是方的；你說母雞生蛋，他就堅持說是公鷄。

古時男子離家出外，妻子要他「野草閒花君莫採」，但他「包拗頸」，不但採那「野草閒花」，而且多採；不但多採，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的，把野草踏個稀疤爛，將閒花撕個片片碎。

大抵凡人都有這種「劣根性」，不只毛澤東爲然。（按毛的「敵擁我反」似脫胎於孫子兵法。）孟子說人性本善，荀子就說人性本惡，「人性善者僞也」；儒家敬鬼神、順天命，有人就提倡「無神論」、「人定勝天」。總之是「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凡有人提倡一種學說，或一種理論，都有人提相反的意見。這種情形，有好的方面，也有壞的方面。好的方面，固然是「眞理愈辯愈明」，壞的方面，就是這裏所說的「包拗頸」。

「包拗頸」之爲病，病在「包」拗頸；卽是凡事都拗頸，不管是對的或錯的，一於「拗頸」不誤。這種態度最是要不得！

世界之所以變得這般亂，我認爲是由於像毛澤東這些「包拗頸」的人太多；我們欲世界眞正和平，首先得剷除這些「包拗頸」的人！

我們不要「包拗頸」的人，更不要撩是鬬非的文人。「包拗頸」的文人，是只顧毀壞，不思建設的人，就像野草閒花一樣，阻礙着文化的進展。我們要來個「除[illegible]運動」，把野[illegible]閒花淸除盡淨，連根拔去，免得它「春風吹又生」；這樣我們才可以撒下種籽，冀望長出青綠的嫩芽來。

請領稿費：

本刊由（三二七至三三一）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領取。

中大學生報的「毛語錄」

青冥

住在自由的香港，我滿以爲可以不必唸毛語錄了。誰知不然，七四年

」，那是詆譭蔣、宋、孔、陳的作品；有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有毛澤東的文章；有馬、恩、列、斯的著作；還有「香港大公報」和「香港文滙報」。

可能由於陳海天本身是知識分子吧，在他管理下的「珠江法院」，初期的學習制度頗佳。換言之，「學習」時任由自己看書報。

可是，好日子很快便消逝了。

有一天，「香港大公報」和「香港文滙報」突然登出一段消息，大意是：「爲了面對海外的文化工作起見，我們決定不再內銷；倘確有需要，經機關出具證明，方可繼續供應。」

當時「法院」中人，大都喜歡看這兩份報紙，而不願看北平「人民日

……抝頸」說起

吳文廸

。其多耐他不過，又不欲發作，就想出一個方法，對兒子說：「近來牙齒比以前堅固，可以吃牛扒了。」兒子就給豆腐他吃。他又對兒子說：「如今腰骨不再痛了，還是睡木板牀吧。」兒子自然「包抝頸」，買張彈弓牀與他。他暗自歡喜，慶幸「計仔」行得通。如此直到老，自知不久於人世，就立下遺囑，要兒子將他的遺體拋到鹹水海裏便算，滿以爲兒子定然又「包抝頸」，會將他好好安葬。到他一命嗚呼，兒子悲痛非常

東的「共產主義」，其實就是法西斯主義，不過名稱不同罷了。因此，我們不願像中大學生報的「編輯」一樣，爲「毛澤東思想」賣力。

「中大學生報」上的一段毛語錄，使我想起了另一個問題；我們每天每年繳交六十元的學生會費，難道就是用來印「毛語錄」麼？

記得一位崇基工管系的同學會對我說：「我愈來愈討厭中大學生會，因爲它毫無忌憚地利用我們的名義，去幹他們不可告人的勾當。」

我知道：在反對學生會這方面，我絕對不是孤立的。古鶴翔先生曾在萬人週刊上發表過一篇指斥聯合學生會長的文章，有一位不知姓名的朋友在崇基圖書館裏讀到它，用筆寫上了一個「好」字，這不是同學們反對學生會的又一明證麼？

還有一位聯合書院的同學曾經對我說：「學生會和我們沒有一點關係。我不知道校方爲什麼一定要我們繳交學生會會費。」

我當時並不能夠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然而現在我明白了：我們繳交學生會會費，就是給這些「編輯」刊登「毛主席」的聖旨啊！怒吼罷，不願被他人操縱的中大同學們！

不虞之悲豈求全之哀

——致萬人傑先生——

凌嘯天

令少君孝昌之喪，使人感到有如慧星之疾逝，徒留其光芒的餘影，而驟失其形態之存在！誠然這是不虞之悲，也是倫常求全之哀！

正如孝昌君遺書中之所言：「人生根本沒有意義；有之，亦是自己定出來的！……」

不錯，活着的意義是因人而異，生存的要素原有極大的分野！到了不可能生存，或者是厭倦活着的關頭，每個人都會從心底裏產生了孝昌君所發現的意識，作爲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廻護。然而這種意識和念頭，落在一個青年人的心腦中，確是多麼殘酷的烙印！

這個烙印的殘酷，不只使身受者深蒙其不幸，也令親者、聞者、觀者，起了一種莫贖的哀痛！同情！恨別！

家母死於癌，亡妻也因癌而喪生！試想當年身歷不肖子與期枚夫的雙重慘痛之我，在短短的三個月中兩遭遽變，精神的崩潰固不待言，情緒的惡劣尤其不言而喻！

於是狂歌當哭，借酒消愁！凡是能夠麻醉知覺之事，無所不行其極！自以爲這些既可求苦痛之解脫，又能去悲哀之淹留？殊不知大謬不然；其始也，渾渾噩噩，其終也，留者自留！只落個雪上加霜，寒爐潑冰的重負而已！

後來偶讀瘻子師悟道記，纔有所悟而復常態！該記載中有句云——汝既無情我便休。其注脚說：無情應作難能解；汝字指事物而言。凡屬力所不逮之事，深求則迷，淺出則醒；道家之所以能卓然超塵脫俗者，止於悟性而已矣。

佛說所謂生死緣，死緣莫明的莫明，就是不能避免的意思。既然遇上不能避免的事，也等於莫贖的天寅，更是不能彌補的旋律！這種旋律，便是屬於汝既無情我便休的哲理了。

貴我雖未蒙面，惟憑星晚本月十七日所載寫作，「關於斯義桂——中國人有多種」一文中所流露的章節與意義來說，有條不紊，就足證先生理智上涇渭分明，感情臨哀不岔之魄力了。這是值得一般關心先生之哀痛者所引爲安慰的。

文化界歷來都憑筆桿子承先啓後的培養下一代之學術的！一個文人的遭遇悲痛，對其本身寫作之資料，越更豐富！這種豐富，就成爲下一代學術水準的矜式，也是文章華國的光芒。

先生是文壇的先進，應把悼亡之情，化成菁莪育英的輝煌，照耀大眾的前路，共天地之長久，同日月之不朽！是所厚望焉。

附七絕律一首，聊寄誌哀：

弔英才曇影

欣慕文采獨秀開，光芒遽隕暗壇台！
落霞孤鶩齊飛去，秋水長天一色來；
二豎膏肓潛作客，一瘤肺腑種亡胎。
餘哀非未列白籍，遺憾祇緣痛英才！

七四，二月廿三日於濠江。

由九十三師說及其他

龐艽

過去的許多年來，在泰國的中、泰文日報裏，不時發現有「九十三師」這一名詞，而且很多不體面的言詞，總愛與九十三師這一名詞相連在一道，令人們頗多疑惑、誤解、誤會。

唯有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七日的星暹日報社會新聞第八版刊載一則有關九十三師的，比較是正確的報導，茲就原文（上下均畧）簡譯如下：「……泰海軍陸戰隊與九十三師殘部，本月初曾聯合作戰，嚴拒入侵昌孔共軍，泰空軍轟炸機連續出動支援，……泰國官方認為此形勢十分嚴重，及訓令當地由曾上校（四十八歲）領導的約二千名九十三師殘部，與侵入的共軍部隊作戰，泰國海軍陸戰隊亦被派赴該地增援……」

筆者在此特別申明，過去與現在均非九十三師，更非為九十三師辯護，只是以事論事，公諸大眾讀者，以正海外對該師的聽視。

九十三師的前後一片段

凡是曾經參加過中國國民黨部隊的員兵，從每一個軍、師、團的番號中看上去，便可以知道是屬於國民黨軍中某一大員的嫡系部隊，九十三師便是如此，即是陳誠將軍的嫡系部隊，以篇幅所限，遠的不說，只能從抗戰時，從畧說說。

自從日本軍閥南進以後，獨立九十三師師長呂國銓，奉命率該師進駐雲南省西南邊陲的車里、佛海、南嶠、瀾滄等縣佈防，嚴拒自緬甸南部入侵的日軍，民國三十二年春（一九四三）泰國軍隊與九十三師，曾經在緬軍的景棟區與佛海縣屬的打洛江交界處，發生浴血戰爭，最後雙方終於諒解，互相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使兩國軍隊免於流血，所以泰國和緬甸的將領與士兵們，甚至人民，對九十三師這一名詞特別熟悉。

第二次大戰結束，中國抗戰勝利，九十三師奉命移師寮國北部接收，中間師長呂國銓另有委用，以副師長彭佐熙晉升為該師師長，因此，寮國朝野人士對九十三師這一名詞同樣熟悉，於接收任務完成後回返國門，及至雲南省主席盧漢叛變，彭佐熙奉命率該師進駐昆明後達蒙自，後為陳賡部隊擊散，師長彭佐熙率半數退入安南，為法國軍隊繳械，並由法軍監視，停留於安南之富國島，另一半部隊則由副師長葉植楠與參謀長彭程，團長羅伯剛率領，退至車里、佛海、南嶠一帶。

經法軍繳械後，停留於富國島的師長彭佐熙及一批官兵等，無異瓦解，故由仍留存於雲南邊陲的副師長葉植楠臨危受命為九十三師師長，繼續反共行動，旋即參加李彌將軍反攻雲南的義師，後葉植楠晉升為第二軍政區司令，遂由該師參謀長彭程升任九十三師師長，繼續率師反攻雲南未遂，後旋由團長羅伯剛晉升為該師師長，也即是最後一任師長，因為斯時李彌將軍轄下的反共反攻各軍、師全體奉命撤回台灣，此為民國四十二年底至四十三年春（一九五三、四）之事也。

撤回台灣的九十三師，適齡退休者退休，退役者退役，未退役者，則編入台灣其他國軍單位，從此九十三師便成為歷史名詞了。

天下本無事庸人多自擾

參加李彌將軍義師反攻雲南的部隊，豈止九十三師一個單位，九十三師雖然撤回台灣，而不願撤回台灣，仍然留在緬甸境內繼續反共的軍事單位多的是，不過不為人所熟知，這些不願撤回台灣的部隊，便不為國民政府所承認，自然也無補給，一度而成為中國民間的自發自願的反共部隊。

按理，自九十三師的撤離，其名詞亦應隨之消失才對，奈何，事到於今這一名詞依然見諸報章或宣諸人口，想來，或者為了數十年一向習慣的稱呼，或更易於使泰、緬境內的人們，聽來便可以知道這是中國人的部隊，因此，不論中國任何反共部隊，雖明知張冠李戴，一律相沿襲用着九十三師這一名詞而到今天，可能是最大緣因。

由於這一名詞和部隊，初時，令到許多恐共人士戰戰兢兢，唯恐這一部隊臨境，中共可能運用外交壓力，迫使當地政府清剿該反共部隊，更恐中共直接派兵入境代為清剿等事件發生，或亦疑慮該部隊有侵佔領土，搞民的企圖，總算經過近二十年的考驗和證實，並沒有發生任何不如意的事件，然而時至今日，種種不利於九十三師的流言仍然經常發生，並不時見之於報章。

其他不必說，就是去（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四日泰國學生運動，三巨頭下野遠走高飛後，十二月五日星暹日報社會新聞第八版曾刊載：「那隆妄想潛返泰國，企圖死灰復燃再起，想以邊境九十三師殘部作資本（全文上下畧）……巴碩警上將最後向記者透露，他剛接到一項情報謂：那隆將改容偉潛進泰國圖與泰緬邊境之九十三師部隊合作，有所行動，該項情報並指出那隆與九十三師一位名叫「盧棠」（譯音）之將領一向合作販毒，交情甚佳，故這次擬在九十三師部隊協助下，進入泰國，集合其

殘餘力量，企圖奪回失去之權力……」

接着，同月七日星暹日報社會新聞第八版刊載：「謠傳那隆將潛返泰國，警總監表示無可能，並謂公安局一直派員監視中……有關傳聞那隆上校將化裝潛回泰國，並借重前九十三師殘部，有意重奪政權一事，巴蜀總監特加以解釋稱：那隆欲借重九十三師殘部力量一事不盡不實，但此事將由軍方負責任偵查，而泰方目前已經檢查各邊境之進出口，料那隆上校將無法潛入，如膽敢擅自偷渡入泰境領土，將遭政府拘捕治所得之罪，潛那隆不會冒此沒有把握之危險……」（下畧）

以此十二月五日與七日的兩則新聞對照看來，很顯明的可以看出，凡在一個動盪不安的局面下，往往一些過度聰明之士，可能假造情報藉機造謠詆毁九十三師冒功欺上，似此，不無蠱惑軍心，破壞統一戰線之嫌，幸虧泰國最高統帥明察秋毫，不致誤會該師，釀成兇終隙末的局面，深感慶幸。

忍辱負重爲自由盡忠義

事緣四年前，泰國最高當局，有感於這批不願撤回台灣的中國民間反共武力，流動於泰、緬邊境上，並不如一般所傳或疑懼有侵佔領土與擾民的企圖和舉動，反而保境安民，潔身自愛，於是最高當局給予同情，遂劃定北部邊境某地區，撥給土地，准予該部在指定地區內安居樂業，從事生產，更因該部是同一反共武力陣線，便批准一部份部隊參加反共剿共行列，直接接受泰國最高軍事當局指揮。

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十二月十七、十八前後兩日，該部首次奉命出擊盤踞於泰國北部呂孔縣屬高山地區近六年的泰共。一路進攻賴弄山（譯音），一舉擊潰盤踞該山的同火、回勒、南宋等寨（均譯音）的泰共，狼狽逃竄入寮國境內，將該山完全克復。一路進攻帕猛山（譯音）的泰共，該部於一夜之間，攻取下泰共基地大本營，連下龍塘、扒亮（均譯音）等十三處的泰共據點，擄獲大批泰共的泰、中文文件及傳單，和毛澤東巨型肖像，小毛頭襟章甚多，以及足夠一團員兵一個月食用的食糧，被服裝備等等，另製造僞泰票機器一副，車衣機近二十副，電台，收音機等，總值在一百萬泰票以上。

該部初次進剿泰共，即贏得如此輝煌戰果，遂博得泰國朝野人士另眼相看，而境內的中國僑胞亦因此爲之騰歡。

自此以後，該地仍不時發生戰鬪，因該山區與寮國毗隣，地區遼濶，且屬半原始森林地帶，泰共一經潰敗，便退入寮境，接受寮共庇護，經稍事整頓後，復又捲土重犯泰境，該師幸不辱命，連年以來每次均將來犯的泰共擊潰，使其不能越雷池半步，且不時給於泰共奇襲。

被擊潰的泰共，在無計可施下，便使出最後的欺騙「喊話」手段，用中國國語對該部反復叫喊（從畧）：「……這裏是泰國地方，你們是中國人，應該回到中國去，如果在泰國沒有飯吃，請你們過過我們這邊，我們隨時歡迎你們，一定好好招待你們，請你們不要做帝國主義的幫兇……」

共產黨的欺騙手段，海外的中國人對它太清楚了，尤其是直接參加過中國反共戰鬪行列的部隊，如何會上當，所以給於泰共答覆的是：最有力的槍砲聲，然而潰敗的泰共仍然不放棄此手段，每逢戰鬪，陣前喊話如舊，可笑，亦復可憐！

善隣親邦國之優良傳統

該部積數年艱苦進剿泰共，勝敗乃兵家常事，並未因屢戰屢勝而驕傲，從未過問地方行政，嚴守戰鬪崗位不怠。

而少數人士對該部無故造謠生非，無非欲動搖泰國剿共行動，分裂剿共團結之心，人非木石，該部豈肯與泰國當局宣佈叛逆之徒者合作，而作不見其利，先見其害的禍亂泰國行動，自毁不易得來之數年的勞績與信譽。

歷史告訴我們國人，列國時代的伍子胥微服過關，乞食於浣紗瀨水上之女子，而此女子竟以「乃與男子交言，敗義喳節，何以爲人……」自溺瀨水而死，令子胥感傷不已，咬破指頭，瀝血書二十字於石上：「爾浣紗，我行乞，我腹飽，爾身溺，十年之後，千金報德」，果爾，後子胥即報此德，此與楚漢相爭時期，韓信寒微時，乞食飄母，後亦報德，深入人心，永垂不朽。

一飯之微，尤能如此相報，何況泰國政府先劃地撥土，令以前我們這一批黃帝子孫無立足之地，因此而得以安身立業，更優容參加反共行列，得申心願，似此報德唯恐不盡，又安敢附逆，甘作叛徒乎！

現在不妨請大家作深一層的看法，今天的時代，明顯得很，「強權」已成爲過去，該部的數千武力，就是再多一點，也未必能控制泰國，即使能控制泰國，恐怕也不能長久吧，孟子說的「民爲貴」是最好的一面鏡子，全泰國的人民能讓該部控制嗎？不可能吧，恐怕首先不願的，首先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旅居泰國的數百萬僑胞，華僑在泰國自有史以來，從沒有過問政治，雖然有鄭皇復興泰國的盛事壯舉，也仍是泰國，並不因鄭皇是中國人，而將泰國劃入屬中國，華僑怎能容忍或看到中國人在泰國成爲歷史的罪人。當然，這一部隊的中國人，更不願意成爲歷史的罪人嘛。

本此，我們海外的中國人仍然本着：敦宗、睦族、善隣、親邦和立德修業的：不忘本、不辱先的固有優良傳統觀念，從而便有「仁、義（忠）德、愛」諸德目，作爲人生處世行爲的倫理準則。因此，「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事，是絕對做不出來的。

所以說，值得顧慮和防範的，應該是中共，因爲中共將中國五千年歷史完全推翻，固有道德整個摧毁無餘。不可否認的事實，假使沒有中共盤踞大陸，就不會產生什麽泰共了，泰共的產生，完全是中共豢養和支持的，要想中共不支持泰共，無異如去問強盜：「你是做強盜的嗎？」一樣天眞。

中共一貫是甜言蜜語中埋藏利刄的，他們遲早會用上這柄利刄傷害人的，如果我們存在着畏縮，苟安的心理去和中共打交道，不加防範的話，無異如兔兒去向老虎問路，後果不堪設想了。愼之，愼之。

我看美加 【27】

萬人傑

醉貓街

蘇兒告訴我有關這些醉貓的故事，頗爲有趣。普通的人雖不大敢到這條街，的士司機卻往往可乘醉貓酩酊揩點油水。一個醉貓揚手截停一部的士，在左邊車門上了車，司機問他：到那兒去？他說：保華利街。司機便打開右邊車門，讓他下車，說：先生，到了。醉貓說：你是我有生以來坐過開得最快的的士。幾多錢？司機說：盛惠五皮。醉貓給他十元，說：不用找，剩下的賞給你。他下了車，一歪一倒的走了。

的士司機常常執到死鷄仔，因此他們對保華利街醉貓獨有好感。

外國人喝酒很兇，常常碰到醉貓，不過，老萬不明白爲什麼保華利街特別多，也許因爲這裏有不少酒吧或其他喝酒的地方，但看看馬路兩邊，酒吧似乎並不特別多。

中國人飲兩杯，是風雅之事，兩三知己，邊喝邊談，確有情趣。但外國人喝酒卻帶來不少災禍，上了酒癮的人，往往毀滅個人前途，在外國電影中，常可以看到因酗酒而家破人亡的慘劇故事；更可怕的鬧酒生事，在外國特別多。於交通意外。他們喝酒沒節制，汽車又是他們的主要交通工具，喝醉了，在超級公路上疾馳，不只自己有危險，其他車輛往往給他碰着，即使沒有喝醉，也會因爲有醉貓開車而帶來無妄之災。

在外國因爲喝酒帶來這麼大、這麼多的災害，人們對美國人有個錯覺，以爲所有美國人都喜歡喝酒，其實也有例外。老萬請過兩位美國人吃飯，他們都滴酒不沾唇，一位是孩子的好朋友比利；一位是高雲醫生。

也許，這是少數，大多美國男女都愛杯中物。據說：請一個女孩喝一杯酒，她就會免費跟你做愛。

西點軍校

美國西點軍校代出名將，在歷史上有名的如格蘭將軍、李將軍、麥克阿瑟將軍、艾森豪威爾將軍等等，都是西點軍校出身，因此，這家馳名世界的軍校，也成爲遊客不願錯過的地方。

從紐約市區開車到西點軍校要兩小時多，西點軍校在一個獨立的山頭上，範圍廣大，建築物是分散的，除了軍營校舍外，包括博物館、小陸軍醫院、教堂、餐廳及許多練場等。

老萬遊台灣時，曾參觀大專學生集訓的成功嶺，現在再參觀西點軍校，覺得成功嶺的構想，完全以西點軍校爲藍本，不過，成功嶺的規模與西點軍校相差太遠，西點軍校已有一百七十多年歷史，成功嶺只具雛形而已。

如果在適當的日子參觀西點軍校，遇上他們舉行大操的話，眞是眼福不淺。足球比賽，也是難得的節目，據說西點軍校足球隊是勁旅，在美國相當出名。

廣場中，有許多古老大砲，遊客們喜歡藉這些大砲拍照留念，西點軍校博物館中，可看到最原始和最新型的武器；美國軍隊服式的演變等等，對軍事有興趣的話，參觀西點軍校博物館一定感到大有收穫。每隔一小時還放映一次電影，詳述西點軍校歷史。這一切都是免費的。在美國，可以免費參觀的地方不多，不但要收費，而且收費相當高，不曉得這是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特色。

老萬參觀西點軍校時，禮堂裏剛有學生舉行婚禮，西點軍校的婚禮另有特點，一對新人在同學們的劍架下宣誓，走出禮堂[illegible]。看那對愉快的新伴侶，上了一輛掛滿鐵罐就完成了。

在公園裏，常常見到情侶雙雙，男的是西點的學生，穿了筆挺軍服，好不威風。相信美國女孩子很喜歡西點軍校的學生，他們經過嚴格的體、智訓練後，在軍隊裏擔任軍官，他們是美國安全的保障，因此西點學生受到人們尊敬。

今天，雖然發展到核子時代，核武器威脅着全世界，但優秀的軍隊和偉大的將領，仍然是戰爭勝敗的關鍵。以阿七日戰爭，人們認爲以色列之勝，勝在一位達揚將軍，因此當時美國國會有人建議聘請達揚將軍指揮越南作戰，一定可迅速取勝，不致曠日持久，犧牲那麼多美國青年。這雖是笑話，但一位傑出將領，確能發生很大作用。西點軍校對美國的功勞，就是不斷訓練出新人才，在戰爭中，他們確有卓越表現。

舞迷女兒

自從六年前女兒到美國念書，四年前，兒子又去了，老萬的家庭便和許多年紀相若的朋友一樣，打回原形，家裏空蕩蕩的，只有兩口子。

幸而老萬平日工作忙得不可開交，不是在報社編新聞、編副刊，便是伏案爬格子，還要處理書店、雜誌事務，修理讀者投書，取捨有問題的稿件。朋友多，每天有約會。躺上床時，起碼一兩點，累得連想念兒女[illegible]

兩人。

老萬女兒是個非常活躍的人物，自小已表露了這特殊性格。她什麼都要學，特別喜歡舞蹈，因此老萬在她四歲時便送她去學芭蕾，以爲讓她玩玩，好幫助她發育而已，怎知她樂此不疲，念小學、念中學，仍然不忘舞蹈，還乘着暑假，跑到台灣跟高棪學民族舞；暇時自己編舞，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小朋友一起表演。不過，這只是業餘活動。

她到美國念「物理」，在中國學生較多的南伊利諾大學念到畢業，成績不錯，得到「榮譽學士」學位。老萬以爲她會循着這條路繼續深造，料不到有一次她來信說，決定到伊利諾大學舞蹈系念現代舞。由理科轉念藝術，簡直風馬牛，老萬雖不至氣到吹鬚碌眼，也大不謂然，雖然人各有志，但拿現代舞出來搵食，不會容易，因此老萬寫信提醒她。她說：一來她沒考慮到搵食問題；二來物理人才，在美國多如過江之鯽，搵食亦非容易，不如走偏門。

我問她爲什麼忽然下此決心，轉學現代舞？原來在學校一次晚會中，她表演舞蹈，伊利諾大學舞蹈系主任在座，對她的舞十分賞識，待她舞罷，問她爲什麼不念舞蹈？女兒告訴她，她已拿到獎學金，繼續念碩士。主任說，如果她有興趣念現代舞，她可替她取得二千五百元一年的獎學金。女兒認爲化算，而且伊利諾大學是美國十大學府之一，名氣大過南伊利諾多，因此大學馬上聘她教舞，每年工作八個月，待遇很好，最初訂一年合同，未到半年，便續約兩年，可以說，得償她一向的志願了。她最初的計劃打算學好現代舞，做一番改良中國民族舞蹈的工夫，還打算在港設館授徒，但前年回港度假，發覺香港人重「武」不重「舞」，「武館」大有可爲，「舞館」難以開展，因而改變初衷，在紐約州立大學再教兩年再說。

一家團聚

藉這次遊美機會，我們一家獲得兩星期的團聚。不但夫婦兒女四人，還多了一位「半子」的快婿。老萬這次赴美加，除了旅遊，另一目的是參加女兒婚禮。我們在紐約時，女兒和她的未婚夫婿從波士頓開車趕來。爲了那天女兒有一次表演，待表演完畢才開車來紐約，到時已深夜兩點多，她去了美國六年，只回香港渡假一次，不見日久，一家人在一起，自然談到澈夜不眠。

她的未婚夫婿黃君，畢業香港大學，赴美深造，在伊利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他念的是土木工程，在波士頓一家工程公司任職，專管電腦計算工作，一幢龐大建築物，整個數字只消一天半天工夫，便全部計算出來，如果用人腦，可能花幾個月時間。他計算一家核子發電廠的數字，不過幾天時間。老萬說：如果在香港接生意，送到美國用電腦計算，比在香港用人力還節省得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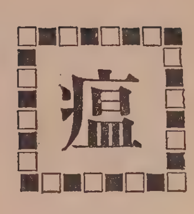
黃君雖是半桶水，但對半桶水的老萬十分尊敬，不是因爲我們拉上了岳父、女婿關係，而是他覺得一個半桶水父親能把自己兒女栽培到念完碩士，可不簡單。黃君雖已念完博士，年紀還輕，更難得是他做事有主意，很能照顧別人，女兒物色到一位好夫婿，老萬亦感「老懷大慰」。更難得是黃君也苦學成材，父親已去世，兄弟姊妹眾多，母親從事教育工作幾十年，他深造靠自己半工讀，和我的女兒一樣。老萬除付給她一筆旅費，她在美國念了這麼多年書，未花過老萬一分錢，她暑假時做三份工作，一天到晚勞動十多小時，賺夠一年學費、生活費。

只是一瞬間的事。現在，她不但已完成學業，且有自己的家庭了，做父親的責任已完畢，今後她得憑自己學來的一切，立足社會，創立自己的事業了。

點軍校學生畢業檢閱，十分莊嚴。

我們一家子在紐約渡過愉快的週末，參觀了西點軍校；禮拜天同到博覽會公園，過了一天美國式的生活。美國人每逢週末，多數離開繁囂市區，到清靜的地方過週末。時間許可和有經濟能力，到較遠地方；否則一家大小同到公園，在草地上躺半天，盡情享受清新的空氣和陽光，更帶備食物，「辟力」一番。博覽會公園擠滿人，十分熱鬧。我們乘環繞公園的遊覽列車，環遊公園一週，可惜動物園和地球儀沒時間參觀。這公園雖沒什麼特色，在假期卻吸引了不少遊客，到太陽西墜，人們還留連忘返。

女兒的婚禮在波士頓舉行，趕着回去籌備一切，一家人在紐約玩了兩天便要拉隊。我們環遊美國的內陸機票在香港買好的，雖然黃君把他新買的車子開到紐約接我們，我們不願浪費兩張已付錢的機票，即使不用，也不可以退回。決定黃君、女兒和兒子開車先行，我們坐飛機，他們到機場接機。這樣，我們可以多幾個小時在紐約買東西。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說道：「好了，就這樣說，喝酒吧！」

江青打個手勢，警衛員擺出名貴小菜，毛澤東與狄米諾夫對面坐，江青打橫相陪，足足喝完兩瓶白蘭地，狄米諾夫醉得嘴歪眼斜，抓住江青玉腕，硬要江青送他回住處，嚇得江青花容失色，還是過來幾個警衛員把狄米諾夫的手拉開，抬上延安唯一的一部卡車送回去。

眼看狄米諾夫走遠，江青咬牙切齒罵道：「殺千刀的老毛子，不醉裝醉，想討老娘的便宜，最好這趟回到莫斯科就給史大林生割了。」

毛澤東笑道：「醉不是假的，他的量沒有我大，喝的酒卻比我多，那會不醉。」

江青說道：「我才不信他喝醉了，他敢不敢拉史大林的老婆。」

毛澤東笑道：「他在史大林面前又怎敢喝酒呢？這種假定是不能成立的。」

打發走了狄米諾夫，毛澤東也疲倦了，睡到第二天下午，把林彪找來，問道：「林彪同志，你最近身體怎麼樣。」

林彪說道：「大體已經復原了。」

毛澤東說道：「現在延安方面沒有特別重要的工作等你作，你不如出去走走，對你的健康也有益處。」

林彪不知毛澤東用意何在，當時未接腔。

毛澤東噴了一個烟圈，說道：「你從蘇聯養傷回來，還未見你們校長，於公於私，你都該見校長請安問候，順便談談公事。」

林彪已經明白了幾分，還是不大明白，問道：「主席的意思怎麼樣？」

毛澤東說道：「我想你去重慶晉見你們校長請安，向校長說明，我對他的擁護實在是全心全意，希望他能有所諒解，不要被手下人蒙蔽了。」

林彪還是不明白毛澤東眞意，仍然默不作聲。

毛澤東問道：「你對我的意見同不同意。」

林彪說道：「主席的意見我怎麼會不同意，不過，我要求見校長也要有點理由，否則校長這麼忙，怎會見我。」

毛澤東說道：「這問題我已替你想到了，你回去就找到軍委會派駐總部的林參謀，同他說要去重慶見校長請安，請他轉達。」

林彪見毛澤東已作了決定，不能再推辭，當即按照毛澤東的意旨去找到林參謀，說明要去重慶晉見校長，林參謀當即將林彪要求電呈軍委會。

中間過了一個多月，突然接到西安方面電報，着林師長即日赴西安，聽候召見。

電報先到毛澤東處，毛澤東把林彪找到棗園，將電報交給他，說道：你們校長大概到西安了，要你去西安。」

林彪看了電報，說道：「可能是校長到西安，不過，我怎麼去呢？」

毛澤東說道：「既然西安來電要你去，當然要派飛機來接你，你先作好準備。」

這次眞被毛澤東料中了，第二天西安方面飛來一架軍用機，接林彪去西安，林彪行時到毛澤東處請示。毛澤東說道：「這邊情況你也都知道，見了你們校長替我好話多說，我們這邊反國民黨的宣傳是有的，反你們校長的話，我一句也未說過。」

林彪說道：「這些我也都知道。」

毛澤東說道：「我無論怎麼妄，也不會妄到想取你們校長而代之。中國非他不可，我們也非擁護他不可，你到西安見到校長把這些話說過去」。

林彪連聲應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上午，乘軍用機到了西安，在機場等候的有鄧文儀、曾擴情、賀衷寒，都是黃埔一期同學，陪林彪到西安招待所。

大家到招待所坐下，賀衷寒告訴林彪，校長即日召見，請作好準備。

林彪說道：「未見校長之前，我有幾句話要先向三位學長說一說。」

三人一齊說道：「你請說。」

林彪說道：「兄弟雖然早年加入中共，但對校長的恩德卻無時能忘。」

賀衷寒笑道：「我相信你說的是肺腑之言，受過校長薰陶的人，一生一世都不能忘記。」

林彪說道：「不但兄弟如此，就是周先生也一樣。」

曾擴情問道：「你是說恩來先生。」

林彪點頭道：「正是說的他。」

賀衷寒笑道：「這又何待你說，恩來先生對校長的忠心，我們也都知道。」

林彪說道：「我每次見到校長總覺得不能暢所欲言，所以先把心裏的話告訴三位學長，還請有機會轉稟校長。」

正說着，侍衛人員來請說委員長召見林師長。

林彪跟隨侍衛人員走到蔣委員長臨時辦公室，侍衛人員打開門簾，林彪進門，除去軍帽，鞠躬站好。

蔣委員長看看林彪，點點頭，問道：「你的傷勢完全好了。」

林彪微微鞠躬說道：「報告校長，學生傷勢完全好了。」

蔣委員長又點下頭，問道：「你不在延安休息，有什麼事要見我。」

林彪說道：「學生這次去蘇聯養傷幾年，未見校長，孺慕之情，與日俱增，回到延安後亟想見校長請安。」

蔣委員長點頭道：「你有這個想法就好，不論加入什麼黨，都還是中國人，中國人自然離不了中國的倫理道德，你現在也當了校長，你的學生對你如何，就看你對師長如何，這是以身作則，並非迷信。」

林彪立正聽蔣委員長訓示之後，說道：「還有關於延安方面的事，學生也有下情向校長報告。」

蔣委員長點頭道：「你說好了。」

林彪說道：「毛澤東一再告學生，今後兩黨應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現在能精誠合作，將來能永遠團結。此種口號已成爲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見之於中共七七宣言，且已爲政治上全黨一致遵從之行動，誰也不能動搖。」

蔣委員長說道：「眞能如此，　倒是國家之福。」

林彪又說道：「中共雖信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與史大林之具體辦法，依樣實行。因爲他們所主張實行者，決不能行之於中國。」

蔣委員長說道：「這一點在中共共赴國難宣言時已說得淸楚。他們應該明白，馬列主義決不能實行於中國。」

林彪又說道：至於「總理在三民主義中所指示革命救國之方略，與中央對於抗戰建國所決定之方針，凡此規定，中共均無異議。」

蔣委員長微笑道：「三民主義爲我國立國基本，抗戰建國綱領爲國家當前之大經大法，安可有異議。」

林彪說道：「校長明鑒，目前因爲彼此作風各異，一時尙難強同，吾人唯依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努力，希望不違背國民公意，共達到團結抗戰與統一建國之目的，但要達到此目的，非校長領導不易成功，中共方面深知道此點，所以向來堅決擁護校長領導。」

蔣委員長說道：「國家事，必須開誠心，佈公道，只要言行如一，世間無不可解決之事。關於十八集團軍目前所發生的問題，你回到延安同朱總司令，彭副總司令切實研究出一項辦法，然後到重慶同何總長、白副總長商討，謀求徹底解決。」

林彪說道：「學生來時，毛澤東曾託學生向校長轉達傾慕之忱，他說過去雖然無緣作過校長部下，但總希望將來能在校長領導下，爲建國貢獻一分力量。」

蔣委員長說道：「你回去替我謝謝毛澤東先生，將來我會請他到重慶談談的。」

林彪見蔣委員長沒有訓示，又鞠躬退出，回到招待所，賀衷寒等還在等候，陪同林彪吃過晚飯，次日，林彪又乘機回延安。

毛澤東派人在機場等候，林彪下機就坐上汽車去了棗園。毛澤東迎面笑問道：「你同校長談的如何？」

林彪說道：「談的很好，校長態度和靄，對我黨沒有歧視之意，不過，關於技術上問題，要我們派人去重慶同何、白二總長商談。」

毛澤東皺眉道：「怎麼又同他兩人談。」

林彪說道：「軍事問題不同他兩人談實在無法解決。」

毛澤東說道：「這樣說，你就再同軍委會接洽去趟重慶了。」

林彪問道：「主席還叫我一個人去。」

毛澤東笑道：「你可以把愛人也帶了去，照料你。」

林彪說道：「不是這個意思，我想好不好請周恩來同志一道去。」

毛澤東沉吟一下，問道：「爲什麼非他去不可。」

林彪說道：「並不是說非他去不可，不過，他是比別人熟手。」

毛澤東說道：「好吧，我們擬訂下原則，再考慮誰去，你先回去休息。」

林彪身體並未復原，謁見蔣委員長心情又緊張一下，加上來回坐飛機勞頓，回到延安就病倒了，一病就病了幾個月，一直過了舊曆年才算能起床，毛澤東雖然急得心裏冒火，但也只有耐心等待，一直到了林彪能起床活動，毛澤東就催促林彪去重慶，把活曹操找到棗園商量向政府提出的條件。

馬君武與「哀瀋陽」(一)

畏之

四十年前馬君武博士所寫的「哀瀋陽」七絕兩首，其一：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温柔鄉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瀋陽。

其二：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絃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猶抱阿嬌舞幾回。

就詩論詩，自然是做得極好，描寫也很深刻足以動人心絃，但明瞭當年「九一八」日寇侵佔瀋陽之內外情勢和事實的，對這兩首詩只能視作洩憤之語而已。而在那時民族情緒高張之際，馬氏充滿強烈的愛國心的作品，無怪它能膾炙人口了。

出身中落書香世家

君武先生原名馬和，字君武，筆名貴公，後來專用君武二字。廣西桂林人，先世籍湖北蒲圻，清末光緒七年辛己，出生於家道中落的書香世家，幼年隨着父母播遷，搭了幾次館，都沒有安定讀書。以後他父親定居桂林，自己出外游幕，便由他母親教讀。老太太教子相當嚴厲，愛之深望之更切，教書時置有一根厚厚的毛竹板，常對人說：「鐵不打不成鋼，孩子不打不成好人。」九歲喪父後，大家庭分崩離析，家境益發困難，他母親仍是督着他讀歷朝鑑畧和龍文鞭影一類書。十二歲隨他母舅到陽朔；童年好奇，往往跟着頑皮的孩子，到別人果園摘李子，啃酸柚，捉蟋蟀，甚且以鬬勝負作賭博性的贏輸，於是被母舅送回桂林。母親氣得哭了，給他一頓重重的責打，他也哭悔跪着受罰，從此下了決心，用功向學。

他的外祖父陳允菴家中藏書極多，君武隨母歸寧，常就插架縹緗中，瀏覽不倦，因此他母親便把他安頓在陳家，他日夜不停地將各類詩文集和二十四史都讀個遍，足足花了三年時間，打下了文史的基礎，學業大進。到十七歲這年，他考入體用學堂，開始與新教育接觸。文史之外，勤習英文數學。這學堂是曾任台灣巡撫後被擁立為民主國大統領的唐景崧所辦，唐於乙未離台後，愧憤返桂，以辦學樹人明恥圖強爲主旨。篤誨諸生，暢論陸王理學，嘗以「讀書志在聖賢」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語相砥礪。對君武的學績，尤極賞識，勗勉最多。那時候，北京正鬧着戊戌年「變政」「政變」種種花樣。

馬君武於庚子辛丑間，離開家鄉，到廣州去習法文。不到一年時間，居然讀得很好，能譯能寫。以後又轉赴上海，眼界又開拓了許多。

在滬期間，他譯了「法蘭西革命史」，「斯密氏代數學」，「達爾文物種原始」等文字，以介紹西洋新思想自命。

追求廣州富家閨秀

他在廣州時期，有一些趣事，亦可一述。那時，廣州有個富家閨秀，叫做張竹君，從小就在教會所辦女校讀書，後來在博愛醫院習醫七年，畢業後就在廣州河南開設南福醫院行醫濟世。她是個基督教徒，又是愛國主義者，常在福音堂講道，有時也開演說會倡革新政治。馬君武偶到福音堂聽道，對竹君發表之偉論，甚爲佩服，因此每逢竹君主講，君武必去做聽眾。日子久了，彼此成了相識，君武也常到竹君診所裏訪談，對竹君學識人品極表愛戀。竹君小姑居處，傾倒她的才色的，不知凡幾。香港富商盧賓岐之子少岐，和她過從已久，雖未論及婚嫁，而少岐早以戀人視竹君，見君武往來頻繁，似有問鼎之意，一山豈能容兩虎，少岐吃醋了；有一天，二人在竹君診所裏碰見，話不投機，由冷嘲熱諷，至於揎袖掄拳。幸好竹君出來，二人均不欲在這小姐面前，出窮兇極惡的相，未至動武。君武是眞性情的人，自然對戀愛也很認眞，回去後寫了長達二三千言的信，向竹君道出愛慕並露求婚之意。竹君看了也很感動，便復函表示，她希望能多爲國家社會服務，一旦結了婚，不爲家務所累，也將爲兒女牽纏，不能像現在自由了，因此她暫時不考慮到婚嫁。同時並勉勵君武奮力國事。君武大爲感動，不久便去上海，旅費有了着落，便赴日本求學了。他在日本是窮學生，靠賣文補助生活，因此也常替新民叢報寫些文字。

在壬寅年的新民叢報中，曾以馬貴公筆名，寫了一篇「女士張竹君傳」，稱她爲「中國之女豪傑」，文末附有贈竹君詩二首：「論胥種國悲貞德，破碎山河識令南，莫怪初逢便傾倒，英雄巾幗古來難！」「推闢耶仁療孔疾，娉婷亞魄寄歐魂，女權波浪兼天湧，獨立神州樹一軍」。仍然情深一往。這是六十年前中國文壇一件趣事，胡漢民曾謔爲「驢馬爭獐」。其後，竹君與盧少岐雖仍常往來，也沒有議及婚嫁，中間更牽涉不少誤會。辛亥武昌起義，黃與徐宗漢要想赴漢主持軍事，而沿途檢查甚嚴，竹君組十字軍救護隊，掩護黃徐入鄂。民國成立後竹君移居上海，致力宗教教育。

君武在日本入西京帝國大事，習應用力學，在新民叢報論述康德、黑格爾學說。這刋物是保皇黨所辦，那時一般留學生對「康梁之徒」也很寄於殷望的，君武則爲了稿費而寫作，有錢便寫，而這刋

物卻常欠稿費，所以常鬧稿荒；一遇到這個問題，常使梁啓超感到頭痛，他自己一管筆固會寫，但不能從頭到尾整本刊物裏儘寫「聖帝」「牝后」之類文字，自然更希望君武等一般留學生來稿。梁任公有同學羅孝高（名普，順德人，也是萬木草堂學生），很早就在早稻田專門學校留學（早大改名後他是中國第一個學生，後來曾在廣東任財政廳長）這時也在新民叢報裏，便向任公獻計，他說：「馬君武近來不常來稿，不問可知他必是見我們發不出稿費了，待我耍他一下，不怕他不源源投稿了。」任公問他計將焉出？他便附在任公耳邊，如此這般地說了一遍，任公拍手稱妙，叫他立即照做。

為「羽衣女士」投稿

君武正是二十一二歲的青年，像他那樣感情豐富的人，那有不想談戀愛的？羅孝高便利用青年的心理，便化名為「羽衣女士」，大寫艷體詩，及俠艷小說，在新民叢報裏刊出，梁啓超又用編者名義，在羽衣的作品之後，加上按語，畧謂：「羽衣女士，為廣東順德人，才貌雙絕，中英文皆有極深造詣，現在香港某女校執教，本報承其惠稿，至為榮幸，經承其垂允本報特約的撰述，今後女士大作，將源源在本報發表」云云。馬君武讀這羽衣女士的詩，覺得很好，小說也寫得細膩異常，忖量是個才女，起了傾慕之意。一天，見着羅孝高，便問：「那個羽衣女士的作品寫得很好，不曉得模樣怎樣。」孝高道「靚得很！難得的既有婕妤般才，又兼了王嬙般貌。」君武道：「胡說！你怎麼知道？難道你還見過她不成？」孝高哈哈大笑說：「怎麼不知，她是我嫡親表妹呀！我不知誰知來！」邊說邊拿出準備了的羽衣女士來函，說：「她呀！不久就要來日本留學了。不信你看！」君武看了信，看得渾陶陶地便說：「難得！難得！她到了後，請你給我介紹，如何？」孝高心裏暗笑！這回你可上鈎了！便說：「她暑假後才能來，算算還有三四個月呢。她讀過你的文章，歎為天才，曾問起你的身世，如果你願意，我可先介紹你們通信，你可以像對張竹君那樣，先贍她幾首大作，登在報上，她一定很高興，從此魚雁常通，先建立了友誼關係，然後我這紅娘才做得容易了呢。」君武大喜，立即做詩，加以通信，羽衣女士也在給孝高信中，附箋把君武大灌迷湯，還再三叮嚀要在新民叢報裏常常讀到貴公的作品。君武如何不歡喜，日夜拼命作詩文，源源送往發表，而羅孝高之計得售，梁任公也感到稿源充裕了。

過了幾個月，新民叢報稿不荒，馬君武的腦汁快給絞乾了，因向羅孝高追問：「你那位令表妹，何姍姍其來遲呀！」孝高沒法，只好說：「快了，下月初她就要搭東京丸到橫濱了，到時候我們一起去接船，怎麼樣？」君武信以為眞，屆期一打聽，東京丸已定期開抵橫濱，便逼着孝高同往；孝高不得不硬着頭皮同赴橫濱，覷個便即偸趁下一班車溜回東京。君武在碼頭上望穿秋水，不見有什麼羽衣女士，找孝高不到，以為他接了；即回東京，深夜敲孝高之門，說他把羽衣女士藏起來，不讓相見。孝高也再揑不出話來，只好不做聲，一任他發脾氣。君武賴着不走，孝高弄得沒有法子，只得把實情說出，連連作揖道：「請你原諒！羽衣女士非他，不佞是也！」君武無端給他哄了幾個月，當時急得口不擇言地，大罵他們無賴，氣極了拿出口袋裏寫好了的歡迎羽衣女士蒞日的詩箋，撕個粉碎，當面甩了過去，還啐了幾聲，憤憤而去。不幾天，這一段妙聞，傳遍了東京，不肖生向愷然把它摭入所著「留東外史」裏，雖不無加油加醋地渲染之處，但尙不是向壁虛構，以此可見君武性情之眞。

討厭保皇參加同盟

自然，以後新民叢報裏是看不到君武的大作了，固也為了討厭他們誆計騙稿的惡作劇，更討厭的是新民叢報裏對光緒帝老是「我皇上」「我聖主」的叫得肉麻，「於道徒見其一偏，而出言甚易」，以君武性情之豪放，厭聞改良，而只願革命。而這時，國父孫中山先生正作環球之遊，取道日本，過日時陳少白介紹君武及廖仲愷、胡毅生、黎仲實諸人往見，談到革命，中山先生便託人在東京物色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君武見了國父之後，對人說：「孫先生是將來建設中國的人物，康梁一般人是過去了。」兩年後，同盟會成立於東京，同盟會會章即由君武起草的，旋衆推中山先生為總理，馬君武亦被選為書記，（同盟會書記部乃獨立之部，為保持秘密之特殊制度也）但他那時適因轉入京都大學，故未能就職。

關於君武致力革命之勇，在劉成禺著「先總理舊德錄」裏曾載：「壬寅癸卯間，東京學生雜誌風起，高談民族主義，倡言革命，而諱言排滿。先生憂之，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匣劍帷燈之宣傳無益也。召成禺及馬君武赴橫濱，曰：吾朋儕中有勇氣毅力，莫如二子，餘非依違兩可，即臨陣脫逃者，民族革命，要在排滿，舍排滿而言民族，其能喚起國人之清醒乎？

「今有一機會，元旦留學生團拜，歡迎振貝子，開演說會，禺生君武能提出排滿之字以救中國，自能震動清廷，風靡全國。……身家性命功名富貴之徒，不足與言亡秦之事矣。元旦日，蒞留學生會館，首由君武登台，演說排滿，聲淚俱下，予繼之，當日全國通電，皆言成禺而不言君武，故予一人獲罪，……逐出東京。故先生自傳及孫文學說亦標成禺而佚君武，特表闕文，用存信史。」

馬君武在大學得化學學士學位，夏令期間，又增修爆炸術，遂以轉授同志，為黨人敢死隊製造炸彈，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歸國，在上海中國公學，任理化教授，胡適、任鴻雋、朱芾煌、熊克武諸人，都曾經做過他的學生。他在教書時，一面並宣傳革命，上海道蔡乃煌，本為清廷鷹犬，查得君武是同盟會分子，多方偵伺，報告給兩江總督端方，端方便密令拿辦。那時岑春煊和袁世凱是站在反對地位，端是袁的親家，因此岑便囑廣西巡撫張鳴岐，資助君武赴德深造，到柏林大學習冶金學，己酉同盟會的民報，在法國巴黎濮侶街四號繼續出版時，君武為撰稿人之一。同時撰稿的有胡漢民、陳天華、朱執信、宋教仁、章太炎、田桐、蘇曼殊、黃侃、汪東、陳去病、湯增璧等，鼓吹三民主義，介紹外國革命事實與學說，國父認為「自有雜誌以來，可謂成功最著者。」

陳公博逃亡日本目覩記（四）

任思

兩個方案由陳氏裁決

「且說我爲了面臨『直飛』抑先飛青島的抉擇，遲疑不決，這時離開南京已有二十分鐘航程，我一想，就向行政院秘書長周隆庠打了個眼色，和他一起走到陳公博的座位旁去。

「這位周先生，是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畢業，日本話講得不錯，他在汪精衛時期起，以迄陳公博，在正式場合都擔任通譯。通常，通譯要說一段譯一段，但是周先生可以譯一段很長的話，而不須打斷話頭。我自問中國話講得不好，在大人物面前更不知如何應用有禮貌的措詞，所以就拉了周先生權充通譯，和陳公博商量一下。

「我用手蓋着嘴巴，大聲說：『主席，有事商談』這時飛機引擎聲實在太響，不能不如此講話。

「陳公博不知是否聽得見，但他知道我有話要對他說，所以也把頭側向我這邊。

「周隆庠上前代爲傳譯，他告訴陳公博，現在不是二者擇一，而是有兩個方案，任由裁決，一個是飛到青島徐圖後計，一個是直飛日本。

「我們在商談時，機首已直指上海，換句話說，離南京後，我們是向東飛行，因爲我對機師（二人都是日本人）要求沿着長江左岸直飛出大海再定行止。至於爲什麼要沿左岸而飛？相信熟悉京滬地理形勢的人都知道，如果沿着長江左岸飛，等於在京滬鐵路上空飛，換句話說就要經過無錫、蘇州等人口稠密的城市，這時距離停戰雖然已有十天，但一架飛機在上空飛過，仍然會引起神經過敏反應的，所以還是盡可能避免飛過這種區域，改在人烟較疏的農村上空掠過，較爲明智。

「陳公博一面靜聆我和周隆庠的發言，保持緘默，良久，才說了這麼一句話：『我想完全交給小川中尉來決定好了！』

「他聲音很低沉，幾乎聽不清楚，但我可以從他的臉部表情看出他的意之所指。

「對的，我們已在機窗望到前面一片汪洋，原來已飛到中國海。我們決不能在這片大海上遲疑逡巡的，所以只有由我作出決定了。」

決定飛往鳥取縣米子

小川回憶當時情形說，我是九州大分縣出身，知道九州有許多機場，九州是距離中國大陸最近的，論理可以在九州任何機場降落，但後來我回心一想，陳主席一行此去是亡命，一切應以秘密爲上，同時飛機汽油有限，不能到時再行打算，一定要立刻決定目的地，於是我就想到，不如找一塊較爲接近山嶺、人口稀疏的地方降落，於是我就和機長商量。這位機長當然也知道我們此行目的，於是他就量了一下汽油存量，然後對我說：這架飛機當然不能飛到北海道，甚至本州東北，最後是飛到山陰地方（按：指日本本州西部）。

機長後來提議了鳥取縣的米子，這地方沒有機場，我也不大清楚，不過附近有許多溫泉。按照日本情況，有溫泉就有旅館，所以不擔心沒地方住。

「好的，直飛米子吧！」我對機長說。講起這位機長，我一直不知他的名字，現在想再見他一次亦不可得，眞是人生憾事。

從飛機俯瞰，東中國海一片藍色，波濤不興，一片自然風景，可是機內的人，顯然爲了前途不安而緘默。

飛機逐漸離開中國大陸，在朝鮮濟州島的右邊飛過，當時我坐在陳公博的左傍，左邊的機窗正好清楚望見整個濟州島，我心裏不禁暗想：越來越近日本了，我的責任不但沒有卸下，並且愈來愈重了。

交小笠原一封親筆信

我記起南京起飛之前，曾經有過這麼一件事。

在機場簡陋的休息室等候登機前，陳公博確實是寫過一些東西，寫畢且以信封入好，交給來送機的小笠原參謀。內容如何，非我所知，但因爲是出發之前匆忙寫就，不免令我印象較深。這封信交給了小笠原參謀之後，究竟怎樣處理了？當然我不知道，事隔很久才曉得眞相。關於這封信，筆者另據上述那個送機的小笠原中佐憶述說：

「我是清楚記得主席（指陳公博）寫過一信交給我，那是用普通信紙，鉛筆所書，並且封固。依我記憶所及，信似乎是在頤和路陳公館就寫好了，不過在機場才交給我吧了。當時陳公博對我說：『這封信是寫給蔣介石委員長的，請你遲些時，交給進駐南京的何應欽總司令轉呈。』

「我接受了他的委託，收下這封信之後，回到總司令部，向副參謀長今井報告了陳公博一行起飛經過之後，便回到我自己辦公的外事處，把信放入保險庫。可是事有湊巧，我回來以後，忽然遇到一件緊急工作，原來一支從外蒙向南推進的蘇聯軍隊，雖已明知日本在八月十五日投降，但仍繼續推進，十七、十八兩天，還派了幾架飛機轟炸張家口，而蘇軍地面部隊，且於十九日向日軍陣地進攻，日軍派一軍官高舉白旗擬向對方解釋，也被射傷。南京日軍總司令部迫不得已，下令張家口日軍後撤，這還不打緊，最慘的是當地日本僑民因爲奉到急令隨日軍撤走，多數來不及携帶細軟而逃。日軍總司令部覺得，撤退張家口，不算什麼，最多是整個華北被蘇軍所佔，也顧不得許多了，値得擔心的，是北京、天津方面約有十萬，內蒙古一帶約四萬，加上山東、山西一帶共約二十萬的日僑，安全可慮，如何應付，煞費思量。爲了這件傷腦筋的事，我忙於處理，竟然把陳公博交給我的信，放入保險庫之後，就此忘得一乾二淨。」

萬人意見

反面文章正面讀 激親自己攞來衰

狄娜申請入台如獲准你更氣頂

萬先生：

肉彈狄娜從大陸觀光歸來，閣下曾爲文對他有不留餘地的批評，駡到她「體無完膚」。曾幾何時，她在無綫電視「蒙太奇」節目內，對閣下讚揚一句「一門四傑」，閣下便成個鬆晒，最近連續寫了兩篇大作「多謝捧場」及「事實勝於雄辯」，對她回敬捧場，竟作九十度的轉變（雖不至於一百八十度），同時更認爲台灣不應拒人千里外，應批准她到台灣觀光：：弟對閣下此舉，殊不恭維。愚見以爲如讓此垃圾肉彈進入台灣，不難會變成查良鏞第二，又會來一個顚倒是非的「所見、所聞、所思」了。

星報有此一報導：據謂因狄娜主持「蒙太奇」節目，在介紹今日大陸的景物，短片中，字裏行間，也夾雜着多少替共黨宣揚，隱惡揚善，以至引起本港自由影業工會人士的輿論及紛紛抨擊，認爲她涉足大陸後，她的思想已受到毛共的薰冶，成了有偏左傾向的人物，故已向台灣有關當局控訴，此後禁止她一切的影片在台灣上映，同時更應不批准她入境。弟對她亦極爲鄙視，看她從大陸歸來，言論已左傾，發瘋發到出面，故對「蒙太奇」放影時，即關機不看。

讀者張榮基

（二月十五日）

（閣下的忠貞，非常可佩，可惜只會光火，不會欣賞老萬的文章。你以爲老萬作了九十度轉變，實在幼稚得可憐。讀了老萬的文章，有幽默感的朋友無不發出「會心的微笑」，老萬更接到許多朋友的電話，認爲老萬這幾篇文章不亢不卑，寫得恰到好處，與狄娜的表面讚我，其實彈我，正是旗鼓相當。而這些文章看在閣下眼中，竟「殊不恭維」，叫老萬啼笑皆非。要知老萬常寫反面文章，閣下不懂得看，只是死牛一便頸，難怪有此錯覺。

有一點須畧爲更正的：據台灣朋友來信告訴：禁映狄娜影片，只是自由影人的一個「建議」，台灣當局並未發出這項命令。同時，狄娜亦未嘗申請入台觀光，如果她正式申請，才作考慮。查某可以被邀訪台，爲什麽狄娜不可以入台？相信假如她申請，一定批准，國府現在的政策是歡迎去過大陸的知識分子觀光台灣，俾作比較。對狄娜恐怕不會「例外」的。

閣下這麽容易光火，如果有一天她申請獲准，豈不活活把你氣死？所以，我認爲你讀文章時能冷靜一些，倒是個延年益壽的辦法。——萬人傑）

憶亡母

胡煥祥

年登八十七歲的母親，終於在望眼欲穿，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民國六十二年農曆二月十六晚去世了！

當距今二十四年前不孝身陷毛共黑暗監牢時，母親曾連爬帶哭來到探視，因爲守監的人不肯開門，母親只在門外聲音哽咽的喚叫幾聲名字，不知說什麽好，那時不孝爲了安慰母親的心，只有用明朗而又很堅強的話叫母親回去，工作幹部說了保障我的安全，改天帶同我到原鄉去向人民低頭認錯，很快就會開釋我，母親在肩槍實彈的武裝鷹犬的呼喝下，哭泣的回去了。

本人能夠在如何驚險的情況下脫離寃獄逃到香港，此段叙述是一言難盡，今日我不想在這裏描寫，因爲我的思維，只縈念在浩如烟海的母親的追思上。

鄉間距離城市遠，民六一年，身陷鐵幕二十餘年的子侄，才把母親攝得一個照片寄來給我，回憶二十四年前，母親六十三歲，髮雖斑白，健康仍在，這次接得照片，母親已髮落齒脫，頭頂光光，只耳鬢幾根頭髮在迎風散亂飛舞着，因爲相片是於前冬一個冷風強刮的早晨在屋傍草地上攝影的。

二十餘年母親的生活，初時妻兒掃地出門，被迫到附近十里的村莊携兒行乞時，母親是小足的，艱於行，只有輪流在我姊妹家裏渡過數年的時間，後來孫兒逐漸長大，接婆婆回去，窮苦的家庭，婆媳相處又不太好，

含辛茹苦，中間又因妻兒在農村還要下放到外鄉住牛欄參加勞動，因棲息不夠地方，老母單獨留原地，兒媳距離遠，自然無人照顧，晨夕起居，自爬爐灶，除個別親鄰偶然暗中憐惜，三四個年頭，吃盡苦中苦。農村是燒柴火的，有時候沒有柴，不能起火，向人家劈大柴的地方，拾取一點柴屑，又是受人口話，冷嘲熱諷，無法忍受！一日塘邊洗衣，並滾下水去，為人發覺，救得來，老年人吃不了多少水，雖然未死，已病得死去活來者兩三個月！

再過後，兒子和一個老親處的女子結了婚，此時兒子認為有了祖母、母、妻三代的女人，母親居中間，應該可以養老慈少，同渡艱難的歲月，乃將祖母接回一起住，近十年時，母親的晚景，總算離開獨居的舊居了，窮苦的家，自多不如意的事，有時眼淚洗面，幸孫兒還好，諸多勸慰寬解她。母親已八十餘歲的高齡了，因為心裏一個念頭，總眼巴巴望着兒子回去，生離死別，母子能一見，總是最大的希望。有時神志憶念得昏迷了，於是大發「神經」，高聲大叫：樹子！你爸爸打了電話回來，已到縣城來了，你快去接他，快去接他！樹子跪在他婆婆的腳下，搖他祖母的膝，婆婆你莫叫呀！莫給人家聽到，爸爸總將快回來的！

母親於今年農二去世，恰恰十一個月了，不孝回念前塵，總想給母親寫點什麼，以抒悲情，無如筆者身雖頑健，心卻差池，一日復一日，幾次提筆，總未能寫得下去，再加以共產黨是狠毒的，留有家人，投鼠忌器，人名地名，都不敢直說，他必會拿到他們來再開刀！

我今仍要補述的幾句話：母親在生時，身裁雖高大，而體質不算好，在那種人間地獄的時光裏，居然生命能延長到八十七歲，我以為此無他，她以親生的兒子未見面，總盼望兒子能夠回來，她知道我是孝事父母的一個人，母子不團聚，就死亦不瞑目，於是一點心火，一綫希望，就延續了她老人家的生命到八十七年之久，希望於人大矣哉！

共黨刼奪大陸，為時二十四年，播遷台灣的中華民國，並未把消滅共黨、拯救人民收復整個中華民國的大陸責任拋棄，「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其劍及履及，把握時機，莫告水深火熱中的大陸同胞，海隅棲息的難胞，全世界各國的正義僑胞，盼望王師一年又一年吧！

我妻於去年死去，我母又於今春無法再待，母親！安息吧！兒子雖未能於你生前見最後一面，罪孽深重，終將於錦繡河山收復之日，拜祭於母親墓前的！（農曆十二月廿二日）

致狄娜小姐的公開信

狄娜小姐：

你主持的電視「蒙太奇」，以香港影迷之多，相信幕前觀眾是不愁寂寞。雖然你推介每部影片時通常都缺少較為深入認識，但以你的服飾趨時多變，口齒伶俐，台風清爽，大概總頗獲一些觀眾好感。你是活躍的明星，從表現看出是位有學問、有思想的人，這原足以使你主持節目的工作勝任愉快。

對電影製作的觀點，你隱約間流露描寫現實的傾向，這是不錯的。電影雖是商品，畢竟是文化活動的一環。商品本身亦因素材的不同而有其不同特性，一本教科書總不能與神怪連環圖一起看待。當然，這只是一個原則問題，路向才是問題的本質。通過一部電影的藝術功能，予十字路口迷惘、惶惑而失落的人以清涼劑；予黑暗苦難中的人以掙扎奮鬥的勇氣，是生活在「溫馨豪情」天地間的人所願見的。

你自「回國觀光」返港，或許情不自禁的要急於表示一下自己的觀光感受，通過你主持的節目，公共媒介的言論，顯出你熱中政治的意識及其傾向，凡此已普遍引起識者的側目、批評。以中國人今日的遭遇來說，多些人真切關心政治是最好的事，即使是為信仰而信仰，也不失為個人份內的事，何勞別人嘮嗱？但藉公共媒介「因利乘便」去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信仰，就得正視別人的批評，從而提出對自己言論的負責態度。一個言論開放的社會，其成員是應具此起碼的「知識良心」的。雖然你認為每個人有自己的宗旨與立場，但一個扛着「馬克思社會主義」招牌而早已墮落為專橫暴戾的集團，要為它塗脂抹粉，委實是頗為吃力的事。二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它僵化的存在對走向現代化的中國顯然其阻力是難以估計的，這與它本身長期的矛盾分化而導致的權力鬥爭是分不開的。

平情而論，馬克思是位好學深思的人，學者的地位是無可懷疑，其著作對近代人類社會的影響既深且巨。但當時德國的落後及一般的學問水準限制了他的發展。他目睹初期工業革命的殘酷，因而了悟到經濟法則之「必然」出現。然時代與學問是進步的

。時至今日，所謂「必然論」、社會主義等的理論根據不但已被事實所推翻，而新的思潮及理論體系，亦提供了它迂腐、落後、反動方面的充分解釋。但此咎不在馬克思本人，而在以馬克思的理論為教條，並藉為反動行為作銓釋的共產黨人。其實眞正的馬克思不過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份子而已。

任何一種專制獨裁的政體，大概總是靠神話以支持它那祭師式的權力的。所謂「無父感天」、「神龍附體」以至「上帝選民」等皆是。今日神話已失去其懾服性，乃轉而以哲學解釋「神話」玩弄概念的手法欺騙群眾。所謂「無產階級」、「人民」及諸如此類的巧立名目。在現代知識的顯微鏡下是無法掩蓋其虛偽、欺詐的面目的。

你認為政治無分好壞。當然這只是你的外交詞令而已。倘然你的內心世界確乎如此的近乎「純粹理性」的超然境界，狄小姐你的表現豈不是證明自己已一分為二嗎？

談立場，炎黃子孫的中國人立場是不能不談的。中國人誰都希望有一個富強的祖國，但富強不等於暴戾的外強中乾，不等於要每個人毫無保留的犧牲自己的生存權利（當然包括物質與精神在內）。一個現代富強的國家是建基於國民經濟的發展與合理的生活水平上的。中共配談這些嗎？一個舉凡設施皆以自身的利益為依據的政權是富強國家必需的嗎？中共「建國」二十多年後才能輸出一只鐵釘，你認為是值得中國人興奮的事，這樣的觀點，我以為你主觀上另有所圖，惜乎在有關比較學方面的常識則未免顯得貧乏得可憐些了。從無到有是事物的演進過程，一隻母雞誰去飼養都會生蛋。考察養雞人的心得不在乎生了蛋便算，而是飼養的過程，生蛋的多少、速度……等。這些都是嚴肅的問題，不是那些「一天等於二十年」天方夜譚式的夢囈所能濟事的。

希特拉在發動侵略時對人民演講說：「我們要為歌德與席勒而戰！」歌德與席勒幾曾為法西斯張目？空洞的口號，摩登的教條支配了中國三四十年代知識份子的心靈，予政派野心者製造了可乘之機。而今我們仍躭於那年代的錯誤而不醒覺過來嗎！政治家可以不斷的叫人信仰；科學是叫人如何從懷疑到信仰。狄小姐你是幹電影文化的人，應幹的似乎是更多些人從信仰到懷疑的工作。這點只要你忠於自己的「知識眞誠」便夠了。中國人是一個知足的民族，這大概與傳統文化的精神有關。挑剔國人心靈深處的自卑轉化為自大的心理躍動，有關這其中的一切，只是歷史劇中的小插曲而已。

一擺事實、講道理」，毛澤東也會說過這句話。今日台灣與大陸的人民究竟誰能享受更多的幸福？掌政者誰更能適應過渡到建設一個現代化科學、民主、自由的國家？這是現實政治的抉擇，大是大非的分野。儘管這兒有着五光十色的炫弄與七嘴八舌的喧嘩，清醒的人總不會被這種浮面的熱鬧而弄昏的。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還是冷靜地看清天地間的眞像，凝聽歷史的訊息，站穩腳跟，昂起頭來，毅然地自己作主罷！

方志明頓首（二月十八日）

豆腐拳師全軍盡墨 仆低瞓直國人丟臉

萬人傑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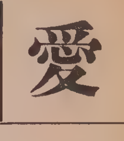
弟是貴刊長期讀者，素仰先生對大眾的服務精神。弟近閱泰國星暹日報，知道去年香港國術界派來五位拳師，與泰國拳師較技，抵泰時還口口聲聲代前兩位拳師復仇，誰知前後不及七分鐘，被泰拳師連踢帶打，連起身的氣力也沒有。像這樣的拳師，也派來獻醜，眞使泰國的華僑以至全中國人丟盡面子！從今以後，在銀幕上看到香港電影打鬥片，全被外國人譏為豆腐拳。弟以為香港以後如再派拳師出來與人較技，最好派有國術根柢的人，切勿再派如此膿包，徒增羞恥！

弟鍾良志敬上
（農曆正月十八日）



衛全豆腐拳 在泰瀉衰人

香港「衛全」隊的「豆腐」拳師五人來泰瀉衰人，昨晚登台現醜，遭遇泰拳不堪一擊，五人全部賽程未超出七分鐘，三名稱臣投降，二名被踢翻倒。



愛與同情

馬森亮（作家）：接到你的信時手就發抖了，一看，果然有這麼回事，也滴了幾滴淚，今天不開舖了，明天要回二埠去休息兩天，心裏太難過了。

事到如今，也不知說些什麼才可，只能勸你冷靜些，五嫂回港後，要多體貼些，千萬防刺激過度會神經失常。

任冰人（總編輯）：連日拜讀尊文，驚悉令公子辭世，心中耿耿不安。讀至今日這一段文字，更不禁為之淚下。

多日來本想修函致候，但內心不安，也不曉得說什麼話才好。每日讀報，看到你寫的一字一淚之句，自己也忍不住淚水。

我想：俗謂命運安排，無法改變，這句話想來倒是事實。每一個人，總會遭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幸，這樣，我們就唯有服從命運安排好了。

本應踵門致慰，但也不曉得說什麼話好，唯有謹草數行，致萬二分同情，聊表慰問之意。

一女讀者：自有「牛馬集」以來，我一直是它的長期讀者。經過這麼多的時候，現在已溶化和它生活在一起，每一段文字都好像和我息息相關。

當我看到令郎的不幸消息，着實使我驚訝！因為萬先生寫在美加遊記，和子女團聚歡娛的情景，猶在眼前，忽然遇到晴天霹靂的打擊，眞使我難過！心情隨之而沉重。

萬先生，請不要悲傷，應當為有這麼一個孩子而驕傲。他的好學、勤奮，和病魔反抗的不屈不撓的精神，足為青年榜樣，可惜天妒英才，謹致萬二分的悼意，請萬先生多多保重。

江河（作家）：對你們的傷心事，我非常難過，相信你們的傷痛，我知得最清楚，也許你們不知道，阿彪去年二月被劫身亡，失去這個兒子，我幾乎變得癱瘓。

子儁多寫點文章悼念罷，五嫂不妨大哭幾場，讓感情得到宣洩，這是經驗之談，我因為感情無處宣洩，終於得到個病，甲狀腺擴進（即是內分泌紊亂），至今仍然要看醫生吃藥。

（按：紫莉、金刀是江河的筆名，阿彪是他的兒子，因被箍頸反抗，致遭匪徒殺死，他的哀傷，可以想見。）

封淑英（讀者）：數年來未有片紙致候，深為疚歉，只以淒涼身世，命等飛花，一直人海飄零，居無定所，近更羈於愁病，了無心緒握管故耳，請諒！

連夕於「牛馬集」中，拜讀大文，驚悉令郎不幸消息，痛惜之餘，疑眞疑幻。處世若大夢，觀此信然。然生死乃任何人所不免之過程，修短有數，況當時局動盪，旅途多劫，四野風沙，行客先返老家安息，亦未始非福，總比一般處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境地者，較勝一籌，先生達人，當能參透個中道理，無庸英之喋喋。尙望賢伉儷節哀，多為國家社會珍重其有用之軀，是所至禱。臨書意亂，不盡欲言，耑此敬祝進德修業日多！

鄒偉雄（議員）：從「牛馬集」驚聞孝昌世兄噩耗，不勝惋惜，亦不禁流下同情之淚。天妒英才，致使社會痛失棟樑，而社會人士亦付同情一哭，況好友乎？天意竟如斯，夫復何言？尙祈放開懷抱，善自珍重。

李秋生（主筆）：拜讀尊作知哲嗣竟赴修文之召，雹碎春江，霜凋夏綠，我兄乃性情中人，何以堪此！惟修短定數，勢難強求，兄素曠達，乞節哀順變。

雷鍵（作家）：驚悉公子不幸，英年早逝，極感哀悼，特致問候之意，望先生以事業為重，保重身體。

伍卓琪（中醫師）：拜讀大作「牛馬集」，驚悉令郎孝昌世姪不幸以肺部毒瘤復發去世，天妒英才，彌深痛惜！回憶年前在紅寶石酒樓叙會時，昌姪精神飽滿，氣宇軒昂，正喜賢伉儷有此麟兒，發揚光大可期，今竟突聆噩耗，痛感英才殞歿，不禁潸然淚下。

惟念毒瘤——癌症——近世尙無特效藥物，原子放射為較佳之治療方法。昌姪已接受最新之科學方法治療，仍不能挽回生命，人事已盡，實亦命也。尙望賢伉儷節哀順變，珍重玉體，昌姪在天之靈，亦必為賢伉儷護持也。

葉乃堅（經理）：驚悉孝昌世兄不幸在美病逝，日來讀兄文，尤覺傷感萬分。世兄正當年富力強，惜天不假年，雖醫學昌明亦難戰勝病魔，時耶命耳，夫復何言！尙祈達觀視之，善為珍重。

周書紳（音樂家）：這幾天帶着沉重的心情，拜讀着——悼亡兒。

起初我一直只望是作者的虛構情節，今晚看完後，才分明這個不幸是事實。

有父若你那「偉大的愛」，可說死也瞑目，孝昌乃品學兼優之士，令人哀悼！惟死者已矣，尙望我兄嫂及孝晶（我的舊學生）節哀，保重！

T.Y.Wan夫婦（讀者）：令嫒令郎負笈異邦，姊弟情親，孝思不匱，足為今天身如懸篷，心感無根之草的香港父母心理共鳴，引為慰者。今令郎不幸英年早謝，不禁同聲一哭！尤其有子女仍奮鬪於海外者，實倍覺關情！

先生達人，務懇曠觀。今思得一二，請先生垂察：

一、先生如信人有靈魂者，令郎必得安息：令郎以「赤子」之靈，先生夫婦如達觀節哀，彼靈更加安然！

二、先生如以為人死便如燈滅，則更不宜過事悲哀，請將此事壓後五十年再想，彼時我們這個年代的人無論哀悼者和被悼者亦必歸於塵土！

屠萬里（讀者）：驚聞閣下愛兒客死異地，深表哀悼，無限心酸，這封信早就該寄出，只因心情沉重，措辭為難。弟亦有喪子之痛，此情此景，可以想見

。何況奇才如令郎，孝愛並重，父子情深，英年早逝，寧有不悲痛逾恒之理！但弟不勸閣下節哀順變，反勸閣下盡情號啕大哭一場，唯要全力以你的智慧，使嫂夫人平靜下來，才是要策。我知你是個堅強鬬士，望你更加堅強下去。

莫平凡（讀者）：看到星晚的牛馬集，竟以「悼亡兒」爲題，當時我懷着沉重的心情閱讀下去，從你的文字中，流露出爲人父母那種痛苦之情，家母曾經嘗過亡夫喪子之苦，可知人生不如意的事太多，我只能向你太太致萬二分的關懷和同情。願上帝賜平安給你和你一家！

基督徒（讀者）：我願替你們分擔一半的哀傷。親愛的萬先生、萬太太，上帝永不會離棄您，您底家人和您底離世的兒子！

許愛廸（讀者）：我懷着無比哀痛的心情爲你寫這一封信。記得，約在半年前，曾在「紅寶石」見過你一面，但你那樂觀及幽默的神情，至今仍令我不會忘懷。所以，我相信，在此悲慟的劇變中，雖然「白頭人送黑頭人」是再痛苦不過的，我還是希望你能節哀。我們這一輩青年，都喜看你的文章，領教你的爲人。所以，你的親生兒子，雖不幸早殤，但千千萬萬的青年讀友都好像敬愛自己父親的心情來敬重你。我個人雖不能與令郎相比，但我更會好像敬重我父親的心意來敬重你！希望你及尊夫人能化悲痛爲力量，寫更多文章，宣揚眞理，給這快將自滅的社會，挽救淪亡的社會道德，及國家民族，相信令郎九泉之下，亦以有此父親爲榮！

連（讀者）：近星期讀「牛馬集」得知公子不幸辭世，心中難過，同聲一哭，無言告慰，謹草數行，以示哀悼，小弟雖十來歲，亦深知失兒之痛。相處二十年骨肉，一旦死別，天下最痛苦之事，莫過如此，望先生和尊夫人珍重貴體！

王建忠（讀者）：當看到大作「悼亡兒」，心如刀割，整晚呆在辦公桌上，工作沒法完成。本欲立即爲你寫信，以表敬意，恐更使前輩傷心。這個星期晚晚在想，命運何其殘忍？無情地打擊辛勞的培育者，更奪走了一個奮鬬廿載的有爲青年！

每當回憶和老師到香港仔南朗醫院做研究時，院中同住病人和死神鬬爭的痛苦神情，希望你們同意孟君小姐的善意，「由於你們偉大的愛，故希望你們同意世兒之解脫」。

深信世兒之理想和精神，會永遠和我們大家在一起。

一女讀者：我是先生的長期讀者，最近讀到你的「悼亡兒」，我的心若有所失，難過極了！以後一連幾篇，我都不敢馬上卒讀，留待第二天早上才看，爲的是怕失眠！我是一個平凡的主婦，很了解父母對兒女的愛護之情。我進一步想：令郎之不幸，現既已成過去，且他在生時，面對死亡挑戰，能如此勇敢，經過許多年的痛苦纏綿，仍能沉着忍耐，現在既脫離這痛苦的塵世，回到主的懷抱，爲父母的你們，當然是一件悲傷之事，但也值得安慰。望萬先生及尊夫人節哀順變，小妹謹致深深的慰問！

萬人協會通告

本部爲加強會員及「萬人」讀者之聯繫起見，特決定舉辦春季郊外旅行，暢遊新界。希各「志同道合」之士踴躍參加，茲將此次旅行簡則列後：

㈠旅行日期：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十日（星期日）。

㈡集合地點及出發時間：上午八時四十五分於九龍佐敦道碼頭文華樓側集合，準於九時正乘旅遊車出發。

㈢旅行地點：①青山紅樓——攝影、

遊覽、參觀國父遺蹟。

②青松仙觀——觀賞寺院風光，園林景色並進用午膳。

③蛇園——參觀各種蛇類，並有精采表演。

④泰園漁村——瀏覽湖光水色，集體遊戲及攝影。該園並設有各類機動裝置，供人娛樂。

㈣回程時間：約於下午四時離開泰園漁村，經大埔、沙田線返回九龍。

㈤費　用：每人收費十四元，包括車費、攝影、午膳及蛇園之入場費用。

㈥參加辦法：凡本會會員及「萬人」讀者均可參加，（歡迎携眷），有意者可到下列各站購取「參加證」，憑證登車出發。

①萬人協會會所——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

②益昌米店——九龍花園街一百號B地下。

③俊人書店——九龍亞皆老街八號B。

㈦截止購證日期：三月七日，（敬請及早購券，以便安排交通工具，若臨時參加，恐會額滿見遺。）

特此通告

萬人協會康樂部啓

二月二十一日

盜作高強盜愛更高強　辦法多多可隨稿登床

萬先生：

拜讀「萬人雜誌」有關××的盜作事件，使讀者十分清楚。不過有關她的「盜愛事件」，恐怕萬先生不會很清楚吧？

這裏告訴一些她的往事，她從十七歲開始就和許多男生和男老師鬼混，那些男人的模樣狀況，可從她在「××報」寫的專欄「男人××」裏找出影子來。舉個例子：她寫的一位男人，現已應聘南洋的那位男人，便是她追求不到的一位教授。這位教授——帥俊，又年青，又能跳舞寫小說。也滿喜歡她的，無奈被他發現××已非處女，故放棄。

她對人說萬人傑罵她，正中下懷，相信你越罵，她將越有名。她說：「看，那份報沒有我××的文章？別地亦不敢說，在香港，我的文章不成氣候才怪呢！就以目前香港的一些女作家來說吧，眞要笑掉人大牙。亦舒雨萍的小說算什麼？簡直和故事差不多。陸離的翻譯格格不入。孫寶玲、林燕妮的專欄，一個炒冷飯，一個吹牛。就以孫寶玲寫的「他受了委屈」一篇，刋在星報一月十一日的「堡中閒話」，老早前已在快報刋過了。」所以她說，她的文章的確在香港成氣候呢。

不知現在她還是那樣驕傲否？我與她本來是好朋友，由於她橫刀奪愛而成情敵。她在台北眞是玩弄不少男人，許多男人失戀自殺。例如幼獅文藝的主編，四五年前就爲她遺棄而自殺。萬先生可以在台北查一查，或許有很多資料供寫作呢。

××的交際手段很好，明星隨片登台，她是隨稿登床。不相信或許可以問她的××丈夫。

讀者蔣娘敬上

啓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啓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除夕感懷

許恨紅

海角棲遲為避秦　飄零猶是自由身
夢拋家國三千里　心冷東風二十春
白髮蕭疏非故我　青衫潦倒盡遺民
絕憐此夕天南北　一樣情懷兩樣人

恨紅先生此詩，是為佳作，最好造句：「一樣情懷兩樣人」，「一樣情懷」者，指大陸家中人懷念在外者，而在外之人，又復懷念家中也，「兩樣人」，指大陸家人，在暴政壓迫之下，受多種限制，與在外者，處境不同，雖有思念。無法表達。甚至對在外之人，不敢懷念，或心中懷想，口不敢言，一句詩。將許多委宛曲折心事，包括在七個字中，許先生此詩。寫出千萬人心聲。「國詩」之偉大，於此可見。

董力行曰：自五四運動以後，數千年文物典章，視為垃圾，將國家傳統詩文，冠以「舊」字、「舊詩」、「舊文學」，意欲打倒，同時發明新詩、新文學，大行其道，愈不通者，則視為愈新，風氣形成，是非不辨。青年人一律從新棄舊，認為舊不如新也，大膽胡為，無人禁止，莘莘學子，受害極深，造成近今國學衰退，文字低落，道德倫理，蕩然無存，世風不良，如江河之日下，從歷史查考，立國數千年，未見有如今日者，政府茫然不曉，只知人心不古，治理困難，而不知病源之所在。

昔董仲書罷黜百家，獨尊一孔者，是使讀書人思想統一，意見一致，修身齊家。孝悌忠信。人同一心，心同一理，不勞管治，天下即可安然，故一朝之統治，每達數百年之久。治平之道。不二法門。

五四以後，異端蜂起，邪說繁興。之無畧解者，即可學者相稱。白字連篇者，每以作家自命。於是主義紛紜，涉及政治，離經叛道，宵小爭鳴，漸至道德不張，人心險惡，以攘奪為才能，以詐騙為智術，求逞私心，害人誤國。興兵作亂，革命云云，致使社會騷然，民不堪命，雖周公孔子復生，文武成湯再世，無能為也。

聖人有言：「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民國以來，政治有妖孽，文化亦有妖孽，現在諸妖次第死去，遺毒尚在人間，「舊詩」，「舊文」之名，極當更正，故鄙人以「國詩」「國文」「漢學」名之。具有深意存焉。

中國詩文自唐初至清末，一脈相承，有何新舊？千古以來，讀書人個個能詩，所不同者，作品好壞而已，從未聞有「新詩」「舊詩」之名，唐朝以詩取士，豈盲目亂幹哉！

民國至今，糊塗政治，廢考試而援引，重博士而輕詩人，以學校黨團，代替科舉，一經畢業。即是高官。才能戰功。不必研究。宜乎天下紛紛。只因衡士選才。不得要領耳。

中共毛朝。笑話更大，政不立信，欺詐互施，方稱親密戰友，轉瞬即變仇人，極惡窮兇，殘民以逞，張口人民，閉口革命，政策口號，「廢階級、反封建」。然，「萬歲」、「領袖」、「偉大」，一類諛以及標語，隨處可見。自打自吹，厚顏無恥。至於中國內戰，如同子孫爭奪祖產，即使勝利，又有何偉大可言？

昔年蔣公領導吾人抗日，對外戰爭，可稱偉大，共黨既不抗日。且在後方向國軍襲擊，鄙人當年，大傷腦筋。在前方陣地。要兩面作戰，一對日寇，二防共黨，此種情形。未曾親身經歷者，多不知也。勝利後，共黨大吹，毛某領導勝利，吾人聞之，搖頭大笑，膽大皮厚，無恥之尤也。

今日北平天安門，高懸俄人照片，查黃帝時之「蚩尤」，五胡亂華時之「鮮卑」，即是今日俄人，自古至今，一向作亂，侵害中國。共黨背棄祖先，認賊作父，打倒孔孟，政治經濟文化，皈依胡虜，數千年歷史，未見此類小人。什麼，領袖，萬歲，偉大，胡說八道，聽之肉麻。稍有歷史知識，即知其一文不值。

鄙人筆下，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無個人恩怨之私，無政治偏廻之語，是非枉直，不諱權威。邪風弊政，秉筆實言，並不反對某人。自古詩人，大多如此，忠藎之忱，獻於國家民族，區區之意，在於此耳。

鄉思

龍軌　寄於泰國

(一)
床前月影影含霜　夜入愁城夜更長
客路寂寥關不住　思歸無期淚成行

(二)
更聲驚醒夢中人　底事間關費苦辛
最是寒宵枯坐夜　遺民老眼淚沾巾

龍軌先生鄉思詩，「床前月影影含霜」，造句極好，唐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併兩意而成一句，頗見優美，第四句，思歸無期，「期」字是平聲，不能用，應改仄聲之字，擬為改換「日」字，「日」為仄聲，期與日字意相同，如此則十全十美矣，其餘各句均好，不必更改，壇主推敲。

敬和龍軌先生鄉思原韻

一帆

(一)
自憐對鏡鬢沾霜　夢裏思親夢倍長
歸路茫茫何處是　天涯咫尺雁離行

(二)
天涯流淚作征人　為口奔馳嘆苦辛
歲月催人顏自改　孤臣孽子淚纏巾

一帆先生和詩，是為佳作，平仄音節且好，惟第二首兩個「人」字，應加避免，「催人」，改為「頻催」，減去一個「人」字，則更好矣，壇主推敲。

采桑子步劉祖霞詞長甲寅元旦詞元玉

葉其眞

離愁最是逢佳節，回首家鄉，萬里氷霜，遍地萑苻虎豹藏。
故園風暴淩夷日，海上春光，又展新裝，桃桔依然滿院香。

醉高歌用姚燧韻

葉其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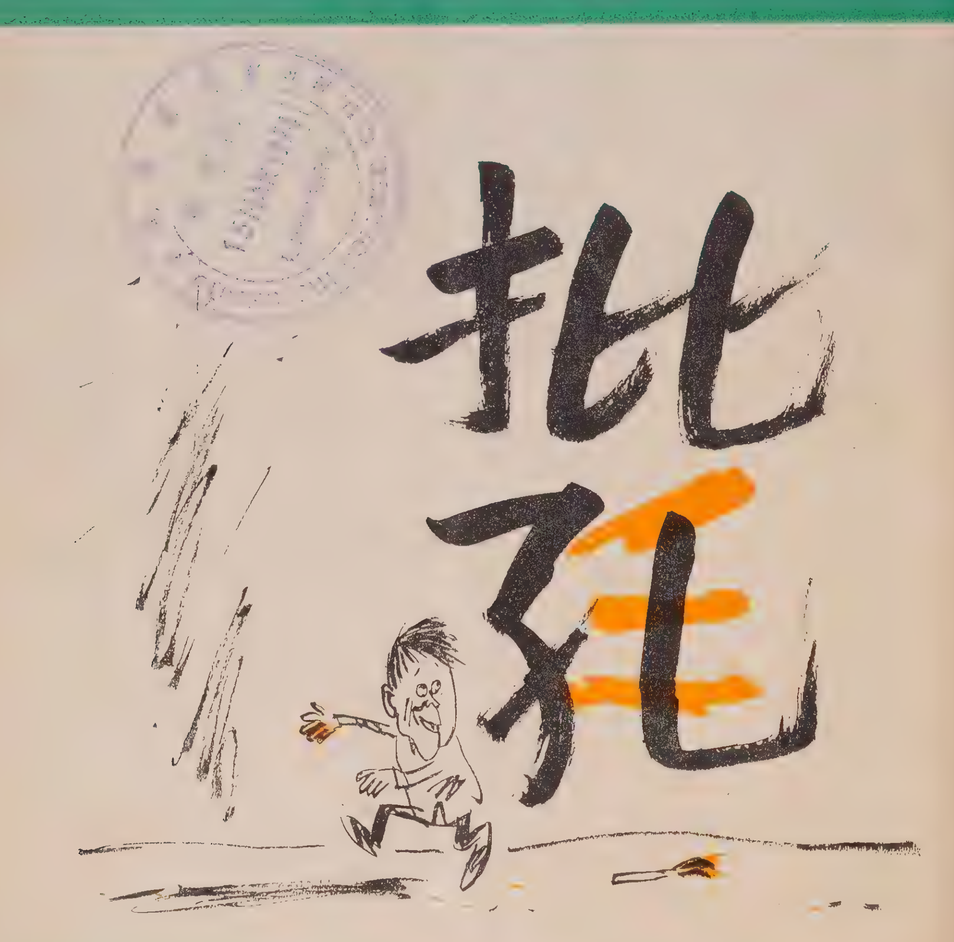
反攻四海呼聲。新政立竿見影。馬騰士飽多豪興。一片光明遠景。

葉先生詞，水準頗高，符合規律，壇主評。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三三期 新36)

「民心!」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三三期(新36)目錄・

萬人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三三期(新36)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三月十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批林批孔正本戲即將上演

目前正在中國大陸「熱火朝天」進行的批林批孔運動，可以肯定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不是一些外國人和本港「文滙報」所說的那樣，是什麼「文革」的繼續批林整風的深入。本刊作此判斷，是有所根據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有一段稱：「一九六六年，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剛剛興起的時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爲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階級鬪爭的現實已經證明並且還將繼續證明毛主席揭示的這個客觀規律」。這段話本來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澤東給他的「愛人」江青寫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到現在止，整整是七年半左右的時間，中共左派爲了「繼續證明」所謂「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所以「文革」運動「過七八年又來一次」。此外，毛氏復曾指出：「文革」要進行多次。根據這兩點看，當前中共全面進行的批林批孔運動，只是藉口，也可以說是烟幕，事實上是二次「文革」。不過，也應注意到：大陸上的政治局勢，確已使毛江集團坐臥難安。

此次新的「文革」一開始，經過一輪令人撲朔迷離的烟幕彈後，發展至現階段已可畧見眉目，那就是以毛江爲首的左派向大陸各個方面「修正主義回潮」這種所謂「右傾復辟勢力」正式宣戰。中共強調批林批孔中要「聯繫實際」，目前已被「聯繫」上的「實際」，有教育方面的「分數掛帥」、「師道尊嚴」等「黑線」，在經濟方面有「獎勵制度」、「物質刺激」等受到了「羣眾」的攻擊。然特別值得注意，並也是極爲嚴重的事件，則爲山西梆子「三上桃峯」受到了圍剿。這是中共批林批孔運動的一個新階段，省級共幹已被批判，鬪爭矛頭已由「死人」（孔子和林彪）轉指活着的中共高級幹部。可以看出，中共批林批孔的正本戲上演就將開始了。

二月廿八日北平「人民日報」刊出「新姚文元」初瀾寫的一篇「評晉劇『三上桃峯』的文章。接着，北平「光明日報」和地方電台對「三上桃峯」掀起了圍剿的浪潮。初瀾的文章指名抨擊「山西省文化局」炮製這株爲劉少奇翻案的「大毒草」，並指該劇是「有人批准，有人支持拋出來的」。它之出現和搬上舞台，是由於獲得「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勵」。這就是說，地位比「山西省文化局」負責幹部高的「某些人」，才是幕後的主使和支持者。可以預料到，這些人不僅包括山西省的黨政頭頭，復將有「中央」有關方面的頭頭。

晉劇「三上桃峯」是用「一匠病馬」的故事，諷刺毛澤東搞起的「三面紅旗」，同時，它不僅爲劉少奇翻案，更爲王光美喊寃叫屈。此外，由於「三上桃峯」的「好」據說「就好在衝破了樣板戲的框框」，所以，它是既反毛又反江青。問題是劉少奇早已垮台，用中共的話說，已是早被「拋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而以毛江爲首的中共左派，已掌握了中國大陸上的各方面的大部權力，然居然有人敢於批他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逆鱗，向炙手可熱的江娘娘挑戰，他們不怕死嗎？此點正足以說明，在中國大陸上出現的「翻案逆流」之洶湧澎湃，「右傾妖風」之越吹越勁。所以，毛江集團才拼湊力量製造輿論，迫不及待地掀起了二次「文革」。在毛澤東預料的「過七八年再來一次」如謂那是正確，勿寧說是毛江的朝廷已呈現不穩。

毛江集團掀起新的「文革」，從批判「三上桃峯」開始已轉入正題。這和上次「文革」由「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爲開端如出一轍。上次「文革」之初，表面上看是針對「海瑞罷官」作者吳晗及其「黑後台」彭眞等人，結果「打擊一大片」，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整肅。這次新的「文革」，第一步是批林批孔，第二步轉移到「山西省文化局」，再進一步必又是「打擊一大片」，受株連而被整肅者自然不會沒有「中央」的重要領導幹部，相信人數又不會少。新的「文革」鬪爭形勢已逐漸明朗化，顯然矛頭是指向保守復舊的官僚集團，而這個「搞倒退黑幫」的首領就是周恩來。雖然，在目前周恩來還沒有危險，然運動發展下去，既或「老好人」周恩來不垮台也必在政治上受到嚴重打擊，從此一蹶不振直至「上八寶山」。



新聞以外

批林批孔運動今天在大陸仍是如火如荼，可是與原來的目標已大不相同。本來是中共極左派發動來對付周恩來的，但老奸巨猾的周恩來，巧妙地把矛頭一轉，指向兩個死人身上，輕易避免了「一身蟻」。周恩來是個「扭計師爺」的確名不虛傳！

沒有第三條路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發表的文章中說：「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他所說的「社會主義」是指蘇聯，在這篇文章中，他公然提出要對蘇聯一邊倒。

這些年來，中蘇共關係變了，但毛澤東爲了保持自己的偶像地位，「不便」認錯，於是設法自圓其說，硬把一脈相承的蘇聯領導層一分爲二，把斯大林時代說成「社會主義」，斯大林死後的時代說成了「修正主義」。至今北平仍懸斯大林像。

但斯大林對毛澤東有什麼好？斯大林在世時會禁止蘇聯出版斯諾「西行漫記」俄文版，因這本書把毛澤東捧得太高，斯大林不容許社會主義陣營中有兩個太陽。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撤離南京時，美英法大使皆留下，準備與中共打交道，直到七月一日的毛文發表後才不得不走，而斯大林則命令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跟隨國民政府一同撤退到廣州，毛澤東過份迅速的成功使斯大林不愉快。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軍隊留在旅大不走，並且在東北扶植高崗搞分裂活動。

周恩來向毛澤東挑戰？

毛澤東對這些事比任何人更清楚，他之所以仍捧住這塊神主牌，並不是對斯大林有什麼由衷的敬愛，而只是由於不肯承認自己在一九四九年說錯了話，認錯了人。

現在已變成「社會帝國主義」，當然不能再倒向這一邊，而當年的「帝國主義」是指美國，現在中共正在與美國大搞友好關係，但中共並沒有而且也決不會向美國一邊倒，因爲美國仍被認爲是帝國主義。事實擺明，第三條道路是有的，中國人從來不需要向任何人一邊倒，五十年代的一邊倒所換得的只是自取其辱。

現在中共的一切措施顯示，在北平當局的心目中，對「社會帝國主義」，也不能一邊倒，但可以做朋友。如果這是毛澤東親自制訂的對外政策，則證明他已經承認自己過去的看法是錯誤的。如果這不是毛澤東親訂的對外政策，則證明執行這種政策的周恩來正在向毛澤東的權威和偶像地位挑戰。

中共極左派發動「反孔」

周恩來

反孔的現實意義

中共「批林批孔」運動，分爲三個階段。先是由長期來零星的批判孔子文章，匯集成去年秋季大舉展開的反孔運動，當時的主題是「反潮流」，卽反對傳統觀念和反對被人人認爲理所當然應予尊敬的人和事。

在第一階段中，已可看出「反孔運動」之目標不在「孔」。在全國規模中大張旗鼓批判一個二千五百年前的人物，當然有其現實意義。「紅旗」雜誌的幾篇主要文章無異指出「有人」企圖利用這個運動來影射攻擊「現代孔夫子」周恩來，諸如把孔子的主要罪狀說成是對封建帝王將相的偏愛及起用舊當權

偏愛帝王將相與起用舊當權派，是古代孔子與現代孔子的共有罪名。有人把這兩項罪名歸納爲孔子所說的「克己復禮」，當時對這個「禮」字的解釋是指「舊禮儀」，北平電台英語廣播和新華社英文稿把這個字譯爲Old Propriety。

一再轉變的鬥爭方向

到二月二日，這個運動進入第二階段，「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重要社論，首次提出「批林批孔」口號。這顯示周恩來和他的一派人已成功地改變了運動的方向，把反孔運動從影射攻擊「現代孔子」一變而爲與肅淸林彪餘黨問題相結合，並把批林批孔置於批孔之上。

在這項轉變過程中，一個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馮友蘭。這位哲學教授在一月間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孔子「克己復禮」之「禮」，並非指舊禮儀，而是指「舊秩序」。二月二日社論，就是根據這一點而把林彪與孔子連在一起，指林彪崇奉的克己復禮就是要恢復舊秩序，北平電台和新華社的譯文也從此改爲Old Order。

在「人民日報」這篇社論發表之後的半個月內，全大陸掀起批林批孔的羣衆性運動，顯得非常熱鬧，而實際上則是把運動轉變了方向，矛頭指向兩個死人雖然表面熱鬧，但除了一小撮林彪餘黨之外，已沒有人再需要爲此而膽顫心驚。

這種息事寧人的做法，符合近期來的「周恩來路綫」。但到二月十八日，運動進入第三階段。

那些反對「現代孔夫子」的人，不甘心於看到運動的方向被「息事寧人派」扭轉，而展開反撲。在這反撲過程中，佔重要角色是意大利名導演安東尼奧尼，他們指責他在去年應邀訪華攝製的紀錄片是爲「帝修反」服務，並於二月十八日黜免了邀請安東尼奧尼的北平電台幾名領導人。這顯示運動已

前的舊當權派之保護，但這個運動從一開始就不是單方面話事，極左派在今日北平並沒有「話晒事」之大權，當抑孔揚秦逐漸顯露抑周揚毛的眞意時，周派分子就開始爭奪運動的領導權，在十一月份的「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開始把抑孔反林相連繫，力圖扭轉運動的攻擊目標。但在當時，林彪與孔子的排名不分先後，有稱批孔批林，也有稱批林批孔。但到今年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正式確定了「批林批孔」一詞，這篇社論所強調的一點是：「批孔運動是批林運動的一部份」。意思是說，批林是主，批孔是副。由於林彪是孔子的信徒，所以批林必須先批孔，但批孔的目的則是爲了批林。這篇社論顯然是出於周派分子之手，把過去一段時期極左分子的叫囂硬拉到批林的大帽子下，從而扭轉了整個運動的方向。

從二月二日至今，這項排名問題已被確定，而批孔運動也確實已成爲批林的一部份。由這一點看，周恩來已控制大局，雖然現在也仍不是單方面話事，極左分子仍緊抓着安東尼奧尼和貝多芬等「資本家代理人」企圖使批孔運動與批林分家，但極左分子的活動已不再是運動的主流，當前在全大陸各地的集會和政治報告中，所強調的皆是「批林批孔」，周派分子已有效地控制了整個運動，極左分子的打岔似乎已起不了多大作用。

以上是這場運動的現況和過去幾個月的數度轉折之最簡單的概述。由於周恩來已控制大局，所以儘管批林批孔口號喊得熱鬧非凡，但已不會再有什麼大事情發生，極左分子出橫手搞事生非，也許仍會繼續一段時期，但他們得不到主要報刋和羣眾的響應，搞不出什麼名堂來。

至於至今仍有人把這個運動解釋爲「第二次文革」，或甚至仍把周恩來視爲「批林批孔」運動的攻擊對象，則是由於受到某種錯誤報導的影響。

誤加引述面目全非

西方通訊社和各大報章一再引述「紐約時報」記者福克斯・勃特菲爾的兩篇報導中，引述香港「大公報」登載的一篇題爲「五四前後的胡適」的連

轉移矛頭

擊胡適生前喜歡宴請美國，和參加美國人所設的大大小小的宴會。勃特菲爾認爲這些話明顯地是針對周恩來而發，並把這篇文章列爲批林批孔運動的一部份。

二月二十日，勃特菲爾又發出一篇近千言報導第一段譯文如下：「在今天對古聖哲孔夫子進行的批評中，再一次明顯地對中國高級官員展開攻擊，指責孔子只是『假裝』忠君愛國，而且『極善於適應轉變的環境』。此間某些中國問題分析家認爲這段對孔子的描述，完全可適用於周恩來總理身上，他以善於適應轉變中的北京政治趨向而聞名。」勃特菲爾文中所說的「今天」，是指二月二十日，他在第五段中說明「今天」這篇文章登在香港「大公報」，作者「言兵」。

勃特菲爾的接連兩篇報導，皆有根有據，而且「言之鑿鑿」，他把左報對胡適和孔子的攻擊拉在周恩來身上，也皆言之成理，而且「合乎邏輯」。

由於言之鑿鑿和合乎邏輯，所以這兩篇報導引起廣泛注意，通訊社競相引述，許多報紙做了頭條新聞，「周恩來地位不穩」之說也就甚囂塵上。

但這位美國記者一定不識中文，而且受了他的師爺們的「報導」或愚弄。事實是：「大公報」的確在二月十四日開始連載「五四前後的胡適」一文，也的確在二月二十日發表過一篇署名「言兵」的文章，但這些文章中並沒片言隻字提到「宴會」或「假裝忠君」或「善於適應環境」。這位美國記者或他的師爺顯然生安白造，亂裝彈弓。

美國的官方和非官方新聞機構，在過去二十多年間一向憑想像而「報導」所謂大陸內幕，結果最大的受騙者是他們自己。而現在，他們有機會可以腳踏實地去促進瞭解，但他們好像已染上裝彈弓和造謠言之癖好，一時改不過來。

「資本家代理人」

對安東尼奧尼的攻擊，導致北平電台幾名領導

舒伯特、莫扎特等古典音樂大師指爲「資本家的代理人」時，曾在西方被引爲笑談。正如安東尼奧尼開始受到抨擊時，這位意大利導演本人也感莫名其妙。但現在，這些莫名其妙的抨擊之目的已初步揭曉，對安東尼奧尼之抨擊並非反對他本人，而是作爲一個「引子」來鬬爭那些邀請他訪華的高級幹部，而這些高級幹部的背後還另有尙待鬬爭的「黑後台。」據此而觀，對貝多芬和莫扎特的抨擊，也只是一個「引子」。一月中旬，北平「中央音樂院」先後抨擊那些十九世紀西方音樂家。這兩所學院，近年來都是江青親自領導的，他們指責貝多芬是德國資本家，舒伯特是小資產階級灰黯意識的散佈者，莫扎特的作品質素低劣庸俗，都是代表「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低級趣味。但爲什麼他們迄今爲止只批評這三名德國和奧地利的音樂家，而沒有攻擊那些受「社帝」所推崇的俄國古典音樂家，如柴可夫斯基、穆索爾斯基、博羅廷等？

中美文化交流種下的禍

翻查一下過去一年來的報紙，可以對這個問題找到答案。去年三月，倫敦交响樂團應邀訪平，演奏節目中有舒伯特的作品。去年四月，維也納交响樂團應邀訪平，演奏節目大部份爲莫扎特作品。

去年九月，美國費城交响樂團到北平和上海等地演奏，節目中有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英雄交响曲）、「月光曲」，和最著名的「第九交响曲」。是誰邀請倫敦交响樂團和維也納交响樂團，我們不知道。但邀請費城交响樂團的是周恩來，則是人人都知道。一九七一年四月斯廷震芬率領美國乒乓隊訪華時，周恩來首次提出中美文化交流之議，此後周恩來數度與基辛格的會談中，擬具了交流的具體計劃，包括邀請費城交响樂團。此後沙里斯布雷訪北平時，周恩來再向他表示對這個樂團的傾慕。費城交响樂團訪平期間的主要演奏節目爲貝多芬作品，而現在貝多芬正是受極左派攻擊最烈者。

自由客串

再論中共「批林批孔」運動的新發展

項楚

最近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已進入一個新的高潮，繼續深入各基層，向全面發展，茲將最近一段期間，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值得我們重視的一些新的發展情況，分述於後。

蔣總統「元旦文告」已使共黨震慄恐懼

二月八日，北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本年第二期，文章題目是：「評萬事無有大於此者——蔣介石的元旦文告說明了什麼？」該文對總統本年「元旦文告」中所昭示的一段話，加以斷章取義來運用。文告是：「毛澤東的『批孔揚秦』，不止是對民族文化的誣蔑毀滅，而是在醞釀並激起對大陸同胞生存生活『新文革』之變巨，它不僅是對民族歷史的撕毀錯亂，而更是對民族道德、民族命脈的悍然斷絕！共黨原本企圖掩飾其漢奸的、獨裁的本質，現在卻不得不赤裸裸的供認其漢奸的、獨裁的罪孽！共黨原本企圖爲它排除異己的恐怖鬬爭找藉口，殊不知今天乃正是擴大了整個大陸反毛澤東箝制、反共產暴政的浪潮洪峯。軍民同胞們！這本來就是一場國民革命對漢奸毛澤東思想的、文化的、生活的鬬爭！是五千年聖哲相傳的道統對二十年毛共暴力統治的鬬爭，這是我們國家最大的憂患，國民最大的痛苦，禍固無有大於此與急於此者！而國民革命的責任，亦無有大於此與急於此者！」這一段話，被共黨斷章取義歪曲篡改爲如下一段：「驚叫『五千年聖哲相承的道統於淪亡之中，這是我們國家最大的憂患，國民最大的痛苦，禍固無有大於此與急於此者！而國民革命的責任，亦無有大於此與急於此者！』」說這是「絕妙不過的反面教材」。

同時，該文還把林彪的反毛，與我們的反共相提並論，說林彪「瘋狂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躲在陰暗角落裏搞什麼『四書集句』，叨唸着『悠悠萬事，唯此爲大，克己復禮』。……蔣介石和林彪，一個說『尊孔是大於一切和急於一切的事』，一個說『克己復禮是悠悠萬事中最大的事』。他們不約而同的把尊孔看成是實現反革命復辟的特別重要手段……這件事是很富有啓發作用的」。最後結論說：「歸根到底，這場鬬爭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羣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鬬爭的繼續」。「蔣介石的元旦文告中咒駡我們『大搞批孔小組、批孔會、批孔牆報，來刨根問底深入批判孔子，使文化大革命向縱深發展』。這幾句話總算是說對了。……我們不僅已經這樣做了，並且還要繼續這樣做，羣眾性的批孔批林運動高潮還在後頭呢！我們就是要刨根問底的深入批判孔子，還要進一步把批林和批孔結合起來，在上層建築領域內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共黨對蔣總統文告與國民黨對共黨之批評，提出正面應戰，以這篇文章爲第一次。由此亦可充份證明蔣總統「元旦文告」對中共當前暴政邪說之分析批判，已經擊中要害。因爲我們已有幾十萬份蔣總統「元旦文告」傳單空飄到大陸上，並且我們的電台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對大陸人民廣播其內容，相信蔣總統的本年元旦文告已經傳入大陸人心，在大陸人民心中已經產生很大影響，構成了對中共政權的威脅，迫使共黨不得不起而應戰，力求減少這種影響。

但是，中共「紅旗」雜誌的文章卻提不出任何有說服力的論點來爲它的暴政作辯解，只是用漫駡和武斷來蒙混過關，相信它會弄巧反拙，在大陸上替我們再宣傳一次，使蔣總統「元旦文告」的影響更加擴大，更加深入人心而已。

任何一個民族，那怕是最小的民族或最落後的民族，都珍視它本民族、生活和文化的傳統。像中華民族這樣對人類文化有深遠影響的悠久而偉大的民族，民族文化就是我們祖先在幾千年生活鬬爭中創造和積累的寶貴產業，這份產業不只是屬於中華民族，也屬於全人類。不僅中華民族珍惜它，全世界人類都珍惜它。我們在這裏也告訴毛澤東：「你也說對了，我們不僅要『尊孔』，不僅要維繫民族文化於不墜，還要繼續發揚光大，使其貢獻於人類，使之有助於人類的永遠和平與幸福；並根據孔子的學說去建設大同社會，實現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所以我們將和大陸上一切反毛反共的人士，和在這場『批林批孔』運動中受迫害一切人士戰鬬在一起，保衛民族文化，消滅毛澤東獨夫暴政。」

提出了「批林批孔」的範圍和具體內容

前些時共黨「批林批孔」運動展開之初，各地亂批一通，沒有系統的內容，不能解決問題。最近共黨經過總結，通過帶有指示性和典型性的文章，提出了這一運動的具體規劃，其論點大體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批林批孔」運動的目的和性質

「從歷史根源來看，孔孟之道原是沒落奴隸主階級的意識形態，是一種具有極大欺騙性的剝削階級思想體系，它的實質是主張倒退，反對進步；主張保守，反對革新；主張復辟，反對革命；是剝削壓迫之道，反革命復辟之道」。（「紅旗」雜誌本年第二期文章「林彪與孔孟之道 一」）

「我們黨同林彪之間圍繞着反孔還是尊孔的鬪爭，實質上是社會主義時期前進和倒退，革命和反對革命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鬪爭」。「要深入批林就必須批孔，批孔正是爲了深入批林。只有通過對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進一步認清林彪反黨集團搞復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才能挖出林彪反動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動思想影響，也才能進一步認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

「深入批判孔孟之道不是個學術問題，也不像一般人所認爲的僅僅是文化教育界的事，與己無關，恰恰相反，它是同現實的階級鬪爭和路線緊密聯繫的政治問題，是工、農、商、學、兵、政、黨都必須關心的反修防修的大事」。

二、「批林批孔」的重點

要批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路線。「林彪的『復禮』，就是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恢復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專政」。「林彪『復禮』的階級內容，就是要在中國建立林家封建買辦法西斯王朝。在國內，他們照搬孔子『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那一套，進行復辟變天的反革命活動，猖狂叫囂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要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在國際上，他們按照自己的座右銘，孟子的『小國師大國』形式，進行投降賣國的反革命活動，妄圖投靠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聯合帝、修、反、反華、反共、反革命」。

批判林彪「用孔孟反動哲學反對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思想路線。「林彪用孔子的『天命論』、『天才論』、反對『唯物論』，用『中庸之道』反對『唯物辯證法』，用儒家的『德』、『仁義』、『忠恕』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向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發動了全面的進攻」。

批判林彪「玩弄儒家權術，結黨營私，大搞陰謀詭計」的組織路線。

三、通過「批林批孔」要打擊的各方面

「批林批孔觸及到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許多方面。有一些剝削階級的傳統觀念，如輕視勞動，蔑視婦女，瞧不起工農羣眾，看不慣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崇洋復古以及開後門之類的不正之風……都可以從孔孟之道那裏找到思想根源。要通過深入批林批孔，清除這些流毒。」

四、「主力軍」和運動形式

「勞動人民從來是站在反孔鬪爭的前列，是批林批孔的主力軍」。「有幾億工農兵做堅持的主力軍」。「要相信羣眾，依靠廣大羣眾」（也就是通過羣眾運動的形式），「把孔孟之道批個落花流水，批得像個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廣大革命知識分子要同工農兵相結合，積極投入戰鬪」。（以上資料是「紅旗」雜誌本年第二期文章「廣泛深入開展批林批孔的鬪爭」）。

大陸人民必走上「中華文化道統」路上

從共黨這次「批林批孔」運動，和它所引起的新騷動可以看出中共政權的動亂已經長期化，永遠無法穩定下來。因爲毛澤東與中華文化爲敵，就是與全中華民族爲敵，他必須靠永無休止的運動和鎭壓來維持他的獨裁統治權位，否則就一天也生存不了。但是，任何殘酷的鎭壓，也不能把整個中華民族和民族文化消滅，所以不管毛澤東如何掙扎狂吠，終難逃其敗亡的厄運。

雖然共黨的任何政治運動都是權力鬪爭的表現，這次「批林批孔」運動，也不例外。但是我們仍然不能否定它的思想內容（所謂「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也就是毛澤東想要消滅中華文化的基本企圖。因爲孔子思想中的「德」、「仁」、「愛」等思想支配着人們的生活，他所建立的依靠階級、仇恨、鬪爭、告密、鎭壓來維持的新奴隸制社會就無法維持。當然我們在重視它這次運動的文化思想內容的同時，也必須要重視它所要打倒的改變的傳統的制度、風俗、習慣，並且它也必然要牽連到人。中共指示這次運動「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羣眾和幹部共同對敵」，則至少有百分之五的人要受到牽連，正確點說將要牽連到的人應該是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

中共「批林」並不是批判林彪這個死人，而是批判林彪所代表的大陸上億萬反毛反共的共幹和人民，這裏面包括反對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反對永無止境的受牛馬般奴役的工人和農民，反對永不停止的受侮辱，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反對「把政權機器當做絞肉機」、「今天拉這派打那派，明天拉那派打這派」，受殘酷迫害的共幹們和所有反對文化大革命和反對「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新生事物」的那些人。我們反中共「批林批孔」，並不是保護林彪或與中共進行有關孔子思想的單純的學術討論，而是支持大陸上這些反毛反共的共幹人民進行爭生存和自由的鬪爭。大陸人民，尤其是年青人很少知道孔子學說思想，我們應利用中共「批林批孔」的機會，對人民廣爲傳播孔子的「德治」、「仁政」、「愛眾」等思想，並揭穿中共「批林批孔」的陰險目的，把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變成一場傳播孔子思想的運動。

中共把林彪說成是與我們一樣「爲保衛五千年聖哲相傳的道統」而進行反毛反共，這也不是假話。因爲不只大陸七億多人民，就是大多數高級共幹，只要他的人性未泯，他最終必將與我們走在一條路上，也就是必將與我們共同走在「五千年聖哲相傳的中華文化道統」路上。因爲凡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必然要熱愛自己的民族文化道統，這是毛澤東寢食難安所最害怕的事。毛澤東在歷次的共黨內部鬪爭中，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每一次共黨內部的鬪爭，都是「他與國民黨長期鬪爭的繼續」。因爲他在所有反毛澤東暴政和反共產主義的人們的身上，都會找到與我們共同之點。這一點是國民黨反共必勝信心之所在，也正是毛澤東對蔣總統「元旦文告」如此震驚恐懼的主要原因。我們應珍視此點，善爲運用此點，加強對共黨的思想鬪爭，政治鬪爭；而不要在鬪爭中忘掉或忽視我們蓄存在大陸上這一份雄厚的精神資本。

批林批孔離題萬丈



毛黨批林批孔運動，越來越怪，所謂怪，就是批林批孔已經批出了範圍，不談正題，所談的若非與孔子、林彪絕不相干就是對毛黨有害無益的事。這其中是否又有人在打着紅旗反紅旗，就要等待事實證明了。

先說反孔，毛黨過去反孔，是反孔子的學說，這次反孔則着重批孔子的爲人。孔子學說深入人心，凡是中國人無人不知道孔子，也無人不尊重孔子的學說，但孔子爲人究竟如何，一般人所知道的並不多，因爲孔子所留下的經典，是述而不作，討論人生問題多，研究歷史的文字太少，孔子的學說屬於哲學而非史學，因此，有關孔子生平，雖經以後史學家盡力搜集整理，但以孔子在中國歷史上地位之尊，影響之大，其本人歷史傳下來的畢竟太少。

這次毛黨批孔，不願碰孔子學說，就從孔子本身上找題目，作人身攻擊，但孔子的歷史所知道的也就這麼多，可作的文章也作完了，於是又進一步變更花樣，去山東曲阜孔府想辦法，找出許多資料，證明孔子「罪行」，所找出的材料皆屬於孔子後人，而以明清兩代衍聖公爲主。關於此點，毛黨所攻擊並非完全子虛，明清兩代衍聖公確實賢者少而惡者多，加之朝廷有意縱容，其行爲類似一個強藩，地方官對之無可奈何。即使山東省大吏，也毫無辦法，因爲大吏皆是讀書人出身，能作到一省的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百分之九十幾是進士出身，起碼總是舉人秀才，誰又敢去得罪至聖先師。山東同鄉對曲阜孔府的惡跡所述卽甚多。但是，話又說回來了，這與孔子何干，姑不說清代衍聖公已是孔子七十幾代子孫，就是孔子的兒子橫行不法，孔子已死，也不能要孔子負責任。

要批評孔子只能從孔子學說着眼，究竟孔子所言克己復禮有何不對，林彪其人如何且不論，但林彪引用孔子學說，不是孔子教壞了林彪，等於毛澤東塡詞也引用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子絕不會收毛澤東這個門徒，而是毛澤東自己貼上去的。

總之孔子思想博大精深，論語每一句都有高深哲理，但以平易出之，用意卽在教人作好人，不但不能去作強盜，也不能作小人。至於孔子後人是不是按孔子之道去行，與孔子無關，毛黨搜集衍聖公府之不法情事以嫁罪孔子，是白費心機，絲毫無損於孔子的光輝。

其次，毛黨反林彪也反得很奇特，照毛黨的宣傳，林彪想謀害毛澤東，乘毛澤東由杭州去北平時，中途把毛澤東炸死，卽此一點已經足夠，何必把林彪與孔子拉在一起，硬說林彪奉行孔子哲學，要復辟封建主義。林彪怎麼會奉行孔子思想，林彪又那裏懂得孔子思想，毛報說林彪強調「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話，作爲林彪尊孔的證據，林彪究竟有沒有說過這段話，因爲其人已死，卽使不死，當已成爲囚犯時，也沒有辯護的機會。但是假定林彪眞說過這兩句話，這兩句話有什麼不對，總不能說「虐民者昌，得民者亡」吧！毛黨這樣清算林彪，究竟是罵林彪，還是捧林彪，眞使人難以索解。

又如過去清算劉少奇，一口咬定劉少奇給予工人獎金是物質刺激，發獎金也許不合共產主義，但在工人來說，究竟擁護毛澤東還是擁護劉少奇，如果江青此日在工廠作女工，她想不想年終發一筆獎金。

也許由於毛澤東的心理變態，其好惡與人不同，孔子講仁義道德，全中國人皆奉行孔子思想，以仁義自勵，毛澤東不然，一定不仁不義，身體力行且不說，最最使人難以索解的，便是毛澤東的愛惡之情與人不同，他反劉、反林，所反的重要之點，皆是廣大中國人所認爲對的方面。

其實劉少奇與林彪能在毛黨聚義廳坐上第二把交椅，其人好極有限。劉少奇一生出了多少害人的主意，新四軍在皖南被國軍解決後，陳毅、粟裕率其中一部事先過了長江，毛澤東就派劉少奇担任新四軍政委，領導這一股，以後在蘇北、魯南殺官刼庫，荼毒良民皆是劉少奇所策劃，最後且公然在蘇北建立政權，委派縣長。魯蘇豫皖四省邊區良民死於劉少奇領導的新四軍大小頭目之手的，應該不少於百萬，所以劉少奇最後落到這樣下場，實在是罪有應得，惡有惡報，原不値得同情。但經毛黨大肆

鬪爭之後，老百姓可能會覺得劉少奇不錯，起碼總好過毛澤東。

再說林彪，林彪之罪更浮於劉少奇，劉少奇儘管不是好東西，但年齡較林彪長，閱歷多，書也讀得多，劉少奇雖然全力把毛澤東捧上第一把交椅，硬把所謂「毛澤東思想」塞入黨章，但劉少奇對毛澤東太胡鬧的事，還加以糾正。林彪不然，林彪一味逢君之惡，盲目崇拜毛澤東，例如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毛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居然說：「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黨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些話那是人話。

毛幫目前集中攻擊的重點是林彪說過克己復禮，更是牛頭不對馬嘴，這四個字雖是孔子說的，但林彪重述一遍既非罵毛澤東，又不是要反正，怎麼會變成罪狀，毛幫大頭目最小是林彪，如果不死也六十七八，其餘沒有七十歲以下的人，這批頭目誰未讀過聖賢書，誰不記得幾句論語，否則周恩來也不會在萬隆會議上脫口說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了。

而且從林彪口中所說的克己復禮，究竟是什麼意思，也頗爲可疑。也許林彪是從字面解釋，克己是克制自己，復禮是對毛澤東、江青保持相當禮貌。筆者所以作此推測，並非信口開河，而實有依據。當毛江夫婦在建立各省革命委員會之後，發現革委會的主任絕大部份是軍人，政治、黨務都被槍桿子所控制，毛澤東感到不安，於是又變個花樣，恢復各省省委會，並且叫作黨指揮槍，不容槍指揮黨的口號，第一個建立的是湖南省委會，時間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四日。第一書記華國鋒，不是軍人，華國鋒能不能指揮槍桿子且不說，但表面上還算符合毛江之意，接着成立的三個省委會江西程世淸，廣東劉興元，江蘇許世友，都是軍人，以後情況完全失去控制，各省第一書記不由軍事頭頭出任，省委會便組不成，一直拖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九日黑龍江第一書記選出汪家道，算是全部完成，前後八個半月，二十九個第一書記，完全沒有軍人身份的只有六個，這一結果對毛江的打擊自是相當重大，毛澤東可能在日常談話中發過牢騷，軍人併吞了黨務，雖不全是由林彪支持，但也由於林彪系軍人開其端，其他非林系的頭頭才敢起而響應。因此，林彪多少有點不能自安，更怕軍人愈得勢氣焰愈高，激怒毛澤東再火併一次，必然兩敗俱傷，因此提出克己復禮四字以勉部下頭目並自勉，實在說林彪提出這個口號，對毛絕無惡意，毛派要攻擊林彪，有多少好題目不用，卻抓住這四個字作文章，實在無法理解。

另一件事就是最近幾日，毛黨「人民日報」突然就批孔問題對我政府及總統發出攻擊。看了之後覺得頗爲奇特。自從毛黨竊據大陸之後，最初十年左右，曾集中火力攻擊政府及總統，現被毛黨鑒定爲「國民黨特務」的陳伯達，就寫了兩部專攻擊總統的書，大概到了大鳴大放之前，突然作了大轉變，據一個在當時逃出的共幹在港告訴筆者，毛澤東在展開鳴放之前，曾在一次集會上大力頌揚總統，認爲總統領導北伐、抗戰，團結全國各黨各派，功不可沒，主張出一套「蔣介石選集」，因劉少奇反對而作罷，此事眞假不知，即使毛澤東確實說過這個話，會不會又是陽謀，姑且不論。但鳴放之後，毛黨宣傳確實未再提到總統，所以如此，自不是毛澤東及其一黨人眞心悔過，而實在由於總統德威，深入人心，老百姓普遍有一個想法，只要老蔣在，這事不能算完。所以毛黨愈是攻擊總統及政府，說台灣的老百姓吃香蕉皮，愈激起大陸同胞的希望，大陸有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抗暴事蹟我們完全不知道，筆者聽到流亡青年講過兩件事，一件發生在湖南岳陽，有三位青年兩男一女可能是武裝起義，被毛黨謀害，臨刑時，三人奮聲高呼蔣總統萬歲。另一件事發生在厦門，也是幾位抗暴青年被害，遇難前毛黨爲了「示衆」，將幾人載在一輛吉普車上遊行，幾人毫無懼色，其中一位女青年更游目四顧，欣賞景色，一如旅行，到了刑場，這位女青年先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其他人一齊呼應，共軍嚇得開槍亂射，始把聲音壓下去，這是兩處不同地方流亡青年，所說的同樣情況的事，大陸類此事件可能有千百宗，但不爲鐵幕外的人所知。

這兩批就義的青年，就其年齡來計，政府退出大陸時，他們未必能讀小學，從何處知道蔣總統，對蔣總統如此崇拜，一方面固然是人性流露，因爲中國人不能不行孔子之道，也不能不敬自己國家的元首——眞眞正正爲國家立過不朽功業的偉人。但另一方面何嘗不是毛黨反宣傳的結果。由於人人心中都恨透共產黨，恨透毛澤東，凡是共產黨，毛澤東攻擊的人，一定是聖賢，是偉人，也是大家唯一救星，所以毛黨對總統攻擊愈甚，總統威望就愈高，毛澤東看透這種情況，索性不再提台灣的事，也不再對總統攻擊，中間有十年以上，希望大陸老百姓老一代的忘記了蔣總統，下一代的不知道蔣總統。就毛黨而言，此一辦法確屬聰明之舉，不料最近風向一變，因批孔又扯到總統身上，「人民日報」正面攻擊總統發揚孔子學說，政府在台灣推行尊孔運動，這些都是事實，如果要我舉例，我可以比「人民日報」舉得還多，海外人看了會付之一笑，但在大陸老百姓看來，尊孔當然是對的，尤其提倡尊孔的是蔣總統，更使大家浮起雙重的希望，從「人民日報」攻擊中，可以知道總統領導的中國政府不但在軍事、經濟方面與毛黨搏鬪，文化方面也在針鋒相對的鬪爭，最後結果如何，不必求神問卜，只看二千年來反孔子的暴君，結果都是埋葬了自己，何損於孔子半點。今日在台北的中國政府，以孔子的倫理道德思想，配合蔣總統堅苦卓絕的毅力，加上兩千萬英勇奮發的軍民，還有海外一千多萬忠貞不二的華僑，全力對付毛江一小撮妖孽，最後勝利在那一方，不待智者可知。毛江反孔爲什那扯上蔣總統，硬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當是惡貫已滿，所以步步走錯，當然也有周「相國」從旁用反間計，加速毛江政權的崩潰。



中共解禁外國文學「毒草」和攻擊「純音樂」（下）

蔡丹治

去年十月，中共召開大陸作家代表會議，江青在會上講話，要求作家精讀十本外國文學作品，藉以提高寫作水平。海外人士希望提供其背景資料，並詢及中共攻擊西方古典音樂之內情，爰特刊登文藝評論家蔡丹治先生本文，以供讀者參考。

十、「青年近衛軍」

蘇聯法捷耶夫・亞歷山大・亞歷山特洛維契（Fadeyev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一九〇一——一九五六年自殺）的作品，原書一九四五年出版，曹靖華（或耿濟之）中譯本出版於一九四七年。俄文修訂本出版於一九五一年。一九七二年中共譯本，即根據修訂本並參照曹譯重譯。

「青年近衛軍」是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佔領蘇聯巴斯礦區的一個小城——克拉斯諾頓之後，該城中未及撤退的男女青年以青年團爲核心在蘇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組成了青年近衛軍，配合游擊隊開展尖銳的對德鬪爭。但由於成員複雜，組織不純，致被奸細和叛變者所出賣，領導人奧列格、鄔麗亞、謝廖日卡等以及許多隊員都被納粹拘殺。「青年近衛軍」遭此毀滅打擊，幾至全軍覆沒。全書最後以簡陋的木製殉難者紀念碑爲結束。

法捷耶夫爲蘇共中委，史大林時代的「文學紅人」，對蘇俄文學有極大影響。一九四七年他的代表作「青年近衛軍」曾被指責「未能重視黨的地位」。法捷耶夫自此日益消沉，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大會」，赫魯曉夫清算史大林，不久之後，法捷耶夫自殺身亡。

攻擊「純音樂」

元月六日，「北京日報」發表一篇作者署名「朝華」，題目叫做「無標題音樂沒有階級性嗎？」的文章；十四日「人民日報」予以全文轉載；同日「新華社」採爲廣播專文。這表示中共十分重視這篇文章的論點，並且要使它的影響力，從北平一地擴展到全大陸。中共此舉，顯示大陸文藝領域——特別是音樂領域中的新風暴之將臨。

「無標題音樂沒有階級性嗎？」這篇文章的內容要點有五：

㈠認爲「在深入批林整風，上層建築領域鬪批改不斷取得新的勝利的大好形勢之下，文藝戰線上的階級鬪爭和路線鬪爭，仍然是極其尖銳、複雜的。當前出現的那種所謂無標題音樂僅僅表現某種情緒的對比和變換，而無社會內容的奇談怪論，就是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回潮的一種反映。要不要揭露這種謬論的反動實質，關係到承認馬列主義的階級鬪爭學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眞理，要不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對資產階級藝術是採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態度，還是按照周揚之流的修正主義謬論搞『全盤繼承』，關係到無產階級的文藝革命能否進行到底。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決不能等閒視之。」㈡「長期以來，資產階級理論家，鼓吹無標題音樂是一種所謂『純音樂』，否定它的社會內容和階級性……現代修正主義者表面上不反對音樂與社會生活聯繫，實際上卻給無標題音樂貼上『人民性』『現實音樂』的標簽，抹煞無產階級音樂與資產階級音樂的階級界限。』而「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者」，「把自己打扮成爲全民的代表，以欺騙廣大勞動人民」，利用「資產階級文學藝術」來達到「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目的。而音樂之「無標題，只不過是掩蓋作品的階級內在的一種手法而已。」㈢認爲「歐洲十八——十九世紀的無標題音樂是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爲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文藝。它們的內容和滲透的思想感情，都帶有鮮明的資產階級屬性……有些人至今還把這些東西不加批判地、原封不動地向青年灌輸。這樣做，究竟要把青年引向何處？」並謂「這是一種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反動觀點。」㈣認爲「劉少奇、林彪、周揚一伙，長期販賣『全民文藝』等修正主義黑貨，流毒很深，至今遠遠沒有肅清。有些人談起資產階級古典音樂就津津樂道，迷戀之至，頂禮膜拜……他們在藝術上是民族虛無主義，他們崇洋，實質上就是崇拜資產階級。如果不批判這種頌洋非中的錯誤思想，無產階級文藝就不能發展，毛澤東的革命文藝路線就不能貫徹。」㈤文章最後宣稱他們「要堅持『古爲今用，洋爲中用』的方針，學習革命樣板戲的創作經驗，創造無愧於無產階級自己的音樂藝術。」並稱一定「要繼續搞好文藝革命……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不是通過一兩次批判就可以埋葬掉的。」他們「一定要認眞學習十大文件，貫徹十大精神，以黨的基本路線爲綱，深入批林整風，要聯繫實際，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世界觀，沿着毛澤東道路繼續前進，決不能倒退，要警惕和抵制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回潮，堅決保衛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無產階級文藝革命進行到底」。

「朝華」的文章，除了上引五項主要論點之外，並且厚誣古人，把音樂史上的大師們——貝多芬、舒伯特、莫扎特等人及其作品，都評爲是充滿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悲觀失望、孤獨苦悶的感情，都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爲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文藝」。甚至由音樂而涉及詩，由詩而醜詆英國的莎士比亞、美國的惠特曼，和我國孔子及李後主。說他們作品，「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莎）；「歌頌資產階級人物」（惠）；「表現封建帝皇留戀『雕欄玉砌』

紅燈酒綠的腐爛生活的哀愁」（李煜）；孔子的「弦歌之聲」，「目的是爲了維護行將崩潰的奴隸制度」。

結　論

三個月之間，中共文藝領域在江青的指示之下，一面宣佈有限度地解禁西方「毒草」和「蘇修」作品；一面卻大肆攻擊「絕對音樂」。一面厚誣樂聖貝多芬（Ludwing Van Beetheven, 1770—1827）是「資產階級作曲家」；一面則向大陸文藝工作者推荐羅曼·羅蘭以貝多芬和米蓋蘭基羅等人的生平資料爲基礎而創作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江青這一不成章法的無原則舉措，實在令人費解。茲就這一動態，試作三點初步分析：

一、關於解禁十本文學名著問題

江青的理由是爲了「提高文學工作者的寫作水平」。但這十本書和十位作家之中，除了綏拉菲莫維契和他的「鐵流」，以及法捷耶夫和他的「青年近衛軍」之外，其餘的完全和「普羅」文學扯不上絲毫關係。這八本書，以流派論，都是屬於浪漫主義，寫實主義，人道主義範疇的作品或心理分析小說，和所謂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無緣。尤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百分之百的是一部爲了重新締造人類的道德與藝術而獻身的貝多芬式的個人英雄主義者的頌詩。密契爾的「飄」，則是會被中共認定爲「低級下流的黃色小說」；甚至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嚴格說來也是一部不及格的「普羅文學」而已，蓋以殉難者紀念碑爲全書的結束，實可視爲虛無主義的象徵。明乎此，也就無怪於它爲什麼在史大林時代就受批評的原因。以主題論，八部西方作品中，大部分——如「基度山恩仇記」「罪與罰」「安娜·卡列尼娜」「紅與黑」等的作者，最後都是讓書中主角懺悔向善，歸回傳統，或讓他們對自己的行爲負責——自食惡果，藉以表示道德力量法律力量或人道主義思想力量的勝利。而這種思想主題，正是徹底反傳統、反人道的共產黨人所懼怕所深恨的。以內容論，「簡愛」「飄」「安娜·卡列尼娜」「基度度恩仇記」甚至「紅與黑」都是中共所最反對、最不能容忍的「才子佳人」的故事。總之，上列十部作品中，若以所謂「毛澤東文藝思想」衡量，實在只有一部半是及格的（「青年近衛軍」只能算半部）。但是處於「文藝沙漠」狀態中的今日大陸，江青似乎也就飢不擇食，飲鴆止渴的有限度的販賣起「封資修毒草」「黑貨」來了。

二、關於攻擊「純音樂」問題

稍具一點音樂素養的人都知道，古典音樂的表現型式，有標題音樂（Program Music）與「無標題音樂」——即「純音樂」或稱「絕對音樂」（Absolute Music）兩種。有些樂曲，作者雖然加上了標題，但內容往往也不是標題所能限制的，有時樂曲的標題，只是託物抒懷的「意象」而已。例如貝多芬就曾自言其「田園交響曲」說：「它不是描寫田園，而是感情的表現。」也就是說，貝多芬是用音符來編織他內心對田園的哀樂感受。「田園交響曲」是標題音樂尚且如此，無標題的純音樂，當時更是表現某種情緒的對比和變換而已。中共強詞奪理，強不知以爲知，硬要給「絕對音樂」打上階級烙印，強說「無標題音樂」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是掩蓋資產階級內容，傳播資產階級思想」的「毒草」，這實在是古今中外從所未聞的奇談怪論。

中共何故發此貽笑世人的無知謬論呢？揆其原因，是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遜訪平之後，中共爲了擴大開展國際統戰工作，「文藝解凍」是有效的「表態」手段之一。因此，去年中共於廣事派出「雜技團」訪問各國之同時，並曾先後邀請「倫敦交響樂團」「維也納交響樂團」「費城交響樂團」到北平訪問演奏。在這次發動攻擊「無標題音樂」之前（去年底），還曾邀請「巴黎交響樂團」訪問大陸（二月初已取消邀請）。因而使古典音樂成爲首先進入中國大陸的西方文化先鋒，但不料中共短期間對西方音樂容忍，立刻就導致了「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的回潮」。甚至嚴重到使「毛澤東文藝路線不能貫徹」，江青「親自培育」的「無產階級文藝不能發展」。所謂「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和「革命性堅強」的江青「樣板戲」、「樣板音樂」實際上竟是如此脆弱，脆弱得經不起「無標題音樂」的「幾番風雨」，立刻就落葉飄零，此當非毛、江始料之所及。

中共今天攻擊「絕對音樂」，並取消「巴黎交響樂團」的邀約之意義，說穿了，其實是運用政治力量爲江青的「革命音樂」清除道路，進而企圖使江青的「沙家濱交響音樂」「智取威虎山交響音樂」之類，成爲音樂史上凌駕古今的富有「階級性」「革命性」的「正統音樂」，可以斷言：毛、江的主觀願望絕對無法變成事實（藝術能夠靠組織力量和槍桿子而不朽嗎？）但他們也必不擇手段來企圖實現其目的。因此，大陸音樂界的一場「反修正主義回潮」的鬬爭，看來勢屬難免。朝華的「無題音樂沒有階級性嗎？」就是「挑戰書」。

三、解禁西方作品與攻擊「絕對音樂」的結果

中共在同一時期之內，對文學與音樂，採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這一做法，十分可能導致文藝界的兩極分化。這就是：在可預見的將來，在文學領域中可能出現「修正主義回潮」的「右傾危險」；在音樂領域中則可能出現批鬬、整肅，擴大打擊面的「左傾危險」。而中共的「戰畧部署」，則可能是先對付音樂界，然後再回轉槍口，對準文學界。因爲毛江在未伏天誅之前，絕對不會甘心於他們那支脆弱的「文藝隊伍」，長期任由西方文藝思想的「腐蝕」，而使組織蛻化，以至徹底瓦解。

我們既然判定：政治、文藝上不甘寂寞的女人江青，不會坐待失敗的來臨。那麼，她就必起而行動，採取攻勢。但估計她在文藝戰線不致再像「文革」那樣，發動「全線進攻」，蓋樹敵太多，就備力多分，顧此失彼。因此，今後江青在文藝領域中的鬬爭，基本戰畧，仍然是「拉一派、打一派」；逐點進攻，各個擊破，發動「文革」初期的「十二級紅色颱風」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從狂熱到被逐

林定

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被蘇聯文藝界譽爲傑出的偉大作家和「新杜思妥耶夫斯基」，現年五十七歲的亞力山大・蘇辛尼贊(Alexander Solzhenitsyn)，終於在二月十三日被克里姆林宮放逐出境。蘇聯當局指責他爲「叛徒」、「賣國賊」，並宣佈取銷他的「公民權」。類似這樣的政治迫害，曾發生於一九二八年二月，當時史大林將他的政敵托洛斯基放逐至土耳其，並於一九四〇年派特工在墨西哥暗殺他。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期，也是俄國布爾什維克得勢的第二年，蘇辛尼贊降生於俄羅斯南部哥薩克的知識分子家庭，但他是在頓河上的羅斯托夫城長大。他的家族，世代務農，直至父親一代，才有機會進大學。他父親是托爾斯泰思想的信徒，托氏所倡導的「節制慾望，崇尙簡樸」生活，在當時的俄國知識分子中很流行。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他父親離開學校參加俄軍，並於一九一七年在前線結婚。後來回到故鄉，担任森林管理工作，不幸在一次狩獵中失火喪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也就是他父親死後六個月，蘇辛尼贊出世了。

蘇辛尼贊年輕時代，是一名狂熱忠實共產黨員。在大學裏，他主修數學、物理，但對歷史、哲學及文學很有興趣。在他畢業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他抱着愛國的熱誠，應徵入伍。以砲兵的身份投入反納粹的戰鬪中，憑着機智和勇敢，被擢升爲砲兵連長，由於驍勇善戰，屢建戰功，他兩度獲頒勳章。

後來，他逐漸改變對共產黨殘暴統治的看法，特別是史大林的整肅屠殺，使他對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制度開始懷疑，由懷疑而起反感。有一次，他在路上看見一個赤裸身體反手被綁的士兵，被一個騎在馬上的秘密警察帶走。那士兵用哀求的眼光注視他，原來是他的部屬。在秘密警察面前，他雖身爲長官，但卻無能爲力。

他似乎生來命運便注定扮演悲劇角色。一九四五年，他與友人通訊，譏諷了「那個有鬍子的人」，而被當局認爲惡意中傷史大林，立即褫奪他的官階和勳典，並由西普魯士戰場遞解回莫斯科，囚禁於魯貝揚卡監獄。且未加審判，便判刑八年，遣往西伯利亞的勞工營做苦工。

蘇辛尼贊在集中營裏渡過了悠長的歲月，他曾和二百二十七名難友晤談，使他對血淋淋而又無情的共產主義制度更加了解，深刻體驗人們過着非人悲慘生活。八後的奴役後，他總算被勞工營放了出來，但限制他只能住在卡沙斯坦邊境一個荒涼村子裏，當一位鄉村教師。可是，不久，他又被流放三年，在這時期，他沒工作，沒住所，過着飢寒交迫的生活，到處受到人們的猜疑、歧視，忍受秘密警察無時無刻的騷擾。

一九五七年，赫魯曉夫做了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也就是蘇辛尼贊在西伯利亞的荒漠中，結束了十二個年頭的悲苦日子，懷着流淚者的悲歌心情，重返故鄉。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附屬於蘇聯「眞理報」出版的文學月刊「新時代雜誌」，刋登了蘇辛尼贊的一篇短篇小說——「伊凡・丹尼索維奇生命中的一天」。這是描述一九五一年史大林統治時，西伯利亞集中營的恐怖生活。這篇小說能夠刋出，完全拜赫魯曉夫反個人崇拜之賜。當時適値是赫魯曉夫發動向史大林鞭屍的時候，儘管有些當權派反對，但這篇反史暴政的作品，正好被赫魯曉夫用來反擊那些擁護史大林的政敵，因此這篇作品終能與蘇聯人民見面，並使籍籍無名的蘇辛尼贊聲名大噪，享譽國際。但幾年後，隨着赫魯曉夫垮台，他就被新當權派所厭惡。自此以後，他的作品在蘇聯被禁止刋登，連「新時代雜誌」也遭停刋。他以後所寫的小說，如「地獄第一層」、「因主義的緣故」以及名著「古拉格羣島」，都是在西方出版。

「古拉格羣島」(Gulag Archipelago)一書共有二十六萬字，描寫一九一八至一九六五年間蘇共壓制人民的殘暴事實。一九七三年底由巴黎基督教男青年會出版，成爲一部世界暢銷的名著。書中不但抨擊列寧，還透露史大林屠殺猶太人的計劃。蘇辛尼贊把此書視爲蘇聯年輕一代的遺產。而厭惡掛滿勳章和高談輝煌戰蹟的老一輩。因此，西方評論家說：「古拉格羣島」這本書是「一枚炸彈」，目的是「毀掉共產主義的神話與權力的支柱」。

爲了使讀者相信書中所描述的眞實性，蘇辛尼贊在「古拉格羣島」一書的前言中說：「我將此書奉獻所有未能活着講述這故事的人們。他們也許會原諒我，未曾看見故事的全部，亦未能完全記得。這本書已完成了多年，但我硬不起心腸來發表。我對那些仍然活着的人們所負的義務，重於那些已死者。現在「國家安全局」終於扣留這本書，我除了立即發表之外，別無選擇，書中的人物與事件都是眞實的。人與地的名稱，是他們原有的名字。如果有些人僅用姓名的首一字母，那是出於個人的顧慮。如果有些人沒有姓名，那是因爲記憶力未能保留他們姓名，但是所有發生的事，正如書中的描述。

「親愛的讀者，那些人是和你我一樣的人，是到那兒去死亡的，惟有經過逮捕方能到那兒去，並且非去不可。宇宙有許多不同的中心，正像宇宙有不同生物。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創造的中心，等到有一天有人告訴你：『你被捕了。』於是你的宇宙粉碎了。」

古拉格是蘇聯極北的一連串恐怖的勞工營，蘇辛尼贊將它喻之爲一羣島嶼。他以鋒利的筆法，抨擊共產主義鼻祖、共產黨徒奉爲神明的列寧。他說，列寧會無情地鎭壓俄國的反抗者，怨恨布爾什維克對人民執行死刑不徹底，要求紅色政權採取恐怖手段鎭壓人民。列寧一再宣佈決心消除蘇聯境內的「昆蟲」，必須把隱藏在鐵路中的昆蟲，拉出來撲滅。蘇辛尼贊說：「列寧所指的昆蟲，不只包括一

切階級敵人，而且包括那些托病不上班的工人，像在聖彼得堡共黨印刷廠的排字工人」。蘇辛尼贊認為列寧襲沙皇的殘酷手法，建立紅色恐怖制度。史大林更集其大成。他給史大林一個綽號——蘇聯的萬能暴君、大謀殺者。

「古拉格羣島」指出，一九五二年，史大林死前的一年，在蘇聯監獄與勞工營受苦的人民，有一千二百萬以上，其中半數被指控為政治犯。蘇辛尼贊要求建立一個法治的社會，好讓人們避免無辜地在牢獄中飢餓死去。他說「我們的法律不像世界稱為法治的國家，我們的法律是有權威，捉摸不定的」。他指出蘇聯法官常常藉法律實現其政治企圖，隨意裁判。譬如一個不識字的工人在報紙上亂畫，秘密警察說他塗抹領袖的照片，被判刑十年。

蘇聯法庭會傳訊蘇辛尼贊，但他堅強地說：「我斷言，沒有一個法庭有資格評斷有關蘇俄文學，它的每一部著作和每一個蘇俄作家。」

「如果有如此一個法庭來審判，我不會自願前往。他們可以銬着我的雙手用囚車送去，但我絕不回答任何問題。」

「假如我被定罪，我不會在勞工營內工作半個小時。趕快殺了我，因為我寫出蘇聯歷史眞相。」

一九六九年，蘇辛尼贊被蘇共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並加上各項罪名。秘密警察監視他的住處，跟踪他和他的親友，檢查他的信件。被放逐出境之前，他寫了最後一篇文章「不要活在虛偽的謊言中」，在蘇聯知識分子中廣泛流傳。他呼籲他們抵制蘇共的宣傳集會，不要聽信報導不實的報紙，也不要簽署虛偽的請願書。最後他提出控訴：「在今日的糧食配給制度下，我們是如此毫無希望和遭受人權的被剝奪，致使我們寧願放棄我們所有原則和所有靈性，只想維持我們那極易破碎生存。」

蘇聯政府唯恐知識分子激起一連串連鎖反應，已進行強硬對付異端分子。蘇共的「文藝周刊」誣指蘇辛尼贊是「毀謗者與叛徒」，是納粹的支持者。蘇外長葛羅米柯則指他是「有毒陰謀家」。

蘇辛尼贊被放逐了，對他來說是幸運的，但對蘇聯的知識分子來說，卻是一齣悲劇。

在大陸的牢獄裏

李勃哈特

漢堡星報（Stern）最近詳細報導被中共以間諜罪名拘禁廿三年之德國商人李勃哈特（Heinrich Lipphardt）在獄中被迫害的情形，充分暴露共黨殘酷無人性之本質，特節譯如下：

我因間諜罪被捕後乃立被解往天津濬陽路前日本監獄禁閉，並自是日起每晚由共方人員作八小時的疲勞審問，逼我道出從事間諜之經過。審詢中共幹並毆打我，使我左耳鼓膜破裂聽覺失效。我之右耳，聽力原亦不好，現左耳又損，致使我完全失去聽覺。但共幹並不作罷，他們用一塊牛皮作成筒狀，以小的一端塞進我的耳中，審詢人則自筒的另一端喊話發問。如是者共延續卅六晚直至我完全精疲力竭，精神崩潰遂只好照共黨所言一一認罪。「招供」後，我被送往一集體監房囚禁。這間監房只有三公尺長一公尺半寬，且裏面已關有十名犯人，這十一人晚上只有像擠沙丁魚般一個個彎起腳緊貼身子睡覺，早晨則須擠在一個水盆裏盥洗。

有一次，我們中的某君皮膚發疹，不久我們每個人竟都染上這種發癢的皮膚病。犯人每天只准在早晨和晚上入厠，入厠時間每人只有六分鐘。我為了控制時間，每到一分鐘便敲一下鑼，作為警告訊號。

監房裏犯人是絕不准講話的，管監人員常會透過囚門上的小洞察看有無人說話。只有一種情形下有點變化，那就是晚上抓臭蟲的活動。有一次，一位也是因間諜嫌疑坐監的伍茲醫生，一夜間竟抓到二二六隻臭蟲，創下最高紀錄。

一九五三年我們監牢又來了一名新犯人，管監的共幹對他頗為客氣。此人年齡約六十左右，頭髮灰白但神態自若。此人曾在我們監房住過一天，就與我同蹲在一起。我們中有人認識他，原來此人就是華北天主教領袖張主教。

張氏是位極端反對毛及其政策的人。

幾天後，犯人突然聽到一聲槍響。誰都聽得出這是毛瑟手槍的聲音。這槍聲是來自處決人犯的行刑室。後來我們才知道張主教被槍決了。

我曾十次親眼目睹犯人被提解出囚室情形，有人是如何地掙扎地號叫，也有人是何等地馴服鎮定，一任獄吏將他們先解送死囚間，然後再送入行刑室。在行刑室裏，犯人是先被綁住手足，然後被命令跪下，這時有人會用一塊黑布將犯人眼睛蒙住，再由行刑人走至死囚背後以毛瑟槍對準囚犯頭部，一槍畢命。這行刑情形是後來看守監獄的人告訴我們的。

我自己也曾四次被解入死囚室，每次我都想：這次他們一定要認眞了。但每次我被送進那些窄小的單人死囚間後不久，又都重被提解出來。

在我被捕後約一年半，有一次我透過囚門的小縫，看見四名獄吏從一樓抬下一個已無生息的人。從此人衣着，我認出那是與我同時被捕的俄國友人Boris Kalatinow」。一年半之後，我的弟弟弗德烈也在獄中去世。這兩人的死因我一直未能探悉。

一九五三年冬的一個夜裏，獄中的犯人突被一聲慘叫驚醒。叫聲是來自我對面的十七號監房。我乃從門縫中偷看。

這次所見，眞令我畢生難忘。獄吏們從監房裏拖出一個神色驚恐的人，血從他的頸部湧出，他口中則不斷喊着：「父呀，父呀，這不是我的意願！」我認得此人，他是天津德租界一家名 Gervers und Wilde 食品雜貨店的老闆名叫 Ziegler。我不明白為何此人也會在此坐牢。我只知道，這晚他是用剃鬚刀片割斷咽喉，並因流血過多而去世。

一九五四年九月，我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後被解往天津市郊另一所監獄服刑。當時這監獄共關了五千名中國囚犯。我在此又足足被囚了廿年。

認識中國

小冊子與歪帽子

柳以青

中共為配合在大陸所掀起的「反孔」、「批孔」運動，印刷機構大量印行一批這類文章的小冊子，並且運送到香港來發行。同時，香港的左派書店，也重印這一類小冊子，大概是想在「批孔、反孔」上爭一口之長，使其在香港也產生一些影響力。

在這些小冊子中，較為注目的，是一本名叫「五四以來反動派、地主、資產階級學者尊孔復古言論輯錄」。

在這本小冊子中，使我注目的，不是編輯這本小冊子的人們，如何把所列舉的人物，以及他們所發表的尊孔言論，這些，根本是一種斷章取義的汚衊手法，我覺得不值得去寫些什麼來討論。但是，對共產黨人，在這本小冊子上，卻給予了不同的批判「帽子」，這方面是很有意思的，我們不妨寫出幾個來看看。

「帽子」扣戴的幾大類

一、陳獨秀的帽子是：「五四時期，曾以反孔面目出現，淪為叛徒之後，叫嚣要重新評定孔子的價值」。

二、王明有三頂帽子：一是：「叛徒、賣國賊、蘇修走狗。鼓吹孔孟學說『在中國羣眾的傳統中有很深的基礎，在民眾生活中有很大的影響』。共產黨應當『解釋這些思想來源和眞正的用意』，『眞正繼承』這些思想。」二是「大肆鼓吹孔孟之道，胡說忠、孝、仁、勇等封建道德在抗戰中『發揚為眞正大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叫嚷要使原來敵對的階級、黨派、軍隊『相互禮讓』、『相互尊重』、『相互敬愛』，為其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製造輿論。」三是「王明和林彪這兩個叛徒、賣國賊，都繼承歷來尊儒反法派的衣鉢，大肆攻擊秦始皇『焚書坑儒』。」

三、劉少奇有兩頂帽子：一是「叛徒、內奸、工賊。鼓吹共產黨員要學習『聖賢』『遺教』，按照孔孟之道去進行唯心主義的『修養』。二是「一九六二年重新拋出黑『修養』孔孟之道。」

四、陳伯達也有兩頂帽子：一是「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鼓吹孔孟『不愧為宇宙間之偉人。』」二是：「站在托派立場，鼓吹孔子是『封建統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大肆宣揚孔孟之道，宣揚『忠孝仁義』的舊道德。攻擊秦始皇是『焚書坑儒』是『大罪惡』。」

五、林彪的兩頂帽子是：「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他不讀書，不看報，對馬列主義一竅不通，對中國古代文化也一竅不通。但常假充斯文，胡說八道，惡毒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顚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製造反革命輿論。鼓吹儒家學說是『歷史唯物主義』，是處理『人事關係』的準則。」和「王明和林彪這兩個叛徒、賣國賊，都繼承歷來尊儒反法派的衣鉢，大肆攻擊秦始皇『焚書坑儒』。」

從上面所列舉的共產人物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線索：一、在目前共產黨的人士們中，普遍的都可以以上面所給予的批判，加上帽子。那就是：叛徒、賣國賊、國民黨反共分子、內奸、工賊、蘇修走狗、特務、修正分子、托派、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等等。這種帽子尤其是「資產階級野心家」和「反革命兩面派」那是很容易就被扣上的。因此，每逢一個運動開始時，很多人只怕自己被扣上上面的帽子，只有拚命的參加批判，參加運動，積極地而全力的，所以我們總會看到的「如火如荼」和「進行到底」的情況與口號。然而，即使你眞的積極而全力地參與了之後，情形依然沒有改變，因為上述的帽子仍然可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扣將上來。這些，我們都可以從實際的事實驗證中發現的。

二、在上面所列舉的共產黨的人物中，似乎是在分了三類：陳獨秀與劉少奇是一類，因為他們只在鼓吹孔孟之道；陳伯達是一類，雖然他是鼓吹孔孟之道，但是沒有賣「國」；王明與林彪是一類，他們既鼓吹孔孟之道，又是叛徒和賣「國」賊，同時更是「繼承了歷來的尊儒反法的衣鉢，大肆攻擊秦始皇是『焚書坑儒』。在這一點上，陳伯達也沾了一點邊，不過不如王明與林彪的賣「國」身份來得嚴重。也就是為此，這三派中，尤以王明與林彪這類最厲害，也最嚴重的了。

因此，在三月份「紅旗」雜誌上的短評「認眞學、深入批」中，在批評林彪中，就有涉及王明的文字：「他（指林彪）要『興』的是被中國人民推翻了的半殖民半封建的舊中國，他要『繼』的是地主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勞動人民之

『世』，他要『舉』的是牛鬼蛇神包括王明之類漢奸賣國賊這幫『民』。這是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實質所在。抓住這個實質，才能打中要害。」

三、雖說如此，目前的主要對象卻是林彪。否則的話不會把這一時期的批判運動叫做「批林整風」，由「批孔批林」而轉為「批林批孔」了。然而，我卻納悶的是：既然在林彪的批判「帽子文字」中聲明：林彪既是一個「不讀書，不看報，對馬列主義一竅不通」，又是一個「對中國古代文化也一竅不通」的人，本來是無足輕重的，為什麼像這一類「不學無術」的人，竟能「惡毒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竟能「為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製造反革命輿論」呢？我在想：究竟「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在大陸是太脆弱了呢？或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大陸是太脆軟了呢？何以一個什麼都「一竅不通」的林彪，竟會發生偌大的影響？使到大陸當權派非「認眞對付」不可呢？三月份的「紅旗」在這一問題上，也似乎給予了答案說：「林彪雖然早已叛黨叛國，自取滅亡了，但他那條修正主義路線的流毒還沒有肅清，他所代表的國內外反動勢力，也沒有停止過向無產階級進攻。」照這段所說，那麼所謂「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卻是受到極嚴重的考驗和反對的。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呢？我們都可以思索、思索。

外國學人也被波及

在這本小冊子的「附」中，又把「蘇修以及美、日帝國主義分子有關孔子的反動言論」編集在一齊。這些也只佔九人——蘇聯四人，美國二人，日本三人。美國的二人中，一是基督教會歷史學家賴德烈；一是一向自稱「進步」的歷史家，並曾前往大陸訪問的拉鐵摩爾。日本的三人分別屬於文化團體、漢學家和理論家的。這些我想從畧，只討論有關蘇聯方面的人物。

中共反對蘇聯的四位人物的言論是從四個不同的觀點來立論的：

一是「孔子提出了『世間和平和安寧』的思想，孔子學說中包含着『民主思想』」；二是「孔子打破了『貴族階級教育的壟斷』，『接受一切人而不管其出身』，孟子思想中特別有『民主性』。三是「孔子是決定『中國人民千百年來精神文化發展過程』的人物；四是「吹捧孔子，借古諷今」。

我們可以了解的清楚，中共目前的當權者，似乎不願也不敢讓人們提及「和平」、「安寧」、「民主」、「平等」的思想，特別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原因恐怕只能使人敏感地覺得，同時也是實質上的體驗：中共所統治的大陸，是「紊亂、紛擾、不民主、不平等」的。姑無論中共當局用什麼名詞去解釋，去闡釋。

同時，更嚴重的是：在中共來說：似乎一定要強調唯有「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才是決定文化發展的，其他都是糟粕，都是廢物。同時，也只有毛澤東一人的作為才是最偉大的，其他的一切都應該為之減色和褪色。這方面卻是一個歧途，是一條絕路，但是，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卻正驅使着大陸人民走着這一歧途，這一絕路呢！試看中共在走這一歧途、絕路的自白：

三月份的「紅旗」再一次的強調出：「認眞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始終要抓好的重要問題。林彪推行修正主義路線，把孔孟之道作為他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革命人民要戰勝它們，批倒它們，也必須掌握自己的理論武器，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在奇怪的是：這多年來，馬列與毛思為什麼偌多的人都「弄不通」呢？

蘇聯的查波洛什斯基說得好：「是什麼東西能夠使毛澤東如此傾慕秦始皇呢？任何一本中國教科書中寫道，公元前二二一至二一〇年統治中國的秦始皇，是一個歷史上極端殘忍的皇帝。正是在他殘暴統治時期，同孔子學說的傳統有關古代中國文學和哲學典籍被革出教門，並付之一炬。秦始皇命令在全國『焚毀』諸如『詩經』、『書經』、『春秋』等這些人民天才的作品。死刑威脅了為討論被認為典範的孔子著作而聚集在一起的學者。……數百名學者按照這個至尊皇帝的命令被作為異教徒活埋了，引起了如此流行，如此凶惡的說法：『焚書坑儒』。」

三月六日「人民日報」刊出了「蘇修先生們為什麼暴跳如雷」的評論文章，把蘇聯的報刊、通訊社、電台等，一齊對大陸「批林批孔」的運動所發表的言論進行批判。指稱：「蘇修叛徒集團攻擊我國批林批孔運動是『反對國內的國際主義的力量』。……這種所謂「國際主義力量」，妄圖在我國復辟資本主義，投靠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把我國變成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猶記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澤東在「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週年」的集會上，講了一篇「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有一段這樣「斬釘截鐵」的話說：

「你們一邊倒。正是這樣，……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面倒。……中國人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這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毛選集第四卷，一三六二頁，一九六九年三月北京第十次普及版）

假如毛澤東的「選集」與「語錄」是一成不變的「聖旨」的話，這「一面倒」的「絕無例外」的斷語，是否現在已經從倒向「蘇修」，而轉為倒向「美帝」呢？

這一類的例子多得很，不勝枚舉，所苦的是大陸上的所有人民，究竟如何能從歧途與絕路上面轉頭來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値得思索的問題。

最後，我不知道這本小冊子在大陸的流通數量是多少，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在大陸讀了這一「小冊子」的人，如果他們肯靜靜地用一點腦筋的話，也必會有所覺悟和反省的。

針無兩頭利的，這本小冊子固然是做成了有限度的「孔孟資料」之供給，以便更能使人們加以批判的，但是，口頭的與心頭的反應，必會截然不同。原因是：孔孟之道，已經早已深入到中國人民的血液中的東西，愈反孔孟之道，愈是會激起中國人民大眾的內在反感。

中蘇共競相迫害文藝作家

胡蓑之

蘇聯對待文藝作家尙有一點人道，作家可將作品在國外發表。若大陸作家如此，則腦袋非搬家不可。丁玲、老舍、田漢、歐陽山等人作品稍具「浪漫情調」，也被鬬得死去活來，可見中共迫害文藝工作者的殘酷性。

關於蘇聯作家蘇辛尼贊被克里姆林宮的共黨政權驅逐出境的問題，近來差不多成爲普遍的談話資料，一些人認爲蘇共放逐這位文學作家未免失策，因爲他是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對國家帶來光榮，所以有許多國家都歡迎他去定居。但另一些人則認爲蘇共採取這樣的決定，至少還具有一點人心，不僅對蘇辛尼贊網開一面，放他一條生路；而且還準備讓他的家人出國，跟蘇辛尼贊團聚呢。假如這種問題發生於中國大陸的話，莫說是一個蘇辛尼贊，就是十個百個蘇辛尼贊的腦袋，也早已分了家！田漢、歐陽山、吳晗等文藝作家不是很明顯的例證嗎？

當然毛澤東迫害文藝作家們的殘暴手段是向蘇共方面學習來的，但是青出於藍勝於藍，使中共政權不獨成爲中外古今最殘忍、最沒有人道的政權，更爲共黨政權中最暴虐的一個。

不錯，蘇共對於文藝工作者的迫害行動非常普遍，凡是未能迎合共主義新教條的文藝工作從業者，都有着類似的遭遇，但它絕不像野獸般的毛澤東那樣亂殺濫鬬。我們可以先看看蘇聯方面吧。就拿一九七〇年五月被捕的蘇聯青年作家亞馬力來說，他當時僅三十二歲。據說他在一九六八年以前，曾遭放逐到西伯利亞西部的一個公社農場去服苦役；他的太太名叫姬絲娜是一個具有韃靼血統的女畫家。一九七〇年五月廿一日，他倆口子正在距莫斯科東南約一百哩的拉山村渡假時，突然遭到蘇共秘密警探所逮捕，解返莫斯科，控以「揑造和發表反蘇作品的誹謗」罪！據同年五月廿二日發自莫斯科的「法新社」電訊透露：「被指爲反蘇的作家亞馬力，曾經發表許多關於分析蘇聯政制的作品，現在莫斯科地方法院（外國記者不能進入的地方），只控他在史維得羅夫斯基發表的作品「蘇聯可否生存至一九八四年？」一書，而尚未包括在莫斯科及外國發表的作品。如審訊證明他有罪時，始能判他入獄。……」倘若大陸作家犯此罪行，則中共非殺他千刀不可！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三日被捕兩個蘇聯作家——安德萊·辛耶夫斯基，及尤利·丹尼爾等——一直押到一九六六年二月中旬，始公審完畢。在他們被公審期間，曾經轟動全世界，儘管英國、丹麥等國家的共產黨文藝作家協會，一度聯合致電蘇聯總理柯錫金，要求減輕他們的罪刑。可是莫斯科法庭對那兩個作家不單是未嘗予以減輕刑罰；並宣佈此爲最後判決，而沒任何上訴的餘地！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呢？據蘇共喉舌「消息報」的報導稱：「辛耶夫斯基原是文學史家兼批評家，他使用阿拉姆·塔爾玆筆名寫了「審判開始」、「和平實驗」兩本小說，及一篇題爲「論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散文。

至於丹尼爾呢，則用尼古拉·阿柴克的筆名寫了幾本小說，其中以「這電話是莫斯科打來的」一書爲最著，內容是描寫一個獨裁政府突然宣佈「可以殺人的一天」。這些書都在外國出版；且曾獲得西方文藝界的稱讚。因此，莫斯科當局指控他們用筆名在國外出版著作，藉以反對蘇聯，結果分別判處辛耶夫斯基七年苦工監，丹尼爾則五年苦工監。

再就蘇聯以往的法律而言，在國外使用筆名出版著作是不犯罪的。例如：巴斯特納克的著名小說「齊伐哥醫生」，也在國外出版，而且獲得國際上更大的讚譽。他雖曾一度遭到蘇聯國內報紙的猛烈抨擊，卻未嘗遭受公審。是故，英國、丹麥、義大利等國的共黨報紙、文藝作家協會，及其他組織，對莫斯科上述舉措大抱不平。其實，蘇聯共產黨的法令，才是眞正的法律。換句話說，蘇聯政府所訂的法律，完全以其共黨的法令爲轉移。黨的法令規定：文學的功用，就是爲了推進共產主義，凡是對外不擁護蘇維埃的任何人或任何著作，輕的採反對的抨擊態度，重的則必加以處分。據英國外交家史提芬所著的「鐵幕眞相」一書指出：在列寧時代，蘇聯作家對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語中的所謂「現實主義」，還可以描寫這社會主義的長處和短處；但到了史達林時代，則一律禁止描寫其社會的短處了。蘇聯國立文藝出版所，一九四七年重印了「十二把交椅」及「金牛」兩部著作後，曾遭受最嚴厲的公開斥責！接着便是蘇共中央「宣傳部」通令封閉了這家出版所。

原來蘇共宣傳部，便是審查某一著作的最高裁判者。一九五二年當著名蘇聯女作家莫提利娥娃的「和法西斯奮鬬的德國文學」一書面世時，蘇共當局認爲她不以崇高的黨的觀念作出發點，而把世界主義者費西特桓洛稱爲反法西斯主義者，更引用了叛徒布魯姆的意見，來批評「蘇聯文學的最好作品」，顯然犯了「資產階級世界主義」的罪行。因而使她失去了高爾基世界文學院教授的地位；並且也被取銷了教育部頒給她的博士學位。

蘇聯文藝作家協會會長法捷耶夫，向來被稱爲「黨的忠誠擁護者」，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寫的小說「青年禁衛軍」，曾經獲得了「史達林獎」。但是到了一九五四年，他突然收到宣傳部的命令，要求他重新修改。其理由是：「裏面兩個地下工作的黨方領導者，因工作欠妥而被德國人所發覺；

同時另一個蘇聯將領，也被描寫成一個虛有其表的人物，都犯了錯誤！」幸而法捷耶夫臨機應變，立卽承認宣傳部對他的批評是很「公正」的，從而表示：「保證作必要的修改」，而未敢跟黨的宣傳部發生爭辯，如此他才免於被鬪或其他處分。

由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教條下，凡蘇維埃文學著作裏面的主角人物，必須是「新蘇維埃人」。他所必備的資格，在道德上的純潔，愛情上和友誼上的忠實，以及愛國主義的熱烈情感等。因此，無論作者如何誠懇善意，只要他變動了這個固定的公式，就非遭受攻擊不可！蘇聯的後進戲劇家斯佛洛夫，於一九五六年所寫的劇本「貝克多夫的事業」，不獨獲得許多蘇共黨員的讚許，莫斯科「文藝報」更表示歡迎地說：「這劇本鮮明地、正確地說明了布爾什維克的崇高道德。……」斯佛洛夫的同業們也都如此看法，並給他一項劇作者的獎狀。但當很多戲院排好準備演出時，由黨宣傳部所辦的刊物「文化與人生」卻突然加以抨擊，除指責斯佛洛夫犯了幼稚的錯誤外，並嚴厲聲討「文藝報」對於該劇本及另一劇本——柯基開科夫「狂流」——作了善惡不辨的批評，乃違犯了布爾什維克的眞正精神。

正因爲這樣，所以，年齡較大的蘇聯作家們，便深深地感到不願迎合這些文化教條。他們往往回憶二次大戰以前，還比較有自由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只要不攻擊現政府或隱藏着反蘇維埃的暗示，官方便不會干涉的。可是後來對於文學的限制則一天比一天嚴格起來，作家們等於黨的一件工具。因之，在蘇聯文學界聲名較大的作家如蕭霍洛夫，寧願靠自己的版稅爲生，也不肯在其教條之下動筆了。傑出的詩人帕斯太那克，在被批評或被指爲不遵守「指示」以後，他便自一九五九年起，也就決心停止其寫作了。

戰前最著名的劇作家，首推波各丁，但他卻是一個不能迎合新教條的老頑固，他曾一度表示：「這種強制的辦法，對戲劇文藝是致命的打擊！」然而他終於逃不過共黨宣傳部的申斥，一九五九年曾指他在十三年前所寫的劇本「米蘇里跳舞」，雖揭穿了美國堪薩斯城的政治腐化墮落，而在他筆底下腐化墮落的美國政客，比他所描寫的「積極人物」——美國共產黨員，反而更近乎人情味。因此，強迫他重新「學習」反美兒童讀物作者卡克洛夫，及貝林斯基等人的作品。這雖然給他以一種刺激，卻未曾鬪爭他。

一般而論，在不能迎合共產主義新教條的蘇聯作家所遭遇的普遍攻擊和迫害的，固不勝枚舉；然而，被指控從事反蘇宣傳，曾經舉行政治公審的文學作家，卻少之又少；特別是像辛耶夫斯基及丹尼爾兩人，竟被分別判處七年和五年苦工監的重刑，而且宣佈是最終判決無任何上訴餘地的，更爲蘇聯被迫害的作家中前所罕有！而蘇辛尼贇最近能夠平安離開鐵幕，飛往瑞典蘇黎世市，租定房屋，計劃定居這兒，呼吸自由空氣，過着自由生活，比起大陸那些被中共鬪臭鬪死的文藝工作者，不知要幸福到幾百倍，可見蘇共比中共寬大得多。

事實上，中共對大陸文藝工作者的殘暴虐待，遠在二十年前就已開始。自胡楓及孫瑜的「武訓」事件以後，大陸作家們遭受鬪爭和整肅殺害的，不可勝記！由歐陽山的「三家巷」與「苦鬪」，以至吳晗的「海瑞罷官」，及田漢的「謝瑤環」，都曾遭受鬪至死去活來！這是在「文革」前後的事情，其實，當中共於一九五〇年建立其紅色政權不久，對於文藝工作者利用的價值殆盡時，便開始過橋抽板。如一九五一——五三年的韓戰期間，在紅色作家被迫下鄉、下廠及上前線等運動中，文藝工作者交上了厄運！當時的丁玲首先搶着「下鄉」，老舍佔着「下廠」，而「抗美援期」那條死路，則落在中南作家的頭上，去充當砲灰。

當時歐陽山雖逃過了那一道鬼門關，卻逃不過中共給他的批判和鬪爭。一九五四年二月間，胡耀邦曾在中共青年團發表談話，要求改組「全國文化工作聯合會」，各個協會及地方的文化組織，運用政治力量來提高創作質與量的水平。於是，「全國文化工作聯合會」，便改組爲「中國作家協會」；自此歐陽山在南方的「文運」工作，也無形中便被褫奪了。本來饒彰風失勢後，「南方日報」的社長職位對歐陽山是有希望的。但由於派系的鬪爭，卻給「新華社」南方分社長曾彥修輕輕地拿走了。

歐陽山也知道「明哲保身」，從此不打算再在文化圈裏跟直接人物爭一日之短長，而消聲匿跡躲在南方，很少從事寫作。但他仍免不了遭到鬪爭，他的「三家巷」與「苦鬪」兩本書裏面，有不少篇是寫男女戀愛關係的，因之，中共則說：「它有浪漫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臭味！」並把「三家巷」主角周炳形成二十世紀的賈寶玉，認爲歐陽山存有「修正主義」和親蘇的濃厚思想。

經此清算後，歐陽山雖告完蛋！可是在中共對文藝工作者運用其各個擊破的陰謀手段下，過去跟歐陽山爲難，甚至主張批評清算歐陽山的敵對的文化領導人物如茅盾、老舍、夏衍、田漢、周揚之輩，後來也分別遭到中共最惡毒、最殘酷的清算鬪爭及整肅無遺！

在這一批文藝工作者中，田漢與中共的關係最密切。自毛政權建立後，他一直是大陸戲劇工作的領導者，除充任中共「文化部藝術管理局長」外，還担任大陸「戲劇協會主席」，負責全國的舊劇、話劇和地方劇的整理，及主持各重要演員、導演、劇作家、戲劇理論批評家、舞台美術批評家等思想改造工作，在過去四十年中，他在戲劇藝術上的主要表現：一是話劇劇本的創作，一是對舊劇的改編整理。前者約有十五部，後者約有十部。但在毛共看來，其中許多都帶有「反動」思想；特別是他所編的歷史劇「謝瑤環」，更描寫武則天的暴政，和重用子侄近臣，魚肉人民，征用民間銅鐵，連犂耙炊具都予以沒收，進而安排謝瑤環的「爲民請命」情節。

以上這種劇情的發展，充分刻劃出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情景，所以毛妻江青認爲他是「借戲言志」，影響了毛政權並否定了新社會主義。於是給田漢扣上一個「企圖煽動人民起來推翻中共政權」的帽子，從而將他跟陸定一、彭眞、羅瑞卿等拖出去遊街，並進行公審後加以幹掉，由是證實中共對待文藝作家的殘酷迫害，比今日蘇聯對待蘇辛尼贇不是殘忍得多嗎？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十一）「珠江法院」被封鎖

當我到「珠江區人民法院」工作的時候，該院的工作人員除了掛名的「院長」徐明外，實際上有「秘書」陳海天，「審判員」溫波，「審判員」劉浪，「書記員」張洪；以上幾人，都是共產黨員；還有「助審員」徐翼球，他既非黨員，也非團員，但是陳海天的同鄉和同學，是法律系畢業的知識分子；還有留用人員梁頌平，他依舊擔任「書記員」的職務。

徐明的「愛人」胡瑛擔任「出納」，溫波的弟弟溫偉春擔任「會計」，陳梅章（黨員）擔任「收發」，鍾正速（團員）和王桐光（小鬼）擔任「勤雜」，我的名義是「文印員」。究竟「文印員」的職責是什麼？我至今依舊不清楚，詳細的情形，以後再說。

黃君邁（超齡團員）則在「看守所」做「文化教員」，初時「看守所」是受「法院」領導的，後來卻劃歸「公安部門」去了。

有一天，我回「法院」工作，可是站崗的「解放軍」不准我入內，我說：「我是來辦公的！」他看了看我的證章，便放我入內了。

誰知進入「法院」後，一切情形都和往日不同，原來「法院」被「專署」下令封鎖，除了陳海天一人，誰都不准出外！

到了平常下辦公的時間，我不能

地相信共產黨准他悔過自新，恢復工作。

誰知他剛踏入法院，即被扣押！溫偉春也確實厲害，他在被扣押後，竟然越獄逃去。

由於溫偉春越獄，所以「法院」被「封鎖」了。

最後，溫偉春在石歧被捕了，於是「法院」的封鎖被解除了，溫波也被恢復工作了。當然，從此溫波再也不敢向陳海天「奪權」了，他對人的態度也變得相當「謙虛」了。

溫偉春呢，被判刑了，他成爲勞改犯了。如果溫偉春不是太天眞的話，他可以一直躲在澳門，可是他太信任共產黨的「保證」了，於是他「回歸」，於是被判刑。

當然，貪污是不對的，但「黨」的「保證」，竟是不值一文的麼？

一個普通人，尙且應該講信用，何況一個「政府」？以欺騙起家的中共政權，決不能長久存在的。

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辦理國家大事的方針應該怎樣，孔子答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說：「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孔子說：「去兵。」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孔子答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今日的中共政權，卻盡反孔子之道而行。孔子最重視「信」，中共卻絕不講信用；孔子重視「食」，即重視人民的生活，而中共卻使人民饑寒交逼；中共單單重視「足兵」，其實中共的兵，是否可靠？我們且看共軍「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鬧劇罷，這日子即將來臨了！

杜魯門認爲和中共簽訂的條約，其價值不如簽約的那張紙，這句話確實十分正確。溫偉春的事件，便是明證。

孔子反對失信於民，反對使人民饑寒交逼，所以中共便要「批孔」！

周榆瑞、傅聰

抗戰前，魯迅罵某種人爲「第三種人」，大概因某種人既反國民黨人，也惡中共黨人。這種人，是什麼人呢？就我所知，有戴杜衡，因他與陳獨秀接近，故稱其爲托派。其實，這是中共硬給加上的帽子，陳及其門下，並不承認這一稱號。讀陳獨秀的「最後意見」，可證明他實是愛國者、自由民主主義鬬士。

抗戰後，又出現第三種人，什麼人呢？大家皆知爲汪派，或前後漢，及以後又出現「新漢」，即通稱的漢奸。

到目前，中國又出現了一種「新第三種人」，這種人是什麼人呢？就是既反共又反國府的香蕉型的人，具體說，即周榆瑞、傅聰是也。

周榆瑞今仍居倫敦，以賣稿爲生，不知如何，竟與老妻

到他，左手托腮，右手持香烟，說話結結巴巴，好多新名詞只會講洋文，而不會講中文，先給人一種不愉快印象，及閱讀「萬人」，知其說還「崇拜毛澤東」，而又罵「台灣腐敗」，自稱願與蕭邦爲伍，自稱無國籍的流亡人。故依前述衡之，周、傅二人可稱新第三種人。

這類人太多了，如倚薔派

三言兩語

各有苦衷

資本主義的人民，動不動以罷工來威脅政府，政府莫可奈何！共產主義的政府，卻以鬬爭爲手段來控制人民，人民忍氣吞聲！同是政府，同是人民，處境不同，爲禍則一。

不同之處，是前者人民有權開口，後者則有口難言。

忠義難二全

昨日報載謂：基辛格如尼克遜受彈劾，將會辭職。

今日報載則謂：尼如受彈劾，不會辭職。

從道義立場說來，基辛格應該以辭職作聲援，以示對尼義氣。

從政治立場看來，他不應辭職，以示對國忠貞。

溫偉春逃走以後，陳海天向「專員」報告，並且得到批准，扣留了溫波。

溫波在黨內的歷史，並不低於陳海天，而且他也是知識分子，因此他和陳海天有點心病。套用「文化大革命」的術語是：溫波曾想向陳海天「奪權」，可是由於弟弟不爭氣，他坐牢了！

溫波坐牢以後，「領導上」動員他勸弟弟投案自首，並且保證溫偉春回來以後，不但不加懲罰，而且可以照常工作。

溫偉春在澳門狂歡之後，接到溫波的信，於是返回石歧來。這時溫偉春大概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天眞

愛國者左右爲難」。此書發表後，頗受英國讀者抨擊，包括「經濟學人」週刊在內，抨擊要點大致皆指責他缺乏中心思想，對自由民主認識不足，而文字又吞吞吐吐，也就是說他對中共暴政不敢直言無隱，顧及太多。也有的報章批評他說：或許周氏的英文程度關係，詞不能達意。

傅聰這次來港，從電視看

與第三種人

數，二人皆不肯暴露中共眞正內幕，就怕中共特務下毒手，如被蘇共放逐的蘇贊尼申然，因托洛斯基逃到南美，還被史特謀殺。而傅聰說「崇拜」毛澤東的話，更證明故意向中共買好，因他在大陸尚有親人。還有，世界上也有不少第三種人，既反共又反自由民主者，爲了賣藝、賣稿，也只好做無國籍流亡人。

如不客氣的說，這種人皆是自私自利的垃圾。可是，他們忘掉，當年如不堅苦抗戰，我們及下一代將變成亡國奴。

今日依然，我們如不愛國反共，後世子孫將永成爲新階級下的新奴隸了。故我們只有明智「抉擇」，而勿須「徬徨」！

縉山

政府的態度：我們尚在埋頭苦幹，你們不必庸人自擾。

人民的疑慮：駝鳥爲什麼埋首沙中，難道它不願以眞面目示人？

半桶水詮釋

有文論半桶水，引經據典，旁敲側擊，說得似是而非，我的印象不外是給人知道他是滿桶水。

照他的邏輯解釋看來，滿桶水定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才子，所以有資格出來「獻醜」一番，而半桶水也者，不過小有所得，豈可亂動亂響，自暴其醜，因此只能藏拙不可獻醜。

文人相輕，嗚呼文人！

萬里郎

讓流光・工作冲淡悲哀

公秀

萬人傑先生的愛子死了，在即將獲得碩士學位的時候死了，萬先生的哀痛，當然是十分沉重的。韓愈就曾悲哀地說過：「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的確，「少者歿而長者存」的悲哀是最沉重的。我和萬先生並非知交，但我們是反共戰線上的同志。

我曾經想給萬先生以言語上的安慰，可是，我始終覺得在這個沉痛的時光裏，卽使最會安慰人的人，實在也無法減少慈父哀悼之情。

要減少悼亡者的哀傷，唯一的辦法是：讓流光冲淡記憶，讓工作來磨滅悲哀。

死，凡人皆有死，這是誰也沒法避免的事。因此，有人把死和生看作相同的東西，認爲生和死沒有分別，而且說：「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

在哲學上說，這種話似乎有點道理，因爲「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然而，理智與感情，往往不易統一的，所以王羲之說：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旣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是的，我們是人，當悲哀襲來的時候，誰也無法抗拒。遠觀如蘇軾，也說：「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何處話淒涼？」

筆者也曾經歷過至親之死的哀傷。首先是抗戰時期，先慈沈德芳臥病三月，貧病交迫。那時候，筆者一方面想盡辦法要延長慈母的生命，一方面卻希望她早日脫離苦海。

慈母終於棄世了！當慈母西歸的片刻，筆者曾爲慈母的安息而感到安慰，因爲慈母從此不會再受病魔的困擾了。誰忍心看着至愛的人受盡病魔的折磨？

然而，當痛定思痛之餘，筆者不由得悲呼：「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當慈母棄世之日，誰能安慰我？任何空言，任何哲理，事實上都是多餘的。

萬先生：讓流光冲淡你的悲哀罷，喪兒之痛，實在比長者之喪更可悲，幸而你還有一位可敬的千金。萬先生：反共的大業需要你。讓我們手携着手，共同爲反對暴政而奮鬪罷！

請想想：多少青年被中共迫害而死？多少青年浮屍於碧海？在這大時代中，請節哀順變罷！

馬君武與「哀瀋陽」（二）

畏之

四十年前馬君武博士所寫諷喻張學良的「哀瀋陽」：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絃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猶抱阿嬌舞幾回。

辛亥革命軍興，君武立即返國，從事政治工作。關於他的民初從政經過，日人園田一龜所著新中國分省人物誌，紀載很詳，畧云：「辛亥革命時，馬君武爲廣西代表（廣西代表二人，另一人爲章勤士）。赴南京，致力於臨時政府的組織，旋任臨時政府實業部次長。（總長爲張謇）。南北統一後，被舉爲第一屆參議員，爲國民黨重鎭。民國二年，隨孫文訪問日本，二次革命，回廣西謀發動反袁，失敗後，亡命日本，再度赴德國。一九一六年渡美，經日本回國。……」所述還算不差。

君武在民元，是全力擁護中山先生者，在國會亦爲不折不扣的忠實黨員，二次革命失敗，他又走往德國繼續求學。一九一五年，得柏林工科大學博士學位。中國人得此學位的，君武實爲第一人。

民國五年，馬君武經日本返國。汪榮寶（袞父）有詩送別云：「昔別是何日，重逢及此辰，如情談虎客，來作飯牛人，風雨騫騰意，乾坤戰伐塵。傷離素無淚，爲汝一沾巾。」「語默平時異，安危此日同，十年不羈馬，萬里欲御鴻，捨魯眞安適，謀秦必近攻，吾儕幸不死，且莫泣爲戎」。六月袁世凱暴死，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恢復約法，號稱「共和復活」，國會得以重開，民二給袁世凱下令取銷議員資格的，一律恢復職權，國會定八月一日繼續開會。當此之時，梁啓超湯化龍因和段祺瑞亟謀妥協，大唱不黨主義，實際則組憲法討論會和憲法研究會，爲段內閣之御用黨，以抵制國民黨系。君武與林森、居正、田桐、張繼等均在京，屬丙辰俱樂部。君武爲忠實黨員，但他和梁啓超原有私交。以前曾以進步黨人與國民黨故應立異，以致啓軍閥專政之漸，認爲莫大憾事；茲以國會復開，很想彼此間能夠不再水火，共赴國事。可是梁湯始終想和北洋軍人再結合，忮忌國民黨系諸人彌甚，不恤再行反目。他是唯一能和梁任公接近的人，但到對德參戰問題發生時，君武也不得不和梁啓超鬧翻了。

民國六年二月，德國宣佈以潛艇封鎖海上。美德絕交，北京政府接到美國通牒，亦於二月九日提出對德宣戰，繼以宣告絕交，到五月七日對德宣戰案，向國會提出。從二月到五月這數十天的時間裏，對德外交問題，成爲政治上最重要問題。那時，黎元洪、馮國璋及大部份武人，皆反對加入協約國，唐紹儀及各省商民團體，也都反對加入，國父亦電北方持反對態度。梁啓超原於歐洲戰役史論，曾舉出百餘個理由，論德國的必勝。後來張君勱回國，把目覩歐洲情況及德之必敗，告了梁。梁有憾於憲法二讀會中，研究系在國會的主張，大部份皆失敗，恚恨之極；一聞張君勱之言，便偕同周旋於馮國璋、段祺瑞之間，力主對德宣戰。

君武並不是因爲本身爲留德學生而反對宣戰，他憤梁啓超不惜以縱橫之策，甘作軍閥羽翼，爲取外援以打擊西南。三月八日，君武在國會裏提出嚴厲質問，直指「梁啓超干涉外交，不卹以國家爲孤注」。梁啓超也反脣相譏，斥爲僅知道追隨黨魁，而不知有國。所爭者蓋已在本題以外了，而其早年調和兩黨的主張，至此已完全失望。然當時誤認國際形勢的原因尙輕，而憤於梁和段與日本軍閥秘密商洽（由章宗祥、陸宗輿做引線），妄想倚賴日本贊助，改善國際地位；骨子裏想取得日方經濟與軍火，以鞏固北洋實力，以制服國內的反對者是眞。所以國會雖以多數票通過對德宣戰案，各方不贊同的聲音，還是不絕。

段祺瑞爲威脅國會，召集督軍團，並有所謂五花八門的請願團，發生包圍眾議院醜劇。繼而北京英文日報把北洋政府與日本議借日欵一萬萬元，由日人代行整理三兵工廠，並請日本練兵等消息，刋佈出來，朝野大譁。研究系一不做二不休，煽動督軍團出面拆國會之台，黎元洪召張勳入京調停，張借機陰謀復辟，請以解散國會爲條件，黎便下令解散。君武偕林森等便相率南下。

梁啓超在馬廠勸段誓師討伐復辟，再取政權，但第一件便是主張「改造國會」，召集所謂新國會。國父率海軍南下，在粵組織軍政府作護法的倡導，國會議員亦在粵集會。以後國會遷滇，君武便在廣東兵工廠任總工程師。他事母至孝，便接了老太太來廣州居住，好朝夕定省。有一年，恰值母親生日，他想辦幾件栥，替母親慶祝，使她老人家高興一下，但又阮囊羞澀，不得已託人拿一部「明儒學案」去抵押幾塊錢。葉遐菴時在大本營，聽到此事，便奉餽了十元，並將書送還，完成了他的孝思。

民國九年九月，粵軍誓師漳州，旋克復廣州，國父由滬返粵恢復軍政府，十年正式組中華民國政府，國父被選爲大總統，以君武任秘書長，邵翼如（元冲）陳人鶴（羣）均在幕中。君武遇事很認眞，人鶴則好事而近於暴躁，常與吳山等吵架，諸人多忍讓之。有一天，爲了某項公事，陳自命通人，挑剔稿件中的字句，君武比他更通，一言不合，人鶴竟動起野蠻來，君武不肯示弱，掄拳毆打，人鶴不敵，被揍了幾記，還嘟囔着說：「廣西佬惹不得？」事後，國父溫諭而解之，而對君武之耿直處公，更深有認識。桂系軍閥犯粵時，國父爲弭平反動，派李烈鈞、許崇智、陳炯明等率部攻取廣西，桂

將劉震寰反正攻陸（榮廷），粵軍長驅直入，全桂底定，陳炯明被命爲善後督辦，以君武爲廣西省長。當遴選時，國父對桂籍的代表說：「我挑了一個不貪財也不惜死，既能文又能建設的人，做你們廣西的長官。」的確，他自追隨國父以後，景從擘劃，歷經險阻艱難，毫不困餒，國父和他在長期相與中，因此下了這樣確切的評語。當時桂省正是兵事之餘，粵滇黔客軍未退，劉震寰等擁兵自豪，割地收稅，時生騷亂；桂省內部又是派別複雜，君武並不自餒，仍秉承着國父的昭示，貫徹救民初衷，盡力去做。在南寧設軍政處，撫卹傷患振救衰敝；他更認定實業和教育的改進，是民生的基礎，是安定與繁榮的主力，他倡導人民開鑛、造林、墾荒、造路，務實用，不誇張，更以省款興辦學校，各縣設督學局，以教、養、保、衛爲刷新桂政的目標，也開了後來寖成西南模範省的先河。

君武之主省政，是桂省文治派抬頭時期，總司令廢了，舊桂軍存着僅有沈鴻英、陳天太、劉震寰三部，林虎早降了陳炯明，林俊廷成了流寇，省府設在南寧，很可能從容施政，奈因陳炯明背叛國父之變，陸榮廷潛存勢力紛紛乘機而起，廣西又瀕臨混亂的態勢，省政府政令不能出南寧一步，一到晚上便戒嚴了。局面一天天緊張，君武住在省府樓上，日間辦公，晚上埋頭譯書，外面時有槍聲，他也不管，身邊僅有如夫人彭文蟾陪着。終於桂變隨粵變而發生了，君武倉皇中携了文蟾出走，乘扁舟出邕江東下，擬開廣州，駛到中途，忽遇亂兵在兩岸開槍射擊，窗篷中彈纍纍，文蟾夫人伏在君武身上以護，終給槍彈打中，舟雖得脫，文蟾則不及施治而香銷玉殞了，君武僥倖沒有受傷，抱着愛姬屍骸就在貴縣草草營葬，奉其靈主，祀以香火，從不間斷，這一不幸的遭遇，足夠他悲傷感慨的。這一年君武正四十歲，其後十年，他才有到貴縣的機會，酹酒奠墓，寫下一首極沉痛的詩：「四面槍聲驀地來，一朝白骨委塵埃。十年始灑墳前淚，萬事無如死別哀。海不能填惟有恨，人難再得始爲佳。雄心漸與年俱老，買得青山伴汝埋。」十年之間，他在政治上不得意，雄心也隨年俱老了。

陳孝昌君追悼會側記

岑嘯雷
鄭秀堂

清早六時，我們得知萬會長爲他不幸在美逝世的兒子陳孝昌舉行追悼儀式，三月二日早上九時半至下午四時半於銅鑼灣高士威道「香港菩提學會」舉行三虞家奠。

曾副會長事先特別約好我們屆時提早到來，協助接待萬會長親友。萬會長交遊廣濶，崇拜他、仰慕他的讀者也多，作爲知交的我們，當然義不容辭。當天早上九時，在「萬協」會所集結了梁伯中、曾憲光、鄭秀堂、岑嘯雷、譚昇五人，匆匆趕到灣景樓，已見甄子傑、朱瑞元、俞劍飛等提早到來弔祭完畢。

大家上到「菩提學會」，燃上清香，在靈前祭奠一番，隨即將曾副會長與會務主任張仲仁、執委許恨紅籌劃好的輓聯掛起。執委會的：「萬里乘長風，誰知壯志成塵，卓爾少年竟不壽。一朝悲永訣，爲悼西河抱慟，傷哉老父更何堪」。萬人協會同人名義的：「愛父教薰陶，有堅強意識，念年來好學維勤，正頭角崢嶸，偏遭短命。抱凌雲壯志，具科技特長，千里外修文遽召，嘆英才天妬，群感悲懷」。曾憲光、許恨紅的：「萬里乘長風，正期碩士歸來，大展槃才，豈僅曾參顯曾皙。重洋傳噩耗，痛惜英年溘逝，空留塵榻，那堪顏路哭顏回」。工整而切意，俱出自許恨紅老先生手筆。黃掌原先生送來一聯：「望子不歸爹娘泣血，哀君早逝眾友傷情」。吳懷珍先生送來輓聯，嵌上子雋、孝昌父子名字，費煞心思。聯云：「子體父心，於學有誠，祕賚志而逝，堪稱全孝。雋本人傑，以文行義，縱前路而遙，深信必昌。」

鮮花店送來各方友好的花籃不下百多個，堆滿靈前，雖萬會長再三聲明祗接受可貴友誼，花籃及奠儀一律辭謝，但仍是陸續送上來，萬會長準備將二千多元奠儀充作助學金，將愛子之心，愛及廣大青年學子。

鮮花和縷縷清烟，混爲一氣，沁入人心。那邊清磬紅魚，法師領着十多位和尚唸經誦佛。譚昇、鄭秀堂鑒於灣景樓地面廣濶，便於到來弔祭的人尋找，在樓下接待。

各方友好魚貫而來，岳騫、柳以青、張故編輯太太、董壇主、嚴以敬、議員、各大報館主筆、編輯、記者等，不可勝數。雜誌主幹陳潤、陳沛、楊海等都丟下繁忙工作，趕來拜祭。

中午，萬會長準備了幾桌豐富齋菜招待親友，各人嘗着俱是台灣出產的齋菜，份外覺得可口。

萬人協會約定各會員和讀者下午二時齊集會所，一起前來，曾副會長與張仲仁專誠等候，準時帶領一群前來。恰好胡養之、王代民等作家，女讀者陳偉華、孫蘭芬等都來了，由於人數太多，造成排隊祭奠。管理人員私下說：眞巴閉！今天是觀音誕？什麼大人物？

萬會長和平時一樣嚴肅、慈祥、沉默，倒是萬夫人難抑內心哀傷，整天淚珠滿臉，嗚咽悲傷。特別是老佣人三婆，總是眼紅紅的，忙這忙那，這老人家，眞是難得！

下午四時半追悼儀式終結，人們懷着沉鬱的心情，怔望菩提學會門口「常持清靜戒，應生歡喜心」的對聯，腦海和心靈浮起難言的意態，拖着緩慢步伐離去。我們和萬會長弟兄們收拾一切，萬會長謝別菩提學會法師的虔誠超度，儀式雖然完畢了，陳孝昌君的英靈卻永遠活在我們心底！

我看美加

【28】

萬人傑

汽車快過飛機

從紐約坐飛機到波士頓一小時可到，開汽車四小時多，他們提早四小時動程，屆時一定趕得及接我們。但，紐約廿廼廸機場和芝加哥國際機場同樣繁忙，我們花的時間竟比坐車還長，眞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們到紐約那天，一架Delta航空公司的DC8型客機，在波士頓降落時失事，幾十名乘客死亡。我們搭的也是Delta飛機，也是DC8型，心理上不無威脅，曾考慮轉搭別家公司飛機。美國內陸飛機至少有十多二十家公司，所用飛機，比海外線的還要好，美國人搭飛機有如搭巴士，很多人臨時上機才補票，不用劃位，有些位子寫明可以抽烟，吸烟的人就坐這些位子。

不過，如果是短程旅行，搭飛機未必一定快，我們從紐約到波士頓爲例，我們等候上機，已花了大半小時以上，到飛機移動到跑道支道上，以爲可以起飛了，怎知在支道上足足要等一個多鐘頭，才能輪到我們的飛機起飛。在跑道兩邊，有很多支道，等着起飛的飛機在排隊，由指揮塔指揮，未輪到，絕不

兩個機場，甘廼廸機場較忙，但想不到忙成這樣子。

起飛時，已萬家燈火，從高空下望，紐約燈光，構成一幅美麗圖畫，尤其機場上的燈光，點綴得更好看。從紐約飛到波士頓的一小時飛行航程中，一直是遍地燈光，大概這中間城鎭連接，沒有荒郊和山嶺之故。

我們到達波士頓機場時，至少比我們應該到達的時間延遲了三個鐘頭，他們三個年青人已等得腹如雷鳴。大家又倦又餓，先把我們送到酒店。波士頓的酒店很濶市，女兒給我們訂了兩個汽車酒店房間，這家汽車酒店設備不錯，但收費也比得上一流酒店，較爲方便的是有濶大的停車場，女兒的車子可以暫時借用，兒子作臨時司機。

安頓好，馬上找個地方醫肚皮，兒子吃膩了西餐，要他出主意，例必帶我們到唐人街吃中國菜。

文化城

波士頓是美國的「文化城」。因爲，波士頓有不少著名學府，這些大學有悠久歷史，聞名世界。如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波士頓大學等，都是美國青年及外國留學

高昂的學費。要在哈佛或麻省理工念一年書，起碼要七千美元。即是說，作爲家長，每月要負擔三千港元，才可達到兒女的志願。

過去，只要學業成績好，有許多獎學金可以申請；但今天在美國念書，再也不容易得到獎學金。而且，外國學生要入哈佛，更加困難。老萬的兒子念完電機碩士後，有意到佛哈或麻省理工念「工管」碩士，但有個難題無法適合，資格之一是必須有兩年工作經驗，孩子沒有工作過，雖然成績不差，恐怕難如所願，只有碰碰運氣罷。

波士頓是比較老的城市，許多地方還是古色古香。尤其波士頓的馬路，特別難認，孩子雖看熟地圖，每次開車都走錯路，一次又一次的走經那收費的大橋，每次付五角錢冤枉路費。

不過，正因波士頓是「文化城」，有舊也有新，許多地方表現了美國的文化新潮。比方新建的大會堂，就是一座不按常規的建築物。走進這座建築物，沒有所謂一樓、二樓、三樓，有些地方四五層樓那麼高；有些地方似藥材店的抽屜，一格一格的。這裏有會議室，有展覽廳；整個建築物沒塗上彩色油漆

築物，但對波士頓這拿來驕人的大會堂，並不十分欣賞。

另一個反傳統和具有代表性的建築物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堂，如果沒有告訴你這幢古怪建築物是教堂，你會猜它是舊時部落酋長的宮殿，這圓形的塔，比大會堂還新潮。老萬那位「追上時代」的女兒，多麼渴望婚禮能夠在這教堂舉行，只因爲她不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她未婚夫也不是，外人不許借用的。

不過，波士頓也有非常失敗的建築物，過大橋時，見到彼岸有一幢二三十層高的大廈，類似聯合國，但迎面看到的玻璃窗，三分之二以上用木板釘住，使這幢大廈變成奇形怪狀。黃君告訴老萬，工程師沒計算到波士頓風力厲害，一場大風後，這幢玻璃大廈的玻璃，大部份吹毁，只好釘上木板。這幢大廈，眞是丟盡波士頓工程師的面子！

新不如舊

以前朋友告訴我，波士頓是美國最保守的地方，可是，親臨其地，所得印象，適得其反。除看到這些前所未見的古怪建築物外，怪人也特別多。長髯子、長頭髮的年輕人，觸目皆是；女孩子多是曳着長髮，拖地長裙，卻赤着雙足。這些年輕男女，就是所謂嬉皮士，他們大都是本地各大學府的學生。

女兒要我更深入了解這些新潮大學生的生活，特地帶我到哈佛廣場見識見識。在這裏，差不多淸一

不盡力適應。據說，目前嬉皮之風已大減，部分學生還我本來面目，裝瘋有時也會裝膩的。

女兒告訴老萬，不要看他們外表古靈精怪，念書成績都很不錯，否則他們不可能在這裏就讀。老萬相信這是眞話，他們大可節省洗澡、刮鬍子、洗衣服的時間，全部用來念書，成績自然特別好。

女兒也利用空餘時間，在哈佛夏令班學舞，雖然她已是現代舞的碩士。她就有這種怪脾氣，暑假在紐約做幾份工作，仍然抽時間學舞，現在婚期已近，她還是捨不得浪費時間。老萬做事向來幹勁十足，比起這個女兒，倒不能不自嘆弗如。

哈佛廣場的百貨公司，發售的大都是新潮東西，許多家庭用品與別不同，老萬喜歡新設計的工作檯，在這上面寫東西，相信比我現用的自己設計的書檯還方便。不過東西定價十分貴，要買些紀念品也捨不得下手。

最特別是百貨公司裏賣的牛仔褲，舊爛的比新的還貴。顏色變了，褲腳破了，還値四元美金一條，居然很多人買。貧困落後的國家，人們盡力追求物質享受，美國人太過富足，卻有此陸榮廷睇相，唔衰整成衰的風氣，好好的衣服不穿，卻把它弄到又舊又破才穿，眞叫人難以明白是什麼心理。

每次經過麻省理工學院門前廣場，就見到大堆黑色嬉皮士，排排坐在石階上。這班黑色嬉皮更可怕，覺得他們分分鐘有發生亂子可能

姦白人女子的消息，想起經常見到的那班黑色嬉皮，不寒而慄。不過，一般而言，波士頓秩序還比紐約好得多，紐約的黑人更亂籠呢！

女兒的婚禮

女兒婚禮週末舉行，距我們到波士頓之日只六天時間，籌備工作，由一對新人自己辦得差不多了。在美國結婚，一切由女方負責，除了出錢，還要大忙特忙，和在香港剛剛相反。

不過，雙方家長不在美國，從香港趕去參加，對籌備工作都沒插手，他們得到一班年輕朋友和同學幫忙，倒也弄得井井有條。

女兒嫁衣是自己設計，據說是美國最流行款式，不用頭紗，用白帽子，後面拖着長紗，確很別緻。三位伴娘穿黃色禮服，也是由她設計，黃得很柔和，在香港縫好，帶到美國去的。岳丈、新郎和三位伴郎的大禮服，在波士頓一家意大利人開設的禮服店訂製，同一的款式。老萬第一次穿起大禮服，雖然有位世姪女笑我像魔術師，但老萬看看拍出來的照片，倒是像模像樣。

在美國舉行婚禮要花不少錢，單是特約一位職業攝影師拍整套婚禮進行過程的照片，已花千多美元，新郎、新娘、岳丈、三位伴娘、三位伴郎的禮服，所費更是可觀。舉行百多來賓的酒會，起碼十塊錢一客，新娘、伴娘、岳母、奶奶的飾花，都噴上顏色，配合她們的衣

幾元美金。還有教堂租金，神甫酬謝，處處要花錢。這些，全由兩個年輕人自己搞掂，我們做家長的只給他們送些禮物。

應付這次婚禮，相信十分吃力。他們都剛結束學業，開始做事不久。但年輕人不願人家幫助，老萬心裏實在過意不去。

婚禮舉行前一天，一班須要「演戲」的人，先在北京樓吃一頓京菜，然後隨神父回到教堂，排練一次。平時，老萬到教堂參觀結婚，看似很簡單；輪到自己主持，便覺得複雜麻煩。尤其老萬英文懂得不多，何時須站立，何時要坐下，弄不清楚。全桶水的女兒和兒子，一個是新娘，一個是伴郎，不在老萬身邊，沒人可問，深恐失儀，鬧出笑話，不由戰戰兢兢。

他們一班年輕人非常精明，神甫指點一次，便全都明白。老萬在這婚禮中，雖不是主角，也算得重要配角，萬不能出毛病。

第二天，我們在汽車酒店租用的兩個房間，成爲婚禮大本營，全部人員從這裏穿好衣服出發。首先由攝影師來拍整粧照片，未動身已拍了幾十欵。

父親責任的完結

女兒舉行婚禮那天，下着大雨，事先幾位同事小心把汽車黐上花紙，還在車頭懸了結婚花鐘，可是從酒店開到聖心教堂，給雨水打得七零八落，白費了一番工夫。汽車停在教堂門口，要走幾十級石階才

落湯雞。

外國同事朋友到得不少，婚禮氣氛肅穆，儀式相當繁複，老萬無宗教信仰，女兒自小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她的婚禮要在教堂舉行。老萬覺得，在教堂舉行隆重儀式有好處，使人體會到婚禮是一樁重要事情，並非兒戲。

新郎站在禮壇前，父親拖着女兒，走到神甫之前，讓新娘與新郎並立，退回座上。我以爲此舉的意義是表示：父親照顧、維護女兒的責任已完了，今後這責任要交給她丈夫負起來。

儘管老萬不是教徒，但在宗教儀式進行中，內心不無感動。女兒和我們一家子一起生活二十多年，今後，她有自己的家，生兒育女，也要負起爲人母親的責任。雖然，這並不意味我們父女或母女間的關係「完結」，但至少表示我們養育女兒的責任已經「完結」。

冗長的儀式中，老萬不由憶念多年前她還是天眞爛漫的小女兒時，曾帶給家庭不少歡樂，今天，她已長大成人，學有專長，立足社會，光陰在回憶中過得實在太快！

完成了教堂婚禮儀式，接着在麻省理工學院禮堂舉行酒會，欵待親友。老萬的朋友多在香港，參加這酒會的多數是黃君服務的工程公司的同事，和他們的同學，最難得的是旅行美加的劉先生，全家人特地到波士頓來參加觀禮，還有一位施太太，從紐約專程而來，是老一輩的朋友，非常難得。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活曹操問道：「主席打算用什麼方式談判。」

毛澤東說道：「蔣先生要林彪去重慶同何敬之、白健生商談，林彪卻要帶着周恩來去，你看怎麼樣？」

活操曹說道：「既然這樣，要他兩人去就是了。」

毛澤東說道：「你該知道，林彪是黃埔學生，周恩來是黃埔教官，他們一到重慶，黃埔同學會一定要開會歡迎，我怕出了毛病。」

活曹操說道：「只要周恩來不出毛病就成了。」

毛澤東說道：「就是怕周恩來出毛病。」

活曹操搖頭道：「現階段不會的，主席放心吧！他不是張國燾。」

毛澤東問道：「我們提什麼條件呢？」

活曹操笑道：「主席長於用兵，打仗有尖兵，有後續部隊，有主力，是吧！」

毛澤東一聽活曹操讚他長於用兵，頓時眉開眼笑，說道：「我用兵之道都是從三國、水滸、瓦崗寨學來的。」

活曹操說道：「林彪、周恩來此去是尖兵，我們只提幾項簡單條件，看看政府及國民黨的反應，他們如果接受了，就提出第二次，第二次接受了，再提第三次。」

毛澤東鼓掌道：「妙！妙！林老，你就擬出幾次的條件我們研究一下。」

經過活曹操精心擬訂，共計有三項步驟。第一次交林彪、周恩來帶去的是：

一、黨的問題，在抗戰建國綱領下，取得合法地位，並實行三民主義，中央亦可在邊區，辦黨辦報。二、軍隊問題，希望編四軍十二師，請按中央軍隊待遇。三、陝北邊區照原地區改爲行政區，其他各地區，另行改組，實行中央法令。四、作戰區域，原則上接受中央開往黃河以北之規定，但現在只能作準備佈置，戰事完畢，保證立即實施，如戰時情況可能——如總反攻時——亦可商承移動。

第二次的條件是：

（甲）關於軍事者

一、第十八集團軍暨原屬「新四軍」之部隊，服從軍事委員會之命令；

二、前項部隊之編制，最低限度照林彪所提出四軍十二師之數；

三、前項部隊編足後，仍守原地抗戰，但須受其所在地區司令長官之指揮，一俟抗戰勝利後，應遵照中央命令移動，以守指定集中之防地；

四、前項軍隊改編後，其人事准由其長官依照中央人事法規呈報請委；

五、前項軍隊改編後，其軍需照中央所屬其他軍隊同樣辦法，同等待遇。

（乙）關於陝甘寧邊區者

一、名稱可改稱爲陝北行政區；

二、行政區直隸行政院，不屬陝西省政府管轄

三、區域以原有地區爲範圍（附地圖），並由中央派員會同勘定；

四、該行政區當實行三民主義，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實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報中央核定實行；

五、該行政區預算，當逐年編呈中央核定；

六、該行政區及第十八集團軍等部隊，經中央編定發給經費後不得發行鈔票，其已發之鈔票，由財政部妥定辦法處理；

七、該行政區內，國民黨可以去辦黨、辦報，並在延安設電台；同時國民黨也承認中共在全國的合法地位，並允許在重慶設電台，以利兩黨能經常交換意見；

八、陝甘寧邊區現行組織，暫不予變更。

（丙）關於黨的問題者

依照抗戰建國綱領之規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停扣書報，開放言論，推進民治，立即釋放因新四軍事件而被捕之人員及一切在獄之共產黨員，如廖承志、張文彬等。並通令保護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軍人家屬。

（丁）其他

一、中共表示繼續忠實實行四項諾言，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並領導建國；國民黨表示願由政治途徑公平合理的解決兩黨關係問題；

二、撤除陝甘寧邊區之軍事封鎖，現在對於商業交通，即先予以便利；

三、敵後游擊區的軍事、政治、經濟問題，服從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一切按有利抗戰的原則去解決。

第三次條件是：

甲、關於全國政治者：㈠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㈡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㈢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乙、關於兩黨懸案者：㈠根據抗日需要，抗戰成績，及現有軍隊實數，應請政府對中共軍隊，編十六個軍四十七個師，每師一萬人，爲委曲求全計，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㈡請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爲合法的地方政府，並承認其爲抗戰所需要的各項設施；㈢中共軍隊防地，抗戰期間維持原狀，抗戰結束後，另行商定；㈣請政府在物質上，充分接濟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自一九四〇年以來，政府即無顆彈片藥分錢粒米之接濟，此種狀況，請速改變；㈤同盟國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應謂政府公平分配於中國各軍，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應獲得其應得之一部；㈥請政府飭令軍事機關，停止對華中新四軍及廣東游擊隊的軍事攻擊；㈧請政府飭令黨政機關，釋放各地被捕人員，例如皖南事變時，被俘的新四軍官兵葉挺等……；㈨請政府允許中共在全國各地辦黨辦報，（中共）中央亦允許國民黨在陝甘寧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民主邊區辦黨辦報。

毛澤東看了之後，問道：「林老，你這些條件，政府能不能接受。」

活曹操說道：「政府能接受第一次，未必能接受第二次，能接受第二次，也未必便能接受第三次。」

毛澤東笑道：「政府不能接受，我們提出幹嗎？」

活曹操說道：「無論政府接不接受，對我們皆有好處。」

毛澤東愕然道：「這話又是怎麼講法。」

活曹操說道：「政府肯接受第一次的條件，我們就算取得第一次的勝利，下次再談判就以第一次條件爲基礎，向前跨進一大步。如果政府接受了第二次條件，我們下次談判便以第二次條件爲基礎，非迫政府接受第三次條件不可。」

毛澤東當時高興得跳起來，說道：「妙極了，林老，你眞是孔明再世，徐茂公、劉伯溫比你就差遠了。」

江青出來說道：「潤之，你安靜一點好不好？一跳起來山搖地動，孩子給你驚得在哭。」

毛澤東坐回椅子上點着一支烟，問道：「林老，這項內幕要不要告訴林彪同周恩來。」

活曹操搖頭道：「不必了，如果讓他們知道內情，他們去到重慶談判，理不直則氣不壯。」

毛澤東說道：「好吧！就這樣，你看周恩來不會不回來吧！」

活曹操說道：「絕不會的，如果周恩來不回來，我願輸人頭首級。」

江青說道：「林老，你別拿得這麼準，周恩來怕老婆人所共知，如果到了重慶，母老虎不讓他回來，怎麼辦！」

活曹操笑道：「江青同志，這點你又不明白男人心理了，男人可以爲心愛的女人犧牲，決不會爲所怕的女人犧牲，周恩來怕母老虎，天下皆知，但也就因爲怕，才不願受母老虎的指使，照我看，他不但不會公開投向國民黨，而且爲了避嫌，可能到地方就要回來。」

毛澤東點頭道：「林老算無遺策，就照這麼辦！」

活曹操吃過飯回去，毛澤東又着警衛員去電話找周恩來。周恩來一聽到毛澤東召見，心裏就嘀咕，但又不能不去，硬着頭皮到了棗園，警衛員毫未阻攔，就帶着他一直走進去，毛澤東、江青都坐在客廳裏，看見周恩來進來連忙起身讓坐。

周恩來知道不會有太壞的事，心上放下一塊石頭，陪笑問道：「主席找我有什麼事？」

毛澤東笑道：「我想派你去重慶。」

周恩來當時頗爲愕然，問道：「主席爲什麼派我去重慶。」

江青笑道：「你去重慶可以同穎超同志團聚，還不好嗎？」

周恩來說道：「江青同志又講笑話，不知道主席派我去重慶什麼事？」

毛澤東說道：「早些日子蔣先生到西安，召見林彪同志，經過情形，你大概也知道了。」

周恩來搖頭道：「我不知道，林彪同志未同我說。」

毛澤東說道：「情形是這樣的，蔣先生同林彪談了一下，要他去重慶與何敬之、白健生談判國共兩方懸案，林彪要你陪他去。」

周恩來說道：「林彪也不是不認識何敬之，用不着我去，我暫時實在不想去重慶。」

江青抿嘴笑道：「副主席同志眞不肯去重慶，可是不大好，別人會說閒話的。」

周恩來當時臉色一變，問道：「江青同志這話是什麼意思。」

江青笑道：「你同穎超同志分開這麼久，有了機會團聚又不肯去，別人一定猜你在延安有了漂亮女同志相陪，將來穎超同志追究起來，那個滋味可就眞不好受哩！」

周恩來聽她說的是這件事，放下了心，笑道：「江青同志，只要你別同我家那頭母老虎開玩笑，別人誰也不會同她說笑話。」

悼亡兒孝昌【四】

劉人傑

我的兒子孝昌，本月九日下午四時（香港時間）病逝美國，我的痛心不單因爲他是我的獨子；更因爲他有很大的抱負，不斷的學習，不斷的求進步，他的學問與智慧是多方面的。可是在他快要完成碩士學業，滿懷希望的時候，卻鬭不過兇殘的病魔，在痛苦中掙扎多時，齎恨以終。他的志願永遠不可以達到，遺下，只有老父一顆沉痛的心！

他對內子說：這兩年來昌兒給我極大的幫忙，學生提出許多問題，有些連他一時也無法解答，昌兒都給他解答了。他當了二十多年教授沒遇過一個像昌兒那麼有天才的學生。

艾高斯教授又對內子說：爲了昌兒這幾個月臥病不能幫忙，一切要他親力親爲，幾乎應付不來，愈覺昌兒才幹過人。

他自曉得昌兒的病，探望更頻。他緊急進院前幾天，還來過一次，臨走時留下一封信。昌兒身體太痛楚，沒心情看信，丟在書桌上。不幸去世後，女兒孝品趕到拉利，清理遺物時替他拆開這信，原來裏面是一張支票，面額三百七十五美元，支付二月份助學金的。雖然他已幾個月沒幫教授工作，也不打算再拿他的助學金；但教授還繼續給他，可見對他寵愛和重視。

不過，昌兒明知這學期沒法回校上課，還得照繳學費，繳了學費才可經由學校，集體投保，醫藥費由保險公司分擔；如不交學費，不再是學生身份，單獨保險，保險公司不會接受；要全部醫藥費自行負擔，沒法吃得消。

艾高斯是三家大機構的總裁，一家大機構的總工程師，他曾力勸昌兒繼續進修博士，如他不願再念，隨時通知，他隨時可給他安排工作，一萬六七千元的年薪絕無問題。因此昌兒對自己的出路一點不擔心。他當然希望有機會再求深造，即使環境不許可，要找事做也絕無問題。

如念經濟而在商業上求發展，收入可能更佳，他對自己的前途雄心萬丈，正如「雲絲頓」香烟賣廣告說的，要出人頭地，必定要有眞才實學。在美國，的確如此。他自問有眞才實學，因此覺得自己必有出人頭地的機會。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身體不濟，滿肚子的學問，又有什麼用呢？

最疼愛昌兒的是那位哲學教授，昌兒病中寫了一篇有關哲學的文章給他看，他對昌兒的寫作非常欣賞，認爲他可以成爲成功的哲學作家。昌兒也對內子說，他有興趣做作家，但有着矛盾心情。自己是中國人，如用外文寫作，太不像話；如寫中文，父親在這方面混了幾十年，不過半生捱窮。想到這些，他沒法提得起勁。

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原故，一方面給病魔困擾；一方面覺得自己病中學問進步迅速。是不是細胞變化，影響到他的腦袋？抑或他表現了這超人才智，要使我們加深對他的惋惜與懷念呢？人說「天妒英才」是安慰我的話；我說「天妒英才」卻是由衷之言。

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樣子長得英俊軒昂，個性爽朗而風趣，並不是書獃子一類型，照理，他不會對女孩子絲毫不發生興趣。

這次我到美國旅行，和他一起在紐約時，發覺內子一位朋友的女兒和孝昌非常熟落，這女孩子漂亮而聰明，我聽過許多中國人講英語，她講得最好聽。當時我半說笑半認眞的對昌兒說：「如果你要追求她，我願津貼拍拖費。」他只是笑一笑，沒答覆我這提議。

事後他對內子說：每次我進醫院，要父母替我躭心，心裏已很難過；如果再多一個人躭心，那不是愛人家而是害人家啦！其實，我看得出他很喜歡這女孩子，不想害人家躭心，是道出他心坎的話。在外國念書的寂寞枯燥生活，確需要有位知心女朋友調劑一下，他當然也有這希望，但疾病的陰影，使他不能不把自己的情感收藏起來，當然，這是一樁非常痛苦的事。

也有一位銀行家的遺孀很喜歡昌兒，女公子訂了婚，她卻希望有個像孝昌那樣的女婿。但孝昌覺得有錢人家，一直受到寵愛的女兒，對他更不適合。



昌兒和他心愛的一部小跑車，照片是去年秋天旅行美國，在拉利的公園拍的。

內子今回到拉利照顧昌兒，每次送他進醫院，發覺刁奇醫院有一位金髮年輕女職員叫做安，她對昌兒非常好，每天早上拿鮮花到他病房，替他在瓶子裏插好，又替他推輪椅，跟他談得十分熟落。

內子寫信回來對我說：你還記得嗎？這女孩子你也見過的。在我記憶中，那次陪昌兒到醫院檢查，確有過一位金髮女郎跟他打招呼，還在講笑，但我並沒留意。內子信裏說：她不但漂亮，而且人品好。她會對昌兒說：「我和你父親雖然不喜歡你娶外國女仔，但如果你喜歡安，我們一定不會反對。」

「我不會跟外國女仔結婚，不過安的確幫了我很多忙，憑她指點，還申請了癌症補助金，省了幾百元醫藥費。她對我好是因爲這裏的病人大多是老粗，沒什麼知識；她跟我談到高深學問時，使她覺得很愉快，因此盡力給我幫助。我欠了她的債，時時想請客，和她吃頓晚飯，但又不願單獨和她去，使她誤會我追求她。上次姊姊來的時候，本來叫她作陪客最適合，可惜那天是星期六，安沒上班，找不着她，這心願沒機會還。」

內子見着安的時候，把昌兒這樁心事告訴她，她笑說：其實他已請過客了，我們曾一起吃中飯。

昌兒去世那天她很難過，再三叫內子到她家休息；昌兒已領了她太多的情，內子不願再打擾她。

七二年夏天回港渡假，我送了一樣東西給昌兒，他十分高興，他相當講究紳士派頭，告訴我，因爲加入工程師協會，教授們經常有敍會，這些敍會都講究禮儀，如穿便服參加，顯得怪相，他希望縫一套小禮服。同時，他曉得姊姊快要結婚，到時這套禮服也可派用場。

爲滿足他的願望，我不但給他縫一套，還多給他縫一套夏天的，一白一黑，裁剪非常美觀，他很滿意，還自己買了禮服襯衫，黑色領花，全套齊備。渡假完畢回美時，特別買一隻衣袋，挽着上機，不讓它放在衣箱裏弄皺，可知他多麼心愛這套禮服。我雖然花了千多元，他因勤學而拿到助學金，其實等如他自己縫的。

回美後他特地穿上那套冬天黑色禮服，到照相館拍一張照片寄回來，給我們放大一張八乘十的彩照。照片拍得不錯，不過我們有點心情不安，覺得這麼大的一張照片，好像人們擺在靈前的遺照。料不到兩年後，這張他認爲滿意的照片，居然用來放在他靈前，我們的預感，竟不幸成爲事實。

除了拍這張照片，他兩套禮服一直掛在那裏，沒機會穿過。女兒孝晶結婚時，岳父、新郎和三位伴郎（他是其中之一）穿一律的新式大禮服，在一家意大利人開的服裝店度身租用，每天每套六十美元，等如三百多港元，他在替姊姊肉痛，認爲不值。但姊姊也講排場，不但男士禮服一律，三位伴娘的黃色禮服也同一布料同一款式。

誰也料不到，縫好兩年的禮服，他沒機會穿上，最後卻隨着肉體一起火化，成爲灰燼。

傷心的母親，看着僵臥病床上的愛兒，已再不能把心坎的話說出，也不能再表達他喜愛的是什麼。不過，母親是了解他的，他生前講禮貌、講紳士風度，死後也該爲他整好儀容。因此內子懷着悲慟心情，坐了往返五小時的汽車，回寓所把他的禮服帶到醫院，替他穿上，還把他心愛的一副金邊眼鏡戴上。

不過，癌細胞已把他的肉都吃光，這時的他，只是皮包骨的一個軀殼，雖穿起筆挺的小禮服，已不再是拍回來那照片飽滿滿的樣相，內子告訴我，如果你見到當時他那副面孔，絕對不會認得他是我們英俊漂亮的昌兒。——現在，我當然更不會認得，她帶回來的，只是三磅重的灰，而且，這裏面也不會有他心愛的小禮服的成分。

昌兒不但自己講禮貌，也不高興別人不講禮貌，常常因中國同學不禮貌而嘔心，認爲有失中國人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AT RALEIGH

SCHOOL OF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Box 5275 Zip 27607

February 20, 1974

Mr. and Mrs. Chan Chi Chun
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China

Dear Mr. and Mrs. Chan: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to you the sincere sympathy we have all felt for you in the loss of your fine son Hau Cheong Chan whom we knew as Fred. I saw Fred fairly often, and during his periods of hospitalization all of us were able to keep in touch with him through Dr. Eckels and Fred's good friend Bill Johnson. I am very glad that some of Fred's family could be with him during his last days.

I do not need to tell you that Fred was a fine student. You may be aware of a letter which he received just a week or so before his death informing him that he had been nominated for membership in an organization called Phi Kappa Phi. This is an honorary society with extremely high standards of admission for graduate students. I thought you might like to know that Fred was the only eligible graduate student in the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whose grade point average was sufficient for nomination.

There is little more that I can say except to tell you we often think of Fred and will remember him in the days to come.

Sincerely,

Wm. L. Stevenson, Jr.
Associate Department Head
and Graduate Administrator

WDS:hw

cc: Dr. & Mrs. Albert Y. C. Wong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at Raleigh is a constituent i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這是北加羅連納州立大學研究院主任史蒂文生博士在昌兒去世後給我們的一封慰問函，不但充滿人情味，也可看到昌兒這幾年來對學業的努力，確有相當成就。信的內容說：

「對於賢伉儷痛失愛子孝昌（佛烈），吾等同人均表示誠摯同情。本人常見到孝昌，在他住院療病期間，吾人均經由艾高斯博士和孝昌摯友比利・強生，而與他保持聯繫。孝昌在渡過其最後幾日中，能有家人陪侍在側，本人感到欣慰。

本人毋須贅述孝昌是一位好學生，賢伉儷可能獲知在孝昌去世前約一星期所接到的一封信，通知他已被提名成爲一個叫做**Phi Kappa Phi**協會之會員，這是一個榮譽協會，入會者皆爲品學兼優之研究生。入會資格審核極嚴。賢伉儷當樂聞孝昌係電機工程系唯一有資格成爲該協會會員之高材生，其平均成績分數，足以獲提名。

本人願告賢伉儷者，即吾人不時懷念孝昌！今後也惦記不已。」

面子，太丟人。他在中國人面前，從不講英語，只有跟外國人打交道時才講。看到中國同學間以英語交談，他總認爲是可憾的事。

一次，一位中國同學看他，談了幾句，艾高斯教授也來了，那位同學感到齷齪不安，如坐針氈，起來用中國話向昌兒告辭，連招呼也沒跟教授打一個便走了。昌兒爲此很生氣，在學校裏教授是最受人尊敬的，在他面前講中國話已是不禮貌，連睬也不睬他更不應該。他當時看得出教授面色有點不好看，不過沒說什麼。

事後，昌兒對內子慨嘆道：「身爲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連起碼的禮貌也不懂，叫人家怎會瞧得起我們中國人呢？」

昌兒不僅對同學的不講禮貌生氣，自己母親的疏忽也不高興。內子告訴我，有一天，她在浴室洗頭，一邊用毛巾拭着濕頭髮，一邊走出來拿吹風筒，走到一半，發覺昌兒正跟客人談話，知道是教授來了，覺得自己頭髮蓬亂的樣子不好見客，忙退回浴室，等教授走了才出來。

「媽咪，您這樣太不夠大方！教授來了，您爲什麼不出來跟他打招呼？」

「我這樣子怎可以見客？」

「您知道嗎？他聽到您出來，早已從椅子站起來，準備歡迎您的，可是您走了一半又退回去，看他樣子，感到十分尷尬呢！」

「我不曉得嘛！」

「外國人習慣，不會怪您頭髮蓬亂，但你避不見面，會使他很難過。」

他一向孝順母親，但更重視禮貌，尤其不願在外國人面前丟面子，也因爲這原故，有教養、有學問的外國人都歡迎他。史蒂文生、艾高斯和賀遏利三位教授固然瞧得起他；替他治病的高雲醫生，對他也不當是醫生與病人的關係。美國教育制度和香港大不同，念醫科也要修其他學問，因此醫生會懂得哲學、文學等。孝昌在刁奇醫院認識一位年青博士，他對哲學的修養令昌兒佩服，昌兒的見解也使對方引起共鳴，他們彼此間完全由於知識上的結合而培養出感情。

我和高雲醫生夫婦共進晚餐時，他會盛稱昌兒是個有學問和教養的好青年，這和平日昌兒特別注重禮貌很有關係。有些美國人可能對中國人有成見，只要中國人都能注重禮貌，當然可以漸漸改變他們的不良印象。

昌兒病中仍然注意自己的儀容，他最不高興人家看到他受疾病磨折的樣子，爲的是不願別人可憐他，所以由他幫助工作的艾高斯教授每次去看他，在他進門前，昌兒必先把假髮和眼鏡戴上。因電療腦部使他的頭髮脫光後，他便配了假髮，不讓人家看到他光禿的怪相，戴上眼鏡也可稍爲掩飾消瘦的面容。

那天早上，他氣喘得無法呼吸，實在熬不住，要緊急進入醫院。爲了室內有暖氣設備，他只穿單薄的衣服，外邊大雪紛飛，天氣特別寒冷。他不能這樣坐上汽車，但連穿衣服也沒氣力；內子雖請了一位在拉利讀書的世姪幫忙，可是兩個人也沒法把他弄上汽車，結果只好打電話召了救傷車。

救傷車送他進醫院收費六十五元，一名司機，一名救傷員走進來，大胖子司機是個好人，看到昌兒痛苦的樣子，先用自己的體溫，把被單毛毯熨暖，然後裹着昌兒，抱上車去。

雖然如此狼狽、痛苦，昌兒還是要母親給他戴上假髮。隨同救傷車到醫院的母親，在嚴寒的天氣中，還見到昌兒額上冒着冷汗。他不能說話，呼吸緊促，但腦袋還十分清醒，兩眼直勾勾地瞧着母親，內子當然曉得此刻他腦子裏想的是什麼，但不能在他面前悲泣。

送進病房，醫生給他戴上氧氣罩，他死命抓着不放，他呼吸困難，需要氧氣幫助。

除高雲醫生外，動員了五六個醫生，他們做了一番緊急檢查工作。美國醫院都是這樣子，每次都先作好各項檢查，才決定醫療程序。

因爲癌細胞擴展太快，藥物抑制無效，放射治療也因太過分散，無法使用，醫生們都表示無能爲力。一直陪伴在兒子身旁的母親，瞧着他在痛楚中掙扎的情景，心如刀割。

「昌兒，你覺得那兒痛？」

「我不知道，只覺得渾身都痛，每一個毛孔都痛。」

「你在冒汗。」

「熱得很。」

「把假髮除掉好嗎？」

平時他絕不會答應，可見這時他有氣無力的點着頭。內子拉掉他的假髮，替他拭去額上汗珠。

看見他太痛苦，內子要求高雲醫生替他注射嗎啡，爲他止痛，讓他平靜片刻。

高雲醫生也覺得只有使用這方法。注射後昌兒停止冒汗；在護士勸慰下，內子被帶到護士休息室，她們讓她躺在沙發上，這是特別通融，病人不許任何人陪伴過夜的。她們還給內子吃了鎮定劑，想讓她睡一覺，可是照顧兒子的堅強意志使鎮定劑失效，她一直那麼清醒，每隔幾十分鐘就到隔壁看看昌兒，總是見他牢牢抓住氧氣罩。

內子在沙發上躺着，糢糢糊糊地似乎聽得有人喚着「媽咪」，她醒覺過來，連忙跑過去。這次昌兒的手並沒抓緊那氧氣罩，右手還垂在床邊，看看情形不對，走近床邊，發覺氧氣罩已脫落一半。

「昌兒！昌兒！」她發狂地叫着，他已沒應聲。

她捉住他的手，還有一點溫暖，於是她狂叫醫生——護士把醫生叫來，醫生證明昌兒的心臟已停頓。

可是內子不相信他已死亡，他的手還是暖的。高雲醫生面對着她說：「你的兒子確已死亡了，不過，他的死亡並不痛苦，我們盡力使他在毫無痛苦中死亡的。」

她把她扶起來，讓她坐在沙發上，又說：「你可以告訴你先生，我們在生的人很對得起死者，我們對他盡了一切力量。他得到最佳的醫療，沒有把他醫好，只是因爲今天的醫療技術還未找到對抗這種疾病更有效的方法。」

高雲醫生還對內子解釋說：「其實，令郎的病是與生俱來，他呱呱墮地時，身體上便有壞細胞潛伏，不只他有，許多人身上可能都有。這種病不是傳染得來，有一種說法是祖先遺傳，祖父、曾祖父

有過這種病，兒孫也可能有，不過這種說法又被更新的學說推翻，認爲卽使祖先沒有，有些人生下來便有這種壞細胞，如果他身上的好細胞能抵抗得住壞細胞的擴展便沒事，抵抗不來，便會發作。到發作時，情勢已不易控制，因而，直到今天，這種病仍是人類的催命符。」

當二月一日高雲醫生替昌兒檢查後，告訴他新藥無效，昌兒心情當然受了沉重打擊，但他仍對高雲醫生表示未對自己絕望。

他說：「我會跑遍美國的醫院，一定可以找到一間，能把我的病醫好。」

「我很高興你有這樣堅強的信心，病人是需要有信心及求生勇氣的。不過，我要提醒你，美國醫療技術是互相交流的，一家醫院或一個醫生有了新的經驗，便會提供給全國各地醫院。因此你在一家醫院醫治，等如在所有的醫院醫過。你要跑遍美國的醫院，不會有更佳的技術。同時，我可以告訴你，「奇醫院是美國南部最大的一家放射性醫院，比起其他出名的醫院並不遜色。」

聽了高雲醫生這番話，昌兒才同意回香港，試用中國方法。可是，連他自己也想不到，還未把東西收拾好，病情便迅速惡化，以致在港的親人，沒機會見他最後一面。

當他通知房東退租時，房東知道他要離開美國，跟他商量，要承受他的小跑車，出價二千元。但昌兒拒絕了，並不因爲他出價不如理想，如果討價還價，房東也許會多付一點，因爲汽油難買，這部小跑車一加侖汽油可以跑三十哩，比美國大車省油一半有多，這種儉油汽車特別吃香。

昌兒要把這部車子送給他姊姊。姊姊自己本來也有一部中型車子，不過她這部車子毛病多多，昌兒認爲她經常跑長途太不安全，臨走時候決定送給她。

他對母親說：他就只有一個姊姊，自己心愛的東西不忍出賣，既然不再留在美國，二千元對他也沒用處。

除了這部小汽車，他最心愛的東西，還有一套音響組合，我到美國遊覽時，看見他書桌上特別多的是音響雜誌和新產品的說明書，他在美國過着孤單寂寞的生活，一直希望自己擁有一套理想的音響設備。平時對各種牌子的唱盤、唱頭、擴音器、喇叭、錄音機等的性能，頗有研究，只是這些東西在美國售價很貴，捨不得花這筆錢。

直到博士甄別試考過，史蒂文生給他的信，告訴他整個電機工程學系他的積分最高，他已取得唸博士的資格，心情十分興奮。爲了慰勞自己，依他多時研究所得，配合了一組他認爲最完善的音響設備，全部花費了八百多美元，算起港幣差不多五千元，這在他來說是十分大手筆了。

一位同學到他家聽過，認爲十分完美，照樣買了一套。談到這事，他慨嘆的說：眞是同人唔同命，這套音響組合我想了兩年，也捨不得買，自己花了那麼多心思時間研究，人家有錢多輕鬆，話買就買，一點不用動腦筋，就得到最好的享受。

艾高斯探病時也聽過這套電唱機，認爲配合得天衣無縫，花最少的錢，獲最高水準。

他決定回港，這部唱機處置頗費躊躇。他說：我知道父親有兩套唱機，帶回去便有三套，太多了。我決定把它送給姊夫，相信他也欣賞。內子贊同他的決定。

「不過，」他說：「我希望父親能聽聽這一套，他是內行的，讓他看看我的設計很有意思。」

「這樣也好，裝箱寄回去，只消加一個變壓器就成。」

可是，他已沒機會和我一同欣賞他設計，認爲十全十美的音響組合，它最後送了給姊夫，帶回波士頓，只有幾套他心愛的古典唱片由海郵寄回來。直到我寫此稿時還未寄到，我不知是些什麼曲子，內子聽過，她說都是一些充滿傷感的音樂。

檢拾遺物時，內子知道他在病中充滿傷感情緒。他在去世前的一星期，自己拿墨硯磨墨，休息了三次才把墨磨好，拿出一塊宣紙，用隸書寫了一首詩，丁方兩英呎，詩云：「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刼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台。」這首詩也是充滿傷感。

另外，他案頭還寫了一首英文詩，原文是這樣：

Leave your cares behind
Welcome to my world
Built with you in mine
Knock at the door and it'll open
see and you will find
ask and you'll be given
the key to this world of mine
I'll be waiting in
with my arms unfirmed
Waiting just for you
Welcome to my world
Knock at the door and you'll open
see and you'll find
ask and you'll be given
the key to this world of mine
I'll be waiting here
with my arms unfirmed
Waiting just for you
Welcome to my world

譯成中文，意思應該是：

且把煩惱拋開
歡迎到我的世界來
你我合而爲一
敲着門兒它爲你開
見着你要尋求的
找着你要得到的
我的世界之鑰
我張開雙臂
等待的只是你
歡迎到我的世界來
敲着門兒它爲你開
見着你要尋求的
找着你要得到的
我的世界之鑰
我在這裏等待
張開雙臂
等待的只是你
歡迎到我的世界來

在美國，年青人都喜歡在家裏貼上許多海報，這些海報的種類很多，有些是新潮畫，有的是詩句、語錄。昌兒的房子裏也有兩張海報，是句語錄，內子趕到他家時，兩張海報都脫落，昌兒舉動維艱，自己懶得收拾，內子替他重貼上。



王健武（經理）：日前閱報，始悉令郎不幸在美患癌不治逝世，至感驚悼。吾兄變痛之情，文中可見。特此奉函，謹致哀唁之意。

李貴華（讀者）：驚聞孝昌侄在美不治，天妬英才，實太甚矣。哀痛之情，感同身受。謹致無限慰問意忱，尙祈珍重節哀！

一羣逃港的青年難民：

驚聞貴公子不幸去世，我們僅代表大陸逃港的一羣中國難民向您和夫人表示沉痛的悼念和眞誠的問候。

您失去了一個可愛的兒子，中國失去一位有爲的青年，這是您的不幸和損失，也是中國的不幸和損失！

古語有云：「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您昌兒的死，是比泰山還重。人死不能復生，爲此，我們懇求您把眼淚抹乾，把悲哀遺忘，化悲憤爲力量，爲反共復國、拯救大陸八億同胞貢獻一切！我們逃亡香港的一羣中國難民決心緊密團結在您的周圍，做您的好同志和孩子，把一切獻給國父孫中山創立的偉大的中華民國，爲中國實現三民主義、世界大同而奮鬪！

劉玉美（讀者）：在牛馬集看到「悼亡兒」這個標題，使我吃驚，細讀下去，才知令公子孝昌不幸病逝。讀來感到難過與嘆惜，相信很多讀者也有同感。

自你旅美歸來所寫的見聞，說及很多地方名勝，風土人情，亦說及你們與子女間親情，及子女在美的生活。這幾天講述令公子的事跡，他是個勤學愛國的好青年，竟這麼不幸，令人感嘆。

我是一個少女，是你好幾年的讀者，你的正義文章，是廣大市民的心聲。請你不要爲令公子不幸過度哀傷，保重身體爲要。我想尊夫人一定也很悲傷，請代問候。

龍國雲（作家）：近讀連日大作，驚悉兄有喪明之痛。弟方自外地歸來，心實之至！猶憶曾與世兄及其姊在美麗華共膳，晃眼幾年，天人遠隔，有人生如夢之慨！

人，有生總會有死，不管早死遲死，總是悲哀。但留下來的親屬，到底更要堅強。我也有小孩子，心知此中愴痛。唯望你咬實牙齦，自己保重。

芬芬（世姪女）：我每晚都讀陳先生的作品，

我們雖然甚少通訊，但看到牛馬集，好像時常見到你一樣。當我看到孝昌弟弟的事，眞令我不相信。我的手和心不停跳，這件事是不可能發生的，我看完後整個人呆了。我知道你們旅行十分愉快。我整晚睡不着，第二天放學後立刻到府上，知道你尙未回港，只有每晚看陳先生的作品，知道詳細情形。希望你看開一點，人生只是一個旅程，世界上的事物不値得我們留戀。希望你多多保重，珍重自己身體。

黎炳昭（畫家）：我與內子在報中驚悉令公子不幸消息，深感哀傷，眞不知怎樣下筆才能表達內心之情。唯想人生寄托於天，萬事不由己意，謹請賢伉儷善加珍重，以保精神。

廖柱天（相學家）：閱報驚悉孝昌世兄仙遊，欲語無言。上蒼弄人，何以至此！當即欲致電問候，總得提不起勇氣。弟之內心實在很難過，惟有嘆一句人生朝露。正如佛說：人生如夢幻泡影，如霧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我兄雖舐犢情深，亦應善爲珍重。

袁暘照、梁莊（會員）：讀本刊三三〇期新聞以外，驚悉世姪孝昌君英年不幸遽爾西歸，文未閱完，淚承眶睫。縱修短之有數，何天道之無知！國家痛失英才，台端悲殤骨肉，親朋哀感，友好傷心，豈造物之無情，至修文之悞召，韓公失姪，子夏喪明，情何以堪，惟望擴開懷抱，善保身軀，尤企嫂夫夫人之前，悉心致慰，毋過傷悲爲禱。

陳錫餘（教育家）：閱星晚驚悉令郎終於夭折，賢伉儷哀痛可知，尙祈節哀，健康第一爲幸。

關玉釵（會員）：近日看了牛馬集「悼亡兒」大作，我很難過，哭了幾場，整天不想吃飯。令郎品學兼優，前程遠大，不幸英年早逝，不勝哀悼。先生舐犢情殷，自感悲痛。惟人死不能復生，尙望賢伉儷節哀順變，保重身體。

黃石華（名流）：昨晚由台回來，拜讀大作，驚悉令公子在美病逝，實國族社會莫大損失。中年喪子，悲痛之情當可想見。但望節哀順變。

彭蔡蕚（讀者）：願上帝安慰您們一家，昔日正興趣地欣賞您的遊記，誰料不久又見此令人哀傷的事情，可見人生如朝露，如摩西所說：「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但願昌兒早已接受主耶穌的救恩，更願上帝亦安慰您們。

讓我畧述家父的遭遇，我們乃上水老居民，一九五四、五五兩年大火，傾家蕩產，一位兒子由於腦膜炎而去世（兩歲），十年後一子，亦患此症，幸而保存生命，但聾啞了。醫生說：此後免疫，誰料數年後再患，可想家父的心情。我們能生活至今天，都是靠上帝。但願安慰我們的上帝，同樣安慰您們！

宋兆勤（漫畫家）：每天看你的牛馬集，多天前突然看見「悼亡兒」一文，使我吃了一驚。一直想撥個電話安慰你，但不知怎樣說才好。

讀到今天你的昌兒終於捨你和嫂嫂而去，祇有爲人父母，才能體會到當時那份失落和傷痛之情，我也不禁爲你灑下了淚。數年前，我曾失去一

個小女兒。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這是自古至今也免不了之事，不過昌姪聰穎過人，且學已成才，竟喪於英年，能不使人悲痛，但作為昌姪之父母，能培育出這個聰敏超越的兒子，亦足已自豪了。今天懷着沉痛之心寫給你們，希望兄嫂節哀保重，讓時間慢慢來冲洗你們的哀傷吧！

袁錦常（報人）：驚悉令郎英年早逝，至深痛惜！惟生老病死，聖者不免。而我佛之以世間為娑婆，亦以其怨憎會而愛別離也。兄台達人，想當能順變。

唐樹祥（報人）：閱二月十二日來示，驚惶萬狀，痛惜萬分！孝昌英年早逝，蒼天曷其不仁！弟真不知如何安慰吾兄於萬一，務望想開些，天命難定，人事難測，處變不驚，逆來順受，尤其要多安慰嫂夫人。她所受之精神折磨，可以想像，惟有吾　兄堅強毅力克服內心的痛苦狀，方可支持她渡過痛苦的深淵。為人父母誰不痛愛自己的子女，但如不想開些，於事實又存何補？千言萬語，我真有不知如何寫起之感！

王潔心（作家）：人生本來是一連串憂患和痛苦交織的歷程，我們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能遭受到任何所意想不到的不幸；所以，我們應當學習着去忘記那已經發生的，痛苦而又不可更改的事實——即令是不容易忘記的！

陳振基（會員）：請接受我衷心向你倆致萬二分的哀悼。

父母對兒女所表現是愛，愛就是犧牲，犧牲是付出，不求取代價。

兒子那麼聽話，努力求上進，勤奮於學業，心存大志，跑那麼遠的路，求取最高成就，他的希望也是父母的期望，能有所成，將所得榮譽，貢獻於社會、國家、人類。他所希望的沒有完成，他死了，死於不治之症，這是上天的安排，父母給予最完美的愛，醫生也盡了最大的努力，兒子沒有做錯，只是走完了人生旅途，安息了。

誰沒有兒女，誰沒有嘗過生離死別滋味，父母的愴痛是免不了的，就是每個有血有肉有人性的人都會同聲一哭。悲哀哭泣是人性表現，過度哀痛會使身體毀傷，既然有悲哀就要哭泣，請將悲哀變成口渴，哭泣就是清水，清水可以解渴，但太多哭泣對身心也是不好，那麼就改為一聲嘆息代替清水吧。

請節哀順變，雖然一個兒子死了，我們國家的下一代青年，也算是你們的子姪，需要你的健筆指揮和領導。我們的協會需要你來引領，我們是同胞，我們是一個整體，我們要分享快樂也分担哀傷，請接受我萬二分致意。

徐彭芳（讀者）：連日拜讀「悼亡兒」驚悉令郎奮發有為，溘然朝露，為之握腕，痛惜萬分，予心靈一直為之不安，陌生人尚且如此難過，耿耿於懷，何況其親愛之父母乎？

誠如聖經所言：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我們一生的年日，窄如手掌，長壽者可到七、八十歲，然而在世，一生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我們的生命，如草一樣，他發旺如野地的花經風一吹，便歸無有，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先生達人，當能參透個中道理。

李永津（讀者）：日來讀兄文，好像刀刺一樣，傷感萬分，不禁流下同情之淚。以孝昌兄之品學兼優，孝順父母，博學多才，英年早逝，極感哀悼。而是社會一大損失，好像孝昌兄的人才，好學、對人有禮，和藹可親，當朋友是他的弟弟一樣。希望先生及夫人節哀順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請不要太傷心，這是命運安排，先生應以事業為重，保重身體。

L. Sun（讀者）駭悉令郎孝昌君不幸在美病逝，不勝悲慟，涕淚交流，惟人死不能復生，徒悲無益。死亡乃人生遲早必經之路，不過人死留名，虎死留皮，感嘆令郎奇才出眾，將名留千古，為後人所景仰也。惟天不假年，所謂天妒英才，是耶非耶，伏祈賢伉儷保重貴體，順變節哀！

李毓田（作家）：久未晤教，時以為念。突閱「星晚」專欄，驚悉令郎噩耗傳來，不忍卒聽，（因由內子代讀）真是一字一淚！此並非先生個人悲痛，而凡讀悼文者亦莫不悲痛也！弟當抗戰時在桂林喪一女，固深了解此中滋味，況令郎又是經過如許痛苦而逝！

過去每讀韓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必哽咽落淚，今並「悼亡兒」而三矣，嗚呼痛哉！昔太史公嘗咒天道不公，應死者不死，而如此英才，竟如此早逝，此為何天道!?

徐平（作家）：令郎孝昌英年溘逝，令人惋惜，何況身為父母者，悲痛之情，當可想見。但見先生連日仍在報章雜誌撰稿不輟，足見不但飽有學問，也非平時修養有素者不克臻此。故敢申哀思致候，希節哀順變。

根據心理學之定義，超人與狂人往往是一綫之隔，先生當屬超人無疑，但有時哀思與用腦過度，不免會影响身體健康。先生既是名作家，自有驚人記憶力，如欲醫治心中極大之創傷，固有賴於歲月之冲淡，但最好也要常常學會「忘記」。

沒有人能夠分担你現受的痛苦，千百句的慰語也屬多餘。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勿再為死者落淚，要更為生者悲哀。尚冀一仍達觀，自珍為禱。

胡美尚（導演）：上次通電話後，弟即往台灣查看拍片外景。今天返港，驚悉令郎在美不治，心中異常悲悼。回憶您我若干年來，碰面機會雖少，友誼卻日漸深厚，而令郎與令嫒出國前，每次見面，不但深覺他倆諄厚多禮，具有較一般時下青年更出人頭地潛力，更因他倆與弟之子女年齡相若，志趣亦相當，看來倍感親切。想不到令郎隻身在外就讀，竟然感染不治之症。這或許與往日鍛鍊不足，抵抗力弱，和專心苦讀，疏忽保養有關。目前港台的教育制度不良，青年學子均以爭取考試成績為目標，體格標準日漸低落，實為未來國家發展之隱憂。

我兄家庭向來幸福美滿，驟然遭此意外，傷痛之情，不可言喻。亦

不知如何表達勸慰之意，倘希節哀保重。

蔡逢甲（報人）：令公子英年正當有爲，竟赴修文之召，同深痛悼；

世界人口雖不斷繁殖，而可敬愛之青年，眞如鳳毛麟角。令公子克紹箕裘，更難得忠孝兩全，誠堪爲國家痛失英才，而爲世道之不公悲嗟無已！

兄爲達人，但望尅節哀愁，以往者脫離苦海視之，聊爲寬慰而已！

鄧雪峯（攝影家）：閱報驚悉足下有喪明之痛，誠非筆墨可慰於萬一，惟逝者已矣，又焉知歿者不比一般在世徒受苦者之爲安？吾兄達人，倘希節制。

兩位美國留學生：

閱讀星島晚報剪下來有關「悼亡兒」的刋載，獲悉令兒去世消息，我們感到極度意外與不安。我們更不願意及不忍接受這殘酷的現實！令兒於寫給父母信中的一段話，引起了我們莫大的共鳴。我們淸楚瞭解他所要說的一切，我們有一個幸福快樂的家，亦有一雙深愛着我們的父母，他們爲我們所犧牲及付出的着實太多，而我們欠他們的亦不少。我們深知在我們還有生命氣息的時候，我們要把握並珍惜與他們共處的每分每秒。有一天，我們都會失卻這寶貴的機會及權利。

我們實在不曉得應說什麼安慰的話，亦深信安慰的話怎樣也不能抹煞你們心中難忘的哀傷，但希望你們知道在遠方有兩人對此不幸的事，寄予無限深切的同情！

劉奇平（讀者）：先生筆名人傑而亦生了一位「人傑」之子孝昌，他的確是人類之傑者。近來在讀牛馬集時，這「人傑」二字不停在我腦裏跳動着。

每晚追讀先生之傷心大作，例必手汗淋漓，驚嘆和痛切，無法言表！

孝昌君之表現與成就，充份顯示超人行跡，是皆集賢伉儷之血統與培教成果。惜天妬奪才，直如曇花一現，寧不令普天下同聲一哭！讀至尊夫人親抱骨灰歸途，不肯寄居摯友之家一節，大感心酸下淚。此中表現親情、友愛、哀痛、明理與堅忍，無不令人拍案嘆服！

我只在文字上認識先生，但從「悼亡兒」中，更慕先生之不同凡响，能在這樣的心情下執筆不懈，非強者何？故覺空言同情瑣語之不切實際，願上蒼償還賢伉儷一個永遠快樂和幸福的未來！

林照（美國讀者）：今天收到住跑馬地蟠龍道一位梁姓摯友來信，告知令郎不幸逝世。身居美國，而消息來自香港，這是多麼可笑！

今天弟寫此信，心情沉重，不知用何種方法使兄心境泰然。兄之遭遇，正所謂「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令郎之不幸夭折，兄之心境，自然籠罩着一重深深哀傷。

一個二十多歲青年，由香港與至美國求學，這段過程中，兄之金錢和心血都花費不少了，只可惜活得二十多個寒暑，弟不禁仰天長歎！

不用說是兒子，卽使是朋友，二十多年之相處，也有一絲感情存在。望兄化悲痛爲力量，將哀傷心情，寄托事業上。

江尊傑（讀者）：旬日來每於下午五時左右「星晚」送到手時，我都懷着憂鬱心情讀「牛馬集」悼亡兒！我從一字一句讀到變成一字一淚，替先生悼念亡兒的悲切。孝昌是先生獨子，從小栽培他讀到碩士，花費心血不少，而令郎又能勤奮讀書，常言道「虎父無犬子」，他正在年青有爲，欣欣向榮地學習，滿懷希望他將來克盡厥職，爲反攻復國當號手，豈料天不假年，竟奪他生命，捨其父母而去。父子天性，萬先生的傷悲，永無盡期。但死不復生，萬先生幸善保貴體，我們四百萬市民所賴的救生艇，不可無此勇士同在，否則危險。時値毛共正在倒行逆施，批林批孔，掀起第二次文革，荼毒生靈。爲七億同胞着想，萬先生請化悲痛爲力量，加倍地筆伐，使紅朝傾倒，免生靈塗炭。

萬先生，我爲孝昌傷心，也爲我兒悲懷。我有一子在大陸，二年前（二十六歲）被毛共迫害，走投無路，自殺身亡。今天我觸景傷情，寫此信時，眼淚如注。在信紙內，字裏行間，還能看出我的淚跡。

譚星如（讀者）：我家一向對閣下大作甚爲嗜讀，雖然見解各有不同，亦不失爲國家社會之諍言者、敢言者。

閱牛馬集知閣下痛失愛兒，鄙人與兒輩均深嘆天心不仁，旣賜與英俊聰明，何吝賜與高壽？中年喪明之痛，値得同聲一哭！

鄙人十多年前喪妻，一介工人，又兼母職，茹苦含辛，乏人資助，育子成材——如閣下所言之全桶水。深知失兒之悲，甚有同感，謹致慰問，希達觀珍重，因國家社會，倘需閣下之偉言讜論。

簡均（讀者）：月前讀先生旅美遊踪，看到你父子兩相逢的一幕，很爲感動。先生是慈父，令郎是孝子，父慈子孝，共叙天倫，我好像分享這份快樂。正替先生慶幸，驚悉令郎舊病復發，遽然離開這個世界，太突然了，太令人震驚！我看你的「悼亡兒」，難過得幾次掉下眼淚。世事無常，人生難以逆料，眞千古同慨，先生遭此不幸打擊，沉痛哀傷，可以想見。但憂能傷人，徒悲無益，倘希節哀，千萬珍重。我想先生是個堅強的人，經得起波濤衝擊，任何橫逆，都不會倒下。先生雖然失去一個兒子，但朋友滿天下，他們都愛你，也需要你的愛，好人不會孤單的。希望上蒼護佑你們賢伉儷。

藍海文（作家）：讀您第一天的「悼亡兒」，不勝震驚，簡直不敢相信。後來打電話給老焦，才知道這最不幸的事竟是事實，內心的感覺像我死去了一個兄弟。

不敢打電話給您，怕騷擾了您，祇有在心靈的深處同情您！

現在我相信這個世界是眞正沒有什麼「天理」的。

讀了幾天的報，使我覺得較爲放心的，是您在悲痛中抬起頭來，在這個時候，您仍然能夠工作，寫文章。對於感情方面，您是一個強人，我衷心地佩服了您！

鄧慧羚（讀者）：驚悉令郎不幸辭世，深感天妒英才。我不明白爲何會對一位「陌

生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想來這位聰穎、勤奮、爽朗而剛毅的年青人，已在其慈父筆下再度重生。他知道自己身患惡疾，仍然努力不懈，比那些愁眉苦臉，坐以待斃的人，何等英勇！誠如令郎所言，人生存的意義是愛與被愛，他已經得到了死而何憾？假如我們能早一點知道他的病況，也許會給他寫封信，讓他知道世界上有許多人在愛他，也許現在還不太遲，假如你願意的話，請告訴我們他葬在什麼地方，好讓我們去憑弔的時候讓他知道，愛他的人不祇是他生前朋友所認識的人，也有他死後無數的朋友。

令郎完美的形像，將留在我們的腦海，他雖死猶生，令郎英靈有知，知與閣下同感光榮！

小子甘保（讀者）：前數月還在「牛馬集」與「萬人雜誌」之「旅美見聞」中得知先生暢遊美加，與子相聚歡樂之情。

數天前驚見「牛馬集」中出現「悼亡兒」三字，讀畢全文，得知孝昌世兄不幸逝世。先生驟失獨子。心情之痛苦，使人感動流淚。孝昌世兄求生存堅強意志，使人敬佩。

萬先生，我現時抱病寫這封信，早已想寫信給先生，無奈自星期天患感冒，至今仍未痊癒，未能執筆。今見先生在「牛馬集」中悲悼愛兒之心情，如此動人，故抱病也要寫這封信。

我爲痛失一位這麼有前途的青年，更爲我國失去一位人才而感可惜，從先生文中得知孝昌世兄雖留洋，而未隨波逐流。不像海外「學人」「高級知識分子」或現時本港大專學生一般，盲目崇拜思想左傾，深感高興。在海外的中國青年中，特別是身受民眾錢財而上大學的青年中，還有人是清醒而不受迷惑！

先生，我心情沉痛，不能以文字表達出來。請原諒我這個在特殊殖民地奴化教育制度下的產品——中英不通，胸無半點墨水的學生。我感到慚愧，不能以適當的文字表達自己的思想，我對我拙劣的文筆感到遺憾。我已盡了力去寫，先生，我想我如果是一個作家，文學家，有文學修養該多好！我可以寫出我無限沉痛悲哀的心情。

這封信已花了整晚時間，不知擲去多少張紙。

莊子對生死看法，以生乃自由而生，而死亦自然而死。

生如死，死不可知，則無論以死爲禍或爲樂，均爲不對。想先生對此必明其理。請節哀順變，雖然失去一位年青的戰士，相信仍有千萬正義青年，反共戰士爲從事自由與民主而奮鬭！

何寬錦（讀者）：驚悉先生有喪明之痛，至表同情。令郎年少有爲，品學兼優，遽遭夭折，實深惋惜。難怪先生所撰「悼亡兒」一字一淚。然天下事無常，有聚必散；有生必死，佛說因緣，緣合則聚；緣盡則散，故生是死之因，死是生之果，明乎此，不必過度悲傷，先生達人，毋庸喋喋。至云令郎生前仁愛爲懷，蟲蟻不踐，竟不能長壽，似於因果之理，不無懷疑。須知佛說因果，必通三世，（過去、現在、未來），今生造因，今生結果者，謂之現報；今生造因，來生結果者，謂之後報；今生造因，第三生或更多生結果者，謂之生報。令郎今生既造此仁愛善因，他生必得善果無疑也。先生多年來的作品，俱提倡道義，大聲疾呼，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善因既種，景福隨來，可預卜矣。請節哀珍重，至盼至幸。

文娟（讀者）：你的大文，我每晚必讀。近見悼念令郎第一篇，使我看了，每晚都眼紅一次。現在世界，怎麼會好人反而死得早？像令郎那末好的一位青年，竟患上這種奪人命的絕症。我亦想到，一年爲了胞弟，不顧一切，返回上海三次，他亦是個絕頂好人，肯遷就人，肯吃虧，但怎想到七二年五月，據廠醫說是患肺病，一般人以爲肺病在醫藥昌明的時代，不會有生命危險。但在七二年十二月三日，卻因喝了一口葡萄酒，覺得不妥而吐出第一口血，上海家人即刻打電話來求帶特效藥回去，我做姊姊的即刻買了一萬多元各種治肺癌的藥回去，有些是二百三十元一針日本貨的新藥，爲了救命，第二天就動身回到上海，見他還笑相迎，可憐老父母緊張到發抖，知道舍弟生了此病，等於判了死刑。這次我在上海逗留二星期，開刀那天剛動身，後來他們打電報來說動過手術，只切了右肺三分一，不多時又有信來說已轉移到肋骨，因此右腳痛不能伸直。據說肺癌有幾種細胞，當痰裏檢查時是鱗型，但開出來卻是腺型，所以帶去的藥不能用。過了三個月，又帶了另幾種藥回去，那時他已行動不便，尤其是照X光後看他更痛苦，可以說全身都痛，然後我又回來帶另一些藥物再回上海，這次我一進家門，就知這次一定是最後一次面，全身都有一粒粒像粟子那般塊狀突出，這是腺狀癌細胞發展到全身，痛的樣子，人見人憐。別人又不能替他代受。到最後半月，話亦不會說，只是腦子清醒，整天摸着老母的手，有時拉得很緊。在這一年中，我們在香港的姊妹，在上海的父母兄弟等，都像在人間地獄中。

萬先生，現在你最主要是安慰你太太，她所受的打擊不能用筆墨形容的了，希望她能信任何宗教，作爲心靈的寄托。

逃亡者（讀者）：驚悉令公子病逝，一字一淚，感人至深。這不僅是您們的損失，也是我們自由人士的損失。

孝昌兄在您們薰陶下，那麼聰敏、勤奮、正義，中華民族的復興，正需這樣的青年。您的大文寫得好！我們因爲失去這好青年而悼念，激發青年一代學習的高尙氣質，肩起時代使命。

我是個逃亡者，我母親那麼愛我，我遙祝母親長壽，在神前祈禱，願以自己的壽命延長母親的歲數，母親日夜盼望重返神州，讓我們有重叙的一天。我拚命工作，一方面盡可能寄多點錢給她，讓她買多點吃的；一方面積蓄點，希望一步步做起來，雖工作辛苦，甘之如飴。母親總是說，不管怎樣，我能來到香港，得到自由，她便萬分快慰。有偉大母愛鼓勵，我只要能給母親安慰，工作辛苦也感幸福。晴天霹靂，病魔奪去母親，使我精神崩潰。大陸如虎口，如果進入虎口，能使她復生，我會欣然而去。可恨毛共使我在母親生前不能晨昏定省，母親逝世時不能送終扶柩，這是什

麼世道？母親去世使我感到生存失去意義，生活失去樂趣。在毛共暴政下，母親飽經憂患。她常說：若非希望有重見自由的一天，這樣的日子，過下去有什麼意思？長夜未過，殘燭已盡。「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母不在」，怎不教人痛斷肝腸？

萬先生是自由號手，您的指導使孝昌兄有正確人生觀，希望對國家民族的凜然大義和時代的責任，分散您的哀思。

黃凌波（讀者）：連日拜讀尊文，至第十篇不忍卒讀，不禁一洒同情之淚。

回憶一九六七年後，有一段時期深為先生耽憂，但從羅澧銘先生生前口中得悉先生意志堅強，十分達觀。證諸今日之事，假如他人遭此不幸，幾難執筆，即執筆亦不能成文，還能連續寫十多篇，確有過人之處，果如羅君所言。我尙有什麼話可以安慰？不過死者已矣，悲傷無益。好在掌上明珠多才多藝，十分孝順，足以為賢伉儷唯一之開解。且人生之意義，在對社會有所貢獻，萬望保重金軀，將為社會作多多貢獻，謹致萬二分敬愛之忱。

許世宏（讀者）：「牛馬集」是我必讀文章。自從知道令郎在美逝世，現在讀「牛馬集」是一種難過的痛苦，心情非常沉重。（以前讀「牛馬集」是一種刺激）我也不知道用什麼文字語言來安慰你才好，我謹向令郎致萬分悼念之外，還請先生暨尊夫人保重身體為要！

黃毛丫頭（讀者）：我敬重你這硬漢，你不愧為「萬人之傑」！

鄭儒超（讀者）：我許久沒看過如此眞實而感人心肺的文章，但很可惜內文的主角是令郎。我一直拜讀尊文，到現在「一束鮮花一罈灰」。萬先生，這篇文章寫得太好了，我所謂「好」，是以你現在這種心情，能寫出句句使人看了心痛的文章。這幾日每當我拜讀你的文章時，自己心裏在想着你寫文章的心情。「天下父母心」可全在你這篇文章內表露出來。

現在不幸的事已過去，正如你文中所說：「事情到這田地，必須先顧生存的人。」望萬先生及尊夫人多保重，同時也在此致萬分之悼意。

翁益信（讀者）：這數天讀你為愛兒永逝寫出的文章，不由進一步敬佩你的偉大。在悲傷和打擊之下，尙能執筆寫出動人文章，這是多麼堅強！不但當事人——你悲痛，我的內人看了也為你流熱淚！

化悲痛為力量，這是空洞的，可是你做到了。

我們唯有空洞地向你慰問，希保重自己身體，為社會獻出更大的力量，喚醒不知死活的人類！

施燕萍（讀者）：閱報驚悉令郎病逝美國，看後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三細讀，仍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令郎品學兼優，生性純良，如今天妒英才，雖然我沒有見過他，但自有「牛馬集」以來，我一直是它的長期讀者，先生所寫的美加遊記，和子女團聚歡樂的情景，猶在眼前。夢想不到，事隔數月，竟會發生這不幸的事，令我感到無限嘆惜！這不但是你們的損失，也是社會的損失。你倆傷心難過，在所難免，但人死不能復生，尙望節哀順變，多多保重。

左錦洪、李潤新（社會服務會副主席、秘書）：閱報驚悉令郎孝昌兄二月九日病逝美國，不勝惋悼。令郎聰慧勤敏，格遵庭訓，功言並立，指日可期。獨惜絕症牽纏，長違膝下，蘭芽甫茁，疾雨遽摧。固傷西河之痛，亦歎棟樑之毀。雖則玉樹春凋，想已懷愛長眠，萬望達人知命，勿作無益之悲，尤幸掌珠在握，當可承歡，尙希曠達為懷，逆來順受，是所企盼。諸惟珍重，區區不一。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除夕感懷

董力行

(一)

久客南疆鬢欲絲　雄心已不似來時
西裝英語閑觀舞　古典中文更作詩
范蠡舟輕抛舊業　陶潛菊好茁新枝
強歡一笑燈前醉　照眼河山濛酒巵

(二)

乾坤莽莽聆河清　昂首天台百步行
子弟八千兵久散　人民七億淚長傾
旌旗東海雲邊黯　歌舞西湖眼下明
宗慤何期風不遇　廿年撫髀愧收京

(三)

板蕩中原望冥濛　反攻歲歲悵言空
諸公不作還都計　壇主猶存故國風
一夢槐枝傷草草　百年人壽感匆匆
時光覇業隨流水　淘去英雄萬古同

(四)

束髮芸窗學治平　少年戎馬事澄清
空懷彝鼎千秋志　枉費輪蹄萬里行
黨禍循環迷六合　國魂繼絕誓三生
憤看盜跖擅謏頌　偉大聲聲罪惡盈

甲寅元旦時事感懷

蕭希顥

(一)

世事如棋局局新　朝秦暮楚挺天眞
風雲變幻誰能測　安得桃源好問津

(二)

忽傳孫子演兵法　又報淮陰登將壇
鷸蚌相持何日罷　萬民生計總艱難

希顥先生爲本壇新友，其詩。平仄音韻均佳，有登壇之資格。詩壇雖非龍門，而確有聲價，本雜誌，行銷世界，各地詩人，皆喜閱讀，來函獎勵，多致好評。所謂文人結習。聲氣相求，一句好詩，能令人永記不忘。高雅之懷，非普通情誼。可得相比。推敲和唱，互致心聲，熟魏生張。以文會友，其中樂趣，俗人無法領畧也。壇主致意蕭先生。

甲寅燈節題闔家小照 新春試筆

王棠華

溷跡香江廿四年　闔家歡聚映眞全
傭書寄趣聊堪慰　之術匡時獨自憐
笑領兒孫娛膝下　酣吟詩酒置燈前
回頭往事渾如夢　閱歷艱難勉着鞭

郊遊即事

鄭維珍

(一)

筵開嶺下接晴暉；士女紜紜浴海沂，一曲霓裳聯唱後，千騎箭手射潮威，日邊雲擁花三徑，石上琴橫柳十圍，亭外萋萋芳草遍，王孫留戀正依依。

(二)

長郊草色綠無邊，蛙鼓交鳴上下田，一道羊腸斜出市，大川烟水遠連天，雲開日麗歌黃鳥，風定蓮香放畫船，最是午陰楊柳路，遊人如織酒如泉。

鄭先生詩，音韻平仄，全部符合，對仗亦工。惟詩中所云，並非事實，風景人物，亦非香港。「千騎箭手射潮威」，五代時。有錢塘江射潮。今日此間。絕無此事。弓箭武器，亦經早已淘汰。石上琴橫，古代畫圖中有之。今不復見。麗歌黃鳥，風定蓮香，是長江下游江南風景，香港既無蓮塘，亦無黃鳥。蓋禽鳥遊翔於林木，此間高樓大厦，樹木不多，人到香港，住屋困難，鳥來香港，無處棲宿，亦感謀生不易，該詩，如寫杭州西湖，則爲眞實情景，詠香港郊遊，是爲憑空幻想。詩貴寫實，描述當前事物，後人據以爲時代背景之考證，若無其事，不宜入詩也，壇主推評。

奕棋

袁暘照

消磨永日客途中　詩洒情躭奕興融
一着差池傷舊事　十年生教振新風
心存帷幄三邊策　力抗艱危兩面攻
祇識行田應愧我　留將肝膽護元戎

前題

前人

屈志夷居晝漏長　紓衡世局細商量
懷才輒擲誅奸署　挾技難書治國方
隔岸北瞻悲伯仲　委身南托看炎涼
機緣許我行車馬　並砲連環復故疆

賞紅葉

前人

歷盡風霜兩鬢絲　殘冬每怨落紅遲
胸中尚印羈牢恨　筆下難吟賞美詩
已了情懷希慕艾　祇留名節待匡時
御溝題葉無緣份　一任嫦娥自弄姿

偶感

林參天

(一)

智雄力大氣宏恢，一矢雙鵰左右開，奸狡得來奸狡去，仗仁費盡仗仁回，鄧通富有身飢死，顏子貧窮志占魁，善不求人天福祐，文王經始享靈台。

(二)

渾渾噩噩天過天，飯飯茶茶年復年，擾擾攘攘千底事，甜甜黑黑夢安然，晴晴雨雨晴再雨，海海田田海又田，有有無無休嘆息，貧貧富富莫埋怨。

虎年有感

韓雨化

山中威振久知名　未出叢林百獸驚
城社喜將狐鼠少　山河愁未妖魔清
治民但願無苛政　懲盜應施用重刑
冀度牛年來盛世　笙歌同奏享昇平

前題

前人

一聲長嘯谷生風　百獸驚聞盡匿踪
雖被狡狐威假去　而今世上亦稱雄

春感

林哲齋

千紅萬紫又新春　墨客騷人吟句紛
覩物興懷增感慨　愁思觸景不忘君

甲寅春詞

林哲齋

園林現春色　旅人思故鄉
覩物徙興嘆　仰頭噓氣長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三四 新37 期）



「釣魚圖」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三四期(新37)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三四期(新37)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三月廿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厦十樓A座 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二次文革」江青「掛帥」

上期本刊根據中共過去公開的資料，肯定目前在大陸上開展的批林批孔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雖然，中共正在進行「二次文革」已無疑問，那麼是由誰發動和領導的呢？雖然，本年二月二日「人民日報」以「把批林批孔的鬪爭進行到底」爲題的社論一開始就說：「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下，一場羣眾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鬪爭，正在各個方面展開」。本刊於中共批林批孔運動一開始，就指出這次政治鬪爭是由毛江集團所發動和領導的新的派系鬪爭。對於周恩來如果不被整肅已算是毛澤東的「皇恩浩蕩」，至於發動甚至是領導此次運動根本沒有他的份兒。

本刊係根據中共要求批林批孔要「聯繫實際」作出上述估計的。中共在要求「聯繫實際」中強調：「要批判那種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和「反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右傾思潮」。否定上次「文革」當然就是否定「親自發動和領導」上次「文革」的毛澤東的「英明」和什麼「偉大」，而所謂「新生事物」，包括「文藝革命」、工農兵上大學、「五‧七」幹校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及「老中青三結合」等等，然在習慣上中共總是把「革命樣板戲」放在一連串「新生事物」之首，根據中共要求「聯繫實際」所要批判的內容看，清楚地可以看出：毛江集團在大陸上受到反對和攻擊，所以，他們兩公婆「拍硬檔」，加上文革派的一些大小嘍囉襄助，以批林批孔爲烟幕，發動了這次新的「文革」運動。

本來，中共「十大」上「選」出的五個副主席和九個政治局常委名單中，都沒有江青的份兒，她只是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員之一，論說：中共上層派系鬪爭，只有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家」，還輪不到江青，可是，因爲她是毛的「愛人」，不但事事插手，且有跡象顯示，她將通過二次「文革」，壓服甚至打倒反對她的右傾保守集團，從而奠定未來接毛澤東班的地位。在大陸上，過去每逢提到「革命樣板戲」，經常冠以「江青同志親自培育的」幾個字。這好像是說：「樣板戲就是好」，江青「確有幾度散手」。然自「二次文革」開始以來，大陸宣傳工具卻沒有提到她。上月廿八日北平「人民日報」刊出署名「初瀾」寫的那篇「評晉劇『三上桃峯』」文章發表後，大陸上立即掀起一個批判「三上桃峯」這個「大毒草」的熱潮，並顯示出「二次文革」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也就是說中共的派系搏鬪血劇的「正本戲」就要開台，不然「毛門女將」是不會由幕後跳到台前「掛帥」的。

三月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刊出「中國京劇團」署名「更堅」寫的一篇批判「三上桃峯」的文章：「鏟除毒草反擊逆流，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文章針對「三上桃峯」的「炮製者和支持者」叫嚷「這個戲好就好在突破了樣板戲的框框」這一點指稱：「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激烈搏鬪中誕生的革命樣板戲，是我們黨的財富，是整個無產階級的財富。它凝聚着江青同志多少寶貴的心血」。並說它「是革命人民的戰鬪號角，是打擊帝、修、反的精神武器」。接着又指出：「對同一個事物，不同階級有不同的看法。廣大革命人民歡呼革命樣板戲好得很，而『三上桃峯』的炮製者和支持者卻胡說什麼『突破了樣板戲的框框』，正好暴露了他們妄圖復辟的狼子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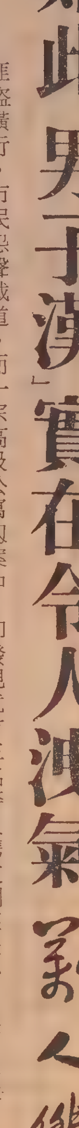
照這篇文章的說法，所謂「革命樣板戲」可眞是「好得很」。其實，這位「更堅」先生的文章「更好」。特別是「江青同志多少寶貴的心血」那一句，尤爲畫龍點睛神來之筆。値此「二次文革」逐步深入之際，揪出了「三上桃峯」這株「大毒草」，同時，也捧出了當年有「文化大革命英勇旗手」之稱的「江青同志」。這不僅證明江青是「二次文革」的僅次於毛澤東的主要發動者和領導者，更點明了中共左派爲什麼要發動「二次文革」的部份原因。

批判「三上桃峯」是「二次文革」的升級，江青及時跳出來「掛帥」，復證明接着該是在內部進行大規模的整肅。不過，可以看出：「二次文革」還要繼續搞下去，因爲對江青上台威脅最大的周恩來還在北平不斷地進行活動。



新聞以外

警員攜槍鬭室・遇匪跪地求饒



匪盜橫行，市民怨聲載道。而一宗高級公寓刼案中，卻發現竟有三名警員攜友鬭室談心，遇到匪徒，兩名繳械扮蟹，一名跪地求饒，如此「男子漢」委實丟人，我們市民老百姓希望這種人替我們保護生命財產，結果會怎麼樣？這是一則十分使人洩氣的新聞。

「跪地求饒」是「人急智生」？

一班男女匪徒刼假日別墅。假日別墅在九龍塘富人住宅區，是一家「純粹租房」的公寓，專供情侶鬭室談心的，按時收費，因內部陳設華麗，收費相當高，不是一般市民老百姓有能力光顧。匪徒行刼之夜，二十一個房間，十八個有客，據報章所載，其中兩位住客是警方人員，他們也是「攜友」到來鬭室「談心」，匪徒光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因此連他們的「炮仔」也被匪徒繳去。

事後，又揭發一宗「內幕新聞」，原來當晚住客中不只兩名警方人員，還有第三名，不過此人「人急智生」，向刼匪「跪地求饒」，請他們千萬不可繳械，否則炒魷魚、燉冬菰、唔得了。據說「盜亦有道」，居然「網開一面」，事後這警方人員在垃圾桶內撿回手槍子彈。

如果這「故事」是眞實的，相信許多市民和各方都有同感。那就是㈠十八個住客中，警務人員就佔了三個之多，爲什麼警務人員那麼喜歡在這種高級公寓「休息」？幾十塊錢兩小時的房租，是不是「超過他們薪酬的享受」？在調查刼案之餘，廉政專員是否也應進行調查？㈡跪地求饒是否屬於「人急智生」？我們市民老百姓的生命財產需要警務人員保護，有槍在手的警務人員見到強盜尙且跪地求饒，我們手無寸鐵的市民，應該怎樣？

還有一點，類如假日別墅這種高級公寓，目前在香港九龍有如雨後春筍，十分多，是否每一家都像假日別墅那樣，十八人中有三名是警務人員？每個晚上在高級公寓裏休息的警務人員究竟有多少？

另一疑問是：他們到這些地方，攜了配槍，準備對付什麼人？是強盜嗎？但強盜出現了，他們卻把手槍交出，或跪地求饒，那麼，攜有手槍而不提高警惕，槍有什麼作用呢？難道是爲了拿去奉送給匪徒做世界？

跟匪徒講「道理」

道風山宗教友誼會主任牧師陳道沛，老萬也認識，公認是一位「好好先生」。他經常把出版的雜誌和著作寄給老萬。想也想不到他竟會死於暴徒利刃之下。有些報紙說他「抗匪」被刺，也有些報紙說他遇到兩名飛仔向他行刼，卻跟匪徒「講道理」，飛仔一怒之下，連刺他幾刀，傷重倒地，終於不治斃命。老萬未嘗目覩當時情形，但憑情度理，認爲後一說較可信。他是一位牧師，也許習慣成自然；也許認爲耶穌的道理可使匪徒受到感化，因而被刼時還跟匪徒大談道理，由此竟召來殺身之禍！

錢財身外物，相信陳道沛牧師口袋裏也不會有很多錢，就是給匪徒搶去，也不會使他生活和經濟受影响；他也不會吝嗇到捨不得給匪徒拿走一點錢而跟他們拚命。他是善心的人，一定覺得這麼年紀輕輕的青年人，誤入歧途，十分可惜，試圖把他說服，希望他改邪歸正，做個好人。這是身爲牧師的菩薩心腸使然，他善良的心也不會想到這樣會激怒匪徒，竟然兇悍到以利刃貫穿肚皮。

不過，我們局外人看來，陳道沛牧師此舉，未免太天眞，跟強盜說教，何等幼稚！何況黑社會間，流行一種邪說，認爲打刼而不見紅，會不吉利，因此有些匪徒不論得手與否，例要事主「見血」。

釐訂法例的人認爲對強盜施以嚴刑不合人道，因此搶刼殺人的匪徒，即使法官和陪審員認爲有罪，判了死刑，港督也可運用權力，予以赦免。這與匪徒的兇殘行徑，剛好成強烈對照。一位與世無爭的和善傳道者，居然死於暴徒利刃之下，眞不明白何以上帝使他們生就人的形狀，卻給他一副豺狼的心腸？老萬對陳道沛牧師的遭遇，寄予無限同情，這個兇殘的社會，太多人失落了人性！

汽車不該視爲奢侈品

夏鼎基提出下年度財政預算，大幅度增加汽車牌照費、汽車登記費、停車費等，三管齊下，目的無非要「減少私家車」。似乎，改善香港交通，減少私家車是不二法門。

這一點，遠自薛璞任交通事務處長時已下一個「定義」，凡擁有私家車的就是「社會罪人」，這一點，倒也符合共產國家過幸福生活的人民的社會情形，除共黨高級新貴，絕對沒人擁有私家車，因此，大陸沒有社會罪人，有之，唯共黨高級幹部耳。在本港，打工仔亦有資格擁有一部錢七汽車，因此，香港社會罪人把香港的道路擠得水洩不通，如不加限制，罪人越來越多，所有馬路，便有爆棚

之虞。

惠柳新接任運輸署長後，對私家車的態度，和薛璞政策一脈相承，而且青出於藍，做得比薛璞還更徹底。不過，老萬以前說過，禁絕私家車是行不通的，香港汽車市場雖然世界各國產品都有，但英國也有一定銷路，現在市場給香港政府的新政策打垮，一窮二白的英國佬怎會毫無表示？事實上，夏鼎基瘋狂加稅的建議，無非使汽車成爲富人的專利品，這一來，也越顯得出香港貧富懸殊的病態。

非官守議員在立法局會議中對夏鼎基的不合理作法提出異議。他們注意到這問題是可喜的。香港是自由社會，不同於大陸。如果富人才可坐私家車，一般市民只許坐公共車，和大陸的情形十分近似，此間富人也成了大陸高級共幹一般的特權階級了。政府要開闢財源，方法很多，議員們認爲增加「間接稅」和「賣地」都是巨大的財路。

停車場的合理利用

政府停車場之興建，原是爲了方便駕車人士在市區停車，好去辦事。自有政府停車場以來，雖然收費「調整」多次，在目前物價情況下，還算合理。可是在夏鼎基的新預算，隨車牌狂漲，又來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幅度調整。按照新辦法，最初四小時爲每小時二元，五至六兩小時爲三元，六小時以後，每小時收費六元。如果一部汽車在政府停車場停放二十四小時，今天早上八點開進去，明天同樣時間開出來，便要付停車費一百二十二元。如果是老爺車，停了兩三天，把車子拿去劏了，也不夠付停車費。如此高昂的停車費，令人乍舌。

過去，政府停車場有「月票」發售，每月二百元，任何政府停車場，只要有空位，就可停放，許多人在中環上班的人，雖然要盡早上班才有空位，究竟還算方便，因此買月票的人很多。據說，新方法不設月票，停車不論晝夜，都以時間計算。因此，最受影响的便是在中環辦公的「駕車人士」。

夏鼎基提出這新收費方法，是爲了配合對付私家車的交通政策措施，汽車開到中環，無處可停，車子已無用處，要不賣車也不成。

不過，車主賣車不打緊，老萬頗躭心中環幾個政府停車場，晚上一定空空如也，誰會花六塊錢一小時停在那裏？那麼，政府最好在晚上利用這些停車場作小販擺賣場或大牌檔。

這樣利用不是老萬發明的，各位試看看，港澳碼頭的停車場，白天停車，晚上不是變了平民夜總會嗎？幾個政府多層停車場如果無車停放，也可作同樣利用。不過每檔六蚊一小時，小販也會嫌貴。政府把香港鈔票看得太賤，叫市民老百姓對它那有信心？

的士司機的苦經

的士司機本該皆大歡喜的，要求加價，幾年沒有如願，現在不但批准加價，而且有如威爾遜厚待煤礦工人一樣，比他們所希望的收穫尤大。九龍的士原只要求一元五毫起表，現在爲了與香港的士劃一收費，一律二元，比他們希望的多了五毫。雖然，今天五毫的代價，還不夠買兩枚麵包，但山大斬埋有柴，一天走一百幾十轉便多了一百幾十元進帳。不過，加價後，老萬曾跟一位的士司機談論過，加價雖說對他們的入息有幫助，其實只益了車主，的士司機實際好處不多。老萬不明他的意思，許多的士是車主與司機憑表分帳的，銀碼大了，他們自然也水漲船高。可是司機搖搖頭說：你有所不知，誠然我們是和老板分帳，不過，乘客小帳是司機的外快，小帳是筆可觀的收入。近來坐的士的人似乎都比以前濶綽得多，普通坐了一元六甚至一元四，給兩元大多數免找，剩下四角或六角就是小帳了。他們覺得，報紙也賣到三毫一份，給四角小帳，不過一份報紙多點，不會計較，可是加價到兩元起表後，以前坐一元四或一元六，現在就是二元四或二元六，銀碼大了，他們不免有點肉痛，因此多數不再給小帳。所以的士加價後，表上的收入增加了，司機小帳卻大爲減少。

因此，那位司機不由慨嘆，其實，加價是益是害還很難說，正所謂有辣有唔辣。這次港九的士全面加價，對的士司機不一定有好處，坐的士的人也精打細算，把多收的一元，作爲小帳，和他願付的，只不過相差兩三毫，搭客照新定價付給，不予小帳，便沒加重負擔。可是，的士司機卻因加得減，他們分帳的收入，未必好過以前。車主方面則顯然大有不同。不過，這也應該，汽油漲了幾倍，他們增加的收入，未必足以彌補，不過世界難撈，也無可如何了。

同遮唔同柄

物價漲了，公務員要求加薪百分之二十。今天的物價漲幅已不只百分之二十，公務員的要求即使獲准，也追不上物價指數。但如果公務員的要求一旦獲准，物價又將跳升，且跳升的幅度可能不只百分之二十，則公務員的要求獲准了，到時候可能只是數字遊戲，他們所得，不過是個「吉」。

因此，許多人認爲，與其加薪，不如政府拿出辦法，不讓物價暴升。平抑了物價，等如給公務員及市民大衆一律加了薪。

香港雖施行自由經濟政策，一切物價，由供求率而定，貨疏自然上漲，貨多自然回落，不過，囤積居奇，壟斷操縱，也可以獲得暴利。不久之前，有些紙行因紙價飛漲，每天價錢不同，因而實行封倉，不肯出貨，使到紙價愈搶愈高，他們獲利也倍增。取締囤積是平抑物價的最有效方法，同時，政府也該限制利潤。譬如，百分之二十爲合法利潤，商人居奇求取暴利，就是違法。

雖然，這是違反自由社會的精神，但政府也應該有責任維護大衆利益。如果政府以統制米價的手法，同時施諸其他主要糧食及日用必需品，相信對目前動盪不安的民生，一定大有幫助。公務員要求加薪值得同情，尤其低級公務員，生活相當困苦。也由於困苦，很容易使他們走進貪污之途。不過，另一方面，高高在上的高級公務員，情形卻迥然不同。試以新設的廉政專員姬達爲例，他每年收入四十六萬元，還有大筆退休金可拿，一個擁有一千幾百名員工大機構，未必可以賺四五十萬一年，他當然不會躭心物價波動，也當然可以做個「廉潔」的公務員，比起低薪公務員，不可同日而語，生活分分鐘受物價波動影响，加薪要求是合理的。

中共「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幾項實際問題

項楚

「批林批孔」的發展過程

中共從一九七〇年九月共黨九屆二中全會毛、林權力鬭爭公開化之後，立即以「批修整風」對內稱「批陳（伯達）整風」爲名，在共黨內展開以學習六本馬列主義書籍和五本毛著作爲主的「看書學習」運動。並以此爲基礎，對幹部和羣眾進行全面的「社會主義路線教育」。一九七〇年九月「林彪事件」後，這一「批修整風」對內改稱「批林整風」運動，把「文革」前後的一切不得人心的暴政責任，都推到「劉少奇一類騙子」的身上。去年八月共黨「十大」開過後，「批林整風」始對外公開，指名批判林彪，給林彪列出五十多條「反黨」「反社會主義」「叛國投敵」的罪狀。但是這些羅織強加之罪，不能服眾，各地都反映：「批不深」、「批不透」、「批不下去」。到去年十月末，在學習「十大」文件和學習兩報一刊「十．一」社論的同時，又逐次展開「批孔」運動。

早在去年八月，報刊上已有「批孔」的文章出現，初時僅在教育、學術界內部進行學術性的批評討論，後來逐漸擴展至地方共黨組織和各基層組織。當時的「批孔」不僅全面否定孔子思想，並且是與頌揚秦始皇同時進行的，吹捧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中央集權政府的功績，批判地方割據、地方分權，指爲是復辟、復舊，結果到十二月，大陸的軍區人事進行了一次大的調動，大大削弱了與「宮廷派」抗衡的地方軍人實力派的勢力，「揚秦」的運動才告一段落。

今年年初，共黨在中央「中發一號文件」指示「全面深入批林批孔」，說林彪罪行的思想根源就是孔子思想。這一運動目前正在以羣眾運動的形式如火如荼地展開，它目前是與「反潮流」「反修正主義回潮」的運動結合進行的，並且已經在大陸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混亂。

但是目前這場運動，其目的究竟何在？和這一運動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這是值得我們認眞究研而不應輕率武斷去做結論的問題。以下僅就這兩項問題試做一初步分析。

「批林批孔」要聯繫什麼實際？

最近各地報刊社論紛紛提出「批林批孔要聯繫實際」，資料上說：「批林批孔必須正確解決聯繫實際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批林批孔鬭爭要麼就會過頭，要麼就會走偏方向」。可見它所要聯繫的實際，就是它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大體集中在下列四個方面：

㈠「林彪集團把孔孟之道作爲陰謀篡黨奪權的反動思想武器，聯繫實際首先就要聯繫林彪集團的陰謀和罪行，批判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不聯繫這個最大的實際，就會揀了芝蔴丟了西瓜。」

㈡「聯繫實際還必須聯繫當前路線鬭爭的大是大非問題，批判那種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反對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開歷史倒車的右傾思想和右傾勢力」。「否定和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現階段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向毛主席革命路線反攻的集中表現。對於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大謬論，對正修正主義路線回潮復辟必須迎頭痛擊」。「能不能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在各項工作中是否眞正貫徹執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這些問題對每一個領導同志都是一個檢閱，我們不能迴避，而要敢於揭矛盾，促轉化，要開展積極的思想鬭爭。在學習批評的過程中邊批邊改。對於羣眾提出的批評意見，一定要採取熱忱歡迎的態度，凡是應該解決而又能夠迅速解決的問題，要迅速解決。」

關於這方面，資料中還提示了下列一些具體的內容：

⑴「教育廣大幹部和羣眾要繼續革命，反對復辟，要前進，反對倒退，要熱愛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堅持老、中、青三結合原則，堅持教育革命、文藝革命、衞生革命。」

⑵「要通過批判林彪鼓吹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論』，對幹部和羣眾進行奴隸們創造歷史的教育，堅持黨的羣眾路線。」

③「要通過批判林彪販賣的『中庸之道』，教育幹部和羣眾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鬭爭哲學，堅持階級鬭爭，堅持兩條道路的鬭爭，堅持路線鬭爭，反對折衷主義，反對老好人主義。」

④「要通過批判林彪叫嚷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反動觀點，教育幹部和羣眾熱愛社會主義勞動，要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要教育子女聽從學校和地方黨組織的分配，上山下鄉向貧下中農學習。」

⑤「要批判林彪妄圖投靠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

㈢「聯繫羣眾還要聯繫孔孟反動思想的影響，同舊的傳統觀念徹底決裂，改造世界觀，有一些剝削階級的傳統觀念，如輕視勞動、蔑視婦女、看不起工農羣眾、看不慣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崇洋復古、以及走後門之類的不正之風在批林批孔鬭爭中引導幹部羣眾自覺的清除這些流毒。」

㈣「聯繫實際，一定要牢牢掌握鬭爭的大方向，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特別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有人說，孔孟流毒人人身上都有，所以人人要做自我檢查。這種說法是錯誤的。羣眾自己會在運動中教育自己，根本不存在什麼人人檢查的問題，搞人人檢查，就必然走偏方向，把鬭爭引向邪路。」

「批林批孔」的眞正目的何在？

從以上這些資料，我們大體可以得出結論，中共當前發動此規模的「批林批孔」運動，其主要目的有二，即：

第一、整肅反對「文革」，反對「文革」中的新生事物，與中共政策路線有抵觸的那些共幹。資料說：「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羣眾」，這就意味着至少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幹部和羣眾將被鬭被整。

按中共各級組織現在當權的第一把手，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文革」期間憑「奪權」或「軍管」而由共軍派出來的幹部，他們基本上是與林彪的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現在反對「文革」中的新生事物，搞「修正主義回潮」的也就是這些幹部。同時在幹部隊伍中，還有比這些幹部數目稍少的「解放幹部」和這近一二年間新提拔的年青幹部，換句話說中共組織現有三套幹部。二月十五日蘭州化工廠的工人貼出一張「大字報」反映說：「目前我們廠一些單位借調整充實之名，大量往機關調人。結果機構越來越多，越來越大，這個科，那個室五花八門，名目繁多，造成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這就是倒退，就是回潮。它違背了毛主席關於精簡機構的指示，不利於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更不利於反修防修。這樣下去必將造成機關脫離羣眾，幹部脫離羣眾，脫離勞動，走上邪路去」。

這就是要大量整人的信號。我們可以預料，現在當權的與軍中有聯繫的這批幹部和大部份「解放幹部」將被整肅下放，而當權的「第一把手」將由年青的新幹部來接替。這樣一來，「宮廷派」的勢力就可在基層全面奪權，他們的勢力就可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因爲這一兩年提拔的年青的新幹部，幾乎全是屬於去年新建的在「宮廷派」掌握下的「工會」、「共青團」、「婦聯會」、「貧下中農協會」組織內的幹部。從這個角度看，「批林批孔」運動實質上是毛澤東安排後事的另一重要步驟。

第二、堅持執行毛澤東的左傾冒險的政策路線。因爲這些年青幹部都是沒有工作經驗只會喊口號的狂熱分子，他們執行毛澤東的左傾路線不會顧到人民羣眾的痛苦，毛澤東的暴政才能得到貫徹。同時毛澤東在世之日，也還不會搞「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前一段在各項政策上的退卻只是一時權宜之計，一因「文革」造成的混亂還未恢復；二因當時主要爲解決林彪的反毛勢力；三因毛澤東的準備工作還沒有完成。如果這次基層幹部大換班完成之後，林彪反毛勢力也清除得差不多了，毛澤東將會恢復其一連串的左傾冒進政策。因爲不那樣，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罵劉、林是修正主義，他的原告地位就將變成被告了。

「批林批孔」會不會帶來政策的變化？

從表面上看，共黨的內外政策都有變的跡象。是否眞的會變呢？我們的看法是：

㈠對外政策目前不會根本變化。共黨對外政策的目標是埋葬資本主義，實現「世界革命」。根據每個不同的時間它會有不同的策畧變化。共黨現階段的策畧是根據當前的國際形勢設計的，國際形勢的基本未變，所以它當前的策畧也不會變。

共黨當前的策畧，就是把美、蘇兩個「今天的敵人」一分爲二，分成「主要的敵人」和「次要的敵人」。聯合「次要的敵人」美國去打擊其「主要的敵人」蘇聯，是它當前對外策畧的主要特點之一。周恩來在共黨「十大」的政治報告中，要費盡脣舌向共黨黨員解釋「與強盜打交道的兩種不同性質」，希望共黨黨員能理解它當前這項策畧的用意。看來在一個相當時間，如果國際形勢沒有特大的變化，它這項策畧是不會有變的。目前因共黨忙於「批林批孔」，美、毛關係陷於僵局，但這並不能就說共黨的這項策畧已在轉變。

㈡共黨的對內政策將變，前一時期在政策上的退卻將停止，「文革」期間的左傾口號將重新恢復，很可能由這次「批林批孔」運動引導一次新的「大躍進」運動。陳毅在「文革」初期接見外賓時，就會透露這次「文革」後將展開一次更大規模的「大躍進」運動。上次「大躍進」運動的失敗，毛澤東歸罪於「幹部執行不力」和「羣眾思想無準備」。現在經過「批林批孔」運動，在毛澤東的腦子裏就是解決這兩項問題，今後依靠年青的新幹部做骨幹，依靠「反潮流」精神和羣眾暴力做動力，去推動一次新的「大躍進」運動很有可能。新的「大躍進」自然會帶來新的大混亂。

這種形勢會給我們對中共鬭爭創造更多更爲有利的條件，我們應嚴密注意其發展而善加利用。

毛幫內爭雲譎波詭

岳騫

毛幫以批孔爲名鬬周其實的一項運動，已經進行了幾個月，始終予人有撲朔迷離之感，究竟這一行動目的何在，發展過程如何？外界只是紛紛在揣測，由於其間變幻莫測，許多通訊社、報刊的報導，前後也自相矛盾，始終不能說出眞象。

「批林批孔」目的在鬬周

筆者始終認爲此次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在鬬周，但其中卻經過幾次變化，與原來的計劃大不相同。此項行動一開始時是揚秦批孔，揚秦比批孔更形重要，毛幫所以大力頌揚秦始皇帝，自不是爲了秦始皇帝焚書坑儒，毛澤東亦焚書坑儒，而是着眼在秦始皇帝的中央集權制，毛江在文革時首先砸爛各省市縣以下的毛幫組織，繼而成立「革委會」，目的就在中央集權，把權力集中毛江之手，誰知結果「革委會」領導權落入軍人之手。毛江又作二次佈署，恢復省委會，高呼要黨指揮槍，不要槍指揮黨，誰知成立之後，二十九省市委第一書記，軍人佔了二十三，槍不但指揮黨，簡直併吞了黨，毛江對此自然驚懼交加，林彪之死，主因在此。這次毛江發動批孔揚秦行動，目的即在削弱各省軍事頭頭的黨權，這一行動自不能輕易達成，其間一定經過許多激烈搏鬬，尤其幾個大頭目之間，必然發生了爭執，鄧小平由再起而得到重用，可能與元月份各大軍區軍事頭目大調動有關。

在各省軍事頭目調動之後，毛江似乎把箭頭指向周恩來、頌秦之外兼及批呂，指相國呂不韋有意恢復封建制度，作奴隸主。當時孔子還不是眞正目標，由呂不韋再扯到孔子頭上，於是批孔運動頓時熱起來，由批呂到批孔，仍然圍繞着周恩來進攻，此一階段，周恩來處境相當艱險，有一個多月未曾露面，到了桑比亞總統卡翁達與阿爾及利亞主席布邁丁去大陸，周恩來雖然露面接待，但在兩人離平去各處遊覽時，周恩來未能陪同，改由鄧小平作陪，情況頗不正常，當時全世界都在注意此一問題，許多人都認爲毛幫正在北平舉行會議，因此周恩來不能離開，但事後並未發現毛幫有何重要會議。由此可以看出若非周恩來不願輕離根據地爲敵所乘，就是毛幫恐怕周恩來一旦離開北平便如飛鳥歸林，遊魚入水，可以找到安全地區與毛江對抗，林彪當時欲成立南北朝未成事實，周恩來也許能完成林彪遺志。

其中眞正情況，自非自由地區人士所能料及，必須要等到消滅毛幫之後，仔細檢查其秘密檔案，始能了解全部眞象。但經過卡翁達，布邁丁去平之後，周恩來情況陡地好轉，「人民日報」把批林與批孔，劃了一個等號，說明批孔即是批林，批林重於批孔，暗示除批林之外，不會波及其他人。周恩來似乎已從四面包圍中殺出重圍。以後乃大舉批孔，批孔不足，兼及衍聖公府，最近又扯到孟子頭上。毛幫這一行動，若無其他目標，專此批孔而批孔，何異唐吉訶德與風車作戰，正是蚍蜉撼大樹，永不可能得到眞正勝利。

姚文元銷聲匿跡

周恩來在轉危爲安之後，又向江青發動反攻，這其間最值得注意的是姚文元的銷聲匿跡，而在上海出版，由張春橋、姚文元主辦的「學習與批評」

也在大陸各大城市失踪，推測姚文元可能走上文革初期其「親密戰友」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林杰的舊路。自從文革以來，筆者曾經留心觀察大陸毛幫的火併情況，覺得雙方都是用的象棋戰術。中國象棋有一特色，即無論何等國手，下棋沒有不失子的，據說韓信下棋五卒渡河，恐怕也只是傳說而已。眞正的國手下棋是自己失一卒，要換對方一隻馬或砲，自己如果失一馬砲，也要換對方一車，如果自己失一車，就必吃對方老將了。

文革初期，劉鄧一派一開始就用的象棋戰術，始而犧牲吳晗保鄧拓，繼而犧牲三家村保彭眞，最後犧牲彭羅陸楊以保劉鄧，結果全盤皆輸，但到了最後還下了一着高棋，即由鄧小平臨陣倒戈，雖然倒了劉少奇，卻留下鄧小平再起之路。

以後林彪與江青卽展開搏鬪，雙方互有勝負，其間旅進旅退，皆有損失，林彪損失了楊成武與蕭華，江青則損失了王關戚穆林，鬪到最後，林彪被謀殺，手下大頭目全軍覆沒，林彪一盤棋又輸了。

現在輪到江周決戰了，第一回合周恩來陷於包圍，落在下風，但是，不知從什麼地方被周恩來抓到把柄，借力使力，對江青展開反擊，於是江青又開始退卻，就在此時，「學習與批評」出了事，姚文元失去踪跡，看情形這位「文膽」是元(完)了。

江青受挫進行反撲

江青遭到挫折，自不甘心，又在佈置反撲，就在江青落於下風時，江派打手紛紛上陣，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刊出署名初瀾的「評晉劇三上桃峯」，對山西方面毛幫頭目展開攻擊，不能不使人想到文革前姚文元在上海文滙報發表的評海瑞罷官一文，由吳晗身上燃起了星星之火，此次初瀾之文，可能由山西省文化局毛幹身上燒起，最後一直燒到周恩來身上爲止。

與初瀾文章發表的同時，江西日報在「批判壞戲三〇二號案件」中，居然說「壞戲三〇二號案件的出籠」，這「不是向江青同志領導的文藝革命挑戰又是什麼？」三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刊出「中國京劇團」署名「更堅」寫的一篇文章「鏟除毒草反擊逆流，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一文，居然說：「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激烈鬪爭中誕生的革命樣板戲，是我們黨的財富，是整個無產階級財富，它凝聚着江青同志多少寶貴的心血。」這樣公開捧江青的文字，在毛報毛刊中確屬史無前例，即使文革前的劉少奇，文革後的林彪，都坐穩了第二把交椅，林彪且被公定爲接班人，但毛報毛刊決不敢單獨頌揚劉少奇與林彪，因爲這樣便犯了毛澤東的大忌，現在江青居然有些殊遇，眞所謂至親莫如夫妻，毛澤東對江青還是比較放心。

周恩來處境不利

此後毛報論調又變了，三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社論，「再批克己復禮」，名義上雖是批克己復禮，但重心已指向「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了。如果毛幫眞抓住這三點大作文章，對周恩來可能大大不利了。

先說「興滅國」，雖然「社論」胡說「林彪與滅國，就是要把中國重新拉回半封建、半殖民的老路上去，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使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在中國復辟。」但任何人都知道這是虛構而加幻想，完全打不到林彪身上。

毛幫有沒有「興滅國」，有的，就是收容了「二十世紀政壇第一笑蛋」施漢諾，在北平一間四合院內興起「柬埔寨王國」，到現在已經四年。毛幫如果僅僅收養着施漢諾，留待以後派用場，倒也罷了。但毛幫卻假戲眞作，施漢諾的「政府」與毛幫還互派「大使」，互遞「國書」，施漢諾的「大使」畢竟還住在北平，毛幫派去的「大使」不知是不是住進施漢諾的四合院，這已經夠荒唐了，但還不止此。施漢諾在北平住悶了，到各地散散心，每次離開北平以及回到北平，周恩來一定要到機場迎送，一次不缺，不僅對施漢諾如此，即使對他那位「首相」審諾也是照樣，這在世界外交史上，眞是史無前例。周恩來何以如此厚愛施漢諾，一定要與施漢諾已滅之國，外人固不得而知，相信毛幫內部亦嘖有煩言，林彪生前就很少同施漢諾應酬過，所以「興滅國」絕對扯不到林彪的頭上。

至於「繼絕世」，毛幫也優爲之，凡是不容於本國的政客，皆亡命去中國大陸，重要者有泰國的乃比里柏農榮，印尼的查禾多，日本西園寺公一（日毛「建交」後已回日），緬甸的一個傢伙，已記不得名字，都在北平十分活躍，毛幫收容這批人，就準備推翻各國合法政府時，再派用場，這一套辦法，相信與林彪毫無關係，因爲是屬於外交範圍，由周恩來主持。

最後再說「舉逸民」，更是周恩來的獨門工夫，因爲周恩來過去專搞統戰，凡是破銅爛鐵，皆在收羅之列，已不能枚舉，只說最近一年，經文革時鬪垮的大頭目，烏蘭夫、李井泉、譚震林肯定都是周恩來舉出來的，鄧小平再起是周的提議，還是毛的主動，尙不得而知，但說到「舉逸民」，決不如「人民日報」所說是林彪「爲地富反壞右鳴冤叫屈，爲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翻案。」

總之，毛江與周恩來之鬪，決不是鬪劉少奇、林彪這麼單純，劉、林實力都強過周恩來，但是剛則易折，周恩來的一套功夫得力於中國太極拳，四兩撥千斤，每次毛江正面向他衝來，他總有辦法閃開，如果以開汽車作比仿，周恩來有辦法將汽車方向盤扭轉，使其改道，所以每次都能逃過清算，目前仍是如此，但是，方術有窮時，再以下棋作比，當對方明白你的棋路時，自然就會想出破敵之方，江青對周的進攻，一次就比一次凶猛，如東專從這九個字作文章，周恩來就很難擺脫掉。

就當「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之後，施漢諾又去了寮共佔領區，看情形施漢諾在北平已感到氣氛不佳，先期躲到寮共佔領區去，但周恩來沒地方去，要想走出北平也不成，非留在當地掙扎不可了。

當然這盤棋目前還未必分得出勝負，還有幾個回合哩！

「解放巴黎」的土包子，目推行毛式統治，結果敵不過花的紙醉金迷生活，他們喝香檳玩女人、跳搖擺舞、輪盤上一千金……。

巴黎紅禍

楊允達

由法國喜劇大師約翰・揚納編導攝製的諷刺中共「人民解放軍」影片「巴黎紅禍」，今天在巴黎三十三家電影院同時上演以後，非但受到中共駐法國「大使館」瘋狂的抨擊和抗議，並且揭露了中共赤化世界的野心和共幹們醜惡的面目。

該部耗資千萬法郎，費時近一年攝製成功的「巴黎紅禍」使中共駐在巴黎的共幹看了以後，七竅冒烟，暴跳如雷，使愛好民主自由的法國觀眾們看了以後，捧腹大笑，大呼過癮。同時，也使得中共與法國「建交」十年來所高唱的「中法合作萬歲」的口號，變成了笑話。

刻劃入微極盡笑話

這部影片，寬銀幕，身歷聲的諷刺影片開始時，導演揚納透過法國共和國總統的驚惶失措，三軍參謀本部高級將領們的手忙脚亂，表現出中共發動世界大戰，以閃電式的「人海戰術」，佔領了瑞士、義大利，即將進兵法國。

紙醉金迷的巴黎花都，一夜之間成了「人民解放軍」的天下，而喜劇的高潮也就由於這批上包子們的來到而不斷出現。

領的「巴黎政府主席」歡迎「人民解放軍司令官」入城，導遊巴黎市區，介紹法國古老的文化，竭力討好時；雙方思想差距太大，彼此格格不入，充分刻劃出共軍土包子的醜惡，會話詭而又虐，引起觀眾不斷大笑。

揚納把每名「解放軍」都刻劃成「又紅又專」的人，他們在鏡頭中出現時，不苟言笑，笨手笨脚，每人右手中拿了一本「毛語錄」，每當法國人提到毛澤東時，他們就會擺出立正姿態，右手高舉一下「毛語錄」，弄得對方莫名其妙。

這批接收巴黎的中共「解放軍」不通法語，把「工業化」的法國解釋成「烟卣化」的法國，下令法國工廠「挑燈夜戰」，努力增加各色各樣大小不同的烟卣，以便展開全球性的「大躍進」計劃。

這批土包子爲了「節省能源」避免「空氣污染」，又強迫性地沒收銷數數以百萬計的法國轎車，而改用「黃包車」，因而「巴黎紅色政府」特別設立一個「黃包車駕駛執照」中心，訓練原有計程車司機改拉「黃包車」，使巴黎市區充滿了「黃包車」。

這批土包子接收巴黎以後，在巴黎最大的「拉法邦百貨公司」大廈，設立了「人民解放軍總部」，展開各種「淸算」、「鬬爭」、「三反」、「配糧」的階級鬬爭活動，也吸收了大批可以「改造」的「法奸」，送到北平去「洗腦」，深造。

土包子們洋相百出

喜劇大師揚納是認爲這些具有征服世界，赤化全球的中共幹部們仍然是有人性的，因此，這些共幹們在巴黎光顧了舉世聞名的脫衣舞，肯肯舞，旁觀了一擲千金的輪盤賭銷金窩，肚子裏灌滿了香檳酒以後，就被法國人腐化了。

這羣穿了「解放軍裝」的土包子們，遺棄了「毛語錄」，經常流連在夜總會裏，大瓶洋酒、右手擁了金髮碧眼曲線玲瓏的法國女郎，大跳搖擺舞。

那位「解放軍司令官」也難逃美人關，放棄了多年苦修的遠避醇酒美人的「解放軍」道行，半瓶葡萄酒下肚，就成了一位法國妙齡女郎的愛情俘虜，被法國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就在這批耀武揚威的中共「解放軍」在巴黎盡情享受的時候，法國的

八

(十二)如此「羣眾意見」

「珠江人民法院」距離月山里很近，步行只要兩三分鐘即可抵達。有一天我回家時，妻對我說：

「公安局曾經派人到這裏，要我們簽名控告一個犯人，說徵求我們的意見，事實上要大家主張判那犯人死刑。全月山里的居民都簽了名，不識字的便打指模，甚至小孩子也不例外。我們是新搬來月山里的，我們並不了解那犯人的情形，但公安局要我把你的名字也簽了上去。」

「這是什麽話？」我嚇了一跳，我馬上說：「以後倘有

放軍」在巴黎餐館吃「北京烤鴨」時，鴨腹中埋藏的定時炸彈爆炸，炸得他們血肉橫飛，「解放軍」在撞球場打撞球時，兩球一撞立刻爆炸，共幹人仰馬翻，司令官的座車也被反共倒毛的法國游擊隊所愚弄，連人帶車撞到牆上。

導演揚納的結論是：民主自由仍然勝過共產集權，居心赤化世界，佔領了歐洲民主國家後，反而被民主自由的浪潮吞沒，迫使中共知難而退，下令全軍撤出巴黎，使法國人民重享民主自由，使巴黎重見繁榮安定。

納粹中共等量齊觀

這部反共喜劇在巴黎上演前夕，曾受到中共駐法國「大使館」的百般阻擾，企圖說服法國政府禁止上演，結果沒有得到法國政府的允許。

中共駐法「大使館」會在這部影片上演的前一天，向法國外交部提出一項嚴重的抗議，認爲：「導演約翰・揚納攝製的影片暗示『社會主義的中國』與法西斯主義的德國有相同之處，使中共不能接受。」

這項抗議書指出：「這部影片對我們兩個『國家』的關係將會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我們不明白爲什麼法國政府非但允許這部影片發行，並且允許這部影片在電視上作廣告。」中共「大使館」認爲這部影片的主題「法國被中共侵佔」，暗示了「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德國的納粹主義，「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抗議書還指出：「中共『人民解放軍』在這部影片中被毀謗、醜化，中共現代戲劇是『文化大革命』的產品，也在這部影片中變得怪模怪樣，

良好關係，可是法國允許這部影片發行上演，和中共人民的希望相背馳，法國政府不應該忽視這件事所造成今後兩國間關係的不良後果。」

抗議無效羣醜羞憤

法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崇尚藝術自由，認爲這部影片是喜劇大師約翰・揚納的藝術品，不應該抹煞禁演。這使中共羣醜束手無策，也羞憤無地。

導演揚納對於中共「大使館」的抗議，表示失望和高興，他對記者說：中共對他的影片提出嚴重的抗議，充分顯示出：「這些中國共產黨徒們，毫無幽默感可言。」

然而，他很感謝中共「大館使」對這部諧劇影片提出的抗議，他說：「這項抗議無形中替我的影片作了廣大而又免費的宣傳，這種宣傳效果是遠非報紙上的廣告可以相比，這部影片上演時，將會有很多的人花錢去欣賞的。」

這部影片長達一個半小時，全片帶給記者以及巴黎的愛好自由民主的中國人一個啓示，那就是：「在外國人的心目中，中國共產黨是一羣野心勃勃，愛好戰爭而又幼稚膚淺的人，與這個世界完全格格不入，這隻紙老虎一經人們戳穿，就會像一隻洩了氣的球，萎縮而消失了。」

現在，全世界正掀起了一種「中共熱」，各國爭先恐後地與中共「建交」，自由國家的記者們到中國大陸去採訪的日漸增多，這股「中共熱」遲早會灼破這隻吹滿了氣的紙老虎，而巴黎上演的「巴黎紅禍」就是一個最佳的例證。

歸夢

古鶴翔

聲地勸告我道：「不要管這件事罷！」

可是，我認爲這種事情馬虎不得，我怎能參加控訴一個自己並不認識的人？我根本不知道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我怎能胡亂主張判他死刑？不！不！我不能這樣做！我受過的教育和我底良心都不容許我這樣！

我自己在法院工作，我更應向上級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因此，在「學習」時，我便提出這件事。

陳海天聽了，他笑了一笑，說：「古同志，你實在太古板了。由公安同志搜集而來的材料，必定可靠，羣衆是應該支持的。只有反革命分子，才會被公安局和羣衆控告！」

我一再表示，公安局這樣做是不對的，但陳海天和劉浪、張洪、鍾正速等都認爲公安局做得對，他們都是黨團員。胡瑛，即徐明「院長」的「愛人」，卻不發言，她在「學習」時是很少發言的，大概由於她的文化和理論水平都很低的緣故罷。由於陳海天和黨團員都認爲公安局做得對，我雖然不同意他們的意見，也實在沒有辦法。

由這件事，即可證明中共所導演的一切鬧劇，在表面上雖然似乎獲得「人民一致」支持，事實上卻完全是虛假的。

梁襄王曾經接見孟子，他問孟子說：「怎樣可以統一天下？」孟子答道：「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又說：「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歐陽修的父親曾經在深夜辦公，他一連幾次的拿起了案卷又放下，不停地嘆息。歐陽修的媽媽見了這樣子，問道：「你爲什麼這樣？」歐陽修的父親說：「這案件中的犯人要判死刑了！我想救他，可是罪證確鑿，欲救不能，所以我只有嘆息！」歐母說：「有辦法救犯人不死麼？」歐父答：「我小心地研案過案卷，實在沒有辦法救他；我已經盡了救人之心，雖然未能成功，但已對得住自己的良心，也對得住犯人了。若果我馬虎來地對待犯人，不盡力研究案情，那便令自己的良心不安，也使犯人抱恨！我這樣做尚且不免於要判人死刑，但是有人存心要殺人呢！」

歐父說這話時，歐陽修還是嬰孩，歐父對歐母說：「我大概不能看見孩子長大成人了，倘若我眞的死了，你應該將我的話教他！」

古仁人的教訓，永遠存在善良的中國人心中。我決心遵照古仁人的教訓去做，「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得天下，不爲也。」

由於抱着這種存心，加以得罪了陳海天和徐翼球，我終於在「司法改革運動」中「撞了大板」，但這是後話了，暫且不提。

一句話：凡有良心的中國人，在今日的大陸是必然失意的，而且遲早必然遭殃！

一個美國醫生在台灣的見聞

建儀

今晚，我（Dr. H. Judd）想跟大家談談在台灣的所見和所經歷的事情。

我這一次的旅程，是接受台北「美國大學學會」會長喬治胡先生的邀請，於「雙十」節前夕爲該會說幾句話。「雙十」是慶祝中國革命之開始，那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這不只是中華民國獨立六十二週年的慶典，同時是蔣介石總統的八十六歲誕辰，且也是我剛過了數天的七十五歲生日。我的中國朋友爲了對我表示尊敬，也把我列入這三個生日慶典的一部份。

但是今天的集會比「生日慶典」更重要，因爲自一九七一年十月中華民國被聯合國無理逐出後，經過兩年不可思議的扎掙的日子，卻能忠誠地去執行她的職務。而取代她的是一個違反聯合國章程的中共政權，時至今日，這政權仍繼續違背聯合國的憲章。

對於一個國家，這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接踵而來的是許多國家陸續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直至今天，只有美國和非洲及拉丁美洲三十五個國家（大多數較小的）仍然與她維持外交關係。

任何一個人口較少的國家，都會因外交上不斷的挫折被朋友遺棄、被敵人侮辱而告摧毀。然而顯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難以令人置信的事實，在這兩年內，我們的盟友台灣，已經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獲取了空前的成果。今天，在中國人的歷史中，台灣是最進步的一省，它不但有最民主的政府，且管理得最好的一省。我該說中華民國政府是唯一經歷聯合國突來的災難，而能提高了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威望。更令人尊敬的是，爲了人類的尊嚴和禮節，她堅守自己的立場，絕不妥協地與共產主義進行鬪爭，並深信能夠獲得最後勝利。當它受譏辱時，怎麼辦呢？那便是遵循孔夫子的學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違背它，便會降低人格；不論怎樣，勿加諸別人身上。她追隨偉大的孔子學說，效果如何？一些亞洲國家從進步邁向民主的途中倒退下來，而中華民國，卻在前進的途中跨進了一大步。數月後，她將在禮節和尊嚴中進行預期的大選，她的民主政制基礎經已擴大，在今天內閣中幾乎超過半數是在台灣長大的。當世界上很多國家正在減低人口壓力時，台灣卻不會爲此而擔憂。他們享有信仰自由、教育自由、遷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這是一個已經經歷過最苦難時期的政府，現在是在堅強和穩定中前進，他們有着平穩的貿易，平穩的預算，一年中已增加了幾年後的收益。

感到羞恥：一個擁有歷史文化最悠久的民族，應爲自己的文化而自豪，表明自己是中國人，但是要用科學、工藝學，効能以及西方有價值的來證明。現在他們經已完成將占時最好的和現時最好的溶滙在一起，你可在地球上任何一角發現。

另一個明顯的事實，雖然某些國家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可是她仍然與他們保持文化上和經濟上的聯繫。結果那些以往與她斷絕外交關係的大國包括加拿大、日本，現在在貿易上反而增加。世界各國在這裏的投資已逐漸增加——超過千萬元的外滙在台灣。美國有一百個以上最大機構在這裏投資。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美國去年銷售的黑白電視機，超過半數是台灣製造的，她有這麼驚人的勞工動力，是實在無法加以形容的。當我從高雄坐火車到台中，我以爲是置身於從紐約到費城的「工業中心」，夾道皆是工廠、倉庫——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建設，在每一方呎裏面是一個花園，或香蕉，或稻米，或甘蔗，或其他，這是實在的情形。但在它的後面具有大無畏的精神，他們爲光復大陸和繁榮台灣的目標而獻身，我從沒在別地見到這種情形。

讓我給大家說明，在雙十節的前一天，颱風侵襲台灣，大家都感到意外，當然我以爲這慶典是會宣佈取消或延期舉行，但是如果你見到十月十日在台北的照片，你便可明瞭這慶典是如期舉行的。

這天早上九時，二十五萬的羣眾已經集合在總統府前面，我在嘉賓台上，

畫梅用墨不用色

三月五日，是百花生日，也是蔣總統夫人華誕，一本蔣夫人花卉冊，在這一天出版，百花與花卉冊相映，同爲中華民國的第一夫人壽。

近三年來，蔣夫人所寫的蘭、竹、山水相繼選印成冊，花卉是第四本專題畫冊。廿四幅佳構，每一幅都是花，或敷色、或水墨、或豎、或橫，眾花躍然紙絹上，各異其趣。夫人寫花卉，範圍極廣，凡是園林中的羣花眾卉，幾乎寫生已遍。但她似較偏愛四君子，蘭、竹已成冊，花卉冊中梅、菊獨多。

從夫人的山水畫與花卉畫中，我們可以窺見一個共同點，以水墨爲主

，領導着全體官員，進行演說和檢閱，足足兩個半小時。軍隊、學生樂隊、喇叭隊、工人隊伍、商業隊伍、農人隊伍，挺起胸膛，邁着整齊步伐走過檢閱台，我從沒見過這樣堅忍的精神面貌，我懷疑自己的國家是否能夠做得到。

我們的中國朋友怎麼會有這麼完美的成就？因爲他們是一個堅強的民族，這是我多年來在醫學上和他們一起工作所覺察到的。在最惡劣的環境下，甚至飢荒時期以樹皮爲生，他們仍能繼續生存下去。他們的強健，不是身裁和體力，而是體質和精神。他們常以泰然自若的態度應付一切災禍，主要的不是爲了去克服，而是考驗自己，所以他們是最堅強的民族。他們從不渴望將自己導入歧途。五十年來，中國人民經已意識到共產主義殘酷性，他們是被迫跟它適應、結合、共存。共產主義與生俱來的不穩定和弱點已被大陸上的人民識破。世界各地精明的觀察家也瞭若指掌。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民開始覺醒，我們對共產主義不再像以前那樣抱着幻想，人民是會知道眞理。

同時，中華民國擁有優越的領導者，台灣是地球上兩個具有卓越領導能力的國家之一。因爲領導人知道他們自己的使命，準備爲他們最大目標而獻身。他們遵循蔣總統的教導，對共有着不可磨滅的信心，那就是：「堅定自己的尊嚴，充滿自信。」這不且是文字，而是生存意義。

中華民國國民，將爲他們歷史上的文化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他們比我們更能瞭解歷史。他們知道大陸上七億同胞在亞洲的重要地位，他們更知道自由中國是與中國大陸不可分割的。如果他們能影響海外的華僑以及美國、亞洲和非洲的華僑，那麼，七億五千萬的大陸人民，在他們的心中仍然充滿希望。

要達至成功，他們必須要有外來的鼓勵和支持，最重要的是需要人民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持——從我們的政府，商業機構，私人團體以及個人獲得支持。

中華民國是亞洲的重要門戶，我們在這裏所做的事正如對自己的國家所做的事一樣，而美國在這裏是否做些什麼，主要是要看ABMAC組織。

有些人或會說：「他們已做得很好，經濟已上了軌道，他們不像過去那麼急須醫生，他們不需要協助，他們能自供自給，爲什麼還要ABMAC承擔呢？」此無他，因爲他們需要我們的瞭解和精神上的支持；需要與美國人民進行知識交流，以及美國人民的友誼。

我相信ABMAC有着更重大的職務；不只是金錢與物質上的協助以及計劃上的支持，同時更顯示我們對遭受飢餓的朋友表示關懷和合作。當日本侵略中國時，ABMAC是第一個團體開始協助他們，它堅定地隨着他們的需要而給予他們協助，它集合了美國人民所給予他們的協助。

ABMAC的計劃是分兩方面的，在中國朋友協助下，美國人民對中國醫藥和衛生的研究和利用，特別是在台灣發現的新醫學知識和技巧。另方面大批中國醫生在美國醫院和學校深造，獲得較高成就。

中國的已故名哲學家胡適博士曾對我說：「中國人善于服災難，但不適安享繁榮。」終有一天，我們會覺察到美國人民也是如此，我相信我們也像他所說的那樣，當我們在患難時，能像他們一樣做得那麼好，然後大家相互協助，共同把世界帶進自由和平的境界。（譯自The ABMAC Bulletin）

點梅花天地心

黃肇珩

凝重，形成了深感和力感，有的用朱磦蘸洋紅，再以重墨勾心點幹，也另生蒼鬱古樸之趣。這在夫人是隨手落筆，點劃轉曲，輕重疾徐，恣意爲之，畫境卻是意參造化，變化無窮，正如甲午除夕，蔣總統夫人爲一幅梅畫所題：「數點梅花天地心」。

意參造化變無窮

冊中一幅荷花，田田荷葉，潑墨和勾脈，都用重墨，獨荷花著色，則用鮮麗的洋紅，兩色一冷一熱，造成調和的美感，眞如畫題所吟：「藕花香冷水風清」。

又如紫藤，化爲紅紫或藍紫，葉用淡花青與淡墨，藤身是淡赭略蘸淡墨，三者相鄰，更覺調子和諧。

夫人寫菊、寫蕉、畫牡丹、畫芙蓉，無不氣勢貫串，意境高闊，蔣總統在這本畫冊題序中，讚賞夫人的花卉：「筆墨沈酣，敷色古艷質象淳樸自然，此猶之璞玉渾金，光華內歛，神韻自高，非盡力學所可至也。」

蔣夫人親見山川草木的華滋蓬勃，默察一花一卉的生理，了然有得，每逢握管對花與會所至，純粹寫一己之意，隨心所欲地創作，畫中別寓機理，我們從畫面表現，細賞夫人內在意識對形象的處理時，不禁對花卉冊二十四幀畫的二十四段畫題，沛興深中肯綮之感。

風格自標闢新蹊

在國畫史上，從晚唐到五代，花卉漸成獨立的畫材，元明兩朝，水墨花卉步起高潮。遜清一代大家迭起，流派紛興，民初南吳，北齊，嶺南二高，各闢新蹊，藝壇人士認爲，近人習繪花卉，能超脫某家窠臼以融合他家的，實屬罕見。

他們指出，蔣夫人的花卉寫意，卻能善擷多家的精髓，又能揚棄糟粕，風格自標，獨來獨往，求登更新的境界。

畫評家姚夢谷特別強調，蔣夫人的花卉寫意，以一己的天趣，妙合天機，使物我諧合，渾然爲一。尤其在取景構圖上，掌握張歛之道，變易出無數清新的畫面，縱觀前古大家，也不多見。

萬物與我合爲一

國畫界名家們指出，蔣夫人二十多年來，深入地研究國畫，從山水開始，漸及花卉，也偶或涉筆人物、禽鳥、游魚，由寫實寫生，進而爲寫意，由於她的天賦、學養、德性，以及對人生哲理的參透，書法的精進成熟。因而透過筆墨，表露於畫卷上的，不論筆墨、佈局、色調，都已達不化而應化，無爲而有爲的境界。這等造詣，不是人人、時時可能期求達至的。恰合這本夫人花卉冊中一幅仙桃的畫題：「此桃三千年一生實」。

認識中國

何炳棣的尺度與觀點

柳以青

看了何炳棣「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一文，我的直覺是：他不是從「歷史的尺度」來看問題，而是以他的「主觀意識」來爲中共抹脂塗粉。

「抹脂塗粉」本來是傳統歷史上一部份「士大夫」慣用的技巧，本來不足爲奇，不過，如果塗抹得有道理的話，還不失爲一種「化妝術」的傑作，但是，如果太「濃妝」的話，不但使接受化妝者不開心，同時，也更顯得化妝者的技術有欠功力了，還得認眞學習、學習。

因此，就可以知道：我本人並不反對化妝術。因爲，目前的化妝術最高的發展，是要突出被化妝者的特點。但是，我卻不贊成：化妝術的行使，而使接受化妝者，改變了原來的面目。使人們再也無法從這化妝術中辨認被化妝者的本來面目。但是，我卻很了解那些從事化妝的人士們，他們之所以如此「濃妝」以圖改變被化妝者的面目，想必是：那原來的面目卻是有些是不値得恭維。

這裏，我想平心靜氣地，把何教授所對中共政權抹上的脂粉和鉛華，冲刷一下，還它一個本來的面目。同時，也卜指出：何教授的「化妝術」在那裏是太過「濃」了，在那裏太快「淡」了「　能的話，也指出何教授的「濃妝淡抹」的某部份是陷於「化妝師」的幻想中。

表面的與觀點的

何教授的第一個小標題是「人民的眞正解放」，他解釋說：「『中國人民眞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國最流行的口號之一。表面看來，凡是口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傳性。但從歷史觀點看來，這口號是無可否認的、空前的、嶄新的基本事實。」

從這「歷史觀點」來看的「基本事實」，何教授舉出了什麼例證呢？這方面所牽涉的問題很重要。假如何教授所指出的「基本事實」，眞的是如此這般的話，那麼，他的這一小標題所表現的意義就是眞實的，否則的話，那是把「最流行的口號」的「宣傳」，給予「從歷史觀點來看」的化妝。

可惜的是：何教授只舉出了一個「間接」的例證，而「直接」的例證卻付之闕如，代之而說的是他自居爲「後知後覺者」，在「開始逐漸發現了『大我』」之後的一大堆理論。以及對西方的自由與民主理念與實施上的困難，然後就強調中共的各方面的政策（注意：不是具體的例證）是如何如何。如果讓我給予評判的話，那必該是「表面看來」是「歷史觀點」；「基本事實」是「宣傳性」文章。

我們先看何教授所用的「間接」例證。

「解放前人民眞正的地位，可由我親身閱歷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於一九四二年初，奔父喪，由昆明回浙江金華祖籍，再設法接濟天津的母妹，在淪陷區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經徐州轉商邱，……在河南漯河鎮遇雨，暫時無法繼續內進。有一天午飯後在街上看見警察打人，打得很慘。我加以攔阻，對警察說，如果這人犯法，可以帶他去法院或縣政府以法審判，不應加以毒打。

「那警察毫不遲疑的向我大叫：『這些老百姓不揍，還揍誰！』我回答說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端詳一番，見我身穿已經露線的蘇格蘭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嘰布褲，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裝，還是老百姓！』當時我雖不是第一次體會到老百姓處境的悲劇，但卻是第一次充分體會到原來我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還是屬於『統治階級』的最外圍。」

何教授用了一個「親身閱歷」中的例證，（是不是事實我無法找到對證，可能是眞有其事，也可能是何教授信口雌黃，因爲有一點我覺得何教授所講這例證時，用了很多的地名，這麼多地名的運用，往好處說是地理資料充實，但對歷史事件來說，只列一兩個就夠了，可是，何教授竟用了八個。八個地名並不能就證明這一例證的就該是事實。往壞處說，似乎是在藉了一連串的地理名詞，以圖讓讀者相信只在一地所發生的事當成眞有其事的掩護。）意思是「反映」當時的「人民眞正的地位」。這「眞正」兩字用得很強硬，但是，所舉的這唯一具體的例證，並不能驗證出「人民眞正的地位」。因爲「人民眞正的地位」是全稱的，而所舉的例證是「唯一的」。不要說「從歷史觀點」有缺說服力，即使是在普通的邏輯上，也是不合格的。

但是，我到欣賞何教授就借了這唯一「間接」的例證並不是眞的要證明「解放前人民眞正的地位」，而是要宣佈他自己對自己的「自誣」，他立刻接着說：「但卻是第一次充分體會到原來我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還是屬於『統治階級』的最外圍。」這方面可以與困在大陸的哲學家馮友蘭教授，前後與內外相媲美。馮友蘭前一時期，會在「光明日報」列出「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

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中的「自誣」一樣。為馮友蘭來說，他是一個處於「不得已」的思想絕無自由的境地裏，在情理上或許情有可原。因為他還知道在不同的文章中指出：「批林批孔」不是學術性的問題，而是結合了現實的政治意義的。

然而，何教授的「自誣」，是否也想得到周恩來在「光明日報」上給予馮友蘭文章的按語。「他的文章中，……也對他自己過去的……思想，……有所批判。這是一個進步，值得歡迎。」（這段話本是注明是「光明日報編者按」的，但經本港的中共研究專家指出，這「編者按」正是周恩來）。

誠如何教授所說的，他「卻是第一次充分體會到原來他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還是屬於『統治階級』的最外圍」呢！目前大陸的「統治階級」就是中共，而他卻發現了他還是「最外圍」呢？也卻要借這篇「文章」而「入圍」呢！

「觀」、「點」與「歷史」

接下來何教授用理念而不是事實——特別是不能用「親身閱歷中得到最好反映」的事實，來為中共化妝了。我們可以看看他是如此進行化妝的：

一、「這次解放鬥爭的最高領導，不是貧下中農和工人，而抱負大，眼光遠，潛力強，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產主義知識份子。他們充分了解大多數被壓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潛力，發揮這龐大革命潛力要靠組織、思想教育，和積極行動。他們的目標，是徹底改造舊社會，建立一個以最大多數貧苦人民為主人的新社會。……特別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

二、「今日中國的人民，除了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以外，憲法上都規定了同樣的權利，而且並無性別和民族的歧視。……但是，在實踐上，享受以上極為廣泛的公民權有一個先決條件——『個人』（The Individual）的言行和意識必須不違反人民（The People）的利益與意志，而『人民』是極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換言之，政府剝奪少數反革命、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的政治權利。進一步分析，正因為『個人』必須服從『人民』這個前提的存在。」

何教授以一位「歷史學家」的「歷史觀點」來替中共政權抹粉，是濃是淡，我們暫且不去管它，但是，從這兩段的「理論」式的化妝中，起碼我已經被混淆了，混淆到不能再辨認大陸這個中共政權，以及他們的領導人物，究竟是什麼。

首先，在何教授的「歷史觀點」的分析下，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九年的二十年來的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人民並沒有變成國家的真正主人」，但是，何以「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真正主人」呢？何教授只給了一個理論上的「肯定」，但並沒有「事實」來做證，這是「歷史觀點」的第一奇。

其次，何教授所說的人民，在實際上以及在意識上的意義混淆得不能分辨，究竟是具體的『中國人民』是「人民」呢？還是理念上的「人民」（The People）是「人民」呢？相信何教授本身也絕對弄不清楚的，也就是因此，在這篇「加以引伸而寫成的文章」「首次發表」時，給我這個讀者讀來，就莫名其妙了，這是第二奇。

不過，我得原諒這篇還是「首次發表」的東西，將來這類文章寫多了，或許會減少對「人民」一詞的混淆。

再次，何教授強調了中共的「最高領導，不是貧下中農和工人」，但是，在何教授所肯定的「人民」也者，正是「極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那麼，照這樣的解釋看來，中共的「最高領導」階層，已經被剔出於「極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的「人民」之外。然而，自「文化大革命」後，「人民」就是「第一次變成了真正的國家主人」，可是，我們卻見到的中共目前的「最高領導」者們，竟超乎了「人民」，而變成了「非人民」，但卻是在「領導」、「指揮」、「控制」着「真正的人民」，這一現實狀況，何教授該如何解釋？同時，又怎能不加細密審察地說出：「人民真正做了國家的主人」？

最後，何教授大概也知道，上面所講的「最高領導」與「人民」實質，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因此，在這小節的最後的第二段，想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指出「人民」的真正的「主人」地位。他說：「在新中國，人民在基層單位中充分表現出主人的地位。以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而論，最基層的單位是生產隊。

「在生產隊中，每個成員都參加草擬全隊的預算和生產計劃，計算工分，攤派收入，決定公積金和再投資的合理分配。負責人和成員之間關係平等、直接、親切。通過負責人，生產隊對生產大隊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產及分配都能參加商討。……新中國六億農民如此當家作主，確是人類史上嶄新一頁。」

這段解釋不是何教授的「現身閱歷」得到最好的反映」，而是從紙上或口頭上得到的理論式的資料。不過，我倒感到「可悲」的是，「人民真正的主人」的地位，卻有了着落，那是在「生產隊」的「基層」中。因此，就可以反證出何教授前面的話：「人民」的「真正主人」的地位，是不在「最高領導」階層出現的。在「高層」領導者的地位，與在「基層」中做生產的「主人」，相信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否則的話，何以到「基層」可以做「真正主人」的地位，竟不能真的吸引人民「上山下鄉」去做「主人」呢？何教授對這一大陸上普遍的實況，不知有什麼更高的見解？

因此，我願意引用何教授在「結束本節」中一段的句話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乍看似宣傳，窮索是事實」，實際上，我們更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乍看是事實，窮索是宣傳」呢？或是，我再給予更妥貼的描述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乍看太動聽，試還知滋味」……！

這樣的一個「歷史觀點」，我不知道從那裏的「觀」和「點」中，會更了解「歷史事實」呢？

分析伊朗與伊拉克流血衝突

胡養之

最近因爲以色列正從埃及境內的佔領區撤軍，而蘇彝士運河亦計劃疏濬重開之際，其對中東方面的局勢而論，爲一九六七年以來首次展露着和平的氣氛。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連阿拉伯集團內部，也發生了劇烈的武裝衝突。據來自德黑蘭三月六日「美聯社」電訊報導說：在過去的兩天來，伊朗與伊拉克邊境的開火衝突中，導致伊拉克軍隊已有五十六人死亡，其中六名爲軍官。但在伊拉克的砲兵陸續開砲轟擊下，致使伊朗邊境村落西拉古斯附近的伊朗土人被轟，也有一人喪生，八人受傷。此外，遭砲轟的其他邊境村落，尚有尼雅德、加尼瓦胡德、莫咸麥卡薩、坎利里及頓加比等村人。

伊拉克爲何仇視伊朗

伊朗與伊拉，不僅是同爲阿拉伯族，同是信奉回教；而且它們同爲中東的古老國家，爲什麼它們之間會發生如此流血的軍事衝突呢？倘若詳細的分析起來，這些前因後果，應該要歸咎於萬惡的共產國際。由於伊拉克與沙地阿拉伯原爲世仇，遠在中世紀便開始對立；前伊拉克的哈斯米地王期以往的根據地，原在沙地阿拉伯的麥加，相傳回教教祖穆罕默德，也出自他們的種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伊拉克王朝，仍對阿拉伯半島擁有宗主權；直到戰後的一九二四年，在阿拉伯半島中部崛起的伊文、沙特（卽沙地阿拉伯），才把伊拉克王朝的勢力逐出了麥加，而今日的伊拉克所有的國土，則爲哈斯米地王朝的第三子費沙，在英國委任統治下建立起來的國家。

正因爲這樣，所以，前伊拉克王費沙爾政府，曾不理會阿拉伯集團同盟的反對，而毅然決定加入了「巴格達公約組織」（亦卽現在中央公約的前身）；且其總部原設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故名。這公約組織在表面上是反共，並防止蘇聯共產國際第五縱隊滲透和侵略的，其中的成員包括着土耳其（現時的中央公約組織總部設在土國）、伊朗、巴基斯坦、英國及美國等。但當時也有人這樣說：「伊拉克正企圖藉此獲得更多的西方援助；並且由是希望得到阿拉伯集團的領導權。實際上，當時的伊拉克，沒有參加埃及或沙地阿拉伯的「中立」路線。換言之，當時伊拉克的費沙爾王朝是絕對親西方國家的，而與約旦及伊朗等阿拉伯國家的處境，顯然是同病相憐者，然則伊拉克後來爲什麼對約旦特別是伊朗更成爲仇家呢？

大家都知道：自一九五三年以後，蘇聯卽向中東插手，它首先拉攏埃及從而建立起「開羅中心」，由前埃及總統納薩代替蘇聯向阿拉伯世界撒佈共產毒素！當時伊拉克王費沙爾和他的表兄約旦胡辛王，則拒絕棄擁，而正準備請求西方援助時，納薩則全力支持伊拉克王室的警衛旅長卡森少將，於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發動一次流血政變，令到該國國王費沙爾、親西方的內閣總理納利賽德、及國王的叔父阿都伊拉等均遭叛軍殺害！從而建立一個純粹親蘇聯、親埃及的卡森傀儡政府，自此，伊拉克與約旦，及伊朗兩王國，勢成水火！由於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伊拉克與伊朗兩國開始對峙了。

邊境糾紛爲爭產油區

到了同年十二月廿二日以後，伊拉克與伊朗兩國，爲了爭執相連波斯油港巴丹的三哩狹長的邊境地帶，雙方各自頻頻調動其陸、海、空三軍，以增援其邊境防務，加強全面戒備，盤馬彎弓，劍拔弩張，據倫敦「泰晤士報」派駐德黑蘭記者的通訊報導稱：「當伊拉克軍壓臨伊朗邊境時，伊朗軍隊便已處於完全戒傳及其作戰狀態中，以對抗伊拉克軍的進攻。德黑蘭當局表示決心，務必確保阿巴丹——這是伊朗重要經濟財產的發祥地，亦卽四面散佈着國營煉油廠的重要地區。因之，伊朗當時除派遣陸、空軍至赫錫斯坦的基地佈防之外，並在阿巴丹上下沿河流地區設置砲兵隊、坦克隊、及防空中隊等，作爲保護該地區龐大的煉油廠。

卽時，伊拉克方面也發表強硬聲明，謂阿巴丹爲伊拉克領土，非收回不可。雖然當時的卡森政府表示未嘗出兵，但是巴格達的報紙則公開報導卡森已調動五個裝甲團及十九步兵旅，推進到與阿巴丹遙遙相望的邊境地區，準備對伊朗進行「寸土必爭」的決心！前伊拉克總理卡森當時在全國陸軍餞餐會中演說指出：「我們的強大武裝部隊，足以抵禦任何外來侵略；我們將粉碎伊朗及其挑釁者。」又說：「此種挑釁，已逐漸使伊拉克人民不能忍受！」他並警告伊朗王朝稱：「伊朗陸軍可以推翻德黑蘭的君主政權，一如伊拉克的陸軍突然推翻巴格達的王朝！」他更指帝國主義慫恿伊朗侵略伊拉克。

一九七〇年四月間，正是發生塌屋、斷橋、和傷亡人命財產的大地震，而陷於嚴重悲慘氣氛中的伊朗西南邊境，復遭它的鄰國伊拉克的猛烈砲轟，致令該國朝野感到天災與外患，交相沓至！據伊朗政府於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五日發表聲明，指責伊拉克砲轟伊朗邊境哨站，並繼續破壞及侵略兩國間的前線。這

項由德黑蘭官方「波斯通訊社」所發出的報導說：「伊拉克的侵畧，始於四月十日，當時伊拉克的武裝部隊會動野戰重砲及坦克，在邊境的石油中心納夫提（位於伊拉克石油市鎮旨納金東南五十餘哩）附近，直接射向伊朗邊境的防地，使到若干伊朗邊境村莊的屋宇被摧毀，數十名居民無辜傷亡；並綁走三名伊朗憲兵。這一次的攻擊，歷時達五天之久，如果伊朗邊防軍不予以擊敗，則伊朗前線土地可能已被侵佔。

其實，伊朗無論土地面積或人口，都較伊拉克為強大。按伊朗即古之安息國，舊稱波斯，位伊朗高原西部，東界阿富汗、俾路支，西連土耳其、伊拉克，北濱裏海，南瀕波斯灣、阿曼灣，面積約一百六十二萬六千餘方公里，人民達二千萬以上。全境為一高台地，僅波斯灣及裏海沿岸，地形較低，四周多崇山峻嶺。惟石油蘊藏甚富，年產約達一千七百餘萬公噸。其與伊拉克、沙地阿拉伯均為產油國家。

至於伊拉克，介於伊朗、阿拉伯之間，據有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貫其間，土壤肥腴，為世界最古文化中心地之一。

蘇圖奪世界最大油廠

但自伊拉克傾向共產集團後，英美便仰賴於伊朗的石油。一九五一年春夏之交，伊朗與英國為「石油國營問題」，曾經爭執了好幾個月，幾乎變成僵局。其時美國政府非常地着急，一方面是由於當時美國需要伊朗供給一小部份石油；另方面則由於美國恐怕英國與伊朗之爭，蘇聯可能漁中得利，使其油礦權操於莫斯科之手，豈不糟透！

況且伊朗與伊拉克當年所爭執的沙脫厄爾灣阿拉伯河區域，極靠近伊朗的阿巴丹大煉油廠。這裏不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煉油廠；也是西方國家最關心的石油命脈。一九五一年一至二月間，該廠一度停止生產，立即影響到歐美國家的燃料供應。美前總統杜魯門於同年七月間，特派他的外交顧問哈里曼一行，前往德黑蘭調停，而英、伊雙方的意氣用事，使哈里曼束手無策，八月則鎩羽而歸。

華府方面聞訊，即由杜魯門召集前國務卿艾奇遜、杜勒斯等人，舉行緊急會議，討論英伊石油糾紛的僵局問題。結果美國一面向英國施行壓力，一面要求伊朗給予英國以若干面子。於是英國始讓樞密大臣斯多克斯前往德黑蘭，與伊朗前首相莫薩德重開談判，同意由英籍經理管轄英籍技術人員；另由伊朗籍經理管轄伊朗籍人員。原來阿巴丹煉油廠共有英籍僱員二千餘人，都居高職！伊朗人七萬，則全為低級工人。因而伊朗人民非常憤怒，決定要求政府收回國營；伊朗政府並向美進出口銀行洽商二千五百萬美元貸欵，以三分之二作為該廠石油工人的經費繼續生產。向來伊朗國家預算，百分之四十三依賴阿巴丹煉油廠的稅收，怎可輕易失去？

除了英、美及西方國家的關注而外，蘇聯對於伊朗的石油，又何嘗不垂涎三尺？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蘇軍隊開入伊朗，一九四五年年底，戰事已全部結束，而蘇軍控制下的伊朗西北一省自治，卻拒絕遵約撤軍，後來伊朗前總理哈文與蘇簽訂「油礦協定」之後，蘇軍才撤出伊朗。一九五三年八月，蘇聯煽起伊朗內部醞釀政變，導致「逐王篡位」的悲劇，目的也在排斥西方，而企圖奪取伊朗石油。

然而，阿巴丹這一世界最大煉油廠，則在伊朗的西南部，接近伊拉克，蘇聯如欲攫奪該煉油廠，無論從任何方面前往該地區，都有八百至一千公里的路程；並且必須經過伊朗的腹心地區，才能夠達到目的。因此，蘇聯便不得不借重它在中東的爪牙——伊拉克了。據莫斯科廣播電台當時所播出的評論是：「美與伊朗各派出軍艦，在其形勢緊急區的江內巡弋，並指責伊朗正當世界緊急局勢趨向緩和之際，反而故意加劇其與伊拉克的邊界糾紛。……」這些話對伊朗的邊界危機，顯然是火上加油，只有美、英較為焦慮！

阿巴丹究竟屬於何國

伊拉克當時突然宣佈：毗連伊朗的阿巴丹煉油廠一帶邊境土地，乃為伊拉克所有。巴格達當局指出：「在一九一九年設立的伊朗和伊拉克邊界——阿巴丹的三邊狹長地帶，向來在伊拉克版圖之內，直至一九三七年才被迫放棄的。」伊拉克政府當時並指責「伊朗侵犯伊拉克邊界多次，越過伊拉克領土四至七哩，建立其警察哨站，疏濬了阿爾逆特河，致伊拉克境內多年來發生水災！」

但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德黑蘭方面當時則說：「伊拉克的領土，絕對不能引伸至沙脫厄爾灣阿拉伯河中間以外，因該河乃是伊朗與伊拉克在一九三八年訂妥了的分界線。……」

究竟阿巴丹是屬於伊朗抑或屬於阿拉克呢？依照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世界地圖」顯示：「伊朗全國屬一高台地，除波斯灣及裏海四周多為高山，無巨海大川而多鹽湖，海岸線平直，而缺乏良港。」這裏面並沒有載明什麼所謂「阿拉伯河」；也沒有明白指出阿拉伯河是屬於伊朗或屬於伊拉克境內的。

不過，前約旦總理努佐里，對於伊朗和伊拉克爭執阿巴丹煉油廠的問題時，就曾說過一句公道話。他說：「伊拉克總理卡森顯然受了共產黨幕後支持，企圖製造邊境糾紛，把伊拉克與其他阿拉伯國家隔離開來。」就是說這個邊界糾紛，百分之百是蘇聯共產國際支持卡森造成。而阿巴丹地區並不屬於伊拉克。

事實上，中東國家的邊界問題，向來就是一筆糊塗賬！例如伊拉克原本是土耳其的屬地，第一次世界大戰始獨立。自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巴勒斯坦問題，便成為阿拉伯人的首要問題；巴勒斯坦數百萬難民的安插問題，幾乎把一個聯合國也鬧得不可開交！其次是一九五一年一月，以色列與敍利亞鬧仗時，也經過安理會的調停。其後以色列與約旦、以色列與伊拉克及其們阿拉伯國家發生衝突不知多少次？無一不是為了邊界問題之所使然。

此次伊朗與伊拉克兩國邊境衝突，也會牽涉到聯合國。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賀維達，已致函安理會主席沙尼（印尼代表），指控伊拉克蔑視最近安全理事會的呼籲，而繼續砲轟伊朗邊區云。

中共「新文藝整風」

方銀城

中共最近又展開「文藝整風」運動，除了一齣「三上桃峯」的晉劇被攻訐之外，在江西的一個叫「三〇二號案件」的戲劇與在瀋陽的一篇叫「生命」的短篇小說，也受到批判。這種情況正如上次「文革」前的抨擊許多小說、戲劇的情況一樣，可能會有更多的中共文藝作品，遭到批鬭。

「三上桃峯」的攻訐，是出現在一月廿八日「人民日報」第二版的一篇文章中，它指責這齣晉劇是爲劉少奇翻案，好像上次「文革」前吳晗所寫的「海瑞罷官」，是爲彭德懷翻案的情況一樣。

值得奇怪的，是這齣被稱爲「大毒草」的晉劇，竟然被列入爲毛妻江青的「樣板地方戲」，並於今年元月，參加江青所搞的「華北地區文藝調演」。

所謂「文藝調演」，名義上是由「國務院文化組」所主辦，華北地區所上演的共有廿個節目。自今年元月廿三日開始，於二月十八日結束，共演了廿七天。而第一批上演共有六個節目，包括有「北京評劇團」的「向陽商店」、「北京市河北梆子劇團」的「雲嶺春燕」、「天津市話劇團」的「風華正茂」、「內蒙古自治區歌舞團」的歌舞，「山西晉劇院」的「三上桃峯」以及「河北唐山地方戲劇團」的「迎風飛燕」。

所謂「文藝調演」，其目的就是將各地的「樣板戲」，作觀摩性的演出。

美在「桃園大隊」裏「蹲點」的時候，離開桃園後曾送了一匹大紅馬給留在那裏的「鞏固組」，後來劉少奇手下的文藝工作者，曾編了許多劇本，以馬爲主題，爲王光美捧場。如「一匹馬」、「三下桑園贖馬記」等。江青過去曾由於王光美的出盡風頭，大爲妒嫉，因此她特別對馬有敏感。

中共認爲「三上桃峯」是在「文革」時曾被批判的大型晉劇「三下桃園」的改頭換面，而「三下桃園」則是根據爲王光美捧場的「三下桑園贖馬記」所改編。

中共抨擊劇中爲劉少奇翻案的一段，是病馬死後，一個叫老六的牽了一匹大紅馬上台，博得全台人物的一致喝采，連呼：「好馬！好馬！」中共認爲這是暗示，毛澤東在「大躍進」「人民公社」暴政失敗後下台，劉少奇接替毛澤東爲政府「主席」。

因此，中共認爲，這齣戲是反對毛澤東的「革命路線」，爲劉少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翻案。

在中共攻擊「三上桃峯」的一天，中共江西電台也在二月廿八日播出「江西日報」對一個叫「三〇二號案件」的所謂「壞戲」的攻擊，此項攻擊是來自江西的中共部份文藝工作者的一封信，由於中共電台沒有播出這封信的全部內容，故這齣戲的劇情還不清楚，不過中共即攻擊這齣劇是「歪曲無產階級專政，醜化工農兵羣眾，鼓吹林彪路線和孔孟之道壞戲。」

中共透露，這齣戲在去年曾在江西各地上演，可能也和「三上桃峯」一樣，一度會被當作「樣板戲」。

中共「江西日報」並攻擊江西的負責文化工作的中共頭頭：「不僅不大力提高學習和演出『樣板戲』，相反的，卻批准『三〇二號案件』這樣的壞戲在全省到處上演，這不是明目張膽的對抗『革命樣板戲』，同『革命樣板戲』爭奪舞台，又是什麼？」

中共「江西日報」認爲，這是大陸文藝戰線上的「嚴重黑線回潮」，他們不學「樣板戲」，甚至百倍攻擊學習「樣板戲」音樂、創作，說現在的贛戲變成了假贛戲。

該報說：「如此種種，不是赤裸裸的爲修正主義文藝路線召魂，向江青同志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藝革命路線反攻倒算，又是什麼？」

接着次日，遼寧電台於三月一日播出對短篇小說「生命」的攻擊，它稱是否定毛澤東的「文革」，是當前的右傾傾向的典型之一。

中共發動的上次「文革」是以對文藝，特別是對戲劇的批判爲導火線，那時由於毛妻江青所搞的「革命現代劇」爲許多中共頭頭所嘲笑，江青爲了報其私怨，使「文革」權力鬭爭更爲激烈，「文革」江青雖然當權，但她的「樣板戲」仍舊不能搞得有聲有色，遭到強烈的抵制和批評，說其作品少，質量不高（一月廿七日「人民日報」短評），從中共報導中明顯的可以看出，這次中共的「文藝整風」運動是由江青所發動的，其對象是包括中共所有的文藝工作者，看來江青又在興風作浪，掀起對知識分子鬭爭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樂觀的人遇着痛苦與不幸，他會自己對自己說：這些痛苦與不幸在我一生的命運上，只是一段過程，這一段過程，不論它是漫漫長夜或短短的一段，它總會過去的，可不必要去逃避它。悲觀的人卻想消極的逃避，逃避了它，也許可以減少痛苦，但他可能由此迷失了原來的方向。越走越悲觀。因此，一個人[illegible]

反共愛國的好榜樣吳本中

——縉山

閱台北「海外文摘半月刊」第二五四期第九頁，載有吳本中一段愛國故事，不忍獨享，特擇要抄出，以供「萬人」讀者欣賞。

「吳本中現在法國南部某大學任教，他是早期留法學生，曾以法文寫過一本「華工與歐洲之關係」。

前年九月，法國總統龐畢度將有北平之行，吳氏獲悉後，乃乘龐氏在七月間法國南海岸渡假時，遂致函稱

說：「儘管有些節目還存在着某些缺點，但路線是正確的，方向是對頭的。」

爲什麼在演出的一個多月後，突然發生了「路線不對」的問題？看來不僅負責編劇的「山西文化局」要被鬪爭，甚至連「國務院文化組」也有許多人會受牽連。

這齣戲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據中共透露，它是用暗喻的方式，攻訐了中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暴政。

故事的主題是一匹病馬。中共某「公社」的「杏嶺大隊」，用欺騙方式把一匹病馬賣給了「桃峯大隊」，結果「杏嶺大隊」的共黨「支部書記」良心發現，親自三上桃峯，退款道歉。

雖然這齣戲在主題上犯了中共認爲「不可饒恕的錯誤」，因爲它強調階級的調和，反對階級鬪爭，教導要寬恕別人，強調人與人之間要和睦相處。但是眞正問題的關鍵還是在十一匹病馬。

中共認爲，劇作者把「病馬」比作大陸人民，騎馬者爲中共政權。在劇中有人曾警告騎馬者，這是一匹病馬，「千萬不能猛騎快跑」，騎馬者不聽，竟「快速奔跑使猛勁」，結果這匹馬「渾身冒汗，四肢發抖」，仆倒在地，終於死去。

於是，劇本向觀衆提出警告：「要接受教訓。」中共認爲這是「跑死病馬」的寓言，暗示中共不顧大陸人民（病馬）的死活、不顧中共頭頭的反對，搞「大躍進」，讓病馬猛跑，結果不知有多少大陸人民在暴政之下死亡。

除此之外，江青也不滿這齣戲以馬爲主題。因爲過去劉少奇之妻王光

讀萬人傑的「悼亡兒」有所思

霍森

去了，但那痛苦經驗在他的心靈中所起的[illegible]石子投入水中，水面上會跟着出現一道道神奇的波紋不只是物理作用的，他可能在那一個自身感受的知識分子心靈中，成爲一道神秘的創造的源泉，或一顆新創造的種子。由自身痛苦的體驗的種子，繫植出燦爛花果來。

本港名作家萬人傑愛兒不幸逝世，連日從「星島晚報」讀到他那篇眞摯親情流露的「悼亡兒」。我對這位名作家的不幸遭遇，深感難過。但亦思索到另一問題：也許這一段他自身痛苦的體驗，可能出在他的作品中，放出充溢靈氣的光芒。

日本作家秋田雨雀寫有一齣「圍着棺的人們」詩劇，其中透過一個貧窮慈母「悼亡兒」的一段寫着：

「……………我懷着這孩子在胎內的時候做過一個妙的夢：

我看見一匹大而美的象，

我從不會看見過象；

象有兩片大的花瓣似的牙，

我好像騎着象到遠方去了似的。

蜜蜂飛着，落花遍地；

大家看着我好像合掌敬禮。

……」

這貧窮慈母因爲有了一個兒子而發了一個神奇的夢，那夢中的場面是一個古老的東方女王出巡的景象，這個夢，完全在慈親的神秘心靈裏顯現出她對自己的兒子的期望、愛、自傲。及他的兒子長成一美少年時，命運之神將她的兒子生命奪去了。夢亦破碎了，絕望了。但，如果從創造意志來說：期望、愛、自傲是不會死亡的。這是生命韌力的奇妙。當你有時在靜夜裏仰頭望天上的星空，忽然看到一顆光芒奪目的星星殞落了，然後你再望上去，彷彿天上並沒有少了那顆星。

讀了萬人傑先生的「悼亡兒」後，心中忽然有一個想象，也許再過不久，萬人傑先生與他的夫人再誕生了另一個兒子，那兒子同樣具有前一個兒子那樣的才智，於是再過二十多年他們之間又有一位可愛的恭順青年，前後兩個兒子性格才智那麼相同。萬先生那時欣慰地說：我曾經失掉了一個兒子，但反而使我的兒子年輕了二十幾年。我的兒子並沒有失掉，只是再誕生一次，本來就不該那麼悲觀的。

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因爲是他自身痛苦體驗的創作，所以才靈氣充溢，於是不少心理學家，都盡量將多少名作家產生偉大創作時的遭遇，發掘出來作對照。據說莎士比亞的「哈姆雷德」是他父親逝世不久後才開始寫的。「任何人僅爲自己而生，但非僅爲自己而死」（聖保羅），萬先生的愛子是不幸死了，這是沒法補贖的事，但願他能珍惜這份自身痛苦的體驗，使它能夠在他將來的新作品中出現。使他不幸的兒子，可以永遠活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愛子如死而有知，會以爲他生爲一個作家的兒子，還是幸福的。

（轉載香港時報）

長存，乃不可思議之事。閣下曾以大學，爲飽學之士，以爲然乎？」以下他又提出兩問題，促請龐氏注意。「一是外交禮儀問題，毛某乃一黨頭目，並非國家元首，周某更無資格與大國元首分庭抗禮。……一是實質問題，中共以人民爲奴，人民只有三呼毛某萬歲之自由。我有一法國學生，以交換而留北平三年，嘗見一孩童每拾一糞，必高呼「謝謝毛主席」。在此情形下，閣下以代表自由、平等、博愛之邦，民主先進之國，而正式應聘於獨夫，其愚拙行爲，不知將何感想？」

上函發出後，吳氏於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得龐氏覆函稱：「親閱惠函，亟爲注意，……尊意乃深思熟慮之貢獻，特致謝忱。」

我閱此文後，乃恍然回憶到多年前，在港某校宴席上見過吳氏一面，只作普通應酬，並未深談，今始知吳氏乃一堅決反共愛國人士，令人萬分欽佩。

能爲國家建大功、立大業，固然是愛國，即一般國民，能隨時隨地，各盡所能，說一句話，寫一篇文，信也仍是愛國，如意大利之加里波底即因在地中海舟中，閱到瑪志尼著述後，始決心參加「少年意大利」，卒完成統一意大利大業。吳氏的書簡，看來雖未能阻止龐氏之行，但所給龐氏的影響，是很深的。一是龐氏未與毛某發表太對不起中國人民的宣言。二是法國雖與中共建交，但在文化、經濟、新聞上固仍與國府關係如常，我想，這些與吳氏書簡可能有相當關係。



馬君武與「哀瀋陽」(三)

畏之

四十年前馬君武博士所寫諷喻張學良的「哀瀋陽」：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絃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猶抱阿嬌舞幾回。

君武退出廣西後，在廣州閒居了一些時，奉母之餘，譯著更勤，以有關文學、理化、動植、政治、經濟的爲多，每日必譯三千字左右。

譯作委婉盡情曲折達意

他的文學天才，以表現於詩中爲最顯著，過去和葉楚傖、陳去病、胡樸安諸氏，同隸於南社。這班革命詩人，有一種「慷慨以使氣，磊落以使才」的新標格，絕不落光宣間詩人的窠臼。在南社刊行的詩集中，他和楚傖的詩，登出的不少，而一般稱他胎息於晚唐，可見其對舊文學的修養和工力。所譯拜倫哀希臘的詩，比蘇曼殊的五言更成熟，與胡適之騷體的嘗試不同，蓋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功候，喜歡以舊體詩的格調來譯詩，舉其譯法國詩人兼小說家雨果的「重展舊時戀書」一首云：

此是青年有德書，而今重展淚盈裾。

斜風細雨人增老，黃卷青山事總虛。

百字題碑記恩愛，十年去國共艱虞。

茫茫天國知何處，人世倉皇一夢如。

這樣的譯法，自然是意譯，有時對原作詞意容有所取捨，新文學家是不同意的，但卻爲一般文人所喜，因讀來很順口，不感到佶屈聱牙的。在新文學裏，他有哀希臘歌之譯作，委婉盡情，曲折達意，更結下中西文學的因緣。

所譯世界文學名著有兩種，一爲俄文豪托爾斯泰的心獄，另一個是德文豪席勒的威廉脫爾，後一種更是繙譯界最成功的譯述。劇本中的對話和歌唱，純用文言，對話則明晰有力，歌唱則沉鬱頓挫，讀到的人，很受到感動，他在小序裏說：當繙譯這部書的時候，先後曾流過不少的眼淚。更可以說明着他的深情至性。

他的譯作優點是能夠把原作者的情緒，表達出來，這是能詳讀精讀然後幾經消化之後才落筆的，自然較之直譯者異趣。他嘗謂：「嚴幾道以信達雅爲繙譯的信條。然爲了曲意求雅，強以中國成語求合於西洋所獨有而中國所無的思想，不免給章太炎譏爲矯揉造作。伍光建之譯書，只譯隱記爲最好，後來續出的如倫理學等，幾乎錯誤到不能讀，與胡仁源所譯理性批評，同爲沒有能力譯而強譯的書。介紹西洋思想，必須自己創造或襲用日本人所製造的若干名詞，梁任公雖優爲之，卻尚嫌不夠，必須將中國句法，化簡爲繁，始能稍達其意」。可惜君武不以文學著稱，而世人亦多對他忽畧，如拿他的譯本和原文對照一下，即可瞭解他用心之專的。他所寫的隨筆，和在新民叢報發表的文字，都是膾炙人口之作，一是歐學片影，一是茶餘隨筆，可惜都沒有刊印專冊，假如有的話，當不讓洪邁的容齋隨筆專美於前了。

實踐學術救國躬耕田野

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成立後，這位革命的老闘士，似乎和現實政治脫了節。那時一部份舊同盟會員，以共產黨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等立心不軌，於本黨的根基及國家前途，將有不利，列舉共產黨包藏禍心企圖篡竊的種種陰謀，請求總理設法取締。十一月總理北上時，劉成禺等對革命策源地的廣東，更惄焉以憂，田桐、居正、周震麟、馬君武、管鵬、但燾、焦子靜、謝良牧、茅祖權、劉成禺、馮自由諸人，在上海南陽橋裕福里二號章太炎寓所，開會討論，推太炎領銜撰稿通函，以護黨救國，號召同盟舊人，匡濟危局。函中有「曩無尺寸之藉，而能取中夏於滿洲之手，今有數省之力，而倒授軍閥以主器之權，則知誠信日衰，轉相携貳爲之也。某等以國是不定，由民黨渙散之故，所以猶有餘燼者，則同盟會精神未盡湮滅，陰與維持，而受者身不自覺，向使同盟尚在，凡民黨在朝在野者，必不爲爾寂寂，雖有桀黠徒，亦不得遷司神器矣。爲是感念舊交，力逾來軫，冀以同盟舊人，重行集合團體，稍就次，乃旁求時彥鎔於一冶，以竟往日未伸之志，而爲將來匡濟之謀，將伯頻呼，反思不遠……惟望贊成此志，加以匡扶，則死友得酬，存者知感，膏沐天下，爲澤無窮矣。」這純是太炎的「武關何故入盟秦」的聲口，他們對容共策畧北上目的，都十分置疑，所以竟想「重行集合團體」起來，自爲當前政治局勢所不容許，而應者又復寥寥，當然不會起什麼作用。下一年三月十二日，國父逝於北京，局勢又更不同了。但據所聞，君武對這回事，只是因革命淵源而附署而已，沒有參加什麼意見，也沒有什麼積極表現。但在十四年，許世英組閣時，君武尚代表國民黨而任司法總長。十五年三月，賈德耀內閣，轉任教育總長，四月賈閣解體，君武也同時下野，曾一任國立北京工業大學校長，不久便南下到了上海。十五年以後，他離開了政治，本着平日主張規立學校，著書教書，實踐學術救國，教育救國，出任吳淞中國公學校長。在中國公學時間很短，談不到什麼成就，這塊教

育園地派系複雜，卽令善調和者處之，也未必辦得好，君武是讀科學書的人，而且生性純眞，不免帶些激越偏執，卽欲調和亦調和不好，故終不能久於其事。那時卜居吳淞，在學校附近買了五十畝田，眞正躬耕起來，在下雨天，着簑戴笠泥足牽田。有人去找他，見田間有農夫打着招呼正要問，一看，卻就是君武本人。來客希望他談點耕田以外的事，他對來客只談種田，並介紹了許多農業上知識，他研究生物學有素，所以談起來頭頭是道，能使聽者無倦容。

出長夏大校譽駸駸日上

君武又做過大夏大學校長。大夏大學，是廈門大學教授們，不滿意其校長林文慶而鬧出來，打算在上海辦一所較理想的大學。最初眞是空中樓閣，當他們正在上海勞勃森路致和里以弄堂房子爲校址，以亭子間作辦事處時期，誰都瞧不起這所大學。君武挺身而出，擔任這大學的校長，以每小時二元之代價，延聘了若干第一流的教授，如數學系之何魯等，當然都是幫忙性質，有時還不免欠薪，可是大家都相處得極好。君武對學問可稱得上一個「博」字，而於自然科學尤有專精，幾於沒有一門功課不懂，有的且出於擔任這門功課的教授之上。教授們知道他是內行，也不敢隨隨便便地教，全體這樣賣力，校譽駸駸日上，學生也與日俱增，第二年就可以把學生所繳學費的全部，在膠州路租地造屋，奠下了大夏大學的基礎。

在歐西，大學校長一職，是任何資格最好最老的教授都會輪得到的，只是一個榮譽職和對外代表而已。中國校長就不同了，要應付教育主管機關以及外界，又要應付教職員及學生，所以有人說：做中國大學的校長，須有像前清書院山長爲學術士祭酒的能力，自己學問必須拿得出，行政才能必須過得去，而對人必須合得來，三者備，便是最理想的校長。

君武於學術是沒得說的了，而於其餘二事則稍差，其吃虧處，則是易發脾氣，與人落落寡合，其孤芳自賞的態度，也叫人難與接近，但其性情純眞，故對人十分誠懇，於學術則極內行，所以公認他是個好校長。

出錢辦學者只懂得開店

大夏大學在衆擎之下，眞辦得有聲有色，無如單憑精神的支撐，而無物質的援應，一個分科學府是無法能支持下去的。中國有錢的人多得很，有錢而肯出錢給人辦文化教育的人，卻少得可憐；卽是同情心的支持，也是絕無僅有，但會發生多少作用？故無價值可言。除因已有了錢也需要有個淸高的帽子，想對文化教育機構利用利用一下，才肯破他的慳囊，但錢出了，僅任董事或董事長是不夠過癮的，而必須自己來任校長或社長才夠味，其例不勝枚舉。

大夏大學正感到支持吃力而發展更費勁之時，適有王伯羣願出錢辦學，於是大夏的歐元懷、王毓祥、傅式說三人出面和他接洽，接洽條件成熟之後，不能不請馬君武讓位了。君武走了之後，大夏終於在南站造起大廈，成爲學生最多校舍最漂亮的學校，歐、王、傅也各月支三百元薪水外，並各兼交通機關的乾薪三百元。歐先任教務長後任副校長，而校長，表面上是較君武時代爲發達，而終無法成爲有數的學府者，因爲歐元懷只是懂得開店而不足儀型多士的也。

快人快語性情純眞循實

民國十七年，廣西省政府議設廣西大學，推選馬君武、黃紹竑、盤珠祁、雷沛鴻、黃華表、陳柱、岑德彰、蘇民、劉寶琛、鄧植儀、淩鴻勛等十一人，爲籌設委員，擇定梧州蝶山爲校址，鳩工庀材，從事營建，經營一年之久，才正式成立，君武被推爲首任校長，盤珠祁爲副校長。蝶山地勢，氣象萬千，閎深幽秀，是個很理想的地址，開辦之初，頭緒萬端，那時盤珠祁遊歐尚未歸來，校務由君武力負全責，凡規劃課室校舍，購置儀器圖籍，延攬名流學者，無不竭殫心力，先開辦理化、工、農三個學院，似以醫學院之規模爲最大，大概那時廣西省當局注重於培養實用技術人材，而對於發揚文化鼓鑄學術的文學院，獨付闕如，然經費亦不甚裕，開辦後一年，因粵桂軍興，校務停頓了一些時期，直到二十年之夏，政局稍定，才能夠從安定中求進步。

卽因爲他是具有眞性情的，對於外來的一切感應，極敏極強，對於當時廣西當局辦學的認識終嫌不夠，而又以國內連年爭戰，日寇伺我已久，遂乘虛而入，更引起他無限的感憤，「哀瀋陽」兩首，憤於不抵抗者喪失國土，把胡蝶名字牽了進去，叫這位影后負屈了三十餘年。此外，還有一首詠岳武穆墓的詩，也是具有深刻政治內容之作，內云：「西湖衰柳映朝霞，欲結花圈謁岳爺。國會寬刑蘇拉地，敵軍威脅漢尼巴。君臣昏聵河山恥，父老遮留將士譁。正氣銷沉君莫問，黃龍今日屬誰家。」詩中兩聯用了西洋古典，蘇拉地卽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漢尼巴卽迦太基名將漢尼拔。此時作於日寇入瀋陽之後，末後數語，可知他對當時中樞決策亦有不盡同意之處，眞情至性的人，有時對小我的利害還不及大我看得重，乃至到了忘我的境界，遇事都要認眞，有時不必太認眞而卻一定去認眞，自己卻難免自陷於極苦惱之境，而憤激只能算作發洩性情唯一出路。因此，君武卽在學術上，也常有憤激逾分之詞，說到透澈而沉痛之處，因爲他的純眞與循實，使聽的人也不免爲之擊節稱賞。譬如談到法律政治吧，他不滿意於那班沒有研究而好爲人師的，因而有「這一類東西，是我上茅廁時隨便看看的」之快語。談到教育呢，更使他記憶到歐元懷那班人的自大自矜的嘴臉，他說：「不懂讀書的人，如果什麼都學不會，莫如勸他學教育，這是不學而能的事呀！」

他對學術分科，也看不起，以其爲亞歷山大城的風，衍到今日，不過圖書館的索引與檔案處的歸檔而已。各科原是互有牽連，分得太淸，包管你學不好。學問之道，應求其會通與深入，會通爲哲學，深入求精爲科學，欲使思想走在哲學科學之前一步，去瞭解未成形的哲學，則爲文學。君武看不起社會科學而以自然科學爲基礎，又拋棄哲學以文學爲會通之具，其讀書方法，是足夠佩服的。

我看美加

【29】

梁人傑

盛產龍蝦的「明」

酒會中，一位外國太太擔任指導禮節，所有主家的人排列着，接受來賓道賀。在美國以女家爲主，女性的位置又比男性爲先。主婚人、新娘新郎、伴娘伴郎，都屬主家，接受所有來賓道賀後，酒會便開始。

麻省理工學院的紀念堂堂皇華麗，使酒會氣氛顯得份外高貴。許多人結婚舉行酒會都租用這紀念堂，在香港可租用的，很難找到這樣理想的地方。老萬覺得這酒會比幾十檯麻雀的香港式宴會好得多，主人也不致那麼吃苦。

花車把一雙新人載走，他們在郊區一家豪華酒店訂了個蜜月房間，明天早上便南下到科羅列達，渡過他們新婚的歡樂日子。

婚禮完畢，我們留在波士頓也沒事，照原定計劃從波士頓飛到加拿大滿地可遊覽。孩子剛在假期，跟我們同行。有他在一起，方便得多，一來事事可由他辦交涉；二來每到一個地方，可以租部車子，讓他當司機，這樣玩得沒那麼拘束。

留在波士頓的一個星期中，有幾件事值得一記的。其中一件是到叫「明」的地方吃龍蝦，這地方距參加婚禮的人，分乘兩部車子，在高速超級公路上跑了兩個多鐘頭，到達一個漁村模樣的地方，這兒就是「明」。

遊客多得很，停車場擺滿汽車，遊人如鯽。人們到這兒唯一節目是吃龍蝦，賣龍蝦的餐室約有十多家，價錢頗有分別。我們光顧的一家每磅四元，後來看看別家，標明三元的也有，不過我們光顧的一家要排隊，每磅三元的反而冷清清，大概因爲貨色不同罷。

坐了幾小時汽車，胃裏的東西都給顛盪得空空如也，因此黃君問我要吃多大的，我毫不思索要最大兩磅的，另外要一盤沙律。

等了好一會才有空桌子，再過幾十分鐘，我們「柯打」的東西弄好，端到面前，才曉得兩磅的龍蝦如此巨型。還有一大籃麵包，大盤沙律，又要了瓶白酒。

美國龍蝦和香港的不同，最顯著的分別是美國龍蝦有兩隻大螯，比蟹的螯還大。他們烹調龍蝦的方法簡單不過，用鹹水將它煮熟。老萬認爲這樣的烹調沒有吃的文化，但座上有人反對，認爲這樣才吃到「原味」。

香港式烹調的龍蝦老萬吃過不少，較清淡的是清蒸龍蝦，潮州菜美，豉椒焗龍蝦味道較濃郁；我頗喜歡炒龍蝦球，這吃法可不必動手剝殼；還有是龍蝦沙律，也是我喜歡的。不過，用鹹水煑熟而求吃其「原味」，老萬不敢苟同。龍蝦的本質不錯，但我雖在腹如雷鳴中，也吃不出它的好處，只能說是各人口味不同了。

尤其開兩個多鐘頭車來，吃完又開兩個鐘頭車回去，來回共花五個鐘頭以上，我們是遊客，反正遊地方，到這兒觀光一下還值得；如果在波士頓做事，特地到這兒吃龍蝦，浪費時間未免太多。老萬以爲，站在吃的享受來說，吃一次已夠了。

五月花第二

一六二〇年，一百零二名英國男女，乘了一艘帆船，航行三千哩，移民新大陸。這艘帆船就是著名的五月花號第二。

現在，五月花號第二複製品，正泊在新英倫海邊，供人參觀。所有外型、內容、大小，和原來的五月花號第二完全一樣。這艘當有歷史性的木船內，安置許多假人，說明當時這批移民在船上六十六天所過的生活。

負責說明及解答問題的導遊員

條船只有一百八十一噸重，一百零四呎長，小到一眼見晒，西環的機帆船也差不多大小，但要參觀這條船得花二元半美金。小小一隻木船，載了一百多人，遠渡重洋，移民新大陸，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勇氣。不過，由此也使人想起，從大陸逃亡來港，一條舢舨也坐上十多人，比他們更苦，只是不必捱六十六天遙遠航程罷了。

這地方之所以命名新英倫，只爲那班英國移民到了這新地方，也視之爲英倫，但這兒究竟不同英倫，故名爲新英倫。三百五十多年後的今天，相信有不少美國人是這班移民開枝散葉而得來，因此美國人參觀這條五月花號第二特別感到興趣。在這兒一帶，有不少歷史遺跡。當年英國人在此登陸，岸邊建的小木屋，也有仿製品，看過這條船，看過沿岸遺跡，當年英國人來到新大陸的情景，如歷歷在目。

從海邊到他們登陸後建立的村莊，約半小時汽車行程。參觀這條村莊，每人須付出二元半入場券。這地方叫樸次茅茲，也因爲他們來自英國，懷念故鄉，所以起了這樣的名稱。

一進村就有一座碉樓，他們在此定居時，常會受土著襲擊，故建立碉樓，確保村民安全。村裏共有十四、五幢房子，用木建造，裏面不但有家具，而且有人。這些「居民」，不過在演戲，穿了當年的服裝，過着初期移民的生活，[illegible]幫助參觀者了解十七世紀英國人移

搭艇子。除了有大羣遊客外，與傳一條三百多年前的村莊。老萬對這類東西引不起興趣，反而覺得在樹木深處，風景不錯。有這麼一個地方，作爲告老後歸隱之所，倒再好也沒有了。

滿地可

滿地可是廣東音譯，報章上我們常看到的蒙特里爾便是這地方。加拿大三個大城市中，滿地可的華僑較少，多倫多和溫哥華的黃面孔卻觸目皆是，尤其溫哥華，簡直如小香港一般。

滿地可是法語區，許多公共地方的文告，都是英、法文並用。不過，許多人不肯跟你說英語，雖然他們都懂得；同樣的，到了多倫多，懂法文的人也不跟你講法語。不曉得這是不是基於民族的偏狹，抑或他們認爲是「尊嚴」？

滿地可是個美麗的城市，不但地方美麗，人更美麗。老萬在美加幾個星期，公共場所、馬路上，見過無數美國和加拿大女孩子，她們雖然一部分有美好的身段，但若以中國人眼光，近看她們，可能把你嚇了一跳。大部分皮膚粗糙，像個毛瓜，有些還滿面暴床。尤其很多女人作嬉皮士打扮，骯髒不堪，看了叫人倒胃。但滿地可的女孩子不少長得十分好看，皮膚嫩滑白皙，身段嬌小玲瓏，老萬猜想可能是混血的關係罷？

我們到滿地可的時候是八月，現在隆冬，大概已變成白茫茫的世界，和我們見到的美麗景色，又是當中，有一塊分隔，一邊上行，一邊下行。草坪上沒有花圃，種植鮮花，美麗奪目。草坪上的電燈桿，也掛了花籃，五彩的花朵，把城市點綴得非常幽雅。這些紅紅綠綠的花木，雖在馬路當中，好像用水洗過，一塵不染。同時，市民公德心非常好，不會有人破壞花木，也沒有隨處拋棄廢物垃圾。在加拿大，不小心在街上丟一塊紙頭，也會被罰幾十元，因此沒有人敢隨地丟垃圾。有位朋友初到貴境，親戚開車帶他遊地方，他在車上拋下一片紙頭，親戚大驚，連忙停車，下車把紙片拾起來，還怕給人看見。

如果香港的清潔運動能有三成收效，已經不錯。可惜香港居民沒有公德心已成習慣，如果要追上加拿大，恐怕要經過一段很長時期的「教育」才成。

如果不怕天氣嚴寒，在滿地可久居也很不錯。乾淨、寧靜、幽雅。可惜每一年有好幾個月在冰天雪地中，只好躲在有暖氣設備的房子裏。這種日子不是每個人都可適應，幾個月時間，足不出戶，太寂寞、太難受。尤其生活在洋場十里的香港移民，在滿地可獃下來，初期一定不慣。在香港，長年大月可以活動，尤其香港居住環境差，長日獃在家的人很少，他們喜歡到外邊趁熱鬧。在隆冬的滿地可，恐怕不能過這種生活了。

博覽會舊址

一九六七年正當本港發生暴亂的時候，世界博覽會在加拿大滿地腦者跑到加拿大，據言參觀博覽會，其實要避避風頭，萬一香港有什麼冬瓜豆腐，他們就留在加拿大，作海外寓公。

想不到當時獃在風雨滿城的香港的老萬，也有機會到滿地可，參觀這個過氣的世界博覽會。老萬見聞不廣，許多參觀過幾屆世界博覽會的朋友，認爲在滿地可舉行的博覽會，比不上東京；但老萬看完滿地可博覽會，覺得很不錯，當然也希望也機會參觀一九七四年五月至十月在美國華盛頓州斯波堪（西雅圖）附近舉行的博覽會，或者到東京看看一九七〇年博覽會舊址，相信會比滿地可豐富壯觀得多。

滿地可博覽會的一切仍保存下來，在旅遊季節，開放給遊人參觀。因博覽會場太大，一天時間參觀不了，因此門券分爲兩種，一種是參觀一天的；一種參觀一季，在開放期間內，任何一天都可以參觀。

我們在滿地可逗留一天一夜，因此只能盡一天時間參觀。每一位入場券是七元半，入場券很特別，一條長紙條，上面有說明，教你把紙條造成一隻鉅子，戴上鉅子，任何場館都可自由進去。

整個場地有架空電車，環繞一週，看到場地全景。前面一個巨湖，湖上有噴泉。在聖地牙哥「海世界」老萬看過最美妙的噴泉，滿地可博覽會的噴泉是老萬見過最偉大的。有時噴出的水花，如排山倒海一般，十分壯麗。

老萬最大目的在參觀各國場館，因此對會場的風景，暫時無暇欣參觀，因大半天時間肯定無法全部看完。

第一個參觀的是法國館。人們的觀念中，法蘭西是個充滿浪漫氣氛的國家。不過，在博覽會的法國場館看到的，是十分着實的東西，代表法國的肯肯舞，當然可在場館中見到，但老萬最欣賞的，是樓上頂尖裏，四週一片夜色，站在當中，可看到巴黎全景，這設計非常別緻，使人如在巴黎鐵塔塔尖上，整個巴黎，就在腳下。

場館裏利用假人和風景畫，表現出法國的許多特色。巴黎的警察，看到美麗的小姐，眼睛會轉動，充分顯出法國人的「抵死」風格。

法國館並沒有值得誇耀的「偉大」，不過，法國的特色卻足夠。老萬喜歡法國人「並不太認真」的作風，一切設計都極其輕鬆風趣。

瑞士・蘇聯・荷蘭・捷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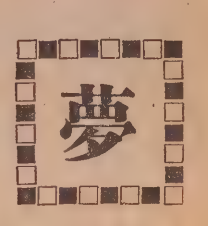
接着我們參觀瑞士館、蘇聯館、荷蘭館、捷克館、日本館，每一場館都有他們民族的特色。瑞士以風景美麗見稱，是世界花園，在瑞士館看到許多瑞士美麗風景圖片及電影，從圖片和電影可充分了解瑞士是怎麼樣的一個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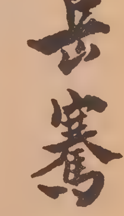
當然，著名的瑞士鐘錶也是他們值得驕傲的，瑞士場館不可缺少的展覽品。還有就是瑞士的絲織品，也是聞名世界。

蘇聯館每種展覽品都是有宣傳性，走進蘇聯場館，就只有接受宣傳。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在毛澤東催促下，林彪同周恩來去了重慶，到了曾家岩中共辦事處，進門時鄧穎超始而一怔，接着過來抓住了周恩來衣領，指着額頭罵道：「死鬼，，我以爲你死在延安了，是不是在那邊有了女人，安了家。你實說，老娘不在乎，老娘也不是沒有人要，找一個你這樣的男人還不難。」說着又揚起了手。

周恩來急得兩手掩着臉，說道：「小超，你別胡鬧好不好？你的愛人差點死在延安，你還這樣亂說，眞是胡鬧。」

鄧穎超更加生氣，罵道：「你個死鬼，敢說老娘胡鬧，老娘就同你胡鬧到底。」說着眞要下手。

林彪忍住笑，過來扶住鄧穎超的手，說道：「師母可不要打，周先生在延安實過遇到了很大麻煩。」

鄧穎超鬆開周恩來，問道：「你有什麼困難？」

周恩來把兩手取下來，長吁一口氣，說道：「我的事你也不是完全不知道。」

鄧穎超說道：「軍委會有一個人來告訴我，說他們在延安人員發來密電，老毛在整你，叫我不要理。他就說這些，我也只知道這些。」

周恩來看看林彪，說道：「這事說來話長，慢慢談吧！我同林彪同志一齊來，要辦正事哩！」

鄧穎超看看林彪，問道：「老毛是派你來監視周恩來的吧！」

林彪苦笑道：「師母，我此時倒在人監視下，還有什麼資格監視別人，再說毛主席也知道我同周先生的關係，怎會派我監視周先生。是因爲要我同政府談判，我沒有經驗，請周先生一道來的。」

鄧穎超笑道：「這一說可眞是錯怪你了。你們同政府談什麼？」

周恩來說道：「我們同政府之間，懸案有千條，永遠談不完的，你叫廚房準備飯，飯後我要同林彪同志去軍政部拜會何部長，商量談判事。」

停一時，警衛人員擺好飯，他們三個人另開一桌，當時重慶生活相當苦，許多人都吃糙米，肉食甚少，但中共代表團仍有豐富享受，雞鴨肉魚一應俱全。

林彪看了滿桌菜，笑道：「還是重慶好，在延安，除去在毛主席家中，很少見到這種場面。」

鄧穎超說道：「這是我們平常的伙食，因爲不知道你們來，沒有準備，明天特別做幾樣海味給你吃。」

林彪驚奇道：「還有海味。」

鄧穎超說道：「你眞是鄉下人了，我每年到了秋季還吃洋澄湖蟹呢？」

林彪搖頭道：「這眞想不到，重慶生活這麼好，周先生在延安太委屈了。」

鄧穎超白了周恩來一眼，說道：「他自作自受，怪誰？我勸他不要去延安，就留在重慶算了，只要他回到老部門，你們校長還會重用他，比張國燾總要吃香的多，他不肯，硬要去延安受折磨，活該。」

周恩來眉頭緊皺又不敢插嘴，林彪也怕鄧穎超再向下說，把一切秘密都說出來，自己也很尷尬，當時岔開話題問道：「周先生去了延安，師母經常作些什麼事？」

鄧穎超咧嘴笑道：「去參政會開會，遇到看不順眼的人我就罵。罵人也能出一口惡氣。」

周恩來急急問道：「小超，你罵誰？」

鄧穎超說道：「我罵一些沒骨頭蟲，像羅隆基、沈鈞儒。」

周恩來跺腳道：「你怎麼罵沈鈞儒老先生，他是有名的七君子。」

鄧穎超「呸」了一聲：「那老傢伙是君子，世間沒有小人了，他不但是小人，還是小人中的小人，我看他每月來領津貼那付窮酸相，我就噁心，國民黨若是每月給的錢比我們多，他又會倒過去了。」

周恩來搖頭苦笑一陣，說道：「林彪同志，我們去看何敬之吧！時間也到了。」

鄧穎超說道：「慢點，我換換衣服跟你去。」

周恩來愕然站住，問道：「怎麼？你跟我去？」

鄧穎超一瞪眼：「怎麼？不准嗎？」

周恩來陪笑道：「小超！我不敢不准，實在是不便，因爲這不是赴讌，是去開會。」

鄧穎超指指鼻子：「開會，老娘不能參加嗎？老娘是國民參政員，堂堂民意代表，我代表黨去同政府開會，比你們兩人份量重，你剛卸任政治部副部長，他是現任的一一五師師長，都是政府官員，政府官員怎麼可以同政府談判，只有老娘是眞正的民意代表，能代表全國民意，自然能代表中國共產黨。」鄧穎超說過兩手抱着肩膀，向左右搖幌了幾下。

周恩來看看林彪，不由呆住了。

林彪眼見僵局，陪笑說道：「本來師母去，比周先生同我去要合適的多，不過，這次會談全是談軍事，範圍太小，不必勞師母大駕，等到下次開始全面談判時，一定請師母擔任代表團團長。」

鄧穎超聽到最後一句話，嗤笑了，說道：「還是你會說話，看你的面子放他一馬，不過，你把你這個死鬼老師帶去開會，還要把他帶回來。」

林彪愕然道：「師母是怕周先生不安全。」

鄧穎超搖頭道：「你會錯意了，他可是安全得很，我是怕他開過會回來又去私會情人，所以要跟住他，現在就由你負責。」

林彪也忍不住笑了，說道：「師母放心吧！我負責就是了。」

兩人出門上了汽車，周恩來嘆口氣，說道：「我遲早要進瘋人院。」

林彪也無法接腔，只好陪着嘆口氣，不久車就開到軍政部。

何應欽已接到周恩來報告，林彪帶有中共條件向中央提出，所以約定了兩人來見之前，又把白崇禧請來。

林彪見了何、白二公，連忙脫帽立正行禮，周恩來比較隨便，只微微欠下躬。

何應欽、白崇禧都站起同兩人握手，要他們坐下。何應欽先看看周恩來，問道：「恩來兄，你同林師長一道來的。」

周恩來起身說道：「是的。」

何應欽擺手道：「你坐下，不要客氣，我們慢慢談。」

白崇禧笑道：「恩來兄，你怎麼回去這麼久，一直未回來，我們都很掛念你。」

周恩來覺得白崇禧一雙眼睛，神光如電，直射自己五臟六腑，不敢亂扯，只支吾一句：「那邊要處理事情也很多，所以抽不出身。」

白崇禧笑道：「這很好，看見你，我們都放心了。」

周恩來不敢再接腔，向林彪說道：「你的意見可以向敬公、健公提出來。」

林彪起身說道：「學生這次來，有關國共兩黨之間一些問題，要向老師同副總長報告。」

何應欽說道：「你講好了，我同健生也很希望一些問題能早一解決，因爲這其間最頭痛的是我們兩人。」

林彪說道：「關於過去一些衝突，卻是誤會所形成。」

白崇禧打個手勢，說道：「林師長，你坐下，慢慢談，但是最好不談過去的事，因爲過去所發生的事，政府都有全部資料，可以查明責任在何方；不過，這些事發生時你不在國內，恩來兄在重慶，不能要你們兩人負責，所以不能同你們談，你就說現在好了。」

林彪說道：「部下來的時候，敝黨中央有四條解決方案，請副總長過目。」說過雙手奉上去。

白崇禧接過看都未看就遞給何應欽，何應欽畧翻一翻又交給白崇禧。白崇禧看看第一條：「黨的問題，在抗戰建國綱領下，取得合法地位，並實行三民主義，中央亦可在邊區，辦黨辦報」。當時搖頭說道：「林師長，這一條實在不通無從談起。」

林彪忙問道：「副總長的意思是……」

白崇禧說道：「敬公同我是軍人，我們雖然都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但是，我們決沒有資格代表中央答覆問題。不過，我以旁觀者身份看問題，覺得這一條全是贅文，例如說在抗戰建國綱領下取得合法地位，實行三民主義，這話全是多說的，中國人怎麼可不實行三民主義，怎麼可以不根據抗戰建國綱領行事，連汪僞組織也信誓旦旦要實行三民主義哩！」

林彪連連點頭，心裏覺得小諸葛是眞厲害。

白崇禧說道：「至於說取得合法地位，也是一句多餘的話，共產黨久已取得合法地位了，參政會有中共七名參政員，完全以中共代表身份參加，自然中共有了合法地位，才可以派代表參加最高民意機構。至於說辦報的事，重慶現成有新華日報出版，政府一視同仁，配給紙張、油墨，從不干預內部事務，你也許不清楚，可以問你周老師。」

周恩來點頭道：「健公說的都是實情。」

白崇禧又說道：「最後說中央亦可在邊區辦黨辦報。這兩句提出來問題太大了，邊區是中國地方，中國政府有統治權，不但執政的國民黨有權去辦黨辦報，就是其他合法黨派，誰願意去辦黨辦報，都可以辦黨辦報，這是國民的自由，但是大家不能去，爲什麼？是你們自己封鎖了。所以這個問題最好不要提出，如果作爲條件提出，對我們國家的法治就是一大諷刺，對貴黨也不方便，證實了共黨是實行割據。」

林彪不敢接腔了，只是看周恩來。

周恩來說道：「因爲過去有這個癥結，所以我們自動提出讓步，希望能得到合理解決。」

白崇禧笑道：「恩來兄，雖然是你們自動提出，但我相信認眞去作還是不成的，如果中央眞在邊區辦黨辦報，你們還強佔邊區作什麼用。」

周恩來看看林彪，不敢再接腔。

白崇禧說道：「第二條軍隊問題，希望編四軍十二師，請按中央軍隊待遇。這一條是屬於軍事範圍，但敬公同我也無法答覆，因爲按照比例，你們增加的太快了。」

悼亡兒孝昌【五】

萬人傑

我的兒子孝昌，本月九日下午四時（香港時間）病逝美國，我的痛心不單因爲他是我的獨子；更因爲他有很大的抱負，不斷的學習，不斷的求進步，他的學問與智慧是多方面的。可是在他快要完成碩士學業，滿懷希望的時候，卻鬪不過兇殘的病魔，在痛苦中掙扎多時，賫恨以終。他的志願永遠不可以達到，遺下，只有老父一顆沉痛的心！

他去世後，女兒趕到拉利，見到這兩張海報便不由心酸，淚汪汪的告訴母親：兩張海報是昌兒到波士頓渡假時她陪他買的。昌兒對這兩張海報極爲喜愛，勸母親把它帶回香港，留作紀念。現在，海報貼在我書房內，我的英文雖然不好，但顯淺的句子也看得懂。

一張是英國名作家毛姆的，他說：「一個人生命中最大的悲劇不是死亡，而是失去了愛。」

另一張是柏德歷・S・皮爾斯的，他說：「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我在這個世界生存並非爲了你的期望；你生存在這世界也不爲了我。你是你，我是我。但有機會我們彼此發現了，那是多美麗啊！」

從這兩張海報，看得出他的心境，和他最後寫給我的信一樣，認爲他自己生存的最大意義是愛，父母對他的疼愛。

毛姆似乎已替他說了心中要說的話。他並沒失掉愛，父母對他的愛永遠不會死亡，儘管他已離開這世界，儘管他不能再開動心愛的小跑車，不能再聽到完美的音樂，也再看不到毛姆、皮爾斯的語錄，更不會揮毫寫出心聲，可是他始終活在我們心坎中，我們對他的愛，對他的懷念，使他在泉下也覺得自己並不是悲劇人物，一點都沒有失掉他的愛。

水床上只剩下他一副枯瘦的軀體。他送進醫院時，渾身痛楚難受，躺在病床上，覺得自己的骨頭像要分裂，醫生特地爲他換上水床。可是，他已再不覺得痛楚，即使不是水床而仍是那硬床，他再沒有感覺了。

內子要求醫生不要立即把他移進殮房，要多陪他一段時間，直到明天早上女兒和女婿到達爲止。醫生答應了，並且有專人陪着她。

醫院裏有些博士身份的醫務人員，專去開解死者親屬。他們不是講宗教道理，是用哲學理論安慰對方。過去昌兒在這家醫院養病時，一位年青人和他最談得來，昌兒認爲他在哲學上的修養極高，可惜內子不知他指的是那一個，她知道必是這幾位負責安慰她的年青人中的一位。

女兒淸晨趕到拉利，在醫院中看過弟弟最後遺容，他便被送進殮房，第二天火化前，傷心的母親還要到殮房看他一面，把他從冰冷的冷藏庫拉出來，哭吻着他的屍體，母親的熱淚不能再熨暖他的心窩，他渾身的冰冷，卻使她的嘴唇痳木。

在這一刻之後，曾經交給父母帶來幾許歡樂，也曾經使雙親爲他牽腸掛肚的昌兒，就僵直的給送進焚化爐，在熊熊爐火中，受到長期折磨的軀體，轉眼化爲灰燼，他死前一週寫的詩，竟成語讖。

他整個軀體給疾病磨折夠了，可是他的腦袋沒片刻不清醒，他臥病中想到很多很多的事，當然他也會想到萬一有這樣的結果。不過，他姊姊對他的心情，比我們有更深刻的了解。她在雜誌看過我第一段文字後，寫了一封信給我，她說：

「在我心中有一點想補充的是：昌弟的去世，對他的肉體而言是一大解脫；但對一個求生慾如此強，自信心如此高的人的精神言，死亡是他最大的打擊，最大的失望。想不到他的信心所能產生的力量，竟是如此有限。也許到了另一個世界，這一切已沒有關係了。

「他很喜歡 Papillon 一片，因爲『蝴蝶』（主角的渾號）捱了不少苦，但仍然堅信他能逃出絕不可能逃脫的監獄，他的信念終於在十多年後實現，逃出這個從未有人能逃出的監島。

「昌弟的夢也是一樣，只是他的監獄是由病魔看守。他深信他也會如『蝴蝶』一樣幸運地重獲自由，但他的自由卻要到另一個世界去享受了。」

昌兒對克服他的病，比我想像中要堅強百倍，最後，他不幸的失敗了，難道這眞是天意？

在接到昌兒死訊那天晚上，我沒法睡眠，只有哭。雖然抽屜裏有鎭定劑和安眠藥，可是我不願借助藥物痳醉心靈，我要淸醒的想，想着二十幾年來我們父子間的每一椿瑣屑的小事情。

我想到他第一次爲學業而痛哭，記得那年他念中四，因爲英文作文只有五十九分，差一分不能升級，要留班。內子要我跟黃國芳校長交涉，希望不要因一分之差浪費他一年光陰，但黃國芳校長說：反正他年紀還輕，就讓他多唸一年吧。我覺得爲這些事求情太丟人，只好沮喪的告訴內子，交涉失敗。這次的挫折，是昌兒在學業上一個轉捩點。

他念小學時，我從未見過他溫習和做家課，空下來的時間，或是拿電船模型到公園水池玩；或是到外祖母的天台放紙鳶，晒得像個非洲土著；又偸偸養一缸熱帶魚，從沒把興趣放在書本上。每一年，他幸而榜上有名，順利升班。念中學，因爲功課多，偶爾見他溫習，不過成績表的紅字增加了，中四的留班，恥辱打擊了他的自尊心，從那年起他發

奮了，升中五時名列前茅，中學會考有八條尾，總算不錯。

他到美國念書後，有如脫胎換骨，與念小學及中四以前的懶散截然不同，最奇怪的是英文科，雖會因一分之差留級，但在美國英文考試，分數卻冠於全系，外國學生沒一個比得上他。

我曾和他在書信上談過這問題，他認為並非因他的進步神速，而是香港教學方法失效。香港教師要學生依書直說，死板板的，不容許學生有個人見解。美國教育卻在啓發，注重學生的自由發揮，如果你的文章有獨特見解，就得到高績分；反之，如是老生常談，人云亦云，不會受到教授賞識的。

他之勝於其他同學，是作文有新鮮內容。我非常同意他的見解，他受到哲學教授器重，也因為常有新的理論，時時能提出未為他人提過的問題。哲學教授常鼓勵他做作家，認為他的寫作能力和思考，具備成為成功作家的條件，可惜他二十幾年來面對着身為「作家」的父親，常因一些連載有被「腰斬」之虞而茶飯不思，唉聲嘆氣。也許他覺得吃這一門飯太委屈，所以教授在他死前不久對他說過的一句勉勵話——你的寫作技巧跟什麼諾貝爾獎不過一線之隔。也提不起他的興趣。

其實，我曉得兒女雖憐惜父親幾十年來的坎坷生活，但父親的長期寫作生涯，也使他們受到不少影響。女兒最近寄了兩篇用中文寫的關於現代舞的文章回來，要我給她找地方發表，我發覺她中文寫作能力很強，大出我意想之外。我以為他們去了美國多年，中文早已不常應用，可能已變成鬼妹鬼仔，料不到他們還寫得那麼通順，雖然有點書院派味道，至少人人看得懂，而且有內容。她在信上還戲言要「繼承父業」，我勸她用「票友」的方式玩玩沒關係，作為正業，必得先學懂緊紮褲帶。

在兒女面前我從來沒法擺出「嚴肅」態度，因此孩子和我不但時時講笑，而且玩在一起。前年他回港渡假，我常和他作各種競賽，連放出肚中之氣也包括在內。不但我跟他如此，叔叔們也是一樣。親戚朋友說我們似兄弟而不像父子，尤其不像舊式家庭的父子。這種種玩樂，是我們二十幾年相處的最大歡愉，現在，家庭中只有一片寂寞，熱鬧與歡笑，只有在夢裏或回憶中才可以追尋。

人生如夢，現在我體驗到了，當我從夢中醒覺過來，一切變成子虛烏有，週遭是那麼死寂，只感覺得失落、迷茫、空虛！

哭泣不能發洩心頭的悲慟，過了午夜，我爬起床，開始寫悼念亡兒的文章，我覺得這樣對內心的痛楚比哭泣有更大療效。

我一口氣寫了一個晚上，應該上班的時間繼續上班，唯有用繁忙工作，可使腦子裏的思潮停止。

留得心魂在

殘軀付劫灰

青燐光不滅

夜夜照燕台

孝昌去世前一星期的遺墨，詩中充滿傷感。

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在報上看到我的文章，才曉得我遭遇不幸的變故。

識與不識的朋友，紛紛打電話、寫信安慰我，外地的朋友也拍來電報，充份表現愛心與同情心。很多智慧很高的朋友，給我說過許多慰解的道理，也有宗教思想較濃的朋友，勸我信神，俾心靈有所寄托。

他們一番好意，我心裏卻有自己的想法。一位從外地來港講道，很有名氣的牧師曾跟我共進晚飯，給我說了許多基督的道理。天主教和基督教認為，信主能得到永生，他不是死亡，只是到另一世界。但事實上無法使我有這種感覺，明明昌兒是永逝了，我不可能和他再討論人生意義的問題，無法跟他玩在一起，作各種競賽，他也不可能再為我拍那麼神氣的照片，不會見到他揮毫寫字，或新作的英文詩。總之，過去他給我們帶來過的種種歡樂，以後不會再有，永遠不會再有，這難道是他的「永生」？

佛教法師也對我說「四大皆空」的道理，一個人妻子兒女、名譽地位，最後都會成空。人既不可以永遠不死，兒子當然也逃不過這規律，不過是死得太早而已。將來我也必走他這條路。但我沒法把他看成空。他遺下來的東西，雖然已送了給別人——得到艾高斯教授協助，他讀過的幾大箱書籍，全部送給圖書館；他的衣服送給慈善機關，內子穿着回來的是他披着到醫院去的大衣。可是，我案頭有他寫回來的大疊信件，上面有他的字蹟，有他的思想，有他安慰父母的話。櫥裏更有不少他的照片，兒時的、留美時的、旅行時的，更有由他拍攝的，這一切，都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叫我如何產生「空」的感覺？

是的，我對基督的道理，對釋迦牟尼的道理都認識太淺，無法憑藉他們的道理寄托自己紊亂、悲哀的心靈。我覺得為自己兒子寫一篇悼念的文字，留作恒久的紀念；更為他作些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是求心之所安的好辦法。

雖然有些朋友告誡我不要這樣做，對這些不幸的事情，該盡力忘懷，你卻反其道而行，印小冊子、辦紀念助學金，處處挑起回憶，簡直是愚蠢行徑。不過我不願接納這好意勸告，還是「一意孤行」，實行「推愛及人」的理想。即使能力有限，能做多少，便做多少，不一定要轟轟烈烈，有聲有色。

我的兒女能在美國深造，獲得高深學問，達到他們的願望，多半得力於獎學金，沒有獎學金，他們可能沒法完成學業。因此我覺得助學金對一些努力求學而限於經濟能力的學生，十分重要。今天，女兒已完成碩士學業，兒子也不必再要我「負擔」，相信我以這一點點微薄的能力，幫助別人，昌兒

在泉下也一定表示贊成。

為此，我決定為他辦一個「紀念助學基金」，以我個人爬格子所得一萬元，及昌兒家奠時友好們送來的奠儀三千多元作為基礎，再向熱心朋友發動，認為還值得幫助玉成的話，大家湊點錢，使它不致少得可憐，才可發生作用。

有些朋友曉得我辦這樁事，認為是對亡兒孝昌最好和最有意義的紀念方式，除給我鼓勵外，還捐了點錢，相信讀過這本小冊子的朋友，都有同感。

我將邀請一些好友協助籌集及管理這筆基金，每年撥出一定數額，分贈給努力學業而經濟環境欠佳的專上學生，贈給的標準先由教授推荐，經過一個教育界人士組成的甄審委員審查決定。

詳細辦法，還待與有關方面洽商，我當盡力使它辦得圓滿，不負共勸善舉的友好們的期望。

親愛的人已永遠離開這世界，希望藉這筆基金，使他的愛意，永遠留存在人間。（全文完）

為籌募「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
請朋友們鼎力支持！

我，萬人傑，誠懇呼籲各位識與不識的朋友給我鼎力支持，俾能達到我的理想，籌募一筆「助學基金」，以推愛及人的精神，紀念亡兒陳孝昌。他長期與病魔搏鬬，用功不懈，學業上有卓越成績。我知道大學裏也有不少和他一樣努力的學生，他們有些經濟環境欠佳，需要得到幫助，一如我的兒女，他們是賴獎學金的幫助，才得完成學業。我雖以賣文為生，經濟能力有限，仍願以爬格子所得，拿出港幣一萬元，和友好致送的奠儀約四千元，合共港幣一萬四千元作為基礎，希望熱心朋友本愛心與同情心，積沙成塔，集腋成裘，共勸善舉，募集一筆專欵，資助大學裏的好學生。我將邀請幾位有名望的人士主持其事。目前如有贈欵，請以劃線支票逕寄本社；以後將在銀行設一專用戶口，代為辦理。我們在本港及外國的朋友不少，希望能就本身能力，使這樁意義深長的事，收到最佳效果。謝謝！

萬人傑謹啓　三月廿一日

愛與同情

秦官恒（昌兒的國文老師）：前日得讀大作，藉悉孝昌仁棣噩耗，歸深悼痛。弟適早有約會未克臨祭，故着令內子朱瑞華前來致意，諸維原有，猶請節哀順變為盼。現內子為求孝昌仁棣得以早日超昇，送上佛經一本，以供夫人日夕唸誦。

梁乃彬（讀者）：我是一個英中學生，一直以來，對你的文章甚表佩服。日前牛馬集中得悉令郎在美病逝，心頭為之一震。以令郎的才學，堪稱一代才子，為人敬佩。以旅美學生身份，能有此昭著成績，不單是他自己的光榮，也為所有旅美學生出口氣。上天有點不公平，一個才學昭著的人，這麼早便死，我十分明白你的心。我每看一篇，心頭越加沉重。我知道潦草數行，不能盡達對他的佩服，對你倆的同情。最要緊的是你除了保重，更要多多勸導尊夫人，節哀順變。

中學五年級女學生：

連日拜讀大文，一字一淚。雖與先生素昧謀面，與令郎更兩不相識，但這些年來，小妹一直是「牛馬集」的忠實讀者，閣下於我已如同叔伯，孝昌兒病逝，有如喪失了一位親人，能不令人哀傷！我難過得不知怎樣說。我沒資格投稿，每次作文課績分平平，本不敢提筆訴衷情，只打算把無限的悲傷與惋惜，埋在心底，默默的為閣下祝福。但最後實在忍不住，故大膽寫這封信，希閣下與尊夫人為令郎能脫離久纏的病魔，獲永久安息而快慰，節哀順變。孝昌兒雖逝，他的勤奮、努力不懈的精神，將永刻我心，作為我今後奮鬪的榜範，以能成為孝昌兒一樣的全桶水為目標。

郭朱家燦（讀者）：昨日去參加您公子的追悼會，很榮幸認識您及您的夫人。眼見着您們的悲切，尤其夫人，每分鐘都在哭泣，眞不知如何才能安慰您們？

您夫人比我想像中要年青得多，雖然因過度傷心哭泣而現倦容，仍掩不掉那份自然而高尚的漂亮。在座的女客中，有人向我介紹，她們是夫人的同學，談及夫人的聰明能幹，相夫教子，及出外工作協助賺錢，眞使我佩服。至於先生的種種，我在雜誌中也都可領會。在我心目中，先生是一位人格高尚，極有愛心，擇善固執，擁有抗日時期的特有重慶精神：「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偉大抱負。在現今混亂不安的時代，人各求其自保，唯恐不及，有何人可與先生的精神相比？所以先生失子之痛，有如身受，這半個月來，我們讀者跟您一樣過着傷心、失望的日子！

公子已故，悲痛之情不能長期延續，請面對現實，最好帶着夫人去台灣寧靜地區，靜靜休養一段日子，讓夫人精神復原。

我記得在臨走之前會向您提過，夫人尙年青，先生也不老，而您倆的孩子不論男女都非常優秀，爲何不再生育一個？我說這話是有根據的，記得在台灣讀書時蔣總統一句訓詞：「生命的意義是創造繼起的生命。」我想這意思是叫人活着是爲「將來」，生活在「希望裏」吧？所以希臘船王歐納西斯在他獨生子亞歷山大飛機失事死亡後，也曾痛苦非常，傷心致想放棄龐大事業，歸隱山林。結果呢？不久之後他又重燃「生」之念，把希望寄托在賈貴琳夫人身上，以他七十多歲之年，仍要嘗試重新生育的機會，當然他也得借助婦產科醫生的力量，現在科學昌明，相信他們會在不斷努力的情況之下出現奇跡。聽您的朋友說，您每天要寫一萬多字，您眞辛苦，也眞偉大，希望您在「爲誰辛苦爲誰忙」的有安慰有希望的來日裏，能再生育一個像「孝昌」一樣好的孩子。相信到那時，夫人在心有寄托的情況下，漸漸忘卻孝昌的悲痛。何況在同一父母生育的孩子，智慧、個性及優良的品質，大約都極相同，不等於是「孝昌」再世嗎？您以爲如何？

在您的跟前，我是一位陌生人，所以我曾不厭其煩的向您自我介紹，我是希望對您有一點點連得起來的友情，我才好再三而冒失的勸慰您在不久的將來「再生育」一個孩子，（也因爲您的小姐孝晶已結婚，嫁作他人婦，很少有機會承歡雙親跟前），只有再製造「希望」，您才會過得更年青也更實在。您的幸福，您的健康，是我們讀者所最關心的；您的「存在」是我們讀者的「福音」。更何況我以自私的立場，希望您更要堅強起來，在如此亂糟糟的世界裏，請您用文字領導更多的迷失方向，無所適從，後知後覺的海外中國人，走向反共的戰線上，您的職責何其重大！

我開始看「萬人雜誌」是在美國，但在日本多年卻見不到像「萬人雜誌」，這樣有力量、有份量的反共雜誌，甚覺可惜。在日本的「中國人」在人口比率上比美國更多，尤其地理形勢更近中國，華僑是需要領導的，希望有一天「萬人雜誌」能在東京的「海風」，台灣書店出現，如此，極喜歡研究中國一切的日本人，必定也會拿來參考，說不定日本政府在製訂對外政策時，會更有利於自由中國及愛自由的中國人。

渺小的我，一直只是愛跑書店的讀者，我答應先生，希望有朝一日能發揮我微小的反共力量。

李霄（讀者）：現在已經是午夜時分，握筆和您談。每晚以不安的心情，閱讀您的文章及各方友好讀者對賢伉儷的關懷。恨上蒼之瞶瞶如斯，對一位才德兼備，前途如旭日初升的有爲青年，何其不仁！

白朗寧說：人間只有殘缺的弧，天上才有滿盈的圓，只有那一天，只有遙遠通往天國的那一天，情感不再殘缺，希望不再幻滅，愛與恨已消隱，靈魂安息了，心恬靜了，而一切都已圓滿，永恒的圓滿。

我同學的次子在國內大學畢業，成爲右派，二十多歲終於自殺。外子尙在國內，夫婦天各一方。陳先生，時間會冲淡悲哀，把情感寄托於宗教，如文娟女士所說。

希望賢伉儷多珍攝加飧，是所至盼！

黃君（會員）：三月二日到過菩提學會孝昌君靈堂

我們數十人坐在一起，也給拍了照。發覺張仲仁眼底紅紅，不久見他和您握手道別；跟着我也向會先生告退。當我三揖憑弔，不禁望着靈堂上孝昌君的遺像，心裏很難過。發覺自己失儀，馬上向您握手。相信這天到菩提學會憑弔的人，都有一種沉重的心情。孝昌君年少有爲，勤奮好學，孝順雙親，宅心仁厚，他雖早去，他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孝昌君，安息吧！您在天之靈，庇佑您底雙親！愿萬先生和尊夫人看開點，珍惜健康！

江南（讀者）：一連二十天看您的哀悼文章，確實一字一淚，令我一讀一哭，大有不忍卒讀的感慨。閱三三〇期「萬人雜誌」獲睹孝昌君遺容，英俊如生，精神猶在，倍增哀痛，回憶自讀尊作「我看美加」遊記，天倫歡聚，樂也融融，令人羨慕，正慶幸　先生繼承有後，接班有人，頗感興奮。詎料晴天霹靂，噩耗驚聞，使我肝腸片片，無限悲傷。天意如此，太不公道，縱有蘇秦之舌，江淹之筆，亦難勸慰　先生於萬一。惟望節哀順變，堅強吧！敬愛的萬先生，達觀吧！賢良的　萬夫人。

林自力（讀者）：世姪孝昌不幸夭逝，噩耗傳來，等同身受。天何不仁，妬此英才！國難方殷，赤燄未滅，君爲亡兒痛，我爲國家惜。大才未展，遽邇夭亡，愚執管之手，等同觸電，墜地之筆，鋼咀已斷，墨淚交織，兩袖盡濕，遭憑如斯，悲亦無益，爲父母者，人事已盡，天命難違，尙希賢伉儷節哀順變，諸凡珍重。

妖氛瀰漫，邪說盛行，國家民族，所賴於君等方殷，中流砥柱，留有用之身，爲國家、爲民族，反共到底。愚之際遇，與君大同小異，所不同者，生與死之別耳，悲慘則一也。臨風寄意，不盡欲言，風色炎涼，尙希強飯加衣！

潘潛（女醫師）：我看到你「悼亡兒」的第一篇文章，心裏感到震驚，立刻就想打電話給你，但不知如何說好，恐怕惕起你傷心。及後看到許多讀者向你慰問，你又刋登出來，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氣，眞是非凡之人。你的兒子也是非凡的，一個和病魔劇烈掙扎的人，能爭取到這麼崇高的榮譽，孝昌確是可敬的青年！可惜不能永壽，可謂天嫉英才！

記得他在出國前，你在紅寶石請吃晚飯，我看他是健康的，斯文沉着的青年，那知出國後竟如此不幸！

勸你不要悲傷嗎？那是很難做到的，相處二十四年的親骨肉，又是這麼一個好兒子，我勸你太太痛哭幾場，你也用你的筆，把心中的積鬱盡量吐出，憂傷是會壓壞人的，望你一腔愁苦，隨之消逝！

我許多朋友——你的讀者，都和我一樣，不曉得用何方式慰問你，我對他們說，且用這幾行言之無力的信！代他們向敬愛的萬先生道出懇切的心聲，並向你太太致深切的同情慰問！

李小蓮（讀者）：東吳之痛，相信沒有比這更哀痛，何況像令郎這樣美好的青年，在

此世間更難求。記得有人這樣說過，人生在世好比一篇文章，只注重它的內容而不論它的長短。只可惜這篇文章還未公之於世就此長埋，不禁令人痛心疾首。

我因學識淺薄，不知用什麼言語勸慰你。你是達觀的人，相信一定能化悲哀爲力量，比前更堅強。望時間能冲淡陳太的哀傷。

張汝田（讀者）：最近半個月來，我每夜臨睡前必細讀牛馬集，「悼亡兒」一文，使我太感動了。您在萬分痛苦的心情中，寫出崇高偉大的天倫之愛，及看到「一束鮮花一罎灰」這篇，我的淚水忍不住流經面頰而濡濕枕畔。我是的士司機，才疏學淺，想不出有什麼好的詞句解慰您，希望您將心中哀傷的情緒，盡情在筆底下發洩出來，讓萬千讀者了解愛的眞諦。

胡寬祥、李霈、馬健如（佛教大悲放生會第三組）：讀昨晚星晚牛馬集「助人爲快樂之本」大文，得知　先生捐出巨欵，作助學基金以爲紀念，足見　先生宅心仁愛，處事周詳，固令人萬分敬佩；即令郎在天之靈，亦必大爲安慰。　令郎重洋負笈，品學兼優，又賦性慈祥，即蟲蟻亦不踐踏，如此博愛深仁，求之今日之青年，眞是萬中無一，不愧爲「萬人傑」之佳兒，乃竟英年夭折，失此棟樑，不論平日與賢喬梓有無交誼，識與不識，莫不深爲惋悼，共灑同情之淚。先生義方立教，啓後垂型，西河之淚，情實難堪。然人生修短，有數存焉，古無長生之藥世無不死之人。佛說：物則成、住、壞、空，人則生、老、病、死，任何人、物，都不能逃過此關，雖父子情深，愛根難拔，然以　先生賦性堅剛，請揮慧劍，斷此愛根，復揮大筆，針砭此萬惡五濁之社會，幷極力宣傳戒殺放生，以完成　令郎之宏願。當今全世界殺機大發，戰禍頻仍，即就本港而論，據報載：自一九七〇年以來，每年兇殺事件，俱在百宗以上，故意相傳，此種慘狀，實爲本港百餘年開埠以來所未有，居民惶惶，難安寢食，有不知命在何時之嘆！關心世道之人士，蒿目時艱，痛心疾首，然無拳無勇，情禁勢格，莫可如何，只有提倡放生戒殺，冀可感召祥和，漸弭殺業於萬一耳。

令郎對於蟲蟻微物，尙且愛護備至，其用意固甚深遠；其功德則更無涯，佛有「乘願再來」之說，令郎具此宏願，與先生伉儷有未了之緣，當可再爲先生之佳兒也。

先生達人，總望勉抑哀思，善自珍玉，以孔子之聖，子夏之賢，尙有喪明之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竟遐齡莫享，仁者必壽，此原則也，然有原則，難保無例外，原則佔八九，例外亦佔一二，只有付之無可如何耳。

第等愛讀大作，已歷多年，早已結了文字因緣，故不辭唐突，貢此愚誠，祈諒詧而垂納之，幸甚幸甚！

佛教夜慈放生會第三組胡寬祥、李霈、馬健如等十二人仝啓

潘增祺（讀者）：先生遭喪明之痛，凡屬讀者，不論與先生有無一面之緣，無不深致悼念，或且去函慰唁，可知「愛與同情」，凡屬人類，均應具有。刻讀「悲歡善惡的對立」大文，有云：「老萬的不幸，會是別人的賞心樂事；老萬的悲慟，是別人的歡樂。」唉！果有此幸災樂禍至此程度的人，眞是禽獸不如！語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先生雖遭此不幸，仍萬望站穩正義人道立場，秉春秋之筆，挺起胸膛，與社會上全無人性，全無道德之惡魔決戰到底。當今世道人心，日益敗壞澆漓，正要有偉大堅剛的人，作中流砥柱。請先生勿餒勿怯，企望企禱。令郎英年有爲，遽爾夭折，毋怪先生悲痛，但人死不能復生，西河之淚，亦徒流耳。千萬爲道自受，爲國珍重，達觀一切爲要。

查良鏞（社長）：連日閱讀尊作，甚感傷悼。天下父母愛憐子女之心，俱是一般，弟深體吾兄之悲，「節哀」之勸，殊不足以減傷痛於萬一。惟念世事倏忽，人生修短亦一時事耳，數十年後你我盡皆物化，俱爲塵土，還祈達觀。

丁鳳（讀者）：爲了你偉大的國家民族思想，更爲了提醒及振奮全人類的愛國心，這還不夠你終身去努力不懈地工作麼？天天讀你的「悼亡兒」，總使我心酸流淚。雖然讀了難過半天，但還是要讀。看了你那消極的字句，不得不也不自量地寫信來提醒你，如果以你的文章能提醒全人類而救大陸難胞於水深火熱，你說是不是値得你終身去努力？何況你還有女兒，如果你如此消極，叫在天之靈的愛兒能得到安息嗎？

于柏（讀者）：素仰仁兄貞忠愛國，不畏權奸，明察秋毫，鐵筆直書，是故天賜麟兒，永留善行。令郎非死，毋乃天厚善人，免爲世累耳。尙祈自玉，愛國家尤重，還希重振精神，家國是賴。

沈鉅忠（建築師）：「悼亡兒」多日來予我無限惆悵，天下父母愛子之心，溢於言表。弟與孝呂世兄雖未謀面，然拜讀之餘，誠一不可多得之「人」與「才」，而竟英年早喪，豈眞天妬？

田二尹（讀者）：驚悉公子早逝，內心悲測，久久不能自已。讀三三〇期雜誌，得覩少君遺像，英姿勃勃，更感鼻酸！幾天來紅着眼睛讀您的文字，我們在先生精神感召下得到寄望，如今公子英年早去，能不教人悲傷！事已至此，無話可說，讓時間冲淡先生的哀痛。宿命論云：「死生有定」，更望先生及嫂夫人，順變節哀，健康爲重。

伍萬里、曾修安（讀者）：惻聞痛抱西河，淚濺北虻，令郎在美碩學有成，正飛龍在天，威鳳鳴宇，忽奉玉樓之召，身罹癌症而就修文之職於地下，尊府喪現代千里之駒；國家失未來長城之寄。空玉不仁，一至如此，臨池同傷，難任雪涕，豈無緣證釋氏阿含之經，情終尼聖無槨之驗歟？還祈至以深情，善珍貴體，勿以造化播弄所顚倒，專悃馳悼，敬慰高軒！

黃應統（讀者）：悼陳孝呂君：「風簷矻矻幾寒溫，天意茫茫詎可言！淚說佳兒強萬傑，劇憐異域弔孤魂！疾瞞父母思純孝，識辨奸邪智不昏；待看還都附旌旆，英靈先入凱旋門！」

萬人傑先生：古人說：「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容我加上一句：「哀戚不能傷」，具此四者，方爲人傑。

陳岳（讀者）：不親雅教，系念正深。閱報驚悉令郎孝昌世侄在美蒙主寵召，英年早逝，今古同悲！惟在此末世時代，人生修短，實難逆料。尙祈節哀保重玉體，爲社會爲國家而珍重。弟曾幾次執筆欲致函慰唁，由於同情心亦不禁悲從中來，無法寫下去。近日情緒稍佳，用特專函慰唁。

張永泉（作家）：年前已畧聞孝昌世兄染上絕症，不料竟成事實。他是你們唯一的兒子，也是一個很好的孩子，舐犢情深，你們所受的打擊與痛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多一分的恩情，也撩起了多一分的傷痛，你們這段日子多難受！我時刻默祝你們能安靜地渡過這段最痛苦的時光，所以現在才修函問候。

「昌兒去了」。自從在「悼亡兒」中讀到後，時刻縈在腦海中，午夜夢廻，也驅之不散。眼前常常出現數年前他尙在黃鳳翎求學時與我談話的情景，我眞不相信一個這樣年資活躍的生命，竟然永遠地離去了。

透過了你的筆尖，千千萬萬認識與不認識孝昌世兄的人，也知道了他的至善至美。他的生，有如春日的和風，他的死，像美麗的夕陽。我相信，世界上每個角落，也有千千萬萬「認識」了孝昌的人，也會像我一樣，在致最深悼念之餘，摯誠地爲他保留一份美好的、永恒的追憶。你無法挽回愛兒的性命，但你已把他活在千萬人心中了。孝昌兒九泉有知，也會爲有這個偉大的父親感到自豪，同時保祐你們堅強地，歡笑幸福的活着。

並向最疼愛「昌兒」的母親致關切的慰問。

江亮（讀者）：驚聞令郎英年早逝，悲，固不必說，唯對一從鐵幕逃出生天的青年來，感慨良多。暴政下的朋輩，每死於毛共的迫害，生活在自由世界的鬪士，卻每死於「意外」。天，何等不公平！

望悲痛能化爲力量，你更應以「猛士」的姿態，「正視那淋漓鮮血」。終覺得，一個昌兒倒下，萬個「昌兒」站起，祈與尊夫人珍重有生之年，則國家民族幸甚。

王大偉（讀者）：弟自看星島晚報有「牛馬集」以來，未曾中輟。拜讀之餘，深感萬先生學問淵博，文筆流暢，又富正義感，尤其不屈不撓的自由思想。在旅美遊記中所寫各地暢遊，使人神往。最近看到不幸消息，「悼亡兒」一文，一連閱讀凡十二篇，使人心情惆悵，不覺流下同情之淚，淚滴在報章上也不覺。令郎昌兒英年早逝，天妒英才，如此年輕，已獲致碩士，進修博士學位，人傑先生得此英兒，可告無憾。今次之損失，那能彌補心靈上空虛？等於失卻無價寶物，尤其文中云及常陪先生送稿，侍奉左右，勤奮好學又孝心，眞眞十分可惜。本應及早修函問候，但因事忙，遲至今才有機會深致悼念，望祈開懷節哀，多多保重。

再筆：父母親對兒女之愛護及教育，萬先生及夫人可稱模範父母，讀該文深深感動。

黃達五（讀者）：久懷慕藺，莫遂瞻韓，疊閱報載，驚聞令郎玉折，腕悼莫名！芝在室而遽枯，蘭生庭而早謝。方謂英年卓犖，大展鵬程，豈期壯志消沉竟徵雞夢。在閣下感懷驥子，傷豈徒然？追念鳳毛，情更倍！切然死生有命，修短難期，文人多不祿，終古已如斯，尙祈寬北郭之悲，釋西河之痛，雖關至情，盍作達觀，況明珠生輝於掌上，詠絮開懷，寶婺炫彩於閫中，灌園足適，閣下其亦何憾乎！臨風寄意，不盡所懷。

葉欣鴻（讀者）：我現在才敢相信您令郎確遭不幸。您愛兒的前途，有如初昇旭日，無可限量，但一下子就殞落，眞叫人痛心。您在悲悼之餘，還可以一口氣寫了一集「悼亡兒」，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們身爲讀者也覺悲哀，您做父親的心情，與及對兒子的愛，更可想而知。但人之去是不能復返，只可以用摯誠的愛去重溫，回顧一下吧。

盼望可以收到一份您爲亡兒所寫的小册子，與及發表您的助學金計劃。望閣下與夫人多多保重，誠心的寄予無限同情和惋惜。

龍軌（旅泰作家）：兼程山野，歸來接仲仁兄函及閱本刊三三〇期，詳悉孝昌賢姪不幸，病逝美國！悲痛者再，豈眞天忌英才乎！

事已至此，夫復何言，弟隔洋在遠，未[illegible]叩慰，萬乞吾兄息悲，爲破碎家國及我大陸七億人民之痛楚而保重身心，萬人週刊暨萬人協會之永保，當可視爲孝昌賢姪之健在。以此爲歡，不特衆親友展眉，使久適異國之遊子亦得以舒胸懷同享甘果，幸甚幸甚。

一讀者：讀了您多年寫作，我相信最偉大、動人、感人的一篇，是關於「昌兒」的了。我看了「昌兒」的事之後，心中難過得很。

我不認識您與您的太太，但我對您的立場、觀點與寫作佩服得很。更從「昌兒」的事中，我進一步的尊重您太太、兒子、女兒與您本人。我覺得非要寫信告訴您不可，但每次提起筆又不知寫些什麼；不寫心中很不舒服。生活在這個亂世，像「孝昌」、「孝晶」的兒女不多見，我所能說的一句安慰話，是您倆還有一位好女兒——「孝晶」。

從您的文筆我可想像得到她也是一位品學兼優、聰明、孝順的女兒。您倆也足以自豪。「昌兒」在美的成就不容易，他非但能在學業上出人頭地，在其他方面——如自己處理自己，對朋友、對教授，能處處表現出他是成熟，有上進心的青年。我非常惋惜他的過世。

本人早年也在美國 Bucknell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Fuinois, Columbia等多處大學讀過。（轉過這麼多學校，是因爲自己㊀主意不定，讀讀這科，讀讀那科；㊁沒一科讀得好，最多拿個B，普通是C；㊂讀了五年才拿個B・A・）。我知道在美國有很多讀書好的是「食古不化」，與朋友格格不入，與美國朋友根本沒有往來的那種。像「昌兒」那樣讀書好，又能與教授、朋友合得來的，少之又少。學業方面有那樣的

成就，更難能可貴。尤其在像N.C.U.那樣大的大學中考第一，更不容易。

最後我希望能看多點您的寫作，您對這個世界種種的看法與見解。更希望您與太太不要傷心，保重身體。

涼血動物（讀者）：我是一個涼血的動物，比人比不上。讀書少，拿起筆來不知怎樣寫才是，只知叫你保重身體，更希望上天保佑尊夫人和你的一家。人已死了，請看開一點，這世界還有很多需要你，更有千萬同胞需你的。

希望你能寄我一本「悼亡兒」的小册，我在等待，你的神筆使我流淚，使我知道「父母愛子女的心」是那麼可貴，更使我知道世界上還有「愛」的存在。

周錦華（讀者）：「牛馬集」我每晚必讀，我也會跟您通話，想不到短短數月，世事有這麼大的變動！請您倆不要過份哀傷。

家叔也不幸，我的堂妹星期三晚上與世長辭，年僅廿二，剛於去年十二月卅一日與鄧先生成親，只諧了六十六天夫婦生活，便不顧而去，和您們的遭遇正是一樣，可是人生都是如此，希望您們多保重！

林瑞初（讀者）：相識差不多四十年，尚是第一次通信。大家是文化人，有懶寫信的通病。從「牛馬集」看到「悼亡兒」標題，心上來一個大突兀，懷着凄咽的心情，一天一天的看下去，太哀傷了！

人，本來就有着突然的不幸事，我們起着同情的共鳴！怎樣慰問賢伉儷呢？

記得前人有小小譯詩：「委身於逝水的落葉呀！這樁事，就當作落葉一樣，看它消逝於長流不回的水面上吧，更讓時間逐漸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把你們哀傷的心情逐漸冲淡。願你把所有一切——一切都遺忘！」

定寰（讀者）：昨夜觀牛馬集，無限感慨。人生實如一夢，夢中似幻非幻，似眞不眞，醒來時一切皆虛，未醒時一切是實。所謂云有非有，云無亦無。前人有以梅爲妻，以鶴爲子，也有其淸雅快樂之處。能夠以人作己，以己作人，不起分別之心，不執於苦樂，有無及生死之見，亦是其中眞理。由此可知人生旅途，遙遙難盡，但始終亦有盡頭，達到止境。感覺路長力薄之苦，皆因回首太多，想前思後，影响前途脚力。試看人生過程，誰個不有風花雪月，那個未有苦雨凄風？一經回首，悲從中來，煩惱之至。是以爲人祇可向前，不可後顧，則無路長力薄之感。得失有定，何必傷神？得是失之因，失是得之果，無得就無失，有失必有得，所以得不足爲喜，失不足爲悲。尤其做人，不可存有得失之念，能如是，苦亦不知其苦，樂亦不知其樂。匆匆數十年，來也如是，去也如是。如此視之，何有苦樂之見，有無之諍？明乎此，便可安然自得。試看春夏秋冬，流轉遷移，也有定律，宇宙間，萬事萬物，既有前因，定有後果，是以爲人，不可固執，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亦無不滅之燈，事無大小，皆有定數。此一個數字，乃以六壬爲基，自運爲本，配合天轉而成，謂之數。稍懂大六壬者，亦可自知，雖天轉未明，然不中亦不遠矣。前人劉伯溫，頗懂此道，其所算種種，無大出入。事無大小，皆有定數，有一句話，知命不如知數，一個人能夠知數，就不會怨天尤人，煩惱叢生，忍耐待時。今特別提出數字來談，無非針對守逆生怨等戒，知數則心中積忿，一掃而空，自然心淸神爽，吾兄知其意也。頌兄重振雄風，萬人萬萬人之上，大丈夫心無宿物便成仙，此語頗堪玩味。

李世暉（作家）：三星期以來，一直抱着沉痛的心情，拜讀大作「牛馬集」。雖然同是執筆靠寫稿維持生計的人，但搜索枯腸，無法找出安慰字句形容於萬一。但願此乃小說。其實人生只有短短數十寒暑，思前想後，又何嘗不是彷彿小說一般？

自「悼亡兒」一文見報後，三番四次欲致電府上慰問，但每次只撥了四五個號碼，即無勇氣撥完，實因口才拙劣，不知說些什麼好。但願他日有機會至孝昌靈前致敬默哀！祝他好好安息吧！

吳文迪（作家）：驚聞令郎不幸辭世，頓覺頭沉重，悵然若失，良久不能自已。

我雖不認識令郎，但先生文章曾提及他，知他乃飽學之士，今竟永埋黃土，英才天妒，殊爲痛惜。

我不知當說些什麼話，稍慰先生心靈，惟請節哀。

葉其真（作家）令郎孝昌世兄博學宏才，英年竟逝，讀先生痛悼之文，不禁同聲一哭！然死者已矣，而仁者不憂，達人知命，雖舐犢情深，仍期珍重自惜也。

黃少憐（讀者）：帶着哀傷的心情，拜讀「悼亡兒」後，感同身受。千愁隨淚下，百感湧心。小兒多次催促致函慰問，總是「力」不從心。小妹對您在如此心境下，還寫了十多篇悼文的勇氣與堅強，佩服得五體投地。

九歲小兒常常與我談論時事，他說：「我很同情蘇賫尼辛，不過同情萬先生多些。」他叫妹寫信給您：叫萬先生契我做仔呀，或者去保良局搵個返黎養啦，咁就冇咁寂寞。雖其言幼稚，但其善心可見。無獨有偶，他善性與令郎一模一樣（七歲時葬死龜），若其天份有令郎的百分之一，則妹於愿已足。讀近期「萬人」後，對令郎早逝加倍疼惜，對上天的不公更爲氣憤，連乳臭未乾的小女兒都會說：點解飛仔唔死，好人要死？我睇的神啦、上帝啦、天主啦都係蒙查查嘅！

陳先生，要不是上天有眼，也就是命運安排了。「悼」文觸起妹凄涼身世，十多年前還在求學時期，父母均患絕症，兩年間相繼去世，溫暖之家，頓成覆巢。羽毛未豐的小鳥，飛向何方？爲未來擔心，爲父母樂善好施早死而困嗟，唯怨天地不公，自嗟命運太慘。您的尋秘方，準備傾家產搶救令郎等等，均如妹當日心情一樣。如果有人說，我的心能醫好父母，我會立刻把它割下。姊弟倆拋下學業，弟去排隊購食品（在大陸），妹住醫院取胎盤回來洗淨，燉給父母吃，不怕腥、不怕髒，只望父母能得救，失去理智地盼望奇蹟出現，到頭來，事實太殘酷了，沉重的打擊，幾乎暈倒，痛不欲生！母出殯之日，當仵工

抬棺起步之際，妹像瘋狂般以頭撞棺，願追母而去，當日之悲切，並不亞於您今時。父母對子女之愛太偉，您尊夫人對令郎之愛是典型，我父母對我們卻又是另一型，他們與令郎一樣，把自己的痛苦埋藏在心坎，自知來日無多，對着終日以淚洗面的兒女，百般安慰。要說的遺言，巧妙地在閒談中道出，還表露出他們未能把兒女養育成材身死而抱憾。父母雖表現得「視死如歸」，相信他倆的心境比兒女更悽苦。

人生三大不幸，妹與您各佔其一，可說同病相憐。妹更深知，用世上最美麗的詞去安慰您也難分擔您失子之痛，面對現實，唯有認命。我們今世雖未做過壞事，可能前世的惡果報應今生，願以有生之年，盡量行善，爲來世積些福。——非想來世大富大貴，但求勿像今生如此悽慘罷了。

小妹頗同意孟君小姐的高見，與其心痛苦地等待死神降臨，不如早日解脫，希望您有同感。小兒患氣管炎，沒有錢給他醫治，眼看他身體受病魔摧殘還受親父（外子）的責難、埋怨，妹眞希望他馬上死去。時有所聞之婦人携子女自殺，可以看見，那也是出於崇高偉大的母愛。令郎懷愛長眠，所憾者仍未能服務社會，未報親恩。一個孩子所應得到的，他均得到了，以品學兼優來報答養育之恩，比任何都珍貴。

不怕對您說，看到您們傾盡全力去爲令郎盡愛，妹眞想去打劫、做妓女，博取金錢來醫理來栽培孩子。他喜畫公仔畫，頗畫得像樣，可憐他沒有機會去學，命運之神對妹似乎太偏心，幼失怙恃，初戀失敗，婚姻破裂於空前絕後的因素，也曾爲謀經濟獨立考到駕駛牌，不料政府的交通苛例，把妹的夢想粉碎無遺。是天意？是人爲？反正殘酷一樣。生無可戀，但爲孩子，還得疼苦地活下去。什麼命運在等待？一直在困擾着我那迷惑的心。

人生的悲劇，何必向莎士比亞的著作裏去尋找?!妹正是您所言的川字掌紋，但並不像那位小姐般做鴕鳥。相反，對這一天的到來有所準備。孩子給於妹不少的勇氣。做人看開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只有常常想到這一點，內心就會得到一點點「安慰」。

最後望您把偉大的父愛，及天下孩子，揮動您鋒利、有力的筆，把那些正要走向「回歸」迷途的孩子喚醒，勝過七級浮屠。妹是「萬人」長期讀者，付上少得可憐的五元（在妹已盡了最大努力）响應您「助人爲快樂之本」的壯舉，希望他日眾志成城，使品學兼優的莘莘學子，得以完成學業，令郎泉下有知，應感有這慈父而含笑！

練江流離叟（讀者）：迭讀大作，感佩莫狀。徒以緣慳，識荊無由。近悉孝昌世兄不幸以癌疾棄養，詰嗣早承庭訓，宅心仁厚，孝義勤謹，既不恥當世臭飛之作風，又疾首牛鬼蛇神之惡習，出污泥而不染，高風清德，將來獻身國家社會，世界人群，建樹得益，豈遑言哉。以如此優秀卓絕之英材，竟蕙摧而蘭折，先生有喪明之痛，我知其何止千百人與先生亦爲之同聲一哭也！

舉目斯世，國家中流砥柱之材，至不易得，或僅有之，又挫以辱以病以死，終成鳳毛麟角，爲害人群，寡廉鮮恥之流，其人或子女則多能、富貴、名譽，無病無疾，老健不死。噫！天道如此，仍不厭亂，亦大可悲乎！

先生驟罹大變，事已至，悲亦徒然。顏路有顏淵之痛，曾哲有曾子之哀，敬望　先生暨嫂夫人節哀順變，以痛切之思想，移筆鋒爲建國復國，造福人群的指標，孝昌世兄九泉有知，當亦能保佑其所親至老而彌健。再以「菩提原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色是空，何須哭哀哀」爲先生誦之，專此奉聞。

南歸雁（讀者）：閱報得悉令郎孝昌在美病逝，殊深哀悼。不會作天莫作天，古人已作不平鳴。孝昌勤奮自勵，以優異成績爲師生所重，亦重師生。更兼生性孝篤，一如其名，正是品學兼優，難能可貴，不期蒼天瞶瞶，混世魔王，竟賜八秩之壽，善良學子，忍令夭殂，天胡此醉，有若斯者，言念及此，良堪浩嘆。

猶憶當年在國內造手術時，本有怯意，仰見手術室中貼有傻像，不禁無名火起，眼眥欲裂。陰念：「如此狂人方應入地獄，我不應入地獄，我必定能夠闖低入，企身出，憑把口也要與你鬬到底。」幾乎衝口而出，靠此信念，乃獲成功。

今令郎不幸，英年殂折，未能一展抱負，重泉猶有餘憾。然天下不平事豈唯此哉。看近日報章，讀者掬誠慰問，堅信人間友誼善意，萬古長存，刀槍所不能毀，「語錄」所不能移也。尙祈節哀。

楊勵賢（議員）：連日拜讀大作，驚悉先生有喪明之痛，不特爲尊府遽失英才，抑亦爲國族與本港斷折支柱，實深強悼。尙祈體念時艱，忍痛寬懷，勉節哀思，善爲珍攝，毋任切禱。

沈淑瑤（讀者）：我是劉漢章的舅母，一家人十多年來都喜愛你的大作。最近拜讀「悼亡兒」，才驚悉先生遭遇了喪明之痛，使我不禁淚流披面。萬先生，四年前我也和你一樣遭遇，我的次兒民樸在美被血癌吞滅，他在世只得二十一年，遺給我的是一張大學榮譽畢業文憑及永恒的懷念。他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離港，往加拿大升大學，一直身體十分健康，六九年夏在紐約曾與周千秋夫婦會面，據說他紅紅白白，身體很好。誰知七〇年一月中便患病，當時只以爲是用功過度疲勞所致，到他知道是患了白血球過多症後，便不讓任何人告知我們，他的消息只告知他哥哥（在美讀大學），要他支持他不讓父母知他患病。據醫生判斷他仍可活五年，準備七〇年暑假返港，親自告訴我們，并懇求哥哥如果他有不幸便要①加倍孝順父母；②替他將他寫給哥哥的信和他所作的詩[illegible]印一小冊，送給親友。該書命名爲Twilight of My Days。③請哥哥把他的文憑妥爲保存，將來給姪兒們知道自己的叔叔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萬先生，我十分同情你的遭遇，天妒英才，不假以年，夫復何言？希望賢伉儷節哀順變，善自珍重。

余月明（讀者）：近日拜讀大文「悼亡兒」，眞

是一字一淚。令郎孝昌君不幸早逝，令人惋惜。月前還讀着先生旅美遊記，提及與兒女相聚之情，歷歷在目，驟然間竟痛喪愛兒，唯怨天何太忍，慨歎人生如夢，聞者心酸，何況先生身所感受，其難過痛苦之情，溢於言表。本人與先生素昧生平，僅是千萬讀者之一，但亦有切膚之痛。本想早日致函慰問，獨不知如何下筆。

死者已矣，相信孝昌君泉下有知，亦不想父母哀傷如斯，敬盼先生及尊夫人節哀順變，多多珍重。

一家庭主婦：在報上驚悉令郎病逝，藥石無靈，惋惜之極！希望賢伉儷節哀順變，珍重有用之軀。本人乃一家庭主婦，多年前也曾痛失兄長及女兒，深知個中悲痛，人生不如事十常八九，勿以此爲憾。沉痛之餘，僅以萬二分同情及關懷，望閣下珍重！

林哲齋（讀者）：驚悉令公郎不幸夭亡，全表哀慟，謹致弔唁之忱，顏子不幸早折（名回，字淵）。子曰：天喪予！今令郎僅逾弱冠，學程尚未結業，更無所謂壯而行，惜哉！顏子死年三十六，諸葛孔明弔公瑾（周瑜）文曰：「不幸夭亡」，瑜年亦是三十六，諸葛哭龐統「哀哉慟哉」。上元死年亦是三十六歲，（統字士元），故世俗傳成諺語，男忌三十六，因數位名人皆不逾三十六而死。又如時來「風送滕王閣」之王勃，詩詞文章名當世，然死年僅二十七歲，士林同表惋惜，咸謂天妒英才。今令郎不[illegible]成家立室，以繼先生壯志，當然文化界全仁同表悲哀，貴宗有一段古，此段故事足可安慰愁懷。據東周列國傳載：「散家財陳氏買齊國」，故戰國七雄之齊，已非姓姜，實屬姓陳。陳恒得國，其始祖爲田忌、田嬰，復以軍功，封陳邑，因以封地爲姓，世俗常說陳、田不二姓。傳至恒子執齊政，散家財以濟民困，更工心計，廣造宅院，選擇壯碩女子貌稍可人者實其中，使賓客出入不禁，未及數年，陳氏男丁蕃衍，卒致篡得齊國。至田和則列位諸侯。從上面故事，陳姓蕃衍，國且可得，何憂嗣續？先生尚在壯茂之年，倘得閫令允許，姬人庶出成名者甚多，如趙宣子（名無卹）衛之庶公子鞅（即商鞅），晉公子重耳（晉文公）皆庶出，故望放開愁懷，容籌善其後。詞曰：

富貴壽考皆有數，
人命修短只自天，
請勿徒將精神鬱，
否極泰來理勢然。

自由人（讀者）：看到讀者們給你的信，得知你的兒子在美國去世，我心裏難過，眼淚不由自主的落下來。我知道很多讀者都很難過，我不知怎樣勸你看開些，但我還可以看到你的文章，想你定會看得開的，願主保佑你快樂！

譚肇榮（讀者）：我是萬人雜誌與牛馬集的長期讀者，素仰先生文章與立論正確。連日來悲痛地讀到令公子孝昌君英年早逝消息，至爲難過。現悉明日爲令公子三虞家奠，爲彼追悼，使其安息。特函向其敬致三鞠躬禮，深深盼望先生與尊夫人節哀順變，珍重健康！

小鰱（讀者）：兄哭喪明，弟悲折翼，俱屬英年夭逝，霜凋夏綠，寧不令人哀慟欲絕！望節哀順變，誅邪匡正，倍增活力，他朝神州光復同胞獲救，共奠英靈。

爲紀念陳孝昌君 廖柱天捐貲五百 充萬協福利基金

敬啓者：萬會長痛失愛兒，弟無限傷感。爲仰慕與紀念 孝昌世兄，特付港幣五百元與協會作福利費。區區之意，聊表寸心。臨書神愴，不知所云，并請轉知萬會長賢伉儷善宜珍重。

弟廖柱天上（一九七四年三月一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甲寅仲春力行壇主暘照詞長招飲杏花樓櫻花廳共十二人

（劉祖霞伉儷任畢明梁莊王世昭楊海天陳居霖張仲仁吳貴先）謹

以文韻爲詩紀之

高龢賜

櫻花座入杏花芬，酒暖春融媚夕曛；
雅誼聯翩新舊雨，高談舒捲古今雲。
醫林藝苑多奇士，筆陣詩壇幾異軍？
扨鋍吟觴餘一角，天心未冷惜斯文。

甲寅春節

李震歐

春至白梅多積玉，時來黃菊滿堆金；
陽回大地人溫暖，佳節鄉思繫客心！

依韻步和

徐定安

春到雪梅如白玉，時臨傲菊似黃金；
欣逢佳節祝君健，依韻賡歌表我心。

依韻步和

張江美

春歸芳草年年綠，柬寄新詩字字金；
佳節倍興鄉土念，東風長拂故人心。

隨軍舊作

莊銓

過南嶺

地北天南嶺上分，中原躍馬又從軍；
回頭遠望來時路，不見家山見白雲。

過蔚藍關 二首

蔚藍關接蔚藍天，一片孤城萬仞巔；
障北屏南分楚越，幾回關上起烽烟？
藍關回首望家鄉，萬疊雲山路渺茫；
日暮子規啼不歇，征夫欲斷九迴腸！

說當道

龍軌

干戈隔海頻相揮　幾度催軍細又微
止止行行不得　年年日日多非
天時人事當爭取　地利河山應挽歸
有道英雄常舞劍　削來毛首作觴飛

感時

軌龍

勸君記取漢時功　三戶亡秦見瑞風
不道前朝興盛事　祇言現世道途窮
山狨舞爪中原裏　地竄張牙閭里中
欲使家國歸有路　該當群起滅毛蟲

龍軌君感時之作，詩意極佳，其中有兩個字，應注意避免，第七句「欲使家國」，國字是仄聲，不能用，第八句「該當群起」，「起」字與「國」字，同爲仄音，且均在第「四」字，是爲不妥。作詩之秘訣，凡(二)(四)(六)字，上下兩句，平仄不能相同，(一)(三)(五)則可以。即所謂「一三五不論」，「二四六要分明」，指平仄而言也，但眞正好詩，能做到「一三五也論」，則更佳，「國」字如若改爲「園」字，平仄卽妥，園爲平聲，意思又未曾變動。

「詩」，不可亂改，每因一字之微，能將作者本意全部推翻，詩以言志。志各不同。豈可以個人意見。加諸他人之詩？故改詩之事。如若不加詳解說明，頗易引起作者反感，認爲「多事」，或誤會「求疵」也。

平仄之事。稍不留心，卽易弄錯，雖斲輪老手，亦所不免，一字之差，本來無關宏旨，然作詩第一要義，卽是聲韻，聲韻不符，何能稱「詩」？說明之，以供參考。使初學者。增加經驗。不說。則永不知曉，有背提倡之旨矣。

聲韻爲專門之學，國學「詩」「文」，首重聲韻，聲韻不知，無法作詩寫文，文章之秘密，上下兩句，二四六字，平仄不可相同，如果相同，讀來阻口，氣勢受阻，而不流暢矣。

當年五四運動，教學生廢棄音韻平仄，又要打倒「之，乎，也，者，矣，焉，哉」。改換「的，嗎，了，呀，嘛，呢，囉，啊，底，地，喲，唉」。名目繁多，等於脫褲放屁。將國家傳統文字，加以破壞，且美其名曰「文學革命」，五十年來，是非不明，相習成風，無人敢說眞話，鄙人既不教書，又非作家，不靠筆頭吃飯，是以無所顧慮，知而不言，是爲不忠，忠而忌諱，是爲不勇，勇而不明，是爲不智，智而委宛，是爲滑頭，故鄙人軍佬作風。說話著書，不滑頭。均是直來直去，尊傳統重名教，正邪說。論是非，無個人恩怨之私，無政治偏迴之語，更不怕得罪何人，詩人個性，書生本色。

當年胡某，偕一群共產黨人，五四文學革命，五十年前，卽已打倒孔子，竟以「老二」稱之，（註：北方人稱下體曰「老二」），早經褻侮，何待今日，破除名教之藩籬，學來禽獸之主義，弑父控母，前進自居，禍首罪魁，不難想像。茲因談論音韻平仄，憶及當年廢除之事，而作此言。

龍先生詩：「止止行行不得。年年日日多非」。造句頗好，有文學思想之人也，壇主評。

逍遙津

方志成

逍遙津畔啓蒙堂　每憶髫年愧未揚
遍地腥風吹綠柳　春開芍藥夢猶香

蘭花

方志成

幽芳清遠吐金蕾　擢秀東風傲紫嫣
自古世人多俗眼　名花不種種凡卉

逍遙津在安徽合肥，三國張遼。鎮守之地，爲魏吳邊界，童年屢作遊覽，四十年未回故里，今已印象模糊，壇主。

棲氷衕膽盧詩草

刁俊民

鄭延平 三肴

知是長鯨東海出，天留孤島付誅茅；
孤臣招討扶明屋，六十年間未忍拋。

班超 四豪

傳檄聲名虎穴高，燕支奪塞展龍韜；
威加卅國侯千戶，何必中書借一毛。

岳武穆 五歌

和戎飛詔海掀波，㞕涕墮心慟兩河；
稍喜子賢孫善繼，沉冤昭雪有金陀。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週刊（總第三三[illegible]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illegible]月廿[illegible]日出版（零售港幣一元五角）

萬人雜誌週刊

（總第三三五期 新38期）

水漲未必船高！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週刊第三三五(新38)期目錄·

萬人雜誌週刊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Weekly

第三三五(新38)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三月廿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週刊出版社 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一七五四九三五 28-30 LEIGHTON ROAD 9TH FLOOR FLAT "A"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一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三一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毛江強迫幹部「表態」

中共「二次文革」開始後，放了一輪「批林批孔」的烟幕彈，接着就要求「聯繫」一個什麼「大是大非」問題：「批判否定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反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開歷史倒車的右傾思潮」。然自批判山西梆子「三上桃峯」江青公開跳出來「掛帥」後，把前述的所謂「右傾思潮」改成了「反動思潮」。如果只是「右傾」，還可以按照所謂「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批評，幫助和教育的辦法，把「犯錯誤」的幹部挽救過來，不至於讓所謂「人民內部矛盾」變成「敵我矛盾」；但指爲「反動」那也就成了「專政」的對向，辦法只有一個：「狠狠打擊，堅決鎮壓」！

江青的背後雖有毛澤東「大力支持」，但不容否認，這位當年上海三流電影明星出身的江青，有魄力，夠膽量，確有她的幾度散手，難怪上次「文革」中被中共的無恥宣傳嘍囉捧之爲「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露面是「二次文革」升級的具體表現。

中共左派對右派保守集團施加壓力，強迫他們「表態」可能已不自日前始。俗語說：「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在中共左派眼中的「賊王」周恩來，當然是首先施加壓力的對象。可能就因爲這樣，周恩來於二月廿四日晚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的宴會上，突由其來地「表態」一番。在卡翁達的宴會上，似乎是只應談什麼「友好」、「合作」，根本就不應扯什麼「批林批孔」，因爲，在那種場合用中共的話說：「聯繫不上」。從此一事實中可以看得出：毛江集團仍是「寬大爲懷」，只要周恩來舉手投降那就暫時留命。

周恩來向毛江「表態」和「交心」後，中共左派馬上發揚「打落水狗」的精神，在三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社論「再批克己復禮」中兇相畢露，要求所有對毛江和上次「文革」不滿的幹部表明立場和態度。這篇社論指出：當前鬥爭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解決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據說，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所有中共的幹部「一定要旗幟鮮明」，並要他們「表態」，不容許諸如「打着紅旗反紅旗」一類的「騙子」矇混過關。該社論接着又緊了一扣說：「中外反動派」及「一小撮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都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的。他們現在又在極力攻擊、誣衊、破壞批林批孔運動。對於階級敵人的誣衊和攻擊，我們要給予有力的回擊」。這幾句話，是這篇社論的核心和重點，把它解釋一下，就是說：大大小小幹部同志們，如果你們仍是一肚子「三氣」（怨氣、洩氣、不服氣），繼續攻擊上次「文革」，甚至反對批林批孔，那你們可就成了「反革命」，可別再怪我老毛兩公婆向你們進行「有力的回擊」了。

磨刀霍霍，殺氣逼人，這就吹響了血腥整肅的進軍號角。像「三上桃峯」和江西「壞戲『三〇二號案件』以及遼寧短篇小說「生命」等「毒草」的「炮製者和支持者」，即將或者已經被整肅自不在話下。而大批受過揪鬬經過「五七幹校」後「解放」出來降級使用的大大小小幹部，有的經過「長征」，有的半生「革命」，就因爲「站錯隊」而被揪被鬬，受整受苦，無論如何他們對上次「文革」是不會說「好得很」的。在「二次文革」中，如果毛江集團仍使用那套「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伎倆是搞不通的，因爲，上次「文革」有不知死的鬼林彪出動槍桿子支持毛江，而這次「文革」則可肯定，毛江不能也不敢再出動共軍鎭壓異己分子，加上又得不得幹部多數的支持，結果豈不眞的成了「自己搬石頭打自己的腳」？不過，看情形毛江集團非把「二次文革」進行到底不可，他們所靠的主要是工人以至城市工人民兵。但看「經濟主義」比什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重要的工人，是否可靠呢？這就要看形勢的發展以及毛澤東的健康情況如何了。如果毛江集團能爭取到軍政頭頭中的多數，並且毛的健康不發生問題，還有可能取得「勝利」，不然，必是天下大亂，中共左派隨之而完蛋。至於周恩來，則可肯定是沒有好下場的，因爲他投機轉變來得太快。不用說擁護他，就連看得起他的人也不多了。

質素日差・態度囂張

警察難再取得市民好感

萬人傑

一九六七年暴亂期間，警察在市民內心裏建立的感情與威望，到今天已蕩然無存。社會上不論是高層或下層人士，對差人都沒好感。顯然，這是因爲近年警察質素日差、態度囂張所造成。「針鋒相對」辯論警察態度問題，值得警務人員冷靜反省。

「針鋒相對」提出辯論

香港電台電視部近來分別在無綫、麗的兩電視台開辦一個叫「針鋒相對」的節目，讓市民到現場，參觀辯論一些熱門社會問題。同時，家裏的觀眾也可以打電話參加辯論。姑無論處理是否達到理想，秩序是否滿意，這節目出發點是好的。對一些與大眾有關的事情，小市民也有發言權。

老萬寫稿之暇曾收看過，那次是討論「娼妓合法化」問題，發言熱烈，使人興奮。不過主持人控制無方，弄到大家搶先發言，一個未說完，第二個便接上，變成七嘴八舌，亂成一團糟，東一堆、西一堆，爭辯一輪後，沒有結論而散。

這本該是個好節目，只因處理不當，令人看到啼笑皆非，如果主持人肯利用桌鈴，發覺某人發言空泛，或詞不達意，或過於冗長，便鳴鈴制止，讓另一人發言，一個說完又一個。電話表示意見的，也同樣處理，相信效果一定好得多。如結束前主持人能綜合眾人意見，作出結論更佳，至少可反映部分民意。

據主持人宣佈，星期六討論的是「警察態度」問題，可惜我家位置不能收看麗的，否則一定看到發言更熱烈的場面。

是市民「忘恩負義」嗎？

自六七年以來，香港「皇家警察」的聲譽日益低落，暴動時期市民對警察的好感已不知跑到那兒去。也許有些差人抱怨市民「忘恩負義」，其實這幾年間警察質素低落，也是事實。大小貪汚，固爲市民詬病；治安的日益敗壞，警察對維持秩序未盡全力，是無可爲諱的事。

最引起市民反感的，防止罪案他們雖毫無表現，但對下層社會的收規拉小販；對上層社會的大力抄牌，卻表現得「效率」奇佳；因爲收規、拉小販、抄牌這些事，都不必搏命；且可盡展其職務的權威，絕對不怕對方鬼槍對待。爲此，社會上層、下層人士，對他們的態度，一致引起反感。市民對他們愈無好感，他們愈存報復心理。

招募警察的廣告，常常自稱爲「男子漢」，可惜他們的行徑，絕不是男子漢所爲。他們常常躲着映快相，鬼祟之至。老萬也多次遇到陰處竄出的警察，指老萬在「大路當前」處沒有停車，要抄牌。抄牌好閉，三十元交易而已，但他問：「你叫乜名？」我告訴了他們時，他們以勝利的微笑對着我。我了解他內心說什麼——哼，你就是老萬嗎？你罵過我們警察，現在，讓你瞧瞧我們的厲害罷！

這樣的態度，怎可以使市民願意跟他們合作呢？

香港鬼佬裸跑

裸跑歪風吹到香港，不過，直到現在爲止，裸跑的都是鬼而不是人。儘管很多中國人趨向新潮，究竟比外國人保守。因此這股歪風雖已吹遍歐美，中國人還未肯赤裸示人。不過，如果歪風繼續發展下去，相信也會有一部分黃面孔不甘後人。這等如嬉皮士風氣之傳入香港，也是到很久後才被中國青年接受。

日前在台灣、香港出現裸跑，均爲鬼佬。但亞洲地區，日本人已早有裸跑者，可是中國人在亞洲仍比日本保守。日本人隨街小便，露出不文之物，視爲尋常；男女同浴，赤條條相對，不以爲羞，裸體之風已成習慣，對美國這新玩意，他們或她們都絕不會羞怯怯，較易接受。

不過，中國人雖然保守，有時大膽作風，不讓鬼佬鬼妹專美。譬如電影中的床上戲，外國片只是露體，甚少作性交動作。而我們的大導演，居然以拍小電影手法處理，除看不見性器官，就和春宮片沒有兩樣，比之外國出品，可說青出於藍，尤勝於藍。

因此，老萬頗躭心裸跑之風也像演床上戲一樣，將來中國人比外國鬼更厲害，除裸跑之外，還加上「色情」、「鹹濕」。

有位朋友分析裸跑之風，他認爲裸跑是有炫耀作用的，不論男或女，必須本身具備雄厚本錢，才會在大眾面前裸跑，如果他或她不是有足以傲視他人的長處，決不會以秘處示人。

不管你認爲是醜態，或者噁心，但裸跑者仍認

爲他有足以驕人的地方，因此，裸跑不是人人有勇氣。不過，裸跑確是毫無意義的，也不見得對身體健康有什麼好處，如視爲是一種運動，則裸與不裸，並無重大不同，除非存心對自己的長處，特別予以炫耀。

雖然警方說要大力制止，但新聞記者也拍到照片，卻未見警方干涉，難道是怕了鬼佬？

議員的糾紛

由革新會提名競選，當上市局議員的黃品卓醫生和錢世年，因他們已脫離革新會，革新會主席貝納祺要他們「辭職」。這事鬧得很不愉快，黃品卓和錢世年爲此招待記者，發表聲明，彼此針鋒相對。

這椿事，老萬看來不過是一齣滑稽戲，怪不得每一次選舉都那麼冷淡，選民投票一點不熱烈。大概他們也覺得，議員選了出來，除讓他們出出風頭，並沒多大作用。

黃品卓與錢世年雖由革新會提名出而競選，但他們當選後，就是市政局議員，市政局只承認他們個人的資格，不理會他們是否革新會會員的。他們退出革新會，不致使他們的議員資格受到任何影響。

這事發生後，市政局致函黃品卓及錢世年，認爲市政局承認他們獨立選舉的議員地位，即是說，他們兩個是合法議員，除非他們自願，否則誰也不可以迫使他們辭職。

貝納祺或可根據會章約束當選了議員的會員，可是沒有權力要他們辭職不幹，何況，他們現在已不再是革新會會員，更用不着聽命貝納祺。

黃品卓、錢世年已表明沒有辭職的打算，他們會繼續擔任議員職務，貝納祺的「提議」，不可能產生「壓力」作用。不過，老萬以爲，這類糾紛會引起雙方爭辯，互相揭發，將會涉及一些選舉內幕，選民知道秘密的一面，可能引致「兩敗俱傷」的後果。

由於選民對投票冷淡，誰當議員他們並不太關心，所以對這項爭執，他們只冷漠視之，認爲誰來做都是一樣，眞正爲民請命，照顧市民大眾利益的議員，恐怕未嘗發現一個。但爲了他們本身利益，卻隨時隨地可見，市民們那會認眞呢？

舊車一律要劏

香港舊車買賣可說全部停頓，如果你要放出一部舊車，和汽車行接頭，他們會說：好罷，請你留下地址、電話，有人要的話，我馬上通知你。可是他的電話永遠不會來。不是他們不想做生意，而是舊車無人問津。

這可以想像得到的，牌照到期後，要付新牌照費一千元。一部千六CC的汽車，是最普通的中車，只値三五千元，要納一千元牌費，換得三兩次，已超過車價。有些認眞老爺的汽車，身價不過千元，要換牌時，他們只好放棄，付之一劏。

更要命的是政府停車場打算取銷月票，一律按時計算，到中環買點東西，停車費加重幾塊錢，人們認爲不化算。最慘是到中環上班的白領階級，從前忍痛買張月票，就可長期停放，現在按次計算，二十四小時百多元，簡直是謀人寺，誰也負擔不起。因此，不是眞正闊佬，只有放棄汽車，以後安步當車好了。

車行大都停止落訂單訂新車，舊車更少人買。現在擁有汽車的人，不少想賣車，不過難找到買主，只好勉強暫時養住，以觀四月一日後會有什麼變化。

香港舊車行業已被夏鼎基一棍打死，幹這一行業的，卻又不易轉業，因爲不少舊車買上手，拋不出，血本無歸。限制條例這麼多，即使你肯賣跳樓貨，也不會有人過問。

據說：路旁老虎機不久會大量增加，一律收費至午夜止，且收費倍增，你若沒有私家停車位，只有停在角子機下，但午夜前每隔一兩時便要餵老虎機一次，誰也吃不消。

因此，第一步是沒有停車位的私家車要賣，第二步沒能力用司機的車子要賣。最後只剩下有能力僱用司機和擁有車房的有錢佬才可繼續擁有私家車，其餘一律淘汰，送去劏房。

巴游急先鋒來港

巴游份子擄人劫機行動，係人都怕。世界各地政府，爲之大感不安。巴游政策是在各地製造事件，越亂越好。他們的行動也只求目的，不擇手段，視人命如草芥。尤不能得人同情的是：把許多無辜旅客，送之西歸，動不動擺人性命。因此，許多本來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因爲巴游的胡作妄爲，對他們有了極惡劣的印象。

據報載，一名巴游急先鋒來港進行恐怖破壞活動，國際刑警萬里追踪，已知會亞洲地區警方人員，注意這名巴游份子的行動。因爲，他隨時隨地可能做出驚天動地的破壞事件。

雖然本港警方人員對上述消息未肯加以證實，可能性卻是存在的。有人認爲，本港跟巴勒斯坦人的解放運動，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巴游派出這一名急先鋒前來，有什麼用呢？

其實，巴解在世界上許多沒有關係的地方都進行過恐怖活動，他們的搗亂，不一定要在有關的地方才會進行。因此，警方雖未證實，但可能性仍不能否定。

如果眞如所傳，巴游急先鋒來了，目的要在香港進行破壞活動，則香港當局必須審愼防範，尤其在啓德機場上，必須加倍戒備。雖然，香港從沒發生過嚴重的劫機事件，不是香港防範工作比別的地方做得週密，而是香港只是個小地方，即使發生變故，也不足以影响世界。巴游份子之未搬到香港，也許是這原故。

不過，巴游份子的活動已漸漸的失卻了控制，成爲個別行動。那麼，香港的危險性便增加了。巴游急先鋒竟然跑到香港來，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如果他們立意在香港製造事端，那是很有可能的。希望香港警方不要懶洋洋的，如果以應付箍頸黨的方法對付巴游份子，那便死得人多了！

本文節錄自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陳立夫先生的演詞。陳氏指出「批孔」是毛澤東自認爲文化漢奸；「揚秦」則自承爲暴君獨夫。中共可歪曲歷史、愚惑人民，但不能改變歷史的因果律，暴君必亡，漢奸必誅，無德者必不久於位。

中共「紅旗雜誌」在其發表之文章中，曾有三次指出余之名字，予以謾罵，稱余爲「法西斯特務頭子」，並謂余「對歐美拋售孔孟之道，毒化洋人」，胡言亂語，不值一笑。我是三民主義的虔誠信徒，絕非法西斯主義者，惟有漢奸才以別國之主義打倒本國之主義如毛者，法西斯與余何干，至於四十餘年前，余任中國國民黨組織部長時，共黨之特務頭子顧順章向余投誠則有之，何能將顧之頭銜移植於余，此種鬼技陰謀，正與以「奴隸主」之名加諸孔子，如出一轍。

毛澤東既甘爲漢奸，勢必處心積慮，以澈底毀滅中國文化爲終的，中國文化以孔子之道爲中心，毀孔子即所以毀中國文化。無如孔子闡揚人理，遵循人道，重視人格，順率人性，適應人情，故其教成爲人類共生共存之原理，爲世界最進化之學說。有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厚植人心，遠播異國，屹立不動。千古常新，凡屬中國人民，除漢奸外，莫不崇敬。故雖與毛多年共患難之劉少奇與法定繼承人林彪，亦不得不爲眞理所克服而尊重孔子。假定毛尙有一點良心，應知悔悟，今竟歪曲歷史，顚倒是非，將政治親民本，經濟主均富，教育尙普及之孔子，誣蔑其爲「奴隸主階級的利益服務」，不亦認爲「雪亮的老百姓眼睛」都變成瞎子乎，自欺欺人之結果，人未被欺而自先毀，咎由自取，勢所必然，自古獨夫當權，往往認自己爲天下最聰明之人。而認爲人民個個愚蠢而可欺，自身爲奴隸主而怕成爲衆矢之的，遂將之移植於孔子之頭上，以期轉移目標。殊不知全世界人士對於孔子之認識十分淸楚，毛之一言，其可掩盡天下人之耳目乎，苟非漢奸之抹煞良心，何至愚蠢如此。

「造反有理」爲毛澤東之教言，則劉林之造反自屬有理，何以又變成無理，而又將造反歸咎於孔子，此種出爾反爾之論調，其將何以自圓其說？其實孔子是最革命的，他反對暴虐，反對特權，反對聚斂，反對殘殺，他所著春秋一書，是毛的照妖鏡，他主張尊王攘夷，是爲打倒漢奸而說的，毛怎麽不怕孔子，漢奸一定被人民所打倒，孔子是永久打不倒的，因爲打倒人類生存的眞理，也就是打倒自己，無法生存了。

大陸上今日最大的問題，是青年不滿現狀，其最大原因，是毛只准農工軍人的子女進大學，其他的人之子女，中學畢業如無特殊許可深造，就得去做苦工，才智青年，前途被斬，敢怒而不敢言，教授在校教人子女，而自家子女，不得深造。心中慘痛，莫此爲甚。故文人對中共普遍不滿，集結不滿

多行

青年下放，使之化整爲零，不料此類青年忿懣塡膺，到處強姦少女，散佈革命種子，使毛爲之憂慮不置，於是利用小紅兵（以前之紅衛兵已不能再用）之一知半解，對孔子及始皇更模糊不清，高呼「批孔揚秦」以肯毛某請力

均屬兩千數百年以前之人物，成則可以應付青年，敗則無害於己，毛之詭謀售矣，殊不知青年不能接受欺騙，不能毀棄前途，一任中共擺佈，去毛則有前途，不去毛則前途黯淡，勢必合力以倒毛，成爲順天應人之革命行動。行將見此一行動，當在最近將來一發不可收拾，「多行不義，必自斃」，此乃不變之因果律也。

毛之「批孔揚秦」，旨在對文人示威，首先強迫馮友蘭爲文認罪以作榜樣

孔子不是不可批，神也可批，何況是人。不過，批人者，自己必先有更高的「道」（依現代新名詞說，即意識形態），如老子之批孔（註一）。今也不然，布克曼之批馬（註二），「毛澤東思想」根本不成爲「道」，何以批人，況萬世師表孔子乎！仲言之，我們如無高於孔子之「道」，便無資格批孔，如批孔，就正如韓愈所說：「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因爲他們無資格批孔，故只好斷章取義，吹毛求疵。例如：

㈠孔子誅少正卯——從「論語」一書研究，孔子一生的言行思想可分：①教學、②倫紀、③仁、④德行道德、⑤德治、⑥情文、⑦觀人。在以上數篇中，從未提到殺害敵對者的任何意識。相反的，孔子對暴力、鬬爭、殺人等等的殘酷行爲，卻是極力排斥的。例如：「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偃摧倒也）。又例如他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不欲人加諸我，我亦不欲加諸人」。這種人怎會誅少正卯。還有，他對人處世，是非常細心的，也決不會聽信讒言亂語。「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

談

必就對。

所以，孔子誅少正卯一事，根本不會有的。然這件事，何以流傳了二千多年？其中必有來歷，是怎樣來的呢？今據唐君毅先生長文考證，原來那是法家爲想推倒儒家，而虛構出來的故事。不料，今毛黨竟以此而誣蔑孔子，豈不可笑。

㈡克己復禮——全句是「克己復禮爲仁」。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按克己即克制自己私慾，就會做到了仁。假如林彪眞以此做左右銘，他就不是眞林彪，還會橫死嗎？這足證毛黨是在林死後，虛構出來的胡言。馬列信徒，鎭日價講「改造」，只是要改造別人，聽從他們指揮，而非改造自己。馬列信徒，連馬列本人在內，滿腦子皆是私慾仇恨，不斷鬬爭異己，根本不知「克己復禮爲仁」爲何事，而欲以此罪林，欺誰乎？

㈢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語見孟子滕文公篇第三。這句話，是由陳相引起的。「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

孔」相接合，以警戒周恩來，並可以尊孔罪名，加諸任何一人身上，以造成人人自危之結果，至其所以著重「中央集權，廢除封建」之口號以揚秦者，旨在鎮懾武人不可割據，藉以收回上次文化革命所失去於軍人手中之黨權。此一運動實為一石投三鳥，使對現狀不滿之文人武人及青年，不易結合而釀成革命，漢奸用心可謂毒矣。

毛自認為百分之百的馬列主義，批評蘇聯當政者為蘇修，亦即自認為百分之百的漢奸，開口人民，閉口人民，以為彼之政權代表人民，為人民所擁護者，在專制淫威之情況下，誰敢反抗一

必自斃

陳立夫

有自由選擇向誰鞠躬，我敢擔保百分之九十五願向孔子照相鞠躬的，這才是真正民意，因為人民什麼事都可強從一時，跟毛做漢奸是不來的，一旦「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心理形成，誰來領導倒毛，人民將無所選擇，大陸也好，台灣也好，蘇聯也好，共同起來倒了毛再說，這不是為蘇聯侵華舖路嗎？蘇聯表面上批評毛之「批孔」運動為不當，其實心中暗自喜悅，中國人民失去了傳統中心思想，還有什麼民族意識以禦外侮呢？毛語錄能具有此力量嗎？蘇聯加速其侵華，勢所必然，這又豈是中國人所期望哉？

毛沒有讀通中國書，而醉心馬列思想，過去曾出過幾本馬克思列寧的書，強人民閱讀，期造成普遍的漢奸思想，其結果失敗了。因為中國的人本文化，究竟為人民所歡迎接受，不若馬列思想以唯物為中心，其出發點為恨，其手段為狠，其方法為鬭，鬭則不擇手段，無所不為，與孔子之教人以「誠」修己，以「仁」待人，以「中」處事，以「行」成物，恰恰相反，惟其恨，故無愛（仁），惟其狠，故尚暴，惟其鬭，故不和，亦不嫌詐，因此造成下列之觀點：對人認為「人人是工具」，對事採取「事事是手段」，說話不妨「句句是假話」，故其結果「偽而不誠」，「暴而不仁」，「偏而不中」，「鬭而悖行」，認為當然，道德淪喪，無禮無義，以此立國，其能久乎。毛可改寫歷史，愚惑人民，但不能改變歷史之因果律，暴君必亡，漢奸必誅，無德者必不久於位，「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性不會因暴力而泯滅，人權不會因暴力而湮沒，這是天經地義的，以奴隸主「批孔」是毛自承為暴君獨夫，其自絕於人民，已極顯然。因此順天應人的孔子之教，必然會打倒背天奴人的馬列主義，中國大陸必然是馬列主義的埋葬所，而大漢奸毛澤東必定為馬列主義的陪葬品。

最後，吾人深信：

一、中國大陸的青年們，必能團結起來，打倒漢奸毛澤東，以奪回自身被斬絕的前程。

二、中國大陸文人必能發揮「士可殺不可辱」之志操，來反毛救國，蘇聯尚有索忍尼辛之誓死反抗，此乃中國的精神在蘇聯出現者，中國豈無文人？

三、大陸軍人，不必等毛來奪你們的權，而引頸就戮，應先下手為強，奪之權，殺漢奸以救國，此其時矣！

：一句跟一句追問下去，迫得陳相無法回答。最後孟子教訓說：「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繼續道：「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事，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納稅），治人者食於人（受官俸），天下之通義也」。這種理論，照現代術語，即分工合作、互助、社會連帶關係，自古如斯，現代亦然。世界上共產國家頭目，高高在上，養尊處優，有誰耕織過，體力勞動過？那麼，怎可以批孔孟呢？

共產黨人不僅無資格批孔，而且應以孔子為師，向他學習。孔子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冉有）與求（季路）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哄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一小國），而在蕭牆之內也」。這段話，本是孔子對門弟冉有、季路的教導。當時季氏要伐顓臾，冉有、季路是季氏的臣子，告誡他們說：你們應勸阻季氏，勿出兵攻顓臾，否則，就應辭職退隱。然後引出一篇治國大道理。「均」即今日北歐「大眾化高度消費期」國家經濟，貧富距離甚微，再就今日世界說，多數國家皆感地少人多，然也有人少地大的國家，如美加澳等國，如能大開放，對雙方可說是皆有益。又如石油，各國多感缺乏，如中東石油大開放，世界也不會鬧石油荒。再就中共說，它把財物如作合

動，三各層頭目不再奢侈無度，以全國歲收，一定足夠全國百姓所需，何至如今日的窮相，不能溫飽。「和」是和平，反對戰爭。「安」是彼此共處，團結一氣。這樣，一方貧富距離會縮短，大家皆得溫飽，一方又能和平共處，這就是一個安樂世界。這種大道理，今日毛共也極需要，為何要批孔？有人說：批孔本只是一種烟幕，不錯，毛澤東本來善耍鬼八卦，明顯的，毛的鵠是在周及劉林派，然如深言之，也未嘗不是全國百姓，因孔教早已深入人心，如蒙滿入中原，蠻族只能征服漢族外表，而心是永遠崇信孔子的。毛自然明白魏忠賢生祠故事，他的幻想，如以自己的思想代替了孔子，豈不是一勞永逸。所以，這次鬼八卦（不應稱文革），決不會只整肅幾個敵對分子為已足，必定要大幹特幹，非鬧到毛朝崩潰不止。註一：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言，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若是而已」史記。按「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十個字，是老子批評孔子最扼要的話，因孔子最講究禮，處處講禮，自然就離不開排場，在尚自然主義的老子看來，當然不順眼，孔子是一非常細心人，對人講究察言觀色，他自己當然也如是。淫志可能解釋為野心大，他不僅志在治國平天下，還要搞大同社會，在「無為而治」的老子看來，當然也是錯誤。註二：布克曼 Dr. Frank Buchman 是道德重整創始人，詳閱布克曼與馬克思、到「光明之路」、「我們往何處去？」中譯本及最近出版的「黑與白」中譯本。

吳本中爲讀書人爭口氣

岳騫

看了上期本刊縉山先生的「反共愛國的好榜樣吳本中」一文，當時覺得如同旅行沙漠中在烈日蒸晒下，喝到了一杯冰水，眞正是不亦快哉。

相信凡是愛國家愛自由的中國人，讀了縉山先生大文都有不亦快哉之感，但區區則較所有讀者更爲高興，因爲吳本中博士是我的朋友，而且說句高攀的話，我也是他在香港少數朋友之一。

中國讀書人特有正氣

吳本中博士東北人，法國大學法學博士，最初供職日內瓦國際聯盟，以後調外交部任職。抗戰時由外交部與軍事委員會合派以少將銜主持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外事處，追隨張向華將軍，駐守靖西前線指揮所，距離日軍部隊只有三十公里，直接參加抗日戰爭，以後擔任監察委員，爲監委中年齡最輕者。勝利後赴東北賑災，當時陳誠任東北行轅主任，共軍兵力已強大，隨時發動攻勢，襲擊國軍，吳本中博士親渡松花江完成任務，陳誠亦感欽佩。政府退守台灣，陳誠出而組閣，曾邀相助，爲吳氏婉拒。

吳氏在大陸陷共之前，曾任教東吳、震旦，來港後不爲有名氣大學所延攬，曾擔任某專上書院法學院長，也只是一個名義，鬱鬱不得志。一九六五年受聘爲法國國家客座教授，在艾克士馬賽大學及人類科學中心講學，法國大學均爲國立，客籍教授名額有限，聘請手續極爲繁複，必須經過全國大學諮詢委員會通過，教育部長及總統簽字，中國人得膺此席者，吳氏爲第一人。

吳氏爲人恂恂儒雅，說話不疾不徐，溫文有禮，當時我們兩人每隔一個月左右，就聚會一次，地點多在跑馬地新寧招待所吃西餐，他談起過去在法國求學及在倫敦大學任教經過，娓娓動聽，有時也談到大陸情況，頗多特殊見解。吳氏赴法任教時，我與另外兩位朋友替他餞行，一位是本刊讀者人人熟悉的嚴以敬之尊翁南方先生，另一位則是馬五先生，歲月不居又七八年了，現在看到縉山先生轉引台北出版海外文摘刊出吳氏與法總統龐畢度函，知故人無恙，且爲國宣勞，爲海外知識分子爭光，內心之愉快，自較常人爲甚，所以不避標榜之嫌，特將吳氏爲人及彼此交往經過，畧作介紹。

現在再說一說我對此事的感想，這可以分成兩方面說。

第一，吳氏此函之眞正重要性不在於能起什麼作用，而是他代表了中國讀書人所特有的正氣，也就是聖人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自從毛黨一改較義和團更野蠻的外交政策之後，周恩來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姿態，向西方國家大送秋波，美國也正想聯毛制俄，在「穿窬外交家」基辛格導演下，演出了尼克遜訪毛一幕，於是大半個自由世界掀起了親毛風。一批在海外的知識分子，自以爲站在時代的前端，也紛紛放棄了自由民主的立場，卑躬折節向毛黨申請入境，去到毛管區走馬看花看一些「樣板」，回到駐在地就大捧毛黨，認爲毛澤東是「萬能上帝」，毛管區是「極樂世界」，於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大家爭着不要臉，許多享譽國際數十年，年齡過了八十歲的人，也爭先恐後去毛管區，甘心作「墮子」而不悔，這種舉動，關乎他們個人者尙小，國家也不在乎在海外的一批知識分子墮落，正如抗戰期間也不在乎一批人落水作漢奸。

但從深願一點看，不能不認爲是世道人心的大憂，顧亭林先生說「士大夫無恥是爲國恥」，這批「墮子」們本身墮落所受到的恥辱與我們無干，但變爲國恥，就凡是一個知識分子都有份了。

留美「墮子」的可鄙性

我同我的朋友也都問過經港的留美「墮子」，何苦如此，因爲我們確實知道他們過去反共，今天還在反共，就其思想而言，一生都要反共，而偏要作出違背良心的事，說出一大套言不由衷的話，爲的什麼？

其中一位答得很直爽，說是爲了應付美國環境不得不如此，因爲美國學校本來就握在親毛分子費正淸一派手中，在過去，這批東西只敢公開反對中國政府，凡是站穩中國人立場，爲自己政府說話的人就被他們排擠、打擊，及至尼克遜去了毛管區之後，這批東西又作了九十度的轉變，由反中國政府改爲親毛，在過去只要反自己政府就行了。此時，不親毛又不成了，親毛僅僅喊口號已經不夠，因爲口號人人會喊，最好是去毛管區走一趟，這樣回到美國就如脫胎換骨，更成爲「毛學權威」，不愁有

名氣學校不聘，一夜之間可以成名。

聽到這位「墮子」的話，眞使人氣笑不得，有些朋友則曲予原諒，認爲其情可憫，區區總覺得情不可原，因爲自由世界求生之道甚多，不必一定要仰費正清之流的餕餘，而且費某也未必便能一手遮天，壟斷了各校的聘約。

這次本中博士的行動，直接否定了這個「墮子」的說法，因爲美國學術界無論如何左，美國畢竟還未同毛黨「建交」，美國仍駐有中國大使館與領事館，對於眞正愛國反共的學人，不能說沒有絲毫保護作用。但法國就不同了，法國不但與毛黨「建交」，法國也是西方大國最親毛的國家，自從戴高樂老賊定下拉毛以制美蘇原則後，法國不僅外交上與毛以助力，且在科學方面援毛，毛黨的核子武器及飛機製造，都得自法國傳授，所以英國承認毛黨二十年來才交換「大使」，法國承認「毛黨」一夜之間就可以交換「大使」，法毛之親密，可以想見。

本中博士隻身萬里，無依無靠，又是法國政府聘的客座教授，論其處境，更不能與法國外交政策逕庭，如果說爲了飯碗，即使不像一批在美在港的「墮子」們昧着良心對龐畢度去毛管區叫好，起碼也應三緘其口，作明哲保身之舉，但本中博士沒有這樣作，他基於中國國民的愛國情操、知識分子的良知，毅然對龐畢度毛管區之行澆了冷水，相信他寫這封修時也許捲好行李準備走路，但結果卻得到龐畢度禮貌的回信，絲毫無損於他的地位，筆者常勸一些人不可枉作小人，由本中博士的行動看，人還是要作君子。

其次，一批在海外的「墮子」們，以爲紛紛去朝毛是迎合當地政府及學校當局的意志，可以得到重用。是否眞能得到重用且不說，但有一點可以斷言，即此類「墮子」的行爲一定爲當地人所不齒，任何一個國家的當政者及知識分子，都不會尊敬見風轉舵，有奶便是娘的人。筆者屢次說過，雖然本身堅決反共，但對於眞正的共產黨人還是相當尊敬，在大陸時也曾營救過被囚的共產黨人，所以要如此，不僅基於私人交誼，也實在是覺得此類人可敬，儘管他們一步走錯，誤入歧途，作出危害國家民族的事，但他們在進行活動時，確實是手提着自己的頭在幹，這種精神就値得佩服。所以我在大陸時雖然營救過幾位同學同事，他們出了獄又當共產黨，但到今天我並不後悔。我最看不起的就是這批「墮子」，昨天還在反共，今天突然變了，眞是親共，相信毛澤東，何不早親，一定要等到尼克遜去毛管區之後才變，一個人沒有良知，安能謂之人。

我們看起看不起這批「墮子」，問題尚小，最重要的是外國人由於看不起這批「墮子」，誤以爲中國知識分子皆是如此。則不僅如顧亭林先生之言爲國恥，而實是亡國，不僅亡國，正如王船山先生之言「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實在是「亡天下」了，亡國尚可復興，亡天下則萬刼不復矣。中國漢唐宋明之亡是亡國，古埃及（今埃及非古埃及）、巴比倫、猶太之亡是亡天下，舉文化禮樂而亡，一亡即在歷史上消失。

爲維護中華文化而戰

此時幸有本中博士奮起致龐畢度一函，雖其信未必有作用，但卻使外國人知道中國知識分子並非完全是墮子。中國知識分子尚有不計本身安危利害，挺身而出，爲護衛自己國家文化而戰，外國人至此不敢看輕中國，徘徊歧路尚未淪爲「墮子」的知識分子，看到本中博士的行動，絲毫無損於其職位，而且更贏得外國人士的尊敬，大家警悟到人原可以爲君子，何必去作小人。因此，可能有許多準備墮落的知識分子幡然變計，由畜生道又回到人道，則本中博士之功德莫大焉。

吳氏致龐畢度函中提到「中國具有五千年之文化，孔老之邦，生性和平。發明火藥，而不用以殺人，有指南針，而不向海外遠征殖民，可爲證明。中共由莫斯科移植而來的一切制度與方法，如謂能在中國長存，乃不可思議之事。」吳氏講這段話時，毛黨尚未有批林批孔鬧劇演出，吳氏已經指出毛黨將爲孔老之教所消滅，而今毛黨果然展開與孔子大戰，吳氏之言，實有先見之明。

第二，要談談吳氏致龐畢度此函之作用，筆者與緒山先生看法稍有不同。筆者感到我的老朋友這封信本質上並未發生絲毫作用。何以？查龐畢度是戴高樂再起當選總統後第一屆內閣總理，任職之久，爲戰後第一，他不僅是戴高樂的心腹，實在是戴高樂預先培植的「接班人」，至於最後兩人又鬧翻，是小人對小人名利之爭，並無礙於兩人共同擬訂的外交政策，試看戴高樂屍骨早寒，龐畢度依然處處與美國爲難，執行沒有戴高樂的戴高樂外交政策，可見一斑。當初戴高樂不惜出賣中華民國（其他與毛「建交」國家只是背棄，只有法國是出賣，此點必須分淸），龐畢度正任總理，龐的成份可能較戴爲重，因爲戴老賊不能不念及二次大戰並肩作戰的盟友，二次大戰後中國在外交方面對法國的支持，所以在承認毛黨前夕，派了抗戰時代表戴高樂（不是法國政府）駐重慶的代表貝尼茲中將去台北向我總統解釋，相信戴高樂在決定出賣中華民國時，心靈上尚有天人交戰的一刹那。但龐畢度不會有，龐畢度不必說在二次大戰時，就在戰後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時代，也未曾從政，直到戴高樂再起，始把他拉入政壇，所以龐畢度對於中國毫無感情，至於緒山先生所說兩點，實在是龐畢度的狡猾，他也不是眞的看好毛黨，以爲毛澤東江山萬萬年，而是預留一條後路。說是爲了現在牽毛後腿也可以，說是爲了將來爲中法復交留一地步也可以，總之，國際政治千變萬化，我惟有自強以求多福。但誠爲緒山先生所言，「一般國民能隨時隨地，各盡所能，說一句話，寫一篇文，信也仍是愛國。」本中博士這封信實質上不一定有作用，但在精神上卻字字放出光芒。區區有這樣一個朋友，實在覺得光榮，所以不避標榜之嫌，寫出這篇拙文。

「毛思學習班」的內幕

胡蓑之

大陸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實質上是變相的集中營、苦工場、「洗腦」的恐怖機關。在那裏，共黨對人民進行疲勞審訊、嚴刑逼供、威迫利誘……。

從表面上看起來，今日大陸上有許多機構都像是名正言順，堂乎其皇，爲人民而設的，例如：「人民政府」、「人民醫院」、「人民大學」、「人民銀行」……等等，冠以「人民」二字的名稱，不可勝計！其實，掛羊頭賣狗肉的玩藝，倒是中共的拿手好戲。即以「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而論，人們看來總以爲它是一個眞眞正正的教育機關，在這個「學習班」裏面畢了業的人，他的前途顯然無可限量，即使非滿腦子的「毛澤東思想」，成爲「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緊跟着「毛主席」鬧革命，起碼也能學到八成，相信不會再被毛派疑爲「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階級敵人」了吧！

然而，實際上的內幕情形，則是恰好相反的。原來這個所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者，不僅不是什麼教育機關，也不是什麼「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地方，卻是一些不折不扣的黑獄、拘留所、集中營、監牢及藏參所在地等等的變相設施；亦即毛派特務分子隨時綁架人民、逮捕反毛派、進行秘密審訊、嚴刑拷打、勒索、敲詐、姦淫婦女，從而判處人民罪行的極端驚險恐怖的機關！

也許有人會懷疑：它明明寫着「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招牌，憑什麼理由說它是恐怖機關呢？本文並非閉門造車，而是根據最近從大陸逃到香港的一位駱君所透露的資料寫成的。因爲駱君住在筆者的附近，我有得閒便找他聊天，而沒系統地綴成這篇短稿。究竟對與不對？至少可以作爲新近從大陸逃來的讀者參考而加以補正。

據說中共所以要設立這種恐怖機關的主要原因是：㈠可以不必依照合法的手續去逮捕或綁架任何人；㈡可以不必依照法律程序來審判任何人；㈢可以掩飾耳目，避免人們對中共攻擊的藉口。如果毛派分子使用別的名稱，那末勢必引起人民的恐懼！誰也不敢伸頭望一望，因而把這個鬼門關美其名曰「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況且在今日的鐵幕裏面，誰敢反對學習毛澤東的「著作」？這才是眞正的「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呢！眾所週知：「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是毛林聯手推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產物，初時只是在北平設立了幾個班址，作爲拘捕那些反毛的高級頭頭的臨時集中營。由於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間，遭受批判或整肅的高級軍政共幹，如前中共「新疆維吾爾軍區司令員」王恩茂、前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前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前中共「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等數百人，早已進入了這個名爲「學習班」，而實爲「拘留所」的集中營。

這批數以百計而會叱咤一時，炙手可熱的受害者，名義上是在那裏參加「學習」，似乎安然無恙，實際上則等於宣判了無期徒刑，而永遠也沒有「畢業」的日期的。依照中共的「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三日報導說：「北京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截至十一月十五日爲止，一共收容了一千五百四十三人，他們的日常生活都過得很舒服。其中悔改得最快的有王恩茂、陳再道等多人，他們都親向毛主席認了錯，所以他們便很快地獲得毛主席的接見。同時，毛主席好幾次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代表時，他們也都有出席參加的機會，他們都表現心情很愉快和很感謝毛主席的教導。……」

不錯，當時毛林集團推行「文革」的陰謀是：本來打算把一羣老氣橫秋而思想有問題的高級政軍頭頭們，都要一一加以幹掉，半個也不留的！但後來發覺到他們之中的大部份，都擁有武裝部隊或地方勢力作後盾，假如採取過於積極而劇烈的殘酷行動，則恐怕很可能激起公憤，進而導致危險的後果！於是毛澤東的狗頭軍師如周恩來、康生之流，便主張暫緩執刑，乃捧出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頂大帽來壓在他們的頭上，使他們及其部屬都不便加以反對；同時，名詞也怪好聽的；而反毛頭頭們，起初亦以爲充其量在「學習班」裏受訓幾個月，讓它洗洗腦，反正又可以翻身，實則是「請君入甕」也。

據資料指出：初時有不少反毛頭頭，對這種「學習班」的確不知深淺，所以未經考慮而乖乖地就範了。殊不知這是毛老狐狸所佈置的陷阱，而使他們成爲終身囚徒，有進無出！後來毛派認爲這條妙計「硬係要得」，已把那些頭腦簡單的反毛頭頭騙入了陷阱，於是進一步地計劃準備多設「學習班」，凡有問題的人物，都讓他們進去嘗嘗滋味。因此，到了一九六八年六月以後，大陸各地的毛林分子，到處紛紛仿效，如法泡製，各地掛上「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招牌，以「學習」二字來代替拘留；以「學校」名義來代替了監獄或集中營；以講台課室代替了法庭的審判廳。而各地的大小反毛頭頭，也像在北平那些高級頭頭一樣不懂得這個新把戲，即是老毛的大陰謀，而冒冒失失地希望進去避下風險，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由於人數越來越多的緣故，少數的「學習班」已無法容納，因之，各省、市、區的每一個公社、每個生產大隊，甚至每個村莊，都分別設有這種「學習班」，委實成爲全國普遍的拘留所。

據另一位來自廣州的旅客也說：單是在廣州市區裏面，一共就有了七十多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不論每一條大街或小巷，都可以看到「學習班」的牌子。其中有所謂「家庭毛思想學習班」的名目，便是婦女們或小童集中的拘留所。市面上一提起「學習班」三個字，無不談虎色變似地編成歌曲：「講到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我們個個發晒慌！只要你我一經入到學習班，一世唔得返！」

時至今日，雖然老百姓都曉得這是恐怖的場所，望而生畏，步步驚魂！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毛澤東的特務也明明知道這陷阱已被人民識破，卻又不能不繼續推行，只好扔掉那僞善的面具，露出了猙獰的咀臉，硬性規定：凡是被指定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人，如果拒絕接受，就算是自認「反毛分子」，全國人民的「階級敵人」了，非清除不可！換句話說，接受學習「毛思想」固然要敲辮子；否則會死得更快，遲早反正是死！所以，他們也就管不得許多了。

原來自從一九六九年下半年開始，大陸各地的所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即配合着中共「四清四查」及「一打三反」運動的機關，凡被指定參加這種「毛思學習班」的人，顯然都是被列入黑名單以內的嫌疑分子，凶多吉少！大家都知道：所謂「毛澤東思想」也者，並不是爲國爲民，也不是爲了什麼馬列主義，而百分之百是爲了他那空前絕後的獨裁主義！以是，他的口號是「槍桿子出政權」，「造反有理」；更進一步地要推行世界暴力革命！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本質。爲了要鞏固他那由槍桿子奪來的血腥政權，就必須排除所有的異己者；要想澈底消滅異己者，則必須發揚他的思想，做到「順我者存，逆我者亡」的地步；要想發揚其思想，就必須細查細清，然後加以罪名，挖掉異己者的根子，使七億五千萬人民，都變成毛澤東思想奴役的工具，成爲「世界革命」的武器，於是可以爲所欲爲，而毛思亦可以「永垂不朽」。

唯其如此，所以想出了這一殺手鐧——「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企圖澈底改造人民的思想，妙想天開地希望於久而久之，使眞理和人性全被抹煞，而其習慣成自然。正如清代孫嘉淦（興縣人，字錫公，號懿齋，治理學，正直不欺，康熙進士，官吏部尙書）的「三習一弊」疏中所說：「……孰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亦可以易位矣。……」希特勒的宣傳部長科培爾也會說過：「謊言連續說上百次，則可以變成眞理。」

北平「人民日報」一九七一年五月廿三日，曾發表一篇題爲「批修整風的戰鬥綱領」的文章中，對於人性和仍具有一點人性的軍民，再度進行劇烈的清算鬪爭。這篇文章是藉毛澤東二十九年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澈底地打垮劉少奇、周揚一類政治騙子的所謂「人性論」。並公開表示：「人性是反動的，不許有任何人性存在。只有黨性而沒有人性，兩者水火不相容。」因此，該報最後要求大家認眞地學習「毛澤東思想」。也就是說毛澤東思想雖然壞透了，如果經過長期的宣傳，「久而習焉」，則壞的在人們心目中也可能變爲好的。但是多年來「學習班」裏面所推行的工作，並非着重於毛思想的灌輸，而是在進行清查和強迫下放的計劃，舉例如下：

㈠是強迫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接受下放——記得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中旬北平中共「人民日報」會發表一段簡短的報導說：「過去有許多青年學生都賴在城市裏，而討厭上山下鄉的生活。現在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出來的學生，個個樂意奔向農業生產的第一線去。」

其實，所有知識分子，絕對不是「樂意奔向」，而純粹是被毛澤東特務強迫就範的。據資料透露：「學習班」對這些不接受下放的青年，所採取的毒辣手段是：首先指定他們必須參加「學習班」，接受軟硬兼施或編成欺騙的事實——說邊疆某地出產豐富，人口稀少；而且那裏的娘兒漂亮極了！只要經過短時間的努力生產，將來生活好過這人口稠密的城市，娶個靚女成家立室等等悅耳的謊言。如果他們再固執，那就老實不客氣地把他們集體下獄，施以刑罰，讓他們吃些苦頭！是故，許多青年受不了這種強迫，靈機一轉，暫時接受下放，將來逃回。

㈡是壓迫下放——中共使用政治和經濟兩種壓力，逼迫如下幾種人非就範不可！⑴爲工廠職工的子女，共幹對他們多半使用經濟壓力，首先把職工們關在「學習班」不得回家，也不準許他們的人去探望；更不支付工資。實行經濟封鎖，使他們的家庭無法支持，而子女們見老父受苦，生活又無着落，只好填寫自願「下放書」，以贖回老父。⑵對付城市青年散工，他們在城市中鬼混，每週能做到三、四天散工的人，便不願上山下鄉了。「學習班」事先調查他們經常工作的工廠，然後通知廠方不得僱用這批散工，使他們走投無路時，才指定他們參加「學習班」，接受下放。⑶對付有多少外滙而不愁經濟封鎖的人，則使用重大的政治壓力，從他們的家庭史、個人言行上，不擇手段揑造種種事實，加上「反動」罪名，並把他們抓來「學習班」，進行秘密審訊。唯一能夠解決的條件是：只要他們動員自己的子女接受下放，便可減輕其罪行，否則從嚴懲處。至於對付其他的人如貪污、浪費、反動等所謂「階級敵人」，那就更殘酷了！據駱君說：那是非常駭人聽聞的，例如：

第一步：凡被疑爲犯了以上罪行的人，首先由「學習班」傳來疲勞審訊。在審訊的過程中，由幾名幹部日以繼夜地輪番迫取口供。只要說錯一個字，便成爲犯罪的疑點。因此，每個共特都給「犯人」加上一個罪名，而且表示已掌握其全部犯罪的資料，不容抵賴；並表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如果那人根本沒有犯罪而又被疑爲有罪，則「學習班」的特務們就另造一些事實，夾硬指他犯了罪，進行嚴刑拷問，務必達成「莫須有」的目的！

第二步：使在「學習班」裏安排鬪爭大會，把那些苦打成招的疑犯，押上鬪爭台，接受「羣眾的鬪爭」，並須一一認罪，而不能翻供。認罪後更要簽押口供，即成爲鐵案，至此「學習班」的任務才告完成。而其下一步的手續，則把犯人及其口供一併解到「公安」機構受理，再由「公安」機構安排「宣判大會」，將罪名向大眾宣佈，當場予以槍決！怪不得大陸人民把「學習班」比作閻王殿的！

論交朋友

馬森亮

「想得一個朋友相當困難，但失一個朋友往往在一言半句之間」。

這句話很平淡，也相當淺白，但如果細心想下，就覺得此話實有無限的深意存在。

一個人生在世上，除非終身閉門家裏坐的，就不能沒有朋友，胡適說他的本身是「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俗語也云：「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這個「靠」，不是仰望與依賴，而是互相關照幫忙，事業不管大小，從來沒有誰是單人匹馬創得出來的，必須合眾人之力，結合多種外在因素才行，這「眾人」就是朋友，這「因素」是朋友間製造出來的。

世界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或者是半明半暗的迷糊一片，要處世，固然要靠自己的眼光去觀察，卻也時刻須要朋友的指引，才不致於黑暗中徬徨摸索，走彎路或者兜圈子。

古人對朋友非常重視，選擇朋友也很謹愼，俗話說的「相識滿天上，知己能幾人」，不已明白告訴，朋友雖然多，但能置心推腹共富貴、共患難的並不容易找得到。

這確是一種經驗之談，也是很普遍的事實表現，只要在社會混得久，碼頭闖得多的人就有此感覺，所謂「初出茅廬」與「老於世故」的話，是指在朋友間的應對關係而言，在功利社會，人都存有自私心，自私的目的在於自利，大家有所企圖，亦大家有所警惕，因此很容易互不信任與勾心鬬角，平常所見的，儘管咀裏說得怎樣漂亮，表現如何公正，一旦碰到利害關係就自然發生衝突，就不顧什麼朋友不朋友，道義不道義了，如果單是反眼不認人倒還罷了，了不起失去一個朋友，最怕的是煽陰風點鬼火，唔地裏將人出賣，出賣朋友者的作用，等於拿別人的血來打扮自己，正所謂陰溝裏翻身，其危險性比什麼都嚴重。這種見利忘義，凶終隙末的賣友求榮朋友，隨處都有，隨時可見，自古已然，於今尤烈。

經常聽見那些有心人的感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這兩句話的眞正所指是：社會越來越見澆漓，道德墮落，邪說暴行已到了荒淫無恥境地，人心也敗壞到反覆無常，寡恩刻薄，已喪失了古人那種敦厚作風了。究竟古人的作風是怎樣的敦厚呢？最明顯的是，「古人結交論道義，今人結交論黃金」，而且「黃金不多交不深」，古人之交友是非常重道義的，且有很多形式，所謂「八拜之交」，是異姓結拜爲兄弟；「布衣之交」，是指貧賤時的朋友；「刎頸之交」則形容友誼之深，可以性命相許；「兩代之交」指兩代以上的交情；「忘年之交」不以年歲輩份而論交；「杵臼之交」，乃擇交不以貴賤而分。還有什麼「患難之交」，「莫逆之交」等，這些相交總是純潔而可以推心置腹以誠相待的。反觀今世的友情，有無像古之人那樣高義薄雲，肝膽相照的俠骨雄心呢？有沒有聲氣相求，患難相從的情操節守呢？縱使有，也屬鳳毛鱗角。

詩經有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其意即是說鳥雀在樹上吱吱喳喳，意在招引同伴，何況是人，怎不想交朋友？

可見交友是人的天性，也是共同生活上必須建立的關係，人人需要朋友，也人人可做朋友。但是，識人容易知人難，想能得肝膽相照的更難，孔子曾訂下一個交友標準：正直而不好高騖遠的，信實而明辨是非的，博學而眞材實料的，是爲益友。懷三心兩意，好逢迎拍馬，愛吹牛而無實學的膿包，是爲損友。這標準只是好壞之分而已，並未算作知心之交，凡稱得上知心朋友，必你的心裏有我，我的心裏有你，可以共患難，可以共富貴，讒言不入耳，是非不存心，爲朋友破家蕩產而無悔，赴湯蹈火而不辭的才算。

中國歷史上夠得上知心朋友的，莫如「管鮑之交」，管是管仲，鮑是鮑叔牙。他們的相知怎樣呢？從管仲的自白可以看出，他說：「當我困窮的時候，和鮑叔合夥做生意，分紅利時，我特別拿得多，他不以我爲貪，知道我實在太窮了；和他策劃事情，我總想不出好辦法，他不以我爲笨，知道我時運未到，人窮計短，我做過三次官，捲三次包袱，他不以我沒有才幹，知道我尚未遇着機緣；我打過三次仗，場場打敗，他不以我爲貪生怕死，知道我還有老母在堂，我做了俘虜，押上囚車，受了多少恥辱，他並不以爲我不知廉恥，知道我有抱負，不以小不忍而亂了大謀，可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看管仲和鮑叔的相交，經過如許時間的觀察，如許事實的考驗，始終能互相諒解，互相勉勵，在鮑叔來說，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濶，眼光之遠大，可算得上空前絕後，比起那些因小小利益衝突而動輒反唇相加的眞不可同日而語；管仲，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才，不以小節而喪大志，不以小不忍而亂大謀，看他以後對鮑叔的態度，非相知的定不會如此。管仲做了齊國首相，臨危將死的時候，齊桓公拉着他的手問：「仲父百年之後，誰可以繼承你的相位呢？鮑叔牙可以嗎！」管仲答：「他的確是位君子，不可多得的人才，不過他有一缺點，就是善惡過於分明，是非太清楚，當國政是不可以的」。這是以國家爲重，不徇私交，和那班一朝權在握，就姊妹弟兄皆列士，姨媽姑姐盡做官的又如何？

「易求無價寶，難得知心人」。世間最易交的是朋友，最難得的是知己，現世賣友求榮的實在太多了。

茅盾與「林家舖子」

林定

曾任中共文化部長十五年的茅盾，自一九六五年罷官以來，沉寂無聞。雖然他在「文革」時僥倖不像老舍那樣被「紅衛兵」浪潮淹沒，但也早已被人遺忘了。可是，去年十一月十二日，這位七十八歲老人，突又被中共牽出舞台，在北平紀念孫中山誕辰的集會上亮相。

茅盾原名沈德鴻，字雁冰。生於一八九六年，浙江省桐鄉縣人。早年喪父，依靠母親維持生活。在南京河海工程學校畢業後，進入北京大學預科，讀了三年，經親戚介紹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校對，後升編輯。

一九二一年一月，茅盾與魯迅、鄭振鐸等組成「文學研究會」，出版「小說月報」，擔任主編。這期間，他常以雁冰、玄珠、方壁、蒲牢等筆名，在報刊上發表有關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文章。

北伐前，茅盾曾到廣州，擔任由毛澤東代理部長的國民黨中宣部秘書，中山艦事件後，因害怕株連，悄然逃返上海。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武漢，茅盾進入總政治部擔任宣傳工作，並兼武漢「國民日報」主筆，立論左傾。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他逃往牯嶺，後潛回上海，從事小說創作。

在這期間，茅盾發表他的處女作「幻滅」，立即轟動文壇，接着又完成了「動搖」與「追求」兩部曲，這三本小說彙合起來，名爲「蝕」。他以北伐前後的動亂時代爲背景，用傷感的筆調，描寫男女知識青年悲觀、失望、痛苦、徬徨的精神狀態及生活面貌。他們在時代的浪潮衝擊下，無所適從，因而產生幻滅情緒，動搖心理。由於茅盾認爲那個時代是個傷感時代，覺得社會上可傷感事情隨時都有，青年接觸多了，中了傷感之毒，悲觀起來，立刻會想到自殺。他並認爲青年這種心理，一半是時代背景所造成，一半是傷感文學作品所釀成。因此他過分渲染當時社會的灰黯，青年除了幻滅外，別無他途，使出身小有產家庭的青年，對前途迷離徬徨，甚至走上自殺道路。

一九二八年夏，茅盾潛往日本避難，寫了「從牯嶺到東京」一文。兩年後，由東京返上海，參加共黨的外圍組織「左翼作家聯盟」，擔任書記，與魯迅、瞿秋白共同領導左聯。此時，左聯幾乎雄霸上海文壇。

他曾離開上海，到農村中去體驗生活，搜集寫作素材。他的創作重心，由描寫都市中的知識分子轉爲刻劃農村中的社會生活。他的代表作「子夜」，是將當時大都市與小農村的不同現實生活，以高度藝術技巧溶滙交織起來，反映出當時紛亂的社會面貌、軍閥混戰、工業蕭條、農村崩潰。至於「林家舖子」，農村三部曲的「春蠶」、「秋收」、「殘冬」，是以小商人及農村中的經濟破產爲背景的。

「林家舖子」一書，在大陸的影響力本不大。但一九五八年，經夏衍改編拍成電影，則異常撼動，被譽爲「眞眞實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不過，這種「好評」很短暫，一九六四年，隨着「早春二月」、「北國江南」影片遭批判後，「林家舖子」的厄運來了。江青派指責「林家舖子」影片是「鼓吹階級調和、美化資產階級、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對茅盾及夏衍指名批判：「如果原作者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來描寫無產階級的話，那麼夏衍同志在進行改編的時候，就應該首先考慮一下這個作品是否值得改編，以及站在什麼立場來改編。可是由於夏衍同志自己也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因而看不到這個作品的消極作用和它的時代局限性。」

「林家舖子」的時代背景，是一二八淞滬戰役後的上海景象，通過一個雜貨店老板的破產遭遇，反映出當時小商人在戰亂中的悲慘生活。茅盾用哀愁、黯淡手法，描寫林老板經受不起勒索、逼債、中傷、扣欵、逼婚等重重災難，終於走上關門破產路道。這個故事的感染力極強，很容易激起讀者的同情、共鳴。以前，共黨會利用這點，加強宣傳，挑撥人們對社會憎恨，藉以拉攏小工商業者及「民族資產階級」。

可是，夏衍將「林家舖子」改編電影時，中共已完成「工商業公私合營」，並進入「國營化」的階段。在大陸可說沒有私人企業存在，那班曾被中共欺騙、利用的小工商業者，比起林老板的悲慘遭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半生勞碌的血汗，一夜之間，全被共黨吞沒。他們不旦一貧如洗，且有苦無處訴。「林家舖子」的放映，正好爲他們請命，代他們申訴。

儘管夏衍改編電影時，認爲「林家舖子」可以「作爲一面鏡子，讓已在改造中的工商業者回憶一下過去那種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時代」，並且修改原著，給林老板加上「階級性」，除刻劃林老板是一個忠厚老實的小有產者外，還加上「剝削本性」，即是「一方面是被壓迫者、被剝削者，另一方面又是一個還可以壓迫人的剝削者」，以圖減少大陸人民對林老板太多的同情。但結果還是逃不過無情的批判。

一九三六年，左聯分裂，茅盾與魯迅曾聯合對抗周揚。抗戰爆發，上海淪陷，茅盾逃難香港、廣州。一九三九年到達延安，在「魯藝」任教半年，又南來香港。香港淪陷，經桂林到重慶，直至抗戰勝利。這時期他寫了「第一階段的故事」、「腐蝕」、「霜葉紅似二月花」及劇本「清明前後」，是以抗戰爲背景，帶有濃厚共產主義色彩，歌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醜化挖苦所謂悲觀分子。

一九四六年，茅盾被邀訪問蘇聯，寫了「蘇聯見聞錄」。國共內戰時，他由上海到香港。一九四九年北上投共。擔任中共文聯副主席、文化部長、政協委員、文協主席、中蘇友協理事等職，表面上紅極一時，但實質上無權無實，最後還免不了從部長寶座上摔下來。

認識中國

民主的「初期」與「高級」？

柳以青

何炳棣教授在「人民的眞正解放」一節中的後半段，談論中共目前的制度與西方民主自由的政制，加以比較。並且也責怪西方自由主義者和海外傾慕自由主義的中國人，「總不免要批評新中國並非眞民主」，因此，他就在這節中廣泛地討論了有關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問題。

不過，在我讀了何教授有關民主、自由、平等所涉及的問題時，很明顯地一是涉及政治範圍，一是涉及經濟的範圍。只可惜，在政治方面的論點，看來似乎新穎，只不過表示對政治理念與制度不太深入了解；在經濟方面，所表示的不同社會制度就會有不同的民主內容時，仍然還是一個古老問題的冷炒。

因此，在理論上，我是與何教授的理論有不同的見解，因之，所牽涉到的實際情況的解釋，也就不同了。這裏，願把何教授所提出來的理論與事實，加以商榷。

憲法——條文、理論與精神

何教授對中共的憲法似乎很注重，特別是憲法的條文。他說：「今日中國的人，除了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以外，憲法上都規定了同樣的權利，而且並無性別和民族的歧視。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權的範疇與西方民主國家幾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選舉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以及控告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權利。此外，公民權還包括工作，教育醫藥、福利等權利。但是，在實踐上，享受以上極爲廣泛的公民權有一先決條件——『個人』(The Individual)的言行和意識必須不違反人民(The People)的利益與意志。……換言之，政府剝奪少數反革命、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的政治權利。進一步分析，正因爲『個人』必須服從『人民』這個前提的存在，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個人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爲了調劑各地區的人口與物資，爲了經濟建設，個人居住、選業、遷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因此，何教授在結論上說：「從純理論看來，今日的中國和西方誠然有基本的不同，但從實踐上看來，二者間性質和程度的不同，遠不如一般想像爲甚。」

首先，我覺得何教授在行文上有一個極端矛盾之處。既然前面肯定了「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權的範疇與西方民主國家幾乎完全相同」，可是，後面的一段結論又肯定「從純理論看來，今日的中國和西方誠然有基本的不同」。這裏，我並不需要用考據的工夫，指出何教授所引中共憲法內容與原來的憲法條文的不同之處，但就何教授這前後兩句的互相矛盾的肯定，我們就會發現，何教授對憲法的重視是無可懷疑的。可是對憲法的了解就不那麼的明晰了。因此，我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究竟何教授是注重憲法條文呢？還是注重憲法的精神？是注重憲法的規定呢？還是注重憲法的行使？

由於何教授對憲法的了解不甚了了，或者是有意爲中共的政策來辯護，於是便對憲法也者，只能把理論遷就中共的政策事實，才會露出了前後互相矛盾的語句。

事實上，要憲法在實質和形式上全都民主，有些特別的條件必須滿足。如果社會是一個專斷獨裁的社會，一部憲法不能發生民主的作用。可是，要使憲法的民主，也不全靠社會環境，政府的形式、利益集團與政黨的組織等，也都會影響憲法的民主性的。然而，眞正的一部民主憲法的首要條件，是國家之內所有人民一律平等。在選擇和控制政府官員上，負有同樣的責任。在基本權利和義務上，民主憲法不能因爲他們在種族、宗教、性別、出身、或財富上有所不同而對他們加以歧視。由此而來的民主國家是對所有公民一視同仁。

因此，何教授所解釋的中共憲法，特別強調了「除了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以外」的「除了」兩字，已經是憲法的民主與否的試金石了。如果再加上「在實踐上，……政府剝奪少數反革命、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的政治權利」那不啻是打着民主的招牌而反民主實質了。這裏我只是爲之舉出，不再加深討論。

其二，民主憲法的另一主要的問題，是要保證政權轉移與使用政治權力的方法。實則，憲法也者，也可以解釋成爲政治設計，使權力通過典章制度對法律負責。固然，任何類型的政府都得解決權力問題，可是，民主形式的政府企圖建立一個政府機構，制定一些事先經過人民同意的程序。根據這個程序，個人與團體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權，用和平方式實施政權，用和平方式轉移政權。因此，一套好的憲法，一定要爲全國人民接受(不是強迫的)，全國人民(無一例外的)也都覺得他們有均等的機會。沒有這種感覺和培養這種感覺的事實，任何民主都不可能實現。

在這裏，我特別要指出的是：不少人當然也包括了何教授對西方的民主建基於個人主義上所產生的弊端加以抨擊，這方面有其見地和理由，但是，極端個人主義在民主自由上的弊端，就不必也不能是否定民主自由充足理由。當然，以此而爲專制、獨裁的作法和理念給予包涵和支持的話，所造成的錯誤和災害，恐怕更大更多。

然而，何教授似乎特別欣賞自邊沁以降的功利主義的思想，以爲爲政原則該是以「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並且肯定的比較說：「事實上，這些西方民主國家和新中國的社會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點，二者是不謀而合地根據『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一原則。」

可是，就以何教授所徵引的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羅爾思（John Rawls）討論社會公道理論的新著「A Theory of Justice」，恰恰與何教授了解的中共以及信奉的爲政原則——「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相反，而主張「國家法令措施應以促進社會上最窮困階級的福利爲原則」，於是，何教授也只得自圓其說的：「他這一主張仍不超過邊沁理論的範疇。所不同者，邊沁生時，任何國家最大多數的人民都是窮困的農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已經屬於『中產』階級，而最窮困的人民，已經變成少數了。」雖然，我還沒有讀過這本羅爾思的新著，但是，我卻可從目前西方及世界所強調的「公道理論」，又稱「正義原則」，表面上是對於「少數人」而致力，事實上，基本的理念，還是建基於個人的人權與人性尊嚴的，這點相信何教授是最能明白的。只是沒有加以徵引罷了。

因此，強調「大多數」抑或是致意「少數人」，絕不在其爲數的多寡的「數量」上，而是在人權與人性尊嚴的「質量」上。假如沒有了這「質量」上的原則，只看「數量」的話，那究竟是人類可悲可哀之處。

自由·平等與民主

何教授在討論民主政治問題，每每與經濟問題混爲一談。當然，這方面有其理由與根據，不過，只是看如何把政治與經濟的問題處理而已。像何教授下面的這段話，似乎就處理得不得當。

何教授說：「客觀評估中國人民的實際地位和檢討新中國是否民主，我們決不可忽視與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據我個人對西洋史的粗淺認識，我把民主分爲『初級』和『高級』兩個階段。「初級』的民主，一般僅做到以憲法保障個人的自由，較『高級』的民主，才考慮如何逐步減少社會各階級間因貧富懸殊而引起的種種不平等。很顯然，即使在所謂『高級』民主的英、美等國，雖已有了一些社會福利立法，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依然存在。……不用多說，凡是沒有政治偏見，訪問過新中國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一切法令措施幾無不以貧下中農和工人的福利爲準則，無一不暗合羅爾思的立法標準。與其他國家和社會比較，新中國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眞正的平等。」

首先，我得指出：何教授根據他個人的「對西洋史的粗淺認識」，把民主分爲「初級」——自由和「高級」——平等的理念，根本是一個古老的問題，所不同的是何教授創造了「初級」與「高級」的層次而已。

百多年來的西方民主政治與經濟的問題討論，已經轉向了，究竟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那個是幫助了或阻礙了民主政治發展。這方面的辯論，似乎是一個爭訟不決的問題。擁護資本主義的人，總以爲民主主義不能離開資本主義，因爲二者的指導原則相同，民主和資本主義都重視自由，重視個人。他們的結論是：這兩個制度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方面當然是一廂情願的說法。但是，擁護社會主義者的說法與此相反。他們以爲社會主義支持的是大眾的利益和一般的福利，而不是私人的利益，或私人團體的利益。他們說自由固然重要，平等同樣重要。這當然是自我吹噓。不過，有一點我願提出來的是：如果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討論，只囿有經濟方式或是只自經濟學之目的以生產與分配財產上來說，當然可以去討論，但要把經濟學的問題，超出了經濟學的範圍而來討論，特別是以之爲指導政治學方面的原則，那當然會發生問題的。似乎不能就把經濟方式上由於兩種不同的主義在經濟學上所產生的自由與平等特性，也就直接地引用到政治民主上的自由與平等問題。

再次，假如由社會主義所強調的經濟平等概念，而由國家的當權者掌握了經濟的分配，甚或配給的話，所謂民主以及人民的自由權的行使，是否還能有效的行使，這方面絕對值得可疑的。面對事實，並不須要只從理論上來爲之掩飾。否則的話，空空如也，美奐美侖的文章，究竟有什麼價值？當然，我知道民主政制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並不能因爲民主政制的建立困難重重就索性連達成民主政制的希望也自願抹煞了。我只覺得可悲。

我所了解的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應該包括以下的幾項：

一、最高權力屬於人民，凡成年人都有選舉權，一人一票。（這人民是指每一個個人）

二、至少要有兩個主要政黨，每隔一個合理的期間進行公正的選舉。提出候選人和施政綱領，任人選擇。

三、社會一定要保障每一個成員的公民權利，其中包括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對於人民不得無故拘捕，非經公平而正當的審訊，不得將人民下獄。

四、政府政策須爲公共利益着想，須以促進全民的社會經濟福利爲宗旨。（是全民福利，不是「最大多數」）

五、國家應該在有效的領導和負責的批評之間保持均衡。因此，在職官員須在立法機構隨時接受反對黨的質詢，而且所有公民都應有進入一個獨立的法院和司法系統的門路。

六、應該能夠通過一致同意的程序，用和平方法，改變政府制度的任何部份。（以上見里普遜著，登雲譯「民主新詮」第九二頁，新知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香港）

因此，每一個社會上固然都有貧富懸殊的現象，爲消除這現象是需經濟方面的方法，但對政治民主與否，並不該混在一齊來說。爲政治，我們需要民主；爲經濟，我們需要平等，爲生活，我們需要自由。可惜的是何教授這篇演講是在去年三月廿八日，而不是在今年，雖然引伸而寫成的文章是發表在今年三月，否則的話，恐怕何教授的文章措詞，不會如此「獨斷」吧！

我所認識的毛澤東

伏拉吉尼洛夫

在莫斯科出版的「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的陝甘寧邊區」一書，作者伏拉吉尼洛夫，是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聯絡員、塔斯社的軍事記者。這本書，就是他的日記。伏拉吉尼洛夫在延安住了將近三年半的時間，經常同毛澤東來往。本文是從伏拉吉尼洛夫的延安日記中，摘錄有關毛澤東個人品質的片段，供讀者認識毛澤東的眞面目。

毛澤東通常在夜裏工作，中午才起床，爲人虛榮心很重，因此就裝出一副了不起的樣子，可是自己卻喜歡吃吃喝喝，喜歡玩女人，雖然向別人大力說教，嚴格革命禁慾主義。卻將自己造成使別人相信他是一位富有中國傳統精神的明星。他早就一心想當一位現代的皇帝，當一位超人。在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不得對他進行批評。

毛澤東貪權的強烈願望，凌駕於所有人之上。他的全部理論，只不過是這一貪權的狂妄思想的掩飾罷了，毛澤東沒有、也不能有他所能留戀的事務，只有大權在握，才是賦予他整個身心的強烈願望。這種願望，沒有給一切其他事務留下任何餘地。它使毛澤東變成醜陋不堪，使他喪失了人之常情的野心勃勃的危險人物。

善於演戲，冷漠虛僞

然而毛澤東富有演員的天性，他善於掩飾自己的心情，甚至在熟人面前，能巧妙的扮演他所需要的角色，演員的才能，在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給毛澤東也效了一定的勞。毛澤東把人民領袖，扮演得維妙維肖，正是因爲這個緣故，他總是穿着布衣，以炫耀自己的樸素。還有中共中央主席的民主作風，只限於穿普通的布衣，而在特殊的情況下，則在衣服上補上大片補釘。

毛澤東曾屢次對我說，中國人說的話是一回事，而他的行動，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並且每次都含着微笑，觀察自己所說的話的效果。

這種愧心的說法，應當由毛澤東自己負責，因爲不能用一種尺度衡量所有的中國人。至於毛澤東本人，那麼他已經無數次證明，正是他所說的話，不都是可以信以爲眞的。簡而言之，他早把虛僞，對別人冷淡、漠不關心，奉爲個人生活的準則，極其遺憾的是，已奉爲國家事務的準則。

中共中央主席沒有朋友，毛澤東只有需要的人，可是沒有朋友，在他看來，只是對他有用的人，才有價值。凡是對他沒有益處的東西，都是無所謂的。或者有害。再者來說，毛澤東把對他個人有益，和對他自己的革命有益的概念混爲一談，不符合他個人利益的一切，在他看來，都是沒有意義的，其中也包括革命。

貪戀權力，意志薄弱

他所羨慕歷史偉人恰恰正是那些掌握一切大權的人物。在毛澤東看來，權力就是人生的唯一意義所在，這是對一切行動，進行辯護的理由。這是榮華富貴，這是無所不包的一切。黨和人民僅僅只是虛有其表和抽象的概念，他們爲他提出的目的服務。毛澤東跟很多人來往，但是他卻非常孤癖，實際上他很孤單，極端的孤單，澈底的孤單，孤單得可怕。

現在看一看這個人對親人的態度，毛澤東對在蘇聯求學的兩個兒子，毫不關心，誰也沒有聽見他問過一個兒子的情況是否健康，他也很少關心兒女，既是偶而表示關心，那也是夫人努力的結果，她想方設法，使他稍過天倫之情。還有，毛澤東非常珍視自己的健康，很少有一個星期，不把醫生叫去，而病則是微不足道。可是，對別人的疾病和犧牲，他卻漠不關心，冷淡無情，甚至對親人也是一樣。

毛澤東的傳記作者，往往強調他勇敢和果斷。但我所知道的並不這樣，紅軍在東北，和外貝加爾地區的軍事進攻，使中共中央主席不知所措，必須火速作出重要的決定。中國局勢將發生急劇的變化，而中共中央主席，卻完全不知所措，意志消沉，心慌萬分，這些日子裏，特別暴露出他的秘密本性洩露。平常那種狂妄般的威嚴態度，已完全消失。我所看到的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並且根據各種跡象來看，已嚇得魂不附體。

大吃大喝，玩弄女人

上面說過，毛澤東在私生活中，遠不是一個虔誠的聖徒，雖然他向所有的人，宣揚嚴格的革命禁慾主義，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毛澤東在延安會怎樣消遣娛樂。

老百姓、戰士、軍校學員、大學生和下級黨幹部，都是按照同薪的定額給予供應的。至於參加遊藝晚會、跳舞、喝酒，他們連想也不敢想。可是毛澤東和他親信，卻常常舉行酒宴，聽音樂，玩姑娘，喝得酩酊大醉，搞戀愛。但是，他很會矇混人，而當需要的時候，他會表演給大家看：「毛主席也和人民一樣能吃苦」，那時手下人就把小米熟飯給他端上來吃。

這裏每星期六，都要在王家坪舉行跳舞晚會，由江青和快活的葉劍英主持。對出席晚會的女人，要求很高，難看的姑娘，休想參加這種晚會。毛澤東斯文和典雅，那裏去啦，他跳舞的姿態很造作。毛澤東很少請江青跳舞，但以我

看，她並沒有生氣，不但如此，而且還把漂亮的舞伴，請到他的身旁，在這裏面的人，可以大大的開心，隨心所欲的大享其樂。

語無倫次，色情放蕩

每當在政治上或軍事上取得了勝利的時候，每當蔣先生遭到一次失敗的時候，毛澤東和他的一夥親信，就大吃大喝，滿屋都是香烟的氣味，又喊又笑，說笑不停。他坐在我的身旁，他請我喝酒，使我無法謝絕，他自己也喝酒，我是個喝酒的外行，沒有喝紹興酒。

毛澤東喝完酒以後，說些語無倫次的話，放下架子，像一個飯店的普通人民一樣，開始聲嘶力竭的大喊大叫，他抓住我的一隻手，突然向我說，莫斯科從來沒有派來過像我這樣的好幹部，甚至他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的人，因而我無可奈何的又喝了一大杯烈酒。毛澤東也喝了一杯酒，他的臉上發紅啦，頭髮分成兩瓣，眼睛發亮，他微微的笑了一下，他的堆笑的臉上出現火星，總之在這裏不用祝酒詞，很簡單的，邊談邊說，毛澤東滔滔不絕的在說笑話，還往往說些放蕩的色情笑話。

不但好色，善拉皮條

毛澤東不但自己好色，而且也善於拉皮條。毛澤東這樣的結束了同我的座談。毛澤東笑了一下，把香烟頭丟在地上，告別時他突然問我，難道你沒有看中一位漂亮的女人嗎？在這方面不要客氣，我用笑話擺脫這番話，但這個話並沒有完，座談的最後，中共中央主席向我說，有漂亮的姑娘，他們非常健康，你要是懷疑，可以讓醫生檢查一下姑娘，你找到了嗎？

眞沒想到毛澤東有拉皮條的才能，我把這一切化爲笑談，於是我們告別啦。傍晚我的家裏出現了一位年輕漂亮姑娘，她是輕輕的悄悄進了屋，她很不好意思的向我打了個招呼，並說他來是收拾房子的，我把板櫈拿到門外，她一面微笑一面緊張的坐下來，然後非常客氣的回答問題，而自己穿草鞋的小腳豎起來警惕的等着，我拍了好幾張照片以後，把她送走啦。

不修邊幅，態度粗野

毛澤東可以在靠椅上不動聲色的坐好幾個鐘頭，他因循舊規，自稱是關心國家大事的活動家。毛澤東原來並沒有這種作風，是他故意培養的，由於多年的工作，使這些作風，成爲他性格的一部份。在人面前，他要擺出天下眞主的樣子。其實他粗暴骯髒，動作不靈敏，不修邊幅，他的笑法粗野，他的教育和罵街，往往混合在一起。普通我們能見到的有幾個毛澤東的面貌，一個是報刊中，各種會議上的中共中央主席，積極分子大會，和全會的面貌，在這些場合，他靈敏機動，愛開玩笑，關心事務。另一個是，在工作中，多多少少接觸蘇聯軍隊，和黨員幹部的毛澤東，在這種場合，中共中央主席，是古代統治者的活形象，少帶民主氣氛的握手言歡的同志，以及我面對面看見過的毛澤東。

戒之在「吃」

應未遲

行政院長蔣經國最近在行政院院會中指示：政府機關應完全取消宴會，招待外賓亦可改用茶點，以樹立良好的生活規範，創造簡單樸實的社會風氣。蔣院長曾經在前年六月八日提出對行政人員的十項革新要求，其中第五項是：「各部會首長及全體行政人員，除參加政府所規定的正式宴會，以及招待外賓所必須者外，一律不得設宴招待賓客，並謝絕應酬」。行之至今，社會上的公私酬酢雖已減少，但政府宴會仍然嫌多，而招待外賓的宴會也嫌過於鋪張，因此要求各級政府進一步取消一切宴會。

由於經濟繁榮，工商發達，國民所得不斷增加，社會風氣乃日趨奢侈糜爛，尤以表現於日常生活及各種遊樂場所爲然。就台北市一地而論，根據稅捐資料顯示：在最近一年內所徵筵席稅，高達一億七千七百六十萬元，娛樂稅亦有一億二千九百五十萬元之多，兩者總和爲三億七百一十萬元。按照稅捐百分之十左右推斷，台北市民每年花費在筵席及娛樂上的總額，將近三十億元；如果將逃漏稅捐的一併計算在內，則尚不止此數，浪費之大，可嘆觀止。

我們撤出大陸，退處台灣，於茲已逾廿四年，名雖處於戰時，實際所過的純然是一種「太平盛世」的生活。影響所及，一般軍公教人員，固皆由於待遇菲薄，勉維生計，捉襟見肘，殊感無從適應。而其他過份利得者，則無不窮奢極慾，拚命追求享受，形同浪費競賽，生活水準之高，甚至連來自「金元王國」的中上階層人士，亦感望塵莫及；而對我們之過份耽於逸樂，渾忘本身處境，引以爲異。行政院蔣院長曾經慨乎言之的指出：他一聽到人家說台灣是「世外桃源」，有豪華旅社、汽車，就有心驚膽跳的感覺。事實上台灣豈止有豪華旅社、汽車，舉凡聲色狗馬，無所不備，至於口腹之慾，更屬冠於舉世。各式餐館，筵宴無休，熊掌、燕窩、何首烏、大閘蟹、多腦河鯉魚、神戶牛排，應有儘有，只要「大爺」有錢，不愁吃不到世上所有的山珍海錯；五百元一杯的咖啡，亦曾一度出現，雖經取締，但每杯三百八十元的咖啡，則仍赫然存在，台北市民平均每月所耗於咖啡者，不下一千二百萬元。戰時生活，果如是乎？言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慄！「東京夢華錄」載：北宋時代，汴京自皇室官家至一般百姓，對於吃食甚爲考究，酒樓處處，城開不夜，全城每日宰豬萬隻以上，菜譜除鵝鴨雞兔外，尚有獾兒、野狐等。以今視昔，未免太過寒傖；由此亦可見今日「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心理，實已發揮盡致了。

當此舉世面臨能源危機，經濟不景之際，節約消費已屬「有志一同」；我們雖居「寶島」，恐亦不可獨樂其樂。爲求力挽奢風，首先戒之在「吃」，政府機關已有取締一切宴會決定，民間人士還好意思置身事外，一個勁兒「今朝有酒今朝醉」嗎？（轉載台灣「藝文誌」）

（十三）王峯·黃蜂和魏國雄

因爲受過失業——珠江報要求我改爲「包乾制」的教訓，進入「珠江區人民法院」以後，我便要求「組織上」介紹我的「愛人」工作，因爲兩人都有工作，生活上較爲保險。要不然，倘若「法院」又要求我改爲「包乾制」時，怎辦？所謂「包乾制」者，即是個人有飯食，有衣穿，有少得可憐的零用錢，等於廣東俗語所謂「有食冇工」之意。

在今日的香港，在這「可憐的殖民地」中，甚至小孩子也不會接受「有食冇工」的待遇罷。可是，在我們「幸福的共產天堂」，直至今天，依舊有不少「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整天勞動之所得，不足養活自己，還要欠下「組織上」的債。這就是「幸福」，這就是「解放」！

在「組織上」的安排下，我的「愛人」陳玲便進入「專署工商科」工作，擔任「收發」職務。她的待遇是：包乾制，但科長「王峯」保證說：「倘若有孩子，可以發褓姆費給你的。」

可是，後來陳玲產下了孩子，「王峯」卻說：「按照規定，包乾制是不發褓姆費的，只有供給制才有褓姆費。我以前說有褓姆費，不過是想你安心工作罷了。」

「王峯」的文化水平很低，但他的「黨齡」相當老，人也老實，他常常說出很多「怪話」；倘若這些話不是出於「科長」之口，必然會被人批評，甚至鬬爭！

後來「黃蜂」也被調到工商科去，受「王峯」的領導；「黃蜂」便是「珠江人民報」營業部的副主任。

八年回歸夢

古鶴翔

」了。

「黃蜂」這傢伙是一個知識分子，能言善辯，很會僞裝積極。

在「反胡風運動時」，我和「黃蜂」都受到鬬爭，都被囚禁在佛山近郊的「譚氏大宗祠」內，我們都成爲「勞教員」。

當我被送入「勞教所」時，恰巧「黃蜂」和我同睡在一張碌架床。我睡上層，他睡在下層。

「黃蜂」成了囚犯，自然喪氣；我入寃獄，也是鬱鬱不平。當然，在「勞教所」中，誰都不敢公然表示自己的無辜。反之，人人都要作「自我檢討」，人人都要臭罵自己。誰不臭罵自己，誰就是「對抗黨」，誰就是「不認識錯誤」！

人究竟是人啊，在公開的場合臭罵自己，但明知自己無辜入獄，總會暗中有點表示的。對於「黃蜂」，我曾經有過防範之心，但看於他的主動訴寃，我也不免有些「不認罪」的牢騷話透露出來。

也許由於「黃蜂」的歷史關係吧，勞教所長突然委派「黃蜂」做我們小組的組長了。「黃蜂」榮任「組長」後，竟然向我發砲，攻擊我「不認識錯誤」，把我對他說的「私房話」

有對他罵過共產黨，因爲我始終不大相信他；要不然，那就慘了！

「黃蜂」曾對我透露：中共和蘇聯的貿易，中共是喫大虧的。蘇聯賣給中共的貨物，往往比國際市場的價錢貴幾倍，而且品質較差。中共運往蘇聯農產品，則被蘇聯壓低價錢，還左挑右揀，畧不滿意，即拒絕收受！

「黃蜂」這些話，在當時來說，是「大逆不道」的。由於身爲「勞教員」，不願爭閑氣，所以我沒有對他還擊。如果我把他這些話公開出來，實在夠他受呢！

在陳玲進入工商科工作前不久，曾經有人拍我家的門，要求到我家借地方住。這人自稱是在「珠江專署」工作的，他的姓名是魏國雄，他還有一位太太。

月山里十五號雖然是一間小屋，但有兩層，我和陳玲住在樓上，樓下是空置着的。

我答應了魏國雄的要求，於是他和他的「愛人」便住到我家樓下了。

我並不收他們租金，反之，煑東西食時還會給他們一些。

他們在我家住了差不多一年，這對「愛人」常常吵架。有一次，魏國雄竟然拿出槍來對付他的「愛人」。這對「愛人」是共軍轉業到「專署」的。當陳玲進入工商科時，才知道魏國雄也是在工商科工作。

後來魏國雄夫婦搬離我家了，聽說他們兩人還離了婚。

爲什麼我要提起他們呢？因爲他們搬離我家後，在路上遇見我們竟然好像並不認識似的，連招呼也沒有！

在共區，人與人之間不是充滿了敵意，便是冷漠。「黃蜂」是擇人而噬的「積極分子」，魏國雄夫婦則是、絕無人情味的傢伙！在共區，沒有人累！識多一個人，便要多「交代」一個人與自己的關係，倘若對方有問題，自己便會遭殃！

社會關係是十分難「交代」的，共黨會追問你：「你在什麼時候認識某人，做過什麼事，說過什麼話，一共見過多少次，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時見面？」天哪？誰記得這許多事？如果記不清，那便是「隱瞞歷史」，那便是「反革命」！

冼玉清逸事

公秀

翻閱焦毅夫先生主編的「中文文摘」，看見一篇冼玉清寫的文章。

冼玉清女士是嶺南大學的教授，大陸淪共後，她留在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數年前才去世。

在這兒，我只想談一談冼玉清童年時的一點小事，這是先慈沈德芳告訴我的。

當電燈剛剛傳入廣州時，先慈和冼玉清是同學。有一次，先慈家中剛剛安裝了電燈，冼玉清見到了，竟然用紙放到燈泡上，看看是否可以燃燒。這件事，今天的小孩子也不會這樣做了。我敍述這件事，決沒有半點對冼玉清女士不敬之意，反之，這證明她有着強烈的求知慾。

先慈又說：冼玉清十分慳儉，同學們用過的廢紙，她都撿起來，盡可能加以利用。

我想：洗玉清女士之所以獲得成功，大概與她的求

北大哲學系曲解「克己復禮」

文楓

篡改歷史，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是中共一貫的卑劣作風。在此次批林批孔運動中，中共攻擊孔子的「克己復禮」極盡歪曲之能事，把孔子教導顏淵品格修養的話，曲解為政治復辟，以圖達到毀滅中華民族文化，動搖孔子的崇高地位，為毛派剷除異己服務。

「北京大學」哲學系工農兵學員最近發表「論語批註」，其中對「克己復禮」的一章註釋是這樣的：

原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譯文：顏淵問怎樣做才叫做仁。孔子說：「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於周禮，這就是仁。一旦這樣做了，天下的人就會歸順你的統治了。實行仁德，完全在於自己，難道還在於別人嗎？」顏淵說：「請問實行仁德的條目。」孔子說：「不合於周禮不看，不合於周禮不聽，不合於周禮不說，不合於周禮不做。」顏淵說：「我雖然笨，也要照你的話去做。」

這篇「論語批註」原載於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的北京日報，後收入「活頁文選」十五期。上面的譯文是錯誤的，可以清楚看出，北大哲學系應屆畢業生工農兵學員國文水準很差，對孔子的言論不能作出正確的解釋。以中共的教條主義來分析，註釋古文，必然會造成極嚴重的誤解，得不到真實的知識，害己害人。

這段譯文正確的應該這樣：「顏淵問孔子怎樣才能做到仁。孔子說：『制勝自己的私欲，回復到天理的禮節上，就能保持本心的全德，也便是仁。如果真的能在一天之內切實做到，天下的人都會來契合這仁道的。所以要做到仁，完全要從自己身上下功夫，難道還從別人身上去做的嗎？』顏淵說：『請問這實踐的條目。』孔子說：『不是合禮的不要看，不是合禮的不要聽，不是合禮的不要說，不是合禮的不要做。』顏淵說：『我雖然不聰敏，卻要盡力奉行你這幾句話的教導了。』」

中共把「禮」硬指為「周禮」，把「歸仁」胡說為「統治」，是毫無根據的，是欺神騙鬼的。其主要的目的無疑是影射周恩來，更多地製造反周的輿論，達到毛江的陰謀。

北大哲學系工農兵學員接着對該文批判說：「『禮』是西周奴隸制的典章制度，其核心是奴隸制的等級名分。孔丘認為，克服一切違反奴隸制等級制度的言論行動，把一舉一動都嚴格限制在周禮的範圍之內，就算做到了仁。因此，一旦人人都做到『克己復禮』，西周奴隸制就完全恢復起來了。可見，『復禮』就是復辟，『克己復禮』就是孔丘維護和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綱領。」若隱若現，閃閃縮縮，向周恩來射冷箭，表面上批孔批林，實質上批孔批周，企圖掀起一場反周的政治大風暴。

早在一九六二年，周予同在上海「學術月刊」第七期發表「有關討論孔子的幾點意見」一文中曾指出中共解釋「禮」的錯誤：「……難道『禮』只是封建性的詞嗎？難道『禮』不是『教育學』的詞嗎？難道『禮』一點點『藝術』的意味都沒有嗎？……至於時賢說孔子志在恢復周禮，因而他是落後，他是反動，他是拉住歷史車輪後退，真的如此嗎？他說過『周』字嗎？『增字解經』的辦法難道現在已經得到學術界同意嗎？」毛派為了達到反周恩來的政治目的，不管通不通，對不對，也都要指責孔子志在「恢復西周的奴隸制度」，以暴露出周恩來的真面目，並暗指周恩來就是現代的孔夫子。

孔子的禮就是規矩、準則、法度的意思。宋代理學家朱熹認為「禮卽理也。」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儀節。管子牧民篇國頌節：「禮，不踰節。」就是合理，不超越節度。一句話：禮就是規規矩矩的態度。中共胡說什麼「周禮」、「西周」，完全是騙人、愚民、糟塌學術。中共長期以來信奉馬列邪教，拋棄我國固有文化，妄圖深拔中國文化的根，這種數典忘祖，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罪惡，是中國人民一致痛恨的。

孔子是我國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國人民的至聖先師，也是世界人民最熱愛尊重的人物。兩千年來，中國社會在孔子思想的影響下，人民生活在禮、樂、射、御、書、數的環境中，得到安定、繁榮和發展。

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基礎，是與中國人民的生活分不開的。中共批孔就是對民族精神的仇視，就是一羣妖魔鬼怪，必然會在民族主義的照妖鏡中原形畢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滅亡！中共的內部矛盾和鬬爭已日益加深了，毛周大決鬬的結果，必將把中共政權送進歷史的垃圾堆。

陳公博逃亡日本目覩記（五）

任思

米子機場內人影全無

這一節交代過，且讓我們轉回正題，聽聽小川中尉有關陳公博一行在飛往日本途中的經過。照小川中尉的憶述，飛機降落日本本州西端靠近日本海的米子機場，是在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左右，米子機場那時叫做大條津機場，是當時日本海軍飛機的一個基地。小川中尉說：

我們的飛機在米子上空盤旋，俯瞰下面，發現機場上一切設備，都被美機炸得稀爛，簡直連殘垣敗瓦都不足以形容；還有一兩架飛機殘骸，是日本飛機被美機擊毀的殘跡。

老實說，我們這些在南京的人，雖然聽到日本投降消息，卻從未受過空襲，所以也未見過空襲的慘狀。現在還是第一次見到。

我們是開始降落了。機長沉着應付，兩次、三次，結果，砰的一聲，機輪着陸，我們全體都平安地接觸到日本的土地了。

我首先下機，視察了一回，但見太陽直照地面，半個人影都沒有了，乃通知機上的人落機。

落機的次序是男性在前，接着才是陳夫人，及莫國康女士，陳公博則是夾在中間，這一點我記得相當清楚，因爲當時並沒有扶梯設備，我們只是逐一從機上跳下來吧，所以女性必須押後，以便有人在地面攙扶之故。

我們這班人在飛機上連水都不曾喝過一口，所以下機後各人都面露疲乏表情；不過有一點，就是似乎大家都因爲平安着陸而有點鬆一口氣之感。

我們雖然希望找個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再作打算，可惜那裏有這樣的地方呢，除了我們七八個人之外，我不是早已說過麼，簡直連人影都沒有，甚至連樹蔭都找不到一塊。姑勿論如何，我非要帶他們離開機場不可。

對一行七人作一簡介

在這裏，我要介紹一下跟在我後面的一行人。

先說陳公博，他是汪政權的「主席」，已不必再向大家介紹了，他幾乎完全不諳日語，當年五十五歲。

陳夫人李勵莊，身材畧矮小，是個典型的中式賢內助，她是一位教育家，看來年約五十，也不諳日語。

周隆庠，我早經介紹，他是九州帝國大學出身，日語流俐，國字臉型，膚色畧黑，他是廣東人，當時任行政院秘書長，與林柏生同是此次亡命的中心人物。

陳君慧，廣東人，留學美國，他是汪政權的實業部長，膚色白而身材高，聽說他有一百七八十磅重，也不諳日語。

林柏生，廣東出生，是年四十四歲，瘦而目光銳利，自汪政權成立以來，即任宣傳部長，之前曾在香港任汪政權御用報紙南華日報社長，是一位滿口理論的雄辯家，一面講一面自我興奮型，據說他是汪夫人陳璧君的親戚，是「公館派」重要台柱。在日本人心目中，是個最熟悉的汪系人物，他在戰事末期，任安徽省長。

何炳賢，也是廣東人，非常年輕，大概只有四十歲，我從工作接觸上，曉得他是一個對於金錢相當廉潔之人，所以爲汪政權信任，他的職務相當於主計長，這樣年輕的人被任爲政府的「管家」，實在少有。何是哥倫比亞大學出身，英語甚佳，日語則不懂。

莫國康女士，一望而知爲女秀才，蓋北京大學高材生也！因爲她剪短了頭髮，看來頗似二十多歲，她是陳公博的私人秘書。

從上面的簡介看來，我發覺有一點頗值得注意，就是他們幾乎全是廣東人，在我的想像中，由於汪精衞是廣東人，則他的政權任用廣東人較多，也是情理之常了。

先到米子市政事務處

閒話少說，且講我帶了這班人，一面步行，一面思索，此去何處？既然找不到地方休息，只好找個地方歇宿了，一想到這一點，又不禁有亡命之感，一個人到這個地步，求生存的慾望就掩蓋一切咯！

米子屬鳥取縣，要到縣政府去，相信有一段遠路，目前唯一可行之法，就是到米子的市政事務所去，要他們替我們找住的地方。

當我們走了一千多呎的路，來到一條公路上，左面忽然來了一輛貨車。

「喂！」我高舉雙手，叫他停車，那司機看來很年輕，臉部似乎被太陽晒得很黑。

他停下車來，看見我是個軍人，有點尊敬的表情，那時日本雖已宣佈投降，但軍人的威望仍然存在，不過當他看見跟着我背後的是幾個穿西服的男人，此外還有兩個穿中國長衫的女子，未免有點納罕。

「你能把我們載到米子市政事務所嗎？」我語帶一半要求、一半命令，因爲戰時日本軍人說話總是這樣口氣的。大有順者存，逆者亡之概。

這個年輕的司機回答說：「好的，我的車子剛好要向同一方向走。」

於是我就請陳公博和他的太太登上車頭司機旁邊坐位，我們其餘的人便站在貨車後面的位置，好在那是一輛空車。

車向前行，左轉，右轉，繞了很多路，不久，我們聽見機場上一陣飛機的引擎聲響，原來我們從南京乘搭來的飛機已起飛，這架飛機按照軍方指示，必須在八月二十五日正午之前離開日本，回到南京去的，現在，它總算完成任務，順利回航了。儘管機師不可能看見，我們還是衷心感謝他，情不自禁地向着細小的機影揮手作別。

汽車駛入一條村落，我命司機停車，向一戶人家借了電話，打到米子市政事務所去。聽電話的是一個女性，我說：「我是陸軍中尉小川，想找市長聽電話。」

對方聽說是軍人，不敢怠慢，連忙把電話交給一個男人接聽，對方不是市長，但他連聲：「好，好，恭候，恭候！」

請求市長安置陳公博

關於陳公博一行來到米子市政事務所求見市長請求安置的經過，這裏又有另一個人的回憶可供引述，此人名叫東中勳，現任米子協同組合的理事，日本投降時他在米子市政事務所擔任兵事課工作，他回憶二十年前的舊事說：

「八月二十五日（指一九四五年）正午左右，我在辦公處二樓看見有一班人魚貫而入，其中有身穿中國旗袍的女人，但一羣人裏之一位，令我直覺：『呵唷！怎麼陳公博會在這裏？』

「我是負責兵役事務的，所以每出天讀報，在報上常常看到陳公博的照片，無論如何，這位中國的陳公博來到寂寂無名的日本小城市米子，是一件十分可驚的事。

「當我出到走廊察視時，一行人等已進入市長室，當時的市長是一位退役的軍醫中將齋藤干城氏，他和來賓談了什麼，自非我等小職員所知，但不久，市長就把我叫了進去，有所吩咐。……」

一行七人有如喪家犬

東中勳引述到這裏，且讓我轉回正題，再繼續引述帶領陳公博亡命的日軍中尉小川的話：

「這位市長顯然是軍人出身，光頭而外貌率直，我初時本想瞞他一下，但後來覺得身旁有兩個穿旗袍的女人，要瞞也瞞不了，所以就把他們的來歷據實相告，並請求他替我們找尋一處足以保密的下榻之處。

「市長起初非常吃驚，也同時聯想到一旦盟軍入駐，他收容了陳公博這班人，該當何罪！但後來他低頭沉思半响，終於欣然答應，市長說：『一切了解。我也是在滿洲國做過軍醫的，彼此總算有些淵源，當盡辦法相助。』說着，他便把助手叫進來，吩咐準備一些點心給我們吃，他一面吩咐，一面自言自語：『那麼早就動身，看來現在也該肚子餓了……。』

「不久，市長和助手們商談之後，便過來對我說：『米子沒有酒店，普通日式旅館，在機密上不大妥當，我瀏想起市內有一海軍將校集會時使用的「水交社」，因爲昨天海軍人員已全部撤走，這地方似乎用得着。』於是，我就把市長的話告訴周隆庠秘書長，請他徵求一下陳主席的意見，陳公博不等到周隆庠講完，便不住點頭說：『一切委託小川中尉決定好了。』

「從市政事務所到『水交社』，大概只有十分鐘步行距離，可是市長仍然吩咐準備汽車送我們去。我們在市長室等候一小時左右，據說車已準備好了，於是相率下樓。

「原來在門前等候我們的，是一輛漆上紅色的消防車，據說有關方面已到處想辦法，結果可以派來應用的，全市就只有這輛救火用的消防車了，對方連聲對不起，請我們原諒，客氣萬分，陳公博雖然貴爲『主席』，不致於連消防車都沒見過，他臉上浮着無可奈何但又不能不作出愉快狀的微笑，以表示他充分接受了米子市政當局的善意。

「我迫不得已，只得請陳夫人李勵莊坐上車頭司機旁邊的唯一坐位，其餘就只好權充消防員，站在車的後面了，於是這輛消防車便開動起來。」

水交社原來另有用場

關於陳公博一行入住「水交社」的經過，當年任職於這一間將校俱樂部的管理人松田善治（現年已七十四歲）也清楚記得當時情形。他說：

「這間水交社本來只准大尉以上軍階的軍人應用，後來開放給特攻隊隊員，在他們出發前一晚，特准到來享受一次，或舉行送別會，爲了這個緣故，社內經常存有兩打庄啤酒八十箱以上，好讓特攻隊員駕機出擊前作最後一次狂飲。可是到了八月十五日，上面忽然命令把水交社內所有文件焚燒，並派了一個主計長之類的海軍兵曹到來監視焚燒，接着，這個主計長便把社內一切物資運走，不知所終。

「這間水交社本來的名稱是好日莊（任思按：直至目前，仍經營日式料理及旅館業務），全部日式建築，佔地甚廣，八月二十五日我接到電話，說有重要人物要來小住，吩咐立刻打掃乾淨，我聽了不敢怠慢。

「到了下午五時左右，一行人來了，我認出其中之一赫然就是報紙上常有刊載的陳公博，這一驚非同小可！我曾低聲詢問陪同前來的市政人員，他們以手指貼着我的口，叫我不可聲張。

「我們把陳公博夫婦安排住在內進的房間，而其餘一行人則住在接近入門處的房間。……」

對日本料理不感興趣

以下又是小川中尉的憶述：

「抵達水交社後，大家都已疲態畢露，因爲由前一晚起，大家已開始緊張，接着又搭飛機離開南京。總而言之，現在才算在日本有了歇息之地，這些人又不習慣席地而坐，後來雖然把椅子搬來應用，但在沒有搬來之前，只好用椅墊叠高坐，權充坐椅了。

「晚上，水交社的人端出他們自以爲精心調製的日本菜式，可是我冷眼旁觀，大家都不以爲是珍饈美味，不大吃得下嚥。

「好了，今天總可以睡一覺，但在我看來，這不過是個開始，我們不能在這裏長住下去，一定要另外物色地方，遠離一般人的耳目。於是，我就和市政當局的代表商談，這個代表就是（上文所說的）東中勳。

我看美加

【30】

梁人傑

瑞士・蘇聯　荷蘭・捷克

老萬覺得，這場館大而無當，他們派發的宣傳小冊子，強調蘇聯是由一百種不同民族組成的國家，並對他們的工業、農業、科技的成就，大大誇耀一番。可是，大家曉得，蘇聯需要向美國、加拿大買進大量小麥，人民才得免飢餓，試問他們的農業又怎可說是成功？

克里姆林宮和紅場的彩照，倒還壯觀，一些古老的俄式建築物很有特色，不過這都是帝俄時代遺留下來的，不是俄共的建設。等如萬里長城是秦始皇時代遺留下來，中共卻拿來向外國人誇耀一樣。

老萬較喜歡的是蘇聯的古典芭蕾舞，伊蘭諾娃給老萬的印象非常深刻。不過，古典芭蕾舞也是俄國的文化遺產，不是俄共的成就；等如中共的雜技，古已有之，並非中共發明，也沒有值得他們誇耀之處，香港左派仁兄以為可以沾光，笑話！

荷蘭館很特別，把場館設計成一條小村莊，有理髮店、餐館、教堂、學校，還有穀倉、風車等。最有趣的是一家「鬼屋」，但裏面設[illegible]見大巫，且空氣不夠，又熱又悶，嚇人不死，卻把人熱死！

捷克以出大砲、機械著名，但赤化後的捷克，卻不敢恭維。捷克館裏，當然對他們的機械也有所宣傳，不過，老萬想起曾用過大半年的一部捷克汽車，不由發笑。老萬自有駕駛執照以來，換過十部汽車以上，這部「鋼水好」的捷克車，使我「畢生難忘」。

那年剛剛孩子回港渡假，他對汽車最有興趣，美國汽車雜誌，看得爛熟，看到老萬的座駕，認為新奇，因為在雜誌中從未見過。及至坐上汽車去遊車河，他不禁哈哈大笑，一笑到老萬面紅。因為上天橋時須轉一波，連雙層巴士也爬過我們的頭，鬼揸咁聲才上得一截天橋，他認為從未見過這樣的汽車。

捷克汽車

孩子問我為什麼買一部這樣的汽車？老萬苦笑道：老子念書時，知道捷克重工業發達，深印腦海，因此有先入為主的印象。加以當時在夏天，老萬怕熱，希望車內有一具冷氣機，更希望在停車等候時仍有冷氣。（一般汽車冷氣機是停車時只有冷風沒有冷氣）一位汽車修理廠老板跟老萬是幾十年老朋友，[illegible]萬這種汽車設計先進，尤其「原裝冷氣」，停車開動，兩小時也不水滾，冷氣源源而來。於是老萬不加考慮，買了這部「鋼水好」的汽車。發覺那拆去招牌的「原裝冷氣機」查實是日本貨，只不過加裝上去，汽車本身沒有冷氣機位，坐在司機旁邊的，只限侏儒，腿子長一點便坐不下；即使勉強坐下，走上五咪路更受不了。

引擎在後面，第二個星期已開始發出怪聲，引擎蓋子在第五次加油檢查時，便斷了彈簧，打開後須用手拿着。要檢查電池加水嗎，大件事，先將後座座位揭起，電池藏在座位下。每次於檢查電池，加油的小伙子要做幾十分鐘工夫，使老萬過意不去，不能不付給幾塊錢小賬。老萬向修車廠老板兼代理人投訴，說經常被雙層巴士爬頭，他不相信，拍拍胸膛，說從沒有人作過同樣投訴，還說修理之後，擔保力大無窮。一星期後，車子修好，勉強可以和雙層巴士並駕齊驅；但到第三天，老萬的座駕又落後了。

經孩子一彈，老萬決心換車，但手上有這一部車子，要換，極難脫手，只好半賣半送，係咁意收番多少，讓給朋友。以為冇眼屎乾淨盲。怎知過了一個月，朋友要求退[illegible]豈能負荷？他拿去修理，要更換零件凡十多件，修理費近千，因此他要求老萬「快的開番扯」！

後來雙方請托，一位在車行做事的朋友，替我們以兩千蚊代價沽出。計算一下，為了這部「鋼水好」的汽車，老萬賠了一部用過兩年的奧浦甲種力確，價值七千元，付了現金五千，分兩年供五千元車會，每月付二百幾，付了一年多，共三千元。轉讓給朋友時要贖牌簿，車行堅持說銀行兩月未撥款，要老萬多付兩個月的錢。贖了出來，他卻說銀行已轉賬，答應撥還，但至今一年多，仍未回水，究竟有意抑或善忘，不得而知。老萬也不追，只好等那位大老板良心發現。

最好笑是老萬買的時候，一千CC定價一萬三千五，千一CC一萬五千五，另加冷氣一千五。他勸老萬買千一CC好力點。買了之後，立刻降價，一千CC減為一萬一千五，千一CC無貨，以後不再出，連修理零件也成問題。

變了色的中國館

一部以「鋼水好」見稱的捷克汽車，玩了一年，不計修理費、牌費、保險費、加雪種費等等，老萬淨賠一萬六千元。收穫是一年的「激氣」。

因此，老萬在滿地可世界博覽會舊址的捷克館中，看着特別介紹的捷克機器，想到自己過去一年用的汽車，不知可惱還是可笑。

統治，今日在不同的政制下，一切自然兩樣。你如果注意點，會發覺目前從大陸運到香港的香蕉，也比從前的小得多，農產品尚且如此，何況工業製品？

老萬不願再提，拉着他走進旁邊的日本館。日本館場地不大，展覽的多是藝術品。日本藝術品見慣見熟，沒什麼值得一記。

特別令老萬注意的是中國館。當年滿地可正式舉行世界博覽會時，加拿大和中華民國還有邦交，這中國館是由中華民國建立的，一幢紅牆綠瓦的中國式建築物。現在，中共進入聯合國，加拿大杜魯多又跟中共建立了邦交，於是滿地可世界博覽會舊址的中國館，便由中共接收而易幟。

和蘇聯館一樣，中國館內全部是中共宣傳品，不同的一點是中共比俄共較有生意頭腦，在中國館內大賣雜碎、炒飯。是的，中國在海外最值得驕人的是吃的文化，雜碎、炒飯受到許多外國人喜愛，在看罷毛澤東的宣傳品後，吃一盤中國雜碎，在外國人心目中，已滿足他們的「中國熱」。

管理中國館各部門的工作人員，大部分是燙直頭髮的中國女孩子，和香港左派學校女學生一樣的扮相。老萬不知道這班幹部是不是從大陸輸送去的，她們都有一張木無表情的面孔，像一個模子澆出來。

不知中國館易幟前是怎麼模樣的，在海外看到這麼樣的一個中國館，叫人非常難過。老萬覺得這裏可表達七億五千萬中國人的眞正願望。

加拿大雖承認了中共，僑居加拿大的中國人卻大部分像香港中國人一樣，心底裏是反共的。中共作什麼宣傳都難以改變他們的思想，雖然他們並沒作出反共的行動，或不願意表示反共意見，但他們也不會相信中共宣傳。至於外國人對「中國館」是否感到興趣，不得而知。也許，他們對雜碎、炒飯更喜愛些，因爲，食堂裏的人，顯然比參觀的人多。

幽默與女人

滿地可博覽會舊址有些場館不代表某一國家，是另具主題的。有一個兩層場館，叫做「幽默」。老萬喜愛幽默，好奇的被吸引進去參觀。原來這場館展覽的，幾乎淸一色是諷刺漫畫，世界各國作品都有，其中不少政治漫畫，共產國家或西方國家的作品都有。他們政治立場各異，當然諷刺的對象也不同。當時西方國家正鬧貨幣危機，很多漫畫針對這主題大大地幽默一番。

美國漫畫家的作品多以水門事件做話題，尼克遜本人沒有幽默感的話，看到這些諷刺漫畫，可受不了；如果他有足夠幽默感，自己也會哈哈大笑。對別人的諷刺最好一笑置之。要是認眞，幽默便眞正發生了它的作用了。

老萬雖還有多少幽默感，但英文不成，看這些高深莫測的幽默漫畫，只可意會。入選作品當然有其以敬的東西拿去展覽，並無愧色，在這大堆「國際名家」中，也該是上乘之作。

展覽品中不盡是平面漫畫，有些是立體化的，很別緻。可惜時間不許可逐幅欣賞，又因外國文看不懂，左猜右想，十分費事。老萬雖在這場館花了一個多鐘頭，還未找到它眞正的好處，但相信其中有不少精彩東西。

老萬認爲更成功的是「世界女人」場館，這場館是整個博覽會中最特別的。全世界女人都被搜羅在場館內（當然只是照片而已），可說洋洋大觀，無奇不有。如果女性參觀，可能認爲有「侮辱」成分。如以幽默眼光看，卻是資料豐富，不少地方令人捧腹！

無可否認，女人有美的一面，也有醜的一面，有時美與醜很難劃分界線。這場館把女人的美與醜都搜集在裏面，舉個例說：一張隆胸手術的大照片，手術醫生把手術床上的女人乳房割開，放進塑膠軟墊。手術完成，這女人穿上衣服，胸前偉大，也許她會覺得自己美麗得多；但在手術進行中的這幅圖畫，卻頗給人醜惡印象。

這裏有文明女人的美，也有野蠻女人的美。非洲有些地方，女人有個大鴨嘴，鼻上扣上大圓環。文明人看來，醜陋不堪；但非洲土著男人認爲是美，女人醜與美是沒有標準的，只問用什麼眼光看。非洲土著男人也許也認爲文明女人十分「難看」呢！

有一個場館專門陳列各種武器，原始的手槍、步槍、大砲、機關槍等，都可在這裏看到。這些東西，美國好些科學博物館及西點軍校博物館都有，不過不及這場館的專門及搜羅廣泛。

對這些殺人的武器，許多人很感興趣，參觀者眾多。老萬只走馬看花的兜了個圈子便走，因爲老萬對武器興趣不大，由刀槍劍戟以至反坦克火箭砲，甚至好勇鬬狠的青年最喜愛的三節棍，都不過是殺人利器。世界博覽會應強調和平，這些東西難有價值，老萬覺得在這種場合展覽不太適宜。

轉到另一場館看三百六十度全銀幕電影，卻使老萬耳目一新。所謂三百六十度電影，是觀眾在中間，被圓形的銀幕包圍，使觀眾感覺到自己也在這環境之內。三百六十度電影確使人有眞實感，老萬認爲是最偉大的發明，值得大讚特讚。不過，這種電影不能實際搬到戲院，一來目前全世界電影院都是一面銀幕的設計，要改爲全面銀幕，必須全院改革。不但要四面銀幕，還要將座位改爲轉動，每一位子獨立，轉到任何方向都成才可以。

我們在這場館參觀是站立的，放映時間只有半小時，所以站立也不覺太累；如果像目前電影院那樣放映兩小時，便非有座位不可。同時，這種三百六十度電影，只適宜場面偉大的紀錄片，用來拍故事片，大有使人不知何所適從之感。看主角呢？看配角呢？抑或看風景？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周恩來說道：「這是因爲敵軍在敵後，許多青年激於愛國熱忱，紛紛要求參軍，我們自不能不准人抗日，因此，兵員有大幅度的增加。」

白崇禧說道：「恩來兄，就算我承認你說的全是實情，十八集團軍也顯然犯了兩點錯誤，第一，部隊擴編，增加番號必須報請軍委會核准，十八集團軍從來未辦過此項手續，恩來兄，你在北閥時當過政治部主任，對部隊的組織應該了解，林師長是正規軍事學校出身，更不會不懂，像十八集團軍這種作風，比北洋軍閥還不如，北洋軍閥雖然割據，但是還不敢自行增加軍隊番號。第二，你們兩位都該清楚，我們全國部隊約有四十個集團軍，如果每一個集團軍都像十八集團軍這樣擴充，全國將都是兵了，不必說武器彈藥無從補充，吃什麼？不用日本人來打，我們就自斃了。」

林彪與周恩來皆啞口無言。

白崇禧又說道：「第三條陝北邊區照原地區改爲行政區，其他各地區，另行改組，實行中央法令。這一條也說不通的，就算中央作最大讓步，承認將陝北邊區改爲行政區，但也絕不能通用於其他各地，據中央所查出，長江以北任何一省都有十八集團軍在佔領地區，驅逐原有行政官吏，自設官吏，成立邊區之事，如果每一地區十八集團軍自行建立的行政組織，政府一一承認，那就變成了國內有國，省內有省，自己先亂成一團，還怎麼抗戰。」

周恩來說道：「健公所言自是實情，但此類事項之發生，已非一朝一夕之事，既然說要設計解決，就要想出解決辦法才成。」

白崇禧說道：「恩來兄，未談正題之前，我先說個故事你聽，從前有一位將軍在作戰時中了箭，帶箭回到營內，請來兩位醫生療傷，一位醫生主張用鋸鋸，把留在皮外的箭桿鋸得與肉一樣平，箭傷也就看不見了，另一位醫生主張開刀把箭取出，再敷以金創藥，然後包紮起來，自然還要經過一段日子才可以復原。就這兩人的辦法而言，自然是鋸箭省事得多。但如果二位中了箭，願意用那個醫生治療。」

周恩來笑道：「恩來在北伐時就追隨過健公，只知道健公臨陣破敵，算無遺策，還不知道健公會講笑話。」

白崇禧笑道：「恩來兄，我是說眞話，你是講笑話，貴方所提在各省所割據地區另行改組的辦法，與鋸箭何異。」

林彪說道：「此事總要有個解決辦法，還請副總長指示。」

白崇禧說道：「你們眞聽我說，把各地行政權交還各省省政府，嚴令各地駐軍不得干涉當地行政，一夜之間，問題全部解決，於國家於貴軍皆有好處，只怕有人不肯哪！」

林彪不敢再接腔，看看周恩來，周恩來也默而不言。

白崇禧指指第四條說道：「林師長，這第四條更不成話，作戰區域原則上接受中央開往黃河以北之規定，但現在只能作準備佈置，戰事完畢，保證立即實施。我從軍半生，自北伐時間蒙委員長特達之知就擔任總司令部參謀長，向所有革命軍發號施令，從未見過調動部隊時，部下可以向長官談條件的。林師長，你也許有一天會坐上我同敬公的位子，如果你下命令調動部隊，你的部下來同你談條件，你作何感想。」

林彪看見小諸葛神目如電，迫人心腑，不敢仰視，低頭說道：「報告副總長，這不是部下的意見。」

白崇禧回頭看看周恩來，說道：「恩來兄，我們北伐時就是老同事。」

周恩來笑道：「同事不敢當，我是健公同敬公的老部下。」

白崇禧擺手道：「現在不談這個，老兄是最明白事理的人，貴方條件說戰事完畢，保證立即實施。請問戰事完畢，還調貴軍去黃河北幹麼，現在調去黃河北，就是要打仗，要總反攻的，你們完全把本末倒置了。」

周恩來笑道：「林師長帶來的幾條意見，只能供中央參考，健公也不必爲此事動肝火，我們告辭

了，敬公同健公看看以後再說吧！」說着站起來，林彪也趕快站起。

白崇禧笑着與兩人握手，說道：「恩來兄同林師長不要見怪，兄弟個性一向憨直，見到什麼講什麼，但內心絕無惡意，彼此只要都為國家打算，一切都好商量。」

周恩來與林彪連說不敢，鞠躬辭出，又回到曾家岩辦事處。

鄧穎超迎面問道：「談的如何？」

林彪苦笑道：「白白聽了半天訓，沒得談。」

鄧穎超問道：「你聽誰的訓？」

林彪說道：「小諸葛。」

鄧穎超問道：「你們怎麼找上他。」

周恩來說道：「誰找上他，是何敬之把他約來等我的。」

鄧穎超翻起鴿蛋眼問道：「你個死鬼一向能說會道，怎麼不同小諸葛鬪口。」

周恩來笑道：「沒有辦法，棋高一着，束手束腳，你的愛人不是人家的對手。」

鄧穎超回頭看看林彪，說道：「你不用怕，明天我同你去，我要鬪鬪小諸葛。」

周恩來的身子當時抖了一下，但未敢接腔。

林彪說道：「師母好意多謝了，我的任務也只是把這項意見送來，眞正談判不是我的事，我一兩天就回延安了。」

鄧穎超說道：「沒有關係，你回去我同周恩來去找小諸葛，你們服他我可不服。」

周恩來笑道：「等下一趟吧！我也要回延安的。」

鄧穎超圓睜鴿蛋眼，倒豎掃帚眉，大喝一聲：「什麼？你又回延安，一定是那邊有了女人，老娘就是不准你回去，你早上走，老娘晚上就在這邊嫁人。」

周恩來心裏想說眞有這樣的事，我現在就走。但嘴裏卻不敢說出來，指指林彪向鄧穎超說道：「你問問咱們這個好學生，我不回去行不行？」

林彪說道：「師母，周先生同我是奉了黨中央的命令來重慶談判的，不論結果如何，都要回去復命，不然，別人不又替我們亂戴帽子。」

鄧穎超說道：「你不用怕，你們兩人索性都不回去了，我明天就去見委員長，如果你沒有師長當，周恩來當不上部長，我就去騎木驢遊四門。」

周恩來笑道：「小超，你說話這麼有把握，好似官由你封的，你仗的什麼？」

鄧穎超冷笑道：「我仗的是周恩來的老婆。」

周恩來當時臉一紅，強問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鄧穎超笑道：「什麼意思，大家都是啞吧吃雲飩，肚裏有數，你眞要我說明嗎？」

周恩來不敢再開口，只向林彪遞眼色。

林彪說道：「我相信師母有這個面子，就是不提周先生，校長也要賣師母的面子。不過，師母也該知道，黨是周先生創的，天下是我打的，我一身好幾處傷口，我們就這樣拍拍手走了，便宜別人嗎？」

鄧穎超想了一下，說道：「這倒是個問題，便宜別人還無所謂，便宜老毛我眞不甘心。不過，你們一走幾時回來？」

周恩來說道：「不久就要回來重開談判的。」

鄧穎超說道：「你們要回來開談判，一定要選對手，萬不可再同小諸葛談。」

周恩來笑道：「你這個說法很有道理，只是我們不同小諸葛談又同誰談呢？」

鄧穎超笑道：「你怎麼不同張文白談？」

周恩來說道：「小超你認錯人了，張文白那張嘴，不差似白健生，同他談也談不出便宜。」

鄧穎超用粗如棒槌的手指，猛點一下周恩來額頭，罵道：「死鬼，好心替你出主意你不領情，老娘不說了。」

周恩來被鄧穎超一指搗退了兩步，覺得額頭奇痛，一句話也說不出。

林彪看看周恩來額頭有銅板大一塊，又紅又腫，心裏暗暗吃驚，恐怕鄧穎超又動手，當時陪着笑臉說道：「師母別發脾氣，有何高見告訴學生，回去報告毛主席。」

鄧穎超看看林彪，說道：「張文白也是你的老師。」

林彪點頭道：「是的，那時他當教育長。」

鄧穎超問道：「你們同學對他怎麼批評。」

林彪說道：「別的沒有什麼，就是說他沒有骨頭。」

鄧穎超說道：「對了，他這人就是沒有骨頭，沒有骨頭的人容易對付，只要用點手段就可以替張文白改個名字。」

周恩來聽出了興趣，問道：「改什麼名字？」

鄧穎超說道：「改名叫張松。」

周恩來顧不得額頭痛，哈哈大笑，林彪也跟着大笑。

鄧穎超問道：「你們笑什麼？老娘說的對不對！」

周恩來說道：「對極了，對極了，小超，你實在大有經濟，比我高得多。」

鄧穎超一聽周恩來誇讚，更加高興，說道：「政府方面也許不會只派一個代表，可能另外還有一個人，我再替你們選擇一個。」

周恩來說道：「好極了，小超，你又選誰？」

鄧穎超說道：「另一個最好選王雪艇。」

周恩來詫異道：「你怎麼選上了他。」

鄧穎超洋洋得意說道：「老娘在參政會同這個人交過幾次手，發現此人有一項特殊嗜好，就是愛作官。」

周恩來始而一怔，繼而捧腹大笑，說道：「小超，你當初眞該去天橋學說相聲，王雪艇熱中作官，舉世皆知，但這與我們選他作代表，有什麼關係？」

馬君武與「哀瀋陽」(五)

畏之

君武在廣西大學，雖沒能夠大展抱負，但他的貢獻卻不可沒，他在校將近八年，事必躬親，用人行政，力採公開，對公帑尤不浪費，對訓育方法，注重於薰陶感化，不採干涉手段，八年之間，畢業人數達五百十八人，成爲桂省抗建時期的中級幹部。

蔡元培長北大，積極提倡自立獨立的風氣，使教員學生之個性，能儘量發揮，頗爲時人所稱道欣賞；君武辦西大，大約也採取蔡氏的作風。然十九世紀的科學，講必然，重物質；二十世紀的科學，講或然，不認物而認事。所以二十世紀的科學精神，是反共的，而懂得十九世紀科學的，會不知不覺地相信了唯物論因而陷於馬克思的理論圈套中，而那些左道分子正尋縫蹈隙於教育界，作爲孵化毒卵的溫床。那時被指稱爲左翼的學人，如陳豹隱、陳望道、施復亮諸人，都在西大任教職，這些分子，不論其爲托派或幹部派，所散播的種子還不是馬克思牛克思那一套？因此，在那個時期裏，君武也非常被困擾，向人訴苦，說教授之難請，而那班人更背後造謠罵他爲皮蛋博士。

他在民初到德國去，立志是學工程，但期於急就，提出蠶絲七種原素之分析，竟得工程博士學位。德國普通博士的學位較爲易得，但工程博士是難得的，大概德國工程界學者，以他爲外國人不惜從寬而予以如此榮譽的。罵他爲皮蛋博士是無中生有的，因爲他的論文爲蠶絲而非皮蛋。然而他絕不鍍了金而空手歸來，他譯述了若干科學名著，如阮蓀氏學原理及有機化學、何塞克礦物學、朗約斯丁機械學、杜本爾平面幾何、基爾伯物微方程式之類。還有密爾的自由論，斯賓塞爾社會學原始，赫克爾一元哲學，盧騷民約論，費里包維農業政策，收入及郵貧政策等，在赴德以前，人皆知其譯達爾文的物種由來，但其譯筆無疑是受到嚴幾道影响的。

他是想把西大極力辦好的，對學生厲行人格教育，尤重本身教之義，認眞甄別，嚴竅學務，嘗設工讀及獎學金，自己捐俸佽助窮學生的膏火，孜孜於培才致用，但缺憾的是已束書不觀。本來學問是生命的歷程，在生命未結束前是不能結束的，尤不應自爲結束，以自阻所學的繼續發展，使本身的生命成爲空虛，於是魔道乘之而入，見怪而不知其爲怪了。西大左傾教授牽引日多，王公度槍斃之後，民國二十三年廣西專家會議後，爲解聘左傾教授，不得不諷示他辭職，任爲省府顧問，校長則由主席黃旭初兼任。

君武畢竟是愛國的，他在西大時，對於戲劇的興革，認爲有關宣傳文化，曾致力桂劇之改造，歐陽予倩那時曾到桂林，一談之下，更引起他的興趣，常爲編導新劇。自離開西大崗位後，中間曾赴南京接洽規辦湘桂鐵路的事，似沒有什麼結果，而桂省當局雖予以元老之待遇，對之始終是尊而不親，他以事無可爲，所以另走一條生活之道——寄餘情於聲色。那時桂省伶界有女藝人名小金鳳與小飛燕的，君武對小金鳳最爲賞識，捧之不遺餘力。認爲義女，每日形影不離，甚至坐車出遊，也是「有女同車」，並爲她恢復本姓，而改名爲尹羲及方昭媛。小金鳳經馬博士大力品題之後，聲名大振，但論藝她不及如意珠，而小飛燕的姿色也比小金鳳爲姣好，然博士是名人，經名人一捧，小金鳳成了「桂劇梅蘭芳」了。他赴南京，捨不得義女，作「小別」一首：

> 百看不厭舊時妝，剛健婀娜兩擅場；
> 爲使夢魂常見汝，倚車酣睡過衡陽。

徐悲鴻有詩嘲之云：

> 詞賦功名恨影過，英雄垂暮意如何；
> 風流契女多情甚，頻向廂樓送眼波。

君武具有天才，遂於文學，而又具有眞性情的，一個文學天才尚未發展到極限的人，往往會從潛意識裏不期然而然地浮泛上來，亦爲其衝動之生命力所無可遏止者。他於政治之途走不通，教育之門又碰了壁，「料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早是有人說過了。更有人說：他少年時代，致力於學問，自奮於政治，太規矩太認眞了，潛在性的欲望未有適當的發洩，而到了老年，非有以盡其情不可，所謂少不風流老不板也。歷史上不少前半生所謂篤學力行之士，而到了晚年，告老還鄉，反徵逐於聲色者，皆慊然不自足者之所爲。徐悲鴻所恨即或此意。

然無寧說君武是生來多情至情爲正確。他在留學日本前後，爲了張竹君，爲了羅孝高筆下的羽衣女士，都是傾倒備至，已如前述，另有一個叫做汪家玫的女學生，見君武丰度翩翩，最爲傾倒，欲奉巾櫛，則使君已有婦，甘爲妾媵，又苦於環境、身份、家庭、社會各方面所不能允許。這位女士癡情之極，說了非君不嫁，便眞以丫角終身，而在桂林女中任教職數十年。君武在桂林時，汪亦正在桂林，卻始終避不見面，一若故留一缺憾，以點綴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似的，此一事，馬夷傲在所著石屋餘瀋中記君武事說：「君武長余四歲。辛亥年之冬，與君武晤於民立報館，時偕訪于右任也。十五年前復相見於北京。君武少年。風姿佚麗，老此憔悴非復當年之俊矣。君武少孤，事母孝，然好色，唐圭良語余：君武之葷君，君武市婦人服，使夕而衣之，儼然處子也。」夷傲和馬浮並君武，在四十年前有「中國學術界三馬」之稱，頗有交情，唐圭良爲唐才常之子，和君武同時在日本，所言當不盡揑造，但如好色，本屬性情之一，只須眼皮供養，固不必一定銷魂眞箇也。

君武之好色，純任性情之眞，而不屑作扭扭揑揑，因之他對小金鳳之欣賞，也是十分純眞，一時當作老博士風流韻事而傳遍遐邇。在他榕湖之畔的環湖廣廬大門之上，掛着省政府送的四字「以彰有德」匾額，推崇之至也，君武自撰門聯：「種樹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對好湖山」。也不外用以自煮之語，不曉得那個無賴的刻薄鬼，將有字中間兩畫塗

去，變做「有」字，兩聯則添上八字，上聯加「春滿梨園」，下聯加「雲生巫峽」，梨園卽指小金鳳的事，雲生巫峽，則以這座大廈正對對着城外的「風化區」（桂省稱爲特別區）。他看見之後，爲之呵呵大笑，叫人塗去了事。此等處，正是「索解人不可得」，如以凡俗視之，便淺之乎視了此老了。

抗戰軍興，他有「抗日記事詩」之作，錄其一首，如「如斯諸葛方爲亮；（借左宗棠語）十萬雄兵受指揮。力戰腰窮羅店敵；會攻又解寶山圍，遂令學就萬人敵；徒使縮成千女徽。松井石根眞豎子；難民車上逞『皇威』。（上海南站松江站難民車，爲倭寇飛機炸死難民千餘）。」他所爲詩，筆端常帶有情感，此詩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情緒。一如光緒三十五年他在日本所作的「華族祖國歌」一樣，錄其一云：「爾祖黃帝不可忘，揮斥八極拓土疆；爾祖夏后不可忘，平治水土流澤長，熱血債張氣飛揚，以銃以劍誓死爲之防！華族華族，祖國淪亡爾罪不能償！」都是有血有淚之作，末尾一句，至今讀之，尤彌覺愧汗也。

那年他被任最高國防會議參議，二十七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二十八年夏，又再出任廣西大學校長，不過那時已改爲國立了，校址也遷到桂林的雁山。在最後主持西大的兩年，或許是爲了年齡與體力的關係，不似當年的積極，其嘯傲湖山與寄情絲竹，只可說是老年人一種精神的慰藉而已。在貴縣創有糖廠，梧州創有硫酸廠外，他在這一年，還和李四光等創設科學實驗館於良豐，設計精密，規模閎遠，惜因經費無着而停頓。汪精衛脫離抗戰陣營在南京搞僞組織時，君武也做詩嘲之云：「潛身辭漢闕，矢志嫁東胡。脈脈爭新寵，申申詈故夫。賞錢妃子笑，賜浴侍兒扶。齊楚承恩澤，今人總不如。」

民國二十九年的七月二十六日，爲君武六十生日，西大員生爲他舉行慶生餐會，他卽席講話，對諸生備致勗勉，敍述自己幼年孤露，家境清寒，以及求學時所經艱辛甚至食常不繼，或每日僅以香蕉二枚果腹時，不禁悲從中來，以巾拭淚，又歷舉生平所受親友之助，以不論鉅細，均一一舉其姓名，表示謝意，一種肫摯的態度，在座的人無不深爲感動。第一天家宴設筵五席，黨政軍要人們居第一席，其餘親友依遠德及行萃就座，末席則梨園子弟與小金鳳等，安席時壽翁本爲第一席，他極不以爲然，自己搬了杌子，改坐末席，其子勸之至再，不聽，席終，他還訓罵了一場，自是每日飲酒，以至病，日以沉重，於八月一日遂下世了。







王璇璣（讀者）：僕好讀先生之文，江湖相望，心儀久矣。比者，令郎蘭摧蕙折，知者同悲，僕亦惻惻難已。然思人生之意義，在盡天職，爲學爲事，鞠躬盡瘁，窮通修短，固無礙於眞我。昔顏子好學不倦，蘇卿持節不屈，一以早夭，一歷艱危，然其志均不可奪。今綜賢父子之立身行事，唯義所在，各能盡其天職。所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可庶幾矣。雖逝者如斯，而實未嘗往。知賢伉儷能達觀自玉，聊進一解焉。

一同胞：這信雖然用一張殘舊的紙書寫，但憑着它希望能夠寫出我心中的話。

我雖然還沒有資格做人父親，但我是父親的兒子，很了解父親對我的愛，期望及理想、雖然偶然對一些事情有不同看法，並會發生口角，但父子終究是父子。所謂「上陣不離父子兵」、「知父莫若子」！

推己及人，我亦了解萬先生悲痛的心情。我是獨子，一旦嗚呼，相信我父親一定如萬先生一樣悲哀。但人死不能復生，萬先生總不能爲此沉痛一輩子。正如許多來信中曾說，時間會冲淡一切，悲哀亦會隨時光消逝。

我唸過林覺民先烈與妻訣別書，悲悽之詞，使我不禁灑淚。卻也表示了一顆赤裸火熱的「愛」心。望萬先生也能把愛子之心擴展至同胞之愛，民族之愛及國家之愛。

「小萬」之不幸，我爲先生悲哀，也曾爲「小萬」悲哀。沉重的心情，不是爲了別的，只因「小萬」是同胞，「小萬」死了，表示一顆將要發亮的星從此寂靜，國家損失了一位人材。

孫廷年（讀者）：鄙人是上海人，已退休，年逾古稀，來港避秦，倏已二十餘年。對尊著牛馬集及長篇小說，愚夫婦素所折服，五體投地，每日先睹爲快，且讀後必予剪存。迨至賢伉儷赴美嫁女及返港後，在牛馬集暢談遊美觀感，並將美國與加拿大兩地權衡比較，益增濃厚興趣。愚之兒媳及兩孫兒已於兩年前移民赴美。自閱「悼亡兒」後，驚悉令郎舊疾復發，終至無法挽救，天奪英年，如此勤學孝順之佳兒，不期老來可安享清福，今遽遭夭折，喪明之痛，不言可喻。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同聲嘆惜，倘祈賢伉儷節哀順變，善自珍攝。如蒙附寄玉照一幀，稍慰，傾慕微忱，尤所歡迎。

孫一專（會員）：驚悉令郎客死異國，噩耗傳來，聞之傷心。我不知道用什麼話才能夠安慰你，爲你分擔一點痛苦。

二十多年是一段不短的日子——你付出的心血，培養到了快要成材的時候，他竟捨你而去，那種創傷，只有身爲父母者才能領略。我知道幾年來你所受精神打擊太大，情同手足的張老編剛開始其偉大抱負，蒼天無情地奪去他的生命；不夠二年間，僅有的一個獨子又離開了你，世間事，還有比這更難堪麼？你內心所受之創傷，不是金錢和任何珍貴物質可以彌補，在今後漫長的日子裏，雖然永遠看不到愛兒的影子，不過在你周圍還有萬千親如子姪的青年讀者，對你是一種莫大精神安慰，你該感到自豪。你不會孤獨，你受到千萬人的崇敬，你更加要繼續生存奮鬥下去。

「永不死亡的愛」序

梁人傑

在僅僅半年中，我身歷悲歡兩樁大事。

先父養了十個孩子，以受薪階級負擔十個孩子的教育費，當然吃力。因此我們十兄弟除大阿哥小學畢業後，在社會上做事，一邊工作一邊自修，不必經中學階段便考進夜大學攻法律得學士學位外，其餘九個弟弟都沒機會受到充份教育。最幸運的算我老五，小學跳班只唸了五年，初中三年，一共唸了八年書，成爲今天半桶水的老萬。

我不想後一代蹈我們的覆轍，因此同意了家庭計劃指導會「貴精不貴多」的建議，養了女兒孝晶，兒子孝昌後便實行節育。我們的家庭一向很快樂、很幸福，兒女不但沒染上阿飛行徑，在學業上卻能用功，完成預科課程後，依了他們的意願，先後送到美國升學。

女兒在南伊利諾州立大學攻物理，以榮譽學士畢業；獲得獎學金在伊利諾州立大學研究院唸現代舞，取得碩士學位後，在紐約州立大學教授現代舞，一年合約未滿，即續訂兩年，每年只工作八個月，待遇很好。她不但有了一份安定工作，且有了很好的歸宿。去年八月十一日，她和黃祐慈博士結了婚，有情人終成眷屬，老萬第一次出洋，遠赴新大陸，主持女兒婚禮，一家團聚，樂也融融。女兒自立了，終身有托，做父親的了卻責任，心情十分輕鬆。

女兒赴美六年，老萬除了付給一筆旅費，她不曾花過老萬一分錢，每年暑假到紐約做工，一天趕上三份事，忙得連吃飯時間都沒有，還要利用工作空隙，找名師學舞。除付高昂的學費，還賺夠一年開銷。進入研究院後，又拿到獎學金，仍然不用家庭資助，剛畢業便找到工作。

他們在美國結婚雖然花了很多錢，都不讓父母破費，拿出他們自己的積蓄應付過了。參加她的婚禮，雖無法把香港親人邀去，熱鬧一番，卻是我畢生最值得歡愉的大事。何況藉這機會，又可遨遊美加，增廣見聞。一輩子未嘗遠行的我，經過六週旅遊歸來，彷彿換了一個人。

兒子孝昌，運氣一直比姊姊差，到了美國七個月便患病，他本來想跟姊姊一樣，利用暑假做工，自己解決學費及生活費，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病之後，醫生叮囑不可勞動，他只好打銷原定計劃，把暑假時間也利用了，縮短到用兩年半時間唸完學士，跟着唸碩士，只消一年半就完事，教授還保證他，不超過一年就可拿到博士。這四年間，他一方面與疾病鬭爭，一方面力爭上游。學業上雖有大成就，可惜與疾病的鬭爭卻一敗塗地。

由於疾病及不能做工，他不得不仰賴家庭供給；進了研究院後，幫助教授工作，拿到數目不菲的助學金，實際對家庭的負累也不太大。

他一直雄心勃勃，滿肚子的計劃。認爲在美國社會裏，只要有眞才實學，一定有出人頭地的機會。何況擔任三家大機構總裁的教授，愛才如命，早已承諾對他的推荐，因爲他完全不必爲出路躭心。可惜這許多機會等着他，他卻沒有生命去抓住它。

孝晶寫給我的信說得十分對，死亡是孝昌最大的打擊。如果上天肯慷慨的給他多活一段時期，儘管是十年罷，他也可以一展抱負，讓父母知道他並沒白白浪費家庭一分錢，可惜上天對他太殘酷了。

兒子短命而死，也是對我的重大打擊。但每個朋友都對我說：「這是天意，看開些罷！」這眞是天意嗎？我實在懷疑。人會胡塗、會矇查查，上天是精明的，既然天意要他短命，爲什麼不讓他做一個阿飛、太保、壞蛋？這樣，至少可以減少父母戚友的哀傷。

孝昌最後給我的信，說父母對他的愛，是支持他生存的最大力量。我完全相信這是他衷心的話，我們愛他也並沒有片刻中止過，可是愛的力量是那麼脆弱，充滿信心的他，在最後一分鐘的掙扎，卻魂斷於母親的愛懷中，這叫我怎能相信！

當我把對愛兒的悼念，用文字表達出來，識與不識的朋友，不少爲我同聲一哭。沈葦窗兄對我說：「我從來沒讀過這樣動人的文字。」徐季良兄對我說：「我非常敬佩你的人生觀。」尹致中兄對我說：「我那天去弔祭你的公子，心裏比你更難過。」我知道，我的文字是拙劣的，不過我的情感完全眞實。數十年以寫稿爲生，我覺得自己沒什麼可以替亡兒做的，也沒什麼可以對他的死亡有所補償，唯一可以做到的是把我對他的心意寫出來。

我不管別人對我的觀感如何，不管那些人幸災樂禍，也不介意人家笑我拿死掉的兒子來炫耀。我覺得孝昌的努力和奮鬭精神，確值得我引以爲榮。

他受到最好的教育，受到最現代化的醫療，我沒什麼虧負他的，唯一欠他的只是「愛」。早知他壽命不永，我應該付出多些愛，我後悔平時對他太疏忽，雖然他了解我是個感情不外露的人。

孝昌雖然離開人間，離開了我們，我的心意，再沒機會向他表達，可是，我相信父母與他之間的愛是永恒不滅的，人家勸我忘懷不幸的事，但我知道對他的懷念是不可以中止的。他的軀體可以死去，可以化成灰燼，但我們之間的愛是長存的，永不會死亡的。

我爲他出版的這一本小冊子，叫做「永不死亡的愛」，是爲了強調這一點，也希望這本小冊子有助於我的記憶。雖然這是悲慘和痛苦的事，但我不願忘記。同時，經過這次考驗，我知道即使在最悲慟的時候，仍然能如常處理我應做的事，相信我有能力穩定自己的情緒。

親友的慰唁，和對「紀念陳孝昌助學金」的鼎力支持，謹致衷心感謝；昌兒泉下有知，一定祝福各位！

獻給我摯愛的昌弟在天之靈

——一封無法投遞的信

陳孝晶

昌：

本來預備寫這封信回香港，看看你可有吃着「三六」，大快朶頤；或問問你與爹哋搶吃西瓜燕窩，誰吃得多呢？怎知你一下子竟去了一個比香港更遠更遠的地方，你沒有留下轉信地址；大概那個地方太陌生了，你根本不知有郵差代我們傳達訊息否？我只好希望這封信隨着水流，憑風自飄，有一天會傳達到你面前。

這個夏天我們會搬家，搬去間比較寬濶的寓所，因爲我們在國外生根的成數已達百分之九十，本來一直在等着你是否能轉上來哈佛或麻省理工學院唸工管，那我們可以租間小屋，三個人儼然一個小家庭，不會再在小城獨居那麼寂寞。即使你不能上來波士頓，去了紐約的哥倫多比，那還是有兩間睡房好，不用你每次假期上來總是做廳長，冬天伴着聖誕樹而眠，夏天卻罩着熱氣。那張十五元拾回來的舊沙發床也不是頂舒服的。去年聖誕你上來，抱病未癒，躺在一條壞彈簧上，一夜不能睡。第二天在墊褥上再蓋一個軟棉棉的睡袋，你才勉強合上眼。但過了幾天，睡袋也起不了作用，你把地上的蒲團全墊到腰骨下，橫躺直臥，也無法好好入睡，好像每一根骨頭都給人敲過。你我都怪那張床，又那裏知道病魔已在慢慢吞蝕你的肉體，你已不再是那個白白胖胖背着左輪手槍的亞B了，如今只剩下一個豐滿的腦袋和一副輕輕的骨骼。那天你穿起因怕冷而買的那套新羊毛長內衣，問我「如何？」我勉強應句「不錯。」那段對話的味道一如你愛看那部電影「蝴蝶」（Papilon）中，史提夫麥昆在黑獄中獨囚許久，吃不飽，不見光，滿臉死色，到定期洗擦時才偷偷問隣囚犯人：「How Do I Look? O. K.?」隣囚只好答：「Swell」。我又那能告訴你，你已瘦得不再是我一向熟悉的昌弟呢？

前幾天祐慈才想起我們結婚時要送你一雙「舅仔鞋」，到今天還沒有送給你。那時托母親陪你去買，你卻推說鞋太多，慢慢再買，我們也不好逆你意。而你本來預備我們遷新居才補送一套音响設備給我們做新婚禮物，但一月臨回拉利前卻一定要先送上，大概你聽我們那個唱幾句歇一歇的唱盤聽得實不耐煩，抑或是你有預感你已等不及我們遷新居呢？

你愛聽雄壯的古典音樂，尤愛貝多芬九首交响音，它們令你奮發。那天我放了張巴托（Bartok）的樂隊協奏曲(Concerto For Orchestra)，是他臥病在床得靈感而寫的。你說：「我這樣的心情，多聽這樣的曲調，壽命也會短些。」你堅信精神的振奮產生的力量足與病魔抗拒。你最怕我們把你當病人看待，呵護過度。你病後爸媽總是不放心你開車，叫你不要勞動到機場去接他們，你忿忿地對我說：「我雖有病，但還不是個廢人，這樣輕微的事我還辦得到。」你要抹去病的陰影，盡量去過平常人的生活。直到你已病入膏肓，每次教授或同學去看你，你必端端正正坐好，迎賓送客禮不減，他們如何會看出你的生命已接近尾聲？

小時候，我愛把一隻手搭在你肩上與你合照，因爲我比你高出半個頭，後來穿了高跟鞋加個雲髻還是比你矮了半截，只好環着你的手，依在你肩上；不相熟的朋友還以爲你是我哥哥。這幾年你更像是我哥哥，不是因爲我還冒充去坐學生機票，而是你思想漸漸成熟，儀容風度，彬彬然有學者之風。我已不能再像中學時代那樣解答你的疑問。如羅拉（比利的太太）說：你是那麼靈巧，每一個問題你都知道答案的。也許只有一個問題你答錯了，就是：「誰會勝利呢？你？病魔？」

來了美國，在着重創作性和均匀發展的教育薰陶下，你對書本的興趣越來越濃，你後悔幼時玩槍浪費光陰，抱怨填鴨式教育虛耗精力，你要補償你的前半生，於是小城寒窗下苦讀四年半。學術叢中最吸引你的還是哲學一門，但是顧慮到哲學博工前路茫茫，只好捨所愛而求平穩，鑽公式研電機。不過書本絕對沒有把你改造成個呆呆的書蟲，你淘氣起來，還是會用柔道把我和堂妹們摔到爸媽的大床上，或用手指夾夾外婆的鼻；你甚至比占士邦先自製爆炸香烟給七叔吃。我總覺得你頑皮得十分可愛，過分規矩就會流於呆板。有時大人會爲你的惡作劇而把你責罵幾句，但他們卻沒有料到你對你的玩物都花了許多思考的。你若玩玩柔道耍耍拳，便不單手舞足蹈，你會借來一大堆有關書籍，細細咀嚼各家之長短。你心愛的一套唱機更是讀了不少報告，下了一番工夫，才把這模型的唱盤配那模型的喇叭成一套效果最佳的設備，你珍惜它不因它價值不菲，而純然是藝術家欣賞自己的傑作一樣，只有畫家才會從五彩繽紛中選出適合的色彩配合成一張色彩調和的畫，也只有你的頭腦才想到把那幾件機件配在一起。你最不屑那時富家子弟有錢便亂買，買了最好最貴的也不知好處在那裏？對於你的博學多才，我總是由心的崇拜。每次問你意見，都奉答案爲聖旨。有時會惹得夫婿酸溜溜的怨我：「我告訴你不信，定要你弟弟告訴你才信。」

叔伯、師長，每一個都盛讚你的智慧，獨你自己抱怨父母不應把你生得太聰明。是的，如果你蠢鈍些，你的理想不會那麼多那麼高，更不會惹天妒忌而把病痛苦難降於你身。平凡的人容易感到滿足，兩餐飽暖，工作娛樂，日復一日，日日如常，便覺一生快樂，才懶得盤腿默思，索盡枯腸去尋求存在意義，理想多卻永遠不能

實現，是多麼痛苦的打擊，不是你的才華低淺，卻是無情的病魔不讓你有足夠的歲月去實踐你的願望。無論你多努力，趕得多急，跑得多快，它永遠走在你的前面，不容你有喘氣的餘地，已把你的夢想完全粉碎。

記得聖誕後你稍感精神好轉，提議要看「蝴蝶」（Papilon），那電影描寫史提夫麥昆不忿被陷而被終身監禁於海外荒島，他不惜千方百計定要重獲自由，屢試屢敗，每次捕回，刑罰加倍，獨囚斗室，五年不見人跡，不見天日，但他仍每天斗室中鍛鍊身體，如能再次逃亡，到背傴髮白仍不灰心，獄中好友Dustia Hoffman早已預備隨遇而安，在此荒島安享晚年，而史提夫麥昆仍不放棄初衷，終於趁潮汐漲退，飄了兩天，逃出那個從未有人能逃脫的荒島，到此法國監牢制度崩潰，他仍自由自在地活着。你看後情緒十分興奮，說「蝴蝶」的哲學與你的十分相近。你心深處，與蝴蝶同樣相信不可能的事中仍然希望長存，你覺得有一天你也會如史提夫一樣重獲自由的。舊藥不靈，你對新藥完全依賴；新藥也宣告無效，你還存一綫希望，望中國靈芝助你達成願望的。你那天口旁腫了一大塊，醫生也不知究竟是什麼，無計可施，你貼了幾塊膏藥，第二天突然消失了，你高興得想用膏藥貼上每一個瘤，希望每一個瘤都會被膏藥貼去。你相信一定會有奇蹟出現的，任何微小的希望你都不肯放棄。受了你的感染，我覺得奇蹟是一件必然的事，你不會眞的死去。只有到最後一刹那，你知道你的求生慾，你的努力，你的意志到底勝不了它——瘤細胞。它握住你最後一口氣，要你飽嘗敗者滋味；它是那麼殘酷，要你看着自己的願望一個個化成泡影，才含恨而終。

你去了，媽媽在你床邊呼天搶地也無法把你喚回來，你的種種理想盡付諸東流，爸媽的寄望也逝如烟夢，看着隣家有女長成，想攀頭親事，養個孫兒，再也攀不上了。以後的十月，誰還會與我共用一個生日蛋糕呢？兒時生日會總是我的小朋友多，切餅時總是我的光彩蓋過你，你偶然會悶悶不樂；如今即使我把整個蛋糕讓給你，你會回來嗎？還記得你自己用工整隸書寫下的一首嗎？詩曰：

「留得心魂在，
殘軀付刼灰，
青燐光不滅，
夜夜照燕台。」

假如你的心魂仍在，你今夜可否夢中回來，再低喚那個再沒有人如此喚我的名字？

細家如　一九七四年初春

萬人意見

「萬人雜誌」少不了
大家鼎力合作繼續支持下去

萬先生暨各位讀者：

這份「萬人雜誌」少不了的啊！用最淺的眼光來看，沒有這份「萬人雜誌」，三結合聚餐聚不起來；沒有這份「萬人雜誌」，萬人協會憑何以協？沒有這份「萬人雜誌」，有發表慾的朋友那裏去找地盤？往遠處看，這份「萬人雜誌」，對反共復國的大業，有若千軍萬馬，具有無限的力量和遠大的意義。香港是反共的最前哨，各位作者赤膊上陣，不計稿費微薄，白天工作，夜晚分薄休息時間，伏案寫稿，無非憑一腔熱血，赤膽忠心，爲國爲家，更爲拯救被共黨奴役的七億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

不錯，文章人人可寫，要寫得好，並不容易。況且這戰鬭性的文章，字字要朝向敵人的心窩，句句都要刺中敵人的要害。「萬人雜誌」的作者都屬一流高手，有的是報紙雜誌需要他們，他們偏不爲利誘，寧願來捱低稿費，與牛鬼蛇神搏鬬。看到鬬得左仔毛蟲，落花流水，抱頭鼠竄，毫無還手之力，也眞令人痛快，拍案叫絕。「萬人雜誌」戰鬬鏡頭多，火花四射，光芒萬丈，又精彩更熱鬧，看了使人更增廣見聞。恕我無料，寫不出那大塊文章，各位有興趣的話，不妨親到「萬人雜誌」社購閱，便知所言非虛。

「萬人雜誌」誕生於一九六七年波蘿滿地中，所以命途多舛，若非萬人傑先生這位硬漢頂得起，換了任何人，十之八九支撐不住。他最大打擊是和他最合作的拍檔人張贛萍先生謝世而去；其次是經濟方面，常鬧銀紙荒，原因每期銷貨有剩餘，陸續積存，舊書滿屋。我想萬老板若存那麼一屋子白報紙，現在想不發達都幾難，不過就失卻原來眞意了。這份刊物是他嘔心血的結晶品，又要每期自掏腰包來貼補。這樣子下去，終非持久之道。

各位讀者都是聰明人，萬先生常常自謙，口口聲聲「萬人雜誌」的老板是讀者，這雖祇是一句話，卻有些道理。因爲這份「萬人雜誌」非同小可，對目前香港每一個人，都有切膚之痛，香港有兩百多萬人是被共產黨迫害得走投無路，不得已九死一生逃來這海隅，攞返條命，這樣的血海深仇能忘記嗎？香港彈丸之地，非吾人永久安身立命之地，還是要抱着在大陸欲偷渡之前「不偷渡祇有死路一條，偷則有生天希望」的想法，起來解救大陸七億同胞，國府還都，我們才能有眞正自由和幸福。否則香港天翻地覆時，進則無路，退則送羊入虎口，因此這份「萬人雜誌」少不了的！沒有「萬人雜誌」等於沒有發射台，要穩定這基地，唯一辦法是贊成「三二八期」一兵先生的提議，發起每位讀者推銷一份或多買幾冊的運動。並且建議目前讀者都改爲長期（卅期）直接訂閱，介紹讀者亦儘量利用長期訂閱方法，這樣可免去中間剝削，同時敬請海外的讀者多多幫忙。

各位讀者，在下非寫文章的料，拿筆桿這玩意比拿鋤頭難，萬先生自謙半桶水，我距半桶水尚隔十萬八千里，可想而知，是水皮之水皮也。

一讀者于得水
（二月十九日）

肉彈不要再提
免中宣傳之計

萬先生：

今天讀到貴刊三三二期，萬人意見欄中，有兩篇提及狄娜主持電視「蒙太奇」的節目專爲中共隱眞惡揚假善的宣傳，以我看這種埋沒良心的脫彈，切不可再提及，因爲狄娜去大陸是爲了出風頭，我們時時提及，適足以助其出風頭的目的。其次大陸與香港近在咫尺，香港居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絕對騙不了。還希望貴刊讀者諸君在今後莫再提及此，好像狗糞，愈動它愈臭。我此建議，先生以爲如何？

讀者劉盈惠敬啓
（七四年三月十日）

無線電視錯謬百出
淺薄無知使人惡心
有識之士舉出無數實例

編輯先生：

現代社會，大眾傳播機構對民眾影响最大。社會上正氣良俗，與乎市民之求眞務實精神，端賴大眾傳播機構匡導。本人對無線電視部份表現未敢苟同，用不辭譾陋，畧進蕪言，就正於貴刊編輯先生及社會大眾，並向無線電視當局進言。

電視幾爲本港每一家庭所必具，收看者包括男女老幼，遍及上中下階層。故處理節目宜當慎重，驚世駭俗之鏡頭不宜出現螢幕。日前報導美歐「裸跑」新聞，大批身無寸褸之裸體男女在螢幕中奔逐，對孩童觀眾是否適宜？三月十一日歡樂今宵節目，鏡頭展開，一名頭披長長捲曲熨髮，面

上敷朱施粉，口塗深紅唇膏之歌星，扭扭揑揑，婀娜而出。初以爲是女性，細看之下，竟爲「男士」。鏡頭轉下，更感駭異，因該歌者在奇形怪狀之「外套」內，竟未穿上襯衣，更張開雙手而展露其赤裸之「排骨」以示肉感，鏡頭則再移近集中於該歌者不斷震顫有如「貓刮」之裸露軀體上作大特寫。本人噁心作嘔，關閉電機。未悉家有孩童少年觀看此「肉感鏡頭」之家長視此有何感覺；亦未悉無線電視當局以何「藝術」或「娛樂」角度播此鏡頭？是否鼓勵青少年作此「隆重之晚服」裝扮？

較早之時，無線電視替保良局籌欵，舉辦一個節目，其中一臭飛型之「藝員」，竟當着千百臨場善長及過百萬家庭觀眾前，自謂對保良局籌欵最力，因「唔知是否有我與女人鬼混留下之骨肉在內收養」云；其他藝員則一而再發言暗示保良局局童「老豆多」！本人不知可憐之局童在收看此節目時有何感覺。但須嚴正指出：保良局所收容之婦孺，雖有其涼淒身世，仍應有其不容侵犯之自尊，今此臭飛型之「藝員」及其他「藝員」竟公然在百餘萬觀眾之前加以奚落諷刺，到底有何居心？無線電視若稍有「大眾傳播機構」自律精神，對可憐局童稍有責任良心，亦應即向觀眾有所交待。

該無線電視大量播出所謂「諷刺劇」，對社會現實有失實「反映」，對缺點過份誇張渲染，譁眾取寵，驚世駭俗，視爲得意。但對本身所表現之錯誤，從不切實檢討，亦不加以糾正，致使觀眾對若干事物產生混淆不明之意識。最顯著者爲在處理「問答節目」之「問題」與「答案」上。茲列舉實例以證：該台以「提高學生對課程知識之認識」爲號召之「校際問答杯賽」，純以學術爲主。最近某校答案謂「欽察汗國爲鐵木眞所創」，藝員判斷爲「正確」。但據元史記：元太祖鐵木眞於蒙古第一次西征回師後旋病卒，而欽察汗國（又名金帳國）則爲鐵木眞之孫拔都在蒙古第二次西征後所創，既爲祖孫三代之別，時間亦相距多年，豈能混淆？其後，有學校對該藝員之判斷提出抗議。但無線電視當局堅持該項錯誤之「判決」爲「對」。

另一日，該項節目有如下問題：「東非高原有一最古國家，名稱爲何？」學生答：「亞比西尼亞」。藝員曰：「錯了！是伊索比亞」。查伊索比亞即爲亞比西尼亞，乃名稱不同而已，實爲同一國家，此「藝員」竟強指爲「錯」。

在另一問答節目「精打細算」中，有一題目：「安息日是星期幾？」觀眾答：「星期六」。主持「藝員」謂：「錯了！是星期日」。查「安息日」乃基督教之日期。聖經以「七日的第七日」爲「安息日」而「七日的第七日」乃今之「星期六」，現以色列人均以星期六爲「安息日」。有一世界性之大宗教團體「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該宗教在本港有多個教堂及醫院、學校），以及另一宗教團體「眞聖穌教會」（本港亦有教堂），均在星期六作「安息日崇拜聚會」。本港一著名之恤衫廠及其十多個門市部例於星期六「守安息聖日」停業休息。至於星期日（或禮拜日）乃聖經中「七日的第一日」。基督於是日復活升天，故每年之復活節例在星期日。所以，此一問題，觀眾實已答對，錯誤者乃「藝員」之「判斷」及電視台之「標準答案」。

另一問答節目「有上有落」，主持之「藝員」有如下問題：「美國總統向國會提出『建設報告』名稱爲何？」觀眾不能答，該「藝員」乃謂：「國情咨文」云。筆者不禁要向無線電視當局請教：何爲「建設報告」？何爲「國情咨文」？

同節目另一問題有問：「湄公河在何國？」觀眾答：「越南」。主持人曰：「錯了，是在『泰國』」，因此一答案被「判」爲「錯」。有一與賽觀眾之獎足被降低，浸在水中（無線電視常以類似近乎虐待之方式爲「得意」，如「水爲財」節目，成桶水淋落觀眾之身謂爲「幸運」）。此「藝員」大概對地理並無知識，因湄公河（Mekong River）乃由中南半島北部向南，自泰寮邊界流經高棉，再流入越南，在南越冲積成爲盛產稻米之「湄公河三角洲」然後流出海。據此，該觀眾所答有何不對？

較前時該台另一問答節目有問：「闖王爲誰？」觀眾答：「高迎祥！」「藝員」判曰：「錯了，是李自成」。查明史有載闖王本爲高迎祥之號，其後高被官軍捕殺，李自成領其餘眾而襲用此號，該觀眾實已答對。凡此種種錯誤，不勝枚舉，該台從未作出修正、訂正以補其過、澄清過百萬觀眾被其誤導之觀念。

該台在藝術節目上亦有疏忽，有一「介紹音樂知識」之節目，主持者在介紹「管風琴」時，竟以一電子琴出示，謂爲同結構與性質，並以一女孩子用彈鋼琴之手法彈奏「示範」。該主持人又喜歡「剖析曲式」，不止一次解說所謂「三聲中部」，本人初不明所指，其後才悉此「教授」將曲式學上之「中段」（Trio）指爲「三聲中部」。查「小步舞曲」及「進行曲」等例有中段，但此中段並非一定分爲「三聲」。此公又喜在介紹歌曲時「示範彈奏主題」，可惜常按錯鍵以至「主題」面目全非。又在另一個「天才」演奏之節目中，有一名「專家」「示範演奏大提琴」，手部動作有如「打包踭」，最錯者厥爲鋼琴伴奏「貝多芬G調小步舞曲」，全然不依照原譜，百分一百「創作」。在古典音樂之演奏上，此爲對古典樂聖之侮辱，爲嚴肅之古典音樂演奏所不容許。此位「專家」竟以此作爲「示範」，乃其個人之侮辱藝術抑或無線電視無視於藝術之尊嚴？

本人極少收看電視，在偶然空閒時收看少少，即發現上述眾多亟待商榷之問題，本人不禁懷疑電視台當局是否有注視到數百萬市民之存在？如斯作業態度殊欠嚴肅，社會賢達對此有何高見？深望該台今後能加改善，社會幸甚！

讀者馬後炮敬上

（三月十五日）

啓事

讀者惠訂本刊，請逕至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與本社負責人接洽辦理。電話五－七五四九三五。

萬人雜誌社啓

與中文大學學報編輯討論中國「統一」問題

在未談「統一」問題之前，我先將創造中華民國之國民黨豐功偉績，及殘民賣國之共產黨事實略述，作一公平之比較，以喚醒大專學生青年們提嘶警覺：因為大專學生都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少年，出生在共產黨竊據政權之後，或尚在稚齡之中，很容易受共產黨的虛偽宣傳及竄改歷史所蒙蔽，墮入共產圈套中，愛國變為害國！

中國自國父孫中山先生，揭櫫國民革命，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為目的。以夙夜匪懈，愈挫愈堅的大無畏精神，喚起同胞，歷經數十年，終於一九一一年「農曆辛亥」，武昌炮响，推倒統治漢族二百餘年的滿清皇朝，還我自由，再建立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

雖然中經清廷餘孽袁世凱、張勳等，或發皇帝夢，或發復辟夢。都為國父國民革命之大氣磅礴所擊破而歸於泯滅。及至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國父孫中山先生積勞成疾，藥石無靈，崩逝於北平，臨死之時仍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諄諄遺訓以勵同志。

中華民國不幸，失此偉大之導師，尤其是當時大軍閥張作霖割據華北，孫傳芳稱雄華中，吳佩孚掩有長江以南皖鄂等省，閻錫山霸於陝晉，馮玉祥於川康，俱帶甲數十萬，擁兵自固，當時共產黨受俄國豢養，托庇於國民黨下為附庸，不足為大患，但中國已經形成四分五裂，民不堪命了。

全賴當日 國父繼承人，即今之蔣總統秉承 國父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遺志，整軍經武，以 國父手創廣東省黃埔軍校學生為基幹，先將竊據廣東、廣西兩省之陳烱明、林虎、沈鴻英、楊希閔、鄧本殷等餘孽剷平，鞏固兩廣革命策源地。然後誓師北伐，東蕩西除，雖然以少擊眾，但仁者無敵，義師所指，如秋風之掃落葉，不逾三年，驅張作霖於關外，消滅吳佩孚、孫傳芳等，接受馮玉祥、閻錫山等投誠。民國十六年遂抵定南京，除關外數省，全國統一青天白日旗下者，百分之九十幾以上，關外數省一隅之地，也指日可定。詎料俄酋史太林，恐我們國民革命成功，全國統一，他們所豢養之走狗共產黨必歸於消滅。遂處心積慮，訓令派駐中國之特務頭子鮑羅廷，指令其豢養之共產黨，密謀變叛，以謀阻我國的革命成功，全國統一。而人面獸心的共產黨，接受其主子之命，喪心病狂，甘心賣國，於民國十六年在廣東之省會廣州市，江西之省會南昌市，稱兵作亂，殺人放火，無辜同胞死於兩地，有數萬計者，二萬餘人，其餘無數者更不知凡幾，使華南重鎮之廣州市，付之一炬，歷史上有名的紅手禍刼，就是當年共產黨徒。葉劍英、葉挺，（當時兩葉都是現居於香港張發奎將軍麾下的團長）及共特蘇兆徵、惲代英、澎湃、張太雷所為，當時筆者同村何挽中亦為共特之一，在筆者村中宣傳毒素，失敗後逃往星洲，不知所終。」尤令人悲憤髮指者，江西省南昌市，共產黨徒將出生數月至五六歲之孩童，以茅竹削尖或者利劍，在孩子臀部插入舉起作為遊戲，其殘忍之獸性，亘古未有，以上就是當年共產黨殘殺同胞之事實與鐵證，現在六十歲左右之人，當年居於廣州市，或南昌市者，刼後餘生，無不記憶猶新，談虎色變。居於港澳及海外僑胞無不對共產黨深惡痛絕。以上事實雖然明日黃花，為着使青年們明白共產黨兇殘暴戾，及滅絕人性之本性，是其基本政策，並非偶然的。所以毛澤東有四句「口號」，（不是同志，便是敵人，對敵人仁慈，便是對自己殘忍），我們細思此言，在大陸七億不是共產黨徒之同胞，尚有噍類乎！

誠然你們大專學生當時尚未出生在這世界，但你們必定有上一代的父或祖父，叔或伯年齡在六十歲左右者，試一問之，（若不是共產黨同路人，或供其利用失去良心之爪牙為之諱辯，）必是記憶猶新，歷歷如繪的。共產黨稱之為廣州革命、南昌革命，這種殘殺同胞，放火搶刼，甚於甚強盜的革命，你們憑良心想想，是否談虎色變呢？

又以最近而論，你們當然目擊耳聞，共產黨宣傳大陸如何豐衣足食，如何民主自由，如何強大的美麗謊言。但你們不須進入鐵幕，就在香港尖沙咀車站及各郵局便可揭破其欺騙面孔，你們當然見到每年進入大陸探親之人群，其所帶者，都是接濟親友在香港視為平凡之日常用品及食物，或施與乞，都不要之舊衣服，多至百餘二百斤之多，又香港郵局數百間，付大陸的小郵包堆積如山，其中都是生油、花生、乾麵、牛奶、粗布衣服，或中西藥品，據郵局公佈，每日不少超過萬包以上，倘謂豐衣足食，何須千里迢迢携帶及郵寄此種香港視為最平凡的日用品呢？由此可想大陸同胞痛苦狀況，不言可喻了！

又歸鄉僑胞到深圳後，受着形如囚犯之審訊，再經嚴密的檢查，然後領糧票、路票（即介紹書）到達目的地後，要報戶口，回港證交與鄉或區公所保留，返港之日然後取回，若從別處探訪親友，如路遠或須留宿者，又要到鄉或區機關伸明何地何人及時間之久暫，倘若被探訪之親友，是共黨認為問題人物，如地主或歷史不清白者，則不祗不批准，而申請者每有被牽涉到列入特務之危險而被扣留不准回港，或者夜以繼日的疲勞審訊，認為無罪者，僥倖得以放行，故此回鄉之僑胞，除探訪自己父母兄弟妻兒之外，其餘不同地域之親友，為着避免惹來無妄之災，都不敢越雷池一步。

反之我們在香港，從未見過郵包付與台灣接濟親友，僑胞往台灣觀光，除在台北機場入境時，海關畧為檢查及檢驗入境證後，不須糧票、路票，入境後到任何角落遊行，自由自在，任爾所至，酒樓食肆，祗要腰包有錢，就算每日大讌親友，也無人干涉。（注意，大陸內請親友飲茶也要糧票，否則茶樓不能賣食品），此種實情，年中返大陸探親僑胞，及往中華民國觀光的僑胞，都過萬人數，所以

事實即是事實，決不是信口雌黃能蠱惑的。

由此以觀，可知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之民眾，豐衣足食，民安物阜，自由自在。在毛共極權統治下同胞，走路要路票，食飯要米票，買物要物證，步步設防，處處防特，疑鬼疑神，無時無刻，不在恐懼中過日子。大中學生畢業後，除僥倖的或高級共幹子弟，可能有就業機會外，其餘多數趕赴變相勞改，或農奴的上山下鄉，美其名曰「社教」，試問你們在香港讀至大專的學生，化去十餘年之寶貴光陰求學，其目的何在呢？你們亦是否願意畢業後，上山下鄉過其變相勞改之「社教」生活呢？由以上一連串的事實，相信除騎在人民頭上的共幹，或受毛共謊言所謂愛國，誤中共毒素，或利用大陸同胞血汗所做成之商品，毛共用之打腫嘴臉充胖子，適合其飽充私囊之香港大亨私慾者外，任何稍有人性者，決不願「統一」在視人民如螻蟻的極權之下，而願「統一」在安居樂業，民主自由的政府是可斷言的。

我最後忠告你們大專青年學生，你們很多（除毛共派遣的職業學生）誤聽共特所言，在建國時期，必須捱苦，憧憬將來富強康樂等永不兌現的謊言。你們應該理智的細思，毛共據有大陸政權至今二十餘年，時間雖不是長，也不算短，而同胞所享受者，都是食不飽，衣不暖，役如牛馬的生活。

毛政權每一次鬥爭都是千萬人頭落地。最近毛共「十全大會」更公開表示，「鬥爭機會可能出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事實上大陸政權內部不斷鬥爭，絕無止境的，以一個紛如亂蔴，政令不一，官則互相猜忌，民則流離失所之政權，而侈談富強康樂，那不是「天方夜談」的幻想麼？願大專學生青年理智吧！（梁莊）

泰國靠攏自取滅亡 譽為明智此論荒唐

在日漸左傾的泰國的政局中，當權者患嚴重「恐共病」。明知泰共的支持者為詭詐多端的毛共政權，並在其境內正進行着滲透顛覆活動，而不去作澈底有效的防範措施，相反地去作「認賊作父」的苟安行為，派出國防大員「移樽就教」，向北平毛共乞憐靠攏。目下雖然僅係一部份，但日久必為毛共美麗的謊言所誘惑而墮其術中，自可預見，正是自趨沒落，愚蠢得可憐，眞所謂不知「死」字怎樣寫法。

如所周知，泰國歷來堅持反共著稱？為東南亞地區反共的重要屏障，雖則過去掌權者患了嚴重貪污而致掛冠逃亡，以反共立場來講，卻是明智的抉擇，對其國運前途實利賴之。可是最近換了文人執政「上台所行的政策，已表現了懦怯和畏縮，如果「一成不變」的施行下去不但導致穩富的泰國不難變了支離破碎的越南第二，這不是筆者「危言聳聽」的妄揣，更將使東南亞地區全面紊亂，東南亞地區人民遭遇到悲慘的命運。

閱明報二月十八社評：「周恩來對他威談話」一文，竟然盛讚泰國目前傾向毛共是應走準確的路綫。據說，他威在北平訪問中獲得周恩來親口「保證」，如果泰國能夠勸告國府武裝諜報人員撤出泰國境內，則中共停止支持泰共，以及進行滲透顛覆活動，並不輸出共產主義。

該社評又說：我們非常高興聽到周恩來有這樣表示……從此東南亞地區得以長期安定，共黨叛亂份子不會再『興風作浪』，如東南亞地區和平安定，蘇聯勢力就不會在這方面侵入，不可能由南方來包圍中共」，最後還提議：「國府武裝諜報人員停止在雲南邊境活動，一來是求東南亞安定，二來希望國、共，以談判解決問題。這次周恩來向他威的明確表示，其重要性猶等於越南停戰協定的簽訂，這是東南亞地區重要的大消息」云。

綜觀上述社評該作者居心可知，筆者為闢除妖言，和進行消毒工作，特作下列的駁斥：

①該作者旨在惑亂世人觀感，替毛共達成統戰任務。

②眾所周知毛共原係「說謊專家」在共黨字彙無「信義」二字，就是說一萬個「保證」或更多個猶於放一個「屁」而已。

③赤化東南亞為毛共鐵定政策，妄冀改變喜惡從善，簡直是「異想天開」「癡人說夢」。

④國府的反共活動，目的是在收復大陸拯救淪落在大陸過着牢獄生活的七億同胞，而執行神聖使命，且屢作「斬釘截鐵」地明決表示，永不和共黨作妥協談判，否則不啻「警探」向「竊匪」投降。

（潘覺非）

萬人詩壇

壇主黃力行

春節期間樓上曇花齊開七朵 并序

印尼椰加達 吳應麟

寒舍位於市中心，建築玲瓏，闢小樓一角，週圍用磁鉢植花卉，終年續有放葩，本年正月初五夜，其中曇花一鉢，齊開七朵，引動鄰居來賞，咸謂七姑星降凡，洵屬佳兆，爰以詩記之。

(一)
小樓一角靜無譁，喜有羣芳伴素家，
朝夕憑欄欣遠眺，香風撲鼻興豪奢。

(二)
還植曇花已七年，施肥刈草信心堅，
含苞幾度爭妍色，明月橫空雨後天。

(三)
已將異域當家鄉，換得桃符接暗香，
七朵齊開堪玩賞，縱教一現也流芳。

祝萬人雜誌創刊六週年紀念

印尼椰加達 吳應麟

搜來資料萬人欽，六載刊行意義深，
振聵發聾醒濁世，提綱挈領作南針，
誅奸共仰羣賢筆，報國還存復上心，
更有詩壇爭正氣，黃炎文化未消沉。

書感

印尼茂物 黃光華

(一)
記得少時我別家，爺娘親送至開艖，
傷哉七載歸來日，祇覲親娘不見爺。

(二)
幸有賢母可當爺，爲兒擇偶幷成家，
洞房修飾傢私備，佈置週全無復加。

(三)
迎母南來卅二年，未能北返豈爲錢，
神州遍地烽烟起，竟使萱堂此化仙。

(四)
蓼莪停詠已多年，往事回思淚尚漣，
母在諸兒皆聽訓，如斯好景已經遷。

(五)
漫漫人生有盛衰，縱遭失敗未心灰，
霸王不恥烏江渡，誰謂無能捲土來。

(六)
失敗成功一念差，三年命舛有餘嗟，
於今「巴刹」新開後，重振精神再起家。

前和一覽樓主絕島生朝元韵四首未罄所懷續賡四章藉暢胸臆

郭國彥

(一)
仿佛虬髯過太原。憑君豪概勸飛樽。
誰憐蘇武終持節。轉譽譙周善負恩。
水面化萍原墜絮。釜中煑豆怨同根。
請看大漢千年史。曾有偏安可久存。

(二)
冉冉飛雲下大空。極天鳥道夕陽紅。
周遷洛邑傷西顧。宋入臨安倦北攻。
熊爪久盤邊塞側。蝦鬚欲蠢海瀛東。
憑誰一洗澶淵恥。接武張騫蓋代雄。

(三)
望似群星繞北辰。就中居位果誰眞。
厭隨珠履三千客。漫道羹薇十五春。
顧我濯纓還濯足。笑他言妾又言臣。
此心最慕雲林筆。畫了江山不畫人。

(四)
休將困乏計行囊。亂世書田歲易荒。
躡蹻何心趨北闕。談瀛有客問南航。
蘭爭寶劍嬌紅紫。菊奪榆錢綴白黃。
愧我無文銘陋室。叢殘只讀李東陽。

甲寅人日香港詩壇讌集

高巄賜

萬花如海盪春魂，雅接羣賢酒倍溫；
梅館聽鶯歸夢影，草堂貼燕入詩痕。
餐薇古有夷齊老，變枳今無孔孟尊！
歌嘯江湖豪氣在，心燈同與燭乾坤。

泛瀟湘（隨軍舊作）

莊銓

(一)
踏到瀟湘碧水頭，美人共泛一輕舟；
虞姬往事空陳迹，惟見茫茫江水流。

(二)
瀟湘好景望中多，處處蒼松掛薜蘿；
斑竹嶺邊無限淚！千尋岩壁障江波。

夜發衡山

袁暘照

帶臥戎衫夢乍回，雞聲未起角聲催；
馬嘶夜半征車發，又向衡山路上來。

春燕

袁暘照

烏衣一別又經年　依舊橫塘鎖雨烟
帶恨含泥聲咽咽　嬉春尋伴語綿綿
南投峻宇無儔寄　北望空庭有慮牽
雁過香江頻寄意　勿歸王謝舊堂前

逃亡十二年書懷

袁暘照

羈牢夙恨未曾忘　作客連年髮漸蒼
儘乏才華希孔聖　卻留傲骨藐秦皇
野蔬充膳心猶樂　淡茗娛情味亦香
十二星霜長作客　幾時容我赴沙場

珠海新聞系新年餐會有感

藍天

送舊迎新百感侵，情牽故國夜長吟。
詞章記洒書生淚，翰墨猶傳戰友音。
願與慈航同進退，卽隨世俗共浮沉。
中原再度重光日，一展爲民報國心。

贈台灣某女友

藍天

漫記鶯台惜別時，芳心繫我萬千絲。
碧空展翅猶回望，客舍牽情更費思。
絮亂孤懷方寸結，依稀倩影夢魂追。
重洋信雁難飛渡，此念綿綿無了期。

棲氷街膽廬詩草

丁俊民

王昭君 六麻

芳草斜陽沒有塚，哀絃和淚泣琵琶；
畫圖委地君恩蒼，搖落秋風水一涯。

李陵 七陽

蕭然五字創河梁，胡馬胡笳暗自傷；
誰是辜恩誰負德，將軍雖敗亦流芳。

馬援 八庚

汗馬功高孰與京，一車載苡謗橫生；
越裳翡翠今安在，愁見南疆銅柱傾。

費長房 九靑

壺中日月恨無形，縮得方圓幻緯經；
驅鬼叱魔如使指，寧分碧落與重冥。

葛洪 十蒸

亦僧亦佛亦山僧，九轉燒丹最上乘；
抱璞守貞勾漏隱，泥他雞犬盡飛升。

管仲 十一尤

一匡九合霸諸侯，敵我難分笑射鈎；
推解終成王佐業，豈同失節事仇讎。

大獨裁者秘史

單行本出版

世界上有許多大獨裁者，雖姓名不同，種族不同，但他們的所作所爲，如出一轍。大致上都是自大、狂妄、好色等等。本書是寫德國法西斯梟雄希特拉的私生活，執筆者是他的女婢，大部份事跡均未公開過，而所紀所述，都是眞實的，極具價値。但，希特拉的故事，拿來和別的大獨裁者如斯太林、毛澤東之流比較，好像就是同一模型造出來的一樣，十分有趣。本書曾在「萬人雜誌」連載，現已印成單行本，愛讀內幕故事的，不可錯過。每册[illegible]港幣[illegible]正。經售者：㈠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電話：五[illegible]五四九三五；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五—四[illegible]

「成功學」出版

風武圻著

[illegible]

羣丑醜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羣丑鬧香江

朱自鳴著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執筆爲本刊撰述的「羣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五年前月風暴爲背景，寫香江羣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㈠香港禮頓道二十八至三十號月華大廈十樓A座；㈡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